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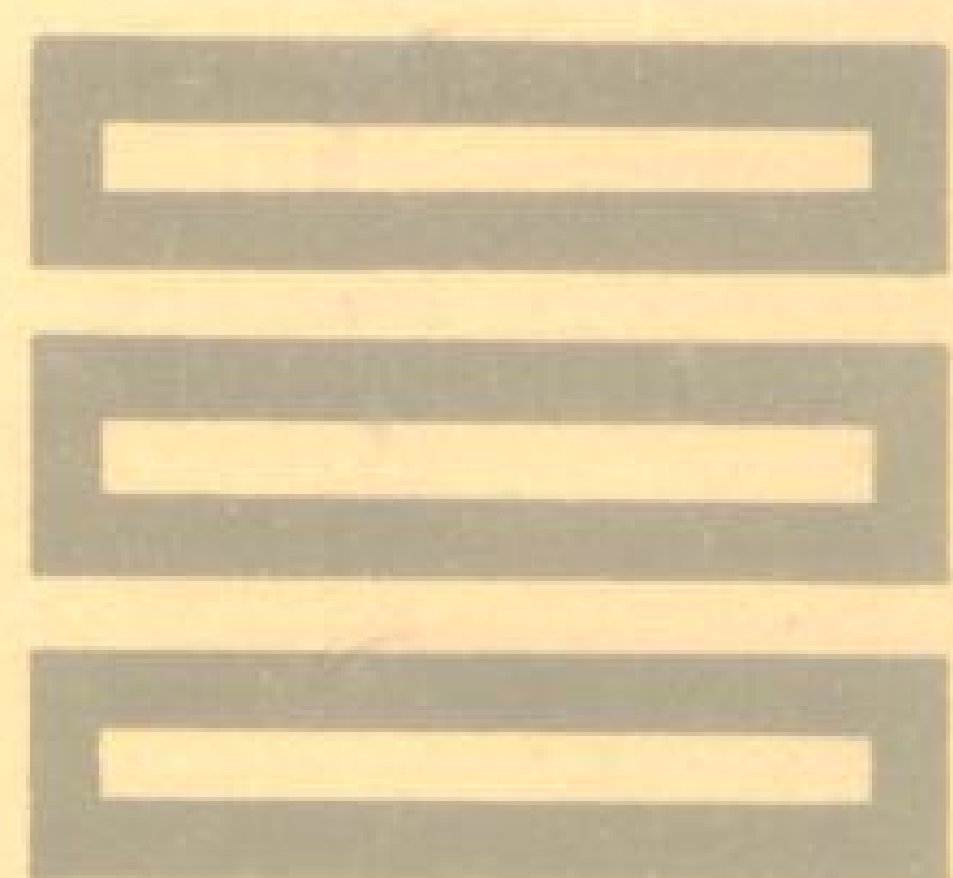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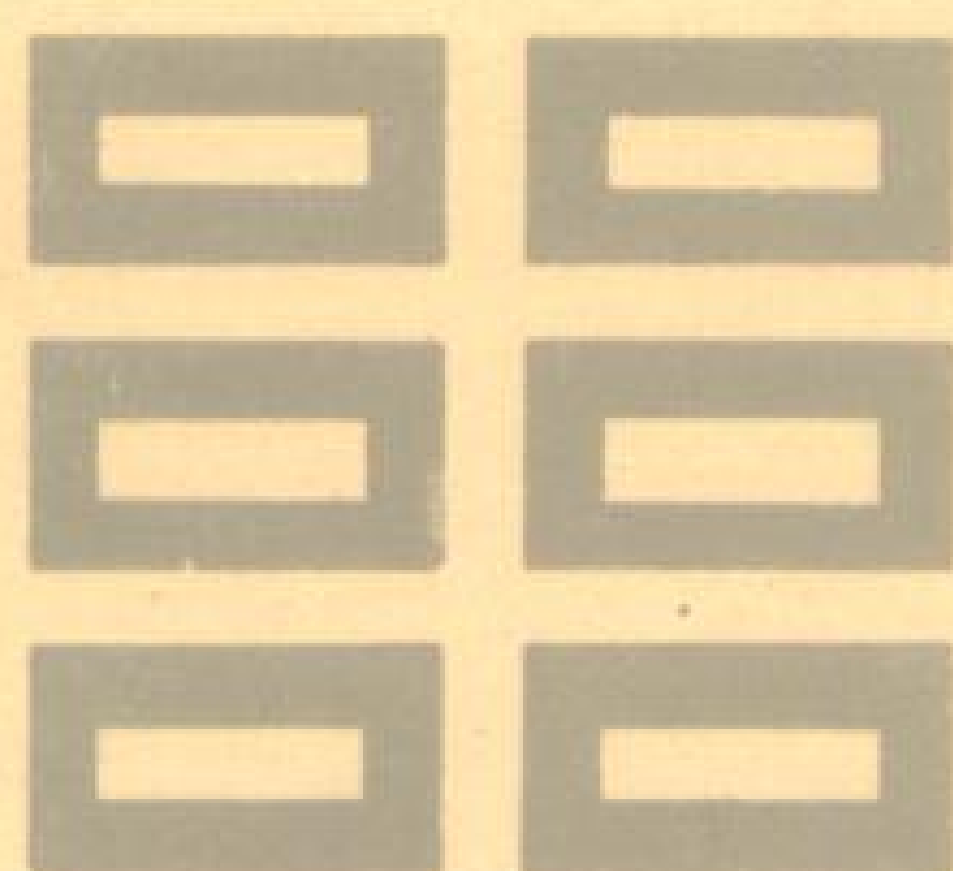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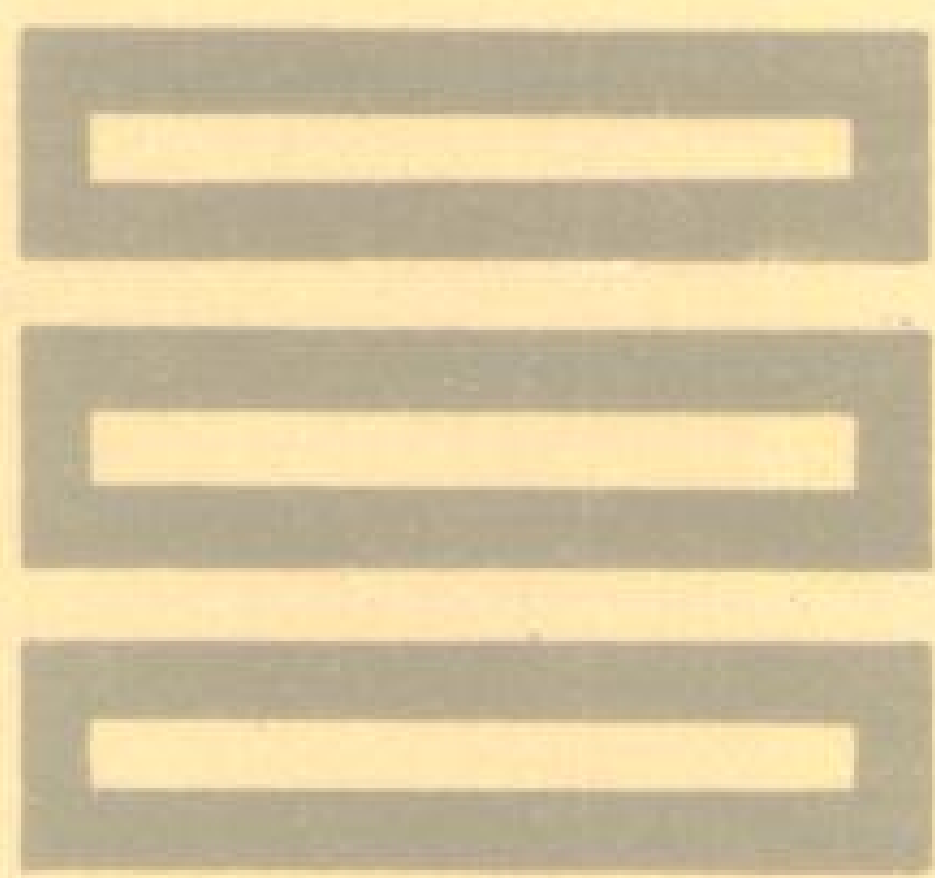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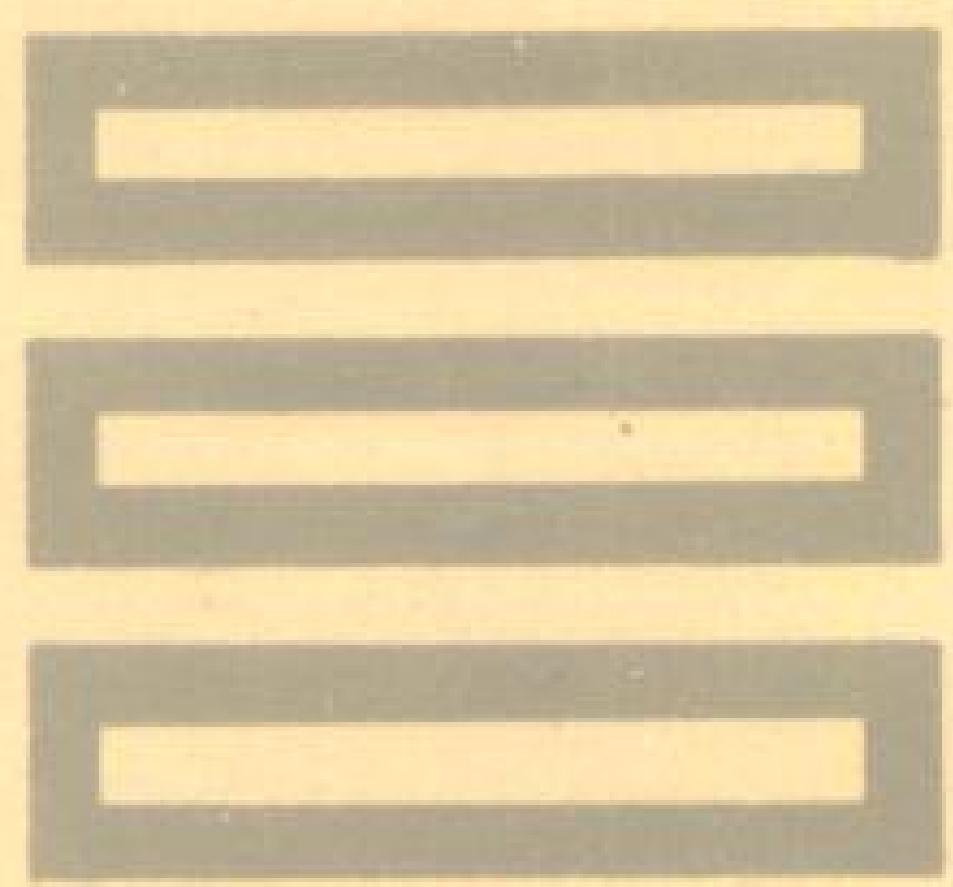
外

道

書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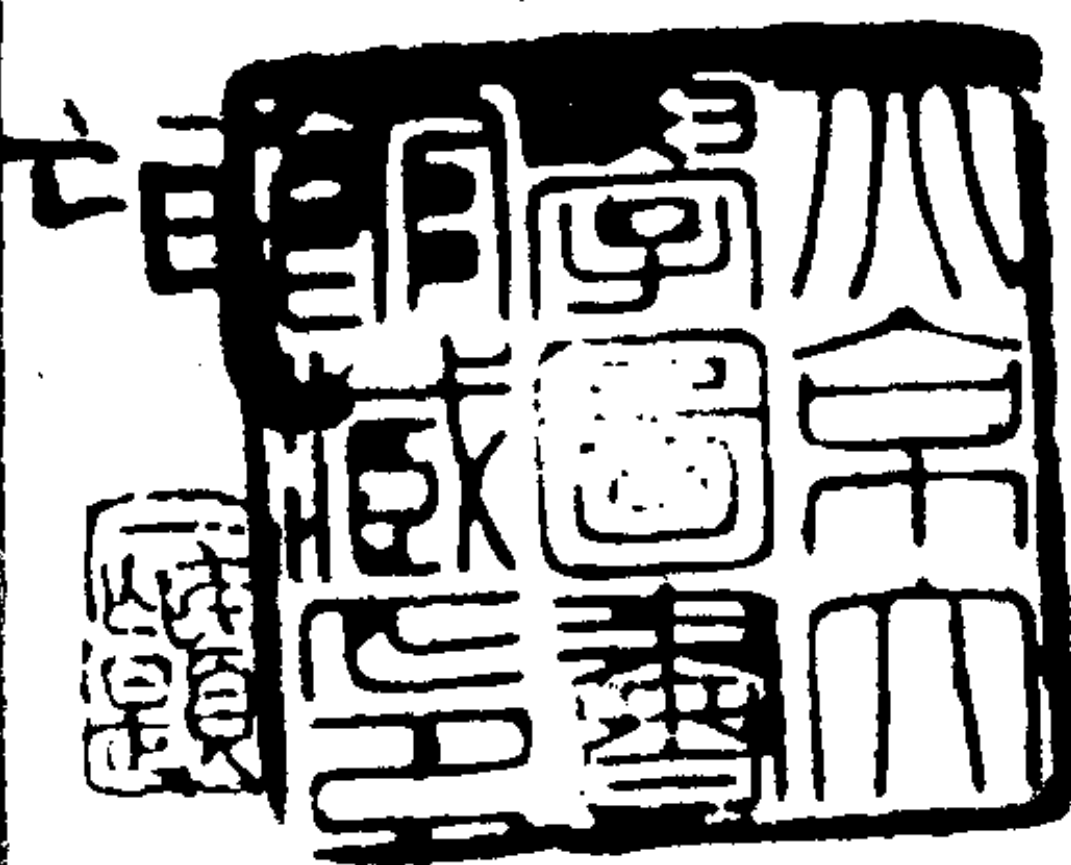
巴蜀書社



第十二册

藏外道书

李一



巴蜀書社

藏外道書第十二册 戒律善書類目錄

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

一

初真戒說

一四

中極戒

三一

十戒功過格

四一

警世功過格

七一

石音天功過格

八六

太上感應篇圖說

九九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一二一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一五六

太上感應篇綴義

一二九

太上感應篇注

二六八

太上感應篇直講

三七三

文昌帝君陰鸞文注

四〇二

陰鸞文像注

四二九

陰鸞文圖証

五八六

焦窻十則注解

六五六

丹桂籍注案

六八〇

玉歷至寶鈔

七六八

重刊道藏輯要

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

開玄闡秘宏教真君柳守元撰

登壇儀文如科律

正座唱言諸法子等既受初真戒律中極靈文更須知有無上妙門飛昇寶筏曰天仙大戒往古聖真莫不由此以登碧漢深契天心秘合元始若能神志皈依誠棲真大道頓入無極直超名相在塵寰中脫然無染如日月光明如江河浩渺如風雲輕便如天地莫安是謂戒無不戒不戒乃戒戒無所戒乃爲真戒久久持行同乎自然混於迹象入元始珠得大羅果形神俱妙與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張集七

道合真昔有遺傳

元始天尊說天仙無極大戒曰

爾時

元始天尊在寶華林中九蓮座上與諸天尊諸天聖眾及諸天龍鬼神說無始妙道時座中有一真人名曰無戒從座中起顛作禮執簡長跪上白

天尊曰自開化以來未曾聞此妙道今聆

慈音肺腑清涼大生解悟但學道之士戒行修持初真中極皆有可聞獨於天仙大戒曾未聞說未知有何道法臻此地位惟望

天尊大聖爲眾宣說

天尊曰汝大因緣當得聞此汝宜復座靜默安神吾當爲汝說此妙戒

天尊曰道無二上仙有九品一曰混元無始金仙一曰洞元太初金仙一曰靈元造化真仙人世修証則有天仙地仙水仙神仙人仙鬼仙及諸旁門異類凡有性靈莫不成真無始之始太初之初無戒可戒無律可律自造化淘鎔陰陽開闢清濁立判動靜應機金丹之妙實由此基功深九轉天關高躋是名上仙何戒何持然人每由情慾相交登真無路終始迷昧不能解脫有志之士須破此塵網皈依誠學道斷諸邪障清淨六根當由初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張集七

真中極戒律謹慎修行至天仙大戒心地光明德充道極無戒可說無律可持汝今既問當爲汝說

偈曰

真心清靜道爲宗

譬彼中天寶月同

淨掃迷雲無點翳

一輪光滿太虛空

諸法子一切氣質習染是迷雲翳性一切殺盜淫妄是迷雲翳性一切貪嗔癡愛是迷雲翳性乃至一念一時不知不覺是迷雲翳性乃至著於有求斷於無法是迷雲翳性乃至著境著念著心是迷雲翳性端須廓然無量得大總持妙相圓明光逾慧日是曰金丹是曰玄宰是曰天仙大道妙合佛乘彼世人以禪

為空靈陰而不陽是未知真禪之道五陰淨盡亦猶世禪和自昧其宗輒斥道門為守屍鬼妄引楞嚴十種外道為修道法門豈知三清妙法渾合禪玄萬聖萬真祇此一事諸法子你道這事是甚麼事是身心非身心是性命非性命是功修非功修語言道斷惟證乃知圓滿菩提真無所得賴我

三清道祖

玉帝至尊

五老四御

九極十華以及

古聖高真遞傳妙道肇啟我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成

三

張集七

東華始祖

正陽帝師幸速

天仙初祖孚佑帝君得啟南北宗派南五宗顯神通於得道之後其始實刻苦功修北七宗打塵勞於成道之日其志自始終無懈成就歸宿各有通達頓漸支流派演無須別戶分門近來出家者多出塵者少煌煌羽士巍巍玄門非特奧秘難窺亦且修持無路我

天仙初祖孚佑帝君恩荷

三清法勅普濟塵寰千計垂慈百方接引今特命予將天仙大戒秘旨傳示人間以作三壇圓滿功德諸法子一志凝神諦聽

昔

元始天尊說無上內秘真藏經云汝等四眾勤行道戒積漸累功證成道果一切法眾悉是戒行又曰汝等勤行教化依此大乘勿生異想即是方便得入大慧法門功德自在得自在力不生不滅能度眾生滅煩惱業

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太上道君言始自發心終於極果念念不捨持戒不犯上清有三百親身戒洞神有七百二十戒玄都律文天尊有千二百威儀戒

太上虛皇四十九章經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欲學道清齋奉戒念念正真邪妄自泯○又云割嗜欲根入清淨境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成

四

張集七

無作諸苦無造諸惡無生諸見無起諸邪○又云學道之士以清淨為本長齋妙思嘯歌太無觀諸邪道如觀供養諸愛慾如避臭穢除苦惱根斷情愛緣冥冥濁海自得淨戒如白蓮花生淤泥中亭亭出水不受污染五臟清夷三田華素太玄真人自與子隣又六根不淨常洗其心心不受垢自無諸穢

洞玄靈寶因緣經云自三清以下乃至十方上聖真仙皆由戒得○又云眾生飲酒食肉致生病惱彌益罪根更有

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諸法子皈命皈神諦聽諦聽爾時太上道君於三元宮中大會說法眾內有一真人名曰儀可則

智力無畏從座而起雅步前跪諮論請訣不帶一切諸法從何而生既得生已云何觀行而得成道作是語已儼然而立

太上道君撫几微笑曰夫三界諸法皆從道生若欲求道當修

觀慧觀慧增益漸至常道常道無邊行亦非一子欲知之當一

心聽有數十事不可稱量何謂為數十事一者智慧遠身行法

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三者含忍遠身行法

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遠身行法

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遠身行法

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遠身行法不可稱量九者遺情遠身行法

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遠身行法不可稱量是為十種遠身行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五

張集七

太上曰復有十種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離口過法

一者智慧離口過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離口過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離口過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離口過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離口過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離口過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離口過法不可稱量

是為十種離口過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除惡想法

一者智慧除惡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除惡想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除惡想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除惡想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除惡想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除惡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除惡想法不可稱量
是為十種除惡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拔速根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拔速根法

一者智慧拔速根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拔速根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拔速根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拔速根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拔速根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拔速根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拔速根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拔速根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拔速根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拔速根法不可稱量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六

張集七

是為十種拔速根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絕聲色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絕聲色法

一者智慧絕聲色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絕聲色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絕聲色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絕聲色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絕聲色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絕聲色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絕聲色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絕聲色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絕聲色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絕聲色法不可稱量

是為十種絕聲色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儉愛欲法不可稱量何等為十種儉愛欲法

一者智慧儉愛欲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儉愛欲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儉愛欲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儉愛欲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儉愛欲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儉愛欲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儉愛欲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儉愛欲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儉愛欲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儉愛欲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儉愛欲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放散習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放散習法
一者智慧放散習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放散習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放散習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放散習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放散習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放散習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放散習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放散習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放散習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放散習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放散習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七

張集七

太上曰復有十種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洗垢穢法
一者智慧洗垢穢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洗垢穢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洗垢穢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洗垢穢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洗垢穢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洗垢穢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洗垢穢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洗垢穢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昏惑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昏惑法

一者智慧無昏惑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昏惑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無昏惑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昏惑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無昏惑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昏惑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無昏惑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昏惑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無昏惑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昏惑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無昏惑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淫想法
一者智慧不淫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淫想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淫想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淫想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淫想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淫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淫想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淫想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八

張集七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疑空法
一者智慧不疑空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疑空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疑空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疑空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疑空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疑空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疑空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疑空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好醜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好醜法
一者智慧平好醜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平好醜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平好醜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平好醜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平好醜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平好醜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平好醜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平好醜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邪還法
一者智慧不邪還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邪還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邪還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邪還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邪還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邪還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邪還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邪還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常住無法
一者智慧常住無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常住無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常住無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常住無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常住無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常住無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常住無法不可稱量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九 張集七

是爲十種常住無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絕心想法
一者智慧絕心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絕心想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絕心想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絕心想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絕心想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絕心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絕心想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絕心想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習悉意法
一者智慧習悉意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習悉意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習悉意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習悉意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習悉意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習悉意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習悉意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習悉意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善防言法
一者智慧善防言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善防言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善防言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善防言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善防言法不可稱量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十 張集七

九者遺情善防言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善防言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善防言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亂轉法
一者智慧不亂轉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亂轉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亂轉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亂轉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亂轉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亂轉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亂轉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亂轉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悟念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卷七 張集七

一者智慧不悟念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悟念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悟念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悟念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悟念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悟念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悟念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悟念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彼念法
一者智慧不彼念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彼念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彼念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彼念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彼念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彼念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彼念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彼念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悠想法
一者智慧不悠想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悠想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悠想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悠想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不悠想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悠想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悠想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悠想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卷七 張集七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常定法
一者智慧無常定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定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定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定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八者飾身無常定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無常定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定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無常定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常的法
一者智慧無常的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的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的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的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八者佈身無常的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無常的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的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無常的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常願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常願法
一者智慧無常願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常願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無常願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常願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無常願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常願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無常願法不可稱量八者佈身無常願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無常願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常願法不可稱量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三 張集七

是爲十種無常願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不追懷法
一者智慧不追懷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不追懷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不追懷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不追懷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八者佈身不追懷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不追懷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不追懷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不追懷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無猶豫法
一者智慧無猶豫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無猶豫法不可稱量

三者含忍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無猶豫法不可稱量
五者修心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無猶豫法不可稱量
七者精進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八者佈身無猶豫法不可稱量
九者遺情無猶豫法不可稱量十者普心無猶豫法不可稱量
是爲十種無猶豫法

太上曰復有十種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何等爲十種忍不可
忍法一者智慧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二者慈悲忍不可忍法
不可稱量三者含忍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四者行功忍不可
忍法不可稱量五者修心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六者善業忍
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七者精進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八者佈
身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九者遺情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十
者普心忍不可忍法不可稱量是爲十種忍不可忍法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三 張集七

道言夫洞玄經者蓋天地之源道德之宗上聖所尊貴鬼神所
畏伏其高則出九天之上其深則通九地之下千變萬化道盡
於此若復有人能於此經受持誦誦心無懈怠即得生無量智
慧增無量善因滅無量業障消無量煩惱延無量壽算長無量
福田世世歡榮生生快樂恆須恭敬抄寫流傳利益眾生是爲
無量真人聞說信受奉行

太上十二品法輪勅戒經云受真戒者使戒根牢固如玄都山
戒相端嚴如玉京殿戒德光明如琉璃珠

洞玄靈寶千真科戒云靜思入定降伏外魔名爲淨戒 又云棄色斷情長齋持戒

靈寶元陽妙經云有持清淨法戒者則得真道

玉皇本行集經云奉戒專一冥心大道清齋安誓千萬劫中

又云但能清淨持戒專一並能修齋護持淨戒者是人功德坦然無礙自在逍遙號人中聖德常新

碧玉真宮大戒規云一戒曰不殺微命二戒曰不起淫意三戒曰不生諍念四戒曰不盜一芥五戒曰不欺一愚六戒曰敦行盡力七戒曰語言無妄八戒曰千魔不轉九戒曰宏發願力十戒曰事聖不倦又曰上乘惟一道捨此難成覺七百二十四門要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五

張集七

戒律訣文經云志學之士急務修齋以齊心守戒爲主外來曰動內住曰寂來不驚寂去不勞動動而不勞不離寂也寂而不驚不疑動也寂照明徹故無驚疑無驚疑者常樂常住佳無所住爲而無爲爲道之最又曰變化無窮由悟守一守一須資唯戒爲急持之不虧邪不得入自然混合與道同真由戒入道故謂之門

太微靈書紫文仙真忘記上經云人雖有仙相宜切戒者有數條而其中犯而必敗者曰淫魂液外漏精光枯竭神焦魄散曰酒魂忘本室魄遊怨宅曰勿食肉食則神不守真魄生邪勃曰勿殺生以罪求仙仙不可得

靈寶大乘妙法蓮華真經內云學道之本當戒七傷而尤要者有四一則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洩漏精光枯乾一則飲酒一則損氣喪靈一則啖肉耗氣充於臟腑 又云學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然後始涉大道之境

孚佑帝君十戒功過格一曰戒殺二曰戒盜三曰戒淫四曰戒惡口五曰戒兩舌六曰戒綺語七曰戒妄八曰戒貪九曰戒瞋十曰戒癡以上數條粗說戒相若詳言之三洞真文內天仙大戒窮劫說之亦不能盡今卽

玉光普照天尊碧玉真宮大戒問於汝等諸法子聽受戒規端在立志志在精勤一真不懈志在堅確萬有難惑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六

張集七

上帝云受戒者不殺微命是教爾等發慈憫心千戒萬戒無非圓滿這個慈憫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量劫世界有盡我此慈憫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不起淫意是教爾等發潔白心千戒萬戒無非圓滿這個潔白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量劫世界有盡我此潔白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不生諍念是教爾等發忍辱心千戒萬戒無非圓滿這個忍辱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忍辱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不盜一芥是教爾等發明淨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明淨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明淨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不欺一思是教爾等發真實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真實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真實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七

張集七

上帝云受戒者敦行盡力是教爾等發報本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報本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報本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語言無妄是教爾等發誠一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誠一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誠一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千魔不轉是教爾等發堅固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堅固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堅固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宏發願力是教爾等發廣大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廣大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廣大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上帝云受戒者事聖不倦是教爾等發精進心千戒萬戒無非
圓滿這個精進心諸法子何以具有此心須要自今以始迄無
量劫世界有盡我此精進心量無盡此無量心能持否眾白盡
形壽命常持此心依教奉行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六

張集七

諸法子能持此心戒可得受今示爾等天皇密咒以為天仙證
果符券至心恆持無量功德不可思議咒曰

天生雲龍道本上昇張烈正氣應於太清輔弼正道行於正平
六甲洞元九天超形福祿子孫先行自真次及人皇人敬長生
六丁九炁秘密真成敬之終吉昊天貴名久之道妙身體常充
聞此真句與道合真急急如

元始天尊律令

大眾同持

太上常清靜真經一遍

太上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

資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
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
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
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遺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
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欲
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
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
空既無無亦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
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
是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九

張集七

化眾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
名道德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
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
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復生死常沈苦海永失真道
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諸法子我今更示爾等

北斗玄靈心咒以爲天仙金丹符券至心恒持無量功德不可

思議

咒曰

南無囉怛囉夜耶怛你野他 曷伽囉囉囉囉囉囉囉
陀囉囉支 以囉囉囉囉囉囉支 以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
支耶囉囉囉南無沙都 誦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
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
陀沒多喃唵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囉
大眾同持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一遍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
迴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

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踐履天光呼吸清出玄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三

張集七

入北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
其氣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
不溺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不竭不殘松柏青三品
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發發光明聖日
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極充溢骨散寒瘰得丹
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匪白匪青誦持萬遍妙理自明
諸法子我今更示爾等道祖除魔心咒以爲天仙金丹符券至
心恒持無量功德不可思議

三五雷霆正一玄宗道爲法本法滅魔情內魔既蕩外魔亡形
靈根合一霽月會空天罡在戌祖炁羅胸默朝帝座靜悟無生

至微至奧無盡無窮靈胎光幽精黃庭泥丸有電通照洪濤
一切魔魅永化塵風九陽運化永保離宮吾奉

純陽道祖萬正紫極真人勅令

大眾同持

警化孚佑上帝純陽目祖天師心經一遍

目祖曰天生萬物惟人最靈匪人能靈實心是靈心爲主宰一
身之君役使百骸區處羣情物無其物形無其形稟受於天良
知良能氣拘欲蔽曰失其真此心既失此身亦傾欲善其身先
治其心治心如何卽心治心以老老心治不孝心以長長心治
不悌心以委致心治不忠心以誠恪心治不信心以恭敬心治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王

張集七

無禮心以循理心治無義心以清介心治無廉心以自愛心治
無恥心以積德心治爲惡心以利濟心治殘賊心以匡扶心治
傾陷心以仁慈心治暴戾心以謙遜心治傲慢心以損抑心治
盈滿心以儉約心治驕奢心以勤慎心治怠忽心以坦夷心治
危險心以忠厚心治刻薄心以和平心治忿恚心以寬洪心治
褊窄心以傷身心治沈湎心以妻女心治姦淫心以果報心治
謀奪心以禍患心治鬪狠心以正教心治異端心以至信心治
大疑心以悠久心治無恆心以始終心治反覆心以施與心治
慳吝心以自然心治勉強心以安分心治非望心以順受心治
怨尤心以推誠心治猜忌心以鎮定心治搖惑心以中正心治

偏袒心以大體心治細務心嗟乎人心不治不純如彼亂絲不
理不清如彼古鏡不磨不明如彼劣馬不勒不馴我故說經欲
治人心人心得治天地清寧

偈曰

一切惟心心最危

範天圓地發光輝

天心卽在人心見

人合天心天弗違

設法子我今更示爾等道祖無極上咒以爲天仙金丹符券至
心恆持無量功德不可思議咒曰

乾坤浩蕩日月光盈三台朗照應地安貞玉都師相曰聖真君
大慈大憫大德大仁十方三界六道四生遇緣斯化有感必靈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王

張集七

天神拱衛威將隨行大災急難永化微塵仙宗玄教耀古騰今
太虛無極聚集成形口口存道存道道存存乎至道慧炬常明
邪魔遠遁災障無侵修持匪懈道果圓成急急如
天仙聖派純陽道祖律令

大眾同持

無極至道冲虛太妙金玉玄經一遍

大道無名不可言思總之曰妙妙妙難窺象之曰玄玄玄難知
一闢洞啟萬理咸歸見淺見深各以意爲鼎爐水火徒費許詞
抽添進退見亦旁歧玄關妙竅一心具之心真無妄心正無欲
心空無物心實無倚四大假合心以心迷一元自迴心以心治

先天一炁以體合之皆皆太虛在初生時形與氣合是分兩儀
五行備具運轉無遠至道無象至心無爲以心合道氣精神機
如天垂象運乎四時如帝端拱化乎郊圻木木同華金水交資
大水既濟木火齊輝金木雜揉火金鑄鍾顛倒五行填補坎離
伏息氣中功始築基凝神氣母志凌單微雪裏六出天花亂飛
四月一輪清水一池霹靂一聲真知誰爲不先不後不疾不遲
非無非有去智歸痴冥冥默心與天期以滅爲生神動天隨
再出再入白鶴玄龜伐毛洗髓脫盡膚肌身有眾妙從欲以施
煮禾削雪攸往咸宜返虛入渾歸證天堦以斯言道玄妙可思
以空求妙妙妙在茲以妙參玄玄玄可幾靈台一點歸有餘師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重 張集七

諸法子當如我道門南北兩宗皆出

純陽妙道大天尊垂慈開啟天仙法派廣化普傳今日時節因
緣三壇圓滿當知

九天扶正帝君

飛雨妙化天尊皆來輔弼

呂帝左右證知爾等前劫福深現生障淺得入玄門堪超碧落
所以重宣秘咒兩啟金經無非仰祈我

純陽道祖妙道大天尊默錫靈丹普垂慈照俾人人克堅道念
令個個永固真基戒德完成戒光明澈戒體清淨戒珠圓明宏
開道派宗風足稱全真正教

諸法子皈依道兩足尊皈依經離欲尊皈依師眾中尊皈依道
竟皈依經竟皈依師竟

大眾同聲宣揚寶誥

玉清內相金闕選仙化身爲三教之師掌法判五雷之令黃梁
夢覺忘世上之功名寶劍光騰掃人間之妖怪四生六道有感
必孚三界十方有求必應黃鶴樓中留聖蹟玉虛殿內煉丹砂
存芝像於山崖顯仙踪於雲洞開法門之香火作玄嗣之梯航
大聖大慈大仁大孝開山啟教元應祖師天雷上相靈寶真人
純陽演正警化

孚佑帝君興行妙道天尊

道藏輯要

天仙大戒

重

張集七

三皈依如科律

初真戒律序

夫

虛皇大道秘密靈文

高聖太真清都玉律萬聖寶重萬靈佩奉非金骨玉名者不得輕遇亦不得輕受也戒者禁止之辭益善止惡敝真捨妄之謂也昔

虛皇道君愍念大地眾生逐利馳名貪著聲色不知禍福因緣自貽多生罪咎大啟慈悲救度沈溺故傳演戒律經教開化法界人天爲植福修因之慧炬登真入道之慈航也代代相承師師相授道藏列數有載矣後因秦火大變道經戒律十損八九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科條門列止存一二故此近代以來戒法日廢至於今日間有得傳者萬萬一二矣雖然萬代不磨之玄律亦未嘗終於湮沒也今感集眾善茂闡

玄元之化益宏清靜之宗可知時至之妙在斯一舉將來之望在於今日也遂告余從事余因崇禎初歲雲蹤於楚謁九宮山復陽趙真人親授戒法得其領要故不避僭妄之罪按法於丙申歲三月望日就

白雲觀設立戒壇傳戒演鉢上祝

當今聖主帝道遐昌下所宰官士庶身家胥慶接續先宗啟至聖度世之本願提携後進開道流無妄之真風入戒者果能磨

勵身心親身世若浮雲之變精勤戒行以戒律爲急務之修可生死之大事盡性命之真常雖有饑寒風雪切身之苦不易其操雖有死生困辱臨難之變不奪其志實際真宗加功著力業累自是冰消功勳自是日就一身戒行自然融通於變化之中半句律言亦可出沒於陰陽之內天堂地獄渾然成戒子之家風日月星辰都是我心中之活計駕景凌虛不爲尚也倘若教衍天長宗傳地久首則默佐於

時

王綱次則歸功於眾善也

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西晉上黨傳戒道士崑陽子王常月撰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初真戒律序

夫律之名何昉乎上古垂拱無爲結繩而治後世人心日漓奸
宄叢出聖人設爲律以防之律者正也所以正不正也卽如作
樂有律以節氣候之不齊出師有律以禁步武之不整是也道
家亦以律名其義何居昔太上老子宣五千言之秘旨以道德
二字名篇道者天性也德者人心也教人盡人以達天存心以
全性雖未設立有律之名若觀妙觀歿卽所以律心柔弱謙下
卽所以律身奈沿及於叔世奉道之流有厭魚兔之筌蹄而置
於空虛者有竊優孟之衣冠而失其真似者恣意放蕩禮義也
而桎梏視之酬淫也而游戲假之當世詆毀爲異端唾罵爲罪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張集七

人安有九天仙真不惡而誦之反推而舉之哉大抵道之不成
由德之不立德之不立由身之不檢此道律之所宜急講也
崑陽王老師得戒法於復陽趙真人嘗

世祖章皇帝時於京都白雲觀設立戒壇傳戒演鉢一時授受
弟子千有餘人嗣而移寫廣演於江浙間聲教四溢昔余識師
於江南之隱仙菴私心已尸祝之矣因狂心未歇難遽投拜今
朝謁武當幸遇師傅戒於玉虛宮中遂發心皈命而受持戒律
然伏讀之不知言行有規也動靜有體也一切存心制慮尺寸
不馳也神骨悚然如遊於五刑三千之林踴躍而不敢一便余
向司李閻鳳刑獄之際觀小民大過小愆動有條例嘗嘆而有

言曰願世人善讀國書身不近獄門而作良士今又願道流善
讀玄典心不涉鬼路而躋天仙矣律之設義大矣哉

時

康熙十三年歲次癸丑恆山持戒弟子龍起潛稽首拜題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天

張集七

戒壇規範引言

冷然子曰吾師度人心切演天人之大戒科程法嚴立條目之
弘規繩網匪密欲擒奔馳狡兔欄宇堅實恐放狎僻白牛不經
千鎚百鍊難得一貫十串方寸鉢內誰知馴卧千丈之蛟龍三
尺杖頭當見挑擔萬頃之明月餐霞御景之仙俱是氣吞木食
之子巖冠博帶之徒可擬玉珮金璫之尊誠哉降龍伏虎手段
搏日挽月機關從事其門須善摩厲莫厭繁苛九天之上先自
五地行持十方之化惟除三尸盤結肯從萬丈淵底走方能崑
崙頂上行奉道友各宜著眼痛自加鞭

持戒弟子龍起潛稽首拜題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元

張集七

初真戒說

余觀戒律者於三教典籍自本一也嗚是道教恰是儒規嘆爲
道法卽是王法人能受持者非僅欲人盡心盡性抑且欲人知
命知天出世於入世之中遠身於省身之內實有佐於王化繩
人於眾善也法中之戒卽正心誠意之學戒中之法卽治國齊
家之化不過欲人循文歸正借此知玄希聖希賢爲仙爲佛無
不從此戒法而出故正心誠意離此戒而何造治國齊家舍此
法而何化誠爲三教梯航萬不可闕然仙佛之教幽而靈儒之
教張而固皆益於人而行於世者實天道也明有王法幽有道
法道律治己王律治人二者表裏以扶世教今若祇知有王綱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辛 張集七

之律不知道法之戒祇知道法之戒不知王綱之律者是謂偏
見也殊不知仙佛之戒與王綱之律治己治人其理一也三教
聖人無不諄諄言之者蓋謂非此不足以明達至道也夫至道
者有天道也人道也所以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誠者無
爲也自然而非有爲使然故謂天道非假人力也所以無思
無爲無安排作用存想布置順天道而逆人道故曰順天者存
思誠者有爲也使然而然非無爲自然故謂人假之道非真天
然也所以有思有爲有安排作用存想布置逆天道而順人道
故曰逆天者亡所謂初者始也真者不假也戒者禁止也謂世
人始初無假之真性本自天命無思無爲自然而非無善可修

無惡可作故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萬法從自性中生一念思量名爲變化思量作惡化爲地獄惡鬼思量修善化爲天堂善神邪淫化爲犬豕驢騾化爲兇虎嫉妬化爲蛇蝎仁慈化爲聖賢君子小人總在一念思量自性變化故曰千百億化身迷人未識道時未聞經時未遇師時疑團未剖智鏡未開不能省覺自蔽光明任心肆意念念不停思爲不返盡被貪瞋痴淫殺盜惡口綺語兩舌妄言十惡並塵境外緣擾亂身心致使六根妄動甘受驅馳勞苦流浪生死無休今自有省皈道皈經皈師三皈戒後洗心懺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十惡等業愚迷執著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情誑嫉妬等罪悉皆盡懺禁止永不復起悔者悔其後過從今以後所有十惡等業愚迷執著情誑嫉妬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永不復作無思無爲一念不生復返始初無極自然之真性以還天命之本來故曰初真十戒是也故學真之初必須齋戒禁止十惡變化氣質爲主若不先以齋戒禁止十惡變化氣質則學人無所依據與俗何異不然多劫以來舊染習氣何以得除古人云學道頓悟易入多生習氣難忘所以齋戒者爲降伏身心之法耳身不受戒習氣必不能移習氣若不能移大體必不能養大體不養則元氣不復元氣不復命必不能立矣心不持齋種性必不能改種性若不能改則本心不定本心不定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則元神不歸元神不歸真性必不能見矣故大道無不以見性爲體養命爲用殊不知性卽是道命卽是戒道者無爲自然也戒者有爲使然也故至道之妙從使然以至自然即使從有爲以至無爲也所以凡務性命雙修者非持齋受戒必不可也齋者齊也本來無齋可齋齊其不齊也戒者止也本來無戒可戒止其不止也因眾生妄生貪嗔痴愛之心淫殺盜妄之情則齋故有持齋受戒之懲若無貪嗔痴愛之心淫殺盜妄之情則齋戒之法何出而設矣古仙云眾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萬物者稟天命本來無爲自然之善性非假人力思爲有安排作用之謂也今去聖日遠以何爲師而後可必師聖所傳訓誡以爲入聖之基故師戒卽所以師聖人也師聖人卽所以師萬物也師萬物卽所以師天命也師天命卽所以師太上無爲自然之善性也今初學仙之士未遇明師點化故天命未省性理未明盡被方士所惑執著無明種心不悟持齋受戒卽是築基煉己之理煅鍊身心卽是下學上達之功專信神奇卓異靜坐默運存想作用功夫殊不知坐靜默運存想作用自然之善性夫天命本來初真無爲自然之善性人人本有無修無證自然而不假人力安排紫陽翁曰終日行未嘗行終日坐未嘗坐殊不知至道之妙其功不在行住坐卧只要生平

所學所愛一切事務般般放下一念不生即是天命本來初真之性祖師云本來真性號金丹四假爲爐鍊作圓此也學人欲見此性非有戒慎恐懼而作梯航必不得見之也故用齋戒者無非借事攝心以盡本性緣情制性以了凡心所以務道之士若不戒爲師持戒爲命即是不明性理不順天命不遵聖教之人也不明性理不順天命不遵聖教者即是不畏天命不以大人不畏聖人之言也不畏天命不以大人不畏聖人之言者誠爲索隱行怪異端之學非惟道法不載亦且王律難容恐犯天地造物之忌不敢同日而語也

時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康熙丙寅蒲月上澣之吉楚鄂吳太一霞陽氏書於金陵清涼山祖庭隱仙庵

重刊道藏輯要

初真戒律

崑陽子王常月著

凡初入

太上正宗法門不問道俗必先遵依

太上金科玉律三洞戒文供養

大道尊像表通

都天糾察主天君請祈盟證受三皈依戒

第一皈依太上無極大道

承脫輪迴故曰道寶

第二皈依三十六部尊經

得聞正法故曰經寶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第三皈依玄中大法師

不落邪見故曰師寶

天尊曰三皈依戒者天地之樞紐神仙之根基發行之初門建心之元兆運氣含靈實真入理包羅有象朕形无外持之者天地神明慶快心智耳目開張萬物敬畏六腑和樂眾道衛護羣生父母長世不遭人身交泰三皈依竟乃受

太上老君所命積功歸根五戒

一者不得殺生 二者不得葷酒 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四者不得偷盜 五者不得邪淫

凡能持此五戒精進無虞者益算延齡天神護佑永脫五刑之苦世世不失人身既受

太上老君所命積功歸根五戒每日早晨焚香誦

太上三元三品三官大帝護國佑民延生保命真經接念

太上感應篇逐日誦誦校正自己身心有無所犯每誦經篇一

句則反思曰我能受得否我能不行否如此勇往精進言行

不苟三皈不犯五戒無虞煅煉百日惡念盡消器皿已淨方

許受

虛皇天尊所命初真十戒

第一戒者不得不出不孝不仁不信當盡節君親推誠萬物

第二戒者不得除賊濟謀害物利已當行除德廣濟眾生

第三戒者不得殺害含生以充滋味當行慈惠以及昆虫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張集七

第四戒者不得淫邪敗真穢慢靈炁當守貞操使無缺犯

第五戒者不得敗人成功離人骨肉當以道助物令九族雍和

第六戒者不得譏毀賢良露才揚己當稱人之美善不自伐其

功能

第七戒者不得飲酒食肉犯律違禁當調和氣性專務清虛

第八戒者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歸貧窮

第九戒者不得交游非賢居處雜穢當慕勝己棲集清虛

第十戒者不得輕忽言笑舉動非真當持重寡辭以道德為務

既受初真十戒以證真人之果更猛勇精進持守言行毫無

過犯方許再受

太上老君所命中極三百大戒若只口誦心違言清行濁或始

勤終怠半途而廢名曰故知故犯其罪尤重愈不可悔永墮

沉淪女青天律無情即

太上復出亦不能救汝學道仙子思之慎之

行持總說

出家在家入戒四眾人等領受戒法後各當定志凝神起大

堅固如崑崙山一般不能搖動如金剛石一樣不能磨滅專

致一心勿生雜念夜半行持神明來合我身過中不昧鬼氣

不能入竅行一善心定神安行十善精神健爽二十善不生

疾病三十善所求如願四十善門戶興隆五十善子孫昌隆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張集七

六十善化難成祥七十善神明擁護八十善地利人和九十

善人中殊勝一百善三氣合身二百善德澤洋溢於天下三

百善轉輪得大富身四百善轉輪得大貴身五百善轉輪得

大福身七百善轉輪得大忠身八百善轉輪得大孝身九百

善轉輪得大慧身一千善轉輪得聖王神仙之報身倘若恣

情縱慾有一惡墮落不安有十惡人皆憎棄二十惡身多疾

病三十惡所求不諧四十惡軀軀衰耗五十惡家口離散六

十惡非禍橫生七十惡鬼魔來侵八十惡行水火災害九十

惡來生短命一百惡天曹執戮果能迴平等之心行精密妙

行一戒不違一律不犯不肯為惡而生寧可守善而死此等

戒子是名

大道清信弟子萬機拱衛

諸天保度

四天王王領司邏十部皆駕飛雲絳帔浮空而下觀察戒子妙行雖功行未圓亦必逆注種名於靈圖仙籍也有等不畏天條不勤戒律者粧撰規模不修真際即有女青考律量罪輕重滅其祿算有餘未盡者殃及後世劫劫相仍不能解脫也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入戒要規

一受天仙戒者稱妙道師 中極戒者稱妙德師 初真戒者稱妙行師 同戒晚輩者稱同衣 上座稱先覺師

入臘領受 天仙戒者持道德經一百日每於寅刻信禮十方共十拜子午二時靜坐內觀不關人事致三業清淨

中極戒者每日巳刻先禮足律師然後起拜朝拜天懺併靈寶大懺共一百日懺畢止靜 初真戒者每日巳刻先禮足律師然後起拜朝拜罪法懺一百日懺畢止靜已上領戒入臘如違者女青以逆律致罪 又百日禁足不得出外應供不得出外誦經過百日不忘又與事物交接忍辱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仁柔不得辯論是非舉止動靜小心精密每逢戊日與同戒者或先覺師進修德業或講論道德南華文始譚子黃庭等經並諸家道典熟讀一卷主吏計功十倍講明一卷主吏計功百倍 凡入戒者以端重自持行上妙威儀行上妙觀相戒神自來擁護四眾自然起敬也故端形不招屈影而直影自見和聲不須追響而順響自至 一繩床子午二時展規於床上盤膝靜坐手不指點足不伸縮口不多言目不神露頭不低身不屈 俗家床炕不得坐卧有人禮拜三不起身 一打坐不起二看經不起三受齋不起當定觀持咒受之待出規下單還禮 卧時當

扣齒念咒次神棲幽谷絕慮忘言不得放肆出規衣之外
有時出外經行徐徐緩步不可左右顧盼手足張忙如違
一次主吏坐誦一過

一洞衣淨衣信衣五嶽靈圖冠並淨巾羽裙規芒鞋等具皆
有地祇等神併青衣童子瞻護不得借用別人不得置
於不淨之地不得當賣不得與常衣混同雜亂如舊壞者
於九月九日向西北焚之其灰送入東流水隨波而去即
得戒子延年益壽身無魔障如違者災禍橫生玄都主吏
坐誦十過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三

張集七

一鉢體如八卦之形惟口蓋用圓當置鉢受食之時咒畢
積氣存神口不圖張食不有聲匙當正用受食之後洗鉢
入囊如違一次坐誦一過

一策杖當取靈山向陽竹七節爲之上下直通廿竹乃佳印
以元始之章動息坐卧恒以自隨有五帝直符吏輔
翼如有災變用杖指之指持四溟咒

一戒尺以桃木爲之四面書符箓除不祥用之又後學有過
犯至重者當毀燒衣鉢致罪出教倘若求免以戒尺量罪
責罰

一淨水瓶注淨水於內不可缺乏以盛盛之遠必當佩之於
身盥手方便故也

一牒靈盟戒衣底巾內裝戒律

一薰籠將著三衣先以降真白檀入薰爐薰之

一刷牙以搜爲之 又梳篦梳篦被單等物俱要潔淨勿令
俗人坐卧用之

以上列款皆出

道藏定額後學若不遵於古制私用巧智改易者即教中罪
人也違律之考不能免矣

三師原說

一傳戒本師乃

太上繼宗演教接化大德之師不受天仙戒者不得傳戒每於

道藏輯要

初真戒

早

張集七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口會集四眾開壇傳戒戒
後行持演鉢一百日

一證明大師指授經懺教典威儀規範訓御戒子身心制遣
七情六慾非受中極戒者不得師之

一監戒大師監察入戒者不許犯戒違律如有不法者量律
輕重以戒尺責罰懺悔非受中極戒者亦不得師之

三衣格

領受初真十戒三戒五戒八戒九真妙戒者身著初真信衣
計二百四十條三台十裙雲帶二拽淨山芒鞋行十二百善
持清靜經大通經洞古經得真人戒果行持具足當受中極

淨戒或持身戒或智慧戒或觀身戒或妙林戒俱著輕塵淨衣或用淺藍單布爲之或用純白爲之亦三百雲帶淨巾芒鞋行二千四百善持

玉帝大法得地仙戒果行持具足當受

天仙大德妙戒行一百八十細行密戒或三百六戒行三千六

百善恭道德真經身著天仙霞衣領用直開袖不合縫霞帶

雲邊戴五岳眞形冠著五雲輕履行持具足得天仙戒果

犯律懺解格

入戒者一犯戒律常於庚申日恭對道前禮念省罪法懺供淨

水一盂念却祖懺悔文入靜一月二犯同前三犯者當於甲子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日恭對道前禮念朝天法懺併靈寶大懺供淨水三盂入靜三

月至於五犯十犯陽消陰熾鬼突神憎不得懺也

持受諸咒品

睡醒時咒

當願眾生以迷入覺一旦豁然

問鐘聲咒

太音希聲能悟證眞

下單時咒

化惡反善上書三光使我長生乘景駕雲

櫛髮咒

泥丸之上玄華寶精左爲隱日右爲月根六合精鍊百神受恩

洗手面咒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除垢神庭凝眞不散

漱口咒

太陽和氣開春發柳折取一枝能淨身口學道修真願度三有

簪冠咒

當願眾生頭容常正首出萬類

著衣咒

檢束威儀服膺善法

穿襪履咒

當願眾生踐履眞實行不離道

上香時咒

常焚心香得大清淨

上燈燭咒

破除重暗洞照十方

朝謁三寶咒

太靈靈衛護我形神

受人禮拜咒

至道沖和永出塵緣

飭水咒

神水入腹五臟清明

空鉢受食咒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太虛無盡眞一生神

出生咒

一粒嘉穀一滴清泉不忍自食施與幽魂享我供者皆賴道恩

惟道惟靈覺性常存

食齋咒

五星之炁六甲之精三眞天倉清靈常盈黃父赤子守中無傾

結齋咒

百穀入胃與神合炁填補血液尸邪亡墜長生天地飛登玉闕

役使六丁靈童奉衛

洗鉢咒

滌除外味正炁長存

收鉢咒

混元一炁踵息淵源

受觀咒

七寶光林來映丹臺

受人衣物咒

萬物之精護道炁眞

出堂咒

四方無礙入眾妙門

托鉢咒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唵敕身中三部八景三十九神一萬六千護身之神唵哪葉哪

朗三波襪囉吽囉囉

執淨瓶咒

太玄含一萬物無爭

甲灰咒

洗灰除垢用灰爲首穢去眞來淨心淨口成道度人天長地久

沐浴咒

天地開朗四大爲常玄水解穢辟除不祥健童守護七靈安房

雲津練濯萬炁混康內外利貞保茲黃裳

臨卧時咒

大真玉女侍真衛魂三宮金童來守生門

夢寐咒

吉夢成珠玉惡夢著草木

看病咒

慧焰萬靈真性無爲

目忌

早不言夢寐午不言殺伐晚不言鬼神

道藏輯要

初真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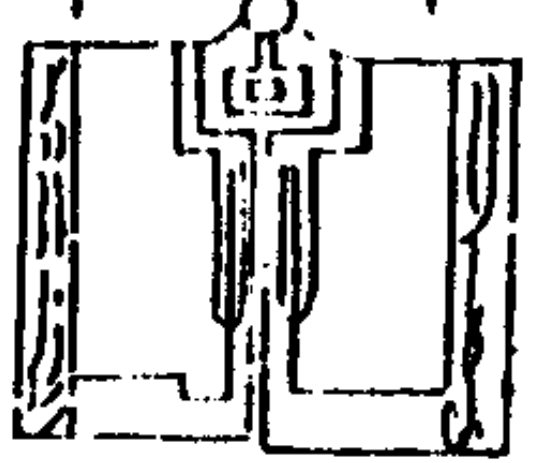
聖

張集七

初真戒脫

三衣式

天 仙 洞 衣



輕 塵 淨 衣



初 眞 信 衣



三百十 裙 共二百 四十條

淨巾式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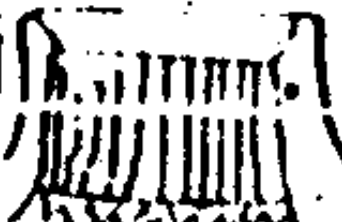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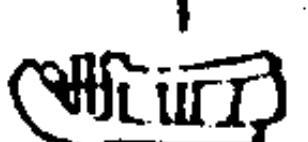
五 臥 臥 臥 冠



十二 初 裙 幅



芒 鞋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鉢式八卦形



淨瓶



杖



一一一一三

玄門持戒威儀

凡學人未習戒本不得習經法○入戒壇習初真戒未熟不得躐等受中極戒○問戒本須焚香禮拜不得草率展閱○不得容人盜看戒本○不得盜聽真師說法○禮誦功課宜敬謹三時勿簡○已入鉢堂修煉身心者及行持中極戒歷三年者方受天仙戒○不得矯飾威儀求人恭敬○不得廣談因果希人布施○不得非時禮拜欲禮拜當在人靜時○不得占殿中央禮拜中央是常住位○主殿上香燈供具宜細行不得粗率○焚香時微咒曰 常焚心香得大清淨○上燈燭微咒曰 破除重暗洞照十方○不得專揀應赴經典習學○或遇貧難不堪當安命自慰不得怨天恨地○不得見士俗便說當布施作福○不得對外教談道法○不得強化施主財物亦不得囑托親知募化○不得貨殖營利○不得假托緣事募財為私用

○出入威儀

不得無故入他宮觀及僧院○不得無故至俗家○或有事至俗家事畢即返不得久留○不得與親俗小兒等笑談雜語○不得以衣物寄頓俗家○遠近出入不得失儀○同事或失儀不得非笑

事師威儀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聖

張集七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吳

張集七

朔望見師當禮拜○問師道法當禮拜除飲食時坐功時經行時○欲禮拜師止之當順師命○師禮拜不得與師同禮拜○師前不得受人禮拜○侍師講論道法師身心倦教去應去○凡出入當先白師○製衣服冠巾等物當先白師○作眾事如雲遊守山聽講興緣事等當先白師○人從已借物當先白師師許然後與○欲從人借物當先白師師聽然後受○已物欲施人當先白師師聽然後與○凡事白師師聽與否皆當作禮而退不得含愠○師有疾宜盡心看視不得懈怠○師令澣褻衣不得現裏○師令澣溺器不得嫌不淨○師唾涕當即除去○燈月下不得履踐師影○師教戒嚴切不得違逆語○人問師諱答云上某下某問號答云某師

視聽威儀

閱經典當端坐體認○不得輒指日月虹霓○不得久視日月雲漢○不得視外教書○不得視小說傳奇閒雜書○侍坐師側及對賓客宜正視不得上視不得下視不得流視○不得注視亂色嘆羨奇艷○隨師登高眺遠視師所視處不得他視○隨師出入不得左右顧盼當低頭隨後○入城市遇一切戲幻聚眾事不得注目視○歸不得侈談城市風景

奢華○傳達師友書信不得私拆窺視○入師友房不得亂將經籍翻視○入城市不得顧視女人不得睨視女人○不得盜聽說法○不得傾聽○不得聽淫樂○不得聽笑談雜話○不得聽唱歌曲○不得隔垣傾聽人語○師誦經講道當起敬諦聽不得雜聽

言語威儀

入法堂及侍師席不得高聲言語亦不得大聲咳嗽○不得多言○不得疾言○不得效市語隱謎○師不問不得言○師語未了不得言○不得言人過失○不得言士俗家務○不得言朝廷官府事○不得言閭閻事○不得言爲媒爲保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咒

張集七

事○不得非時言道法○不得與婦人低聲密語○不得與少年子弟笑談戲語○飲食時不得言語○寢息時不得言語○有親友來訪不得在法堂久坐談當在林下水邊方可傾心坐論○質疑詢道當禮拜致敬○師有問當禮拜敬對不得強不知以爲知執己見以爲是○如問家常事不必禮拜當據實對○對士俗不得言爐火黃白術○不得言彼家術○不得言符咒幻術○不得言風馬雨○不得言一切傍門小術○不得言外教優劣

盥櫛威儀

盥漱吐水當徐徐引下○不得高聲嘔吐唾涕○夏月盥器

當覆不令生蟲○棄不淨水不得當路當低低潑下不得高手揚潑潑人衣上○不得潑湯潑地○內衣宜頻澣有蟻虱宜先拾去○髮宜多梳髮多乃其僻靜處不得納房內壁縫○法堂中神像前不得盥漱刺齒唾涕當在僻靜處亦不得對北唾涕○有瘡癬當避人不得盥手共器○有可畏疥疣不得刺人目

飲食威儀

凡齋會先致敬供奉 聖道天眾端莊齊立誦靈書中篇畢末座出生於眾生盤內誦偈云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十方一切鬼神共啗咄靈寶詞誕出生飯不過七粒麪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辛

張集七

不過一寸饅首不過指甲許○餘飲食蔬菜不出生食時微咒曰 五星之炁六甲之精三真天食清雲常盈黃父赤子守中無傾

飲食微咒曰 神水入腹五臟清明○飲食時不得笑語○不得舍食語○不得呵食好惡○不得搔首○不得刺齒欲刺齒以袖掩口○不得嚼食有聲○不得作口容○不得嚼舌有聲○不得不適恣食○不得已厭已口復反盤內○飯中有穀當去皮食之不得棄地○飲食中有蠅蠅宜密去之不得令眾知○食竟不得更離座食○放碗箸不得有聲○不得偏眾食○不得見美味生貪心恣食○凡同眾食不得

太遲不得太速舉箸放箸不在師長前。行食未至不得生煩惱不得大聲呼喚。時常飲食不得失儀。有失儀者不得非笑。飲食畢舉箸聽大眾經行。

聽法威儀

凡聽法已精思理致身體力行不得徒資口耳。年少初真戒行未堅道心未篤宜專持本戒不得受中極戒。不得與年少道士俗姓子弟結友。不得與女冠結拜姊妹書疏往來。

出行威儀

入法堂行安詳舒徐。人問經不得在彼案前經行。人禮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至

張集七

拜不得在彼頭前經行。入觀宇不得行中央當路或左右行。隨師行當低頭隨後不得左右顧盼。不得止道傍久共人語。不得馳行。不得掉臂行。不得與少年道俗談笑同行。不得在女人前後互隨行。不得與醉漢狂夫前後互隨行。隨師行若偶分行期會處不得後時。凡遇官府不論大小宜迴避。年少戒行未堅不得遠方遊行。必欲參師訪道當擇賢侶不得同不肖匪人同行。

起立威儀

立不得偏任一足及倚棹靠壁。侍師不得對面立不得高處立不得遠立。立師後不得倚師座。見師長起立見賓客

起立除誦經時作務時病時。侍師師命坐方坐師有問當起儒禮云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坐臥威儀

看閱經典不得箕踞當焚香正襟危坐。不得當聖像坐。坐功依師傳受按時靜坐不得失次。對師長不得坐功。對賓客不得坐功。夜中宜多坐少卧。不得同婦人坐。不得與女冠同坐。如女冠來問道開示畢即遣歸不得久留坐。靜坐約一時或經行或卧。與人並坐不得橫肱坐。不得堅膝坐交臂膝上。卧宜側禮屈足醒則舒不得偃仰卧。不得與師同房卧或同房不得同榻卧。師未卧不得先卧。已卧不得言語。不得脫小衣卧。不得於非處卧。臨卧携火入房須與同房者知云火入欲熄火亦與知云更用燈否。大暑不得伏地卧。不得露卧。不得晝卧。不得飽食便卧。不得置火枕邊。不得携穢器從法堂前過。晨起先左足下牀。

臨卧時咒曰：太真玉女侍真衛魂三宮金童來守生門。

卧醒時咒曰：當願眾生以迷入覺一旦豁然。

下牀時咒曰：化惡反善上書三光使我長生乘景駕雲。

作務威儀

凡作務不得辭勞苦。平日當愛惜常住物不得狼籍米穀。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至

張集七

粉麪等。凡洗菜當三易水。凡汲水當先澡手。凡汲水當諦視有蟲無蟲。和濾過方用。嚴冬不得盪盪水。須待日出。纔不得燃腐薪。凡作食當三洗手。不得帶爪甲垢。掃地當先洒水。每方五尺作一次掃。不得揚塵。不得逆風掃。不得聚灰土於門扇後。

沐浴威儀

浴宜朔日不得當風。不得帶濕縈髻。不得振髮。不避人前。沐浴不得數。不得與俗並。入浴室脫衣著衣當安詳自在。入浴先洗僻處。不得浴堂小遺。不得粗躁致湯水濺隣人。入浴不得共人語。不得恣意久浴妨礙後人。有瘡癬當後浴不得先入。湯冷熱依例擊柳不得高聲大喚。沐浴宜五香湯。白芷桃皮栢皮零陵香木香也。沐浴未乾不得跌坐及卧。

沐浴微咒曰：天地開明四大為常。玄水解穢辟除不祥。雙

童守護七靈安房。雲津練濯萬惡混康。內外利貞保茲黃裳。

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約而言之。事事不過一敬推而

廣之。洋洋奚止三千。現前眾等若能隨事體察。觸類旁通。

始或勉強終歸自然也。勇猛力行無怠。無忽不惟具大福。

報決定仙都紀名。復有護戒神王營護。戒體證無上道。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卷三

張集七

弟子恭師科戒三十九條

弟子別師經月皆冠帶執簡稽首。不得白服。弟子別師經宿皆禮拜長跪。遠亦如之。弟子不得向師稱你我之稱。弟子詣師不得專輒而坐。命坐方坐。弟子不得喚師作道士。皆云家師。弟子不得犯師名諱。若人問不止。上下聲答之。弟子不得唐突左右。皆有司察之神。官弟子見師有過失。當於深處長跪諫之。不得在人前言師是非。醜鄙弟子與師言不得高聲大語。弟子與師共室不得先卧。在後起弟子與師同食不得在師前食。弟子稽首師皆當隨其所受。高下巾裙執簡不得趣爾白服。弟子隨師起居行止皆當謙卑恭敬。不得斯須無敬。譬如官長二千石父母同等不得自恃高貴輕忽於師。其罪不小。具在明真科。弟子與師同在席坐。師若起動行止。弟子即須倚立。不得安然端坐。弟子先未受法戒或齋齋等或復者。年或同姓從兄弟子孫後詣師受法皆須謙卑恭敬。言皆稱名。不得比常弟子與師親服。總麻者皆不得相為師。所以爾者。受法皆證三會七祖父母來監臨。子孫所受連盟九祖受考殃及受法之身。弟子不得忿嫉責怒師主及懷恨在心。罪科具出明真經。弟子詣師請道法皆當冠帶執簡。謙苦求請。不得趣爾。弟子與師別經年月朔皆冠帶執簡。禮三拜長跪稽首。訖復再拜合成五拜。別亦如之。明各誠焉。弟子不得與師爭口。忽忽哂意。弟子事師皆當恭敬不

道藏輯要

初真戒

卷三

張集七

得傲慢無禮罰在明真經中宜各慎之弟子不得與師爭競功名無有推讓之心弟子詣師當請問所受不得論及私鄙弟子事師師若遠行還弟子皆當隨路遠近奉迎不得端坐晏然待師至弟子與師同行不得踐師影慎之弟子與師共在座不得受人拜跪所以爾者座無二尊弟子不得陰行橫勃忿鬪師主弟子若出入及所營作每先諮問於師不得自專弟子事師皆當恩愛信實不得猶豫二心弟子不得竊盜發泄師器笈中犯師禁戒科律得罪弟子不得背叛師主慎之具在明真經文弟子與師同處不得涕唾地慎之弟子侍從師若值賓客弟子侍衛師左右不得高抗大坐與凡人無別皆大不孝慎之弟子受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師法業後玄德成就爲人所宗皆當謙下存憶本師勿忘先恩也弟子事師不得輒坐師床席處所神司之禁也

戒衣四十六條

第一不冠戒衣不得登壇入靜禮願啟請悔過求恩第二不冠戒服不得逼近經戒講說念誦看讀教場第三不冠戒服不得持奉齋戒受人禮拜飲食供養第四不冠戒服不得禮拜師尊長德及受弟子禮拜第五不冠戒服不得出入所居人間遊行見諸凡人第六不冠戒服不得祝禁符劾奏表啟第七不冠戒服不得觀見國主父母及諸世民第八寢息休服當脫戒服第九沐浴洗濯當脫戒服第十大小便時當脫戒服第十一泥雨濁穢當脫戒服第十二供養給使師尊父母當脫戒服第十三檢校修造一切功德勿脫戒服第十四檢校營造齋供花果勿脫戒服第十五檢校種植勿脫戒服第十六非枷獄痛苦勿脫戒服第十七手足不淨勿犯戒服第十八器物不淨勿犯戒服第十九床席不淨勿犯戒服第二十車輿不淨勿犯戒服第二十一裸露身形勿犯戒服第二十二鳥獸蟲魚勿犯戒服第二十三口氣臭穢勿犯戒服第二十四非同學弟子勿犯戒服第二十五始欲出家先備戒服第二十六欲受經戒當備戒服第二十七詣師請經道戒須上戒服第二十八詣師請福解免厄苦須上戒服第二十九戒服非律主不得用五作第三十戒服不得以拜義物作第三十一戒服非律主不得用錦繡作第三十二戒服不得不依戒作第三十三戒服不得假借他人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第三十四戒服不得隨宜拋擲第三十五戒服不得安卧床上
第三十六戒服不得坐卧其上第三十七戒服不得以脚踏洗
及槌拍第三十八戒服破壞當須火淨第三十九戒服不得過
三件餘便施人第四十戒服破壞及餘物不得充非用并非人
著第四十一戒服作成燒香啟告禮拜三寶先獻三寶及諸仙
真聖然後方取著第四十二戒服近經像者不得著人間及不
淨處者第四十三戒服須勤洗濯燒香清淨箱籠藏舉勿使污
穢常置淨室第四十四不得著戒服遊五種家第四十五不得
擅脫戒服潛遊人間第四十六坐起卧息常依戒律慎之慎之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川廿八

女真九戒附

一曰孝敬柔和慎言不妒
二曰貞潔持身離諸穢行
三曰惜諸物命慈愍不殺
四曰禮誦勤慎斷絕葷酒
五曰衣具質素不事華飾
六曰調適性情不生煩惱
七曰不得數赴齋會
八曰不得虐使奴僕
九曰不得竊取人物

道藏輯要

初真戒

五

張集七
一八八

以上女真九戒若道姑若信女而能行持不退有大利益
不經地獄之苦必生十善之家再能精進修持圓成戒果
名登紫府位列仙班矣

崑陽律師付囑偈

其一整衣

太上流傳一戒衣冠簪巾履立威儀坐立不正行宜緩身要端莊眼要低托鉢化齋防滑石展規矩禮莫拖泥燈前燭下休鋪氈壁上釘頭必遠離

其二護鉢

鉢乃全真大法王張爲梵烝謹包藏隨身走路須防跌過宿安單莫掛墻便是同衣休亂借齋完洗滌莫慌忙如同護命時時記謹慎修持道自昌

其三惜鞋

芒鞋須不比尋常謁聖朝真上法堂或用布包收直袋莫連泥土入衣囊出恭告淨先宜換走路行程另一雙汚泥地下休亂去忌縫皮底迭惹殃

其四藏牒

戒經戒牒謹藏身不比尋常別樣文性命所關心要細神仙有分念須真塵垢案頭休展放輕狂侶伴莫談論布縫小袋時時佩妙行精嚴動鬼神

其五參訪

敬謁當家卽下恭知賓借會借安單粉牆板壁休題句淨地雲堂勿吐痰隨眾上堂勸課誦逢人應對謹言談平心定氣聲和

緩踵息深深莫放鬆

其六行持

戒是全真第一關受之容易守之難對人最要言談少打坐常教意念安托鉢化齋消歲月雲鶴跡覺清閒降心堅固行持久性定神凝自返還

道藏輯要

初真戒

辛

張集七
三十

初真戒後序

戒律之義備於道藏久矣自北七真出龍門一派崇尚清靜焉守戒規所以爲初學之子澄心造欲者法誠善竊慨道風中弛規條蕩佚方外之士咸以飄笠逍遙不加檢束

貞陽王先生崛起身任其事海內黃冠始知有

清都玉律矣先生攝靜於金陵之隱仙庵受四方迎請爲闡揚斯義僕棲拙鬱岡時得侍先生几杖蒙教言不棄與先生諸弟子遊每述先生內養之道精通祖訣只以傳戒設教故秘而不談誠有見於學仙之事非應界不德之子所易希冀惟恪奉戒規礎磨凡骨此卽築基鍊己之要道也先生不久卽欲歸隱名

道藏輯要

初真戒

空

張集七

山以遂還返初志憫學者歧路而弗忍遽棄人間也故有諸名山傳戒之遊凡受戒者毋徒以巾裾儼然不悟性命微旨以負先生之慈費也哉

鬱岡居士宣重光拜撰

中極戒

中極上清洞真智慧觀身大戒經

智慧觀身大戒流景散漫曠煥太虛積三千餘劫其文始出乃是

元始天王授之

太上高聖道君於是相與登洞真之堂說而誦之以傳太微天帝及太極高仙天王口口相傳不書於文太微天帝受戒時頌曰智慧起本無明則超十方結空時玄霄請天挹流芳其妙難思議虛感眞實通有有無不有無無無不容智慧常觀身學道之所先眇眇任玄肆自然錄我神天尊常擁護魔王爲保言見

道藏輯要

中極戒

空

張集七

晃金剛軀超超

太上前智慧生戒根眞道戒爲主三寶由是與高聖所崇受況此不死丹條欬濟大有當此說戒時請天來稽首

第一戒者不得殺害一切眾生性命

第二戒者不得啖食眾生血肉

第三戒者不得飲酒

第四戒者不得啖五辛

第五戒者不得綺語兩舌不信

第六戒者不得惡口罵詈

第七戒者不得以未得妄言爲得未證妄言爲證

第八戒者不得窺闖婦女稍生淫念

第九戒者不得竊盜人物

第十戒者不得妄取人一錢以上物

第十一戒者不得圖謀一切人物

第十二戒者不得橫求人物

第十三戒者不得恚怒師長

第十四戒者不得背師恩愛

第十五戒者不得嫉賢妒能

第十六戒者不得不忠其上

第十七戒者不得罔略其下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

張集七

第二十八戒者不得口是心非內懷陰惡

第二十九戒者不得貪利入己無厭

第三十戒者不得多積財物不思散施

第三十一戒者不得私蓄刀杖兵器

第三十二戒者不得身帶刀杖兵器

第三十三戒者不得參養六畜

第三十四戒者不得鞭打六畜

第三十五戒者不得有心踐踏虫蟻

第三十六戒者不得觀玩釣弋以爲娛樂

第三十七戒者不得上樹採果破卵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

張集七

第十八戒者不得欺罔老幼

第十九戒者不得欺誑同學

第二十戒者不得嫉妬同學

第二十一戒者不得輕慢弟子

第二十二戒者不得嗔恚弟子

第二十三戒者不得視弟子偏頗

第二十四戒者不得溺愛弟子

第二十五戒者不得說人過惡

第二十六戒者不得輕慢老人

第二十七戒者不得忘師

第三十八戒者不得羨慕富貴希圖逸樂

第三十九戒者不得用金銀器食飲

第四十戒者不得營謀身後厚葬體骨

第四十一戒者不得以食物投水火中

第四十二戒者不得燒敗成功現物

第四十三戒者不得埋藏器物

第四十四戒者不得貪著滋味

第四十五戒者不得以粗物易人好物

第四十六戒者不得毀人物爲惡

第四十七戒者不得自譽己物爲好

第四十八戒者不得妄作書與人

第四十九戒者不得投書請人

第五十戒者不得以書字器物投埋穢處

第五十一戒者不得求知軍國事務

第五十二戒者不得占卜軍國事務吉凶

第五十三戒者不得評論國事

第五十四戒者不得設機變謀

第五十五戒者不得無故見王侯貴人

第五十六戒者不得數往來富貴之家

第五十七戒者不得妄說天時指論星宿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五

張集七

第五十八戒者不得習天文星相占卜等藝

第五十九戒者不得向北小便

第六十戒者不得便溺虫蟻上

第六十一戒者不得便溺生草上

第六十二戒者不得使溺人所食水中

第六十三戒者不得隨墮鳥獸

第六十四戒者不得驚散棲伏

第六十五戒者不得無故採摘花草

第六十六戒者不得無故砍伐樹木

第六十七戒者不得以火燒田野山林

中極戒

第六十八戒者不得冬月發掘地中禁藏

第六十九戒者不得偏眾獨食

第七十戒者不得擇美食

第七十一戒者不得預世間婚姻事

第七十二戒者不得破世間婚姻事

第七十三戒者不得觀看妓樂

第七十四戒者不得持人長短更相嫌恨

第七十五戒者不得問人惡事猜疑百端

第七十六戒者不得泄人陰私

第七十七戒者不得妄求窺人書疏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五

張集七

第七十八戒者不得奪人暗室中火

第七十九戒者不得避眾獨行

第八十戒者不得與女人獨語獨行

第八十一戒者不得男女羣居

第八十二戒者不得與女人同食交錯衣物

第八十三戒者不得親教女人

第八十四戒者不得說人親長過惡

第八十五戒者不得面譽世人陰毀善人

第八十六戒者不得隔壁探人家室

第八十七戒者不得誤以毒藥投諸水中

一一一三三

第八十八戒者不得疎宗族親異姓

第八十九戒者不得阿黨所親

第九十戒者不得教人落子傷胎

第九十一戒者不得教人輕離家室

第九十二戒者不得因公報怨

第九十三戒者不得親近異類

第九十四戒者不得妄聚眾人

第九十五戒者不得多聚會眾飲食狼籍

第九十六戒者不得妄受人禮敬

第九十七戒者不得與惡人交游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第九十八戒者不得奪人所好物

第九十九戒者不得自驕自貴

第一百戒者不得任性自用

第一百一戒者不得懷怨思報於人

第一百二戒者不得以穢物戲人

第一百三戒者不得怒目視人

第一百四戒者不得吐舌向人

第一百五戒者不得妄作忌諱

第一百六戒者不得希冀人物

第一百七戒者不得塞井及溝池

第一百八戒者不得竭陂池水澤

第一百九戒者不得妄入江河中浴

第一百十戒者不得以穢物投井中

第一百十一戒者不得裸形露浴

第一百十二戒者不得熱水潑地致傷虫蟻

第一百十三戒者不得高聲發笑

第一百十四戒者不得薄賤人老病殘疾

第一百十五戒者不得棄薄乞人

第一百十六戒者不得恃威勢以凌世人

第一百十七戒者不得與父母兄弟別門易戶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第一百十八戒者不得評論師友才思長短

第一百十九戒者不得嗔怨師長

第一百二十戒者不得輕慢師尊違背盟誓

第一百二十一戒者不得輕慢經教法言

第一百二十二戒者不得攻擊善人

第一百二十三戒者不得嗔責善人

第一百二十四戒者不得罵人為奴婢畜生

第一百二十五戒者不得設罵使令撻其四體

第一百二十六戒者不得快人過失

第一百二十七戒者不得快人家災禍

第一百二十八戒者不得歛告煩擾世間

第一百二十九戒者不得爲世俗人作禮主

第一百三十戒者不得爲人圖山立宅

第一百三十一戒者不得占知世間吉凶

第一百三十二戒者不得去就背向違道

第一百三十三戒者不得倡和詞訟官事

第一百三十四戒者不得與俗人羣黨更相嘲毀

第一百三十五戒者不得假借人物以爲禮賂

第一百三十六戒者不得爲人作中保買賣交易

第一百三十七戒者不得在人中多語察預流俗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

張集七

第一百三十八戒者不得馳騁流俗求競世間

第一百三十九戒者不得與俗度市

第一百四十戒者不得掩他人功以爲己德

第一百四十一戒者不得爲人往來傳送惡言

第一百四十二戒者不得多川使令之人

第一百四十三戒者不得與兵卒爲侶

第一百四十四戒者不得與淫佚之家往來

第一百四十五戒者不得自銜能醫

第一百四十六戒者不得輕慢官長

第一百四十七戒者不得預世間議論曲直事

中極戒

第一百四十八戒者不得施惠追吝

第一百四十九戒者不得遊逸無度

第一百五十戒者不得登高臨下

第一百五十一戒者不得乘車載馬妄事交遊

第一百五十二戒者不得擇好房舍床榻臥息

第一百五十三戒者不得評論人家飲食好惡

第一百五十四戒者不得以手搏食殘咬衆殺

第一百五十五戒者不得以荆棘橫塞道路

第一百五十六戒者不得淫祀神祇以求僥倖

第一百五十七戒者不得向神鬼禮拜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

張集七

第一百五十八戒者不得向神鬼咒誓

第一百五十九戒者不得裸形三光

第一百六十戒者不得妄呵風雨

第一百六十一戒者不得不修齋直及齋直不精

第一百六十二戒者不得假借財物不還本主

第一百六十三戒者不得勸人爲惡事

第一百六十四戒者不得阻人爲善事

第一百六十五戒者不得受師經道而稱已得

第一百六十六戒者不得宗有喪疾怨道怨師

第一百六十七戒者不得以經戒傳授非人及不依年月

一一一三五

第一百六十八戒者不得以意增減經戒

第一百六十九戒者不得驚怖老少

第一百七十戒者不得妄說災厄驚懼人民

第一百七十一戒者不得笑人頑固貧窮

第一百七十二戒者不得驚懼鳥獸促致窮地

第一百七十三戒者不得傲慢三寶輕忽天尊

第一百七十四戒者不得遇諸天齋日不禮經懺

第一百七十五戒者不得與不孝不悌人交往

第一百七十六戒者不得矯稱自異號爲真人

第一百七十七戒者不得信外道雜術邪見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圭

張集七

第一百七十八戒者不得衣物盈餘不散窮人

第一百七十九戒者不得阻人念道

第一百八十戒者不得假托經師欺詐來學

第一百八十一戒者不得望人禮敬

第一百八十二戒者不得竊寫人經戒

第一百八十三戒者不得榮飾衣服華麗

第一百八十四戒者不得身不潔淨而上高座

第一百八十五戒者與人同行當讓人以前

第一百八十六戒者與人同學夏親執爨

第一百八十七戒者與人同學冬親汲水

第一百八十八戒者與人同食當食其粗

第一百八十九戒者與人同食當食止已而

第一百九十戒者與人同學當敬勝己先覺

第一百九十一戒者與人同學住當任人處分

第一百九十二戒者與人同學當念教不懈

第一百九十三戒者與人同學當請問先進

第一百九十四戒者人施惡於己不得有怨

第一百九十五戒者乞化得食祝願主人得福一切飽滿

第一百九十六戒者與女人共語不得正視面容含笑相對

第一百九十七戒者與人同渡不得爭先擇地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圭

張集七

第一百九十八戒者失物不得猜疑同學

第一百九十九戒者失物當委還自悔多罪

第二百戒者多疾病當恭己自責念改往修來

第二百一戒者當忍人所不能忍

第二百二戒者當斷人所不能斷

第二百三戒者當學人所不能學

第二百四戒者當容人所不能容

第二百五戒者所至之處必先問賢人護士當親依之

第二百六戒者所至之處必先問其禁忌

第二百七戒者凡入人家必先問其家中尊長名諱

第一百八戒者人有謗已當精修大道勿憂聞以損精神

第一百九戒者學無經業精微淨散真想不通

第一百十戒者身不潔淨醜陋鄙人

第一百十一戒者有心則天眞高逝魔官不服

第一百十二戒者有家則三毒不滅三眞不屈

第一百十三戒者有身則累欲不去精思無應

第一百十四戒者當棲心靜寂萬慮俱息

第一百十五戒者當委志虛無內外潔白

第一百十六戒者當滅識見然後眞人現

第一百十七戒者當念菜食爲常一志清儉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張集七

第一百十八戒者當念先度人後度己身

第一百十九戒者當念居山林幽靜精思至道

第一百二十戒者當念安貧誦經行道無倦

第一百二十一戒者當念燒眾明香流芳諸天徹魔境界

第一百二十二戒者當念在賢眾中聽受妙旨

第一百二十三戒者當請受三洞寶經勸身供養

第一百二十四戒者當念立功度人終劫不倦

第一百二十五戒者當念報師友本德終劫不息

第一百二十六戒者當念國中清淨王化太平無有不道

第一百二十七戒者當念鄰國有道各守境界

第一百二十八戒者當念祝願百姓令常安全

第一百二十九戒者當念萬物爲先不但神祝己身

第一百三十戒者當念敬鬼神不詔不擾

第一百三十一戒者當念遠外術邪魅之道

第一百三十二戒者當念遠聲色歌舞之術

第一百三十三戒者當念遠離巫覡妖妄之人

第一百三十四戒者當念崇本守眞一志無移

第一百三十五戒者當念口不違心心不負形

第一百三十六戒者當念信守經戒無有疑貳

第一百三十七戒者當念無求無欲清自守眞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張集七

第一百三十八戒者當念心無異想惟空惟寂

第一百三十九戒者當念家家安寧咸無苦痛

第一百四十戒者當念世間憂危之人罪業皆憐咸得消釋

第一百四十一戒者當念天子聖明安道皇家日盛

第一百四十二戒者當念百輔賢良常保有道

第一百四十三戒者當念天地日月風雨霜雪以時

第一百四十四戒者當念父母養我因緣

第一百四十五戒者當念七祖父母咸昇天堂

第一百四十六戒者當念我師早得昇度

第一百四十七戒者當念天尊放白光相光濟度三塗咸得光

明

第二百四十八戒者當念同志輔相教導令入正道

第二百四十九戒者當念不違其口所誦之文

第二百五十戒者當念勤服然斷殺爲不死道

第二百五十一戒者當念勤求長生晝夜勿倦

第二百五十二戒者當念勤避嫌疑勿恃恩情褻狎

第二百五十三戒者當念勤避惡難勿苟貪世榮

第二百五十四戒者當念勤避凶人勿棄背朋友

第二百五十五戒者當念我宿命因緣根斷

第二百五十六戒者當念我胎根已絕不復世生同緣種親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圭

張集七

第二百五十七戒者當念我生樹已枯神合太无無數之劫體

道合真

第二百五十八戒者當念洞觀十方無所隱藏

第二百五十九戒者當念三塗路塞地獄長休

第二百六十戒者當念清氣養神藥諸肥滋

第二百六十一戒者當念常存三宮真人子丹

第二百六十二戒者當念處世和光不矯于俗

第二百六十三戒者當念持三寶經戒常誦不輟

第二百六十四戒者當念守雌抱一肅若對神

第二百六十五戒者當念登仙度世利濟羣生

第二百六十六戒者當念師友同學共成道果

第二百六十七戒者當念親見真仙高道修行法事

第二百六十八戒者當念聖王治世海外稽首乘風向化

第二百六十九戒者當念食天厨自然之膳無飢渴之想

第二百七十戒者當念與天眞其對淡然無爲

第二百七十一戒者當念仙童玉女來侍法筵

第二百七十二戒者當念東遊青林東華

第二百七十三戒者當念南遊大丹南華

第二百七十四戒者當念西遊安養西華

第二百七十五戒者當念北遊碧羅北華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圭

張集七

第二百七十六戒者當念遊東北方救百姓男女授其勸戒度

入東北之門使得入無爲之場

第二百七十七戒者當念遊東南方救百姓男女授其勸戒度

入東南之門令得與道爲因

第二百七十八戒者當念遊西南方救百姓男女授其勸戒度

入西南之門令得入無爲之道

第二百七十九戒者當念遊西北方救百姓男女授其勸戒度

入西北之門當得昇入至眞之場

第二百八十戒者當念遊洞天宮崑崙

第二百八十一戒者當念遊至齋堂講肆聖道明解淵微

第二百八十二戒者當念遊上清金闕禮見真人太上

第二百八十三戒者當念遊玉清七寶宮禮三元天尊

第二百八十四戒者當念遊玉清丹霄宮禮太上二十四高聖

第二百八十五戒者當念遊太上玉京七寶流霞臺蔭蓋玉林

禮太上天尊十方大聖終劫復始

第二百八十六戒者當念遊紫雲宮禮洞真三十九高聖

第二百八十七戒者當念遊三十六天黃金宮禮天帝君

第二百八十八戒者當念遊九天黃金暉宮禮无上至真

第二百八十九戒者當念遊諸天宮宅與真人問道論經

第二百九十戒者當念遊六天七寶宮觀見大魔王見我籍已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入仙品出離泉曲部

第二百九十一戒者當念遊日月宮殿光明煥赫禮見日月王

飲以日月華金液之漿

第二百九十二戒者當念遊大梵天流景宮禮四天王聽諸

天誦誦清絕雅妙

第二百九十三戒者當念遊諸天七寶林返生靈香流芳逆風

聞三千里外獅子飛龍鳴嘯其列

第二百九十四戒者當念遊諸天浴池安坐蓮花之上香潔白

然流溢諸天池百天池皆如一處人人快樂

第二百九十五戒者當念遊諸天闕聽鈞天樂無世間想

第二百九十六戒者當念遊十方外天禮大聖像無上正真人

第二百九十七戒者當念遊下方無極金剛天宮禮諸元老真

人

第二百九十八戒者當念遊天地名山隱宮洞室禮聖眾先得

道人

第二百九十九戒者當念隱密天眞名諱不出于口

第三百戒者行戒不犯犯即能悔改往修來勸人奉受念戒不

念惡廣度一切自感神眞吉無不利保汝成眞

行持中極大戒應用秘咒

中極衣咒 戒衣絳服爲身之音云結濟楚霞佩頤頤百體是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卷七

覆罔敢弗莊

玉簡咒 碧笏玉簡正其威儀視瞻毋側恭敬白持潛心對越

如秉大圭

鞋規咒 戒規黃壇謹其動履八神迴旋九宮步駐鶴立朝元

虎拜斯委

巾冠咒 玄巾星冠爲首元服萬象包藏兩儀洞燭出一頭來

堂堂獨露

歸單咒 喃勅身中卧七寶座升五明座爲眞法王妙堪總持神

謁玉京喃吽防元德立婆訶

中極智慧觀身大戒律文飯身佩奉信受行持仰報四恩希

昇仙品轉授之後極願遵戒奉行不敢始勤終怠普道進師如負盟言甘當

玄靈本壇得此除已具奏師壇備牒玄曹外合行依按立科當壇轉授者伏以

中極修造指道岸而玄雲流衍觀身大戒渡迷津而法雨涵濡實進道之舟航乃昇仙之梯級所當檢束身心勤修香火即有察命童子護戒威神五帝考官六官檢吏隨逐鑒映造次勿離三官五帝書其功勤九府四司錄其精進自然南宮錄字北府銷名三師四友同獲善功七祖九玄皆沾福果受持不怠善慶無涯戒之慎之仙班可進以入邊依玉格褒稱大上門下妙

道藏輯要

中極戒

堯
張集七
〇八

德真人之號仰祈

本壇監戒護戒糾察善惡諸大神主威神力士官將吏兵出入護持保成戒行須至通知

十戒功過格序

身口有一定之是非意念無一定之善惡以有定者定無定者則有定者亦歸於無定以無定者定有定者則無定者亦歸於有定是則意念可以該身口而身口必不能該意念也陽律多論跡所以甚疎陰律惟論心所以甚密但知治身口之惡而不知治意念之惡逐末忘本陽雖爲君子而陰實爲小人譬之瓶花香色皆備而根本實無何由結果哉故求福報者必修實行欲修實行者必起實心欲起實心者必祛妄念而欲起實心祛妄念必考核於陰律知陰律之重輕然後知立心之誠僞知立心之誠僞然後知功行之虛實知功行之虛實然後知福報之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有惡無惡嗚呼陰律之傳世人茫昧往往引罪爲功指輕爲重卒至所求不遂反疑天道之果無知也亦大可哀矣夫所謂陰律者合三爲一以定果報者也三者何身業語業意業是也一者何心是也合身口意之善惡而以一心之誠僞爲之權衡事有千條例成萬變固不可以輕言然而輕重較量要不外於三等九則而已析而言之東岳掌鈇律以治鬼鬼業惟惡惡業之中例分三等以定三途而每途之中又分三等每等之中復分九則九而九之共有八十一差等上清掌玉律以治仙仙業惟善善業之中亦分三等以定三界而每界之中又分三等每等之中復分九則九而九之亦有八十一差等雷府掌金律以治

人人之業善惡相參善惡之中各分九則九則九對較復定九則以成九果九果者曰賤富貴壽夭多男孤獨平等是也九果之中各有九錯復有九差差與錯之九九相因單複轉萬變不齊矣統而言之上等天道下等鬼道中等人道三等之外別無他歧總以一心之善惡爲之升降爲之分別此陰律之大概也黃輿應因余降乩有人世又豈能容得十惡一語隨作福報懺法痛悔十惡之非心增修十善之正行懺法既已行世復與吳海若輯錄十戒功過格式以爲持行之準例分三等九則列有九十三門條開千有餘款法甚密矣余嘉其志且喜其規模大有合於陰律也余復降乩爲之定其陰律之重輕補其條例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之缺漏使與鈇律金律玉律同條共貫畧無毫忽之差焉書成顏之曰行嚴謂是一切人鬼仙凡之行皆可於茲考核也持行之法必先對佛求哀懺悔宿業然後依律增修一切善行脫有過誤以功折除餘善積累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百而千千功既立可爲下等善果從前種種罪障俱可消除更得精進自千而萬萬功成就可爲中等善果富貴福壽等報俱可希冀若復不倦精進有加自萬而億億必得生天更能皈依三寶念佛參禪緣覺聲聞菩薩諸乘皆得成就嗟哉懺哉欽哉陰律者天律也上天之所寶也一旦洩於人間斯人之大幸也抑亦斯人之大危也信而修持福極人天有頂果成善誠聲聞何幸如之

若不尊信輕狎之殘穢之其得禍亦不輕蓋以是書所在多有鬼神護持末世人心信根淺薄必有因是書而得罪於鬼神者豈不大可危哉吾願斯人各幸其所幸而不蹈其所危予亦可以宜洩之盡告無罪於天人也則予之大幸也夫純陽子書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功過格題詞

學道乃身心性命之事也顧身心之垢不除則性命之光難現此功過之所以宜亟講也我

孚佑帝師以功過垂訓於世者人間傳有多本原不備此兩帙近百餘年來以七覺開闢妙道又總以傳戒為先務蓋以戒即功之本過之防也吾覺源之開啟也時為最後而覺源之排列也近已居尊予忝膺值壇之任惟殷殷以功過勉勵諸子蓋深知功為道之梯航而過為丹之蠱賊也此書妙以十戒定功過復妙以三業定功過其旨精而嚴其義密而該其權衡品隅確鑿的當而人無遁情事無匿影一子一奪春秋法也學者日置一冊於座右而實心綜覈之則已不啻十目之視十手之指矣其有裨於身心性命者豈淺鮮哉宏教弟子柳守元薰沐題詞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一

張集三

重刊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一名行嚴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示定

一戒殺○念念慈愛在在生機為殺戒圓成殺戒圓成者

得長壽報得多男報得富貴福享報得生天報若慈悲

普護并能超越三界證菩薩乘深淺不同隨人自證

殺微命一切生物之最蠢者曰微命

惡其害人妨事而殺者曰憎殺如蚊蠅蚤虱之類一次為一過至百

命外加一過千命作十過

貪其滋味或利其毛骨而殺者曰愛殺如蝦螺為饌牡蠣為藥蚌珠為飾之類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一次為二過至百命外加二過千命為二十過

無心而殺者曰誤殺如焚野耳田水至千命為一過

牢養調弄曰戲殺如閨婦蜂拍蝴蝶之類一命為一過雖不傷命而調

弄不放亦為一過見卑幼牢養調弄可禁止者不為禁止亦

作一過以無慈心故也

教人漁捕曰倡殺一次為十過

置造殺器曰普殺一器為五十過凡漁獵屠胎終身之殺皆置造殺器之人所

教也一人造殺器千人之

殺小命微有知者曰小命

憎殺者如蛇蝎害人權一次為二過

十戒功過格

愛殺者家畜雞犬之類每愛殺者比憎殺加一等一次為五過一二五下三等也十三

上三等也凡言加一等者依此

祭祀邪鬼燕會奢靡者曰縱殺每一命為二過有奢靡則傷

儉德故過獨重

誤傷者一次為一過

戲殺者如養八哥畫眉一次為二過雖不傷命而調弄不放

亦為一過見卑幼調弄可禁止者不為禁止亦作一過

倡殺者一次為二十過

普殺者一事為五十過微命普殺鼠雀之類小命普殺網罟刀杖之類

殺大命大有知者曰大命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二

張集三

憎殺者虎狼之類已傷人者其罪宜死殺之反為功憎殺或因愛人起見者如

孫叔敖埋蛇周孝侯斬蛟射虎之類俱可為功未傷人者殺之則為過以無死罪故必為過功與

過俱以貪其利而殺者為十過

愛殺者家畜猪羊野畜鹿之類一命為十過為祀典戎政孝養殺者非

過

縱殺者一命為二十過

誤殺者一命為五過

戲殺者如弄獅一命為二十過雖不傷命而或開面圍繫

猿發鹿者一事亦為十過卑幼有調弄者可禁不禁亦作五

過

倡殺者一次爲五十過

普殺者如打鎗鎗刀弓一事爲百過併可傷人業此者終身

共爲千過併千過者與以奉官命製造者非過

無故殺有功於世之畜曰忍殺如牛馬象之類無故一命

爲五十過

殺人命人命無情殺愛殺諸條者以其顯背

醫術不精寒熱誤施攻補錯用致傷人命者亦曰誤殺一人

爲五十過此大寒大熱大攻大補之劑及無反背形跡者不作過論若貪其利而故爲行

險者爲百過此貪謝儀而與人爭名而故爲行險者亦爲百

過此好爲立異若他人調治不錯故說其錯妄爲翻案致誤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人者貪名貪利二俱有之爲二百過

溺一子女亦爲忍殺此亦隨背王章不通懺悔者但爲五百

過人命非輕天性更重本難以

墮一胎爲二百過傳人一墮胎方藥爲百過

殺類

見殺生歡喜心者曰喜殺爲己所憎之人微命一過小命二

過大命五過人命十過

見殺稱其便捷者曰贊殺微命一過小命二過大命五過人

命十過

見漁獵所獲稱其得利見冤對報復稱其快心者曰慶殺微

命小命一過大命二過人命五過慶殺較喜殺贊殺減等

見殺聞殺勢可救而不救者曰忘情殺微命小命爲一過大

命爲一過人命爲二十過若人命勢易救而不救者爲五十

過易救不救此

食見殺即殺特殺之肉者曰溺情殺俱一次爲一過惟爲君

親所賜以及餽所食者非過

好勇鬪狠者曰鬥殺言與殺止差一間一次爲二十過人與

我國狠不能忍者十過我與人鬪狠殺非人鬪者爲五十過

若欺其孤弱者爲百過骨肉間爲二百過悖理滅倫乃

擊并穿渠拋棄一無主骸骨曰橫殺爲二十過以禮改葬之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四

張集三

免過以禮者謂盛以

凌虐下人不恤其飢寒痛害至主傷生者曰殘殺一命爲百

過

傳人一賸魅方藥曰試殺爲五十過惡毒魔魅王章列於十

此但世有好奇之人原無殺人之心或

因方藥之奇而妄爲傳述者過亦不少

殺機前殺類可加以殺之名此殺機已盡抵乎殺之意

無心累人凍餓一時爲一過有心者指戲侮爲五過因憎其

人而故爲害彼者十過

行路慌張或置器不正累人傾跌頭危者爲一過有心戲侮

者爲五過因憎其人而故爲害彼者十過

凌虐下人一次為五過下人有過可責也或以竹枝或以戒

大過以十下為準此即向書所謂扑作教刑也若責非其器其責非所受處責過於其數俱為凌虐

不恤下人饑寒疾病一次為一過飢寒必為保恤疾病必為

勞役過加一等

阻遏窮苦人營謀一次為十過此指營謀之不傷義犯刑者

論功

見人倡義作利濟事不竭力贊成為一過因爭名起見者為

五過反阻撓之為十過因爭名起見者為五十過已成而毀

敗之為五十過大事為百過因爭名起見者為二百過利濟

如建立社倉開義學修平道路葺造橋梁設立慈善堂設

疏通河道并泉糾集惜字放生施藥施棺施救賑棉衣涼茶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五 張集三

尊湯養賑育嬰養老施義塚施燈等會皆是

凡遇老年之人殘疾之人生厭薄心者為一過見於辭色為

二過甚為五過悔而復然者為十過通難於悔既悔而復

當加一等諸條悉以此為例

父母年老眼目耳聾人子奉侍偏生憎厭之心者一次為十

過念頭動處即是

父母有病不擇醫調治一日為五十過不謹慎湯藥委之下

人一次為二十過不多方供奉甘旨一日為十過病時有不

得輕進甘旨者非過

之道必須

不恤父母筋力老年父母家事已謝者惟睡眠飲食聽其操作

一事為五過末世流風并有役使父母者實

家庭間有嫌怨弟兄袖之問難保必無嫌怨但不急為消

釋者小事以三日為準一事為十過甚至骨肉乖離者為百

過一有小嫌即為解得何至乖離苟或不

久淹親戚者一歲為五十過此指經營別務

而久淹者一歲為十過此指經營別務

流者一歲為二十過若因兄弟爭論財費而久淹者一歲為

百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六 張集三

貧賤故舊親戚其往來一念為一過待之不以禮一事為

五過即非親族故舊但生憎厭亦為一過

妬人所為以敗為歡一念為二過

生一幸災樂禍心者為五過若因私怨生心者為十過

凡惡人得現報正當稱目擊心反躬自省或良之惻之方為

正覺若一生幸災樂禍之意便有害於人心為過已不小矣

况或出於私怨者也

遇解以孤獨之人一切交關不存忠恕寬厚之心為一過或

反欺侮之為十過甚為五十過

破人婚姻未成者為十過已成者為五十過此指方結親時

對貧富不等而夫妻欲離異為之主謀者五百過不與其謀

而免作離書順情應之者為百過

敗人苗稼田畔有高下之分水道有蓄洩之利同昨不仁損
若乃撒種播苗實損至於合地分水強者占利皆為敗人苗稼
非人情不在過例一次為十過

禳災不修善行反許牲牢惡願為十過

設一機械陰謀坑陷人者小事為十過大事為五十過極大

事為百過小事陷人失利大事陷人於獄訟有是心而事未及行者

減二等減二等謂小事二過大事

習學拳棒克器為十過

須箱字紙五穀為不恤生人之本一次為一過至千字千粒

外者加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七

張集三

諸君一日為二過古語云善盡者多壽為其解筆皆生機也

時失業故善弄者多夭為其動念即殺機也抑且費

功例

救微命

觸境生憐方便釋放者曰哀救一次為一功此見其困苦實

故功至百命外加功凡云一次一功者雖一命亦作一功凡

命為一功千命為十功萬

作意放生勞力營救者曰力救一次為一功百命外加功

出錢買放者曰破財救自百命至千命為一功千命外加功

出錢買放富貴易為且所費照三十文為一功例另記後俱

鑿池開園廣勸放生者曰法救倡義者為百功能濟及故功

救小物命

哀救者一次為一功一命亦

力救者一次為一功一命亦

破財救者一次為一功費以三十文為二功

法救者一事為百功有費照

因放生致缺孝養親心不當反為一過親心悅功可加一等

救大物命救大物命必生哀憫之心又必

救一傷人之物曰過情救虎狼為二功費依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八

張集三

救一無害於人之物曰大慈救羊豕為十功

救一有功於世之物曰報德救牛馬為五十功

設法禁止屠殺牛犬或勸化屠殺等人改業曰普護救為百

功空言無裨者

救人命

精於醫術救一危症作五十功重症作二十功大症作十功

輕症作五功小症作二功極小極輕症如疥癩疥亦作一功

惟受謝者非功功或浮於所謝仍可補記假如救一危症應

文為一功算應受謝錢一千五

百文謝不及數餘功自當補記

力救一被焚被溺者為五十功有費

哀殺一無故子女設法收養得長成爲二百功使之終身得所爲五百功即不長成亦爲百功

阻人溺子墮胎一命爲二十功見有貧病受難者苦心戮力出之俾死刑得生重罪得減均爲五十功

絕殺類

見殺不能救生哀憫心者曰心救一次爲一功微命爲二功其難起哀心故也

見殺不能救口稱可憐與人解釋者曰口救一次爲一功

見殺聞殺特殺之肉不忍食一次爲一功

見人好勇鬪狠力爲勸救一次爲二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九

張集三

人有與我國狼者閉戶避之爲十功

葬一無主骸骨爲二十功有費月記

倡義作利濟事大事百功如建義倉設義學施棺施蚊帳綿襪煮賑等事小事五十功如造橋平路建立茶亭渡船等事細瑣事二十功如糾借字放生施涼茶施姜湯施燈籠等會之類

若有力者議建常平社倉普利天下育嬰育老功垂後世俱作五百功凡有費皆照例月記

妾媵生育主母撫之時時與已出者比較每一念爲一功事

事不致軒輊每一事爲一功

爲絕分親知絕後者立繼并教養之一人爲二百功至成立爲五百功

不毀傷巢卵雛鷹一次爲一功見人有毀傷者勸止之亦爲一功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凡人食魚捨子均可爲功

杜殺機

飢人與之一食凍人與之一衣費宜月記扶持一頭危人指引一

迷路人無歸者留之一宿俱爲一功

寬恕下人過犯矜恤下人飢寒疾病俱一次爲一功

見人倡義作利濟事極力贊成爲十功不費財力口稱揚之亦作一功

見人流落無依不忍爲丐乞者爲之謀一安身處爲五十功

凡人忍爲丐乞者雖有安身處亦不能久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十

張集三

異鄉人流落不得歸助之盤費三千文爲一功倡義爲之湊

集盤費爲十功

善解一仇爲十功仇深者爲五十功父母生死之仇不在此例

事父母服勞奉養先意承志每致親心喜悅一次爲一功

父母有勞動處善爲勸止親安而悅者一次爲一功

兄弟間任勞推逸一事爲一功

勸人弗事力筆一次爲一功見從永戒爲二十功

勸人弗離婚爲一功能委曲周旋之爲五十功有費月記

勸人弗暴殄天物爲一功暴殄飢歎之因也以勸人功亦最大

勸人放生一人見從爲十功

矜恤鰥寡孤獨之人一次爲五功有費另記○凡言矜恤者必起哀憐心或酒食惠施或盤殮遺體皆是即空言也

矜恤貧苦親戚故舊一次爲五功有費另記下同

矜恤遇災禍者一次爲五功

矜恤老年殘疾之人一次爲二功

奸惡之人陰謀害人乘間勸止一事爲十功俗學迂儒必以擇交立論一切

奸惡之人避之如仇而不知具大智慧得大慈悲有大機心結契轉變有法常得一言而利及天下害大者功宜加等

成全一因苦人營謀小事一功大事十功小事指一時之利言如稱貸貨賣之類

言如技術經營之類

二戒盜○事事光明正大念念舍己利人謂之戒行圓成

戒行圓成者得大富報得人盡力報得所願必成報得

爲天神報若慈悲普捨證菩薩乘

盜財劫奪穿窬者斷犯王章不通懺悔不在過例

欺隱人財物人必生疑者曰明盜一次爲一過三十文外加

過雖一文亦爲破戒亦當記過大約過有輕重以三十文爲準非謂不滿三十文即非過也記法自一文至三十文俱爲一過自三十一文至六十文俱爲二過自六十一文至九十文俱爲三過也後俱倣此

欺隱人財物而人不生疑者曰暗盜一次爲二過二十文外

加一過

欺隱人財物恐人生疑而因賈罪於人者曰誣盜一次爲五

過

過

過

過十文外加一過

乘高荷取恃強輒取者曰挾威盜一次爲五過至十文外加

過

背欺私取恃智巧取者曰挾詐盜一次爲二過二十文外加

過

取窮迫人所有或患難人所遺者曰絕命盜一文爲一過且盜

兼殺過得

受人寄託代人買賣於中欺隱者曰典守盜一次爲二過二

十文外加過

欺隱家長管屬之物以及官府公物者曰滅倫盜十文爲一

過

盜名爲天地所忌且人之愛名更甚於愛財盜戒宜嚴

竊人之才能以爲己有如文章技藝非己所有據竊成名者明盜一次爲一過

暗盜一次爲二過事之大者如功名中已得名即累人失名過加三等

竊人之善以爲己有者如公善倡義自人目稱倡義自己者私善人本自出至誠口稱倡義之自我

若明盜一次爲二過暗盜一次爲五過

竊人之惠以爲己有者恩惠出之自人小事二過大事五過

人終不得自己或受其報者爲十過

竊人之功以爲己有者如醫藥謀小事五過大事十過人不

得自己享其利者爲二十過

凡報恩報怨假公濟私者小事五過大事十過

妄執邪見倡為異教惑眾取利者曰邪盜倡者五百過從者

百過天士大成青衣
白衣等類皆是

盜命盜竊之中恃有性命所關
者雖念不及此而過自重

謀人產業奪人生理者一事為五十過若係暗盜陰險特甚

應作百過甚者二百過致人失業困苦為五百過

盜人秘密訣法致人失業者小事十過大事二十過已享其

利者為百過

賣僮婢貪重利致不得所者曰坑陷盜一人為五十過

誘人嫖賭於中取利者曰極惡盜一次為百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以春方邪藥售人者曰蠱盜一次為五十過

以採戰邪術惑人求利者曰妖盜一次為百過

盜充無盜之跡有盜之心或無盜之
心類盜之跡者皆名之曰盜充

使用輕重戰秤大小升斗者曰市行盜一次為一過

搬搬卑幼盜廢家長財物者曰教盜一事為五過

喜人奢靡或搬搬人奢費者曰耗盜一事為一過

乞假用物遺候他處以致無還者曰懈盜一事為一過

無心誤取他人用物如夾帶
之類曰誤盜累人尋覓或致失事者

一次為一過

為人用財過於寬厚借人財物以邀結自己聲名者一次為

五過立意為人求名者免過如馮諼為孟
嘗焚券之類不當者一過

勸人淫祀以及祈禳者一次為二十過

勸人捨財非實落功德徒市一己聲名者如建鬼神
祠宇之類百錢為

一過以上三條俱曰偏盜偏執一己之
見故曰偏盜

規避差徭曰罔上盜一次為二過

博弄賭勝曰戲盜一次為二過前條戒中所列是指不賭
勝者說故過輕此指賭勝者

則名為博弄實則
賭具矣故過特重

撓和五穀曰明欺盜一次為一過酒中木布刮藥
等類俱可例推

用意探人隱微曰鬼伺盜一事為二過

倡義為無益事擾累地方者曰妄盜如高樓粉戲賽
神行會之類一次為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五十過更有私心於中取利者為百過

縱六畜食踐他人五穀墳墓者曰傷本盜五穀為生人之本
墳墓亦為水源木

本故曰一次為五過
不義中更兼不
仁過自不輕

買賣交易貪取便宜曰小兒盜一次為一過

誤得假銀復用於人者曰償失盜三十文為一過

教人燒煉鉛汞曰欺天盜一次為百過

見燒煉丹書不急焚毀曰遺害盜一書為十過名雖燒煉其
實用銅為之

者必遭天譴然世人為貪心所使見是
書而惑志者多故必燒盡以絕後患

盜原好奢好懶盜之原也
正本清源多在勤儉

飲食嫌惡薄衣服嫌樸陋居室嫌湫隘器用嫌粗惡俱以一

念爲一過

飲食必求肥甘衣服必求鮮麗居室必求堪爽器用必求精

具俱一念爲一過此未見於事爲

飲食嫌惡薄求肥甘費十文爲一過衣服嫌穢陋求華麗費

百文爲一過居室嫌湫隘求堪爽費千文爲一過器用嫌粗

惡求精良費百錢爲一過無力強費者加一等因之這要負

約者加二等

有食於人嫌其淡薄不成禮者一念爲一過

縱飲縱殮曰尙益俱一次爲二過縱飲至醉殮殮至傷爲五

過此謂日酒之爲禍殺盜淫三業皆因之益酒能亂性暴發貪食貪合於財則爲盜之原貪合於色則爲淫之媒曠生

道藏輯要

於基則爲殺之機欲戒三惡必先戒酒即不能絕亦務在節之毋爲所困可也

廢業遊閒一日爲一過

日中無故睡眠爲一過

賓客燕會崇尙奢靡一次爲二過甚奢爲五過若以奢靡驕

人者爲十過凡便飯過四盤宴會過八盤一席而山珍海錯無不備者皆爲奢靡

縱婦女置金珠艷飾一事爲五過所費以三十文爲一過

小兒衣袖帛一事爲五過非惟習奢抑且減福故宜重戒

縱婦女入廟燒香通僧尼往來者曰陰淫盜一次爲五過

置造戲具蕭笙絃牌之類小事爲十過大事爲五十過

於一切吉凶之禮作無益之費均以三十文爲一過

托節儉之說於父母四事供養不盡其誠一事爲十過甚者

爲五十過四事供養謂飲食衣服湯藥醫具也

爲人師者授藝不能盡心一日爲一過一切得人心力錢而

不實心爲人辦事者同論

虛稱奉教修功不辦實心克治者曰侮法盜一日爲一過

功例

捨財

愛其人而捨者曰捨如敬老慈幼愛有德有能一次爲一

功三十文外加功若趨炎附勢貪名利或貪結納者非功

憐其人而捨者曰悲捨如施乞丐救飢寒之類一次爲一功三十文外

道藏輯要

加功借以還世譽者非功

人受其惠已無所損者曰自然捨如爲人愛惜財物及拾遺還人之類每次爲

一功值百錢外加功

費心費力而不受謝者曰力捨如爲家送方力士効力或爲人謀事爲人息爭等類每

一事爲一功有成效者小事二功大事十功爲人暗墊以成

其事應補以息人事而事過無償不露聲色者曰暗捨一事

爲五功因之自矜者減一等十文外加功意有所爲者非功

設法廣募澤可遠布者曰法捨每一事爲五十功大事爲百

功極大事爲二百功貪名者功減二等

捐貲刊刻善書曰教捨費三十文爲二功

見人有急理可取而不取曰慈捨三十文爲二功意有所爲者非功

捨名

己有才能爲人盜竊不求表白者曰忘能捨一事爲一功人

有爲我表白者謀不受曰讓能捨一事爲五功

己有善行爲人盜竊不求表白者曰忘善捨一事爲二功人

有爲我表白者謀不受曰讓善捨一事爲十功

己有恩惠及人爲人攘奪不求表白者曰忘恩捨一事爲五

功人有爲我表白者謀不受曰讓恩捨一事爲二十功善大

小讓恩之功較之讓善更多者以人之情往往捨大而不能捨小也

人有盜行賈禍於我者甘受不白曰容過捨一事爲二十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七

張集三

無端受人誘毀反已自責自修不求暴白曰增進捨一事爲

十功

捨命

產業生理一切資生之事人有與我爭奪者讓之不較是非

不怨窮困曰安命捨一事爲五十功此指以命言若以大悲心

忘我窮困喜人得利者爲二百功若見得一切無常絕不關

心者爲五百功

忍飢而飯人忍寒而衣人傾囊而濟人曰忘命捨一事爲百

功小事如一飯亦作十功惟有爲者非功如菜色

不避艱難捐軀救人曰全身捨一事爲百功事非君親尚宜酌量或爲天下

利害起見方可爲此大事五百功

絕盜充

戕秤斗斛出入公平若肯吃小虧曰無形捨一次爲一功值

十文外加功

勸人節儉曰口舌捨一次爲一功

乞假人用物爲人細心愛護如期送還及借人牛馬爲之修

釘破損致註此字俱爲一功

不避差徭不避稅課俱一次爲一功

交易借貸不違要約必如期爲一功

租值出入稍存寬厚一事爲一功三十文外加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大

張集三

交易買賣貨真價實不攙和不虛誑一日爲一功

倡義禁止作爲無益擾累地方等事一事爲二十功如禁止

戲賽神行會元夜關若因爭名起見或因私忿起見者非功

焚燬一壞人心術書爲一功如燒煉方書

斥逐一強梁童僕爲十功別有所爲

誤得假銀即棄不用值三十文爲一功

謹守盜戒一草一葉不與不取一次爲一功如不告主人禁折花枝之類

謹盜原

飲食不嫌惡薄衣服不嫌樸陋居室不嫌湫隘器用不嫌粗

惡俱一念爲一功此爲初學言之也亦自見爲惡薄樸陋湫隘

不見爲惡薄模陋湫隘粗惡矣又從何處記功總之功過全在天理人欲交戰處定案人欲勝則爲過天理勝則爲功全盡天理功過二字俱可不立餘悉倣此

飲食衣服居室器用力堪垂撫而甘心淡泊節以施人存是

心者一念爲一功

有食於人或遇於淡薄不成禮心反慕樂豈其節儉者一次

篇一功

飲不求醉飯不求飽思天下飢者渴者虛已饒者

次爲一功

終日勤敏不致虛糜糜粟一且爲一功

食皇皇求利者非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丸

張集三

革一奢靡俗自爲十功並能化及他人爲二十功釀成風俗

爲一百項

勸一人勤儉作家爲二十功卽不聽從亦作一功

以勤儉教家子弟誨率家規一月不亂可作一功終歲不亂

可作十功

一切吉凶之禮不事虛文

類生子三朝薨月廿歲廣作湯餅之會之類事難枚舉全敦
在達者教本抑扶轉移風俗當思不止爲一身計方妙

崇儉樸一事爲十功

三戒淫○接遇惟禮忘男女相謂之戒行圓成戒行圓成

者得功名顯達報眷屬良報超越欲界得生十八梵

天報若辭心普證菩薩乘

淫婦有關名分者爲恨本取罪犯之不通懺悔必隨地微不在過例

恃財恃勢誘劫成淫情愛實輕者曰暴淫一人爲五百過僕

婦爲二百過

情好纏綿死生不解者曰痴淫一人爲二百過僕婦爲百過

本非有意境地偶逢彼此動情不克自持者曰冤業淫一人

爲百過婦爲五十過

既犯淫戒復對人言者曰淫二次爲五十過

錄

意有所求邪緣未集妄稱有私者曰妄淫一事爲五十過

近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邪淫實非情理然今世少年以惡爲能者往往有此故列以爲戒

淫婦女

暴淫一婦婦聞女爲千過惡不可追難計數曰千過者終辭也亦見其惡之出格而已必受

三途之報又何婢女爲五百過
功之可折除哉

痴淫一婦婦閨女爲五百過婢女爲二百過

冤業淫一孀婦閨女爲二百過婢女爲百過

爲孀婦閨女宣淫一次爲自過妄淫者加一等孀婦之名節獨重妄淫之

罪重燭

淫僧尼僧尼者爲破律儀亦名極本更罪惡世不解故復列此

暴淫一情尼爲無量過獄必受報

痴淫一僧尼爲千過必受畜生報

寵業淫一僧尼爲五百過

爲僧尼宜淫者爲二百過妄淫過同

淫娼妓

暴淫一娼妓爲五十過奪人所愛及淫器淫之類

痴淫一娼妓爲百過

寵業淫一娼妓爲二十過

宜淫爲五過妄淫爲十過不惟無耻且足導淫故過不輕

淫類

正色不節有非時非地者曰正淫正色之淫故曰正淫一次爲一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倚仗福財廣置姬妾曰縱淫一人爲五十過

愛妾棄嫡致嫡怨望曰偏淫一事爲十過致妾失禮於嫡一

次亦爲十過

談及婦女容貌妍媚曰擬淫一次爲一過

遇美色留連顧盼曰慕淫一次爲一過

無故作淫邪想曰造淫一次爲五過

夜起裸露小遺不避人曰獻淫一事爲一過

淫夢曰幻淫一次爲一過不自刻責反追憶其擬曰心淫爲

五過

淫媒

習學吹彈歌唱一次爲二過學成爲二十過

看傳奇小說一次爲五過

家藏存工冊頁一百爲十過

善戲笑一次爲二過非婦女前亦爲一過若以有心調笑者

爲十過戲笑爲淫媒之第一故當嚴戒

行立不端傾側取態爲五過非婦女前亦爲一過有心獻媚

者爲二十過

坐或傾側視或邪睨爲二過非婦女前亦爲一過若有意送

情爲二十過

非親姊妹手相授受爲一過有意接手心地淫淫者爲十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危險扶持者非過扶持時生一邪思仍作五過

途遇婦人不側避爲一過正視之爲二過轉側視之爲五過

起妍媚意爲十過

焚佩淫香一次爲一過

擅入人家內室及婦尼之門一次爲一過

交一嫖賭損友爲五十過嫖賭大過難好亦當絕

早眠遲起一次爲一過早眠遲起即有多淫之意

縱婦女艷粧一次爲一過治容誨淫所當深戒

看淫戲一次爲一過倡演者五十過

對婦女作調笑語雖非有意亦作五過前戲笑輕此調笑重若有意者

爲二十過

見婦女作調笑語不以正色對之爲一過因其調笑而起私邪之念者十過

對婦女極口稱贊其德性者非過極口稱贊其才能者一過

極口稱贊其女工者二過極口稱贊其智慧恩德者五過

在婦女前傳述邪淫事者一次爲十過有心欲動者爲二十過穢褻不堪者卽無心亦爲二十過惟辭涉勸戒言中能起人羞惡之心者非過

在婦女前吟咏情詩艷語者一次爲五過有心欲動者爲二十過贊歎情深語艷者爲十過惟語關勸戒者非過

十過贊歎情深語艷者爲十過惟語關勸戒者非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張集三

在婦女前談及巧粧艷飾與時樣花翠裙襖者一事爲一過

於婦女前多作揖遜謙恭者亦爲一過與婦女交接本屬非禮有不得已惟在率

直端莊修容非所宜也

功例

保婦行

畏已損名失德著力忍然拒奔者曰畏保一人爲五十功僕

婦爲百功過輕者功自重陰律然也

悲其貪欲失節而正色拒奔者曰愛保一人爲百功僕婦爲

二百功前條爲已此條爲人處心不同功亦有異

先事預防能使淫奔者無隙可乘曰無形保一事爲十功過

以禮事人以禮範身淫奔者曰無隙可入事非一端功宜從簡

捨財捨力悉曲全人節操者曰善保一人爲二百功僕婦功

同如勸人弗離婚及防範嚴整之類

保婦女行

畏保一婦婦聞女行爲百功婢女加一等

愛保一婦婦聞女行爲二百功婢女加一等

無形保一婦婦聞女行一事爲千功卽杜淫媒中諸條此指婦女有邪淫意者故功

重

善保一婦婦聞女行一人爲二百功僕婦婢女功同

保僧尼行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語

張集三

畏保一僧尼行爲百功

愛保一僧尼行爲二百功

無形保一僧尼行一事作五功

善保一僧尼行爲二百功

保娼妓行

贖一娼妓從良爲五十功有費以三十文爲一功另記

贖人贖一娼妓從良爲二十功

助人贖一娼妓從良爲五十功作妾者爲十功有費另記

守正不入娼妓家不與娼妓席一次爲五十功

平人將陷入娼妓家力爲救拔一人爲百功有費另記照三

功一

絕淫類

正色能節半月為一功出外者非功有違

使女姬妾遺嫁以時使之得所一人為五十功使女至二十

無出至三十

家規整肅上下和順妻妾無間一年為五十功

閨房之中不溺情而狎不執私而拘事事和順十日為一功

秉禮不輕入婦尼之門一次為一功

禁止婦女艷飾一事為一功不施脂粉不佩香囊不焚淫香

矢口不談邪淫事一次為一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禁止寺院作節守夜為十功

禁止弗演淫齣為十功

婚嫁擇德不擇貌為二十功

杜淫媒

家中不許吹彈歌唱一次為一功

焚毀傳奇小說一書為二功

行立必端視聽必正言語必莊俱一事為一功積久自然謂

功

遇婦女授受不親手一次為一功

聞婦女調笑語以正色應之一次為一功

十戒功過格

遇美色不留盼一次為一功

不看淫戲一次為一功

與婦女言貞節故事閨範禮法一次為一功

絕一便辟損友為十功

人有談淫賭佳趣者避之弗聽為一功若以正語問止之為

二功

三姑六婆禁弗入門一次為一功

兒女禁弗嬉遊諧笑一次為一功

不受婦女私贈一次為一功

不受婦女私托買賣一次為一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不私贈婦人禮物及有交際饋遺弗用婦人所需之物俱為

一功

四戒惡口○在在歡喜語語柔和謂之戒行圓成戒行圓

成者得人人悅服尊信報得大富貴報得生天報若慈

悲普愛亦得證菩薩乘

罵詈長關係君親不通懺悔不在

小辱其聲名者曰謾罵一言為二過

訐其陰私者曰痛罵訐人陰私短失令聞者一言為五過事

開淫盜為十過

辱其父母祖先者曰辱罵一言為五過

一一五五

願其死絕者曰咒罵一言爲五過

粗獷不堪者曰惡罵一言爲十過

嬉笑調嘲者曰戲罵一言爲一過

辭係恃強欺弱者曰侮罵一言爲一過

辭係幸災樂禍者曰笑罵一言爲一過

此指無心之口過言
心更出諸惡口當作
十過前條亦做此例

罵平等

謾罵者一言爲一過

痛罵者一言爲一過

咒罵者一言爲二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毛

張集三

辱罵者一言爲二過

惡罵者一言爲五過

戲罵者一人爲一過

笑罵者一人爲一過

侮罵者一人爲一過

笑罵侮罵有心
者過例照前

罵卑幼

謾罵者一人爲一過

痛罵者一言爲一過

咒罵者一言爲一過

辱罵者一言爲一過

惡罵 一言爲五過

戲罵侮罵笑罵重者爲一過

罵狀

高聲叫喊者曰躁急狀一言爲一過尊長加一等卑幼免過

凡云非過者不爲過也
云免過者姑恕之詞也

高聲喝叱者曰凌人狀一言爲二過尊長加二等十過卑幼

免過

捉撞拍椅者曰發狠狀一次爲二過尊長加一等卑幼免過

甚者爲一過

捶胸嘆氣者曰冤抑狀一次爲二過尊長加一等卑幼免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美

張集三

怒目突視者曰氣憤狀一次爲二過尊長加一等卑幼免過

掉頭不顧者曰輕棄狀一次爲一過尊長加一等卑幼非過

擲擲傢伙者曰俗惡狀一次爲五過尊長前加一等卑幼爲

一過

見卑幼咒罵可禁不替尊長咒罵可勸不勸者曰縱罵一次

爲一過

功例

愛尊長

遇冤抑平情理解曰順理愛人一次爲一功

遇橫逆笑受不較曰不恭愛人一次爲二功

遇冤抑橫逆自反自責曰克己愛人一次爲五功

見人失行婉轉勸教者曰訓導愛人一次爲二功

受誘受侮忍默不訴者曰忘形愛人一事爲五功

見不平事婉曲分解爲周旋愛人一事爲二功

愛平等

順理愛人者一次爲一功

不恭愛人者一次爲五功

克己愛人者一次爲十功

訓導愛人者一次爲二功

忘形愛人者一事爲十功大事加等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无

周旋愛人者一事爲二功

愛卑幼

順理愛人者一次爲二功

不恭愛人者一次爲十功

克己愛人者一次爲二十功

訓導愛人者一次爲二功

忘形愛人者一次爲十功

周旋愛人者一事爲一功

忍罵狀

罵狀即前稟急凌人發狠冤抑氣憤輕棄俗惡七罵狀也忍有二義一自忍其罵狀不敢或犯二忍人之罵狀不敢或怒也義以自忍其罵狀爲主

十戒功過格

於尊長前能忍諸罵狀一次爲一功

於平等前能忍諸罵狀一次爲一功

於卑幼前能忍諸罵狀一次爲二功

撫孤子待童僕能無怒狀復不縱弛者終歲爲五十功

忍人諸罵狀覺不動心者一次爲一功難忍處能忍爲二功

五戒兩舌○在在彌縫嫌隙處處消釋是非謂之戒行圓

成戒行圓成者得所作必成報得人天敬禮報得生諸

梵天報若慈悲大願巧利方便得證菩薩乘

唆所愛惟偏愛生奸者巧爲提醒不作過論

有是情而粧點以甚之者曰粉飾唆一事爲一過已甚者爲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辛

二過

無是情而捏造者曰誣唆一事爲五過

彼此構鬪者曰反覆唆一事爲十過

似舉其人而細中所忌者曰刁唆一事爲五過以上泛指人處人姻娣甥姪生徒僕妾之間爲粉飾唆者一事二過爲誣

唆者一事十過爲反覆唆者一事二十過爲刁唆者一事十

過因唆成鬻者統爲五十過

唆所辱惟道異端邪說者力爲開導不在過例

粉飾唆者一事爲一過

誣唆者一事爲二過

一一一五七

反覆咬者一事爲五過

刁咬者一事爲五過以上泛指人

處人三黨尊親及嚴師憚友之間爲粉飾咬者一事二過爲

誣咬者一事五過爲反覆咬者一事十過爲刁咬者一事十

過因咬成瘡者統爲二十過

咬所親惟親好惡無類者善爲勸戒不作過論

粉飾咬者一事爲二過

誣咬者一事爲五過

刁咬者一事爲五過

反覆咬者一事爲十過以上泛指人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處人父子兄弟夫妻妯娌之間爲粉飾咬者一事五過爲誣

咬者一事十過爲刁咬者一事十過爲反覆咬者一事二十

過因咬成瘡者統爲百過

咬隱違咬必有隱情過實惡情爲輕重

假托腹心意在逢迎者曰誦咬一人爲十過一人指所咬之人

心懷仇怨假咬以洩其憤者曰仇咬一人爲二十過

人本有隙咬以甚之使結仇成訟因而取利者曰貪咬一人

爲五十過

別無所爲因人喜怒而順其情以爲之毀譽者曰便咬一人

爲二過便咬意即誦咬而情稍輕

已有嫌隙反咬其所親所愛者使之成隙以爲快心者曰反

咬如與其父有隙反於父前咬其子一事爲二十過

妬人得寵咬以間之希已得寵者曰妬咬如已爲次子父愛

之有間莫不愛一事爲十過

咬類

聞有嫌怨人語無心中偶向其人之前泄之爲一過聞有謀

害人意未必有偶於其人之前洩之爲二過人有謀望不成

未知阻撓屬誰而我偶向其人說明者爲一過

人之子弟偶爲不善如嫖賭深自愧悔復於其父兄前揭揚

其不善者爲二過若不知愧悔當常自白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有無心之言適中有心之聽者此言確有根據爲一過若此

言漫無根據全屬不稽者爲五過

是非之言出自婦人之口者傳述之雖無害亦爲一過

容使女僕婦搬運是非一事爲二過家庭之禍多始於此故過獨重

閒談人是非論人短長即無關係亦爲一過

功例

全所愛

爲一人隱惡使怨者不怨曰獨力周旋一事爲一功

彼此交爲隱惡使全舊好曰兩面周全一事爲二功

人有嫌怨曲爲解釋及有咬搆者善爲開導曰四面周全一

事爲五功

本無惡意人或懷疑者力爲表白曰明周全一事爲一功
兩有嫌怨巧使投合者曰暗周全一事爲五功甚者十功極
甚者二十功

彼欲中此而不覺不發彼隱而自能令此不爲所中曰巧

周全一事爲十功大事五十功大事如身家所關者以指親朋之泛常相愛者

處人姻婿甥姪生徒僕妾之間爲獨力周全者一事二功兩

面周全者一事五功四面周全者一事十功明周全者一事

二功暗周全者一事十功巧周全者一事二十功

全所尊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獨力周全者一事二功

兩面周全者一事五功

四面周全者一事十功

明周全者一事二功

暗周全者一事十功

巧周全者一事二十功

處人三黨尊親嚴師憐友之間爲獨力周全者一事五功爲

兩面周全者一事十功爲四面周全者一事二十功爲明周

全者一事五功爲暗周全者一事二十功爲巧周全者一事

五十功

十戒功過格

全所親

獨力周全者一事爲五功

兩面周全者一事爲十功

四面周全者一事爲二十功

明周全者一事爲五功

暗周全者一事爲十功

巧周全者一事爲五十功

處人父子兄弟夫妻姻婭之間爲獨力周全者一事十功爲

兩面周全者一事二十功爲四面周全者一事五十功爲明

周全者一事十功爲暗周全者一事五十功爲巧周全者一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事百功

杜咬隘

立心正直略無詭曲遇有是非力爲排解者一事爲一功大

者爲五功

立心慈悲素無仇隙遇有是非力爲排解者一事爲一功大

者爲五功

不爲名不爲利好爲人解紛息爭者一事爲二功以上俱指口舌解紛

不指成

立心謹慎語不輕出一事爲一功此指欲言而忍默者

和一團息一訟易爲力者爲五功難爲力者爲十功事關骨

肉至戚者和闢爲二十功息訟爲五十功

絕咬類

聞人嫌惡人語譏誚人語隱諱不宣者一功善言勸戒者二

功

聞人有仇恨人意仇恨人語善爲解釋者一事二功人有謀

望或者從中阻撓力爲勸諭更不洩其阻撓之意者爲五功

不聽刁唆自和朋舊一事爲五功

不許婦女談論他人是非一次爲一功

不許婦女小兒僕婦使女告惡嫌惡傳述是非俱一次爲二

功不許者凡有告惡傳述者必斥責之正教之是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不竊聽人私語一次爲一功

不窺人私書一次爲一功

六戒綺語○卽溫聽願必敬必恭謂之戒行圓成戒行圓

成者得多人恭敬報得威權赫奕報得生諸梵天報若

大悲平等不敢輕視一切眾生得證菩薩乘

戲笑但笑而不言以示意者爲戲笑

見人失遂而戲笑者一次爲一過

失遂如人傾跌失物染汚之類

見人禮貌語言失錯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形貌不全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爲不務本業事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爲剛戾不仁事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自稱才智技能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自舉德望矜功功能而戲笑者一次爲二過

見人受屈辱而戲笑者一次爲五過

見尊長有失而戲笑者一次爲五過

戲調言不正出以戲調者曰戲調

見人失遂反稱得意者如人傾跌曰好是也一次爲二過

見人禮貌語言錯失反稱正如是者如稱家父曰一事爲

二過更或效之致他人笑者爲五過

見人形貌不全反稱甚好者如對秃者言皆得髻頭等之類一言爲二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見人爲不善事反稱蒙譽者一言爲五過

見人自稱才能自舉德望願其詞而甚之以爲調者一言爲

二過逆其詞而折之以爲調者一言爲五過見尊長有失而

戲調者一言爲十過

戲嘲以戲語爲戲嘲彈者曰戲嘲

嘲人失遂一次爲五過

嘲人禮貌言語失錯一次爲五過

嘲人形貌不全一次爲五過

嘲人不務本業事一次爲二過

嘲人爲不善事一次爲二過關淫盜者爲十過

嘲人受屈辱者為二十過能受屈辱是大善事是大善人反謂嘲之恐敗其德故過特重

嘲人自譽才能德望者一次為五過

嘲及門長者一次為二十過

戲謔相與不論辱人求勝為戲謔

稱人諱名一次為一過造人諱名一人為五過因而其名大

彰不得沒者為二十過

以人妻子眷屬為戲謔者一次為十過

子前嘲其父父前嘲其子夫前嘲其妻妻前嘲其夫以及翁

婿甥舅之前互相調嘲者一事為五過

以閨閣事相戲謔者無關係為五過有關係為五十過無關係如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卷三

張集三

嘲人懷內之類有關係如嘲人外遇之類

戲謔及鬼神者一言為十過

戲謔及古人者一言為五過

戲謔及聖賢仙佛者一言為二十過

戲謔及經書者一言為五過

以畜比人以後方口俱一言為一過

戲筆安持文藻戲弄筆墨曰戲筆

刻意形容醜事事涉古人為一過事涉今人為二過晉魏古

人成案如武王非聖人論之類一事為一過

戲作詩歌嘲笑古今人物一事為二過

戲作妖艷傳奇一書為五十過

欺人不知於贈送詩文中暗為嘲笑者一事為十過造人揭為二十過

批評傳奇小說戲謔才子佳人與邪盜奸淫之事以炫人心

志者為二十過

纂集古今戲說文詞一卷為五十過

纂集古今情詩艷語一卷為五十過

纂集古今男女私情事蹟一卷為五十過

錄淫艷之詩一首為一過

造一風情語作一淫豔詩俱為五過留連歌詠古今閨怨情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卷三

張集三

詞一次為一過

功例

禮敬未及慰撫規勸何以克懲體敬心起肅恭執者曰體敬

見人失遂肅然起不安意一次為一功

見人體貌語言失錯不失恭敬者一次為一功

見人形貌不全怒焉生悲者一次為一功

見人受屈辱而肅然起敬者一次為一功

見人自譽我敬不懈者一次為一功

見卑幼有失仍不失敬者為二功

敬慰善慰人必示於敬不使人必愧

見人失迷以好言撫慰之一次爲二功

見人禮貌語言失錯善言教正之一次爲二功

見人形貌不全者善安撫之扶持之如孔子訓師見一次爲二功

二功

見人受屈辱者撫慰之贊揚之一次爲二功

見卑幼有失善爲教導不以笑傲待之一次爲二功

敬勸勸人必本於敬方能感人若有

見人好賭委曲勸止之爲一功若聽從爲二十功

見人好嫖委曲勸止之爲一功若聽從爲二十功

勸人務本業爲一功聽從爲十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勸人勤讀書爲一功聽從爲十功

勸人孝悌爲二功聽從爲五十功

勸婦人孝翁姑敬丈夫和妯娌俱爲二功聽從俱爲五十功

勸人天倫眷屬和睦爲二功聽從爲二十功

勸人弗圖報爲一功聽從爲五功

勸人弗爭訟爲一功聽從爲十功

勸人樂善好施爲二功聽從爲二十功

勸人弗奉淫祀爲一功聽從爲五功

勸人弗作爲無益爲一功聽從大事二十功小事十功如演

戲迎神接聖地方等事小事
如博弄吹彈賭博失業等事

勸人捐銀小念爲一功見從爲五功利大仇不

勸人敬惜字紙五穀見從爲一功可捐無可勸

勸儒者弗謗仙佛釋道弗誹儒修爲一功

敬筆

刻意形容善事涉古人爲一功事涉今人爲二功勸古人

成案確能爲古人雪千百世之冤者一事爲十功

敬作詩文贊揚古今忠孝節義人物一篇爲二功

爲孝悌節義人立傳形容極肖可以風世者一篇爲五功

作詩歌贊揚人善事一篇爲一功

作詩歌道釋精微難可以風世者一篇爲一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三

張集三

作詩歌道福善禍淫足以勸懲千百世者一篇爲二功

纂錄善書一卷爲二十功

纂錄經書深入理趣足開後學正法眼者一卷爲五十功但

纂錄人餘唾別無心得者亦作五功

實存心得作爲咏歌以自寫其性情足使後學讀之欣然有

會於心理之同者一篇爲五功

敬作惜字放生戒淫戒賭等文傳世一篇作十功

七戒妄語○念心誠言言篤實謂之戒行圓成戒行圓

成者得廣長舌相報得天人敬信報得統理民衆報得

生梵天報若不欺本之大悲證菩薩乘

習妄本無所為以習慣故

指有言無指無言有見言不見不見言見事無關係者一言為一過

得言不得知言不知意在自諫者非過意在其人為不足與言為一過此指可與言者說若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為失言矣

心忙言暇心暇言忙常致誤人誤己心本忙也而說無事常為閑人竊聽而誤已事於我者不敢啓齒而誤人事無誤者為一過有誤者為二過

過事大者為五過

飢言不飢寒言不寒渴言不渴未飽言飽未醉言醉俱為清俗匪情統作一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聖

張集三

心知其是順人說非心知其非順人說是雖無關係亦作一過

過論人者說非作二過誣人說是問可免過然不可免僅作一過大奸惡論事者必有關係當辨論小事五過大事加等妄及君親不分論人論事大事小統作十過凡一切妄語在君親前者照原格加一等

輕許誓願力不能成輕約重信勢不能踐者一言為五過

輕議朝廷政治得失一言為二過

妄談官府是非一言為二過

妄談神怪為一過

妄談亂為五過

十戒功過格

事非目擊摺述傳說之言者雖無關係亦作一過有關係者作五過大事十過

為人妄

舉人失實意在薦引斯人為一過薦引非過安與則亂聽者之聽故過不概免

舉人失實意在形人之惡者為二過舉彼之善形此之惡人以為巧而不知陰律實不能意在反形其人之惡者為十過假如甲有私怨於乙其待甲之不與此小人尖劣之尤

舉人失實意在得斯人之歡心者為五過引為黨援互相標榜者為十過

毀人失實無仇者一言為二過有仇者一言為五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聖

張集三

逢迎人意而顛倒是非違逆利害隨順撓撥者一言為五過

人或受害小害二十過大害五十過人或遂非小節二十過大節五十過後二條俱做此

鄙薄斯人不與正語或是非或利害違心妄應一言為二過

人或遂非受害例準前條

憎惡斯人而是非利害故為誣妄者一言為五過人或遂非受害過準前條

妄說機祥以迎人意者一言為五過意有所貪求者加一等

凡妄說災禍以恐嚇人者為十過意有所貪求者加一等如師利之類

爲己妄

爲己妄語有罪惡極者悉入身三惡內口業本微故大者不列

自知過悞飾詞遮掩者小事一過大事五過父師前爲十過

造言自譽爲五過自爲薦引者爲十過

造言惑眾以博廣聞一事爲五過

假托鬼神惑人求利

師巫邪道與作淫祀過業最重

甚者爲五百過小事亦

作五十過

假托術數誣人取利一事爲五過

相卜星相之類

賄托薦引一事爲五十過

士習卑劣貪緣特其不如陰律鑒別極嚴

謬托與聞達人交往冀取名利一言爲十過

誑騙人財應作百過

自炫才能震驚愚眾

前造言自譽是僞托他人之言此則自誇自炫也

一言爲十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聖

張集三

一切施惠於人之事所費本少而說多用力本易而說難俱爲一過

詩書文藝強不知以爲知疑誤學人者一次爲一過義理是

非強不知以爲知疑誤學人者一次爲五過誤及人之終身

者爲百過

交妄

一切交易買賣以賤稱貴以貴稱賤以多言少以少言多以

重說輕以輕說重爲一過

僧道行法如做戲世人請僧道行法亦如做戲彼此均無實

心虛費錢財僧道齋主俱作五十過

功例

除積習

直口直心畧無隱覆回曲一事爲一功難者加一等事有當

誠讓者言必遜順一次爲一功

誠實爲人

爲人隱惡人或問及妄言不知是功非過小事一功大事二

功

若故飾詞遮掩則欺所問之功人自當作過律云不知爲當

爲人揚善言可激切事難過實則實則非功不過實

者一事爲一功

愛憎取舍一出至公言語應酬畧無虛謬一事爲一功若有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聖

張集三

所疑而未能決者亦當實言不知亦爲一功

是非利害直據己見而婉爲商確不以好惡易其心一事爲

一功所見不的弗執己見虛心察理一事爲二功

誠實爲己

不求名利但求無欺不顧利害止惡一有則有無則無實

則實虛則虛一事爲一功

不欺己短不炫己長惟求實得不假虛名一事爲二功

財利功名安分聽命苟有私徑負緣絕之弗與爲二百功

一言一動一舉念親筆直書畧無隱諱則可告親知幽可告

鬼神一月無僞爲十功有一言一念隱諱者非功

善方便

逼人邪心說說可危之境放人善念說言可樂之情是功非過邪過善皆俱作五功大事十功

激勵鼓舞善假機權誘掖獎勵得大方便成一人善行者為五十功鼓舞多人者為五百功

憂疑患難之中以權詞為撫慰者為一功

空談性命者與之言利濟實行事務有為者指專以禮儀講造寺塑像以為功與之言心性根源一次為一功

八戒貪○無一毫愛慕無一毫執著謂之戒行圓成戒行

圓成者得一切人世苦樂不能動報得生不還天報若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望

張集三

大悲智慧普棄一切卽證菩薩乘

貪名人所最難打脫者惟名故以名為貪之首戒

失時不能淡忘者曰懊惱貪一念為一過

得時作得意想者曰自滿貪一念為一過

未得有意求得者曰患得貪一念為二過

未失恐其或失者曰患失貪一念為二過

既失鬱結煩懣或生怨尤者曰有憂貪言因一貪別生罪過憂延不已最難掃除

一念為五過

既得欣幸希冀更生不足者曰無厭貪一念為五過

己有不肯與人者曰慳貪一念為五過

十戒功過格

挾有傲人者曰驕貪一念為五過

欣慕人有者曰愛貪一念為五過

嫉妒人有者曰妒貪一念為十過

因愛生求因如生枝者曰惡貪一念為二十過

一貪未息一貪又起者曰循環貪一念為十過

不關境遇無端忽動可欲者曰夢想貪一念為五過

貪利名利清利已濁利較名當加一等

懊惱貪者一念為二過

自滿貪者免過自知足之心也

患得貪者一念為五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哭

張集三

患失貪者一念為五過

有憂貪者一念為十過

無厭貪者一念為十過

慳貪者一念為二過

驕貪者一念為十過

愛貪者一念為五過

妒貪者一念為二十過

惡貪者一念為五十過

循環貪者一念為二十過

夢想貪者一念為十過

貪愛逸不貪名利必貪安佚人情也過直從輕

慳吝貪者一念爲一過

自滿貪者免過安佚而自滿宜作功論但見爲得意仍屬貪心

患得貪者一念爲二過

患失貪者一念爲二過

有憂貪者一念爲五過

無厭貪者一念爲五過

慳貪者一念爲一過

驕貪者一念爲一過

愛貪者一念爲二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畢 張集三

妬貪者一念爲十過

惡貪者一念爲二十過

循環貪者一念爲十過

夢想貪者一念爲五過

貪利義衣服飲食居處妻妾之類俱爲利義貪及利義與勢力益鄰附矣過宜從重

懊惱貪者一念爲二過

自滿貪者一念爲一過

患得貪者一念爲五過

患失貪者一念爲五過

有憂貪者一念爲十過

無厭貪者一念爲十過

慳貪者一念爲二過

驕貪者一念爲十過

愛貪者一念爲五過

妬貪者一念爲二十過

惡貪者一念爲五十過

循環貪者一念爲二十過

夢想貪者一念爲十過

貪勢力爵祿威權車馬僕御之類俱爲勢力

懊惱貪者一念爲二過

道藏輯要 十成功過格

吳 張集三

自滿貪者一念爲二過

患得貪者一念爲五過

患失貪者一念爲五過

有憂貪者一念爲十過

無厭貪者一念爲十過

慳貪者一念爲二過自勢力不肯分人可無肆橫之患但本原出于慳貪亦不得爲無過

驕貪者一念爲十過

愛貪者一念爲五過

妬貪者一念爲二十過

惡貪者一念爲五十過

循環貪者一念爲二十過

夢想貪者一念爲十過

功例

忘名

不見可欲曰渾忘常得此心爲無量功

漠然無所動于其中非德成者不能故功

量爲無

亦見可欲而不動心者曰淡忘常守此心爲二百功

見可欲亦動心而能強制之者曰守忘一事爲十功

憶前期後欣戚紛擾中一念正見現前諸紛擾一時解釋者

曰遺忘一事爲五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巽

張集三

可欲者當前一時不能強制又不能排遣另尋一瀟灑事以

當之如十友五曰遷忘一次爲一功

忘利

渾忘者爲無量功

淡忘者爲五百功

守忘者一事爲十功

遺忘者一事爲五功

通忘者一次爲一功

忘安佚

渾忘者爲五百功

十戒功過格

淡忘者爲二百功

守忘者一事爲十功

遺忘者一事爲五功

通忘者一次爲一功

忘利義

渾忘者爲二百功

淡忘者爲百功

守忘者一事爲五功

遺忘者一事爲二功

通忘者一次爲一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辛

張集三

忘勢力

渾忘者爲百功

淡忘者爲五十功

守忘者一事爲二功

遺忘者一事爲二功

通忘者一事爲一功

九戒瞋○心地平等念念慈悲人不見有賢愚境不見有

順逆者謂之戒行圓成戒行圓成者得歡喜自在報得

事事如意報得人天敬禮報得生不還天報若慈悲普

愛證菩薩乘

二一六七

瞋人

因公起瞋者曰公瞋一念爲一過

因私起瞋者曰私瞋一念爲二過

不見詞色者曰暗瞋一念爲一過

稍露詞色者曰現瞋一次爲二過

色笑如常胸中常有隱憾者曰鬱瞋暗瞋指一時一事一言鬱瞋指久遠言一日

爲五過

一接遇突生怒意者曰暴瞋一次爲五過

一瞋後怏怏不忘者曰長瞋一日爲五過

瞋而復喜喜而復瞋者曰亂瞋一次爲五過

道藏輯要

上戒功過格

至

張集三

瞋時遇可喜事不能化解者曰固瞋一事爲十過

本無可瞋無故怏怏不遂者曰業報瞋一日爲十過凡犯此瞋者必

有惡業將見惡報矣故曰業報瞋

境過事移提起復瞋者曰藏瞋一次爲十過

瞋此人波及彼瞋彼人波及此者曰蔓瞋一事爲二十過

往往遺忘一時盡憶者曰決瞋若水之決者一事爲二十過

瞋積不休轉成毒恨者曰蛇蝎瞋一事爲五十過

怒氣突發不可控遏者曰豺虎瞋一次爲五十過

氣填胸臆幾不欲生者曰死瞋一次爲五十過

瞋事

公瞋者一念爲一過

私瞋者一念爲一過

暗瞋者一念爲一過

現瞋者一次爲二過

鬱瞋者一日爲五過

暴瞋者一次爲五過

長瞋者一日爲五過

亂瞋者一次爲五過

固瞋者一事爲十過

業報瞋者一日爲十過

道藏輯要

上戒功過格

至

張集三

藏瞋者一次爲十過

蔓瞋者一事爲二十過

決瞋者一事爲二十過

蛇蝎瞋者一事爲五十過

豺虎瞋者一次爲五十過

死瞋者一次爲五十過

瞋境人事有可瞋之理境遇無可瞋之情過故獨重

公瞋者一念爲一過

私瞋者一念爲五過

暗瞋者一念爲五過

現順者一次爲五過

鬱順者一日爲十過

暴順者一次爲十過

長順者一日爲十過

亂順者一次爲十過

固順者一事爲二十過

業報順者一日爲二十過

藏順者一次爲二十過

蔓順者一事爲五十過

決順者一事爲五十過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五

集

蛇蝎順者一事爲百過

豺虎順者一次爲五十過

死順者一次爲五十過

功例

悲人

於怛怛拂鬱之時一念正見現前思其無知作惡甚爲可懼

者曰求悲一念爲一功

不見可悲恆見可惡而強起悲憫之心者曰法悲悲乃治嘔之法故曰

法一念爲二功前用思維此則不用思維強之即是故功加倍

亦見可惡轉而生悲者曰智悲一念爲十功功夫精熟故功從重

十戒功過格

不見可惡祇見可悲者曰大悲一念爲百功

一切憂天憫人之意無礙光風霽月之懷者曰體用全悲至

此爲無量功聖人德品菩薩深心何功可言

悲事

於怛怛拂鬱之時一念正見現前思其無知作惡甚爲可懼

妄見業難消者曰求悲一念爲一功

法悲者一念爲二功

智悲者一念爲十功

大悲者一念爲百功

體用全悲者爲無量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五

集

悲境

於怛怛拂鬱之時一念正見現前思其無知作惡甚爲可懼

花漫無根緒世人迷誤妄爲執着者曰求悲一念爲一功

法悲者一念爲二功

智悲者一念爲十功

大悲者一念爲百功

體用全悲者爲無量功

十戒癡○心體如太虛孤月朗朗無翳者謂之戒行圓成

戒行圓成者得人天敬禮直超色界歸法性上證菩薩

乘

痴憶不忘往事

不窮理不達事過去悲愉戀戀於中者曰頑癡為百過

窮理達事亦知戀憶之非而心地終搖搖不甯者曰習癡為五十過

五十過

自咎妄憶之非而不能斷決者曰忍癡為二十過

一時了悟意空轉眼復憶者曰復癡為十過

疑執妄執當前

不能窮理達事現前欣戚執滯不化者曰頑癡為百過

亦能窮理達事而執見終不能化者曰習癡為五十過

自咎其痴而不能斷決者曰忍癡為二十過

道藏輯要

十成功過格

五

張集三

一時了悟境空轉眼復執者曰復癡為十過

知逆妄意將來

不能窮理達事未來禍福預為逆料致心境搖搖者曰頑癡為百過

為百過

亦能窮理達事而逆意未忘者曰習癡為五十過

自咎其痴不能斷決心猶懸懸者曰忍癡為二十過

一時了悟意止轉眼復逆者曰復癡為十過

癡空

有時憶往逆來有時執化空立者曰擾亂癡為百過

念無起處昏沈欲睡者曰幽暗癡為二百過

遊心廣漠漫無歸着者曰虛明癡為五百過幽暗痴癡可藥虛明痴最難醫

宜着力破之

功例

了憶

事過即忘不懷恩不念怨不戀順境不悲逆境者曰業了為百功

百功

隨境生心境過心空者曰意了為二百功

無古無今無過去無現在一念總持不動不變者曰法了為五百功

了執意中功德難以計數約畧為格弗可拘泥

了執

道藏輯要

十成功過格

五

張集三

貧富同觀貴賤平等大處不試者曰達了為百功

順逆無常死生瞬息看人世之欣戚悲愉如流水如浮雲了不可執者曰能了為二百功

即境安心隨分得已一切可着一切無着者曰真了為五百功

功

了逆

看一切因緣果報皆為妄作妄受不但惡因惡果為妄作妄受即善因善果亦為妄作

妄不可窮詰了無攀援者曰見了為百功

無過去無未來一息可以千古萬劫不離一息者曰行了為二百功

二百功

了空

不見有往不見有來昭然獨覺者曰心了爲五百功

一念既空萬緣而一念曾未忘眾生爲境不落空

一念既空萬善而一念曾不捨慈悲爲行不落空

一念無始無終滅生滅相而一念實能應感一切無遺漏因

爲心不落空俱爲不可言說不可言說難思議功

道藏輯要

十戒功過格

著

張集三

警世功過格

警世功過格

孚佑上帝純陽呂祖天師示定

求心篇

孚佑上帝曰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月心之邪正如日之升沈日升沈而晝夜分心邪正而人鬼判故心者萬善之源而百行之所由出也儲曰正心道曰存心釋曰明心心正則不亂心存則不放心明則不蔽三教一理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之心若亡羊然盡歸而求之求心之道無他屏諸幻想除諸惡念獨置力於倫常而已茲屏諸幻想則心存除諸惡念則心明置力於倫常則心正而不亂聖賢仙佛不外是矣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著

張集三

至於屏除諸力之道則在擇善而固執之耳擇善之道必本倫常然必心中清淨無一毫雜念火氣不生在在歡喜自然心不忘親常存敬愛推之五倫莫不皆準常想聖賢之言潛心理會每聞父師之訓敬凜奉持見聖賢經傳格言爽然於目見父母手澤口澤惕然於衷見人善行聞人善言生企慕心見人惡事聞人惡言生警省心聞淫褻語而不移見好子女而不惑當喜知節當怒知懲念在茲與人爲善與人有怨輒思其好處以釋之中心有憾輒思已過處以寬之人以非禮相加無心報復人以巧機操奪無心好還靜籌人託以期踐言靜思人恩以圖報稱處繁華中有恬淡心處貧賤中無怨尤心見人失意生悵

惻心見人得意生歡喜心見人才高生欽服心見人饑寒生憐
惻心見人勤勞生體恤心見人謬悞無非笑心見人珍異無倖
得心見人富貴無驚慕心不因勢力而生趨附心不因衰落而
生厭薄心不因貧乏而生苟且心不因急迫而生險詐心見老
成而生敬見道德而知尊見人愚頑無禮而不怨見人飲啖過
節而不憎聞人言語無稽而不厭聞人虛聲恐嚇而不驚見人
有功恆思所報見人有過恆想其難聞人有善而不疑聞人有
惡而莫信引過歸己推善與人受橫不嘆受謗不辨居常省過
行則闕疑久久變化氣質歸於純粹方寸之內有如冰雪舉念
之間無非忠信上焉可以入道成真而證果下焉亦長保其福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之三

張集三

祿而蔭及子孫矣苟或祭先不敬事親不誠父師教誨口應心
違父母家庭心疑偏愛兄弟叔姪有欲而憎天地鬼神臨財不
畏聞善知悅過後即忘起念為善未幾即忘聞人有善心疑不
信聞人有惡心信不疑見方正而不恭對老成而多慢心欲勝
人時生忿怒心惟利己時生嫉妬學未成而自負事已悞而自
寬艱難輒起怨尤富貴便生驕泰心圖人物而口卻支吾心服
其人而口偏強借財不得遂若仇讐欠債不還反生怨恨才
不及其八而故欲傲之識不逮其人而故欲非之心知自錯而
怙終心議其非而面諛淫念貪念惡念嫉妬念媚世念輾轉不
除忿心躁心傲心不平心陰賊心循環不已所謀未善反恨人

之不從作事多乖卻怨人之不川見好子女輒生意惡問婦人
聲便爾心移作計欺公起心害眾常懷陰險自作聰明在在憎
嫌時時懷惱凡若此者事雖未彰於言行心先觸怒於鬼神罰
在其身毒流孫子嗚呼善惡之分如絲染皂善惡之報如影隨
形苟改過以為良亦從凶而反吉倘執迷而不悟終怙禍而遭
殃然而善惡心生吉凶心召禍正其心則無過而非善矣苟求
其心則無過而非正矣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於斯靈樞經曰知
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覓所謂要者行住坐卧常
想此心在腔子裏自然雜念不生自然舉念皆善天地鬼神交
相保護凶妖惡皆無自而干矣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本

張集三

例言

功格

意善 計五十六則

語善 計三十九則

行善 計七十二則

過格

意惡 計五十九則

語惡 計五十七則

行惡 計一百二十一則

凡諸過惡而能改行遷善者其功十倍

凡欲力行功過格者須將此冊存於案頭另立一簿以計
功過每舉一念發一言行一事自揣是善是惡即查冊內
功過多少逐日逐款挨登簿內每月結算將功折過功過
多餘載入下月毋矜功以自欺毋掩過以自恕初或過多
功少繼而功過相等行之既久則舉念皆善雖此格亦無
所用之則功成而善根深矣其福報豈可量哉

功格

意善

心中清淨無一毫雜念一日十功

心不忘親常存敬愛一日十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全

張集三

常懷與人為善之念一日十功

火氣不生在在歡喜一日十功

常想聖賢之言潛心理會一日十功

起一念如天地鬼神鑒臨其上一事十功

聽父母教誨誠心歡喜敬凜奉持一日一事一功

變化氣質歸於純粹千功

聞淫褻語而不動心五功

見好女子而不動心五十功

見人善行聞人善言生企慕心一功

見人惡行聞人惡言生警省心一功

靜思人惡以圖報稱三功

靜養人訛以期無負十功

常怒知微十功

常喜知節三功

處繁華中有恬澹心五功

處貧賤中無怨尤心一日一功

人以非禮相加無報復心一事十功
事大加等

人以巧機撓奪無爭執心一事十功
事大加等

與人有怨輒思其好處以釋之十功

心中不平輒思已過處以釋之十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全

張集三

見人失意生悵惻心一功

見人得意生歡喜心三功

見人才高生欽服心一功

見人飢寒生憐惻心一功若能周濟
算錢記功

見人勤勞生體恤心五功

見人謬誤無非笑心一功若能真誠
指教十功

見人珍異無倖得心一功

見人富貴無墮慕心十功

不因勢利而生趨附心三十功

不因衰落而生厭薄心五十功

不因貧乏而生苟且心一日十功

不因急迫而生險詐心三十功

見老成而生敬三功

見道德而知尊五功

見人愚頑無禮而不怒三功

見人飲噉過節而不憎一功

聞人言語無稽而不厭一功

見人有功恆思所報五功

見人有過恆想其難十功

聞人有善而不疑一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二

聞人有惡而未信五功

受橫不嘆十功至五十功

受謗不辯十功至五十功

引過歸己十功至百功

推善與人十功至百功

時時警惕如對大賓一日十功

行則闕疑五功

居能省過五功

受一逆耳言五功至五十功

人若過譽愈知警省五功

人若趨承愈行謙抑五功

世態炎涼不以介意一功

一日間無疾言惡色一功

待僕婦可怒不怒一功

語善

勸止一切害人之事十功至千功

勸化一人成德二百功

勸化一人向善常人三十功士人一百功官長五百功

勸化一家勤儉百功

勸化嫖賭奢淫一人回心百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三

勸止一人賭五十功

勸止一人嫖五十功

勸止一人墮胎二百功

勸止一人溺女五百功

勸一人孝不從十功從者百功改者千功

勸一人悌不從十功從者三十功改者百功

勸化人倫理親戚間和合百功

勸化人夫妻和合百功

勸化人弋獵屠釣回心不從一功從者十功改者百功自行弋獵而能

改者
千功

白一人冤五十功至二百功

揚一人善一功至五十功

掩一人惡十功至五十功

勸息人訟十功至五十功

勸息人爭五功

勸息人怒三功

以上三事關係彼家倫理骨肉者功倍之

見人躁妄勸令柔和不從一功從者十功改者五十功

逢人說正心誠意之道

一事十功能化一人改行入道者一百功

調停內外骨肉和睦五十功

發一至德言五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全

張集三

薦引一有德人五十功至百功

勸阻為非五功至五十功

善言教誨妻妾子弟奴婢一事一日一功

人所不知作方便語五功至五十功

凡人有問皆以直告不隱不欺一功至五功

人問路覓宿不憚細說一功

不妄語一日五功

能簡默一日三功

止人談閑論名節事三十功

見人毀謗聖賢以理勸止十功

警世功過格

見播人惡勸而止之三功

逢人說果報格言一事一功

作勸善格言一句一功

教人治家保身一事一功

見人驚憂善為勸解一功

行善

立法倡善濟眾

如常平倉育嬰堂養濟院通水道開義館義莊之類利及一人為一功

救一無罪人命五百功

完一婦女節

拒色是也如係處女婦結尼姑功尤倍若婦人守志我為區畫保全亦是五百功

延一人子嗣

為年老人娶妻生子之類五百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全

張集三

拾取寶還人五十功至五百功

刊施最上善書百功至五百功

捐貲刷印善書一卷一功

救免一軍流重罪三百功

免一人責

妻三百功子女二百功

禁止淫書小說淫畫春方二百功自作而能自戒者千功

成教一人學業德業家業二百功

為孤兒娶婦二百功

為人立嗣繼絕百功

陰厚親心所厚之人百功

一一一七五

救免一徒罪百功

表揚一人節義百功

倡修橋梁險道百功

濟一流離得還鄉土百功

平價減糶百錢爲一功

倡首爲一善事

如造涼亭渡船施粥施茶拾字紙放生等

十功至百功

見人凌虐孤寡竭力保護五十功

葬一無主骸骨五十功

免一貧人債十功至五十功

成一人美事十功至五十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三

及并嫁婢五十功

救免一人刑杖三十功

撫養一病人至愈三十功

表揚一人陰德十功至三十功

施一墓地二十功

以方術活一重病二十功

施棺一具二十功

不負人託成一有益事十功

善遣一僕

如彼有偷盜過惡不明斥者是

十功

掘井十功

護持一善人十功

施茶施葷湯一日十功

施粥一人一功

從厚殯葬僕婢十功

報一人恩五功至五十功

釋一人怨五功至五十功

救一人急五功至五十功

不乘危急賤買人物五功至五十功

待僕婢可責不責又善諭之五功至五十功

救一有力於人之物命

牛馬犬類

五功至五十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三

親近明師良友一日三功

布施孤老殘疾一人三功

救一無力於人之資命

精羊之類

三功

濟一人饑一功

解一人渴一功

救一禽魚蟲蟻物命一功

衣服器皿借人應急一功

任勞一事一功

施藥一服一功

齋戒志誠一日一功

甘淡惜福一日一功

施天燈一夕一功

施雨具一人一功

惜五穀一次一功

飯人於穢者十粒一功
若水淨食之十粒一功

拾字紙一片一功

齋僧道乞丐一人一功

體恤下人艱苦一事一功

買賣從寬一日一功

見老幼殘疾疲頑人扶接過險一功

修街道一丈一功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三

砌街道一尺一功

借人物件珍惜如期而還一功

為人保全一物件一功

貴重者加倍

錄勸善格言果報一條一功

途中除瓦礫剪荆棘一次一功

埋自死禽獸一功

僧道巫祝術士遇事誘人為善一功

誘人行孝
惕者倍加

熱水潑地留心不傷蟲蟻一次一功

過格

意惡

警世功過格

慢天千過

欺君千過

輕蔑祖宗先靈千過

心疑父母偏愛而生怨望千過

事親勞而怨驕而怠致親怒貽親憂一事五百過

故薄親心所厚之人五百過

因財產而憎兄弟五百過

因爭產而至
成訟者千過

心懷陰險五百過

代主一切害人之事百過至千過

起心害眾百過至千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卷

張集三

設計欺公五十過至五百過

文過枯終十過至百過

自作聰明

如違眾而行
是非之類

十過至百過

偏執己見不聽人言十過至百過

父母教誨口應心違一事五十過

祭先不敬五十過

事長不讓五十過

受恩不思報五十過

恩多者倍

借財不得遂若仇讐五十

欠債不還因人取討反生怨恨五十過

二二一七七

聞善知悅過後即忘五十過

起念爲善未幾即忘五十過

聞米圖高價五十過至五百過

臨財思苟得三十過

見好子女輒生意戀三十過

見人得意即生嫉妬三十過

見人失意反生暢快三十過

識不逮其人而故欲非之三十過

才不及其人而故欲傲之三十過

作事乖謬反怨人不用三十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主

張集三

祭神不敬二十過

見殺反以爲快二十過

貧賤怨尤一事十過

富貴驕泰一事十過

淫念貪念惡念嫉妬念媚世念

不除

一日十過

忿心躁心傲心不平心陰賊心

不除

一日十過

昏惰一日十過

聞人有善而不信十過

心欲勝人時生嫉妬十過

心惟利己時生忿怒十過

心圖人物而口支吾一過至十過

心慕其人而口偏強一過至十過

心議人非而爲面諛十過

所謀未嘗恨人不從十過

觀圖非分十過

噴一逆耳言十過

憎戒行僧道五過

遷怒十過

聞婦人聲便爾心移三過

學不若人不耻不勉一日一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主

張集三

輕忽傲慢一事一過

小事忿怒一事一過

不干己事動怒一事一過

若更不合
理者加之

已過之事留戀不忘未來之事虛爲籌畫一事一過

虛願妄想一事一過

不恤僕婢役人飢寒勞苦一事一日一過

見食粗糲生憎心一過

見人鹵莽生厭心一過

見人雄養生惡心一過

語惡

詆觸父母一言千過

倡說叛聖賢千過

怨惡言父母過五百過

造言謗汚一婦女節五百過

倘有失所折騰或致死者千過

離間人骨肉五百過

阻親善唆親惡一事百過

發人陰私十過至百過

造言誣人十過至百過

惡言犯師長叔伯尊親五十過

父母祖父母前掩飾虛言一次五十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圭

張集三

譏議前賢五十過

毀謗神佛五十過

呵風罵雨怒寒怒暑五十過

察人陰私五過至五十過

教人爲不善五過至五十過

虛誑一事五過至五十過

言尊長過三十過

謔及閨闔子女三十過

戲語謾及聖賢佛仙三十過

戲侮經傳以經語資談笑者亦同三十過

警世功過格

文過巧飾三十過

毀謗行善等書三十過

造一人歌謠誹謗三十過

犯人父兄長上三十過

推求人過凡所未必然者三十過

非議朝政二十過

面責人過使不能容二十過

遺落窮親二十過

冷語侵人十過

非議所居之大夫十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圭

張集三

談淫褻語十過有幼輩在座者加倍

以言飭人十過

設語荒唐不循道理十過

逆理毀罵自以爲直十過

言人之過有傷怨道十過

近詞虛僞言不出中十過

凡詞務盡刺刺不休十過

出損德語一句十過

罵人五過

惡言挺觸人五過

以言報復不能忍耐五過

率口亂道五過

沒一人善五過

播一人惡五過至五十過

虛傳一事五過至五十過

傳聞未確即行播揚五過

惡謔浪語五過

酒後大言設無所畏五過

不觀顏色不避忌諱五過

背後罵人三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圭

張集三

背後批評人一過

關人名節者加倍

謾說一語一過

欺誑無識一過

事大者加倍

戲侮愚懦一過

事大者加倍

罵辱乞丐一過

老幼婦女殘廢者加倍

誇己能一過

播揚人閨閻醜事一事一百過

行惡

違拘祖父母父母一事千過

敗一良家婦女節千過

墮一良家子弟行千過

造淫書畫曲淫書

刊刻者同千過

創一事貽害地方千過

致一人死千過

絕一人嗣千過

賣婢作娼千過

溺女一次千過

致一人軍流罪五百過

放火燒人房屋五百過

白佔人田產五百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圭

張集三

用謀圖娶寡婦尼姑為妻妾五百過

寵妾棄妻五百過

縱子孫為惡五百過

不葬親柩五百過

掘一人屍五百過

圖謀風水侵害他人墳塋五百過

侵害自己祖墳千過

墮胎一次

因邪色者加倍

姦淫微賤及原失節婦三百過

蓄俊僕艷婢致啟邪淫三百過

學蠱毒魘魅房術外道併傳人三百過

誘一人嫖三百過

誘一人賭三百過

傾一人家產三百過

破一家風水三百過

致一人失所三百過

唆一人詞訟三百過因而破家者加倍

破一人婚姻三百過

誘一人為非三百過

排擠一德行人五十過至五百過

縱僕為惡三百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主

張集三

致一人賣妻三百過

妻虐婢妾不能檢制百過至三百過至死者千過

壞一人前程二百過

毀壞一人戒行二百過

銅婢不嫁二百過

故用假銀二百過因假銀攸生他變者加倍

致一人典賣子女二百過

致一人徒罪二百過

養子不教二百過

陰謀田產一百過

警世功過格

開場賭博一次一百過

買良為賤一百過

助人為惡事大者加一百過

無識毀經書一百過

聽婦言疏親族一百過

生事詐人財物一百過

為人作一逆理詞狀五十過至五百過因而害人者千過

見冤可白不白五十過關係人名節倫常者倍之

遇難可救不救五十過關係人家產性命者加之

婢僕不教教者善言勸諭非打罵也五十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夫

張集三

虐使僕婢五十過

倚勢凌人五十過

因公索詐五十過財多者加

阻撓一善事五十過

薦引一匪人五十過

乘人急謀人什物五十過

喪瀆三光五十過

致一人杖刑五十過

居官及家長枉杖一人五十過

嫖妓及男淫一次五十過

疑病妄藥五十過

有子娶妾三十過

雖未有子年未三十娶妾者三十過

教人漁獵三十過

毒藥殺魚三十過

報怨太過三十過至百過

誑騙財物三十過多者加

縱婦女人廟燒香看戲三十過

演淫戲一場二十過

祭祀愆期二十過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吳 張集三

人雖有罪杖之過多過重者二十過

私宰牛犬二十過

賭博一次二十過

窺探良家子女二十過

侵蝕國課二十過多者加

爲人處事受賄二十過

匿遺二十過

與不良者交一人十過

逸樂恣縱一日十過

盛氣凌人十過

拆人家信一封十過

力侵各施一事五過

重利放債一兩五過多者照數加算

留盼男女五過

輕侮寒微五過

負人一約五過事大者加

棄字紙一片五過汚穢者加

毀傷人器物一過貴重者加

棄五穀暴天物一次五過

殺一牲口五過無故特殺者加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吳 張集三

見人私取人物特往撞破五過

借人器物不還五過

誚富驕貧五過

見人不爲禮五過

面是背非五過

瞞欺受利五過多者加

博名邀譽五過

雖非邪淫而夫妻縱慾五過

飲酒至醉一過

與不良人同伴一次一過

男女混雜無別三過

索債過急三過至三百過致人賣男女賣物者加算

殺禽魚昆蟲一命三過

虛開廢學一日三過

享用過豐一日一過貪者加

爲人教子弟不盡心一日三過至三十過

以不淨手翻書三過

以書籍字扇置枕席間三過

卧看經書一過

用假銀一分三過

道藏輯要

佔一小便宜一過

拘繫禽獸一日一過致死一命者加

專信神佛不孝敬父兄伯叔一日三十過

爲人作事不盡心十過事大者加

借用他人器物不愛惜十過因而毀壞者加

耽擱人家信五過誤人事者加

便溺洗澡不避三光三過

僧道巫祝術士誑騙人財百錢一過致人骨肉參商十過

竊聽人私語三過因而告人者加

明陶石簪望齡功過論附

或曰爲善去惡在心耳奚必是曰子讀書耳奚必課程貫耳奚必律令出納耳奚必會計哉不知會計當則盈縮可稽律令明則趨避不惑課程立則作止有度否則勤惰任心高下任手有餘不足無從參考徒曰我爲善我去惡曾爲幾善去幾惡耶曰其如明功隱過何曰子勿慮也世有明功隱過於人者未有明功隱過於神者也我曰爲之夜書而藏之焚香染翰幽獨無侶四顧森然鬼神滿目以心澄手一點一畫罔敢不誠而明功隱過乎哉曰我今日書而功微明日書而過鉅不將怖而止乎曰勿怖也何以知功微而過鉅書之而後功與過出焉微積而鉅鉅釋而微道不遠矣久久不輟自有得也曰我功鉅而過微矣天道果有知耶曰子但飯無變不飽也孔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子所求在數者外則吾不敢知止此耳則坐而俟之

道藏輯要

警世功過格

功過格後跋

舊稿無上內秘真經特顯戒行為一品我

元始大天尊曰一切眾生貪著有為不持戒行假使長壽猶如老樹有何殊別若持戒行直心行道今日亦善今日亦善今時亦善善善積德諸行備足善念護持令人法寶此煌煌寶訓宏範諸天我

孚佑上帝秉玉清大化度億萬眾生總以戒為心印開千七百餘壇而七覺上乘總以戒為心法佛曰戒為無上菩提本聖曰君子有三戒三教聖人皆使人由戒入道也茲冊合二功過格為戒典包羅廣備極周詳因思我

道藏輯要

功過格

全

張集三

孚佑上帝又曰傳修其七戒為天仙家惠修至寶宜補載於此以公之同善爰徵心盟手跪述曰一戒機機者所由發動之玄竅也機動必發發必有所著著於惡屬死機因為地獄種子著於善屬生機生者死之根是亦地獄種子故曰真機無機有機失機貴乎忘機二戒濁濁者五陰七濁之障也惟淫惡為最世人從濁處來上智以下皆不知有清濁如泥水置破缸中口逐攪動且從漏處滲去清水祇存一味濁腳故人惟知有濁不知有清雖知有清至此亦不可澄澄之亦不能清矣故於臨死之時身中痛苦萬狀性靈昏亂顛倒不知去來止於一點愛根復投愛慾中去如黑夜飛蛾望火投滅雖滅火中不知火之滅我

也皆由濁故耳三戒躁心本虛明開通有事以實之則昏亂而發躁矣躁則有碍平等心有損太和氣自暴自棄皆本於此四戒辯分別一切種種為心辯曉曉多言為口辯心辯傷神神傷而精氣耗散口辯傷氣氣傷而精神助搖矣五戒昏靈明常覺真體也氣可拘之物慾誘之則昏習久而障蔽深靈明真體不能透露如鏡埋塵如水混土醉生夢死轉轉輪迴轉轉不覺皆由昏故六戒神役形役神者先天純陽靈明真性也因父母念生氣合而成形而此神寓於其內及長而發為知覺已雜後天之陰亦總謂之神也蓋神以形為旅舍形以神為主主人富饒則旅舍華潤旅舍完固則主人安甯其實存亡相係者

道藏輯要

功過格

全

張集三

也然此神變化不測無風起波隨波生浪致令百體動筋骨勞臟腑搖動氣血沸騰形漸凋斃此神役形之害也形斃而神亦失所依而去矣形雖四大假合而實從愛慾中來身體欲安過求所以妄衣食欲美過求所以美越越受用則轉轉貪圖以至奔馳爵位以求榮身燒煉汞鉛以求服食抽添搬運以求永年令神不得少息日至散亡此形役神之害也神亡而形亦無主而傾矣故曰忘形以養神忘神以合虛七戒銳始忌終入道雖由頓悟成道實本積習人於一時悟得清淨法身本無染著從此悟後雖遇顛倒縱橫再不搖動此是上根利器世所希有恆河沙眾不知有始又何有終雖其間一二中才從塵沙中透出

一點靈明真性覺得本來無染發露修持懺悔諸業掃除萬絲
是爲銳始奈何愛河難渡苦海易沈或者富貴過淫或者貧賤
困逼不免迷惑念頭弛懈縱有勤修之士一時無驗輒生怠心
豈知純陽之體一毫陰氣未盡不能成眞必於幾十年間立志
精修身居濁世神超太清一切種種喜怒哀樂之事絲毫不得
侵染始初矜持勉強積至純粹自然至此方得完全去來自在
與道合眞若或作或輟如不聞道若持久有漏取害愈大犯罪
愈深若或始聞正道後入邪法此等罪愆永墮惡劫學者宜慎
之嗟乎一點靈根却被萬緣揉破百年假體都從六慾消磨上
士利根何須設戒中人夙習可勿提撕吾嘗立戒於千秋彭彭
道藏輯要 功過格 後跋 金 張集三

寶筏願以廣度乎萬姓的的金針任伊求徧神仙訣敢不向此
中尋縱然煉得汞丹成也須從這裏過云云至哉言乎慈哉心
乎是三洞眞文秘誦是七返天仙金丹一字一牟尼珍珠蒼胡
前寶以是照諸四天下如日麗晴空矣惟願世人廣爲流通以
宣道戒而洪善化庶不負
普濟慈心云爾惠覺弟子蔣子蒲謹誌

功過格後跋

楞嚴經三無漏學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此嚴淨毘尼宏經三界
者也佛經有云人能受無上戒必至無上地通門有三洞眾戒
初眞十戒昇玄內教百二十九戒洞玄三品百八十戒上清三
百觀身戒洞神七百二十戒乃至律文千二百威儀戒更有碧
玉眞宮大戒類皆斷除淫殺盜妄等以爲成眞證聖之梯航古
未有弛然不自檢束而能眞入心性之域者我
孚佑上帝位證回通文尼眞佛本與
觀音大士同一願力同一慈化皆傳有說戒法言昭如日月今
合二功過格又益以修眞七戒爲道門戒典義理廣大條目精
詳人果能誠心向善虔奉一編於座右朝夕展讀恍於目而警
於心省之身而踐之行日自砥礪由勉期安漸至有功無過則
存心養性在是明心見性在是修心煉性亦在是矣 小子通仁
承校是編爰敬跋數語於後云通仁弟子賞錯敬跋

道藏輯要

功過格 後跋

金

張集三

石音夫功過格序

夫閱世生人閱人成世一善惡之林也而功為善之見端過為惡之見端從違即不可以不辨蓋勇於積功病於懲過則上達為君子功不欲立過不知改則下達為小人豈細故哉余嘗讀太微仙君功過格見其提綱挈領條分功格則言言金玉字字著龜過格則句句鍼砭行行藥石天人剖晰法戒森嚴恍若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焉竊嘆古今來善籍之流傳雖浩如淵海而求其為檢束身心之歸宿防閑性命之法程足以據實下手者則莫若此書之廣大精深纖悉繁瑣有以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也奉持者靜存動察日就月將一依一遵勿欺勿怠若會計當之盈縮可稽若律令明之趨避不惑存理遏欲在是矣超凡人聖亦即在是矣獨是山水登臨親戚情話無時而不行功過焉無地而不有功過焉更無事無物而不有功過功過格序

馬書而為之夜而書之保無有艱於記憶者乎而正無慮也有法而為之天功過格投黃黑豆之說操修秘鑰也亦簡便靈丹也其中點點端端崇正學歸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全書之大旨觀者自知吾姑不具贅吾第願天下萬世之人其立功也則務啓懲創之機其超越之識奮堅定之志負個儒之形抱如納之量貞恆久之操殫精細之心而凡功之所在雖鼎鑊鉅鉞豺狼虎豹不足威也風雨寒暑海濤山岬不足限也以及災害困窮之並至排擠怨謗之交加亦不足憂不足憤毅然悉進而赴之黃豆固不厭其多也其改過也則務去依回之念脫流俗之見斷貪殘之欲除苟且之私絕機械之巧濫玩愒之疵祛塗飾之偽而凡過之所在雖金帛錢刀豆區釜鍾不能奪也蛾眉狐媚細閣雕梁不能迷也以及爵祿功名之顯赫聰明才辨之牢籠亦不能動不能移介然必絕而去之黑豆固不厭其少也一

人能此則一人獨有唐虞矣人人能此則人人皆可仙佛矣石音夫其偶焉者也然豈真今人不相及耶乾隆歲次壬申臘半子謹撰於三華頂

醒迷格引

諸天大家都是命半世不出人今乃知此言特為無志氣沒福人解開耳蓋富貴壽夭窮通天未生人天主之天既生人天已知其貴亦唯隨斯人之自為主張焉古裴度延齡羅章滅其邪惡而王儲變生胡乃貴者順賊壽者順天而罪惡貫盈直倫其罪類乎由是言之天定之耶抑人為之耶試觀音夫以一乞人一出世窮達不移不惟自己成功且化石白李鍾諸人仙去有志者事竟成命果不由人乎哉此編真修行人門捷徑的確有據工夫學者讀之果發勇猛精進心照此做去常若鬼神森列指示昭然時時省察在在遵行恆久不倦日月異功過格序

功過格序

而巖不同矣梁灝曰越讀越不中我其如命何越不中越讀命又其如我何欲修還丹先積陰德陰德既優自能入悟既悟則可以長生出世人縱不為出世計獨不為生死計子孫計乎考古來之得失驗時事之興衰感應之理不爽毫髮特遲速不同人直未暇細詳審其微之見開驗之鄉黨是在有福氣者能自勵其志焉第日月一至偶值坎坷即謂天道難知前功盡棄則欲速之心悞之非實命之不由也謹啓

告

乾隆二十三年歲在戊寅孟春月 綴旦

弟弟子鄭嗣曾薰沐頓首撰

重刊石音夫功過格序

人皆說妙說矣余謂即心即道心誠為善天且可格頑且可化而登仙余嘗欲修勸善之書譜飛昇

之錄俾人知自淑其身心願不敏不善杜撰虛文固與知交論
及此意唯唯然嘆世人之從善無捷徑也道光三年余遊徐國
依王明府署內得西蜀清泉湖君遺下石音夫功過一書竊查
其事文獻俱有足徵且其詞則淺而易讀其法則便而易行其
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與能者即欲購以是書散諸戚好
乃遍搜書肆悉無其本時適王明府山徐問調補電陽未赴任
而遇事牽阻跋涉京差余念居停彼處半載情深恐其再遇意
外風波春日無託因望 天祈許愿出資將是書刊板留與俾
得順歸赴任今已感應即為梓行非要譽於鄉閭實以見有志
必竟成行善必獲佑此書既刻好善者印而送之廣而布之將
家喻戶曉見淺者既長心之不昧見深者即入聖而無難夫豈
無所小補哉若夫傳奇小說豔曲淫詞引人邪狎之心釀成淫
亂之俗余不唯不敢刊刻涉目尤願當路之焚其板而嚴禁之

功過格序

三

使人皆讀好書而行好事是又在乎斯世之強有力者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仲夏月吉旦閩汀松山劉雲廷誌

人在世間方便第一力行便行錯過可惜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萬惡淫首百善孝先為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積德雖無
人見存心自有天知

紫微仙君垂訓云若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
善傳大富貴大榮耀者當千善廣布無窮重刊不朽者萬萬善
牛乃天上列宿且有大功於人犬能一心護主故有義犬文傳
者不吃牛犬謂之吃半齋永無癰瘍牢獄之灾故欲行善先須
戒此為首

石音夫醒迷功過格

宋時一乞兒二歲失怙恃不知己姓名依一老乞丐姓養育及老丐卒乞兒年漸長成欲耕田則無片土欲貿易則少資本為僧和尚不招開工人家不請學執無門進退無路沒奈何仍舊沿門求食心常不安一日遇一老僧曰天生我一人為何使我無一可遂一日行至太白山下遇一老僧乞兒俯伏在地道長曰爾何為也乞兒對曰望道長指我條生路道長曰爾還是問生死之生或長生之生還問生人之生或生意之生或萬物之生呢乞兒曰望道長明白指引那樣生事難做那樣生事易做道長曰爾所做難的願做易的乞兒曰願做難的道長曰惟生意之生是難做的乞兒曰願受教道長曰如今三四月米價將貴爾買四五十兩銀子的米俟四月尾五月頭纔賣也就賺得幾兩利錢乞兒曰小人無本錢道長曰無本錢就難了還有一箇難

卷一

一

功過格
中易的做法爾去山中割草打柴挑到長街賣些銀錢以養活身口罷乞兒曰日後有箇出頭的路麼道長曰命中只有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若單單生意之生就想有箇出頭的路不過但爾打柴割草營生就是五湖四海許多大本錢客商也不過混一生口體而已豈能得箇出頭的路乞兒曰要如何纔得出頭道長曰惟萬物之生就出得頭乞兒曰更難更難無論不殺生方為萬物之生即如雞鴨不殺他何益牛馬不殺膠皮何取猪羊不殺祭祀何有若論不殺生竹木不宜砍柴薪何來草木不宜伐人宅無取這真難也道長曰極容易的雞鴨不損其卵不傷其小又不妄費當用之時取其大者殺之何得為殺馬有扶朝之功牛有養人之德臨老自死何必在殺何至無取竹木草苗方長不折相時方伐何得無用乞兒曰據道長說這等看起來凡物當生旺之時殺之方纔為殺至休囚衰弱之時殺

之不足為殺可見生旺時乃天地發生萬物之情不可違悖天意至天地收藏之時而取之則用無窮也乞兒至是覺有會意然曰天地有好生之德萬物有貪生之心凡事順乎天理人心而為之勿逆天理人心而行之未有不心平意合者也道長曰爾大有緣也但爾片善未積難以行持待爾功行圓滿自有出頭之路爾若恆心積善則生死之生也在內了爾跪在地與爾取名叫做石音夫待石音夫起來道長已不見了音夫大哭一場仍然沿門乞食千思百計化些黃豆黑豆分作兩箇口袋一箇帶於左一箇帶於右又另做一袋挂於胸前黃豆放左黑豆放右或日夜之間起了一點不好心作了一點不好事即取右邊黑豆一顆投入中袋記過若起了一點好心作了一點好事即取左邊黃豆一顆投入中袋記功滿一百日取中袋內黃黑兩色豆來數看功多過多始而功少過多繼則功過平生功過格

二

久之功多過少至年餘之外只見是功日間行路足不踐生旺之草大小二便早不朝東午不朝南晚不朝西永不向北且必有遮蓋而後敢出途中遇蟲蟻多處避傍而行道逢男人讓路遇女人遠避決不顧視路中拾得人貴賤之物必待失者尋至還之寒暑晴雨不怨乎天山水險阻不怨乎地人罵人笑決不回答亦不記心至行持兩年半自覺心舒體泰萬物同根靈蠢一體適陝西有一富翁名叫石心德生一子一女其女取名右音小姐自幼伶巧未經許人是年中秋節夜神人送夢明日石音夫來好好迎接不可錯過次早言之夫婦同夢遂安排迎客至午見一乞人至門外求食報與心德知之心德曰且留住勿使他去又候至夜並無一人來心德曰莫非就是此人因與夫人商議夫人云員外可出去詳問他來歷心德出來問道爾貴姓何名那處生長人氏看爾形貌非常應有福壽為何化食一

一詳說我聽音夫對曰小人川省人氏父母被強人所害逃難
陝西苦不堪言兩歲時雙親俱亡未知問訊所以不知自己宗
支得一恩人錢姓帶到處化食亦未說其名號不幸恩人身
故小人負土埋之欲作別樣生理不得其門只得仍沿門乞
化兩年前遇一道長與我取名叫做石音夫承蒙厚德留住不
敢不訴真情心德聽說如此心中暗想石音夫者乃我女石音
之夫也本要將女許配怎奈他是乞人若不許配又是神人託
夢想因緣前生修定的乃日兩道長與我朝夕乞化也不是長
久之計為人在世興家立業方纔算箇漢子昔漂漂蕩蕩雖然
快活日日混過我有一女招附為婿成箇家業意下如何音夫
大驚曰人何出此言小人一身難養怎麼說出這樣折福的
話心德曰吾以女招附因神人之言想必前生修積應當配合
何得折福因將神人之言一一告之方纔從婚音夫亦不以爲

功過格

三

得意於是與石音小如二人專語功德時行好事相處既久每
見音父小斗放出大斗收回音夫苦苦善勸心德不從又見小
戕放出大戕收回又苦苦善勸亦仍不從及勸至多回心德大
怒罵道無用之人生成討口之命不許在我面前聒聒不休即
自將他夫婦二人趕到小莊上去住音夫來到小莊住了數日
想我岳父大富原來從這雨斗兩戕起家但我受他恩重豈忍
等他儘做墮落無底日夜不安總要我把他勸轉方纔甘心次日
五更起來坐到天明夫妻商量再同去看視岳父母乘機漫
漫苦勸不知心德天倉已滿是日上帝命火神要將他家燒
毀片瓦不留命雷神將心德震死以乾大斗小秤之報因見音
夫在此不好驚嚇大德之人音夫又一心要勸轉岳父不肯回
莊一連住了三日天神難以緩言只得喚當方土地化作老翁
與音夫明說其事音夫聽說夫婦大哭跪在階心當天泣訴

上帝譴責乃凡民自造理當順從但音夫立心定要勸轉岳父
縱然執迷情願替死受報功曹奏聞上帝勅命姑寬三月心
德未和反疑音夫顛狂仍不聽勸兩時又一冤鬼昔年受心德
威迫嚇死今見他場衰運倒要來乘機報復一連來了數次見
音夫在此難以進宅又一當方惡鬼見音夫前生是世報馬
不悞又自功功延故今世得轉人身所以衣食欠缺乞化度
命不想他存心正直光明感動仙家仙家指他善緣他就自己時刻
記功記過修出這樣大德行來天神奉命當方土地又一日
惡鬼見那日上神糾察下界查他善惡說與當方土地又一日
上神奏他神通又與我說所以知之但前今是報石音夫的仇
又一日音夫怕他何為冤鬼說與然如此今夜去看將要
入室只見石音夫頂上祥光透出直冲霄漢嚇得冤鬼跌了轉
束脚惡鬼不料心德次日出來觀莊冤鬼撞見變一赤蛇照

功過格

四

左哪一日咬穿四手家人即便送回也不十分大痛不知有音
夫在此所以冤毒難人故不大痛心德見女婿只說修因行善
終不至面之言心中大不快樂即刻吩咐他夫婦速回莊上
音夫夫婦只得回去那冤鬼一鬼見音夫去了齊進宅大家
俱心痛得心德咬牙反目如刀寸割十分難忍吩咐快叫女婿
來會我必是死也忽聞冤鬼三鬼曰趕快吹毒少遲大德之人
來我們又站不住心德夫婦二人明明聽著此時更加痛楚
暈絕轉來音夫夫妻已到果然腳就不甚痛了心德心中暗想
不好就說大日音夫要去取藥方纔出門腳又痛得甚緊心德
連忙叫人起回腳又不甚痛了音夫也不知其故見岳父病重
也不好盡言相勸心德曰賢婿爾可搬將回來住不必再去小
庄上了音夫道回到肯回來恐不合岳父心事又要起將去心
德曰我如今要聽爾的話音夫曰要聽我改斗秤的話我纔回

來心德曰爾苦要改斗秤是何緣故音夫曰不敢言心德
不怪音夫曰居心公正鬼伏神錄存心至極神靈鬼心
但此世是前日土地化作老翁言天神難以繳旨之事重
告之心德聽出嚇出一身大汗道賢婿何不早言音夫說天機
不可洩漏且是無惡之事岳父如何肯信心德道言之有理即
吩咐家人將升斗戥秤一並打毀以後任從賢婿安排音夫曰
可即叫家人備辦帖子酒席將歷年借貸人等毋論多寡一並
請到堂上有還了本還不起利的將借約退他更有窮了連本
都還不起也將借約退他分文不要至嫁娶不起或有緊急事
用計也與錢去用不要借券利息在他日後揮起還本亦可以
音夫曰無事周濟他些穀米勸他發狠苦做爲好人又往常
音夫曰家田地一一各還邊界強要人家貨物逐戶退還一連

功過格

五

上餘止但任隨音夫分派人入稱讚簡簡威德又問冤惡二鬼
相對泣說石心德改惡從善吉神擁護我們冤仇永離報也
且上帝命糾察神下界查察見心德而行盡改又且行些好事
即命雷火二部繳旨是夜心德家下有一驚人投宿將蛇傷請
醫醫點末藥一擦即好心德下牀遊走遊走全然不痛心德不
覺善報現自悟其失謝音夫道至荷賢婿指點音夫所爲果
然錯謬想人生世間能活得幾百歲何不行些好事越是把女
婿看得甚重無不言聽計從一有一個人不會化錢糧專要
化富家他說音夫人錢米來得苦故不忍化來到石心德家化
修橋銀錢糧心德說爾看此橋約費多少一例有我結緣不必
去化他人僧人大喜即日興工落成約費一千八百餘金刊碑
取名獨善橋又一日一僧名念和師徒欲修上下寺兩殿師要
化富家往云不論貧富只要他自己肯發心但不可勉強人就

是其師來至心德家募化心德發心一例包圓修成念和聽說
連同興工問徒弟曰爾的錢糧如何徒曰向早師笑曰爾有多
大膽面就想化起資不助爾我的有王徒曰師父先修上殿俟
我潤化銀修下殿師曰說過的話不許反悔不數月裝修齊
整念和大大得意其徒也不惶忙三年後成功誰知念和乃
地獄種子與佃婦有私上殿後開一小門以通往來那一夜睡
至三更後佃婦起來去到茅茨解手茅茨板斷婦人落下糞坑
念和聽說點火來看婦人好嗎和尚好笑婦說火高照些我纔
看見那和尚看到婦人下體去了火把屋燒著亦都不知待火
大熱方纔曉得又不好叫寺僧救火婦人一身屎又不好回去
又怕驚動人來看見兩箇嚇得呆呆站著即時大風暴起將上
殿燒得乾乾淨淨只留徒弟所修下殿一向心德聽說夫妻悲
淚曰我費了九百五十餘金方纔修整齊備如今片瓦不留

功過格

六

此番功果是何緣故不數日天降洪雨平河巨水連獨善橋也
沖倒一畝不留心德聞知愈加傷心夫妻更相痛哭音夫聞說
前來勸解心德曰我一箇家財費完只剩田地房屋方纔做這
兩樣功果今日一宗不留叫我如何氣得過音夫曰但提一言
岳父可以自知早年餘積銀錢如何起得這樣快心德聽說著
了驚豁然頓悟這奸狡詭計瞞心昧己的銀錢拿來做功果
都是枉然的我莊子上還有些餘剩每年自己肉食酒菜再減
薄些慢慢積來又做功果音夫曰功果做也要做些心德聽音
夫之言暗想數日音夫之言做功果就說做功果如何說也要
做些其中必有緣故於是設席請女婿正坐然後請教前日說
做功果也要做些之言不知音夫修積多年心無一物搜慧悟
日開不垢不淨之中豁然見天地之間莫非一理貫通何事不
知無微不照故應曰岳父所問還是單單做功果還是想積德

還是想行善還是想修積心德曰有不同摩音夫曰大小不同深淺不同輕重不同即如人借我物件用壞還不起我就不要他還借我銀錢還不起亦不要他還我若借人銀錢什物必要還他不欠來生之債此為積德不使人父子不和兄弟不睦不肯地說人是非不揚人惡名不破人好事不助人暴氣勿圖小利勿無故殺牲勿成就人殺生勿宰家犬勿打禽鳥勿傷蟲蟻此為行善無錢不可強為強為不成功果有錢修橋補路培補寺院裝修佛像刊刻善書不論事之大小錢之多寡隨便勸化施予此為功果若修積全憑心上用工夫起了一點好心他人不知我自知之起了一點惡心他人不知我自知之善事可作惡事莫為方為修積心德曰爾是如何用工夫音夫曰說我功夫也容易我做三囊盛黃豆一囊居左盛黑豆一囊居右一空囊居胸前或時起了一點惡心做了一點惡事即取黑豆一顆

功過格

七

投入胸前囊中記過或時起了一點善心做了一件善事即取黃豆一顆投入胸前囊中記功至滿百粒取胸前囊中豆來數看功多過多始而過多繼而功多久之見功不見過矣心德聽畢毛骨悚然大驚醒悟嘆曰此乃盡性之功致命之學吾幼力學數考未入雖無功名之分而書中道理亦自通曉這等看來人人雖讀聖賢之書何嘗體聖賢之道我自今情願受教學爾的樣做望賢壻時時提撕處處指點我縱不能做出功來但得少過也不枉今生為人一世就死也甘心即日把囊袋做起帶整停當時刻檢點不敢放曠一日丈壻出外遊行心德行至木橋上橋板不穩一歪失脚幾乎跌倒急忙尋些石頭塞穩恐怕驚跌後來之人音夫曰音父為何不拈黃豆記功心德曰此小事何足為功音夫曰此不但存一點好心且已行出了好事何得為小而功心德遂悟曰看起來絲毫是功則必絲毫是

過了從此一言一行常若鬼神在側日夜之間真有帝天鑒臨戰兢惕厲景象音夫時時觀著一日見岳父僕在神廟前窩屎心德回想自知有錯即大驚轉身說污穢神明吾之罪也忙取黑豆投入囊中記過又一日見他人人生食人禾苗心德急趕去將牛牽上山旁嘶嘶叫牛主牽回又往禾苗主家說牛吃了爾三兜禾我帶得一碗米來賠爾田主曰莫說三兜就吃一半他自然會發生那箇要爾老人家賠遂以禮貌恭恭送回心德乃以黃豆一顆入中囊記功音夫見岳父事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不勝快活歡喜心德習到熟爛心中無愧無怍家緣日覺舒展體態亦甚安然有一真心修行僧聞之惡怕心德不得其傳恨了生平特意來勸他出家修行同其看經念佛行至心德門首盤腳坐下一言不發心德恭恭敬敬向前拜問那僧照心德一杖打來心德曰和尚不必發怒但要化甚麼只要我家有

功過格

八

無一不從僧大聲應曰打開生死路跳出鬼門關心德曰何為生死路僧曰出家就為生死路心德曰何為鬼門關僧曰紅塵便是鬼門關不知心德工夫從性理中悟出已於大道有所會悟微笑問曰和尚出家幾多年僧曰自從出家不計年心德曰可曾有了道行僧曰若問大道在眼前心德曰擊將出來我看僧曰這機豈得凡人見心德曰一日照見病肉團僧聽見著了一驚毛骨悚然不敢起來心德曰爾兩眼紅赤必有心病心中定有不遂之事兩眉枯燥心多過慮傷肝動氣心中必有報仇之意面黃唇縮脾上失養想是斷酒肉之故此非僧家之本分也且爾身從何來幼年出家是尊父母之命沒其奈何若中年出家忍心丟別父母不供養則天倫有虧即歸深山不出亦如木石自靜而已何有功於世耶人生世間只要肯修積何論出家不出家觀爾容顏知爾修持猶之飲食也人莫不飲食也鮮

能知味也。僧聽畢，漫漫起來，倒身下拜，叩謝教誨而去。行至中途，嘆曰：善哉！善哉！我到怕心，德不得其傳，悞了生平。今我若不遇他，指點我到自己，悞了生平。當時心中機謀，怨恨一倒，丟開口去，看我父母還在否？去時，還在與人營工，混食心中大喜。叩同寺與師傅商議，要把父母接來，寺傍居住。這些田地，自己下苦耕種，量了木石，和石匠等來，供養父母。父母勸他，餘資做出來，錢存積，日後安葬修齋之用。並不占寺，願粒分文。師傅思想，要不得他，又失我心。上有寺道，徒弟況此天倫大事，我已先自負。他若不來，父母來住我的徒弟，一生死不甘心。想出家，何不人言，做些好事，任他來供養罷。徒弟見師傅應允，滿心歡喜。將伊父母接來，朝夕苦耕克盡孝道。空閒路邊草木，砍光，塗中瓦石，挖平，又常下山募化，造橋修路，濟物利人。當邀眾會，助銀廣修功德，並不侵蝕絲毫。久入行之，日無貪心，夜無

功過格

九

慈念。每天睡至半夜子時起來，靜坐片刻，覺渾然自具之中，無一物打攔。方寸內清，清白。天明，明朗，明爽，三炷朝西三拜。誰知此香，料料燒到西方雷音寺，如來佛前，舉念看經。佛誰知此經，吟得心花開放。此等功修，一日當千百日。當于不數年間，就有幾十年道行。後竟百歲坐化。眾問音樂，向西而去。又一道人行遊到此，聞心德行善，就來化緣。心德將米一升，川茶盆端出。道人尖起手指，七粒而去。心德請他轉來進屋，也不答應。跳在桌上，盤足坐起。一言不發，飲食不吃。餓了三日，餓不過，要取身邊牛肉九子，煮飢他。神忙了，是善之家，牛肉九子豈在家中吃得的？急忙連椅子，推出地，叫人下。那道人至大明，叩眼一看，心中大驚，如何來此地，坐起，欲去。牛九還有幾粒，管得幾天。不至大露，總要弄他些銀子，纔走。又坐三日，心德見六日六夜不進飲食，亦大奇事。因上前請教，望乞指示。道人曰：爾要內丹。

外丹，心德曰：何謂內丹？道人曰：內丹不傳，和尚搬運水火，醍醐灌頂，滿三百六十日，身輕體健而去。且問外丹，道人曰：外丹不傳，銀匠煉煉，煉成死水，昇出丹來，點石成金，點銅化銀。心德曰：要費多少？木銀道人曰：三百兩。木可昇一丹，心德曰：銀子到自，但人長，要道人曰：我與爾去，心德暗想：有道之人心，無私慾，容顏必自然舒展。此人一片抑鬱之氣，待我問他，仙長帶有丹來，點點我，用道人，不答。心德說：仙長前頭務必用過，想是定有的。何妨見思？道人見問，得着跡，不覺失色。心德遂直言破之曰：人生在世，命中只有八合米，行盡天下，不滿升。爾前世不能修積，所以今生受苦。且內丹三百六十日成道，爾何不自為看，爾一片浮氣，肉身且不能保，何為修道？外丹既可點銅成銀，何必要他人資本？爾與師傅學道，燒丹要得一點，來終身用不盡了。何必又再打算，未必爾師傅折了木一點，捨不得與爾。況近

功過格

十

功真為山溪之水，大道豈徒淺近之學？神仙何忠上帝，凡民豈容忘君國？父母之恩，不報手足之情，但忘專於外務，假作仙術。誑人銀錢，學海茫茫，自造地獄種子。人生歲月幾何？汝何不自思之？甚也。道人聽畢，跳下，掉來跪伏不起，願求指點。心德將音夫來，由自己事業行持，敘述一遍。道人恍然悔悟，把歷年行為盡行改了。從實修來，自己放聲大哭。心德曰：爾哭何為？道人曰：我上年聽得實信，說我父母俱亡，兄弟都死，是使我抱痛終身。無由懺悔，不得不傷心也。拜謝而去。走到中途，見一小僧年約二十五六，欲改道家，蓄起頭髮，以便還俗。跪拜於地，曰：佛門難修，願從道家。乞師傅指教。道人曰：我幼時也想修道，做出家，誰知錯走門路，被人引入，迷途悞了大半世。今幸遇明人指點，不論儒釋道三教，俱要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做起。言天官豈有不孝弟之真宰洞府，無不忠義之神仙人生現世，不修焉知

後世是人身不是人身我如今自悞方要歸家返本盡道那得
又來收爾悞爾呢小僧聽畢冷然汗出想我師傅將我歲半養
成只少懷胎十月衣食飽煖教育過經如時百不求人一旦私
逃還別忍心而不供養此中有犯天條自造罪孽焉知墮何地
獄一時良心發現恨不得就見師傅拜謝道長指點之恩急時
歸寺一見師傅雙膝跪下兩眼淚流師傅見了徒弟一手扯住
淚如雨下師傅二人放聲大哭見者莫不傷悲可見人性皆善
何況丟下父母出外貿易久不歸家者問之五更三點想起
父母有不傷心吊淚打算歸定省省得有人氣乎六年未
會師徒一旦相聚兩來都有倚靠不覺寺中星象煥然一新小
僧就事師如親克盡孝順即出外操習受戒亦必稟明預定歸
期久之明心見性竟成大禪師且說道人歸家豈知祖父使心
用計喪了大良一家大小盡被瘟疫收盡並無三尺之童道人

功過格

嘆幾口氣大哭一場只得尋箇靜所照心德所說工夫記功記
過日行陰陽夜定心神每日平旦之前調神定氣用明燈七盞
焚香七炷朝北七十二拜畢誦誦北斗真經生不昧理死不迷
性自知後世因緣三世乃得真人之位故曰修行何必在出家
行止動靜戒無差但求時刻心無愧九州大地盡開花又一人
自幼勸學連考數次不入心中就起修行念頭父母也隨他去
行了數日中途遇一道長年求指點情願為徒道長曰爾貴姓
何名答曰小人姓白名玉問道長曰爾修行要有恆心非一日
之功玉聞曰實在不反道即發下誓來就隨道長去道長暗想
此人到自真心不免用破他的迷路曰我道家修行要以五倫
為主倫常不虧方纔成得正果雖有內丹講起搬運水火醒醐
灌頂五氣朝元前穿九重鉄鼓黃婆引入洞房會合三家結嬰
兒十月懷胎含真氣復還原本見本來面目諸般玄論紛紛這

都是修成了道的初無一箇凡體做得來若說外丹燒鉛煉汞
昇鼎死水採取真土覓求真炭八卦神中文上表文武火七七
修煉雖言出火實門進風震卦加巽此方煉出丹來點銅成銀
點石成金服能化身這都是修成道了天仙夥做出來的妙法
況修就仙家各各俱有妙法其中亦沒有幾箇做得來仙家尚
有做不出來何如凡民總之修行其要在飭紀敬倫實在工夫
要從一心造將出來到得心花開放自然妙用無窮白玉開澤
玉開曰往那神去道長曰終南山去玉開曰幾多遠道長曰走
五六年就到了玉開曰幾時回道長曰永不回也玉開曰如此
說不去了道長曰爾莫非要反道玉開曰我父母在堂如何遠
人去道長曰爾不去就回去把玉開幾凍凍推倒在地長條
條睡起等玉開睜眼看時不知如何已在白家天井中間父母

功過格

即忙扶起扯住大哭父子娘兒一齊傷心只見胸堂上一張帖
子寫著心上如石頭心下就有德久之自然成道此仙家暗指
石心德三字叫玉開大領教也他如何一時猜得著但自道長
指點分別之後再不聽傍言外術異端之說日日從心上做工
夫到底不知如何下手想來想去又到一箇寺上見和尚罵徒
弟開口就傷父母心中大不快樂把經典一除都說的是孝弟
忠信禮義廉恥為主即日和和尚叫玉開燒火做饭稍緩些就與
他一頓娘長娘短玉開心中想這和尚既吟經典出言傷人此
處不是修行之所又回家來存心修積不期兩年父母雙亡至
葬後子女婚配明白妻子亦死又悲又喜可以丟心出外訪道
走了數月並未見有行善之人忽一日聽說有一齊公即去拜
他見他長齋念經與他同住兩月有餘知他行事濶橫用心過
分外而似善心內比那不吃齋不念佛的更狠他弟兄二人同

居哥坐上屋他坐下屋他把中堂上辟裝做神龕不留門戶閉
塞上屋人出入之路他哥本分就在左邊橫屋開門出入他怪
兄修造橫屋五間要監住了他佔住地基不肯定要做兩截分
過玉開苦相勸他再三不依丟了木魚出外合掌拜天咒他姪
兒口口聲聲叫他死亡絕戶姪兒無奈只得另看地基豎立玉
開看到此處亦不是修行之所又聽說有一石心德行善一日
訪到石家心德迎他進來鞠躬深揖待以上賓正言相敘云尊
客容顏自粹然舉止動靜非等閑其心必有修行路想是雲遊
訪學賢錯到寒門恐簡褻高賢見惠要耐煩果然一塊好白玉
開在荒郊野蔓間玉開見心德出口成詩把他心事姓名一一
道出心中大喜真神仙也答曰先生大德本不厭遠方友朋不
但吾今日幸到蓬萊所望希指引破迷初弟子白玉開便是要
開不開竟糊塗學問不遠千里路貿易場中誰能識如神引我

功過格

玉

到金廬心德見玉開出口成章留住不舍玉開見心德丈壺滿
口德行如何肯去三人甚是歡愛日夜只是論修功德久之把
心德音夫二人行持的工夫盡皆得了也不忍別就買些藥材
開箇藥舖行醫無論有錢無錢俱皆發藥德愈高藥愈靈不論
病症藥到即除心德音夫見玉開行持精進甚是歡悅常來論
道講德一日有一遠客求見玉開此人頗有學問上通天文下
識地理中辦人才三教九流亦皆通曉也修積多年聞名特來
參訪考證自己得失何如玉開接進四人分賓主坐下茶罷玉
開曰請問貴姓是何名有勞貴步到寒門今朝得遇高賢士枯
木逢雨又更新元亮聽得深慰訪賢之心答曰小弟姓李名元
亮聽得長生世有方行遊天下九州地特開真修在府堂玉開
聽說知其悟了門頭設筵款待四人坐下酒行三巡元亮曰學
道之人要有緣法彼太公之遇元始孫臏之遇鬼谷湘子遇洞

賓子房遇石公得仙家傳度真大幸也眾曰先生何出此言前
輩是何修積其功行猶不能圓滿故今生借此圓滿而已或人
世當有興衰上帝命星宿下界借此出身而已豈偶然哉乃氣
運之際會耳今人片善未積一功俱無妄想仙家傳度獨不思
仙是何心我是何心僅我因果如仙心則仙之望我惟恐不得
且我心果如仙心我已將悟出仙也又何必望他傳度爾自量
其心與仙心何如元亮聞言不敢妄辨又復柔聲下氣從實問
曰大和尚如何行持玉開曰大和尚從生修積上結天緣下結
地緣中結人緣猶不能成功轉劫再生難矣父母手足乃遵元
戒之律出家於師長道友卻盡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本大乘
法寶三藏經旨之意三教教人用意皆如此依此修悟明心見性
說法宣揚齊引迷誤大有功於世自然了悟成真元亮曰如何
以結三緣玉開曰無時無雨不怨乎天久晴久雨不怨乎天衣

功過格

玉

食不足不怨乎天謀事不遂不怨乎天此為結天緣山高水遠
不怨乎地溝渠江河不怨乎地不毛寡產不怨乎地物不遂生
不怨乎地此為結地緣他富我貧不怨乎人他貴我賤不怨乎
人他強我弱不怨乎人他伸我屈不怨乎人此為結人緣元亮
曰如何叫做功德心德曰功德不分大小人人可作富者出財
貧者出力寒士出口隨在周全到處方便俱是功德元亮曰何
以有功德無成道者心德曰作點善事便自恃有功就求旁人
就說他是何等樣功德或遇一利害事心又變了功少過多不
能恆久為善如何能成道元亮曰世間男女常常看經念佛何
以亦不成道音夫曰看經念佛之人貪心甚重他本念原不想
成道元亮曰看經念佛焉有貪心不想成道誰去拜佛音夫曰
爾去查訪拜佛之人二三十歲拜佛不是為妻子不遂意便是
為丈夫不遂心四十前後拜佛不是因子女不遂意便是為家

道不遂心五六十歲拜佛不是怕墮地獄就是求後世富貴豈不盡是貪心故曰他本念原不想成道元亮曰人生年幼無知造下罪孽拜佛可以解得否音夫曰佛神無私不因敬而賜福不以不敬而降殃爾若有過任爾燒錢化紙破額頭天天拜佛時時念經不能解也爾想正直佛神豈肯受賄世間有錢男女不思生前修積只於死後修齋設醮寄庫化財就說解了罪孽可憐那無錢的人就苦了佛神豈是如此沒分曉譬如爾有不是求教地方正直之人買賄他歪枉爲爾他必直言說爾的不是必不肯受爾的賄況在佛神儻佛神因爾燒香化紙就偏佑爾反不如地方正直之人矣元亮曰已經造了罪孽要如何纔解得音夫曰求人求神俱是無益當自解之心孽以心解事孽以事解若知悔悟時存好心行好事說好話做好人慢慢自解了元亮聽了冷然汗出真是有道之言善惡辨得明白自知

功過格

主

心高氣傲都錯了越是低聲下氣問曰萬惡淫爲首我常戒淫見人婦女心中未敢思想但美色總難忘奈何音夫曰婦女年尊的視如我母年等的視如我姊妹年小的視如我女我媳自然一見即忘了元亮曰惡由貪起我常戒貪見人憐心遂意順境心中未敢圖謀但意念一時難丟去奈何音夫曰此要各人自知命數有定命當富貴行我富貴的本分命當貧賤行我貧賤的本分推之患難夷狄常變皆然凡想事做事之間不出我本分之外處境就隨在安然貪心自然丟去了元亮聽三人言說心中只去裁度端起孟子也不知飲菜蔬也不知吃眾曰請飲酒元亮方覺不意酒涼菜冷乃另外設席復坐玉開曰大道不必過思實理那在高遠凡事合乎天理順乎人心有實無欺即如事奉父母隨其勢所得爲分所當爲只要順得父母心中安樂孝之道也若貧賤強以厚養厚壘富貴竟以薄養薄養是

貧賤孝失之過富貴孝失之不及則父母之心必不安亦非孝道也推之事物物俱準乎天理良心就是了何必過思元亮曰請問眾老先生如何行持玉開曰我三人每人做三箇口袋一袋裝黃豆一袋裝黑豆一袋作公若有時起了好心作了好事即取黃豆一顆入於公袋內記功有時起了惡心行了惡事即取黑豆一顆入於公袋內記過至三箇月滿取出公袋內兩色豆來數看功多過多日夜時刻檢點一毫不敢自恕自寬始而過多繼而功多久之見功不見過歷終身如一日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元亮聽至此恍覺心花開放心內如嚮亮一聲覺方寸清清白白明明朗朗恍然大悟曰我前頭的事業想得多少古怪走錯了多少迷途今日始知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也遂依依不舍一連數朝即做一袋豆照三人行持拜謝歸家行至中途過十餘年未會而親友被二官差扭鎖押解元亮

功過格

主

問押解何往差曰都去亮曰因何事差曰現有牌上十四條元亮阻之鬼卒曰張秀芝之祖父現在都都受罪要秀芝對案伊祖父母方脫身故地藏經云冥府受罪鬼使有哭有笑哭者子孫在世上作孽多端笑者子孫在陽世積善作德爾看秀芝牌上犯此十四條元亮看畢嘆息別去至自己家中問其子公婆伯叔何往子曰張秀芝叔滿四十歲做生都往他家吃酒去了元亮大驚暗想十日前我在路中明明見張秀芝解往都都去了今如何在家做生且去他家看明白果見張家大宴賓客秀芝談笑不已元亮進屋稱賀茶畢心中按納不住噴噴稱怪眾向探問元亮直言曰我在途中見二差官押張賢親往都都去我向前阻之差取牌示我牌上記張賢親所犯罪過一十四條第一條反眼看父惡語回母二條刻薄手足親熱門人三條暗破閨門私通寡婦四條圖謀入業欺孤奪寡五條受人東修

不盡心教導誤人子弟六條妬人技能才破成事七條改路關
阻埋坎陽足八條討牛不遂用藥毒牛九條求藥不得用藥殺
牛十條砍柴破阻放火燒山十一條捕風捉影侈談財色十二
條用諺嘲人使人難洗十三條覆巢破卵挖穴殺傷十四條畜
害胎未拋散五穀賢親如此傷害人物所以天地譴報於爾秀
芝曰我害人物人物不見報我又不害天理與天地何干他
來私我元亮曰爾不知天地生人物即如父母生兒女一般天
地之恩春發夏長秋收冬藏即如父母懷胎生養教育婚配天
地有雨露風晴是天地的功勞即如父母生子女誠求啼笑乃
父母之劬勞也爾傷人家兒女他父母必然心痛爾害天地的
人物天地豈不情慘所以使鬼神譴報爾秀芝聽畢跳出天井
仰天亂說忽脚手踏地做黃牛吼十四聲七竅流血而死眾人
齊見大驚各自悔悟誤犯十四條者各人痛改常犯十四條者

功過格

七

各求懺悔一時十傳百百傳千自覺惡氣化為善氣燒風化為
清風元亮歸家一人行善因之感化一家一鄉無不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夫柔妻順婆媳親愛如煙雍容不數年間真覺善氣
薰蒸祥和密布鳥不亂飛虎不亂行常有神仙在元亮家往來
久之將他一家大小度成仙去不題且說玉開自那日將客送
了又來發藥不數年間驚動各府州縣都來取藥始猶記功記
過繼則純熟自然自知得了道行要歸仙去來辭心德心德知
他已得道仙去遂曰死的駝活活要離安排酒宴待死的與其
丟入元般洞不如託友寄包皮玉開暗想他明叫我將驢丟去
在這裏但恐誤他然他必有一難方纔成得正果因他先年大
斗小秤瞞心昧己之時多有乘威迫脅之事聞王殿前已注他
三世牛身今我丟在這裏折除他難日後事發救他可也答曰
三歲孩兒去擔柴不去不往又不來蝦蟆抱住蝦蟆咬僧人抬

舊僧人埋心德聽說多承高情玉開深深拜謝起來就坐在几
上仰身而逝心德排設香案送他只見一股青風騰上半空現
身拜謝而去心德將驢壳用棺木裝好看箇地方厚厚埋葬不
意早年行惡之時索債無償把人家男子押來家裏做活抵消
他婦人在家無有吃費氣不遇自縊死了轉身來心德家做安
童他見醫生白玉開好好在家死了對眾說道我家老爺圖財
害命眾人說心德是行善的人白太醫生時手鬆不把銀錢要
緊這事不可信安童說我看着他拏藥酒毒他還未落氣又按
倒攪打死的眾人聽說恐怕日後拖累只得同去報官發差來
拏心德慌忙錯答了話說他是回去死的並不曾在我家安童
死死抵住官命將來捉夾起連催三繩又敲四十心德登時挾
死又將冷水噴面也不見活官命擡在外面著人看守一日一
夜心口尚熱以被蓋著候醒來再審豈知心德已被閻羅天子

功過格

六

叫到殿前問道爾好好將一生事業從實說來儻一字有虛刑
法在此心德將早年大斗小秤瞞心昧己之事逐一訴了叫判
官拏簿來對把心德叫在公案傍邊自己看簿上遍惡說道爾
暗計害人曲枉人死註爾三世牛身心德大哭閻羅天子又命
取善簿來看心德又將功過行持一一訴說天子大喜把牛身
簿子與他勾了吩咐道爾陽壽未絕放爾還陽好好行善永無
懈心可望神仙之分再不來此爾回陽之後不可改了爾前日
口供命小鬼送他回陽只見眾動將被蓋揭開心德起來復審
說道太老爺在上看是何人見何人說何不去檢驗何必屈夾
小人太爺即吩咐前去檢驗安童指道就是這箇墳即令挖開
竟是千年枯墓骨屍已爛完了太爺看驗即把心德放了將一
千首報人證審成誣告的罪心德不忍當官訴道不與鄉保鄰
里相干全是安童亂說害小人大爺說這安童叛主本縣自必

依律治罪決不想他心德心中暗想此人乃前生誤死轉身若不救他冤仇何時解釋又訴道太老爺要開天地之恩這事也難怪安童他是小人前在路途中見他衣食不充引他回家做活路未免刻薄他多不意年幼猶子記恨一時妄言誤害小人望乞太老爺開恩超釋官聽說心中又驚又喜人人說心德行善今日看來果然不錯到我前不能容察屈審了他即將鄉保鄰里放回以律而論奴害主常問凌遲若要執法心中不安問簡軍罪容他一死鄉保鄰里箇箇回來勸說道安童是他買的家奴他說不是我們本是告他他反來救我們此恩將何以報議定各備禮物登門叩謝心德曰不關爾們事是我帶累爾們反來謝我如何使得於是設宴款待以禮送回眾人心下益覺難過又該有恩不報於理不可大家約起會首出些錢與心德做供生齋請請山明僧高道九日九夜申文奏表音夫

功過格

九

知岳父功德圓滿已將仙去必來辭我設起香案迎接心德知自己功行圓滿吩咐妻子兒媳爾們好好行善切不可稍有寬息自尋墮落我要到女壻家謝他指點之恩音夫遠遠迎接心德見女婿排設香案知他未來先知已得道也進去茶罷音夫曰岳父功德大造成眾人齊會送天庭因此來設薄筵宴眾茶相待望爾心德茶畢曰無大二極分兩圓二儀交結四相全陰陽奇偶成八卦依然反同一蒲團道謝拜辭音夫夫妻子女外孫悲切恭送心德轉身來到眾人修齋佛堂禮佛三拜上香三次起來盤足坐下跪說不動音夫在外而排設香案送岳父升天只見一股清風騰在半空現身拜謝而去眾人見心德从坐不起前去扶他已經硬了僧俗嚇得魂不附體齊說我們好意反成惡意音夫說多承眾位厚愛我岳父本當在佛堂上歸天爾們把功德誠心故園備我將屍骸擡回去安葬一齊都有

功德眾皆傷心一連幾日晝夜不願分離隣家有一賢人姓鍾有一子存心正直作事體惡大理心中常有天堂地獄善惡報應之見但不知修行之路見音夫受心德莊田起義然後幾置產業創造結親長子游庵次子聯捷進士富貴雙全皆他岳父之力今竟哭之不振反若有喜慶之色其中必有緣故因虛心下氣問其由來音夫大見他有些善氣就實告其情一千問之心恍然大悟即俯伏在地拜音夫為師一如音夫行持不論日夜記功記過久之自想吾年已邁還難行得許多年不免多買藥材開箇舖子看還多做些功果庶幾知施藥之名一彰少有人來取藥還不及在家取藥的多問至半年販藥的更少不解其故復來請教音夫早知來意遂說當街無人問枉領一片心圖名功不就不如當賤名一千聽得恍然會悟知道販藥的不過是貧賤之人至有體面顧臉的斷不肯受施之一字乃歸

功過格

十

家出帖寫不辭謝禮其色好定不移帖在門首漸漸行起時來不論大小病疴藥到即除又有一人名叫黃吉士也讀得些書司一千行善就來拜師學習每日睡到飯熟纔起閑事不管叫他燒點茶吃他說這兩天人不當好一千要說他想吾行善之人恐怕他果然有病叫他看服他又說藥都醫得好人太醫就該活一千年我生平不信這些白日鬼詭弄人家錢米一千就如未曾見是不知一千以恩待他他自己折福未至半年得病身死一千得吉士安厝之後德行益見大了自覺心舒體泰慧悟日間不數年間功行圓滿來辭音夫音夫已知來意設席款待之日到處梅花對雪飛兩輪明月去還回天地山河年年在眼前清風來送誰一千聽了知音夫功德已到了長生地仙步步位遂跪在地拜謝而去音夫見一千去後亦吩咐妻子兒女媳婦爾們好好行善我要到世外遊遊未定歸期妻子聽說知其

必去急忙收拾酒席送行等出來看已不見形影留詩二首其一萬兩黃金未為貴存心正直值錢多修持性理天知道登仙免受世間磨其二神仙本由一心修快樂天堂任我遊上界豈有不長殿凡間盡是無情舟其子有罷大哭登時發人因感其起並無音信後竟在於

國朝

聖祖仁皇帝南遊見二羽士前之一稱臣漢徐庶一稱臣宋石音夫

同在護駕云蓋均肉身成仙長生不老者歟

評徒能言曰此案真修行捷徑人人可行第恐信根不因因無恆心耳石音夫前生以一報馬克稱厥職就得轉身為人可見人能盡性致命寧不可成佛成仙乎且初劫為人能如是修持不惟自己超凡入聖而且化石心德白玉開等語皆成正覺況屢生為人者果恆心行持其成就不尤不可思議

功過格

手

耶欲求懺悔者正不必持齋把素朝山禮佛為僧為道也第取此案置之座右每日早晚緩緩細讀一二遍將自己身心功過反覆對證有過即改無過即勉久必成熟自有不測效驗蓋修持之要為三我知為善者亦若是耳聖人教人緊要在人當日用之常工夫不外修身正心誠意下學上達了道成賢及其成功一也竊嘆古今來多少名人學士晚年候佛欲求長生者諄諄服氣鍊神嚙津摩挲求鉛汞了無證驗不知皆旁門外道宜均歸徒勞無功矣若遵此格而身體力行行之不過年餘必有點頭道是嘆余言之不謬者

再生子曰余謂素行善者見此格歡忻依此行之如鋪土添花素未行善者見此格踴躍依此力行之如點石成金若見格要行不行畏難苟安或行之不力始勤終怠者直是棄金於道耳至見此格而疑貳誹謗巧辯是非以惑人聽者

信心者則固石音夫之不如矣謂之何哉

此板因興東樂善好施者甚眾今順邑曹應時捐資重刻校訂備有發心印送者請到省城學院衙前廣文堂書店存板刷印

跋

人人皆有為善之心而惡每陷於不自知是井不知惡之當去也第畏難苟安遂無所警於心因無以自勵耳余以為確然有據可以著實下手者莫如率太微仙君功過格尤更便於石音夫醒迷格蓋功過格須紙筆記錄醒迷格只黃黑豆囊而已習功過格者可以超凡入聖習醒迷格者亦可以了道成道及其成功一也余始得是編於滇南副車徐君繼又得是編於富順袁子川臣尊氏字為中者見而遵行之并欲重鐫而絀於力余因其意念殷殷為之立薄勸募以成其志參互考訂覽原本力過者

三

簡淨尤善從之板成因敘其巔末以跋於後

嘉慶十七年歲次壬申孟夏月吉旦

安城醒半子植維周氏敬跋

順邑四美堂梁輝南敬酬壹伯本

順邑四美堂梁輝南敬酬

道光二十八年順邑胡興遠堂為父母作冥福敬送壹伯本

同治十三年翰林院編修黃貽楫校對

盛京滿洲都桂芬敬跋

鄭州司馬馬敬送

人生天地間凡吉凶禍福善惡得失消息盈虛之故一感應之理而已感應者其陰陽之妙用氣理之真幾歟是故吾夫子釋大易中孚鳴鶴一爻曰君子居室川其言善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違之萬化不窮感應一理所以感應者皆自心出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實感應之樞機也善則明理不善則昧理人以善爲感應則感應同乎天故曰動天地又釋坤一爻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不善必有余殃蓋以天下事未有不積而成者所積善則福及子孫積不善則苗流後世慶所以勉君子殃所以戒小人此感彼應如響斯答事理必然無可疑者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感應篇圖說序

身其斯之謂歟蒙曾見善齋李先生註感應篇其善善惡惡之言如指諸掌嗣而鄭相安晚湯侯北村徐公博雅輯而爲贊衍而爲解韻而爲詩愈益明白今錢塘善士陳君實又能析條比事列圖附註揭之座右真勉人立心行已存善去惡之龜鑑三教諸經同一律令予謂雞鳴而起孳孳爲善一言一行不欺心不欺人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如心之恕主一無適之敬惟恐少失其人卽是君子否則言行不相顧心口不相應不畏天戒不恤人言其人非小人而何蒼蒼冥冥懷乎可懼久聞陳氏父子皆好善知有天刑人禍出入起居恐懼修省舉頭若有神明暗室屋漏若十手十目之指視何止一鄉

之善士而止哉求余敘篇首不敢辭凡我善友尙監于茲仇遠書

感應篇圖說序

感應篇懲惡勸善之書也世多以為道家文字非儒者所尚又其言不能常接於心目雖前賢句為之傳篇為之贊長篇巨帙大字正書有東之高閣新著手未觸者遂使太上之言幾於具文猶藉藉之於書則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於易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然則福善禍淫之理猶響之於聲形之於影雖其設教不同而所以使民向善背惡則其理未始稍異也今閱其書往往與經史昭合特覽者未之察耳於是博考經傳參合同異附註句下區別其類總二十六門纂集成圖揭於座右以便觀覽若盤孟戶牖之有銘俾得常接

感應篇圖說自序

乎目每警乎心不至於怠忽遺忘也願其辭詳則卷軸有限又懼覽之者憚繁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欲泛覽流觀則有前人之傳贊在苟因筌而得魚同歸於至善不遷之地則余之所望也泰定甲子上元錢塘陳堅君實白識

太上感應篇圖說

錢塘陳堅君實父撰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在人頭上錄人罪過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下圖已載勸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

感應篇圖說

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下圖已載惡惡百七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自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

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勸善凡二十六事

忠孝

臣事君以忠孝爲百行之原事君盡忠事親盡孝分所當爲臣子之大節

友悌

兄弟天倫也分形共氣故兄愛而友弟敬而順書不云乎惟孝友于兄弟

矜孤

詩云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幼而無父情實可憐撫育訓誨皆所以爲恩德

感應篇圖說

二

卹寡

詩云予美亡此誰與獨息夫老而無夫窮而無告者仁人之心尤宜憐卹

敬老

書曰汝毋侮老成人以其闕世久而更事多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

懷幼

語云少者懷之所謂懷者懷之以恩德也孟子亦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慈心於物

陸機於卹於物謂之仁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嚴

不殺方長不折之類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莊子自其同者觀之萬物皆一也麟鳳尚知不啄生蟲不履生草況人乎

右勉孝敬慈愛

濟人之急

濟人於窘急之際猶溺而得舟倒懸而得解也以富濟富非君子周急也

救人之危

見人顛危力能救之陰德豈可量蓋死生於此繫焉危而不扶亦獨何心

感應篇圖說

三

憫人之凶

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幸有遭罹於凶災豈可不惻然思以救之

施恩不求報

排難解紛本欲救人之急豈望報乎若責報於人則施者不厭報者倦矣

與人不追悔

古語云何以怒許不與君子作事謀始既以與人隨又追悔小人哉戒之

右勉周急扶危

不銜己長

顏子曰願毋伐善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誇其功夫自銜己長士之醜行

不彰人短

子貢方人夫子告之以不暇況人有所短而欲彰之此非重厚之君子也

受辱不怨

孟子曰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人能責己則亦何怨之有

受寵若驚

居寵思危蓋福兮禍所倚安得不恐懼戰惕乎夫如是則祿位可保

感應篇圖說

四

推多取少

記云分母求多蓋利者亂之始也若計利則害義寡取則不爭讓則有餘

右勉謙慎廉讓

正己化人

書云爾身克正罔或不正君子正己而物正者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不履邪徑

端人正士行不由徑姦夫佞人動履陰險道若大路舍之不出必致顛危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道者日用常行之理君子以禮動以口目是則進非則退惟理所在而已

右勉行己正直

積德累功

書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德無大小積功乃成也

過惡揚善

易曰君子過惡揚善大凡人不惡則當掩之善則當

感應篇圖說

五

之反是則薄德人也

樂人之善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樂善之謂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仁者見人之得則喜而不寐聞人之失則發憤忘食

視人猶己故也

右勉好德樂善

懲惡凡一日七十事

違父母訓

教梁傳謹慎從爾父母之言夫教子以義方欲子成

人不遵親誨非孝也

違逆上命

權臣擅命子弗祇服厥父事皆違逆上命者也縱汝不畏國有常刑

暗侮君親

書曰爾毋面從退有後言若事君事親而面是背非陰行侮慢罪豈容誅

詆觸父兄

父子兄弟一體而分者也入孝出弟理之當然于犯在上神人之所不容

忘怒師傅

感應篇圖說

六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苟或委質凡下必捷以記之而而可怒自暴棄者也

慢其先生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故弟子服心喪三年輕道慢師非學者之所宜

嗜酒悖亂

惟酒無量不及亂此聖訓也小人無德以將恃在暴以犯上取禍之道也

右戒干犯在上

唾流星

河目日大星下流華渚感生白帝然則星者聖賢之

精靈而可唾乎

指虹霓

蝦蟇在東莫之敢指止奔之詩也此則以虹乃星之餘氣指之則獲罪耳

輒指三光

日月君后象星斗萬物精皆蒼生之所仰照而輒指之是有無尊之心也

久視日月

視日不瞬君子知其有無君之心視日月而能久是有不臣之心也

詞風罵雨

感應篇圖說

七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彼敢肆狂訶罵者乃不敬乎天地

對北惡罵

帝座在紫微垣中故有北辰之號而眾星共之對之惡罵非狂則愚

對北唾涕及溺

北辰天之樞也居中不動有人君之象對越上帝君子焉敢肆其不敬乎

指天地以證鄙懷

易曰言行君子之勅天地也而小人指山盟海誓於枕席之間褻瀆甚矣

右戒不敬天地

輕慢先靈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祖禰而不加敬無父母之人也爾子其從不孝乎

罵神稱正

敬鬼神而遠之聖人之格言也曷嘗以罵為正乎胡不問乎濟神之語哉

呪詛求直

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爾惟不愆奚恤人之言

自呪呪他

感應篇圖說

八

傳不云乎有詛有祝禍之本也輕要神明以詛人已鬼神其實臨之

竈火燒香

祭祀則以陽燧取火所以致潔也今太上垂教禁竈火焚香謂其不潔歟

穢柴作食

勞薪爨飯尚或辨之豈惟穢氣上蒸不可作食惡其觸穢於竈之神明也

夜起裸露

南史載劉璣兄夜隔壁呼之不應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蓋不欺暗室也

對寵吟詠及哭

盛夏祭竈則固有神以司之故有疾則禱焉今乃詠於斯哭於斯何意也

引神明以鑑猥事

左傳要盟無質神不臨也況以猥瑣事引神明以鑑照乎是瀆於神明也

右戒褻瀆鬼神

晦臘歌舞

晦者日月交會之際臘者新故交接之時道家所當戒謹也其可作樂乎

朔旦號怒

感應篇圖說

九

吉月必朝服而朝謹其始也而叫號忿怒其敬安在道家所忌亦若此乎

入節行刑

月令立春行慶施惠立夏則慶賜遂行所以順氣序也曷嘗於此行刑哉

右戒喜怒非時

虐下取功

以急欲暴徵旁緣行禁侵刻下民要取功名殊不思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詔上希旨

希意導言謂之詔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所謂

逢君之惡是也

輕蔑天民

左傳所謂以民爲土芥者也民乃天所生敢行暴虐以害之是戕其天也

擾亂國政

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好與事舞文弄法者鮮不爲國之大姦唯上所察

賞及非義

賞以勸善若不宜賞而濫賞或當邑而予縣皆非義也善爲國者賞不僭

刑及無辜

感應篇圖說

十

刑以懲惡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殆哉

棄法受賂

陸宣公所謂紀綱大壞賄賂公行者是也若然則冤枉者多矣民其何賴

以私廢公

唐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用胡人爲節度使致使安祿山傾覆天下

誅降戮服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禍莫大於殺已降其反報必至於殲身滅族而後已

賞罰不平

書曰功多有厚賞不迺有顯戮若賞及無功罰及無辜何以懲勸天下乎

入輕爲重

漢陳咸曰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謹無與人重故陳氏子孫貴顯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此衰亂之世也若曲直倒置冤枉者多矣

貪官於財欺罔於上

陳湯受金上封奏王參子此向未至於害民若受賂

感應篇圖說

十二

以直爲枉其害甚矣

右戒姦政害民

見殺加怒

昔大禹出見罪人猶下車問而泣之予獨何心又加以怒死者能無憾乎

縱暴殺傷

聖人用刑初非不得已乃欲殺人如麻流血成淵獨不見支解車裂之報乎

剛強不仁

春秋傳云剛愎不仁必敗家語云彊梁者不得其死君子可不謹戒之乎

狠戾自用

書曰厥心疾狠不克畏死況凡人自用則小苟不知畏則喪無日矣

辱人求勝

好勇者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況辱人以求勝者安知不爲禍耶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紂觀炮烙謂龍逢曰樂乎然惡無大小厥罪惟鈞自古惡人未有無報者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決水以害人之田放火以焚人之屋使民食息無所

感應篇圖說

十三

其害甚於劫掠者乎

右戒殘狠不仁

強取強求

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昔虞公求璧與劍遂有出奔其池之禍可不戒哉

好侵好奪

漢詔云吏以賄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此侵奪之大者也奈籍沒何

沽買虛譽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何爲欲盜虛名於人乎違道干譽雖大禹猶嘗戒之

採取姦利

機巧趨利世有託救火以攫財藉援溺以麗物幸災樂禍之人寧無報乎

巧詐求遷

唐嚴挺之欲求大用稱疾願醫京師意得見上竟爲李林甫奏罷而不用

虜掠至富

傳曰幸災不仁苟因兵火之際乘時虜獲至富不思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分外營求

所謂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蠅營狗苟不知

感應篇圖說

十三

限量至於死而後已

貪婪無厭

記曰分無求多若貪婪而無厭則不奪不廢故老子云禍莫大於不知足

苟富而驕

富而無驕猶爲僅可少有而驕淺中狹量人也驕淫矜夸將由惡終戒哉

古戒苟求名利

傾人取位

傳所謂毀人以自成者如戰國之士所爲是也殊不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書曰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罔弗憝凡不以人命爲重而取財者皆是也

危人自安

語云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今乃害人以利己於汝安乎

滅人自益

易稱君子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小人反是損人益己放於利而行故多怨

侵人所愛

楚莊王楚子反欲取夏姬申公巫臣皆曰不可而巫

感應篇圖說

十四

臣取之終致殺其族

耗人貨財

分人以財謂之惠爾乃設計以耗散他人之財縱不入己由我而耗則一

認恩推過

好善惡惡人之同情不能克己力行妄以恩認歸己而以過推於人謬矣

嫁禍賣惡

呂不韋嫁禍於嫪毐袁盎歸咎於晁錯雖苟免一時其後終不得其死也

自罪引他

一一一〇七

如公孫敖無功而誅李陵桓溫喪師而歸罪於袁真
不有天刑必有人禍

以惡易好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君子存心也以其所不善易
人之善是誠何心哉

假借不還

典籍錢物久假而不歸掩爲已有者世最多有此以
借爲名取之者盜也

破人家取其財寶

昔晉獻公滅虞虢而取其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厥後
爲里克殺其二子焉

感應篇圖說

五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有以人生前所寄白金百兩還死者子不肯受者未
聞欠債願人死者也

右戒損人益己

射飛

潘濬諫孫權曰絀絕指破皆能爲害蓋謂不惟損於
物命亦恐因以傷生

逐走

虞人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詳味箴言亦戒逐獸

發蠶

仲秋蟄蟲始動季秋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仲春
始出非時發掘則死

驚棲

孔聖弋不射宿此聖人仁及於物處禽之棲宿猶人
之寢驚之則不安也

填穴

誰能出不由戶螻蟻之有穴猶人之有戶也若塞其
穴則無路可出死矣

覆巢

月令方春物生戒毋覆巢遂其性也巢乃禽之棲止
覆之猶毀人之屋也

感應篇圖說

六

傷胎

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傷其母
則子從而亡矣哀哉

破卵

記曰春田土不取麇卵其生也物雖未成而性命已
具於其中忍破之乎

敗人苗稼

稼穡民命所繫故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
田穡人而蝗心可乎

無故剪裁

布帛之物生自蠶織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

始成丈匹可妄費乎

非禮烹宰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況又非禮烹宰者乎

散棄五穀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君子譏之蓋食乃民命所繫
力耕而成其可棄乎

勞擾眾生

有生之類莫不欲安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織羅密
而羽禽躁於澤嗟乎

春月燎獵

感應篇圖說

七

國君春田不罔澤繯之以火魯焚咸邱春秋譏之況
於常人燔林而獵乎

川梁殺蟲

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不可勝用用藥以害他人之
樹此損物之人也

無故殺龜打蛇

龜以下則殺之蛇當道則斬之況元武神而合形苟
非有故慎勿害之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因物制器欲利於人乃欲毀損以妨民用者噫是豈
仁民而愛物之意乎

右戒損害物命

陰賊其善

荀子曰害民曰賊書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暗
箭損人逆理之大者

貶正排賢

正人在位則邪人不得逞其姦一網打盡而後快於
其心但彼亦未免耳

壅塞方術

人之有技娼嫉以惡之是以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
如不傳醫卜之類皆是

侵凌道德

感應篇圖說

六

昔禹誓師有功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天
降之咎況敢侵凌乎

毀人成功

荀卿有言愚者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
成事不說況欲毀乎

蔽人之善

凡蔽善之人因已不善恐人壓已故爾傳不云乎不
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挫人所長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其
後卒為臏所殺之也

願人有失

鄭慶曰幸災不仁大凡仁人視天下之溺由己溺之願人有失樂禍甚矣

妄逐朋黨

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歐陽公論之詳矣惟人君不能辨其君子小人故耳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樂人之禍禍將及之不見李苻欲置盧多遜於死地苻隨亦貶死於其所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富貴在天見人富有而操嫉妒之心欲其破耗縱快

感應篇附說

光

其意何益於己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疾疾一旦墮於陷穽不能援又下石焉殆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此妨賢病國之人不知稱人之善人亦稱其善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左氏宋羊斟不與羊羹之享故敗宋師君子乃謂羊斟非人也刑孰大焉

右戒妒賢嫉能

乘威迫脅

如董卓強聘皇甫規妻拔刀圍之而曰孤之威教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

逞志作威

書曰毋依勢作威夫肆欲陵人快一時之私不知怨之者深禍不旋踵乎

苛虐其下

君可取臣下主足制僕妾苟不以其道則禍在蕭牆吾待如犬馬彼視若寇讐

恐嚇於他

平邱之盟惴惴恐喝於諸侯晉遂失霸況常人乎若

感應篇附說

光

取人財物明有刑書

凌孤逼寡

書云不虐無告老而無夫幼而無父皆窮而無告理當哀矜況忍凌逼乎

壓良為賤

彼亦人子耳陷其身於驅奴之中寧無衛青者哉況於法非輕於汝安乎

右戒威力加人

短尺狹度

同律度量衡王者之大事也小人惟知欺心以取利不知犯法以致禍也

輕稱小升

謹權量蓋持其平也陳後主時雷震殺一人背有字曰斗稱輕重宜戒之

以偽雜真

揚子有云欲售偽者必假真夫以偽代真害人者莫如藥誤國者莫如姦

謾驚愚人

漢王吉傳民者愚而不可欺夫愚者而可謾天理不可謾吾誰欺欺天乎

虛誣詐僞

無稽之言誣善之人微詭之行象恭之心有一於斯

感應篇圖說

三

小人而無忌憚者也

誑諸無識

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欺天罔人過於白晝攫

左道惑衆

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爲

竊人之能

如郭象竊向秀所註莊

儆食餒人

色惡臭惡

太上感應篇圖說

右 下缺

背親向疏

不愛 下缺 悖德蓋於所厚者 下缺 薄也恩義安在

骨肉忿爭

唐張公藝 下缺 字遂能九世同居同氣連枝 下缺 忿

乃無義之人也

攻訐宗親

書稱以親 下缺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攻發親 下缺

之陰私不義之甚矣

叛其所事

歐公所謂 下缺 薦禍之墨已鸞射羿之弓者是也 下

感應篇圖說

三

缺者狗彘不食其餘

受恩不感

子曰以德 下缺 受恩而不知感乃忘其所 下缺 背惠

食言春秋所譏

得新忘故

漢 下缺 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 下缺 得新忘故

不義之甚也

右戒忘恩背義

向背乖宜

凡人燭理不明則必昧于趨向是所謂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乎

一一一一

是非不當

荀卿下缺非之謂智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指鹿爲

馬狂者多矣

棄順效逆

石碣有云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禹之言也戒哉

偏憎偏愛

好惡不得其中則不能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惟

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每好矜誇

書云矜其能喪厥功又曰驕淫矜誇將由惡終誇人

感應篇圖說

垂

自滿者不欠之道也

作爲無益

書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官吏臨政興下缺受其賜反

是則遺患矣

施與後悔

缺中勿許人物正恐施而下缺而後悔則不成思患

矣

念怨不休

缺子所善以其不念舊惡下缺寢皮怒猶未已忍人

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缺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俗諺下缺妻女淫人宜深

戒之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缺許聘于齊則客或跛或下缺之於房卻克怒伐齊

幾亡

右戒好惡乖宜

訕謗聖賢

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謗諸同學

鹿門誠子書曰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下缺合

感應篇圖說

語

志同方而欲謗之非義也

離人骨肉

晉驪姬譖申生於獻公使父子相離而下缺不四年

而人亦殺其子矣

破人婚姻

婚姻下缺之好人之大倫繫焉而鼓脣下缺之豈君

子成人之美哉

形人之醜

缺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其無過不當於無

過中求其有過

訐人之穢

以許爲直聖人所惡人有小過當爲掩蓋欲攻發人之陰私薄惡甚矣

毀人稱直

缺惡直在其中爾乃毀人之短下缺直夫何直之有哉祇取辱耳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大率譏語之人何代無之惟其聽之者不明故也

右戒毀謗譏語

越井

井養而不窮百姓所以並受其福若越其上則有

感應篇圖說

三

井泥不食之患戒哉

越竈

竈者五祀之一烹飪是賴民命繫焉敢有超越之者是褻瀆其神也

跳食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況於食上跳躍而過其可以伺人乎可不戒諸

跳人

記云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同類可躍君不見胯下士乎

右戒非禮

知過不改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是謂無過過而不改則惡日長是故惡積不可撿也

知善不爲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既知善之當爲而不爲則亦知惡之當去而不去也

護己所短

周子通書今人有過不喜人規猶如護疾而忌醫寧滅身而不悟也戒之

怨天尤人

不怨天不尤人反己自修無怨乎外若怨天者則不

感應篇圖說

五

勤尤人者則無智也

苟免無恥

苟免刑罰而無羞愧怙終之人將由惡終文中子曰辱莫大於不知恥也

干求不遂便即咒恨

事有不可行力有所不及求而必獲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何敢咒恨乎

右戒弗能克己

川妻妾語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惟婦言是用商紂亡國謀及婦人雍糾亡身戒哉

不和其室

禮運云夫婦和家之肥也多因惑於嬖妾致有天婦反目家之索可待也

無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世有易內而飲酒驅子以殉職彼皆禽獸之行也

右戒齊家無方

逸樂過節

逸豫無期詩人所刺樂極則悲禮經是懲管敬仲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

淫慾過度

感應篇圖說

卷

樂而不淫著於詩首懲忿窒慾訓於大易二者不節天壽之本可不戒乎

力上施設

不恤其力而驅迫過酷惟務貪役人力以成其事不察妨奪農時而害民

右戒不自慎節

男不忠良

男乾道也咸懷忠良臣子大節不忠不良是不能踐乾道成男之肖貌也

行多隱僻

惡之匿於心而他人不及知者陰毒之人也一毫不

可執於心況多者乎

心毒貌慈

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害物人謂之人猫然終於竄死

口是心非

言顧行行顧言此君子所當勉若口是心非小人之常態也何忍爲之乎

圖合爭訟

聖人之心欲使無訟不仁之人故舞獸端角蚌相持始快其意是誠何心

助人爲非

感應篇圖說

卷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然助桀爲虐桀亡汝亦亡爾戒之

包貯險心

包藏禍心所謂笑中有刀潛殺人此人面獸心之人不知毒人人亦毒已

埋盡厥人

漢江充使胡巫作桐木人埋之誅殺數萬人及皇太子後武帝夷充三族

懷挾外心

夫爲人臣而懷二心爲人婦而挾私意皆天理所不容鬼神所共誅者也

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孟子曰非理之理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一舉動而乖於禮義無所不至矣

右戒性行邪僻

女不柔順

女子十年姆教婉婉聽從巽爲長女以其有柔順之道焉否則惟厲之階

不敬其夫

儀禮云夫者妻之天也可不敬乎彼庸奴其夫欲何所爲乎是不祥人也

失禮於舅姑

慈應篇圖說

三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飾不敢見而敢失禮者雖有婦容婦功眞悍婦也

常行妬忌

以色列妬以行日忌此女子小人之常情昔君爲臣制失爲婦制而然也

損子墮胎

既已成形亦一人命載生載育而以毒藥殘其生其慘過於刳剔孕婦也

右戒婦人女子

三教垂訓惟制其心堯傳於舜舜傳於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中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純乎天理至善而無惡然因一念之發而後善惡分焉故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必當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苟非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則安能發皆中節無過不及者哉老子之書曰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蓋人能息念神水常清休心靈源常靜則水火自然升降至於動靜兩忘清濁一源則天地之理悉皆歸於一身釋氏之書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不應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若心有住卽爲非住不取於相如如不動

慈應篇圖說

辛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李善齋集太上感應篇傳載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以非謂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卽爲不欺神明蓋心者神明之舍或問曰事神乎曰事吾心神而已事之云者不待黍稷犧牲之奉惟以不欺爲事耳燕山寶十郎名禹鈞年三十夢祖父謂曰汝壽不永且無子曷不早修陰德以迴造化禹鈞惶懼於是遇親戚故舊及貧困者有喪未舉有女未嫁或窮而無業公皆出金帛以助成之與夫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家惟素儉建屋聚書開義學苟可修德無不樂爲後十年復夢父祖謂曰

今汝名挂天曹以有陰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當爲洞天真人又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世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五子八孫登第貴顯爲參政尚書學士公爲左諫議大夫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范文正公曰吾之宗族在吾固有親疏以吾祖宗視之均爲子孫況祖以積德至吾富貴今苟不恤宗親又何顏入家廟見祖先乎遂買良田四十頃爲義莊均及宗親歲支口糧緣帛嫁娶喪葬皆有贈給其子克紹父志增廣義莊文正公遣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

感應篇圖說

三

既歸文正問見故人否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爲對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文正怡然喜見於色其父子德量一至於此王沂公之父掇拾字紙滌以香水收焚後夢宣聖曰汝敬吾教當遣曾參來生汝家生子名曾榮顯拜相尚霖因李鑄病故而貧乃資助其母而歸鄉嫁女于士族夢鑄泣謝來生爲子後官至大理寺丞李謙嘗值歲歉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歉人無以償公焚借券後復大歉竭家惠濟賴以全活者萬計李口口拯濟貧困積四十餘年未嘗少怠韓忠獻公琦富文忠公弼虔敏元發陳文惠堯佐王懿敏素李允則知郡歲飢自出己財及口口振濟全活飢民

至於九百六十餘萬蘇文忠軾知杭州大疫出財合藥施療所活萬千子孫悉皆登第貴顯其韓公琦富公弼爲仙主紫府司峴臺王叟劉燼行醫能善用心雖勞不倦治療多效死葬尸解居地香氣累月不絕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許眞君除害救民趙素臺濟窮卹死周伯持收瘞遺骸李五郎不欺斗斛陳安世不殺物命景州酷好放生皆得升仙呂公誨爲官正直昇爲上帝司糾王昌運本推司不敢棄法受賂白日上昇爲保和眞人周惠化好施窮困辛苦不倦度爲西華眞人王咨權鹽潼川疆鶻抑民倍認鹽額戶皆破敗咨亦暴卒爲牛馬絳爲幹官苛虐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肆暴督

感應篇圖說

三

刷背發左右兩疽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肉潰至盡脈息方絕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枉勘一僧爲寇以溼紙糊口鼻土囊壓臍腹裂而死獄吏李郁推司劉元知軍孫諮判官趙禹皆暴卒李若水腹痛號呼而卒一門喪盡盧多遜貶朱崖而李苻改令竄泰州死地後苻坐事竄宣州上怒亦改竄泰州死丁謂秉筆竄寇萊公於雷州在後丁謂坐事亦竄崖州李叔卿爲郡功曹最號廉謹同寮孫容嫉之誣謗妻其妹事遂傳播叔卿抑鬱自殺妹憤亦自縊數日間雷震孫容死置屍於叔卿之門及葬雷又發冢竟至腐爛骨肉狼籍毛口俊侵吞人田產僞換絕契改典作賣死入冥獄子孫失音而死

俞彥輔凌轅鄉里吞奪田產兩足變化爲驢屢作馬嘶
遂死劉口行獵多殺禽獸背生三鼈隱在皮肉間啗食
痛不可忍而死人心所行善惡隨感而應捷於影響先
人坦齋陳君實處心以善有口斯文嘗謂曰作善作惡
惟人所爲降祥降殃惟天所命胡不敬慎而戒謹哉乃
與同友張中父互爲參考儒典註述感應篇圖說以勸
戒今重模勒以垂於久同志君子相與勸勉不亦宜乎
時至正壬辰上巳嗣子從仁從義從禮從智孫士賢士
良士方士正拜手敬識於鶴齋從禮書丹

感應篇圖說

三

感應篇圖說附錄

胡文煥感應紀述靈驗

昔我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虛空間哭聲微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行感應篇真樂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醒

遂寧府周篋因獲此篇日逐觀閱及好與人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藍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篋被驅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書星官

感應篇圖說附錄

一

像呼篋謂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汝欽奉太上感應篇爲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然聞而回心爲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者皆因汝演說之功今一樂道至將汝改注壽祿詎今放還之後若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篋出吏戒曰汝至陽間更將感應篇廣行傳播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但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男女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之路篋因省放回敬錄以警世人 噫卽此知彼二人但興一念而報應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開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

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月二十三日竺帶男王淨同出嬉遊被邪祟侵害回家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哀痛情切發心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母胎復爲兒子發是心願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於己卯春有妊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縣定光觀黃籙普度大齋會薦男王淨其時恍惚恰似與亡男共轎回家及至夢覺胎腹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時復生一男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願感所至其引鐫刻靈篇稽遲十載未得鐫刻至乙

感應篇圖說附錄

二

酉歲妻復有孕患病甚篤急速命工上此篇板當日刻起卽獲感應病則繼痊新都楊道機字明夫每云吾鄉友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予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畧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於嘉眉黎雅間口傳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爲至誠轉誦然止誦其半而未完全篇每以爲愧昨數日前以病故臥於此適因絕初死之時見鬼吏呼之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慈司

太上感應篇一卷載之宋藝文志及道藏中多與抱朴子語相合宋理宗在潛邸國子學錄鄭清之繕以進呈覽而善之踐祚後賜禁錢梓行並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於篇首先有御史中丞李昌齡爲之注後有西山真氏爲之序是書益大顯於世

國朝順治十三年奉

旨刊賜羣臣下逮舉貢生監咸沐彝訓久垂遠布昭若日星已右爲元泰定甲子錢塘陳堅君實氏與其友張氏中父舉是篇一千二百七十七言析條比事凡勸善者二十六事凡懲惡者一百七十事參合異同博攷經傳各注句下爲圖說而勸戒之至正壬辰君實嗣子從

感應篇圖說後跋

仁等模以上石後有識云湖山堂杭城壯觀之所感應篇助教懲勸之文恕齋陳從仁勒碑樹於此堂之左以爲起居之修省口口口斯道不泯矣武林贊成善士張仲德仲瑛錢彥和杜兼善徐景祥陳裕之秦君懋曹君義于元善邵君實吳伯玉范澤之金石澤沈性初王信之姜子良祝仲華張輔之徐季遠王口甫周成輔四明口口口鐫按湖山堂潛氏臨安志云在南新路第二橋咸治二年洪安撫燕買地創建卓然爲西湖最遊者爭趨焉碑正書凡十六列每列行字不等篆額橫列六字高七尺六寸廣二尺九寸不知何時徙杭郡庠光

堯石經之次雖阮文達摘刊其文於兩浙金石志而碑久塵封書非專刻讀者嫌焉謹爲依寫登之張聚仲廣所傳并錄明錢塘胡德甫文煥格致叢書感應紀述錄驗附於後以相證明云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秋九月里後學丁丙識

感應篇圖說後跋

二

方入門見饑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廳上遂引至前問曰你在生誦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今還人間更受辛苦百日更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此恨身穢惡不能化人乞方便以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誦念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益知太上感應篇實爲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尙爾況知有太上感應篇而不念誦勸人奉行者乎

感應篇圖說附錄

三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爲陰府所攝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陛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狀如職役於下仰視殿左有一碑高可丈餘通金書太上感應篇就讀誦敬禮而出復經一所宛若官府榜曰速報司方悚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被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一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遂呼王巽謂曰太上感應聖訓汝既敬誦面觀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見本鄉眾刻太上感應篇遂發心助刻一版忽於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第三甲

第十七名意謂應科舉之列次日刻局版樣已刻楊琛名字在第十七版信知神夢昭彰不虛報矣丁酉春版將成就刻局欲再刻小卷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

又進士沈球因項氏有娠更多病遂發心刻施至三月庚申刻成小卷刻者奉板至門項氏卽產不移時母子俱慶

又真大奎竭誠募刻是篇繼獲嗣續杭州錢塘汪源于成童之日洪武己未往市書局因觀觀太上感應篇既而請贖欣喜讀誦源先人號靜虛處士志欲覆版以廣其傳力微勿克如願囑言乘時重刻源因先人善願謹

感應篇圖說附錄

四

導先訓常記遺言父既早棄欲刻太上感應篇但得我母壽年希艾更獲宗嗣以繼是願遂發心於洪武乙亥歲募勸善士父玘等各助金資鳩工覆板既刻首卷卽獲符應得嗣以慶堂有老母身履康健果享希年不衰噫下誠微願上仰隨感欲母老而得壽欲繼續而得嗣心願如是而報應亦如是感應之符不敢自隱今幸刻完普願刻者施者聞者見者各獲嘉祥矣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儒者之學以求誠也而誠貫乎學之終始傳曰不誠無物況學之大乎六籍皆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書學者服習其文至於老死鮮有明於心而行於身者則亦不誠之故而已矣夫天之與人一誠之所爲也故舉念而天監焉出言而天聽焉行事而天視焉禍福之報各以類應亦惟其誠而已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善惡之極乃與天地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下尾集四

流通而往來相應夫善惡積之而

至於極則誠矣誠安有不感感安

有不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動卽

感應之謂也古今言感應者未有

深切著明於此者也余觀太上篇

道藏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二 下尾集四

中旣列善惡之目而於終篇則要

之以語視行三者夫一日之間三

者皆備可謂誠矣而又積之至於

三年則誠之至矣禍福之應豈自

外來乎夫無妄之福無妄之禍君

子無所容心焉若夫致自己者正

當取之以攷其善與不善誠與不誠如是則禍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諱言之者竊以爲過矣一日在內直見查澹遠宮詹手一編專視而貌肅若神明與俱者就而視之則感應篇集註不書撰人名氏其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三 下尾集四

箋釋則先發明義理而後證以事實或更引他說以暢之其文約而不漏詳而不雜切近而顯明用之警世動俗可以勉進於正而懲創其邪僻與六籍所載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指無異焉而澹遠好之

如此其誠由是道也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若昊天鬼神之降監其有裨於吾儒立誠之學者豈淺尠哉旣嘉是書之可以警世動俗也遂與澹遠共捐貲以付剞劂澹遠屬余標其大指書於簡端云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四 下尾集四

龍集康熙四十五年六月朔日丁亥

澤州陳廷敬書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五下尾集四

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

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

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

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

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六下尾集四

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

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

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

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

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

必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

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
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
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
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
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七下尾集四

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
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
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
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
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
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

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
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
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
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
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
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八下尾集四

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
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
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
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
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

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埋蟲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
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
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
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
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
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
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
神明而鑒穢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
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
穢食餒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九下尾集四

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
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
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
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
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懷狹外心自呪咒他偏憎偏
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
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唾涕及
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
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
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十下尾集四

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
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
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
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
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
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
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
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
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
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
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七下尾集四

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
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
行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五月朔奉持弟子
海甯查昇齋沐敬書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七下尾集四

太上垂訓 感應之篇 日誦一遍
滅罪消愆 受持一月 福祿綿綿
行之一季 七祖昇天 久行不怠
壽命長延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太極真人讚

秋浦曹瑞霖

之最能施 凡人有大則奪紀 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

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十二年為一
諸神巡行考校三日一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若修善立功便
可延年萬一造罪立見減削唐虞師德為左驍衛郎將後遷納
言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謂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星
光將盡矣言訖不見是日隨即神昏不能入朝因謂侍者曰我
一生謹慎只因誤殺二命今遂早死一紀未幾卒此大過奪紀
之語也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
呼曰思公何為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
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將削盡數人謂
此二事皆小過史曰不燒香即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即是有
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嘆曰厚德如符公尚以此為
算况其他乎符驚寤因自述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
者先須避之此節承上文而言言過大奪紀過小奪算太過無大
特指人以避之之路數百事如篇中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
蛇皆其小也又因奪紀奪算之言而專及求長生者以見造命
蛇皆其小也又因奪紀奪算之言而專及求長生者以見造命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去

下尾集四

延年之訣莫切於此其真天下無人不遇中無人不當避過
若欲求長生者九當修其鍊性使身心淨若明珠即纖翳微塵
亦不可有耳先須避二字又啓下文千善百善之是道則進非道
則退此一節是綱下二段是目也道猶大路也坦平正直即是道
也崎嶇邪僻即非道也進退兩途決之於已不趨吉避凶之義
趙清獻公嘗曰吾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
收焉也蘇黃門書陰君之言曰公書之所為夜必焚香告之於天
之於紙不可不記者不可為也二公所言之義不履邪徑路
為經邪者不正也動履不正皆從心起心正則步履不期正而
正矣趙抃帥蜀時有妓戴香花公偶戲曰髡上杏花真有幸妓
忽厲聲呼曰趙抃非不得無媒主晚公使人召老兵呼妓遲遲不
出曰某實未往某事相公最久相公邪徑分毫不能改者陳良謨
遊學廣德本座張教謂公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入簾吾引
爾往拜其門場中必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命進不出
正識者所鄙遂托辭不往而是歲恰中武公房內假使當時一
拜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此未履邪徑一念能持者也夫邪徑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去

下尾集四

二字所包極廣路頭畧差便是人不欺暗室暗室者人所不知
錯一朝夕失足道根千古可不慎乎不欺暗室暗室者人所不知
人問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者人所不知不欺暗室暗室者人所不知
生黃靖國為儀州判官一夕被賊至其寢室其妻在側其子
志延壽一紀子孫三世不意已出靖國既還志從其志某年日
事及子亦未嘗與言不意已出靖國既還志從其志某年日
密以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返公將金埋花盆中植時卉於上遣
人關中訪之本商已死止生一子公呼至以金與之其子疑不
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叩謝而去後生洵為太
師孫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以暗室欺人財
者也善乎王梅溪詩曰室明室暗兩矣疑方寸長存不可欺莫
問天高鬼神時時檢點又何必欺之與有積德累功見諸事日
於獨知處時時檢點又何必欺之與有積德累功見諸事日
由少至多日積月累至高不欺之與有積德累功見諸事日
主誠其子曰勿積山卑至高不欺之與有積德累功見諸事日
善動云做好事勿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自不必用錢者乎
鎮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去 下尾集四

知盡忠如此彼居官食祿儼然稱縉紳先生者又可自恕乎陽
一武進拜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
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
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
死乞得棺殮已衣殮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棺旁
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以乞丐之義尙知孝親如此彼
舊家子弟力量少能**友悌**兄愛弟曰友弟敬兄曰悌兄弟之生
自給者又可自恕乎**友悌**情同手足卽有繼有庶其原止是一
人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矣禮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鮮知
市父母者固未有薄待兄弟者也吳興富胥莫氏老年私一婢
有娠懼其嫗婦遂遣嫁一賣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遂死里
中羣小指爲奇貨因語其婢曰汝子孰不知莫氏子其家產應
有分胡不歸取之不聽則詬之耳因作一孝服破其子使往且
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至屋旁卽告官其子如其教
入其家哭且拜家內駭然嫗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
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拜其母曰此汝母吾乃長
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次嫂當拜又指
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
去卽命櫛沐去故衣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同寢處又呼其生母
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計遂大阻夫此子一敦友愛

太上感應篇集注

孝感悟而去夫人之難化莫如盜而兩公俱能格其非心豈
 非正己人自化耶苟不知王已專務化人雖至親豈能相信乎
 孤血冥孤兒寡婦世之窮而無告者我能矜之恤之是以補天
 官一日隨真武下降忽問哭聲俯聽乃其妻也因懇真君求通
 音信允令寫書差直符送下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
 諸孤保守門戶噫嘻已得度世者緊念尙爾況未得度世者耶
 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兼可慰幽魂於地下此處閻
 係陰騭更敬老老者閻世久更事多衰衰少年無限淪喪驪眉
 是不小敬老皓首獨保康強可不敬乎語云敬老得老四字
 實有至理昔楊億以弼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
 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
 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意果方壯而卒○抑問老吾老固以及
 人之老垂白在堂不知尊禮而泛云敬老祇成悖德無怪乎逆
 子頑孫踵踵相繼也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穀作一
 輿送祖至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曰留此
 以備父老耳父感悟卽迎祖歸養喪幼者位卑力弱苟挾長
 卒成孝子此事雖奇可以爲鑒懷幼惡陵則彼無利口辨是
 非又無強力較勝負可憫孰甚故吾之幼宜加意撫惜人之幼
 亦宜撫惜之也昔楊荊官宦僚出入止乘一驢隣翁老而得子

恐家藏驚之遂賣無徒行懷幼如楊公者向何分人我耶此
推府宇養之仁益無窮盡夢得云子在許昌歲大水流殍無
暇矣發常平賑濟活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偶聞
石無子者何不救養日願于者固不願也人長而父母來
時恩義已絕收之為恩更重遂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
者自當所從收明於券畧中定信券凡三千八百人此亦
常平餘粟所給也又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兒啼
者所當知也又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者多因兒啼
得兒口中不覺被口而不閉氣少者幸乘嬰兒不顧有教
味兒口中不覺被口而不閉氣少者幸乘嬰兒不顧有教
西冬賊自江西北犯信州民空城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
又遇變者所當知也○道東嬰兒不獨災傷時有之即太平
年亦然蓋貧家不能舉子多置路傍或販兒女繁者其心
甚有私胎分餵者溺死盆中其為慘毒更甚遇有揚州居
建立育嬰社募眾協舉為利甚溥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
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
給工食銀六錢每遇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定賞罰三
為滿待人哺養此法不獨恤幼又兼賑貧免一時溺嬰之慘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四方好善之心世間功德莫此為盛凡城邑村鎮皆可仿此
之為官司者循此勸導各方利濟更宏也時陳曼仙致政家
居為之刊定社規極精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前言慈心於物
極詳名之曰育嬰編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前言慈心於物
下文愛人之意蓋言昆蟲之物至微者也草木之物至
無情者也存心愛物者猶且不忍傷之況於人乎 宜憫人之
凶宜字直貫下十六句乃承上二語而言也 因者惡之因
既如猶有一念之明未必不可救解但世每拒絕如仇而亦
趨死如鶩彼固不肖我亦非賢故邵子曰聞人之惡如仇而
愛人猶已者自如此矣周文襄公忱閣一死獄欲活之無由
覆不安形於慈嘆使吏抱成案前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
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樂人之善人發善願天開若諸
世人妄行嫉妬假使始不行彼之善自若也即使始行而
善愈高矣徒壞心術於已何利苟能樂善不獨誘掖勸善自
我成者為善也即彼之善已成吾能播揚之推引之使行善
者固而堅信無善者亦聞而興起此便是無量功德矣誰謂
之在人於我無與哉昔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園林陰陽家謂此
地當踵生公卿公曰吾家獨貴孰若使吳中之士咸教育於此

此真能樂人之善者濟人之急人之急不止一端疾病則醫藥
急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但當各隨其急濟之末郭元發知郿州
時淮南京東大饑元發慮流殍日聚必且為疫病先相度城
外空地召諭富家富家出資力為營舍一夕之內成二千五百
餘間井甕器用無一不具民至如家遇疾即治全活五萬人後
為龍圖閣學士年八十五無疾而終張彥明善醫貧者不受錢
或反周之富者以錢求藥不問多寡必多與藥人有請者必連
往不計遠近嘗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俱
可獲須臾乎一城之幸此劉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
請請以所費病之急者歷歷具陳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為
往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為重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
人曰我生平多做屋定與施人字壽至八十後託夢與家
孫可說與十果發解自此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者不絕十四
名謙光次年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都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
不食七日則死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吾當自坐即日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發倉賑之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適歲饑典質俱盡一日正
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分半以賑妻曰如明日何樂
遂分贈之濟人饑乏之急者此 救人之危 元帝垂訓曰凡
之中善川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
若依此言而人與濟人又當倍之爾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
年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爾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
於江岸傍拾遺金一袋歸語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往往利
以死匿之不忍明日乃携金待於岸果見一婦悲號前來詰其
故言夫久繫獄旦夕將死昨將金待於岸果見一婦悲號前來詰其
矣元之驗實而還之次年父子俱登第此以還遺教人之危者
也微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必有大難王素神其
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畜一豕將抵租昨賣
之不意皆假金也夫歸妻楚且無聊生耳王倍價周之婦歸告
其夫夫不信偕婦至王寓質焉王已聞門聲婦叩門呼曰投水
婦來謝王履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吾夫亦
在此王乃披衣起趨啟門視婦而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福後
而去王歸復遇相者駭曰子禍而陰德不獨免難抑且獲福後

生三子兩登科第此以已財救人之危者也廬陵周必大臨
府和州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公問吏曰假若火起自官當得
何罪吏曰官至宰相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免死後必大復
中詞科官至宰相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免死後必大復
與羅同太學記僕染疫死此亦染疫臣為危者也吳獻臣
應種夜十數次病僕染疫死此亦染疫臣為危者也吳獻臣
呼一舟小舟浮沉波上有最奇者高郵張百戶往淮安返舟湖堤
少定見一女子至則其子也居年七月海張百戶往淮安返舟湖堤
此女及發簡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夫救一人而適見人之得
救其子及發簡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夫救一人而適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抑思人思得幸失只緣此心不平
德人所失何益於我而有快心總之自生煩惱徒增罪孽耳建
馮見本立言某為諸生時於歲考後適有分守某行縣諸生
馮越數日及考事畢問案首姓及考事畢問案首姓及考事畢問
大後祿位何如未幾分守公發問相反如此吾曹誌之觀二公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平常甚有田畝頗豐而一死豈非福哉乎無受享之地乎
昔李泌七歲能文嘗賦而一死豈非福哉乎無受享之地乎
之曰君早得美名必有賦而一死豈非福哉乎無受享之地乎
豈得自揚乎泌感賦如泣而一死豈非福哉乎無受享之地乎
惡揚言如惡者易感賦如泣而一死豈非福哉乎無受享之地乎
以人才為慮當高天國才何如之積累今上大夫橋激清
以閉門謝客為高天國才何如之積累今上大夫橋激清
訪一門人即必書於冊雖小官亦不敢忽之故公每客至輒延見詢
太明亦足召禍此不盡然也劉夢得嘗言揚州人嘗謂公每客至輒延見詢
安可一足召禍此不盡然也劉夢得嘗言揚州人嘗謂公每客至輒延見詢
必食厚報後果不貴盛無而縱者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歸山孫
盜而縱盜必有不貴盛無而縱者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歸山孫
人不少此言既受害豈得無推多取少人生窮富天已註定今日
報夢震此言既受害豈得無推多取少人生窮富天已註定今日
弟分財異居田廬取者未嘗不計其理也奴婢取者其老與諸
身口與我共事久爾不能破其產包復賑之張士選幼寄養於叔
身口與我共事久爾不能破其產包復賑之張士選幼寄養於叔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儒素一且富貴至此未知所終矣多遜不念父言竟以事敗
放初爲上召聲名大振其母言曰吾勸汝勿求名今果爲人知
不得安處矣放不聽母言竟以名敗然則受人之寵達可恨乎
故儒者以愛我爲美疾佛氏以名敗供養爲軟賊三教聖人其
言如出 **施恩不求報** 德武師曰無功德蓋有心求報即非功德
一口 **施恩不求報** 德武師曰無功德蓋有心求報即非功德
也經云求報故施名不淨施若求報施名爲施者商賈之人亦
可爲施是故施名不宜求報也北魏李士謙好施者商賈之人亦
爭爲之不受明年又荒人無復施粥賑濟全活者數萬人其陰
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于已何爲陰德後謙
書百歲于孫皆顯官宜與邵靈山積穀數千石最爲陰德後謙
出韓公曰是國利也或勸之賑濟公曰是名也乃盡發所積
雇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發穀千石最爲陰德後謙
靈雨霽九入澤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
竟我而不求報亦未嘗不得語云恩雖亂施有不 **與人不追悔**
期而自悔之則將來惡事漸止善事追悔之則將來善念不生
以物與人而更迫悔非推恩厥初心且塞將來善念也范文正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公子純仁嘗往江東收租麥五百斛舟載以歸道遇石岐卿自
言三喪未葬當世無可謀者其夫悉以麥舟付之單騎抵家見
父文正公曰江東何不以麥舟付之竟夫曰石岐卿爲三喪未葬久
滯月陽交正日何不以麥舟付之竟夫曰石岐卿爲三喪未葬久
喜此不惟不悔且以爲快聖賢德器過人豈不遠乎明正德間
江西舒翁遠館湖廣歲底歸里路逢一婦哭甚哀問之答曰夫
欠官銀三十兩有奇皆賣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
爲惻然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皆
不應翁遂盡捐束修與之未至家百里糧盡眾湊銀買米翁無
有入爭非之中有憐而食之者翁亦不敢飽及至家呼妻曰吾
飢二日矣連炊飯婦曰無米翁曰如借之隣家妻曰借已多事候
汝歸償之翁告之捐金之故妻曰如此則吾有家常飯可同飽
也遂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粥同食一飽既寢忽聞窗外有神
呼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此甘受餓餓而不悔者後生有
芥果狀 **所謂善人** 不與如此也此言能行一節言積善受福應
元及第 **所謂善人** 不與如此也此言能行一節言積善受福應
人皆敬之人心本善見真善人未有不敬者古昔芳踪難
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劉大夏爲兵部尚書
家時他朝廷調土兵討流寇所在披掠至華容見公悉羅拜曰

大人鄉里安敢犯陳腐章新會人嶺南有遊國學者北士必問
代遊白沙先生門石因以之爲輕重文徵明居吳四方入貢者
造之不得見必望其居遙拜而去嗚呼王劉二公功業在世宜
人皆敬之白沙衡山不過一書生耳而爲人敬慕若此豈非善
心感發 **天道祐之** 古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蓋善人行善
而然者 **天道祐之** 古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蓋善人行善
章惇敗竄嶺外諺云在嶺南必死公未嘗爲嶺南人病時有一
凡此八求殺公爲效即謂必死公未嘗爲嶺南人病時有一
公所保二十里至夜半忽聞開門聲公起視之謂天祐之
祥隨之 即如謂不求而自得也善氣所感福氣順應自然之理
苦一日上不豫或謂萬一服藥愈於是龍冠宮禁數 **邪邪之**
邪正之間積金至二萬餘是福祥非不求而自得者乎 **邪邪之**
清爲人正直是舉過化山日因自女爲妖所縛請入妖達不至清
去妖復來女詰之曰遊景秀才女以告父父追景語之爲 **神靈**
衛之取者陰德果係有所敬者道德所興者忠厚所契者正直所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海遇暴風推自反以一月月頭三晨起爲罪已而他船皆沒
惟甯州自若時夜晦甯州人皆以爲神光也望有火光燭之得鳥
爲無居人又無大燭人皆以爲神光也望有火光燭之得鳥
被寇正忠孝也德三保全家皆以爲神光也望有火光燭之得鳥
進置城隍廟夜間三友至城隍廟問曰與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
數也那環可救吾生專欲保全三友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頃婢
出諭曰環係猪環誤香此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速告主人宜遠避
婢歸殺猪環果得環遂全家遷賊後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
所作必成 人有不戒者天與之也天意豈遠人願善人凡所作爲無
危險公力天助夫天助者天與之也天意豈遠人願善人凡所作爲無
往來助木爲業一日見其不戒者天與之也天意豈遠人願善人凡所作爲無
祖本適止四干又見其不戒者天與之也天意豈遠人願善人凡所作爲無
其本如騰利數倍橋上成 **神僊可冀** 鍾離曰仙之求入甚
云天誨到處人求其是過天誨不見人孰以神仙之道爲渺茫
不可冀者乎求之問見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蘭期之濟
窮恤死許真君之行符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

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功一節也...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名果引易者。御守携狀。偏示考官。因抽一備卷。更之既折號則自備卷而中式者大瑋也。由中式而改爲備卷者。訴狀之人也。然則誘人而適以自阻。虛誣僞託。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蟻曰其進謗亦何益於己乎。虛言詐僞。詆譏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曰僞合而言之皆不誠也。此輩縱能欺人一時久必敗露。丁謂平生無真實語。曰謂人莫能測乃世共目之爲五鬼豈非枉用機心乎。樂山曰欲識餓鬼道卽今之多虛少攻訐宗親。宗親謂實令人不信者是陽世陰府俱惡虛僞如此。攻訐宗親本族一脉相延。自當親厚少有猜嫌。卽肆攻訐薄德甚矣。止宗親不肯辱及祖先我攻訐之卽是攻訐我祖也。豈非大逆昔范文正公有言吾宗族甚眾於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若獨享富貴不卹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族中又於姑蘇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乃至嫁娶喪葬皆有賙給其子純仁克繼父志俸祿盡施義庄今人旣不能推恩睦族如公父子又何至肆其攻訐自剛強不仁此爲使氣者言也好剛使氣則遇尨根木之地手剛強不仁人接物純是殺機烏能仁哉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又曰堅強者死之徒世之剛強自恃者狼戾本必害人早已自害卽高明之士亦或不免殊可戒也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毛
尾集四
文天

一月用此爲懷才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自
 竟身名俱敗貽禍更慘者何故總由一向執固自以爲是不肯
 服人即有好友誰來和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
 一至於此然則狼戾自是非不當此言處事者天下事是則是
 用不必爲惡惡莫大矣是非不當非則非自有公論以非爲是
 以是爲非是不當也在一人則關繫一人之臧否在一鄉則關
 繫一鄉之利害在天下則關繫天下之安危率意妄爲何得無
 罪**向背乖宜**此言處人者人有正有邪向正背邪謂之得宜向
 少有名譽及爲官偶附湯恩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後貶竄
 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我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
 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至**虐下取功**功成
 今悔之不可及矣益公每舉此爲士大夫之戒**虐下取功**報國
 固屬公心爲賞罰功亦是恒願但自爲亦須爲人如虐下而取
 之或罷人力或剝人財或傷人性命縱令功成豈能享受王安
 石欲開淮河併修河堤二百里范子淵迎其意自薦往糜費百
 萬斃死者千百竟無成功後論罪流徙峽州夫子淵意欲取功
 乃反取罪功其可必取乎嘉靖時御史王珣巡按三吳僭例獲
 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

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任滿公陞左都御史復四
子皆登進士夫王公不虐下取功竟棠陞擢功亦何待虐下取
乎殷棠川曰凡官長居民之上皆當爲民捍患恤災今乃有水
旱頻仍不爲請命反急催科不能拯援反行敲朴其意亦曰吾
以全功名也嗟嗟功可取也下
論上希旨謂諂媚也希有先意
不可虐也此誠救時之論哉
不善當諫止之可先意迎合漢史解爲平原相時詔下衆鉤
燕諸郡皆望風承旨株連無數惟解獨無一人使者切責曰青
洲六郡其五有節平原何得獨無解曰先王分輶畫界風俗不
齊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用比若承順上旨誣陷良善則平
原之民戶可爲當相有死而已所不爲也使臣怒奏彌欺隱他
燕某中解衡竟免罪此不諂上希旨者景泰中王翰爲御史上
疏勸易儲與南宮禁鋼事甚切及英宗復位翰乃屢言二事之
非上悅之詩以大用一日上御便殿忽風飄一本宛轉上前問
之則翰勸易儲與禁鋼疏也急宣翰來發前疏示之翰稽顙出
血請死上遽斥出誅之此諂上希旨者○諂上希旨不獨臣之
於君如屬官迎合上司紳士迎合官府書吏衙役迎合本官好
僕豪奴迎合家主皆是爲人下者阿意曲承爲非作惡罪固不
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受恩不感之恩
至如流無窮冤結不休甯能獨免於陰譴乎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尾集四

古人必報報無不力心必償足若不償足是愈辱不如矣三國
時李信純家養一大甚愛之一日信純飲酒城南醉卧荒草中
太守出獵見野草深茂命縱火焚之犬口拽信純衣搖之不醒
旁有一溪犬乃入水濕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濕火遇
濕而止犬數入水病甚遂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
具棺會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名其塚曰義犬人而忘恩負德視
此不當愧死耶抑恩更有大焉者太極葛仙公著大懺法教人
報答慈恩一天地二父母二國王四師長世人憤憤一生君親
未報而徒沾沾於私恩小德是又棄本
遂未與於負恩之甚者也亦可憫已
念怨不休受人之害彼
過後便當消釋若念之不忘則冤冤相報豈有已時昔王沂公
暮年子嗣不蕃謂人曰子行已無愧而獲此報何耶但一事有
恨子初守郴州爲監司所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畧無南戚不意
竟死於道路想必爲報也噫沂公尚不免以此受報况他人乎
輕蔑天民凡此蒼生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輕蔑小民卽是
謂人曰吾儕一列仕籍卽令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
萬一況可漫不加意乎憶吾往歲出差赴越往還數千里或出
陸路所用負載役天不知若干人或山水路所用牽挽夫不知
若干人茲念小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或值嚴冬衝

下尾集四
文上川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下
尾集四
文
人

二二一三五

殺其處無一得免寇退周棄法受賄一居官棄法必因受賄賄賂
媼復歸舊業此通算者神所主棄法受賄功名算便當減奪乎
刑州府知一法一鬼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
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此少卿復夢曰可怪魏推官此去
結之次日果至因歎留焉數日少卿復夢曰可怪魏推官此去
受賄四五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聞其官留亦不
承法受賄得報固應如此魏推官每受人賄私伐為囑託
致使官府枉法狗情司報應者豈無法處此輩耶台州舉人
左文也填居鄉試卷甚佳考為第一忽夢神告曰比台州人
折錄算幸無取也遂歸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躍也未幾蹕
客死於山一朱璣曰棄法受賄豈惟官長凡書吏衙役亦多有
之蓋官長止一端惡事操之公門中人其間狐假虎威難文
安乎曲能直為曲以曲為直韓魏公曰兩訟在官曲直未定
於此豈宜屈民上乎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民已服委之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錄
民知州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
之朝延若水謝曰某初心止圖拔富民遠垣而哭知州欲以此奏
錄何知州謝曰某初心止圖拔富民遠垣而哭知州欲以此奏
幸陳何知州謝曰某初心止圖拔富民遠垣而哭知州欲以此奏
色日彼賢太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不敢以病死等語聞正
官至三司以上二事一是不以直為曲一是不以曲為直由
大者推及小者凡事皆當平斷蓋百姓多愚或不以一不察也
人墮為重反入罪之所謂哀矜之意安在平楊旬為夔州推司
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名椿年二十四中天下都魁夔州使
君聞之請旬來令旬解職旬曰念旬為吏四十年家無餘貨惟
積陰德留下三箇有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
當三錢第二箇有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

問故旬曰每決獄因但遇入輕者或從死罪改流罪改
房便投一小錢或從流罪改入輕者或從死罪改流罪改
舍公門而自放逸哉此可謂公門好修此語誰不知之而
善者有幾如旬所存可謂公門好修此語誰不知之而
府門懸金榜題曰所存可謂公門好修此語誰不知之而
龍圖學士晚年語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事至不
思者守杭州有達官請一老僕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
令驕達官折衷相宜不呼入行杖不意竟杖之下至今
恆以自尤達官折衷相宜不呼入行杖不意竟杖之下至今
達官見責而移是不忍之心不勝其畏達官之心也達官
畏不司人輕為重者不當鑒此乎就知反以此削其顯位
清廉而性嚴重者不當鑒此乎就知反以此削其顯位
無不致而命者未幾而死夫清以持身有冤鬼前呼後
者往往多刻入輕為重者不當鑒此乎就知反以此削其
清介有聲及身死而其子孫落有已每見吾鄉士大夫
官任性者見殺加怒人之有罪固不取然何為昔子羔為
亦當鑒此見殺加怒人之有罪固不取然何為昔子羔為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三 下尾集四

上師則人足後值衛離子羔出走則守門者引之逃匿焉謂
別者曰吾向者親朋汝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反如此
何也則吾所以則足因我之罪向者見君論刑時有愀然不
之色也則吾所以則足因我之罪向者見君論刑時有愀然不
過不改則與惡不同惡也然則見殺加怒者其能無憾乎知
則是無心變為有心矣故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佛家
教人懺悔亦是勸人改過也嘉靖中葛守禮為陝西布政使
計日有小吏與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曰守禮為陝西布政使
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當罷公請留之吏曰守禮為陝西布政使
填過在布政司何可使小吏受任尚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
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後官至刑部尚書江陰張
畏巖甲午鄉試不中道大罵試官旁有道士笑曰是相公文不
佳張曰曰野道烏知不中道大罵試官旁有道士笑曰是相公文不
文安得佳張不覺屈服自道者曰文貴有氣平相公文不
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按中所缺皆原該中
或新有薄行而去之者指後一行云汝三年知善不為長春
來改過自修當補此是科果中一行云汝三年知善不為長春
在世問方便者第一好名心持於大而不忽於小又或者求報心
盡是不為或者者第一好名心持於大而不忽於小又或者求報心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三

下尾集四

勉於始而怠於終豈知存此心者皆為太上之罪人乎南豐劉
微履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為且有虧德
何望登第微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
杖下非虧德乎微又以弟不肖為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
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即行獲為善之報矣微覺
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被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
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東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帳生三子
皆顯官噫世人不為一善而自謂善人又或齋僧造寺不
惜千金而同氣類連不一引手者自罪引他嫁禍者不同不善
比比是也盡以劉微事類觀之

自罪引他嫁禍者不同不善
之人自作罪惡及至事發則引他人不知孽惟自作終當自
受若妄相援引是業中造業矣縱逃王法豈逃天誅昔夏原吉
為戶部尚書吏污精微文書驚懼待罪公曰汝勿憂明日公入
朝請罪曰臣不諱筆污精微文書上曰易之吏得無罪夫他人
之罪向欲引歸己身彼自墮棄方術人挾一技一能淺者藉以
養生高者用以濟世苟一語阻之使不得行一事遇之使不得
售即是塞聖器乾佑在世時念雲安一邑江險有一十五處一
日作法召神神偶平之一神義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師之意
不過欲使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小費不足為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三

下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注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三

下尾集四

萬理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持筆字紙而一身顯宦果
報昭然均可為鑒故作踐字紙亦當與誦誦聖賢同舉侵凌道
德三教在世均有主持之人為之接引故道高德厚者尊為世
間導師經云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敬彼何等人乃敢侵欺
而凌辱之在有道者固不免成化開採江都御史某酷惡遊方僧
思欲垂戒他人罪必不免成化開採江都御史某酷惡遊方僧
道驅逐甚嚴忽有一比丘不知何來坐大中橋說法眾如雲集
御史問之怒甚親往觀之至則比丘端坐不動怒愈甚命左右
侍之不能動遂命掌其頰類中白光一道昭耀如日月御史方
驚駭而兩股軟罷不能立矣急回語妻曰此天人道德尊者也
誤以左道疑之今射飛逐逐飛不止用弓箭如用藥鎗烏銃
死矣言訖遂絕

射飛逐逐飛不止用弓箭如用藥鎗烏銃
部下卒獲一腐儒之舟尾空中有一鴈隨舟悲號將登岸籠中
鴈伸頸向外大呼空中忽下二鴈以頸相交而死錢泰將問
之大怒同舟兵卒各執一鴈河南潘樞好獵入山見一老猴發
弩射之初發為猴所接再發中臂度不能支遂抱其子乳之復
摘木葉數片盛餘乳在傍大號而死潘見之破弩折弓終身不
獵由此二事觀之一切禽獸皆有仁性皆有眷屬或飛或走射
而逐之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歸何如詩云勸
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此言不獨禽鳥射飛者如可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三

下尾集四

二二一三七

也淫繁經曰無慚愧者名爲畜生人當患難之時搖尾乞憐哀
求苟免既已苟免便當悔悟乃反揚揚得意略無恥心是尙得
爲人乎昔范純仁嘗與司馬光論役法不合後朝廷治司馬
轉難執以執政日與光不合得免或勸純仁借爲例純仁曰吾
昔與君實同朝論事不合則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
有愧心而生孰若無愧心而死乎不苟如此公眞可法
推過思非已出而等者斷不爾也王曾爲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
察其可用必先用心平而後用之既不爾也王曾爲相士大夫有請差者公
之事若使之知卽是我私而市恩也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此
不認恩者曹彬與王全斌伐蜀賊寇卒三千餘人公諫不
聽及歸上怒必欲殺之公自誅伏全斌免此不推過者
禍自惡前云白罪引他及云認恩推過引與推其惡顯然太
於人人亦樂與惡之况設計陰險嫁禍賣惡乎嫁禍者如嫁女
受報必加慘矣姚殺與王虎奉命同盤大雲倉殺受監吏賄虛
掠欠折正數虎不知也及事將敗致將原受金銀托漆其外以
奇虎虎不疑留之後上司勦殺虎同受賄搜獲得金銀托
自是常遇虎時發氣結而死致復用計盡將已罪坐之得自脫
自是常遇虎時發氣結而死致復用計盡將已罪坐之得自脫
太上感應篇註集 下尾集四

義

下尾集四

三年知州錢延年爲請道錄宋之才讓救致忽從卧榻趨出跪
眞武案前自陳始末延年從旁錄其語侯醒示之慙憤而死
沽眞虛譽曰名者名也沽買有用物致行術招引之意陳希夷
孝子清流正上被譽名必遭困抑或子孫多不昌所以然者
名亦福也造物不肖以全福界人豐茲齒彼必然之數况無
沽譽者其折挫更何如乎梓潼帝君有云假行竊名最損神
大博名於人而干恕於神豈爲善計乃今世之人迷而不悟
爲神嫉不爲俗非如居官本不廉要人稱廉本不公要人稱公
其焉能揚刊刻碑頌種欺欺世之事方且自謂得計而畏鬼賊
氣一敗又敗如假名士假文章假道學假節義互相標榜通聲
虛名者又不但折包貯險心貯藏也包藏於心人不能窺也世
福已也不可不戒
印不加之於人已是滿腔惡業矣况既存諸心未有不見之行
事者乎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既平一切皆
平挫人所長隱而勿彰挫則故示挫人所長挫較嚴更甚誠是
曲造就其虛其才反行挫折使之志銷意喪乎穆修以詩者名
眞宗見其詩大加賞嘆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一言

且曰此人行不逮文上由是不復問護已所短此與知過不改
謂挫人所長如此所以死無葬地也護已所短此與知過不改
改特不改耳未必故爲掩飾也護已所短此與知過不改
病亟須醫治諱疾忌醫必爲一生之害矣目起宗日凡人護短
初念或畏人譏彈或徐圖改易眼前雖滿好心上還打點
不過殆遷延不改則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
是以病入膏肓竟不可救短其可自護乎○護短不獨自己一
身凡子弟家人及吏胥衙門客所伴過惡皆因我而起不能防檢
反養成之亦乘威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
是護己所短乘威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脅迫
服而通之使服則不與而僞之使與以與以與以與以與以與
從微錢糧之使服則不與而僞之使與以與以與以與以與以與
取盈收歛和稅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
矣○梅侍御衡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徭
宜儲公肅蹄乞爲追負公忠歸召中宦飲併召負債者至前河
之負者訴以貧公爲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
叔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憫然公復呼來壁額曰吾固知
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責與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罕

下尾集四

何忍使汝骨肉離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
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世之乘
威迫脅者特未念其害也此向忍乘威迫脅乎一段縱暴殺傷
殺衆生皆是也天道好生人命至重彼無心致人於死者冤報
尙自不爽况乃縱一日之暴乎宋王韶經略熙河殺人甚多晚
年飯依禪門嘗悔前事一日問心經師曰昔未問道罪業良
多今聞道矣罪業幾何師曰然則問道矣奈債主不放何歸卽言動發
債乎韶曰必償師曰然則問道矣奈債主不放何歸卽言動發
狂言背誓終日合眼醫命開視高日有無數斬頭截脚人在前
安敢開達死語云惡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爲將者
念之哉至物之於人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但試自觀我今有病
肯遂死乎不免求醫問卜以冀速安大限若至亦肯死乎又不
免祈大轉地以求增算我既畏死彼富不我我既貪生彼富不
貪物尙如此無故剪我髮我髮非甚不得已何忍剪我髮至羅綺之類
尤宜珍惜古人謂一月之衣千日之命今世于綾錦綢緞視爲
泛常獨不念及於此乎承樂十二年上坐便殿裏衣綢緞視爲
而復出侍臣贊聖德上曰朕雖日易千衣亦可但念當惜福耳
夫以天子之貴猶思惜福何况士庶自俗尙不古士庶之家競

君奢靡至有以乳哺之年便衣錦著帛者其為暴殄尤甚恒見
問巷中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執殤之兒折福招報感應不
夷深可畏也獨不問袁了凡內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職
其母為作冬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
絲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贈族中寒無衣者公喜曰
誠如是此子壽矣後歸登進士不獨壽而且貴凡為父母者為
幼子惜福當非禮烹宰養親視先敬賓諸大禮所在或不不得已
以此思之非禮烹宰養親視先敬賓諸大禮所在或不不得已
矣蘇東坡曰子少不喜殺生近始能斷有饒子蟪始者即放江
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
使眾生受無辜怖苦胡虐虐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則必為曰佛教
是亦未考於聖人之訓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麋鹿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
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殺食其肉大見殺無幾矣孟子
則不出見聞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今
人殺心未斷而食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今
生解投糟或養魚造膳或取嫩胎或食脆肉或一羹而傷百生或
狀姑無論殺業滿前昭報不爽試一深思冥念安忍殘毒至此
也至于六畜之中惟牛最苦私宰耕牛律有明禁尤宜永戒元
帝聖訓曰夫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下尾集四

用非天神不敢飲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不與地利有功於世無
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患半字從牛獄字從
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
精戒之三日名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
戒居官者循是說而多方散棄五穀散拋散也棄置也五穀
可散棄散棄者或在田拋撒而不收或在倉使之朽爛或置之
踐踏之下或委之水火之中以致天降凶荒水旱至飢饉之
報皆自取也昔劉元真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元真
問何往答曰某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愛使降霖雨收
其半耳既而果然則五穀其可輕棄乎天府吏魁沈判司屢世
敬奉元帝一夕夢帝謂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奈何聽
家人狼戾全不覺察數日大厄至矣夢覺入厨下視之果然飯
判令家人盡出泛湖約以湖上相候家人出乃淨淘溝中糞飯
加椒菜為炊以待家人日晚候沈不至怒歸後其爭勞擲眾生
取食之餘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竟無志勞擲眾生
我身欲安孰不欲安我身欲樂孰不欲樂若以安樂自處而以
勞擲待人真不仁也宋熙寧間新法方行民苦煩擾邵伯溫初
入仕請教於程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司文書於其急處
能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此誠仁人之言哉明成化間朝廷好

寶玩中官言宣德朝曾遣王三保下西洋獲寶無算上因命兵
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部郎中先歷其冊尚書項忠使都
更過檢不得公語項曰三保下西洋時勢擾軍民死者萬計從
得珍寶何益舊案雖在亦當廢之何足追究有無耶項降位捐
湖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屬公矣後果為兵部尚書
劉夢震曰玩眾生二字所該甚廣非單指百姓也百姓其一
耳破人之家取其財寶事出無心偶至破之惡已不小況為之
有大家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自之兄弟
俱抑鬱死信夫由是留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牽連結訟
到縣見吏役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嚴如其
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罄與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亦有
人取我財寶而我而不忍破其家者海門崔鍾以稅金五百兩付
銘工工欺其無証而負焉鍾變產以償後王瑞發公為守廉得
其狀命訟工對曰鍾家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銘工得
間而感愧遂舉前金還之鍾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決水
放火以害民居長春真人口修橋補路拯溺救焚皆大方使事
害民居富為上帝所容乎宋楊丙所居近河歲值鰲幸河決
賣以取利因屢誘奸民穴堤郡官趙昌言知其事一日值秋決
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取丙家粉麥以充堤用將丙送獄根勘
伏罪此決水害民之報李棣最孝母一夕有客來投宿棣適臨
溪烹雞既具飯不以供客客怒不食棣曰母病思肉故烹一雞
不及君也客愈怒而出是夜屋後火起將及棣母思肉故烹一雞
滅陸人奔視見客臥火中火炬猶在手人已死矣此放火害民
之報若乃設堤防水九旱防火此有司之職苟為有司者因循
怠忽致民居有漂沒塗炭之災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此與毀人
較之決水放火者亦豈有異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此與毀人
一則功已成而毀之一則功未成而敗之一則順令政教之類
其毀一則肆志紛更陰敗其功也規模如一則律令政教之類
凡人作事不知如何籌畫然後定為規模此雖一人之功而天
下之安危得失或皆賴之若亂其規模致功業立敗罪莫大矣
昔賈誼之役楊業奉命進討時賊正攻寰州業與監軍王侁計
曰我師一至賊必悉眾以迎公等伏兵石碣谷口吾引賊至此
縱兵擊之必獲大勝既戰侁乃以賊為已遁欲爭其功引兵而
去業至不見一兵遂受擒非侁沮之功已成矣王侁當為業兵
鬻食斯損人器物以窮人用刀仗文之紙筆之類即器物極小
而用所必需皆不可缺今損其器物令之臨用無措心術壞矣
而無罪報朱少傳國楨曰浙有二生俱春秋有名秋試前一夕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下尾集四

一生密敗彼生膽真筆嚼去其類及入場拙用已盡禿矣慟哭
欲棄卷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寫畢仍禿
筆也交卷至二門遇彼生迎問曰佳卷得意否謝曰但得完卷
耳其人而發赤明日嚼穎生牒出不得終場禿穎生竟魁選可
見損人器物徒自見他榮貴願他流貶凡民有四而榮貴者獨
損耳何損於彼見他榮貴願他流貶凡民有四而榮貴者獨
偶然或山夙世培植福基或由祖宗積德所致見之者正當追
慕其前修豈可妄生惡願且願之流貶能卽流貶乎徒自造孽
業耳宋盧多遜貶朱崖李筴謂趙普曰朱崖雖在海外而水上
不甚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易若改竄春州普不答
未幾符亦坐事竄宜州上怒未已或以符語奏上卽日將符改
竄春州到未浹旬而卒願他流貶者鑒此或曰此是口出惡言
不止心生惡願矣曰人有惡心必有惡言觸事卽發總由心起
彼心生惡願者但未適逢其會耳設使適逢其會能不愧其毒
害如李符手故太上於此直從源頭起處勘之如願人有生
願他破散願他身死起心私之便生咒恨等語皆是此義見
他富不願他破散人之富有乃其福命或由前生布施作福而
家餓不敢食寒不敢衣及其既富常受眾怨此可憫不可妒也
終使富而不賢會有敗時在我何可起心願其破散如縣周義

太上感應篇集註

聖 下尾集四

聖
下尾集
四

大富而恣橫則邵孫識之常從容勸戒義夫輒怒罵識之恨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義夫以事繫獄適識之登第爲本路漕官竟處死魯其家未一載識之家遇寇一旦破敗無異義夫大識之且伺其敗一語所謂願他破散也後事權在手竟如其願而行其矣惡類之不**見他美色起心私之**諸惡業中惟色易見敗可發也如此夫

百惡淫爲首一語恩之世間惡業無窮何至以淫爲最蓋淫念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一生諸念皆生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一阻礙生瞋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羨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害殺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故曰百惡淫爲首夫一動淫心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况顯顯明行罔知顧忌者耶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入室女者得子姦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年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今欲斷除此病當自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言私他美色而言見美起心意可知已昔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邸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仲錫與其師展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遂禱之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其祿位吏檢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邸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祿籍邸某抽腸夢甫醒而館僮敲戶報邸先生絞腸

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夫人淫心一動神鬼森羅已
 無不察即不消告神靈能不爲神靈譴責乎善乎湖上蔡之言
 曰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人能悔罪則邪念日消自能當境
 操持矣試舉一二能持者言之曹鼎初爲秦和典史因捕盜獲
 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公公密然曰處子可犯乎取月紙書曹
 鼎不可四字焚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僮回後殿試對策忽
 風飄一紙墜現前有曹鼎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王華餘姪人館於富家夜深有一妾出奔公不納妾出一帖示
 之蓋主人親筆云欲求人問子公批其後曰悲驚天上神次日
 卽辭館去明年富家設醮拜章道士久不起主人謂之道士曰
 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問記名否答曰未見名只見馬前
 彩旗上書欲求人問了悲驚天上神二句次年狀元及第果王
 華也羅倫是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
 屬子矣羅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滿以此報子
 耳羅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廷試果然若此
 苦報及其身者鎮江翁年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驚叙梳
 買隣女爲妾翁歸因置酒於房謂翁曰吾老不能育此女頗良
 或可延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固厚
 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今不可以辱遂謁隣人還其女次年
 夫人生女信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餘干陳師普醫活一

下尾集四

貧士士戚之一曰薄蔭假宿其家植士問館母命婦作陳宿報
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
幾不能自持遂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
子爲士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問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
之又問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
曰不可二字最難考官不得已錄之揚州高尙書父販貨京口
客寓中時聞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香從隙窺
之見一少女獨坐次日公訪之主人卽其女也問何不字人答
曰擇婿難耳數日公訪得一婿曰主人曰吾見高鄰某郎其佳
欲爲令愛作伐何如曰吾意亦屬之但其家甚貧恐畢姻後不
堪作家計耳公曰不妨吾當借貲與之是日卽爲說合贈數十
金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
果生一子後登進士仕至尙書若此皆報及其子孫者大抵人
之一心平日能持則福境自定從來有平日搖搖當境能不染
者也今人於色界中未見則先思見既見則欲貪見枝牽蔓引
必欲陷入火坑而後快彼云人禍不及我謂天刑難逃矣○蔣
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宜謹戒益邪喪之
語最能眩惑人心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其實是自生
煩惱徒多罪障也劉夢震曰凡人談及淫蕩之事人皆樂聽若
能援引果報曉勸愚蒙亦何嘗不造福利獨不聞如皋冑起宗

太上感應篇集註

四

下尾集四

體相不具而笑之

用見之者正當生

太上感應篇集註

吳

下尾集四

一父兄執迷不返

平復

久自調治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若少有念氣至於抵觸根本既虧鬼神必厭絕之矣昔張義每
且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
罪目一一皆已勾破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之乃義歎時於刑禾
處張曰反顧其父及微罪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
通懺悔故也義大懼即日削髮為僧人山修道臨終殷貴兄股
富貴素敗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謂同鄉富貴曰我生前後再
不敢欺兄矣富貴問故貴曰貴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下殿上罵聲曰汝何得欺我貴曰貴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大呼曰貴恩蒙自改過即罪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見鄰優一家皆被拘捕痛楚不堪因一跌而寤隨問鄭優家
皆歿死矣此可謂抵觸根本之禍也貴曰貴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之問微有不便即謂之抵觸根本之禍也貴曰貴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求分所不當得而必欲得之故謂之強取強取之禍也貴曰貴杖百鬼搜貴下將行杖貴惶懼
坐有朱衣人現前曰某為公守藏神何曰子昔按雲南時夜獨
指座下視之果有白金千兩因語神曰御史豈得携此神曰願
官得納二百金歸而夜神前事神復至隱此復命同年某託薦一
某同年金是也悚然愧謝強取者鑒此臨安沈一性最貪開酒
庫於錢塘門外一日將二鼓有貴公子五人來飲沈意其為五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四

下尾集四

遷其父葬之是夕即夢父語曰福地在心不在墳塋安有存人
之地而子孫得享福利者乎今絕祀矣未幾達死其子亦死此
好奪之報也○按侵奪不歸原主者皆禍也如客入被溺擄取
止田地凡一切貨物皆是不歸原主者皆禍也如客入被溺擄取
貨財或因賊寇經過乘機掠奪又其甚者如為官吞剽百姓盜
用公帑為吏科徵稅過乘機掠奪又其甚者如為官吞剽百姓盜
巧詐求遷遷而濟以巧詐則其心術不端便當忠直存心今求
利斃落地已定即營營終身何加毫末徒為鬼神所誅耳西銘
龍寬在京邸同年某行入過之告以將遷湖廣楊勳註門籍寬
曰湖廣非遠差將遷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姑避之則揚
子山當行竟止之不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
行人勢不可即出楊竟應選得吏科給事中行人仍得前差徒
自恨而已噫一以巧詐求之一以不巧詐求之其理一也
得之世間凡事以此巧詐求之者極多豈獨官職一乎賞罰不平
無辜是當罰而不罰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
均之一罰而輕重不均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
怨招禍率此為戒 逸樂過節 國語謂民勞則思善逸則思淫
太上又以此為戒 逸樂過節 國語謂民勞則思善逸則思淫
憂患死於安樂是不欲人樂也況逸樂可過節乎過節亦非必
驕奢淫佚凡志氣昏惰貪戀安享以至服食日用不遵常度皆
謂之過節過節樂過節不促算則招殃必然而之理也范文正公嘗
言吾每夜就寢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若相稱則
鮮睡熟無夢或不然則終夜不能安枕人能有此心誠畏如此又
豈有逸樂時耶南蘭黃含仲曰人無壽夭祿則死是以一生
盡祿則明日無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奢譬如人有錢一千一
至二十日凡人苛虐其下皆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過撻婢僕
惜福當作是觀 苛虐其下 皆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過撻婢僕
請得專言處家之義洪州司馬王簡易得暇疾中有一塊隨氣上
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吾善使小奴僕因約束太嚴遂至斃適
至陰司被小奴持訴不可解今腹中物正彼作祟焉不矣妻
曰小奴安敢如此日陽間有貴賤陰間則一彼作祟焉不矣妻
呼號謂奴僕下賤遂不可任吾苛虐乎即主僕之分宜有貴賤念
彼父母深憐僕下賤遂不可任吾苛虐乎即主僕之分宜有貴賤念
心已自難忍我復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為試一返觀我
之兒女僕人打罵我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
虐之事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
虐之事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我忍乎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卷之三

遇諸途乃日蒙君

太上感應篇集註

下尾集四

維存明日難保萬

海胡可得耶况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諄諄教訓無非望我成
立即使鞭撻加終是愛我念我今乃肆行已意有言不從或
浮沈順之陽受陰拒此等不孝之罪真為天地所不容矣昔
公海日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問之大怒乃封號一竹板送
京邸令公自持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
頭而哭公謂問故某曰公向有父督責我求責責者誠人情所
也於是公大恸自此相好如初噫不違父訓如費公者誠人情所
亦令人懷惕之至矣故得新忘故而衣服器用大而親誼交情皆
有新政新者終成故者皆問過數日不出上怪之左右以新娶
良為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諫曰是心非
對上怒曰這厮夫婦之道尚薄豈能事我耶杖而諫曰是心非
之今人於妻妾間得新忘故者多矣鑒此可發深省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純善之人也即心口皆非人猶得而防之惟言稱
舜心同列何所不至世間大森正在此輩死而抽腸拔舌又何
之辭昔庚道季久病設無所保命真君判曰庚道季平生為
定死在旦夕依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已貪言於財欺罔其上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至 下尾集四

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耻曰富人臣持已以廉事上以忠乃大
節也今以貪財之故至於欺罔上人大節安在哉令一時富貴
子孫其能久享乎紹興一孫孫布政使無節於貪饕餮及敗官
缺富甲一郡止一子孫孫布政使無節於貪饕餮及敗官
數年問家資已盡矣將死時忽曰口吟曰我官至布政使不
忠精於財與六台尹林克正延之入閣為其姻某氏葬父得
地甚佳方與某穴間雨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人告曰此
地切勿與某穴此人為果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非
意矣思忠明此訪之某家爭地致死人造作惡語毀平人縱
命官司率領至今未葬家業亦凋落矣造作惡語毀平人縱
有過亦當曲為掩護若本反招惡報乎陳良謨曰余昔泰楚潘
時公安縣自教諭會試人京有太和山道姑造術化緣其妻以
教諭名書簿施銀一兩又與絳絲一丈縑旗甫去而同官妻過
訪口適疏簿乃上司出給者見儒官與道姑往來恐為累不
自妻信之急令人追尋不獲旦夕快快比教諭下第回取約絲
謂余曰白教諭姦學吏妻其妻有言勒令縊死豈非狗銜余口

然乃述所聞以告公是矣公即信筆抹去考語自丙得陞同子助
之公輒然悟曰是矣公是矣公即信筆抹去考語自丙得陞同子助
教余轉官問果見林公於前田公指隣家曰此吳姓者向為公
安訓導毀自教諭者身免也後陞公指隣家曰此吳姓者向為公
自訪人今為人誘報施之說豈不信然乎人利直此所謂計
與造作惡語者不同夫正直之心本忠厚當言即言使人知
直道以諫人聽者豈不可恨程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
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
取短以為善不樂存心無過中求有過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
見人為善不樂存心無過中求有過伊川先生曰君子於人當於有過
柔軟養成惡人惡又有一等以度人為善不樂存心無過中求有過
沽名則毀口快心希求福報甚或毀之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加人
方且自謂口快心希求福報甚或毀之曰假公濟私種種惡語加人
知不免矣犯此病者盡自謂之正乎其為鬼神譴責斷無
已大悖聖人之教矣尚得謂之正乎其為鬼神譴責斷無
已鎮江定波門于某幼子痘亡于憤甚寫一狀詞欲向城隍廟
有狀告痘神其妻奪向童下無識姑薄德之發送楊知縣責十五板明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至 下尾集四

出當街責十五板病從定波門出高天伯同二生赴金陵
問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德行齊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之
君不能矣以途申用榜嚴作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
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此榜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
至州守夫妻濟經典受罰如此彼放果如所言高後以明經官
順效逆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順也少凌長小加
效之逆則宜棄絕之今反棄順而效逆豈非逆也少凌長小加
善恭已順天則我命在我而不為司殺所制苟或違天地之
悔神明反仁慈則我命在我而不為司殺所制苟或違天地之
而善求悔亦背親向疏孔子曰不敬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不可得悲哉背親向疏孔子曰不敬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
禮今背親而向疎非因恩怨而私即從炎涼起見悖德悖禮
矣昔楊補齋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起見悖德悖禮
如見佛彌曰佛安在老僧曰汝但回見披衲倒屣者即是遂回
暮夜抵家其母問扣門聲喜甚披衲倒屣者即是遂回
託婦家視父母之親如泛常而待妻妾則甚厚兄弟姊妹必較

而處朋友外人獨陳慨近情甚或本族貧寒不相顧而計認指
他宗趨炎附勢如此之類何可勝數所願世人從此猛醒也
天地以證鄙懷 心敬畏而不敢也皇天后土覆載高深人即小
作證明明赫赫豈能任吾褒貶乎錢一囊復掩之即無所藉耳景
遜月鄭氏嚴教諸子一日膳以得錢一囊復掩之即無所藉耳景
日天地間我母子孤苦特賜此錢一囊復掩之即無所藉耳景
所願也後景遜果登第官至少保可見人有一念之善天地亦
可作證特所指鄙懷則**引神明而鑑** 鄙事鄙人鄙之謂所爲
大不可耳可弗慎歟**引神明而鑑** 鄙事鄙人鄙之謂所爲
是以不敢誦之官府質之朋類者反敢誦之神明矣豈不悖乎
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奮曰得非吾念頭有差乎乃但文昌帝
君像旦夕虔禱日自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
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則知褒貶之三年登第德敬信神明有
如此知敬信之獲福則知褒貶之三年登第德敬信神明有
固不可不敬信之獲福則知褒貶之三年登第德敬信神明有
此名惡願有業無功縱得迷心終有苦報乃至造像設殿抱佛
俱是神鬼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孝是佛正直無
私是神鬼有因賄降福之理若以理言惟在忠孝是佛正直無
老救災恤苦成殺放生種種陰陽種種方便隨分所能力行不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卷下 下尾集四

息耳由是言之神明尙不當誦之以求**施與後悔** 周惠化好施
福况可引之以爲事耶戒之戒之以求**施與後悔** 周惠化好施
倦一日智觀真人化爲乞丐試驗其事周果樂施即日度之今
爲西華真人陽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
子孫皆大富貴其後安史之亂老人皆好施一日遇一異人授
漿兄弟待之盡敬後安史之亂老人皆好施一日遇一異人授
百三本貧者而生一錢一錢授之是夜夢道人爲之去錢鋪家
不與百三乃自探腰間一錢一錢授之是夜夢道人爲之去錢鋪家
貧果落史直築室得金嘆曰財者人之命也既蒙天賜豈宜
獨享盡散之貧者一家數口俱登壽域與樂善好施凡負
販者必多償其直曰彼病而終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然必
相較後年八十無病而終當知施與一事立功最速然必
樂善不倦方有進步即或財力不逮亦須常存此心可後悔乎
未與而悔之則不果施既與而悔之則不樂施雖有悔不問皆
是善念轉成惡**假借不還** 范蓋謙座右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損
念均可惜也**假借不還** 范蓋謙座右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損
得已則須愛護如已物用畢隨歸還人戒曰凡借人物不可損
愧於心至借貸錢財尤宜清白豈可久而乾沒今世多有欠錢
不肯還者不思財非吾財即留之亦終去銀既無有債又仍在
佛家焉云未了宿債死後當償其爲馬牛大生償其負者神

中往往其之效不具述也○朱熹曰世人通則於我本足好意
往往因其迫取反成仇怨吾不知此種人設心爲何等也昔張
孝基爲其富翁塔翁止一子甚不肖遂出翁死遂盡以家財付
孝基數年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少
自力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
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孝基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
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分外營**
求太乙真人曰予有經六字人當受持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
可恃耳豈知人生世間富貴貧賤一定不移陰陽受皆宿業
也可分外求乎乎平縣令裴璞素稱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
客隴右道遇璞馬來騎從數十騁問之曰吾職西川掠利使
專司世間財物之盈縮大世間財物之盈縮大世間財物之盈
只得本分所有不增不減分所無不動則併其本分失之矣故凡
一飲一啄以至財貨少過其數吾皆得掠之此言營求得之事
不惟無益反有損也歸安省祭孫邦華就選北上有姐夫某者
亦以省祭赴選比選某得太原府倉官華就選北上有姐夫某者
歸忽如天暴死華乃語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已矣顧文憑現
在盡使我言爲之得貴均分何如如父從之華遂赴任任滿共得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注 卷下 下尾集四

七百餘金乃與甥中分之華自喜得計復入京投文聽選及拈
籤則拾補其如夫之缺勢不可復往矣涕泣而歸夫使非華能
安分待時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而將來遷轉
又未可知今以一如巧自失之豈非越分營求爲神所掠乎可
爲**力上施** 設法厚之不以臨人既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
戒已力上施 設法厚之不以臨人既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
長吏之方施設百姓以豪貴之力施設貧賤是也淫慾過度邪
○或曰不恤其力而舉使過迫即力上設施是也淫慾過度邪
不能合德德喪心太上固已垂戒於前矣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
不交陰陽是九有節度不當過縱量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致盛滿
與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而淫遊於房道書曰人身慾念不
焦精神流溢從從三焦榮華百脈而淫遊於房道書曰人身慾念不
之月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甲子日丙子日丁巳日丁巳日
宜戒又木命日庚申日庚申日甲子日甲子日丙子日丙子日
望朔朔日又每月十五日二十日二十八日四月初八日十六
日六月初七日名爲九毒日十月初四日十一月初五日十二
月初七日二十日俱宜戒凡此皆所謂度也彼淫慾過**心毒貌慈**
度者亦自求速死耳甯謂一死之後遂無其謂哉

心懷狠毒外飾慈和此真人類之豺虎也內之泉鏡也死入地獄必當永墮三途昔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爲笑中刀後竟竄死於嵩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按此則更甚於包野險心者

穢食餒人 餒人與人食矣蓋彼止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也

穢食餒人 餒人不潔之食人所不欲強以餒人是等人於犬彘人既噉之神亦惡之矣宋崔永唐販米爲業紹興乙卯間米價踊貴永壽於中路聞之乃取稍出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黑雲忽起震雷大作永壽知罪度必不免因探腰間錢一貫授與同行囑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夫誤用穢水潰米遂干

左道惑眾 不正天怒若非一念孝心豈不早斃雷斧之下乎

左道惑眾 謂之左道三教聖人道雖不同上者使人明心見性其次使人遷善遠惡未有好爲詭異以惑人者凡惑人者皆左道也蓋入心多愚最易惑以禍福一爲所惑因而生盜生姦甚則聚黨作亂及其事敗身首異處從無一人得免者遠無具論揚州近事可鑒也使盜門外黃金塠一鄉愚擔糞灌園忽有數人誘之曰汝終歲灌田殊勞苦耳吾有一術可致富貴汝肯從乎應曰唯因引至僻處盡授訣明日鄉愚方灌園忽狂呼跳踴自稱都天神下降大言不立廟祀我此方無遺類人因其愚惑信之先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五 下尾集四

萬殿奉鄉愚居稱之日活菩薩云遠近聞活菩薩名日益集男
 婦雜造不可以數計鄉愚終日默坐不飲食有所禱卜爰而已
 一切募化人願免災皆爭輸如是月餘官長無不知有活菩薩
 矣太守金公往按之擒出一鞫便伏立斃數人於杖下餘黨悉
 散嚴立燼焉○沃起鳳曰近日外徒聚眾借名說法魚色賺財
 固該萬殛而爲其所惑者聽其家之婦女源源入菴觀寺院以
 致直淫露醜傷風敗化惡得盡無罪哉主風教短尺挾度輕秤
 者苟能亟爲禁戒之亦未必非正俗之一助也
 小升自此至採取姦利皆言小人貪利之事也度者分寸丈尺
 之總名先王立此以量長短所以平人心之不平也今以
 短狹者量出勢必以長廣者量入不平孰甚至於秤升以須公
 平蓋細民日用爲急師一文之錢得之甚艱故與人貿易秤不
 可輕升不可小輕出既不可則重入亦不可小出既不可則大
 入亦不可否則冒太上之禁失白心之平雷火之誅不旋踵而
 至矣則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能令理家政付以斗斛秤尺各兩
 等論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妾他
 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妄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悟乃曰依
 汝言及今改之未晚也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餘載婦曰
 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才
 美計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所用斗斛

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門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豈可如是
今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家必有災是夕卽夢二青衣來取夢
中付與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之言謂災者火也卽盡
徙室中之藏於山上質庫方稍定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屋宇
錢帛順流而下所居頃刻化爲深潭至今呼爲觀家潭以爲雜
水之類此等車獲利固倍損德亦多德旣受損則災禍至矣亦
復何利至於使用假銀尤爲誤人正德間俞朝賞以鑽鉛假銀
一兩八錢買四羊賣羊者乃一婦人不識也夫歸識之怒罵其
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不數日輶被逃雷擊死湖濱四
羊亦死益其屍上此非假銀誤人之報乎又世間最可恨者貨
賣假藥誤人更甚張安國知撫州日出榜戒曰陶隱君孫真人
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鬻貨藥誠
心救人獲福甚眾曾見貨賣假藥積利起家自謂得計不知冥
冥之中暗減其祿或身多橫禍天火雷震子孫非理破蕩益緣
貽藥之人疾病急切將錢告買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
反致損傷尋常殺一飛走猶有因果人命最重採取姦利人非
無辜被害其痛何窮噫此眞所謂仁人之言也採取姦利人非
何以治生不能無取但取當以正可採取姦利乎姦利如私鹽
私錢以及一切醜船頭楫木錡挑米過付之類諺云越姦越巧

太上感應篇集註

道藏輯要

下尾集四

文上

越貧窮姦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姦巧得世間驍漢吸西風
今採取姦利而自謂久長此必不得之數也孫南金以交結官
吏致富晚年益多貪求凡人所不敢爲者無不爲之人所不敢
取者無不取之忽有惡疾飲食不進枯瘠如豺及死乃作驢鳴
云○廬陵歲早龍昌裔有米將罄因天雨其價稍減昌裔爲文
請於神廟廟更祈一月不雨焚訖還家憩道旁一亭俄有黑雲
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亭中人視之於壻中得一
紙則禱廟之文也今之富家閉翟坐待高價者盍鑒此
良爲賤人家兒女皆謂之良奴婢皆謂之賤若本出良家而我
罪重惡極又不必言矣昔鍾離堪爲德化縣令有女字隣縣許
令子將嫁買一婢爲媵婢至背屏而泣詰之卽前令女也隣州
然乃以書寄許公求緩婚期曰近買婢得前令女當用女裝先
嫁之許答曰昔逋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乎願以前
令女配吾李子於是二女皆歸許氏以此陰德上帝賜堊十畝
任太守以壽考終彼反此而屢良爲賤者豈不永受惡報乎謾
壽愚人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鴛鴦者快捷伶俐之貌凡用詭計
之愚人則尤爲可憐卽愚人不能報冥冥之中豈無有憐其愚
而代爲之報者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而舟在彼岸中

太上感應篇集註

空

下尾集四
女上上

太上感應篇集註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註

全

同尾集四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十五日視月今春日... 太上感應篇集注

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太上感應篇集注

惟善根深者方能如此世間善根深者能行幾人惟是勉勵力行庶幾有得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華嚴經曰如人善美德而不自知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不足元始天尊曰我今說經止機末劫若能遵行此道則雖疑或謂誘信也若不遵行此道則雖密戒嚴誦道不信也應須知六除五發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矣○周禮疏曰讀經應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可謂深切著明凡入塵習紛擾自謂寡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檢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及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謂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執甚焉勿憚檢察為煩勿視約束為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謂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鋼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為善得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為人知也可信節昭隨行冥冥乎五除微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功善力便誠若有所求而為之將無所求而不為乎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開闢念善念不經與無善等古人云古人為善惟日不足除本有中道而自盡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待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微福念則發誠心除開闢念則發不己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者出未之間也勉行者宜知之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集註

卷

下尾集四

先曾大父通奉公生平虔奉感應篇手書行世不下數十本嘗謂古今勸善之書無有踰於感應篇者茲集註一篇乃任宮詹時偕澤州陳文貞公捐資付梓歲久板片無存余家舊藏是冊因急授剗人以承先志以公同好云

道藏輯要

太上感應篇

下尾集四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三月朔日海昌查

瑩謹跋

序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
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
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
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
人惟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
物為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

一

為坎離為較異耳然王鈐經言
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為
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
上感應篇一卷即抱朴子所述
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
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
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

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譏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
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
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
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
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
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

二

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
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
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
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
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
鋟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
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

為之序

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序

三

序

感應篇者道藏失編天水一朝
始登著錄沈洪稗史間述應徵
自是以還代有賤釋或條疏而
句拆或標古以證今祥殃雜占
影響無舛而猥俗厖臞弗懂雅
流定宇先生世嫡博之才精史

漢之學屬以親疾顧箋此書抒
軸舊聞組織新旨繩文訂義旁
暢曲通典午清談開離名理繁
手隱々允愜素心僕里居日手
此卷間引經說逐條埒賤曾付
手民俾廣傳誦而麻沙俗本覽
者憎如匪末高閣即霞翳跡

関心昧啼其惜哉比來京都上
暇退食招集詞館諸君約期攬
颯勵志敷脩妙筆紛綸捷札分
寫顏忠柳正聯綴成篇聖則百
袖之琴合良材而發韻千狐之
腋緝精義以呈煥斯上足爭奇
理窟表異藝林已匪直此也上
元啓甲中興肇祥戡亂東南
澆瑩吞鈔江漢常武歌頌載作
天地之數以極窮而轉若相之
道以下濟而成春臺匪々劫運
斯挽推溯其故實惟此心然叩
虛以尋理不如循轍以造途驚
遠以約束不如遵律以叶度則

誦是編者藉寸語以豁塵抱資
妙翰以刮矇翳目象悟法舍筏
求津未嘗非利涉之仙舟与澹
灾之嘉澍也高言令德康平窮
之同治歲次彊圉軍開如月既
望順德羅博祈識於京邸宣
過未能之室



三

太上感應篇

元和惠棟定宇箋註

箋註太上者最上之稱春秋正義曲禮曰太上貴德

春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

經傳言太上者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

誥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

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陶宏景註

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王晨大道君也又云昔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沈桂芬錄

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經云太上下

知有之顧懽堂誥堂誥四卷即老子義疏以為太古上

德之人是也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

為之當在王鈐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

命符諸書中皆晉以前書而此篇言道戒尤

關日用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光易背

義者以此思憂禮實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

表而出之名之曰感應夫倡而不和動而不

隨中必有不全者矣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序

有感必應自然之道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

出入

經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曰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二 沈桂芬錄

孽不可追

箋註虞仲翔註易以坤為鬼禍乾為神福乾坤鬼神

神為福鬼為禍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為善陰為惡

故禍福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

者神穀梁然則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

人也福兮禍伏老禍與福鄰荀吉凶同域憂

喜聚門鸛冠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禍重於地

福輕於羽

羽叶

有福不及禍來速我

韓非子

作難活天作猶可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

經引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箋虎嘯而谷風生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於

外而黃鐘應於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

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

劉向新序

吉凶之於善惡

三 沈桂芬錄

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書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

算

經引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詩曰

上帝臨汝日鑒在茲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經引洪範曰威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論語曰小人長

戚戚

箋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

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

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

四 沈桂芬錄

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

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

二文觀之司過即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祭

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

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

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

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

祀首司命故也

人皆惡之惡去聲

引論語曰屢憎於人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

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箋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為詩人所畏玷汝

南之月旦計勅先注難除六朝敕令並云洗除先注蓋當日鄉

論清議必有殊洛邑之井疆書終身不齒禮記注之目也

五 沈桂芬錄

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四凶之不才

載謠於人口乎范蔚宗贊

刑禍隨之官刑鬼禍

引中庸曰如此者菑及其身者也易曰小人

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詩

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義惟外刑者金木訊之惟內刑者陰陽食之

子宵人之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國

焉避害也左天奪之魄孰逃威也左

吉慶避之

引書曰故天棄我不有康食

箋易道以乾為善為祥為福為祿坤為喪為

惡為殺為亂仲翔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

六 潘祖蔭錄

為君子陰為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

慶避之陽稱吉稱慶也仲翔注易云陽吉陰凶又云陽稱慶也

惡星災之

引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燿燿震電不甯不

令書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

寒若蒙恆風若

箋歲在豕韋長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裨

竈知晉國之凶春秋類對賦蓋德隆則星星隆

則孝德漢書惟天時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

殘並會六賊五殘皆星名德之不脩讓之何益終逮

於喪亡而已

算盡則死

經易曰既辱且危死期將至

七 潘祖蔭錄

箋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稟數所

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

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

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亡不能五稔國語左傳

算之盡也何日之有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

紀算

經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

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

其上如在其左右

箋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

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周禮案天官書文昌

宮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

命即三台三台即文昌也祭法王立七祀一

八 潘祖蔭錄

曰司命皇侃禮疏佩六以為文昌第四星非

也司命有二楚辭有大司命少司命七祀之

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見星經封禪書荆巫

祠司命漢律祠社司命皆謂少司命也別詳下註

其大司命乃文昌第四星即星傳之上台矣

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

天之北斗君主命錄籍上總九天諸錄中統

鬼神簿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諸地無
不總統陶宏景真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
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
晨玉君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
蓋上天北斗有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
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謂顏超所遇斗君亦
鬼官所置者必非天上星辰也

事載接漢趙神記

九 潘祖蔭錄

壹謝友人書曰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則
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
曹言人罪過

引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
獨也

箋註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

蟲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
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
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中尸名彭
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
註云上尸名青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
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三尸
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

潘祖蔭錄

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
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
所為過失真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
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
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
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
鬼神訴訟羣魔并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

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謫過毫分

不遺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經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祭法曰庶

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箋淮南子萬畢術曰萬畢人姓名見龜策列

卷漢涿郡高誘所註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士于建章錄

御陸龜蒙祀竈解曰竈神以時錄人功過上

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淳曰

祀竈可以致福孫子嚴祭竈請比鄰陰子段

成式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

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察一作治常以

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

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

上天禹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

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劓上

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

竈神名壤子也雜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

近蓋禪讀為單莊子曰竈有髻司馬彪曰髻

姓蘇名吉利婦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衣狀如美

女夜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士于建章錄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經中庸曰傾者覆之書曰天難諶命靡常

箋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

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

初學記引河圖曰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

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三萬六千賜紀二

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

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又云孝

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表事賜算中功

抱朴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亦云算者三日

也孫思邈亦云李昌齡傳曰紀之為說一云十二

年此俗說一云三百日算之為說一云百日段成式

式一云一日棟謂人上壽百二十依河圖之

說算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算為

子建章錄

一日近之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經引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書曰天壽

平格又曰非天天民民終絕命

箋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

論玉鈴經曰欲求仙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

為本若行不脩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

功為上除過次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經引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論語曰誰能出

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箋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

耳不兩聽而聰猶不揆於是非則有多歧之

子建章錄

患不審於進退則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

務以道為折衷也

不履邪徑

經引論語曰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孟子曰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

路出入是門也

箋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為防奸也周禮

君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唯其行之卓卓

故能履之坦坦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子

射邪趨疾鄭康成語橫奔失路楚辭一蹉足時終身

莫贖矣

不欺暗室

引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

五

于建章錄

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

箋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

明叶芒王如字事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

顏回不改容於夜浴蘧瑗不變節於宵行杭

劉畫新論夫唯瑩靈臺之方寸自能止虛室之吉

祥也莊子

積德累功

引左傳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書曰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又曰成允成功易曰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箋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綿綿之事

者無赫赫之功禮大戴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

六

徐郁錄

不廣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

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荀子

慈心於物慈心即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引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箋毛之在躬拔之則痛周書指之在臂斲之則

號莊子身且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為慈推之為

恩施諸民則為仁及於物則為愛皆心為之

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漢書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非其驗歟

忠孝友悌

引論語曰臣事君以忠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書曰惟孝友于兄弟詩曰因心則友

箋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

七 徐郁錄

於心莊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臣忠

子孝兄友弟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

之行也雖然吾竊謂君子之道四教孝為先

天下之大戒二莊安親為始孝經緯曰求忠

臣必於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教

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曰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

孝經選吏舉孝廉荀爽而當時人材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歟

正己化人

引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箋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

大 徐郁錄

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

矜孤恤寡

引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箋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

是以君子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啟監至於屬婦惟施恩於不報其利溥哉知發政之必先為惠大矣

敬老懷幼

引論語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九
徐郁錄

幼

箋貴老謂其近於父也慈幼謂其近於子也

禮舉斯心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已不欲而勿

施人方能行經蓋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

餘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如耳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昆蟲也古文作蝱從二虫蟲之總名也

引中庸曰萬物育焉禮記曰草木零落然後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

箋帝舜使伯益掌草木鳥獸名其官曰朕虞

本鄭氏尚書註蓋以萬物為一體也草木有生而無

知昆蟲有知而無義本荀子而皆秉天地之大

德而生是故蟲舍蛭蜾山不槎桲魯語聖王以

之立政啟蟄不殺方長不折禮君子以之律

身

三
徐郁錄

宜憫人之凶

引易曰吉凶與民同患詩曰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

箋惟狂未聞克念書遂入禽門法怙惡莫有

悛容二字見左傳流為凶族第思饑年之多暴非

天殊於降才夜氣之牯亡豈是人之本性孟子

是故作凶事為凶人左傳常人之所畏也賢人

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樂人之善

引論語曰樂道人之善孟子曰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取諸

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

箋君子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善亦樂人之

善也禮大戴禮士元拔十失五猶足為歡孔文

王

夏同善錄

舉去短稱長尚堪同調

俱見本傳

惟秉彝之良不

異斯懿德之好無私鶴之在陰自相鳴和易

蘭之同臭易豈有差池

左傳

宏長道業其在斯

乎

濟人之急

引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

救人之危

引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又曰疾病相扶持

箋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子窮鳥入懷望

彈丸而知畏趙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

子之固窮論語相賙為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

不祥晉書昔人所云飢食而寒衣墨子生死而肉

骨左傳非仁心為質者漢書曷能如此哉

王

夏同善錄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引論語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書曰疇瘵乃身

箋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

善若已有善見人有過如已有過此有虞氏

盛德也皆見尸子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

而無違教賓四門而無凶人亦思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

不彰人短

經引中庸曰隱惡而揚善

箋蓋失數美左傳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

貴其能察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知

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荀惟有

夏同善錄

容而後知德之大也惟能容而後知量之遠

也

不街已長街說文作街行而買也

經引中庸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

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論

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

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禮

記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

箋人各有能物各有技深則藏淺則露舒張

質物劉達行而且買說文市人皆掉臂而不顧

史乃知一得之不足稱偏長之不足恃也吾

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史矧

技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謨也

過惡揚善易大有之辭

夏同善錄

經引易曰君子以過惡揚善順天休命

箋火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

君子法卦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遁情

師卦義以容人而過匿褒揚人皆喻志公此

順天休命之道也說本

推多取少推吐雷反雲箋七歲老君崇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藥

經引禮記曰分無求多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已

先民而後已則民作讓

箋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尚知

梨孔融小安邱博士豈識羊肥甄字當由欲者不

多是以取之忘少本世知此者可以息爭可

以興讓

受辱不怨

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經引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

三

夏司善業

必自反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

大

箋以白造縞曰辱鄭氏儀禮註身本潔白而隨以

汙辱呂覽宜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

犯分亂理辱由中出謂之義辱詈侮搏辱

自外至謂之勢辱荀子義辱為辱勢辱不足辱

何怨之有夫惟不怨是以寡怨

受寵若驚

經引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又曰居寵思危

罔不惟畏

箋高位實疾債漢書作顛厚味實腊毒厚味喻重祿以上見

語周子家懷思於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選於秦

天所贊也左傳蓋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

寵驕晉語雖危而無咎者其三之乾乾乎以恐

三

吳鴻恩錄

而致福者其初之號號乎易

施恩不求報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之世施而不思報其次謂三

王之世施則望報也老君崇百藥曰施不望報是一藥

經引易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禮記曰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箋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

鞠育之恩然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

父母者三國志以天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

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奪之不以為損予之

不以為益愛之不自以為仁利之不自以為

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之

知益愛之為仁利之為義所謂親之譽之者

也七經小傳

與人不追悔

三七

吳鴻恩錄

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孟子曰樂善

不倦

箋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蓋為益之大莫

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

王弼注

益而有孚

惠而以心何悔之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

又何之矣

所謂善人

引論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

箋禹稱善人左傳為無惡也

論語朱註

行惡見樂為

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

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

成實論

然則季氏之

惡已熟

漢書五

其中必苦

國語

東平之善最樂

後漢書

亦在乎熟也

孟子

三八

吳鴻恩錄

人皆敬之

引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箋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

改容小人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恒敬之盛德

之所致也

天道佑之

引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郎顗引易云亦見太公金匱及說苑金人

銘善人天地之紀也左傳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也

福祿隨之

引詩曰樂只君子福祿綏之又曰百祿是荷

箋福者天之所錫也祿者人之所受也好德

三五 吳鴻恩錄

錫福書令德受祿詩天之道也

眾邪遠之遠于萬切

引詩曰雨雪瀼瀼見說文消禮記曰民無凶

飢妖孽之疾左傳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

妖不自作又曰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

魅魍魎莫能逢之

箋義厭伊葉切不惠德勝不祥漢書鬼不神于有

道妖不作於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痺剛卯中

漢不在逐魑古魑之說改音亥而在制行之

直方也說文印以王為之見說文

神靈衛之

引詩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左傳曰神所憑

依將在德矣

箋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惟仁是福惟德

吳鴻恩錄

是依皆見左傳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

之天神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

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見隋書是

其事也

所作必成

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又曰罄無不宜

箋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何休公羊

註名將成而物敗之者偽也有所欲而天必

從者誠也至德之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

往不成徐幹中論

神仙可冀

引中庸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

地參矣又曰故至誠如神

三崇綺錄

箋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

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

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苦疑當作凶事也則人之

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

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詔陰賊如此乃為有德

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以上抱朴子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王陟而在上詩歿為明神賈誼傳黃帝合而不

死史記去而上仙豈虛語哉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

立三百善

引論語曰譬如平地雖履一簣進吾往也易

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箋天數十二左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為

三崇綺錄

二字之誤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

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玉鈴經鈴疑作鈴曰人

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

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

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以上皆抱朴子真誥

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亦得仙功滿三

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

一一一七五

子無過又無功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
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
冀也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經引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箋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
言此統言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

三
崇
綺
錄

益有時而大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
知其惡有時而亡杖乘語然則何以辨之曰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

同上

以惡為能

經引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

忍作殘害

經引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曰天人惟
恐不傷人又曰靡爛其民而戰之詩曰相彼
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
心惟其忍之

箋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
功以聚斂為良此中行氏之所以先亡也新序

三
國
崇
綺
錄

淮南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
之於亂世可以徼利事平則受其禍矣馮昔班
人譬之廓革者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淮南
子

陰賊良善

經引詩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又曰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又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箋伯宗晉之善人而三卻害之卻宛楚之良

也而無極諛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偽訟

而卻氏尸朝進胙興謗而費氏族滅俱見左傳天

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韓詩外傳信哉

暗侮君親

引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

乎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

玉崇綺錄

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

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箋萬石俯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讀

父書實東吳之遺教顧惟誠敬之兼盡斯忠

孝之無虧故戒以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

是陳忠肅語乃逆節之階名義大防安得不於此

謹之

慢其先生

引論語曰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

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禮記曰年長以倍則

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

隨之又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

勿越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

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

三十六胡瑞淵錄

之言則趨而退孟子曰疾行先長者謂之不

悌

箋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

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新書少年喜

謗前輩新進每狎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寐殊

無足與言者乎鹽鐵論

叛其所事

引論語曰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禮記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
殺而不可使為亂孟子曰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箋牛馬維維繫馬委己者也委飼而柔馬

柔服也公羊傳而況人乎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

三七胡瑞瀾錄

僕虜而毀故主之暴抱朴斧鉞刀鋸之民周語
猶知鄙夷而不屑之豈有輕狡反覆負恩微
利如漢之呂奉先晉之劉牢之者

誑諸無識

引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禮記曰
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

箋矜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

暮四朝四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衆狙之
喜怒豈所以籠羣愚者哉莊子其愚我也子
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列子善乎楞嚴經之語
曰眩惑無識死後當墮無間矣

謗諸同學

引論語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又曰朋友切
切偲偲又曰忠告而善道之

三八胡瑞瀾錄

箋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稱其長後漢

書蓋責善為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
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家語況明友之薄而

己不得厚揚友之辱而已不得榮此一舉而
兩失也戰國策記曰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交絕

猶然况投分之友乎

虛誣詐偽

引論語曰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又曰罔之生也幸

而免又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乎有恆矣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

焉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書曰恭儉惟德

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箋註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

又三胡瑞淵錄

飲食夫使機械日生而姦偽並起上下相遁

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

崇降弗祥盤庚有譴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

克壽逸無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商樸女重

淮南上下皆有嘉德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

錄日知虛而為盈或承之羞誣善之人其辭必

游魏懲變詐垂為定律魏分漢律為詐偽無律見晉書刑法志

載爾偽心勞日拙

攻訐宗親

引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又曰兄弟婚

姻無胥遠矣

箋註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疏無非瓜葛

二字出後漢志及獨斷所當致其愛敬處以忠誠若因

一事之乖片言之忤遂翻焉易志脩爾甘心

三九胡瑞淵錄

甚者加之攻擊發彼陰私以此施諸宗是自

廢其本也左傳施諸親是自翦其翼也左傳捷則

非功敗為有喪南史反義悖德莫大於是

剛強不仁

引論語曰子曰勇而無禮則亂南宮适問於

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書曰

彊弗友剛克

箋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戰國策天為剛

德猶不干時左傳彊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

所以滅其宗也晉語昔人謂不仁之質勝則彊

猛為禍梯志人物信哉李昌齡傳曰孔子以剛

為近仁太上以剛為不仁言豈相戾哉聖人

所取之剛剛於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剛於

氣者也天錫此註即周子剛有善惡之說

聖

劉瑞祺錄

很戾自用

引論語曰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

與也孟子曰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

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易曰君子用壯小人用罔貞厲羝羊觸

藩羸其角禮曰很毋求勝

箋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隧徑亡人好獨子

是以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

之容鏡於人知吉與凶墨不是師法而好自

用者此譬之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舍亂妄無

為矣子羸角之羊窮於進退焚巢之鳥終見

號咷雖很戾何益耶

是非不當

引論語曰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聖

劉瑞祺錄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

用我視謀猷亦孔之印

向背乖宜

引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蓄必逮夫身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

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易曰比之匪人不

亦傷乎

箋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為是視白以為黑
天地四方無不倒錯列若猶是人也亦道其
常而已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
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則處家適以致
亂是非向背之間可不審哉

虐下取功

引孟子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

聖

劉瑞祺錄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殘下也又曰善戰者服上刑

諂上希旨

引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
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又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
惡其罪大

箋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
也以不教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
苟浚民膏以課最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
抱朴定非俊物一事增制永為故事之循一
語慙思養成在上之惡蠹國病民誰之咎歟
受恩不感

引論語曰子曰以德報德禮記曰以怨報德

聖

劉瑞祺錄

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念怨不休

引論語曰以直報怨又曰伯夷叔齊不念舊

惡怨是用希又曰犯而不校中庸曰寬柔以
教不報無道

箋先軫未報秦施致罹狄難子常惟思舊怨
遂覆荆尸左傳蓋艾人必豐是為有禮艾報也

舊惡不念惟在古賢論語是故大德滅小怨左傳

寬身之仁也禮小怨置大德周語刑戮之民也

禮

輕蔑天民天民出王制

引論語曰式負版者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書

曰王司敬民

箋注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

圖

劉瑞祺錄

故職曰天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

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重之至矣

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書天之愛民甚矣豈其

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擾亂國政

引書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讓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

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安輯

國乃或求治太急用人太驟東坡語以聰明亂

其舊章愆忘易其成憲譬烹鮮而撓之治絲

而棼之害家凶國所傷實多陸象先嘗謂天

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為煩耳唐書本傳

賞及非義

四五黃錫彤錄

引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又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

刑及無辜

引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殺戮無辜上帝

弗蠲降咎于苗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禮

記曰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讒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
以獲天福也傳左賞無功謂之亂晏伐無罪謂之酷素亂則舉枉錯直而民不服枉錯直上酷則頗類放紛傳左而民無所措手足

四十六 黃錫彤錄

殺人取財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怵力南反

經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懟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傾人取位

經易曰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詩曰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汝遷

讒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心計之臣酷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奸以行其險此傳所云以讒愚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讐已多其能免乎

誅降戮服

經論語曰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書曰弗迓克奔

四十七 黃錫彤錄

箋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草竊靖邊疆

也當其助虐侵陵罪當誅戮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腹令反側子自安耳後漢書弄潢池之

兵諒非民志烈崐岡之火亦豈君心真西山語古

人云誅降者殃及三世又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史記為將者思之

貶正排賢

經大學曰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箋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戰國策是故進賢

達能謂之大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

通白虎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妬昧之

人國家有之則為歲孽荀子仁人見之屏諸四

夷莊氏之酒酸抑有由也韓非子宋之沽酒者有莊氏其酒常

四十八黃錫彤錄

美或使往沽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於是莊氏之酒酸夫大臣而齕有道之士此亦猛狗

也東閭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曰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

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

凌孤逼寡

經書曰不虐無告又曰不敢侮鰥寡

箋青燈嫠婦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遺男始齕

子列無中人之恆產即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

施仁行路豈能無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

人之嫗崔子玉清河王誄云惠于嫗嫗丁度集韻嫗嫗也是之謂賤

丈夫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王莽

棄法受賂

經書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其罪惟均又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

尤

四十九黃錫彤錄

箋古文尚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

融曰求請賕也漢法盜律有受賕枉法之科

漢律盜篇罪至死又贓吏子孫不得察舉唐蕭何所撰

睿宗太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

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大辟罪

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宋初南

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是

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盤貪以敗官夏

書訓之必殺夏書曰昏墨賊殺貪三代以來

罔不由此道者錄日知彼黷債腐民之徒即不

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引書曰惟明克允又曰咸庶中正

箋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

五張之洞錄

爭囚而州犁上下伯與坐獄而范宣左右類對

賦遂使直如矢者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

除於漏網即絕請寄而憑臆斷五聽已頗倘

受獄債而府事功庶尤必報

入輕為重

引書曰罪疑惟輕

箋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

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乎漢是以古之人

郵罰刑品獄折中韓詩外傳所以即天倫也

王制如生議而予之死比漢下刑而傳以上刑

書輯小過成大辟加詆欺違明詔薛宣聖王

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其在是乎

見殺加怒

引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五張之洞錄

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湏屬古之聖王

或下車而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

也乃成獄報囚輒加嚴暴家語祥刑之意安在

乎孔子曰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

則樹怨可不慎乎

知過不改

引論語曰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夏曰

小人之過也必文

知善不為

引論語曰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子路

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箋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

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

五張之洞錄

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自罪引他

他涉何切

引禮記曰過則稱己則怨蓋寡

箋谷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為崔浩引罪古人

直諒不以死生易其辭夫犯禍對曹乃其自

取不思痛心刻骨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

究之良與之家向本鄭雖遭毒手二字見貫

盈之罪終伏歐刀句見後漢書亦何益之有耶

塞方術

引禮記曰曲藝皆摺之以待又語

箋墨子遊齊道逢日者中行在魯夢值巫皋

會方士於旗亭褚先生問楚人於東市司馬皆

能探抽冥蹟參驗人區范蔚宗語若乃斥以卑污

比之賤賤列傳至使知星宿者無望覆衣日

五張之洞錄

知星宿衣不覆索筮筮者幾為奪精音亦通人之救

句本而而感德之累也宋忠賈誼前事可鑒者

矣

訕謗聖賢宋本作賢聖把朴子作聖賢

引論語曰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大人侮聖人之言又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

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

邱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
量也

箋仲壬小子偏成問孔之篇論衡孫況老師九卷

獨有賤儒之論見非十子篇亦思非聖無法經有

科條非聖無法見孝經漢律亦有是條何休注公羊曰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

之譽聖賢明傳垂大戒聖賢聖賢且朝士惡見管子

五四張之洞錄

之毀何傷日月羣兒之謗空笑蚍蜉昌黎詩祇

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祇通

侵凌道德

引書曰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

亂風又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箋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

萬物有得獲有故名德道生之德畜之長之

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
道而貴德下士聞道大笑之此侵凌之所由
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近戮鼓琴
之于吉孫策謬誅捕屈膝之左慈曹瞞無識
蓋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射飛逐走發熱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引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狝羣士不

五五黃體芳錄

取麇卵又曰昆蟲未蟄不可以火田不麇不

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又曰犧牲毋用牝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

箋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蟲蟻之於人也何異

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

生之情鳥反哺為仁隼憫胎為義蜂有君為

禮羊跪乳為智雉不再接為信若夫焚其巢

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毚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何為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願人有失

五玉黃體芳錄

引禮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

箋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臧否分矣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者之意而惡夫操火者之心也子墨願人有失亦猶是耳

毀人成功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引禮記曰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箋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稱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五玉黃體芳錄

危人自安

引禮記曰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箋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危越絕書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為抱朴子曰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滅人自益

引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又曰天道惡盈書

曰滿招損

箋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

序新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

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墨損人

五黃體芳錄

而益己乃盜賊之心也吾聞釜鼓滿者人概

之人滿者天概之璿可不懼哉

以惡易好

引禮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箋好讀為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

之盟心之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即構

於讒獨不思同好而奔惡傳福之基也與惡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而奔好傳左禍之胎也迨夫兵已交而莫解怨

已積而難排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傳左

以私廢公老君說百病曰以私亂公是一病

經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箋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營一作環謂之公私字

背公者謂之公公公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

矣韓非是故君子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

五黃體芳錄

之公理忘私者直也漢書公滅私者德也尚爾忘私

以公害公者逆也詩毛傳君子不以私害公廢公者慝也

託公濟私者賊也

竊人之能

引禮記曰毋勦說

蔽人之善

經禮記曰彰人之善

一二一八九

箋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

吾蔽之不祥莫大焉且而不聞攘善者無績

范甯穀梁註揚善者有後乎班固贊以伯宗之

賢而遇讒三卻攘輩者之言也穀梁以張湯之

酷而珥貂七葉揚兒寬之奏也漢書

形人之醜李傳以醜為醜行

引禮記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

李孫詒經錄

之所不能者媿人

許人之私

引論語曰子曰惡稱人之惡者子貢曰惡許

以為直者

箋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

攻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

笑能無折終身之福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

能無啓殺身之禍乎

耗人貨財

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詩曰碩鼠碩鼠

無食我黍

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記有耗之者也手

編葉子金葉子格戲產盡於今朝太白詩黃

意盡昨日破巧笑市門資窮於夜合齊桓公事惟

李孫詒經錄

匪人之是比易豈之子之無良治彼罷民應

坐周官之嘉石方之碩鼠宜傳漢室之爰書

離人骨肉

引禮記曰毋以遠言近

箋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

淮南子子翬謀桓魯隱危豎牛奔仲叔孫卒費

忌納女楚建走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

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潁大縣疎

陷親可不懼哉漢書

侵人所愛

經引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箋貨不好不能為禍周語古人以不貪為寶左傳

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

之去而不復念也東坡虞林之劍桓魋之珠左傳

空孫詒經錄

玩之者豈非喪志求之者適啓戎心

助人為非

經引論語曰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小人反是

箋佐雖者嘗佐鬪者傷周語故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惡成人之惡是佐鬪也無乃傷乎

且小人為不善未必披猖惟有助之者則同

惡相濟如市賈焉左傳幾於無忌憚矣漢律名

有功有意助人為非功意俱惡漢書抽腸繫鼓

顏氏家訓非不幸也

逞志作威

經引書曰無倚勢作威

箋其爵弥高其志益下淮南子志安可逞威如

之吉反身之謂也易若依勢作威書志乃逞

空孫詒經錄

矣語曰君子得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說傲

不可長其能久耶禮

辱人求勝

經引禮記曰卑己而尊人

箋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况辱人以求之

乎屈王孫於胯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妄

易不云乎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

者皆不在矣石經左傳

敗人苗稼

引孟子曰不違農時又曰五穀熟而民人育

水有曲壅壅曲防王法所懲田卒汙萊詩人

所歎蓋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

重之至也若種稻而奪諸水戰國策牽牛以蹊

人田左傳此何異草宅而禽饗也周書犯禁受罰

高孫詒經錄

固其宜耳

破人婚姻

引孟子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禮記曰婚禮

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

世也故君子重之

箋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兩

喜何惜兩譽兩喜見莊子戰國策曰周地然

非耦必多喪耦左傳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

聘而强委禽左傳已歸而嗟分鏡木事非辱於

强暴即奪於亂離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

參商仇儷方諧片辭而興雀角皆害倫虧義

不可之甚者也

苟富而驕

引論語曰子貢曰富而無驕禮曰小人富斯

高廷祐錄

驕驕斯亂亂斯亡

箋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

富志高而揚戰國策天奪之鑒左傳鬼瞰其室矣

漢史鮑言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

苟免無恥

引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又曰恥之於

人大矣禮曰臨難毋苟免

箋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寡廉鮮恥人臣之

大戒三代以來其風甚卓後世不知此義而

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

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直節反顏事讎行

若狗彘而不知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

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日知錄

高廷祐錄

認恩推過

引禮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

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

箋恩非己出而妄切之切古文認過實在我

而強推之任德不任怨己掠其名誰執其咎

鄭竊恐居德者居德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

府也涼德怨府

皆見左傳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嫁禍賣惡

引論語曰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箋共仲殺子般而歸獄於僕人公羊孟德行

小斛而借死於主者曹瞞古來機械變詐之

事甚深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

莫不聞者抗辨食槽之禍慶父抗辨不在其

身則在其子孫可不畏哉

高廷祐錄

沽買虛譽

引孟子曰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

恥之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箋羊質虎皮觀草則悅見豺則戰法魚質龍

文遭水則喜過獺即悲抱朴名實之辨也先

輩謂好名與好利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

二二一九三

為利也然虛名一敗萬事瓦裂其害有甚於
謀利者故荀子謂盜名不如盜貨

包貽險心

引論語曰匿怨而友其人詩曰盜言孔甘又

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箋書難壬人畏孔壬壬者象人懷妊之形文說

包藏凶惡之人也壬人之行潛姦隱智厚貌

李八 高廷祐錄

深情其藏之也如含沙伏弩雖明者不能然

也然猶明也義見淮南其發之也則入肉貫胸雖强者

無不斃也其術之工雖殺數十百人而主名

不立甚矣其險也

挫人所長

引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護己所短

引大學曰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
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箋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錄君子

之制行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夫誇己之長

乃挫人長揚人之短始護己短謂幽蘭不可

佩服艾盈要蘇糞壤以充幃眾芳蕪穢離騷賢

士無名徒工謠詠不善是揜如見肺肝卒亦

李九 高廷祐錄

何益之有哉

乘威迫脅

引書曰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箋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為福固易為

禍亦烈逐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趙鞅事見

公羊左傳鞅徙雒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臍

董至於武安請魏其之田破石奪五百之婦

兩漢書皆跋扈張不義之甚者也

縱暴殺傷

經引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主夏子錫錄

箋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苟古之道也乃有人

頭羅刹殿上蒼鷹任雕面惡少為爪牙五代史

召名禍猾吏與從事史記芟夷若草左傳又見庚信哀江

賦論報如屠書漢書豈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也嚴粲語師古曰言多殺人也嚴人者已亦當死虞定安之家門不增

一口調虞王溫舒之族滅豈踰三冬漢法踰戒冬則赦

之戒之子孟

無故翦裁

經書曰暴殄天物

箋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縻耳目而觀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為衣服不為身體皆為觀好單單與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皆見墨子此賈誼所謂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不可

主夏子錫錄

得矣

非禮烹宰

經引孟子曰吾不忍其殼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又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禮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箋燕以四膳養用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

廢也至於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飧趙終能

免禍大夫玉食必害而家書况乎多列庶羞

兼羅珍怪公二字出舍靈龜而觀朵頤易弱之

肉而強之食韓文鄭子公之指唯堪染鼎左傳

稚長之腹止用監廚後漢書揆之古人無故不

殺之禮不已悖乎

箋左道中有屠牛為業者其人不食犬豕唯

圭夏子錫錄

日宰太牢血模糊懸肉格三字出莫敢誰何

周禮註

者此無他禁之之法寬也案淮南子說山篇

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

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

高誘註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

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

然則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

敢犯今法輕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

伯之手烏可得哉李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

十之三革牛者十之三角牛者十之四天下

於是無全牛矣此論可謂痛切

散棄五穀

引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

而民人育詩曰稼穡惟寶

圭夏子錫錄

箋席間之飯仲堪噉而無餘晉書盤中之餐公

垂咏而彌重李紳詩試看盤中蓋食乃民天

餐粒粒皆辛苦

貨惡棄地其有太倉之粟屢見因陳畝首之

糧或多遺滯豈知儉歲之饑康四穀不升曰

康五穀不升

饑生於豐年之狼戾乎念及此幾欲量腹而

食數米而炊矣

勞擾衆生

經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箋君子之為治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

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府郵驛無夜

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

鳴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篤於親皆新語嗚

呼仁哉漢書若小人之在上也如寢關曝曬不

得須臾寧淮南子豈知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

主司夏子錫錄

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

不定叶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垂之

以石救火投之以薪皆見鄧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經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詩曰鴟鴞

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箋真詰言郝回父郝方回父鑒也無辜戮人百口取

其財寶殃考深重怨主恒訟天曹早已申對

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

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

遠矣夫以郝道徽之賢一事不方幅南史猶蒙

家訟為家中人所訟况其下焉者乎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說百病曰水火敗傷是一病

經孟子曰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

主司周壽昌錄

壑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

譏水能反壤火可燎原失則為災蹈之者死

是以漢魏入毀亡之律晉書刑志帝王嚴決放

之條若夫開積水於萬仞烈猛火於積薪抱朴

子非奸吏盜以營私即仇家藉之洩忿漂民

居之室其傷必多焚旅人之巢為禍甚烈夫

夫也雖投畀河伯南史謝超宗語焚諸平莊左傳非過

也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經書曰罔以側言改厥度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經易曰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用

箋君子不壞舊防禮大人必矜細行書東青

齊之故難言物土之宜毀重邱之瓶未免閉

主周壽昌錄

門之詢左是知法不易常怨不在大唯有禮

者可以免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經中庸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經論語曰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

箋名位相軋也貨財相傾也獸惡其網民惡

其上國自然之理雖然達而在位豈非稽古

之榮桓賢而多財漢乃是善人之賞論語若

曠貴不久漢出自天公奸富致殃史記何干

卿事南唐設虛願而幸人災虛願出周書非

愚則惑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主周壽昌錄

經論語曰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孟子曰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

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詩曰出其東門有女

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

員

箋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左見色而悅謂之曰

逆韓詩慶封易內負之斧鉞巫臣竊妻罪至

族赤私於庚宗叔孫不食左傳見淫於魯宮邾

頗伏鎖公羊申池之禍賊由閭職子貉之妹

終喪羊舌左傳嗚呼今人宜鑒斯轍天有六氣

降生六疾左傳亂自女戎晉女為陽物晦時生

盡日入作慝天年喪志非鬼非食人生實難

左傳受之以節易左清心室慾附遠厚別禮

逸則忘善懲則有辟魯送目治容易左傳授情

七六周壽昌錄

國色晉獻事見晉語見公羊惟厲之階詩惟家之索索

色晉接有先夫左傳季誠弱息漢書不以義交尚書大傳

是為惑溺公卿宣淫兄弟爭室烝報姘通淫上

曰丞旁淫曰通淫親族之妻女曰姘與妻姘交曰姘見左傳及漢律罪大惡積

易生不若死公羊死有餘責漢書嗚呼上天戰國策

天威咫尺福仁禍淫左傳不爽杪忽遠則子孫

近在目睫淫而無罰左傳未聞其說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引論語曰子曰惡之欲其死

錢平時匱乏仰升斗之水則活是貸我以財

者乃緩我以死者也惠孰大焉惡人而欲其

死是惑也負人而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

必反賊之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七五周壽昌錄

引論語曰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

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詩曰侯作侯祝

靡屆靡究

箋先輩言自家猶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

却能盡快吾意交富人而與之稱貸交貴人

而取其竿牘恒人之所賤也安能望其必遂

欲不足而忿售謂之小人不亦宜乎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經詩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

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

禦

譏人偶失便或值于時或害于數未必皆其

自取也若不揆其素行而輒指其生平以為

是固應爾也豈不悖哉且人即有過得志則

全
黃鉉錄

括囊失時則橫議亦有識者所深非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經論語曰子見瞽者見之必作過之必趨禮

曰瘠聾跛躄斷者侏儒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皆有常餽

箋戚施不可使仰遽條不可使僂語晉天刑之

也莊天刑之為不幸人笑之為不仁且踊梧

而聞踊上梧猶今之樓閣蕭同幾於作質公登樓而笑愛妻遂喪其元史記豈計之得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經論語曰子曰臧丈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

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箋人有才能即未嘗識面猶當提拂而揚詡

之況目驗而心知者乎穀梁子曰心志既通

全
黃鉉錄

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

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惠之賢之稱衡之

薦誰之罪歟

埋蟲獸人

經孟子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箋蟲者損壞之名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傳古

訓為事易有蠱卦謂壞極而有事也於文皿

蟲為蠱傳左先儒謂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

於人故亦謂之蠱正義記其法以桐木人以鍼

刺之埋之地以厭人人輒死漢書即周書所

謂左道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之鄭康成註王制曰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漢時巫蠱之禍最烈故賊律有云漢律敢蠱

人及教令者棄市延及後世蠱人之罪並編

十惡俗通本風赦令所不宥法至重矣而其術

全三 黃鈺錄

不衰乃知少皞之亂家為巫史誕宋襄之霸

鬼有淫昏傳左召之而至又何尤焉小爾雅曰尤怪也

聖王在上分民神職司民司職絕地天通尚書

此嘉祥所以日降蠱氣所以不作也

用藥殺樹

經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禮曰孟春之月

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諺風咏甘棠雅歌行葦楚楚可憐之樹書濯

濯易盡之枝皆當廣以慈心全其生意況叢

亡七日未必非神戰國櫟大十圍偏能見夢

也莊子用藥者無斧斤而天厥志不仁不斬伐

而枯其毒太苦

恚怒師傳雲笈七籤老君曰恚怒師傳六不祥

經禮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

全三 黃鈺錄

至死心喪三年又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

難而不知其益也

箋師無當於五服然左右就養有父道焉服

勤至死有君道焉故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

之如一也漢重經師其上章也必稱聞諸師

曰以明所受戰國策曰談語而不稱師是倍

師謂之不稱于其死也則必自表師喪棄官行

一一二〇一

服漢書兩故經義莫盛於漢自經師亡經師亡於東晉

而古學亦不能識唐宋元而仲山之古訓不存詩

訓是式亦作夫子之雅言亦絕雅正也康成詁訓見說文

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於是有施家君謂學者不識字不能通經也

悖求佛而疾其師者矣有燕朋燕僻而逆其

師者矣唐石經禮記義見鄭氏註荀卿言倍師之人明君

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

全孟 黃鉅錄

經義不明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抵觸父兄

引論語曰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

者鮮矣孟子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

箋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

一虜曰晝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

曰此非其大者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

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新序夫驕子傲弟其教

不先其率不謹史記輕簡父母賈誼忽長者

顏氏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貽風俗之患雖

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強取強求

引論語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全孟 馬相如錄

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好侵好奪

引詩曰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

奪之

箋市金可採取之傷廉白珩非寶求之有道

侵欲崇侈饕餮乃爾奪攘矯虔蚩尤殲旃窮

途思反違道不遠靜言自悼從我所好

虜掠致富

經引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箋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攻剽椎埋

掘冢鑄幣意錢搏拚而田叔以之起桓發用

以饒貨殖傳皆姦富也雖然善人富謂之賞淫

人富謂之殃左傳是故家有不宣之財則傷戰國

策掘藏之家其後必亡淮南子天殆富淫人左傳

全馬相如錄

此說誠荒唐也

韓昌黎詩桃源之說誠荒唐

巧詐求遷

經引論語曰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

箋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漢書漢官儀翟酺詐懿

而先據要路孫懿也見范書贊倖進之端開純臣之

節墮矣何以謹慎為欺謾居右職何以禮義

為便巧為尊官賈誼貢禹今人之所喜者昔人之

所歎也且也舐痔而結駟趙壹語本莊子何辱如之

遭睡而探珠莊子其危甚矣

賞罰不平

經書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詩曰此宜無罪

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脫之

全馬相如錄

箋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為善

者勸而不善者沮荀子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

罰所惡范曄語則不平不平則怨怨則爭爭則

勸懲不立而爵賞刑罰窮矣

逸樂過節

經引論語曰子曰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

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
亡又曰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又曰然後知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箋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故君子無

逸作所書良士好樂無荒詩乃逸乃諄周公

所以詠歎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

且吾聞之狂者無憂淮南子溺人必笑左傳逸樂

全六 馬相如錄

未終而死亡繼之亦何以異於是乎

苛虐其下

引論語曰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

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

備焉書曰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箋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使下也鞭朴施於家庭固為終吝僮僕取

其遲鈍無可深求苛虐者重為任苛而罰不

勝虐遠其塗苛而誅不至虐夫力不足則偽

智不足則欺莊子見鳥窮則啄獸窮則齧人窮

則詐韓詩外傳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

也家語

恐嚇於他

全九 馬相如錄

引書曰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嚮邇詩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

獨兮憂心京京

箋失羣之雁故瘡未息虛弓可以下之戰國策

在患之人在患出驚魂未定浮言可以動之

書蓋百端恐怖强者股升漢書弱者引決

豈不痛哉按以周刑應在造言之律周禮鄉

稽之漢法當依恐獨之條

漢盜律有恐獨見王子侯表及晉書

刑法志

怨天尤人

引中庸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

天下不尤人

箋人之受於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命

謂年遭命以摘暴
遭命謂行善而遇凶
隨命以督行命

卒

常恩敬錄

謂隨其善惡而報之見孝經援神契及何休鍼膏肓

君子之於人也有

三自反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自反

而忠矣三命皆天也三自反皆不求諸人也

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

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老君說百病曰罵詈風雨是一病

訶風罵雨
引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若有疾風

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箋天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禮觀風古文師雨

師帝王之所祀禮好風好雨日月之所從鄭氏

謂日從星不可見明月亦從星帝天且弗違之而況於人乎

咨祁寒而怨暑雨乃黔首之無知訟風伯而

詰兩師實文人之游戲曹子建詰咎文假天

師韓昌黎訟風伯本此有識者蹈之是獲罪於天也

卒

常恩敬錄

關合爭訟

持兵曰關眾關曰合私爭曰爭鳴於官曰訟

引大學曰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

乎易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青

又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詩曰虞芮質厥

成文王蹶厥生

箋關而不勝集眾以要之傷必重爭而不已

速訟而成之室必殘案漢律關有保辜辜外

以傷人論章內以殺人論

本何休公羊註功史游急就章

意所必辨也

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為意見漢書

周官訟有

明禁既入之以束矢又申之以鈞金曲直所

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鬪健訟之徒

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妄逐朋黨

經中庸曰子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論語曰

空

常思敬錄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箋東漢之末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

政自公卿已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

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陳留申屠蟠獨

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

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

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

滂等果惟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

免於疑論周易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尚於中

行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孔子作小象皆

以光大言之光大者周而不比公耳忘私之

謂也夫洪範九疇必嚴比德周官八成用戒

邦朋則朋黨之禁其來久矣迹哲士之微言

考先聖之逸典乃知有黨必有讎左傳喪朋終

空

常思敬錄

獲慶易非知幾達節之人大雅不羣之彥其

孰能與於此哉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引孟子曰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

不孝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威之

箋髮子不答

東髮受書之子

冠子不詈

韓詩外傳

慈訓不

易聞也衷中之簡三歲可以出之

趙簡子之長子曰伯

魯幼子曰無恤嘗書訓誡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對求

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衷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古

詩置書懷衷中三歲字不滅千里之書終身可以誦之

馬淵千里還書誠其兄之子見後漢書及王充論衡何愛敬之深篤而

勿逆勿怠也禮雖然妻子具而孝始衰矣

荀子讒言興而階之厲矣夫必先用其婦人

今文乃敢侮厥父母無於是一轉瞬而姑婦

勃音者有之莊不移時而父子異部者有

之三國此其無行義之尤漢所謂惟弔茲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得新忘故

引論語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書曰人惟求

舊詩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禮曰敝帷不棄

九西 常恩敬錄

敝蓋不棄

箋貴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非有道

之宜言也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子晏貴如光武

猶思瀨下之賢富若孝宣尚索微時之劔若

乃公孫懷詐莫遇故人西京雜記司馬褊心重憎

老物書其與少原之婦悲悼亡簪韓詩外傳晉國

之臣興嗟弃席者淮南子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聖英敬錄

口是心非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引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箋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

能行之國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

能行國用也賴其言可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

貪冒於財

引論語曰子曰小人喻於利孟子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禮曰臨財毋苟得

欺罔其上

引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

宋英啟敬錄

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箋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君子以為忠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夫廉不過

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自謂無負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貪于貨賄始也臨下乃與盜跖為伍陳情則以曾史自居偷兒獲廉名誠計之得矣豈知高后降之弗祥盤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耶日知錄管子曰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

宋英啟敬錄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引論語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書曰朕聖譖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無罪無辜譖口囁囁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又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箋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

子避三端韓詩外傳筆端之文成是貝錦詩舌端

之語猾以齒牙晉語遂使生人名節墮地無餘

如被糾彈同之禁錮晉書武士鋒端方之蔑矣

贊范書

毀人稱直

引論語曰惡訐以為直者

罵神稱正

六英啟敬錄

引論語曰敬鬼神而遠之中庸曰鬼神之為

德其盛矣乎

箋直者不毀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聞不誼

不可為直漢書投龜詬天中無敬心不可為正

左傳展禽有言犯人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

魯語毀人誣神其不祥莫大焉天將殃之也左傳

棄順效逆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引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背親向疏

引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詩曰脊令在原兄弟

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喪亂既平既安且

宜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六英啟敬錄

箋二者之義備於石碣之諫莊公孔子之教

曾子也碣之言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所謂六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

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去順效逆

所以速禍也子之言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

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

經論語曰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

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某之

禱久矣禮曰無瀆神

箋古者天地不通民神異業謹所以防戲豫

而絕矯誣也曰明日旦奉而不違曰覲音曰

百徐桐書

巫敬而不瀆蓋天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親

小事穀正不干僻邪鄭莊公之誓黃泉能無

後悔傳左中里徼之盟齊社莫挽前愆子墨夫至

天神不蠲其為蠲音圭斯乃民庶莫盡其氣

受命之氣也見楚語九黎三苗非前轍乎

施與後悔老君說百病曰施人望報是一病與人追悔是一病

經引論語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又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施因為報地也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書周是與乃為取計也

往而不來贈而不答未有不悔其過施而濫

與者語曰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班此

之謂也

假借不還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百徐桐書

經引詩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箋泉府之法凡賒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三月泉府漢元以來有假借不廉之條著於

雜律漢律雜篇見晉書刑法志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

不償人債過六月免功臣王符亦言永平時

明諸侯負債輒有削黜之罰論潛夫蓋漢尚廉

恥故舉士曰孝廉舉吏曰廉平所以重廉也

重廉則必罰不廉且假而不反不特傷廉近

於無恥廉恥不立風俗日偷啟爭速訟爭財日訟

猶其細也

分外營求

引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

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

三 徐桐書

箋子臣弟友分內之事也富貴利達分外之

事也君子畢力于人倫故思不出位而行無

越思左傳小人罔識義命不能耕而欲黍梁不

能織而喜采裳淮南子虧其分內之事而營其

分外之求豈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乎

力上設施此為守錢虜一輩言之

引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箋持心計權子錢治產居積俯拾仰取趣時

若猛獸之發得利如烏鵲之爭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然而識者嫌其

銅臭雖天下謂之膏肓王衍實士君子所羞稱

之也

淫慾過度

引書曰殉于貨色時謂淫風

三 徐桐書

箋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愆其止荀子蓋陽

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以穀

伏蠱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荀子對

伏蠱見若夫不節不時左傳失儀失度燕好每

形於動靜漢書晦明常失於節宣左傳非尤物之

移人即治容之喪志且也茲心不爽左傳壽命

不究于高年杜欽其生不蕃左傳肌膚莫傳於

來體辭宗贊謂思之能無動念言之可為寒

心此三戒之所先十愆之必做也

心毒貌慈

引論語曰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禮記曰君

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

之盜也與

箋面很不害心很敗國譖酷虐用刑垂涕終

一畝 徐桐書

無所活曹置人死地柔懦不異平時咸章何

中之惡而外之婉乎乃知梟鳴不鳴要非祥

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張文潛語有王者起屏諸

遠方禮投諸四裔左可也

穢食餒人

引禮曰毋反魚肉讓食不唾

箋杯多漬酒之蠅匹夫為之弗飲淮南飯有

涉筐之鼠君子所以不嘗論衡昔人以食不潔

為腸沔論衡誠憎之也況以之餒人乎餒之言

飼也玉篇如以莖豆飼馬牛賤之甚矣此人之

陰過天之大惡也論衡

左道惑眾

引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

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

一畝 張丙炎錄

人人將相食書曰民無或胥譖張為幻禮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

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

箋盧子幹註禮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

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

為右不正道為左禮記正義僻左之道以之事君

則誅逸周書以之亂政則殺王制若夫疑眾在四

誅之條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王制之所不聽

當罪則決

不聽其詞

亂民居八刑之次周官之所必糾

司徒鄉八

刑糾萬民一曰亂民之刑鄭註謂左道惑衆也

此皆不待天誅而自

罹國法者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引論語曰謹權量禮記曰日夜分則同度量

鈞衡石角斗角正權概

一頁張丙炎錄

以偽雜真採取奸利

引禮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

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箋周官之法同其度量度丈尺量斗斛壹其純制純音

準純謂幅廣制謂匹長察其詐偽飾行儔與責同慝者而

誅罰之質人胥師職法至重也賈而欲盈傳物無

中度禮人而近市左勢必假真法言夫欲營偽者必假真

以此獲利則為姦利以此致富則為女富此

商賈所不齒莊子乞人所不屑也

壓良為賤

引詩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

箋因貧而作贅子見賈誼傳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者名為贅子情已堪憐從坐而入縣官見後鄭周禮註漢律罪人妻子

沒為奴婢法誠難追若家本良與二字出禮記註系屬衣

一頁張丙炎錄

冠兩漢書或乘機而攫取或依勢而脅從視若

人奴史記役同餓隸漢書豈不聞略人之法在漢律盜

篇定自漢朝見後漢紀和賣之條彰於魏世後魏書盜

律和賣人為自昔稱嚴於今為烈雖旅之瑣

瑣斯其取災斯所恐震之蘇蘇僕將自喪也

旅九三王弼謂次

焚僕喪而身危

設薦愚人

設欺也音莫官反薦音莫白反說文云上馬也龍龕手鑑云踰也

引孟子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

先覺覺後覺也詩曰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箋謾者詭而蒙之薦者陵而上之愚人胸無

識故可謾生無才故可薦雖然以有識謾無

識以有才薦無才是伎力皆害器矣劉畫不語

仁孰甚焉

一頁張丙炎錄

貪婪無厭

婪亦貪也

引孟子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又曰有賤丈夫

馬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

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

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箋近廩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

多飲期滿腹而已淮南咎莫大於欲得禍莫

大於不知足老子谿壑可盈而心不可餍晉此語

何異周鼎之著饕餮食人未咽而害及其身

也呂覽

呪詛求直

呪者呪來禍也詛者詛往愆也呪者口告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引書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箋蘇成遇暴卒之讒則出三物以自詛詩屈

一頁張丙炎錄

原遭子蘭之謗則告五帝以折中

楚枉結思辭

申煩冤求理惟其直也若乃言多僭嫚左傳事

近矯誣國語詎可告彼司盟周禮呵之楚壁天中問

里之辭未半墨子卒隕其身左傳三苗之信罔中

無世在下呂刑蓋未直而求直適足握水官之

筆鳴三官之鼓耳

北帝主六天宮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

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誨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

主考劉今三茅君通掌之並見於真誥也

嗜酒悖亂

引論語曰子曰不為酒困孟子曰禹惡旨酒

書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又曰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子

其殺詩曰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又曰賓既醉

止載號載呶亂我遵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

一草沈桂芬錄

不知其郵禮記曰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

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箋古之人制酒醴幾萍氏立監吏將以德維

令儀辭不腆稱須臾規初筵在剛斷過三爵

不及亂今之人乃酒荒儀不令德不將濡其

首側我弁既忸忸復僂僂靡有桷門有莠齊

慶封鄭伯有就壑谷奔雍梁遷內實殲朱方

告爾士無崇飲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必

出舌既出言必失失爾言棄爾身由歡伯由

賢人堯千鍾路百榼惟齊聖能溫克酒入舌出語見

管子微伯見易林賢人見晉書

骨肉忿爭

引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一草沈桂芬錄

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

夫妻不和室家大凶說蟲有虺者一身兩口

爭相齟遂相食因自殺今之薄於骨肉者皆

虺類也韓非子

男不忠良

引論語曰臣事君以忠書曰股肱良哉詩曰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女不柔順

經引孟子曰以順為正者妻婦之道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禮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又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
不和其室

三三 沈桂芬錄

經引中庸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教中心是悼易曰與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不敬其夫

經引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汝家必敬必戒毋違夫子

母好矜誇

經引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
常行姑忌
經引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又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無行於妻子

三三 沈桂芬錄

經引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詩曰刑于寡妻

失禮於舅姑

經引禮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有命應唯敬對不敢噦噫涕咳欠伸

跛倚睇視每事必請於舅姑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箋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和妻柔姑慈婦聽

此天地之大義制禮之善物也易左南如脫

輻之與不能正室幾望平之月戒在征凶易

或矜此婦人而宮中絕脰或夫人不僂疾而

一百四沈桂芬錄

國外稽留公羊刑于之化無間併倨之風屢

見遺禮義棄人倫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

輕慢先靈

引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禮曰祭不

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又曰致愛則存致慤則

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箋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慤

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

則受福禮孝能錫類詩若夫薦而矯誣立而

跛倚類公索之亡牲家語近殷民之攘竊書豈

惟鬼神不饗鼎之孤疾天昏左傳皆僭慢之所

致也

違逆上命

引孟子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矣

一百五楊慶麟敬錄

書曰方命圯族又曰率乃祖文王之彝訓毋

若爾考之違王命

箋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

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表雖然逆

命而利君謂之忠違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荀

稱詔書而不用漢律空留掛壁之文崔賈格

上令而不行遂有屯膏之事咈哉方命之繇

至於用刑左傳茲逆命之苗乃絕厥世書

作為無益

經引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箋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作者創造之詞無

益多矣不可偏舉為事有所害故為無益正書

義作淫巧以蕩上心豈惟喪德咈百姓以從

已欲不獨傷財蓋作無益未有不害有益者

二五六 楊慶麟敬錄

也

懷挾外心

經引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箋策名筮仕精白所以承休中櫛事人靡他

用以自矢臣無畔質晉書婦內夫家漢書而外其

心其何貳如之左傳行姦禮於鄰主卻下臣何

敢即安國語學積聚於衛人韓非子婦豈容

私貨禮禮有放臣詩稱棄婦良有以也

自咒咒他

經引詩曰侯詛侯咒靡屈靡究

箋指九天以為正悵望靈脩出三物以明心

咨嗟維暴騷人顛頷而何傷小雅怨誹而不

亂也若過人不淑涕泗滂沱親閔既多寤言

標辟冀余身之有悔平公願及汝而偕亡書祇

二五七 楊慶麟敬錄

加懟耳史記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其謂是

乎

偏憎偏愛李傳主

經引大學曰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

而辟焉

箋其母惡者其子釋釋音釋其母好者其子

抱韓非丈夫之愛憎生自婦人也豈無芒菲

之妻情親假子珠崖之義哀感傍人烈女傳亦

各其志耳漢書然而佩申生之玦已見集枯晉語

牽孺子之牛齊景公何妨折齒左傳是則偏之為害

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越井越竈雲笈七籤雜戒忌曰勿越井今古

引易曰改邑不改井禮曰夏之月其祀竈又

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

百六 楊慶麟敬錄

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庶人立一祀或立

戶或立竈

箋吹簫之女載於白澤之圖白澤圖曰井神

澤國黃帝時書段成式據老婦之盆出於淹

中之記古禮出於淹中故耿恭再拜而井水飛揚漢後

書陰氏晨炊而竈神形見同神明之也禮越

之者有短垣而自踰之國語如陳侯之忘大德

鄭國井堙左傳豈智伯之甚不仁晉陽沈竈晉語

赤眉無道宜折筭以笞之赤眉傳童子何

知當執戈而逐之也士句曰塞井夷竈文子

跳食跳人

引孟子曰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禮曰入

國不馳

箋惟食八政之首惟人萬物之靈書故春秋

百六 楊慶麟敬錄

必記有年君子不誣十室鄭氏禮註重之故也若

夫暴殄為心狎侮自用既蹴爾於一簞復屈

人於兩勝呼首山之庚癸左傳安知稼穡之維

艱見兄弟之顛連西銘豈識一夫之予勝若小

人也足與治乎漢書

損子墮胎

引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

箋人道下生通於易氣易氣從下生故畫卦自下而上胎育亦然

誕彌值宿應於天文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

星在母不憂晉肇始揆乎皇覽先生如牽

俗作懼弗子於庚辰父不愛子謂之天地父不子義見漢學

母之心其理同其情一也孩蟲有禁孟春猶

重其文月令剗剔用刑君子諱傷其類家矧自

黃鉅錄

殘其骨肉乎後漢書豈生有咎徵而必棄諸堤

下或合而非禮以致委諸夢中左傳不然何用

心逆人道也漢書

多行隱僻今本作行多

引中庸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

矣又曰庸德之行

箋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

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子故不由明

坦之途者謂之宵人郭象宵人之心險於山

川難於知天莊子隱僻乃其性也以隱僻為性

則不義以隱僻為行則無禮多行不義必自

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左傳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引書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黃鉅錄

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朝孟子曰平旦之氣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雞鳴而起孳

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箋杜預左傳註曰晦月終陰之盡故以為忌

雲笈七籤曰臘日宜修齋祭祀先祖金書仙

誌戒曰勿以月朔日怒恚禁忌篇曰旦起勿

嗔恚旦下牀勿叱呼勿惡言皆見雲笈七籤夫喜怒

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左傳晦臘為終朔旦為

始吉人由之視履君子於是履端王志豈溢

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淮南子醉者非

不怒也語然而死亡疾病隨之矣哀樂失時

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左傳

對北涕唾及溺

引論語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黃鉦錄

對竈吟咏及哭

引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箋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

向尿又青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忤玉晨

老君曰向竈罵詈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

向火對竈罵勿咨嗟呼奈何聲此名請禍特

忌之

又以竈火焚香

引論語曰鑽燧改火

穢柴作食

引詩曰吉蠲為饌是用孝享

箋以夫遂取火於日禮周蕭燭用升禮導一莖

六穗於庖書封禪吉蠲音為饌詩故火禁掌於

司烜禮周薪蒸守諸虞人左傳古人之所慎也臭

黃鉦錄

陽達於牆屋禮豈容穢德腥聞書玉食薦於

君王尚惡勞薪作饗書大則鬼神弗饗小則

賓客不歡皆不敬之所致也

夜起裸露

引論語曰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箋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

得裸露三光當終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

一不祥古人處必掩身禮卧必拱手南史故武

王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大戴

禮露而觸三光則不恭裸而冒風露則不壽

可於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八節行刑雲笈七籤曰八節日立春春分
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引禮記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

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

黃鈺錄

子乃齋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是

月也日夜分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是月

也日長至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

殺必當是月也日夜分仲冬之月日短至陰

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箋真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戒謀諸善

事以營于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

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為重罪也雲笈七

籤曰凡八節之日是上天八會大慶之日也

金書仙誌戒曰勿以八節日行威刑蓋順時

之法後漢書王者所遵賊莽春夏斬人亡新由

是忽焉王莽傳建安寬緩詔絕後漢立春下寬
大詔書罪非殊

死一切勿案建安二十二年二月立春寬緩詔書不行見獻帝起居注漢室由

黃鈺錄

是衰焉若刑不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地之

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者也

唾流星指虹蜺蜺音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引禮記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

星也詩曰蝦蟇在東莫之敢指

箋天事恆象國語左傳失度為飛流張晏曰飛星
流星也孟康

曰飛絕迹而去二氣為虹蜺淮南子曰天敬
二氣則成虹

天之渝無敢馳驅詩况敢唾而指之乎追誦
蝦蟇之章以為太息

箋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不用令

指月兩耳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

視日月使目睛失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日

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合

於五行三統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孝

百五黃鉅錄

緯類于上帝宜于社禮禋于六宗書精意以

享周語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

圖帝視萌曰帝視萌河圖篇名侮天地者凶可不懼

乎

春月燎獵

引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又曰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

詞館分寫本太上感應篇引經箋注

入山林

箋爾雅宵田為燎郭氏謂夜獵載鑪照也蔡

邕月令章句曰獵者提取之名也昆蟲未蟄

王制有火田之禁禮弋不射宿聖人垂愛物

之心蒐不以時曰傷天和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禮燎獵畢弋管子所謂無道之君也四稱

豈於物也而可忽諸

百五黃鉅錄

對北惡罵

引論語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箋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犯

斗罡神金書仙誌戒曰勿北向唾罵犯破毀

王破謂歲下辰也王謂王炁之所在也

無故殺龜打蛇

引禮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箋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大凡一切翽飛蠢動

不可故殺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殺有靈

者或陰精害人深當慎之之二蟲者居於宰

路淵名龜所居見莊子出自泉宮傳南龜卻而東龜前

禮外蛇關而內地死左傳皆能通元王而見夢

龜策負涸澤而為神韓非子倘屬異十朋易爾雅

橫遭剝剝莊子類非岐首輒見椎埋傳列女豈

二五周壽昌錄

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於鑄印稽會

後賢傳隋侯之德報在銜珠按神竊謂作不善

者反是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箋春秋緯佐助期曰司命神名滅黨長八尺

小鼻望羊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後漢書張衡傳

註風俗通曰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

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則作小屋汝南餘郡

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曲禮曰君

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氏曰死之言漸也事卒

為終消盡為漸言算與形骸俱盡也

箋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虞仲翔

據納甲卦氣之說而申之曰坤積不善以乾

二五周壽昌錄

通坤極姤生巽為餘殃陽極姤生履霜堅冰

猖蹶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餘殃說

天之道也

箋抱朴子據道戒曰若乃憎善好然口是心

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

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

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

之身取人之位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誅誅聖
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剗胎破卵春夏燎獵
詈罵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
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
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
人迫脅尫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虜掠致富
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

聖

李文田錄

偽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呪詛
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
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
秤小升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利誘人
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
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紀算算盡則死但有

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
奪紀若紀算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
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
病口舌諸事以當安取之直

引大學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又曰仁者
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聖

李文田錄

箋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
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至耳
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
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
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
之直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經引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

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

箋孟子所謂一閒公羊所謂推刃也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歟亦及之

經引論語曰見得思義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

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人能

聖

李大田錄

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箋抱朴子據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

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

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歟亦

及之又良規篇曰無異乎渴者之資口於雲

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雲曰即

運曰鴆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

經引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

箋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

見人形心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

聖

李大田錄

人形養性延命錄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

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徐

中論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

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

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異鬼攝之心

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

精相搏則神應之久之或歿木或歿金或歿

繩或舛并益神體物而不遺心隨感而輒動
吉凶善惡之間可不慎哉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

引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
帝易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又曰震
无咎者存乎悔

重刊

李文田錄

箋抱朴子據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
自改悔者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舛之
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
之人以解之太平廣記九十六卷引酉陽雜
俎曰釋道欽住陞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
造宗極劉忠州晏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
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

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
不得至今以為名理夫人有禍則心畏恐心
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
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
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
則富與貴全壽福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韓
子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重刊

李文田錄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
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
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引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
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
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
不可解中庸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

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箋 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

不足書視聽言動皆是也善無近福抱朴故

以三年為斷惡不言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

至也何日之有皆見左傳未復言此勉人及時遷

善改過也

李丈田錄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抱朴子所述下鈴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徵引淵博文宇雅馴然余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

感序

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宜附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敝鄙夷白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畧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子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卷帙雖重釐爲上下二卷用自修省以爲息黜補則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十有二日德清俞樾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德清俞樾

太上曰

太上有以位言者漢書高帝紀集注曰太上極尊之稱淮南鴈王長傳集注引如淳曰太上天子也有以德言者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辯注曰太上德之最上者老子釋文引顧注曰太上上德之人也有以時言者禮記曲禮篇鄭注曰太上帝皇之世陸氏釋文孔氏正義並曰太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是古釋太上有此三科茲之所稱其兼時德而言乎嘗讀荀子

感上

書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太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今以荀子之言考之此篇自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之下皆所謂流淫之行怠慢之事姦怪之俗盜賊之罪也而荀子謂之太上之禁且由其道得其所好不由其道遇其所惡與此篇之旨若合符節前半所陳謂由其道

而得所好也後半所陳謂不由其道而遇所惡也然則茲篇其即太上之禁乎雖文字不類先泰古書要必有所受之矣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此左氏春秋所載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據二李之注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與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感上

二

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句曰惡出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于影響皆傳述斯言語意相近至東晉古文尚書出遂以入之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而至今奉爲經義矣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尚書之前未可尊彼爲經而薄此爲道家之說也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

司過之神即下文所云司命也禮記祭法篇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

戶口虛鄭注曰此非大神所祈禳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司命主督察三命正義曰司命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據下文云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正督察三命之事故知司過之神即謂司命矣下文又云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彼言司命者斥其名也此言司過之神者舉其職也篇中所云奪紀奪算或斥爲道家之說不知其本乎經義也學者束注疏於高閣故莫得其詳矣

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感上

三

禮記正義引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解者以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然則依人所犯以奪算古有此說矣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鄭康成注曰未壽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蓋各視其輕重以爲差矣後漢書鄭崇傳稱臣聞師曰犯神者有疾天之禍亦尙書家師說也至年以算計蓋亦古語史記武帝紀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受皇帝泰元神災災即算也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洪範六極三曰憂四曰貧是貧耗憂患固六極之二

太上感應篇續義

也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隨憂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益古之儒者推天人相應之理明福極不爽之報使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恐懼脩省而不敢爲非其意固其善也後儒不信其說而勸戒之意微矣此篇先舉貧耗憂患二者以示警益以貧憂二極人之所尤畏也

人皆惡之

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

感上

四

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邪奚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真偽以紛錯此皆愛惡之惡而仍讀如美惡之惡可知其義之通矣既爲惡人而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刑禍隨之

刑古字與型通尙書五刑之屬三千隸釋引石經作型型者鑄器之法也有是罪必有是刑刑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之所不及鬼神亦從而禍之說文曰

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有禍亦可畏矣太
公曰侯禍介介凶人之鄉

吉慶避之

釋名釋言語曰吉實也有善實也既無善實又何吉
慶之有

惡星災之

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星之號皆
是惡星非必彗孛也管子相星掌和和爲事是人事
實應星象皆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則凶人之所在
惡星臨之矣

感上

五

算盡則死

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昭注曰非
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則不能盡其年壽此卽
算盡則死之謂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周官大宗伯職以燎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

三能三階也疏曰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

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

司空三台之名蓋出於此上台司命與下文所云司

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者不同彼司命卽上文司過

之神乃七祀之一此司命乃三台之一是天星也故
云在人頭上矣史記天官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
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
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者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據此則文昌
宮與三台皆近斗魁自來說天文者既以文昌宮之
司命爲上台司中爲中台司祿爲下台而又以文昌
三台皆近斗魁故舉而屬之北斗是謂三台北斗神
君矣

感上

六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三尸之說不見經傳然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載神

人韓眾謂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

晦朔上天白人罪過使人不壽按劉根於漢成帝綏

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自西漢時已有

之矣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庚申屬金秉西方肅殺之氣故道家忌之太上科律

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亦猶王者

順秋令而誅姦禁暴也鄭氏注禮記曰庚之言更也

幸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君子於庚申之日宜
體此意恐懼修省洗濯其心以副更新之義此則吾
儒之所以守庚申而非止如道家之說也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夫人生軀命所關莫大
於飲食而竈則爲飲食之所從出百物之精皆聚於
此其必有神焉以主之明矣此先王之所以謹祀竈
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此
說之近古者若乃西陽雜俎諸書虛設姓名羅陳于
女無稽之談近於褻矣又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

感上

七

祀即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
祀古書多有此例此言竈神者亦專言之耳其實五
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于天不獨竈神也金人
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伺人

凡人有過大則竈祀小則奪算

諸家言紀者其概不同尚書畢命篇既歷三紀世變
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
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是一
紀十二年固古說也雖晚出之書不盡可信然古文
尚書亦出魏晉以與此篇之出大略同時然則此篇

所云奪紀者亦必以十二年爲一紀明矣紀爲十二
年則算當爲一歲歲星太歲十二年而一周天是爲
一紀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
非道則退

是道非道即荀子所謂由其道與不由其道也太上
之禁其於此篇其說見前

不履邪徑

禮祭義篇道而不徑正義曰正道平易於身無損傷
邪徑險阻或於身有患論語雍也篇行而不山徑正義

感上

八

曰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禮記正義所說見君
子保身之哲論語正義所說見君子律已之嚴

不欺暗室

詩云尙不愧于屋漏毛鄭異義毛云西北隅謂之屋
漏則謂當室之白日光漏入乃室中之明處也鄭云
屋小帳也漏隱也正義申之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
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則謂室中之暗處也此
云不欺暗室於鄭義爲近矣歐陽詹暗室箴曰勿謂
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後之
君子尙懷斯言

積德累功

周禮注曰在心爲德尙書正義曰據其勲業謂之功然則德功一也分內外言之耳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潛夫論曰積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積下必已必極黃泉之深其在周易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正義曰地中生木始於豪末終至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其小善以成大名故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慈心於物

感上

九

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卽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其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忠孝友悌

臣忠子孝兄友弟悌人道之大經也雖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爲五倫茲於五倫舉其三何也曰三綱之中君臣父子爲重六紀之中兄弟爲親人能盡忠孝友悌之實則於三綱六紀無不處之得宜而百行固已備矣

正己化人

正己者自脩之學也化人者成物之功也末有不正己而能化人者也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正人也何有又曰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故正己化人事相因也荀子曰洲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化人者豈必相習哉子夏曰帥人以正孰敢不正莊子曰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矜孤恤寡

鯀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

感上

十

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勝勝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又有合獨之法其意亦主於恤寡然云取鯀寡而合和之子田宅而家室之則古今異宜非可施於後世

敬老懷幼

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

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孔注曰懷歸也於義未
密里仁爲懷德懷土懷刑懷惠孔注並訓爲安此亦
當同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變文以成辭懷亦安也夫
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君子之於牛馬如此而況於人
故老宜安少亦宜安據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
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
給公上之事是卽老安少懷之義矣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商書曰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
鳥莫不比方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龜鼈

感上

士

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以魯里革之告
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鯢鰠獸長鷖
鳥翼殷卵蟲舍蜚蠊蟻庶物也抑又聞之穀梁子曰
猶之爲言可以已也昆蟲草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
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循
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
重舉小以例大也

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其義矣易
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之意

言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子曰仁者謂其
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鄭康成注儀禮曰
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欲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
者哀戚之是聖人制禮亦本此意以爲節文而已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此卽所謂憫人之凶也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以
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季春之月賜
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
雖有長暫其急則同皆所宜濟也危則以事言之周

感上

三

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
相調相調者濟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然古
人之辭多互文見義非黨之人必不相調州之人必
不相救也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
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
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夫至無人之見存則人之
得失與己之得失尙何異視之有故其始也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

不彰人短

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抑又聞胥臣之告晉文公也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戚施直鋪簫篠蒙膠休儒扶肅蒙收修聲響噴司火淮南子稱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臨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偏者使之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其短矣

不徇己長

感上

三

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如下滋甚故聖人貴謙斯言有旨哉越大夫石賈曰衛女不貞衛士不信說文曰衛行目賈也安有君子之守身而爲負販者之行乎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遇惡揚善

隱惡揚善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澤於蒼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其在周

易遇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正義曰大有包容之義故君子象之亦當包含夫遇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卽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非但包含而已

推多取少

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人與子雅邑辭多受少常情稱其忠管仲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爲貪知其貧也然此乃豪傑踴躍之風非士君子之行矣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

感上

四

少以此處人則可以此處已猶未也曲禮曰分毋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昔叔和妻叔術致國於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曰不可四分之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是以見貴於春秋雖然推多取少者人之道也擇多益寡者天之道也故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受辱不怨

太上不辱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辱固君子所不受乎雖然韓非有言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讐彼伯王且然況士庶

乎說苑曰能忍恥者安能忍辱者存君子自負良貴
外物之辱非辱也何怨之有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
卑聚夢有壯子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
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
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
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月不得卻而自殺斯人
也謂之志士則可矣非君子之道也呂氏載之春秋
斯為戰國之書

受寵若驚

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孔穎達於周易正義申其說

感上

圭

曰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斯言殆失之淺乎誠如是也
患失之鄙夫能之矣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
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施恩不求報

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古者施於人而不
得其報曰沈得報曰浮故管子曰沈浮示輕財也施
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樂氏之風君
子所宜取法矣

與人不追悔

說苑曰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既以與人何悔

之有孔子曰有而不施窮無與也誠念及此自無悔
矣

所謂善人

此言善人即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
吉也吉善也

人皆敬之

禮記少儀注曰恭在貌也敬又在心然敬亦未始不
以貌言皇侃曰肅肅悚悚是為敬心拜伏擎跪是為
敬迹古之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
之故管子曰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子夏曰敬

感上

圭

人以禮孰敢不禮

天道佑之

鄭康成注論語曰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古書言天
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
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
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為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

福祿隨之

詩樛木篇福履綏之福履將之福履成之毛傳曰履
祿也然則福履即福祿古今語耳此言福祿隨之義
本於詩福者富也大順之顯名祿者祿也上所以敬

錄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人君以保王位爲福祿下民遇善時亦曰福祿壽正義言之詳矣

衆邪遠之

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是正與邪相反也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詔董仲舒而越巫斃是以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酈道元謂曾參所居泉不入郭非虛語矣

感上

七

神靈衛之

曾子天圓篇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是神靈分屬陰陽然義亦相通故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所作必成

語曰善作者不必善成非作之難成之難也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韓非子曰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

神仙可冀

神仙之說不見於經傳然秦漢間相傳有宋切忌正的儒充尚美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矣神仙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游逍遙之虛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一千三百當作一千二百惠氏已訂正矣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古仙字作僊從嬰嬰升高也其天仙之

感上

六

謂乎今僊字作仙從人從山其地仙之謂乎夫自來言神仙者不過以離吐納之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淮南子齊俗篇曰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管子心術篇曰理也者明分以論義之意也是義之與理一而已矣故禮記曰理者義也非義而動其動也必不中乎理矣背理而行其行也必不合乎義矣以惡爲能

說文曰能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強壯

稱能傑也漢書注亦云能木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然則能之得名本從獸而移之人夫人之異於禽獸以其存心也猶是勇敢強有力用之禮義則爲善用之手則爲惡以惡爲能則仍是獸之能而非人之能矣忍作殘害

古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遠庖厨也夫於禽獸且然況於人乎乃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桀纣虎人市以觀其驚紉生燔人以

感上

九

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九北齊後主置蠟浴舫使人裸卧觀其宛轉號叫爲樂千古忍人如一轍也

陰賊良善

賊仁者爲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害良曰賊蓋謂此矣況賊而出之以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暗侮君親

古之人不侮鯀寡況有君之尊有父之親而敢於狎

侮乎說苑權謀篇曰侮上者逆之道也若乃暗行其侮如鼯鼠之食牛至死而牛不知則犯大逆之戾而或反得小忠小信之名是又侮之甚者矣

慢其先生

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是先生本父兄之稱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禮記曲禮篇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文選三都賦序李善注曰先生學人之通稱是後世稱先生稍濫然亦必學人乃稱之是以從於先生不違路

感上

十

而與人言適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叛其所事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處沙磧以其孥從鼓子晉人歎焉卿公不名項籍漢史美之楚伐陳陳西門燭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賦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於後世矣

誑諸無識

司刺之掌三有也一有曰不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而在訥彼以其無識而誑之者吾懼其卒矣君子則不然不惟不誑之而且善用之是以鬼谷子曰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謗諸同學

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乃

感上

至

於同學之人加之訕謗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伏異乎君子之徒矣

虛誣詐偽

昔孔子思有恆者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雖乎有恆矣其在大矣禮次三曰畫象成形乎無成則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虛誣詐偽真何有哉善乎諡非子之言曰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質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劉晝亦云紅黛飾容欲以爲豔

而動目者稀抑絃繁弄欲以爲悲而驚耳者寡出於質不美也故強權者雖笑不樂強哭者雖哀不悲則亦何益之有矣

攻訐宗親

左傳注同祖曰宗楚辭注同姓曰宗周官注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凡在宗親理宜敦睦乃或肆其攻擊巧爲訐發宋左師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鄭孔叔曰失親恩必至斯言可爲炯戒矣

剛強不仁

感上

至

曾子強禦詩人刺焉強梁者不得其死老子戒焉太玄曰君子強梁以德小人強梁以力故在誼法剛強理直曰武若剛強而理不直則武之有仁者八也相人偶也以人意相存同也人非人不濟猶馬非馬不走水非水不流乃託爲剛正強直之名而不復有相人偶之意視天下藐然若無足爲者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乎

很戾自用

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謏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

者也

是非不當

釋名釋言謂曰是嗜也人嗜樂之也非排也人所惡
排去也若嗜所不當嗜排所不當排則孟子所謂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荀子曰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
非謂之愚淮南子曰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
必謂之亂

向背乖方

古王者之建國也而朝而後市示先義而後利也天
子之立也鄉仁而脩藏貴長養萬物也向背之闕如

感上

三

何不愼一失其方季梁所謂北面而特其駕而欲之
楚也

虐下取功

管子曰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大戴記曰功以養
民是古之言功者皆以利民養民爲主求聞虐下而
可以爲功也帝舜有言曰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以虐下取功何功之有

諂上希旨

莊子漁父篇曰希意道言謂之諂希旨猶希意也凡
工於行諂者皆善希人意旨者也故在上者往往喜

太上感應篇續義

之不知諂之言陷也上徒喜其諂已而不知其陷已
也故荀子曰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善乎唐睢之謂信陵君也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
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反是道而行之則小
人之尤者矣故崔瑗座右銘曰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

輕蔑天民

天民之稱古矣伊尹自稱我天民之先覺者也孟子
曰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列子揚

感上

書

朱篇稱孔子爲天民之遯遯者雖爲天民之逸蕩者
糾爲天民之放縱者蓋古有斯稱而稱之者各以其
意爲之惟莊子庚桑楚篇云人之所舍爲之天民天
之所助謂之天子斯爲得天民之實天民卽帝臣也
達而在上則爲帝臣窮而在下則爲天民古惟伊尹
太公之流足以當之而後世若諸葛武侯之在隆中
亦庶幾焉天民之貴不知尊禮而輕蔑之正猶斥鴳
而笑鳳皇矣

擾亂國政

百人興瓢而必裂以用力者眾也三年作舍而不成

以爲謀者多也韓非子曰事大眾而數搖之則少成
功滅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兵少鮮而數徙之則
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鄒衍子曰令煩
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
溺而鏹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荀悅中鑒曰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
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
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劉晔新論曰
明賞有德所以勸善人也顯罰有過所以禁下奸也

感上

重

賞而不要雖賞不勸罰而不明雖罰不禁不勸不禁
則善惡失理古人之致謹於賞罰如此荀子曰賞賤
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濫則無
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呂氏春秋曰賞過則懼及淫
人刑漫則懼及君子不幸而過濫過而賞淫人外過
而刑君子觀斯二子之言則刑及無辜視賞及非義
厥咎更甚矣

殺人取財

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敵不畏
死罔弗敵孟子引而釋之以爲是不待教而誅者殷

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財固三代聖王
之所明禁矣

傾人取位

漢書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師古曰傾謂踰越而勝
之也夫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周之所以興也不
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亡而已矣

誅降戮服

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眾能奔來降者
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
制曰服者不禽降命者不獲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呂

感上

重

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
以里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
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
矣

貶正排賢

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古文尚書易之曰簡賢
附賢實蕃有徒然則貶正排賢事相因乎夫方正不
容所以亡不求賢以自輔所以替賢證曰正人
什世常備無由來劉向曰漢昭和於朝則萬物和於
野則有廉正之友有議賢之典正而貶之賢而排

之其謂之何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

陵孤過寡

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蹠蹠單獨之言也釋其名思其義天下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敢侮鰥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過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
棄法受賂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互文見義耳未有不廉而能

感上

毛

守法者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甚至不問是非不辨曲直富者生而貧者死書云獄貨非寶惟府宰功報以庶尤可不戒與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曲直古語謂之枉直孔子之告哀公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其告季康子也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老子亦云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然則曲之與直其可倒乎漢桓帝之世童謠有之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其後梁冀李固之事應之遂成亂階竟亡漢室是可

入輕爲重

衛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此法家之言非聖王之制韓非子言殷之法刑弃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乃法家託仲尼之言以爲重孔子必無是言也曰刑曰生刑適輕下服傳曰重刑有可虧減則之輕服下罪又曰下刑適重上服傳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是知聖王之制有減重爲輕者亦有以重兼輕者必無入輕爲重者也與其入輕爲重無害出重爲輕

感上

天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見殺加怒

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又何怒乎鄒析子曰怒而誅誅不必直罪子羔爲政則人之足後有難刑者脫之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之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淮南子曰

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可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故大矣曰佛惡從叔救凶也雖然苟不知之君子無譏焉知過不改是謂暴無傷也知善不爲是謂善無益也蓋子曰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自罪引他

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桀紂罪人亡也忽焉已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敎有門客通賊利躬自引咎魏光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聖塞方術

感上

无

方猶道也方之訓道見於經傳者不可勝數然則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九家皆明堂義和史卜之職也是故大剛五行題曰神農長柳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羨門式法孰非古仙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訕謗聖賢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然則聖人賢人所謂出類拔萃者也訕之謗之獲罪於名教大矣昔孫卿子歷詆天下賢人以自是其愚其流弊爲李斯呂氏春秋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

名聲有不孝之行焉有淫瀦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辨若此不如無辨放言高論君子慎諸

侵陵道德

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凡好陵罵辱人者列子所謂凌諍也非君子之道也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

感上

三

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食天不覆巢是以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恩禁鯢鱣獸長麋虞鳥獸殷卵蟲舍蟻蜂蕃庶物也剝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願人有失

三代鼎鍾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一物且然而況其大者乎且人之失於己何益明人之溺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

之所笑耳

毀人成功

釋名曰功攻也政治之乃成也夫功而克底於成其亦非一手一足之烈矣成之難毀之易君子憫焉易象傳曰汔至亦未繙井未有成也羸其瓶是以凶也正義曰水未及用則井功未成世之毀人成功者其能無羸瓶之凶哉

危人自安滅人自益

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燕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

感上

三

名夫人危矣已未必安人滅矣已未必益黃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以惡易好

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也式相好兮無相尤兮詩人忠厚之意蓋如此木相好而易之以相尤其謂之何楊子曰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君子慎所脩焉

以私廢公

申鑒之論政體也曰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

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世之以私廢公者宜思此言

竊人之能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感上

三

蔽人之善

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言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之則其人

之有技目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顯戮

形人之醜諉人之私

鄙夫鄙婦會於廂陰明日或揚其言矣此醜之不可掩也小人閑居爲不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私之不可匿也雖然老子有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夫醜亦人之醜私亦人之私於已何與乎自

儒者以情義自命以求勝爲心於是形人之醜託於
禹鼎之象物託人之臥託於春秋之誅意也適足傷
於高而薄於行矣於鄉曲之儔子何議

耗人貨財

冠錯有言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是以武
有七德豐財其一非豐已之財乃豐人之財也不務
豐之而務耗之或倚勢力而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或
恃心計而兼井農人聚射時利使彼終歲勤動而積
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

離人骨肉

感上

雲

骨肉之恩聚而不殊離則不祥莫大焉淮南子曰水
火相憎離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離則之而
父子相危昔李義山之賦怪物有譏魏焉曰譏魏之
狀能使親爲疏同爲殊使父贈其子妻棄其夫烏呼
可畏哉

侵人所愛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孔子將行
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
怪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夫以一蓋之微而聖賢相與之深也然且不敢輕假

焉庸有侵人之愛者乎李之醜之賦通犀帶也其辭
曰美服珍玩近於禍穢康公誠而垂棘返壯武殘而
龍劍飛先哲所以聞義則服防思以微昭侯委佩而
去宣子辭環而歸其可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助人爲非

立是廢非古之道也君子之與人也將以講去其非
而趨於是也非而助之無是非之心矣語曰無助天
爲虐夫助天爲虐且不可況助人爲非乎
逞志作威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眾人之不可先

感上

雲

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待下人莫踰之
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
猶國狗之類矣

辱人求勝

楚遠徵疆有言叱匹夫不可以無齒蓋好榮而惡辱
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智藝于戲韓
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習陽之難禮曰惡言不出於
口忿言不反於身里諺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君子
求勝已不求勝人故求不辱於人不求辱人
敗人苗稼

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苗而民
百日不食言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騾馬可輟解輟解之
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上庶人乎季子泉葬其
妻犯人之禾先儒以恃寵虐民非之高業之賢以此
一節蒙譏千古可不謹歟

破人婚姻

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是以周公制禮有媒氏之官管子治
齊有掌媒之職誠重之也夫婚媒之結義無逼迫彼

感上

妻

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而以一言破之斯言之
痛甚於矛戟矣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
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乃
或巧為譏用致相訾離生抱失合之憂死違同穴之
誓人之無良一至此乎凡朋友受妻子之託有司聽
男女之訟尚其慎旃

太上感應篇續義上

太上感應篇續義下

德清俞樾

苟富而驕

曾子曰富以苟不如貧以譽是富固不可苟也苟而得富又以驕人其可乎說苑敬慎篇曰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易乎可謂深切著明矣

苟免無恥

尸子曰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曾子曰生

感下

以辱不如死以榮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損恩而有不爲也昔者衛國亂高子皋出走郭門即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皋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皋曰君子不隨若苟免而無恥則何所而不可認恩推過

郭象之注莊子曰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然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大哉言乎人能以此存心則何認恩推過之有乎淮南子曰樹桑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有小丈夫者欲使恩必歸已過必歸人子夏有言與人以實雖

流必害與人以虛雖成必疏吾見其徒勞而已矣

嫁禍賣惡

楚昭王之時有雲夾日而飛大史州犁曰將虐於王身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戒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昭王不可孔子曰知道乃世之小人惟知利己移禍於人若嫁女然歸惡於人若賣物然易乎已則嫁之誰其取之已則賣之誰其買之莊子曰魯酒薄而邯鄲圍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君亡其珠而池中魚爲之殫事固可以若是悲夫

感下

二

沽買虛譽

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上上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爲事豈可竊哉其在周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傳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注曰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忠篤內喪華美外揚虛聲無實何可久長此可爲沽譽者戒矣

包貯險心

劉子新論曰天地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揆至於

人也心居於內情伏於衷非可以算數測也凡人之
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喜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
樂泣不必哀其藏情隱行未易測也烏乎知言哉人
藏其心不可測度發戈矛於談笑之中布陷阱於揖
讓之地太行孟門豈不嶄絕涉世之士可弗慎諸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之座右者也
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
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
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

感下

三

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哉荀子曰無用吾之
所短遇人之所長斯善於自全者矣

乘威迫勢

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
不糜滅者莫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是故乘威迫勢者不仁之
甚者也為其所迫脅者側目而視側耳而聽重足而
立擠於溝壑而不能自存顏子曰易窮則變變窮則
遷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吾見其立敗矣

縱暴殺傷

古者國君春田不問澤大夫不掩羣雖於禽獸猶不
敢多所殺傷況人乎乃後之居民上者如狼牧羊考
一連十考十連百義縱一日殺四百餘人尹賞捕輕
薄少年數百人盡內虎穴中縱暴殺傷一至於此虎
哉虎哉角而翼也

無故剪裁

大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
阿錫而曳齊紈矣抱朴子譏惑之篇有曰冠履衣服

感下

四

袖袂裁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
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為快好事者朝
夕放效所謂京華貴人眉遠方背半額也余實凡夫
拙於隨俗無所措者未嘗易也誠以為不急耳世之
無故剪裁者宜思此言

非禮烹宰

無故不殺禮有明文至於烹宰亦自有法式周官內
饔掌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注曰體名脊脅肩
臂肱之屬肉物豕豚之屬是古人於烹宰非苟而已
也後世務窮口腹烹宰之事多不依禮寒芳苓之巢

龜膽西海之飛鵬江東之潛龍騰漢南之鳴鶴一
七箸之閒紅肌綺散素膚雪落管間南史鍾毓之言
曰卿之就脯驟於鼎中蟹之將熟踈擾彌甚苟有人
心可以已矣

散棄五穀

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
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啗
桃重五穀之長也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是以古
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鉤之金人必寶而
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冊西漢之末天下旱

感下

五

蝗至以黃金一觔易粟一斛宜何寶歟

勞擾衆生

荀子有言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與庶人駭政則君子
不安位是以古之爲政者務安靜之不務勞擾之也
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文子曰上多事則下多
態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揚火而使無焚以智生
患又以智備之譬提水而欲其清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曰爾以玉

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
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
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
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
者必取至言矣其智彌精其取彌精其智彌拙其取
彌拙然則人有財寶至被其家以求之非惟不仁之
甚抑亦無識之尤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莫厥攸居殷盤之言也尙宅爾宅周諒之辭也尺蠖
穿堤能漂一邑寸煙泄突致灰千室古人之所慎者

感下

六

決之放之生使空桑之里變成洪川阿房之宮化爲
焦土房乎慘矣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乃規模甫定我從
而紊亂之人將何以圖功哉是以荀子曰使賢者爲
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智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雖
欲立得乎哉太公曰不度規之鬼卽譬之彼好紊人
之規模者其猶鬼矣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管子曰一女必有一鍼一

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耜耨者必有一斤一鍬一鎚一鑿荀子曰魯人以槌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土地形制不同者械用備飾不可不異也是以聖人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之何其損之夫借邑人之車而飲其輔陽虎所以爲盜也損人器物者君子以爲有盜心矣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達而能達人者欲窮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見人榮貴而願其流貶者其

威下

七

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美男破老美女破舌古人所戒也見人色美而違起私之之心此心一萌易內竊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則曰日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同門閤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左川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生相憐死相捐非君子之道也古人一言之許生死不相背負況負其貨財乎已實負之乃願其速死而不吾責非惟不義抑亦不仁考周官朝士有聽屬責之法凡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諸者來乃爲治之是古人之立法周矣干求不遂便生呪恨

荀子曰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學者苟達此意則凡干求之

威下

八

不遂者皆無恨矣孔子曰君子求諸已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由是言之豈惟其終可以不恨抑亦其始可以不求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嘗聞劉子新論之論通塞曰命有否泰遇有屈伸邀泰遇伸不盡獻智遭否會屈不專所蔽何者否泰由命屈伸在遇也命至於屈才通理理遇及於伸才壅跡通通之來也非其力所招壅之至也非其智所迴又聞顏氏家訓之言曰世見躁競得官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便謂

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審此兩家之言則知得失無常不皆自取成敗論人君子勿爲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申徒嘉兀者也與子產同師伯昏無人子產謂之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申徒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然則笑人形體之不具者適自明其所見之小而已矣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

感下

九

孫叔敖突長左而以楚霸禹跳湯偏無損於聖伊尹孔子面無須眉願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見他才能而抑之

劉孔才之論材能也曰人材不同能各有異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行事之能譏議之材也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是知人有一材卽有一能孔子曰才難不具然乎天之生材以爲國家之用人皆稱之我獨抑之則國家何

理蠱厭人

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詭之蟲草攻之而翦民之蠱又掌凡庶蠱之事蓋聖人深慮此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考之載籍蠱蟲有二漢書江充傳士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因言宮中有蠱氣遂掘地於太子宮得桐木人此行蠱之一法漢律蠱人者棄市殆謂此也顧野王與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飲食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則飛游妄走中之則斃此行蠱之又一法今苗人行蠱者聚諸毒蟲於一器中

感下

十

互相噉食所餘一蟲卽蠱正合古人制字皿蟲爲蠱之意是此風亦古矣葛洪方曰人得蠱欲知姓名取囊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卽古者以嘉草攻之之遺法噉牧民君子宜修庶氏之職嚴左道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用藥殺樹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亦以有妨種植故耳苟其不然則召伯之甘棠勿宜剪伐武子之嘉樹足供游擊何爲而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惜之乃至以易喙

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悲怒師傳

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悲怒斯不善學之尤者矣呂氏春秋曰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

抵觸父兄

嘗讀將仲子之詩一則曰畏我父母再則曰畏我諸

感下

十二

兄雖在愛風而猶知名分之嚴倫紀之重君子有取焉至於後世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於是而公行抵觸者不曰昔之人無聞知即曰夫子未出於正也甚者父子異部更相毀譽兄弟異室遂至相殺噫甚矣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周書有攸懷矯虔之戒申鑒曰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德緩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

備之而不得則禁迫而取之謂之掠奪夫強取強求則掠奪也好侵好奪則偷竊也易林曰季蛇叔虎賁貨無厭其此之謂乎管夷吾有言釜鼓滿則人慨之人滿則天概之吾殊懼其卒矣

虜掠致富

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未有虜掠而可以致富也列子書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大喜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以職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

感下

十三

山澤之產育以生吾不殖吾保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世之以虜掠致富者是爲宋向氏矣

巧詐求遷

抱朴子曰佞者鼓珍賂爲勁利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以以先意承旨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茲言可謂盡巧詐之

情狀矣古詩云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斯疾世之
醉非篤論也急起者無善速成之戒之

賞罰不平
韓非子曰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
不當其言則罰徐幹中論曰聖人不敢以親戚之恩
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之忿而廢慶賞若是者何也
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罰哉居官之士大
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失其平內不可以治
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逸樂過節

感下

三

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則悲太公
樂上九曰林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逸樂不可過
也孔子曰樂驢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非惟損德即
亦傷生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
命之曰招展之機肥酒厚肉務以自強命之曰爛腸
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
斧

苛虐其下

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淮南子曰水
濁者魚噉令苛者民亂是以太玄法次七曰密網離

於淵不利於鱗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苛則未有
不堪者周書曰民善之則直也不善之則讎也賈誼
之書曰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報之昔卮子
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思必死遂應劭狗而弑子陽
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恐嚇于他

恐嚇者古人所謂恐獨也趙策曰以秦懼恐獨諸侯
漢書王莽傳曰各爲權勢恐獨良民並是焉藉威靈
侵凌善類與古聖王無畏竄爾之言不大謬歟昔漢
世葛魁侯城坐縛家吏恐獨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鵲

感下

四

皆以得罪久侯垂戒史策毋以炎炎大言爲得計也
怨天尤人

太公曰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夫不怨不尤
孔子言之孟子又言之讀孔孟之書而懷怨尤之意
何歟其故皆由於生之厚所食不過果腹而食前
方丈未發也所居不過容膝而大夏耽耽未足也於
是所賦於天者常苦其不給而怨之矣所求於人者
常患其不得而尤之矣是以老子有言曰事天治人
莫若嗇

訶風罵雨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新寒小民亦惟曰怨此言民情之難得耳君子遇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漂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然則訶罵而及於風雨其爲忤心亦太甚矣

關合爭訟

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大元有爭首其初一曰爭不

感下

主

爭隱其辭曰爭不爭道之素也是爭訟爲古人所慎故皆於其始謹之欲其不爭不訟也不解散之而反關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乎關合如鉤心鬬角之關或以持兵曰關釋之失其義矣考之說文關木訓遇故有攝合之義與乎爭門之門也

妄逐朋黨

歐陽子曰始爲朋黨之說者誰歟以愚考之蓋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其後從人橫人假此名以互相傾軋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張儀說齊湣王曰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

以從爲可朋黨之說由此遂滋自漢唐以下追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士生大道爲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襲標榜之餘論立朝者分牛李講學者異朱陸其不容於聖世明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管子曰教護家事父母之訓也又曰愛親善義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以不從命惟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脩飾孝子不從命乃敬苟非此三者而

感下

主

用妻妾之語違父母之訓則親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義者罪又甚焉禮曰子有三人焉父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又曰子甚愛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宣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古之君子不以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牀第之私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婦不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祥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得新忘故

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又曰卒
遇故人曾無舊言吾師之聖人之篤於故舊如此不
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大息也遲任有言曰人
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晏子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晉文公至河令曰邊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
目皴黑者後之咎犯問之而哭楚昭王與吳戰而敗
亡其騎屨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曰吾悲與之偕出
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吾願後之君子
長存楚王求屨之心毋蹈晉公捐蓐之習也

口是心非

感下

七

老子曰輕諾必寡信莊子曰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也蓋譽人之人習舌調吻口諾之而心已之口
譽之而心毀之往往然矣周書曰榮華之書後有芽
國語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知言哉易林所謂言與
心詭西行東望潛夫論所謂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
與言謬心與口違者也

貪口于財欺罔其上

管子曰日益之而忠少者惟忠日損之而忠多者惟
欲多忠少欲人臣之廣道也夫多忠少欲事本相因
欲少則忠多矣欲多則忠少矣未有貪冒于財而不

欺罔其上者也南史恩倖傳論曰左臂押金右手判
字紙由銅落筆由利染烏手貪冒之徒古今一轍也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不觀劉子新論之論四畏乎曰鳥之曲喙鼓趾者羽
類畏之獸之方喙鉤爪者毛羣畏之魚之哆唇鋸齒
者鱗族畏之人之利口讒誣者人共畏之讒疾之人
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始才智之在已前其富貴之
在已上猶喉中有噎吞之思入目上有翳決之願去
吞決之情深則憂畏之辭作故揚娥眉者爲醜女之
所妬行貞潔者爲讒邪之所嫉烏乎讒人罔極古今

感下

六

同慨點素成緇引寸至尺造作之辭何其工欺平人
蒙此亦云冤矣

毀人稱直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許以爲直子貢之所
惡也楚曰是非曰非所謂之直毀人之名以成己之
名吾寧之而者異於是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
是以見殺於齊晉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曰
非徒危身又將危父離騷云鮌悻直以亡身吾懼其
爲羽淵之續矣

罵神稱正

應劭作風俗通稱東郡青州六郡及渤海郡邑鄉亭聚落皆有城陽景王祠歷載彌久莫之匡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切禁絕肅然政清又會稽俗多淫祀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民初恐怖處却動不安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禍累世之惡神稍止者豈非藉口於此等事哉然而孔子之言止曰敬鬼神而遠之遠之則可罵之則不可也禮曰淫祀無福而父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則知古人於此亦云慎矣魯宣公之死也祀為宗布此入鬼而食之禮與神同也史記為五厲高陽次子號曰百鬼

卷下

方

丹朱降禍尸居是儀杜伯冤死是為杜主齊有天主地主兵主之祭亦有諸布諸嚴諸遠之祠主充有言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所致夫自古至今之久四海之人之衆而人人皆有是思念存想之所至氣亦至焉安得不洋洋乎如有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祭非其鬼事誠可恥焉神猶正實亦非妄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男巫女巫及凡以神士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人不以神道設教矣

棄順效逆

太上感應篇續發

孔子稱易逆數也然顧傳曰居易之吉順以從上也成傳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明夷傳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家人傳曰六二之吉順以義也又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煥傳曰初六之吉順也是凡爻之吉者皆以順而得之未有逆而得吉者也蒙傳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漸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夫利用者以其順而勿用者以其不順則順吉而逆凶居可知矣其於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於小過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順逆之理深切著明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棄何棄順而效逆乎

感下

干

昔親向疏

葛藟之詩曰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謂他人母亦莫我有謂他人昆亦莫我問杜杜之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親疏之辨也曲禮曰大禮者所以定親疏也自高祖至元孫謂之九族而異義用夏侯歐陽等說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即君娶之明九族皆同姓也讀爾雅釋親一篇別之曰母黨曰妻黨曰昏姻則執親執疏可以瞭然向背之閒不待辨矣是以曾子曰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太公曰親非其情其志

祖

出天地以證部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鬼神昭布
森列米鹽之事瀆告於靈場中詩之言肆陳於祕祝
天厭之明神殛之

施與後悔

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復悔之斯
小人矣中說曰輕施者必好奪其謂是乎楚與鄭金
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
霸也

威下

三

假借不還

假借古有二法有生子者有不生子者生子謂之稱
責不生子謂之取予小宰之職以八成經邦治四曰
聽稱責以傳別疏謂舉責生子六曰聽取予以書契
疏謂直貸不出予是占之假借有此二科而傳別書
契則皆券書也京府職云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
息此是貸而生子者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
紀不過三月此是貸而不生子者故爲期甚嚴然或
貸或賒要無不還之理不然則傳別書契謂何也王
符言王侯貴戚不肯償賁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

捕楊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
滿嘲嘲罵詈或囑聲責主人與羣盜攻剽劫人無異
其言可謂切矣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
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況錢幣

分外營求

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
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
取者分定也委一錢於路童兒爭之者分未定也夫
分之所在童兒知之而士大夫或不知蓋有所蔽矣

威下

三

顏氏家訓曰二十日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
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畜財數萬以
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
求之

力上施設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
不任於力盡凡於力上施設者皆於器外求功也
非惟不足以集事抑亦非所以養生管子曰毋代馬
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鄧析子曰責疲者
以舉千鈞責元者以及走獸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

而素傾

淫欲過度

淫爲大罰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必受之以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之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心毒貌慈

唐李義甫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禍忌陰賊微忤意旨輒加傾陷時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

感下

三

猶宋蔡元度對人喜笑溢於顏面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又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類也

穢食餒人

夫飲食者鬼神饗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靜其巾器如之何以穢食餒人也子華子曰所貴乎嗜梁肉者非腐鼠之謂也所貴乎飲醪醴者非敗酒之謂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餒人餒肉敗而以餒人是獸畜之矣

左道惑衆

周書云以左道事君者誅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謂若今巫蠱及俗禁實則左道所包者廣漢杜欽傳曰是背經術惑左道也若然則凡不合於經術者皆左道矣董子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夫民知所從則何惑之有是故經正民興乃治左道之大端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管子曰有權衡之稱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不

感下

四

可差以長短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量衡是也古天子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仲春之月有同度量鈞衡石角斗而正權概之政豈可故爲短狹輕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趙爽因廣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曹憲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人以是子孫永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

以偽雜真采取姦利

司市之職以賈民禁偽而除詐注謂賈民者胥師賈師之屬必以賈民爲之者知物之情偽與實詐也又

曰凡市爲節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
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僞除詐具有條目
此古之時所以商通物而不豫工致事而不僞也若
大祿標真僞以罔市利縣牛首於門買馬肉於內白
骨疑象武夫類玉古稱發富爲下此又甚焉必不容
於商懲民敦之世

歷良爲曉

周官司馬之職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
臺鄭司農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今之爲奴婢古
之罪人也以是言之古者非爲盜賊不爲奴婢平人

感下

聖

而以盜賊待之庸可乎故又曰凡有爵者不爲奴注
云有爵謂命士以上也然則歷良爲賤古有明禁矣
設驕愚人

古者三赦之法三曰慈愚注謂生而癡騃童昏者是
慈愚之人聖人尤哀憐之乃從而設驕之乎設者欺
其所不知驕者窮其所不能庸知夫婦之恩亦有可
以與知可以與能者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者沾沾
焉乎智自雄亦大可笑矣

負其無厭

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達

者之言也貪而無厭君子所之莊子曰不爲鵲有餘
爲害者物莫不然而用其甚者也故記曰志不可滿
欲不可極大矣事次八曰腹盈而矢在其後

呪詛求而

周官司盟之職有賊訟者明使之盟詛注謂不信則
不敢聽此盟詛所以背誠訟蓋古者民情猶質不敢
矯誣也至於後世情僞益滋無情之誣不特欺人且
以欺神自知不直而呪詛以求直是則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三苗之遺風矣昔秦惠文王作詛楚文以詛
楚懷王然六國之亡楚最無罪而公曰楚雖三戶亡

感下

美

秦必楚秦詛楚邪楚詛秦邪

嗜酒悖亂

旨酒之戒見於詩書矣晉讀魏書高允傳有酒訓焉
其辭曰酒之爲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
官者始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
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
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
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
亂之損不亦夥乎烏呼此若言深切著明矣大矣曰
酒作夫德鬼瞰其室可畏哉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

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燕社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皆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誠以辭之士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骨肉忿爭

孔子曰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古之君子在醜夷不爭況骨肉之閒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如此則行路皆踣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

感下

老

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男以忠良爲主女以柔順爲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者也

是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誇則女常行妬忌矣男無行於妻子則女失禮於舅姑矣

曹大家曰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闕闕方斯

一者其用一也斯蓋女誠之書故其言皆此易言婦道無成詩言刑于寡妻脩身齊家之君子亦知影直之由於形正乎

輕慢先靈

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蓋古人之不忘其先如此後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乃至如宋孝武見高祖所遺葛燈籠麻繩拂而笑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輕慢之意伊于何底神靈其無恫乎

違逆上命

感下

天

子夕嗜葷子本有羊饋而無麥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以弊於邪君子曰從而逆是上命亦不必盡從乎雖然有亂命有治命苟治命而不從無貴有臣子矣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女誠曰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夫家庭之閒猶且如此況於君上之命乎

作爲無益

斯義也王符潜修之簡言之備矣曰或取好土作九

實之以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可以禦鼠或坐作竹
簣則銳其頭有傷害之象而以蠟蜜育甘舌之類或
作記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此等之儔
無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收成功以完爲
破以本爲朽以大爲小以易爲難皆立禁者也烏呼
項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絃無激矢之能太玄
務次五日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綸測曰蜘蛛之務無
益人也作爲無益其蜘蛛之務乎

極外心

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子思

感下

无

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是知用心以
專一爲上設君子內其國而外諸夏婦人內夫家而
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昔公叔相韓而又善
齊翟璜爲魏王之臣而善于韓斯蓋戰國之風不可
以語君子之道

自呪呪他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此悲痛之辭非可以恆情論
也若非有深仇宿怨而襲巫覡之故智爲呪詛之妄
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
壓填我猶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受之

偏偏偏愛

鳴鳩之養七子也曰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平均如
一詩人歌之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蓋以與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也
然則偏愛其可偏乎太玄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
不愛人者及其青餘此亦極言之耳其實愛而知其
惡惡而知其美方爲得愛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
偏者

越井越窟

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窟重焉周書曰黃帝作井始

感下

三

鍾離春爲傅熹穀爲飯膳肉爲炙管子曰五和時
節飲於黃后之井以保獸之火爨八舉時節飲於青
后之井以羽獸之火爨七舉時節飲於赤后之井以
毛獸之火爨九和時節飲於白后之井以介蟲之火
爨六和時節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古人之
重井蓋如此是以國無疥癬民無天札今委之斯養
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養甚矣太玄曰外其井窟三
歲見背可不慎乎若謂龍神名隗井鬼名瓊斯則巫
覡之談市井之見君子致謹初不以此

跳食跳人

古者席地而坐食時且豆皆置之地寢處亦然上皆
禮有布席之文無設牀之事也故以跳食跳人爲戒
殆亦古之遺言歟曲禮曰毋踞席況跳食乎君子行
不履影況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損子胎胎

呂氏春秋數商紂之罪曰剖孕婦以觀其化秦燕王
訓楚懷王之惡曰刑戮孕敵古人之於禽獸也不與
不卵不殺胎不殊天而況於人乎昔越之東有軼沐
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斯禽獸之
俗豈可施之華夏後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

感下

至

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與示以義
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魏鄭渾遷邵陵令民生子無
以相活率皆不舉渾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
給無不舉胎後之爲民父母者宜以此爲法矣

多行隱僻

曲禮曰孝子不服闇疏謂不行事於闇中也大云曰
書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蓋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
禍多陽吉故禍少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
其多禍也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
人心即天日何隱僻之有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胸膈歌舞初旦號祭

一月之終爲晦一歲之終爲臘月之始爲朔一日
之始爲旦君子於胸膈不歌不舞於初旦不號不怒
益亦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義禮圖樂以迎來哀以
送往故神有樂而嘗無樂說者謂春夏陽故有樂秋
冬陰故無樂推是言之胸膈亦陰也其可以歌舞乎
朔旦亦陽也其可以號怒乎干陰陽之和而失哀樂
之正君子慎之

對北涕唾及溺

古以東向爲尊而朝廷之禮則以南面爲上故曰君

感下

至

必南鄉冬陽之氣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古之君子不
敢對北涕唾及溺避君位也齊景公使師開鼓琴曰
室今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大臣曰立室以宮距
司空曰立宮以城矩公問晏子曰先君太公立城邑
爲夕對曰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夫天子之
國在西而諸侯不敢背之建國然則人君之位在北
上大夫敢對之涕唾及溺乎若謂不敢觸忤王晨斯
道家之說矣

對竈吟咏及笑

古有五祀之神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竈竈耳禮器記

曰竈者老婦之祭應劭曰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夫一家生命皆繫於竈取精多用物宏矣其有神靈亦固其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又以竈火燒香

雲麓漫鈔謂古者無燒香之事尚書柴望禮記燔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後世燒香蓋起於佛道西漢叢話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燃香燭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然考之三國志孫策謂張津著絳帕頭燒香讀道書則燒香之由來久矣梁天監

感下

聖

初何佟之議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用香一義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已緣飾經義垂為祀典夫禮有其舉之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不潔也

穢柴作食

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輶晉荀勗常在帝生進飯曰此是勞薪所爨帝遣問膳夫曰實用故車師夫薪之勞逸至於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世無知味者故不覺耳以享鬼神神必吐之

夜起裸體

晉讀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山而睡之或問其故則言天卑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白床之耳豈可裸乎其事雖過然意則善矣吾人雖不必如此然夜起而輒裸露則非慎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廢易容相在爾室其可忽諸

八節行刑

鄭眾周禮說古者以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衆之此言蓋出占候之

感下

聖

書雖言分至不言啓閉然左氏傳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則八節一也夫上天方以是日垂象示人禍福聖承天者宜乎恐懼脩省敬避祥和而顧恣行刑戮可乎

唾流星指虹蜺

流星者彗星也爾雅云彗星為撓捨彗星為約約而應劭云撓捨彗星也則誤合為一非雅義矣虹蜺者雄為虹雌為蜺蓋以明閨之殊為雌雄之別也詩云蜺蜺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鵬冠子曰天者誠日其德也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為法則天者信月其明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為政天者明星其信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為章以是言之日月三光可不敬乎三光古有二說許叔重注淮南云三光日月星也鄭康成注鄉飲酒義曰三光三大辰也說者以爾雅大辰房心尾及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當三大辰之數此文既言三光又言日月若從許義於大為復宜用鄭義矣

春日燎獵

感下

罪

春秋杜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注曰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考爾雅火田為狩似法得火田然說爾雅者李巡孫炎皆云放火燒草守其下風則直焚其一盡一聚非謂焚其一澤也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火焚燎是宜為春秋所譏而周禮仲春乃有火弊之法其書晚出或不盡周公之制乎

對北惡罵

對北之義詳見於前矣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此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無故殺龜鳥蛇

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大夫無故不殺犬豕是無故而殺固不可矣北齊書云龜蛇者於小物之中舉其尤不可者也考王記曰龜蛇四序以象營室也是此二物上應列星垂於天象上蒼精當五十大泉北周武帝鑄五行大布其背並有北斗龜蛇之象龜蛇二物與北斗同尊無故殺之取咎必矣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察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司命即司過之神說見前矣餘慶餘殃聖人著之周

感下

罪

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即殃及子孫之謂也大玄積上九曰小人積非至於苗裔則又非可以世計矣是故晉樂盈之亡繫之咎也秦王驪之敗弱之孽也漢陳平曰吾世即廢終不能復起以呂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竟不得續封焉呼世之士大夫慎無有陰禍哉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此謂貨悖而人者亦悖而用上符有言以仁義費於彼者天必賞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天必哀之於後非虛語也

又枉殺人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劉孔才曰交氣疾爭者爲易口而自毀並辭說者爲貸手以自歐況枉殺人乎譬之易刀兵而相殺不爲過矣夫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韓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龍錯誅夷而袁盎竟中刺客亦可

以鑒矣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感下

毛

亦及之

燕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爲雖偷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後漢書董諤傳曰瘠飢於附于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並與漏脯鴆酒取喻相近呂氏春秋曰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聲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目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夫瘠瘠未至死也然且弗爲乃蹈必死之路而取非義之財至如鹽鐵論所稱食藟充腸者可謂瞎矣

人心起于善善雖下焉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于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荀子亦曰心者形之君也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之神明與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地之吉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戾氣而凶神隨之周書曰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生維維彼忌心是生勝其氣之相感若虎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鐵同其奈何不慎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

感下

毛

獲吉慶所謂禍福爲福也

此太上之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背義而行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顓頊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人果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大玄釋上九曰今獄後殺終說極指此之謂也然禍可轉爲福則福亦可轉爲禍善乎劉晔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

壞君子慎所以轉之者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語善視善行善行即動也視聽言動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即孔門爲仁之目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當然則善惡禍福自本經訓不得謂

感下

完

是道家之說矣降福以三年爲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後漢書而後興也降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禍者惡遠而後棄也傳曰吉凶由人大元曰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篇末言此以勉人其意切矣

太上感應篇續義下

感應篇註序

上世清風物穆無福善禍淫之垂警而俗鮮涉戾民不天札
熙皞耕鑿之美可想而掇之逮夫世不古處負心熾怨幾至
鯢鯀吞舟太上一篇爲救世婆心而作也揭之曰感應者因
人所感之善惡而天隨應之禍福也其說簡而該其理正而
大義最明而辭最切直令村童野叟猥貪昧之夫聞之心
怖而卻走誦之口訥而舌咋尤令慧業文人昭晰於句櫛字
比之下迺知因果循環吉凶倚伏天人交與之故如影之隨
形聲之和響昭昭乎不爽凡今之人跋前疐後動輒齟齬傍
徨無狀者皆因其所感而應之耳有疑惑而不應應而不盡
符所感至有顛倒舛錯理數莫之測者此或業之淡而愆之

太上感應篇序

一

積修於外而不純於中致乖幽鑒未可淺近窺已然觀夫李
氏輯傳暨諸家贊釋所云福善禍淫者不外理與數而言之
爾儒者衡論每矜正理往往略數而諱言禍福佛氏則心持
半揭萬緣空置禍福理數爲影跡使人趨福而罔識所以趨
懼禍而莫知所以懼非第不能津梁鈍漢抑且無以針砭慧
人莫若太上之篇爲鈍根人說法言數不言理理自寓於數
之中爲慧根人說法言理不言數數即明乎理之內俾天下
熾慾貪昧之徒曉然知善之當爲惡之當誡驅熾慾而出火
城度迷津而濟寶筏將見清風沕穆熙皞耕鑿之美復掇於
今日不亦太平之極效也哉予作感應篇序多矣茲西水同
人饒感應篇新註而勸於世又索予序予謂樂善好施雅有

同懷不憚復爲之序以勉世之趨善而獲福者長水王庭選
人氏題

余嘗遊西山許先生之門先生乘閒爲余言日子之志願若
何余對曰亦不敢爲非耳先生曰子誤矣儒者當求有功寧
特寡過哉曰以達天希聖爲勗謂須豎起脊梁實實下手久
久之自有得力處余因曰世之立功過格奉感應篇者亦
有當於達天希聖之學乎先生良久曰亦是此意我嘗怪世
之拘儒諱言功利以爲有妨於道德也夫道德何嘗無功利
大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尚書云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道德之效譬如力田之享
歲入真是有感必應功利果何妨於道德乎自戰國傾危之

太上感應篇序

二

士每舍道德而專趨功利而後世非之遂欲專論道德抹煞
功利余以爲說士之論固非矣而學士之見亦未免稍偏也
漢儒董江都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謀云
耳不計云耳未嘗無功利也而拘儒之見則若道誼之外別
無功利可言徒欲扶正人心而不知誘進善類亦見其局於
一隅而不通於聖賢激勸之至意也彼感應篇者採經書粹
旨彙爲一章其大要在於昭法戒示勸懲可以繩天下之上
哲而不入於虛無可以鼓天下之中材而不虞於畏阻其有
功於吾教匪淺也又烏得以其爲道書而外之也哉余聞先
生言嘗謹誌不忘特以賦性疏慵未能質下工夫殊愧先生
鞭策茲閱家洽兄增註硯堂主人所輯感應篇一書條分縷

析講義明快而又各附以已事直合經史爲一冊俾世之披覽者日取而內省焉若者曾行與否若者曾犯與否則於以寫過於以立功卽於以達天希聖舉不外是矣余喜家治兄之樂於勸善因述西山先生之意以弁其首云昔康熙壬戌歲穀雨前一日橋李朱振千仞甫題於詒穀堂

感應篇言長生言神仙方士之書也吾儒頗有取爾者以其言福善禍淫之理亦不戾乎六經之旨是以宋儒如真文忠公亦尊信之而況學者乎然吾竊怪世之奉此者益眾求其言行符合卒不多觀今於同里得三人焉其一曰俞子振瑣振瑣業賈所儲僅中人之產而性好施與每以傾囊爲喜乙卯歲除前三日過禾中有舊家子以不全書板乞售無一應

太上感應篇序

三

者振瑣諦視之則感應篇也迺大喜急償其值載之歸如獲拱璧同舟莫不匪笑斯時余與振瑣未相識王丈南田舉以告余余驚起曰感應篇濟人之急一語振瑣已力行之乎已而與振瑣交稍密熟察其行事益爲之感歎振瑣幼喪母育於鄰媼胡媼撫之如己出媼疾急振瑣無所措適遇是書深信感應之理乃默爲媼禱丙辰元旦刷印甫畢而媼疾愈越七月媼尋卒振瑣於是啣痛於心不願人稱述及此人亦鮮知之者噫今之人殘刻性成於疾病死亡之際雖至親密友不一顧而振瑣於一鄰母如是其待一本之親以及於親戚朋舊可知矣向日之購是書意在禱病實濟人急一舉而備二善其存心爲何如耶今年夏徐子敬亭復贊振瑣刷印是

書振瑣屬余與南田重較一過且索爲序日子母以某爲誤其乞子序是書感應之妙勸世人以真文忠公爲法而勿僅以方士之書目之則幸甚矣予曰諾乃略書振瑣之行誼以勵吾黨之爲士者嘉慶二年丁巳五月朔日同里楊蟠蔡

太上感應篇余佩服久矣其詞直其義嚴蓋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焉一篇大旨無非使人盡歸於善而已誠聖賢之階梯痾疾之藥石也世之篤信者多而傳註贊述者亦指不勝屈其箋釋明顯引事切當概不多見適吳門一友授余新註一帙乃婁江硯堂主人所輯迴出諸家援引事實必於本題針芥相投其起伏呼應脈絡貫通加以議論助以唱歎使讀之者興會流連精神鼓舞則儆惕勸戒有不容已者余不

太上感應篇序

四

敢自私偏示同人咸欲梓而公諸世茲因參補一二授諸剞劂以廣流布俾得家論戶曉化行俗美豈非盛事哉傳曰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篇中首言禍福善惡乃天定勝人也終言轉禍爲福則人定能勝天矣讀是篇者在反求諸己耳若外慕茲篇之美而躬行之力虧則亦好名而已矣惡乎可敬言以勸同志皆康熙辛酉歲臘月穀旦橋李勉菴朱律久謹識

光緒己亥二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太上感應篇註

古斐王硯堂新註

太上感應篇

太上尊稱也蓋示人以不可玩忽之意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以感應名篇者言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世道不古人心偷墮禮樂不能勸化刑罰不能禁止惟感應二字庶足以動其從善去惡之良心故宋理宗御書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二語冠諸篇首明世宗序感應篇曰不但扶翼聖經直能補助王化如 本朝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此篇頒賜羣臣至舉貢監生皆得遍及是感應篇一書不獨檢束身心實王化所必錄也

感應篇讀法辨疑

太上感應篇註

一

感應篇為歷代帝王所崇信而名臣賢士皆尊奉之如李昌齡作傳鄭清之作贊真西山作序李卓吾贊作引周海門汝登作輯解冒起宗之論斷 本朝太史許繼曾之圖說前後諸賢有功於茲篇者難以枚舉須知先輩表章之意只是教人為善挽回世道人心同趨浩樸讀者當存內省字字反歸自己方不負太上一片婆心若不身體力行徒云諷誦祈福便非本旨或謂此篇出道藏疑與儒家不合真未嘗讀儒書耳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詩曰上帝監觀禮載人事得失春秋嚴一字之褒貶事見於前

太上感應篇註

二

心務期堅永勿因無效而悔勿因日久而疏要使閒忙安疾無時不可讀行住坐臥無地不可讀賢愚夫婦無人不可讀始符太上之本懷功過格云以善書傳一人者當一善傳大豪傑大貴人者當百善廣行刊佈願力不倦者當千善奉持者幸其勉諸

感應篇奉持靈驗紀實

遂寧周旒誦感應篇好為演說一日死去復甦謂其妻曰我至冥中見庭下鬼多鄉里餓死者心甚怖殿上主者呼旒諭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以汝欽奉感應篇又為人演說因聞而回心者甚多皆是汝功今改註祿壽籍矣汝還人閒更宜廣布若一方受持則一方免難天下受持則天下

免難非但脫水火盜賊疾苦之厄更可廣求男嗣添註祿壽旌因敬錄以傳世人

簡州進士王巽病篤被攝至東獄府見一碑高丈餘金書太上感應篇巽莊誦以出男女多相識者呼巽語曰太上聖訓汝既面睹切宜欽奉巽勉發願奉持其疾頓愈

慈溪秦三雙足病瘰路逢一道士療之立愈付一雨傘令閉目勿視忽騰空而行惟聞風濤聲移時已在海山上矣山中老人與道者言曰彼無夙骨汝曷攜之道者曰伊家祖秘中藏有太上感應篇一冊每爲子孫解誦世有善根故收之耳未幾秦三思歸道人笑曰爾果無夙骨命持傘如前至定海樓乃止離家僅百里夫家藏此書且蒙仙引

太上感應篇註

三

若時加敬誦功德何可量哉

杭州文學許廷俞縣奉感應篇於密室朝夕禮拜一夕巨盜闖門肆劫入其懸奉虔恍若有所驅逐盜不敢入其寢門而去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板廣施以薄宦未果而卒其子汪源貧而無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將刻而妻有娠後生子刻完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資財印至萬部施散與人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其施我已超生天堂汝母亦享壽考眾人與汝俱已著名善籍矣

仙居人王竺有四歲男亡哀痛情切命工重刻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再投母胎妻果有娠一夕夢到黃巖縣

定光觀附黃籙齋以薦亡男恍惚抱與其轎還家夢覺胎卽微動後果生男名師回長卽登第

進士沈球因婦項氏有妊且多病暫刻感應篇印施工人捧板至門婦卽坐靜誕一子子母俱慶

休寧人方時可幼多疾至齊雲巖遇異人曰觀汝形貌當貧且無子壽不滿三十六奈何欲求清福當先種善根時可歸力貧刻感應經印施纔刻十章而疾已減半刻完而諸疾頓去家且漸饒生二貴子以壽終

錢塘于玉陞室梁氏病三載諸醫罔效一夕夢大士降雲端光明灼爍越歲陞夫婦同禮蓮池大師恭睹慈顏儼如所夢不覺欣然沈疴頓愈師示曰病從業生業從心生力行功德可以綿齡集祉乃以感應篇授之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爲一篇要旨淺言之只三家村守分良民極言之

太上感應篇註

四

織欲淨盡萬善周圓天中天聖中聖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汝當廣爲流傳以弘法施陞感悟矢願彙集成編至崇禎辛未將脫稿忽染疾夜夢遵師授以靈藥五內清涼病尋愈

嘉定張宏原髫年攻制舉業勿售一夕夢巨人告曰子有善根而福力尙淺縱得榮名勿享盡修德以自淑乎於是勤奉感應篇朝夕自勵兼爲箋註授梓崇禎癸酉有日者爲其推算曰明年某月將妨厥躬奈何是人談休咎頗驗張亦信之明年竟無恙素艱子夢關侯錫以嗣又舉一子

越兩年遭奇疾恍惚見白衣人披帷而呼其名者再身似臥於感應諸刻板上展側如聞板撼聲疾頓瘳白衣人乃大士化身也蓋大士關侯張素販禮者

如臯冒起宗讀書暇便莊誦感應篇至戊午入棘其年病瘍幾殆閤中四肢欲脫出閤則沈臥如偃矣乃揭榜竟中見墨客端楷如平時不似憤憤時筆跡自信爲神助會試下第益發願增註感應篇每註一段以稿焚之神前因念好色尤爲損德於見他色美條下備列古今報應以助猛省助寫者則塾師南昌羅君憲嶽也羅君既歸於戊辰新正夜夢仙流三人一老翁黃衣中立二少年紫衣左右侍老者出一冊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羅君竊聽愕然

天 一感應篇註

五

曰此言孝廉增註感應篇見他色美二句下全註也誦畢老者曰該中旋顧右立者曰試詠一詩來卽應聲曰食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閒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詠畢老者笑而去羅君醒而喜曰言君南宮捷矣卽作書寄其子比放榜果得第但榜花二字難解是年言君以使閤歸里至溫陵過陳宗九齋頭閱類書見榜花二字註云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姓僻者號榜花而冒姓實應之後官憲副 陳仲醅每刻感應篇中如葛繁事黃兼濟事以之施人里中有翁生者夢入廣殿一絳衣神人謂曰吾欲降爾福然子無功德生曰貧儒何功德之有神人曰然則陳某固不貧耶生寤而請學於仲醅仲醅曰我

無功德不過以善事勸人耳又季生仲舉者夢有堂四廡西廡側塑仲醅小像香供甚設一道士謂曰子何不與此公討左手卷視之則繁紙也然則能手書是卷者且爲天神之所供無疑矣

黃巖進士楊琛未中時見鄉人刊刻此篇亦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十七名進士松江張德甫日奉感應篇生二子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茲卽作家之法亦不外是爾輩當如我日誦之二子問曰經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蓋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卽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言事

太上感應篇註

六

母最孝累年置產幾三十頃富甲一郡

浙江李燧升於順治辛卯計偕過吳門夢漢壽亭侯詔以廣刻是篇可以釋罪消冤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選漳州司李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至竟沈淪獄底

順治己亥進士王公名恭先以推官調崇明知縣山右人自言其尊人於明季爲楚中教諭時流寇披猖將逼城忽夢白衣老人持一扇示之扇中蠅書姓名無數曰此皆持誦感應篇者汝平日亦能敬持當依吾言於某方某處避賊可以無死蹶然而寤遂如言避去不日流寇入城一城屠爲血海其一僕亦死而公之父亦無恙

順治辛丑進士滕達紹興人其妻初生時父母欲溺死忽耳畔聞人曰莫溺殺莫溺殺丈夫是滕達父母異而留之及女長其父過膝達於鄉館中見其案上有感應篇一卷乃日日虔誦者問其姓名與耳畔所聞適合即將女嫁之今果榮貴

錢塘諸生何喬雲日誦感應篇其父未之知也一日父夢一老人謂曰汝子持誦感應篇甚虔不久即有好處後父至館見案頭供此篇因思前夢不妄康熙癸卯科果中式順治年姑蘇開門大火專諸巷陳松軒家寓新安客者當火焚時眾見有長人立其屋上急救其家獨存火熄叩之知新安客所刻有感應篇板在焉因悟長人乃護持此篇之神也

太上感應篇註

七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

太上感應篇

人短不術己長過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陵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誹謗聖賢侵陵道德射飛逐走發

熱驚棲墳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
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
醜計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
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
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翦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
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
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
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
便生呪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
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悲怒師傅抵觸父兄

太上感應篇

一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貨罰不平逸樂過
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
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
罔其上造作惡語謾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
背親向疏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與後悔假
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
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
賤設誘愚人貪婪無厭呪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
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
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
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

多隱僻晦服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
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
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
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
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
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
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
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

太上感應篇

三

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
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此二句與下二句爲一節乃一篇之綱領後皆重重發明此意夫一念未起體如太虛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善惡俱無禍福何由而致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善惡既分戶牖亦開福兮禍兮造化本無成意祇懸虛以俟人惡者入於禍而不能免善者入於福而亦不能辭豈非無門而人自召乎無門者言無一定也唯字是勘破語太上首提禍福二字以示人急急使人著眼當於念頭將起之際返觀覺照把得定作得主戰兢惕厲打過這點關頭自然天理常存動與吉會苟不謹幾微放逸自恣瞬息之間便殊霄壤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可不慎歟但世人執禍福爲生前已定雖爲善而福不加增爲惡而禍不加甚於是悠悠忽忽隨緣起倒者有之或更縱意爲非肆行敗禮者有之總看得禍福生前有人註定墮地後依命相爲憑據故也豈知一念善卽是福基一念惡卽是禍本何嘗有前定何嘗有命相試舉往事爲鑒宋時廖德明朱晦翁高第也微時曾夢謁城隍刺中稱宣義郎閻宰廖某後登第果以宣義郎宰閻思及前夢恐官止於此憂不肯赴質之晦翁晦翁指案上諸物曰凡物之不可移易者如筆必不可以爲墨劍必不可以爲琴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跽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沐浴可祀上帝者其

太上感應篇注

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豈數所能限耶今汝赴官但於起心動念之時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則子之德業前程正未可量前夢不足芥蒂德明頓釋所疑拜而受教遂之官積功累行仕至侍郎德明第後授職與夢契合禍福似乎註定矣及佩晦翁之訓則點鐵成金轉凡入聖所云命自我作福自己求者也生前註定何嘗驗耶再舉近事進觀之江右趙氏有雙生子其母娠時駢肩而下莫辨其誰兄誰弟也既長相貌如一舉止如一既就塾文章學問又種種如一弱冠同補博士弟子覆試日主司亦訝其莫辨笑謂之曰庠者序也入府庠者宜兄名趙等入縣庠者宜弟名趙第至是人方知某兄某弟暨完娶父母恐兩媳莫辨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乃命各以衣履別之踰年同月弄璋再試又同時補廩自始生以至三旬無不同者人曰命同相同宜禁事事同也至三十一歲各以優等鄉試寓有少孀極麗私挑其兄兄正色拒之乃以婦情語第復戒之曰爾我親同既挑我必復挑汝慎勿爲損德事第雖是之後竟與婦通婦初不識其爲弟也及榜放兄入彀而弟下第矣復誑婦曰我已中待發甲後娶汝因以資斧爲言婦以所積盡付之及春兄又登第婦以所私者聯捷朝夕望娶竟無音耗鬱鬱成疾陰以書貽遂殂書誤入兄手兄詰第弟不能隱具以實告人皆短之次年一子暴殤卽前與兄同舉者又以哭泣故雙目頓盲未幾死其兄則享福壽多子孫三十年前事事

皆同可謂命相有據矣一旦臨財色彼此存心不同遂致彼榮壽且多子此貧夭且斬後一人也而從前則事事同從後則事事異猶謂命相有據乎無據乎况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其處危之時淡於求理祇畏敬謹禍亦能生福其居安之時肆其驕奢輕忽侮慢福亦能生禍人為頂天立地男子福必自我而得禍必自我而去方不負出世一番莫待福去禍臨始悟惡之不可為善之不早為於事無益矣明眼人須早決擇毋自誤也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自召之實無過善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善惡感也形也禍福應也影也人見善者未必得福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三

惡者未必得禍遂謂感應無憑佛家乃創為三世報應之說謂有當生報者有來生報者有前世作而今生報者人益視為荒唐誕誕全不遵信不知善惡之報真有如形影之不相離者其正報者無論或以他事報或於暗處報使天眼一觀殆纖毫不爽故形影之喻乃言其必然非言其速也速則報輕遲則報重或惡業多則先受惡報善業多則先受善報或善心退轉則又因福而得禍或惡念改悔則又因禍而轉福雖是種種各異總之一定不移昔曹武惠王諱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恩恤鰥寡振乏絕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四

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計又如捨怨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之吏不傷已贅之蟲皆盛德也故諸子皆賢令璋琮瓌繼領旄鉞小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貴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秀水新城鎮屠戶潘麒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財物淫人婦女一方畏懼忽死經夜復醒呼妻子集親鄰曰吾見冥司謂死者受報生者不知受者方苦作者仍熾人不肯信良可悲憫今潘麒罪大惡極暫假此人以告萬眾遂操刀自剖其陰曰此宜淫報自剗雙瞳曰此瞋視父母看婦人報自剗腹剗心曰此包藏陰險殘害良善報自截其手曰此屠宰畜生報自拽其舌曰此談人閑閒誣謗罵人報言訖即舉刀截舌遠近喧傳觀者如堵妻子恥之閉門不客人看麒復含糊呼曰我受冥司之命借我示眾汝何禁焉叫號六日體無完膚而死然則為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乎更有近日辛丑進士平山知縣湯諱聘死去親見大士與言往昔功名祿壽生來便定近者生人善惡冊籍一日一報一月一造來世報兒孫報與後日報之說俱不及矣今日所作善惡轉瞬便報如某氏子已登第因其家作踐字紙已殞命矣某應登第因近行失檢倘淨心易慮方可登第某力修善事因功行未完未即降福如精進不已後必登第湯公心記其人以俟後驗以知近日之報真在旦夕可不進除惡念力行善事也

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自此至算盡則死爲一節是以二字承上文而言發明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之故直至竈神亦然統言神明糾察之密爲四節上禍福平說此則先言禍之必然使人知所畏也依字宜玩上文言禍福既已自召而此又言司過之神者見得神亦何常有心不過依人所犯以奪之耳所犯有輕有重故所奪有多有少其線索總在人身而神止一虛空算帳之人耳奪謂除去也獨言奪算者五福以壽爲先故所奪先在於算且不止於奪算如下文所云貧耗憂患刑禍等事一齊皆到可畏之甚也謂有神者人之一生上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自此至算盡則死皆實言奪算之事以明感應之定理貧是無財耗是家破憂出於己患生於外多逢言不善之人貧耗憂患接踵而至也每見長壽之人福履康嘉事事如

太上感應篇注

意短壽之人貧窮困蹇一不如心蓋奪算之後一奪無不奪也昔樸陽尉郭郭生平奇蹇每倦悶間卽見二物狀如猿猴跳踉其旁祛之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作人言曰吾曹甚多主世間之虛耗者也君獲天譴故得以擾君人當貧耗如訟獄疾病水火盜賊無端湊泊總成消耗真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又有本無一事而暗地消磨皆此物之爲祟也既有如是之貧耗卽有如是之憂患豈有貧耗之家得開眉歡笑者乎故青帝訓曰行善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此貧耗憂患之謂也

人皆惡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六

惡是厭棄也丈夫骯髒負奇豈能每人求悅然至人皆惡之必係罪大惡極爲人所厭棄也昔遼主方食聞中國斥章停放箸而起稱善者再是蠻貊亦惡之矣又譬喻經云昔有人死魂自鞭屍人問何故曰此我故身爲我作惡令我墮惡道中受苦難言故鞭之耳是不獨人惡之己亦惡之矣又劉甲凡與人交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見之不祥或遇諸途無不急走惶避惟恐不速是又人不以人而惡之直與怪物同視而惡之矣梟獍蝮蛇唾逐恐遲必然之理人至無容於天地之間惡人亦何利焉

刑禍隨之

刑是官非訟獄禍是水火疫盜隨者跟定不離之謂此一句繼於皆惡之後蓋人怨既極天譴必加諺云人非欺心不遭官刑人無隱過不遭橫禍有無端而橫被飛誣填牢入徃者其人之隱惡必多但其事不相當故人每爲之不平若問之天曹一一必有消算也

吉慶避之

惠迪乃吉積善斯慶冰雪凝沍谷不春一經減算便是有罪之人吉變爲凶慶變爲殃凡世間可欣可幸之事爲而不成望而不至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會如相避然董羽爲唐太宗畫龍用意精妙自謂天下絕筆太宗引諸子觀之太子以爲眞龍也大驚立命去之羽竟不得沾賞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有書生獻詩於范文正公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公思濟之時士夫盛習歐陽率更字墨本值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摹搨千本俾售於京俄而震雷擊碑碎矣百萬之錢一旦失望此豈非吉慶既逢而即避之者乎兩人未必即凶人而觸處阻礙則其生前多咎亦未可知即使兩人皆出於不幸而惡人之與吉慶相違有斷然者惡星災之

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善惡始乎人事災祥上應天文故人命中五行諸曜各有順逆順者爲祥逆者爲災善人命中豈無惡曜但不能爲災即災而不至於極禍其善力勝也惡人命中豈無吉曜但吉者未必爲福一遇惡星而

禍不可勝言矣其惡力勝也所以惡星之災獨係於有過之人昔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至德之言三是夕熒惑退三舍星果惡耶人當知所省矣

算盡則死

自依人所犯至此句句是太上苦口垂誠之詞此一句又當頭一棒令人猛省眞可哀也眞可懼也則字謂無可遲留之意言減算不已必至於死人壽幾何今日以某事減若干明日以某事減若干倏忽而死期至矣惡人爭氣勢立門戶自謂永劫不死耳若算到於死一場冷淡萬事冰消從前所作豈不悔殺太上此言直從人命根上剗去眞一帖清涼散也昔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八

竟沮滯三十餘年因詣葉靜法師問終身事師爲登上章適天門未開見諸判官皆森列門外師以登事叩之云李登初生上帝賜以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鄉薦時親一鄰女事雖未諧而繫其父於獄坐此罪降二甲展十年二十九歲繼又橫侵其兄屋基坐此罪降三甲又展十年三十八歲後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罪削其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師還悉以告之登大慚沮愧恨而死不知一死之後更有入三惡險道者又非一死便了帳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此一節承上文言不但如此而已又有可畏者在卽人之
一身行住坐臥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台六星上台二星司
命中台二星司中下台二星司錄上帝署爲天曹主人生
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晝夜在人頭上盤旋記過錄
罪下文言三尸上詣天曹卽上詣三台也北斗七星乃紫
極都曹爲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木火土金水之
德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七星之炁常
結爲一星著光頭上去頂三寸其人有善事善念則光明
大善則光大而更明有不善則光昏大惡則光滅人不見
而鬼神見之諸神覽星光之明大昏滅以察人之罪惡大
小夫頭上之神與已親矣近矣而步步稽察不肯相恕如

太上感應篇卷一

九

此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此一節重言又有益見可畏之甚言人之一心幾微萌動
又皆有鬼神鑒察也三尸亦名三彭一居人頭一居人腹
一居人足每於庚申日乘人寐時上奏人之罪惡道家夜
守庚申所以除三尸也若能清心寡慾邪念不起則三尸
亦無可言矣蓋不能禁之使不言也夫身中之神與已更
親切矣而事事饒舌其不肯恕又如此
月晦之日鬼神亦然

此一節言不特人之一身一心卽一家之中動靜居處亦
皆有鬼神鑒察也竈爲五祀之一在上爲列宿在人間爲

太上感應篇注

竈君其神最尊司一家良賤之命日夕與居專察淡密之
事於人善惡知之詳見之確月終之日上詣天曹奏之嘉
靖中江西俞公諱都字良臣弱冠遊庠家貧授徒與同學
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科不中生
五子四天一失去四女僅存其一妻以多哭兒女故目盲
公潦倒益甚自反無大過慘磨天罰每年臘盡疏禱竈神
求爲上達至四十七歲除夜與妻一女淒涼相弔忽聞
叩門聲公秉燭視之見角巾阜服之士鬚髮半蒼長揖就
座稱姓張曰聞君舉家愁歎特來相慰公執禮甚恭因言
生平之事且以竈疏誦之士日子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
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公

太上感應篇卷一

十

大驚曰聞冥中纖善必錄予與同學善行善事恪奉已
久豈盡屬虛無乎士曰卽如條中惜字一款君生徒朋友
輩多用書文糊窗裏物甚且拭桌汗而焚之君不之告戒
每月放生因人成事倘人不舉君亦浮沈蝦蟹之類君亦
登庖獨非生命耶若口過一節君語言敏妙聞者傾倒隨
風訕笑不能禁止舌鋒所及觸怒鬼神邪淫雖無實跡君
見美女必熟視之心不能遣若邪緣相湊能如魯男子乎
規條善行者尙如此何況其餘向所焚疏悉陳於天上帝
命使者觀察無一實善可紀但於私居獨處時見君貪念
淫念嫉妬念褻急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惡
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猶祈福

哉公驚愕惶悚伏地流涕曰君既通幽事定係尊神願垂救度神曰君讀書明理亦知慕善爲樂但旋過旋忘信根不深所以善言善行都是敷衍何嘗有一事著實且滿腔妄念起伏纏綿猶望天美報如種荆棘欲收嘉禾豈不謬哉君從今後凡有妄想惡念猛力屏除只理會行善過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勤勤懇懇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不可自欺久久行之自有效驗君家事我皮潔特以此報速速勉持可回天意言畢進內公急隨之至寢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焚香叩謝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初行之日雜念紛乘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二

非疑卽情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誓願精進每晨虔誦大悲神咒兼持寶號以祈陰相如此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神在濟人利物無所不勉如是三年至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人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爲公援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丁丑中進士偶謁內官楊揚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養子以娛老者內有一子年十六者卽公失去之子左足上有雙痣可識公問其姓氏閭里大呼曰是我兒也楊亦驚愕卽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子亦悲啼捧母面而舐其目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仕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神記垂誠

子孫壽八十有八世人行事但知取快一時豈復更問家有寵神而知恐懼修省乎觀俞公之事蹟良可驚也凡人面八方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巡邏譏察之多又如此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此一節總結上文言鬼神如此監察是以大小之過皆不能掩而奪紀奪算確乎其不誣也二則字是必然之辭十二年爲一紀百日爲一算人之壽皆紀在諸天若修善立功短者可延爲長萬一造罪長者可減爲短喪師德一日晨起入朝忽見星官詣曰汝曾誤殺二命罪當奪紀今星先將盡矣其日卽神昏不能朝因告侍者曰我一生謹慎只因誤殺二命今乃奪紀矣未幾卒此大則奪紀之證也符仲信因病入冥一吏曰此人本合饑寒因好施故富壽亦五十九今以不焚香睡起遲漸削盡矣旁一人曰此小過吏曰不焚香卽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過雖小不可常此小則奪算之證也所謂過者不待出諸語言見諸行事然後爲過但起念於中稍涉不正卽名爲過也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此亦承上起下之詞過無大小皆害我者也見害不避是爲真癡太上憫之特指以避之之路數百事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是也欲求長生先須避者非餘人不必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三

避也謂求長生之人豈真有不死之藥只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便可登真度世若此數百事之過尤當謹避天而能延皆是也先須者起下文千善百善之義蓋未立善先須避過既避過又當立善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此一節是綱下是目不履邪徑以下是道之目也非義而動以下非道之目也何以謂之道道如一條坦路千萬人皆見凡一舉一動莫不有一至當不易之理多不容增少不容減所謂道也然其是與非則何以辯曰問之我心自較然明白如大日輪懸於空際真有纖毫畢照而知其是與非者但私意橫擾進者不肯進退者不肯退以此負卻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三

一段良知耳今日是道則進非道則退此二則字有毅然不可忽之意斬釘截鐵不用半點依違便是聖賢真血脈苦趙清獻公常曰吾書之所為夜必告之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黃門書真君之言曰書之所為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蓋可告可記者是道不可告不可記者即非道也人能當下勘明何患不為聖賢然而是非之際亦有誤認者如福以爵德稍有求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黨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淡而長求福者濃而短如名以實實稍有市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此生惜名不當

為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交遊此惜名也競

標榜邀權貴驚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如財以養生稍有暴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一家用財不當為一家暴財濟宗黨廣布施救荒救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室教歌舞著讎會聚寶玩此暴財也用財者損而盈暴財者滿而訕如身為家主稍有私之之心即非道也故士君子當為天下修身不當為天下私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修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私身也修身者畜而大私身者殖而小路頭畧差便是大錯既以本心之良知為照路之燈又於見解疑誤之際一一辯明清楚進退之介卓然不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四

苟其不為聖賢者幾希矣

不履邪徑

邪徑非真邪路也凡非理義不光明不正大與道相左者皆是親身閱歷之謂履一念畧差或臨之而不禁久成熟路遺恨千古可不慎乎兩箇不字是立定主意用力維持之妙用也聖賢之道青天白日正堂堂世人偏使見識如為巨富思偏以不思為平巧為子當孝偏以不孝為便宜些微之事必走入邪曲曲徑而後已初亦左支右吾繼則墮坑落壑而不可救此好履邪徑之過也陳良謨應舉時張司訓語之曰歸安武大尹將入簾吾介爾謁之可得其接公念曰此倖途也辭不往是咸怡中武公房內使當

時一拜則彼此無以自明而人言物論不可止矣可見人但依此正路踏實前去天必不賺若弄些聰明事未必濟而後來天亦最巧報之人何故視此正路如仇讐彎曲曲必欲避之不可解也

不欺暗室

知其不可而遂其私之謂欺暗室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地也人於大廷廣眾之中箇箇談仁講義爲臣則謂能忠爲子則謂能孝臨財則謂如伯夷之廉臨色則謂如柳下之介及至暗室一窺而人人魑魅魍魎矣蓋暗室中謂人必無知可以瞞天瞞地念之所屬事之所便不妨肆意作爲豈知神目如電不可欺也此其事最多大約於財色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二字盡之見千金於曠野遇美女於密室人於此時真一塊試金石昔楊溥父業商淮揚有陝客事急回家以三千金密寄公三年不返公至陝訪之商已死公呼其子以金授之子疑不敢領公曰此汝父所寄爾何必辭其子感謝攜去後生溥爲太師孫俊民戶部尚書曾孫元祥翰林檢討此不於暗室欺人財者也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富家富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叩館門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出一帖示曰欲乞人問種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人急閉門明日遂辭館去次年富室設醮道士拜章久不起及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耳問記名否答曰只見馬前綵旂上有一聯欲乞人間種恐驚天上人

名則未記也富者心識之華果中狀元生陽明世襲伯爵此不於暗室欺人色者也若以常情言之金從彼寄彼死不索卽三千金掩有之亦無傷矣然白晝奪金於市人皆知之其罪反小暮夜奪金於暗室一人不知其罪甚大卽乞種自彼非我造意罪亦薄矣然大盜入境擄人婦女罪固不恕平人入暗室易姓更種罪大莫甚陰律加等不貸無他惡其陰也惡其巧也惟兩公能不欺故福報亦最厚積德累功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六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德者存諸心功者見諸事自少至多日積自卑至高日累易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人之功行無一日能就者故須積累如農夫望歲商賈營財葦葦汲汲勇猛精進今日積幾何明日積幾何積累愈多功德愈大人謂立地成佛此是權巧方便語爲仙佛爲聖賢皆是千百劫修行得來決非一步就到若立心不恆得少爲足念頭一轉指頭一動自謂便可登真證聖必無之事也未實禹鈞燕山人也先爲五代時諫議年三十無子夢其父曰汝宜早修實行緣汝無子又無壽耳禹鈞唯唯鈞爲人素稱長者有家僅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曰永賣此女於本宅債所負錢遂遠遁遁公見而憐之卽焚其券囑夫人善撫之既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又元夕於延慶寺得遺金三十兩銀二錠待之不至明旦又詣寺候之遺金者涕泣來曰父犯大辟徧懇親

知貸此將以贖罪昨以酒後失去父命不能活矣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用第者周之其子弟可託者隨多少貸以金帛使之興販由公成立者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數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儒待以師席四方孤寒志學者咸就學焉厚之廩糧以故由公門顯貴者甚眾後復夢其祖告之曰汝應無子壽促數年來殊多善狀已名挂天曹延壽三紀生五子俱榮貴終當充洞天真人公愈積陰功後五子登第子儀禮部尙書儼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禮部侍郎俱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傅右諫議大夫參大政偕起居郎公享年八十二歲一夕與親友談笑而逝八孫亦皆貴顯此積累之效也漢昭烈帝遺詔曰勿以善小而爲今人不肯行善勸云做好事那得錢使豈知積德累功更有不必用錢者乎鎮江太守葛繁嘗語人曰子始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數四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間踏子曰卽如此物置不正則賊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無論貧富皆可行惟悠久乃爲有益或勸化因徒或贊成善舉皆不費錢功德也然有力之家亦不得以此藉口宜興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法曰方今歲荒殆天假公以會也

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城鄉設粥廠四族成鄰友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九置義莊十助義田吳公欣然行之連舉三子皆貴顯明萬厯間袁了凡先生未遇時嘗游南雍謁雲谷禪師悟立命之要日行諸善事不輟每行一事輒用鵝毛管印紅圈於歷日之上一言一動不時省察或見善而行之不力或救人而心常自疑則以功折過閱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篇所行善惡纖悉必記夜則設桌於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天由是操持漸熟自有戰兢惕厲景象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凡利人利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六

之事惟日葦葦不倦每遇生辰常買物放生放得多欣然暢懷又次在楞嚴三塔滅渡接待等處歲齋僧數千而於造像刻經修橋補路之屬凡叩門者率不敢虛其所求內思破己之慳外思納人於善凡有利益無不興崇我輩平日刻苦爲子孫創業死來皆用不著所可釋然無憾者惟此修德行義之實而已凡人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只有九分受一分卽銷一分吾輩便當深思積善餘慶之說密密修持拳拳奮勵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此袁公晚年所作之書其從前祈子祈福祈中所壽之善事載於立命篇者已知幾萬餘條矣究竟所祈皆遂如握券取者至若居官者

典兵者業醫者在公門者操權在我行之尤易諺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大約力到處行好事方未到處常存好心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功德何難積累哉

慈心於物

慈者卽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承上文言不獨愛人兼當愛物第物類至殊易於忽畧故太上於此先言之卽孟子仁民而愛物之義人看得物我爲二故痛癢無關不知物者是我成道之資糧也普賢行願品云因於眾生而起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蓋救得一分眾生方

太上感應篇卷上

九

滿得一分行願是天生萬物以爲人修行之助又天生苦惱萬物以爲人興慈運悲之助眼前遇見一物便當欣然發心謂此乃時節因緣機不可失如蛾赴燈蟲墮網飛鳥被傷螻蟻被踏之類方便救護使得生全皆盛德長者之所爲也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而前露柱亦是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眾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身自貽賊敏仲駭然汗浹因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成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

太上感應篇卷上

十

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宮岸側洶洶之聲正出宮中乃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咒投之中流敏仲至此始大信異因著一書示勸福壽而終壽禪師丹陽人初爲餘杭縣吏虧欠庫中錢幾半有司鞠之止是買物放生用過其罪當死臨刑顏色愉愉願獄吏曰我在世放活萬萬生命今死去徑歸西方豈不樂哉錢王聞而奇之亟釋其罪遂爲僧住永明寺至九十八歲示寂瘞於塔下有僧每日繞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因病至陰司見殿角有畫像一軸問王自來頂禮余問之主吏云此杭州永明壽禪師也凡人死者皆經此處惟壽禪師不經此處徑往西方王敬其人圖此供養以見好放生者必生極樂國中又爲陰府所重如此長洲韓世能其祖永椿每早起必掃螺螄之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免爲人取其父宗道積有十金盡買龜魚放生夢神語曰汝家放生功德甚大汝子當入翰林服一品世能果聯捷官侍郎使朝鮮賜一品服徐中行累舉不第僧相之曰公止一舉人知縣耳欲登甲第須隨處放生公行之六年僧復相之曰未也偶有以三十金求文者公扁舟泛太湖盡買水族放之僧曰公陰德紋滿面明年必中矣果然陶奭齡張汝懋見鱗數萬頭陶謂張曰兄可助買此放生何如張欣然先出一金遂共買放至秋陶夢神曰汝以放生功德得早中一科榜發果然念此事賴

張贊成何功獨歸我及順天榜至張亦中式寶應中有李氏子家雒陽世不好殺未嘗畜猫一日大集親友會食於堂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李氏親友空其堂而縱觀人去既盡堂忽摧圯無一傷者宋蔡襄喜食鵝一夕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卽誦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變而異之詢廚中有黃鵝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曰從公得生謹爲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歷官至端明殿諡忠惠太湖之間村民惟事屠豕獨沈文寶家閭門好善買禽魚放生眾笑其迂沈益樂爲後值疫疾人有夢見瘟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沈家放生修善外餘排門並可插旗未幾一村三百餘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明季嘉興估客李涵春舟泊京口夜聞蛙聲聒耳竟夕不寐黎明起視見傍岸一船載青蛙數萬問之乃云販至江北去賣者李心惻然盡買而放之江滸及歸其妻言子病幾死於某日忽愈李驚喜因言及放蛙之日卽病愈之日也人皆以爲放蛙之報云其子字清望者至今尙存子孫繁衍放生出自慈心本不以福利言也卽以福利論求功名求長壽求子嗣無不驗者但辦肯心決不相賺至於牛能力田馬能致遠犬能禦暴皆物類之最靈而有功於人者尤當養撫恤切不可以其畜類而殘

虐之卽小兒戲殺蠅蟻蝶魚螺貝雀之物俱宜禁戒非惟傷生亦且熾其殺心古云蛇未咬人殺之無名鼠雖害物罪不致死此又能體上天好生之德故曲爲開釋如此若能擴充此心於致君澤民則撫字惠愛何患仁政之不舉治道之不臻也哉

忠孝

爲臣當忠爲子當孝二者乃人道之大端立身之根本于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則又聖賢之大學問也故忠孝爲百行之寶能格天地泣鬼神人不忠孝雖有他善猶如玉屑盈案不可琢爲圭璋判絲滿篋不可絰爲羅綺總之百行俱不足觀矣

豈非根本旣傷而欲枝葉之榮茂何可得哉是故行善多端莫先忠孝卽成仙證佛無不根基於此司命神曰人雖有應登仙籍者然必多歷年所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釋氏則曰國王水土不敢忘也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孰謂二氏不談忠孝耶然非必犯難死節乃後爲忠非必割股剗肝乃後爲孝惟在隨分自盡居官有居官之忠士庶有士庶之忠富貴有富貴之孝貧賤有貧賤之孝古今忠者累紙難盡今有禽獸之忠者錄數條以勸使人知禽獸猶忠於所主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嘉定侯廣成先生放一鹿於堯峯後先生死義鹿跳擲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數年前粵中

獲一戰象論之降不肯論之死則點首乃以火鎗三百環射之糜爛死猶屹立不仆山西有賣餅翁一僧假宿夜殺翁掠其金去家有一雞鬻於南關後僧托鉢過雞飛啄其面怒逐不捨捕卒疑而執之吐實論如律流賊破河南縣令丁運泰大罵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跳擲死此皆近事非荒唐也吁觀於禽獸而人亦可省矣禽獸不過得人一餐養耳非真有君臣之義也而爲之臣者冠帶寵榮超列人上恩及祖宗惠及三族或反面焉或忘君而事雙焉或坐視而不一顧焉真犬豕不食其餘矣毘陵吳鍾巒崇禎甲戌進士乙酉國變遁入舟山輒自念曰李仲達吾門人馬素修吾好友皆死節今年垂八十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倘一旦病死何以見兩人乃聚薪爲龍城陷即抱聖牌登龍命僕縱火頃刻焚死嘉興徐寶厚先生諱石麒麟原任吏部尚書閏六月二十六日禾城破即冠帶自縊其二僕從死此二老者非好名也其至性有必不可抑者大節有必不可奪者錄此非欲焚身自縊勸人忠也勸人必不可負此至性必不可渝此大節也世之孝者亦累紙難盡今錄乞丐之孝者兩條以勸使人知乞丐猶思孝親可以人而不如乞丐乎長洲一丐每詣沈孟淵家乞食得食即懷歸沈令人瞞之見丐舟中有老母每乞食歸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盃卽跳舞唱山歌以娛母又楊一武進乞人也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

歌唱以悅之人或僱爲傭不肯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父母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值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卽露宿哀號噫世間富貴子何限終日應酬或以酒食去或以財利去或以妻子去無論天涯遠宦經年不得見親卽日日聚處一室而知親之痛癢寒煖者亦少矣孰如此兩乞一飲一食皆從眉開目笑中相聚爲此乞丐一自勝於爲黃閭貴人銅山富客千年也山東一童子姓孔年十歲母病私祝泰山神願以身代母病果愈遂至山頂奮身擲下以報神惠其日泰安守適過山麓瞥見空中片雲結集歛然墮地乃一童子自言捨身報母之意守贊羨不已送之歸夫必以身殉愚矣然母病不肯負母病愈不肯負神總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是一點至性精誠上通於天遂有白雲扶擁之異世間偉男子千萬百億能似此十歲兒者無有也吾特舉之以愧世之鬚髯如戟者此近事也宋任盡言侍母未嘗頃刻離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溼或以憂喜吾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脈而後知故用藥必效世之三牲五鼎以養親者有矣而欲知親五臟六腑中事則千萬人不得一也必如此而後爲一氣相通吾特舉之以爲孝法至於不孝之子若無天誅雖苦口勸人孝亦贅辭矣今舉數條儆有不孝子王某婢畜其母每晨擁妻酣睡而役母使炊生一子甫數月母抱之視釜沸候兒忽落入釜母懼逃入閭廟中伏

神座下不孝子大怒拔刀逐之入廟忽周將軍像從座躍起揮刀砍倒不孝子廟祝聞刀聲鏗然趨出視之則不孝子流血滿地而周將軍一足尙在門外遠近喧傳重裝其像而足在門外如故金陵安德門外有不孝子與母異居子壽日母往賀婦欲留飯子怒言婦母泣而歸途遇水遽投死其次子誣母不歸跡至兄家雷忽震其兄死失其首次子歸至中途見母鞋覓得則其兄之首在母胸間口正啣乳噫慘矣亦巧矣此亦皆近事或爲祥雲之擁或爲雷神之擊不可曰天道無知報應在或然或不然之間也故爲人臣者非必大奸大惡乃爲不忠凡不實心爲國無治行可稱不推誠而曠職者卽非忠也爲人子者非必忤逆犯上乃爲不孝凡虛文粉飾奉養不誠此心不可以對親者卽非孝也爲臣子者急宜著眼

友悌

兄愛弟爲友弟敬兄爲悌本屬同氣誼篤天倫卽有繼庶亦如手足何至操戈同室視若仇讐反不如陌路乎史誥豈箕詩詠常棣深可鑒誠今特錄異姓之友者以勸使人知異姓猶當友愛而況同生兄弟乎維揚人陳某少與同里三人結異姓兄弟三人中陳最長仲惟一女與季子訂婚有日矣季死家貧仲欲渝盟一日陳入城遇已歿者曰吾在真爲公攝隸昨奉牒子名與焉急歸料理兩日後余當至陳念生平未了之志無若季子婚事急歸延兩家子

女畢至語仲曰汝所以難婚季者以其貧也今析吾產爲二與季之子共之則其家不貧而若女亦可歸之矣立取產籍均剖而授卽其家台巷曰吾待此以瞑也至三日見前隸來陳曰行平日不然上帝以子析產全婚克敦大義特命延算以示褒嘉言訖而滅此順治己亥年事夫異姓兄弟拜神設誓不過一時意氣耳而陳認真若此卽欲不感動幽明得乎天啟間杭城大火江西一商寓獨無恙人問之曰恍見朱衣人灑水故免眾叩其作何善謙言無有後有客於杭者曰此余姪也父有五子惟某居長嫡出餘俱庶出父歿時弟俱幼穉拮据二十年積至五千金舊年冠婚畢會族分財五分均析一布一筋誓不多得合族義

之想公道格天故免火耳噫真天地父母之心也人立心如天地父母而有不龍神擁護者平昔歐公池有兩弟皆庶出翁欲厚嫡子媳馮氏請曰嫡庶爲父母服喪有差等平翁曰一也媳曰服既無差等財產可獨差等乎甚非後福媳所不願翁賢而從之後其家日盛卓哉婦人之見真古今嫡庶之鐵案也兩人於庶弟如此而況親弟乎又吳興富翁莫氏老年私一婢有娠懼其嫗妒遣嫁一賣羹者已而生男甫十歲翁死羣小視爲奇貨因作一孝服被其子使往且戒曰至靈前拜畢亟出我輩俟汝出卽告官家產必當均分其子如所教入其家拜且哭嫗罵欲逐之莫長子亟前曰不可遂抱持問曰汝非賣羹子乎曰然遂引

拜其母曰此汝母我乃長兄汝當拜遍指家人曰此爲汝長嫂此爲次兄次嫂當拜又指云此爲汝長姪此爲次姪汝當受拜拜畢曰汝當在此執喪勿去卽易新衣使與諸兄弟偕又呼其生母至許以月廩歲衣羣小俟久不出探得已留是子大慚而散向使如其嫗罵而逐出則一場大訟家必掃地而究竟不能不認爲子甚矣婦人之無遠見而莫氏長子之爲眞聖賢眞豪傑眞聰明也吾見世間兄弟緣此而破家者多矣此不獨友愛之道當然即使保全家產其智亦當出此今更錄弟之能悌於兄者趙彥霄兄弟同爨兄彥雲好遊俠博奕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產五年兄業蕩然矣霄因置酒召兄嫂語之曰弟初無分析意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七

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故勉從之敬守先業之半今尙存請兄月今復主家政以分券付火授以管鑰兄初有慚色見弟意切乃受之次年彥霄與兄俱登第嗚呼兄弟因財產而相軋者多矣彥霄能輕視私財獨標千古克盡弟道世之習貨設險見兄之貧窶而不一顧者可愧死矣又有不聽婦言而敦友愛者隋牛弘爲吏部尙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之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怡然無所怪亦無所問惟答曰可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頃已知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此眞一片至情不爲妻子所搖奪也吾嘗讀詩至常棣七章每掩卷而歎曰詩人之善言兄弟也妻子好合則如鼓瑟琴矣而兄

弟不翕亦未爲樂必至旣翕然後爲樂可見天下無有不愛妻子之人而多不睦兄弟之人矣不知夫妻異姓而兄弟同胞人能以愛妻子之心愛兄弟則天下無有不睦之兄弟矣

正己化人

正己是自善其身化人是兼善天下化人亦正己中事也不能化人究竟是己未正耳惟其正也人皆敬之人知敬處卽其心之化處其身不正而欲人化人雖死不服或更欲以假道學假名義化之其人惟有掩口胡盧而去昔司馬溫公爲人正直名聞海內其居洛時風俗爲之一變後生晚輩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八

呂申公正直敢言傾動朝野時王安石出守常州移書於公曰某客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胸每不自勝及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德人之容使人意消今於晦叔見之王烈善教誨勸誘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罰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烈聞而使人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故與布以勸其爲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海陵王良學講良知一日盜至其家亦與講良知盜譁曰如吾輩者良知安在公曰汝試去衣盜因去衣惟一褲不肯去公曰此卽良知也汝不去此是有恥心恥心本有謂之良知因反覆譬論盜感

悟而去最難化者莫如盜兩公皆能格其非心豈非正己故耶昔人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故表正影直源清流潔洵不誣也

矜孤恤寡

孤者未能成立親已早世或父死而母再行或母死而父再娶甚者父母俱亡藐然孤露不幸至此情況何堪可不矜乎當念此子遺時加保愛寡者方當盛年夫忽告殞女幼男癡百事未舉形單影隻觸目無聊可不恤乎當重其節操曲爲護持其最可憐者有口不能言亦不敢言亦不知所以言舉足動步皆欲憑人此與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然矜恤之心人亦有之只是旋發旋止不能擴充倘或

太上感應篇卷上

注

利之所逐害之所係遂至欺凌此心滅絕者有矣又有人見其不能言不能行以爲欺之最便者亦有矣豈天真夢夢欺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琬自仁興來留爲幹官士琬與擇之三子俱相得無何士琬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且遺贈其妻子甚厚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家沂畢事歸參忽作士琬語曰琬不善攝生以方壯之年遽就鬼錄荷公父子周恤之恩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無流離失所之悲區區不勝感激陰君以此重公將厚報公矣吳江沈嘉謨好義邑有顧子少孤家頗富時值倭寇邑議餉軍大戶眾謂無如顧子公惻然曰顧子孤兒甯堪此役眾謂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慮彼強奴挾重役以欺幼主則家立

太上感應篇注

破矣必欲役顧子吾願代之遂註己名軍興幾年不累顧子合邑誦義後子孫科第不絕人知吳江沈氏最盛而不知祖宗之行善如此鄧人楊汶立心醇厚見里豪欺一周寡婦強佔其房楊勸不聽遂以己田抵贖與之免其飄零其子周儒母子日夜籲天願楊子孫昌盛後果有三尙書兩參藩一廉憲凡遇孤寡之家能以一言扶持微力覆庇是補生成之不逮矣必然天地喜懽鬼神恭敬福祿綿綿也

敬老

古者學養三老禮尊高年子曰老者安之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齒居其一洪範五福一曰壽是老者之分當敬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

注

故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試於鄉黨宗族千百人之中年至於七十八十者屈指不可多得況老者閱世多識見廣且麗眉皓首得保康強非無故而然者自當生敬乃人見其龍鍾垂老後段光景無多便以爲不足敬又或子孫孱弱幫手無人更以爲不必敬於是少年之場老者眞視爲毒蛇猛獸之所在矣昔楊大年弱冠中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皆老楊恃年少每輕侮二公翰曰君莫侮我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又侮其老楊果方壯而卒元周司敬前輩老人有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覆忽止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若干人以有周不同在

其人素敬老不可溺今爾舟得免爲其人耶詢孰爲周不同者無其人詢至周司曰是矣司字傍少一直則不同也敬老之效如此意老者天與之壽而人弗敬之是謂逆天天其可逆乎後生輕薄輩讀此二則可以縮舌矣

儂幼

撫恤之謂懷此專重人之幼而言幼者位卑力弱未有知識苟挾長憑陵彼無利口以辨是非又無強力以較勝負可憫孰甚畢竟著意愛之多方撫之方不負上天好生之德今之世則不然已有幼誰不愛者人之幼卽思欺之矣卽人之幼父兄強盛誰不愛者惟門戶衰弱卽思侮之矣抑思三尺孩童何與人事而強作爾我觀炎涼觀也必也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五

普天下眾生皆視爲赤子又普天下之赤子皆視爲己之赤子庶爲菩薩心腸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斯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舍之涉旬日而乳有汁兒得長大此慈愛格天之奇驗也蘇州楊翁爲官僚出入乘驢鄰翁老年得子恐驢聲驚之遂賣驢徒行此真天地覆載之心矣葉夢得在許昌大水歲饑奏請發粟賑濟活民數十萬惟遺棄小兒無法救之問左右無子者何不收養曰頗慮歲豐及長父母來認耳因爲設法凡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子當遺置時恩義已絕收養之恩爲多遂作空券數千印給內外凡得兒者自言所從來明註於券畧爲籍記以時上數收多者賞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五

且分常平餘粟量給貧者爲實事定稽券凡三千八百餘人此臨民者所當知也兵興以來有避匿林莽者因兒啼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避兵者每弃嬰兒有教爲綿毯少蓄甘草末水漬置兒口中畧使滿口而不閉氣咀其甘味自不作聲綿軟又不傷口此遇變者所當知也又置育嬰社不獨兵荒遺弃嬰兒卽豐年亦有或厭兒女多而弃置者或因私胎而欲溺死者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兒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遇路遺子女收至社所有貧婦領乳者月給工銀六錢每逢朔望驗其肥瘠以定賞罰三年後待人領養此法村城皆可行之不獨恤幼又兼濟貧免溺嬰之慘此鄉里好善者所當知也至於婦人之性類多忌刻前妻之子婢妾之兒心生嫉妬以致孤孽幼穉橫罹慘毒比比皆然上天必有奇報也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自不履邪徑至此爲一節皆善之修於己者前言慈心於物其意已盡此更申言之以啟下文之意謂物猶不可而况於人乎一猶字已攝下七個人字矣昆蟲物之至細者也人以其至細便謂殺之無傷不知昆蟲雖細靈性與萬物等昔有酒匠嘗於酒及水中見死蠅卽用乾灰救之復生所活甚多後犯罪當死官欲書判行刑忽見數蠅抱筆頭逐之復抱如此數次疑有寬遂停刑再審遇赦得釋誰謂蠅性之不靈耶順治年太倉村民性最惡蟻見必殺之

一日蟻羣集以爲殺之不勝殺也持火燒之火甫至而忽騰上三間草堂化爲灰燼家中無子遺其人頓足號曰是吾殺蟻之罪也夫然而晚矣草木物之無知者也皆謂折之無害然楞嚴經云一切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則知草木與人同也況茂林叢木皆有神靈棲之人自見爲林木彼自見爲宮室伐之必犯其怒危素未仕時館會稽張氏張欲伐杏樹以廣家塾夜夢有人叩公寢曰吾杏神也主人將伐樹願參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解而止觀此而謂草木無知乎故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佛印戒殺詞云啟帳蚊逃翻書蠹隱貪生物我皆同宋哲宗戲折柳枝伊川諫曰方春發生無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故不可摧折蓋謂生意與人同也卽如麟之性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故稱仁獸存心愛物者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人能於天下萬物作平等觀則世界無不平矣

宜憫人之凶

宜字直貫下十六句至與人不追悔凶是凶惡之凶憫者訓戒開導非徒抱憐惻之心而已凡人凶惡初作只緣一念之差未必不可勸禁但世人每每拒絕如仇而渠亦甘心趨死如鶩是嫉之而未嘗憫之也然凶惡之人見地各別所作之事無非殘暴陰險卽聲音笑貌渾是殺機步步趨入死路生前卽陷王法死後卽入地獄再世卽爲驢馬天眼觀之無不惻然泪下者而彼且以爲得意豈知快樂

太上感應篇注

暫時而受苦無窮故見人作惡便當婉轉方便提攜救拔方是菩薩用心若但深惡痛絕猶屬第二義也周文襄公閱一死獄欲活無由使吏抱成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日幸此可生乃出其罪此真能憫人之凶也夫爲人上者宜以寬政而致治人之不幸而入於暴始多由於失教揆其所以至此之故良亦可矜若一微鋤絕則彼固長并於禮法之外而我亦殊少感動之意誠能惻然念其無知少加優容不爲已甚或可得其翻然憬悟則化及凶人斯稱上治勝於刑驅而勢禁也若尋常相與凶人無禮不與之較亦卽此意一日凶者凶事也如死喪患難見之便當憐憫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此說亦通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樂人之善

善者天命之正性人世之至理在己則正心修身及人則利物濟眾樂者如己有之之意故人有善事不惟獎掖勸成而更爲播揚推引使行者益堅聞者興起人之善卽我之善也樂人之善卽樂我之善也是以大舜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之帝王尙能樂於從善而世人偏以褊窄之私以爲善由彼出強誣其瑕陰摘其美是間人之善而不樂矣是必聞人之惡而反喜乎此念最干天怒昔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日事打獵好食生命程不忍聞見於是夜起露立拜告星斗曰昌欲將家藏一切所食眾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說一本覆

板印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今日乃真武君下降之辰願
憑聖力俾獲流通覆畢印行欄頭彭景亦請一本歸示其
妻華氏氏大怒扯破投穢處移時買得一魚華氏操刀欲
鱠魚忽跳觸其眼血流俄化爲蟲遠啞其身方喧傳聞監
鎮郭向悅見一神立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
大善乃興化軍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不謂婦人華氏毀
弃穢地罪惡深重即當死矣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
再降施行不樂善之報應捷於影響如此又一僧凡見稱
人之善必微哂示不足稱也後死見夢一媼曰吾明日歸
鄰菴矣偵之有送一猪放生於菴者媼知其是也數往視
訊遂聞於人後竟遭屠噫既墮於畜又不免於刑所當痛

太上感應篇卷二 註

三

心矣然樂善者非無人也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
能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
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
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恭儉正直喜曰若此人者
腳踏實地入九分人也見傅欽之論事無所迴避曰若此
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
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已出劉集賢聞人有善不
已稱道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弗及韓忠獻聞一小善必
曰琦所不及若數君者非真實樂善惡能有如是之語乎
濟人之急

人急非止一端即如疾病則醫藥急饑寒則衣食急死喪

則殯殮急婚嫁則區聘急若此之事難以類舉必須隨力
而濟隨急而應一有見聞即猛力爲之不可因循而生懈
怠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張彥明善醫人有請者必速往
不計遠近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彼病人輾轉牀褥
可須臾緩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存後子孫
皆貴此能濟人疾病之急者甯崇禮多造棺槨施人壽至
八十歿後托夢與家人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因此慶
流子孫明年十四郎又發解矣至期果然孫曾登第不絕
此能濟人死喪之急者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
平倉粟麥以賑郡官皆曰須奏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
死奏豈能及乎諸君勿與有罪吾當自坐即日發之又韓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三

樂吾家素貧歲饑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欲假其半
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
分贈之此皆能濟人饑乏之急者朱承祚五鼓趨郡問橋
下哭聲甚哀見有男子攜妻挈赴水問之謂貧勢家錢三
百千不能償也朱惻然詢止且護之歸正值諸奴詬索朱
日以三百千而溺死一家四人可乎吾當代償債家慙而
聽之是年生二孫後皆登科此能濟人逋負之急者查道
未第時嘗遊湘漢間假貸於人得錢十萬途次適見故人
以嫁女理則甚急即罄囊與之畧無吝色此能濟人婚嫁
之急者崇禎時蘇州徐亦史箱爲黃岡令民聞失火延燒
二千家遂罄家中所挈千金買蘆席與民暫搭棚棲止所

餘之席堆置室前空地未久有錢糧四千上鞘將解盜知之突入衙內斬箱無有遁去次日鞘銀乃在蘆席下盜不知也此能濟人露處之急故捨銀置席而此四千金卽以席而得全所償幾倍造物明明示人孰謂但濟人之急而於己分毫無與耶故能勇於速濟所獲福田甚大若畧轉一念徘徊吝惜而福田所失亦甚多矣然更有不費惠而能濟者蓋人至急時則方寸已亂胸無確見我於靜中當爲彼籌畫或多方以解其紛紜或一言而指其趨向如暗中有助有人得杖使不致紆途而失足亦可爲急人之一助爾

救人之危

危者死生在於呼吸性命懸於俄頃如水火饑疫盜賊刑獄逼迫狼狽之類偶一遇之當如痼癢之在躬速爲解救乘時不著力後雖追悔不可及矣北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顛沛之中善用一言解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甯出扶人手莫開陷人口又雲笈七籤曰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年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微商王志仁遇一和者日數月當終矣王素神其言急歸見一少婦投水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故曰昨賣一猪還租不意皆假銀也夫傭工歸必怒且無以聊生故竟死耳王倍償周之婦歸告夫夫不信偕婦同至王寓時暮矣婦叩門曰投水婦來謝王厲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夫悚然曰吾夫婦俱在此王乃披衣起纔啟門而牆忽倒卧榻已壓碎矣非婦呼出則王成齏粉蓋救婦卽以自救也後兩子皆科第此以己財救人之危者也周必大監和劑局局失火吏當死公曰若火起自官當何罪吏曰當除名公遂自誣服吏免死後公復中詞科官至宰相此以己位救人之危者也吳獻臣與羅垺同在太學垺染疫獻臣爲煮粥負之登厠晝夜十餘次後同登進士此以己身救人之危者也最奇者高郵張百戶泛舟湖堤見一舟將覆急出銀招人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年海盜一人見女子手扶一筥浮沈而來將抵岸利其筥遂沈此女發筥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將抵岸利其筥遂沈此女發筥見一庚帖乃其所聘妻也

救人之危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好得惡失乃人之同情而忌得幸失又小人之偏見如世間財之聚散勢之盛衰業之興廢功名之成毀各有定分而忮刻之人見人有得於我何害而即攬眉不樂見人有失於我何益而便掀髯欲笑緣其所起始於得失之見太明所以褊急嫉妬不能相忘在己則事事欲其好惟恐不如人在人則事事願其不好惟恐其勝已然其得失豈由我喜怒而有增損太虛中徒然多此一念膠膠擾擾適增罪孽耳卽使人之得而我羨之人之失而我漠然亦非厚德長者之心矣況忌之而幸之乎必須此心平等看得

天地萬物爲一體休戚相關吉凶同念人之得失如己之得失眞聖賢之立心也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地陰陽家謂當世生公卿公曰吾家獨貴孰若吳郡之士咸教育於此遂奏以其地爲學宮其立心公普若此所以父子繼相福盛一時李文達公大父以棉花貨湖湘三商以三百金易之寄於邸火發被焚三商大慟欲死李曰貨未及舟尙爲我貨我當還汝卽以金盡還之家中已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生爲首相一獄官夜寒欲寢其妻責之曰汝飽煖猶畏寒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常留意罪囚妻夢神人以綠衣槐簡授之生一子登第此眞能視人得失如己者也又崑山張虛江先生父探小舟爲業一老父提一黃袱買舟到婿處養老舟歸而黃袱仍在張公曰此昨老人養命物也急操舟仍到彼處還之生子虛江爲御史孫魯唯魯得皆進士有大福澤者必有大胸襟總見得普天下人如我家裏人一般則痛癢無不相關也

不彰人短

人之處世不能無短短者如材藝之拙事業之誤言行之愆爲人所不取者也我若彰之不特人短昭人耳目卽我彰短之短亦昭人耳目矣我不但不彰且更曲爲掩覆眞盛德事也昔馬援戒子孫曰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開口不可得而言楊龜山則又爲之語曰口固不

太上感應篇卷上

五

太上感應篇卷上

四

可得而言耳亦不可得而聞此又出於伏波之說向上一頭地也曹參爲相國見人細過輒掩匿覆蓋韓魏公爲相見文字有攻人隱者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文徵明不喜聞人過有談及者必巧以他語更之夫五人者皆名臣賢相隱惡容過可以通治體可以著家箴可以泯眾怨無在不彰其寬大也如羅狀元倫父循曾試寓京失去屬褐同舍生訪得之給循訪其人舉褐示循循亟趨出語生曰失褐小事何忍彰彼惡名生始謝服王狀元華居官時人以他事誣之或勸之辯白曰此吾同年友事白之是許吾友也後陽明官京師聞士論猶爲此事紛紛陽明欲疏辯公馳書止之曰汝以此事爲父恥倘攻發吾友反爲吾一大恥終止一則甯失己物不形人醜一則甯損己名不揚人過大福德人如此崑山陳古逸舟泊丹陽暮有一女投囊於舟蓋有他約而誤擲者已覺其誤遽掩扉而入乃囊中金商人寄店物也晨起商人與主爭毆不已公徐起還之日夜起如廁見盜踰垣將執之盜擲囊自免金固在也竟不明言所擲者女子得不死後生子舉進士男子之短無如盜女子之短無如姦彰其爲盜猶不至死彰其爲姦無不慚而死者凡遇此等當多方掩蔽毋徒曰吾嚴氣正性而迫之無餘地也又文徵明至一貴家主人未出卧帳中以侯適一友至徘徊四顧見案上金杯急袖以出公固熟視之矣主人出迎謂曰吾今日爲一急用適見案上金杯

欲借以相抵不及特已遣僕持去矣奈何主人唯唯又曰
銖兩幾何值幾何異日倘不可必得當以銀償主人又唯
唯及歸即賣田以償而終不言其故也公享大名享大年
豈無故乎此類罄筆不能載但能含容得一分便養一分
元氣能遮蔽得一分便種一分福田普勸世人裝聾作啞
可也

不街已長
街者自矜也人或苟有所長皆當深自韜晦不宜街露至
於稠人廣眾之中尤不可妄逞學問四座聞之忌心必熾
後來排擠傾陷皆所不免故人有才能不如學術有功
業不如器量有文章不如受用要在太智若愚善藏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記

其用而已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曾
子曰有若無實若虛纔欲見長便是短處李泌七歲能文
賦長歌行見志莫不歎賞張九齡戒之曰君早得美名必
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泌感悟泣謝不復自街遂為
一代名相龔遂為渤海郡刺史大治武帝異而徵之有王
生者從至京師謂遂曰天子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具對如王生武帝大悅遂
之名聞天下宋孝武善書王僧虔恐觸其忌即為拙筆以
讓蔡君謨長於政事而不言政事歐陽修長於文章而不
言文章殆有以也昔一人公宴盛稱其僚屬之賢其長怒
曰彼賢我獨不賢耶稱人之長且以犯忌而况稱己之長

太上感應篇注

耶故龜以智自害翠以羽自殘象有齒以焚身物何如此
而况於人乎每見少年英異之士露才自負眼空一世到
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淹鬱而死者豈非器量淺薄自無
受用之地乎

遏惡揚善

遏者禁之使不行非隱之謂也惡者易橫勢如燎原禁遏
之以改其行善者易微機如伏火稱揚之以成其美易之
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然遏之揚之雖在上
之事然君子居下位主張世道其權亦可平分一半如見
人為不善即正言極論或婉言勸止彼見公論不協則惡
念自消倘許之從中開說或許之彼此調停便騎虎不得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記

下而惡事成矣又如見人為善即極口讚歎更廣為游揚
彼見人情踴躍則善無不成倘以冷言相阻使其意興索
然自念絕無緊要而善事敗矣故見善不揚罪與惡人等
見惡不遏罪更浮於惡人謂善惡太明亦足以召禍然則
善惡不分者反得福乎漢王賀為御史逐捕羣盜多所縱
捨自謂子孫必享福而食厚報後果貴顯至王莽乃竟滅
族其故何也蓋捕盜而縱盜必有不當縱而縱者養虎傷
人為害不少人既受害豈得無報川中某憲使平生正直
其居官屏除貪惡惟奉法循理者汲汲引拔之一日與從
過深山見巖際金書一門公叩扉而入殿宇深邃有冕旒
者九人延之坐曰向虛此席以待君來少頃治具公訝其

氣味不類人間不敢食臨別九人囑曰某月日當候君公歸至期見與駕迎之而逝異香經時不絕凡若此者所謂聰明正直人也聰明正直之人生爲名世沒爲明神福且無量安得有禍耶

推多取少

財者人所必爭之物故多者必以自予少者必以予人不知貧富由天多者豈能終多少者豈能終少多少無定而但求目前以爲安排亦至愚矣故至人以不貪爲寶知足爲祥不拘拘于多少之閒較盈歉也萬象等諸浮雲一身視爲長物推多亦非矯情取少聊以自裕語云落便宜處得便宜張士選幼養於叔叔有七子析產叔姪宜均分選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

曰吾不忍諸兄弟各止一分可分爲入固讓乃如選言入京一術士謂曰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登第榜發果然慈谿二友同至吳江覓館甲所得議修儀九兩乙所得議六兩乙曰兄家止尊嫂一人九金有餘弟則上有父母六金猶未足耳甲戚然曰兄言良是卽以九金館讓乙而自處六金者到館後於殘書中得外科方幾則至冬還家見人倉皇覓醫甚急問故曰主人自聞赴山東布政適患背瘡甚苦甲念正與前方合隨至舟按視照方用藥卽愈布政大喜贈以百金又聞讓館事力薦於慈谿令扶入泮今人謀館百計奪人誰能以既得之館而讓其多者卽此一點善心自爲天佑乃所讓者三金而所得者百兩更多一青衿

好事真不可不爲也然推多取少不獨兄弟凡人宜然不獨財產凡事宜然雪竇和尚喫虧歌云阿誰肯喫虧喫虧誰肯學學喫虧不來喫殺虧不覺喫得一分虧卻得一分惡喫得十分虧討得十分樂喫得自便宜世人休認錯文殊與普賢剛得這一著疏之殊有深味

受辱不怨

凡人辱我定非無因惟當自問屈在己耶所應辱矣不可怨也屈在彼耶則辱所不當辱已仍無辱又何必怨佛以忍辱爲波羅蜜保身保家最妙之門富弼少時人有罵之者公如不聞人曰罵汝公曰恐罵他人又曰呼汝名而罵豈罵他人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其器量如此寧非天下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

第一等人狄青爲帥有劉易者與宴見優人以儒爲戲勃然曰黥卒敢如此大罵投尊俎去公笑語愈恭少頃則又踵門謝矣不謂武臣而亦能如此長洲有尤翁歲終有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與遂大罵翁曰吾知汝意不過爲過新年計耳指絮衣曰此禦寒不可少汝取去指道袍曰此爲拜年用汝取去餘非所急可留也其人默然返是夜竟死於他家蓋其人因負債多先已服毒知尤翁可詐故來因不與較則移於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人非理相干必有所恃少不忍則禍立至名言哉江陰夏翁過市橋一人傾囊入其舟舟人欲與校公命釋去歸閱債籍則其人常負三十金者欲因以求死公察其意卽折券免之初

翁與徐文靖婚文靖云善保家者凡訟皆無害獨不可犯人命翁服其誠故不忘云前二公皆貴人如深山大澤無所不包後二公皆富人其思深其謀老此爲能貴此爲能富否則躁暴不耐物一跌卽倒耳何用老子曰人莫踰於山而踰於垤古來大手眼人必然忍小忿小恥正是享福處若夫忍恥辱於一時徐圖報復者又智謀之術耳豈太空之心哉

受寵若驚

名位利祿皆是寵也禍福相倚其機甚微福大禍大其理最確其受寵時或有盛滿之念卽此便是禍機寵至若驚則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庶幾無失足之事矣司馬溫公與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姪帖云近蒙聖恩除門下侍郎舉朝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墜是以受命已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不得恃勢作不公不法使鄉人厭苦倘有此者是我禍皆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又王文正公晚年官益重家人出賀必止之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賀焉及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輅出都門百官餞賀莫不稱榮公曰吾何益於國祇覺反側不安耳宋朝兩大人物而兢兢若此何況他人乎如蔡京入相喜動顏色童貫作樞密喜不成寐未幾一獄一誅此又宋臣覆車之鑑也但人家親戚奴僕父兄子弟都不曉事一值富貴卽如醉如狂以使其人決裂敗壞而後已眞可憐也然實由

於本人使到底還他秀才本色何得有此
施恩不求報

君子以濟人利物爲念見得道理自當如是豈有望報之心苟有心求報是利在於求報初非爲人報未必可求而怨已隨之矣金剛經云菩薩不住相布施內不見有能施之我外不見有受施之人中不見有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一心清淨此爲眞功德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蠡河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又均得利後靈甫壽九十餘子孫皆登第北魏李士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焚券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大矣公曰陰德猶耳鳴人無知者今子已知何爲陰德謙壽百歲子孫皆顯官此皆不求報而天自報之者也又有偶施一善初未經意而亦無不報者吉州城內徐宅遺婢送金釵於城外親戚家婢插於頭中途墜地城卒李某恰見而拾之隨婢以行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投溺李卒呵而問故婢泣告曰我主母適令送釵還人中途墜失主母性嚴急歸必痛打至死不如先投水自盡卒出釵還之後婢適梅林渡村民爲妻見卒承公文將渡河感激前情力挽到家買酒爲欸聞渡所喧噪出視之舟覆人皆溺死獨卒得免其還釵之時豈望報乎天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丁卯泉州詹生赴省試見道殍以紅氍毹裹而瘞之此試主司閱其卷欲棄之燭影中瞥見朱衣一人若惡者乃收之揭榜相見問何以得神助曰惟近日以紅氍毹葬一殯耳主司曰是矣燭影中朱衣前立者必是人也吾以爲神也生亦悚然彼喪葬之時豈望報乎惟其無心於報而報乃愈捷此感應之理也

與人不追悔

自憫人之凶至此爲一節皆善之及於人者推解之念人皆有之渾是一片好心病在轉念之易其初心耳若以物與人而一追悔則醍醐變爲毒藥究竟是吝根難斷爲德不終非惟墮厥初心必且貪萌日熾矣追悔二字是善惡

太上感應篇卷二

四

一大開頭惡事莫妙於悔悔則惡念漸止出地獄而升天堂善事莫不妙於悔悔則善念不生出天堂而入地獄昔范文正公遺子堯夫歸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舉盡以五百石麥付之既歸未及言公曰見故人否堯夫對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付之矣公喜見於色是父子同心而不悔者真難能也又費文廣信人年五十授徒於楚之蒲圻二年方歸遇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欠官銀十三兩賣吾以償吾去兒失哺必死故悲耳公曰吾同舟皆江西塾師各出一兩足完汝事矣眾莫應者乃盡捐兩年束修與之路無銀糴米眾皆非笑或憐而招食之亦不敢飽至家呼

妻曰吾忍饑二日矣速炊飯妻曰安得米公曰鄰家借妻曰借貸已多專候爾歸償之公告以故妻曰如此有家常飯可飽也遂採山蔬煮之得一飽夜間有人呼曰今宵苦菜作飯明歲狀元爲兒生子宏果狀元及第彼盡捐束修猶是一時高興獨至中途受餓而不悔朋友爭非而不悔歸家食苦菜而不悔非獨自己不悔卽妻亦不悔此謂最難吾故舉此二事以爲與人不追悔之實

所謂善人

自此至神仙可冀爲一節此一句總承上文如是乃所謂善人也其實始於是非不謬故智勇兼盡終於人我兩忘故仁恕兼行況其立意用心持已待人內而五常百行外

太上感應篇卷二

四

而事物機宜無一之不盡乎卽堯舜周孔大聖大賢不外乎此矣李文正公昉旣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輿迎之坐御榻之側手酌御樽選珍果賜之曰如卿者眞善人君子也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功偉績驚世駭俗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以善人君子見稱夫善人君子男子極美之稱孔子尚云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乎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踐吾四者之說於君忠於親孝修謹自立庶可無忝其子宗諤亦能恪守先訓爲一時聞人觀公踐履允合篇中之說得名善人豈爲過哉

人皆敬之

此以下皆言爲善報之以福極其盛大歷歷不爽如善人性本善見真實善人無有不敬者行善而人未敬必是善果未熟至功圓行滿不獨善者敬之卽不善之人亦無不敬之合善不善人而皆敬之足徵善緣之感應矣司馬溫公赴闕百姓遮道呼曰願無歸留相天子及卒京師罷市而弔鬻衣以奠四方會葬千萬人王恕爲吏部尙書罷歸天下縉紳過三原者必屏呵從走謁劉大夏爲兵部尙書居家時流賊所在焚掠至華容見公悉羅拜曰大人鄉里安敢犯此果孰爲之乎豈有緣飾於其間以相鼓動乎天也非人也或曰此貴人也凡行善事如順風之呼其聲自

太上感應篇卷上

聖元

遠試再舉一二寒士以證文徵明居吳四方入貢者造之不得見必遙拜其廬而去陳獻章居嶺南有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曾遊白沙先生門否因以爲輕重一明經一孝廉耳曾何足以當軒輊而人敬之若此是必有道矣誰謂爲善必貴人而人始敬乎

天道佑之

皇天無親常與善人格之在我不言而默契不召而自來若或相之也故天之愛善人勝於父兄之愛子弟但天雖能愛而不能保災禍之不及遂謂行善者天未必佑其實不然劉安世爲章惇所貶嶺外八州公歷其七人謂必死公未嘗一日病有一貲卽願爲惇殺公飛騎而至夜半忽

太上感應篇注

聞鐘聲贊卽若爲物擊嘔血死矣福建陳使君里中大火直逼其居使君焚香禱曰吾生平未嘗有一毫之私此屋皆清俸之餘所構也上天察之須臾反風屋獨不焚如是而謂有天乎無天乎若非天道所佑豈人力之所能爲者哉

福祿隨之

善氣所感人敬天佑自然禎祥協應福祿攸同不求而至福祿若不肯隨雖以帝王之力不能強之使來若到肯隨之日自有禱無不宜之妙如甄百里本一庸醫然能用心治藥病無貧富皆急赴之上不豫或薦其能一服卽愈於是寵冠宮掖半年賜金數萬御酒三千瓶無心而得豈非

太上感應篇卷上

平

福祿自隨者乎夫中人之家下至匹夫匹婦一蔬一菽之養其享之而安者不可謂非福祿隨之也

眾邪遠之

眾邪者不正之類遠之謂物怪人妖莫敢干之也大抵邪不勝正妖不勝德正之所在邪不自容譬如日麗中天冰雪自然消耳昔西域獻一僧善咒術能咒人死太常少卿傅奕自請令咒旣咒奕無所覺其僧若有所擊而死此以正勝之者也瞿文懿公微時行湖中夜見燈火無數將來逼公叱之曰吾在何敢燈火應聲而滅後果爲會元官禮侍此以福勝之者也順治甲午常州民顧成娶錢氏女爲媳媳歸甯時疫勢甚盛顧一家八人俱伏枕媳聞信欲趨

視父母力止之恐其傳染媳曰夫娶妻原爲翁姑今翁姑病危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無悔隻身就道明見鬼物語曰諸神皆循孝婦歸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八人皆活此以德勝之者也人卽不敢望傳瞿二公安可不如一婦人

神靈衛之

神靈聰明正直者也凡人作事皆默爲主持但所敬者道德所與者忠孝所取者陰功所契者正直往往依人之善惡而爲去就失其意則頭頭障礙合其意則事事圓成果係善人神靈自衛護之矣韓魏公自成德移師中山將至沙河前驅回曰水暴至不可前公曰何可避也命速具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至

既濟波濤如山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截上流水爲立淺嘉靖時倭寇興化一家累世修德偶失珠環疑婢婢逃匿城隍廟中夜聞九天女至城隍問曰倭將破城奈何答曰天數也吾來專欲保全三家耳一忠一孝一世德俄呼婢出諭曰珠環係猪香此其小者汝家有世德連告主人宜遠避婢歸殺猪果得環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亦戒勿入忠孝兩家觀此知作善之人善神之所護也其惡者亦有惡鬼刻刻緊隨

所作必成

作指作善而言天下皆可作之人世間無不成之事亦有作而不成者只緣善根淺薄善念浮游以致大願成虛若

能真實堅持人事既合天心則天意豈違人願虛空中自有潛輪默運而爲之助者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新安余姓者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慨然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買木在山因往彼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木價驟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人於善事嘗恐破家遲疑不果又恐爲之而未必成豈知爲之則必成既成而其家又不破如此

神仙可冀

人之於仙性真本一第以情勝遂失其真若能反眞塵情俱盡卽神仙也秦皇漢武侈心海外求一遇神仙而不可得何也冀之非其道耳卽以服食煉氣而冀之者其路甚

太上感應篇卷上

至

迂作種種善行以冀之者其路甚捷鍾離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洞賓曰人嘗以不得見吾爲恨雖日見吾而不能行吾言亦何益乎古來聞見最著者如子房之忠吳猛之孝蘭期之友于兄弟王進賢之不失婦節劉翊之損己分人趙素望之濟窮卹死許眞君之行符施水嚴君平之以善導人周伯持之收瘞遺骸李五郎之不欺斗斛陳安世之不殺物命李奚子之拯餓饑禽唐若山之性無忿恚景相之酷好放生皆從實地功夫以至超凡入聖何必走名山訪異人餐松食柏耶其不能冀者非仙之遠人人自違乎仙耳前文所謂善人一句是讚美之詞以下至此皆著明善人之效驗固自爾爾與中庸故大德節同意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此一節承上神仙可冀句而足言之以勉人刻期爲善之意天仙至誠無息者也地仙治世祐福者也立者篤志力行之謂善卽前言功德有一事而可當一善者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有行一大善於一事而功行已滿者昔鍾離授呂祖黃白之術呂問曰可變否曰五百年後則變呂曰恐誤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鍾曰卽此言三千功行成矣則又一言而功行已成然此亦神仙頓說也必以積累爲是太倉王煙客公家門貴盛福壽無比先有孝廉陸子就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荳至老僧曰此皆煙客王公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荳小善記一黃荳凡六擔爲善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聖

而至六擔平地卽神仙何疑蓋立善有可致仙之理然立善之心非必爲求仙而然也一千善大數之約三百善小數之約是先植其基不可謂卽此便止善豈有限量哉當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此二句統言爲惡之綱下文是非義背理爲惡之目自此至殺龜打蛇承前文其過大小有數百事而來皆實言作惡之事也苟或二字是承上貫下警戒之詞二字極圓轉是召禍之機關義者事物之當然動則指人口目身上說理卽天理行則見之於事矣一念之間不加省察而於行動處非義背理便無所不爲爲天地之罪人可不慎歟

太上感應篇注

以惡爲能

能與惡有毫釐千里之謬能者從天理上做去從本分上行去卽掀天事業不過行所無事而已惡者悖天理拂人情逞機械用氣力如水火之不同今人昧於理路貪圖利便不顧其惡而試爲之仁人長者從傍一視惻然可憫欲啟掖之無由而爲者方矜其才智自謂勝算無前人莫己若竟以惡爲能矣則凡所以逞其凶暴將來何所不至乃更有一等眼內無珠者見其足高氣揚亦以爲能於是奉之如神明恃爲牆壁奧援而不知惡人所作無非種毒積怨之事一時雖覺爽快後來貽禍無窮譬之大黃烏喙其去病甚速而欲以爲常用之劑必至於殺人而後已夫知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善

惡爲惡猶有悔悟之日今則以爲能不特爲者終於不悛而倚之者亦流入於惡而不自知矣陳良謨北上舟人與土人毆陳慰遣土人坐中同年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哀而去同舟之友皆噴噴稱其能彼亦揚揚自得曰今爲官者才能智畧耳人心天理用不著矣其人後爲紹興推官肆虐百姓考察謫爲縣丞疽發於背洞胸而死其家狼籍不忍聞矣人心天理彼用不著無如天之必欲用何

忍作殘害

安於不仁之謂忍殘害傷暴之甚者也如立心峻險用意狠毒或暗刺於奸謀或顯刻於刑法或爲名爲怨而傷人

或貪利貪味而殄物者皆是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斯人獨忍仁愛一脈漸滅殆盡則何所不忍矣忍耐之忍以刃制心忍作之忍以刃加心忍之一字而善惡惟用聖人造字其有深義乎如索元禮斷囚必以鐵籠加囚首每至腦裂而死後坐受賊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遂服死獄中此傷人之報也又如周昂晝寢惡雞呢喃與以痰絮裂胸而死三子皆啞張森忿蛙鳴沃以熱灰後忽死於身矧此皆害物之報也然傷人非官長不能若殺害物命雖兒童婦女皆習為常事不思貪生畏死人物皆同愛戀親屬人物皆同含悲忍痛人物皆同所不同者人能言物不能言人之力强物之力弱遂輕視之任意殺害至飲食

太上感應篇卷上

注

之間一羹而傷數十命數百命或燕會而羽毛鱗甲殺之無數若座有貴客則剗剗披剗百計烹煎以博其一開口一下箸而物之痛苦已不可說不可說矣人為湯火所傷刀針制刺痛已難忍小有疾病即延醫求救而物則恣意屠宰上天自有報應可不戒哉

陰賊良善

良善之人在朝廷為國棟在鄉黨為民望人何賊害之益其為人不愧不怍無黨無偏為小人之所憎然其善名素著若顯然賊之恐為公道不容正其良心難昧因用陰謀深計以賊之大則遣刺投毒誣扳盜賊小則捏款投匿訪證離間等事無非以危機中人含沙射影施之庸人尙不

可況良善乎天啟中張鶴鳴為大司馬構陷熊廷弼致死而成之者又輔臣丁紹軾也後紹軾於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八十五流氓入其城倒懸於樹射殺之廷弼失守封疆罪固當誅然殺之者實不以封疆而以門戶所謂門戶者特欲媚璫以殺東林諸正人於是廷弼既死而楊大洪魏廓園周蓼州等十餘賢皆捏誣追賊拷訊以死蓋借題殺人而殺人即以媚人也陰賊良善之禍如此夫丁伎如鬼而死於著鬼張用暗箭而天還以明箭報應亦巧矣哉

暗侮君親

至尊莫如君親為臣子者必當披誠事奉心中著不得一

太上感應篇卷上

注

點虛假生死惟命勞逸惟命豈敢欺侮乎若暗侮則外飾敬謹之迹內懷悖逆之實君託以重任而隱忍規避不夙夜匪懈以承之親前唯唯諾諾而心內瞻顧遲疑全無一段誠敬注於其中者皆是昔正統時太原雲中山頂有文昌行宮諸生王用予等為文昌社社中有俞麟者孝謹能文一日王用予司會設醮方寢忽有人促之云起起帝君升殿矣見列炬燭天帝君端坐用予削伏階下叩首曰同社俞麟可得科名否帝君命左右查冊色若不懌云俞麟應得一科而事親腹誹而妄以君子自命故黜其科用予問何謂腹誹帝君云彼於父母言語舉動私心大不以為然但勉強浮沈順之真性日離是視親如路人矣故以是

罰之此所謂暗侮也父母如此推之於君可以例見若不暗侮者昔萬石君每遇賜食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朝衣再拜此非不暗侮君者乎願悌得父書再跪讀之每讀一句必應曰諾此非不暗侮親者乎又若劉璉夜聞兄呼下牀著衣立然後應且不暗侮其兄矣米芾貽書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是又不暗侮其友矣人顯悖皆所不敢至於暗侮則十人而九矣既可暗侮漸至顯悖太上不言顯悖而言暗侮直從根下剷除春秋誅心之筆其詞嚴矣慢其先生

先生者不必受業凡年高者皆是又不必年高凡學問識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見先於我者亦是坐必隅坐行必隨行禮也若受業之師傳道進德恩並生成自應畏敬祇承卽儀容不肅言詞少遜已爲失禮其敢輕慢乎僉薄後生往往如此非惟得罪亦且折福蕭穎士恃才選勝郊原有老人避雨慢之俄騶從悉集呵殿而去問之乃吏部尙書王邱也明日造門謝罪責之曰子傲忽如此其不遐乎後止揚州功曹非必以一傲滅其祿壽但福厚者必謙福薄者必傲老人殆先見之矣陳國童子魏昭師事郭泰泰使作粥粥不可食擲杯於地昭復進之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色自若彭汝礪少師事倪天隱及貴迎天隱於官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明年妻亦死公爲葬之又嫁其女於同年進士此且敬之於

死後敢慢之於生前耶事先生者宜如是
叛其所事

所事謂以下事上如臣子之於君父屬吏之於上官部卒之於將帥奴僕之於家長子弟之於師傅皆是也叛者不但顯然背逆凡存亡不相顧貧困不相依患難不相恤卽名爲叛饑則附之飽則颺去苟有人心豈可爲此請以一僕卒言之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稍知愧恥李善李元僕也元家以疫死惟存一孫名續諸奴謀殺之善乃負之逃躬爲乳養乳自生渾續雖幼善出入必跪告乃行後告縣追諸奴殺之光武拜善爲日南太守經元塚十里外便脫朝衣持鋤去草拜哭甚哀自執爨以祭曰君夫人善在此始不以主死易心後不以身貴易心雖聖人何異此又阿寄者人僕也兄弟分財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一老僕何爲乎寄曰主以我爲不若牛馬耶乃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二子入貴太學臨死出二簿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家無寸絲顆粒一媼一兒傲緼掩體而已孰非人奴乎兩君事能無愧死而况欲叛之耶

証諸無識

証者言語虛詐無識之人常恃他人耳目爲己之耳目我幸有知正當隨事開曉乃從而証之與欺黃口何異証法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不一僧人以談空誑方士以丹藥誑師巫以鬼神誑醫卜以生死誑俾無識者誤信誤執爲害不小豈知肆口無忌時已爲神明之所錄矣抑更有甚重者此係在謗諸同學之上明指教授者言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入泮夢文昌怒視曰汝十五年應受五家束脩甚厚功無十一又代作文字欺誑父兄誤人子弟今聚徒館舍羣習撈捕天罰至矣尙望泮平驚覺禁不出戶方圖自改次日徒洶洶至曰某生因賄而圖爲某生擊死詞連刑辱財盡狼狽可爲一切誑人者戒

謗諸同學

謗是捏造虛言以毀其名德同學之友當事事周旋言言

太上感應篇卷上

太上感應篇卷上

回護卽有過失宜耳提而命外爲隱諱此情也亦理也豈可造言以謗之乎昔郭尙書贊初作賦卽有聲譽時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贊連試不中選其後竟先登第及贊再知貢舉勉方以明經赴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卽復就選遂得中第然則郭之所長豈因謗而終掩到底才高足捷李縱奮翻雲霄已輸彼一籌矣况復賴其引拔則心得無愧死故先哲云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造謗者不能造閒者之命而受謗者反能定忙者之品眞名言也

虛誣詐僞

漫無根據曰虛妄有污穢曰誣詭計蒙人曰詐矯情欺世

曰僞分之則名有四合而言之皆屬不誠總言人之立心一假則無不假矣不過播弄愚人究竟難逃法眼然虛誣在言上見詐僞在行上見言必句句著實方爲擬摸不破行必事事眞誠方爲幽明不欺大鴻禪師一生誨人只言作事要實雲智禪師凡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心自靈聖藥山禪師曰欲識餓鬼卽今之多虛少實令人不信者是此皆古德要言也宋時有李生者居餘杭門外日賣養脾丸於市揭巨榜於前日有不用丁香木香者則天誅地滅生一日醉酒溺死於河未幾家計蕭然其妻斥二婢攜二子以事人或謂其妻曰爾夫以藥濟人天當福之何報之反酷耶妻初不肯言他日後夫醉之酒而叩之妻云向所遣二婢先夫專委之合藥一名丁香一名木香其實不用二藥也又永福人薛敷專工虛捏狀詞能飾無理爲有理以此致富延道士鄭法林醮謝卽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盡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流爲娼觀此二人是知虛誣詐僞害人未必若此之甚而天以最慘毒者報之人可不醒乎

攻訐宗親

本支爲宗三黨爲親攻者不容其過訐者摘發其私此在他人且不可况宗親乎但人於他人則不敢於宗親偏欲暴之蓋地近勢逼難受其不堪耳豈知一味見人有過則兄弟妻子朋友以及僮僕到處可憎故若癡若呆一帖清

太上感應篇卷上

辛

涼散也楚中劉漫塘每月朔必治湯餅會族人曰宗族不睦皆起於情隔今日會飲善相告過相規或有事牴牾彼此一見亦可相忘於杯酒此一會也良有補益又范文正於蘇州買良田爲義莊宗親貧者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推此志也履底之不暇而忍言攻訐乎孔子曰無攻人之惡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聖賢之告戒深矣

剛強不仁

此爲使氣者言也孔子所取之剛主於理太上所戒之剛主於暴理者正氣之勇植名節而扶綱常暴者血氣之勇逞雄心而肆乖戾大抵雄心一肆渾是殺機凌人暴物不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仁甚矣古人云好剛者必遇其敵強梁者不得其死此種人未至害人早已自害決無令終者也恒範都督齊與郡守徐岐爭便欲引節斬岐及知冀州呂昭才以鎮北將軍處其上又不肯爲之跪夫人曰君在徐州欲引節斬郡守人皆謂君難爲下今到冀州又不能爲鎮將屈人又謂君難爲上範忿其言以刀鑽撞夫人腹墮胎死未幾範坐附曹爽伏誅宋泰州人馬簡刈粟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毆之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爲兵當宥汝簡從命爲卒後從張淵道令簡曝書於簷間簡取梯登之失足而墮大聲叫痛拔所佩刀自刎人急視之則腰骨已出簡曰方登梯時如有人推我下因

太上感應篇注

言舊事曰必此冤爲之至夕而死剛強不仁如桓馬者轉眼之間報應不爽可不畏哉

很戾自用

此爲任性者言也凡人行事用人則智自用則愚很戾者性氣剛決粗有才智恃才則不能下人決意則果於獨行執一己之僻見犯衆情所不堪如商鞅禍秦安石危宋致貽殃於民物必取累於身家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崇禎時沁水孫中丞之姪孫六很戾不仁其兄死去經一官廨有榜懸下觀者填塞閭之日天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再次陰德餘皆善行以文學終焉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首日暴戾恣睢者孫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六是年果下第甲申變後以他事誅死每見高才之士儘有見解究竟身名俱敗者何故總由一向執拘自以爲是作事不近人情卽有好友誰來相親雖有善言誰來相告以故終身失誤一至於此很戾既犯天誅自用尤千天怒可不戒乎

是非不當

是非所在關眾人之公論係百世之定評是是非非公道不偏斯謂之當今人但就一己之是非起見而不就天下之是非起見一著愛憎毀譽便失是非之實矣如蔡邕爲漢室賢者董卓之死天下快心而邕但啣其一歲九遷之德哭泣失聲此但知一己之是非而不知天下之是非也

卒從吏議身就屠戮豈不幸乎又如吳宗孝對策力詆新法及安石權盛又極言新法之善安石心薄其人卒擯不用我謂吳宗孝從人而起是非者也蔡邕從己身起是非者也世間盡若此等人是非安得有當必如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無所隱避不爲苟止亦不苟隨惟務窮盡道理乃已將終預自知日先以手書別文正文正馳至則公已沐浴衣冠端坐而逝矣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已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揖而逝此其平日於是非不著已不著人從一片公心流出而天下服故死生之際能如此凡有司平之責者必清心明理而見是非非慎勿蒙昧而非其所是是其所非則不當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奎

之名庶幾其可達也

向背乖宜

人有邪正事有可否此處向背最要審擇一時迎合玷及終身一旦乖違禍不旋踵今人眼界甚窄俱從目前之炎涼以爲向背而其宜與不宜總置勿論蓋因無有識見而謬於所趨往往有失身之禍矣昔劉忠肅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責其向背下司農寺詰令分析公曰臣所向者忠直所背者邪佞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政令如此獲罪固已自分劉公此論其於向背乃爲合理豈有乖宜之失又尹穡少有清名後偶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晚追悔前事歎曰我三十年閉門讀書養得

小小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亦思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甘爲此耶嗟乎此可爲痛惜者也奉勸世人著眼須清立腳須高不可少誤爲千古笑端

虐下取功

功成報國固屬公心爲賞圖功亦是恆願若不顧民力而徒事鞭敲保全考績是以百姓之膏血易己之功名矣縱或得來到底不享王韶經畧熙河殺人無算後遊金山以因果問長老長老曰問公心上打得過否韶不安一日復問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否曰今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債主至其償乎曰必償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放何韶慘然尋病疽曰有無數斬頭截腳人索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奎

命遂卒王咨榷稅鹽井合認五十勛者必令倍認百勛井戶多破病變爲牛號呼求救下裳已穿出牛尾矣福清李元禮爲龍溪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獲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搜平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京職恆見冤死之民立前及調官泉州東擔出城鬼隨之不去夜宿龍山暴死此皆虐下以取功名者也當縱虐時朝廷喜上官喜富貴赫奕妻妾奴婢無不喜豈知死時慘苦喜者自喜不汝一替乎又有不肯虐下取功者王珣按三吳時獲盜多者卽陞珣所獲非實卽釋去曰吾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都憲四子皆進士許璉擢哈密得遣種八百人人謂殺之可封侯公曰殺之逆天恐宥之後陞家宰

四子皆尚書嗚呼放寬一路正是取功名捷路人自不曉耳古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聆之慘然諂上希旨

希是逢迎諂媚於上而逢迎其意也不用忠而用諂不用諫而用希其人可知矣祇圖一時富貴耳但恐富貴未必得枉取一場敗辱則愧死矣景泰時王翰希上意請禁錮上皇與易太子事甚切後上皇復位又極言兩事之非上悅許以大用一日忽風飄一本至上前閱之乃翰請禁錮易儲疏也急宜至取疏示之搏額出血求死竟誅之彼在景泰時則諂景泰在天順時又諂天順直是八面玲瓏通身手眼豈知天理難容風自飄來雖欲不死不可得也外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如屬官迎合上司書吏迎合本官奸僕迎合家主不但自己喪心而又陷其人於惡罪固不待言矣爲人上者好諛喜佞使人有隙而投以至流毒結怨豈獨免於天譴哉受恩不感

恩之最重者曰親曰君父母生我以來拊育鞠養授產成婚一二十年耗盡心血罔極之恩卽捐踵頂難報而人多視爲固然反有嫌其分授微薄白眼相盼者君王一命及我卽叱咤風生光宗耀祖宦入之餘子孫世享卽粉身不足相當而人亦視爲固然謂我之才命宜如是者豈知一飯之恩一言之借一事之勞猶當感之終身隨事圖報而況關於性命切於肌膚者乎程子曰受恩而不忘者其爲

子必孝爲臣必忠信斯言也世之不知恩者則曰禽獸今

卽以禽獸論昔薦福寺有一鵲棲於浮屠之上冬之夕必取鳥之盈握者不殺而左右轉易以煖爪掌及旦復完而縱之既縱必極目遠視鳥東沒而西飛西沒則東飛意不欲復相值而又攫之也噫鵲之爲物但知攫物決裂而食今於一夕煖掌之鳥乃能知恩如是順治時太倉之陸湖有周春陽業販鹽途有縛犬就屠者憐而贖之馴擾殊甚每主船從外回聞篙櫓聲跳躍迎接一日囓主衣牽之狂走主姑隨之至一深潭則主人之子死於水矣犬躍入水同主人拖至岸犬卽以身相偎抱同卧至半夜而子醒犬則冷氣入腹死矣嗚呼觀於此一禽一獸而罵人之負恩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六

者猶曰禽獸禽獸眞抱千古之冤也人於君親師友之間面目可施於禽犬便已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念怨不休

世態炎涼易於生怨若念之不休則滿肚戈矛心中如何容得必至生生剗剗相報無窮冤結何日得解經云貪恨爲罪遇蟲成形名蠱毒鬼蠱滅報盡生於世間多爲毒類深可怖畏僧名旺與其徒日夕鬭爭二人齊死聞門外有鬪者拳聲杵落厲風刮塵若兩人格鬪狀陳居士歎曰汝師徒向以嗔心得罪本教今死復何爭乎如不止不能爲汝殞殮也言訖乃已此譬之於死後者也王沂公子嗣不繁謂人曰余行已無愧但一事有恨前守邗州爲監司所

輕後秉政陰遷本官畧無甯歲竟死於路想以是也此報之於生前者也人於纓綿恩愛善念勝緣猶當一刀斬斷以絕輪迴而況其為荆棘種子乎

輕蔑天民

百姓皆上帝赤子故謂之天民輕蔑謂賤之如草芥疾之如仇讐或用刑不恤或勞役不休或饑荒不視皆足以干天之和然天之布五行生萬物無非為斯民也立君相設有司亦無非為斯民也豈以蚩蚩之民而恣其忍戾供其魚肉乎故敬民所以敬天愛民所以愛國若輕蔑天民是輕蔑天心也罪在不赦許某於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遵新制而山鄉村僻未知

六三應廟詩卷二

卷二

教化尙不剃髮適兵快擒解長髮百姓十四名實皆愚民非賊也許卽以賊申於帥府併殺之殺之時日正午是日許家眷來署未至縣治十餘里乃遇真盜罄掠行李亦殺男女十四口恰在本日午時許親目述其事以告人何天怒之盛而報之速也陶文僖公大臨嘗謂人曰我儕一列仕籍卽念念濟人利物一生罪業不能贖其萬一人問云何公曰憶昔以差出京自京浙越自越還朝几幾千里或由陸而輿或山水而舟所用役夫牽夫不知若干人念茲菜色枵腹鵝衣裹體之民皆人子也或當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嚴冬冒衝雨雪披歷風霜由此而踣頓道路委填溝壑者何可數也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之說

不謬能無惕然後文僖以福壽終閱此二人之心一必召禍一必迎祥可作晨鐘一醒古人視民如傷使民如承大祭是所望於父母斯民者

擾亂國政

國政者朝廷之大權天下之公事也祖宗立法已無遺漏中外久已奉行民亦安以為便為人臣者當恪守成憲行所無事為國家養和平之福若妄逞聰明率意更張於事未必有益而擾亂實多非但得罪於祖宗君父亦且得罪於天地鬼神禍且不測矣是以李文靖為相惟務安靜馬亮笑之曰外議以公為無日鄒公曰沆於政事無補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以是報國耳趙韓王普為相常置

本二應廟詩卷二

卷二

二囊於屏後每有新進喜事者投進利害文字皆置其中必不輕信滿卽焚之當時老成者皆以二公為鎮重實得相體他如李林甫變驍騎之法唐兵因之不振王安石創立新法煩急擾民宋家元氣從此索然故古人非於大愆壞必不輕議更變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賞及非義

賞者國家之大典所以崇功報德而激勸人心者也不宜及而及之謂之非義長惡容奸何以服輿情而昭公論乎不知所賞一濫後雖舉天下與人而人不以為重矣唐德宗出幸奉天道旁有獻瓜者欲以官授之陸贄曰獻瓜一器輒令受官彼忘軀殉國者又將何以授之可謂深得其

意矣

刑及無辜

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所以懲有罪而繩不法也卽果有罪亦當詳審而刑當其罪况可濫及無辜者乎刑及無辜者畧有數則一強盜有司本欲詳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本欲詳強爲竊而失主堅稱其焚殺大夥則因盜而刑及失主矣一衙蠹問官欲出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證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一錢糧拖欠不過枷責而已乃爲己之考成嚴刑酷炙致多殞命或本人逃避則刑及妻子親鄰矣一詞訟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一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使民如百工有值差之名或因他事而偶出市肆有供應之例或因偶缺而不精少不如意錢欸票喚盛怒之下則刑及平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讐家之託或因賄賂之私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此皆無辜刑及之大槩也然刑罰及人刀鋸之重姑無論已輕如鞭笞不過示辱其則體無完膚贖罰名爲薄懲急則驚兒以應刑有重輕傷人則一又不可自恃聰明揣摩臆斷三木交施使人含冤負屈無可控告更不可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之時審斷公事以致刑罰失措又有官長原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矣總之審決不明愚

太上感應篇注

律誤斷雖非故殺與故殺無殊馬自然爲嘉魚令有盜劫

帑內有長鬣者適報團風河下一船二十餘人亦有長鬣者在馬以爲是也逮送郡獄斃之而實非盜也後遷大中丞泊舟團風河盜劫之全家死者三十人人以爲刑及無辜之報此以誤而刑者也閩公某巡撫江南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爲盜者廉富畏刑以貨屬諸權貴請間公益疑竟杖殺之已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公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茫然不省公復厲聲曰阜隸旁立者廉也是日公卽昏眩仆地未幾死此以疑而刑者也崇禎末吳江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其兄士松強賣於徐洪爲妾陳號慟誓死陳父訟於縣徐洪賄買鄉宦飾詞以進縣令章日烱反坐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陳以罵夫之律抄指批頰陳泣三日走雲間訴於直指路振飛訴畢卽自刎路公卽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路公卽日拜章縣令坐貶至江陰辭學臺見滿船皆是鬼夕卽死此以囑而刑者也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死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於縣密囑曰卽判斷以半爲酬狄拘其嫂酷刑拷訊滾湯澆乳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賁恨而死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團魚掛牀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殁止一孫僅免亦無立錫之地矣此以賄而刑者也觀此而用刑者可輕率乎呂叔簡作刑戒八章一日老不打幼不

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日宗室莫輕打
生員莫輕打官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三
日人急勿就打人忍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行遠路勿就
打跑來喘息勿就打四日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
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日已抄
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六日盛寒酷暑憐不打
佳節令辰憐不打七日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
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鋪行該打爲修私衙及買
辦自用物不打八日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鄒南臯將此戒刻石於刑部大約筮仕之始刑人未愼也
乍然臨之必有慘傷之情久久習之毆人如擊土石矣又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主

習慣焉殺人如刈草菅矣嗚呼一芒觸而膚栗一髮拔而
色變已身人身疾痛痾癢甯有異乎冤報之速其速於此
爲官者不可不三思也總之當權之人有所平反有所昭
雪只在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間耳皇天后土實
臨之矣

殺人取財

財之爲物誰人不愛但有定分不可強求不以其道得之
尙有不測之禍若殺人而取之王法不容鬼神必殛然手
刃之殺與勢位之殺刀筆之殺醫藥之殺凌逼之殺其間
因財起見遂至殺人未有不遭顯報者矣有客行貨金陵
舟人見客孤身適風雨驟至竟殺客沈於江盡得所有逾

年生一子甚愛甫弱冠家業蕩盡父誠之輒被毆鄰有召
仙者往叩曰吾兒不事生業且悖逆有改時否仙附耳曰
六月初三風雨惡楊子江頭一著錯汝兒便是搭船人請
君自把心頭摸駭懼而退不數日死此殺胎以報者也又
有憤恨之極不必投胎而報者萬歷時蘇州一少年從伯
父入京其伯死流落難歸遇徽商憐收之商見其誠實管
綸盡付一日至涿州少年竟將商擠於水擁其千金還蘇
中元節鄰寺放餛飩口食少年隨眾往看纔入寺見徽商先
在卽發狂大叫作徽商語曰吾何處不尋你却在此今番
放不過矣遂攘刀剖出腸臟以示眾此鬼殺以報者也又
有胎不必投鬼不必殺而卽殺於吾心者萬歷間江陰焦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主

某以小官赴任有僧附舟曰有募金六百兩將往普陀爲
觀音樹利焦陡萌惡念推僧入江取其金自是恍見僧直
前索命曰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終不謂君有無日不
現形入夢憂懼得病抵家忽一日前僧來訪焦大駭趨匿
牀下僧大呼曰我不死幸收得免知君病來釋君疑耳一
飯而去自此鬼形雖絕而焦心終歉無何病故此心自成
形以報者也又有胎不投鬼不殺心不成形而虛空中菩
薩神明四面巡邏以報者順治庚子蘇州某鄉一古寺有
商見大士像壞解金裝之僧見其金多鎖禁密室勒令自
盡正哀求問外人見白衣女子入寺門且直入密室去追
而索之秘室中惟一商乞命而所謂白衣女子則無有也

遂縛僧詣縣正法蓋大士化身以救此商者此等事如毒藥必發或俄頃或他年或來世斷斷無不相逢一一無不相報者而人奈何輕手試之

傾人取位

傾者陷害也凡人爵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各安其分而已若貪人之位而欲爲己位必媒孽賕私借端朋黨或親自彈斥造謗排擠或假手糾參乘機下石以致貶竄流離拘囚逮繫而已得以貨緣代之傾人者還爲人傾奪人者還爲人奪况有求而不得者徒自壞其心術耳豈不貽笑於士林哉爾德超見曹彬帝眷甚隆誣以不軌由是彬罷拜德超爲樞密不數日趙普爲相力爲辨雪帝悟卽達竄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德超而召彬復職乃知傾人實自傾也成化中吉安知府許聰因郡多豪貴賜敕從事後以嚴酷逮論斬聰得罪時同知黃景欲得聰位下石甚力尋代之賜敕如聰後爲怨家所訴逮京論斬如聰在獄病死屍腐首忽自落亦如聰然則殺聰正以自殺耳何益

謀降戮服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禦敵斬馘兵之應也一旦歸順投降更當憐憫令其反側自安若從而誅戮之是阻其向慕之心殊失招徠之意忍心害理受禍無窮嘉禾村民買一猪蓄養數月見腹下白毛文有白起八十三世六字班列分明農人異之以告塾師因問白起何人師

太上感應篇注

曰白起爲秦將詐殺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以此墮劫受殺酬其孽報也農人自此飼食每呼白起此猪卽昂首作聲似相應者蘇州劉錫玄萬厯庚戌進士從黔中歸夢一偉人告曰我宋曹翰也在唐爲商過一寺見法師講四十二章經吾設齋一堂隨聽經一座緣此世爲小吏至宋乃爲將軍因屠江州自此世世爲猪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殺者卽吾也劉公蹶起視船頭果屠門忽擡出一猪號聲動地公買之載回放閭門西園內呼曹翰卽應白起誅降也曹翰戮服也皆世世爲猪古云殺降者殃及三世今經千百年猶示儆於人目殺業果報亦重矣哉萬厯中有喬愈憲者與大將劉顯攻九絲蠻克之數萬眾殲焉後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免歸一日宴於家有稚孫忽愕而起曰席之下有蓬首黎面耳貫環者踰焉是何人也座客驚視無有而喬已面色如土默不言若有見焉客隨去喬亦不留詰旦問之則喬死矣夫此殺自有大將在使者徒持文墨議論耳猶得報如此而况身殺之者乎且此非殺降也非殺降而猶如是况眞爲殺降者乎殺降尙且不可奈有甚於殺降者寇至殺人盈野寇退卽斷被殺之首隨目上功又或撲掩行旅村民以充級數慘何可言司覈驗者宜謹察之

貶正排賢

方正賢良中外所倚一日在朝則天下國家並受其福豈可貶斥而排陷乎大抵狐鼠之輩見正人君子有亭亭不

羣之姿格格難悅之勢才相抗也氣相觸也位相軋也名相傾也積漸既深施其伎倆爲天下萬世唾罵之人矣丁謂譖寇萊公致貶雷州民謠曰欲得天下甯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丁以擅移皇陵罪貶寇復還京天道報復何其速也周世宗時陶穀奸陷害人死葬昭覺寺後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尸不知所在生雖逃於漏網死猶震其尸棺孰謂視天夢夢乎如李林甫偃月堂中謀殺無數正人秦檜格天閣下計戮無窮忠義然兩人一則奪爵削棺一則受太宗鐵杖亦何利哉今更錄一庶人而恥於排貶者蔡京用事元祐諸臣排陷殆盡京猶未慊意命等其罪狀首列司馬光目曰姦黨刻石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五

陵孤逼寡

孤兒寡婦最可憐憫天下貪鄙醜惡之人視爲奇貨而魚肉之或侵佔其財產或詭派其差徭使其流離顛沛無所控告此大丈夫之所不爲亦大姦大惡之所不屑爲者也鬼神於此必憤極不堪豈無報應吉水一豪家造樓占其

孤姪基地姪吞聲忍氣惟日夕告天忽大雷雨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又鞏固見其鄰周氏甚富適周夫婦相繼死止一老媪撫數歲孤孫以好語誘之曰汝年老挾此美產殊非善計盍售我俟汝孫長仍歸汝媼從之付價不能什一卽逐媪他徙據有良田美屋自是周之夫婦乍見乍隱或噫歎井厠間踰年寇犯鞏氏數十口皆殺死而周媪復歸舊業人所以陵孤逼寡者利其緘口結舌無處伸冤也豈知冥冥之中天已代其施爲矣鬼神其嚴乎

棄法受賂

自此至見殺加怒俱就問刑上說雖吏書幕佐亦在其中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美

非專指刑官也刑罰律令國法也引律斷獄奉法也乃舞文弄弊功令不遵如棄法何蓋欲心一起惟利是圖苞苴暮入成案朝更豈知一法一律鬼神得主棄法受賂天網難逃昔傅山雲爲新淦令有鄧梓材者與里人訟納賄於山雲文致里人罪死未幾山雲發狂命吏抄寫梓材獄案及賄賂之數焚於爐作辨對狀以至於死此受賂而放人罪者也荊州魏節推過某鎮鎮人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日魏銓部過此毋忽明日正遇魏公厚與結納而去數日復夢神告曰前魏姓官受四百金出殺人罪上帝已削其秩矣訪之果確後止陞戶部主事而卒此受賂而放出人罪者也至於居間囑託其罪尤重無錫有尤生者爲諸生

有名太守延之郡齋有盜爲人所許介尤之外兄戈姓者請尤生爲解生許之言於太守守信之反坐許者以死一日尤生之宜興試忽見其人從前來舉手而過後至金陵入貢院號舍有人警而起之又其人也乃大恐稱疾出歸而竟病生素謹事關帝病中恍見帝入其室生求救帝曰此冤對吾不能解以汝事我謹故一視耳生叩首曰此戈生誤我曰戈生一細民耳能動太守者誰乎又何言哉遂去生亦竟死又吳中一名士順治初入單公司理署有大盜當辟者行金求免而金乃爲家人所匿不卽達盜遂論死後復爲浙中監司所聘一日臨池盟手有呼之者諦聽之則曰吾故盜某也前行金求庇而不相恤今踵至更無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言矣與辨析甚力終不怨歸遂死今山人遊客到處抽豐不論事之是非以潤囊爲主豈無枉濫一朝冤對來時挺身直到閻羅不知此時亦有悔恨無也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死子奪係我一言直者法不可加曲者法不可宥今乃曲直倒置非因受賂卽是徇情否則率意而莽耳豈宜居於民上須是鑑空持平虛心折獄有罪無罪昭然自服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三年之旱六月之霜一人之冤感動天地可不懼乎同州有富民失女奴其父母訴於州謂富民父子共殺州委官鍛鍊成獄推官錢若水獨疑不卽決曰父子皆坐重辟可不熟察乎一

日潛訪女奴得之詣州告曰今可明其冤矣遂釋富民此不肯以直爲曲者也宋陳洎爲開封府推官太后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使數輩諭旨吏懼欲以病死聞洎正色曰彼實冤死奈何驗不以實竟以實奏此不肯以曲爲直者也如此庶可執筆斷獄否則非鹵莽卽貽成矣陰譴安逃

入輕爲重

以上三句言貪此二句言酷廷尉平刑者也平者如秤之衡物不輕不重適得其宜之謂然古人云甯失出入毋失入故律亦有減等之條所以重民命也乃入輕罪爲重罪豈聖人恤刑之意哉蓋入輕爲重除受賄枉法者不待言矣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常有事涉兩歧情界可否承問官束於功令驚心駭察遂致承奉之事仍嚴無寬以自見其無私爲保全功名而已殊不知書云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感應篇中獨言入輕爲重不言出重爲輕意可知矣嗚呼絞之與斬一爲全屍一爲身首異處流之與絞一筆僉判生死頓別權衡引律之際可不慎歟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令余紹卿罪不當死而歐陽輒坐以死自此行任坐卧嘗見紹卿乃設三日醮以解其事初夜復見紹卿明且再投心詞忽被數鬼捧之而卒有龔僉事者先爲江西郡丞聞遷蜀臬使驚愕失措若與人撐拒者既至任忽狂叫曰二大人寬我因作二人語曰某爲某郡守某爲郡推官郡有四囚爲龔某故

入死律某等失於閱實四囚訴於帝我等攝繫經年矣渠實巨魁能脫漏乎言已噴血數升而絕昔楊旬爲夔州推司子中天下都魁謂人曰我家無資產惟留下三個慳囊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折二錢第三囊有萬個小錢每決囚或從死罪改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或從流罪減爲杖罪即投一折二錢或從杖罪改放即投一小錢今日旬男幸奪天下都魁皆平日善行所致也可見入重者則死鬼爲冤對釋輕者則生男爲都魁人宜何從請更述一初訟而即解重以爲輕轉輕爲無訟者進觀之葉南巖爲刺史有羣閹者訴於前一流血被面腦幾裂公令入內擣刀瘡藥敷之諭幕官曰善視之其家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上

人不令前乃畧加審覈收仇家於獄而釋其餘友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死必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連累干證甯止一人破家使其人愈特一鬪毆罪耳凡人情欲訟勝雖骨肉亦甘心其死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幾人愈而訟息保全數十人焉凡爲人牧者宜書之座右置心於此則解網之人絃歌之治復見於今日矣

見殺加怒

人罪固其自取然至於殺誠亦可憐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成湯下車泣囚仁人君子固宜如此若見殺加怒則自己全無惻隱之心殊背上帝好生之德其得謂

之人乎宋興國軍司理院囚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怒解我肢體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越二日鎮妻生二子兩腕之下如截子羔爲衛士師則人足後衛亂子羔出走則者守門屢引之逃匿羔謂則者曰我向則汝足今汝反脫我何也則者曰則足固我之罪向者見我論刑時有愀然不忍之色此吾所以感君也見殺加怒死者能無憾乎自以惡爲能至向背乖宜似專指士人而言虐下取功至此皆言居官之惡

知過不改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苦於不自知耳故君子不以無過強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卷上

人而以改過望人若能悔悟遷善則德業日新倘或蔽誤飾非則流惡日甚矣元稚宗喜漁獵後忽死復活曰初有眾卒擁去共取稚宗齎割如庖法痛不能言又復本形一僧曰莫要活否活去宜戒殺稚宗因問世之漁獵者多矣何獨見攝僧曰他人知過莫若汝執迷故也廬州徐淹嘗販牛數十渡江風波忽作羣牛戰慄徐禱天免覆誓不再販卽在本地賤賣與人耕田呼拜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候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賣與官屠可得重利方將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葛守禮爲陝西布政當大計日有小吏填老疾當罷公請留之吏部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此邊吏去省遠徒取

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填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向書驚服曰誰肯於吏部堂上自陳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後官至司寇河南史筆公諱載丙戌進士順治間爲嘉興郡守公明廉威類多德政一郡稱爲史青天按君元曠王公巡方至郡揖之曰不愧青天有甲乙二人以賴婚事訟於公甲有子與乙結姻甲死而子子立操一小舟度活乙與媒商另嫁其女於農家子不甘故訟拘訊時子言過其實公聽其詞虛誕斷以誣詐竟責之心猶疑未判獄語至次日早衙乙者持香來謝公曰我心正疑令差役帶齊人犯即刻覆審原媒乙者俱夾起實供因此子貧而另配所聘銀錫綵絹禮金尙在公語其子曰本府一時執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見錯責汝矣稱誤者再問欲歸此女否子云不願矣公卽斷還聘物坐乙賴婚之律公於衙內取銀四兩付子爲誤責調理之資子與乙皆稱神明後公在閩中一日見嘉興吏役輿從來迎公上任端坐而逝是夕郡廟道士亦夢公爲本府城隍公弟與令副扶柩過禾三廟拜祭禾民無不感哭者可知能改則爲葛公史公不能改則爲稚宗徐淹爲官爲神入鬼入溺在一念間可不慎哉袁了凡曰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三者日日有之人人有之一日不知非則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謝賀與賓客談人短長其母聞之怒甚答賀一百或勸解母曰昔孔子愛其女必取三復白圭之士今我獨有一子

太上感應篇注

乃妄議人短長豈保家之道乎因涕泣不食賀懼痛自改悔後聯中甲第此能改口過者也寇萊公享用甚奢及拜樞密賞資尤厚賓客莫不稱歎獨一老嫗潛然墮淚公驚問故則曰先太夫人捐館時欲求一縑作衾亦不可得安知相公今日富貴耶公撫心大慟卽折節從儉此能改身過者也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頭容稍偏先生厲聲曰頭容要直公卽悟曰頭容要直心其可不直耶自此未嘗少曲其心見人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此能改心過者也人如是聞一件改一件不數改已至聖賢地位知善不爲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此爲善一念遂有靈蠢之分耳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三

乃蠢然之物不知善而不能爲人爲萬物之靈見聞知識功名事業無不用心苟庸庸碌碌畢世無一善狀反不若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爲世界之蟪蠹而況機械叢生倫紀傷敗則又禽獸之所不爲矣古人云從善如登又曰勇於爲善登與勇皆努力上前之謂若知而不爲爲而不力不惟負却善且負却良知矣何可哉劉徹屢舉不第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並無虧德神曰汝第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將獲善報矣徹覺訪軾軾曰今年達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爲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

以束修與之後軾三子皆顯貴唐有蘇姓男子性頑惡見古來嘉言善行必指爲飾說見人勤修善事必斥爲鄉愿年三十困苦後身漸縮小至變爲犬與犬同眠食經歲乃死可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道昭昭世之人講及獲福無不忻慕至於爲善則謝不能卽爲之亦惟作佛事希冥福一或所求不遂便生怨悔之心而於真正善事毫不自省誠可哀也

自罪引他

自罪引他者謂自己有罪既不能脫免而又扳扯無辜株連平民也譬如罪犯既有贓物難免於罪復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或平日冤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全

堂之上信口妄招借端索詐以犯罪爲射利計不知孽由自作罪當自抵妄相扳引是孽中造孽矣縱逃王章安免天罰哉昔周必大任臨安府和劑局局官失火延燒民房局官罪應死必大問吏曰設火自我起當何罪曰但免官耳必大遂自任罪局官得免死後必大爲賢相此他罪自引而得美報者也反是其遭譴可知矣抗尤某鄰有竊賊知尤爲里中土棍每有所得輒分以獻尤冀其庇己也事敗追比贓物賊供竊尤所尤有親素饒富尤卽借貸不允之憾扳爲同窩某不能明拉至城隍廟立誓纔出廟門尤忽自掌其頰曰何得冤平人爲盜連掌不已未及抵家舌已嚼碎而死夫竊賊不至於死而扳引他人神人之所痛

恨有不置於死而不快者然則自罪引他不能免其罪適所以增其罪也人亦何樂而爲是哉

壅塞方術

方術如醫卜星相之類與士農工商皆有濟於世故聖王不禁而一長一技藉以自餬其口且仰事俯畜莫不取給於此苟阻之使不得行過之使不得售是絕彼衣食之路矣甯不爲天人所共憤乎柴信民嘗言其親家患疾延醫看治親家之表弟某素與此醫有隙極毀之遂不服其藥未幾親家死其表弟白晝見親家責之曰某醫醫我病已漸瘳因汝阻遏乃至不治是我之死皆汝所致也舉家惶駭哀禱雖免於死而已成狂疾不治矣林某客遊京華寓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全

某店有僧化齋自云精風鑑店主欲使一相如驗將有厚贈林在旁阻之僧快快去後林過荒郊適遇僧僧曰與汝素無仇前何相厄舉禪杖欲殺之林急逃僧追之幸客伴至始免然魂魄俱喪一病幾死此皆壅塞之報也若夫庸醫盡巫燒丹採戰諸術能令人喪身亡家者自當禁止不在此例

訕謗聖賢

聖賢者孔孟諸儒以及諸佛神仙皆道同天地法備古今後人一言一行不能出其範圍乃有一種愚痴之人妄肆譏訕又有一種稍識幾字執其所見謗所不見其罪更甚譬之浮雲蔽日何損青天徒見其不知量也永樂間饒州

朱生獻書斥濂洛關閩之學上怒押還令司道郡縣及鄉之士人共攻其罪杖於廣處悉焚所著毋俾遺種總之非聖無法顯赫王章莫可逃矣宋南昌孔廟圯知縣更作新廟往移聖像數人舉之不動一士戲曰是之謂重泥夜即夢朱衣人追去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更不識一字深陽進士湯公聘鄉試時病至冥司大士以功名祿籍皆孔聖主之令其先謁孔聖始得生還則謂其無靈而弁髦置之者非也藝苑卮言云蔡邕州詠四皓詩曰如何髮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薛徐州詠孔明詩曰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二子功名不終亦畧相等當是訛謗之報一僧素耽詩後深自悔恨發願受持法華經偶誦至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侵陵道德

道德之人言爲法則行爲楷模爲人所宗仰者也况道隆德盛鬼神亦所欽服而敢肆其侵陵乎如流言之謗匡人之固然彈琴而圍解發書而疑釋如仰而唾天自汚其面耳或云道德即聖賢之訓誠載在經典垂諸萬世者也侵陵者如祖龍之焚書坑儒類其說亦是蔡羽居洞庭西山縛藁爲兩大儒令腰膝皆可曲折每讀傳註遇不合意便

太上感應篇注

大詬曰某人謬甚叱童子牽來跪而責之先賢語言卽有未當而玩侮若此地獄不爲若輩設耶漢張良爲黃石公跪而進履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古人之於道德尊敬如此今人非以爲平平無奇卽以爲迂闊板腐而慢忽無所不至矣其罪可勝言哉順治癸巳新城有塾師王姓者夢追至冥繫於階下王者以其齋中書帙散亂不敬聖賢諸籍詰責甚峻良久方釋且曰返當爲我申讐於世至於字紙尤當敬惜嘉定許自俊曰我前生乃天戒寺拾字紙僧癸酉場中夢現僧相號房前置一筐籃一竹夾前日拾字具宛在七十餘仍中庚戌榜第六可見敬字之報不在後世只在當人感而遂應者也又高天佑問功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射飛逐走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皆荷上帝好生之德飛者禽而走者獸各全其生而己有嗜味貪利之徒射之逐之實傷天地之和卽有國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過借此以講武治兵耳或謂伏羲制網罟以取禽獸不知聖王之心恐其傷人傷稼設爲罟網以禦之使鳥獸知所畏避是教民遠

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若爲此一杯羹而多方以獲取殺業相償究報無已何日得了結耶羽林軍衛士韓金負氣力射彈飛鳥晏天坐於廟門限上忽耳癢取箭簇刮之風鼓門轉洞貫兩耳而死德興程氏世業弋獵家頗豐上元節入市買鬼臉六枚歸與六孫諸孫取而戴之歡喜跳舞家有獵犬十餘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順治中太倉一富人特嗜鷹犬所殺禽獸以萬計年六十餘病心死里有高姓者亦死既而甦云被二青衣牽去至一所如王者檢籍云汝固不當死今至此有里中故人在不欲一視乎則有鐵牀而偃卧者卽富人也下以猛火炊之而旁卒以利戈貫其身禽獸萬數叢食其五臟各作人言呼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冤叫恨高謂卒曰此故禽獸耳而何能言曰人自見爲禽獸彼則仍爲人何殊焉看畢一推而頓醒鎮江錢參將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空中有一雁隨之悲號籠中雁伸頸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一彭姓善弩入山見隔谿一老猴方乳兒發弩射之中傷其臂猴度不能支遂抱其子飽食之乳復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于傍聲鳴嗚嗚然若教子取食狀大號而氣絕諸子環視亦嗚嗚而號跳不已康熙初年春鎮江總戎麾下張姓者在禾公幹有鳥鎗手日以擊鷹爲事取其翎可飾矢方擊下一鷹捧置船沿上仰鷹之體持斧斷其左翼則首左視斷其右翼則首右視次斷其尾則勒身俯首而視尾張喙啼啼作聲次復斷

其頭而死余親見之亦慘矣可見一切禽獸皆有人性皆有眷屬皆知痛苦但不能言耳射而逐之如人離家出遊路被殺害妻子盼望其慘何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飛者如是走者亦然先列諸人死報之慘所以警人再列禽獸死時之慘所以勸人若警之不醒勸之又不從直至眼光落地備受諸苦悔時遲矣

發蟄驚棲

蟲之伏蟄猶人之隱處鳥之棲宿猶人之寢息皆知時者也發之必傷其生驚之必失其所仁者豈爲之哉故聖人弋不射宿曹彬冬月不修牆屋聖賢之心自相符合金秀才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日金忽生癰

太上感應篇卷上

八

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悔過戒殺久之方愈王遵忿鵲喧噪俟夜深以竹竿戳火爆驚之後得悸疾而死凡爲此者豈無報乎

填穴覆巢

物之有巢穴如人之有宮室也人之居處或爲水火風雨所壞未有不呼天愴地而愁苦者也以己度之物之所寄以羣聚而生育者其不願填覆者明矣况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天地中之含靈者乎朱朱照最惡蜂穴每見梁柱間蜂從竅入卽塞之後舉二子穀道皆不通以秤尾燒紅鑽之皆死蘇州薛氏小兒屢覆巢取雛一日上樹有大蛇在巢中竟入口內兒遂死蓋填穴覆巢是奪其依止絕其

種類與屠城焚屋何異慘橫之惡罪報決無輕釋也

傷胎破卵

傷胎者謂傷懷孕之物一命而致數命忍心極矣破卵則婦人幼穉皆習爲固然豈以惡小而爲之者哉試以一二事觀之有郡守殺一羊悲鳴不肯行白龜年曰羊言腹有羔俟產訖甘就死留驗之果然學士周豫嘗煮鱸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湯者剖之乃知腹中有子故也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尙可活宜和問楊序大書此語於通衢由是殺魚者多投子於江中夜夢神告曰子本當死今活億萬命壽可延矣梁世有婦人作巧妝者破雞卵白以沐髮云使光潤破卵無數後病間髮中有數千雞雛聲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免

觀於魚子放之而得延年雞雛破之而必索命誰謂此卵也胎也無眼耳鼻舌身意而可恣其戕害也凡祈嗣延年者尤當以戒殺放生爲急務自射飛逐走至此四句言戕害生靈之惡

願人有失

世人千般病痛總起於妒如人與我本無嫌也而聞其有失則開口笑矣又如其人本無失也而私期之曰倘其人以某事失則樂矣此種病痛時時在人心口不知何故輾轉思之人或未必失而已之良心先失矣阿彌陀佛之發願也曰我作佛時我刹中人皆心相愛敬無相憎嫉又曰常施諸財寶利樂於貧苦盡令諸眾生長夜無憂惱此所

太上感應篇注

以爲我佛如來也普賢菩薩之發願也曰願令眾生常得安樂無諸痛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成就於諸痛苦爲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爲作光明於貧苦者令得伏藏此所以爲菩薩行願也關帝之發願則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康節先生之發願則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此所以爲真人度世也觀於此等發願或生天或證果其願人有失者人地獄真如箭射矣宋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贈遺英恐船漏盡以士衡之物籍船底而以己物置其上及開船

太上感應篇卷上 註

午

遇風舟人急請減載乃盡以船面者拋海士衡物在船底獨無失此所謂願人有失者果何益耶又宋劉生與徐生同入棘間劉見徐卷勝已佯於人叢中一擠墮其卷於地徐涕泣尋覓有一吏出卷還之曰適拾得耳是成徐登科劉終身不第則所謂願人有失者又何益耶人所妒無如名利故其結願最毒而天報之亦最巧余獨舉此二事以喚醒世人

毀人成功

願人有失者惟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惟恐我之不如人但知有我而已不知人之功業費幾多歲月幾許心思竭力圖成者一旦毀之大則貽誤國家小則敗人事業此

等人最干天怒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班師以遂和議公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爲檜所害檜終絕嗣後遭陰孽此已成之功業不可毀也金陵桃葉渡頭於順治間築一橋名曰利涉工費鉅萬上元諸生惑於形家謂連成無一捷者皆以是故羣噪而毀之爲首者蔡生壬子入棘七篇滿志乃收卷官見其卷皆血書大駭貼出而是科上元亦仍無一人中者此已成之橋梁不可毀也至於義出世業之類毀之者皆不肖子生時已不免於饑寒死後爲祖父之誅戮更無疑矣

危人自安

太上感應篇卷上

生

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之不及因計己之安危也人卽自處安而不顧人之危已屬偏私之念况欲自安而反置人於危地平蓋其中心奸險立腳不穩彌縫偶疏覆敗隨至矣李緒知永安軍時大盜方起李恐及禍乃薦范錡代己於是范知永安李遂解任未幾盜破永安范舉家遇害李改任杭州路逢劫賊亦舉家被害金陵有數十人渡江中途風濤洶湧聞空中呼黑額者舟中果有一黑額人自思神既指我何爲累眾遂跳入水舟卽覆黑額者得漂水至崖不死人間以爲異而問其素行曰平生無善可紀每思人只一貪字纔起念便以怨字壓之不敢作便宜事耳是知危人者終以自危救人者反以自救算計何益有人詠

蜘蛛云乘空結網走盤旋滿貯經綸腹果然機械巧施能害物不知身是一絲懸可爲危人者作座右銘也

滅人自益

此巧於侵利者所謂只顧己富不顧他貧則凡明瞞暗騙欺心昧理之事無不爲矣易以謙受益若滅人以自益恐終不爲爾益也陳所有幼弟慮其長而均分田產先以田輕典於厚友毛烈弟長止以現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當田烈知其故竟不與券錢亦不吐所償甚訴之東獄祠祈與烈皆死對審時烈維持券爲證神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以烈赴獄祈以兄尅弟亦滅祿算釋回甦而述之如此夫所欲滅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滅祈自益而受神誅

太上感應篇卷上

生

暗中銷算絲毫不爽可懼哉

以惡易好

物之好惡人之愛憎寄焉故人恆以好者自取而以惡者與人今乃以醜惡之物而易人美好之物是必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念良心何在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死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順治時江西吳湛七以買布爲業必有樣布以悅買者之目後復更其劣者其替換之術百變一商知其故得樣布踞坐其上湛七急從間道出具衣冠入門長揖商不覺起答已使人換其後矣商挾布歸乃劣者爲友所

笑竟縊死未幾湛七病大叫曰縛我在火牀上矣視其背赤痕如烙又大叫曰天乎奈何秤我而鈎我脊也脊頰起寸許若著鈎者漸呼渴其子以湯進不受曰陰溝水絕佳或戲取進之狂噉而盡如是數日而死時謂之活地獄明時孫蚤川之和偶賣物得偽銀念此既不可用又不可誤人乃走入湖中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孫即蚤川爲尙書東坡之一笑非笑章特也笑世非一章特也況有湛七之活地獄卽有孫某之貴子孫人宜知所擇矣

以私廢公

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人臣之分也豈可徇一己之便誤天下之事徇一己之愛憎誤天下之是非以私廢公敗亂國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政沮抑人才其罪可勝誅哉趙王以藺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上頗曰我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位加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我廷叱之豈畏廉將軍哉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我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祖謝罪王安石欲中傷范鎮知趙抃與之不合一日因上問鎮安石對曰問趙抃可知其爲人上果問抃抃曰忠臣也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曰抃何敢以私廢公安石大慚論天下事者必當以此爲法又世間以私廢公之事最多而獨科場爲甚以焚賄

之故致令懷才者老死孤寒者困頓此其人之作弊最好最狠此其人之造業無量無邊昔歸安仰思忠爲某官尋一葬地夜夢一老者曰此地慎勿與之彼爲考官爾三舉人若葬此必非天意思忠辭之後三年某官以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葬旣不成家業亦敗誰謂無天道乎

竊人之能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竊人有才能而我用之仍當歸美於人何可據爲己有若居之不疑自欺欺人莫此爲甚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應制詩爲改一字勰謝曰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帝曰雖瑀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高齡晚年病魔所祐於眞君眞君判曰齡嘗竊古銘記以爲己文水官譴其竊能沽譽特列爲巧詐之首其不免矣夫魏主遜美紀爲嘉言高齡竊文尙遭鬼責而況朝廷之上大功大能欲一概掩爲己有如此欺心安得無敗

蔽人之善

人有所長皆謂之善蔽之則其善不得彰矣究竟珠藏川潤玉蘊山輝忌刻者祇自壞其心術耳若在位之人不能提攜寒士薦拔賢才使其埋沒青雲老死牖下其秉政爲何如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可不戒乎許眞君修一道觀取古碑刻之以勒新記一日忽有符使冉冉而下曰當時作碑文人固在訴君奪彼之名將圖執對奈何許於是尋訪舊文另爲立石又萬厯年一生修江陰縣志

偶見二節婦無實跡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人泣訴云某等半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等不訪氏行表章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既輕節義當削其祿二婦泣拜而去生聞之斥爲妄明年考果奪廩憤鬱而死可見人之好名死鬼更甚於生人而婦人尤甚於男子卽一文字間而死後孤魂念念不忘如此人當生前而取其奇功異能概置抹殺可乎

形人之醜

形者曲爲描寫之意醜是醜行不可使聞於人者或偶誤或不得已雖不幸有此而廉恥未嘗滅也若見於齒頰彼已無所施其面目矣况曲爲形容巧於描寫揚其事歷歷

太上感應篇卷上

金

若指顧間情傳於筆神傳於詞醜態畢露資人嘲笑使彼終身不得爲人者乎卽使確見實聞猶當深加掩覆而况事未必真一經敗露則聞者據爲口碑假者誤爲眞本矣負此烏冤深於刻骨冥之中恐難漏脫段姓過黃坑拾燭燐一片隱隱有迷奴二字蓋踈蹤入骨也夜夢一人以手障面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見段覺卽瘞之死鬼猶知藏醜何況生人章齊一戲成一詩人醜畢露晚以病咽舌而死今人好談人閒盡好取人醜事編爲歌曲以當座尾風流末後須防此一著一說形者以此比彼之謂人之有醜以我之美者相形則人之醜益著而我之美益彰凡此皆有害人之心焉并附錄之

許人之私

許者首告之謂私乃陰暗之事最怕人知然亦未嘗不自怨自悔而我必攻發之使人無所容隱損人聲譽敗人名節破人功名害人性命奸險如此最傷陰德故陳子云生人之惡不可言也死者之惡不忍言也更有至親莫逆情氣相投肺腑隱微之語一旦傾肝吐膽乃小人挾爲異日告許張本往往有之如宋周師厚與張商英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託商英賣之商英卽以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發周師厚者亦繳奏其簡奪商英官眞所謂一報還他一報也劉洽之祖曾擔糞自給洽後貴欲買東鄰地以蓋宅其主難之問於劉孝綽綽曰但多置糞於旁以苦之彼遂遷矣洽怒後因事害綽此以言刺而還之以刃刺者也蘇頌在臨安有人以私事囑公公不聽其人後當言路極口詆公或勸公上其請託書札公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此又人惡不與爲惡者也許人者當念張劉受人許者當念蘇頌

太上感應篇卷上

金

耗人貨財

耗是消耗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是一網打盡耗人貨財是逐漸侵削其術不一或好詩酒或好結交或好嫖賭或好爭訟卽因其所好而耗之甚而好古玩好燒煉隨事哄誘使其貨財日消月爍如病瘵之人進以伐性之斧漸漸形銷骨立而其人死矣有徐池者嘗欲圖徐八之房因

誘其子徐臣嫖賭累債數多遂賣此房與池後二子五孫皆疾疇於城隍廟有乞兒迎問曰公非徐池乎我昨宿廟中有告汝耗其貨財吞謀產業者池驚返遂卒二子五孫相繼卒又鄧榮見有宦家子不肖騙其產殆盡丐而死後榮商於江遇寇儼如宦子掠其財辱其息女而去榮困死子亦爲丐大家門客多有此種伎倆主人不察落其套中雖客之罪而亦主人皆愚之過也大抵耗人成富異日人亦耗之天道好還勿圖眼前快活更有唆撥他人使其展轉以事攀誣耗其錢財於己無分毫之益而但從旁拍手以爲得意此等心術不入地獄必無是理矣

離人骨肉

太上感應篇卷上

七

骨與肉原不可分離也離之必致性命之憂故離人骨肉爲罪惡之極者離有二義有以勢力而離之者如負債欠糧逼迫脅詐使其典妻賣子者是也有以譏巧而離之者如造爲語言使其分顏反目鬩牆爭鬪者此不離而亦離也造此惡業謂天無報必不其然宋安庭柏善於譏閒雖至親一爲所構立生悔吝李中甫兄弟同居無閒挑之以毀遂閱於牆蔡倫與張義中表相善亦以聽信庭柏不終厥好後庭柏兩頰生異瘡潰爛而死世之譏言離閒如庭柏者不少其報應又不知何如也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此修真要路也至於骨肉既離而仍合之者如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

太上感應篇注

分散後買一妾妾至背燈而哭詰之曰夫貧賣妾今思故夫不覺流涕耳公惻然不忍犯明日反贈百金還之夫婦泣拜而去一日其夫至揚州見一童貌甚清買之曰吾欲覓一閨女獻袁公今先以此進既至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相抱大哭已而大笑豈非全人骨肉之報乎又浙士某訓蒙洞庭蒙徒晚至容色慘然問之曰吾父從軍不返祖父母以年荒逼嫁吾母不從今夜來娶即欲自縊師惻然以所積修金五兩潛見其姑云吾從客歸令即以銀寄不及作束云不久即歸其姑驚喜報媳翁聞即還聘越半年夫歸婦言若非汝寄銀吾命喪矣夫言並無此事互相疑訝師歸試閱場以童生聯捷過吳復訪東家老嫗見之

太上感應篇卷上

笑

日前寄銀卽此人也村人環問始述其故合家歡呼拜德復請僧作道場以祝其壽僧夢伽藍神曰某公登第全憑陰德今因虔祝又益壽二紀矣噫全人骨肉者如此則離人骨肉者何如榮祿開新倉鎮有陳鳳池者一人袖離書稿一紙跪其膝寫而去未幾陳病死見一卒攝至冥司匍匐階下主者曰汝於某日爲某寫離書一紙拆人夫婦坐不知情滅壽一紀呼卒刺其目斷其指陳大痛而甦及病起兩目皆盲右手大指已曲不能伸矣無心一寫如此而主謀助力者又何如近日更有走險貪利之徒窩頓人家掠販子女媒婆中保打成一片男則誘以繼戶承嗣女則哄以偏房作媳乘人之急啗以重利忍心父母墮其局中

兩行珠泪子東母西一葉扁舟天南地北或遠售於柳營
魂飄沙草或轉鬻爲錢村浪逐煙花傷心慘目有如是耶
此離人骨肉之尤惡者是仰望於當道力爲嚴禁革此頑
風其爲德豈淺鮮哉

侵人所愛

侵者用計力以取之也世間萬物各有其主人之所愛卽
心思注嚮日夕留戀而我侵之其去劫奪幾希矣況人心
相似我有愛必不能與人人有愛亦豈肯與我徒使心機
耳有貧者田與富人鄰富人本無意圖之也門下客互相
煽誘竟得之矣貧者快甚謂吾所恃爲命者而奪之去乎
積想願爲毒蛇以報一日富人遇諸途曰汝何一病至此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先

曰吾爲公強售吾田吾飲恨故願至此無他富人大驚悟
爲客所煽卽曰吾當還汝歸治具呼貧者至貧者出原金
於袖中蓋負恨猶封識也於是貧者喜甚大嚼忽霍然一
吐有物蜿蜒數尺鱗甲盡具而目猶瞑使更遲則目開而
貧者卒蛇成而富人噬矣可曰吾強有力吾侵之而彼必
不能爲妖孽以報乎又林達者見里人墳甚佳乃造僞券
稱其父先以售我里人爭之不得飲恨而已達夢其父曰
福田在心不在墳墓安有僞券欺人奪其地而享福者乎
今絕嗣矣達與子果卒

助人爲非

人之爲非有人阻之正言規諫則意興消沮若有人助之

同惡相濟則意興勃發好事助之善功歸彼惡事助之惡
業亦歸彼律有造意主使爲首爲從之條況冥冥之中纖
毫不漏者乎丹陽令楊開性暴虐客楊詢每事讚歎嘗於
盛暑中杖四十餘人兩人已斃詢猶從傍稱快後夢金紫
人責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罪當坐汝果中惡疾而死
大抵助人爲非之念起於財勢二字或因其富有而助之
以邀其餘潤或因其炎赫而助之以借其餘光殊不知金
穴易空冰山頓泄一朝事敗每至噬臍遲矣

逞志作威

逞者必欲使盡之意凡人慈祥愷悌足以服眾況權勢所
在卽平易近人人猶畏之若故作威勢人何以堪而造物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一百

亦必訶之北齊張思和論斷獄囚必捶楚備極囚人見之
奪魄後左遷縣令坐事亦被撻出爾反爾眞當愧死又有
不肯作威者倪尙書南京人卽掌南京兵部出入民或走
避輒使人諭止之曰與爾曹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
乃煩爾曹起耶嗟乎爲貴人者當如是矣

辱人求勝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以理折之人必中心悅服奈何辱之
乎況辱之以求勝必加之以不堪惡聲出而使其不返老
拳下而使其不回辱人至此於心安乎人亦有乘便而報
者矣卽不能報天亦爲之吐氣以報昔張繼出督湘東鳳
賓餞之吳規與宴續舉酒屬之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

此寔規忿甚卽歸其子聞之氣結而死規與妻不勝忿痛亦相繼死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眞所謂一言而干天地之和者也後果服法有大將嫁女於趙悰悰久不第婦黨輕之一日軍中高會女不得不往然以壻貧困衣敝陋不比數於眾眾取錦帷以隔絕之忽鈔榜來趙已及第大將馳呼曰趙郎及第矣眾卽撤去帷帳引女並坐且贈遺甚多此所謂人不能報而天爲吐氣以報之者也如胥賈辱范睢少年辱韓信轉瞬之間身躋卿相而庸人且奔走俯伏悔罪之無及矣然在受辱者亦有一說昔林退齋先生官至八座臨終謂子孫曰我死無他言只要汝等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壞了多少

太上感應篇卷下

軍

事凡辱人者當以前事爲戒受辱者又當以先生爲法

敗人苗稼

民以食爲天故先王以勸農爲急務況耕耘勞苦得此苗稼免入口之饑寒補百千之瘡孔若一旦敗之或阻其水利或潰其隄防或縱牲畜之踐食使不得收穫傷天地之生成絕全家之衣食糧儲債負盡屬子虛此不仁之甚者也必有報應泰州孫某方與兄對食忽雷震死背有朱篆一行止辨天刑二字其人別無惡但每日五更騎牛食人青苗耳長洲仇便與周某隙夜率其徒將周田禾悉拔其根明晨周往視之枯矣路逢一叟曰昨宿龍王廟見絳袍金幘者來過言此地仇便拔周某田禾奉旨付雷部施行

太上感應篇注

廟神迎送不息周聞大驚未幾仇果震死又崑山兩富相警甲田已下種矣乙以稗數斗密令其僕周某夜散彼田僕佯諾而潛蒸其稗乙伺之果散訖矣後稗以蒸熟不生深訝計不遂其僕有子中式主人忽發狂神附之曰若僕以某年某月夜事天錫貴子主以某年某月夜事天罰絕嗣全家不知所由惟主僕各點首而已此皆田野小民之事如奪其民時不得耕耨軍行不整縱馬食踏皆敗人苗稼也爲民牧而司軍旅者當慎之

破人婚姻

婚姻乃人道之始關係最大況配合有命其宜合也卽破而亦合其不宜合也卽不破而亦不合但小人善妒或見

太上感應篇卷上

軍

女家殷厚有勢微言冷點而其事破矣究竟破之者亦命也而小人徒爲造化使耳順治時浙中有人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一孝廉代爲畫策以飛語閒其夫卽與作離書甫脫稿適賣筆者至因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闈搜者得紙遂枷責革去舉人豈非奪人妻者卽自奪其科第乎乃又有自破婚姻者南昌李喬在湖廣聘段某女喬當應試欲娶女偕歸段之婦忽中變謂喬固竇人奈何捨愛女適他省遂以贖女易之喬歸卽鄉會聯捷擢守成都過楚饋遺段父母甚厚而段之眞女實適蕭氏子甚貧習爲賤工私羨其贖者擁高華鬱鬱病死此時段之父母雖聚十六州鐵鑄不成一錯也噫嘻晚矣此破之

於將成者也又真有已成而破之者楊紘怒其壻姚拱不學遁歸拱求與妻一別不許女以怨死及壻來奠門鎖自掣兩扉豁然而開後其父敗女棺就窆棺下陰風直射其父遂殂嗚呼好合有年矣而強隔之使脚恨黃泉欲不訴天得平爲父母者亦獨何利焉或問人託我咨訪可專意和合誤人終身否曰容貌之嫌宜爲包涵如其人眞不肖及家世不宜姻者勸之斟酌可也然此亦爲未成者言也若已成之後輕加貶論妄指瑕疵使人進退不能致生嫌隙實損陰德尤宜省戒自願人有失至此皆言損人利己之惡

太上感應篇卷上終

太上感應篇卷上註

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苟富而驕

非義得財謂之苟富不因貪刻成家即由橫財暴發雖兢兢自抑猶懼人非鬼責乃傲然恃之肆為驕侈禍無不旋踵而至者昔宋南金出繼為嗣恃財趨勢交結官吏驕侈橫暴靡所不為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骨痛如柴一日自將房門堅閉遂變為驢妻子擊門而入一足尙未變完梅溪一富翁最貪鄙陳棟塘曰此人當有奇禍既財積不散又驕色盡露欲無殃得乎未幾果為賊所殺嗚呼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聖訓其敢背諸

苟免無恥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苟免者倖免於禍也名義所在惟賴有恥與其倖免而生孰若不得免而死乃小人於未免之時搖尾乞憐極其卑鄙其既免也遂揚揚得意反詆名義為無當而驕語於是尙謂之有恥者乎崔浩撰國史高允副之魏主惡其不諱欲誅二人允曾授太子經太子言於帝曰制由崔浩請赦允帝召允曰信如東宮言乎允曰臣罪當誅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帝嘉其直遂赦之太子讓允允曰臣與浩同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違心苟免非臣所願夫為臣不欺君忠也臨死不易辭信也終為君主所鑒真君子樂得為君子也永樂初出建文時封事千餘中多干犯者上從容謂諸臣曰爾等宜皆有之李貫曰臣實無有上曰爾以是

太上感應篇注

為美耶當國家危急時獨無一言可乎上由是薄之後竟坐累死嗚呼彼以為不負知遇矣而豈知蒙面喪心聖明洞照真小人枉是做小人也

認恩推過

認恩者有要譽之私推過者有潔身之術不知人本有善而我掩之人本無惡而我冤之利己害人天理滅絕小人伎倆往往如此太上特揭其心而誅之昔王曾為相朝臣有求陞遷必峻拒之已而擢用并不使知此不認恩者曹彬同王全斌伐蜀斌殺降三千上怒必欲鞠勘彬同具伏全斌得免此不推過者中峯禪師曰同功不難同過為難以潔己之故遂不顧人此天下之大惡鬼神所不祐也是以大人君子往往蒙垢忍辱不彰其名無心市恩而恩常歸無心避咎而咎常避身享厚福克昌厥後人宜知所從矣

嫁禍賣惡

嫁禍者如嫁女於人人亦樂娶賣惡者如賣物於人人亦願買此等機械比之自罪引他認恩推過者尤為陰險姚孜與王虎同盤大雲倉姚受賂虛擡欠數給虎書名報之虎不察也及事敗孜不欲獨受職名先以原賂金銀物伴寄虎隨令人搜驗得金銀物虎知為孜所賣氣結而死孜盡以所坐坐之得自脫自是常遇虎與相毆如狂遭道錄禳救忽趨跪真武案前自陳始末越宿而死夫禍由己致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而令彼受其殃惡本自爲而使人當其罪巧詐極矣究觀其後天下最奇最慘之禍多中於此輩而卒以惡名顯所謂天定必能勝人也

沽買虛譽

沽是賣弄買是要求有其實方有其譽謂之虛譽必是矯情失實婉轉弋名其沽也以爲非此譽不足以矜我能其買也以爲非此人不足以成我譽於是耗費金錢結交聲氣如此之行豈不可恥故君子貴藏蓄而不貴發洩若實不至而名至此天之所深惡者也文昌訓戒云假行竊名最櫻神怒如臯冒公名政爲南戶部郎見國子監前無井士民苦之爲鑿三井於成賢街祭酒劉宜欲紀碑堅謝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守武昌時造舟爲梁於金沙洲居民三四千家利賴之地方請勒石公曰吾分內耳何敢沽名又堅謝所謂力行善事莫問前程冒公有焉凡人有實善者當如千里埋土寶器精光直逼霄漢後雖欲遏抑不可得矣

包貯險心

包則人不可破貯則人不可窺言其固而且深也險心若露人即得而避之惟是語言面目渾是道德仁義一踏機竅禍即隨發所謂伏戈矛於談笑設機穽於謙恭墮其術者罔不被其害包貯之心雖山川不足比其險矣如李林甫之笑中刀李義甫之人猶此種人不可縷舉今取一以爲喻吳中有金姓女名歡喜奴夫死以告訐爲計每至津

渡求載既載便煦煦與船主親洽市酒共飲必使其醉而後已晨起琅然口誦一牒謂船主姦媚婦將詣御史臺訟之其人懼則席捲所有而歸如是二十年後墮河死今人握手相肺腑則煦煦親洽之情狀也忽轉面爲冤對則琅然誦牒之情狀也處處皆歡喜奴奈何惟有末後墮河一道風波險不道人心更險些然風波或有時而息若包貯險心則應事接物無不如此只恐一日風波十二時覆盡江心千百艘其險爲何如哉地獄中已虛席而待之矣挫人所長

太上感應篇卷下

四

不知人各有長當隨才器使以展其志若爲所挫則折其鋒芒阻其寸進必致窮途落魄老死無聞怨毒於人亦已甚矣獨不畏天報之不爽乎昔穆修題詩殿壁眞宗見之稱賞問是誰作左右以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曰此人行不逮文上遂不問輕輕一語把穆修一場知遇冷入冰坑何等惡薄所以死無葬地也

護己所短

此與知過不改有別知而不改因循怠惰特不改耳護則有多方掩飾之意他人則偏說不是自己則必謂無差認非爲是久假不歸始猶欺人終且自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矣徐存齋弱冠登第督學浙中一生用顏苦孔卓語公

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執卷請曰語出揚子法言公起而拱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承教多矣改置一等後官大學士此公能不諱短卒成大器人若護短不獨自己一身如官長偏護吏胥家主偏護奴僕父母偏護兒女雖彌天罪過總不肯虛心由是吏胥憑官長則造業一方奴僕恃家主則縱橫鄉里兒女靠父母則憑陵姻黨然其惡名總是一人受之可憐也

乘威迫脅

乘者乘借威者威勢迫是迫逼脅是挾制與逞志作威不同逞志作威取快一時乘威迫脅恣行逼勒爲惡更甚或迫其財物或迫其子女或迫其田產皆係豪強有力之人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彼人抵敵不過勉強承順然而銜恨切齒含冤必報其不從者則或投繯赴水造孽無窮豈知威勢亦一時易盡轉眼便是冰山倘生生世世劈面相逢如何躲避至於居官濫受囑託嚴刑迫招以奉貴要尤爲無謂推之於錢糧之徵比工役之刻期皆當使人樂從凡著一迫字者皆不可壞其心手也順治辛丑江甯董司李請凡仙問禍福既降書曰吾卽前任司李姓錢名肅凱以誅獄失輕絞死方月餘董駭問曰君事何枉答曰吾過去世常以私故逼一無罪婦人死今訟於帝故有是報以知逼人死者今生卽未報而來生必償之可遲一時之威而致之非命乎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多中貴爲梗一日餽公豚蹄乞

太上感應篇注

爲追貢公烹蹄邀貴飲并召貢者至前訶之貢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貢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復呼來曰亟賣妻與子持錢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貢者大泣中貴亦潸然淚下辭不願償立爲毀券嗟嗟世之乘威迫脅者特未念其妻賣子一段光景耳若念及此恐食不下咽矣此見梅公善發人側隱心者也大凡富貴人家取索債負或衙門中人承奉差使到處須存寬恤其在通都大邑之民見聞稍廣猶可支吾若遇窮鄉僻壤之夫見里長則面色青紅望公門則心膽驚戰若加陵逼立時家破豈不可哀也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六

縱暴殺傷

前云迫脅者未必欲其死或誤而至於死此云縱暴則悍然不顧而欲殺之矣司馬王簡易以暴怒置一奴於死後腹中有一塊上下築心死而復寤曰築心者小奴也妻曰小奴安敢曰世間有貴賤冥中只是一般言訖而絕此報之於生前者也葉給諫過某邑奴嘔邑丞慢己毆殺之後給諫家居丞忽自外入報夫人誕兒矣旣長獨好撻奴給諫遣奴至他所避之又數年見成進士而臂佩一鐵環不捨人諷之曰但覺其快耳後遇奴於途竟以環擊死蓋奴毆丞死者故是臂環也此報之於易世者也由是言之暴可輕縱人可輕殺乎又如師行失紀縱放軍士恣行屠掠

一二一三二九

以及斷獄無律濫設刑名引誅夷皆是縱暴至於物命亦有因一時之暴而殺之者不思軀殼雖異命無兩般人或有病雖多一日之生亦以爲幸我既畏死彼甯不畏我既貪生彼甯不貪奈何以爲物也無力敢抗而遂殺之自苟富而驕至此皆言欺天昧己之惡

無故剪裁
是戒人暴殄天物也天生布帛以蔽人體以禦人寒適用卽止今富家千箱萬篋豈知蠶婦織女一絲一縷無限辛勤至於羅綺工用尤大一帛之成所殺蠶命億萬苟一念及無不毛寒髮豎者况短褐不完羈衣百結者何限而乃爭奇鬪麗乎宋有一女名引鳳被攝至冥見一婦係於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下前列數堆碎帛問何罪吏曰此婦好服羅綺剪碎端正奉命一一補成乃得釋去朱元由家富妻妾皆衣異錦綉襪亦用綾羅不數年乞於市向人求尺布不可得觀此知剪裁必不可濫矣今更言其惜福裕後者唐太宗見公主衣貼繡鋪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明太祖見遺綺寸許在地召諸姬至諭以蠶事之艱徵稅之費收後不悛者斬嗚呼以帝王之尊而諄諄訓戒如此今人多收幾斛麥畧有幾貫錢便闔門羅綺遊行街市眞寒乞相也至有以乳哺之年卽衣帛者尤爲暴殄恆見履穿衣敝之子半屬當年統袴之兒折福損壽感應不爽不觀袁了凡夫人之說乎了凡初無子後生儼其母作冬

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綿貴絮賤吾欲以貴易賤多製絮衣以贈寒者公喜曰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壽而且貴此能省費以廣福者也近來世祿之家侈靡成習閭閻士庶僭越效尤朝廷之正賦不完且逐輕肥之習父母之養殮不繼先求錦綺之華凡人奢則必驕驕必游蕩非禮犯法之事皆由此起甚矣從儉去奢之教專在公卿大夫之家矣

非禮烹宰

是戒人越分踰制也祀神祭先養親體也禮之所在不得已而烹宰已是世套非聖賢菩薩之心矣况專圖口腹以殺物命乎經言五戒殺戒爲先又言十業殺業爲重楞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八

經云若一切肉悉捨不食是真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由是言之烹宰而食佛所深戒者也况非禮乎或曰此佛語也儒教必不然然禮有之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亦少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見聞而食者亦少矣豈聖人全不戒殺乎蓮池大師則勒爲七條一曰慶壽不宜殺生已身始誕之辰乃母身懸命之日正宜戒殺持齋使母增福何得頓忘母難殺害生靈二曰生子不宜殺生一切禽獸亦皆愛子慶吾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三曰祭先不宜殺生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益其業智者不爲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婚者生人之始生之始以行殺於禮爲逆又婚吉禮也吉日而用凶事更爲不祥五曰宴客不宜殺生賢主嘉賓疏食不妨清致筵上則笙歌厭飲盤中則宰割冤號能下咽乎六曰祈生不宜殺生祀神以求生也殺他命而延我命逆天莫甚神亦不享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佃獵漁捕皆爲衣食然吾觀不作此者亦衣亦食以殺昌裕百無一人觀此七條而天下無一可殺之事無一可殺之物矣如以爲迂而不信則請觀殺報一人好食雞每殺必先刎其足俟血憑盡乃烹以爲去腥氣後生鬚瘡中有雞足巾櫛一動卽流血以痛死一人好滋味取羊圍之以火俟其熟渴以辛醢和醴酒飲之命未絕而火逼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九

熟矣後生惡疾死時大類羊狀如此類罄竹不能盡述當其滋味下口時利那耳而後來苦報或經年或累月牀席叫號石人毛豎死去確燒春磨之苦不必言而千生萬劫一一填還眞可爲痛哭者矣或曰此偶也非盡然也則再觀不殺之報華亭趙某探親忽見其亡僕立於舟驚問之曰吾現役兵司將迫取三人一楚人一卽所探親一卽趙也趙大駭至所探親已聞哭聲矣益駭欲急還復見僕曰毋怖及夜吾不至則免矣於路見有爲君解者以君合門戒殺也夜竟不至趙果無恙王立嚴長齋受戒後竟不守一日追至冥王者責曰若毒已盡於某年矣所以不死者齋戒力也奈何棄之卽命驅入獄一官請曰試取破戒後

事稽之吏肩兩巨簍至凡一揭一束并戲書寸紙皆在騰上青白赤黑四色檢赤者則青色漸隱黑色小如豆而赤者赫然獨盛主者睨之見所刻金剛經好生編社倉卷咸在王者曰是尙有生理乃釋還可見受戒而得延年破戒而卽攝去因好生編等而得還魂孰謂戒殺無益乎或曰神且血食人何能戒殺則吳中上方山五通神所稱肉山酒海者也順治庚子施法師以搜捕獺妖與神莊語曰君侯飽飫有限而殺禽獸無窮五百年大算子中精明可畏神憬然曰旨哉吾母嘗言大劫將臨人須猛省因謝去未幾神來語曰吾兄弟內遵母訓外味師言今已滿門齋素而世人不知願師傳之且吾見前日捧牲之手今日卽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

盤中之牲實至慘耳語畢而去可知福德之神而猶修省茹素如此人之福德有幾而可恣行烹宰乎順治初吾禾漏澤寺遭回祿金太傅公延筭菴禪師說法重建寺東數武爲蘆池有利濟侯神祠血食一方禱無不應忽一日祠內僧夢神謂曰吾四月八日於筭大師處受戒承師授記澄心秉戒今後示人勿以葷酒污吾僧卽傳語於人所禱者皆用素夫神佑斯民卽享以牲醴崇功報德不爲過分而持戒勿失又如此人之功德有幾而可非禮烹宰乎若謂不能全戒則未嘗無方便法崇禎中山右楊半涓太翁夢入冥王者責令斷葷且持牛犬皮以進曰否者服此楊思謬應愈重其戾懇持期望齋王者許之自是期望不御

酒肉一口至楊屋山齋中話久出酒肉食之太翁忘其朔也是夜復夢王者攝去大加呵責以一鐵具束其額痛甚既寤而頭痛猶竟日可見冥中喜人食素亦喜人一二日之素而人不肯自爲解網眞愚矣若謂不能齋素則又開一權巧法蘇子瞻謂黃魯直曰某昨日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吾家常膳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眾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聞老判自揣看何如則權巧中又寓放生法矣蓋貪生怕死人物皆同但世人習以爲常而不覺耳試思斷頸剗腸刮鱗剝殺身若當之痛耶否耶故東坡曰予自少不喜殺生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一

性嗜蟬蛤未嘗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得脫遂不復殺一物有餉蟬蛤者卽放江中雖無全活庶幾萬一便令不活亦愈於烹煎蓋自己得出患難不異雞鴨之脫庖廚不忍以口腹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夫坡公素不好殺生故得免於禍其哀痛迫切之情又因而推廣之使人知好生畏死人物皆然人奈何不省悟也又諸殺之中惟牛爲最烈日而耕耘秋成而宰殺人之無良至此已極况歷代俱有訓戒

本朝設有令典遍觀古今載籍宰牛者最有顯報故曰半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昔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羣僚至牀上叩首曰我至

冥乞命甚哀冥君曰汝能勸千人勿食牛肉當免汝限以三日念非諸公莫能諭也眾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矣太守大驚急立一簿於通衢勸百姓皆書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曰復被攝去王者怒甚哀求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簿王者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可永壽卽太守羣寮亦與焉後司理年至百歲江西吳某者與鄉子同商於外鄉子死吳焚其骨負歸一夕忽有聲索食聽之鄉子也久之漸狎問其意曰附舟歸耳一夕泊某市鬼告村中放斛食吾當往斯須遽返問何故曰吾以生前嗜食牛羶穢猶存其家護法神遠阻不得進故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十二

歸耳吳駭然曰若此余亦誓戒牛肉鬼忽悵言吾別矣子心想戒牛吾不得再近也可見能戒牛者冥不能攝鬼不能災而嗜食牛者則有牛王宮一事昔張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榜曰牛王之宮見其先母姨在曰吾以生前嗜食牛今日食芒飯一升卽有牛首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粒而鋒鋞甚利飯始入咽痛貫腸胃不覺以手爬搔血肉隨爪而下牛首人則取鐵鋤鋤之至體骨現露銼飯盡出家人恐怖欲逃牛首人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卽張口承飯纔下咽痛楚不勝而醒嗚呼世間蔬果之食無限而奈何必食此乎若能不貪滋味不好肥甘非禮烹宰斷不爲矣更能人人戒殺尤

戒食牛則大地皆蓮花世界矣

散棄五穀

五穀者人所賴以養生者也但人於珠玉則珍之惜之於五穀則散之棄之殊不知昔人云荒年穀比豐年玉豐年玉寇荒年穀穀與玉輕重較然矣况農夫胼手胝足粒粒皆從辛苦中來若不珍重敬惜使其狼籍腐壞以致天降凶荒水旱洊至饑饉之報所自來也劉元真於終南道中逢一貴人呵從甚盛問之從者曰山神也上帝以麥大熟人不知愛命降霖雨使收其半既而果然粵東一民婦其性暴戾凡小愆即取粒米之類棄之穢處以洩其怒忽澗水暴漲舉家奔避婦傲然獨止竟為狂流湧入厠內出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圭

屍則棄粒滿口若手撫之而手塞之者四村大駭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溝中日流出飯顆如雪一僧取之洗滌曬乾積成一囤後兵亂黼一家絕食僧取前米蒸熟送進黼知而歎悔後為別事舉家伏誅康熙四年松江民袁太葵家以魚腸拌飯飼猫炎天穢氣蒸發其僮張某拋出牆外誤入厠中太葵登厠見之歸告母母急覓擔糞人掃除訖太葵尋病夢趙元帥至曰汝不敬五穀奉帝命執汝太葵曰此僕張某所為實係不知元帥曰罪坐家長遂隨行途遇一人執旗至曰已赦矣元帥曰無以復命且帶往家堂神審理至家家堂神曰袁某生平好善此事實坐不知且所棄米粒已經收拾但雷部已發奈何元帥曰汝母妻人等

太上感應篇注

但入我鞭下可免元帥舉鞭袁與母妻及張俱從鞭下過

是日雷聲繞屋惟不甚震張某亦昏迷如醉而醒太葵面與人述之若神警而悔悟者如沈某敬奉真武一夕夢曰家人拋棄五穀罪歸家長汝不覺察大厄至矣沈寤即察之果見溝中棄飯粒粒未敗沈給令家人盡出游湖約湖上會家人出乃取棄飯淘漉潔淨加椒菜為炊以待家人候沈日晚不至餒甚而歸爭取食之踰數日方道其故家人由是相戒沈得無恙若敬奉米穀者則有陳僖敏之父孟玉如厠見有鑄底飯一片拾取滌淨食之一夕夢梓潼神告曰汝行善不倦吾將降生以大而門尋生僖敏贈太子太保觀此可見輕棄者則有天災悔悟者則能弭禍敬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市

惜者則昌厥後可不戒哉

勞擾衆生

衆生指百姓而言我生欲安孰不欲安我生欲樂孰不欲樂而我輕用其力使不以時勞擾甚矣非仁恕之道也成化中朝廷好寶玩查王三保使西洋水程時項襄毅公為兵部使都吏檢舊案不得即中劉大夏先匿其冊矣後事寢公呼吏詰之劉笑曰三保下西洋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於國徒增人怨耳舊案雖在亦當燬之尙追究有無耶公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為尙書觀劉公之立心不惟愛民亦且愛國真君子也若用意騷擾使民不得休息豈有人心者耶邵伯溫初入

一一三三三

仕請益於明道先生先生曰凡奉行官文書於急處能寬一分民間便受一分之福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自無故翦裁至此言人任意暴殄之惡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寶者非奇珍異物也凡人所鍾愛者皆是破之者或誣其逆或誣其盜或陷以人命或砌入憲訪而其家無不破矣其家已破其財已去其鍾愛者能獨保乎不言攫奪而言取者猶之探囊而取不遺餘力也其破之心有二一起於貪忌心謂破其家則富者亦貧而撫掌可以稱快一起於貪心謂破其家則居間出入錢財可以挹持然而天道難容貫滿必報凡爲此者無一不身填牢戶妻子籍沒破人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家卽所以自破其家一時熱鬧到底虛花亦何利哉太倉一老儒樸實而家頗殷於康熙年其族子謀破之造一有關國法之語誘其書而黏之於壁卽揭出以示其黨構金不遂聞之憲臺老儒父子身受極刑後雖事白而其家已破矣乃始謀者卽得奇疾腹下腐爛肺腸片片撈出而死此所謂以忌心而謀破之者也浙西米信夫見里有兄弟爭財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負恨死信夫由是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忍而訟吏於府見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既盡妻女子媳其八人皆死於獄嗚呼二十

所謂以貪心而謀破之者也觀此兩則公案人之財於我何與世之有礙心者可以休矣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水火之災甚於盜賊不幸而罹之已不勝其慘乃決之放之是不欲殺其一人而直欲殺其一家矣不特殺其一家必至蟲蟻草木而并殺之矣人民廬舍蕩然一空其爲害也不亦甚乎漢馬臻爲會稽守立鑑湖淹沒人家無數有千餘人詣闕訴陳臻棄市後遣使按之並不見人檢其名皆是死者蓋雖爲鬼而必欲殺之乃已也決水之報如此嘉魚李某縱火焚陳氏居父子皆焚死後某捕魚田中雷擊之其屍焦烈一如陳氏父子狀蓋雷神代爲之理也放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火之報如此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此與毀人成功異毀之者明目張膽而毀之也紊亂者陰忌而故爲顛倒謬亂以敗之也不知前人籌畫定爲規模亂而敗之則成業將隳前功盡廢傷天理而壞人心莫此爲甚如楊業奉命出師與監軍定計約伏兵谷口監軍忌其成功引兵去致業自刎死業兵饑食監軍須臾而盡敗人者亦何利哉若唐時房玄齡明達吏事杜如晦凡拔士類其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帝每與玄齡謀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尊爲天子猶不紊亂成規如此餘人可省矣然亦有不知事故不學無術而輕於

紊亂之者亦有一時不得已少爲遷就以紊之者二者似可無罪而罪正同甚可寒心浙有苦行僧寒空所居近渡口山水漲溢船多覆心憫之爲募石橋以濟貧竭無應乃鬻齋僧田若干以佐橋成寒空死見夢其徒曰余生平無失德獨以鬻僧田故當入豕胎明日某家母彘生子色斑然者卽我也子爲贖歸免末後一著徒曰鬻田成橋非私費也罪何甚寒空曰不然彼施田者爲僧非爲橋也而我鬻之錯因果矣且人閒功過可以通融冥間絲髮不假曰今何可免曰但贖田歸卽免矣徒驚悟次日偵之果然乞以歸設小榻垂帷蔽之於是遠近傳播人咸感其宿行各以貲集徒乃贖其田歸券成之日此豕墟然坐化夫橋之以濟人視田之供僧孰急以世法言寒空於此宜旌否亦無罪而竟墮豕腹人之規模不可紊亂如此而況於利其有以飽貪壑千生萬劫在驢胎馬腹中不知如何出矣普勸世人慎勿移甲換乙瞞因昧果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器物如農之犁鋤工之斧鑿武人之弓矢文人之筆墨雖物甚微爲人所損而臨時失用則爲誤甚大浙有二生俱業春秋一生忌此生之才入試恐其妨己也臨場前密取彼生試筆盡嚼去其尖及入場抽用已盡禿矣慟哭欲棄卷出假寐間恍有促之寫者視筆依然完好寫完仍禿筆也交卷遇彼生迎問曰文得意否謝曰得完卷耳其人面

發赤明日嚼筆生貼出禿筆生竟魁選可見損人器物徒自損耳何損於彼自破人之家至此皆言設險害人之惡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人之榮貴或由福命而來或由勤苦而致但當取以自勵何得妄生妒心而願其流貶豈天卽從之歟若此人一日不敗則我心一日不釋添出無限煩惱是惡願又癡願也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謂趙普曰春州雖內地而至者無生還曷若改竄春州普不答後符亦坐事或以符語奏上卽日竄春州按此不徒發願而直見之於口矣然人具惡心必有惡言而起心之始又從見上發覺太上於此直從最初一著處點出喚醒世人人能塞住見源埽清見地則願

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矣人當猛省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人若本分謀生而至富有非其福分使然卽其才智有過人者此可敬不可妒也且身受眾怨勤苦所致此可憫不可妒也至以不義而得富者此可爲戒不可生妒也若願其破散是我心不能容人矣豈不畏造物之不容我乎虹縣孫識之見同邑周義夫饒於財心嫉之曰吾且伺其敗也後登第卽爲本路漕使竟以他事鍛成其罪處死籍其家未幾移漕河北適當軍興舉家皆死於寇不滅義夫之慘夫且伺其敗一語正發願破其家者也究竟自己亦至破散噫惡願之不可發也如此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淫爲萬惡之首而犯之者最易最多其敗德取禍亦最深最烈揆厥由來心目爲咎古云治容誨淫一見美色心不能持則目眩神搖邪心頓熾凡諸惡念交集於中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著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夫淫心一起未必實有其事已積惡造罪如此況顯蹈明行罔知顧忌者耶今欲斷除此病當於起念時截斷病根太上不曰私他色美而曰起心私之意可知矣然此心一起卽爲太上所深惡況眞已私之者乎故人能以淫爲戒則爲聖爲賢不戒則爲禽爲獸凡有人心能不懍懍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十九

每見輕薄之徒不顧行止不惜身命恣淫慾之無窮爲神人之共怒亦癡矣況生妬嫉之心奪他人之愛是謂不仁圖俄頃之歡損終身之德是謂不智寡廉鮮恥敗倫傷化是謂無禮無義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甘冒危險是謂不孝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可以爲人不孝不可以爲子以淫邪之一事而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孝之名不得爲人不得爲子吁甚可畏也又況淫人妻女淫人陰律姦人妻者子孫淫佚姦人室女者絕嗣世有忠厚善人而子孫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故皆由於此昔陸仲錫年十七與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與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盍一禱可諧否是夜夢與師俱爲城隍

所迫大加呵責查簿陸某下註甲戌狀元邱無有曰陸某奏聞上帝削其籍邱某抽腸夢醒而邱先生絞腸痧死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如神言此起念私之者也而罰已若此又有寄情風月偶然失足而受禍已最慘者明萬曆辛亥除夕吳門王某夢迎天榜已名中六十七寓之者則金陵陳姓也覺而喜甚是夕陳亦得夢諸來寓者皆不納及王至道姓名相符告以夢且厚待之王益自信必售及榜發六十七名乃同寓朱某而王竟被落王悵鬱復走金陵訪故適朱以謁主司亦在相對益憤夜默禱城隍夢神厲聲叱曰汝經我申勘已入榜中奈汝竟姦母姨故奪汝籍夢中泣辯某並無姨安得有姦神復叱曰曾宿娼否王謂宿娼事眞但何云姨神曰是娼本汝三世前之母姨也雖坐不知然淫爲首惡可差誤耶王問何遽移朱某神曰宿娼日友先約朱朱堅拒汝謂必登賢書頓起妄念關聖糾及奏聞上帝特示一中一否爲一貞一淫之報惜汝功名遠大應授少司馬職今盡削矣王驚悟悔恨而絕嗚呼三世前之母姨人誰知之由此而推則知妻妾之外其謂宿世之諸姑伯姊未可知也其爲宿世之父母與女未可知也豈曰花草無情可以肆採古有云見美色時作眷屬想此設喻以戒人不可犯也孰知適符王生之事嗟乎王生而想及此則功名得而性命保矣人奈何不慎又有云見美色時作虎狼看或謂女人貌美虎狼貌惡以此相比得無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二十

不同曰其貌雖不同其心則一也自古邪淫之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破家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惡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破有目挑心招者即默念曰彼非愛我也是食我也且非豔姿也是毛角也則其念亦可息矣今有真能作虎狼看者試舉以勸曹鼎初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人於驛意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紙書曹鼎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至天明召其家領回庭試對策欲犯及宦官忽風飄一紙有曹鼎不可四字公默然止遂得狀元餘千陳醫師常醫活一貧士其母感之命婦陪宿以報德陳拒之婦曰姑意也陳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不可婦強之陳連曰不可不可後幾不能自持取筆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乃去後陳有子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復閱又欲去之又聞呼曰不可不可因細閱決意棄去忽聞大聲連呼曰不可二字甚難遂錄之茅鹿門坤少館餘姚主有美婢夜至書室呼貓且笑曰吾非呼小貓乃呼大貓耳坤正色曰我若犯汝何以見汝主婢慚而退後官副使壽九十嘉靖間某生東鄰一婦甚豔乘夫出穴牆招生生問從何來婦晒曰君讀書人豈不憶隴東家牆乎生果梯而上忽轉念曰人可瞞天不可瞞遂下婦於故處婉怨生爲所惑復梯而上已騎牆欲過矣又自忖曰天終不可瞞急下扃門而出後典試者忽聞耳畔言

曰狀元乃騎牆人也生果狀元詢之乃悉前事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婦昏夜來就曹驚趨出欲往他寓借宿中途見燈火喝道來入廟中擊鼓升堂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某近有短行上帝削去神曰松江曹某不淫寓婦即可補之曹驚喜至友寓借宿明日遷寓榜發果第六右上方數條皆係女人自就而諸公見之皆大聲疾呼如見異物此能真作虎狼看者也或曰諸公皆道眼清徹故人見爲美女此自見爲虎狼若俗眼視之傾城之姿而俯自來就有不動心惑志者乎曰但一諦觀女人中惟穢惡外現嚴飾如彩畫瓶中多盛糞穢又身中所有心肝脾肺涕唾津液大小便利及髮毛爪齒一一皆是不淨之物及至死後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正壞爛時惡血敗膿臭穢不淨雖屬至親掩鼻不敢正視即使極歡樂時亦如大池中多諸死屍死貓狗夜行不見眾物取而飲之及天明見如上事厭惡無量多生以來所歷愛欲境界亦復如是人能常如是參想則女人雖不卽視爲虎狼有不以爲革囊盛糞唾而疾走者乎康熙年浙中一士爲支龍標能文章忽一鬼入其胸作人言曰汝於洪武間爲李文忠部將見吾妻色美欲私之以疲兵五百使我剿寇遂死焉尋吾妻妻不從刎死既殺我又殺妻侍來索命旁人曰洪武至康熙三百餘年矣何今日方言鬼曰彼雖謀我夫婦致死後亦改行再世卽爲高僧吾是以不能伺其隙再世爲大司馬祿命甚高吾仍不敢再世

又爲翰林吾亦避之今生仍當於壬子癸丑聯捷上帝惡其爲惡已創籍矣吾是以敢來或曰怨已宿矣使彼廣爲超度以解前冤不亦可乎曰高僧某某乃可遂歷舉者宿皆深山僻隅閉門持誦不求名聞利養者各已邀集乃與說法度生而去夫私人之色必至殺人之生一靈叩恨生生世世不能卽忘且報應昭然顯赫可畏而人不知戒實未嘗思及設身處地之際耳試思同是閨壺我之妻女被人談及之挑及之窺伺及之污辱及之又當如何更思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起心私色之時嗔而視者幾何目怒而指者幾何手如是而思不禁汗浹邪緣一念頓覺冰消況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萬事灰心矣若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能於此轉念回頭返邪趨正糟糠是守罔守司馬之挑土木其心勿效登徒之行須知色本是空乃至見如不見方不負太上告戒之深意蔣善曰見色起心固屬不可至於言之聽之尤當謹戒蓋邪語最能惑人言者不知其非聽者方以爲快若能援引果報曉勸愚蒙亦福利事也願世人寧甘樸拙勿羨多情縱有邪緣且思陰報如春日之冰不可履也如刀頭之蜜不可飮也勿謂腐言不堪入耳往事必不虛誣以此普勸天下可也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負者有背之之意稱貸於人縱力不能還亦當告以至誠徐圖償補豈可願其身死謂既死卽無復索耶豈知生時

有生時之索死後有死後之索生時之索可以情遣死後之索非情而可卻矣且不俟索也爲牛爲馬爲犬豕一一自爲投到何待他索則發此願者真癡人也嘉靖時有丁某者途遇一壯士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係獄丁往省之盜曰吾有數百金藏某所若死則以葬吾不死可爲營救丁利其滅口也賄獄吏斃之獄後舟中歸忽作盜語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舟人知丁有負心之事祈之云丁自害君今殺之於舟爲吾輩累矣盡緩之鬼曰當俟之於其家及家三日忽復大叫仍述前語取鎚落其齒又自傷其胸血流滿地或曰汝冤久矣何待三年鬼曰近得赦書乃出獄耳赦書者隆慶改元詔也遂死由此觀之卽使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四

願果遂謂鬼不能殺之乎此願其死而死者也又永嘉徐壽輝常借丹陽一大商千緡未及償而商死商家不索彼亦不償後輝生子八歲而病醫藥耗盡而病不減一日忽曰我欲歸人曰此汝家也更何歸曰我丹陽人也徐公負我錢千餘貫故來索耳言訖遂絕此不願其死而自死者也尙投胎奪舍必絲毫算足乃去況可發願以求其死乎負財固有報應而放債取息者亦不宜過尅若重利苛算盤人田產逼人子女甚至窮辱不堪計無所出致使投環赴溺夫願他身死太上猶且惡之若逼他身死其人之罪惡爲更甚矣

千求不遂便生呪恨

不立志氣而干求於人已屬無恥況事有不可豈能一
一如心設使不遂宜深自愧悔激勵其志可耳乃妄生呪
恨此惟下賤則然然怨恨銜於心者卽士大夫亦有之昔
盧某夜懷百金送王文正求爲江淮發運公曰君不堪此
職吾敢以私賂廢公盧慚退日夕焚香願文正速死一夕
夢神叱曰王某盡心於國汝乃欲其死帝將罪及醒而汗
流病數日卒彼呪恨人者直自速其死耳今世抽豐遊客
到處說情有司勉強曲從官評因之有損此等罪過不知
又何如也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失便失意事也人事豈能萬全其得者不過機緣順利非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真有奇才異智也其失者不過命途屯蹇非真盲聾啞
也今人專以成敗論人見人有得輒曰某事得法某算最
善見人有失輒曰某處不宜如此某事還該若何噫真小
人矣至於既失之後正當憐憫乃輕唇薄舌論短論長使
其失意之中更多短氣鬼神有知能不髮指昔李熊能文
篤行鄉里稱之病死妻孕未產家事無主人人憂之其妹
婿何時獨揚言於人曰吾舅平日自稱善處事今試爲吾
處看聞者薄之越一年時亦死妻另嫁嗟乎彼死矣而猶
以平日之處事嘲之一年之後身亦竟死妻亦竟嫁不知
何君此時亦能處與人看否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太上感應篇注

人有心相有體相心相不端誠爲可惡體相不具是謂天
刑有何足笑更有形相薄劣而極貴丰采堂堂而無奇者
人不知相法而專以肥大者充選短小者供笑毋論不足
以盡人而以此致隙者不少侯元功貌不揚里人狎侮置
其形於紙鳶上放之元功見而大笑作一詞題紙鳶曰未
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方表行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
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噓身漸隱只疑遠赴蟾宮雨餘
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
政里兒駭汗欲死孫文懿貌陋縣令李昭言戲之曰似君
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登第後昭言以選人赴調一見
大慚遂解綬歸觀此可見其體相而輕笑之耶郭子儀病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前曰貶正排賢曰蔽人之善曰挫人所長此皆明與之爲
難者也抑字手段無此很辣既不欲顯然忌之以犯公論
又不欲放此人出一頭地於是力本可以稱譽乃閉口不
言短長力本可以薦舉乃袖手不與提撥推其意無非欲
抑之使不進耳豈知其人果係蛟龍吾一人安能遏阻昔
馬士元譽人或過其才曰方今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卽聲

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益少矣謝朓見孔閭粗有文章其所作表卽自折簡寫之謂人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凡居前輩者其待後進皆當如此但世之忌才者多故太上於此一事不惜前後反覆指出種種沮人伎倆其告誡深矣自見他榮貴至此皆言心口陰刻之惡

埋壘厭人

明殺其人者猶必有報況刻木埋地以厭制之法而陰殺之按律凡採生折割人蠱毒魘魅毒藥殺人與謀殺同論罪在不赦昔呂用之忌高駢爲一銅人身被桎梏書高駢姓字藏於石函是以高駢每爲用之所制然用之後竟伏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誅彼既制人矣奚爲又及於戮則知未能害人適以自禍也

用藥殺樹

此蓋他人之樹已不得伐暗用藥以殺之也非有關風水卽忌人利息事屬陰謀故列爲罪惡一人因鄰樹遮礙風水暗用藥水灌之樹死兩家俱敗則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用術殘害之惡

恚怒師傅

恚者銜之於心怒者見之於色世之言恩者父母之後卽繼以師蓋上者教人以道德次者教人以文章道德者使人爲聖爲賢文章者使人名世傳世是以不可恚怒其恚

怒者則與忤逆父母同間有聰明英銳自恃才能更易犯此漢明帝受尙書於桓榮及卽位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席親自執業榮疾帝幸其家問起居撫榮垂涕榮卒帝變服臨喪送葬王者之貴尊師如此況下此者而可恚怒乎正統時祭酒李時勉爲宦官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石大用薊州人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并釋之是秋中式太學諸生受師如此况受業者而可恚怒乎但爲師者亦當自立矩範勿以餬口之故吮癰舐痔脅肩諂笑取人輕薄昔鄧至爲塾師教人以誠長子綰爲翰林學士廷試時綰侍立唱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其二孫綰又下殿謝神宗顧而笑王恭公從旁贊曰此其父鄧至盡誠教人所致也夫爲弟子者當竭誠致敬爲師傅者當盡心教人師弟之道兩得之矣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抵觸父兄

天下無有不是底父母縱有過處亦當敬而不違勞而不怨以承父母之歡朱白民曰人子事父母當使一日之間每事得其歡心又昔人日貯錢數十父母欲得何物卽以是買之謂之買笑錢噫父母真在家菩薩也今人於土木菩薩不惜數十金裝之塑之而究未見其開口一笑若父母則日得數十錢已可買其一笑矣人何不思而乃至於

抵觸乎至若兄者年先於我事先於我一家之事必兄率先而後及於弟則弟者當受兄之蔭蔽不少所以古人言父即言兄也若至抵觸則悖理甚矣昔有張義每旦必告天消平生罪過一日被攝至陰司示以黑簿簿中罪目一勾除惟有一事不勾視之乃幼時於刈禾處張目反顧其父又回對數語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義大懼甦後竭力孝親正德中庠生周震恃才無忌語父曰吾等貴子非爾所生父忍之忽兩目並盲作驢鳴而卒父夢其至冥自辨王曰汝不孝且眼界何大今覆汝目俾行磨受筆遂蒙皮而去此抵觸其父者也又殷貴數欺其兄一日死復活向兄叩頭曰今後再不敢欺兄矣兄問故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曰病中至城隍廟神厲聲曰汝何欺兄當杖百將行杖大呼願改過因得放還此抵觸其兄者也觀此罪報而父兄可抵觸乎哉

強取強求

命所不當得而得之曰強取命所不當圖而圖之曰強求世間一切得失皆有天定凡屬強者徒費精神分毫無益嘉興一賈人積銀數百兩埋磁甕中壓以金釵二股其子窺見竊發乃清水一泓耳以手探之無物封蓋如故後父發金則數不減而位次已亂問妻子其子因言狀可見父之物子不得而強取況他人物耶又兩人共過錢王廟見籬旁有葉紙一丐者以杖戳葉紙而言曰一小蛇蟠此二

人大疑又一少年來拾置袖中二人前視則舊荷包內有銀止六分以六分之物而命中無有則或變而為蛇或變而為紙況過此者乎又一楊姓者坐於門見婦有簪墮地逼視之但見蚯蚓在石隙間耳少頃一過客直取簪去楊牽衣奪之客曰雖非君物姑贈汝二十文楊喜以二十文買魚酒烹之忽鄰貓攫魚去楊急起奪不意酒亦覆此又可為大笑者也吾見世之強得者有矣其初亦爛然黃白也舉手而受之緘滕而固之未必其盡為蛇為蚓也然而妖孽忽作禍害踵至舉前所有而盡空之欲笑則不能欲泣又不可始悔不如向之即為蛇即為蚓也鄭瑄有曰財之為物人所共愛然乍去乍來倏貧倏富其龍絡一世者

太上感應篇卷下

五

大抵福少禍多但人貪而不之悟也嗟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禍我而亦不可得汝豈能奈我何哉普勸天下人急尋本命元辰勿向邯鄲道上作癡夢也

好侵好奪

暗以巧計得之曰侵明以勢力得之曰奪前言強者猶有支離艱阻之狀此言好者竟樂而忘倦矣順治十六年海寇起太倉民有寄囊於鄉者外以衣物裹之而中藏金四十錠實其少妻所為也亂少定其鄉人仍以衣物還而金則已亡去矣少妻鬱甚不敢言於人日祝於天願得益金者其鄉人至田忽有旋風吹其笠騰入雲漢鄉人急起捉

之忽震雷一聲立死其所盜金置於前已用去四十金矣鄉人頗殷富而一念之誤至於殺身此好侵之報也有陸氏者奸而橫佔其鄰鄭氏產殆盡撤所居爲園囿惟存嘉木一本後生一子數歲暗啞忽一日指樹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復啞不語稍長蕩其產殆盡而死人以爲鄰之後身此好奪之報也奪者非強有力者不能而世惟侵者最多然奪之禍甚於侵而其爲罪則侵甚於奪蓋奪是陽惡侵是陰惡陽惡天猶恕之陰惡則如毒在五臟無有不潰敗而死者今於人所不知人所不見其侵者則十人而九矣奈何其汨於所好而不知爲天之所惡哀哉擄掠至富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擄掠如乘客舟被溺擄取貨物或因人家失火剽竊貨財或因盜寇經過乘機劫掠乃至居官吞剽百姓盜用公帑爲吏科斂民財偷取庫藏皆擄掠也亦思及家破人離妻啼子哭之慘乎豈得無報嘉靖中御某爲郡守詭言給餉令吏持券徧貸於諸富人實盡散沒歸時裝橐豐盈一日造石坊賀者填門方出送客坊石墮下壓死世惟盜賊謂之擄掠今以平人而亦被此名卽無奇禍安得不愧死巧詐求遷

官爵而求遷人情也若加以以巧詐是汲汲於名利矣但好利之過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不復顧身命以巧得之必以巧失之取辱取禍徒爲人作話柄有何益哉某行

人避湖廣差欲註門籍或曰湖廣非遠差何避之曰否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也遂稱病杜門纔一二日吏部卽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竟應選得吏科行人仍得前差徒自恨而已真是巧不如拙又歸安省祭孫某與其姊夫某同謁選某先得太原倉官而孫尙無選期不意姊夫暴卒孫語其子曰汝父文惠現在盍使我先爲之有得均分他日我自另選豈不利子許之孫往滿意而歸再謁選恰得太原府缺面日已熟不能再往矣如此天不惟更巧而且更刻然但不遂其求而已況有百計夤緣而反致禍敗者歷歷不少世之善算者惟人而不意又有善算者曰天人亦奈天何哉自

太上感應篇卷一

三

強取強求至此言橫求富貴之惡

賞罰不平

前云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是賞罰俱不當也此云不平者謂均之一賞而多寡任意均之一罰而輕重徇私爲不平也賞罰既平人心必服劉峙之役軍士爭擊人頭以求賞張乖崖曰當衝鋒交戰之時豈暇獲其首級此必死後截來知是誰之功歟段倫曰學士此言果神明也公以入賊用命中傷被體者先錄其功擄首級者次之軍心大悅彼賞罰不平者能如是乎

逸樂過節

天生人原使之勞苦非使之逸樂也富貴而逸樂必至破

家貧賤而逸樂必至凍餒能受苦一分則其後享用亦一分先享用一分則其後受苦亦一分是逸樂且不可而況過節昔范文正公言吾每就寢計一日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若相稱則耐睡否則終夜不能安枕所謂不能安枕者非獨心上不能打過亦恐神明暗與之算帳也大司寇方崖趙公暮年夜讀用炭烘足其祖次山公責之日少年讀書當習勤苦胡不能耐寒耶人生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老未貴而享已貴之福則終不貴方崖書紳奉爲格言又王道昆曰養生待客不宜多品多品必多戕殺不宜一多品必多粗率不宜二多品必多費難繼不宜三能減則物品易足不致傷生於心術宜能減則殺品易辦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可精美於口體宜能減則財用易給遠訪者隨時可留願者隨力可款於交誼宜蘇軾在黃州亦自書曰自今以後早晚不過一箇一肉尊客至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口腹之欲無窮每加節省亦惜福延壽之道也張子韶曰近日士大夫家爭尚侈靡相習成風或一延客酒皆名醞物必珍奇以致器皿之類必務金銀犀玉鮮潔華美每作一會必費二萬錢如此仕宦安得不貧貧必好貨取賦必矣若仕宦貧者而輒爾所爲有識者自當不赴况又慕之喜之爭譽其美斯人可知矣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屬官論及日用之數對以日用一千仇驚曰何用許多對曰早具少肉晚奉羹仇曰某爲太守居恆喫菜公爲

太上感應篇注

小官乃敢日用肉定非佳士遂疏之鄉亭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閒板桂蔥薑皆約以一二錢日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蠶鹽風味甚長久也古人曰人無壽夭禍盡則亡財祿皆有定數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則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是觀其可舉以爲戒者如宗楚客造新第以文柏爲梁雕鏤沈香和紅粉以爲壁香氣勃發磨文石爲階其中寶玩充牣耀日時太平公主最號奢縱且歎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矣一日楚客家之狗忽戴楚客冠如人坐立楚客怒曰畜妖也犯分應殺狗應曰公人妖也犯分亦當殺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以韋氏黨誅豈非逸樂過節而自求禍也哉今不必多引舉一事而類推之爲縱欲無度者之明鑒苛虐其下

居官而酷責吏民處家而鞭撻婢僕皆苛虐也居官法戒前已略見矣今當言處家之義陶淵明遣一力付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眞長者之言又蓮池大師曰人於己所生子撫摩愛惜如護眼珠義男女等視如土芥恣意鞭撻己所生子膏粱肥甘百味充足義男女等飲啖粗惡或至忍饑己所生子綾羅錦繡備極莊嚴義男女等破衲遮身不免寒凍彼亦父母所生子也奈何偏心一至於此念彼父母深憐痛惜與我皆同一旦勢不得已沒身歸我

割肉剜心已自難忍又從而苛虐之豈有人心者所爲昔楊誠齋夫人每冬月躬詣廚下作粥一器遍給奴婢方令服役其言曰奴婢亦人子清晨寒冷須使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古人愛惜下人如此沈心松夫人袁了凡先生之姑也待下寬仁沈公宴客僕盡覆其酒惶恐請罪夫人曰汝坐不知後當仔細有小僮持盤入盡覆其碗其母責之夫人曰孩子偶失手何責焉但勿留碎者以傷人足可也了凡曰我於婢僕有失意事思我姑輒怡然解慍吳江趙彥珩娶蘇州黃春元女爲媳一日媳罵婢趙子大驚媳曰此常事耳何驚夫曰我家待下寬仁三世不聞罵婢聲翁姑若知必謂汝爲不賢後當戒之噫家法若此其世登

太上感應篇卷一 註

三

科第宜哉袁氏世範曰奴僕天資多暗作事乖張又性好忘託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戾輕於抵對不識尊卑所以主人多加筆楚或失手至於不測者存之凡使令有不如意處當云天資愚蠢宜寬宥之多教誨省嗔怒主人胸中亦覺安樂卽或犯事當治亦不可親爲鞭打惟徐徐責問使他人執而行之旣已懲治呼喚使令顏色便當如常庶無他事至於婦性偏僻尤非丈夫比須是平日常常諭之不可縱之扑打家中子弟亦不許擅打婢僕有事當令告之家長婢僕旣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去處亦當留意冬時風寒夏日蚊暑亦須爲之檢點庶幾仁人之用心也此論爲家長者當書座右

太倉指揮王三自言前生乃山東貴公子性兇惡捶殺僮婢無數死罰爲金陵聚寶門下一蛇厭惡欲求死以身橫亘門下明早爲取車碾爛死魂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自求死念汝生前亦好施予可帶餘報去乃命託生太倉衛爲指揮胸前有蛇皮七入寸闊二寸腥氣逼人頻以水揩拭慚恨切齒人號蛇皮王一人當豪貴便視下人如蟻虱豈知身死爲蛇受無量苦如此

恐嚇於他

恐嚇有二一是乘人之危故張聲勢使其驚心動魄惟我指揮一則人雖無事平日虛露爪牙使其畏敬奉承供我魚肉此與盜賊何異盜賊所以使人畏者惟其恐嚇耳今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不嚇之於昏夜而嚇之於白晝卽謂之勝於盜賊亦可永嘉富人王生因買薑爭價怒毆薑客仆地急救方甦生謝過贈絹一疋客還過渡舟子問何處得絹客具述前事時水中有無主流屍舟子卽從客買絹并乞薑籃客去遂撈屍起被以衣袴傍晚急扣王生門謂曰頃有薑客過渡云爲君所捶挽我呼其父告官留絹與籃爲證旋卽氣絕特來奉告生舉家驚怖賂以錢二百千舟子從其請瘞屍深林生有惡僕首縣生下獄病死明年薑客來訪閻家爭託爲鬼客曰我偶仆卽醒承賜絹賣與渡口舟子卽歸今齋土儀致謝何以爲鬼耶王生之子哭訴其故卽留客執僕到官并捕舟子皆繫獄處死此恐嚇錢財而致人死於非

命其報亦捷矣唐李慶遠初事皇太子暫得出入卽假威權恐喝諸人宰相下咸畏之每當羣坐卽僞遣一人喚云殿下見召恩恩吐飯而去因以脅取財物無算後太子亦疏之仍潛入仗內晚出腹痛詐云太子賜瓜多啖所致須臾吐出衛士所食粗糲人皆笑之此可爲假勢恐嚇者一噴飯也自賞罰不平至此言倚勢任性之惡

怨天尤人

天者最公最平其待人也如秤之稱物毫釐不差卽有失意必其自取夫何怨至於人者雖多不公不平然各有業緣招取有其人不善而人多愛之者其前緣勝也有其人本善而人或憎之者其宿業重也夫何尤天下事不如意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者常八九人當困阨動謂天道不公人情過薄亦徒取罪戾而已金溪胡九韶家貧好易課兒力耕每夕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妻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爲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一家飽暖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不怨天之證也宋哲宗時章惇爲相安置元祐宰執於嶺南尙書右僕射范純仁與焉時純仁已被貶在隨州年已七十因病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每戒諸子不可小有不平聞諸子有怨悖者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溼顧謂諸子曰此亦章惇爲之哉此不尤人之證也

呵風罵雨

太上感應篇注

風雨爲造化之功用各有司掌之神孔子迅雷風烈必變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敬天也無知之民雨多則怨澇晴多則怨旱風烈則怨暴不知陰陽愆伏皆各方造惡所致乃敢呵罵之狂妄極矣村民禹三汲性愚蠢所居草房被風吹倒恨甚每遇風豪雨橫則指而痛罵一日三汲在門前閒坐忽有旋風吹繞卽奔出躍入水中遇人救甦詢之云見兩白衣人招我去取白鏹也自是或哭或笑後夜間白衣人復來約去竟死於河由是觀之可不戒哉

鬪合爭訟

以宗族鄉黨之情而致爭訟皆一朝之忿基之所謂天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鬪者陷胸決脰而不辭訟者蕩產傾家而不顧兩敗俱傷略無便宜之處然鬪者恃勇奮怒止於一時苟不至斃人於老拳之下則星星火熄煙銷灰燼爲害猶輕若爭訟之禍則有不可勝言者些微不平發興赴控志在求直必多虛誣其初不過一訟以示強或意在洩憤或意在解羞乃我訟人人復訟我騎虎之勢兩不相下衙門以漸而尊情詞以漸而大恃訟師爲長城授奸棍以奇貨公差索詐如壑飲食若流親朋來往奔忙舟車絡繹即使聽訟之官冰心鐵面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迨其後家破矣力竭矣囑託無門支吾無術矣而執法者斷不諒我之窮而置之不問於是枷禁夾打笞杖徒流皆分

內事矣好訟之人不大可哀乎此其事小民之愚而悍者樂爲之然非奸民之險而貪者不能助也居官則於峻訟健訟之輩痛加創懲居鄉則於將訟未訟之人苦心勸止此培養元氣之首務挽回風俗之微權也聖人作易以訟名卦著九二不克訟之吉上九訟勝之凶垂訓之旨至深切矣

妄逐朋黨

朋黨惡名也聖世之所不宜有人臣之所不敢居逐乃隨逐之逐妄者不辨邪正徒知趨炎附勢隨人脚跟興取快不知佐闕者得傷何利乎歷觀漢唐宋明諸人一片精神一片心術專爲門戶起見殺人之君不顧亡人之社稷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不顧此其罪真通天矣彼爲黨魁者如騎虎不得下無論獨怪隨逐之者不知是非不知黑白一倡百和謂非此不爲時局是可笑也乃今日則異甚一邑之中分壇立壇刑牲誓書致使父疑其子兄疑其弟樹籬插棘以相妒防真可爲大怪者也或有呼朋引類濟惡欺善勢交利攻攻人毒人後來未有不得奇禍者此二句言構毀詭隨之惡

用妻妾語

人於父母之言政有不從而獨於妻妾之語無不從者蓋一爲悍婦一爲嬌婦悍則不敢不從嬌則不忍不從也豈知婦人最無遠見所論者不過柴米布帛及人情厚薄之端樸實者猶或就事論事一經花巧之婦最能裝飾情詞

增添長短或半夜而啼或當筵而歎而男子不入其牢籠者亦少矣至於妻之與妾尤有不同妻之語或十得其五妾之語則無不從者蓋妾本以爭妍取寵爲事而人亦以爭妍取寵待之雖明知其言之無當而不得不曲從以餌其懷心於此能作鐵石情腸者吾見亦罕矣然而此雖司晨惟家之索敗身亡家實由於此洪武中鄭濂累世同居詔徵至京問其治家之道對曰惟不聽婦人言上深嘉之則妻妾語其可用乎夫妻妾語大約離開父母兄弟盡之離開父母者則有青田民倪九惑於婦言謂其生母原爲婢妾置母爨下略如老婢而妻子安享自如忽暴風雨有大石自山巔墮下正壓倪九寢室夫婦皆死而母自無恙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違父母訓

此句卽接於用妻妾語之下可見人於妻妾之言字字覺其綢繆於父母之言則字字厭其老諄矣不知父母閱世多更事久其所訓必無不是即使不合時宜亦當曲爲順從試思父母生育何等擔憂既生矣湔濯以時乳哺無缺

推乾就溼慮病防危何等護持既成人矣又須男教以學
女教以工漸漸長成婚嫁時至擇婚辦嫁損耗精神何等
費用事尚未周晚景已迫人命無常明日難保卽欲訓誨
胡可得耶思及此而於父母之訓有違逆者真犬豕不食
也況其訓誨無非望我成立卽使鞭扑頻加終是愛我念
我乃肆行己意有言不從或陽受陰拒此等忤逆之子父
母或有時容得只是天地卻不肯容不孝之罪爲鬼神所
必誅也昔費宏爲翰林時與同年某對奕爭勝戲批其頰
某不悅公悔自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在家聞之大怒乃
封一戒方送至京卽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戒方登某之
堂自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曰吾誠罪矣君則何哭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某曰公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於是大慟
懽好如初噫有此賢父自宜有狀元宰相之兒有此順子
自宜有嚴氣正性之父乃同年某公則又以不得父責致
慟尤令人悚惕之至則知有父相責者真人間十分快樂
之事勿作等閒看過也此二句專言忤逆不孝之惡

得新忘故

天地間新故相仍有故而後有新故者在前新者在後畢
竟前一半思之有味後一半思之嚼然新故不出朋友妻
妾二端但新自成新故自成故各有一段景況若得新而
遂忘故則非人矣昔吳文定公既貴家居偶暇步至鄰舍
一皮工家話舊良久其人曰我有濁酒與君相勞苦可乎

公曰善遂命酒對飲適是日有貴客相邀候者絡繹跡至
敦促再三公曰貴人酒易得我故人酒不易得揮之去劇
歎而罷文定身掇魏科高居翰苑不異天上人而惓惓於
故時之一賤工如此又陸參政孟昭一日送客出門見丐
者乃少時同窗友也卽出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遂令入
浴更衣與其飲食者旬餘其人感謝求去陸親送至一室
曰爲君置此久矣器用皆備又贈米十石金十兩曰聊以
爲生毋浪費也噫今人一入青雲另有一班貴顯凡諸故
人以爲非我輩行白眼視之矣而況身爲賤工乞丐者乎
兩公眞千古人也又天順中都指揮馬良爲上所愛良妻
亡上每慰問適數日不朝上怪之左右以新娶對上怒曰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聖

這厮夫婦之道尙薄豈能事我杖而疎之此可爲得新妻
而忘故妻者戒也昔人道簪棄履且不忍忘而況夫婦推
而言之萬事可以知矣

口是心非

心口皆是者純善人也卽心口皆非者人得而防之非至
惡也若口則甘言輒語煦煦如家人而心則密設陷阱不
殺其人不止所謂口有蜜腹有劍普天下聰明男子且遭
其毒手而況愚人又有一等人道學語逢場便演及觀其
行事而知其心口各自一般路頭故天下事不壞於真小
人而壞於假君子明眼人看破一錢不值蓋爲人最怕夾
雜古人如堯舜如周孔其人純於爲善無一點夾雜吾儕

之重之古人如桀紂如盜跖其人純於爲惡亦無一點夾雜吾不責之罪之若非青非白非黑非黃似金非金似鐵非鐵此等人何世界可以安置然則其報若何昔庾道季有病設醮祈禱其君判曰庾道季平生爲人心口不同積惡不改死在旦夕數日果卒蓋其平日以此不一之心口而籠絡人多矣豈知己之祿命早已在神明掌握中人奈何不醒也此二句言人無義多僞之惡

貪官於財欺罔其上

索取無厭曰貪昏昧無恥曰冒人臣惟清廉可以報國貪於財已不可況以此欺其上雖一時富貴子孫必不享紹興某布政最貪敗官歸買田十畝畝富甲一郡一子一孫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淫賭無節皆天死不數年家貲已盡布政將死時忽瞪目吟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手中了不曉吟畢遂卒嗟乎世之居官者生則田連阡陌一死則家無立錫因其所得者非剝民卽欺君決非清俸所入也布政乃現身說法吟出自己絕妙像贊睹此者能不通身汗下耶此二句專言貪污不忠之惡

造作惡語譏毀平人

造作者無而爲有也程伊川先生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所以人縱有過猶當諱之忠厚之至也今乃造作惡語以相譏毀則羣小吠形聽者熒惑使平白之人蒙不雪之恥因而含冤殞命者有之所謂舌

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者也豈不畏鬼神之誅戮乎四明某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信義媳之譜以爲孕而嫁也強子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父始悔之義媳後亦孕七月盤賜而生賜不收而死報之亦極巧矣又李叔卿最號廉謹有孫容者宣言曰叔卿妻其妹由此一語事遂傳播叔卿鬱鬱遂自殺其妹亦悲憤詣府門一哭自縊不數日忽雷雨孫容斃於雷斧之下及葬雷又發墓竟至腐爛康熙己酉江南鄉試一士領卷入號忽有鬼於卷面大書好談閑闊四字急以袖拂之紙漫漶而字不可滅其人不得意潦草完事於歸途竟病死夫談人閑闊不過一時口快耳而以功名性命博之輕嘴薄舌者亦何利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四

毀人稱直

此與造作惡語者不同造者本無而造之也此則事本有因而證明之跡在無惡而指實之眾前揭出不避怨嫌而自以爲直豈知所謂直者但可直於勸人不可直於毀人毀人而自知其爲毀其心或勿安也今毀人而以直稱是欲竦人之聽而快己之意也薄德已極況旣謂之毀則其間不無妝點即使平鋪直敘還他眞面目其人已不能堪而況小有緣飾毫釐千里其罪豈不甚乎昔明道先生爲御史時曰使臣補過拾遺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敢也豈非尙德君子哉顏茂猷曰有一等人見人撲訥則毀曰腐儒見人仁慈則毀曰姑息見人守正則毀

曰鈞譽見人施捨則毀曰希求福報見人剛直則毀曰假公濟私種種巧毀方且自謂口快心直亦曾反己自思否神誅鬼殛知不免矣

罵神稱正

聰明正直之謂神須尊之敬之不可詔亦不可藐也人明陽而不明陰肆口以爲虛無甚或嫚罵以爲嚴正皆禍不旋踵鎮江定波門于某一子痘亡憤甚寫一詞欲到城隍廟告痘神其妻奪向竈下焚之是夕夢城隍神曰汝家竈神申汝有狀告痘神汝小民無知姑送揚知縣責十五板明日丹徒令楊蜀亭從于門首過弔搭礙破官傘卽當街責十五板病月餘始愈又康熙年福州孝廉林逸王元升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累不第心甚憤一日醉往文昌祠指像罵曰今不作汝矣何復在此將像盡力推倒二人回家病作帝君附體罵曰汝二狂生前世止作幾小福今爲孝廉且家貲不薄已過分矣何爲狂放毀壞吾像立付地府鞠治家人連夕望起聖像卒不救而死又崇禎庚午江陰科試太倉一友單裙赤體在睢陽廟中背神而坐立刻被神擊死噫生而正直沒爲明神是何等氣概可以其土木而慢褻之耶凡物之有形像者皆有神憑其閒切不可忽乃有一種人自負航麟肆口呵斥然饒君氣貫山河已輸彼爲前賢一輩矣慎之慎之

棄順效逆

太上感應篇注

循乎天理則爲順背乎天理則爲逆人不能安分守常而做逆天背理之事是棄順效逆也不論何事必有報應顯則刑網隨之幽則鬼神誅之書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慎歟

背親向疏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親疏之分不可不明而悖德悖禮不可不戒也世之背親向疏者大半起於炎涼如父母至親也反非父母而拜他人之富貴以爲父母兄弟至親也反非兄弟而結他人之勢要以爲兄弟宗族至親也反非宗族而聯他人之門望以爲宗族不向近一路尋思偏向遠一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路攀附豈不可愧昔楊補墓蜀中無際大士往訪之途遇老僧語曰見無際不如見佛補曰佛安在僧曰汝但歸見披袈倒屣者卽是補遂回昏夜抵家母聞子叩門喜甚披衾倒屣出戶補一見大悟由是竭力養親彌勒有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只看現在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菩薩數語直教人解衣見珠尋龍得穴其餘造廟裝佛猶落第二義矣至於一切迎親附勢結社通譜雖世法之所必有然只作裝點枝葉相似不可於本根上忘卻大題目也

背天地以證鄙懷

古人於忠孝大節則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今以私鄙之懷而質證之瀆慢甚矣天地猶今帝后以帝后之尊而一匹夫妄以瑣事控按有不發遣問罪者乎有楊某者出入一寡婦家頗密人或議之寡婦不勝忿乃呼天以詛其人不一年婦與楊同日死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輕於呼天地者亦可戒矣

引神明而鑑猥事

猥者鄙毀之謂是其事不可告之朋友不可告之官長者而反告之神明不知以神明爲何等人矣神而有靈能不殛殺乎康熙壬子太倉有孫氏者嘗其族人已陷之於獄矣猶恐其事不濟卜於蘇州靈官廟神謂可置之死則吉

天上感應篇卷下

第七

若果大吉又謂併可殺其子則更吉若又大吉又謂抄其家可如意則更吉若又大吉於是兄弟二人揚揚出廟門而其弟若有人從後一擊即倒地病作扶之入舟歸卽爲新任張守病治其弟就獄病死兄則枷責爲千百人痛拳而死噫殺其人破其家此何等事而可與聰明正直之神謀乎一者陽極一者陰極宜其皆斃也蓋不獨負冤含屈輕呼神聖必至於勾攝卽一祈請一禱祀苟非其正其爲誅死無疑矣昔楊起元屢試春官不第乃供文昌像旦夕勤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二年遂登第人能有此種一頭又不妨日日與神明證盟奉爲嚴師畏友雖頃刻不離可也

自造作惡語至此皆言矯意恣行之惡
施與後悔

施與老善念也善念能動天必堅久方有應驗豈可後悔莆田林氏有老母常作粉團施人一道人每旦來索母日與之道人知其誠乃謂曰吾無以報德有一地葬之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如言葬之今科第極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常熟徐鳳竹杖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爲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夜聞虛空有人日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舉人郎相續而呼徹夜不斷是年鳳竹果舉於鄉其父施與孳孳不忘凡有叩者無不應諾後又聞空中人日千不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後官至兩浙巡撫凡施與退悔者皆是力量不給或因人情背叛此是惡業阻擾上天正於此勘驗人心要堅持勿倦愈加精進後亦必獲報驗也

天上感應篇卷下

哭

假借不還

凡借人器物不可損壞當愛護如己有用畢隨卽歸之不特無厭於人亦可無愧於心至借人錢財尤當清白念其借時是何等情誼若還圖賴不還或因其來索卽出惡語欲借爲抵賴張本皆非善算者也何謂不善算請觀後事以爲鑑康熙年太倉有薛敬思者欠人銀於城隍廟中誓言吾今生不能償來生必爲畜生以報止以明其必還而已非真願以畜生也乃竟不還而死債主家養羣牛有

一牛從嘉定得來已六年矣忽折一足將售之屠戶夜忽夢薛敬思來曰我爲汝家牛六年矣限當十載前債卽消今雖折足不日可瘳十載已自無多不必棄之屠戶其人夢醒異之至羣牛中呼薛敬思則其牛啞啞然應當其誓神時亦謂可塞彼責耳豈知欠則必償言則必應今以人銖寸之積欲傲然負之以爲得計危乎危乎又高郵一村翁養一母猪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謂曰吾多年還汝舊債止欠一肩蘆蓆覺而疑之偶報母猪死村翁不忍食命其子埋之方掘坎忽一蘆蓆船過問埋何物子以死猪對曰勿埋猶可啖也以蘆蓆一肩易之子頂蘆蓆回父大嗟歎可見貯債業債分毫不爽如此而今人輒謂債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主

主素柔何慮隱主雖柔負者雖強亦不待索當一一填還時悔何及矣世人以不還爲勝算者試一觀之自當吐舌乃又有不肯負人財者徽商吳某信義是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平日所貸汝照賬一一清完寧受饑寒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悉遵父命後甚貧偶落一估井得金二千餘兩鐫唐時年號明晨啟戶則有鄰邑人俟門首曰君吳某子乎曰然其人拜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之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徽州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給與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牛豕以償其還者則有

倍得之息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人奈何眼孔甚小爲一二金卽翻轉心腸便思抵賴獨不思急難時開口告人是何等迫切欲冀其一諾則指天矢日又何等信誓而忍負之究竟甘爲犬馬癡人也亦愚人也此二句言人變易初心之惡

分外營求

何謂分外人各有分如農之有畔一毫不可侵越但分所不求亦得分所無求亦不得榮枯窮達若有神主之營求便非何況分外人吳郡王百穀負重名以太學游京兩大老欲爲圖鄉薦王夜夢金甲神問曰爾欲壽乎欲科名乎答以願壽不願科名因辭弗就兩大老欲覓一大事爲贈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主

適有某總兵失事願以三千金求寬卽使百穀居閒夜又夢神問曰汝欲壽乎抑欲財乎答以願壽不願財神曰此福建林舉人物實非汝所應得也王乃又謝之遂歸可見命中無有難以兩大老之力而不能少效些微人乃以一切妄想欲與造化爭不亦愚乎昔裴璞素正直卒於官其友韋元方道過裴躍馬來騎從數十驚問之裴曰吾職西川掠剽使專司世閒財祿盈縮如農求穀商求財士求祿只依本分所有不增本分所無凡人一飲一啄以至貨利各有定額少踰其數吾卽得而掠之若踰數太過將併掠其本分而使失之矣由此觀之人於分外之事妄意營求不惟無益而反有損可不慎乎

力上施設

豪強富貴所謂有力之人也已爲人所畏矣又從而施威設計使人不敢不從或狠僕恣行逼詐或官府借勢欺壓小民石卵難敵有不破家者乎至若官長氣祿本是炎赫又加錘楚何求不得其性屈成招者何限故既係有力之人不可再加一分施設步步謙忍方合天理又如督力可以降人筆刀可以訟人利口可以折人者是皆恃其所能欺人壓眾亦爲力上施設噫人奈何不從心上修爲而偏於力上施設吾恐人力未遂而天譴隨之亦何利哉此二句言人越分任力之惡

淫慾過度

邪淫已戒於前夫婦之道人所不免然亦不可過度昔人讀陸機文賦有悟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遂於此得養生之術蓋精爲至寶施之於人尙能生人留之於身豈不自生黃庭經云急守精室無妄泄閉而保之可長活是也若縱慾敗度所謂閭王未嘗喚汝何乃自爲押到昔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滅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欲是樂事故言戒難今爲一喻明明安毒藥於惡食中是殺之慘也暗暗安毒藥於美食中是欲之慘也智者自思之然每見好色不已未有不羸疾而死者亦非暗安毒藥直是明明安毒藥於美食中人自見食不見毒耳何謂度如二至月宜戒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四立日宜戒辰令節宜戒大寒大暑宜戒日月薄蝕宜戒大風大霧迅雷暴雨宜戒又本命甲子庚申日宜戒醉飽喜怒憂悲宜戒山川星月神祇井竈之處宜戒知此所謂度者思過半矣若謂正色非淫不妨稍縱豈家釀不能醉人乎神仙歌云可惜許可惜許可惜元陽宮無主一點既隨濃色枯百神泣送精光去亦可危矣丹陽賀某每遇名妓慨贈厚貲但於慾事甚淡妓問其故賀曰財吾有餘何惜奉卿若精則生人有限予實寶之後年老猶步履如飛陸天池見一友好色爲寓言以警之曰某帝時宮人多得春疾醫請救數少年藥之帝如請宮人疾愈謝恩諸少年伏於後枯瘠無人狀帝問是何物對曰藥渣今人但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心毒貌慈

此與口是心非有異一是言語不誠一是面目皆僞與包肚險心者更深彼但令人難窺此直令人相忘矣如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閒人莫能測人謂之笑面夜叉後不得其死昔人云古人形似獸皆有大型德今人表似人獸心不可測若斯輩者何處無之吾願生

生世世不遇見此等人亦人生之至幸也此一句專言假作腹心之惡

穢食餒人

餒人者與人食也禮曰毋反魚肉謂已經口也與人共食經口不反況穢食以與人乎多是主人不親庖廚縱任婢僕所致以此享客則爲不敬以此享神則爲不虔以此享親則爲不孝卽以自享亦爲不愛其身飲食雖非君子留心然在家經濟於此可見一斑且穢物觸突竈神尤不可不慎也翟永壽販米爲生因米價貴取稻田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少頃震雷大作永壽知不免取錢一貫授與同行者囑令歸道其母作是語已天忽開霽若非一點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三

孝心豈不驚雷斧下乎夫誤用穢水潤米遂干天怒若故以穢食餒人神必惡之矣戒之

左道惑眾

道者平坦正直之謂三教聖人跡雖不同其言一轍總教人遠惡遷善而已外此卽謂之左道最易惑眾眾有二等一是愚民一是奸民愚民不知孔孟文字不識大乘經典見其詭異一哄卽動如瞽者之導瞽拍肩扶走其去向總不知也奸民則明知其妄而借以聚眾暗用愚民以爲之羽翼而亂必作矣吳中有大成圓果等教專以禳賽事魔之術煽動鄉愚一二點者爲之號召順治庚子湖寇蠢動其黨潛與相應事敗磔於江寧凡姓名在籍者無不寸斬

太上感應篇注

而攀染株連幾徧東南其巨魁不足惜獨惜鄉愚墮其雲霧中謂吾輩自爲茹素而何故緝我至死不悟嗟乎亦可哀已此二句言人設心欺誑之惡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度量權衡持平者也短狹輕小則不平矣此主賣者言之然物有賣卽有買若主買者言則短者變而爲長狹者變而爲闊矣且輕者變而爲重小者變而爲大矣此人情奸巧之所必然也雷火之誅瘟疫之禍實由於此江山縣祝大郎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忽有道人過而戒曰汝宜用心平等若有人來取斗秤等物必有災矣是夕卽夢二青衣來取既覺急尋之已失矣因憶道人言謂災者火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

四

盡徙所有於山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屋宇錢財順流而下所居化爲深潭至今呼爲祝家潭寶坻縣有富民某以水銀潛灌天平銅幹中每秤入則昂其右使水銀注左銀雖重亦輕而入多焉出則昂其左使注右銀雖輕亦重而出少焉人不能測有趙生者館其家夜半聞若有數人蹣蹣入者堂中亦有出而迎者戶外人語曰是家用水銀天平有年矣何以報之堂中人曰火其廬答曰太輕曰絕其嗣答曰太重良久曰柳氏之報生披衣起則已寂然念主人不德而招神譴吾當過去遂辭之未幾富人買一妾柳氏與妻忤日夕詬爭富人毆其妻竟死拳下妻家訟於官論如律前館師趙已聯第居長安富人子馳往告師大駭

曰有是哉吾向不知柳氏何人也竟坐此天也歸謝若翁
吾不能策矣其子歸毀天平果得水銀又餘杭民董七以
十四兩秤賣乳一道士日對龍潭誦經龍忽現身曰老師
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訶至殿上誦當日供乳
二斤後忽不供道士復對龍潭誦經龍神又現道士問近
日何不供乳龍神曰吾宮中原無乳因部民董七以十四
兩秤賣乳吾抽其羨餘以供師今董七死其父用十六兩
秤吾不能復抽矣道士大感歎然則用小秤者方以爲得
計而豈知暗中有鬼神消耗止落得欺心二字耳周才美
爲子娶婦付以斗斛秤尺各兩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
悅求去翁固問之曰翁所爲有逆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肖恐被玷累妾不敢逆天又不敢違翁命故求去才美悟
乃曰依汝言出入但用其一婦問用此幾年矣曰約二十
餘載婦曰如必欲婦留當反用二十年少入多出以耐前
日欺瞞之數才美許諾後生二子皆登第智哉婦也獨奈
何普天下男子而智皆出一婦人下也朱貞白曰世言不
欺神明但不欺心神即不欺天地百神也或問曰事神乎
曰事吾心神不忝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耳嗚呼能曉
此者有幾人耶吾故揭出以爲短尺狹度者之箴砭
以僞雜真

凡物有真則有僞人亦能區別之矣有賤丈夫者專於真
僞之間作生計彌縫裝點人莫之辨而爲其所欺害人不

淺故以僞雜真獲利有限壞心實甚如布帛菽粟之類雜
僞者甚多而假銀假藥其罪最大崇禎時東昌某進士之
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名成足
矣此銀不可更用無何進士公忽病目家亦漸落翁恚曰
安所謂天道哉向者用假銀日富子且顯今易之日貧子
且盲遂復用假銀如初踰年進士公目漸愈謁選得秦中
令翁大喜挈家隨焉未幾秦寇大熾一門遇害甚矣天之
巧也科名富貴天所以報善人也今反以報惡人疾病放
廢天所以報不善人也今反以報人之善當顛倒用意之
時真以爲天道無知矣而不知巧妙一至於此又康熙八
年崑山典舖藏一銀工視人所典金銀物佳者即以僞者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五

易之製度宛肖有人使老婢以金鐲典銀五兩贖時已爲
贖物矣不察也未幾再以其物來典呵之曰銅耳曰前曾
典汝五金卽是物何言銅相持良久竟以其物歸主家恚
甚責婢曰必汝爲僞婢無以自明欲自盡而雷震一聲則
典中之人死矣然猶諱之曰暴亡棺殮如法三日而雷忽
破棺拉其屍於通衢而天下人乃白今世之作僞者多矣
作僞而至於殺人者又多矣安得轟轟然日以其雷徧擊
之而普天下無一漏也然遲速幽顯各有報但人不覺
耳又最可恨者貨賣假藥誤人最甚彼贖藥之人疾病急
切只望一服見效豈知假藥誤賺反重其病以人命爲戲
良心喪盡豈無因果所當深戒也

探取奸利

人不能不謀利但如農工商賈堂堂正正以取利孰得而議之若利以奸得則非分也取以探言則如掠也覓如此之利而欲肥家養身決不能享如私鑄私販放鷹紮圍之類皆所謂奸利也宋楊丙家濱黃河歲積芻茭幸河之決倍取其利趙昌言知天雄軍廉得其狀因秋潦丙復誘奸民穴隄隄吏告急昌言竟從丙家悉取芻茭塞穴復逮丙勘之獄具抵罪夫使河隄日決而楊丙之家日富矣即使隄不決而誘奸民決之楊丙之家亦日富矣然而天道難容身家併喪凡取奸利者如食鮑魚但取其一時爽口而竟忘其有殺身之禍真至愚也自短尺狹度至此皆言貪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義

利損人之惡

壓良爲賤

世之人誰非良者爲奴僕爲婢妾爲娼優而其人賤矣即使不得已而爲之又或自己樂爲之已極可憐而況彼無樂從之念又無不得已之事乃我以威勢壓之使彼不得不從豈不喪盡天理順天一僑客見何氏女端麗求爲介婦母不知其僞而許之年十六歸其家尋徙居淮口誘以爲娼女誓不從一日留一賈人逼事之女乃大哭自剄部使者命所司禮葬之而捕僑客抵死此等人非受官法卽受冥報而更有父甘心爲之者永落三塗必無疑矣南昌令王公將嫁女於鄰縣之子買一婢爲媵見其執等而泣

太上感應篇注

問故曰我舊令陸公女也父被賊害流落至此王公惻然貽書鄰縣求緩婚期欲輟嫁女之裝先嫁其婢鄰縣報云吾有一姪年弱冠願卽娶前令女出嫁之夕王令忽見一人拜牀下曰前令陸鴻漸特來相謝公緣此壽增二紀子孫及第觀僑客之抵死與王公之福壽只在念頭反掌間耳人亦可擇矣

謾罵愚人

謾者欺人不知不見也謾者快捷之貌愚人本無見識乃以詭計欺之而出於倏忽之間則手足無措墮其術中遂至破家喪命者往往有之遂昌村中三人同行前臨一渡中有一人愚蠢乃使之赴水取彼岸舟其人脫衣下水撐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義

舟來渡二人二人纔登舟愚者忽腹痛欲泄急跳岸上二人竟撐舟去曰日晚不及候汝矣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舟覆俱溺死而愚者在岸無恙世見愚人必百計以調弄之而天獨視爲可憐卽百計以全之非惟全之也卽取巧者一一調弄於愚之前而人猶不悟也輒曰此愚人也嗟乎彼真愚也哉此二句言人欺侮良善之惡貪婪無厭

以口取物曰婪言人之食如口之食物無有窮盡也人命由財止有此數貪者不惟無得將并其所有而失之昔有一富家因荒歲米貴貪心未已請仙問價有天將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糶一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

谿壑尙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反幸天災把利專若此貪夫不重譴頭上青天豈是天著火部抄其家其家立刻火焚所謂并其有而失之也又萬曆三十六年米價騰湧一富戶卜於城隍神道士曰此籤何用曰米價可再增否道士不覺大罵其人抵家驟死蓋神殺之也此又并其身而失之也如此類不可勝數即使因貪致富若命中無有虛空中自有鬼神作耗或以水火或以盜賊或以疾病或以官訟種種耗去及或以不肖子孫淫佚賭博耗去更奇者本無一事而暗地消散不知如何耗去貪者卽千手千眼豈能敵虛空中百千萬億之手眼乎若不貪者則有大利成都黃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

卷下

三

麥未熟小民糧食照原價糴之不加分毫在己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一日張忠定公夢謁紫府眞君坐未定忽報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迎之且揖坐張公之上明日公請承事來一如夢中所見問何德而眞君厚遇若此承事述平生不過如此耳張公曰此所以坐吾上也使端坐回拜黃公子孫青紫不絕非不貪者有無窮之利乎又杭州東平廟道士卧榻上供王靈官像前置一瓶凡得經願卽貯瓶中絕不計較厚薄有郡人死致夢其妻曰汝雖多方修薦不若東平廟主某公施一斛飯足矣一念平等亡魂賴以津濟況心空者乎又胡九韶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猶每日謝天清福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

名清福九韶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不至饑寒又幸牀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此眞知足者也吾願有財者當學黃承事有術業者當學東平廟主卽至貧者亦當學胡九韶若學從前諸公殺身破家有何利與此一句專言貪夫恣意之惡

呪詛求直

按呪詛有二一則實有冤曲而呼神以求明一則本無冤曲而借此以塞謗豈知神聽若雷聞其迫切叫號必爲伸理其曲者固將赴勘而直者亦不得不與之同訊矣吳中朱承祚妻者平日多呪詛以產亡有術士曹麗天用童男女伏陰可見亡魂其夫信之因試以幼婢名百合者書符

太上感應篇卷下

李

訖睡去見一緇衣女人前導至一池氣色甚慘池中七婦人共妻在焉一見婢避呼曰百合汝來耶囑家人不可呪詛我以此受罪得有道者薦之可脫此苦臨別大慟此婢素嫻獨談此事如遇諸白日乃往叩穹窿施度師作道場三晝夜既畢謂承祚曰子當再往看之乃往延羅天至婢瞋目卽作其妻聲曰虧汝禮懺有功已託生本郡爲男十二月當產矣同度者四人其二人以孽重不得度良久辭去而婢復本來面目此康熙二年其夫親記者世間呪詛惟婦人尤甚不論曲直而但以呪詛爲快血湖不必產亡者入之有罪當卽入焉故人縱有枉屈急之不自白者實之反或自明若呪詛以求伸是無涵養之力也呪詛誓章有

云人有呪詛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閒伺隙行其禍害如人衙門前呼習凡屬衙卒即得脅詐原不必官府聞之也可畏哉此一句言人替神肆妄之惡

嗜酒悖亂

酒以合歡成禮不禁人飲但不可嗜嗜則悖理亂行能使士敗名官落職農荒田商賈喪資所以佛有五戒而酒居其一其味不過米汁所成非魚肉比而其害德敗禮反在魚肉之上蓋魚肉止以穢口而酒則無惡不造也如蘇易簡爲學士平生好酒還陽而卒王全爲學士亦自恃量高一日大醉醉裂面頰又如灌夫酒酣坐罵田蚡遂至棄市其禍不一所以蒲江鄭氏家規子孫未三十者酒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全

許入昏壯者雖許少飲有喧嚷者筆之奉賓客惟務誠格勿強以酒請婦年過五十姑許其飲故能累世同居顧文康素豪飲一時無敵晚年著論謂職是早衰及屈指里中先後享大年者皆不善酒因作詩以誌戒焉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曰卿何爲嗜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以此推之豈非伐性之斧乎夷門廣贖曰置之瓶中酒也酌於杯注於腸善惡善惡歧矣禍福得失又歧矣蓋氣昏志亂膽脹身狂平日不敢爲者爲之言騰煙散事墮罪機一言蔽之曰禍泉而已可不戒哉此一句專言惟酒喪德之惡

骨肉忿爭

太上感應篇注

凡人之情疏則必怨怨則每事欲讓之以見德親則必軋軋則每事不肯讓以成怨然皆由於見理太明如曲直是非雖有一定之理而一門之內安得事事如理人人如理少不如理而爭端見矣此乃理障也故凡事可以理論而獨於父子兄弟之間理字全用不著不可曰我如是彼亦宜如是也袁氏世範曰人家父子兄弟多不和者或因責望太過或是分財不均或是性情不一皆不和之根也爲父兄者但愛子弟不必責子弟之不順爲子弟者但敬父兄不必責父兄之不慈則情意之間自然相洽至於財物尤宜看破富者當思吾財雖由自掙然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貧者當思彼實辛苦營運以至增益吾

太上感應篇卷下

全

若佔之寧不自愧苟能如此必無爭端矣至人之性情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至婦人賦性偏僻大率輕恩易怨又有婢妾挑鬪是以妯娌之間積恨難解當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言語往來行走須令曳履揚聲恐適逢議論彼此生隙如此即欲忿爭從何而起此處家至要之論也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問以治家之法乃書百忍字以獻帝旌其門張孟仁妻鄭氏弟妻徐氏徐富而鄭貧懽然相得也鄭有一子或歸寧徐卽乳之徐有一子或歸寧鄭卽乳之不問孰爲己子亦不知孰爲己母也家有一貓一犬貓爲人竊去犬卽取貓子乳之和氣所感如此男如張公之忍女如徐鄭之

和惟知懼喜而不知有忿爭矣其不和而不忍者則有江
西過東明事東明者家富其庶弟貧無賴東明斥之欲有
以中東明東明懼以他事斃之獄未幾東明見此弟踉蹌
入馬廐而廐中騾遂生一駒東明知是弟魄所託頗戒心
焉騾則絕馴擾可愛東明復心憐之然終未敢近鬻之近
村騾復潛返見東明作戀狀東明忘前戒前撫摩之騾益
弭耳以聽至於逼近連蹄之中東明腹仆地遂歿嗟乎此
騾能柔能忍以報大警真得老子之智但世之爲兄弟者
不知何故而分嫡庶見一庶出子奴畜之隸視之分產不
及十之一其稍能自立者猶得強附枝葉其不能者真不
知視爲何物矣抑知世之爲兄弟者果從父乎亦從母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如從母當從母姓而不當從父姓如從父則無論妾所生
婢所生以及不可名言所生皆父之子也則皆兄弟也而
安得有二即使不肖當思吾父一點骨肉譬如身有贅疣
誠爲厭恨然不可割去以傷其體今東明以庶弟之無賴
而逐之又潛斃之其飲恨而必欲報非過矣世間同胞者
或有洽睦而異出者必多嫉忌故獨載此以勸此一句專
言家庭乖變之惡

男不忠良

忠者盡心竭力之謂不忠則機械變詐一片虛花遇父母
卽欺父母遇兄弟卽欺兄弟遇朋友卽欺朋友此等人如
魑魅魍魎遠之可也良者世間物性有良有惡其良者如

麒麟騶虞雖置之毒蛇猛虺中必不噬人其不良者如虎
狼惡獸雖日以囹圄繫之有不起而噬人者乎今試言其
忠良者揚州蔣應參字三我爲人端方正直幾微不苟自
始冠至老未嘗一日釋冠樂善好施戒殺放生其自銘有
曰用儒治身用佛治心臨終念佛而逝子善字同菴崇禎
丙子鄉試其硃卷忽從眾卷中徐徐自出房師張調鼎異
之拔冠本房人以爲三我公厚德報云又楊璜字希周當
塗人持已甚正順治丙戌兵亂赴水死子纔十歲救父亦
溺死妾有遺腹妻陸氏口祝其生男及誕乃女也陸氏泣
曰已矣無復望矣親族咸集欲分其產女忽呱呱哭不已
陸抱女溺視其私處已易女爲男矣因聞於知縣張公一
時以爲異事此丁亥三月十六日也若非希周之忠良自
矢子之至孝殉父其能邁此千百年僅見之事乎爲男子
者不當如是耶其不忠良者則有地獄在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四

女不柔順

女者坤道也當以柔順爲主不取才能不取膽識不取聰
明不取學問惟柔順二字足以槩婦德之全矣有不柔順
者或恃其族姓之貴或挾其才智之強遂至不可制馭亦
有非貴非強而稟性悍戾陵其夫虐其婢僕箝制其翁姑
此眞罪大惡極必不可容於世唐憲宗岐陽公主下嫁杜
崇見其舅姑拜起一用家人禮主嘗曰上賜奴婢必不肯
窮約事我乃自買微賤可制者後崇刺澧州從者不過數

十約所至不得食肉郡縣供具悉返之姑疾奉藥必親喪則哀慟異常以帝王之女而柔順如此今畧有門第便驕矜不法制其夫如人奴真寒乞相也

不和其室

世惟琴瑟和諧而後家道可興若乖張反目日日爭競無有不破家者或因於賄贈之薄或因於容貌之醜或因於才能之拙而更有戀聲妓狎寵妾以至欺陵尤爲不可獨不思一遇悍婦則數者無一有而未嘗不吞聲忍氣今幸遇柔婦而遂以此虐之明係欺善怕惡豈鬚眉丈夫之事乎劉廷式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我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禮

太上感應篇卷下

奎

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第後瞽女以疾卒庭式不復娶嗚呼若庭式者可以風矣顏光衷曰人生莫作婦人身百般苦樂繇他人彼其離親別愛生死隨人所主惟一夫耳舍其身而身我舍其父母而父母我一遇遠旅之商遊學之士米鹽瑣屑鉞指勤勞苦衷誰喻一旦知遇姬侍滿前罔念結髮恐懼與汝安樂棄余吁嘻何待人以不恕也不敬其夫

夫者婦之天終身所依胡可不敬不敬者非悍婦卽蕩婦也幸而舉案齊眉白首相守固當勤襄內政始終不倦卽不幸而青年居寡家業寒微亦當守節撫孤以存宗社助其夫不忘其夫皆敬也古來賢婦如梁鴻之妻孟光歐陽

太上感應篇注

修之母鄭夫人至今猶嘖嘖人口若長舌之婦志志憑陵失行之女忘身撒潑則尤不敬之大者鮮有不遭天譴者矣南宋有厲氏者本餘杭大族女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仇離而歸改適曹詠詠爲秦檜黨驟擢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厲氏服用精麗倍極尊嚴謂母曰渠合在此受享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檜死詠坐罪貶死於新州厲氏攜二子扶喪歸二子復不肖家貧不能給訪親舊四明里過前夫門見其門庭整潔花木蓊茂因自悔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遂懊恨而死此可爲輕棄其夫者鑒

每好矜誇

太上感應篇卷下

奎

矜是驕矜誇是誇張富貴才能都是不足憑靠的滿則必覆況天道惡盈人道好謙一味矜誇豈不犯天之忌千人之怒乎每見豪華子弟倚勢陵人輕薄少年恃才傲物究之我自恃其富貴一朝傾敗轉爲貧賤所嗤我自恃其才能眾口揶揄適召滿盈之禍向所挾以勝人者今不且爲人所勝哉然亦非僞爲謙恭也昔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忽相見伊川曰別來一載做得甚工夫良佐曰只去得一箇矜字蓋矜字病根最重去得矜字學問方有進境宋杜鎬弱冠登第嘗與同輩游一寺中老僧問其姓氏鎬述科名以自誇老僧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內愧其言然則科名果足恃乎又宋以王全斌伐蜀蜀主遣王昭遠禦之昭

遠據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朱師至三戰三北恒懼涕泣目盡腫然則才能可自炫乎昭遠本無才能彼負才能而好自矜誇其才能亦不足觀即功名又豈能自保哉
常行妒忌

男子則妒名利女子則妒色寵二者常行之不殺其人不
止後不至自殺其身亦不止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
夢中第十一向人道之人見其自許甚確謂必與主司有
關妒而訴於郡主司既聞外議拆卷十一名以陪卷易之
豈知所易者即大璋而易去者乃投牒之人也眾咸謂天
道之公張某兄弟業醫求療必之弟而不之兄兄妒之一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日弟舟行兄匿舟尾至新陽江忽起猝第將投之水舟人
急撈舟就岸得脫去未幾兄目不能開死於貧瞽此二者
以名利妒者也休寧富人買一妾爲妒婦幽閉死後妒婦
患喉塞忽白日見前妾厲聲曰悍婦始餓我今病結塞是
我扼其吭也我死汝獨生耶妒婦駭而死此以色寵妒者
也如此類不勝舉普勸世人去人我障作平等觀如魚入
海海何礙其游行如鳥飛空空何妨於翔舞不然人既遭
毒已亦不利冤愆相報豈有終窮可哀也哉
無行於妻子

妻者己之敵體子者己之繼嗣必我一言一動事事可爲
法則而後可責之從化今之待其妻者非刻薄即狎昵刻

薄則彼必無仁心狎昵則彼必無貞行此一定之理也又
待其子者或過於驕養或過於督責驕養太甚必至於流
蕩督責無禮必至於傷恩又一定之理也史堂微時娶妻
既貴薄其妻妻鬱鬱臥疾不一顧將終呼堂曰我今死矣
爾尙不一顧耶遂死堂不自安爲厭勝之法數日其妻見
形曰怨積在心厭勝何益今去矣堂遂狂號至死此無行
於妻者也涿郡王瑤溺愛二子養成惡性後不能制而告
官二子皆死於法瑤死有城隍廟道士開廟中聲喧起窺
之見王瑤持狀求祀神怒曰爾有子不能教自絕其後誰
供爾祀不准瑤哭而去明日訪之知瑤已死此無行於子
者也至如縱妾陵妻廢嫡立庶則又家庭之變而無行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甚矣人當深省

失禮於舅姑

婦人之事舅姑與父母等一或失禮卽爲不敬則其罪亦
與忤逆等順治庚子常熟西北區一婦素悍方切菜指姑
罵曰恨不以此刀斷爾頭俄黑雲布空霹靂一震其婦衣
服焚盡而身不卽死又延平府兄弟三人輪供其母三婦
皆不孝子既出輒詬語相加姑至饑渴不給一日雷擊三
婦皆變爲畜一羊一豕一犬惟頭面如故小兒鞭之以爲
戲笑口不能言但垂淚而已久之方死嗟乎雷擊人多矣
未有如此之奇巧者也然而無足異也語曰人面獸心此
三婦人其心之化爲羊豕犬久矣豈待雷擊而後爲羊豕

大哉此皆可監也若敬其舅姑者崇禎五年淮安毛繼宗妻馮氏始病篤婦旦晚籲天代死取刀刺脇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姑驚醒即以帕掩創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封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剖肝一葉和羹以進姑食之美問何物婦詭言鄰家所饋鹿肝也姑盡食之病隨愈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掩小姑覺之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觀上二婦如羅刹惡鬼爭欲剗刃其腹觀後一婦如聖賢菩薩令人頭俯至地然從來未有子能孝而婦獨敢逆者文安縣民娶婦美而悍每訴其姑之惡夫一日出利刀示婦曰汝姑虐以此殺之何如婦忻然夫曰汝且謹事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使四鄰皆知汝姑虐然後行事耳婦乃怡顏以事幾一月矣復持刀叩婦曰姑日來視汝若何曰非前比矣又一月復持刀問之婦默然曰姑今好甚前事慎勿作夫乃怒視之曰世有夫殺婦者乎曰有曰復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娶婦正爲奉舅姑耳吾察汝不能承順吾母乃反令吾爲大逆造此刀實欲斷汝首姑待汝兩月使汝改過承顏表吾母待汝之心不薄而安受吾刃也婦戰懼泣拜曰幸恕我我終身不敢再逆久之乃許後婦姑交睦播於鄉黨此又因婦而及其子可以爲法者也但世人於妻言則字字肺腑於父母言則字字矛盾妻怒則百方承順以求其懽父母怒則揚眉努目以傷其

意如是而有惡婦婦豈誠惡哉必當以子肆市而婦人姑從末減可也自男不忠良至此皆言男女反常之惡輕慢先靈

凡殯殮無禮居喪不謹安葬不速祭祀不誠拜掃不勤皆爲輕慢而停柩不葬尤輕慢之大者羅羣游太學以前程禱於神夢神告曰子父母不葬已得罪於冥安問功名羣曰尙有兄在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古葬禮大夫三月士踰月不葬則不變服易食哀親之未有歸也今人惑於風水之說貪求吉地日久遷延或既葬多疑屢行啟掘不知古人卜地之義惟是重親遺體後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

太上感應篇卷下

七

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求禍福各有因緣於山水何與倘迷而不悟年復一年或遭水火或遇盜賊或流滯他鄉或一旦先期朝露竟無入土之望矣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雨水浸淋日氣下蒸未及歸土木已先腐又有以一厝爲大事已畢者皆天地之罪人也按輕慢之故皆出於死其親之心謂親已死矣雖極其崇重何益不知親之望殯殮猶如人之望行裝也親之望塚墓猶如人之望家宅也親之望祭祀猶如人之望飲食也親之望拜掃猶如人之望探視也昔一醫者出入一朝士家元旦早往賀初至先有一客數遺

人入詢報云猶未如是三四次皆云猶未迨天明客怒罵
迎聲稱不孝而去醫亦不敢詢他日從容爲朝士言之問
狀貌乃其先也因除夜酒醉迨曉方祀耳蓋先靈必赴食
而尤喜夜食卽此一條可知祖先一點真靈未嘗隨形骸
以俱逝親安嘗死乎親實不死而人子以爲已死往日無
數提攜無數懷抱直付之一場冷淡嗚呼不如無子矣故
爲人子者於殯殮喪葬務期盡我心力必敬必誠此事親
盡頭處此時不用我情更於何處用我情他如廬墓思親
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
經懺作福以薦其親成名就利以揚其親一言一動務期
爲賢人智士以慰我親於冥漠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主

子而爲之報矣先靈況可輕慢乎

違逆上命

上命如君命臣父命子將帥命士卒官長命子民家長命
僕役之類皆不可違逆蓋上命猶天命也天可違乎卽命
有不順亦當委曲諫諭不可顯抗倘君父之命本爲合理
而故逆之尤爲罪大唐諸帝之於郭子儀功成則奪其兵
有變則命之將然詔至卽日就道無纖毫顧望此所以稱
純臣也臣子果能以此存心不見君父之非則上下一德
何患天下之不治推此而凡事其上者皆當知所以自愛
而不知有違逆矣此二句言人忘先抗命之惡
作爲無益

世間萬事皆空惟勤修善事福報無窮世人於博奕飲酒
之類亦知爲無益而戒之矣但於增置田園廣積財產則
孜孜惟恐不足曰吾以豐衣食也吾以傳子孫也豈知人
生衣食之外所用幾何以順得之亦費精神以逆得之卽
爲冤孽子孫能守亦不能以家財替我於死後若子孫不
守則轉眼已自冰消而又何益哉至於文士鏤心欲以詩
文博名然而未經轉眼已屬覆醅矣黃山谷詩名傳天下
秀鐵面呵之曰公以豔語動天下人淫心死且墮泥犁地
獄則不獨覆醅而又爲地獄種子矣而世之作淫詞小說
者不惟無益爲害最大張繼孫日人有撰造小說倡爲淫
褻之詞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主

寓言幻影而無識者觀之則魂搖色奪以爲閨房醜行未
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
心雄膽發矣若夫幼男童女見此等書必至鑿破混沌拋
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實誰使之然耶虛言折
福綺語爲殃不獨誤人兼亦自誤吾實爲作者危之惜之
不憚與天下共戒之也蓋文之誨淫者詩已開端詞則甚
淫矣曲則更淫矣小說則摹演情狀淫而又淫矣凡作淫
詞者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總爲無益有害之事若夫
鬬葉角刺此風盛行無論城市村巷引類呼朋每見韻士
文人連宵永日借以遣興其伎之規矩準繩則有正有奇
有主有客有含有取有賞有罰覃精費思潛移默運噫乃

以有用之精力爲無益之嬉戲廢時失業不至傾貲蕩產則不止飢寒盜賊喪身忘家不旋踵而立見者此無益之爲患更甚又人之易習而不知省者也惟是有德能者闢釋經傳修輯方書有財力者修井築隄造橋布路置社倉立義塚此皆有益於人之事有益於人則亦有益於己矣雖然此修福已耳福盡則仍墮莫如打掃此心潔潔淨淨生時寸絲不掛死後萬念皆空天上天下游行自在庶爲有益也

懷挾外心

臣有外心則必欺君子有外心則必遺親妻有外心則必背夫兄弟有外心則必相賊朋友有外心則必相傾然自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己庸獨利乎昔丁公爲項羽將逐漢王於彭城西短兵相及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滅丁公來謁意必見酬前德也帝令徇於軍中曰丁公不忠使項王失天下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遂殺之此可爲有外心者戒也又吳中有靈鬼能淫人女一女將被汙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鬼言此女心正吾不敢近女怒曰我心獨不正耶鬼遂去不復來此可爲無外心者勸也此二句言人心行不正之惡

自呪呪他

干求不遂便生呪恨是慚愧而思害人也呪詛求直是忿激而求自白也自呪呪他是怒而自呪意不欲生又呪他

人并不欲其生也女子小人多有此往往得慘報鄉人某妻常與人私又竊鄰物人訴之某乃呪曰吾妻果與人私及盜物者當爲雷擊否則汝亦如之未幾夫妻皆斃於雷觀此而可以呪爲戲乎小民一時慚忿便欲以呪爲護身之符以爲天可欺神無知也豈知天神一一不爽如此偏憎偏愛

愛憎人所不能無但不可偏偏則不問是非愛者終於愛併其非者而是之憎者終於憎併其是者而非之其後受愛者必揚揚得意受憎者必鬱鬱不舒人心不平豈能帖服若施於家庭之間則積久成讐是愛之適以害之也鄭伯殺其弟其叔實其母偏愛之也呂后殺其子趙王實其父偏愛之也推之而凡妻之殺其妾豈不由於夫之偏愛耶使能以物付物受愛者不喜受憎者亦不怒蕩蕩平平父子兄弟妻妾之間還他一個至公無我禍安從起人於愛憎當如是矣此二句言人乖戾偏私之惡

越井越竈

越者跨而越之也井有神竈有竈神主一家禍福跨之則爲不敬如坐井欄及以足踏竈門皆不可不戒張孝先每醉好與人跳井口爲戲一日見井中有金甲神持矛上柳卽腹痛如刺虔禱乃愈是井神不可慢也向栩性狂每坐竈之北版屋上其家立見破散是竈神不可慢也不獨自己當敬一切僮僕皆當嚴加訓飭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跳食跳人

跳者跨之過也食爲民天褻食是褻天也况一粒之米經農夫血汗豈可恣行踐踏乎人不論貴賤皆稟五行而生不可戲侮翟林與正叔先生假宿僧舍坐處偶背聖像先生曰轉椅勿背林曰何也先生曰凡具人形皆不當慢況聖像乎迴山開而喜曰見似人者猶不敢忽則於人也可知矣今之以人爲戲者安知此此二句言人起居不謹之惡

損子墮胎

人世罪業殺子第一或因多子累重欲殺之以減食或因野合成胎欲殺之以減口或悍妻禁妾或生女過多於是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罪

有既生而損未生而墮者矣獨不思投胎是何等艱難殺時是何等慘苦凡遇此等當多方設法以全其生不可拘於俗見也梓潼救劫章云元秀家財四十萬有子四人其餘諸妾所生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十數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中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人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膝下陰府將元秀永囚地獄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天下有似此者卽許便宜施行按此則損子墮胎豈非天地所必殛者乎何龍圖溺女歌曰虎狼雖最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既收養生

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啣嚙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我民毋爲殺其女蓋世俗以女爲賠錢貨故多殺之歌因作也若在今日則又不然不肯父母生一女卽視爲奇貨待其畧長卽售人爲妾爲媵覓價非數百金不止向之溺女者今反喜得生女世道益可怪也已東坡述王天麟語云鄂岳之民貧者生子輒溺其父母亦不忍見閉目反身以手按入水盆而死天麟見鄰人有此每救之量與服食留之旬餘無子者欲乞爲子則又不肯乃知父子天性固在特牽于惡俗耳且天道好生人命至重無故而傷一人必羣相駭異損子墮胎者是殺一無罪之子孫其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美

罪可勝言哉此一句專言傷殘天性之惡行多隱僻

隱者不光明僻者不正大凡人之事何不於大廷廣眾之前爲之其暗室屋漏惟恐人知者皆其得罪於天地鬼神者也潯縣諸生馬一元病死復甦索紙作書妻叩所書何事生曰我見兩隸攝我主者瞋目怒曰爾之不德極矣爾能盡續平生之惡以誠於世當使爾還我承命隸因送我歸今所書皆吾過也妻曰君試誦之生誦之徧妻吐舌曰吾朝夕事君不知君行若此卽君已矣如子孫何必諱之生曰已許冥君矣妻曰擇其輕者書之生唯唯輒易牘斯須生仆地口鼻出血妻乃焚香請曰但不死悉書如約凡

三日而生又甦怨其妻曰爾一言幾殺我我哀請百方乃得宥然猶杖吾數十以警示之膚墳起因盡條其夙罪書而梓之名曰馬氏誠世篇夫罪之隱僻者自以爲人鬼不能知矣豈知冥中責之必使其大書特書千萬人皆見而後已然則人可瞞乎不可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凡人行事當以此公爲法此一句專言制行不端之惡

晦臘歌舞

晦爲一月之終乃司命上言功過之期臘爲一歲之終乃諸神考人善惡之期逢此二期便當戰兢恐懼深自修省猶恐掛名罪籍况可歌舞以干神怒乎或曰正月初一爲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天臘五月初五爲地臘七月初七爲道德臘十月初一爲歲臘十二月初八爲王侯臘其日亦有諸神校定罪福故不可歌舞

朔旦號怒

一月之所爲基於朔一日之所爲基於旦當使神氣清明交於百神號則叫呼無禮怒則嫚罵不甯瀆天地褻神靈莫此爲甚太倉有強生者父死往龍虎山求張真人薦拔真人伏壇起曰汝父發蛆蟲道矣強泣問父何以致此真人曰姑置他罪只如每遇歲臘喚狗元旦嘗懷怨恨不燃燈燒香亦應此報矣彼強父非有大惡直以不經意失之耳一犯天律子孫莫贖豈不可畏觀此則晦臘朔旦人宜

何如昔人云天晴日暖則潛鱗戲藻疾風暴雨則鷺鳥投林乖戾之感一至於此故君子懲忿息怒爲天地扶太和之氣爲吾身培壽命之元怒號當戒又甯獨朔旦爲然耶

對北斗唾及溺

北乃北斗星君所居爲眾星之主宰百靈皆所統屬至尊之所何可觸穢凡人崇奉北斗者皆有奇驗如徐有貞奉斗最誠日誦斗母咒後以罪下獄廷鞠時風雷大作錦衣堂上如豕蹲者七英宗懼得減戾常熟奚浦錢氏姑婦二人寡居忽火延燒煙燄四逼婦窘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七人舉袖一麾火應時而散其靈驗如此况可涕唾之併溺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七

對竈吟詠及哭

吟詠卽歌唱也今人在尊長之前尙不敢高聲言語竈爲司命之神乃敢對之吟詠及哭甯無褻瀆之罪李貞伯尙寶夜半呼二婢至廚烹水婢始以謔笑致詬繼以哭泣忽見二青衣隸喝云汝何敢來此觸犯將撻之有一麗人若貴嬪者徐出就坐二隸白以觸犯狀曰姑宥之因起而入婢奔回移時始能語再觀前篇月晦之日註載俞淨意事則知竈有神明信然矣當謹凜勿犯

又以竈火燒香

又以二字是緊接上句蓋人於竈前最易忽畧故復拈二事以詳言之燒香非不可取火於竈也但拾竈薪傳火恐

不潔淨反爲褻瀆昔有二人一誦華嚴一誦金剛二人同暴死冥王曰二人皆當延壽二紀誦華嚴者更妙他日不來我處矣誦金剛者醒後訪問誦華嚴者答曰吾每誦經必誠敬灑掃取石中火或木中火燒香儼如對佛必不敢輕用他火誦金剛者曰吾知罪矣吾誦經每輕用竈火燒香不敬多矣以是不及君宜也

穢柴作食

穢柴非有害於食也柴雖下爨穢氣上薰恐有犯於竈神耳宋有李生患瘋三年百藥不效有僧與藥一丸李漫留之不食夜夢僧謂曰我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作飯所以患瘋又因汝曾誦大悲經三藏特賜汝靈丹一丸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緣何不食既寤即服之遍身皮脫髮眉再生蓋穢柴作食烟臭難聞人且惡之况鬼神乎人當禁戒

夜起裸露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丙夜暗室儼然如對神明若夜起裸露則罔知忌憚放肆之念由此而生况夜乃百靈交會之時可裸體以觸神怒乎昔彭城一女無故謔妄裸形醫禱莫效適張真人京還投牒以告真人召神將至女始改容曰藐爾民婦中夜裸形犯我天上貴神宜就顯戮今上真至已赦之矣蹶然倒地病遂痊則知夜起必當以衣蔽形勿謂昏夜無見也

八節行刑

二分二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謂之八節凡遇此日則諸神會集開度羣衆條錄罪福在人則當謀諸善事不可恚怒忿爭况行刑乎昔何比干爲汝陰獄吏每至八節之日必哀懇縣吏從重減輕從輕減免後爲丹陽令一如前法人皆稱爲何父一日有老嫗至曰君家世有陰德君又治獄平恕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出懷中九百餘策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數後固如嫗言此八節免刑之報也免者如此則行者可知

唾流星

流星者天之使也又星辰失度是災兆也對天使則宜起敬見災兆則宜恐懼修省而可唾之乎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六

指虹霓

虹霓乃斗星餘氣雨暘之徵指之則爲不敬詩云螭蜥在東莫之敢指蓋自古戒之矣

輒指三光

日月星爲三光書爲三辰照臨下土人瞻仰必當致敬輒指者謂無所顧忌而常指之也崇禎時常州大旱郡守曾公櫻夢神告曰明辰一老人挾傘進西門逼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日伺之果得公懇其所禱老者曰吾何知堅辭公亦堅請不得已赴壇焚香以禱至三日天果大雨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我生平特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遇山路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

耳可見能敬三光者風雨聽其號召彼不敬者當何如指之卽不敬也

久視日月

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鞠躬俯首無敢仰視日月之尊於物無所不照日爲太陽君象也月爲太陰后象也久視則喪天甚矣蔡京視日久而目不眩或曰此貴徵也然恃其目力敢抗太陽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後以擅權誤國貶死彼喪視日月者果何爲哉

春月燎獵

燎獵者焚林而獵也獵之所殺有數燎獵則所殺無窮彼射飛逐走太上且有明戒況燎獵乎獨言春月者春爲萬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物發生之候縱獵不已已傷生生之仁乃復縱之以火則草木由之而枯焦百蟄因之而煨燼是天方生之我輒戕之罪斯大矣昔熊山一叟家裕無嗣偶猛虎爲患叟以草木叢繁之故因借咸陽一炬片時十里皆灰年餘生一子稍長卽欲縱火燒父居至十八歲忽跳躍狂呼仆地復甦曰我名雖是子實汝仇家我本山中巨蟒方春抱姪被爾放火燒山傷及萬萬生命我母子俱成灰燼今冤可雪不復在矣言畢而逝是夜火發闔家俱死吁可畏哉

對北惡罵

北辰至尊所居唾涕猶不可況於惡罵惡人忿心所使一時不服顧看或對北惡罵者有之不知戾氣惡聲觸犯實

太上感應篇注

甚我怒欲泄神怒如何昔管寧偶晨起對北櫛髮忽瞿然曰北辰至尊所居何可褻犯深自引咎若無可容古人對北敬慎如此尙有惡罵之事乎

無故殺龜打蛇

應世真人曰一切物命皆不可殺而龜蛇陰精應北方真武之宿尤不可殺若無故殺之必罹慘報是以仁者常切救護劉彥同以放龜而脫水厄孫真人以放蛇而獲仙方古來放龜蛇者輒得奇報其物之通靈可知已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如是等罪總結上文之詞自非義而動以至殺龜打蛇皆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是輕重二字有一篇總較之輕重有逐句細分之輕重如暗侮君親與抵觸父兄較則抵觸輕暗侮重也就暗侮一句中較之則暗侮中自有輕有重也篇首篇終俱以奪算爲言不復言他事惡報者五福以壽爲先六極以凶短折爲首人雖放廢一生沈迷不悟而此身尙存猶有一念回頭之望忽然猛省換盡心腸一反掌間轉禍爲福司命不得而禁之也惟餘生既盡則事不可爲矣姚端恪公云人生生前懺悔苦被俗緣纏擾及至真正死來又苦懺悔不及痛哉言乎元人羅貫中撰水滸傳將奸盜變詐之情無不說盡後生子孫七世皆啞足見事遠三四百年其子孫無纖毫之過而神明不肯恕之如此人卽不爲己計獨不

爲子孫計乎然人造惡之時只謂天道無憑希圖漏網孰知天無急性卻有記性輕重遲速報應不爽石門縣談經貝瓊二生友善洪武入年秋閑放還談遂病卒久之貝以事寓峽石紫雲山麓雨後散步忽聞呼聲如官府至貝避道左視專車者談生也談卽下車屏騎從攜貝手步至葛洪井邊坐而道故貝叩其所以致此之由談曰上帝嘉吾心行簡爲督巡都統使君秩上城隍一級一州善惡皆屬廉訪貝曰素聞冥法森嚴今以州人萬狀責於君之一人用何術以周之曰陰律甚嚴然豈人誅而家罪耶其有大惡著聞者固卽與眾棄之至於微疵小過則亦寬之而已他如虧折欺罔等事則五祀之神月奏於天帝遊巡之役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三

時報於監司論法原情禍如其罪又有冀其悔悟者有俟其惡積者有姑縱其身禍其子孫者有禍其身併禍其子孫者彼蒼用意之巧在進退遲速之間錯綜顛倒以御凡情此其所以爲天也言訖不見作惡者觀此能不凜然人謂不於身必於子孫作兩截看其實作惡甚者身與子孫皆不免一串觀可也此節詳言罪惡輕重之報以明如影隨形之義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上文旣明隨事受報此節特取貪財者復言之見此罪爲

易犯也篇中撈掠至富耗人貨財事非一端皆不順義理故曰諸橫取人忙忙終日所算惟財問其何故曰吾有妻子家口耳然不以順取而以橫取則陷人之妻子家口凡幾矣而鬼神亦計其妻子家口死亡相繼一一填還昔孫奮爲扶風掾剋取民財大將軍聞其富坐以叛逆抄沒資產併滅其家此妻子家口漸至死喪者也至於若不死喪則有水火諸事若不則有四字乃緊相呼應之詞使人無有逃躲處如韋公幹知瓊州貪殘無厭瓊多奇木及離任盡載奇木雜以金銀浮海而歸行未百里二舟俱沒此以水災折之者呂師造爲池州刺史侵漁百姓厚載而歸忽見一物躍入舟火卽隨發一舟之物皆成煨燼此以火災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四

折之者丁謂貶朱崖路遇巨盜盡劫所有此以盜賊折之者馬襄爲西川漕遇亂以五十兩銀十挺親沈於井亂定取不可得此以遺亡器物折之者正德開崇德人胡應奎與陸一奇朋誘宦家子賭博而耗取其家之半後胡瞎一眼陸跛一足藥餌之費所得俱盡此以疾病折之者劉治奉命點盤蜀宮恣意掠取一時謗議煩興財物悉爲人脇取而去此以口舌折之者當其倖得豈料及此而冥冥之中必不少貸人亦何爲不悟乎此節原分兩意漸至死喪是以妻子家口之死喪當橫取之直也他人費財此獨費命其如加賠利錢何水火盜賊一段謂若不死喪則又有水火盜賊諸事以當妄取之直也雖與原取之數相當然

加賂利錢亦不少驚恐一也憂悶二也悵恨三也勞苦四也忿怒五也本錢如數賠償而又有許多加貼勸天下人慎勿橫取而不加勿取之爲最上一乘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此節繼於橫取之下大抵枉殺多由取財上文橫取之報或不致死此云殺則必償以見罪莫重於因財殺人也枉殺之事不一總之我殺人人亦殺我但所殺之器不同耳故曰是易刀兵而相殺也然豈必真以兵相殺有以奇疾殺之者有現形而殺之者有再世而殺之者順治年浙江提督某膝生異瘡宛如人面每日以豕肉斤許恣其飲啖痛不可言諸醫罔效一日瘡忽言曰吾家屬百口悉遭汝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手此只是花報耳果報猶在地獄療何能爲未幾竟以此疾卒又新淦縣丞徐從政憲委巡勘宿於吉州某宅前一夕其家夢神謂曰明日有徐侍郎來可善待之至晚果然厚禮而去及回復夢神曰徐從政此行受金而枉一人命天曹已減其壽官止此矣某家遂不復款丞深訝之一僕語其事承愧形於色自後常若有人隨其左右方及回縣而死獲人寓鄂州慕一婦婦匿棗紿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悍佯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婦婦以死死十七年而其人復娶一妾寵之妻妒如故有道士至其家指曰冤家聚一處矣人不解其言未幾妾亦以斷腸草漬酒中勸妻飲夫不察亦飲之夫婦皆死妾與一婢焚其居挈貲而

逃道士乃與人言妾乃婦婦後身也年正十七所謂易刀兵而相殺者莫巧於此矣至於醫本生人亦有枉殺人者劉太初醫薛司法妻差誤至死後白晝一婦人蒙首至家數劉用藥之誤劉遂駭死今之醫特未遇厲鬼如司法妻者耳豈遂無冤對乎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非義之財已如上云而此又言之者世人萬惡皆有斷續惟財不可一日或少故惡不能一日不造所以太上不憚反覆言之人亦知非義之財不可取但圖目前暫飽耳豈知如漏脯鴆酒以是飽卽以是死非有二時如孝感民劉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金

尙賢張明時同行見山中銀根蘊起二人大喜謂宜祭禱而後掘取劉潛以毒酒令張飲之張亦乘醉以斧擊劉死而張毒發亦死二人蓋空死而義利兩失之太上謂非不暫飽猶是安心妙此則求一暫飽而不可得今人畧見小利雙睛出火未知是利是毒請諦思量胡嘉棟曰今世縉紳多以請託媒利且云脫人刑獄受金何傷成人功名取利非枉不知有罪者倖免則無辜者必含冤無學者倖進則有才者必被抑拂人情好惡之公奪天道禍福之柄眞名教之罪人也以此取利而謂可以遺子孫計長久何異認漏脯鴆酒爲長生之藥哉屋漏水滴脯上名爲漏脯有毒殺人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

爲而凶神已隨之

此節發明心爲善惡之根示人知所謹也心起者一念之萌也一念雖微感天地動鬼神關終身通來世人能一念起於善只此一念是汝本師只此一念卽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劍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慈航若一念起於惡卽三塗現前故青神凶神隨念隨至不煩等待昔元白實恨人負德晨往殺之道過一菴菴主軒輊翁見其前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握刀持劍勢甚凶惡少頃而回有金冠玉佩之士從之擎幡執蓋意甚閒適天明翁往問曰子今早何往而歸甚速自實告以有人負德早將殺之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計一

全

及至念其妻子何尤且有老母遂隱忍而歸翁日子一念善惡神明已知因述其所見如此又嘉定李長蘅夜宿於友龔仲和家卧而醒語仲和曰吾適一夢甚異夢與子同坐此齋忽黃冠數人直前毆汝吾力解去已復來吾又解之仲和驚曰異哉頃思庭外乃黃冠隙地欲備價小展二肘不意念方萌遂入於夢此事若行後日必爲爭端遂寢念夫彼雖曰備價然其謀必有不可言者故凶神遽入於夢亦奇矣又王文正公初知臨江獄有一囚罪當死而情可矜公欲求出之竟夕不寢至五鼓忽然而得急趨出則吏卒已起候矣公怪問之曰直宿者方五鼓聞空中呼曰起公將出矣故羣起相候也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問竟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計一

全

爲平反王公一念活人而空中便有神知其善心感動如此又崑山李瑤圃銓部長君字伯馨有門下客號朱三鬚子與僕輩通謀伯馨極恨之一日以名刺送縣囑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僞報已付獄矣又一日以一名刺囑討朱三氣絕僕復僞報已斃於獄未幾伯馨病見朱三來索命家人以先旣朦朧不敢言其尙在日禱神祀鬼伯馨眼中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夫朱三故在而伯馨所見復何物耶曰此卽所謂凶神隨之也非真有朱三卽凶神現爲朱三也佛經云一切惟心造朱三雖生於家人之手而已死於伯馨之心外寃可解心寃不可解伯馨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寃對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則凶神者亦非真有凶神自心卽爲凶神矣人安可作心上不安之事乎故君子於起心之際常存檢點檢點既純則正念現前邪念自然不起此治心之要訣精一之眞傳也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此與首篇禍福無門四句緊緊照應如爲善者必不能爲惡爲惡者必不能爲善福必不可轉而爲禍禍必不可轉而爲福便不見人心之靈不見天道之巧故於篇終又指出還轉一機使爲惡者亦得打開生路革故自新其曰曾行日後自曰莫作曰奉行日久久正與緊爲人教以改悔之法此太上婆心太切也如阿那律本一巨盜夜至寺見

佛燈欲滅拔劍挑之燈忽大亮即時悚然改惡從善後竟得道又昔彌蘭王問那先比丘言人在世作惡至臨死念佛即得生天我不信又殺一生命死即入泥犁我亦不信那先答王如人持小石置水浮耶沒耶王言沒也那先言如持大石置船上其船沒否王言不沒那先言大石因船故得不沒如人雖有大惡一時懺悔念佛用是生天其小石沒者如人偶作惡不知懺悔死後便入泥犁何可不信崇德姜應兆爲人謹厚素不飲酒教授里中途遇里老醉而扶之歸覺袖有金姜遂搜之里老不虞其取也是夕有徒讀書其家倦而憑几聞有人推門進室問之曰主人虧行竊人財物上帝使吾爲孽耳語已寂然其徒心異而不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全

敢言次日姜忽思酒自是日坐醉鄉生徒俱散未及半年所竊之金悉還酒債產盡形羸猶耽飲如故一日入酒肆肆女挑姜姜忽自思向因一念之差以致顛沛如此人生幾何豈容再誤堅拒不就夜夢神告曰我酒孽也汝前竊金上帝以汝素謹未忍遽殛姑先使我來耗汝昨有善事勅我還矣及旦惡酒如初生徒復聚家產漸盈以壽終可見一念回頭上天已鑒其誠則改悔一途豈非轉禍爲福之捷徑乎世之愚人亦自知所作不端或誦經以希免罪或祭禱以冀消愆而本根之地依然如故如人思食而煮沙石欲成嘉饌有是理耶嗚呼謬矣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

太上感應篇注

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

此承上文復言感應之必然也篇中所謂善惡約來不過三端口之所語目之所視身之所行大槩盡於此矣不曰善人惡人而曰吉人凶人以其爲善卽是吉之幾爲惡卽是凶之兆也乃降福降禍必待三年者何若曰至於三年之久而善不蒙福惡不蒙禍萬無此理蓋太上千言萬語猶恐人信心不真故刻斷疑根決定日期使人咬緊牙關做事然人但知司禍福者天也豈知致禍福之由不在天而在人併不在人而在人心耳夫語爲心之聲視爲心之引行爲心之使苟志於善無惡矣三善三惡皆以語爲第一可見人生造業口過居多正統時山西祁從周與同社

太上感應篇卷下 註

李

王用子結文昌社一日設醮用子方就枕恍見帝君升殿叩問從周功名何似帝君謂從周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應遷中丞四十五應進大司空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終因恃才傲物語多諧謔冥司錄其輕薄口過已滿二千四百七十餘條倘溢三千條將奪其壽算錄其子孫入丐籍矣其罪與殺生邪淫等但淫殺人猶禁戒至於口頭訕謗隨意譏彈少年習氣才子機鋒以爲得意而心胸輕薄環喪元氣向來福澤胎元頓易爲貧窮軀殼可勝道哉用子驚寤傳於人能戒此者如嚴君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後證仙階故善者借語言以作福不善者借語言以生禍至於視行可類推而知擇取矣

胡不勉而行之

此一句總結全篇篇中只是要人行善胡不二字承降福降禍之說來人只疑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又爲善者徒得辛苦爲惡者落得便宜所以遲疑不決今報應一一分明如此人胡不勉而行之乎若云人縱不願行善獨不願受福耶深訝之而深醒之也人多是口中說得身上行不得華嚴經曰如人善美饒自饒而不食於法不力行多聞亦如是所以不貴說得但貴行得其不能行者只因人有六種心何謂六種一自恃心凡人塵習紛擾習失檢點罪戾已多豈可自恃無差肆行無忌今後若看得自己分毫勝人便當滿面通紅一身流汗一畏避心大聖大賢皆

太上感應篇卷下

注

吾分內人爲頂天立地男子何事不可爲乃畏難思退暴棄孰甚今後當看得六尺形骸便須擔荷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力行無倦直造聖賢地位一因循心學者除舊自新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一斬一齊斷若猶豫不決便成墜落今後當看得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改無由可不猛省一好名心爲善增名是曰顯德不使人知是名陰德若必求人知人不知便不肯爲矣今後當看得爲善如拾明珠默默自寶招搖販賣不惟無益反致禍害一微福心凡人爲善求效善力已減況所求在福念念貪著善福皆虛今後當看得百劫修行總了自己本分一切妄想總莫交涉一間斷心善有作輟與無善等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豈可一暴十寒今後當看得時光迅速疾如電光蹉過一日便缺一日將此六種心用力並除單單只守爲善二字則善力自然充足善行必至圓成直與太上呼吸相通方不辜負諄諄告誡之深意然茲篇也上士讀之豁然於心善所固有惡所本無以是篇爲印心見性之書中士讀之惕然於心有所感而爲善有所警而不爲惡以是篇爲省心寡過之書下士讀之赧然於心貪善報之厚而有所敬羨懼惡報之慘而知所懲創以是篇爲畏罪遷善之書此上聖之心所爲欲度一切有情咸登道岸也

太上感應篇卷下

終

太上感應篇卷下

注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吳太極敬書



感應篇直講

聖語

太極真人曰

太上垂訓 感應之篇

日誦一遍 滅罪消愆

受持一月 福祿彌堅

行之一年 七祖昇天

久行不怠 壽命延綿

天神恭敬 名列諸仙

古樵李蔣能濟沐手敬書

太上感應篇直講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明義第一是

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

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

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

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

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鑒察第二是道則

感應篇直講

二

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

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

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

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

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

追悔。積善第三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眾邪

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

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善報第四苟或非義而動

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忿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螫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

感應篇直講

三

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截。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眾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

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諸惡上第五埋盡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虜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施

感應篇直講

四

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眾。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奸利。壓良為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呪咀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牀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

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軌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諸惡下第六如是等罪。司命

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忘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惡報第七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

感應篇直講

五

凶神已隨之。指微第八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悔過第九故吉人語

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

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力

第十

感應篇直講卷首三勸

勸讀 獲福之本也

感應篇也。初在道藏中。自從宋真宗皇帝。賜錢百萬。命工刊刻。後大顯於世。當時賢人君子。都極尊奉。明朝世宗皇帝。亦作序頒行。清朝順治十三年八月。世祖章皇帝。欽諭刊刻。感應篇。頒賜羣臣。并舉貢生監。皆得徧及。歷朝隆奉。如此。雖然。豈獨人間寶貴哉。上蒼之尊重是篇也。更甚如王與病遊東嶽府。見殿上大書金字。感應篇。號曰金章。百中環刻。印此經八千本。貯樓。夜夜紅雲疊繞。祥光燭天。司成之曰。汝還陽。更將此經廣布。能受持者。不但脫水火盜賊。厄之苦。求嗣求壽。求祿求仙。都在此經。若是不信。執迷不信。即身老而習成。更難望其改悔。終身醉夢。輕擲

感應篇直講

勸讀

六

一生。嗚呼。讀了感應篇。如醉忽醒。如夢忽覺。不但轉禍為福。實是起死回生。今勸世人。第一要發信心。陸稼書先生說。禍福之於善惡。真如影之於形。第二要發虛心。袁了凡先生說。我輩身為凡流。過惡日積。而回思前事。常若不見。己之過者。心虛而眼翳也。具此兩心。方可讀感應篇。每日焚香虔念一遍。熟念之後。便有樂趣。更要念一句學一句。念一句。改一句。每日暇時。反覆細看。二三張若能時時心中默念。字字反入身來。尤妙。日日如此。終身謹守。一切祈求。自然感應。前賢說。下根人該讀。上根人也該讀。天下無人不該讀。至於乾乾淨淨。收拾這箇心。更為第一關。

勸行 獲福之寶也

感應篇讀了。務要做出積德累功來。庶幾不負昔夔州推官楊句誦感應篇。常行十種利益。一。收街市棄兒。僧人代養。待年十五。願認識者。歸還父母。二。每冬十一月初一。收一十以上。十五以下貧人。乞丐。入本宅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到來春二月初三。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

應驗湯藥。四施棺木。濟無力津送之家。五。使女長大。不計身價。量給衣資。聽其父母擇配。六。專一戒殺。遇飛走之物。買來放生。七。遇荒年。資糶賤糶。并賑濟窮民。八。修造橋梁。開河補路。修理寺觀。九。資給窮途。使得還鄉。十。排難解紛。在官辨明冤枉。念及人。事事抑強扶弱。生子名椿。年二十。狀元及第。又如舉冒起宗。增註感應篇。其友夢老翁。明誦聽之。乃見他色美。二句全註。讀畢。老翁曰。該中是科。果中進士。此以筆行善者也。成都王雲芝。有口才。通源。大師教他。積口德。從此凡利人之事。無論大小。極口方便。不肯當面錯過。行之二十年。鄉會聯捷。二子亦先後登第。此以舌行善者也。順天曹世美。家貧。樂善。實心勸人。幫人。廣約人。結善會。捨茶捨粥。捨薑湯。捨棉襖。人出錢。已出力。歷多年。會中人見其可託。薦與一財主。販油。共分利。漸獲五十餘金。子孫安享厚福。此以力行善者也。是知楊公之十善。今之殷實。宜學也。冒公之筆。王公之舌。曹公之力。今之寒素。宜學也。誦感應篇。不外體天行教養之事。至於一感應篇直講

勸行

七

舉一動。常常敬畏。以自脩其身。則不論貧富。一也。勸刻 復福之廣也。太微仙君功過格曰。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家傑人者。當千善。廣布無疆。重刻不朽。者。當萬善。況感應篇。尤為天人並重。救世之寶訓乎。從來刻是經者。必獲奇報。筆難盡言。如瑞安黃鳳。刻之而命絕。放還後。復增壽算。大谷程嘉猷。刻之而陽壽已盡。大士命其再生。龍山姚文然。刻之而瘧疾頓愈。錢塘于玉陞。妻梁氏。刻之而三年危病一朝霍然。此延壽卻病之靈驗也。真大奎。刻之而生子繼嗣。徽州吳大祈。刻之而連舉三子。嘉定王竺。刻之而亡男再投母胎。歸大賓。刻之而生子顯貴。此報嗣得子之靈驗也。華亭沈業刻之而登第。黃巖楊琛。刻之而舉進士。吳郡陳嘉謨。刻之而高魁北榜。生六子。長季俱登第。青浦曹一士。刻之而科中聯登。官至御史。江西石中璞。刻之而家道頓興。數萬二子俱貴。休甯方時可。刻之而諸疾頓去。家財漸豐。生二子皆貴。并享高壽。此富貴

福澤之靈驗也。至於刻之而免水厄者。則有徽州許允卿也。刻之而免火災者。則有武林楊振之。江西徐天行也。夢關帝命刻者。甯波李燧升也。夢文帝命刻者。呂律仲也。更有為父祈福。為母祈壽。而如願者。則有錢塘孝子汪源也。今勸世人。誦感應篇者。務須神前立願。刻施此經。使世間無人不得讀。或為小卷。或大部。或獨捐。或眾募。板既刻成。必須印施萬部。庶為滿願。凡鄉場郡試。寺院郵亭。公車官轍。遠商湊集等處。廣為施布。流通天下。功德莫量。

感應篇直講

勸刻

八

一 館講

近世人家小兒讀三字經畢。便把感應篇與他讀。到八九歲。麤為講解。每見刻本。都載此說。今勸世間為師的。不論城館村館。總把感應篇與學生讀。只得一千二百餘字。讀了每晚與他講講。培植他做善人的根子。四書五經。廣大精微。也要從切近做起的。凡八九歲到十七八歲的學生。都該講。并囑他每晨誦一遍。終身奉行。這便是做先生的陰德。子孫必昌盛的。

一 摘 講

講。延安府畢方茂欲行善無力。因思化人為善。最是好事。遂人便講善惡報應。對病發藥。人多悔悟。後鄉試。太守豫夢神說。今科只中畢方茂。文雖庸淺。因平日訓人為善。特錄之。榜發果中第十名。今世間善士。有心勸人作善。遇了為子的。便該摘出孝來講。遇了為弟的。便該摘出悌來講。遇了刻吝的。便該摘出濟急救危來講。遇了奢華的。便該摘出剪裁烹宰來講。即此類推。委婉開悟。這是日日有的。○直講以明

講義

九

要白

一
演講

白道理為主。故因果從略。若要兼講果報。須另記數十事。

一勸講

講感應篇自讀了。務要勸人讀。自講了。務要勸人講。如自己會講。更多勸人會講。自己演講。更多勸人演講。并家講館講摘講。都要自己能講。勸人照樣講。庶幾講感應篇人的多。○凡講感應篇。務要反覆痛快。至誠懇切。使人聽了。踴躍改行。庶為實效。感應篇為人在世。斷不可不通曉的。倘或未能透亮。必要請教人講。或同幾人。稍酬教益。把這篇聽的仔細。便走向福路上去了。萬幸萬幸。

一
家
講

右講法六條。都本古今人所行的。大凡一方中必有一二善人。把感應篇熟讀力行了。然後先從會講做起。便可化出十數善人來。就此十數善人。共行下七條講法。則化出善人愈多了。講說數十年。更得接手講說的人。便造一方的福。方方如此。則天下幸甚。但講感應篇時。講的聽的。人人都要底。

本著的。況勸講更須廣授底本。惟望遠方善士。把直講改正翻刻。不拘獨力募資。廣印流布。愈傳愈速。庶幾太上尊經的道理。猶如日月共見。雷霆共聞了。

增訂講法七條

清朝順治十三年欽諭。刊刻感應篇。頒賜羣臣。及舉貢生監士庶。莫不敬遵。爰擬宣講法。合前共十三條。

一講此篇。最合天地鬼神的心。是必大受福報。故司講的。須常具至誠懇切心腸。要講求反覆透徹。第一要勸人。刻刻存善心。講善要勤勉。講惡要痛戒。前六講皆然。

一我輩身為凡流。昏弱多過。清夜回想。真堪流淚。前賢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庶把會講速速做起。年久精進。神仙可冀。若能每月兼得演講。尤妙。

一有力者。若肯捐貲。供給一司講。使數里中。日日輪流講。

感應篇直講

講法

十一

感應篇。漸使風俗變好。可准千善。講所不拘寺院。幽僻鄉村。大半善惡不分。然做人儘多樸實易教。最該憐憫他。宣講此經。便是陰德。倘有雇工。及手藝等人。通達來聽。更要講幾句。切他本分說話。使他一生受用。

一此本直講。引果報甚少。倘講經文一句。又從別部中講因果二三條。更為詳盡。尤須搜焚淫詞。使不奪亂。

一遠方善士。若得此本。急須募刻廣施。則講處便多。昔松江顏章敬先生。刻印丹桂籍十三萬部。徧施各省。屢夢天神索書。祭香焚達。又迪吉錄云。一心普度萬世太平。凡立善心。務要廣大。拘拘作自了漢。可惜枉過一生。

一作善全憑赤心。然亦有四種法。財筆口力。是也。原可各出所有。各行善事。今勸講聖教。全賴口德。造福無疆。

太上感應篇直講

太上。是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得道為仙家之祖。係上天至尊之聖。感應篇。是太上勸人。作善之書。感。是感動。應。是報應。言人以善惡感動天。必有禍福報應。篇中前半勸善。說大綱。後半戒惡。說細目。據管窺之見。竊以為眾善之細目。即具在諸惡之對面。如忠字是網。後半輕蔑天民等句之對面。便是目。孝字是網。後半違父母訓等句之對面。便是目。不彰人短句是網。後半凡說貪財之對面。都是目。即此類推。句句皆然。今不自揣。將戒惡一百數十條。指出對面。意欲發明。聖人蘊蓄之旨。俾人一面改過。一面便得遷善。敢質世間高明斧政焉。至其義理。都從格言因果中出。亦非敢杜撰取戾也。昔朱子說理。猶如白話。務使人人了悟。是編做此。號曰直講。伏望四方善士。躬行心得。感應篇直講

明義

鑒察

之後。口頭存方便。舌上積陰功。到處講講。開悟羣迷。均出禍關。共登福路。諒仁人樂從事焉。講法另列。太上曰。太上老君說道。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凡人的禍害。福利。原人自做自受。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作善必有福報。作是招來的意思。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惡必有禍報。就像人身的一篇。跟定那身體一樣。不曾差了。這四句。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音蒜。○此說神道。專掌人間過惡的。巡遊查察。遇有過犯。即時錄奏。定罪。便消除人的壽了。人活百日。叫一算。犯輕的少奪。犯重的多。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明既減了他的壽。又罰他貧苦。耗散災厄。纏身憂人皆惡之。惡去聲。○作惡的人。人人在是愁苦。患是禍患。都厭恨他的。這是公道在。

太上感應篇直講

人惡人到此。便刑禍隨之。作惡的人。必受刑罰。必受吉慶。無容身的地了。刑禍隨之。禍害。就像跟定他的一般。吉慶避之。作惡的人。凡吉慶的化。做凶了。慶的變。惡星災之。作惡每每遇着了。凶星惡煞。便遭了災殃。這是自投羅網的。算盡則死。節壽命多短促的。從此做畜生。做餓鬼。人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錄音六。○此說人的一身。都有神明鑒星名。主人善惡的。這般星神。在人頭上。日夜盤旋。凡暗室虧心。總是瞞不過的。錄是登寫。見人罪惡。便登寫簿冊。削除了人的壽。祈禱終歸無益。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尸音師。輒音藉。詣音寄。○此說人的一心。都有神明鑒察。

感應篇直講

的三尸的神。住在人身裏。凡心頭言語。總是瞞不過的。庚申。是天神決斷人善惡的日子。輒是每每如此的意思。詣是往到。曹是衙門。三尸神。每逢庚申。趁人好睡。便上到天曹。據實告白人的罪惡。月晦之日。竈神亦然。此說人的一家。都有神明鑒察的。一月的末日。叫做晦。晦。竈神。掌人一家。的命。凡男女大小罪過。總是瞞不過的。每到月終。直奏上天。是一月一結算的。可欺惡人不知利害。瞞了人眼。便要起邪僻的心。做苟且的事。那曉得。人可瞞。天不可瞞。有巡查的鬼神。有照察的鬼神。有在身在家的鬼神。憑你機密。那有不曉。讀了感應篇。凡起一念。頭走一路。徑。務要刻刻畏。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懼。常怕得罪。於天地神明。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此總說諸神。既嚴察人的過惡了。便定他那箇過大。那箇過小。過大的。削壽十二年。過小的。削壽百日。人到消除壽命。的時節。萬般帶不去。只有孽隨身。悔也晚了。其過大小。做一箇人。最要趁早思量。趁早立定腳跟的。

積善

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這是老君勸人先從避
的人。必須遠絕了這過惡。就像避水怕沒死。避火怕燒死
一般。凡過惡曾經犯的。痛改了。不要再犯。未曾犯的。切戒
了。不要偶犯。數百事。就是篇中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這就
非義而動。到殺龜打蛇等過。
過惡的。法兒。凡要做一件事。必須要想一想。想得來。是合
道理的。便向前去做。這是趙吉關頭。想得來。不合道理的。
便落得不去做。這是避凶關頭。 篇中。不履邪徑。到與人
不追悔。便是是道。篇中非義而動。到殺龜打蛇。便是非道。
不履邪徑。 脚踏叫做履。邪徑是私僻小路。譬喻做得苟且事
經的。他看苟且的財色等事。猶如禽獸的路頭。決要立定
主意。必不肯做的。 〇從這句。到當立三百善。是太上勸人
作善。召不欺暗室。 欺。是遮瞞。暗。是陰暗。室。是房室。善人率
福的事。不欺暗室。 真了心。便件件事。做得真誠。絲毫不願

欺人的。他或在房室陰暗處。沒人看見。遇着了財色等類。可以欺瞞人的。他看來。鬼神一定曉得。難逃禍罰。決要立定主意。必不肯做的。○二句從避過中。積德累功。善心純抽出。最緊要處戒人。是做善人的起頭。積德累功。善心純德。善事真實便是功。從少到多。叫做積。從低增高。叫做累。積德要像聚錢。漸漸添多。累功要像築牆。漸漸高大。善人家富。便要學寶燕山范文正。就是家貧。也能筆舌勸人。精力辦事。發心要真。要堅。用力要勤。要久。前賢說道。凡做善事。必要功德圓滿。方能感格天神。趁早去做。到得積累日子。便是圓滿處。若些須做一兩件善事。便要邀福。邀不動的。○這句包括下文眾。慈心於物。慈心是慈悲的心。這物善。是做善人的總要。慈心於物。字是合天地間的人與萬物。總叫做物。凡有生氣的東西。都有仁。如桃仁杏仁等類。人的仁。便是慈悲的心。初出胞時。就帶來的。這點胎元。斷割不得。善人時刻想胸中本善的趣味。認得純熟。一到待人接物。他便流露出來。時時有一片懇懇切切。痛癢相

關的意思前賢說。人有性氣清冷的。受福必薄。乃知慈心正是胸頭的暖氣。○這句是積德累功的本。做善人的根源。忠這忠字。不但殺身殉難。即平日做官盡心盡職。也叫忠。莫說忠不忠的報應。就看泛泛浮浮。主意不在蒼生的。也都沒有好結局。可見爾俾爾。原負不得這箇字的。凡宰相到箇百姓。都有該盡的忠在。然下民性命。攸關縣令。作縣尤不可不忠的。上天立箇民牧。要他養的。付托那可辜負。善人讀書時節。便真切發心救世。及做了官。來勢大行善事。自能清慎率屬。勤訪民隱。仿美政於程朱。問良模於時彥。不徇情而不受財賄。旌善懲凶。興利除害。倡鄉約。重農桑。訓士理學。教民勤儉。催徵務思善法。刑獄每盡仁心。革刁風。察奸吏。水旱早勘速報。災荒設法賑濟。鰥寡孤獨。責養有人。圩岸溝渠。勸修有效。嚴禁溺女掠賣。賭博煙花。迎伸做戲。淫書宰牛等惡事。倡行社倉。同善會。育嬰義學。義塚。夏樂局。冬粥廠。刊書局。孝孝是萬善的頭。棲流所等善事。正如樓羅寶山一般的。孝前賢說。忤逆子

媳便是禽獸。天報最准的。然這點良心。个个都有。只消一喚便醒。若有人將二十四孝故事。提點提點。人便感動孝心了。只怕曉得這個字的。因循循過。了時候。霎時間。父母大期盡了。要報親恩。再無日子。只是流淚不盡的。古人說孝。必連恩字。不思。做不出孝的。善人每日思量父母生我。萬般辛苦。說不盡的。便要做出報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親恩未報。父母年紀將衰。便要急急做出報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報親。究竟在何事。便要勤本業。省浮費。得父母酒肉無闕。手裏有錢。又要和顏悅色。逆來順受。做出養親悅親的孝來了。每日思量養親悅親。也算不得盡孝。更要愛惜精神。不敢斷喪。不敢犯法。又要種德報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做出保身修身的孝來了。又每日思量當初孝子。有代父受刑。刀斧不避的。有萬里尋親。性命不顧的。就使遭了最苦曉罪。也要做出孝順來了。一言一動。總要思量著父母。方才叫做是孝思。他如父母老的。病友。悽的。探寡的。貧窮的。這是極苦。子媳更要竭力盡孝。友悽去。

故善人有多方救正的力。善人不表揚。漸漸淹滅。人將沒
有榜樣了。故善人有多方褒獎的功。○這是善人持世
道的。推多取少。推音吹。○推是推讓。善人與人交財。每事
意的。推多取少。充己。或兄弟分產。或朋友分財。總要
的讓。他自己只取少的。益待人的道理。要從厚。故讓多。自
待的道理。要從薄。故取少。是內應該這樣的。○這句說
財帛。善人獨能讓人受辱。不怨。凡受人欺侮。到不堪情狀
便宜。甘自吃虧的意。受辱不怨。處。叫傲辱。善人的度量。學
得來最寬宏的。故雖處不該受的辱。旁人未免不平。他看
來。甚是平淡。只責備自己的德薄功淺。不能感動得人。這
箇厚是我應該有的。從此閉門靜。受寵若驚。凡登科做官
想。愈要積累。豈有一毫的怨恨。受寵若驚。及一應榮華
都叫做寵。善人的心。刻刻敬畏的。故雖處該受的寵。親戚
未免得意。他看來。大可危懼。只怕自己的德薄功淺。不能
保守得來。這箇寵不是我該有的。從此趁這勢力。大要積
累。豈敢有一日的懈怠。○這二句說遇合。善人獨能惡則
感應篇直講

七

相忘美則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施恩是加惠與人。是
恩惠。加了人。斷無望他報答的私心。把財物授人。善人把
情念與悔的。各心。只因他看得錢財事輕。救濟事重。故自
然無了這般念頭。錢財人看得最重的。何故善人看得輕
是眾人。善人獨智的緣故。今試細講。這種道理。則隱的
心。是天地生人的種子。重了財。不肯救濟。這點靈根。漸消
漸滅。便覺絕了。生生世世的人。種子了。一也。財聚了。必
散。日猶如人生了。必有死。今日做救濟事。酌量散施。原
不虧本的。不要等天來散。等後人來散。散出禍來。二也。薄
德人。富不起財。的豈但不。試看石崇積財不捨的。禍好
不慘。痛三也。世間赤貧的多。我獨稍稍享些家業。已叨天
地的福庇。做些善事。上答天恩。庶幾望箇久長。四也。天不
足在西北。地不足在東南。天地尚且有缺陷。況人那得有
全福的。我享了財。或缺了壽。或缺了後嗣。未來事。暗
如漆。還要修補。修補的好。五也。教子孫做善人。是起家的

善報

本若論財。只消溫飽便足。何苦財多。孽重。毒害子孫。愚的
多。財定做歹事。傾家蕩產。賢的多。財也。要利令智昏。漸生驕奢。
況且子孫命該富。雖無立錫。他也能富。命不該富。雖積金
如山。也要蕩然。六也。這是錢財該輕的道理。救濟人都不
肯切心的。何故善人看得重。也是眾人愚。善人獨智的緣
故。今試細講。這種道理。凡人一生來的福。有限。享一分。便減
一分。積來的福。無限。密密做利濟事去。則受福一分。便可
積福十分。一也。世間好事。第一救難恤貧。舒翁全人夫婦。
捨處能捨。則解囊時節。愈覺輕便。二也。日行救濟事。性情
舒暢。血氣和平。夢裏清靜。有說不盡之風光。說不盡的安
穩。三也。資氏濟人。增壽三紀。并受無限福祿。范文正曾做
記一篇。善信天道。絲毫不疑。四也。華善為善。不但享這
百福。并善是帶得去的。善根綿綿。享用不盡。五也。喜把善
書看。喜與善友談。善中滋味。愈長。意興愈濃。久久積累。便
是神仙的境界。六也。這是救濟該重的道理。凡此十二條
感應篇直講

八

愚人夢夢。善人了。所以慷慨捨財。無私心。無吝心。終身
不變。就像貪名貪利的一般。○這二句。再提濟急救危事。
是善人到樂善。所謂善人。把上面各條。做得切實。繞叫做
不該做。地了。所謂善人。是善人了。總算起來。善人一生。
不該做。的事。絲毫不犯。滿腹慈悲。到處流出。盡五倫。廣教
化。待人真心體恤。自家實意克己。這便是積德累功的實
際。人皆敬之。敬報他。有少。稱揚祝頌之情。天道佑之。善
的人。合了天心。故天把保佑。福祿隨之。康甯的福。不求自
報。他。有多少。巧湊妙合的事。福祿隨之。康甯的福。不求自
至的。有居官受職的。不謀自。取邪遠之。神靈衛之。作善
來的。這是善人享榮華的報。眾邪遠之。神靈衛之。作善
邪神。都要退避他。故疫癘。鬼。不敢侵犯。正神。常要擁
護他。故消災解厄。托賴安全。這是善人享康健的報。所
作必成。這是善人的事業。長留天地間。受報愈大了。凡做
作必成。萬民受益的事。冥冥中。天神幫助他成就。使他長

遠不神仙可冀。這是善人的精神。長留天地間。受報愈遠。了。冀是望字解釋。神仙可望。如寶燕山的名列仙班。便是。總算起來。善人一生。人敬天佑。受榮華。享康健。作事不應。名登天府。天的報施真善人。這樣隆重。今勸世間人。大家奮興奮興。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力勉力。事也不難。只要肯做。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此申明明白。神仙可冀。言神洞大。叫做天仙。煉形住世。長生不死。叫做地仙。立是積善。解釋要做天仙。該積一千三百件善事。要做地仙。該積三百件善事。如救一性命。完一骨肉。倡一件有利的事。除一件有害的事。方算得是一件。這樣看來。善人召福。雖長生也不難。何況富貴子息延壽等事。果能積善。斷然必應驗的。無奈今人。失了本性。中信用。不但疑人。并要疑天。這是善根最淺薄。讀感應篇。先要發信心。信這天道福善。有遲速無差訛。信到十分。方是為善的根子。○細看篇中。諸樣感應篇直講

九

善事大半要費錢的。凡不費錢的善事。要真心去做。費錢的善事。要真心捨財去做。第一要守牢。節儉慷慨四字。節儉則多盈餘。慷慨則善事成。就。寶燕山每年進益。除了家裏動用。餘來一聚。濟人。家中最儉。不留金玉。不穿絢緞。故善事做得大了。袁了凡進益極少。也能分半。做救濟事。減己的衣。縮己的食。勤勤積善。他若家業盈餘。便不止分半。做善事了。凡人隔善如山。病痛只在奢華。鄙吝四字。奢華的鮮衣美食。遊山做戲。一應無益的費。件件樂從。獨講到善。意興索然。鄙吝的家。雖充足。心終不足。日日求田問屋。只顧自滿。講了善事。便不是我門裏貨。昔王叔圖到一相。知人家看他色色豪華。僕婦俱穿絢緞。因勸他收養孤貧。做善事。每年約費千金。終不肯聽。後來無子。家業盡為族中。占動他作善。十不一應。後來不及十多年。身亡子敗。兩家。如洗。要曉得奢華鄙吝。便是極惡。故有此報。奢華的。了。自然一敗塗地。鄙吝的。有己無人。人怨天怒。那

諸惡上

得不禍敗立至。耳聞目見。箇箇報應不爽。然禍當未來。都是昏迷。自道我代代榮華的。譬如秦始皇打算。從一世二世。到萬萬世。誰知身後氣數。三年便盡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走轉來。也是容易。只要把這四箇字。反轉來做。太。上又有幾句好說話。載在道德經的。說道。多藏必厚亡。說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說道。禍莫大於不知足。這幾句。應該刻骨記的。蓋人不知足。雖萬金家財。不肯作善。人果知足。就是百金千金的家業。也可節儉。隨力稍稍。做些善事。倒是淺淺水。常常流。況福報自然來。苟或非義的。比他財多德薄。當戴不起的人。好不安穩。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苟或。是設使有這個樣的意思。宜做的事。叫人。起不合義的念頭。念頭上惡了。做不順理的事。務做事上惡了。二句起頭。包括下文。種種的惡。從此列殃及子孫。是太上戒人作惡召禍的事。○對面看來。善人當清靜時節。一念不起。到了發心做事。萬善皆隨。善就是道道就感應篇直講

十

是天理。依了天。以惡為能。做了惡事。反道自己的能幹。便是合義。○對面看來。善人刻刻存善心。做善事。忍作殘害。安於不仁。叫做忍殘。是常恐怕善念斷。善事少。忍作殘害。傷人害物的事。心裏過意得去。這二句。最是惡習的根源。○對面看來。善人時時做利濟事。人物已經得所。他看他還像有傷處。陰賊良善。箭害君子。召禍極大。○對面看來。善人最愛良善。陰裏頭。或薦揚他。或救護他。○對面看來。善人最尊君親。他不必要良善知道的。○對面看來。善人最尊君親。便是欺侮。叫做不忠不孝。○對面看來。善人最尊君親。暗裏頭。一念無欺。一事無欺。○對面看來。善人最尊君親。先生。先生是師。俗語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敢於輕慢大。失弟子之道。○對面看來。善人敬重先生。內外一樣。始終不倦。像叛其所事。○對面看來。善人敬重先生。內外一樣。待父兄一般。叛其所事。○對面看來。善人敬重先生。內外一樣。衙役事官府。兵丁事主將。及一應

在下的事上都是不能効忠。便是叛逆這四句。最是逆倫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忠順所事。安樂相保。患難與共。像待一般。誑諸無識。誑光去聲。○誑是哄騙。無識是沒識見。不一般。誑諸無識。誑曉事理的。因他没識見。便哄騙他。使他誤信害事。竟要弄假成真的。○對面看來。善人生平欺人。況無識的。尤要每事細細講明道理。使他趨吉避凶。謗諸同學。謗是誹謗。同學是朋友。情如兄弟。有過失不妨面說。若背後誹謗。敗他聲名。豈不是險薄心腸的。○對面看來。善人生平不談人。一過。況同學。虛誣詐偽攻的。尤要每事曲曲周旋回護。勸他遷善改過。訐宗親。訐音吉。○虛是無的。做有。誣是假的。做真。詐是奸巧。欺人。偽是裝飾自好。攻是顯然爭鬭。訐是說人陰私。這幾樣加在泛交。尚且不可。何況自己的宗族親戚。這四句。最是滅情義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存心守一。真字。待人守一。恕字。生平無爭榮奪利的事。況在剛強不仁。宗親慶弔有禮。周恤有情。照管保護。視同一家。剛強不仁。感應篇直講

氣質剛暴強忍。又喪了本心慈愛的德。殘忍刻薄。斲削太盡。把本來面目滅絕了。○對面看來。善人的剛強。只為自己改過用。如心裏念頭不好。及酒色財氣等類。務要剛強。方能改得。若待人接物。只要溫厚慈和。便是仁愛處。狠戾自用。○氣質凶狠乖戾。又要用自己的見識。放膽去亂做。最虛。氣最和。凡做民間受益的事。必要依了前賢方是。法。又要多請教明理人。人情土俗。斟酌萬安。纔可做。是不當。向背乖宜。○人做惡事。倒說他是人做善事。倒說他非。向他善人該親近的。倒要反背他。向背便不合宜了。最是狂妄顛倒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是非明白。所以好善事。惡惡事。向背合宜。所虐下取功。○暴虐小民。只要貪取自己以親善人。遠惡人。足額的功。緝強盜。不顧真假虛實。只取全獲的功。這種裏

頭殺害極多。最是殘民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看得一己的官爵極輕。百姓的身家極重。故每事要加恩惠。凡傷民力民財民命的事情。諂上希旨。論是奉承。希是揣合。旨是願罷職。決不忍做。意思在下的用巧計奉承在上的。便要揣合上的意思。期望得寵。這裏頭大有殘害的事做出來。最是欺君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曉得君德關天。下的安危。寵着只片時的榮華。故每事思進忠言。若長君逢君的惡。情願罷職。決不敢做。受恩不感恩。是想他好處。受人恩惠。不思報德。日久并忘記了。這是忘恩負義。禽獸不如。只可比他中山狼。○對面看來。善人把善報天地。把忠報君王。把孝報父母。把義報師長。報答了四恩。人的恩也盡。一飯不敢忘。念怨不休。是罷休。有種人別人畧有不到的處。便要懷恨。這是極薄。不要說起。就是顯受人辱。明被人欺。若使時時在心。報必過當。冤業不可解了。這二句。最是交道中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度量寬。氣量大。除了君父兄弟的大仇。其餘概

不計較。頓時消釋。養得心。輕蔑天民。上天的赤子。故叫做地清明。生平報德不報怨。輕蔑天民。天民輕蔑。是作賤他。有一種的官。平日重交富貴。輕棄微賤。不思量訪問民情。赤子的痛苦。不見不聞。凭他輕蔑了。多少性命。禍報也必慘的。○對面看來。善人做官。第一重在愛民。凍餓的民。要代天設法養他。愚蒙的民。要代天設法教他。秀民要他合天道。奸民要他免天擾亂國政。擾亂國政。要忘了身家。切實做出一箇好官來。擾亂國政。是攪亂國政。是國家事務。奸作聰明的。祗誤事。把舊規改做新法。便要攪擾生亂。害了多少蒼生。○對面看來。善人做官。只守常法。然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守法中。便有許多惠民。實際做出來。就是畧有變通。也不妨。總要想到有利無弊。賞及非義。刑及無辜。辜音姑。○有罪叫做辜。凡賞賜一人。做了榜樣。要勸衆人為善。刑罰一人。做了榜樣。要戒衆人為惡。若賞到不義的人。縱惡養奸。損害不淺。刑到無罪的人。含冤受屈。還報必來。豈可草草做。

的。○對面看來。善人做官。要養一方的元氣。訪問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積德的人。設法賞他。要去民間的毒物。訪問一切害人倫。害風俗的。加他刑罰。并殺人取財。貪官污吏。講鄉約。有記善簿。有改過簿。有記惡簿。殺人取財。貪官污吏。姓張的財。便把姓李的放在牢監裏。他或恨極自盡。便是殺人取財了。天報那有不速。○對面看來。善人做官。地方上有財的。勸他樂善好施。多方優獎他。前賢說。富貴傾人。救濟小民。減己有餘。補人不足。也是天道。也是國法。傾人取位。傾自己是陷害。位是官位。用計陷害人。把他的官壞了。却人有官做。正好做事。正好救百姓。就是不得官做。也要安命。看得平淡。或大做善事。或著書傳世。都是功業。誅降戮服。出征。是萬不得已的事。他若投誠降服了。又要殺他。大逆天理。百世受殃報的。○對面看來。善人做將官。不妄殺一人。臨戰必要計出萬全。若投降的。務要憐憫他。開

感應篇直講

十三

導他。安慰他。至誠感動。貶正排賢。貶是驅逐。排是擠下。正他。使奸民化做循良。○對面看來。善人做相。必要正本清源。依了小學上二程。姑忌賢正。不能容他。害國害民。受報必慘。歷來無漏網的。夫子論學制。的法。實心奉行。便使天下做。凌孤逼寡。孤兒官的。都是正人賢人了。大造國家的福。○對面看來。善人做官。極要惠卹貧苦的四窮。最可憐。全賴官長保護他。若凌逼。便造惡了。這九句。最是畫策他的衣食。使不凍餓。這是棄法受賂。賂音路。○法是財物。先該做的。也不但到荒歲做的。棄法受賂。賂音路。○法是財物。受了人的財。竟把法律。任意增減。便是棄法了。○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廉。廉則有守。不敢執法。也不敢枉法。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受了財。棄了法。便把理直的算他曲。看來善人做刑官。最公。公則無欺。理直的收入。輕為重。受了雖是做賤。必寬理曲的。雖是豪富不赦。

了法。并把他輕的罪。用了重刑。不顧人性命了。○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慎。慎則不酷。與其殺了無惡的人。寧姑宥他。我自認了。見殺加怒。遇那該殺的人。臨刑時節。不加失刑的責備。○對面看來。善人做刑官。最仁。仁則好生。未殺時節。要救他。生將殺時節。要卹他。死平日。總把教化做第一事。不得已用刑。務要矜恤。謹守呂叔簡刑戒八章。○感應篇的召福召禍。尤莫大於做官的人。蓋做官的。做出善來。關係極大。做出惡來。關係尤極大。又或有心作善。而蒙蔽在下。無意為惡。而帶累甚多。一經隨意。暗裏頭便造了惡。文昌帝君說。官顯子弟多不振。勢宦之家多破殘。這多字。最確。實在這樣的多字。若不精明果決。立定主意。做好官。那得有結局。前賢說。做官要通下情。為急。不要太自貴重。與民隔絕。要視民如家人。視事如家事。昔周文襄公。常採一小舟。隨處虛心訪問。實心從善。便能做出許多好事。來。又要搜羅昔賢的美政。斟酌施行。保護民間的元氣。得

感應篇直講

十四

此二法。尊尊行善。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要曉得身居民上。聽我號令。要作好官。甚是不難。只要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便可造出無量的善事。分明是上天。付了修福的一座寶山。萬萬不可空回的。至於做鄉紳的。該積善。原與做官的。相去不遠。前賢說。鄉紳正該在里黨中。倡舉一應濟人利物的事。上通事長。下領富戶。密密積福。使富貴綿綿不絕。豈不是大有智慧的人。譬如點一燈。油盡了。火光便滅。若預先常常添油。火光便常常明亮。這是一樣道理。總看世界上。凡不外智愚二字。做聖賢的是大智。其次如寶禹鈞。袁了凡。俞淨意等。作善召福。也是智者。其下庸庸碌碌。便跳不出愚字了。他若作惡召禍。極是大愚。自己新絕了七尺的根子。奉勸做官做鄉紳的。奉行感應篇。是修福的。知過不改。過是無心的過失。比惡略輕。愚人每不見要訣。知過不改。自己的過失。若既明明知道。又不肯改。便是有意故犯的惡了。○對面看來。善人日日發憤。改過。凡口過。身過。心過。辨到毫釐。絕弗自恕。如芒刺在肉。速要剔

出如毒蛇咬指速要斬除漸漸打掃得
心頭清淨纔動了便覺纔覺了便無知善不為善如積
到與人不追悔都是凡人根器薄福氣薄竟有明曉是善
又被私意阻了惡習錮了終不肯做出善來然究竟他的
知知得不透徹的○對面看來善人知得徹底凡一切身
外的事與我終不相干涉惟善是身內的至寶生時不能
帶一物來只帶得善來死時不能帶一物去只帶得善去
這箇貴勝他世間的貴這箇富勝他世間的富知得這裏
滋味那怕箇赴湯蹈火所以做的時節勿自罪引他引是
避嫌疑勿辭勞怨勿存私意勿吝財物
自做的罪惡倒要扳扯別人希圖脫卸這三句最是自欺
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只有他罪自引設或他犯了死罪
我引來只削功名便要慷慨救他了如周必大做監局官
衙役失火燒了民房必大自認宰革職免他死刑後來必
大仍做壅塞方術方術如醫卜星相等類都是謀生的業
到宰相壅塞是故意阻撓使他不得通行對

面看來善人把不害人的方術留心薦揚使他衣食有賴他如邪師庸醫燒丹房術等類不在此例因他要害人性命又該訕謗聖賢訕山去聲○訕謗是譏誚先聖先賢敢嚴禁的善人便是聖賢的徒對聖經賢傳必恭必敬這就像聖賢在我面前親受他的教訓他說仁便要我的仁他說義便要我的義聖賢無非侵凌道德道德是有道有德的講善最要依了他做出來

去侵損凌虐這三句最是尖刻狂悖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曉得道德的人不可多得幸而遇着受益無窮故深信了便不疑他與他莫逆相交講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道論德做箇改過遷善的幫手

覆巢傷胎破卵逐音濁蟄音直填音田覆音福○飛的禽天開掘蟄蟲定死要僵死夜裏窺探宿鳥未免駭亂那可發掘他驚動他穴是穿土打洞巢是鳥窠那可填塞他倒壞

他胎是胞。卵是蛋。物雖未生。內有生氣。那可傷他。破他。這四句。最是殺害物命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看天地間。凡有血氣的。就像在自己身上的血氣。他痛我也痛。他慘我也慘。聯牢在一箇身子一般。看人固是這樣。看物也是這樣。就是一城一蟻。也要動這惻隱的心。何況大的多的。尤要到處救護。所以做官的。務要嚴禁宰殺耕牛。黏網飛鳥。及鳥鎗射。願人有失。願是心裏期望。期望人有過失。便可彈箚惡習。願人有失。借此毀謗。全是一團忌刻心腸。○對面看來。善人只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世界上好人多。好事多。自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了。常常如此。便無劫運。每日焚香祝天。只得這箇念頭。毀人成功的功。及一藝一事成功。都是功。最難成。設心險惡的。恐怕他名利兼收。便要百計毀敗。這二句。最是昧心害人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看人的功。猶如己功。未成時節。幫助他成。將成時節。獎勵他。危人自成。既成時節。稱頌他成。渾身是公。毫無半點妬念。

感應篇直講

十六

安。擠人在危險地位。不顧他死活。只要自己安穩。這樣使乖。却難為天理。○對面看來。善人如汲黯范純仁輩。發倉救飢。都不及動本起奏。何等安人自危。就是居常時節。逸的讓人。勞的我做。易的讓人。難的我做。也與危人自安。反。減人自益。人當財貨交關。尅減了別人的。只圖自己的利益。這等奸巧。後來連性命送的。○對面看來。善人減己救人。家裏頭。必要封鎖一隻櫃臺。上鑿一小洞。每日用錢時節。便要思量惜福行善。庶幾壽命延長。凡吃着雜用等費。酌量減省。把錢投在裏頭。作月內做善事的補湊。或用蓋桶亦可以。惡易好。是奸巧。同上的。○對面看來。善人看破外物無常。美惡不消計較。如薛包與眾弟分財。田屋只取荒破的。奴僕只取衰老的。器物只取壞敗的。那知後來。惡的倒在好的。倒不在。倒要用惡的東西。凡與人。以私廢公。廢是不用。憑了自己的。打交關。也要這樣去看。以私廢公。私心把公道却不用。極

貯險心。貯音主。○包貯是包藏。險心是奸巧害人的心。就
如先平心地。○對面看來。善人心地。猶如青挫人所長。有
天白日。對了坦平大路上走。何等正大光明。挫人所長。有
一件做得來的事。不但遮掩。并要挫折他。使他不得舒展。
何等刻毒。○對面看來。善人見人的長。如己的長。吹噓不
消說了。并要勸他勿驕。護己之短。已有欠缺。不到處。不但
如病入膏肓。不可救。這八句。最是利己的惡。○對面看
來。善人常恐有過。日日仔細審察。有便速改。尤要人當面
直說。盡言無隱。便是大幸。乘威迫脅。脅音音歇。○迫是逼勒。
虛心樂受。恭敬款待他。是快制。憑了威勢。
如女不從淫。逼他從。債不能還。逼他還。等類。凶狠極惡。自
取災禍。○對面看來。善人財色兩開。極打得破。如李登瀛。
家只二畝。佃戶賣子債租。遂讓租。同往贖其子。未幾聯捷。
呂獻可。家有美婢。或問動念否。獻可正色說道。賊人終身。
感應篇直講

十九

自造惡業。不仁的事。我不縱暴殺傷。為官為將的。性子暴
為也。後享大壽。果世科第。縱暴殺傷。戾殺傷人命。又或禁
約不嚴。隸卒害人。歷看果報。千年後。還投畜生的。這二句。
最是貪酷害命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只要救人。如宜興
有三村。被人誣告謀叛。提督發兵去剿。莫大勳的父。與主
帥說道。日裏去勸。他便逃走。不如夜半去好。因密使人通
知三村。及兵到。只屠了無故剪裁。一幅綾。十幾命。綢緞那
猶犬。後大勳做嘉善縣。無故剪裁。可不愛惜。若莫些事故。
去剪裁來做衣穿。也是罪過。○對面看來。善人要照顧無
衣的人。己的衣。自該惜福了。如蘇州近年起綿衣會。仿他
法則。便可救雪。非禮烹宰。烹。是烹。烹宰。是殺。凡養親祭先
中凍肉的苦。請客。燒打肥鮮的物。是禮該的。
若貪口腹。殺生靈。便是非禮。人無壽夭。樣盡便死。何苦造
這冤業。○對面看來。善人要照顧無食的人。己的食。又該
惜福了。如蒲田林氏。常年施粉團。陳幾亭。施丐粥。海寧陳
氏。造望煙樓。長望無煙的家。便送米去。學他一件。便可救

餓病潦。散棄五穀。稻。黍。稷。麥。菽。叫做五穀。養人的物。一粒
倒的。苦。散棄五穀。也要愛惜。散棄實是折福。○對面看來。
善人敬惜五穀。尤要合幾箇人。大家捐穀。輪流收管。如社
倉法。遇着荒歲。便可救活一方。或鄉或鎮。或城。都該做。
文昌帝君有勸行社倉文傳。勞擾衆生。或起無益的工作。
世內說。有能行之。報應如響。勞擾衆生。或起無益的工作。
竟把百姓來勞苦。擾害。上帝能不震怒。衆生并包牛馬等
物。這四句。最是暴殄的惡。○對面看來。善人休息民力。每
事當心。如宣德朝。差人到西洋取寶。勞擾兵民。死了萬數。
後成化朝。又有此意。郎中劉大夏。獨隱藏了舊時路程冊。
子。這事便歇。破人之家。取其財寶。如貪官。奸吏。光棍。勢惡。
後做到尚書。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板害有錢的人。借此取
他的財寶。幾世還報不盡的。○對面看來。善人竟有破家
作善的時節。如蘇仲果。遇荒年。賣盡田三千畝。大救飢民。
子名洵。孫名載。三蘇萬古豪傑。丁清惠。救荒。約費三萬
兩。賣盡祖產。不穀。又借來補湊。後官到操江。壽百歲。子孫
感應篇直講

二十

科甲聯綿。又如亂賊方臘。搶男女千人。開空屋中凍餓。招
人來贖。有黃汝楫。傾家二萬兩贖出。後五子獨登科。大智
慧人。自有決水放火。以害民居。水火無情。故意去決放他。
放膽手段。決水放火。以害民居。水火無情。故意去決放他。
房宅。又害了人的性命。這四句。最是大惡。○對面看來。善
人築堤岸。修危橋。造水龍。出水術。都是預先防備。救護一
方的水。紊亂規模。以敗人功。紊音問。紊就是亂。凡做一
火災。紊亂規模。以敗人功。紊音問。紊就是亂。凡做一
能做得成就。那可暗裏頭弄亂了。使他作事不成。○對面
看來。善人每事立箇方法。便了後世。如蘇州平民陳明智。
創普濟堂規模。揚州平民蔡理。創育嬰堂規模。今已。須行天下。到處依他做。損人器物。以窮人
堂規模。今已。須行天下。到處依他做。損人器物。以窮人
用。器物如農的犁鋤。匠的斧鑿。武的弓箭。文的筆墨。等類。
故意損壞他的。使他用時。沒設法。這便叫做窮。這四
句。最是不刻薄的惡。○對面看來。善人見人缺了家伙。見
一時沒做。不妨借與他。就是他弄破了。也要如無其事。見

便說他過。見他有不得意事。便議論他平日的過惡。這是人的長短。就是他人有過。也該就有過。見他體相不具而中。尋他無過處說。若古人。尤不敢輕議。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體相不具。有二種。一是廢疾。一是缺嘴隻眼等類。都叫他。對面看來。善人見瞽盲殘疾的人。猶如兄弟的困苦。必先憐濟的。至於相貌醜陋。不但恐怕一笑惹禍。總要一禮敬。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無奈刻薄人。心中容不得一此好處。故說話上。每要阻抑他。這四句。最是口過。對面看來。善人量才收用。如治兵治水。及一切大經濟。薦揚他。使濟天下。或一長一短。及一應小能幹。薦揚他。使濟一身。○感應篇。前後連說許多字。他字。可知人的善惡。大半從待人上見。要曉得。人是與我最關切的。同是父母生下。來。是兄弟。是同胞的。同是大父大母生下來。也是兄弟。也感應篇直講

二十三

是同胞的人。與己原是一氣。原是一體。善人見這道理。故合天下為一家。人的痛苦。就是己的痛苦。救濟化導。真真切切。渾是天地生物的心。那得不召福來。惡人不知這箇道理。但要己富己貴。己壽己樂。人的貧賤危苦。緊不關他。從此生意不屬天。理滅絕。雖有人的名。實與禽獸無二。那得不召禍來。故要做善人。務要認得清箇人字。埋盡厭人。盡音古厭音掩。○埋盡。是刻木像人。埋在地中。書符善人該埋的。只在屍骸。免他魂魄飄零。骨頭用藥殺樹。或狼籍。必倡義家。惠及一方。法備蘇州錫類堂。用藥殺樹。或他陰。或忌他利。或關風水。暗裏把毒藥去藥殺他。這二句。最是陰惡。○對面看來。善人庭前草不除。何忍殺樹。若講到藥。只在救人病苦。或收買道地藥材。精。志。怒。師。傳。抵。觸。度。法。製。廣。行。施。捨。或合施丹藥。刻施良方。志。怒。師。傳。抵。觸。父兄。志。音。惠。○志。是恨。抵。觸。是。衝。撞。師。傳。是。先。生。說。父。連。母。在。內。說。兄。連。伯。叔。等。在。內。前。說。慢。其。先。生。是。無。禮。

志。怒。則。懷。恨。在。心。無。禮。極。了。前。說。暗。侮。君。親。是。不。敬。抵。觸。則。說。話。背。逆。不。敬。極。了。這。二。句。最。是。陽。惡。○對。面。看。來。善。人。變。化。氣。質。先。從。先。生。父。兄。前。做。起。務。要。一。心。愛。敬。強。取。顏。面。和。柔。說。話。和。婉。習。成。性。子。便。是。和。氣。格。天。的。本。強。求。強。上。聲。○取。人。財。物。求。人。事。體。要。合。情。理。若。我。分。不。該。得。的。一。味。用。強。便。是。心。不。平。了。○對。面。看。來。善。人。作。善。得。力。最。在。強。字。強。是。勉。力。即。孟。子。強。為。善。的。意。如。韓。琦。無。錢。濟。人。便。捐。衣。服。器。物。簪。環。等。類。後。做。丞。相。台。州。應。秀。才。賣。田。救。鄰。婦。的。命。後。做。尚。書。子。孫。科。甲。朱。軾。家。貧。教。學。捐。束。修。三。千。代。械。鎖。的。完。官。錢。後。三。子。顯。貴。查。道。會。試。無。盤。費。親。族。助。錢。三。萬。路。遇。一。友。將。賣。女。葬。親。查。便。盡。錢。助。他。不。及。試。下。科。中。進。士。并。夢。神。說。增。壽。七。年。好。侵。好。奪。好。是。歡。喜。好。計。暗。取。叫。做。侵。勢。力。明。取。叫。做。奪。這。樣。可。憐。是。肩。挑。步。擔。日。趁。分。文。度。日。若。一。味。貪。便。宜。他。便。虧。本。絕。命。况。一。箇。凶。箇。箇。學。凶。小。本。經。紀。都。要。餓。殍。了。極。不。感。應。篇。直。講

二十四

是。麼。子。孫。法。○對。面。看。來。善。人。只。好。利。濟。更。有。酷。好。一。樣。的。如。程。一。德。最。好。刻。善。書。印。送。子。孫。都。少。年。科。第。并。產。二。程。夫。子。吉。水。解。開。最。好。清。苦。扶。危。二。子。綸。縉。都。中。進。士。黃。兼。濟。最。好。平。糶。把。三。百。千。熟。時。糶。米。到。明。年。未。熟。時。糶。一。樣。價。錢。升。斗。天。神。恭。敬。子。孫。多。貴。程。夸。伯。最。好。修。橋。補。路。年。九。十。四。五。世。昌。盛。這。幾。人。他。善。也。做。然。尤。盡。量。做。一。件。十。分。擄。掠。至。富。擄。音。魯。○擄。掠。如。搶。火。場。擄。溺。貨。寇。盜。劫。圓。滿。不。享。并。要。添。出。不。肖。子。孫。來。的。○對。面。看。來。善。人。的。富。或。祖。父。留。下。來。的。或。自。己。分。上。來。的。據。現。前。的。富。便。要。知。足。了。通。盤。打。算。立。箇。規。模。除。節。用。外。盡。作。善。事。范。家。幾。代。卿。相。從。學。賓。氏。得。來。這。是。享。大。富。貴。的。傳。授。要。訣。今。有。智。慧。的。自。必。奉。燕。山。為。師。青。陽。祖。師。說。道。常。可。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成。禍。胎。石。崇。當。日。富。買。得。殺。身。災。鄧。通。餓。餓。死。銅。山。何。用。哉。堪。嗟。今。人。富。眉。頭。不。曾。開。只。言。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世。人。熟。

讀這幾句。便可巧詐求遷。巧是使非。詐是弄假。遷是陞官。大醒大悟了。或計薦。或囑託。全是使乖弄假。官職雖陞。大逆天理。這四句。最是貪富貴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未仕時。最不肯做冒籍頂替。代倩匪喪等事。既仕後。最不肯做越次求遷。圖謀奸缺。假冒虛功。設計避差。及攀附奔競等事。要知富貴在天。只該隨職自盡。文帝廣行陰陽。便做了十七世。賞罰不平。賞罰雖自當了。然多寡輕重。或有不平。也要積怨招禍。不但做官。治家也如此。這句。最是偏私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此心如秤。仇也賞。親也罰。恕服罪。責巧飾。至勸捐時。賞罰更要權變。康熙四十七年。荒平湖。知縣董天眷。得蘇府陳公鵬。年指教。先做為富不仁。匾額二十。堆在縣堂。始從鄉村勸捐。遇頑富三家。釘匾門首。并准告發。凡田產斷加。斷賸家業。幾去半。從此山鄉到城。樂輸衆多。數月內。米販到處。設粥局。直到稻熟。小民不來領賑。因停止。捐數有餘。仍還富室。合縣無一餓殍。董公素有才德。感應篇直講

二十五

此事最合朱子議論。謂逸樂過節。逸是一味偷懶。不做事。三人。資百人。救數萬人。逸樂過節。如扛醃。賞花。唱曲。音樂。擲骰。紙牌。鬪禽。蟋蟀。遊蕩等類。就在這裏頭。不但破家。并要損壽。前賢說。無德的人。縱然享福。若又有壽。天地亦覺不均了。何弗看看善書。便是轉禍為福。至若賭錢的人。為害尤大。這因祖父德薄。或自身造孽。所以凶神跟定。不到極敗不住。勸他戒賭。終無用的。須得一日好善。與善日近。便與賭日遠了。這話大有來歷。○對面看來。善人的受勞。比眾不同。他勞處。便是善處。如嚴君平。勞在賣卜。使卜勸善。後仙去。季珏。勞在販鹽。使人自量衣食。較前倒豐富。并百歲登仙。至於憂人的憂。這苛虐其下。苛是瑣碎。是聖賢心腸。范文正。是先憂後樂的。○對面看來。善人子孫零落。奴婢最該愛惜的。每見苛虐的報應。家破人亡。子孫零落。無存。好不痛惜。○對面看來。善人待奴婢。簡便寬和。猶如自己子女。凡衣食被帳。勞苦病痛。及他心裏不敢說的事。

都要體卹。得到尤要勸化家中婦女。不要打罵。婢有差處。恕他愚蠢。便是陰德。倘失手至死。冤魂定要討命。悔他遲了。昔馬封翁。年四十。只生一子。婢因失手跌死。封翁叫婢逃歸。使夫人不得怒打。明年生森。後做戶部尚書。荊州楊句。婢長擇配。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子名椿。少年狀元。恐嚇於他。聲勢。使人喪膽。落他騙局。這裏頭。極要害命的。這三句。最是任性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教人防患。原要苦口。若己在急難中。只得安慰。寬解。使他放心。李舜明。因佃戶張三欠租。恐嚇要他還。致他弔死。孫李明。因婢與小奴有過。恐嚇必根究。致投水死。善人鑒此。怨天尤人。天下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到處有缺。最要謹慎。怨天尤人。陷的。那得每事稱心。若不思自己的德薄。一味怨尤。只是取禍。○對面看來。善人樂善。越窮越堅。日日把造次。必於是。是二句。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做了定心丸。天因我正是成就我。人侮我。正訶風罵雨。○訶音呵。是勉勵我。終身貧賤。也何妨。豈必望報。訶風罵雨。○風雨。感應篇直講

二十六

都有天神職掌。風雨失時。只因人間造惡所致。訶罵愈增。罪過。二句。最是狂妄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每遇大風雨。大雷電。雖夜必起。整了衣冠端坐。思自身有過犯否。猶如父母有怒。孝子那得不敬畏。關合爭訟。是攬撮。合是扛幫。訟師有四大惡。虛言捏造。連累多人。破人家產。害人性命。這樣大罪。皇天那得不連報。全憑本家有此見識。忍耐吃虧。都是美德。健訟。是有凶無吉的。○對面看來。善人生平。總不訟一人。就是親朋爭訟。必要竭力和解。昔周吉祖父。無一字入公門。便中了正統辛酉解元。雷孚。祖先十一世。不訟一人。官至太子太師。天道原不負人。的。然必有寬宏的大量。方能不與人爭訟。必如謝康樂的好善。鄰人侵他地界。如無其事。後享大壽。子孫富盛。劉寬的仁慈。有人冒認己牛。不辯竟解與他。後封侯。子官宗正。能受屈抑。是大豪傑。所以前輩肯受虧。受垢。受不祥。火氣都盡。便能做出濟世事業來。至於窮佃戶。務要饒讓。不該經官。倘不惜他性命。開欠逼勒。大傷陰陽。前賢說。丁清惠待

佃戶如父子。家富。人該取法。彼虐待佃戶的。妄逐朋
天亡立見。且生前良田千計。死後子孫不留寸土。妄逐朋
黨。妄逐是誤隨的意。朋黨。如結盟立社。聚成一黨。把強欺
弱。借此沽名射利的人。若看了眼熱。也要落班。後必大
害身家的。○對面看來。善人居鄉。只與同善數友。共做利
濟事。若在朝。與同寅官共事。也要是說。非說。非。不敢稍
入偏黨。若外任。尤用妻妾。違父母訓。妻妾。賢明的少。愚
要立。挈凶黨治罪。用妻妾。違父母訓。暗的多。說話是不
可聽的。父母望子成立。只在積德保身。承先啟後的訓。必
該依的。反背了。便是忤逆不孝。○對面看來。善人有剛腸。
不聽婦言。至受父母的訓。必要敬寫簿上。常常看。得新忘
依了他做。終身不忘。萬一說有未當。也要和商。得新忘
故。是舊。凡舊的人物。不忍棄捨。方見有情義的人。若纔
得新鮮。便忘故舊。最為薄情。斷不受用。○對面看來。善
人舊時慣用的器物。尚不忍忘。何況舊人。前。口是心非。心
賢說。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口是心非。心
感應篇直講

二十七

一樣。是君子。心口都不正。是小人。口是心非。是假冒的君
子。佛口蛇心。定是不忠不孝。不信不義的。這六句。最是喪
心滅倫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口即是心。心即是口。口裏
說箇善。心裏便實有這箇善。至於待人。口許他。便是心許
他。論事。口贊他。貪冒於財。欺罔其上。如君親官長。都是心
便是心贊他。裏貪財。便把上人來欺騙。就像沒他的。豈知財從貪得。隨
有禍來。不害其身。必害子孫。這一句。最是昧心。賄貨的惡。
○對面看來。善人。不敢瞞了父母。私蓄財。不敢瞞了君上。
私受財。徐睺少時。做江陰縣衙役。一心救人。人奉財。必問
從何來。若家計好的。十取一二。若說借的。不但不造作惡
受。倒有資助。越盡心辦他的事。後做兵部尚書。不造作惡
語。說毀平人。無過的人。逞意說毀。甚或誣他。問。那曉得
口孽與淫殺等罪。犯此。必遭奇窮橫禍。絕嗣等報。還
遭拔舌地獄。歷來如此。○對面看來。善人。聞人過惡。如聞

父母的名諱。口裏不說的。世間說人殺
人不見血。善人更不肯信。謾。必要拒絕。毀人稱直。罵神稱
正。人有一分過。說了幾分。叫做毀。毀了人。倒說自己的直
腸。罵了神。倒說自己的正氣。肆無忌憚。惹禍不小。這四
句。最是口業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的正直在心。不在說
話上。假冒的。刻刻把正字提醒。把直字振作。容人的過。收
神的靈。確是正。棄順效逆。學。是合天理。逆。是背天理。效。是
直人的作用。棄順效逆。學。是合天理。逆。是背天理。效。是
繼上的叛逆。臣子。那箇不是身家斬滅的。奈何不安分保
身。○對面看來。善人。事事順理。忠順事君。孝順事親。和順
待骨肉。遜順待朋友。并。背親向疎。親。是一家骨肉。疎。是異
人。或因恩怨。或因勢利。都不是的。如薄父母。厚妻家。兄弟
爭財。外交慷慨。窮族不卹。倒去結拜。聯宗等類。這二句。最
是反常滅性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推恩有序。如晏平仲。
把己的俸祿。分惠三黨。父黨無不乘車的。母黨無不足衣
感應篇直講

二十八

食的。妻黨無凍餓的。國中。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
貧士。給米舉火的數百家。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
猥事。愚人要表白無過。便把蠢俗心腸。叫天地做見證。愚
至尊。自求速死。這二句。最是愚狂造孽的惡。○對面看來。
善人的善心最潔。天神愛他的潔。善事日新。天神喜他的
新。趙清獻。日裏做事。夜必焚香告天。袁了凡。學他。置空格
一冊。日記善事。夜必設桌庭中。焚香告帝。都是檢點心身。
得。知怕施與後悔。施與。是濟急救危的事。捨財作善。立功
懼的法。施與。最速。然思大積陰功。務要慷慨不吝。若
施與了。又要懊悔。便折斷了善根。○對面看來。善人的救
濟方法最多。有人來尋我的。有我去尋人的。有遇着暫做
的。有立法常做的。有零碎做的。有應當做的。有直率的。有
巧妙的。人來尋我的。人盡曉得。若我去尋人。如莆田林國鈞。
每日袖銀到窮村。見困苦。便放他家裏。江都蔣應泰。每
日帶錢出門。路施乞丐。是也。遇着暫做。人盡曉得。若立法

除或用兵滅此等無有不身首異處的這三句。最是欺人害世的惡。○對面看來。善人要天下明白正道。只在培植人材流通聖教。如寶燕山。自造書院四十間。供給四方孤貧力學。正要成就許多善人出來救世。與朱子書院務講聖賢實學。不專做時文的意相同。又如杭州汪源。棄產刻感應篇書。必妥印訂萬部施送。這都是士民留心世道的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茲利。度是分寸尺丈。取尺度秤升。總要公平。出入一樣。把短狹輕小的用出來。日日造孽了。假物雜在真物內。如鹽攪沙。酒攪水。漆攪油。米攪水。穀等類。此種必有惡報。至假銀假藥。害人性命。禍報尤慘。奸利如私鹽。私錢。撞木鐘。賣關節。開賭場。寫荒狀。做娼嫖。販人賣騙。騙人誘浪子。假文契。硬干證。借勢勒索。積米附糶。交通官吏。致富等類。這是極惡人做的。歷看果報。奸巧越貧窮。即或目前盈餘。水火病患。頃刻消磨。財帛既空。身家併喪。這四句。最是賤丈夫的惡。○對面看來。善人亦應為直講。

三十一

人亦有使子弟做生理時節。然解得生理二字。合理便生。不合理便不生。的總要色色不欺。貨不欺。價不欺。等秤出。入不欺。老少遠近不欺。只消衣食稍足。便發。不要勉強迫。促求富。做出磁理事來。況公道便是積德。福報斷不差的。儀做金翁。開當出入。公估物寬。限期遠。親鄰貧老的。免息。寒衣夏衣。免息。便有金甲神護宅。江寇獨不敢劫搶。博州黃二叔。賣菜。老嫩大小。不欺人。罵兒怕犯他門。瞿嗣興與肩挑的買物。必多與他錢。子孫累世顯貴。至開市中。見聞必多。尤要留心。壓良為賤。是良家子女。賤是婢妾奴僕。校濟不可放過。壓良為賤。是良家子女。賤是婢妾奴僕。婢子孫必有還報的。至於賣良為娼。罪重惡極。更不必言。○對面看來。善人最要替人贖子女。如宋時曾諒。見人賣女。還官錢。使出四萬錢。贖代。夢一神說。你無子。因陰德有子。後果生一子及第。官至奉政。上海朱錦。出重價。贖里中為夫的。女。使不謾慕。愚。謾音瞞。慕音麥。○謾是欺。慕是為娼。後中會元。謾欺騙。愚人。使他落我圈套。豈

知愚的倒不妨。乖的倒要取禍。天道是惡巧薄。憐愚拙的。這二句。最是欺詐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曉得愚有兩種。樸實的愚。肯聽好說話。還可使他安穩。惟有自說我智。一味使乖的。眼不肯看善書。耳不肯聽善言。心不肯信善事。口不肯說善緣。足不肯到善地。五條門路。絕根。器壞盡了。任性貪鄙。一文不捨。然猶一心望富貴。望長壽。望子孫好。那知孽重禍來。猶如雪消霜散。貪婪無厭。婪音開。○婪也。這等極惡。雖善人。也沒奈何的。貪婪無厭。是貪。厭是足。貪財無知足的人。勢必刻薄鄙吝。被人咒罵。不生福的。總是小算盤。千算。自有大算盤。來一算。日日做殺子孫的事。還要說。我為子孫計。豈不昏黑。○對面看來。善人的貪。不在財。只在善。如袁了凡。初行善事三千條。中舉。再行善事三千條。得子。又行善事萬條。中進士。做知縣。增壽算。凡善事。或施貧人。或放生。命。費百錢。為一善。富的加十倍。准一善。再量加。○呪詛求直。直。是曲直的直。我理如直。寬解自明。若

三十二

呪詛未免怨恨。動了凶心。反惹災禍。○對面看來。善人不表白。人的不直。也不表白。己的直。如彭矩。有人偷他菜。假做不知。有人侵佔園界。假做不知。有人誣陷他。偷傘偷衣。便如數償還。他并占園界的。被人訟了官。彭代求衙役。得免打。性極好。善後里中連嗜酒。悖。○嗜。是好。酒以養性。合受水火災。獨彭家得保全。嗜酒悖。○嗜。是好。酒以養性。合在此中。令人心粗膽壯。淫殺口過。都無忌憚。便是悖理。亂性。取禍招殃。并有喪命的。凡早飲。晝飲。都宜戒。這三句。最是酒財氣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獨飲。有節。共飲。也有節。獨飲時。乘暇檢點。日中所做。能過意。得去否。共飲時。便要打算。某善事。趁此可做。某善事。可談。范文正。酒席間。助人。喪事。稼書公。酒席間。勸刻善書。常存此心。宜必飲酒。凡會。皆骨肉。忿爭。理。只要責己重。責人輕。便少開氣。忿爭。最要傷天性。生禍端。○對面看來。善人極愛骨肉。并從骨肉支節開來。也要保護。如程大中。公。官小。樣薄。節儉。仗義。撫養

諸弟及弟之子。從弟之子。到長都與他畢姻。俸錢分惠伯叔子孫。及貧親族。從堂姊妹。及甥男女無依的。都教養在家。并嫁族中孤女。必盡力。男不忠良。女不柔順。萬物惟人。公年八十五。子明道。伊川。男不忠良。女不柔順。最靈人。又做男子為貴。既做男子。卻又奸佞不忠。險僻不良。便枉負了七尺的軀。落在惡道。來生恐不能再做男子了。婦女要柔弱和順為主。古語說。生女如鼠。猶恐如虎。若少帶撒潑定要惹禍。大害丈夫。○對面看來。善人齊家。一在正男子。的性情。做男的家。行溫公做的冠婚喪祭之禮。子九齡。九淵。學務實行。居家行溫公做的冠婚喪祭之禮。子九齡。九淵。等俱大儒。做女的。教他說話。和柔。諸事順從。如孟光。做梁鴻妻。甘心勤苦。每事順聽。低眉不敢仰看。世稱賢婦。不和其室。不敬其夫。他或因阻。便怨恨他。此輩少有善。終的至夫是婦的天。終身靠着。何可不敬。不敬夫。便是悍婦。淫蕩的婦。家門大不幸了。○對面看來。善人齊家。二在

來。善人齊家。四在立男女的家法。做男的。要他待妻和且敬。待子嚴且慈。如漢時張湛。每日與妻子講禮。及古人善言善事。一家感化。後官至太傅。做女的。教他待公婆如孝父母。如章憲文妻董氏。家極貧。早夜紡績。養公婆。自吃糠底焦飯。公喜酒。每夜百計具進。并備菜果。公婆病。竭力扶持。夜不合眠。辛苦廿年。人稱孝婦。後憲文。中進士。○感應篇勸善戒惡。雖不說女人。然女人也在其內。蓋善是男女同該做的。福是男女同該修的。古來婦女為善。說不盡。今略指幾箇。奉勸世間。有未嫁時。為善的。麻姑父。使人築城。早夜不停。只許雞鳴。暫息。姑愛惜他。苦假做雞鳴。眾雞都鳴。後便成仙。有既嫁為善的。一程夫子母侯夫人。賙濟親族。合藥施人。收養鄰里孤兒。到長仍還他。父待小奴婢。如己子女。蘇東坡母程夫人。好讀書。明道理。常說積財。倒要愚了子孫的。因賙親族。助嫁娶。施窮人。樂善不倦。陳幾亭夫人丁氏。盡捐田田百畝。救濟孤窮。子孫累世昌盛。劉夫人。見一囚犯。病倒門首。就變賣奩物。代他贖罪。明日便產子。名洵。後中會魁。孫科甲六人。又有與夫同為善的。袁了凡。行善事一萬六千條。袁夫人。每日助行幾件。後了凡中進士。子儼也。進士。蘇翁與妻。極愛惜飛走的物。命。每日夫婦不吃飽。留飯與丐吃。後俱百歲。又有守節為善的。懷仁縣劉氏。家富。開縣官。催錢糧。要緊。貧民無完。獨捐銀十萬兩。代完。子孫數世科甲。劉川陳氏。織手巾。度日。減衣減食。救濟窮民。勉力不倦。遇仙姑。教織錦帕。家便富。二子一名。一登第。建州練夫人。夫章太傅。亡後。有南唐二將。來破城。將屠。因與太傅有舊。不殺。插門首。記認。勿殺。練夫人說。幸念舊好。求全。此城若不殺。請先眾死。二將因不屠城。人人生八子。俱大貴。看這幾條。便知女人為善。受福。原與男人一樣。并可免產難。豫修來世。做男身。今女人亦有日。請感應篇的。這是最好。然也要依了他。做至於小學。朱子做來。并教女子的節孝。教子都在其內。也要依緊的熟讀。凡家中有識字。輕慢先靈。但宗父母既沒。他的陰靈常的大要講明。這般輕慢先靈。在叫做先靈。輕慢如殯殮無

禮居喪違制。祭享不虔。拜掃不勤。及賣墳山祭田。祠堂祭器墳樹等。都是至停柩不葬。尤為大罪。這十句。最是居家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本敬先靈。像在一生一般。每事照文公家禮。葬務更要速辦。文昌帝君救世文說。每歲立臘。北帝統御。隨處地方。陰兵神鬼。細查人家墳墓。如柳樹出風。吹骨殖。暴露屍骸。即察其承值子孫之滅天理。薄祖先之罪。暗使其漸漸貧乏。或子孫夭死。或違逆上命。上。是君父孤寡久病。或火盜刑戮。絕嗣拋骨。違逆上命。師長官長家主等類。命是有話叫他。違逆。如不服差使。不依教訓等類。這句。最是在下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敬依上命。命或本當。百計求合。雖處萬難地位。總不見作為無益。作為。都君父不是處。這箇忠孝本心。最開陰陽。作為無益。作為。世間愚多智少。故做有益事少。做無益事多。如造大宅。收古玩。賽會做戲。好賭吃着。首飾狗馬。器物窮工。結交有勢等類。朱子說。我見人把官錢胡用。實是痛心。○對面看來。善人知做事有益無益。便是禍福關頭。大要思量。思量有益感應篇直講 三十五

的莫如行方便。長春真人方便文說道。人生世間。方便第一。力到便行。錯過可惜。一平糶米。是第一大方便。一濟人疾病。人是方便。若能精虔修合。許真君如意丹。施人可濟萬病。治疫尤速。次則諸般可施之藥。皆好。又能印施良方。亦佳。一夏月施湯水。冬月施老病衣服。存恤鰥寡。孤獨。收養遺棄孩兒。死而無棺者。施之棺木。急難困乏者。隨宜救濟。一濟度幽冥。費小功大。一戒殺一切物命。一修橋補路。開井通渠。興利除害。勸善解惑。息爭止鬭。皆方便也。如前方便宜富貴者行之。及人既廣受報。必豐福壽。增崇家。有餘慶。原文尚多。今特節錄。又前賢說。有文墨的。不著善書。反造淫辭。實是通天大罪。更有得了科第。志得意滿。賭錢吃酒。看棋看花。了過一世。便把蓋地彌天的力量。積福延慶的日子。都錯過了。真是明珠彈雀。故俗語說。懷挾外心。人家出一喪元氣。進上。不如出一積陰德。平民懷挾外心。懷挾。是暗藏在中。臣有外心。便欺君。子有外心。便欺親。妻有外心。便欺夫。兄弟朋友亦然。這心一起。眾惡都到。這二

句。最是做事處心不正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待五倫。心裏倍加仁厚。恩義團結。一念無欺的。范文正說。惟不欺二字。終身可依了。做。自咒咒他。心裏怨恨。咒自己死。又咒別是做善人的根本。○對面看來。善人受人欺侮。只得讓他。罵。我都是速死的。○對面看來。善人受人欺侮。只得讓他。罵。我只閉口。讓他張拳。我只袖手。便省了閒氣。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來結怨。不偏憎偏愛。憎。是厭恨。愛。是歡喜。人與他較。便寬了懷抱。不偏憎偏愛。憎。是厭恨。愛。是歡喜。人奇禍至。嫡母欺庶子。後母欺前子。女性陰毒。冤報不休。家道破壞了。這二句。最識量短淺的惡。○對面看來。善人是平心待人。無私憎。無私愛。愛的也。知他有差處。越并越寬。越。是跨井。有井神。竈有竈神。跨過極是褻瀆。○對面看來。善人不窺井。不唾井。欄圍不坐。污物不入井。旁必掃淨。夏月祀井。必虔。竈房必潔淨。齊戒家人。足不踏竈門。不烘污物。瀾廁必遠。竈。朔望禮拜。夏日祀竈。必虔。臘日祀竈。必虔。感應篇直講 三十六

度。俞公遇竈神跳食。跳。是跳過。食。是養命的。人是最明訓。只因虔潔。跳食。跳。是跳過。食。是養命的。人是最米踏飯。及騎肩踞背。都罪過的。不可犯。○對面看來。善人惜粒敬人。如劉元真。淘洗溝中棄飯來吃。便免大難。程子不喜坐轎。嫌損子墮胎。類。墮。是用藥打下。或奸淫。或妬忌。其侍人如馬。損子墮胎。類。墮。是用藥打下。或奸淫。或妬忌。或困窮困。或怨女多。那知天律。與故殺人命等罪。故犯此必受慘禍。世人醒極。為悲痛。這三句。最是輕狂的惡。○對面看來。善人善人慈己的幼。并慈人的幼。如陳毅軒。知諸暨縣。民多溺女。公設法勸止。并定上中下三等嫁法。俗因大化。子文莊。天啓探花。凡刻戒溺女歌。施保產丸。助米炭銀錢。都是積德中事。至賣墮胎藥的人。尤勸他不要造惡。這苦貪小利。墮地的。行多隱。心隱。是不光明。僻。是不正大。瞞邪淫。損人等事。這句。最是暗室虧心的惡。○對面看來。善人生平做事。件件可對人說的。就是積陰德。也不是故意

人殺物。或失刻流薄。或使氣任性。或狂妄愚悖。或欺心利己。或好色貪財。或鄙吝奢華。或口過意惡。或陰謀乖乘。或怠惰驕犯。太上已說盡人的罪惡了。今人心昏眼翳。犯了這種幾件。也不自覺着。更或自道便宜快暢。我自有一本事的。好漢。那知鬼神暗察。絲毫不漏。善人喜他。持持世界。福報十年不朽。惡人怒他。破敗世界。禍報一朝斬絕。不是天殺他。他自殺的。不是天絕他。子孫他自絕的。篇首說許多鬼神。許多惡報。就為此等作惡人說。因詳在前。故此處只說死後的禍報。讀感應篇到此。那得不慄慄危懼。又諸橫要打點做善人。急急逃脫了死關。走到生路上去。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百惡業中。大半是爭財敗特。提出來講。威勢逼取。叫做橫如放債收租。交易過凶等類。直是原數當直。是恰好原取。感應篇直講

三十九

的數人的貧富陰註陽受。吃虧些。天多方來補湊。橫取了天多方來消算。或妻兒家口的死。或水火災難盜賊賊偷。失落的物。病痛醫藥。官司口舌等禍。橫裏去。錢財倒底落空。只惹得一番殃禍。還醒不醒。對面看來。善人一生作善。大半在好施。也該提出來講。如夔州推官楊旬。發願行十種善事。宜與吳頤山。依人勸行十種善事。都是放膽大做。所以有子的。少年狀元。五十無子的。連生兩貴子。後來鼎甲宰相不絕。人或積金有餘。些小作善。便要報子報壽。報昌。萬萬不能。只因他慳吝未化。看財極重。又信心不深。恐放了去。收不來。總不是為善根器。庶幾半積陰功。半作家。方能感召福來。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百惡業中。殺人的罪更大。故特提出來講。是冤兵。也是刀。易。是換。如為將不仁。貪官污吏。勢惡土豪。虐醫訟師等。殺人性命。都是冤冤相報。只如換刀相殺一樣。又如我力可救他死。見死不救。實與殺人同罪。曾見松

江有一村。遭荒歲。獨一家有米百餘石。自見村中幾人餓死。竟不救濟。不及五年身死。二子隨死。嗣便絕。凡硬心腸人。為富不仁。最是不要子孫的。對面看來。善人生平。把救人做急務。也該提出來講。如韓魏公。知益州。救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及撫河北。救活飢民七百餘萬。後拜相。子孫公侯宰相。昌盛無比。就是做士民的。或見或聞。有關係性命的事。必要盡力救他。或獨力。或共募。救得性命多。大造子孫的福。遇了荒年。便可一人救千百人。一日行千百善。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肺音府。如音忱。再提出貪財的惡來講。人該切改切記。不可犯的。脯。是肉。被屋漏水浸了。便有毒。力行不倦。也該再提出來講。如韓樂吾家貧。歲荒。當物都盡。一日只餘米二升五合。聞友飢餓。便分半與他。後家漸富。孔姓農人家。貧行善。路有缺陷。必填平。工或浩繁。買酒肉邀鄰共做。後鋤地得金。遂富。商賈的父。做嚴州衙役。積善好施。活人甚眾。并勸同衙守法。不可害人。後生路。中三元。許珩當宏治壬戌年會試。前一。夢父與祖。及曾祖。說道。陰間先要考我們的陰騭。方得你中。你該積德。以遺子孫。是科果中。歷看富貴人家。都從祖父積德中來。無奈青梁的子孫。性情異樣。安樂場中。並無善書入目。善言入耳。那肯效法祖先。培植後來的元氣。故諺說。富貴草頭露。人生瓦上霜。正為不作善的富貴。像卜消息。今收錄眾聖至言。苦勸一番。元帝垂訓說。米門多生餓殍。白屋每出公卿。又說勸富家布施。廣行陰德。福及子孫。虛皇天尊。聖願十成說。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文昌帝君化書說。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為道。富乃成。貧鬼所侵。一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許羅實事。詳化書註。孫真人福壽論說。貧者多壽。富者多促。又說。人若奉陰德而不欺者。禍不及也。壽不促也。

四十

指微

長春真人方便文說石崇不享千年富韓信空成一代謀
又說富貴權勢者禍福及人甚易力行好事種種方便功
德莫大福壽增崇魏元君勸世文說福宜常自惜世法
常自恭人間勢與福有始多無終雷府幸天君警世法
語說積善遺後誰能積財未必常能積何如積德慶有
餘百世綿綿猶享福呂祖師醒心真經說富貴之家偶
行不義福消惡積罰及後人乞將八條夫心起於善善雖
實則熟讀百遍引入感應篇福路上來夫心起於善善雖
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
之夫音扶○上文都就事上說善惡此處歸結到心見得
心是善惡的源頭禍福的機括第一開該謹慎的惡人
不知天道忘記了鬼神做事更忘卻了鬼神起念豈知鬼
神刻不離人一念必記善心感了吉神便跟他定他望他善
行圓滿多方降福惡心感了凶神便跟他定他望他惡貫滿
盈多方降禍并有時一念善便能轉禍為福一念惡便能
成惡篇直講

四二

悔過

特福為禍所以人的心最要緊最怕羞前賢用二箇起
善念投一紅豆不喜便投黑豆久久便純是善心了這
法極好外存心要廣大不要狹小古善人每起一念便要
思為世太平行福如願公民猷德極多不可筆記著迪
古語曰一心善處光世太十八字分做八卷要度盡萬世
人這是助天教化不知此轉幾百萬人了世稱陰陽進上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
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這是一條人自新的路恐人自
朝改悔便是轉禍為福從上上說悔從心上醒悟又恐人
略做善事便要得福一不如意又道行善無益故說積久
同滿方能獲福諸惡莫作包上文說莫作是刮磨淨盡未
行是積累功成久之又久自然福祿隨神靈衛了凡人要
改過遷善該執着俞淨意齋神記這是方故吉人語善視
法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是一篇綱領

力行

太上感應篇直講

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
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這說人的去惡從善總
行千做起日裏受惜光陰時刻不停這三善積到三年善
行圓滿便可受福總要終身如一日的太上恐人信心不
深或起疑意故兩下必字見得報應如影隨形的意讀了
文帝故劫章乃知天神賞罰人的善惡有記善簿記惡簿
蓋因司命中奏城隍申奏過往神道申奏巡察諸神或百
萬或千萬早夕申奏故善惡瞞不過天的又觀音大士說
今日人心險薄鬼神鑒察極嚴善惡簿冊一月一造不
待後日來生始有果報看此便曉得必字的意思了今勸世
人把感應篇熟讀深思每日間將此篇誦人化導不避嫌
迂最是語善撥忙看此篇二三張反覆辨味最是視善遇
事依此篇做出善來最是行善三善更把語善做第一善
誠心化人一化十十化百百善量愈廣如蘇州某翁家貧無
感應篇直講

四三

業遊貴人門每日勸他做善事子名從周少年中式寧波
唐唐堯在東昌府作幕每勸主人存陰德心行造福事子
孫相繼登第這兩種胡不勉而行之這是太上勸人勉力
人語善陰功尤大
惡出禍開入福路一片救世苦心盡情發露人耶可不敬
信奉行文昌帝君說勸世人每日清晨誦持感應篇一編
可以消愆滅罪又說感應篇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
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
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為卿相
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
讀感應篇者務要盡心
盡力把此作性命的事
右感應篇直講積善修福的道理頗備自揣涼德
何暇勸人然朱子嘗說學者須隨時救世一得
好聖人不棄故敢授諸素梨這本善總要肯看便
好看一句解釋必要反去覆來心中玩味四五遍

然後再去看下句。亦如此法。并要每日偷閒熱看終身守定。自然大受益處。若無至誠心腸。草草看過。終不濟事。當記高忠憲家訓說。做善人。雖吃些虧。到底總算是大便宜。做惡人。雖計些便宜。到底總算是大吃虧。這八句。最真切誠懇。人人該刻骨記的。人能曉得這箇道理。則這本書。自然肯看肯行了。然又必照法講說。便是正己化人的事。一人肯講。便得數十人聽善。十人肯講。便得數百人聽善。務要大家撐持世道。存與人為善的心。以廣善量。

感應篇直講

四十三

此感應篇直講與彙編年代既相近手眼又相同二書或
出一手未可知也意者彙編既成恐非蒙鈍所能猝入故
又撰直講一卷以普利諸根也此書句如白話雖閭閻婦
女凡識字者皆能讀之照文口念雖樵夫牧子凡傾耳聽
者人都曉了然雖語如白話而文章之雅馴高妙尤莫能
及其章法如在窗格中打拳一絲不走出格却又舒暢寬
綽如海闊天空其句法字法猶如鐵鑄增之則多贅減之
則欠缺換之則不妥篇中講施財處甚多其行佈之妙處
處不同而各各入妙有該括數語而意已完足有痛講一
番而絕不枝蔓有不少不多而恰恰正好層出不窮而不
嫌重複非文才之大焉能如此故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
既宜放俗復會於雅者莫過於此感應篇直講一書也

茲有仁人君子將以感應篇直講重為印行以正人

心並欲於書後殿以救急良方一以治心一以治病用

意之深足感天人惕冥仰承家訓畧諳醫術謬承委

託敢不慎選敬就經驗所得推行無弊之方條列于左

保產萬應方 治向有難產或慣滑胎或偶動胎氣腰痛

腹痛勢欲小產者孕至七八個月每月二劑空心溫服

臨產隨時熱服人行五里即下母子平安 全當歸錢二

川貝研一錢 川芎製一錢五分 甘草五分 酒芍炒一錢 川朴七分

芥穗七分 蘄艾製七分 只壳七分 羌活五分 兔絲錢一分 麥

冬一錢加生薑三片淨水煎空心服

小兒回春丹 為治小兒痰迷神昏之藥最為妥善各藥

店均售

玉樞丹
即紫金錠
小兒五釐
大人一分
和開水入姜汁少許服之治痰

停中宮妙氣作嘔煩悶甚效病重酌加各藥店均有售

紅靈丹
小兒五釐
大人一分
和開水送下
治痧氣煩熱及便瀉肚

熱之熱洩甚效各藥店均有售

辟瘟丹

小兒每服半塊大人每服一塊至兩塊

開水化服不拘痧氣症可

用凡屬一切氣滯停阻腹痛均可用之

外治異功散

此藥極毒

用少許放在膏藥上遇患喉痛者貼

在喉外可吊泡出毒水喉內便鬆方味

班毛

四錢去頭足

血竭

淨乳香

淨沒藥

射香

全蝎

元參

冰片

各六分

各研細末千萬不可入口

急救煖臍散

專救霍亂吐瀉癰螺轉筋等急痧方味

獨桂

八分

母丁香

一錢五分

倭硫黃

五分

生香附

一錢八分

射香

四分

各研細末每用三分納臍孔中外以膏藥封貼一

時即愈萬不可吃小兒減半孕婦忌用

外用治瘡方

瘡疾發過四五班可用華澄茄末

華澄

末

腰黃末

白胡椒末放少許在膏藥上貼背

弟

三節便止

六神丸

為外科神劑善能消散如流注風痰痰癰喉蛾

喉風服之甚效但於疔疽兩項大忌大忌疔疽治法俱

以歸毒出頭為旨故疔散則走黃疽散則毒陷常人祇

須認定任何外瘍一起即有白膿頭而根脚硬者萬不

可吃俗名未老先白頭急須延醫調治為要

加減回生黃一仙丹

統治跌傷壓傷打傷刀傷銃傷割

喉吊死凍死驚死溺水死雷震死凡一切火器傷鉄器

傷木器傷雖遍體鱗傷骨折筋斷腸出腦流即死已氣

絕只要身體稍軟用此丹灌服少刻即有微氣再服一

次即活至重之傷不過三五服大便如下紫血更宜

活大土鼈蟲

五錢

醋淬九次自然銅

三錢

淨乳香

真飛血竭

二錢

飛辰砂

二錢

全當歸

一兩

當門子

藥材道地分量秤準共研細末裝瓶備用大人輕傷一

分五釐為一服重者照加一服至兩服三服不等小兒

減半

契敬曹惕寅謹錄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管子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實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

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鄰朋斗稱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

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翦礙道之荆棘除當塗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資以成

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余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秋日

嘉興張廷濟敬錄

時年六十七



烏程費丹旭繪圖海昌許光清集證

錢塘汪鈺監刻

陰騭文註

大興朱 珪石君敬校

睢陽賈子蒲夢因重訂

書洪範武王曰惟天陰騭下民騭定也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修之則嚮用五福悖之則威用六極所謂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按化書帝君初生於周武王時爲張名善勳官醫師遷司諫卒爲君山主宰兼洞庭水治又一世在周宣王時爲張名忠嗣字仲官保氏遷大夫卒爲雪山大仙及蜀北門山王化神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美

星集九

龍禦五丁力士又一世爲漢趙王如意卒爲邛池龍又一世生漢章帝時爲張名勳官清河令又一世生漢順帝時爲張名孝仲又一世生河朔爲鄧艾從事及行軍司馬卒還玉京賜如意又一世生晉武帝時爲張名亞字夢夫天吏召歸七曲又作儒士稱謝艾爲張軌主簿與姚萇友又一世生隋文帝時爲文中子王通又以儒生謁唐明皇對左丞相又以儒服衛唐僖宗封濟順王又一世相宋高宗爲張魏公浚益可考者凡九世又按天潢譜系有劍門大神張勳蜀劍山神張孝仲金馬山神張烈疑此三世卒後所司而張名烈者疑是鄧艾從事之名也陰騭文有宋郊之事當作於宋代蓋九生

八化統神人而計之曰一十七世與

子蒲 謹案大興朱石君先生珪曾於甲子年而告 云近來

得之心壇乃知九生八化之訛帝君在周武王時張翼流光降於隱者張叟家名善勳爲第一世至成王時神遊君山洞庭降於張無忌家名忠嗣字仲爲第二世降生於漢爲趙王如意爲第三世復降生於張姓名勳爲第四世至東漢順帝時又降生於張名孝仲爲第五世又降生河朔名張烈爲第六世至晉武帝太康八年降生於金馬山張老之家名亞字夢夫夢乘白羸天吏引入巨穴乃梓潼七曲爲第七世又雪然神化爲儒士稱謝艾爲第八世又在北魏爲溫子昇爲第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筆

星集九

九世在隋爲文中子王通爲第十世在唐爲張公藝爲十一世又爲張公仁愿爲第十二世又爲張公萬福爲第十三世元宗僖宗幸蜀扈御有功又爲崔公祐甫爲第十四世又爲蜀世子元膺爲第十五世至北宋爲韓公琦爲第十六世又爲張魏公浚爲十七世云

未嘗虐民酷吏

民猶子也吏亦人也官仁則民自懷矣何忍虐乎官清則吏自畏矣何用酷乎

救人之難

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若坐

視其死而不救不幾乎嗜殺人者哉

宋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當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犯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其婦翁夜聞鬼吟曰瑞雪迎宰相厥明大雪竟日客至則落職之墳也後公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適見小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甚急張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

正德間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有駕筏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箒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箒遂沈之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元

星集九

發簡見庚帖乃其所聘妻也此二事甚巧請擇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江甯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還之其人感謝歸江浦見大風覆舟因思臂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以此銀救人遂呼漁舟曰救一人者給銀五兩羣舟爭救止撈得一人問之乃哈九之子也可謂報之奇速矣

濟人之急

宋馮商無子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商惻然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數月妻姪里人夢鼓吹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爲名相

憫人之孤

揚州蔡璉建有嬰社募衆協舉其法以四人共養一嬰每人月出銀一錢五分過路遺子女收至社雇貧婦乳之月給工食銀六錢每月望驗兒給銀考其肥瘠以賞罰之三年爲滿聽人領養此法惠而不費恤孤賑貧所全甚大可做而行也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許令結婚將嫁女買一婢媵之婢執箕帚視堂下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官此曾於此地戲毬不幸五歲父母亡育於吏家猶憶故跡傷心耳公呼吏詢之信然即命易服飾致書許令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我女可遲一年卜吉乎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元

星集九

許答曰遵伯玉恥獨爲君子願卽以前令女配吾次子何用盛奩於是二女同歸於許瑾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遷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容人之過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可以寡過矣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可以遠怨矣忠恕二字世人反用之君子順用之

呂蒙正拜叅知政事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公若爲弗問同列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名或不能忘不如不知也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公佯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

人又曰明斥公名公曰天下或有同姓名者焉者聞之大慙
公爲名相其休休有容可知矣

廣行陰陽上格替宮

以上皆帝君之實事也帝君以忠孝爲本而與人爲善之德
尤大自爲人爲神生世生天無日不欲人爲善去惡使人自
求多福此其陰陽所以無量而至於配天也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妻以夫久
客不歸翁姑逼嫁欲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實潛賣田得銀四
兩代作其夫書寄銀於家其父母得書謂男無恙媳得不嫁
已而夫歸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一鬼曰何不禍之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計

聖

星集九

曰上帝嘉之命作陰陽尚書矣公益修善後官至尚書子孫
登第者纍纍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心卽理也理卽天也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
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
身過易無心過難此中人以上之言也珪爲演之曰無口過
不易無身過更難無身過不易無心過更難人能謹其不易
者以勉其難者則希聖希天下學而上達矣

於是訓於人曰

天何言哉無非教也故上焉者不待教而成至於人心日失

凡五經四子之書口讀而心不信心然而身不從以至敢於
爲惡泯淪而不可救也帝君憫之故神道設教飛鸞行化使
人知神明昭布森列於上善惡吉凶之報確然不爽冀其信
畏悔悟以自拔於陷穽也此其心卽堯舜孔孟之心故其言
皆平易切近之言

昔于公治獄大興驪馬之門

漢于定國東海郡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
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不嫁姑哀之自經死姑女告吏
婦殺我母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必不殺也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
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太守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卽日大雨于公間門壞父老方
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間令客驪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
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
夫封侯傳世云

呂叔簡尚書刑戒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
繼不打人打我不打 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
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五勿就打人急
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

來喘息勿就打 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
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 三莫又打
已授莫又打已夾莫又打要枷莫又打 三憐不打盛寒酷
暑憐不打佳晨令節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 三應打不
打尊長該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該打爲與衙門人訟不
打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 三禁打
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袁了凡慎刑說略曰吾治寶坻時每念聖人制刑不得已而
用之雖尋常用杖必再三審慎至於夾棍極刑則斷斷不忍
輕用嘗設身處地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脛而置諸三木之內
輕用管設身處地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脛而置諸三木之內
則與其苦忍煎熬以冀生全於辨白甯先避痛楚而甘就死
於屈招大抵極刑之威逼在善良冤枉者每多畏受而誣服
在兇頑實犯者枯之反覆而不供蓋用夾訊以求情而情之
得者僅十之二三情之終不得而釀成冤獄者十之八九也
同此血肉安見階下之囚徒與堂上之貴介竟判若犬馬之
與我之不類哉吾治寶坻已非一日豈無應用極刑之時然
吾卒不忍輕用而民情卒未嘗不得絕不貽議於婦人之仁
蓋惟積誠推愛以感之從容反覆以鞠之多方設術以索其
隱情需時耐性以察其變幻吾之精神既竭而奸者無復遁
之奸屈者無不伸之屈幾若有鬼神之告我者刑固不必多

用而獄已無不折矣某之得力正不在嚴刑鍛鍊而專在誠
意感孚竊以愚衷偏呈當世願居民上者悉鑒之戒之

珪自康熙授閩糧道中間攝首郡一年再任臬司爲司土之
官前後六年鞠大小難易獄不啻千計而未敢輕杖一人至
於三木更可知矣每於疑獄黠囚經年不結者問至夜分往
往叩首輸情畫招之後誓不翻供竊見庶獄之翻易者必係
刑求嘗戒有司曰夾棍者藥中之生軍也雖遇疫症必病在
下焦始可用之然用亦大傷元氣若早投之則死矣諸君遇
命盜重案萬勿輕用夾棍乃閩州縣雖於戶婚田土細事動
則刑訊眞所不解此之謂能吏乎夫身坐堂上而斷堂下之
事以情求情何情不得操守清見理明辦事勤何人不畏服
而必作威乎况一行作吏沈酣酒食驕擁妻妾傀儡登場何
堪自反試於輕紗暖帳中五夜捫心此時獄中蕭瑟凍餒苦
楚呼號之狀果皆情當其罪者乎又聞州縣班房管押酷逾
地獄死者纍纍誰之罪也至於刀筆深文草菅人命何其忍
且敢與偶讀袁先生之說款款如先得我心者輒附誌之以
告天下萬世之治獄者

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寶禹鈞漁陽人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
修德禹鈞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人盜錢數百千而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道書契繫其十三歲女臂曰賣此女抵負公焚券撫而善嫁之元夕往延慶寺得遺金銀候之一人涕泣至曰父犯大辟貸金銀將贖罪倉皇失去公驗實還之族姻有貧者代葬二十七喪嫁娶二十八人故舊子弟由公成立者數十家待之舉火者不可勝數居室儉素無金玉之飾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建書院四十間延文行之士爲師孤寒有志者來學而餽饌之後復夢祖父曰汝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子孫榮顯矣公仕周爲諫議大夫壽八十二其子儀儼侃偁皆登科時人謂之五龍馮道贈詩曰燕山寶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五人仕宋儀禮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器

星集九

部尙書儼禮部侍郎侃起居郎侃參知政事偁左補闕八孫皆貴

救蟻中狀元之選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復遇之僧驚謂郊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郊曰目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沒吾編竹橋渡之豈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第一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改郊第二祁第十埋蛇享宰相之榮

楚孫叔敖兒時嘗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兒見之恐棄母而死也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後人又見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吾聞有陰德者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人情者聖主之田也如心爲恕人能如其良心則所求無不如心矣朱子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惟知道而力行者深信其必然也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聖

星集九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存方便心說方便話行方便事久之則人我兩益矣今人爲善不力或曰吾力不能勢不可也至於方便之言毫無所費而人往往靳之此尤不可解也吾方便言之即於人無益然於吾何損况於人未必無益而於我先大有益乎願人人作方便言先其易者由言而反之心由言而見諸事便是中和位育氣象也

陰功者至誠爲之無少詐僞有不求人知而天獨知之妙大觀中士有見其亡父者語之曰作人當學葛繁問葛繁何人也曰世人冥司皆設像禮拜之士因訪謁葛繁繁曰某力

行善事日或四五條至一二十條四十年無虛日矣士問何爲善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爲正之如人饑與飯渴與杯水一言一動有可以利益於人者隨念隨時隨事貴賤貧富皆可爲之但不可當面錯過耳

利物利人

明道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宋熙寧時王安石行新法天下騷然邵堯夫屏居於洛門人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之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觀於劬程二子之言則苟以利物利人爲心何地何時不可爲哉又況得時而當位者乎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修善修福

爲善最樂善即福也況善又致福生生不息善無量福亦無量矣

袁了凡先生黃訓子曰余童年喪父母命棄儒學醫可以養生濟人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貌若仙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任二年半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正寢惜無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校無不立驗獨算予食餼九十一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准貢予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士老於窗下遂批准出貢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留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

宜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子矜惜名節不能
會已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燥精宜無子
五徹夜長坐不知寐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尙多不能悉數
雲谷曰汝既知非即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行改刷從前
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
也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力
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
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也開章
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尤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哭

星集九

否子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
行善事三千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
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
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悠忽不同暗室屋漏中常恐得
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怡然容受明年庚午部考
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
行義未純檢身多誤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嘗自
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
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已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
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予行一事隨

書之汝母用鵝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
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許萬善未及滿丙戌
已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
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可以隨事方便今
公餘閑門無事可行深以爲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即
錢糧一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
詭減至大半又因時潦教民浚築水不災更留心刑獄辨冤
救死全活甚眾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善已滿蓋寶坻
之田每畝二分三釐七毫予爲區區減至一分四釐六毫孔
公算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禱書是年竟無恙今六十九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哭

星集九

歲矣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于常皆非誑語凡人世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汝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顯榮常作
落實想即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
即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
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
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於自是一
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
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雲谷師立命
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勉行之勿自
曠也

正直代天行化

正已而後物正枉已何以直人人能正直則與天通而教化流行矣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相公所知

慈祥爲國救民

國以民爲本救民正所以爲國畢陶贊堯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周書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惟慈故祥也彼損下益上殘民以逞如申商者流孟子之所謂民賊也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辛

星集九

漢梁統乞增重法律上不從統夢神告曰陰府已錄爾過爾欲以刑法毒人將來使爾子孫皆被刑法其子松疎死於非命至莫滅族

宋西彬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欲屠城公執不可有獲婦女者悉訪其親還之及伐金陵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母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不可勝計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屠之彬入子墜璋璋皆傾旋鉞死生光獻太后彬死追封王爵祀子伯生除中書令封濟陽王子孫貴盛無比勒死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國朝林希元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

貧便賑米次貧便賑錢稍貧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急餓急疾病急醫藥病起急湯米既死急葬瘞棄兒急收養繫固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五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

忠主

惟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亂靖欲而治亂者君之德也格心者大人之忠敬事者百官之忠愛戴者士民之忠守死者忠難之忠以至婦人忠於所天賤人忠於所事一而已矣若夫阿諛乃婢寺之容悅微訐乃宵小之勿欺不可不辨然盡已之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辛

星集九

謂忠人臣欲責難於君而不先克己則不誠何以能格不恕何以能行故欲堯舜其君者必先自爲皋益而後可乎也宋韓魏公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不爲哉公相三朝立二帝調和太后英宗母子之間兩全慈孝可謂至忠之則矣

唐安金藏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有証以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將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

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五臟皆出而仆武后開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內賜以桑皮線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睿宗乃安後元宗屬其事於史官封代國公詔錫名於泰華二山碑卒配享睿宗廟諡曰忠

漢李善南陽富家李元僕也元舉家疫死止遺一孫曰續在襁褓諸奴欲分其產謀殺之善乃負續逃山中乳哺之乳自生汁奉續如長君出入必跪告十餘歲出告縣令鍾離意捕殺諸奴而反續光武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善遷曰南太守過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去朝服持鋤去草拜哭甚哀執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大。文

繼以祭曰主君夫人善在此後入少室成上仙僕且如此況臣乎

元秦閭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閭夫病篤以前子爲託柴無二心後有殺張福家人者詞連前子罪當死柴引次子到官誣服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乃我殺人非兄也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因得其情嘆曰妻割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其家豈殺人者哉奏而赦之旌其門妻且如此況臣乎

孝親

教孝備矣盡孝難矣父母無刻不以子爲心至於身沒代更

而其心之專一孳孳不已爲子者能隨時隨處常有父母在其心中而不敢忘無間居游無間少壯無間存歿庶乎不至入於大不孝而不自知也

後漢薛包父娶繼母逐包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吾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出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弟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拜侍中不受賜穀千石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聖

星集九
大。文

吳璋吳江人少孤永樂間母陸氏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乘家訪母舟中患痢甚殆昏憤中呼母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改封江西矣陸行趨饒州兩足俱腫臥野寺有道入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爲蛇嚙足倒地道人復至以藥塗之痛稍止曉行大雪忽見焦道人來曰爲母忘軀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饑寒至饒母在王府不得見乃就府中賃一室書思親二大字久之得請入見母於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璋呼天割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尙書子孫科第不絕

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得食雖極飢必先以奉親得酒則跪進歌舞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病何可一日離也父母亡乞得棺脫已衣斂之時嚴寒赤身弗恤葬於野露宿其旁哀號拜獻無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孝子楊乙乙仰天拜謝曰吾本乞兒父母貧病不能生養今已矣何敢自私悉以贈所識之孤老無告者月餘死有徐道之者病劇夢攝至陰司見紫袍官人報曰楊孝子到冥王迎入吏持公服請更衣尊之上座冥王曰久仰孝行玉帝有旨召君非地府敢驚瀆也徐識楊乙所之爲查陽壽當活一年甦而述之人之以貧賤而不盡養及富貴而不盡誠者又何以爲心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壽

星集九

歐陽氏廖宗臣之妻也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閨娘歐陽與已女同乳哺之數月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加厚焉女或有言歐陽泣諭之曰汝我女小姑祖父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女感悟歐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一夕夢其姑曰汝本無子我請於帝賜汝貴子矣果得子後宗臣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已女歐陽曰小姑未字卒以富貴家先字閨娘甚甚厚已女不及也歐陽病篤將絕閨娘禱於神曰嫂吾母也乞以身代遂甦所生子亦顯達婦且如此子當何如

敬兄

或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程子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同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潘仲謀曰自父母看來兄弟原是一體故見我兄弟如見父母自有肫然流通處意氣自不忍加財利自看得輕至於兄弟乖和大抵起於婦人然我與兄弟一本且爲丈夫稍知義理猶未能無彼此況婦人異姓牽合又未必通知義理全要我自主張以我化彼勿反化於彼而已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壽

星集九

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少少頃必問曰得無饑乎少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周文燦性敦孝友其兄嗜酒依燦爲生兄醉毆燦鄰人不平而罵之燦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晉咸寧中大疫庾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瘴氣方盛父母諸兄皆出次於外衣獨留不去父兄強之乃曰喪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極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毗病得痊喪亦無恙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每被楚撻朱所生子輒輒涕泣抱持
朱又置酒醢祥覽知徑取飲之朱驚覆酒醢婦亦與祥婦服
勞如一朱氏感豫為慈母祥後位太保覽後九代公卿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
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細舅姑
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為己物鄭歸甯徐乳其子徐歸鄭亦
如之不問孰為己子子亦不知孰為己母家有猶為人竊去
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太宗時表其門曰二難

信友

親師取友所以成德輔仁也故與五倫並重非泛愛之眾可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

星集九

比也欲全其信於終必慎其交於始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顏自言不可一日無侯君無可能攻人
之過一日不見則吾過不自知矣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
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帶衣絮之顏有先世數
喪未葬比死以為恨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無
可官至殿中丞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
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
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贈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
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

登高第

或奉真朝斗

按救劫經六章其六即天下通行釋道也故此下二句為道
釋言之

常熟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存小樓三
楹乃四房始媳共處其中皆婦婦也方火熾時烟焰環迫二
婦平日禮斗極誠寤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巾者
七人簪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或拜佛念經

于玉陸問心念紛飛如何克治蓮地曰雜念是病念佛是藥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卷

星集九

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即用心

加工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雜雜念自息矣

佛經拔度幽明之事紀載不一此非彼一家言也實有至理
益經典中千言萬偈不過教一切眾生去惡向善如呼寐者
而使之覺彼冤鬼孽魂聽之而自反則心平而結解矣至於
卽心是佛又何梅子之不熟耶

報答四恩

天地君親有覆載生成之德雖欲報而罔極然不知所報則
忘本矣人能提此良心時時顧本隨分自盡不徒飲食婚宦
於熙攘之中其庶幾乎

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遇一老人曰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常舉以勸人然能思親者乃能作善者也故孝爲行仁之本

廣行三教

註者或引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然亦不必如此解蓋上文明言釋道之事矣此三教自指儒釋道也況帝君世爲通儒而親受老子釋迦接引解厄之恩其於三教實有身體而具通者不徒爲出入門戶之說也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弄

星集九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一紀救是善人又當倍之

真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急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一棹危如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宋黃汝相越人家富時方臘寇亂汝相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人拘閉室中得金帛始放還不爾將殺之汝相惻然曰我有金二百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

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解生五子開闢閭閻相繼登第

宋符彥卿久鎮大名有蜚語上聞太祖遣知制誥王祐使魏州廉其動靜以便宜付之瀕行帝謂之曰此卿故鄉所謂畫錦者也使還得彥卿不法狀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相也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量爲決配而已還朝奏曰彥卿無他臣敢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戮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戒之帝怒其語直移彥卿鳳翔罷節制貶祐華州安置祐赴貶親友送於郭門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謂且也手植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弄

星集九

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矜孤恤寡

孤寡者窮民之尤無告者也而寡婦爲甚空牀獨守常人所難苦節艱貞鬼神所敬此之不恤可謂仁乎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病劇霖問之尉以老母少女爲託鑄卒霖割俸送其母函骨歸河東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得請於帝爲公子矣是月霖妻孕明年告歸每遇灘險若見尉在岸指呼將抵荊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饋及生府守送米貲以小合因呼之曰

合名曰穎及長官至大理寺丞

敬老憐貧

元周司敬老人如其父兄一日過江遇風舟幾覆忽定得抵岸一漁翁曰昨夜江邊有人言當覆一舟溺二十人以有周不同在其人敬老不可也過詢舟中無其人解者曰司字缺左直非不同乎乃知同舟盡受周司敬老之益也

華亭李華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賣子償租李憫然曰爾實疾非爾過也我雖貧尙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原銀贖爾子歸其佃曰兒已賣許贖耶李曰我貧尙能贖爾爾以主家當知積德我爲爾言之遂偕往

相藏輯要

陰陽文註

李

星集九

以主感其義許之父子感泣曰爲李補科名果於康熙甲子

乙丑聯捷

捐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馮琦號瓊菴父爲庠生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半僵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先以無子禱於東嶽是夕夢神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爾琦爲汝子及生孫菴名之曰琦

官至尚書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羅節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命僧瘞之後生子洪先狀元及第爲理學名儒

李若愚施棺槨數十年孫昌祚順治辛卯夢數吏執柬邀之升堂與朱衣者行禮見堂下跪數百人同聲曰我等俱受其祖恩德者壬辰昌祚成進士官至大理卿

家富提攜親戚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爲義莊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曰我宗族甚衆於我雖有親疎自我祖視之皆子孫也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歸義莊公父子名相累世昌熾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空

星集九

歲饑賑濟鄰里

嘉靖甲辰楚大飢漢陽蕭達出粟且盡復捐千金易粟賑之時未有子妻戴氏慈數百人羅拜一人攜兩孺子前曰請以是爲君嗣所以報也庚戌生長有丙辰生長與萬應庚辰長有會試第一延對及第長與亦高第達壽七十五置義莊名曰景范二子出俸增田楚有漢陽雙鳳之謠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唐李珣廣陵人賑糶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糶者珣卽授以升斗使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田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其名改曰寬李相

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珣大喜忽二仙童自石壁出李問此何所曰華陽洞天然此姓名非相公乃公江陽部民也珣驚寤遍訪得之延至府中問有何功行寬謙辭李拜問之具以賑糶對李公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富貴之人賤奴僕如犬馬陰悍之婦嫉婢妾如寇讐傷德損福總由於不恕也使以其身與其子女易地思之當不寒而慄矣況焉能保身與子女之必不易地乎凡此皆當自幼謹之而婦人之善惡則丈夫尤不能辭其責也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室

星集九

程大中公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候夫人治家有法不喜笞撲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曰貴賤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是生明道伊川兩先生爲大儒

印造經文

經文千言萬語皆教人爲善去惡雖閱者疑信參半而有一二信者卽善勸而惡懲所益多矣然則印造邪說淫詞以誘人爲惡者其罪又當何如可不痛絕之哉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爲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夜夢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

典籍不學而曉子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汪靜虛欲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廣施力未果其子源遵先志捐貲刻成募衆印施萬部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吾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注善籍矣

創修寺院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得金一窖急瘞之及公爲西帥偕使其徒謁公募修寺公無所贈但致書一封歸啓之云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修此寺餘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室

星集九

餘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四萬二千有餘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許叔微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值夜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材也

施茶水以解渴煩

雒陽楊伯雍壯不能娶作義漿飲行者三年忽遇異人與石子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伯雍求之要以白璧一

雙雞至玉田得五雙遂納徐氏雍拜大夫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於暑月施茶冬月施薑湯又口作粉團施人一道人食之三年知其誠謂之曰吾無以為報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數約一升蔴子其子依所指葬之初世即九人登第累代簪纓至今閩省有無林不開榜之諺

或買物而放生

居官者嚴禁宰牛不誇閭閻膳居家者無大故不殺生嚴禁小兒戲戕蟲雀皆不費之惠也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或曰放生則着相不殺不放付之無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畜

星集九

心為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才頭是無心著幾個木頭能救得世間一箇

苦衆生否敏仲駭悟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蚧數十斛買放之忽轉念恐彼感恩求為眷屬豈不癡鈍夜夢文殊現金身恩諭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蚧中但堅汝心救衆生苦因著文勸世

長洲韓太史世能祖承居隱其貧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蟬蟬入中流有時腹掃至數里遇攔網所遺螺蛤等物必拾投水中下卯太史赴鄉試夢神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林官至一品後官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過長安橋見賣犬

肉者縛一大至客買放之犬即隨客不去數日後客僱船往江陰發賣綿花有銀三百兩為主家一僕窺見即與船戶同謀醉客用蒲包扎緊投水中而去此犬即跳上岸跑入村中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去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尚未死救醒之客仍往祝家僕與船戶歸獲送官伏辜

或持齋而戒殺

宜興陳信世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者數人以物分散鄰家怪問之答曰此瘟疫也信曰何我家不及曰汝家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畜

星集九

三代不殺生故免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語畢忽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九陳獨安然

婺州陳嶠有送一羊一猪者嶠欲元旦殺之其弟峴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至一署堂上設三簿一放生一殺生一救生吏揭簿示曰陳峴某日救一羊一猪峴曰雖勸卒殺不敢冒功下有一黑衣一白衣者跪曰當時荷蒙援救言雖不從恩不可忘峴醒因一門戒殺收世富貴

北平吳兆興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碼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曰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夜夢三眼多手神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

矣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明日午刻彼當以喉疾死若從汝言尚可免惜哉兆興驚覺天明即去生理忘其夢晚歸船問岸上哭聲詢之殺雞者死矣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大駭判其事勸人

舉步常看蟲蟻

胡僖省試謀寓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構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之室傷數十萬命不忍也遂還故居迨入試構思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蟻遂不見及榜發主司謂子文殆有神助僖知蟻報也

禁火莫燒山林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奎

星集九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恣獵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謂之曰汝殺業無比不可救矣仲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對曰必得受殺者肯方可乃勸眾生曰仲任殺命無算今割其肉無益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眾生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遍灑之諸類憤吮其血乃姑許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業如是數年而卒

點夜燈以照人行

語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家以其普照行旅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功兼澤物矣

陳覺閭門病目盡醫醫無效一日遇異僧語之曰汝居心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禍何可贖覺暫改過自新僧曰永燃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即奉行不倦普勸里中共施燈照三年如一日閭門俱不藥而愈後瘟疫盛行獨其里中帖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楊少師榮祖父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為事他物一無所取人嗤其愚後生少師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奎

星集九

方世隆好造渡船生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為賊兵所迫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怪問安得此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及抵岸忽俱不見乃悟其父造船渡人之報也

勿登山而網禽獸

漢楊寶宏農人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梟鳥搏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為蟲鼠所囓移之巾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鳴繞寶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乃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令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公潔白如此環矣後

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爲三公清白無比

勿臨水而毒魚蝦

李景文好生凡魚蝦活者盡活之池後景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蝦繞體如吮噲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楊序夢神告以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生命庶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佛書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尙可活盡圖之序醒急買放仍大書神語於通衢田是人皆知戒見魚子卽投水中月餘復夢神曰爾壽可延矣放魚子於春夏月將碎泥拌子擇長流水草間置之

勿宰耕牛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亥

星集九

程子與客語爲政歎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用其力老則屠之客曰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否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先生曰爾之言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乎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致也

眞武垂訓曰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獻其形上應天星其力下興地利有功於世無害於民殺之者國有刑法食之者幽有禍愆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太乙牢山俱有眞形食之三

百物牛犬可戒

金陵朱之蕃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奔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奈何父夢亦然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是年蕃果狀元及第

嘉靖二年林侍郎俊忽於公宴昏睡久之覺語眾曰適童子召我至一府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因此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忽家尙書公聰出殿呼某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其屬以爾昔爲縣不禁殺牛故減壽一紀俊曰曾出榜禁之尙書曰得無失檢乎急檢卷得之代申還其書遂醒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亥

星集九

勿棄字紙

練川許白俊癸酉科鄉試闈中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篋一隻竹箱一柄篋內字紙光焰燦然旁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中式復魁會榜

康熙壬寅五月金陵馬回子之妾被雷震死有手掣新履碎列於前其中字紙片斷蓋此妾平日常以字紙置履也惜字於紙尤當惜字於筆周霖公惜字正詮十二則下筆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誤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間閻陰事及離折人婚姻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下筆凌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實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咬人構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此字當惜下筆作淫詞閨諷兼託詩譏誦人者此字當惜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楊某業商淮揚有陝客寄存千金三年不返楊埋金花盆中訪其人死矣招其子至以金還之其子不敢取楊曰此汝父物何必辭乃叩謝而去楊有子溥官太師

丁清惠公有詩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辛 星集九

收得休微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席靖朝鄧繼曾投徽州知府其親某御史告之曰昔某巡按雲南夜宿一所乘燭獨坐有一人前曰我非人乃為君守財者某問財何在神指座下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某曰能為我送歸乎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後某復命適同年某主事為保舉一官備金二百及歸家後即祭神神復至出金八百兩某問何故少二百神曰某主事前已饋矣某悚然慚謝未敢告人與君至戚仕途方始當知定分有數不可妄謀也

淮上陸文假其鄰鄭氏之產以為園惟存樹一株陸晚得一

子而啞數歲戲於庭忽指樹曰樹猶在耶家人大驚復啞如故及長盡破其家人以此子為鄭氏後身

勿妬人之技能

人各有能有不能我之技能有限人之技能無窮故莫大乎取人為善也若妬嫉以惡之則是自絕於善而害天下之善不仁甚矣

有一士俱業春秋將入闈一生忌同經生才高密取其筆囑之明日入試筆盡壞大驚慟哭欲出忽假寐若神附其背曰起起第書之驚悟視筆俱完好及卷終則仍秃筆也生出遇彼生迎問曰試卷必佳對曰僅完篇耳其人而亦明日彼生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圭 星集九

帖出秃筆者中魁

勿淫人之妻女

萬惡淫為首人欲之易動而難制者也然遇之須於起念之時見人之妻女當作人見己之妻女想其贖贖者必自誓曰甯渴死不飲醜酒甯飢死不食砒毒倘或惡緣纏擾即作刀劍死傷刑獄各種變態想則心自定矣避嫌遠疑早一着更妙萬勿如溺水者沈淪而不可救也人能一生不犯淫惡則諸孽皆輕能全一人妻女之名節則冥冥中以爲不磨之大功然則人禽福禍之關此而不慎可惜也可畏也可懼也

唐李讀書燈下有女調之將窗紙拍破公補訖題句曰拍破

紙窗容易補損人陰德最難修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
匾左右懸二燈書前二語怪而告之後果大魁

羅文正公倫計偕過姑蘇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
子矣羅通謝范公曰某樓之事誠動太清耳羅憶昔年曾拒
奔女於此樓果廷對第一

太倉陸公容美丰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
奔之公辭以疾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
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是秋登鄉
薦二十四歲成進士官至參政

順治甲午溧水湯聘就省試病劇忽魂自頂出見大士指引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圭

星集九

令謂孔聖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翠舟有
少女美姿意欲就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且告
曰因汝見色不淫故來相教汝宜信心勸善今時人心險薄
鬼神伺察更嚴往古功名富貴生來即定今之善惡冊籍一
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湯驚而迴登辛丑進士
餘姚王華館於富家某多妾無子夜深一妾出奔公不納妾
出一柬主人親筆云欲借人間種公批其後云恐驚天上神
明日辭去後有道士設醮伏地久之起曰適至天門見放來
年狀元榜馬前旗上一聯云云華果中狀元位至大宗伯生
子陽明先生爲大儒封新建伯或曰狀元周旋之父事

松江曹某應試南都寓中有婦奔之曹趨出行之中途見燈
火喝道入古廟中竊聽之乃唱新科榜名至第六吏稟云此
人有短行已削去應何人補神曰曹某不淫寓婦可嘉當補
之及揭曉果中第六

宣德中曹鼎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美女於驛亭意欲就
公公曰處子其可犯乎取片箋書曹鼎不可四字焚之中宵
不寐天明召其家領回後殿試對策忽風飄一紙於前有曹
鼎不可四字於是文思沛發狀元及第

明末張文敏與周某避寇山中有少女先在見二人倉皇欲
避張曰去必遇寇君等皆誠實人決不相犯中夜周欲私之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圭

星集九

張力阻得免及旦張送之出山連訪其家迎之張後爲黃姓
之婿奩具甚厚及相見乃前山中女也生三子皆登第
萬歷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義蔭指擢繫獄趙力
出之指揮感極請以女奉箕帚趙握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
強之連曰使不得後子上公車途有拘其輿者曰使不得的
中狀元領是者再及第歸語翁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
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二
人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障甚盛汝試往瞻之是夜陸夢與師
俱爲城隍所逮大加詞責命史查祿籍陸仲錫下注甲午狀

元邱某下血所有神曰陸某奏削其祿邱某抽其腸驚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矣仲錫終身貧賤

此條最重未犯者誓死勉之不幸有犯者痛心悔罪誓行萬善以贖之否則其禍報有不忍言者勿以予言爲迂也

勿唆人之爭訟

訟終凶所謂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戚之甚者也況唆人者不干已事而因以爲利明有王章幽有天譴此其人當痛自悔悔而人亦不可甘受其愚陷於罪戾也

唐雷平自始祖樞以忠厚傳家至平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平登進士官至太子太師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書

星集九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次司身付水司旬日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營刀筆中流槳折數隨江而死

勿壞人之名利

三山蘇大璋治易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輒以告人有同經生訴於郡守謂蘇某自許甚確必與試官有私及定榜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將主司曰物議如此設如所言何以爲解主司乃對眾以副卷易之既折號則自副改正者蘇大璋由正降副者訴璋之同經生也人謂天道公而巧勿破人之婚姻

徽州程孝廉家臨溪有女子失足溪中救之令妻伴宿明日送歸母家其舅姑問之曰女宿於外名不佳令媒退婚孝廉親往力辯乃成婚已而寡遺腹生一子母授之書輒流泣曰汝能成名無忘程孝廉之恩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會試與程同號七稿皆得意忽燈煤焚卷痛哭不已程曰若肯與吾書之乎少年卽以付之程中進士少年謂程曰公生平有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力全一溺水女子差無恨耳少年大驚伏拜曰此卽吾母也宜矣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書

星集九

鳩工復夢神曰無庸爲生代人寫離書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浼葛代筆也葛聞而驚悔力爲完之後止中一榜官副使

順治丙申浙江舉人鄭某有友謀某妻鄭爲畫策飛語入其夫耳謂有私也其夫疑欲出妻而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書稿誤塞筆管中戊戌會試攜筆入場搜者得之荷校杖責革去舉人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宋呂陶令銅梁有龐氏姊妹三人曰隱幼弟田弟壯恕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又怨於陶陶一物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

半作佛事以報陶論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相半供佛曷若遺姊弟拜從姊弟感泣而去陶仕至中丞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兄弟爭財米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以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者牽連逮至縣見吏如其弟抑令招承訴於府見府吏如其兄復抑之使承圖家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富人徐池心誕徐八房屋八不肯售乃誘父子賭蕩傾其家屋竟歸於池徐八父子憤恨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殆夢其祖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禳於城隍廟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角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池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美 星集九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陶士行貧時母子冬日嘗煮飯葛及芋母恆縱飯葛一塊及士行袖中曰汝常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舊飯葛時也

太傅金文通公誠子弟云我在官日汝輩少做一件得意事則吾休官日汝輩便省得一件失意事

馮瑒菴曰凡吾輩十分如意則旁人決有十分不如意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嘉興居應坡康僖公子也有鄰人負其子孟元銀以屋基及小塋立賣券爲償孟元酬其直及坡宦歸鄰人來謝公子厚德坡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坡取旁還之且爲築其墳塋後子孫富貴不絕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富鄭公中年居洛爲堯夫所激發所得益深嘗云某不遇邵先生不過一村漢耳

劉安世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語始安世敬佩之歷官臺諫遇事敢言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爲名臣諡忠宣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美 星集九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明陳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宦者王振柄國備禮幣求公書欲以致公公爲書程子四箴而却其饋竟不往振亦不能害也公爲祭酒十八年名壽俱高

親君子遠小人達於上下者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則聖人之大而嚴也

常須隱惡揚善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以動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每稱述善事令聞之者欣慕而效法

馬援戒兄子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韓山公爲相見有攻人隱惡文字必手自封記不使人見人有小善必歛手歎服曰琦所不及

明倫歷問有廩生與修江陰縣志見舊志二節婦無事實削之城隍廟祝夢見二燈導二婦一自正門入一自東角門入一降階迎之二婦訴曰我等一生苦節某生不訪而表章之反削去名氏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之矣蓋二氏一受子封一則民間婦也

不可口是心非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夫

星集九

口蜜腹劍陰賊者也面從背違庸懦者也華言無實夸誕者也習而不知恥則惡日滋當每事自訟而漸克之

廣道季久病設醮祈祐神判曰道季生平心口不同善功無一佞神其能免乎竟卒

剪樹道之荆棘除當途之瓦石

仙慶病瘳啞見道途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人行復於夏秋日必持鋤去狹路上草勿使由露溼人衣足忽夢黃衣人語曰汝前生好聞人非談人短故有此報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及醒雙啞俱痊

新安盧世澤立心仁厚見道上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

曰老幼病醫月黑夜暗遇之何堪年六十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盡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當增壽一紀命還遂甦益加勸勉壽至九十有一無疾而終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張曰吾豈圖利已者乃盡發所積僱傭除迫修官塘百八十里築堤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利後享年九十三子孫登科不絕

歙縣余永甯之祖販木爲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資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乃往急賣忽木價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夫

星集九

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

雲間蔣性中給諫初第進士有司爲立表於門時嚮湖病涉公曰榮吾家盡以利吾鄉乎即移所費爲石梁於湖上

垂訓以裕人非

鮑曼殊曰勸化一人爲善則世界多一善人若勸化一惡人爲善則世界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又轉相勸化以至百千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善根流傳永無窮盡柳元祥患瘰癧百藥罔效力疾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者同一老人語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者眾持命天醫治汝惡疾汝壽止四十今延二紀矣於

是頓瘵壽六十四

捐資以成人美

范文正公在淮陽有孫秀才索遊上謁公助錢一千明年復謁又助一千問何汲汲如此戚然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補子爲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授徒道德高邁朝廷徵至則前索遊者也公歎曰貧之累人如是雖才如明復猶幾汨沒況其下乎

范純仁奉父命往江東收租麥五百石道遇父友石曼卿言三喪未葬純仁悉以麥舟付之及反而文正公問所見以曼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全

星集九

卿留滯丹陽對公曰何不以麥舟助之對曰已付之矣文正公欣然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券成張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前官湖南部使者挾勢劫妾敗官今恐舉家餓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歸語守義如有枉可訴之朝事曰乃來郭既辯雪復官張來如約公使人語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前錢想用盡取婚券包二百金助郭之任張泣拜而去

作事須循天理

天卽理也循理則知天而安命矣許魯齋曰不聽父母命爲

不孝不聽君命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私祝者人問之曰我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用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出言要順人心

言者心之聲也不順人心則其存心可知矣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今人每易其言深刻矯誣以爲不過飄風之過耳不知所損實多也嚴君平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其庶乎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全

星集九

陳眉公曰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見先哲於羹牆

後漢書李固傳婢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嘗曰余謫嶺南居無與游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於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揖矣

慎獨知於衾影

君子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此慎獨而毋自欺之學也

朱子曰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一白豆每起一惡念則投一黑豆初時黑多白少後白多黑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及至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的思量何難之有○此宋儒真實工夫質諸鬼神而無疑者後儒不求諸獨雖讀書窮理皆成玩物也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孟子所謂集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全

星集九

義也君子行百善有一惡亦足以累之故去惡務盡小人行百惡有一善亦足以湔之故遷善貴勇凡前所注行某事獲某福者非銖稱而寸量也觀其一行之善則其居心行事全體爲善可知矣且此特人之所知耳其不知而陰行者又不可勝計也故天之報之者如響今朝樹木而夕求蔭少不如意則曰爲善無益豈真無益哉更勉其所未至而可矣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晉陵顧成娶錢氏女爲媳順治八年春疫大作病者親戚不敢過門成適是疾親丁八人俱伏枕時媳歸甯聞信欲趨視父母力阻之媳曰人之娶妻爲翁姑大事今翁姑病甚忍心

不往與禽獸何異隻身就道成在牀見鬼物相語曰諸善神衛孝婦來矣吾等不速避譴不小八人皆愈

元自實恨繆某負德雞鳴厲刃往殺之道過小巷巷主軒轅翁見有凶鬼數十執刀從之少頃復回則見從之者皆金冠玉佩持幡之神天明往問之元言初欲殺之及至門思彼老母妻子何尤遂隱忍歸耳翁台掌曰神明已知當有後祿元後享富壽

近報則在自己

裴度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則餓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人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全

星集九

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屨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禳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亟還之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騭文起前程萬里矣後出入將相封晉國公這報則在兒孫

歐陽文忠公父親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鄭夫人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指予修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及文忠公參政事父贈崇

國公修表其阡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朱鑒堂曰世言善惡有時不報不知爲善不昌祖父有餘殃殃盡必昌爲惡不滅祖父有餘德德盡必滅而當殃德未盡時則以爲不報也爲善得禍其命本薄也使竟不爲善其禍當不止是爲惡得福其命本厚也使竟不爲惡其福當不止是而不原其始又以爲不報也善惡不報時辰未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譬如立表取影愈遠愈大貸賁取息愈久愈多而未要其終又以爲不報也人事不齊天公最巧粹至之禍福分福所伏或天假以玉汝成非分之福福分禍所倚或天借以厚其毒而無遠識者又以爲不報也名之榮辱亦禍福之一端小善享大德之譽福已折除小惡得大奸之名禍遂稍減而信浮名者又以爲不報也前生後生猶是一人人誅鬼誅同是一痛而現住世者又以爲不報也凡情未滌正眼未開認善爲惡指惡爲善往往有之不憾己之是非顛倒反怨天之彰瘴有差則又以爲不報也外作幾椿善事其他隱惡尙多陽有數種過端暗地陰功或懋冥司覈之世人不解則又以爲不報也噫嘻人間善惡絲粟有還天道循環毫釐不爽士君子立身行己倘曾失足及早回頭苟未踰閑匪成全璧無定者數有定者理以有定之理格無定之數豈非自作元命者哉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雷

星集九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或問無爲而善與有爲而善孰佳曰無爲者尙矣然恐借言無爲而行善反不力空言甚高而實行不至何取焉且引人爲善不妨示以所獲夫所惡於覬報者爲其不獲而怠也若時時刻刻主善爲師勉強不已乃成君子不亦善乎一起信心迪吉逆凶聖有明訓而世乃不信謂爲善未必獲福爲惡未必蒙災斷我善種滅人善緣是何心哉故宜起大信心一念信便是一念善根念念信便是念念善根一囑勤修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而曰作善無益是與於不仁之甚也正當及時精進常如天地臨我鬼神質我不然

道藏輯要

陰騭文註

金

星集九

人而勸成其善者當千善流傳無窮者當萬善時時稱說人
人提撕下及庸夫閭婦無不咸化善緣無量福緣亦無量矣
昔孫思邈刻千金方書成仙去周篋爲人說感應篇脫饑饉
箱公善之善豈有涯哉

道藏輯要

陰陽文註

六

星集九

序

寶訓一篇乃

帝君現身說法

卷三誘善意也

升賢齡甫入小學

先大人手授是篇今每晨興誦

無間伊時拜受之熟於口而義未

悉及束髮洞其義所行多有違瀆

且褻罪莫能追矣遠而兒稍長方

序一

讀三字經

先大人各手授是篇

謂赴童穉時天真未鑿使其善根

於心久弗忘奈兩兒穉、屢索解

不憚煩先大人曰吾將按句詳

釋俾汝曹易曉兼藉以勸世焉無

何志未遂而應召情文矣迄今兩

兒俱冠升追憶先志不禁淚下

盈一教取寶訓而疏註之又引註

而著為圖名陰騭文像註因欲識

字義者閱之回心而嚮道尤欲申

悃孺子目昧一丁者觀像問故由

耳聞而警醒也兩兒請刊成卷流

通宇內爰進而詔之曰若止為愚

魯人宣示耳至學士大夫洗心有

序二

素無俟開卷而自明何庸宣示為

兩兒復請曰刊卷俾使流通廣

帝化也不忘祖也升時其因

請不僥遂捐俸而樂為斯舉若柔

也如謂帝君見佑多福自來

是有希冀念罪與瀆褻等亦斷不

敢萌是想亦惟繼先大人未竟

之志初無負 帝君憐之誘善

之意已尔

寄

康熙歲次己亥元旦大興趙如升
九一氏題於此留官舍



序五



陰陽文像註

卷一

聖像

聖號

二月初三日誕

桂香寶殿文昌上宮九十六生種善果於詩書之圃
百千萬化培桂根於陰陽之田自雷行炳靈於鳳山
至如意儲祥於鰲岫開人心必本於篤親之孝壽國
脉必先於致主之忠應夢保生聖慈憫苦大仁大孝
大聖大慈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救劫大慈悲更生
永命天尊。

陰陽文像註

大興趙如升九一甫輯著

男
許校刊

文昌帝君陰陽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陽。上格穹蒼。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馴馬之門。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曦中狀元之選。埋

陰陽文像註

卷一

陰陽文

一

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脩善脩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隣朋。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印造經文。創脩寺院。拾藥材以

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

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晝夜

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

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繻。勿謀

人之財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夫妻。勿陵

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齋期。勿因

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

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

陰陽文像註

卷一

陰陽文

二

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髮道之荆榛。除當塗之瓦石。脩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善於羨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還報則在。兇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盛哉。得來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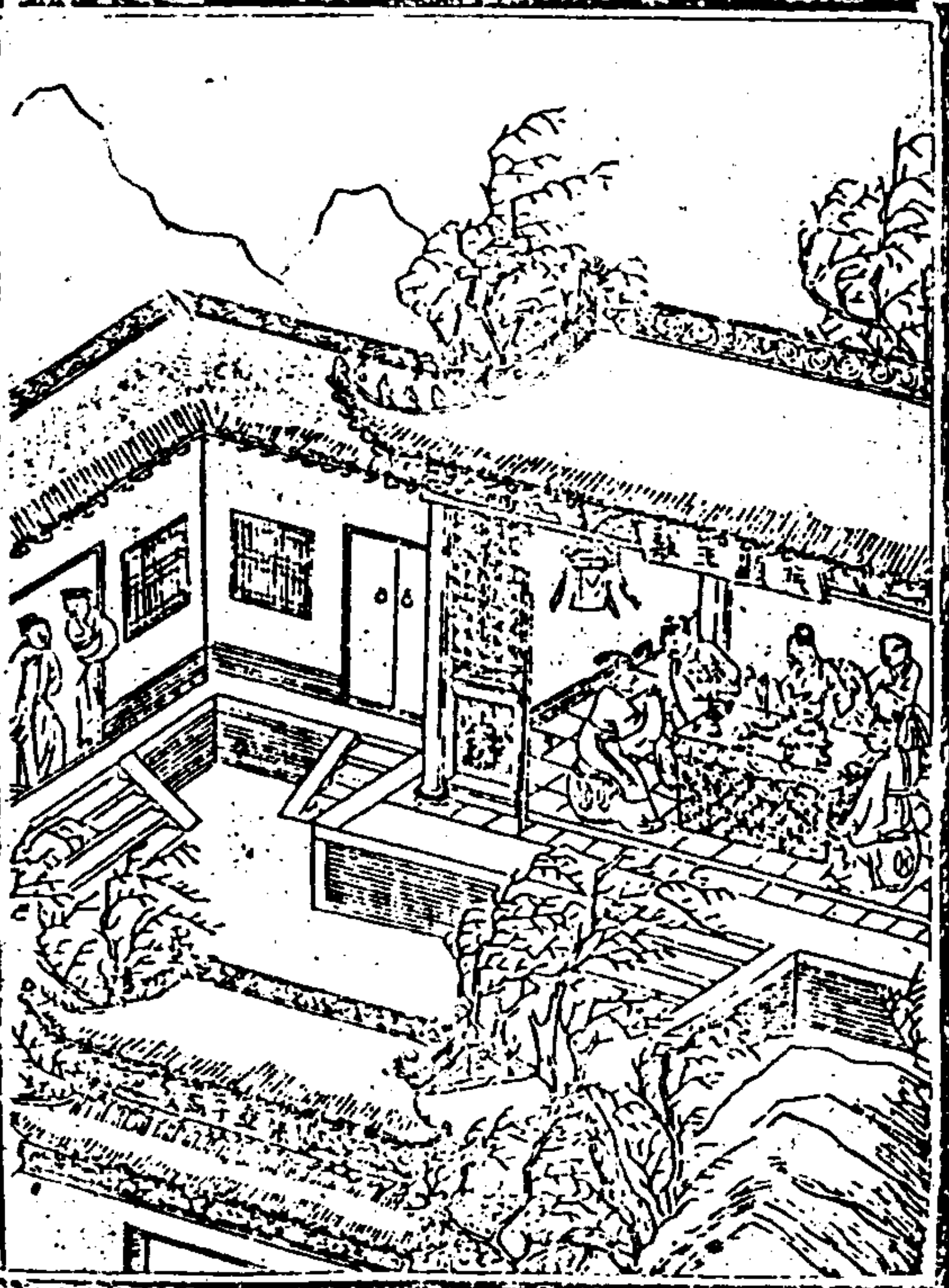
帝君曰

箋註帝君孝友神也。掌文衡。銷劫運。功莫大焉。又悲世憫人。不得已而頻著爲訓。其流傳者。戒士子。敬字錦。立社倉。諸引語。語砭人肌骨。而陰陽文左。爲暗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世人果身體而力行之。其亦簡在帝心矣夫。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帝君曰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帝君曰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爲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嶽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別潤商確。朗然誦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視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各記

其賦寫於書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及入
試。二生坐於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門象物賦韻脚同。
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惜然一字不能上口。問開
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乃
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怒曰。臨
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天豈
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
黜。狀元乃徐爽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題。無一字
異。二子嘆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筆入
山。嗟乎。士務自脩。爾營營何益哉。此夢二子知之。徐
爽定不知。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帝君曰

三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帝君曰

四

太原忻州城外有雲中山。上有碧霄殿。爲文昌行宮。
諸生王用子等十餘人。爲文昌社。社中推用子主盟。
正統辛酉元旦。用子先期赴行宮宿。甫就枕。覺有促
之者。曰起。帝君升殿矣。用子不覺身出殿外。見列
炬燭天。帝君端坐殿上。天下城隍。彙報鄉試榜冊。
一神朝冠絳服。抱大冊送。帝君僉押。用子潛問抱
冊神曰。本省榜中有王用子否。神曰。無絳服者。捧冊
陳几上。帝君一披閱。每名下書一押。亦有躊躇不
下者。良久。絳服者發冊。大聲宣諭云。仍付各省城隍。
運查積德之家。仁厚之子。報名以換各省之未押者。

頂之。忽聞殿內傳呼王川予入見。用予鞠躬進殿。伏地不敢仰視。帝君曰。累年覽爾等表章。度累但功名事。為天曹秘錄。未可輕洩。因汝至誠。故召汝析之。汝家祖父皆樸謹無過。已註爾為前榜鄉科。因汝生平神前默祝。但自期功名。及妻楊氏。嫡母在堂。并未析保一語。以此獲罪。降爾兩科。爾各在下榜五十三名。汝宜孝謹。用予叩頭謝罪。帝君云。爾同社周吉。今科本省榜首也。用予社中惟吉最拘儒。文字不逮。俞和諸人。聞語不覺愕然。因問發解之故。帝君曰。周吉父祖俱為士。從未一字入公門。從未姦淫一婦。陰陽文像註卷一 帝君曰 王

女。從未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父子祖孫。簡靜福基。註昌三代。今吉發解。特準端耳。用予又問同社俞麟和從周。未審可發科第否。帝君顧掌卷童子。檢閱之色。若不懌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腹誹。且發刻論人。不近情理。故黜其科。用予問何為腹誹。帝君云。彼父母凡有言語舉動。麟心大不然之。但勉強順承。真心日離。偽心相與。是視親如路人矣。假行竊名。最撥神怒。至於和從周。生異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歲應拜侍郎中丞。四十五歲應進大司空。五十四歲以少保致仕。至六

十九歲善終。緣其十七歲為諸生後。恃才凌物。諸譏譏彈。冥中錄其輕薄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條。上帝震怒。命註陰惡籍中。悉除所有。倘不知悔。滿三千條。將奪其壽筭矣。淫殺口過。緣稟有報。至涉功名一途。數者尤為大忌。至於口頭訕謗才子。棧鋒其罪。與殺生相淫等。爾輩慎之。因再拜而退。不覺曉鐘驚寤。雞三號矣。是科榜發解元果周吉也。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帝君曰

六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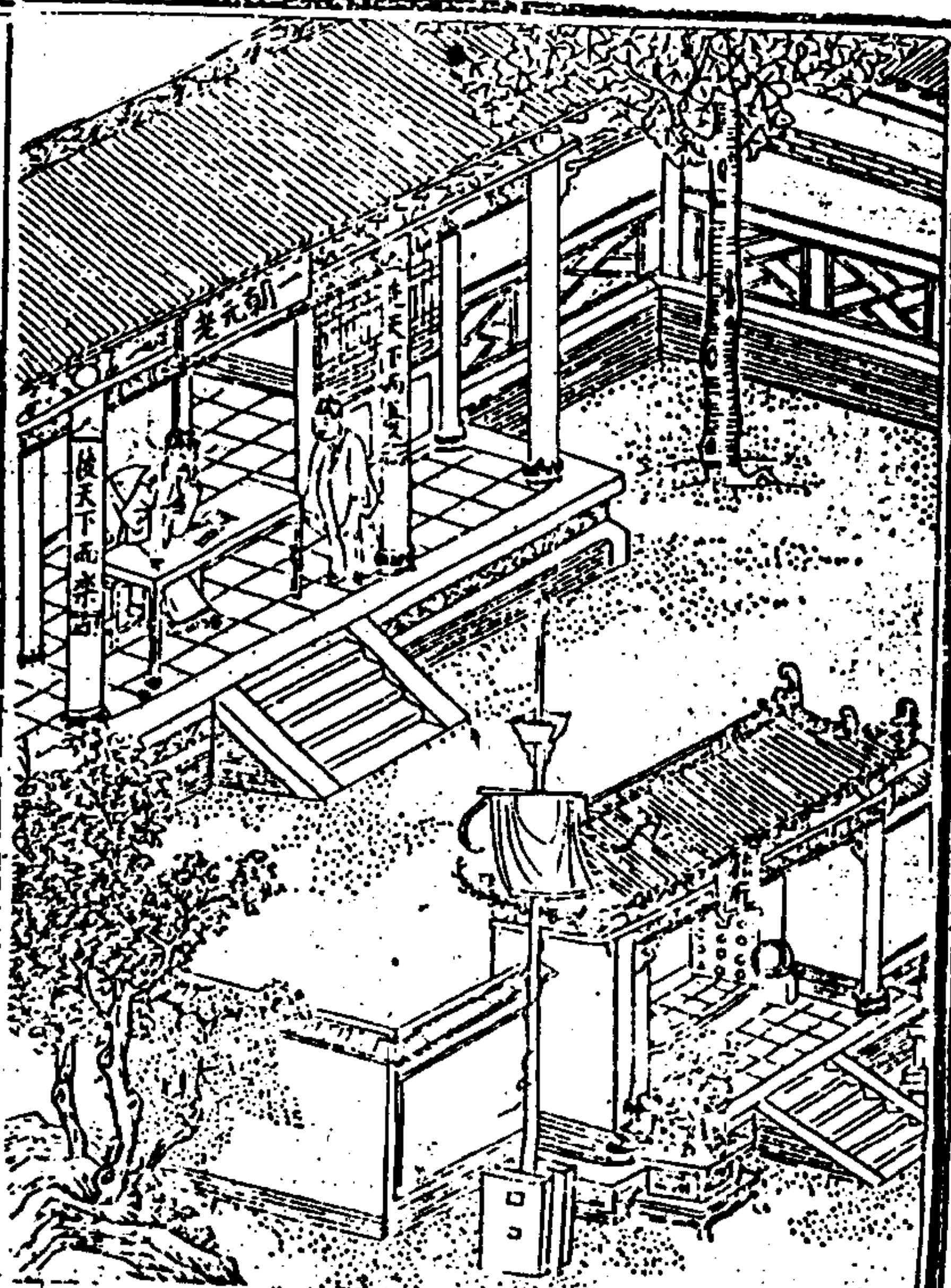
箋註人身至難得耳。况士大夫哉。每見大邑中不下十萬戶。而列青衿者僅百人。登科名者僅數人。書香清貴。皇天實吝惜而不輕予矣。豈富豪輩享庸庸之福者所能及耶。然士當自愛其身。砥廉隅。維名教。飽乎仁義。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舉施於身。不顧人之文繡也。至於出爲大夫。尤當委致其身。爲朝廷盡職。爲百姓造福。憂國憂民。不竊位而苟祿。俯員而容身也。爲士大夫如此。不惟已身世世榮顯。即伊子孫遠裔亦享文名而食天祿矣。

陰騭文像註

卷一

吾一十七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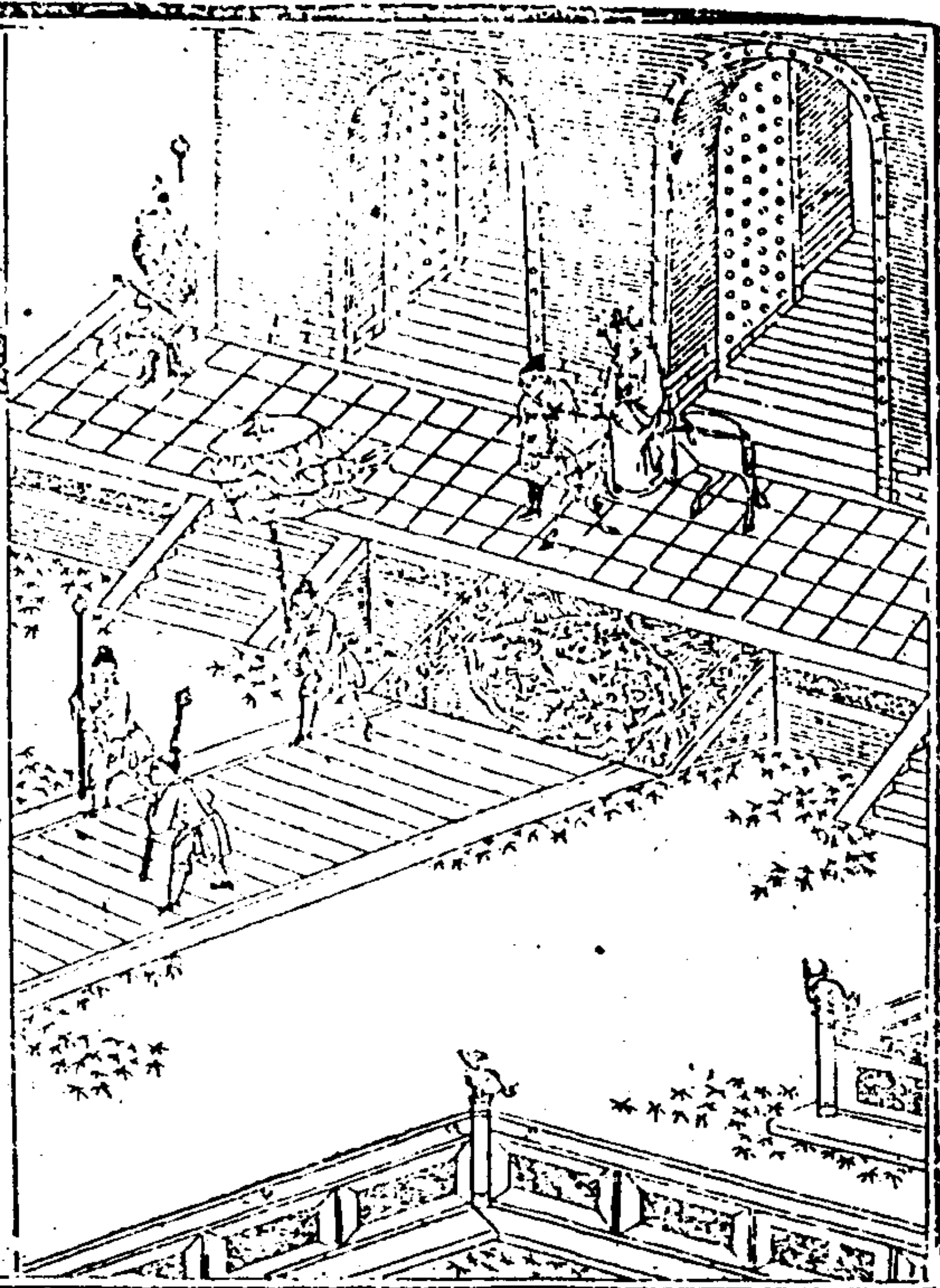
陰騭文像註

卷一

吾一十七

八

宋范公仲淹性至孝。好施予。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讀書寺中。啖黃蘗不飽。日以聖賢爲心。及其蒞政。志存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朝野咸仰其公忠。出將入相。功垂不朽。又置義田以贍宗族。海內之人靡不敬慕其德者。其子純仁亦爲賢宰相。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尹一十七

九

宋王公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或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吃着不盡。答曰。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其立朝大節。危言動主。匡救不避利害。扶賢斥奸。屹爲中流砥柱。封沂國公。子孫貴顯。

未嘗虐民酷吏

箋註虐不必其狀而賦之也。酷不必其毒而害之也。但於待民待吏。不體恤其情。不憐惜其苦。即可以虐酷加之。居官者。具此肺腸。大抵欲歛財細利。留與後人耳。不知昔賢云。緩行急行。不過眼前幾許路。順取逆取。無非命裏這些財。噫。命中應有此數。雖不謀亦獲。命中止有此數。即橫索寧加毫末耶。又云。積詩書以貽子孫。惟恐子孫不讀。積銀錢以貽子孫。子孫豈復能守。嗟嗟。詩書何物。積之猶恐不讀。矧銀錢乎。達人見及此。而惠以養民。寬以御吏。則百祿是遘。後嗣必有爲三公者。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未嘗虐民

十

省刑箴

無任威恣。應以國憲適我喜怒。無徇情傾法。以民命視若蟬蛻。無以其瞋目強項。口訥舌顛。輒故加。以舞文巧詆之愆。杖頭人鬼判。筆底死生連。一髮摘知痛。一指嚙知憐。一口服敲扑。三時未和懸。一夫繫園扉。八口釜釜捐。動植皆是命。血肉總關天。所以于東海。仁聲億萬年。

省罰箴

無取民鬻兒貼婦之錢。以肥妻子。無擻民折產破。

家之貧。以腴屋田。無歛民啼饑號寒。搶地呼天之
怨。以供歌笑之筵。一贖百畝稅。一絲十口糧。一粒
耕夫血。風霜幾苦酸。一綃絨婦淚。宵晝幾食眠。官
府堆膏日。窮黎疾首年。神明不可昧。天道亟復還。
所以楊百起。清風萬古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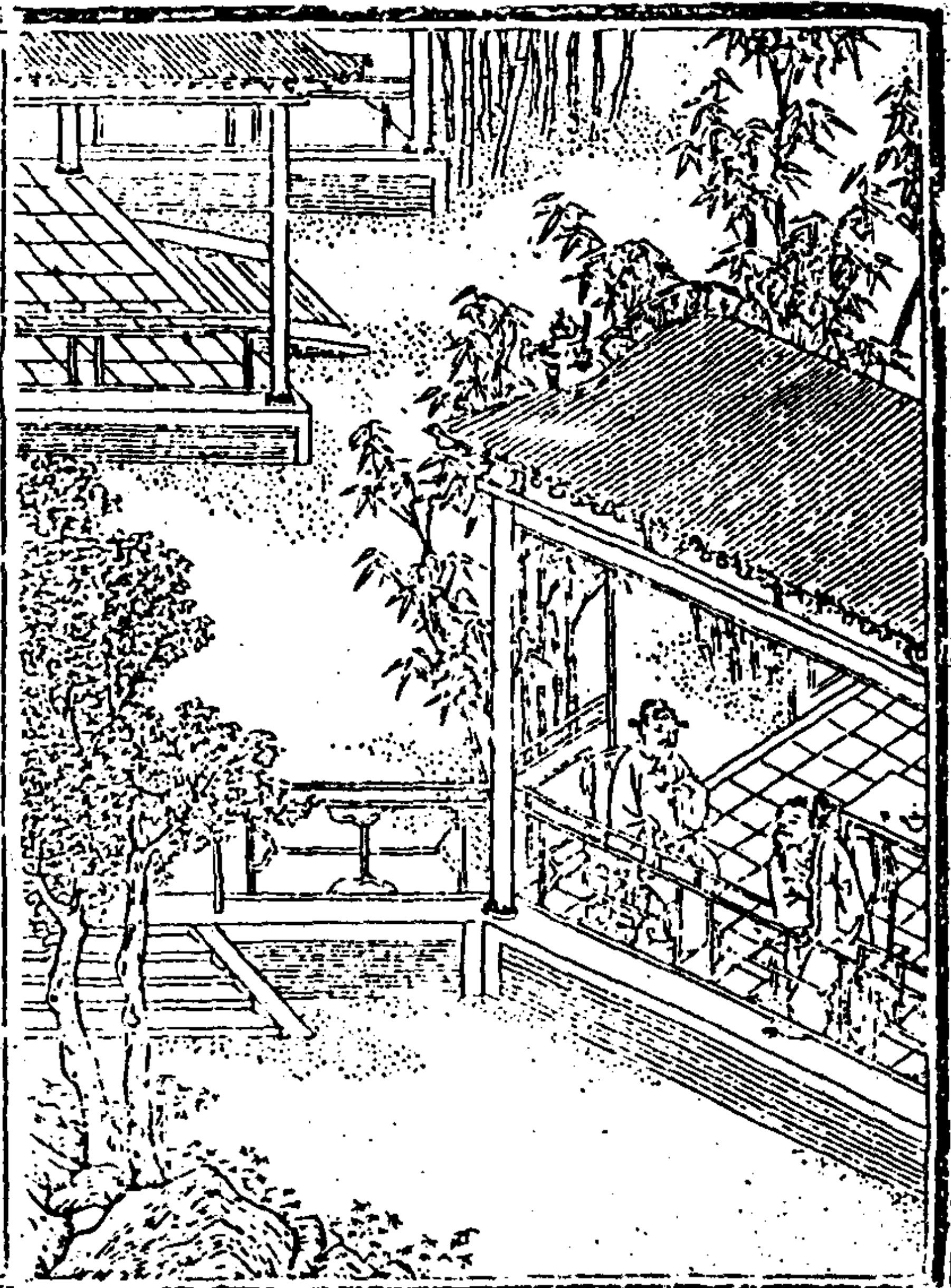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未嘗虐民

士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未嘗虐民

士

湖州蔣恒入幕單縣。東家初到任。請教前令。作何治
法。有聲答云。此地民刁。且多鼠竊。越初到任時。遇刁
民處死一二人。則人畏威而不敢犯矣。遇竊盜重枷
勿令飲食。則盜聞風而不敢來矣。東家歸語恒。恒曰。
爲民父母。何忍有此虐行耶。果民俗刁。無少寬縱可
也。竊盜多。無少姑息可也。若有心置死地。失朝廷一
定之律。違上帝好生之心。將來陰曹勘問。官任罪乎。
幕任罪乎。恐兩無所逃耳。東家悚然曰。謹受教。後遇
竊輩。但重懲弗令死。又命盜案。尤於死中求生。後
東家官至叅政。而恒之子。聯捷入翰林焉。

一二三四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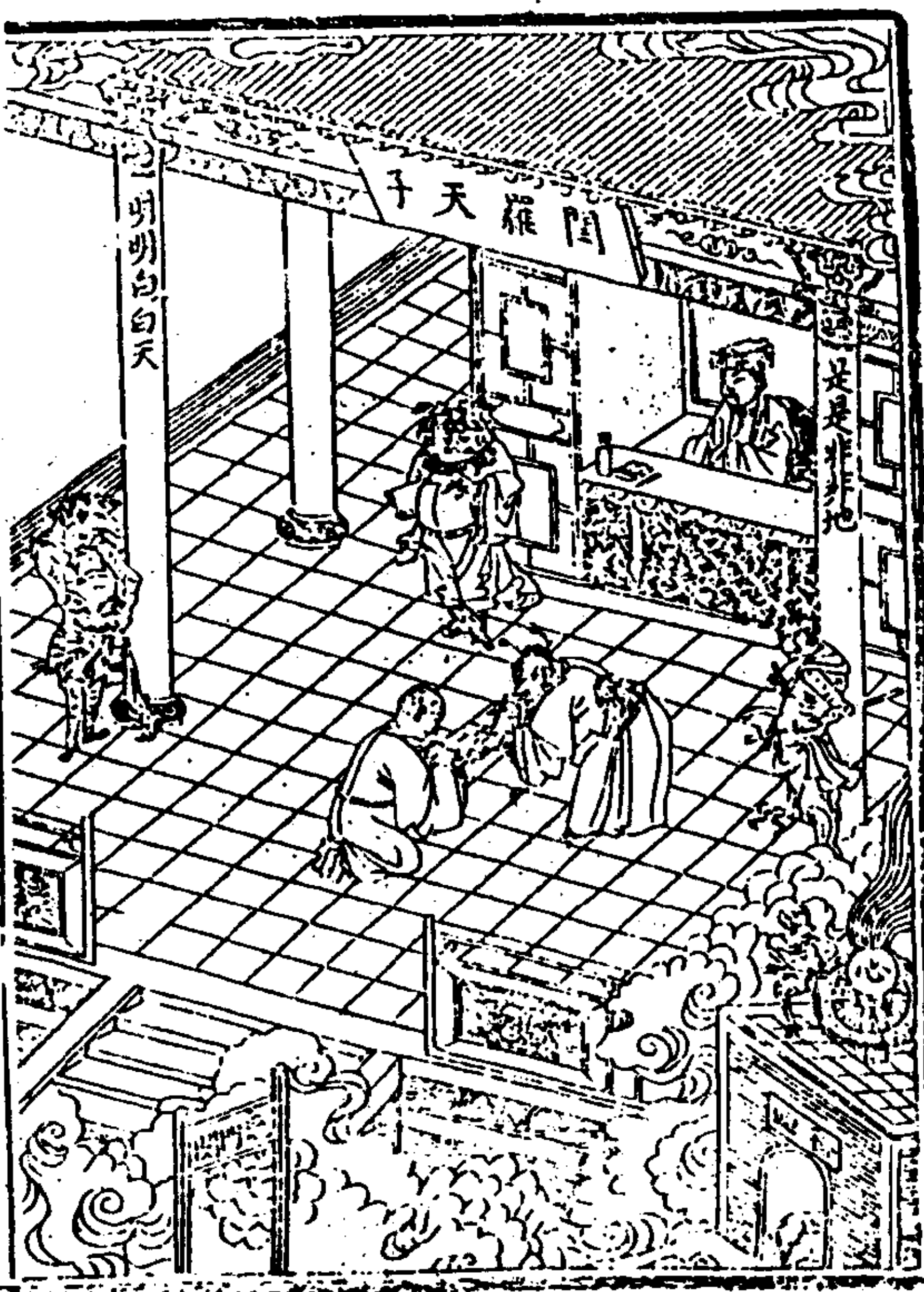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註

卷一

未嘗居民

三

張泰廣州人。未中時。新移居。在書房夜坐。忽一人至。燈前曰。吾為君守財神也。等待多年。泰問財在何處。神引至菜畦傍。揭石板指之。其銀五萬兩。泰令再守之。候登第後取用。及登第。留滯京華數載。還知縣。累官至布政。致仕回家。其神又來交銀。言止存三百兩。有帳一本。內註某日苦打百姓。派銀若干。某日威逼鄉紳。借銀若干。皆折笑此銀去也。泰悚然曰。尚有罪乎。神曰。雖折本分所應有。但添暴虐一層。惡得無罪。此間輕重多寡。問君毫不容情。非吾之所知也。泰懊悔無及。尋卒。子亦相繼而歿。



陰陽交像註

卷一

未嘗居民

古

趙元相。山東人。由郎中陞郡守。蒞任八載。丁父艱。剝銀二萬兩回家。越年餘。長子雙目瞽。次子目尚嫖賭。相氣成疾。上元日。謂笑指大師。入冥查之。師叩冥王。王命吏持簿示曰。相為郡守。未索民財。而索屬吏。勒取巧取。積銀一萬再萬。欲永為子孫計。緣此搜天怒。奪伊壽。子孫宦籍。罰入丐籍矣。師辭還。告相相泣曰。要屬吏錢。與徑要民者。罪似輕。師責之曰。屬吏錢從何來。皆暗自民間來也。爾忍搜求。則廉者無柰。改節貪者無忌。肆行。冥王罪坐於爾矣。猶疑似輕耶。相謂塞尋病死。後子孫有行乞者。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未嘗虐民

五

周勸河南人初任北直知縣累陞湖廣巡道因赴任
順路至家請族人如親墳前祭掃甫陳供物其祖陰
魂附伊長子睜目而言曰爾何面祭我哉我周門累
世積德註爾官至尚書胡為作令時聽訟不公受某
銀八十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藩司又受某銀六十
兩枉斷一事緣此降至今職不日命殞矣勸泣問曰
他人聽訟有取銀幾百幾千者孫止苟且一二事何
重罰至此歟其祖厲聲曰你說取銀幾百幾千若輩
得人身者百無一二有償還不盡者永墮地獄若止
折損福壽猶屬至輕何為重誡勸又泣問曰孫作郡

陰陽文像注

守安靜寡營寧不足以相贖耶其祖又曰爾為郡守
二年雖不搜求而下吏之奉承者悅之耿介者踈之
某知州官箴無玷因失禮節即尋事挫辱屬員看此
光景俱不肯教名節而矢清操緣此子孫三世登科
又黜盡矣尙何面祭我哉語畢伊長子頓醒旋風大
作刮供物滿地族人如親無不駭異勸愧悔不能言
隨告病致仕尋死未幾子孫零落不堪無有繼其書
香者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未嘗虐民

六

救人之難

災難難以言乎患之甚危也若兵荒若水火若盜賊若訟獄命在旦夕之類人陷乎此則呼籲無門直以爲絕路矣而仁人君子聞之則救焉或挺身以往救之或用言以解救之或捐金以信救之務使大難化爲小難有難化爲無難此間隱德勝造浮屠之七級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如累卵觀亦損神他年在地無忽險中人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救人之難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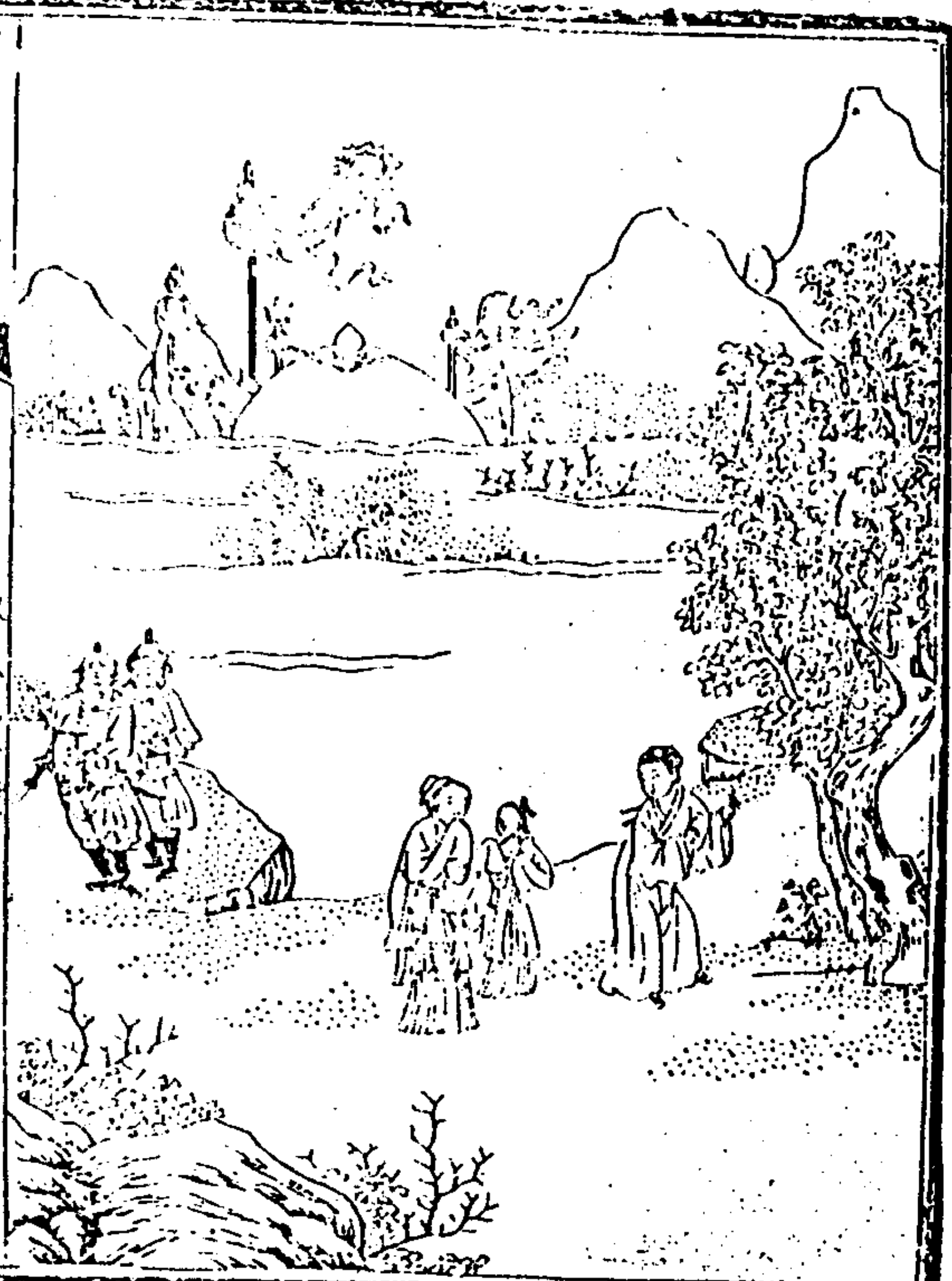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救人之難

六

錢環南昌人年五十無子將銀二百兩托友覓妾其友曰買妾未必卽育子若以此銀積陰陽夾無斬嗣之理環不覺屈服適邑中有兄弟二人爲盜誣拔演於死得二百金使用冤可白環素與交卽以置妾二百金付之二人得脫於難一日赴城隍廟道人揖之曰公將誕貴子矣數日前城隍殿燈燭輝煌竊聽之神諭吏曰錢環捐金救人難速爲文請上帝與以貴子不識果有此事否環謙讓不敢信次年果生一子年十七登鄉薦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救人之難

五

孫坦開封人屢試不中其岳父為京宦勸之買關節需千餘金坦曰與其行賄欺天不如為善格天未有天榜無名而陽開可倖中者士當思造命何嘗求為其岳父怪其迂不復與言時兵變後有士人一妻一女為武弁所擄士人將百金哀懇贖之武弁欲加倍士人悲泣要死坦聞其事謂其妻曰吾欲負德難過此機會所取百金令士人添足贖回是年濟試中式

陰陽文像注

濟人之急

〔箋註〕急者迫而難緩之謂也。饑寒則衣食急。婚嫁則粧奩急。疾病則醫藥急。死喪則殯葬急。債負則銀錢急。種種不同。值此急時。欲典賣則什不值一。欲揭借則百不一應。真是無可如何。而仗義之人。度其所需之多寡。慨然濟焉。力所能濟者。獨任之力。所不能濟者。與人共任之。或因彼一言。而人蒙其利。或因彼一念。而眾發其心。濟之有益。陰陽自敬錄於冥籍矣哉。

迴吉錄云。凡救性命所損無幾。特飽煖者不知饑。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濟人之急

五

寒之苦。可者緣饑得病。病不能求乞。則愈饑愈深。此不過三四升米與之。累日便能求莊。便有生意。或乘其菜色將病時。蚤收方效。在富人過宿之一費。足救十命矣。師巫之一費。足救百命矣。千倉之子粒。十担一焉。歲月之衣服飲食。十蓄一焉。足救千命矣。若得數人共結此會。置一空屋。積草薦其中。以貯貧病者。使免風食水宿之患。則調養易愈。寒天尤急。第須得善人以掌管之。四方有此。則天札者鮮矣。蓋人當病時。無揪無抹。則益一病。吹風暴露。則益二病。空乏憂危。則益三病。重以腹亂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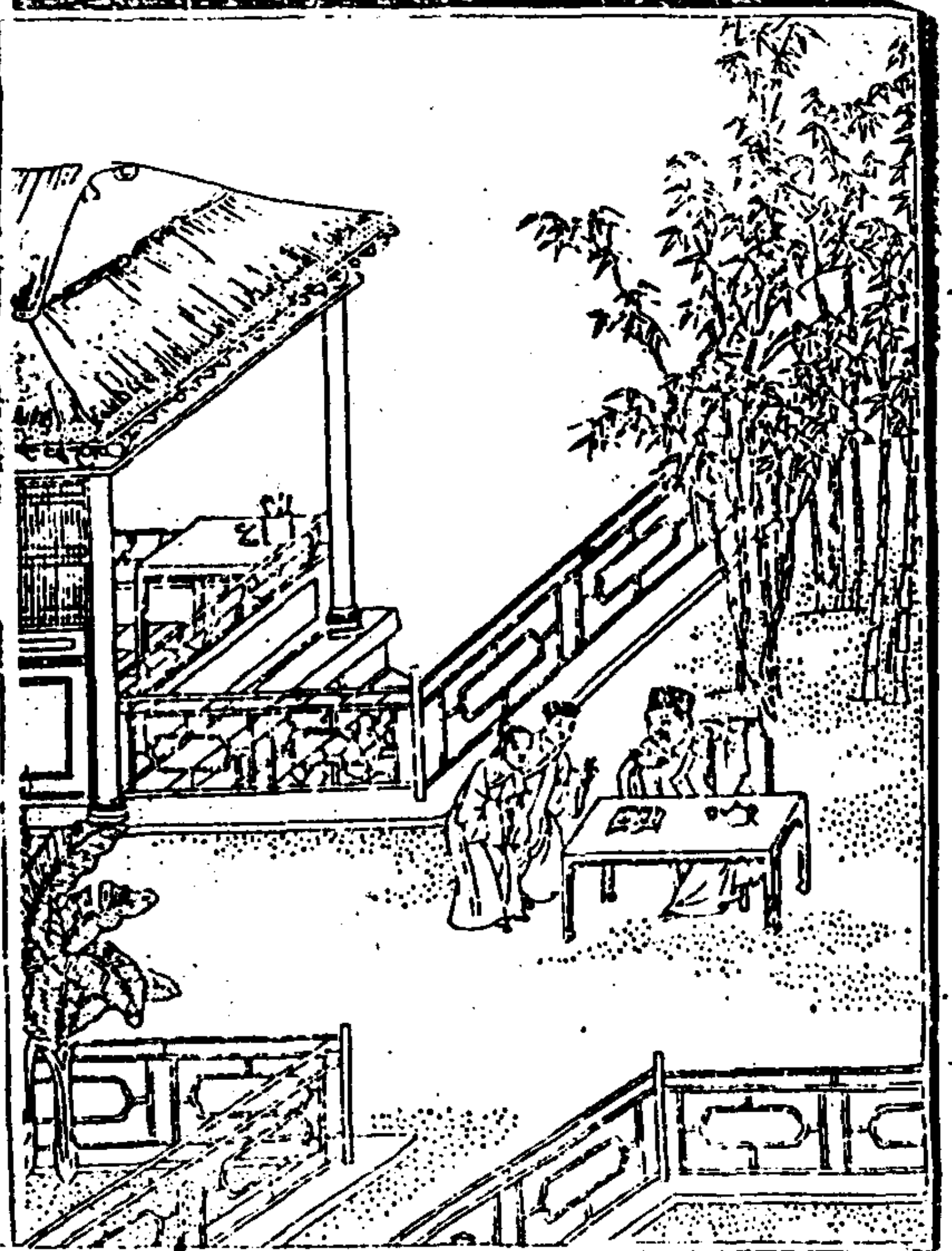
穢拖逐展轉豈有再生之望哉試設身皮此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自是耳我輩若托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長久計。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吝嗇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此理甚明。直不思量到耳。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濟人之急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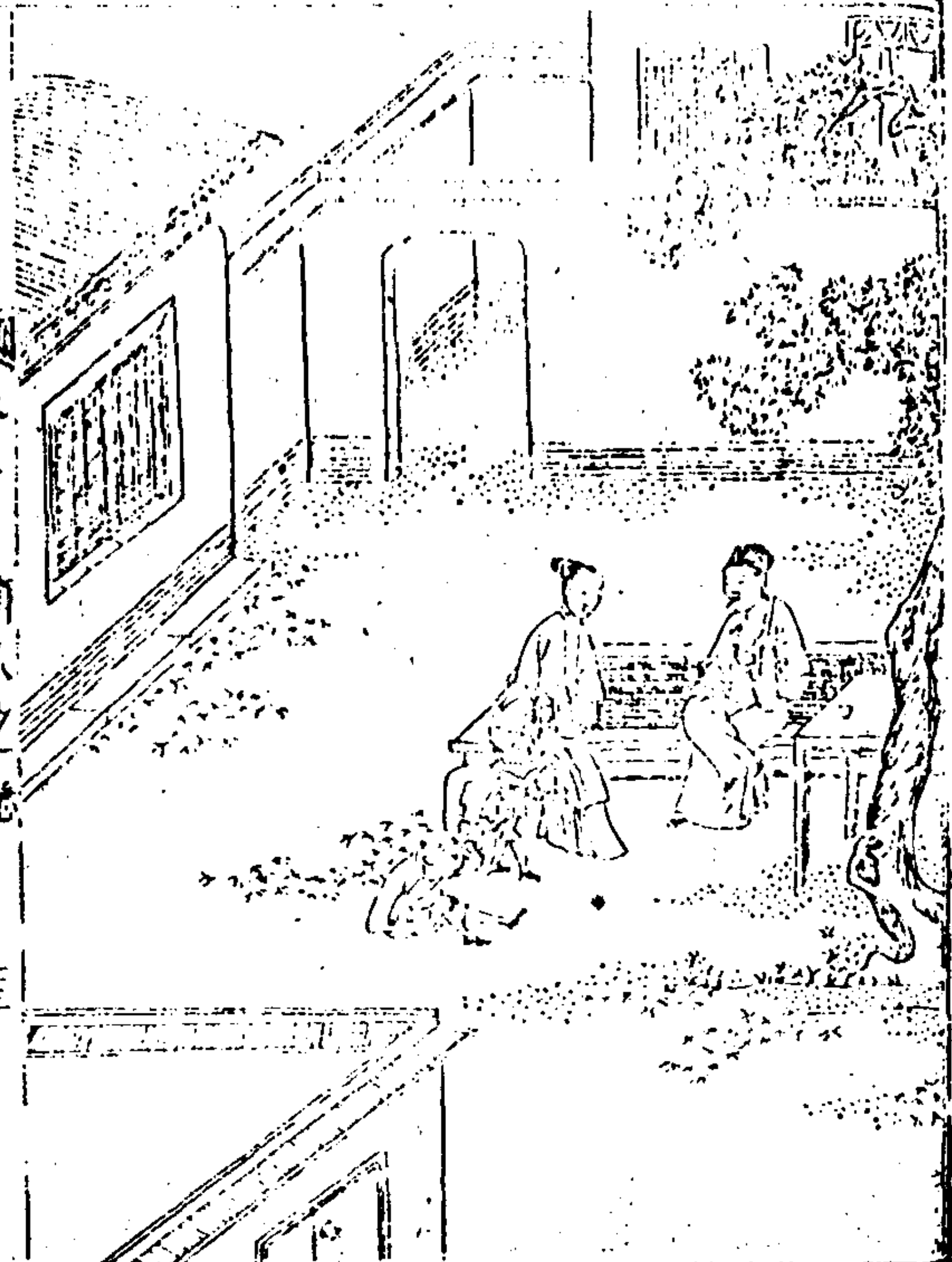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濟人之急

主

戴成璉池州人。貧而暴發。一日識其子弟曰。每見富貴家揮金如土。而於窮人偏不輕與。再僧道化緣。施之無悔。而親友告急。反不看破。此種惡習。斷乎無後程者。我今幸溫飽。誓以濟急爲主。自此遇人有急。竭力相幫。盡心代謀。不濟其急。不能安寢。每濟一人。記於曆日上。閒時閱而笑。笑而歌。令子弟徧觀之。以示得意。後其子爲郡守。璉果受封誥焉。



陰陽文像註 卷一 窮人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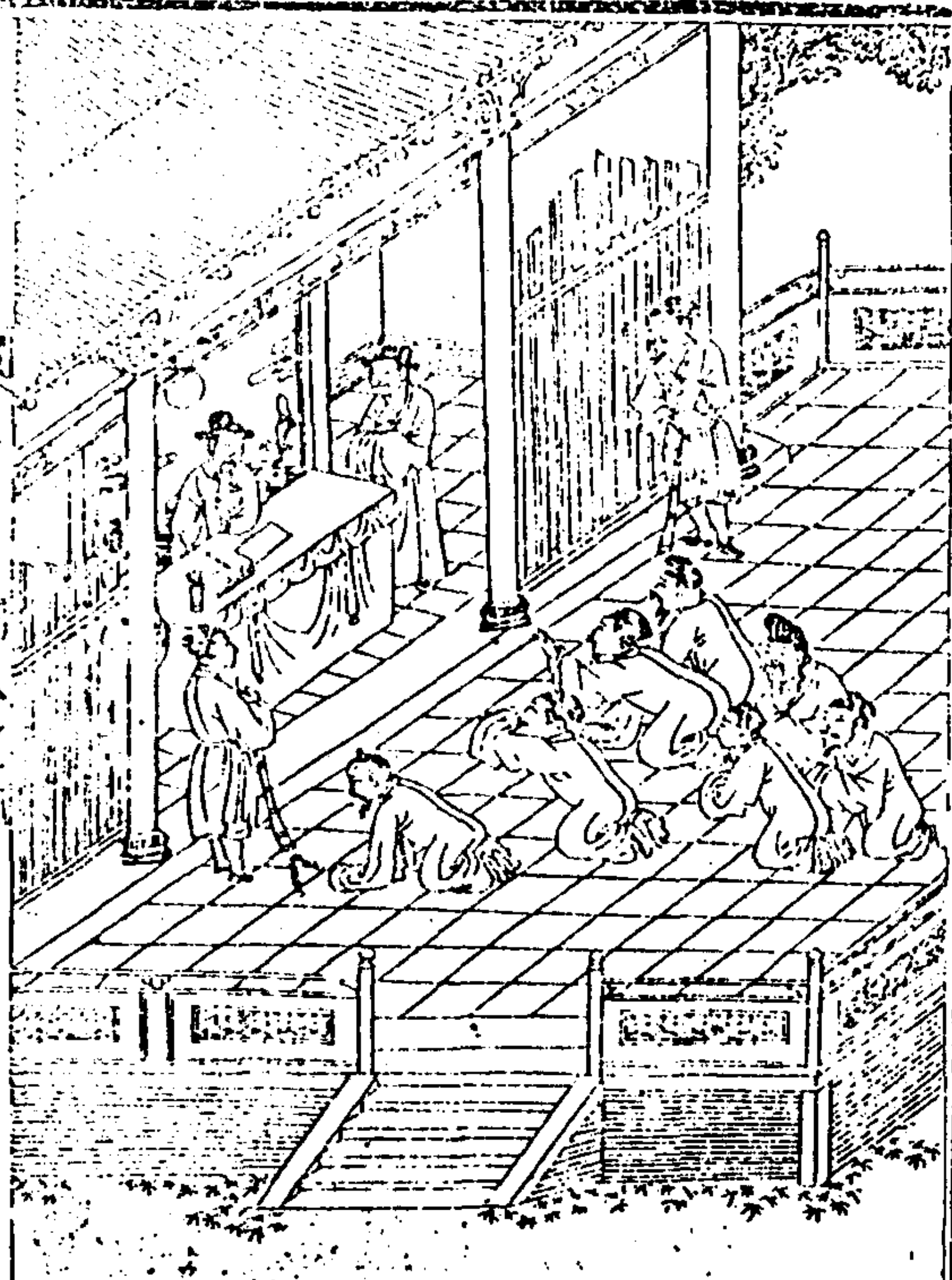
吳芬。晉江人。生二子。長子方七歲。得一疾。癡呆不
如人。次子方五歲。四出壞痘。雙目失明。其妻問之曰。
吾夫婦何罪。而受此罰歟。芬曰。爾實無過。我之隱過。
有二焉。一則憐人之急。人以急告我。姑聽之。姑應之。
漫不關心。往往壞人之事。一則乘人之急。人有急向。
我。需物值十者。償之四五。彼雖願賣。往往嘆息而去。
女曰。爾前及前之所行耶。芬曰。諾。爾後見人有急。代
為焦思。自方曲收。人以急需物者。必償其值。或設法
轉售。不使吃虧。行之二十年。癡呆者。變而伶俐。瞽目
者。忽而重明。俱以讀書入學。食飢於庠。

陰陽文像注

憫人之孤

箋註孤不特幼而無父也。凡獨立而無倚。獨行而
無偶者。皆是何忍不憫之乎。憫其勢弱。思所扶之。
憫其智短。思所導之。憫其財乏。思所助之。此即仁
人欲立欲達之心也。其福報為何如。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憫人之孤



陰陽文像註
卷一
窮人之狀
五

顏受承頂定府人貧而仗義村中有當舖係山西人所開時有地棍私鑄錢事犯誣與當舖通亦見其孤直欲誣財以爲已拔耳因而官吏垂涎百股凌逼西人嘆曰台勢孤有口難辨但領財主賁本肯輕費乎惟存死而已采聞而憫之約鄉隣數百人環跪公庭泣保當舖實不知情官不能違公道隨釋放西人之財士重其義遂以女妻其子陪奩資千金從此致富

容人之過

箋註至難容者人之過耳然回想亦自無難一忍焉盡之矣容人所不能容則忍人所不能忍上天最敬吃虧人冥冥中必有破格之保佑也何弗思焉然此猶就常人言之若權位在手不逞勢作威怨下吏無心之愆寬屬員強項之咎此問之德行陰造於無窮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容人之過
美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客人之過

毛

翟松吉安富戶也。見人有過。表暴之。報復之。甚至遺言以誣之。年三十。遭水滄。貧無立錫。一夕夢其父曰。爾無容人之度。得窮報。如不速改。應天死。醒後。凡事不與人較。一味吃虧。因而感化。奸暴多變為善士焉。閱五年。又夢其父曰。爾今能容人過。天嘉爾行。享厚祿。增長壽矣。後家道興至巨萬。壽六旬而卒。

陰陽文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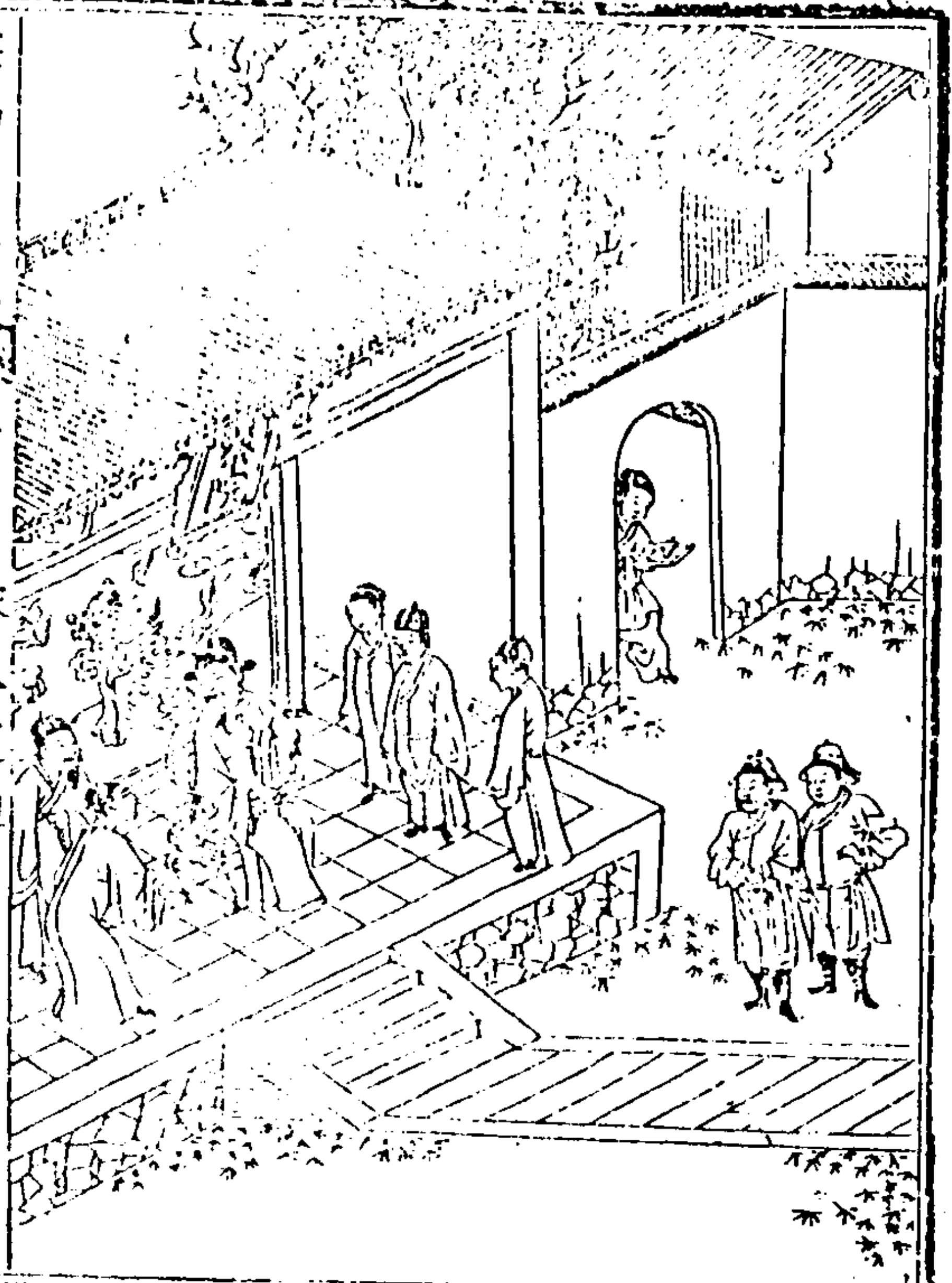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客人之過

天

沈潛湖州人。為庠生。人有過多。方原恕。不記於懷。自以為有無窮受用。人皆笑其懦。後鄉試至杭州。同業師楊子。祈呂祖鸞筆。以決中否。楊固名宿。而沈文遠不逮也。其乩詞云。天榜已定。先取德行。沈能容過。亞元必中。楊子無奇。文強何用。榜發潛果中第二名。而楊子竟落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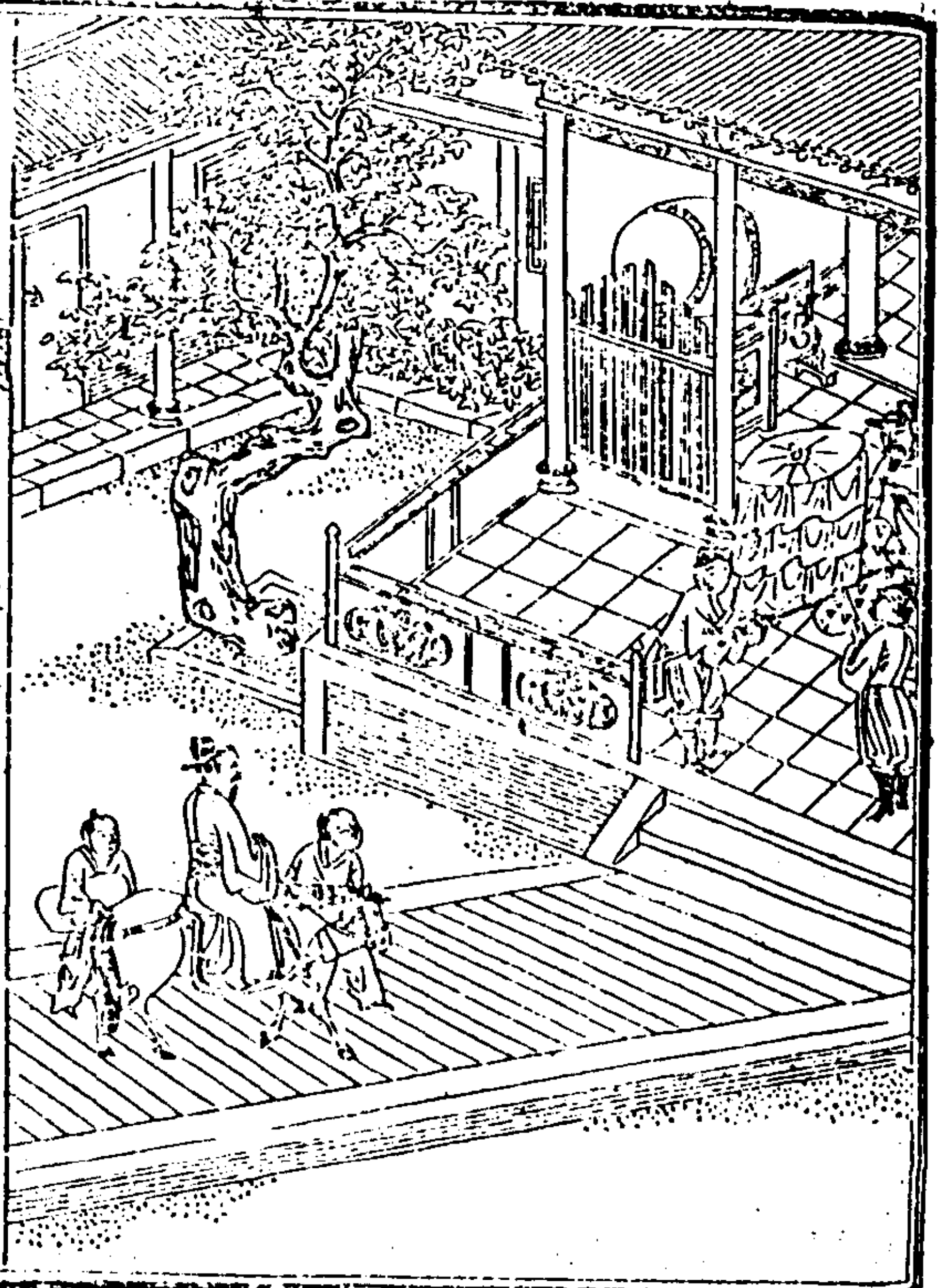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注

卷一

客人之過

荒

秦居仁浙江人爲陝西巡道下車日衙舍不整鋪陳不堪左右謂皆吏役之過諷仁重責以示威仁曰因此重責再遇新官到任百姓疲於奔命矣不聽後凡遠出所過州縣有供應缺畧忽不經意者左右交口譏有司之過仁曰吾正喜其不經意耳在我一餐一宿所費伙食器用無非百姓脂膏若指以爲過有司必日後留心而我之罪爲益重也汝等陷我以罪到報恩未易豈能救我哉仁行事寬厚諸凡類此後二子俱中進士



陰陽交像注

卷一

客人之過

羊

田之蔚湖廣人爲福建令邑中有鄭某累官郡守來拜見蔚請教曰公作郡守多年必有異政矧示我歟鄭答曰某兩任郡守平平無奇獨有容過一節真人所難能差可自信於心也蔚請教曰何爲容過鄭答曰凡屬吏禮節多有闕畧者某容之無愠意恐一愠而彼求悅搜羅地方矣且屬吏有犯顏敢諫屢攻吾短者某容之無怒色恐一怒而彼請罪頓忘直道矣蔚聞之嘆曰若此容屬吏之過正寡自己之過也後嗣其昌歟後鄭長子官至吏科給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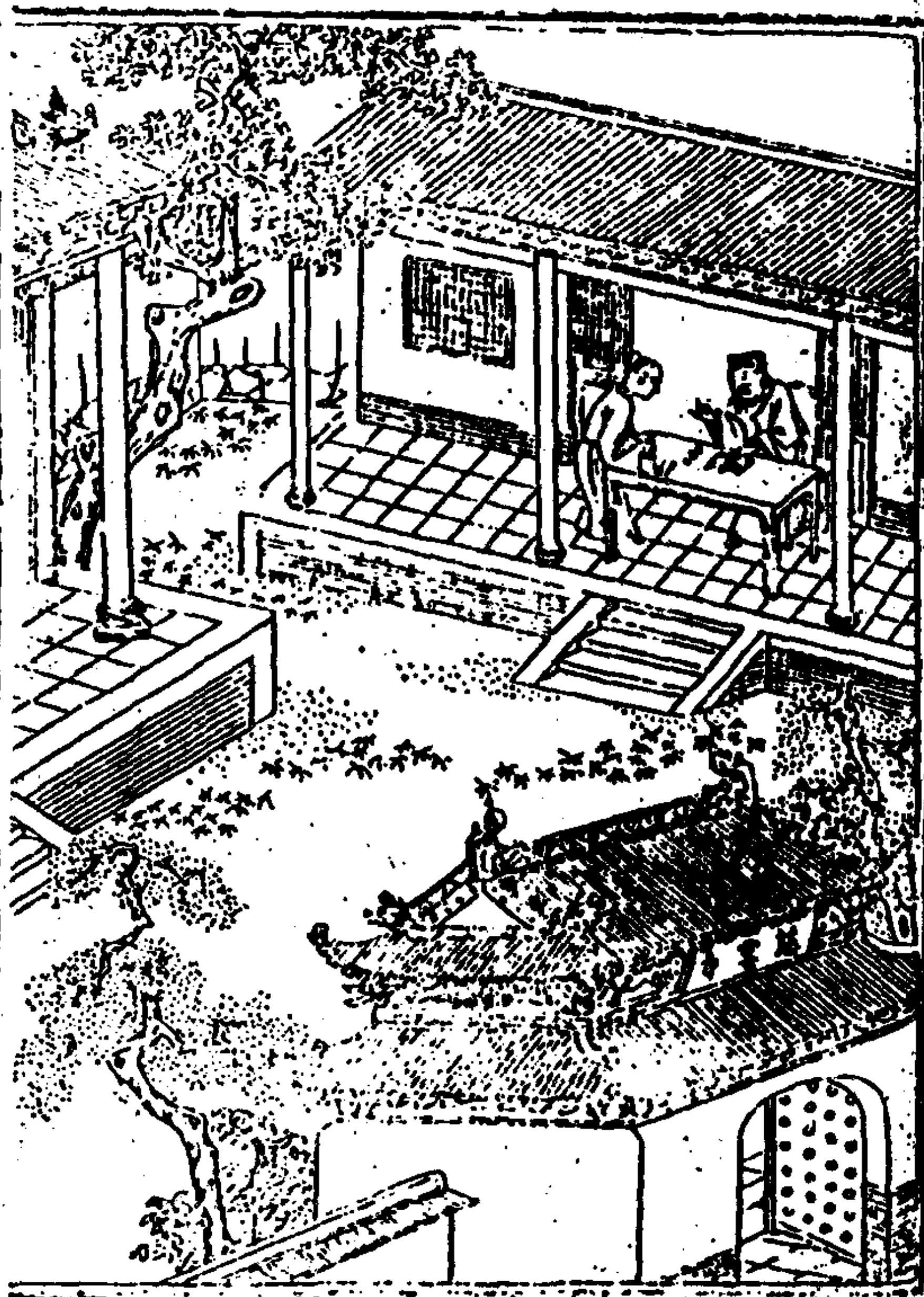
廣行陰陽上格穹蒼

〔笑註〕陰陽如耳鳴。人不知。已不知。而穹蒼則早已知之。然陰陽之行於事者。十僅一二。陰陽之行於口者。十常八九。何謂行於事。如寡過伏莫大之功。彌怨隱無名之德是也。何謂行於口。如片言而默。益於人。數語而消禍於世是也。廣行乎此。穹蒼斷無弗格之理。即曰未格。亦必佑及其子孫。如謂天道無憑。豈理也哉。

陰陽文像註

廣行陰陽

三



陰陽文像註卷一

廣行陰陽

三

袁公黃浙江嘉善人。其自叙立命篇曰。余童年在慈雲寺。遇老人姓孔。為余起皇極數。云某年進學。某年補廩。某年貢。貢後當選四川一大尹。任二年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惜無子。余後凡考校。其名次先後。廩貢年分。皆不出孔公所定。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澹然無求矣。貢遊南雍。訪雲谷禪師。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入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余曰。予為孔先生笑定。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余問故曰。人生

安得無數但爲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年逾壯被他笑定不肖轉動一毫豈不是凡夫雖孔公笑汝終身如此汝今只是積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固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子拜而受教因特往目之罪佛前盡情懺悔爲疏一通先求登第書行善事三千條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余令所行事逐日刻記余初號學海是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不欲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日兢兢使覺與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廣行陰陽

三

前不同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到明年考科舉孔先生笑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不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庚辰南選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願亦許行三千善辛巳舉子癸未九月遂起求進士願許行善一萬條丙戌登第孔公笑余五十三歲有厄余未嘗祈禱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矣因梓了凡四訓功過格勸世後子儼亦成進士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廣行陰陽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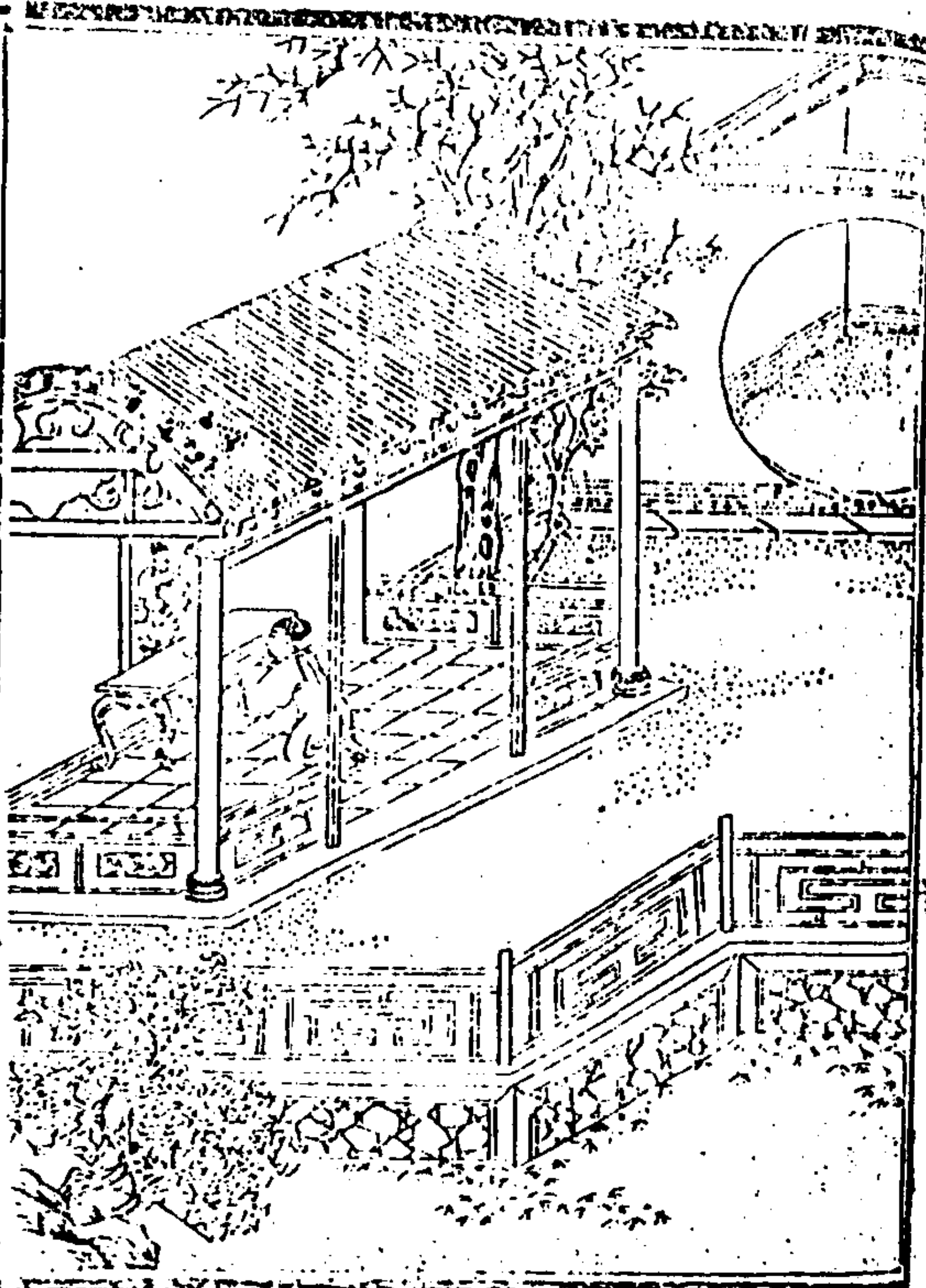
嘉靖中江西俞公都字良臣弱冠遊庠與同學結文昌社惜字放生戒淫殺口過行之有年七戰棘闈不售生五子四天一失去妻以多哭兒女兩目皆盲公貧窮不堪每年臘盡自寫文疏禱於皂神求上達天曹至四十七歲除夜與妻共坐忽有一角巾皂服者相訪曰余知君家事久矣君意惡太重專務虛名滿紙怨尤瀆陳上帝恐受罰不止此也蓋察君私居獨處時貪念淫念妬嫉念福慧念高已卑人念恩讐報復念種種意惡固結於中神註已多天罰日甚方逃禍之不暇何由祈福哉公驚愕請教角巾皂服者

曰若從今後行善須要着實凡有妄想惡念先具猛力一切屏除只理會行善一邊去若力量能行的不圖報不務名不論大小難易耐心行去若力不能行的亦要懇懇勤勤使善意圓滿第一要忍耐心第二要永遠心切不可自惰切不可自欺久行之自有巨測效驗言畢遂進公皂室忽不見方悟爲司命之神公即於元旦拜禱天地誓改前非實行善事如是計年年五十歲甲戌首輔張江陵爲子擇師同鄉紳某交口薦公遂聘至京師公挈眷以行克盡館職張公授例入國學中丙子科北榜舉人聯捷進士一日陰陽文像記卷一廣行陰陽三

偶謁內官楊公楊令五子出拜皆覓諸四方爲已嗣者內有一子年方十六即公失去之子也楊即送其子隨公還寓夫人撫子大慟雙目復明公悲喜交集不願爲官辭江陵回籍爲善益力其子娶婦連生七子悉嗣書香公手書遇皂神一事垂戒子孫壽至八十有八同里羅楨記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箋註存心豈若制行耶然絀於力而不能行限於分而不得行則存心更足以召福古語云心好不須相好命強還要心強真見道之言也昔裴度自題像曰爾形不長爾貌不揚胡爲將胡爲相靈臺一點丹青莫狀



陰陽文像註

卷一

人能如我

毛

楊公起元自云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
分不寐待旦卽發揮於文字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
母多病每夜深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
親見之此時念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鄉薦年二
十有一後累赴春官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頭有
差乎乃俛文昌帝君朝夕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
道德爲身家不爲生民上負吾君下負吾親神明鑒
之至三年後竟登第

於是訓於人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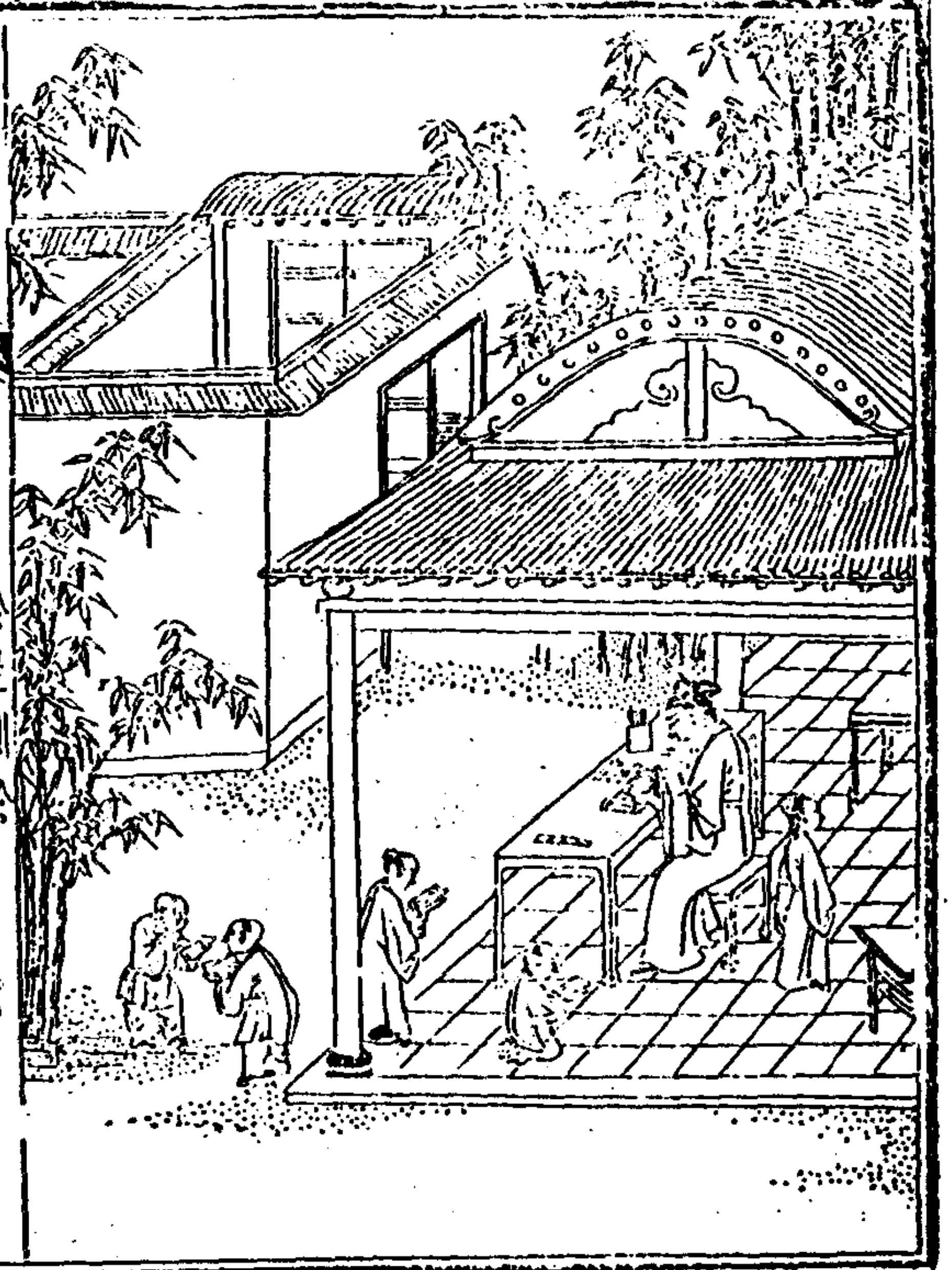
〔箋註〕訓者所以誨其不及而引之也人自讀四子
書時於魯之三省顏之四勿早已熟誦之矣亦何
待於訓耶然上哲似無庸訓而中材以下非訓之
則忽而不察故必舉報應之理因果之說反覆以
警醒之庶幾畏而知改如以爲語涉於幻則負勸
世之苦衷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於是訓於

吳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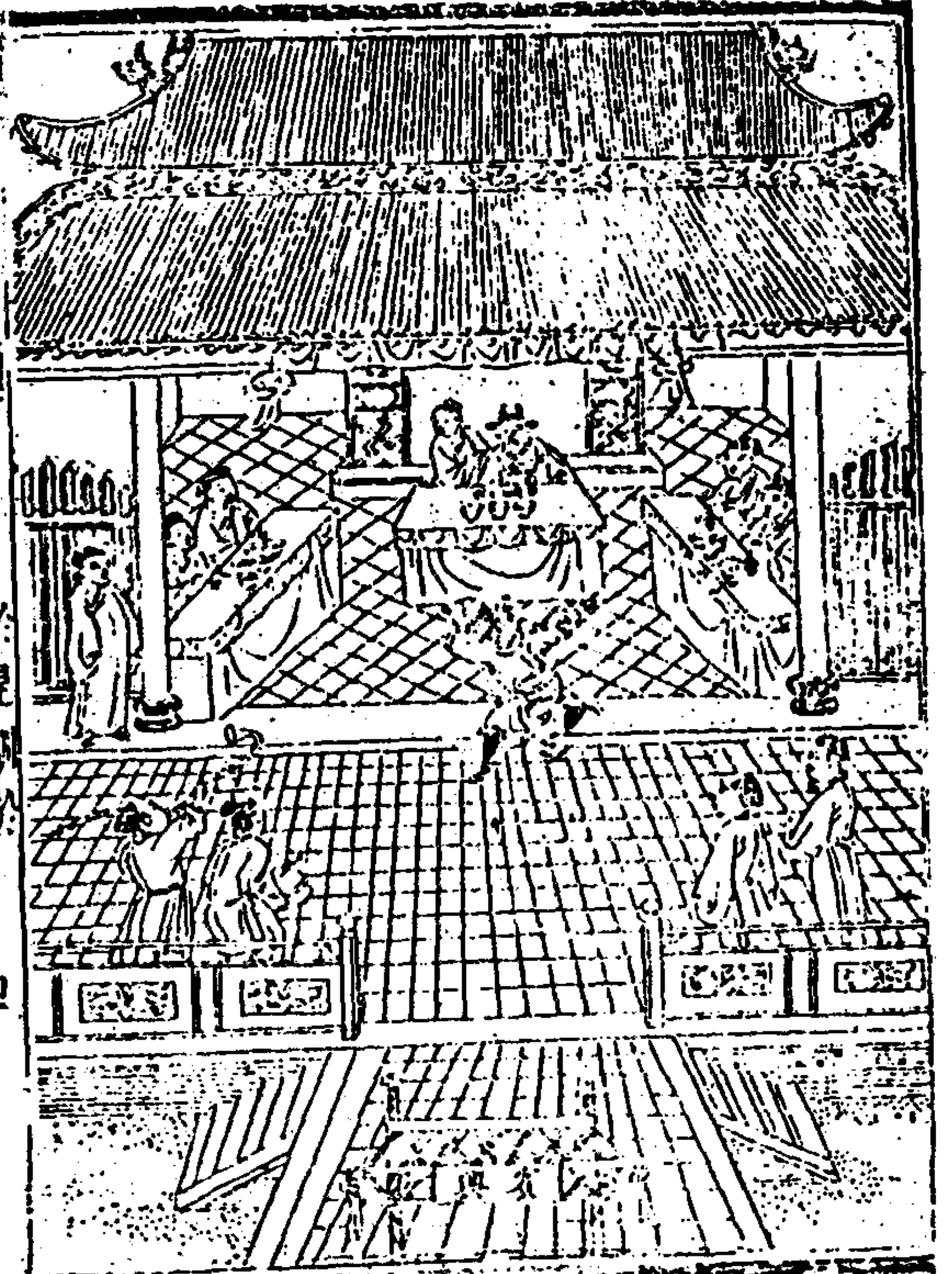
卷一

於是訓於

元

潘景雲成都生員苦心教書不肯虛使修金誤人子弟除館課外日講忠孝節義之事數條反覆訓之爲其徒者皆知敦本歲甲午入關房官不計其卷耳邊忽聞人語曰此能苦心訓人子弟者已注定聯捷矣遂中之房官出語其事景益勉力次年果成進士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於是訓於

早

畢方茂延安府庠生課家度日無聊之極欲行善無力因思化人爲善亦是好事見鄉黨中強暴者奸詐者委婉訓誡之又恐不能堅其心每於言語間引出善報惡報實事隱隱開陳多有悔悟者後鄉試年知府賓興時夢神人語之曰今科止中畢方茂一人交雖庸淺因平日訓人爲善特錄之知府先期告教官以看驗否及榜發果中第十名

昔于公治獄大興驛局之門

箋註所謂刑官無後亦極言其當慎耳大凡詞狀

不可輕准諺曰一點硃砂一點血即此意也即准

過之狀亦連拘連審以省小民株連守候之苦至

親知紳客有干澤於我者寧以他事應之詞訟切

勿聽也又火氣一生聽斷易謬要虛心靜氣循理

耐煩寧疑勿臆寧遲勿錯庶幾得當矣而刑罰所

加原出於不得已惟可省則省可省則省不可乘

憤怒使風厲任意敲扑以戕民命若夫司獄之役

須擇老成慈恕之人令其潔居處時飲食仇讎賄

賂賄交像註卷一 昔于公治 聖

斃日口稽查酷暑嚴寒時時憐恤如此則造福無

窮驛馬門與于公特其一耳誰謂刑官無後也哉

呂叔簡刑戒

一曰五不打

老不打憐其血氣已衰幼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

食不繼不打憐其不能將養人打我不打恐日加刑致死

二曰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系出天潢宜輕責官莫輕打一命之微亦矜

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婦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

于於性命

三曰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思人急勿就打急氣傷人

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

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進行喘急六脈奔騰

四曰五且緩行

我怒且緩打盛怒之時刑必過當我醉且緩打酒

心昏且緩打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

事未審且緩打刑恐不平我兄不真且緩打我兄不真且緩打

不可驟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

陰陽交像註卷一 昔于公治 聖

五曰三莫又打

已校莫又打受校之人血方奔心又復

打受校之人血方奔心又復

六曰三憐不打

嚴寒酷暑憐不打順天之時佳晨令節憐不打順人之命

七曰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百姓該打為與

衙役訟不庇私也工役舖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

辦自用物不打已也

八曰三禁打

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逮
受人私托打在一塊多致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
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超勢有人指打出
氣百姓定然受害

九曰三不柳

老不柳手足屈伸不便幼不柳筋骨未壯難支病不柳魔障易演於死

十曰四不久柳

盛暑不久柳熱蒸毒入臟腑嚴寒不久柳凍破肌膚實慘孤客不久柳疾病無照管衣食不給不久柳露體堪憐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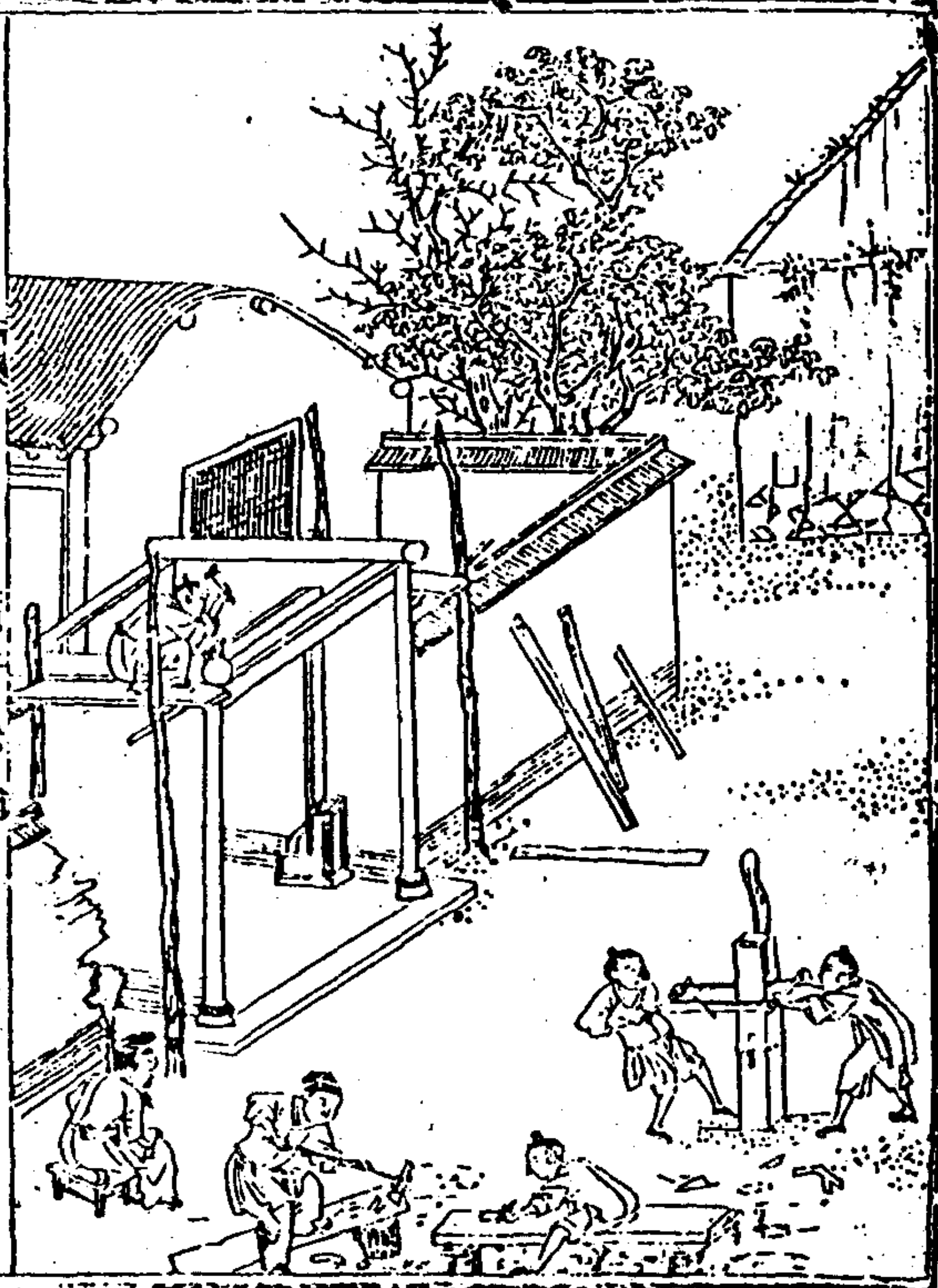
卷一

昔于公治

聖

十一曰五不易柳

人值農時不易柳畏其耕種親疾垂危不易柳正當悲慘人有顏面不
易柳遺面喪事不易柳少寬非縱原非寬縱人有顏面不
易柳朝失足人懦弱不易柳經德自改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昔于公治

聖

于公漢時人為獄吏多所平反其門閭壞父老謀治
之公曰可高大吾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
丞相封平津侯



陰陽文像註

卷一

青于公治

罪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故事重囚米日一升。卒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及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稱米計飯。日以卵中時。持秤按籍。次第分給。食甚均。見囚衣蔽時爲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終其官。囚無來餓凌。居死者。歸後。恍見有請爲神者。而卒事見明紀中。

賈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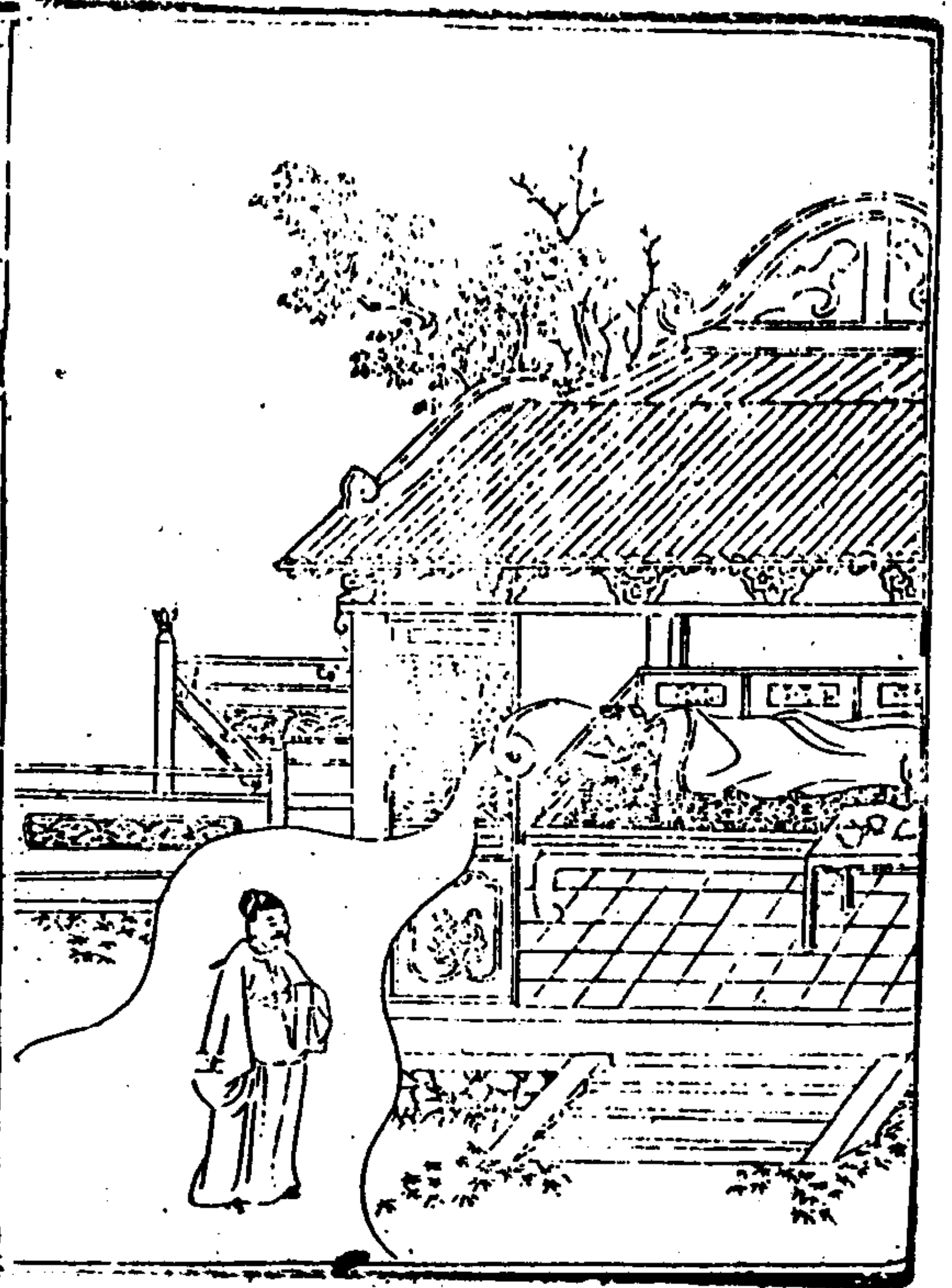
箋註前言濟人之急。茲又引實事以証之。世之不肯濟人者。謬云某某好濟人。並未受福。某某從未濟人。並未致禍。嗚呼。此特富貴人自了之故態耳。豈知釀成刻薄之行。自招慘烈之報。蓋若濟人而邀天眷者之爲愈耶。若賈氏五枝之桂。其顯焉者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一

賈氏濟人

罪



陰陽文像註卷一

黃氏濟人

吳

宋寶公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脩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塋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以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殿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已物。又有家人盜錢六。自書契于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焚其券。善撫。

陰陽文像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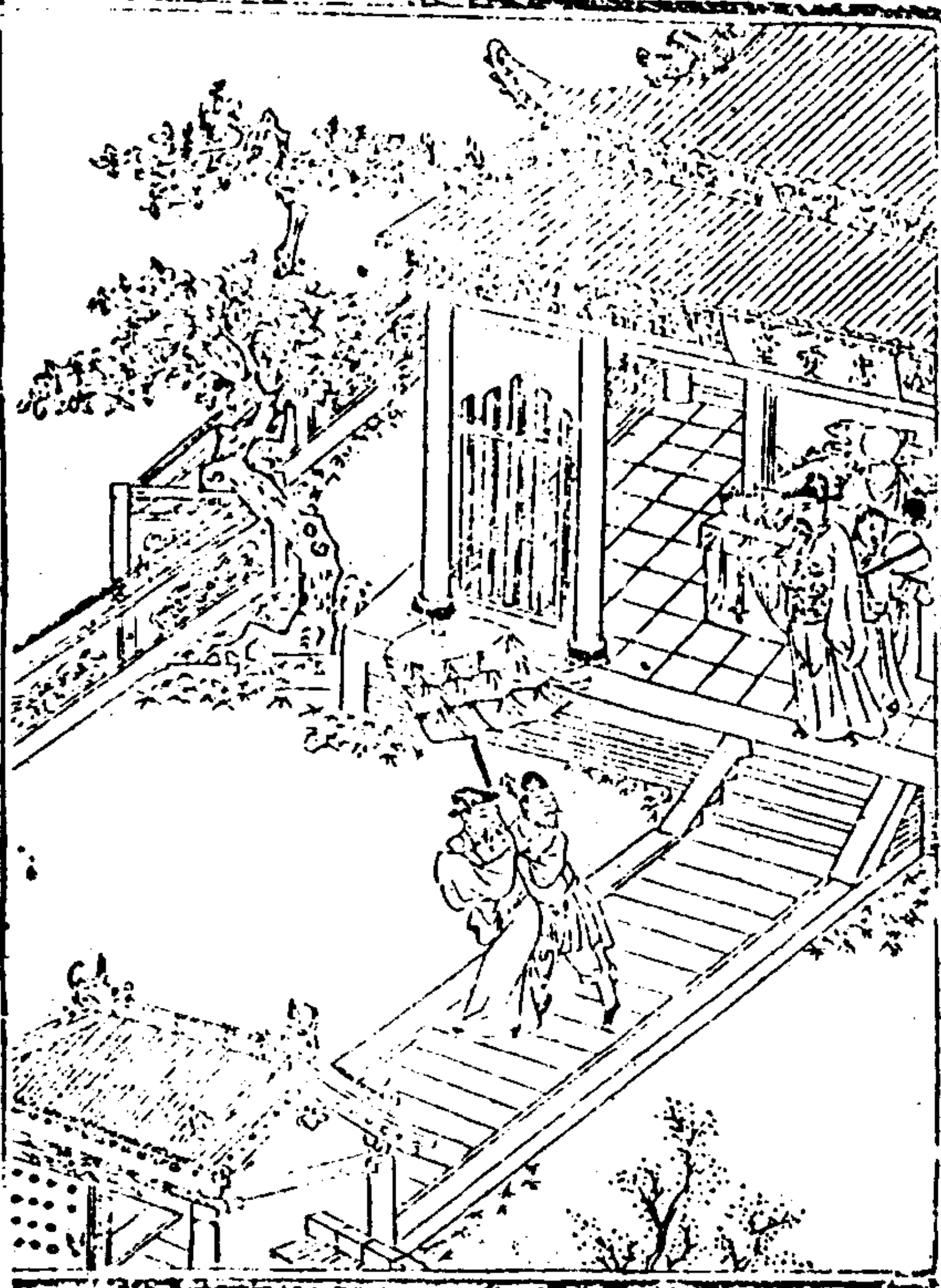
之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四千卷。延文行之士為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由公門貴顯者甚眾。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壽延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偁。叅知政事。五曰信。起居郎。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為一時標表。

陰陽文像註

卷一

黃氏濟人

吳



陰陽文像註

卷一

第八回

吳

商文毅公幹字弘載浙江淳安人父嘗爲嚴州府吏
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
好施無所不至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受在吏舍
嘗勸群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吏皆聽命諸縣
因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
舍有光跡跡之非火也翌日問群吏家夜來有何事
對曰商吏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
月抱來一看至期抱至堂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
至公廨後中三元入內閣

救贖中狀元之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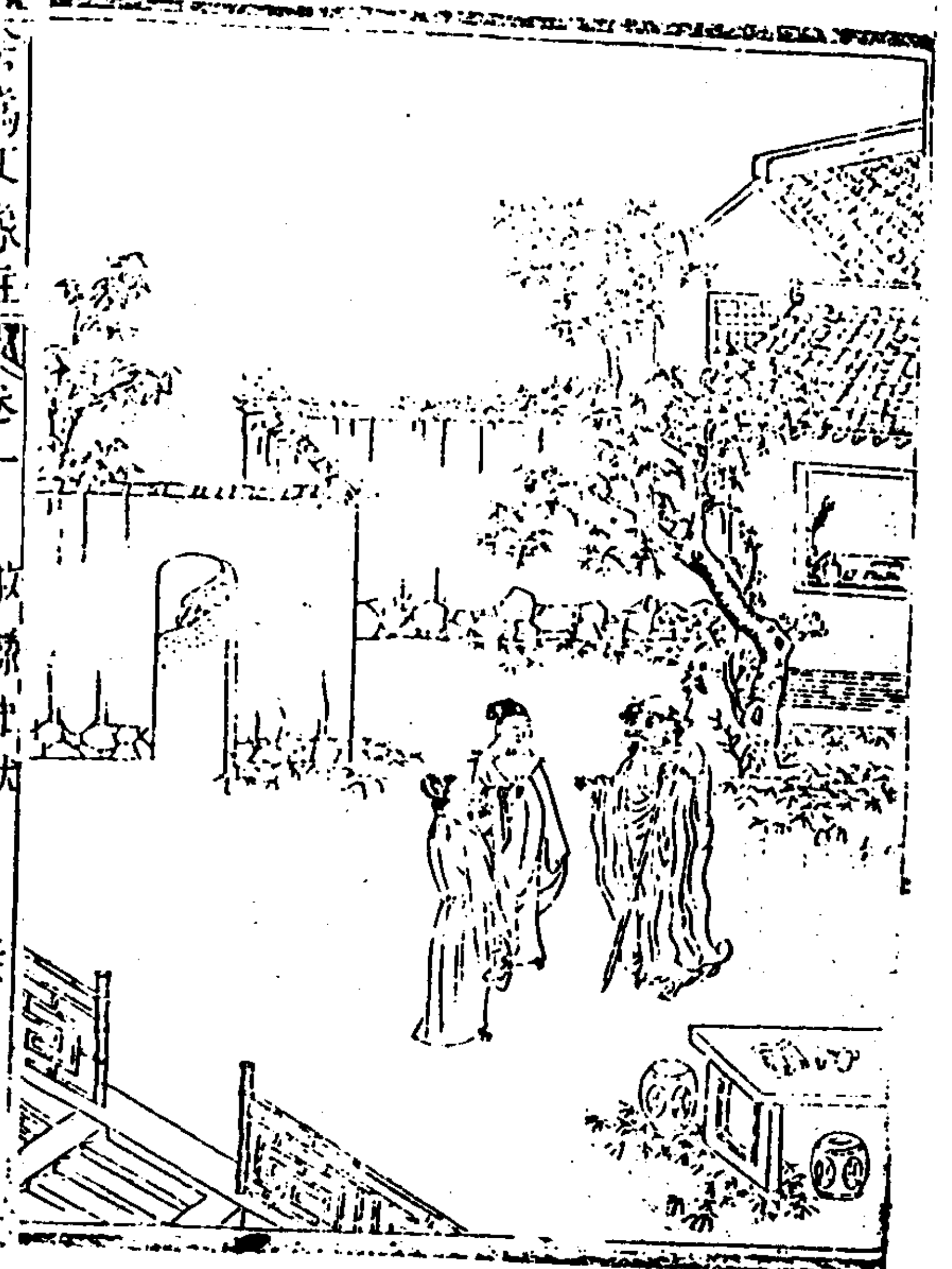
箋註：贖命至微宋公編竹救之而爲金殿第一人
亦爲其所活之多耳推之而愧蚋蚊蚤莫非命也
孰不當惜耶嘗見一禪師提舊衣之虱一一放於
新衣上曰彼亦有佛性不可令其餓死其徒恠而
問曰然則毒蠱亦可放乎曰可放彼號護蓋虫不
觸之無害但放而遠焉勿令近人處若此僧者行
涉於痴語近於誕而設心亦慈矣哉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救贖中狀

平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救時中狀

五

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
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
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頗異似曾活數百萬
命也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
侵群蟻緣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
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
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
一祁改第十

陰陽文像注

埋蛇享宰相之榮

箋註毒蛇兩頭見之報死此亦不經之談耳叔敖
殺而埋焉其心惟恐人之再見禍延無已也緣是
災殃可免非一念為人之報歟具此念而克之宜
其身登相位坐享尊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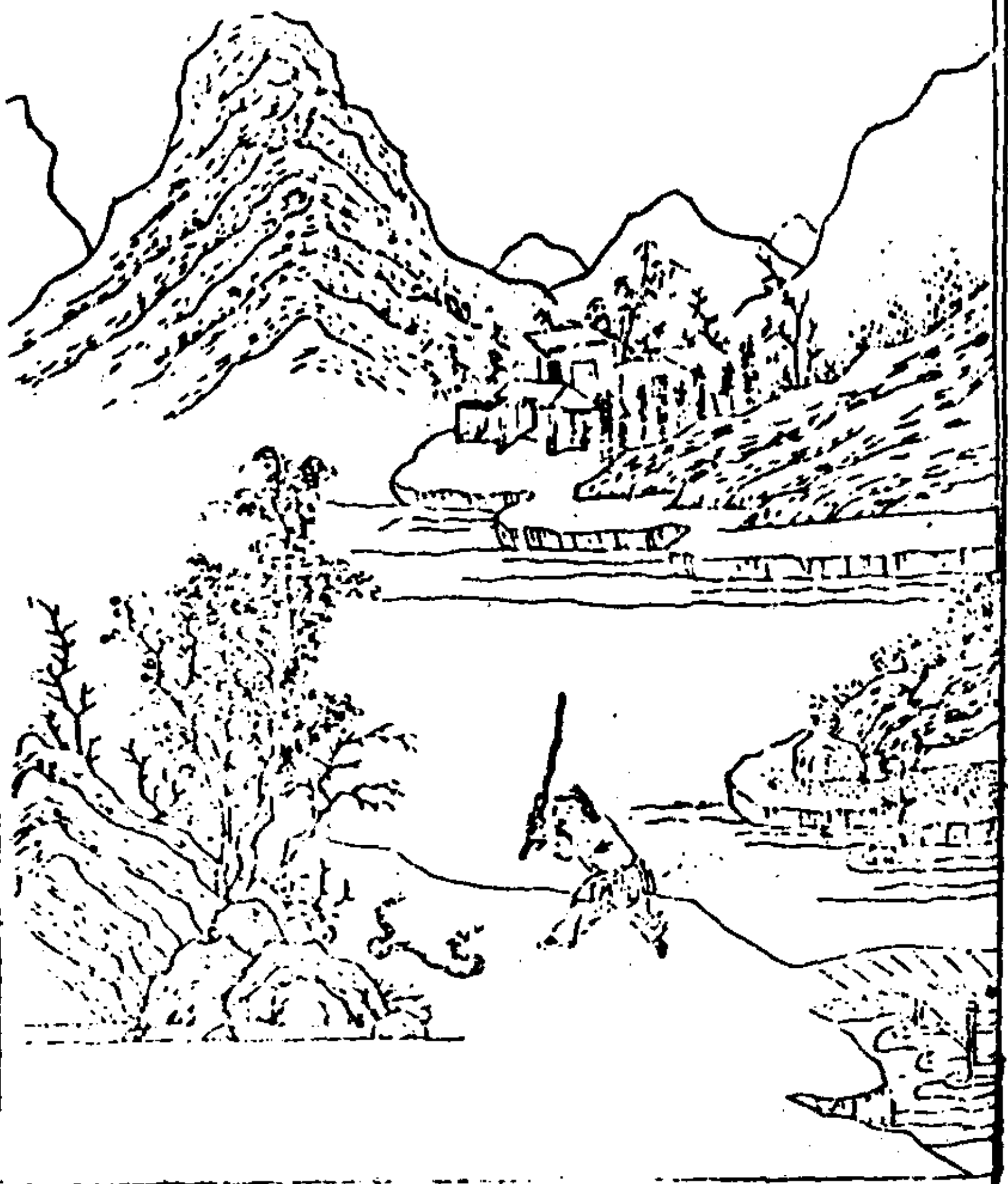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埋蛇享宰相

五

一一四七七



陰陽文像註

卷一

理髮亭

五

楚公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
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愛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
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
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
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
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
長果爲楚令尹執政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箋註福何以田名亦謂其自種自收如田之力耕
始獲也而人之寸心化生不息猶美地焉然福田
之廣狹視乎心地之臧否又其確有可憑者耳在
富貴大家必前世之福田所植者深所培者厚也
而今生心地不臧則福田減爲薄田矣甚至變爲
荒田矣削其祿籍殃及子孫可不慎哉

一清道人積福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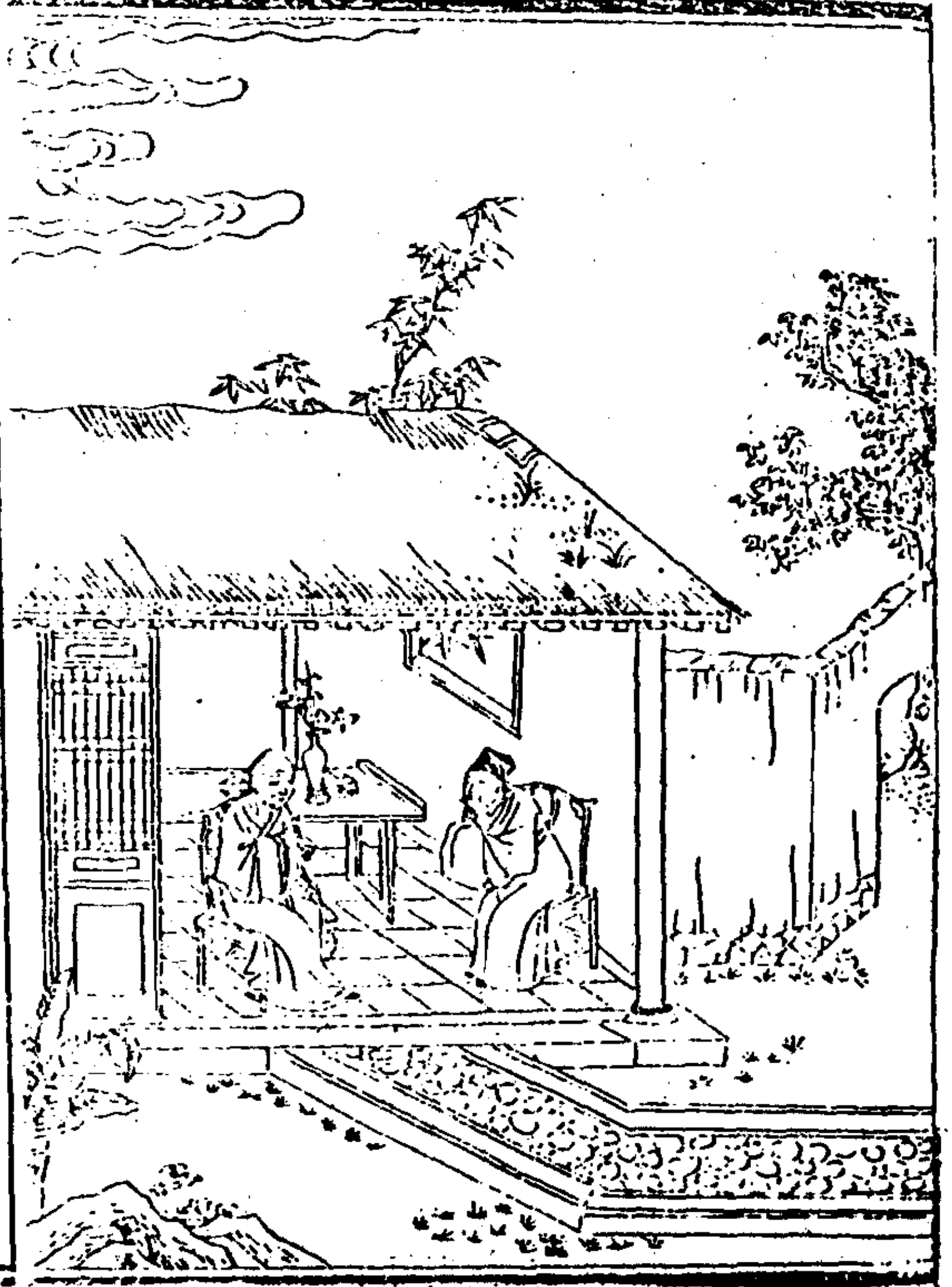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欲廣福田

五

歎人只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
福人勸世重財先積福有福自有財無財空勞碌
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
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
縱人反以積福資倚勢欺窮獨何故癡迷入聚有
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
財如割肉不肯積福田願做兒孫積留了難帶財
撇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
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
破財及早修些福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欲廣福田

五十五

曹世美順夫人。一心向善。但家貧苦無生息。見紫雲大師曰。吾前世未種福田。今不能為善。恐來生又受窮報矣。大師曰。實心勸人。幫人。亦可以造福。美從此約人廣結善會。捨茶捨粥。捨薑湯。捨綿襖。人出錢。已出力。歷多年。會中人。視其可託。薦與一財主。販油。共分利。甫一次。油價倍長。分利數百金。漸漸生騰。竟至五千餘金。子女俱與大家聯姻。安享厚福矣。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一

欲廣福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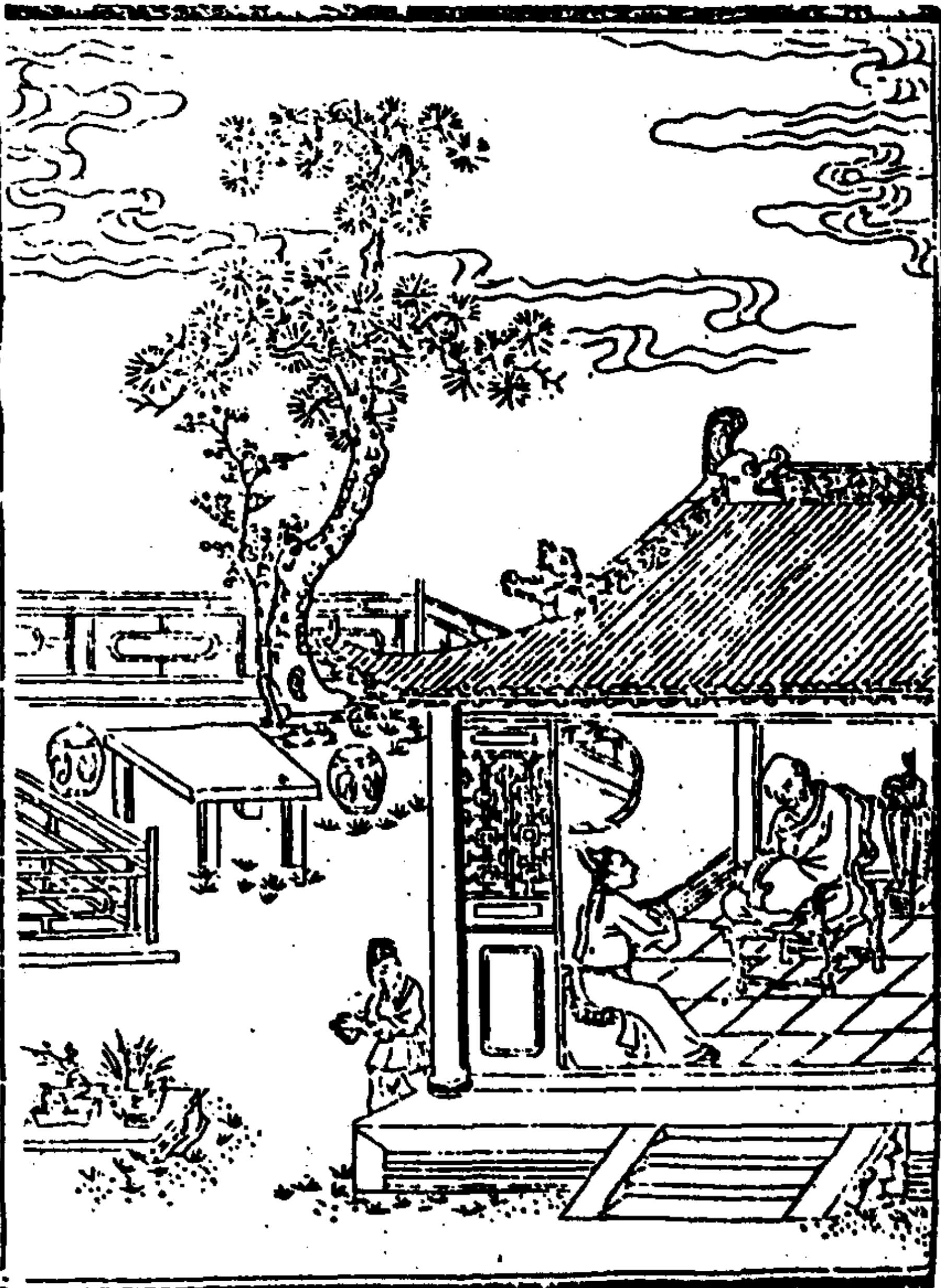
五十六

陳典河南人家。貲萬金。心恒不足。只知守財。不知存厚。凡窮人常來親近。則心疑曰。彼與我有所貸耳。窮人偶求遷就。則心怒曰。彼以我為癡。鼓耳。始而疎淡。繼而拒絕。動輒曰。任人惡我。且自享福。其岳父戒之曰。人何至惡你。若此。心腸怕為天所惡也。未幾夜被盜劫。初更入。漏盡出。罄所有而去。親友無一人嘆者。

一一四五九

方便二字不費錢不費力脫手救人空言利物者也。然方便先積口德而口德非一種或因人迷惑而提醒以爲方便者或因人誤作而勸阻以爲方便者或因人誅望而圓成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屈抑而表白以爲方便者或因人否塞而推薦以爲方便者諸如此類關係匪輕故方便內莫大之陰陽寓焉而行之湏有忍心有忍心何謂忍心忍仇殺以行之是也何謂忍心慈厭招謗以行之是也昔賢云肯贈良言強贈玉暗幫好語勝

方便二字度世真經。要積陰騭。此爲上乘。刻刻勿忘。多多益善。細目雖繁。大旨須辨。周全窘危。提醒迷誤。見惡嘆阻。見美贊助。片言利人。千金莫敵。一語福世。萬善已溢。不費之惠。人該樂作。當面錯過。卽此爲惡。行之自矜。善力便輕。隱而不伐。仙籍標名。



陝陽文保証 卷一 行時時之 美

王雲芝成都人作秀才時謁通源大師曰吾欲爲善
貧無立錫何以教我大師曰公誠論過人但積口德
善自難量芝曰何爲口德曰言語方便是也芝折節
從之凡有利人之事無論大小極口方便不肯當而
錯過行之二十年鄉會聯捷二子亦後先登第書香
不絕



陰騭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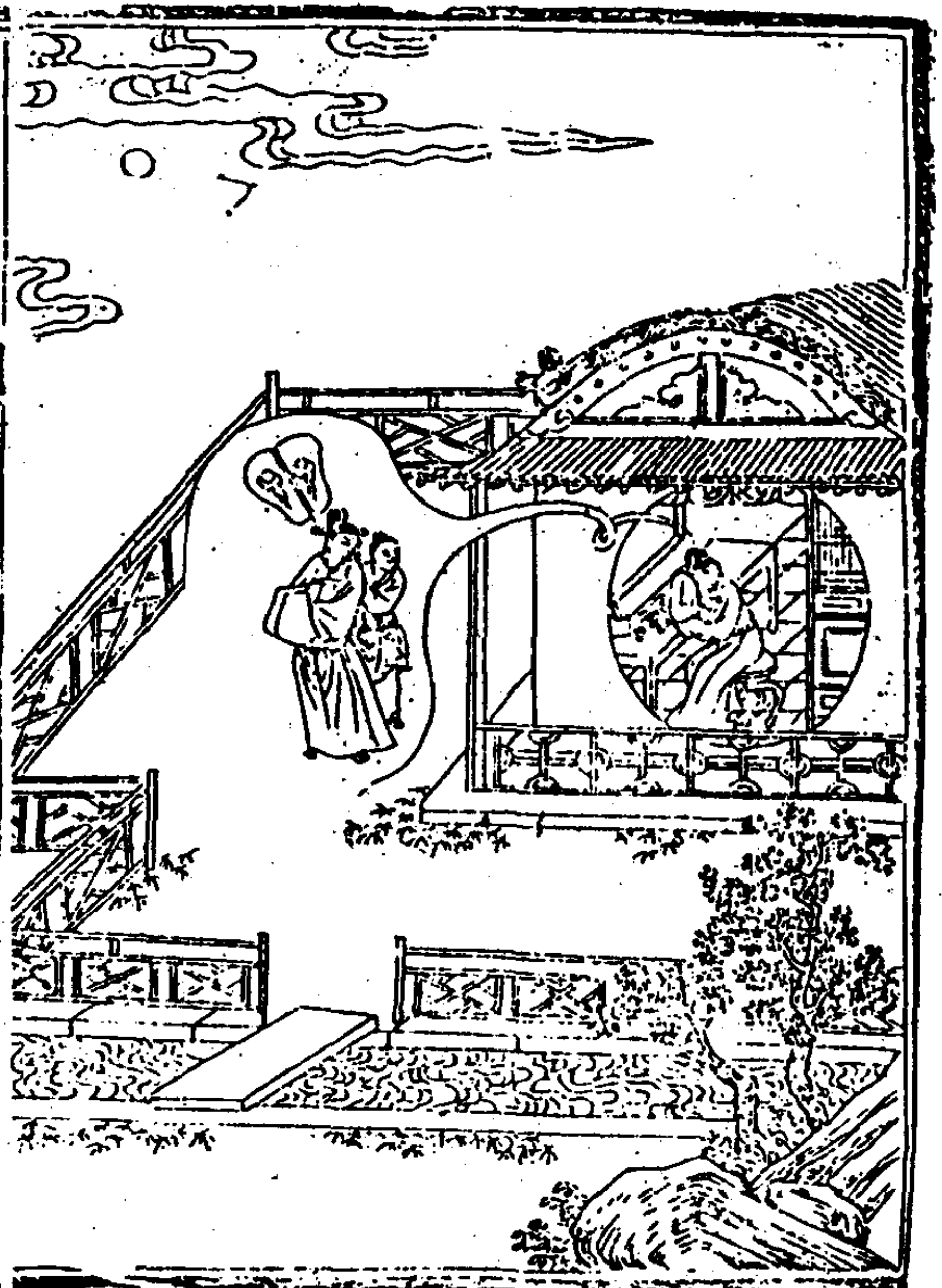
卷一

行時時之

五九

大觀中一士人其父久止忽於京師靴舖中見之父
徑去士追數里疾呼曰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
首囑曰爾做人當學葛繁問葛何人曰世間人爲鎮
江太守賓司敬重之但學此人足矣言訖不見其子
因往謁繁請教繁曰某力行方便事日或四五條或
至一二十條今四十年無虛日士問如何爲方便事
乃指坐間椅子曰此物置之不正便礙人足某爲正
之亦方便事如人機與飯渴與水幾微言語動作有
可以方便與人者隨念隨時隨事皆爲之後葛以高
壽坐化子孫貴顯士遵行數年亦登第

陰騭文像注



陰騭文像註

卷一

行時時之

六

王文肅公錫爵痛子衡狀卒祈禱於于忠肅公夢忠
肅公曰汝記否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
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衆憐之欲求公一名帖
往解公避嫌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
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一一四六一

作種種之陰功

箋註前言廣行陰陽謂其可以格天也茲言種種陰功亦謂多多益善耳濟人者若干種利物者若干種方便者若干種勸化者若干種類而推之自無盡無休勉而爲之當不矜不伐詩曰但須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宜敬書諸紳

迴吉錄云有一等人遇善輒阻見人放生則曰人爲重見人助張則曰生者要食爲重見人施濟則曰窮親戚賤之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一件完而後可做那一件耶亦無時可做矣夫施或

陰陽文係註

卷一

作種種之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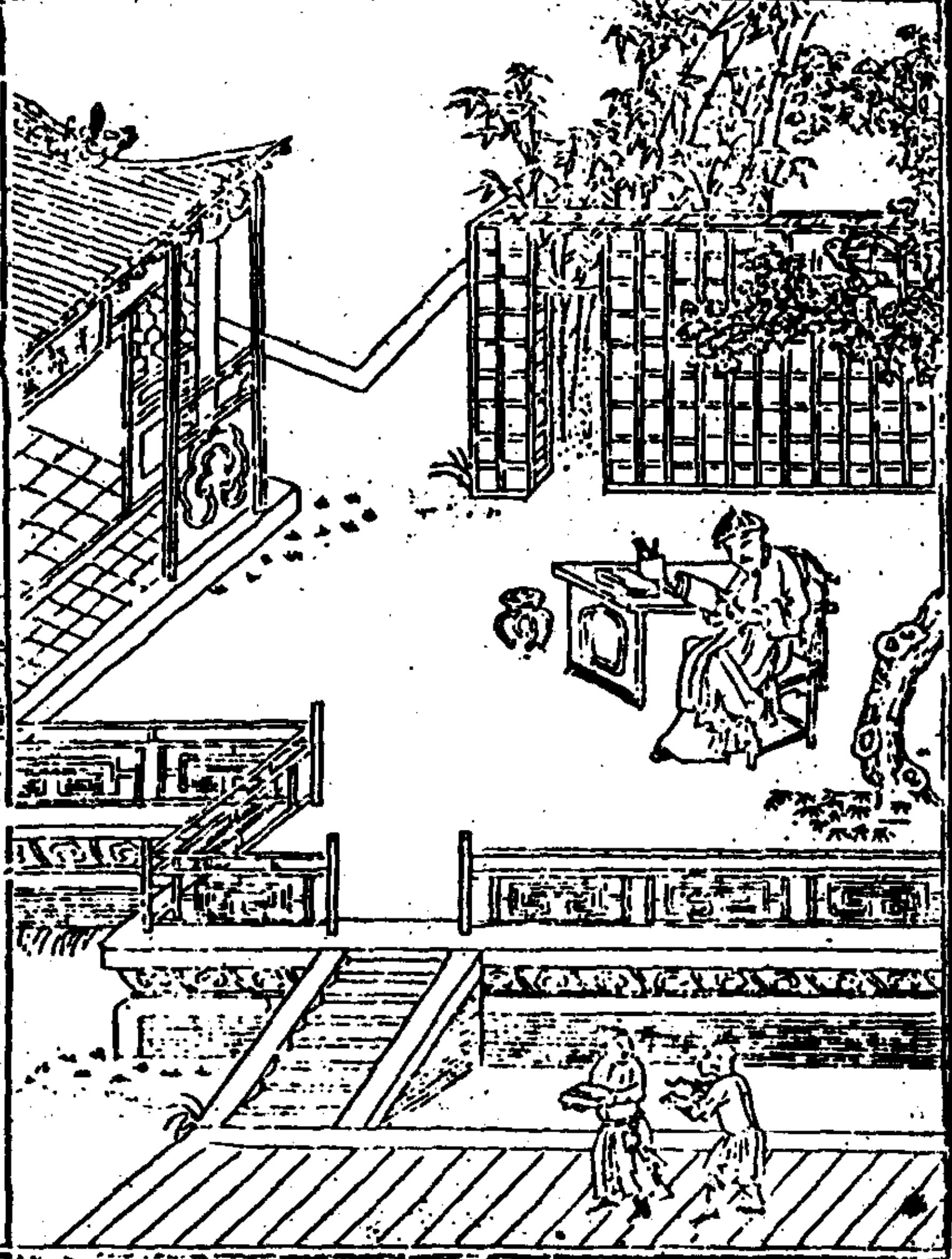
因其當厄時或就其易舉心或觸其偏到隨在可行隨行可滿必以此難人者其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又一等人遇善人報責脩或做某事必舉其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爲那事便佳何必又爾爾夫人非光舜誰能盡善極力克己尚有過差其美者自美惡者自惡取喻各不相掩而必以是阻其向進乎然則必無過而後可以行善耶又有一等人專謂世情惡薄不可以善化他遇人爲善不曰姑息柔軟養成惡人惡則曰是齋公一流話不則又曰忠厚是無用別名此皆口業之不自覺者也

陰陽文係註

卷一

作種種之

左



國朝趙公遠大興人年十六入學帶眼疾進場二次以致左目內障醫家言十五年後仍傳至右目又夢神告以壽不及四旬心憂之誓行陰陽以造命癸卯春借友人花園讀書園左墻缺與隣鄰有女來就公峻拒之旋移去私喜陰陽未虧科名可望是秋果中式初選保定府教授日誦感應篇一言一動惟恐犯太上之戒每飭子曰人不怕見閻王只怕見閻王說不得話耳一夕夢一人揖之曰汝誦感應篇能身體力行特來相謝公問何姓氏答曰吾衰了凡也汝常如此行自有好處公曰吾左目內障恐傳至右目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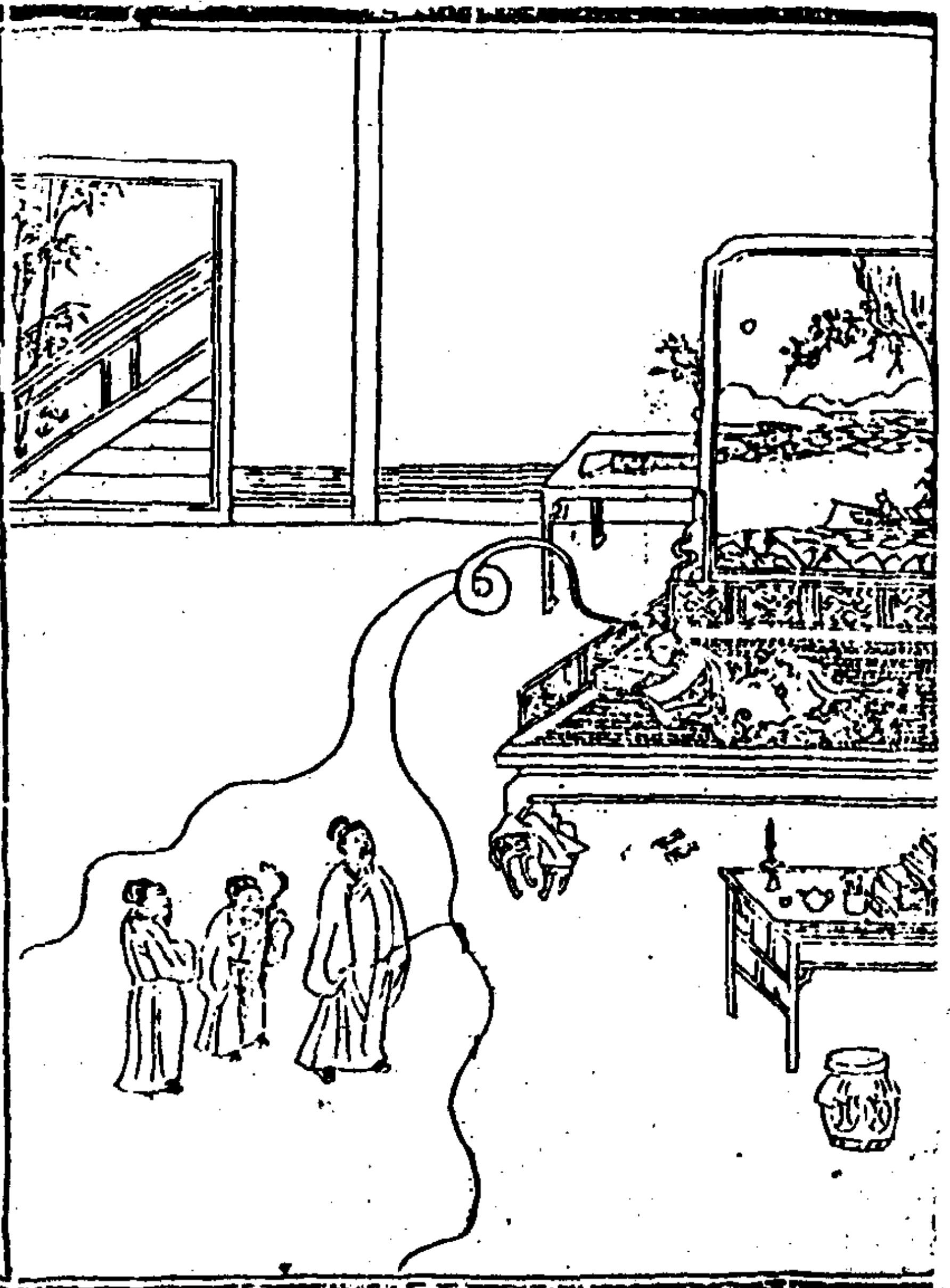
一盲人。尚何望好處耶。袁答曰。不育於心。斷不育於
 目。無憂也。後任蒲陞陝西米脂縣知縣。清正無私。頃
 以挂誤降調。甫回京。次子如升年十八。登鄉薦。左目
 三十年內瘳。忽一日重明。享壽六十有三。病痢見童
 子數人。持幢幡來迎。與親族談別而逝。門人高崗謹
 記。

陰陽文像註

卷一

作種種之

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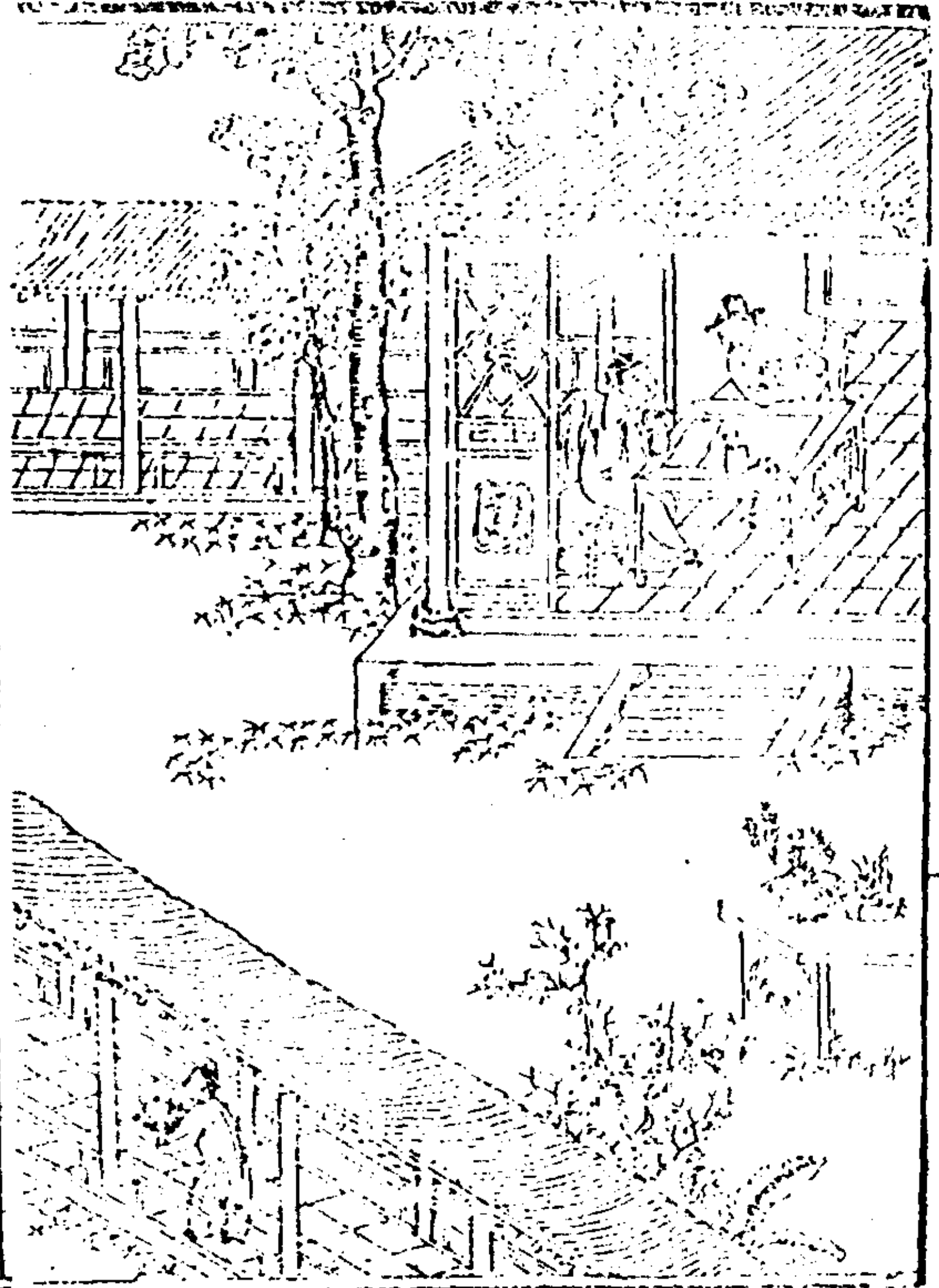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作種種之

奇

薛玠字蒲卿弘治壬戌登進士。先一日夢其父同二
 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道中舉中進士
 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陽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
 榮顯。吾兄當積陰功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
 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
 語。因廣積陰功。子孫登第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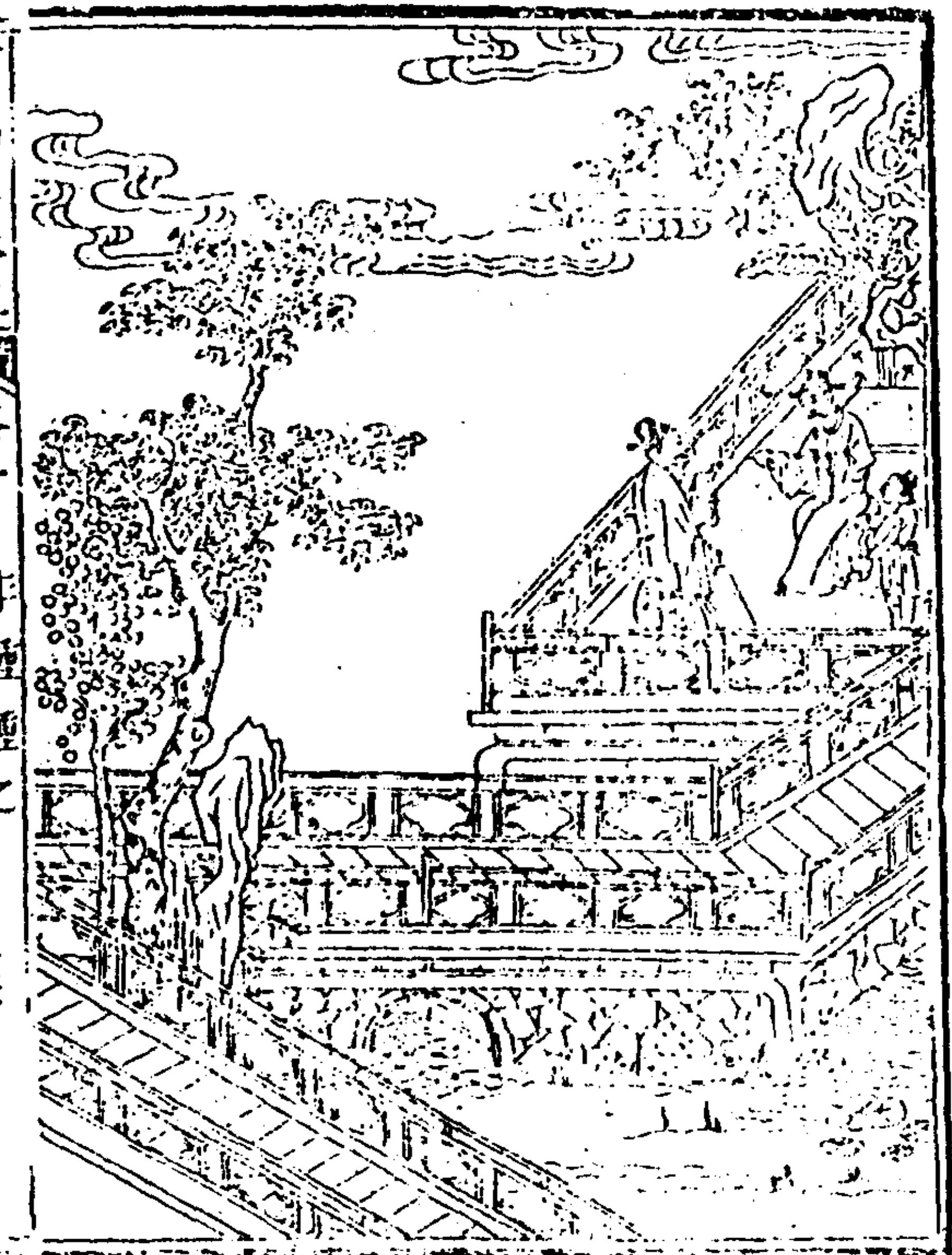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一

作種種之

室

吳公願宜興人官學憲年五十無子留心房術有李生告曰房術不如心術吾有種子方但須損公家業之半公能行乎公曰能生曰方今歲辰正天假之年也乃列數事一細民狼稅欠兩數以下者代納二在官小罪折贖三兩以下者代完三各城門設廠施粥四族親知故貧者不時餽遺五村落貧民親履給粟六製藥療疫七拾骸八造橋九修廟十置義莊果行此十事定然天賜麒麟公拜謝曰真種子方也惜聞教晚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得三子鄉試中式公猶及見至今科第不絕賜甲宰輔皆其後裔



陰陽文像註卷一

作種種之

室

朱楊椿其父旬為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于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于文章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名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至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怪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囊有九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有胥吏入輕作重為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為流罪者即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為杖罪者投一次樣

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一、小錢。又奉太上感
應篇。行十種利人事。一、收街市遺棄嬰孩。俗人有養
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送歸父母。二、每冬十二月初三
日。為如救老幼乞丐貧人。入本家收養。至次年令其
自便求食。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
給無力之人。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具給衣資。聽其
嫁人。六、司一戒殺。買物放生。七、每遇荒年。資糶賤糶
賑濟窮民。八、修理寺觀聖像。葺治橋梁道路。九、達鄉
士夫流落客旅者。酌量遠近。助其還鄉。十、居官辨明
冤枉。濟急救危。今日男有大魁。皆旬平日奉公積善
所致也。

陰騭文像註

卷一

作種種之

空

利物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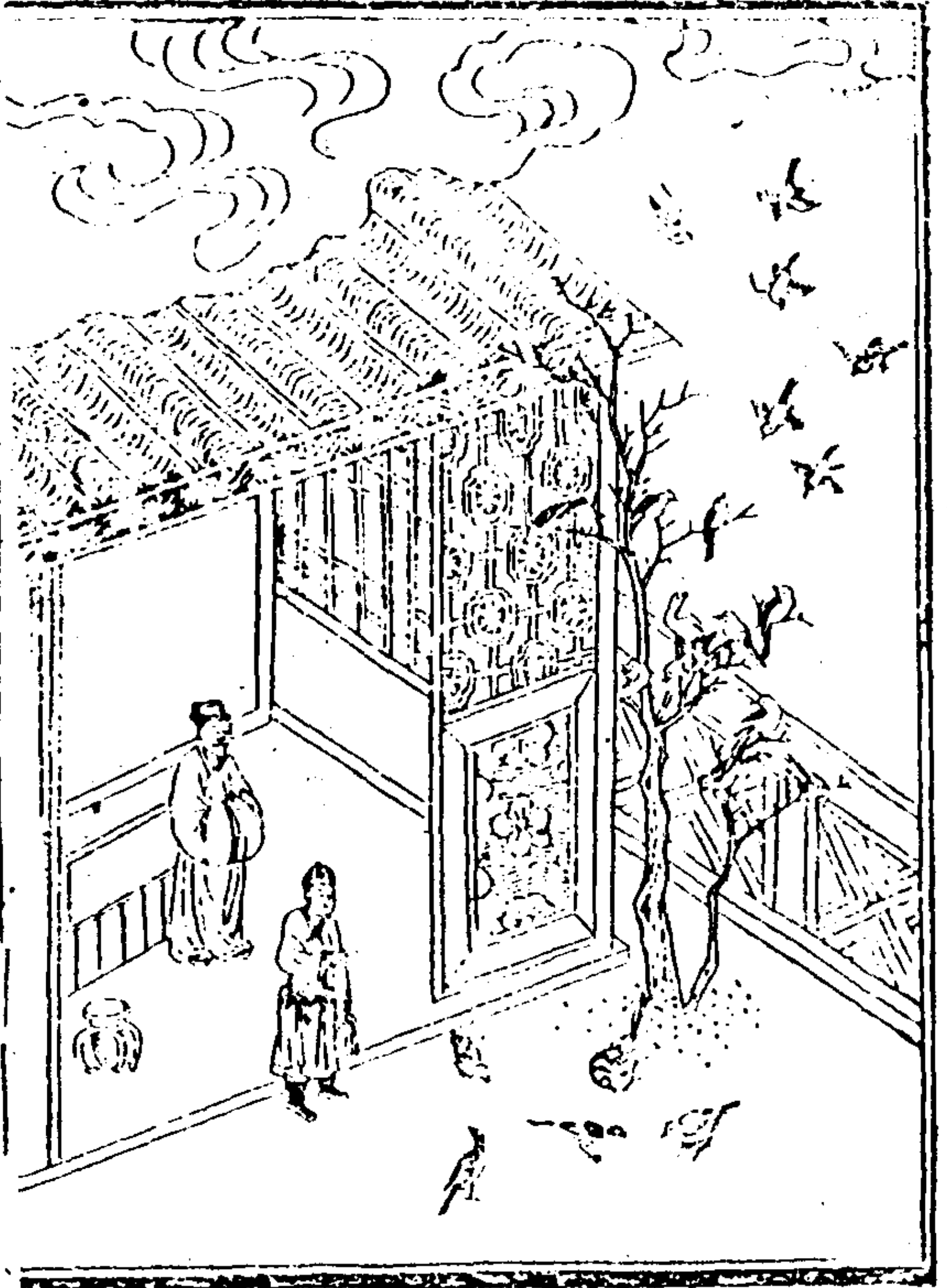
〔箋註〕利之者何。益而無損也。亨而不困也。世人私
念營營。徒知利己。遑問物與人乎。不知物與人亦
各有命。何忍不予以利乎。然所謂利物者。不必定
拘戒殺而放生也。但稍有傷乎物之性。拂乎物之
情者。吾代為釋之。而物利矣。所謂利人者。不必等
泥濟困而扶危也。但凡有禍於人之事。便於人之
行者。吾悉力為之。而人利矣。視人物為一體。普大
利於不言。帝鑒在上。所以嘉乃心。而錫乃福者。寧
有極歟。

陰騭文像註

卷一

利物利人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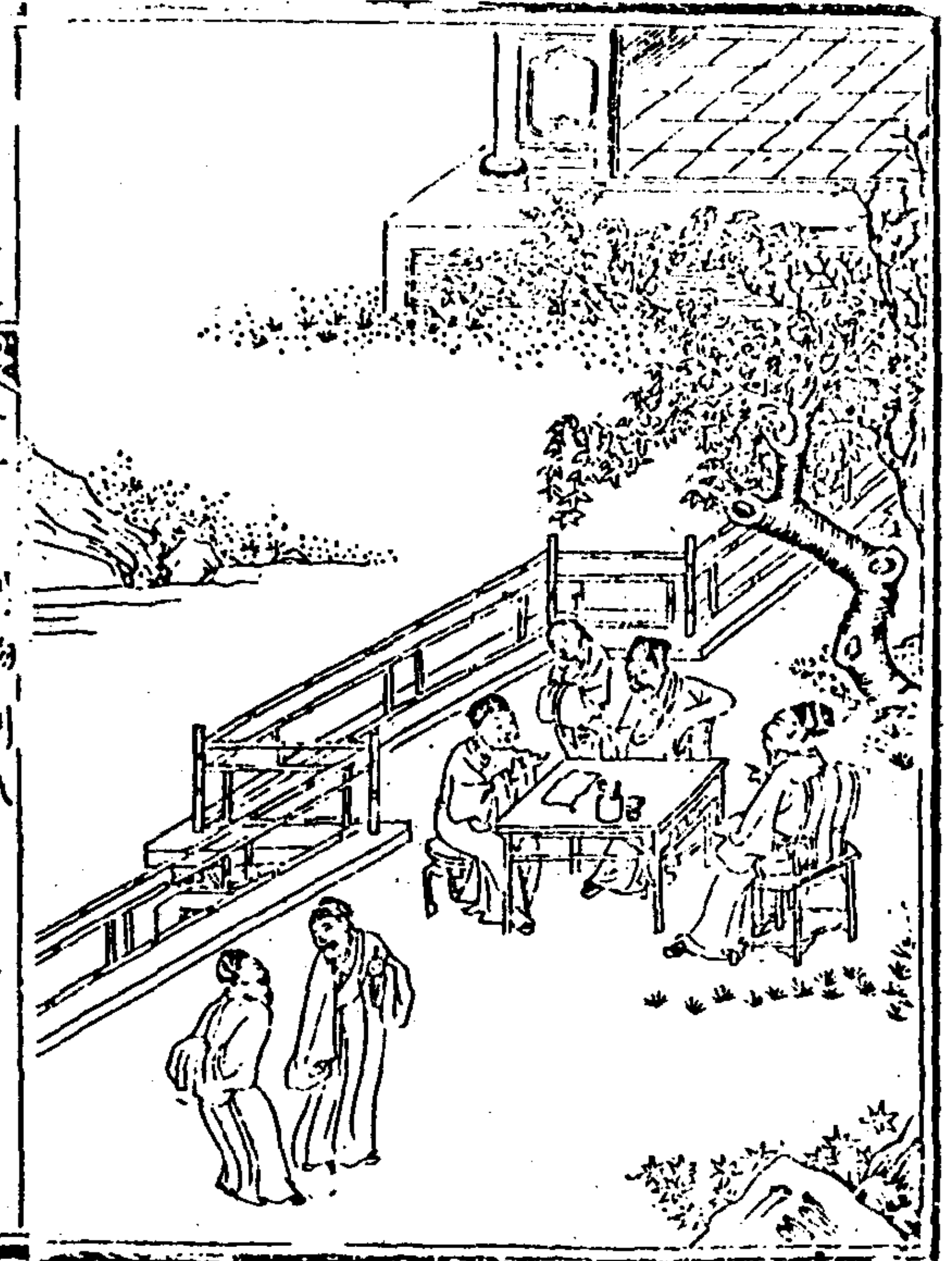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註

卷一

完

栢之栢河南人慈心於物。即禽蟲亦蒙其澤。每打食。諸雀必飛鳴而前。畧無驚避。至冬月下雪。草子難尋。恐鳥皆受餓。乃稱出一片淨地。洒碎米。令諸鳥啄食。以為樂。後流寇破城入其門。有群鳥千餘。飛集滿塔。寇以為無人居。皆散去。男女二十口。安然無恙。



陰陽交像註

卷一

完

主

明汾州副榜貢鄧成美。家小康。好行口德。凡親友識。短。妄希僥倖作事。美看透。必宛轉開導。不令吃累。默受其賜者甚多。晚年約族人曰。歲豐歉無定。處豐如處歉。預結一周利會。以保閭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或二斗。逮來春有人借者。按三分行利。秋場交還。積之數年。粒米狼戾。不幸值歲歉。看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未幾旱荒。獨其族人無饑。享壽七十有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隣人見其役無數。聲言來迎某城隍者。

修善修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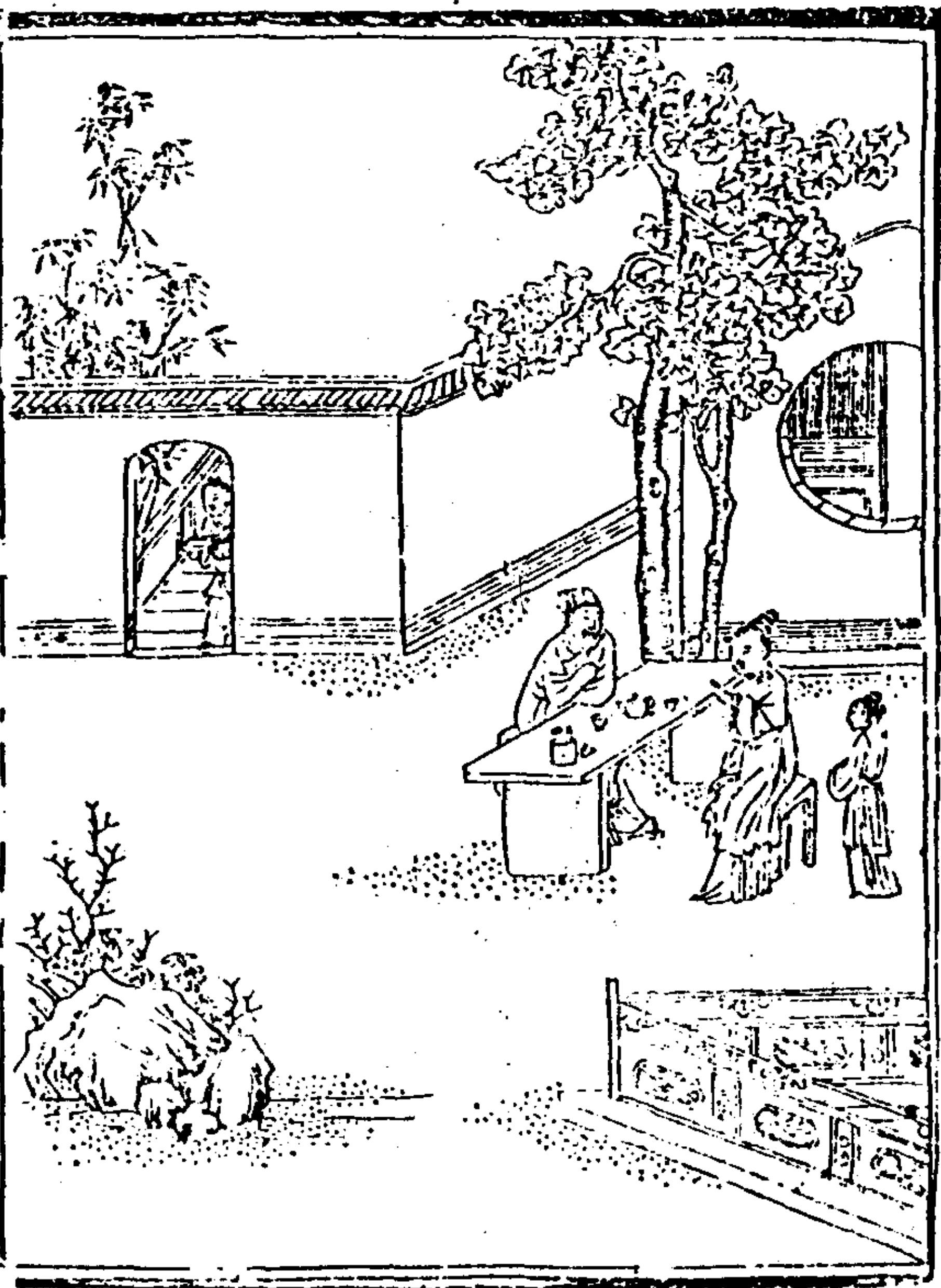
箋註善與福安有窮哉亦願人修之何如耳今人之怠於自修者猥云無力修善無緣修福此特因循二字誤之也大凡善由已作何假有力而始修或隨分盡善隨人勸善皆修也福由已召何待有緣而始修或爲已惜福爲人造福皆修也果能日口勤修則生前邀無邊之善福歿後登極樂之世界矣王恭政四留銘曰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陰陽文像註

卷一

修善修福

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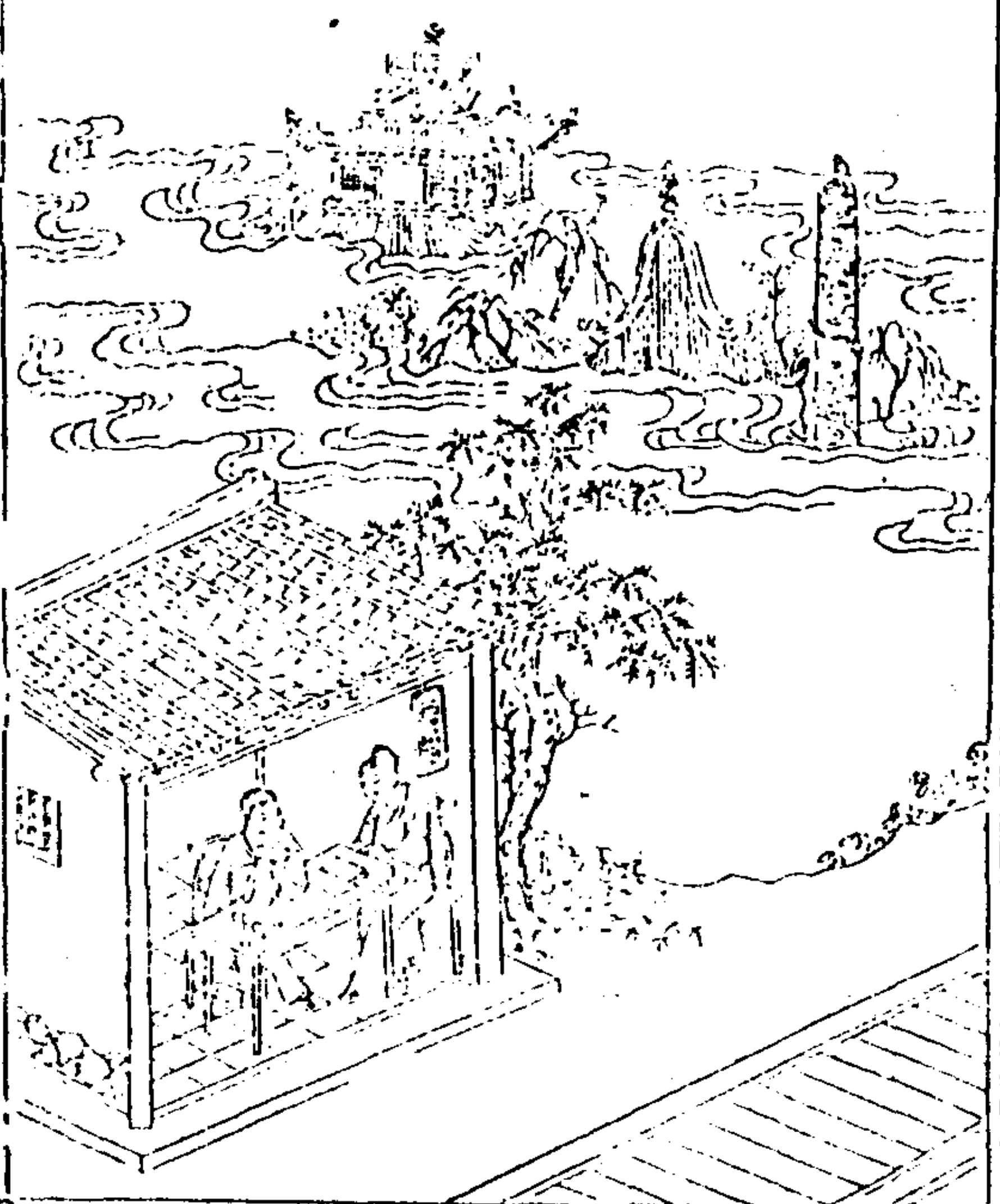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一

修善修福

圭

丁光昌廣西人家道巨富衣食甘淡薄婚嫁不奢侈其妻謂之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儉省之財先恤族親後施鄉黨還爲善而已矣吾夜時多至三鼓不寐者蓋爲此也其妻醒悟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陰陽文家註

卷一

脩善脩福

何其潔永平府人祖父遺房產甚豐少年入京考職
一相者謂之曰爾貌陋福薄不早脩省十年後財亡
身喪矣潔曰謹遵命後遲至八年又入京相者驚異
曰子神氣改換必有隱德試言之潔曰奉教後改字
曰愚慈凡先世所放舊債盡焚其券歷年佃戶所欠
租穀一概不要耳為愚昧而不悔也又題書室匾曰
晦齋於大集市開一米舖暗製一升比人大一合但
零賣不覓賣人無知者甘為歛晦而不矜也相者舉
手加額曰行善如此福澤尚可量耶後潔享年七十
長子聯提官至翰林學士

正直代天行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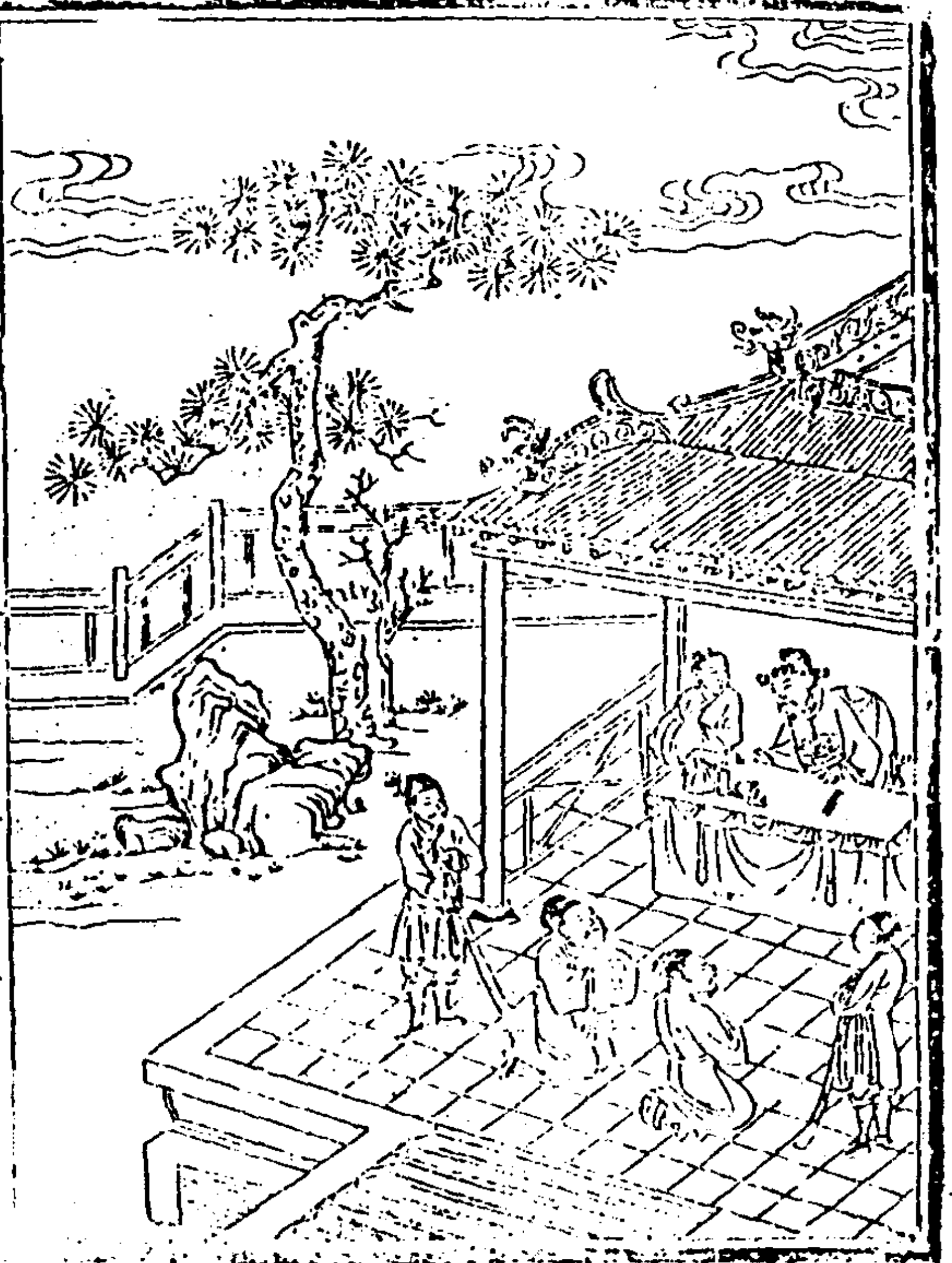
（案註）世上正直人最少。千萬人中。有一二焉而已。視其正而無偏。直而無曲。非聖賢未易及此也。此等人居官則輔世長民。居鄉則頑廉懦立。代天之權。行天之教。其自邀天之眷矣乎。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正直代天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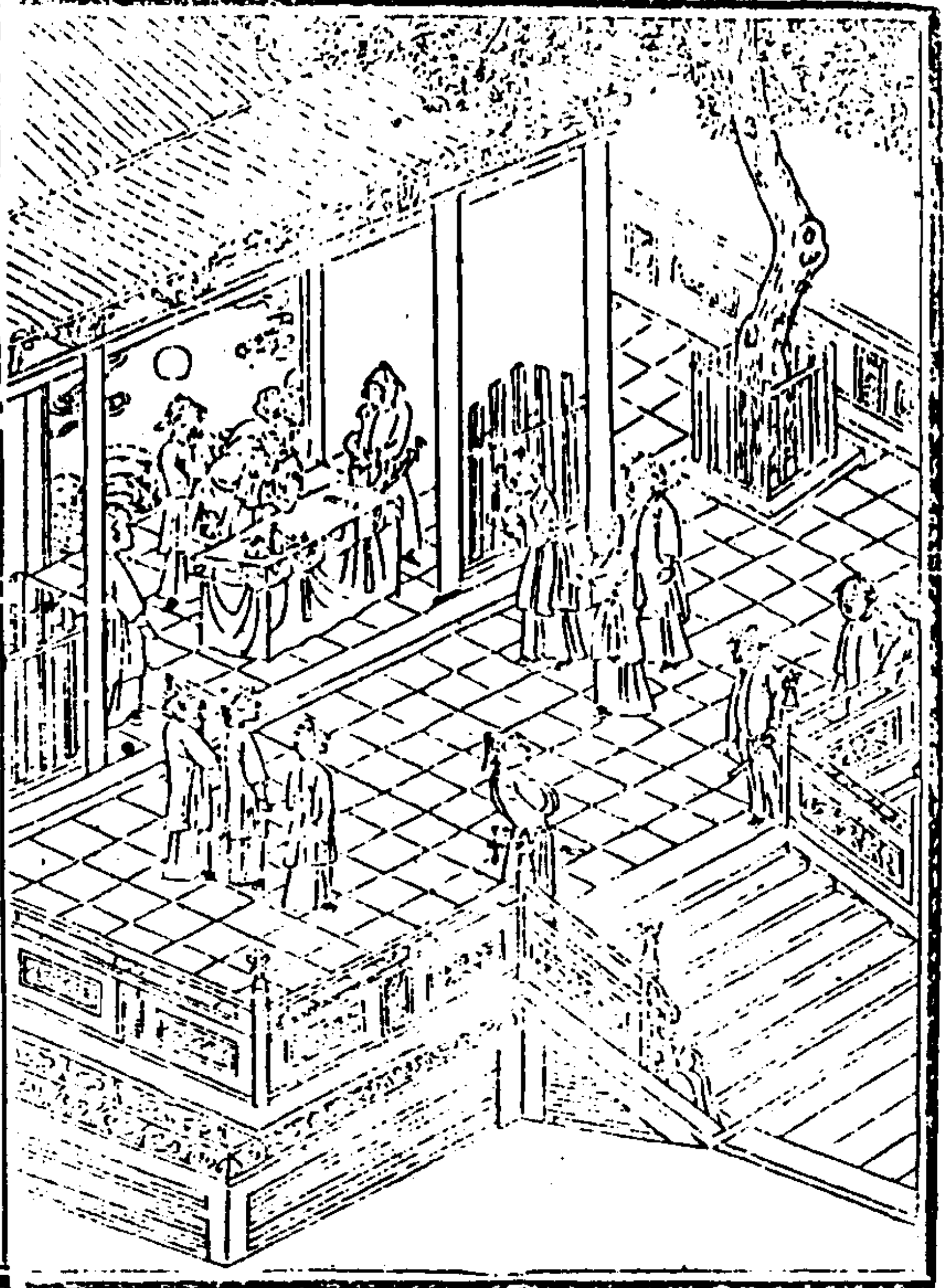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正直代天

二

張橫渠令雲巖以敦本善俗爲心。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年高者。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儀。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嘗患文像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老於庭。諄諄口諭。使傳告閭里間。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汝豈未聞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曰。何漫不傳告也。故一言出。雖婦人孺子。無不豫聞。俗因丕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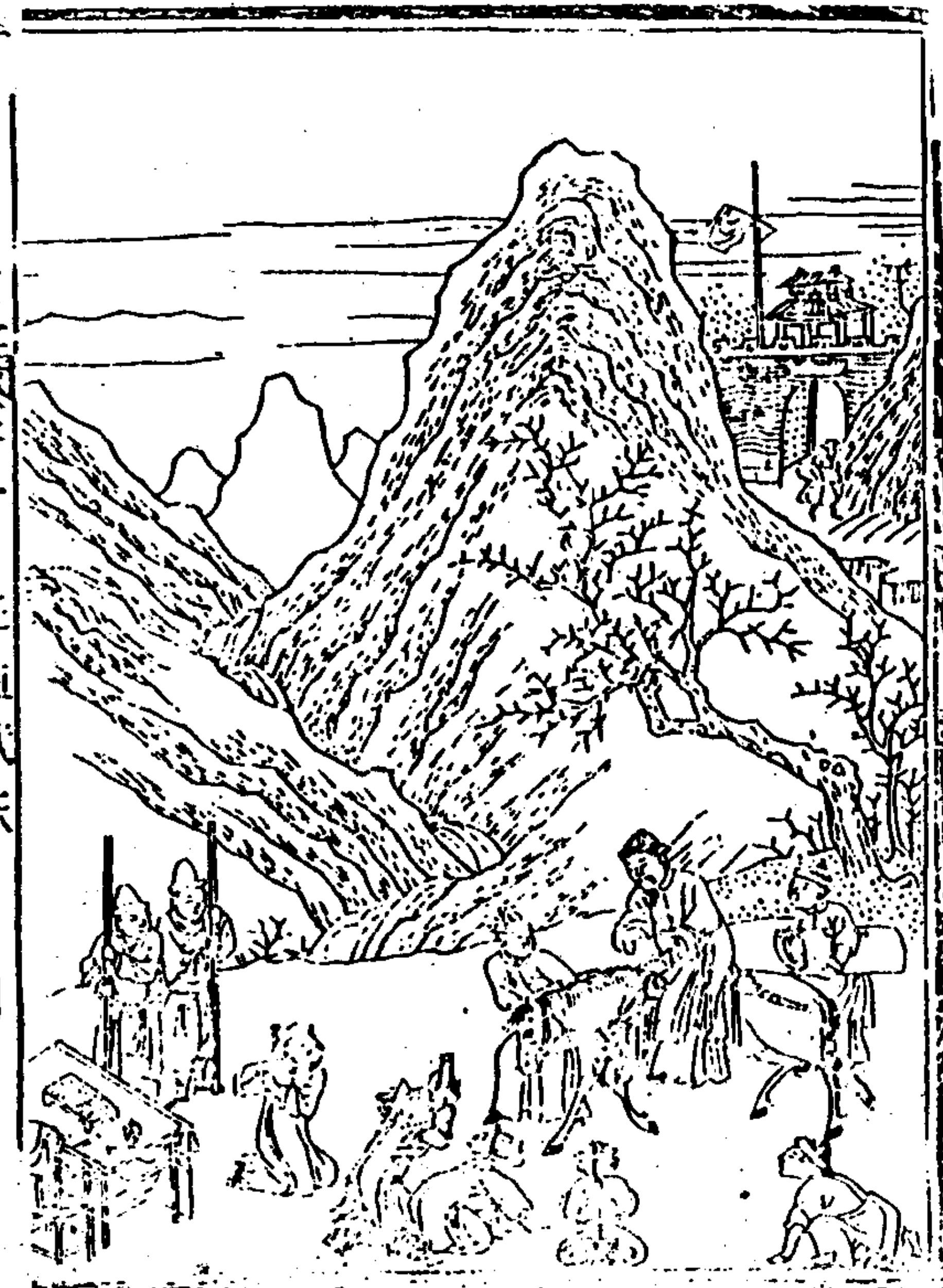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記卷二

正血代天

三

國朝湯公斌性介而和。巡撫江左。禁奢靡。毀淫祠。布
衣蔬食。正已率物。吏化其廉。民食其福。每朔望環聚
士民。導之以孝弟忠信。雖農夫孺子。必溫言慰誨。如
家人。尤尊禮儒生。異俗一變。又陞任。號呼遮道者數
萬計。及卒。家尸祝焉。



陰陽文像記卷二

正血代天

四

國朝張公衡。北直景州人。性至孝。尤敦友愛。登辛丑
科進士。行事正直無私。鄉里咸化其德。累官至陝西
神木道。奏議方正不阿。所好屬員化之。無不以潔清
自勵者。因年老致仕。百姓泣送者幾萬人。卒時七十
有四。而卒。長子澄。次子洲。俱登仕籍。諸孫蔚起。皆英
俊不凡。爲一郡宦族云。

慈祥為國救民

要註國本在民。救民正所以為國耳。凡地方遇兵燹。過水旱。遇差役。民不聊生。不能不泣望於官。若官者。非甚不肖。何忍漠視而不救耶。但恐一救而功各有碍。則救之念遂息矣。一救而性命有闕。則救之文遂寢矣。不知人世之窮通有定。寧以救民而受累乎。即以救民受累。彼蒼共負我乎。所以慈祥之人。為國必須為民。粉使危而復安。死而復生。而一切利害。毫無顧忌者也。有官如此。其真活一方之蟻命。而留千載之鴻名也哉。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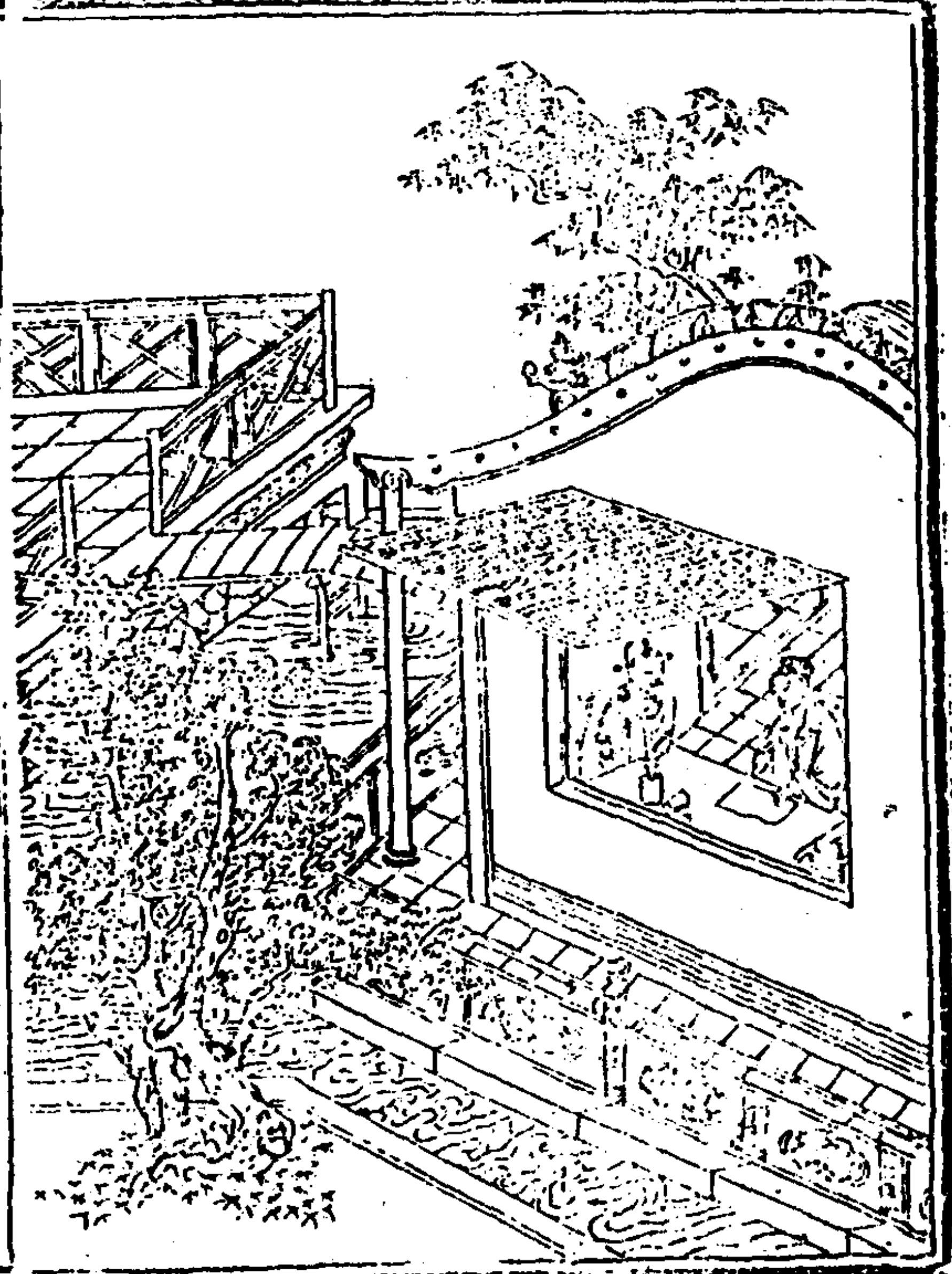
卷二

慈祥為國

五

迦吉錄云。有有形之救濟。有無形之救濟。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危。欲斃鴿而灰心。忽爾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為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危。危方為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責吾臨危。體察。同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得後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慈祥為國

六

秀水賀崇然。為諸生時。有同鄉姚思仁。為御史。賀入幕焉。月見河南饑荒。勸姚急請賑濟。姚從之。全活數萬人。後姚巡按山東。持法嚴正。多置不法者於死。後瘞病為冥司所攝。問王責之曰。爾何好殺。姚曰。御史為天子執法。王曰。居官而不體上帝好生之心。罪實難免。姚曰。當河南饑荒。某上疏請賑濟。活數萬人。不可相抵乎。王曰。此爾幕賓賀崇然所勸也。已注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由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其半乎。王色喜。首肯。遣姚復生。後官至工部尚書。賀年四十成進士。為吏部尚書。



陰陽交像註卷二

慈和為國

七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麥賑之
御官以為奏之朝廷方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則死奏
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粟以賑饑民謂御官曰若
有罪吾自坐之勿累諸君也竟登相位壽七十五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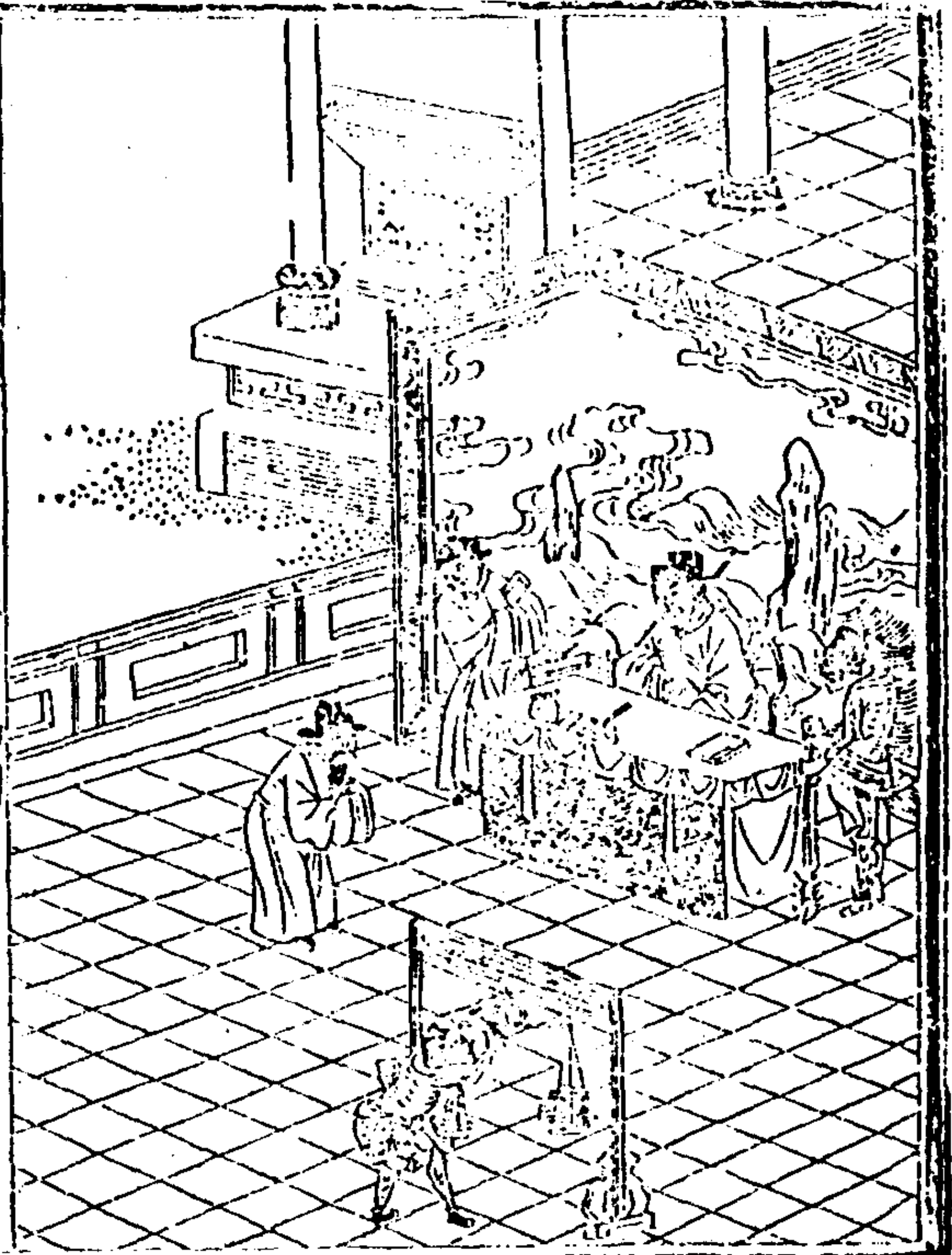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註卷二

慈和為國

八

林景度為給事時蜀郡荒旱朝廷命發十萬米賑濟
景度以米數太多蜀道難行封還成命朝廷遂以一
平賑之是夜夢朱衣人持天符至曰上帝有勅謂汝
逆害民有滅絕子孫之禍度驚悸而寤以病免
官行至福州卒二千年餘相繼歿



陰陽文像註卷二

忠臣為國

九

衍仲達則為節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具呈善惡
二錄比至則惡簿盈庭善簿幾如節小官色變索平
較之其小軸乃歷起惡簿官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
某年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官曰不然但一念
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小軸中所書何
事官曰朝廷常大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
之此疏稿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不從於事何益
官曰朝廷雖不從然為君為民之念即此一事已足
向使聽從則善念流行乘此拜相度世矣但惡念太
多力已減半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吏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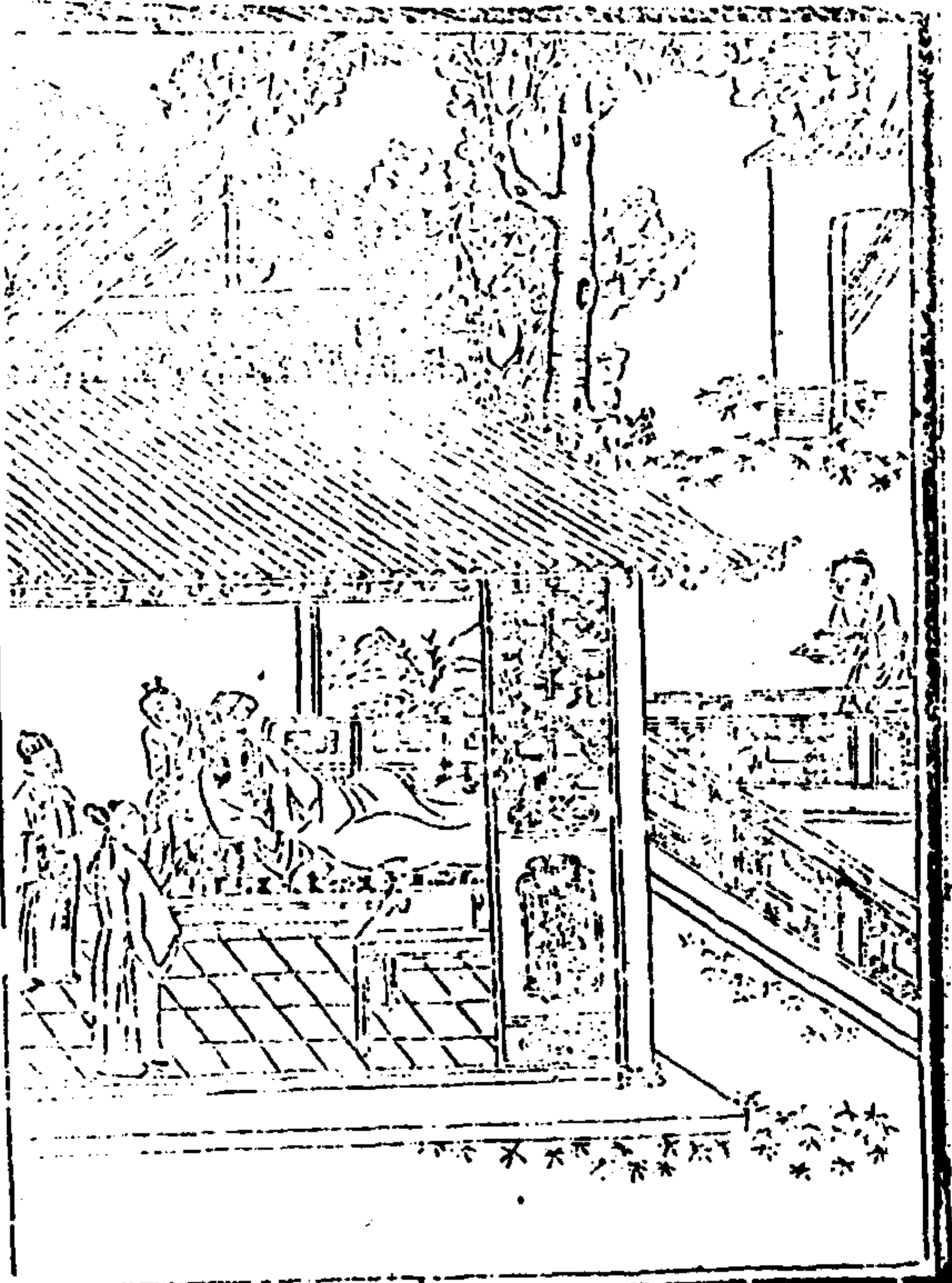
忠主

箋註忠之道不一大臣以格君佐治為忠言官以
諫諍匡弼為忠司牧以正身率下為忠庶寮以愛
民盡職為忠刑官以執法平恕為忠武臣以律兵
戢暴為忠類而推之忠亦在隨分自盡而已如必
拘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而後為忠也則忠之途亦
隘矣獨是忠臣之裔利甲彈聯臂纓鵲起人感快
之間有嗣續不興書香不振論者謂天之薄於待
忠也不知精忠貫日非浮雲富貴所能酬冥冥中
必為天樞相為閻羅王為兜率仙天已報其身於
陰陽文像註卷二 忠主 十

陰陽文像註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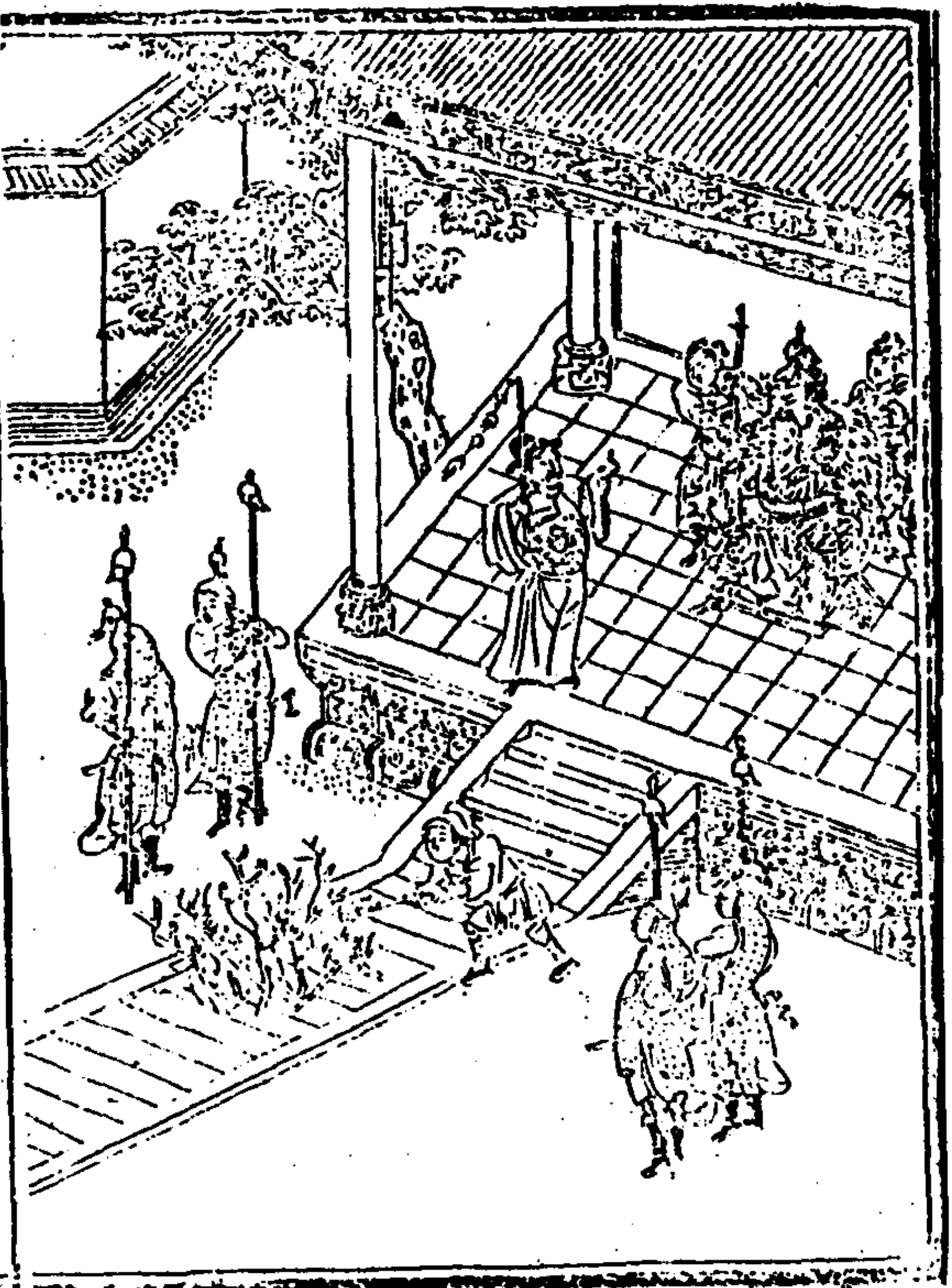
忠主

十



陸陽文像
卷二
忠主

司馬公光為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人皆化其德居官盡心為國天下倚之後為宰輔遼人聞之救其邊吏曰勿生事聞隙中國相司馬矣後病革不復自覺語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京師哭者罷市四方人畫像以祀畫工有致富者



陸陽文像
卷二
忠主

唐顏公真卿生平忠直楊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北二十四郡或降或陷唯平原得與卿賴以無虞後陞尚書李希烈陷汝州上使往諭之既至希烈令歸順真卿叱曰汝不聞罵常山賊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肯從賊耶希烈怒積薪庭中曰若不順我當湔自燒真卿宣布朝廷威福示以君臣大義然後以身投火逆黨驚異急救止真卿作遺表自撰墓志終不順賊賊逼縊死時年七十七歲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後家人見公在同德寺殿上行走追之不及乃知成仙去矣

孝親

箋註百行孝爲先。孝亦多端矣哉。脩德明道。希聖成賢。則孝在顯親矣。登科出仕。加贈贈封。則孝在榮親矣。諱凜几杖。保養髮膚。愉色婉容。同安親膝。則孝在敬親矣。富貴則烹貧賤。菽水體心。養志竭力。承歡則孝在養親矣。至於事嚴父而格非奉養。母而底豫。又孝之倍出於尋常者也。

通言錄云。世有四等父母待孝。无切而不孝之罪。特甚他人。一曰老。二曰病。三曰鰥寡。四曰貧乏。父母當少壯時。食息起居。猶能自理。暫失顧養。尙克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孝親

三

安然。乃至龍鍾齔立。扶杖易仆。寒夜若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卧不適。遺洩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于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偶。寒煖誰問。形影相吊。心話莫提。丈夫猶未可。娶婦且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釋者釋。人人鮮耻去。箇箇樂事歸。漏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濕淚。與誰同。有孝順兒孫。頗能顧養。猶時冷意。暫托熱腸。不幸而母我者。乘憤激發。姑我者。橫面阻絕。抵護半點骨血。空博一生妻楚。又有撫字。財賈婚嫁。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搔首躊躇。望一味

以垂涎丐三食而忍氣。夜爨長炊。猶罵開食。紡績抱孫。尙咒連瓦。吁。身從何來。而長養若是。童穉時。能自拮据活耶。此數等之老。其冤氣尤足動天。爲子孫者。益當行孝。倍於常兒。勸化者。亦於斯爲吃緊云。

唐王中書剛勸孝篇

世有不孝子。浮生空碌碌。不念父母恩。何殊生枯木。百骸未成人。十月居母腹。渴飲母之血。餓餐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殺戮。父爲母悲辛。妻對夫啼哭。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一旦見兒面。母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孝親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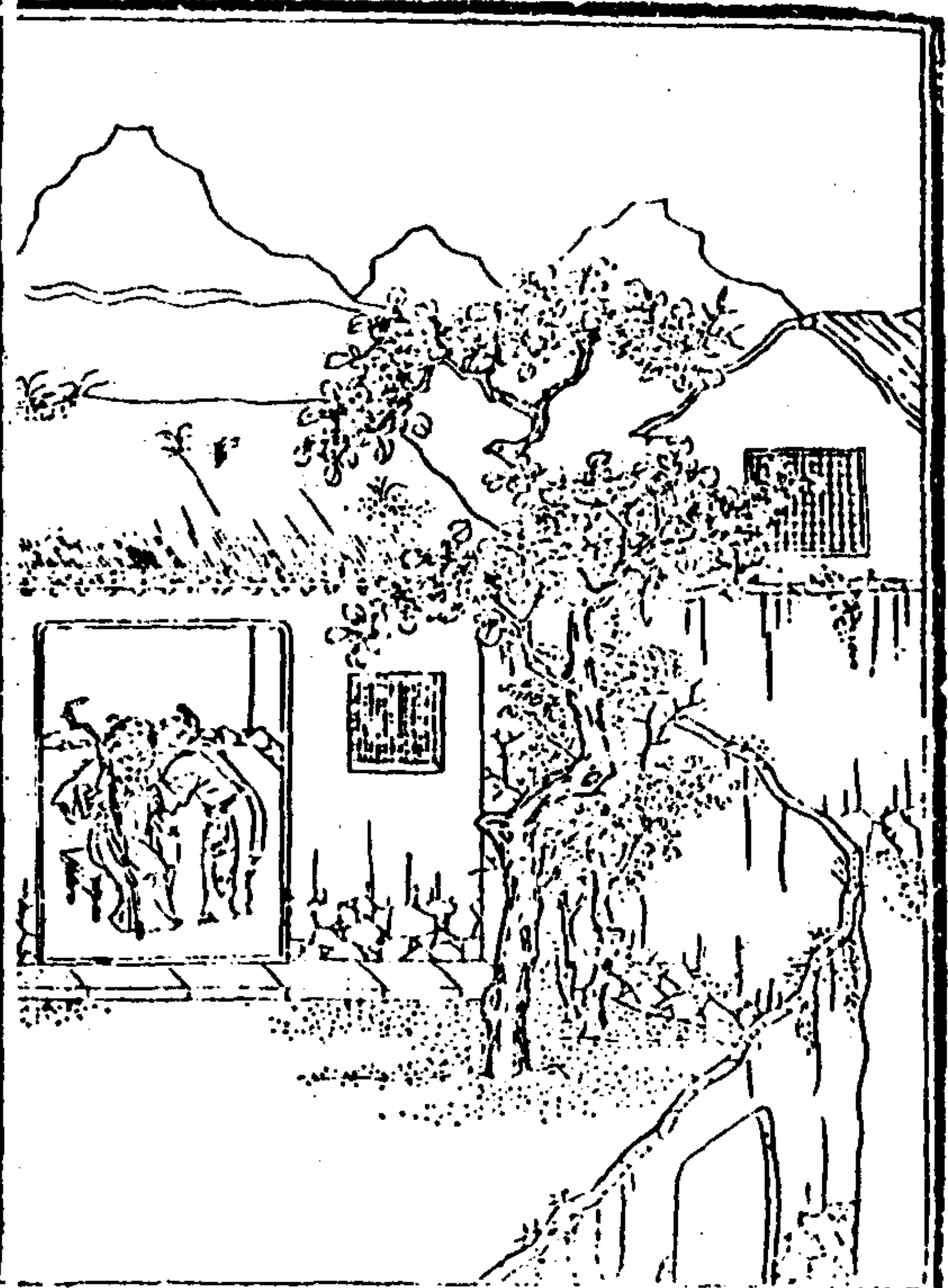
命喜再續。自是慈母心。日夜勤撫鞠。母目濕簾席。兒眠乾桐椅。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全身在臭穢。不暇思沐浴。橫簪與倒冠。形容不顧滌。動步憂坑井。舉足畏顛覆。乳哺經三年。汗血計幾斛。辛苦千萬端。年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朋友外遊逛。酒色恣所欲。日暮不歸家。倚門至昏旭。兒行千里程。母心千里逐。一娶得好妻。魚水情和睦。母若責一言。含嗔怒雙目。妻或罵百般。陪笑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長夜守孤獨。健則與一飯。病則與一粥。棄置在空房。猶

如客寄宿。將為泉下鬼。命若風中燭。快快至無常。
孤棺殯山谷。暴露在草中。誰念營墳宅。纔值父母
亡。兄弟分財屋。不識二親恩。惟言我之福。咸謂此
等人。不如禽與畜。慈烏尚返哺。羔羊猶跪足。勸汝
為人子。經書自覽讀。黃香夏扇枕。冬則溫衾褥。王
祥卧寒冰。孟宗哭枯竹。郭巨尚埋兒。丁蘭曾刻木。
如何今時人。不學古風俗。勿以不孝顯。枉戴人間
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衣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
五穀。天地雖廣大。不容忤逆族。蚤蚤悔前非。莫待
鬼神錄。

陰陽文像註卷二

孝親

十五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孝親

十六

明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
目疾。每日為之舌舐數十遍。母一日豁然開視。又隨
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哭。須臾風返。母得無恙。
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處隨流。各附一木。
潮達岸。卒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日孝子附
舟。郡守泊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視之則陳榮也。郡
守驚問。何以孝運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忘母而
已。



陰陽文像註卷二

孝親

七

長洲之相城一丐者所得多不食每詣沈孟淵家請
丐沈異之令暇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中有老
母丐出物陳母前傾酒跪奉伺母持杯方起跪舞謳
歌嬉戲以娛母常日如之母死丐不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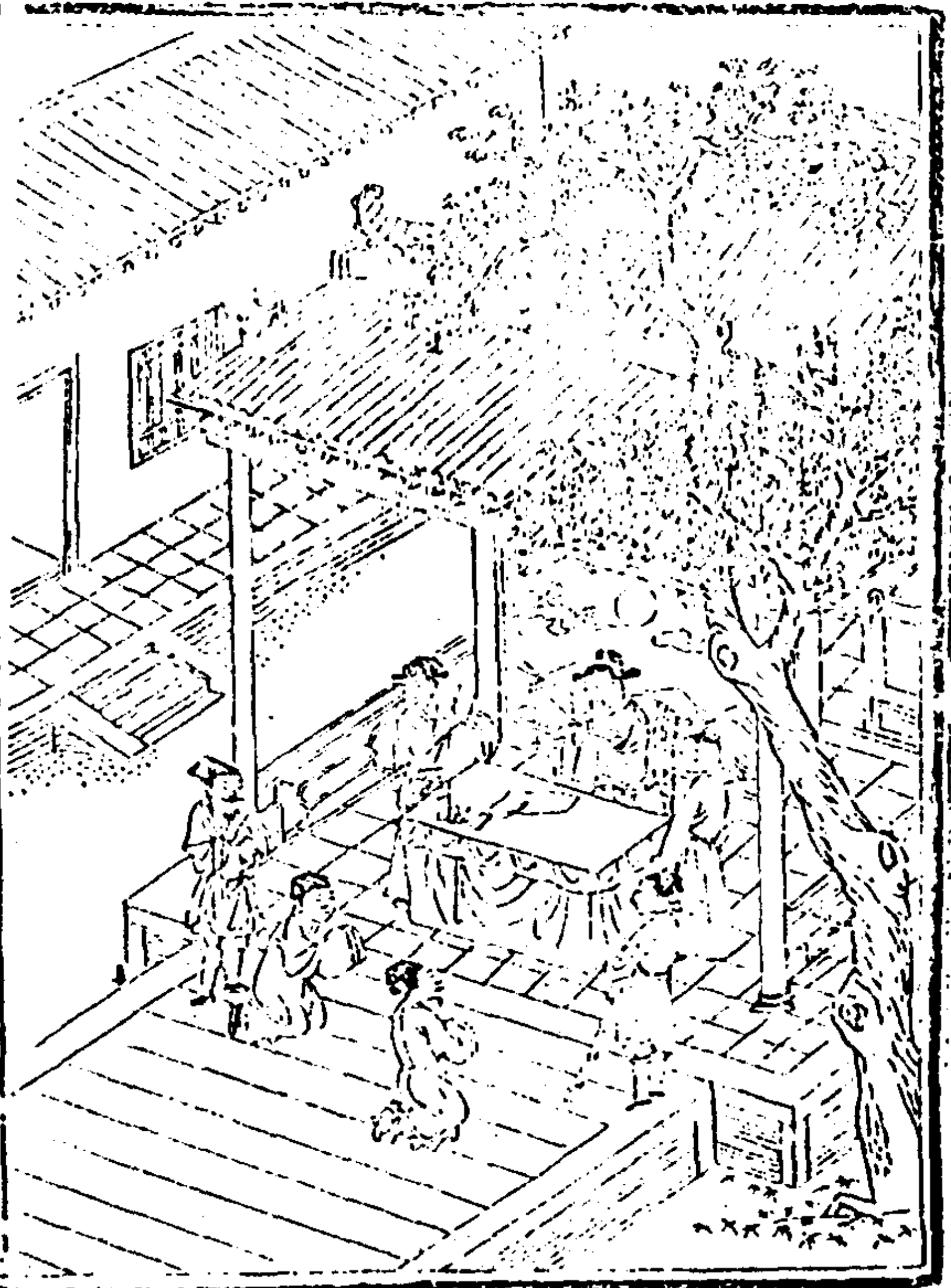
敬兄

〔箋註〕兄有同胞焉有嫡庶焉均之當敬耳同胞兄
與我一乳嫡庶兄與我一體如不敬是不知有父
母也堂從兄與我一本如不敬是不知有祖宗也
故必親之愛之我富也不忍令彼安於貧我貴也
不忍令彼安於賤我之兄女成雙也不忍令彼之
兒女怨與曠我之子孫讀書也不忍令彼之子孫
痴與愚如是則化行於家如姻相歡子姓和睦自
然合爨同居恩聯義洽矣至於財力豐裕者尤當
置義田義學使宗族之人咸有瞻給又從敬兄之
道推而廣之也 法昭輝師倡云同氣連枝本自
榮榮須言語莫傷情一則相見一則老能得幾時
為弟兄 又云兄弟同居恐便安莫因毫末起爭
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兄孫作樣看

陰陽文像註卷二

敬兄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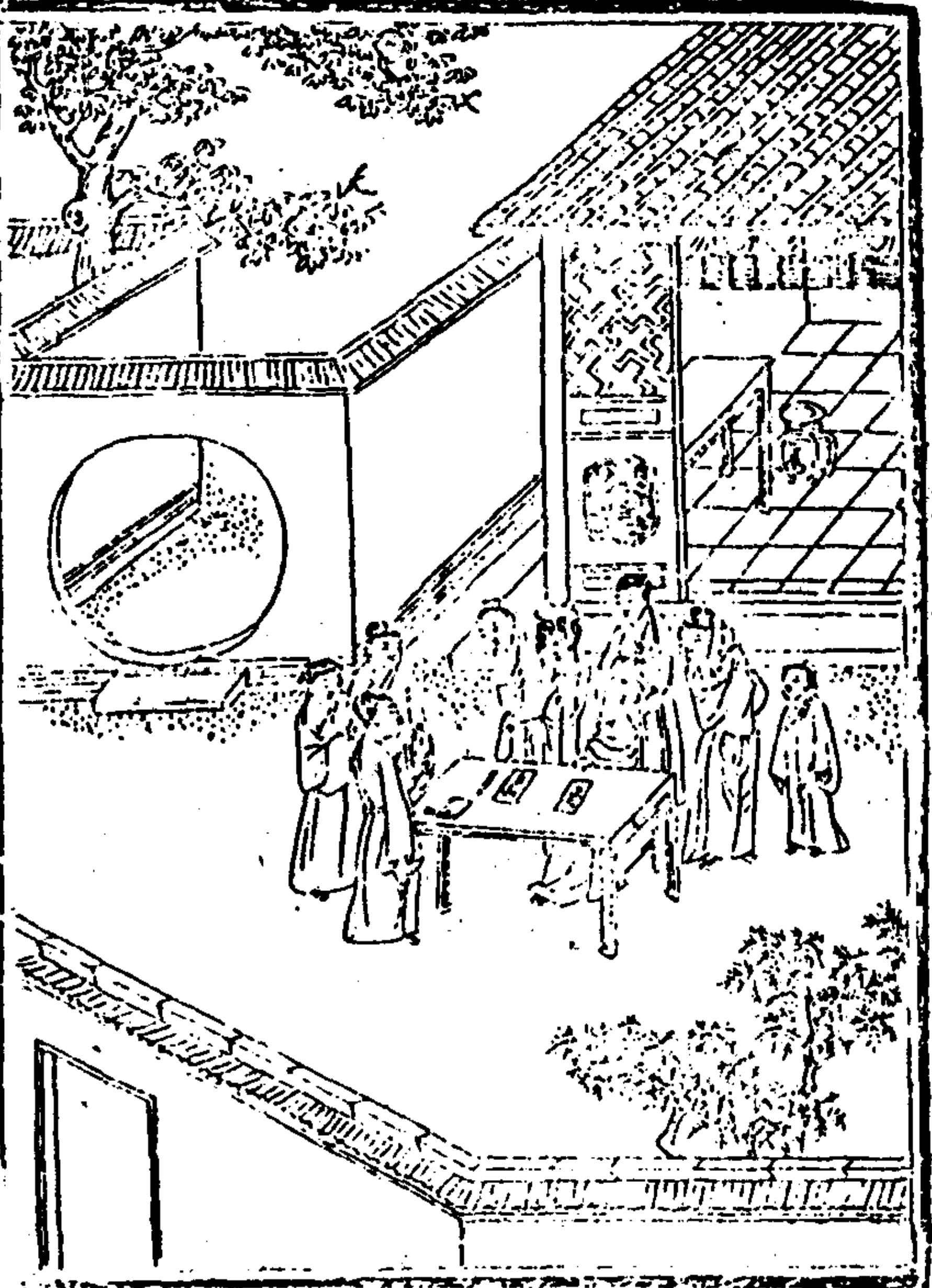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二

敬兄

元

何叔丘爲太守。有兄弟因析居相訟。何公察知爲內
讒。故以詩判之曰。只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
分。泣隨筆下。兄弟俱感悟。願終身不析居。郡人有厚
兄弟而多力挽其妻者。皆謂公德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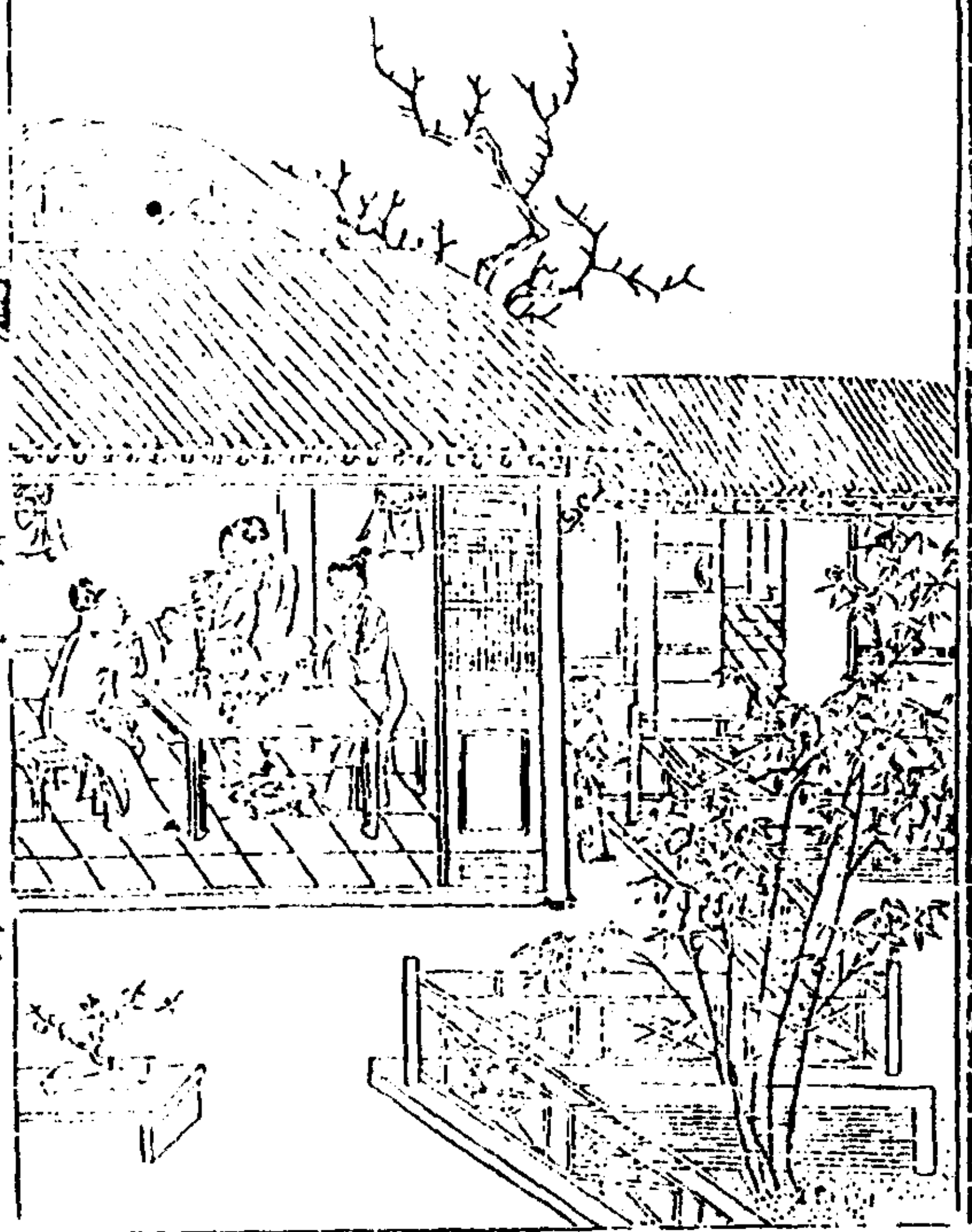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二

敬兄

元

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恩養之猶子。叔生七子。一旦
謂選曰。吾當與汝分產。產分爲二。汝得一。吾子得一。
選曰。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分爲八。叔固辭。選亦固
卻。遂作八分分之選。年十七。預薦於京。同館者二十
餘輩。有術士徧視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同輩笑斥
之。術士曰。文章非吾所知。但此少年。滿面有陰德氣。
必積善所致。故許之。及揭榜。士選獨登高第。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敬兄

主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二十年兄好逸遊不事生業
數譁不聽遂求分析分後五年兄產蕩然又負人債
初逃也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相飲曰同者原無分
析之心兄兄用度不節恐蕩盡同受饑寒不計已而
分耳今幸留我一半請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即
取分券焚之以領鑄倉庫悉付兄嫂並為代償其債
兄慚節儉成家是年霄父子登第

信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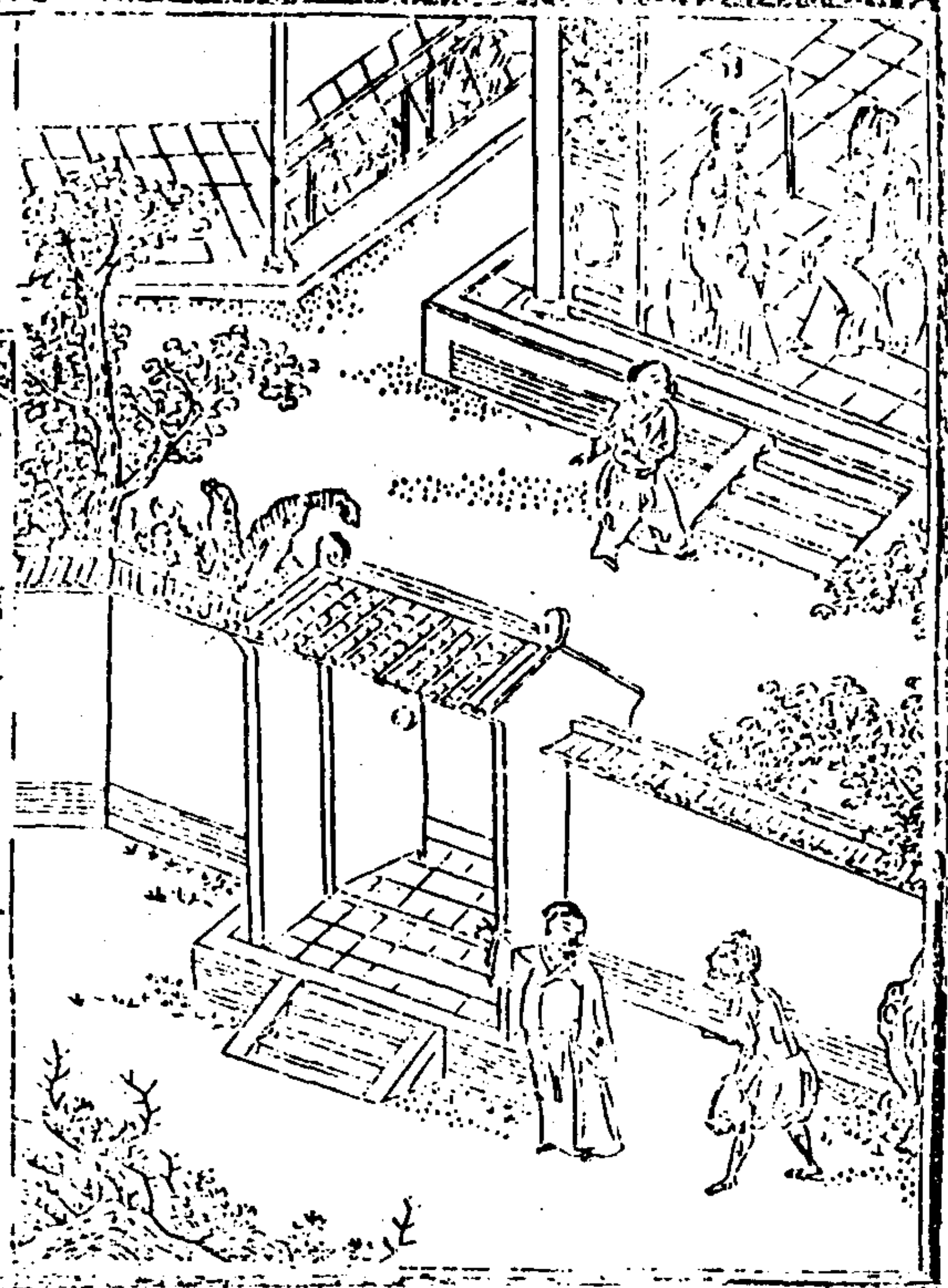
〔箋註〕友以義合不信則不義矣必有無相通緩急
相濟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如是則義也即信也
而貧賤之交惓惓不忘故人之子依依不捨千金
概贈貧時客百斛常輸舊日知如是則義之至即
信之至也 古詩云當年同調久無音幸履亨途
招且尋縱惹千求惟百諾稍薄情處我斷心 又
云友亡猶有老親存女未于歸男未婚從此許多
難了事我應承認復何言

陰陽文像註

卷二

信友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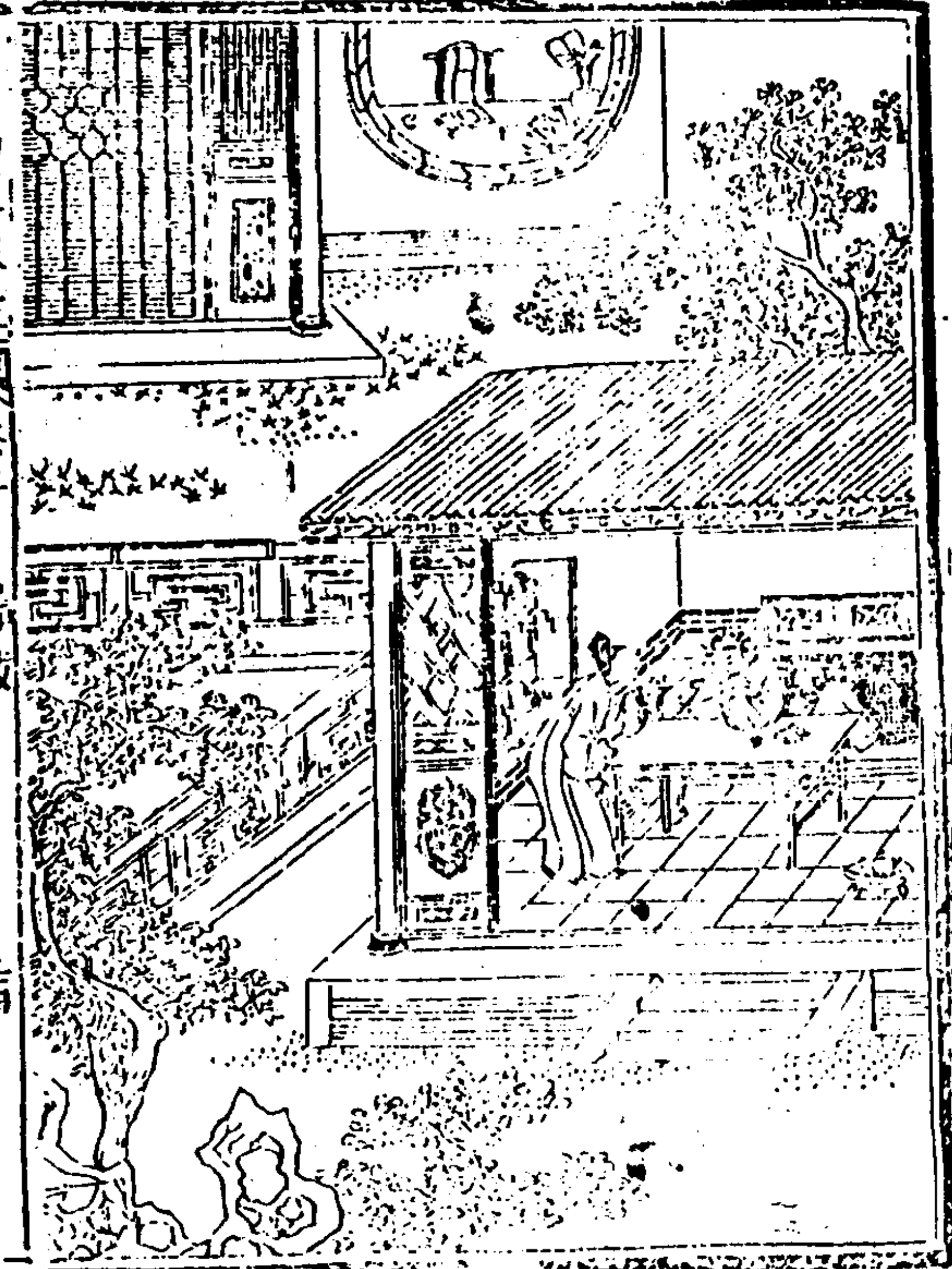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信友

三三

陸紹孟兄巧者於道。語夫人曰。其巧絕似吾少時友。令人詢姓名。果然。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至此耶。令浴更衣。與其飲食旬餘。及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器用。備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爲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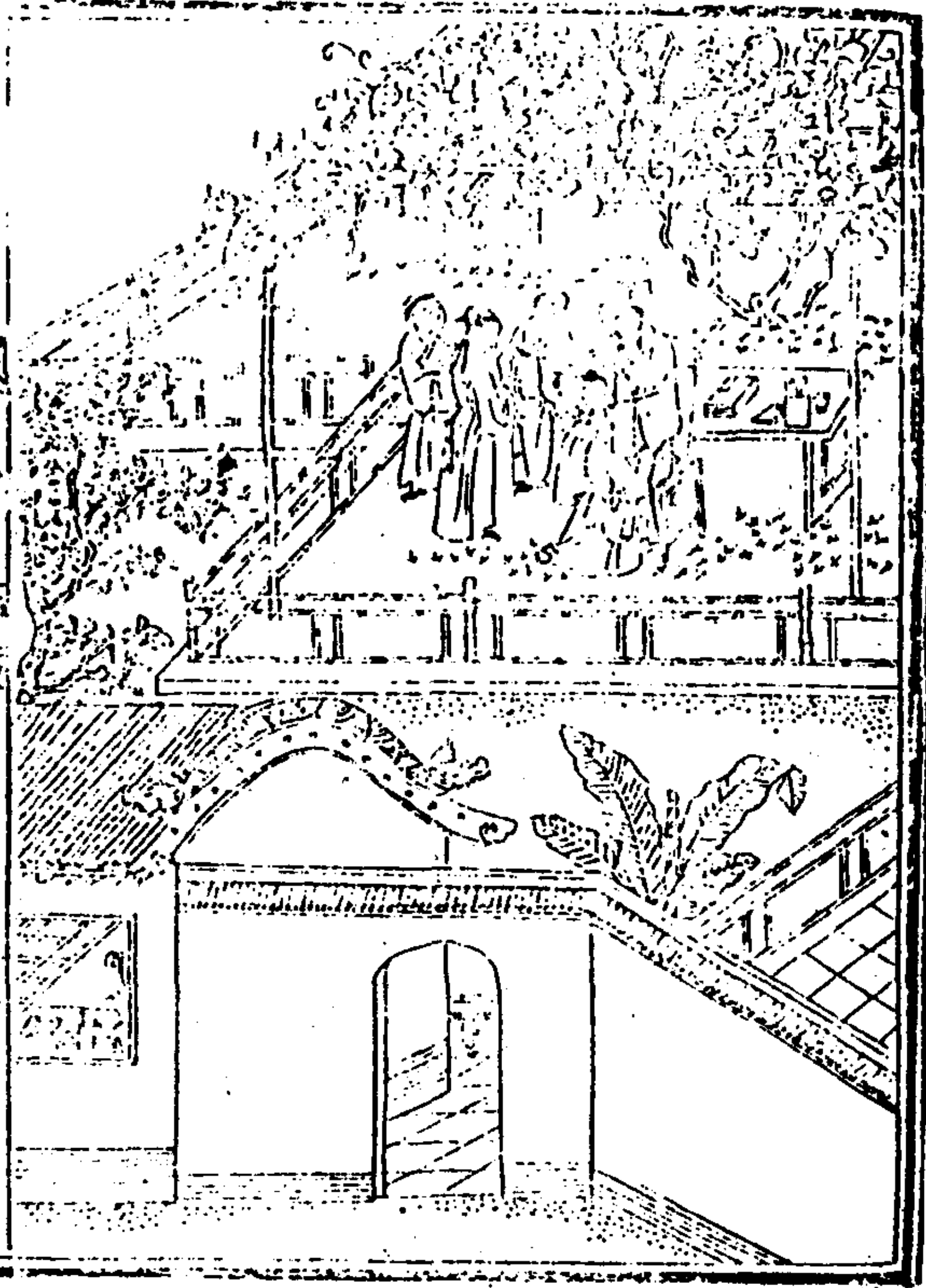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信友

三

吳獻臣在太學時。與羅玘相善。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爲煮粥。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次不倦。後玘病愈。與獻臣同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臣也。



陰陽文像註 卷二 信友 三

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元興蚤世。齋楮衰替。安仁既貴。屢以清俸濟之。又為訓其諸子。手寫經書。人各授以一帙。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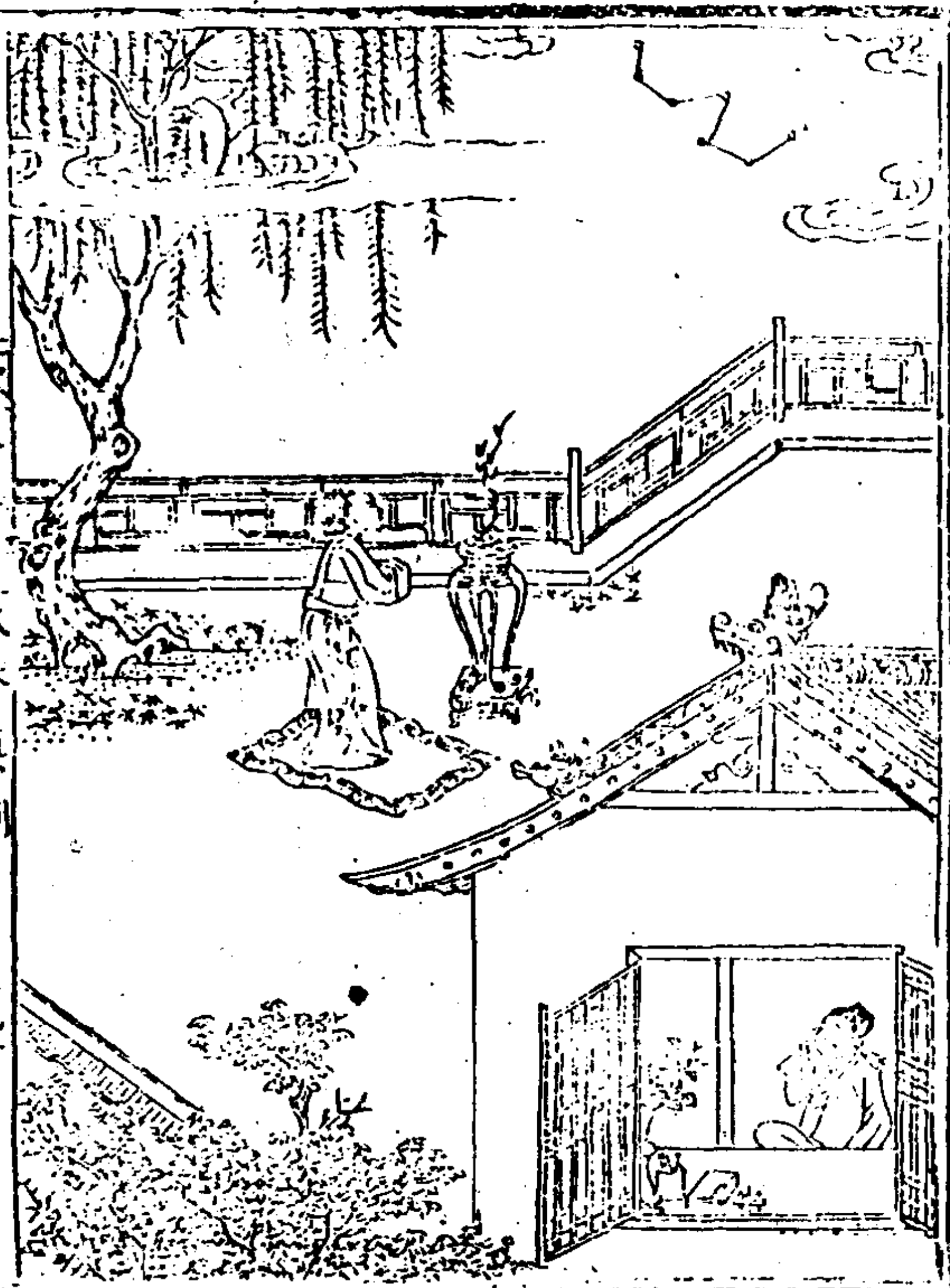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注

或奉真朝斗

箋註此斗真君察人之善惡。而注人之禍福者也。世人無知。對北溺焉。唾焉。涕焉。不敬孰甚。即以此知供之禮之。而心有未虔。體有未潔。亦與不敬等。惟崇奉如法。朝叩如期。久之則所求必應。不啻桴鼓之捷也夫。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或奉真朝 三

一三十四八一



陰陽文保註

卷二

或奉真朝

毛

杜珪爲武平令。忽病雙臂。妻吳氏。夜夜拜斗。祈告。齋沐。數日。遇方士。爲之療治。復明。忽不告而去。題壁云。吾紫府真人也。特爲吳夫人虔誠降此。



陰陽文保註

卷二

或奉真朝

天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火。凡三日。煨燼殆盡。中有小樓三楹。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迫。二婦窘怖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咒。斗經。頃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一麾。火光應時而散。七人者。忽不見。姑婦拜起。則四面絕無一棟矣。

或拜佛念經

纂註佛西方之聖人經典其所著耳以慈悲爲本
一仁人憂時憫世之心也以懺悔爲由一君子遷
善改過之意也世人焚香瞻禮盥手誦誦則萬感
俱空百慮俱息猶得以凡品目之也哉

陰騭文像註

卷二

或拜佛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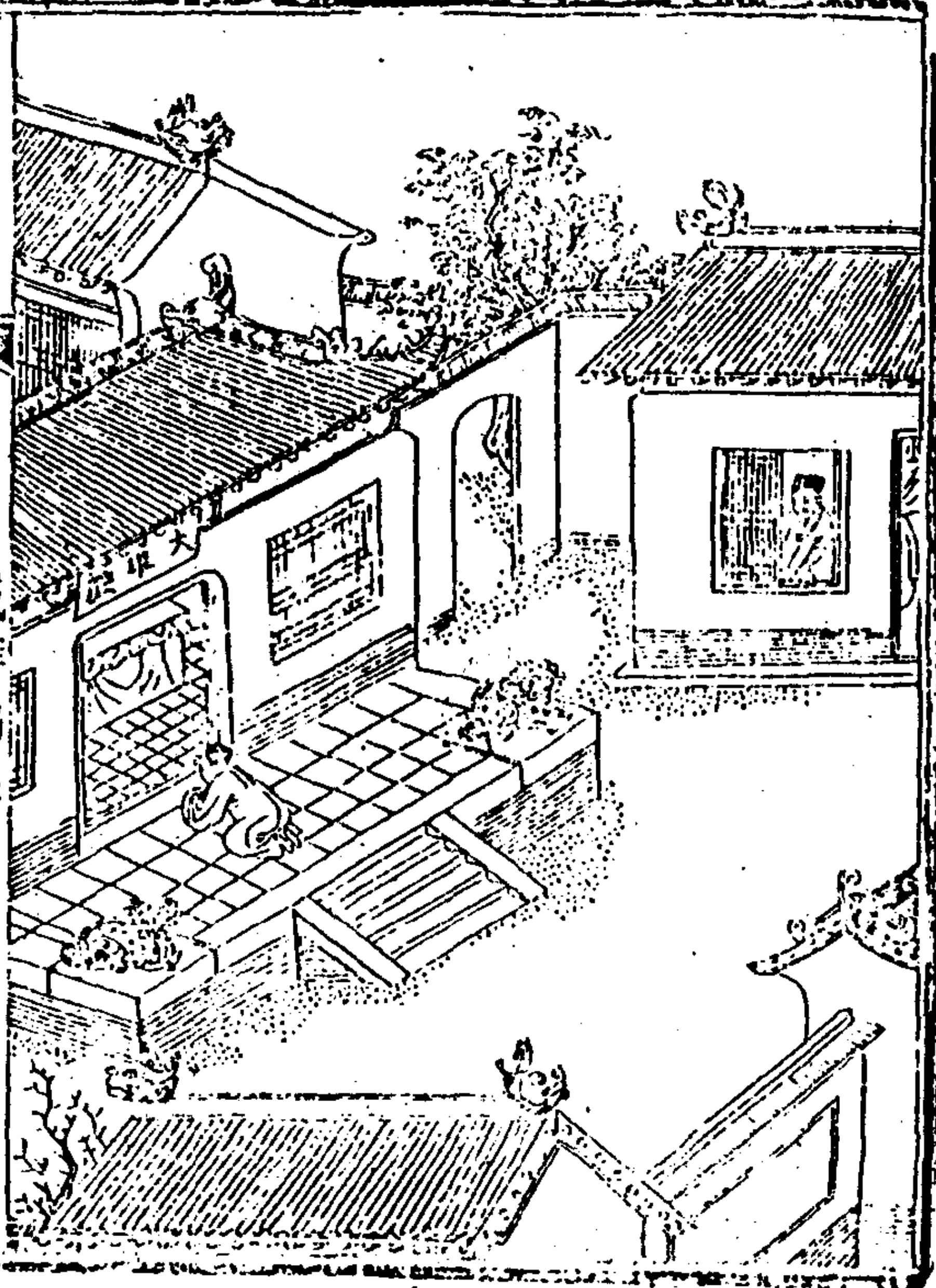
三

陰騭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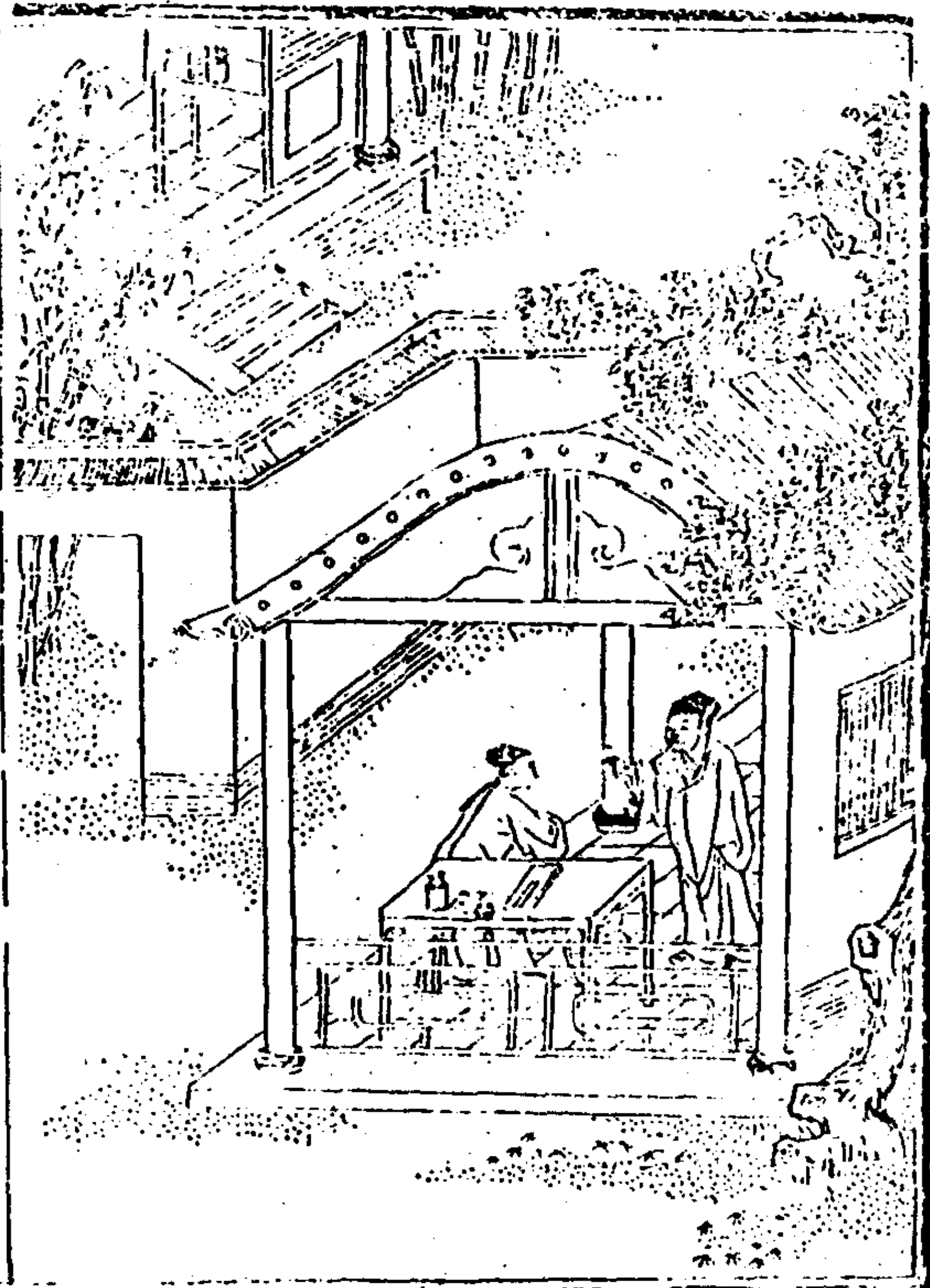
卷二

或拜佛念

三



吳敬大同府庠生與友人高迥同讀書山寺內敬每
清晨卽赴佛殿叩拜迥窺之曰吾輩讀聖賢書何庸
拜此胡僧爲且向同會人言曰吳兄好佞佛非儒者
行也敬聞之詰迥曰吾非佞佛汝直謗佛耳從來刻
薄口多受貧夭之報汝不崇奉則已何苦阻人信心
乎迥笑而不答後迥窮難度日流落他鄉死旅店中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或拜佛念

三

崔立本奉天府庠生母有血症每舉祭百藥罔效因
齋戒寫法華經以祈母壽其業師責之曰我不意子
從孔子之教而亦知有經也本曰弟子爲母寫經非
求富貴利達先生何忍諷責耶其業師悚然改容曰
吾失言矣本虔心寫經二部母病旋愈同學人間之
方信佛經之未可詆焉

報答四恩

箋註四恩者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皇王之水
土父母之養育此何等恩而不思所以報答耶然
人不思報答者由其施之至均則視之至淡也不
知四恩最大報答最難但能仰酬於萬一即可無
愧於聖賢如使悠悠忽忽日受而莫知感也此之
謂失其本心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
謝地謝三光所求虔虔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
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定千
戈息我總貧來也不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報答四恩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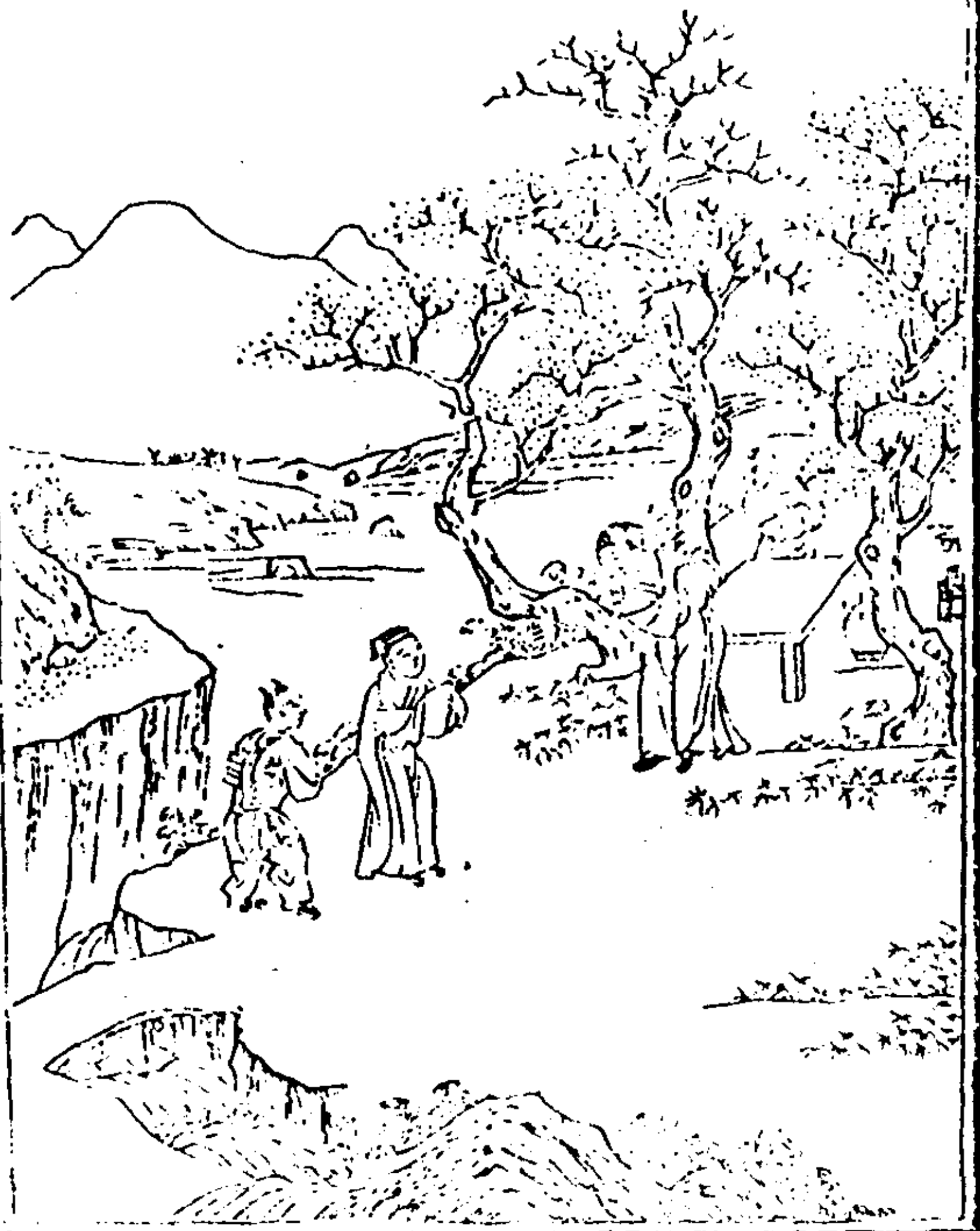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報答四恩 三

晉陵大旱。郡守魯公。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辰有一老人。扶傘進西城門。過之以禱必應。其異處只在傘耳。昧旦遣人伺之。果得。公延以隆禮。懇其祈禱。老者悚懼辭謝。公告以夢。老者不得已赴壇。焚香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四圍積薪以俟。至三日。天忽大雨。傾刻水深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者。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所挾一傘。過路出便溺。張以護身。使不穢觸三光耳。公厚贈之。不受而去。

廣行三教

箋註三教。即儒釋道也。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失其真。各立一門。互相非謗。業儒者多詆釋道。信釋道者多輕儒。不知儒未可輕也。輔世長民。皆從儒教中來。使天下人。皆棄儒而歸釋道也。則百年以後。無人類矣。至於詆釋道者。多惡其弟子作業。不守法耳。然彼為釋道之罪人。而儒者蕩檢踰閑。獨非聖門之罪人歟。知此正宜自省。奈何其詆之也。推廣行之。遇儒而生欽敬。遇釋道而加護持。其斯為三教之功臣矣乎。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廣行三教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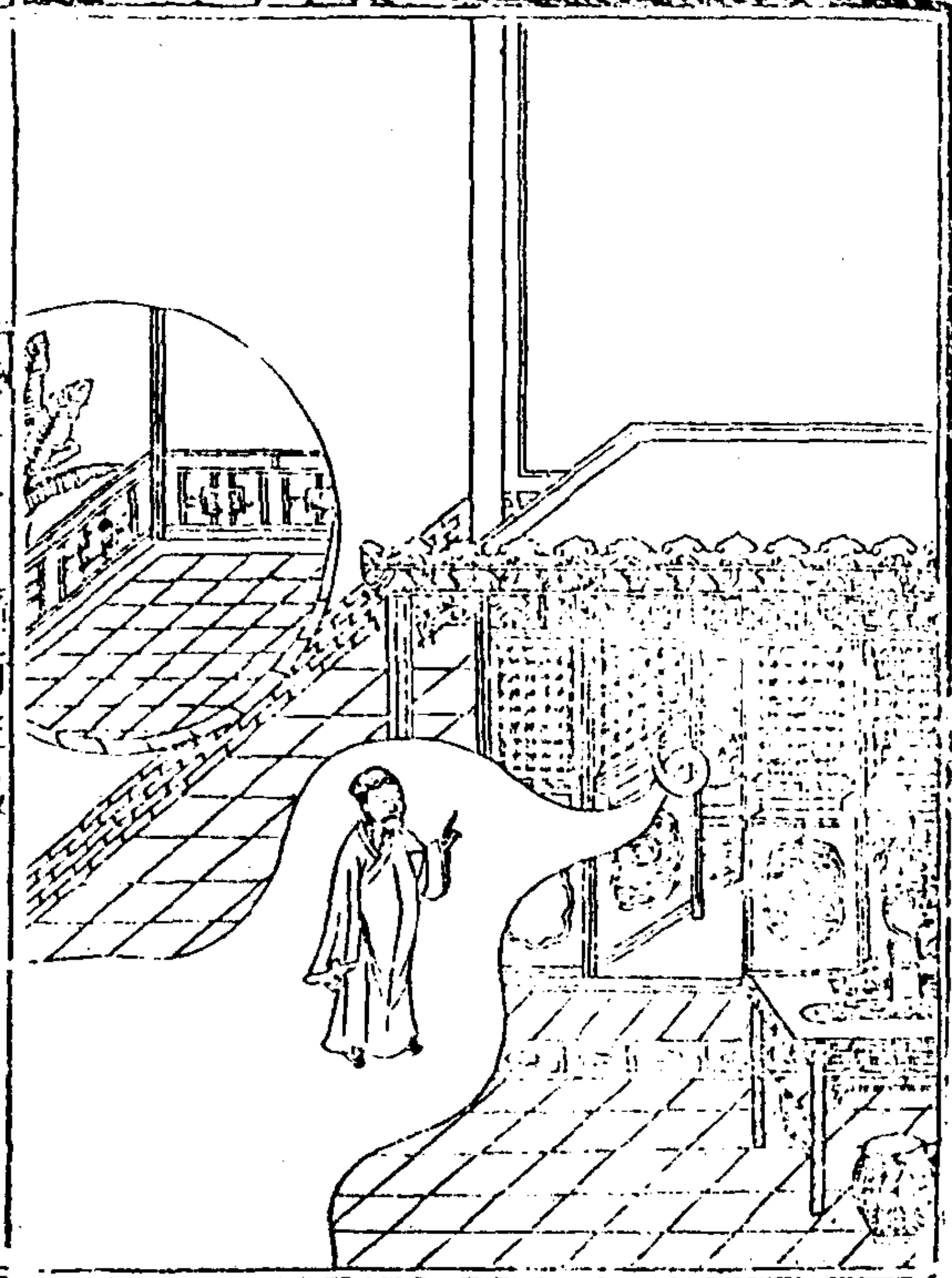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二

廟行三教

三

李慈保定人富甲一郡。每見讀書人。肅然起敬。百凡
周旋。曰。士居四民之首。乃聖賢之徒。廟廟之器也。吾
使擁厚資。未嘗學問。何敢漫視耶。但願後人。天賜智
慧。世有讀書之緣。願斯足矣。後二子蜚聲學序。三孫
登第。累世為宦族矣。



陰陽文像註卷二

廟行三教

三

羅崇義奉天舉子。會試不中。一夕夢其父曰。我在陽
世。凡釋道家。化緣簿者。我盡心代作。警醒不知有幾。
因此註爾聯捷。今爾不敬二氏。任意詆毀。罰會試三
科不中。庚義醒後。極力懺悔。閱三年。竟成進士。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望註濟急可稍緩哉如或取已之便任已之性不肯上緊周張立時發付以致誤人之事罪與害人等彼涸轍之魚命在頃刻急者之家亦猶是耳必也廣濟之隨與之朝不待夕暮不待旦則實實能濟急者即一事亦足感動太蒼矣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濟急如濟

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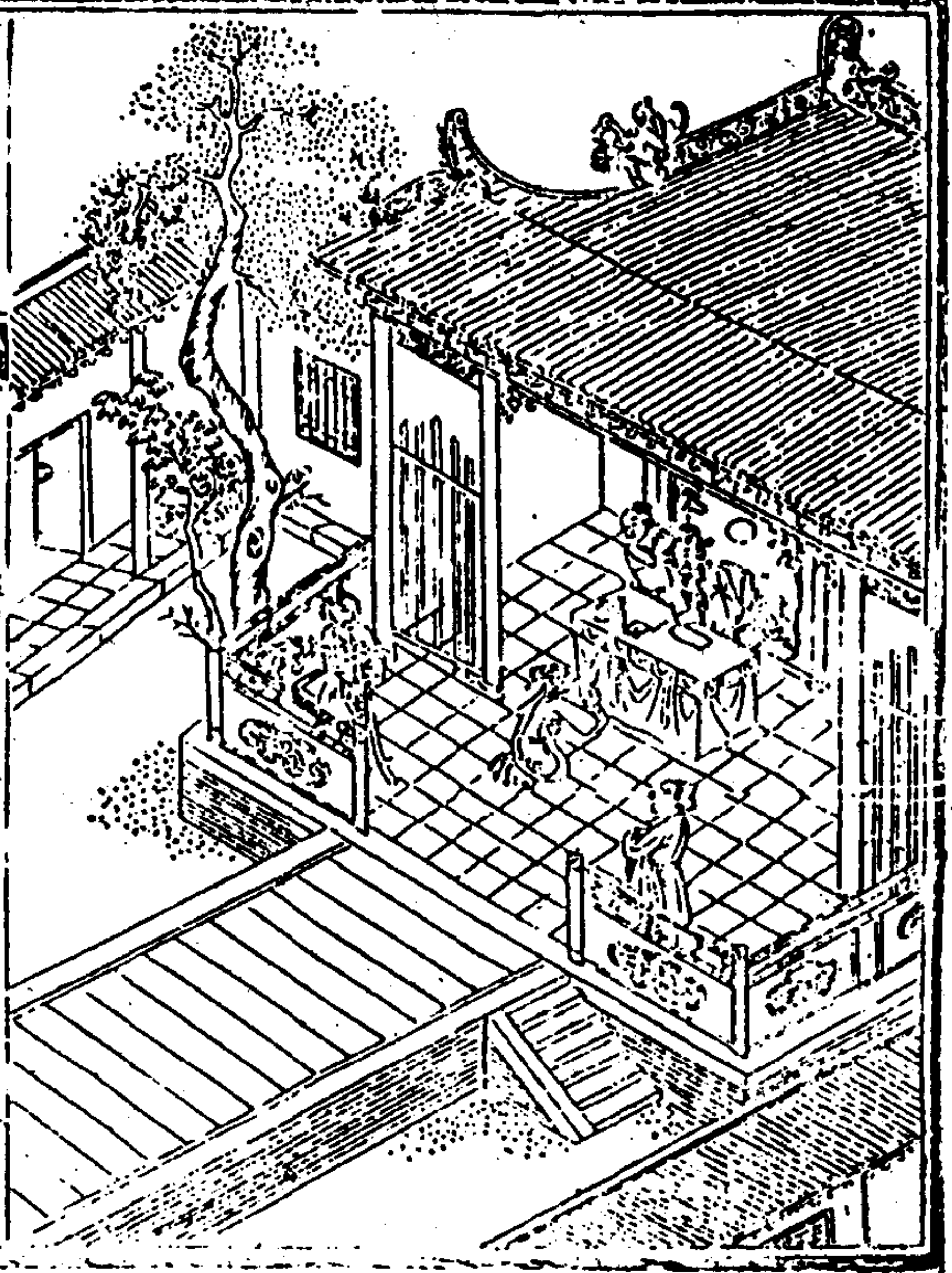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濟急如濟

美

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世以濟度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誦其恩。逮少師父生。家業漸裕。一道者語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顯貴。宜葬貴地。遂依所指定穴。即今日鬼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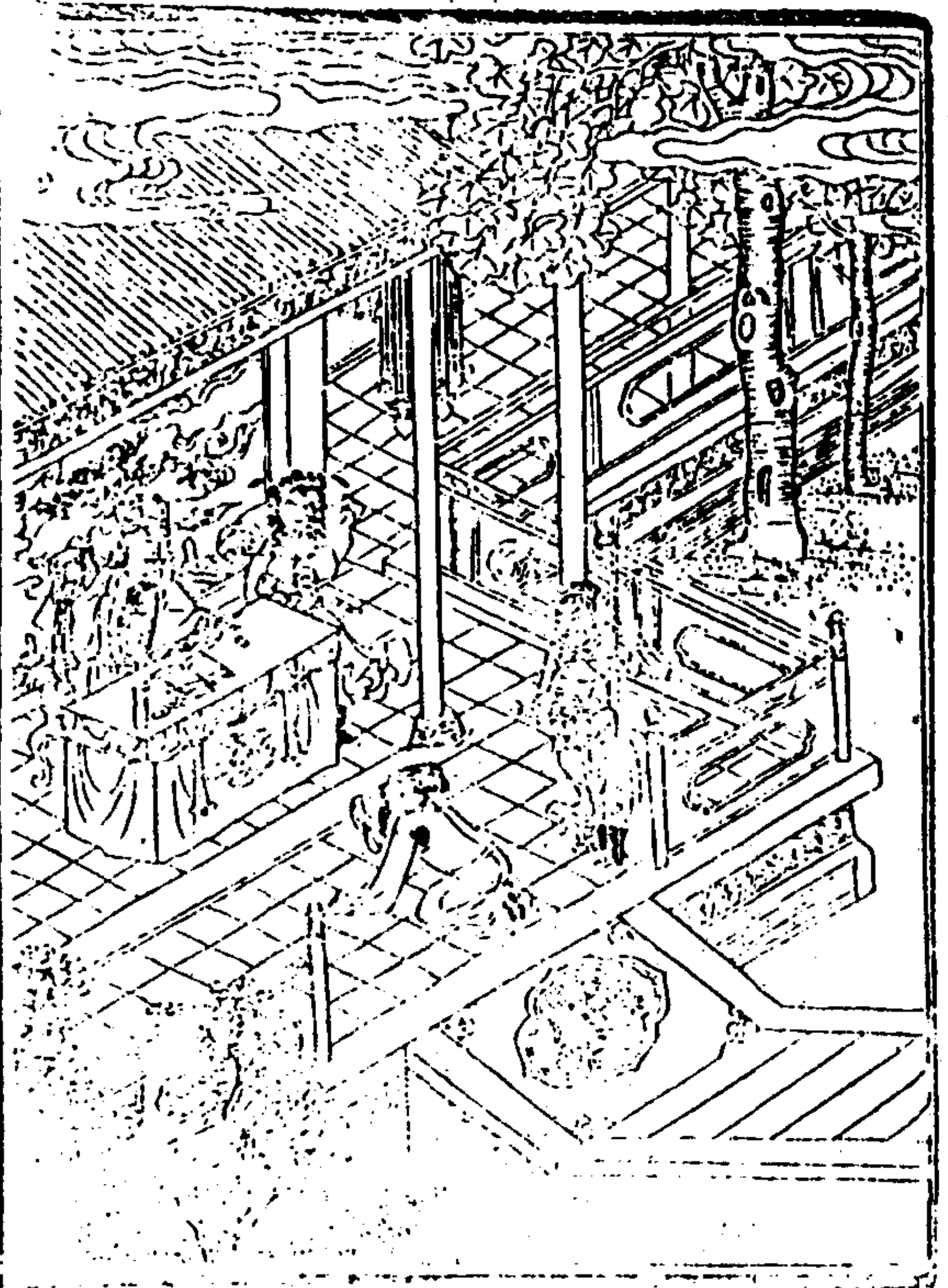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濟急如濟

三

第五訪。遷長沙太守。歲饑。公乃開倉賑給。以救其饑。
吏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言。須報命。是棄民也。太守
樂以一身救百姓。遂發粟賑濟。一郡保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濟急如濟

四

趙君伯。為中書捉控。夜夢兩人與主一。虞主者牛殿
上。問曰。河南大饑。汝何為遲交書七日。候死無數人。
君伯曰。某係捉控。稽遲是該吏主者命。追吏君伯。
使人詢吏。夜已暴死。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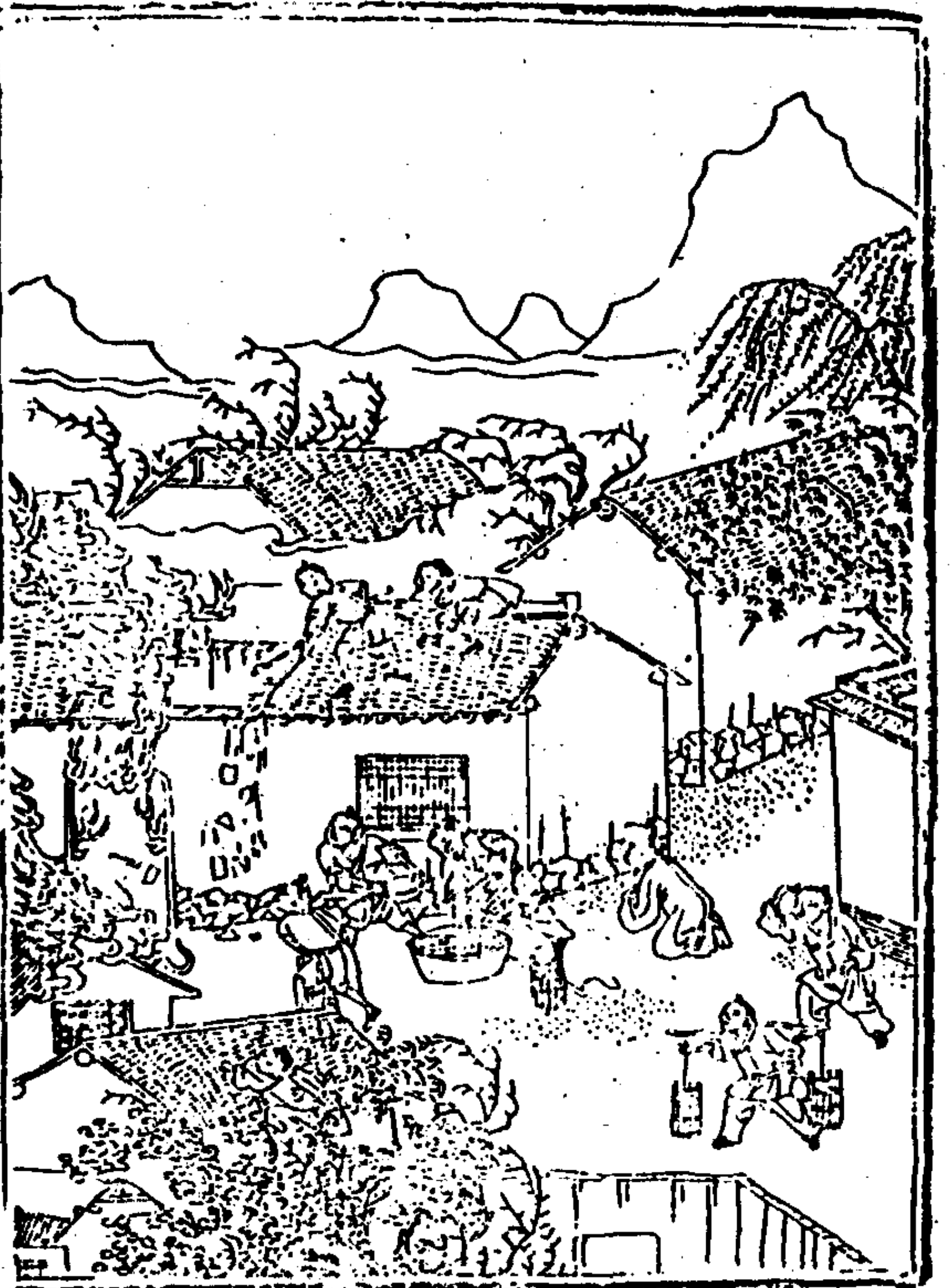
箋註雀入密羅欲出回萬難矣。而危者與之無異。不速救之祇有死無生耳。必不惜心力。不顧銀錢。不避禍害。如援溺然。如撲火然。如解倒懸然。俾危者脫出苦海。如雀之騰翅而飛矣。然此等事。望於常人者。淺望於權位者。深。有權位者。更宜刻刻留心。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救危如救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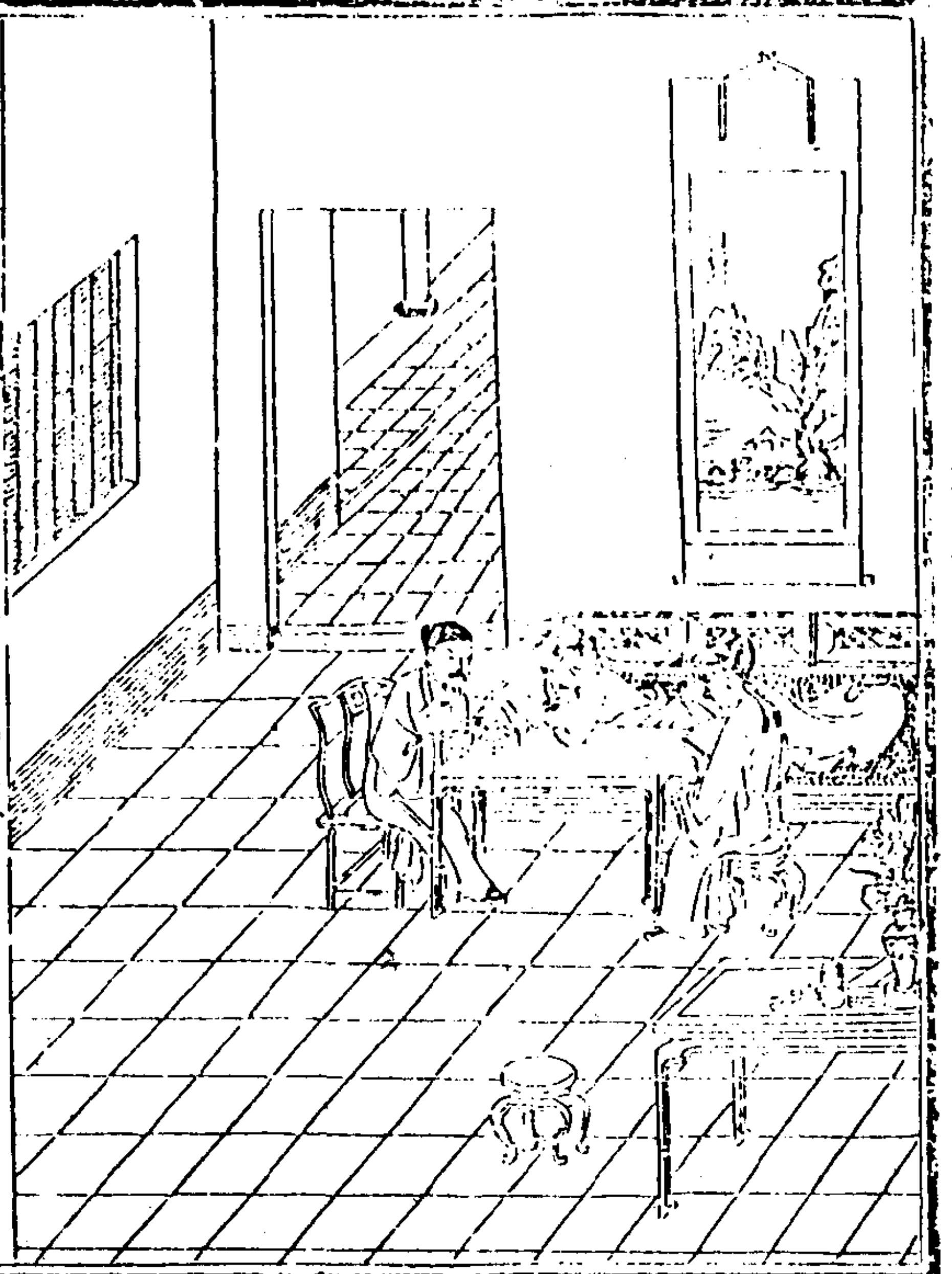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救危如救

聖

吳楓山嘗遊於江。見舟覆人溺。急捨千金覓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興偶被火。延燒數十家。風急火猛。急出金覓人。多方救滅。且叩禱。及風火旋止。夢一神曰。汝真心救火。故有此應。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後果然。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救危如救

聖

史表。潮州府人。家貲數千金。嘗語其岳父曰。富者天所賜。吾欲行善。以答天。從何處作起。其岳父曰。莫若濟困扶危。表曰。僧道兩門。建廟宇。修佛像。吾欲向此。輸助。其岳父曰。此固當行。但僧道家。人尙肯施捨。獨有顛危無告者。能救其苦。功尤倍。表曰。善。一日有友人染弱症。吐血危甚。表往視疾。醫家言藥內。用人參一兩。陸續服至二斤。病可痊。若無人參。必死。表聞之。卽刻買人參二斤。送友以供其用。約費銀二百兩。友人病痊。泣謝。表曰。吾止費二百金。活人一命。聊借此以答天耳。敢受謝歟。後表享壽八旬。二子俱貴。

矜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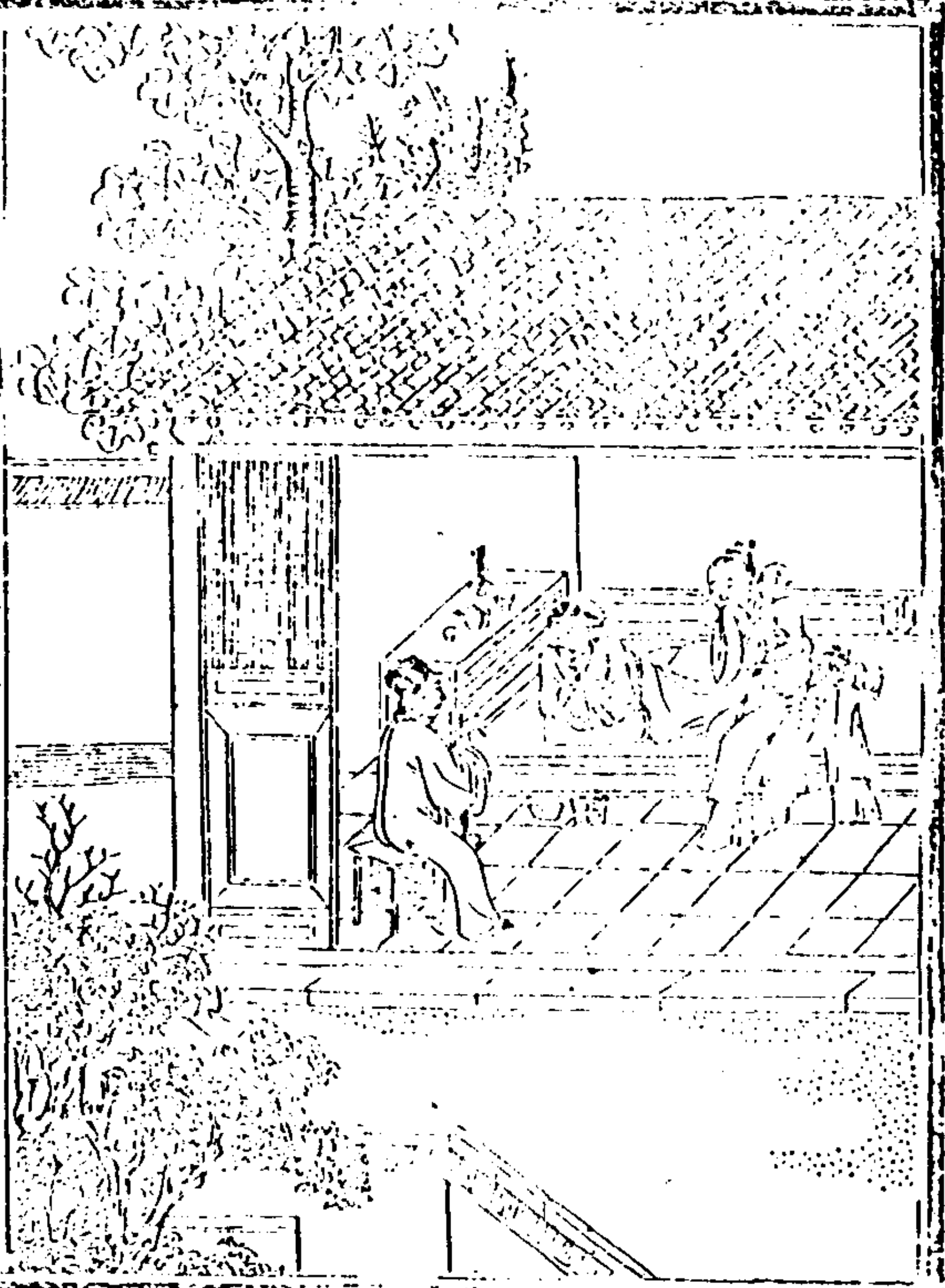
箋註。幼而無父。目孤。兩間之缺陷。惟此最甚。不哀而矜之。與豺狼何異耶。然矜非口頭嘆息已也。或矜其窮而周濟焉。矜其弱而保護焉。矜其無倚。無靠。而代謀其身家。陰計其久遠焉。及其成立。不惟伊身歌贊父之恩。而其祖若父。亦沾感於九泉。叩帝闕而福我矣。

陰陽文像註

卷二

矜孤

聖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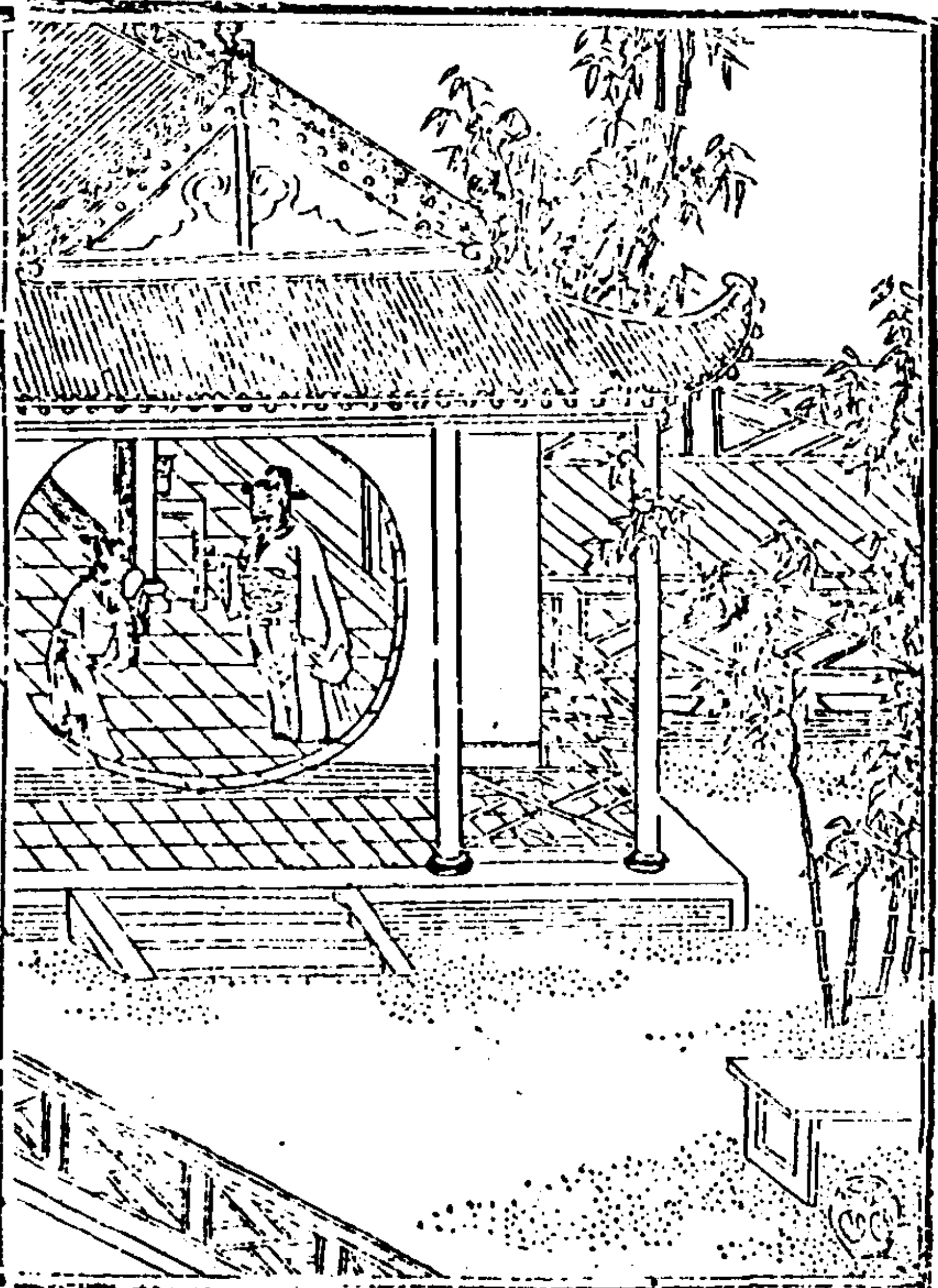
卷二

弄孤

四

趙化林與同會友劉景相善。一日景病危。延林至臥榻。泣曰。我妻年少。聽其改嫁。但子三歲。女十歲。今託與兄照管。林曰。吾舌耕不能自顧。恐負所託。如同會中某某家俱富。何不託彼。景曰。富漢不知窮漢苦。肯為人存孤耶。惟窮人多仗義。故相託耳。林嘆曰。為此等事。在富家人原少。吾實窮。勉為之而已。後景死。林以嫂事其妻。勸其守節。將所得束修。頻頻幫助。擇一佳婿。嫁其女。又盡心教其子。未冠入泮焉。一夕夢文昌帝君曰。汝為友存孤。可謂至難。世人難得者科名。今錫汝子矣。後林三年十八。鄉會聯捷。

陰陽文像註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弄孤

四

鍾離瑾。宰德化縣。將以女嫁隣縣令許公。諭吏胥買婢隨嫁。胥與老嫗引一女來買之。一日瑾視事歸。遇女屏間掩涕。問之。女曰。某父亦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無親可依。育於胥家數年矣。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明府視事。憶念先人。不覺悲耳。公急呼嫗訊之。果然。大為憫惻。識家人為服飾。以書子許公。求緩婚期。將撤已女粧奩。先嫁此女。許公亦惻然。書曰。君侯能抑已女。而拔人之孤子。有季子。願以為配。遂同女俱歸許。瑾妻一妹衣丈夫。拜曰。不圖賤息。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公。十任守土官。後

一一四九一

理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仕於朝。而許令官至太守。子孫亦多顯宦。

陰陽交像註

卷二

吟風

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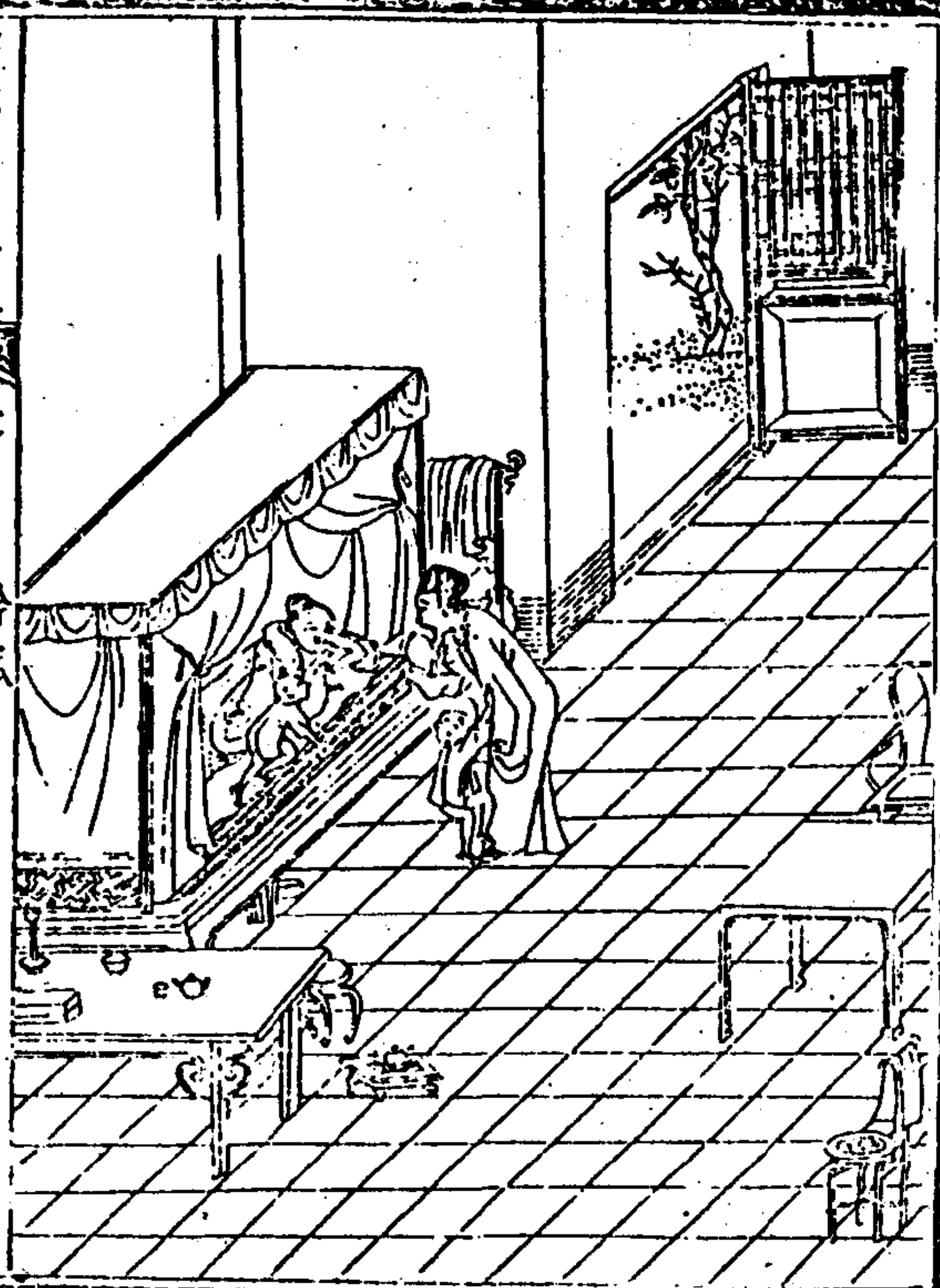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註

卷二

吟風

哭

子信妻呂氏病危。泣謂信曰。吾遺子四歲女。二歲今為無母之兒矣。汝再娶。須苦勸之。勿令戕我兩塊肉。信曰。吾素有血性。如戕爾所生肉。吾即與之拚命。後娶金氏。甫一載。將呂氏所遺子女。多方陷害。暗地折磨親族。盡不平。而信弗覺也。一夕。夢呂氏責之曰。汝忘前言。任後妻戕我子女。活不如死矣。昨臘月。皂君奏於上帝。促金氏壽。罰爾為殘疾之人。信醒後。証金氏四母家。細問子女苦楚。大痛。旋兩腿麻木。不能動履。金氏尋以血崩而死。



恤寡

家計婦人守寡人。間第一苦事也。天道雖慈。獨此為遺憾矣。世有一種口業人。見人守寡。則曰彼有兒女。卒連不得不守。或曰彼家道豐足。守寡不足為奇。嗟嗟。守寡總非容易。無兒女固難。有兒女而撫養成人。其難更有倍焉者。不豐足固難。即豐足而飽煖生閒事。其難更有甚焉者。朝廷恩賜節婦之坊。正為此耳。論者謂節婦不事二夫。與忠臣不事二君等。不知節婦尤苦於忠臣也。在忠臣殺身成仁。隱忍於一時。而節婦飲冰茹葉。靡障於終身。此其大義凜然。可泣可歌。為何如者。而漫不加恤耶。然必如之何。則可。曰長者視為母行。幼者視為姊妹。周濟之。保護之。曲成其美而已。故曰恤焉。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恤寡

哭

呂祖詩曰

勸人莫視寡。偷醜何為者。邪念有神喚。罪緣空自惹。一勸人莫笑寡。譏訕良心捨。天網總然疎。此條難漏下。二勸人莫誣寡。枉口舌當局。折損一時亡。再生為乞兒。三勸人莫逼寡。欺負雷應打。這魂受輪迴。永變牛與馬。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恤寡

哭

王克明兗州府例監族大戶繁。不幸而有寡居者。明郎悲泣。聚族人告之曰。某婦今失天矣。守節聽其自。然而日用飲食。須為之計。久遠各捐貲。奏成總數。代謀利息。按月送不缺。又年節間。勸子弟輩。先往拜叩之。曰。禮周情洽。所以慰其苦。而堅其念也。緣此伊族寡居數家。率從一而終。子鄉試。隣人夢城隍。親送華扁至伊門。題恤寡首錄。榜發果中解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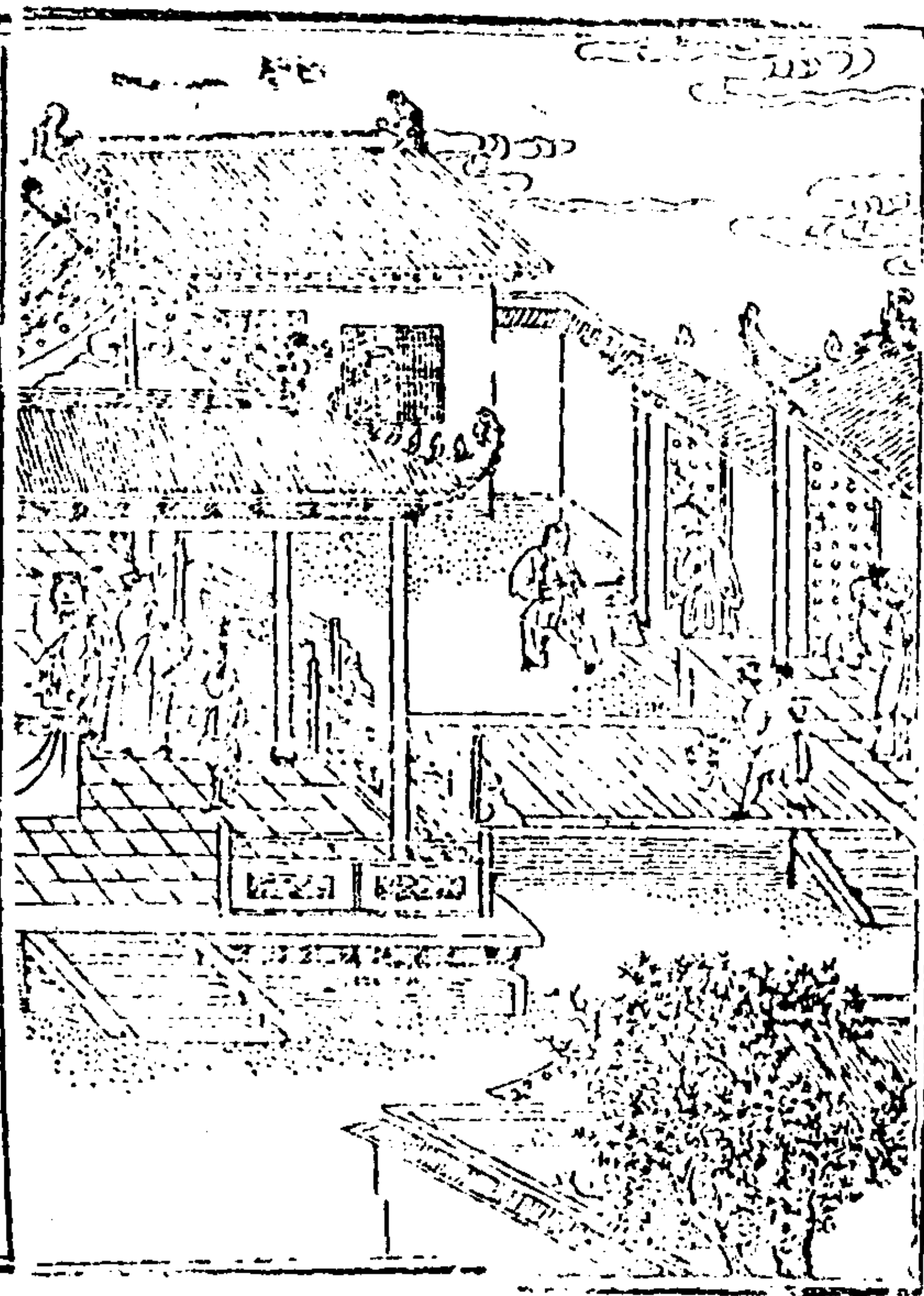
臨江文像註

卷二

楊鐵崖

至

臨江王氏爲亂兵所掠行至青楓嶺嚙指血題詩崖壁沉淵而死里人立廟其上楊鐵崖過之題詩云介馬號號百里程青楓嶺上血書成祇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鐵崖無子妾一婦人謂日子題王節婦詩處心刻薄故天絕汝後鐵崖大悔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亦若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夢婦來謝曰汝既悔過必有子矣未幾果舉一子



臨江文像註

卷二

楊鐵崖

至

萬曆間江陰修縣志一廩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有其名而不載事跡遂削之城隍廟道士夜見二燈導二婦一從正門入一從東角門入城隍降迎升階二婦訴云我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氏行表章之反并氏名削去神曰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籍遂送二婦出蓋二婦一從子爵受封一則民間婦也生聞之斥爲妄語自此精神恍惚不久病卒

敬老

箋註壽居五福之首。非令德實足以動天。未易享此。云胡不敬。古賢王有養老之仁。大聖人有老安之願。能敬之則不悖王道。不違聖教矣。獲報豈淺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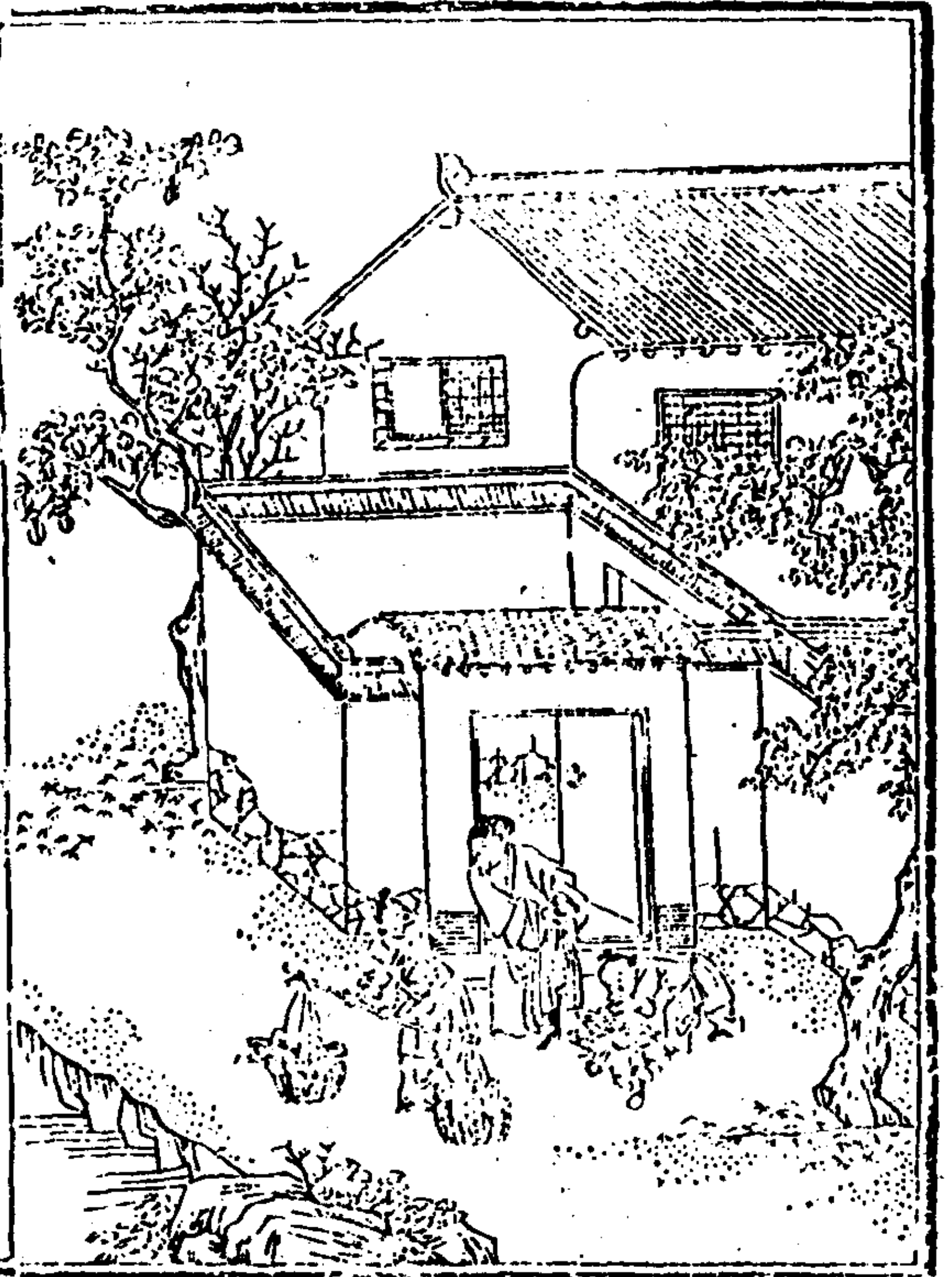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敬老

詩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敬老

詩

黃煥實城人。年四十無子。見老人則起敬。老者賣菜蔬貨物。必多償其值。悅其意。僱匠役。覓短工。內有老者。不嫌其賤。時令歇息。至親友間。有高堂白髮。則凡事儘讓。曰。彼有老父老母也。其僕向人言曰。吾主人素性惜老。煥聞而戒之曰。惜之一字。何忍出口。直云敬耳。後年至五旬。生一子。享年八十而卒。

一一四九五

憐貧

貧而無財。苦狀萬萬矣。何忍弗憐。然憐豈呼
爾。爾之謂歟。憐宜有怨意。禮缺勿論也。憐宜有
愛意。類貸勿厭也。憐宜有敬意。每見不狎也。憐宜
有畏意。雖犯不較也。不憐於口。而憐於心。陰施其
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
善行。陰陽之君子也。易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其
若人之謂乎。

許真君警富歌

富兒多財。性多拗。避人只恐尋伊要。貧者將苦奔

陰陽交像註

卷二

憐貧

垂

相告耳。若不聞心。若跳。但想我有我安樂。與之無
益。空花鉢。且引諸貧盡欲做。未若竟不問端奴。况
有黃金藏。在窖。又有明珠光。四照。勢不求人不望
報。留與兒孫仍炫耀。此想自矜能得寶。不知太吝
天發躁。天心一躁。一冷笑。怒而難息。殃難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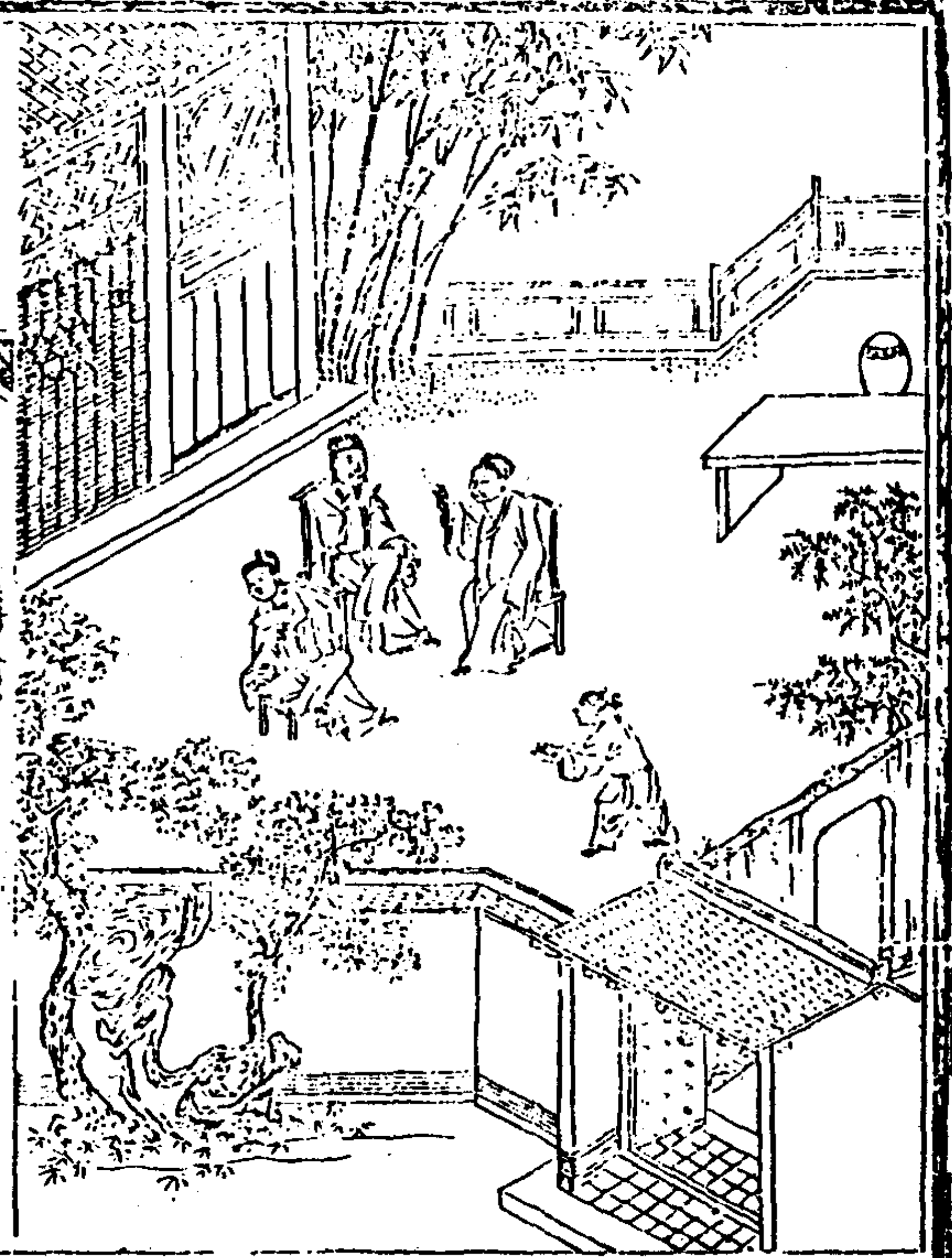
陰陽交像註

卷二

憐貧

垂

嘉靖陸待菴。自幸家豐。恐犯造物之忌。每於貧人。留
心提攜。使有營運。遇寒士。色益恭。借端愧贈。不令其
感。見乞丐。必有所與。不肯空過。稱之曰。窮朋友。元旦
忽有人書其門曰。半生憐赤手。三代賜黃封。後子貴
果封三世。



陰陽文像註卷二

精貧

五

崇禎劉克謙武昌人與弟克敏克寬伯叔兄弟各分肥田十頃房貲在外克謙滿心知足好周旋貧乏貧而難過者扶持之貧而力學者曲成之每以此為樂嘗語其二弟曰吾輩稍豐厚不於此處看破恐得罪於神明也二弟不聽克敏滿心刻薄怪吝不堪貧人來避而不見偶見之先述自己無限艱苦令其不便開口每以此為巧嘗語兄曰我不欠彼分文彼亦不必想我也克寬則滿心豪放暴殄不惜對貧人體貌踈慢向伊遷就者許亦不與總與之有無限矜色每以此為快嘗語其兄曰貧者多無厭我不受其騙也

三人性情互異。初中先達數人。私相論曰。天道十年一大變。看其弟兄獲報何如。逮十年後。克敏二子。嫁賭。將家業花淨。敏氣死。克寬遭天火。又為人命誣。反身死獄中。無嗣。克謙家道倍興。子中進士。然後共嘆天道之不爽云。

陰陽文像註卷二

精貧

五

措衣食周道路之憊寒

義註憊寒而流離道路。幾幾乎與鬼為隣矣。忍心者不視焉。泛常即片為應得。莫肯憐而周之。惟仁者之人。平日謹吃儉用。措辦衣食。遇此等人於道路。周之以緩其死。所謂費不在多。應急如實。善不待大。惟誠動天。此類是耳。古詩云。忽聞貧子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華競食飲。貪木許暫停杯。讀之足令人猛省。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措衣食周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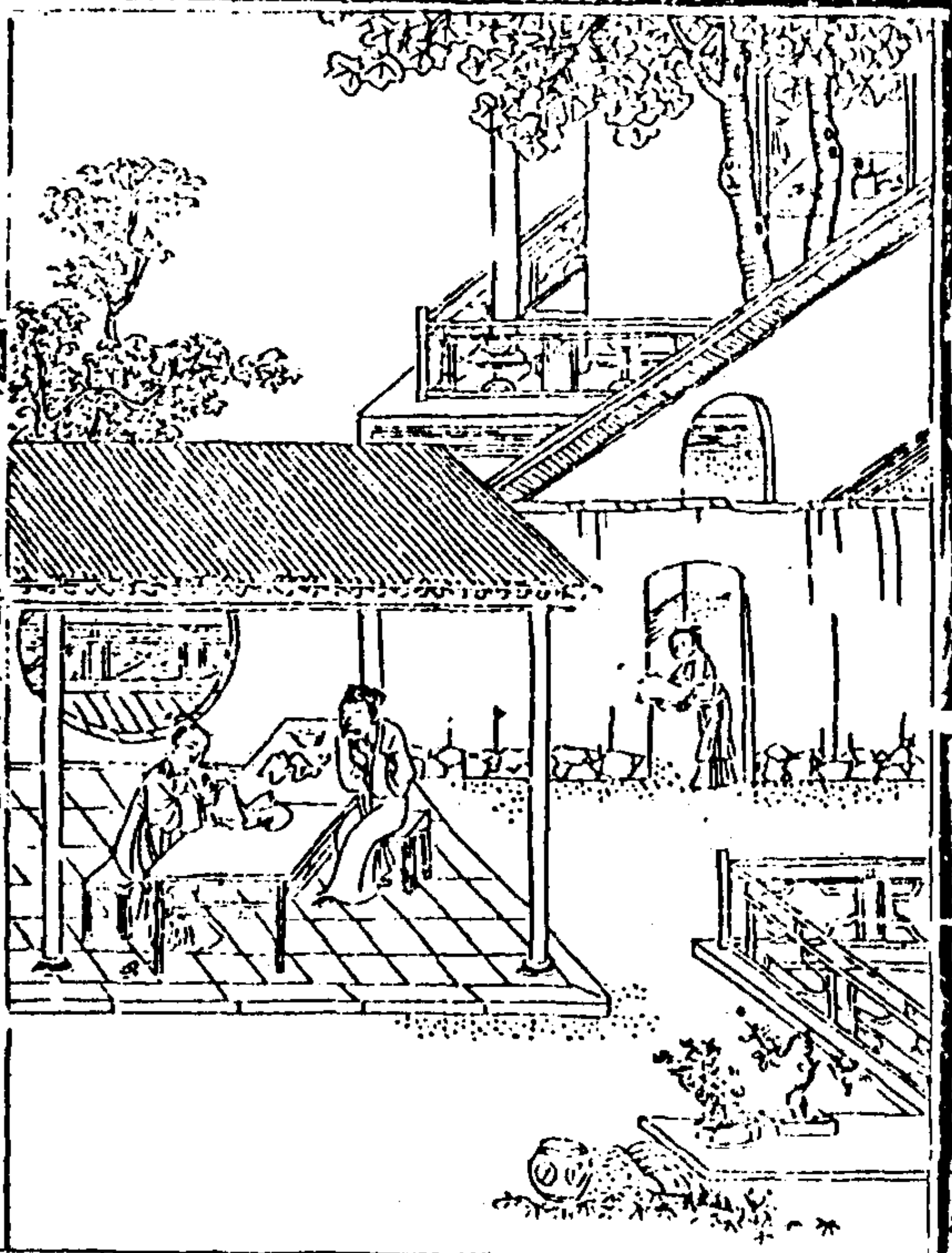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措衣食周

卒

雷鳴雲家贍足。妻子溫飽。年除日謂其妻曰。吾鄉中巨萬之家。後嗣不振。由財聚不散。為天所罰耳。曷行善以興綿長耶。妻曰。吾力能縫剪。買舊衣之壞者。截長補短。奏成祆褲。冷時以濟窮人。所費無多。或猶可勉為也。雲善之。又恐獨力有限。因結一會。行之五年。連生二子。後俱鄉薦矣。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描衣食肉

空

徐天行好施捨每於道路上見丐人凍餒不堪便自嘆曰此前世富不恤貧之報我其後身矣每出外令僕携錢數百文及歸捨完又預買舊衣百件於臘月間覘丐人無完衣者投之即走不令知姓氏後家有盜明火執杖入院行於樓上竊看忽有一長人持斧亂趕頃刻散盡長人亦隱不復見究不知為何神也

施棺柳免屍骸之暴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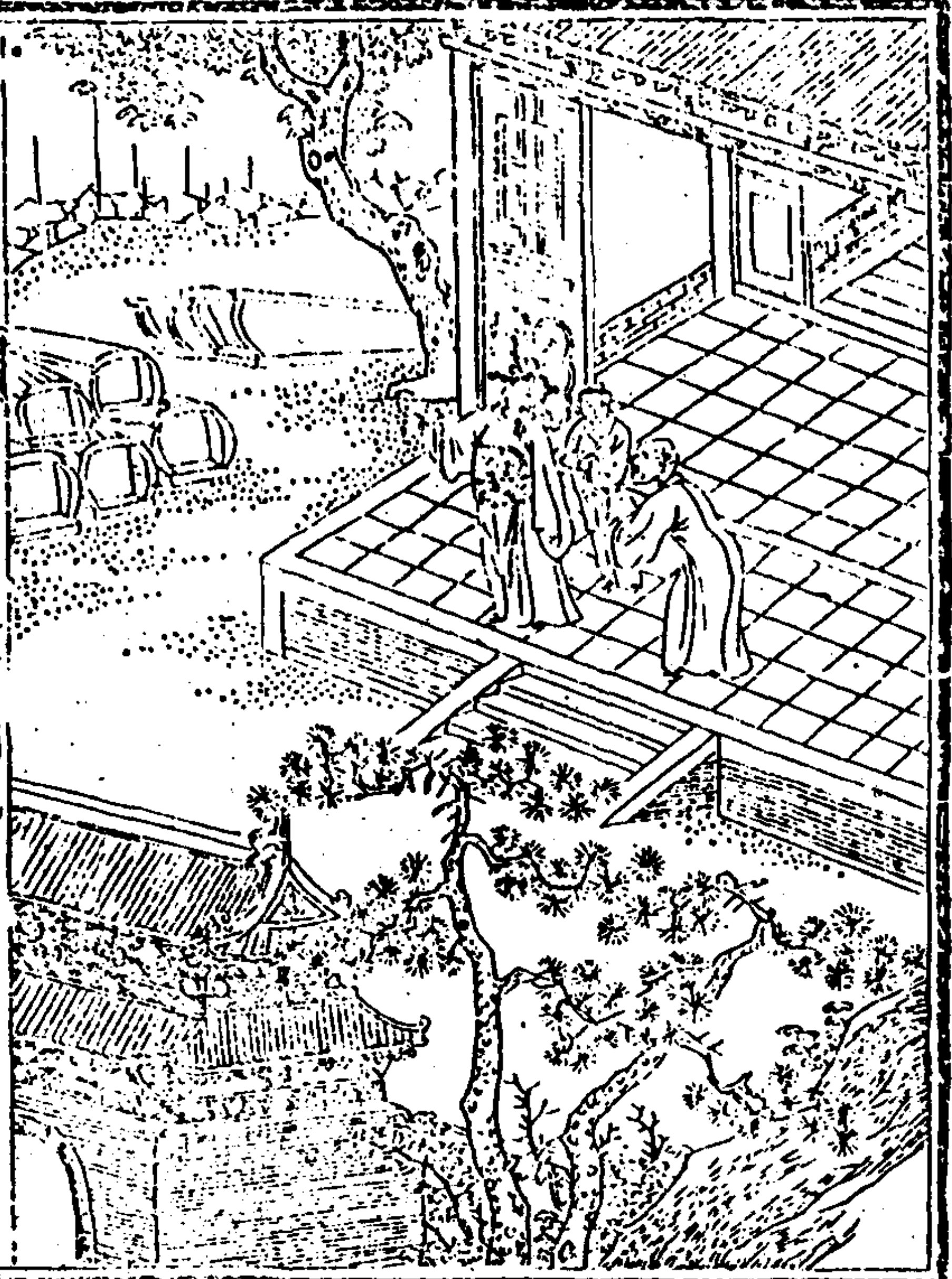
箋註人死何堪無棺哉無棺必致屍骸暴露牛羊踐履之蛆蚋吮吸之令人見而酸鼻如遇此等慘狀施以棺柳即文王澤及枯骨之仁已詩云凡民有喪匍匐往救讀之更宜玩味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施棺柳免

空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施布柳兒

三

羅洪先吉水人。父循。官副使。無子。偶見一寺。有七棺。暴露。意甚憐之。命僧以俸金瘞於寺側。晚得一子。號曰念菴。言一念之善也。後廷對第一人。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施布柳兒

三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進士第。嘗為成都路轉運使。專以掩骼埋胔為念。吏人徐熙。專為宣力。計所掩埋。約有千萬。一日金華街王生死。復蘇云。兄冥官曰。爾以誣追。今當還人間。陰司事。雖禁洩露。然為善之效。亦欲人知。李之純。墓枯骨有勞。與知成都府一任。徐熙督役有勞。與一子及第。汝宜傳於世間。後皆如其言。純以學士知成都府。遂為戶部三遷御史中丞。

家富提携親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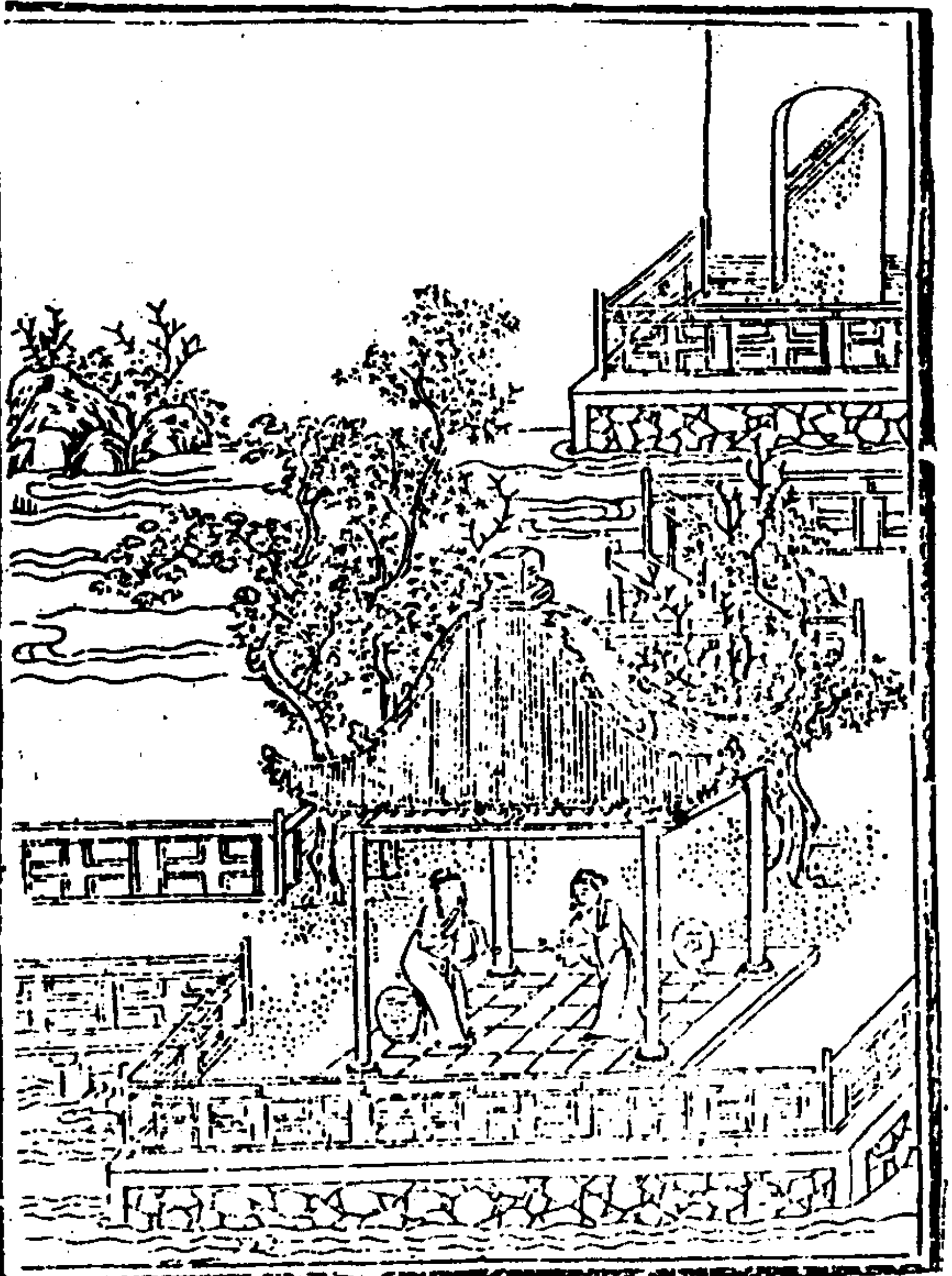
箋註家道致富親戚之望提携如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望飲然親戚有同姓有異姓同姓者本族骨肉也雖分堂從遠近自祖宗視之皆其子孫若不提携是忘祖宗矣至於異姓母黨為重妻黨次之若母黨不為提携是忘母矣即妻黨亦父母之締結而留者不為提携是忘父母與彼惓惓敦好之意矣從古孝子慈孫仁人義士未有不篤於親戚者周公曰君子不施其親孟子曰親親而仁民為富家者宜三復斯言。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家富提携

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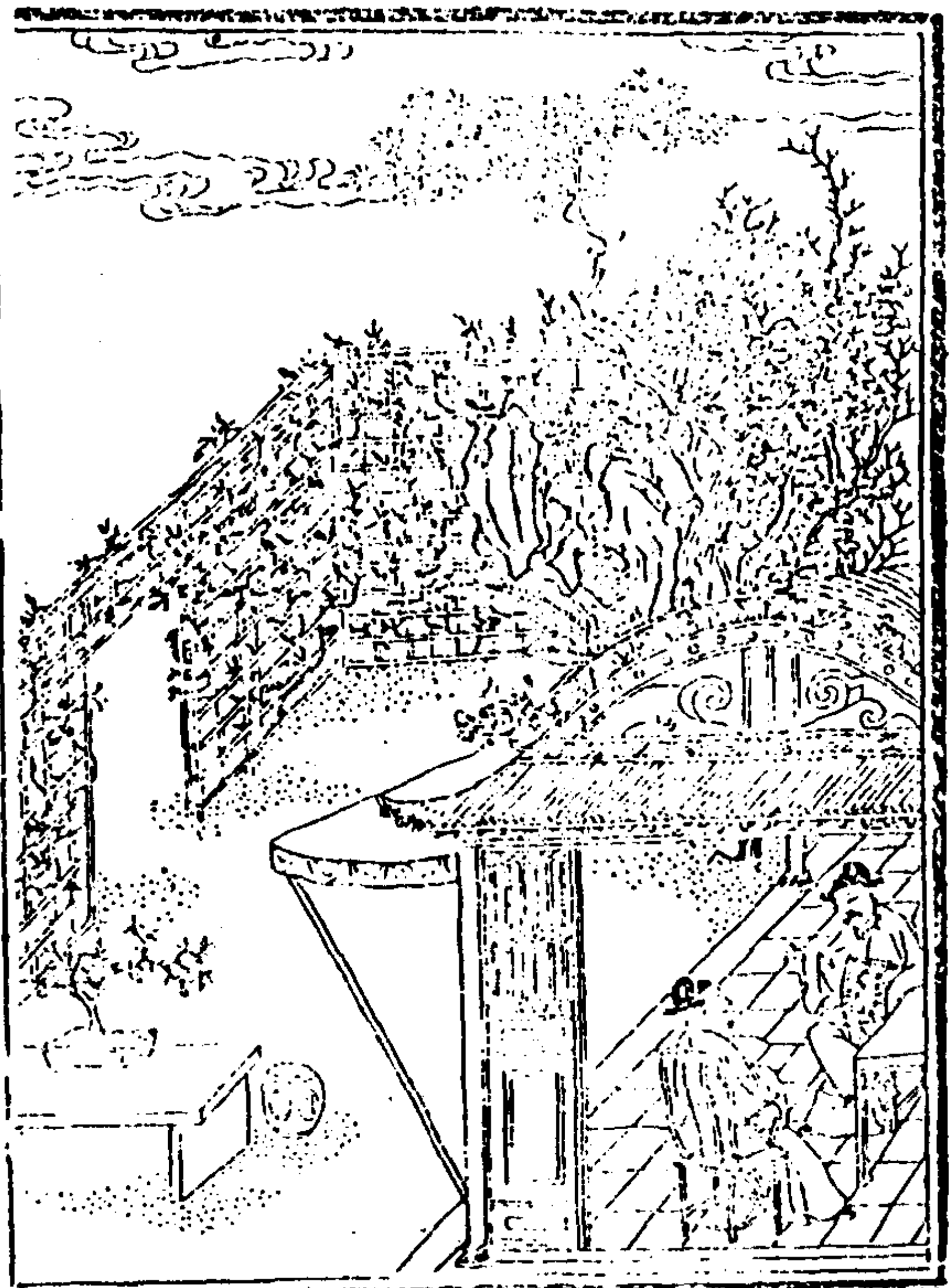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家富提携

奎

冉四散宛平人祖父遺田產千餘金自己買賣成盛修至巨富恐消受不起凡親戚中貧乏者加意憐恤有借貸從不推却有貲本託其代理待以提携起家者指不勝屈後二子一榜同中人咸以為篤親之報云。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家富報陽

宅

羅惟德位寧國時。一日向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事。寅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庇。積作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上。及諸眷屬。無一阻撓者。為是暢然耳。



陰陽文像註

卷二

家富報陽

矣

王鳴鶴。順天人。發財至十萬。志得意滿。傲視人不屑。近凡親戚。下如彼。便下眼看承。有向彼通那者。便多方指勒。其意若曰。我無求於人。人應仰面。於我也。有望提携者。則曰。彼原無用。不堪扶持也。年五旬外。頻遭橫禍。家產盡費。腦後生一癰疽。外科云。此斫頭瘡也。陰間問大辟。如至此。未幾肉爛頭落而亡。

歲饑賑濟隣朋

箋註歲值大饑。一方人泣無生路。待救寧止隣朋。哉而隣朋尤義之不容忽視者。世有無義之人。怪不有破。隣朋其奈彼何。獨不思人何罪而當饑死。彼何德而當飽生乎。在天留餘以活彼。彼恐不留。餘以活人乎。回想至此。而良心躍躍。散所有以賑濟之。吾知鬼神之伺察者。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矣。

葛真人助賑歌

水旱年饑。間一遇米無顆粒。向誰訴。吞糠咽土。病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饑賑濟

完

垂丁春。屬不久。藉中聚。但嗟有死期。再思無生路。起死轉為生。除非人看顧。不料值仁人。慨然樂輸助。輸粟盈私藏。助饑空已庫。猶恐散四方。又立施粥處。瘦面翁黃面姬。不須行乞。泪如雨。八歲兒。七歲女。不必神標輕賣去。信問伊心為何故。並非內交與要譽。只緣度日稍從容。不忍聽人說。饑饉什羞比。財多滿萬家。緊守其令。神明惡此舉。城陰深黎。慕。奏聞上帝心。特注富貴壽考。錫綿綿。姓名還同仙班註。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饑賑濟

辛

國朝吳公志廉。餘杭人。家素豐。時以濟人利物為念。歲丙辰。年荒。丁巳春。哀鴻遍野。公出所貯米數千石。借與貧人。約秋後悉償。逮是秋。又荒。竟無一人償者。僅存券滿篋。家貲一空。窮甚。至次年秋。收親友勸之曰。汝今若執券討舊欠。尚可待二千金。何自甘受窘耶。公曰。貧人經大饑後。命稍甦。不忍逼索。即逼索亦無濟。徒令吾僕與子。事煩擾。恐損吾德也。遂將券盡焚之。終身不復問。後子世雅。登丙戌進士。初任晉令。諸孫英俊不凡。其昌大未可量矣。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飢賑濟

主

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則與飯與錢鄉里甚德之有道人以錢糶米天福授米却錢道人題詩壁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與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併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生三子果皆貴顯孫官至太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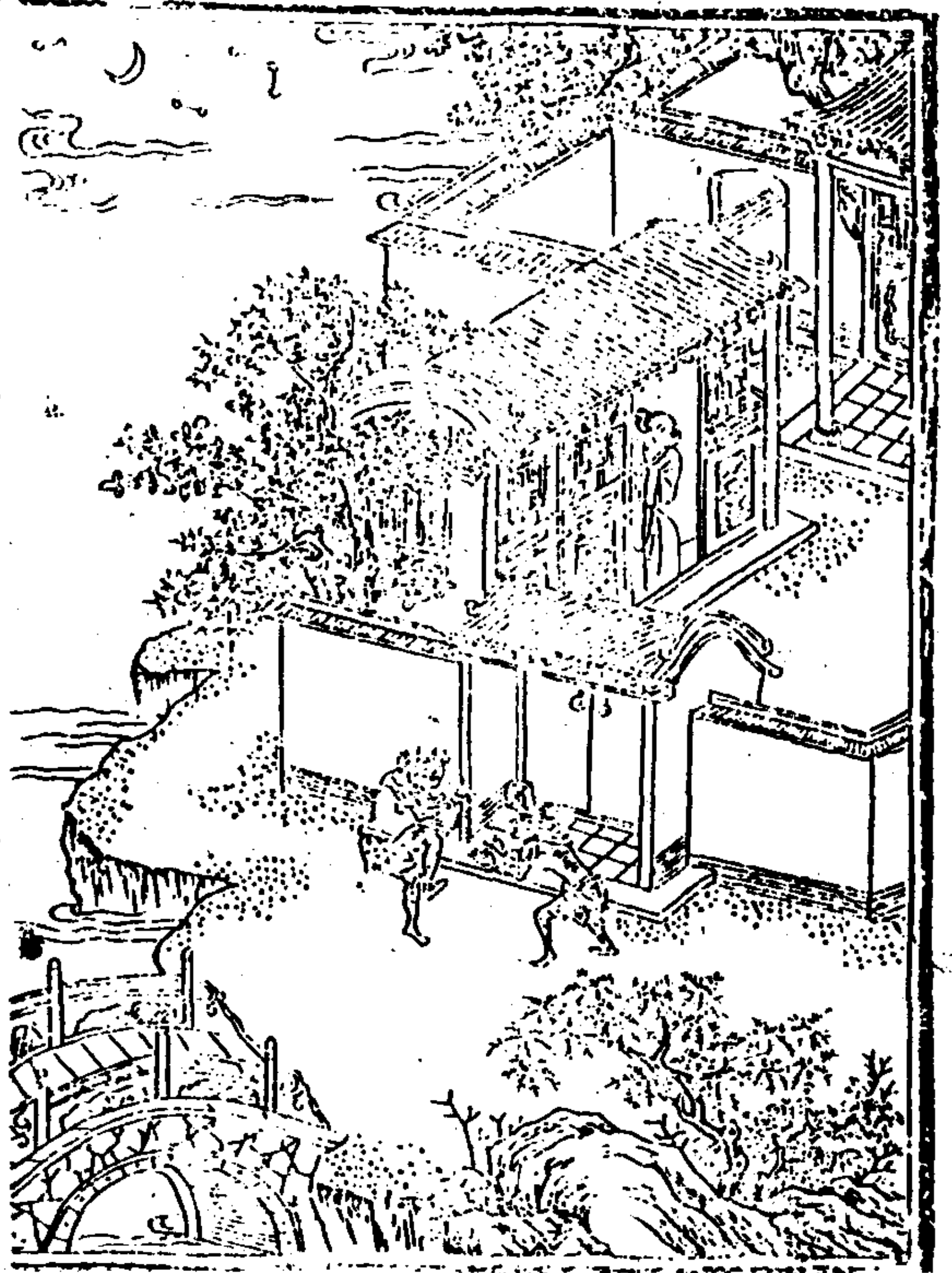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飢賑濟

主

李士謙為開封府忝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對眾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歲又大饑復竭家貲施粥活以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盛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已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為德。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時雜詠

七

常熟徐枋。其父素富。遇年荒。即先蠲租。爲倡。又分穀濟貧。夜間鬼唱於門曰。千不誣。萬不誣。徐家秀才。做了舉人。即是年枋果中式。其父愈積陰德。盡心濟人。又聞鬼唱於門曰。千不誣。萬不誣。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枋後果官至兩浙巡撫。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歲時雜詠

七

廬陵大旱。米價騰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微雨。價稍下。昌裔乃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憩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震死。官司驗之。脫其巾。得禱文稿于髻中。其孫應童子舉。官皆損之。終身不獲寸進。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箋註斗秤公平交易之正道也市儈之夫奸占些
小便宜自以爲輕出重入無妨不知日以積日月
以積月有妨乎無妨乎在人不知不覺其實欺心
欺天吁人當重以爲戒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斗秤須要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斗秤須要

唐李珣廣陵江陽人父販羅爲業年五十父以老似
使珣主其事人有羅者即授之升斗令其自量不計
貴賤每斗惟取息數文以資父母澹泊無求衣食自
足父謂之曰貿易取利人之常情吾生平不易升斗
亦自以爲公矣汝今任人自量誠不可及然而生計
不置豈非然助耶珣年至八十餘不改其業適宰相
李珣出制淮南珣以犯諱改名寬李相下車數月
入洞府見樓閣連延石壁光瑩金牌首列李珣字長
尺餘視之甚喜有一童出石壁珣問此何所曰華陽
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待旦得

訪過之。詢以平日得何道術。列名仙府。寬辭不知。班問再四。寬具以販糧對。班嘆不已。寬壽百餘卒。三日棺忽開。脫之。彈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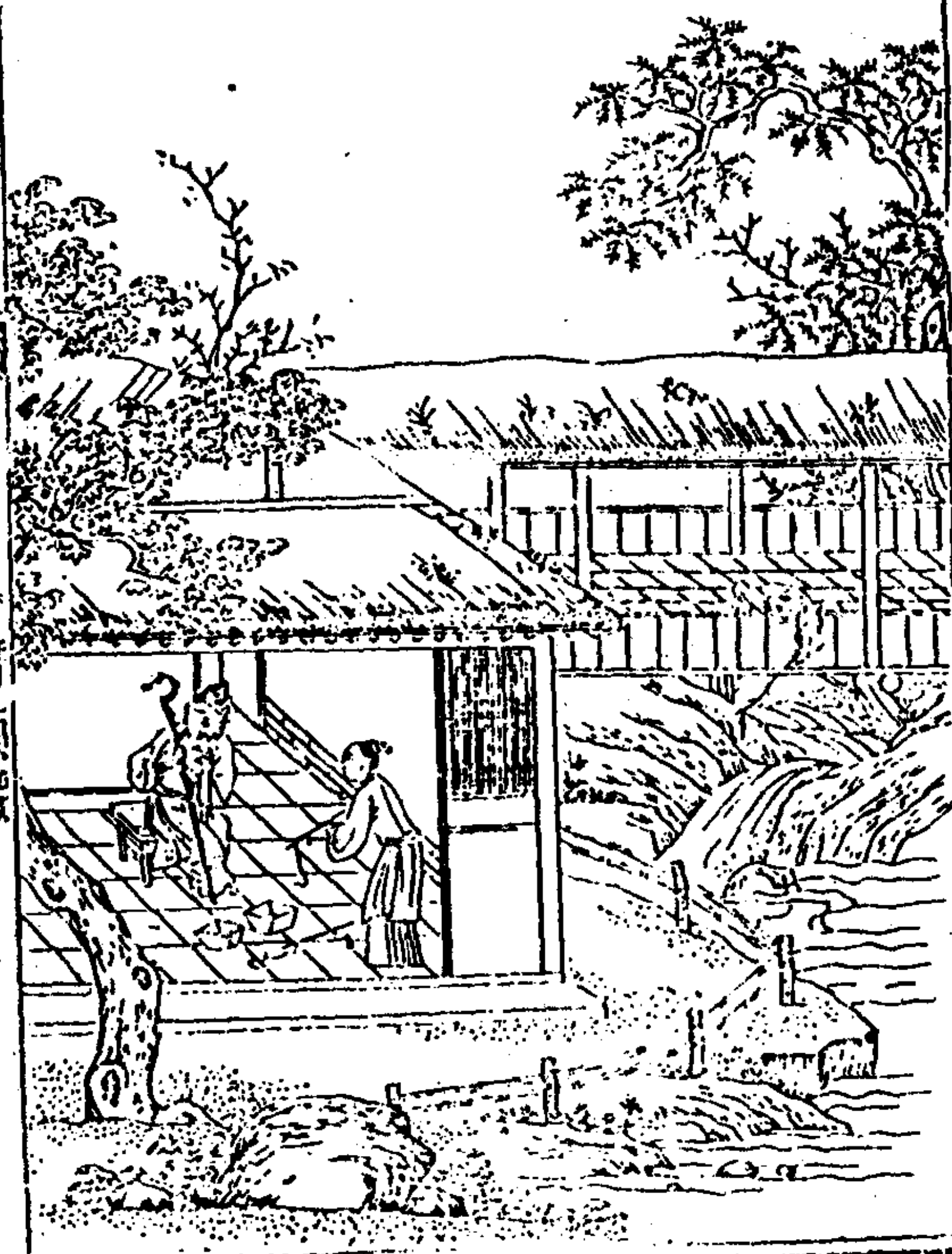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斗秤須要

三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斗秤須要

四

周氏婦。信州人。賢而有子。翁令分理家政。付與斗秤。二。出入大小二樣。婦不悅。請辭。問其故。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不敢順翁以逆天。故辭。翁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曰。未也。問所用幾年矣。翁曰。約二十餘年。婦曰。今當以前所用出者。用入。前用入者。用出。以酬前日過取之數。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陰陽文像註

卷二

斗秤源要

五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斛斗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即盡徙室中之物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如奔星中財帛隨流而下所居頃刻為潭家人盡死僅有一小兒至今呼為祝家潭。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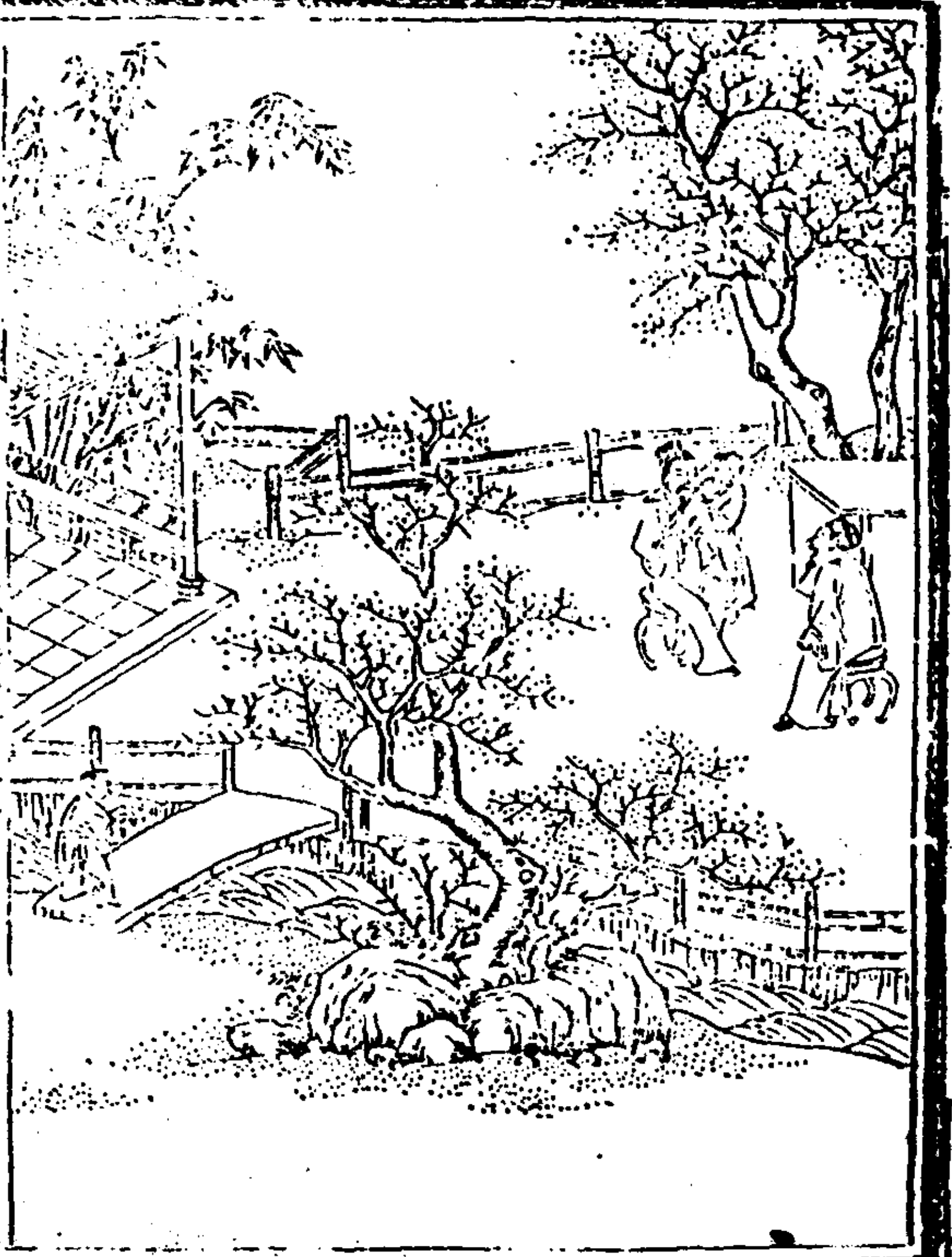
箋註奴僕亦猶夫人也。但秉質多愚賦性多懶託事多錯囑語多忘求其當主人意者百不得一亦才陋識短天限之然耳間有能幹過人可倚靠可扶持又每好縱飲好貪賄好專擅好傲慢求不令主人惡者什不得一亦命薄福淺運使之然耳惟待以寬恕有小過則曰彼乃偶誤有大過則曰彼原無知應恕不怒應責不責迹若近於姑息實為子孫留其有餘也若備責之苛求之不體其情不恤其苦逞威箠撻則鷹鷂之性豺狼之行也斷斷不宜。昔人賣兒詩曰養子如雛鳳。兩年值幾錢。慇懃當自愛不似在娘邊。流盡眼中血。洒我身上衣。業緣如未斷。猶望夢魂歸。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奴僕待之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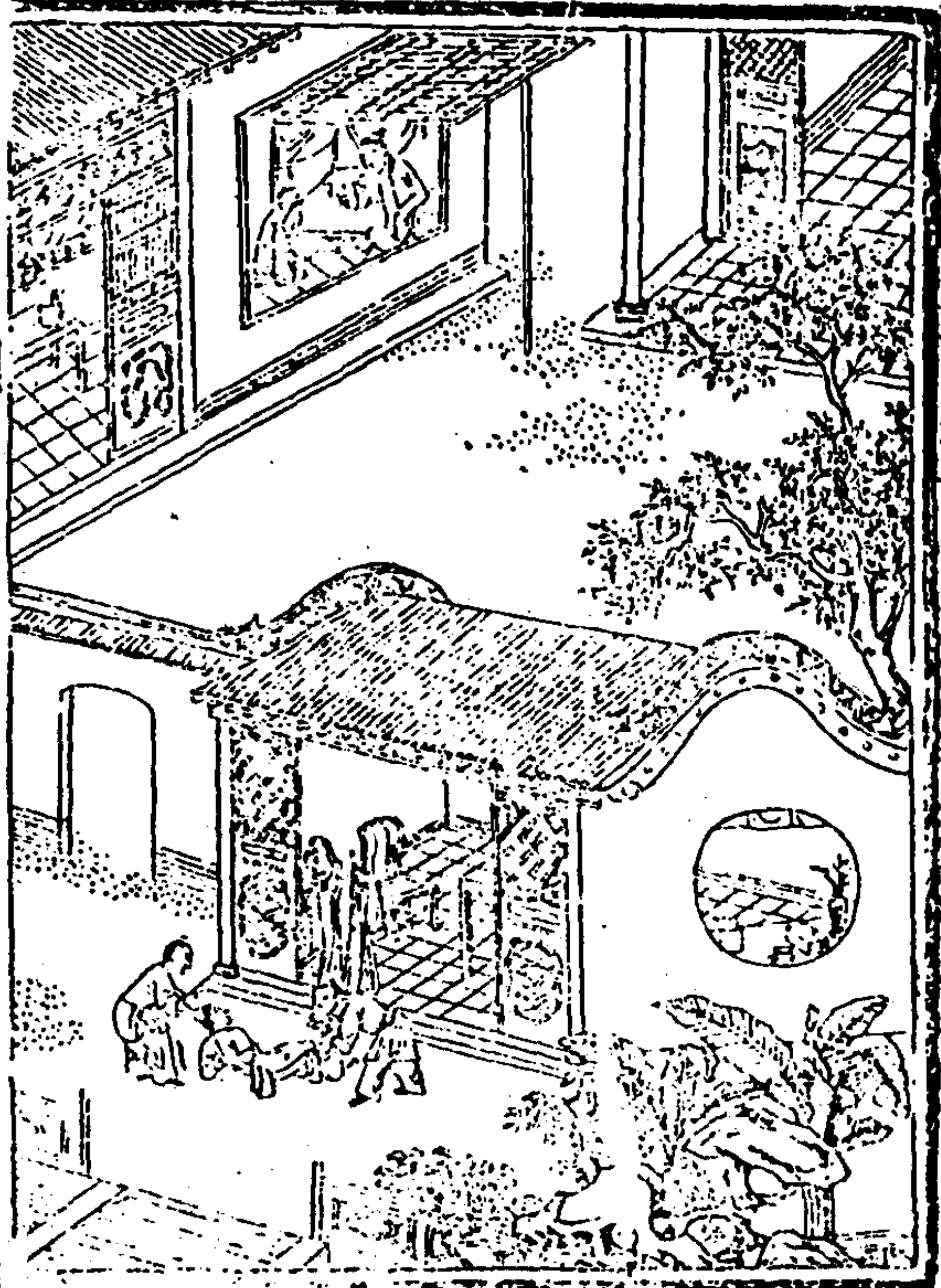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奴僕待之

七

朱廷璜湖廣人。凡奴僕痛苦。加意憐恤。有過失。正色
呵叱。不肯輕加扑責。其友謂之曰。君並無主人威嚴。
何太懦耶。璜曰。凡居官者。奴僕害人實甚。少縱不可。
若我輩不過富家翁耳。有何關係。而忍為猛烈。歟。且
富久而無善狀。不能不作回頭想。我惟恐再生罰為
人役也。又恐子孫罰為人役也。友聞之。嘆曰。君存心
如此。何憂後人不昌。後三子俱登仕籍。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奴僕待之

八

曹觀先和州人。奴僕最多。投尋過失。非罵即打。其妻
侍女婢。任意作踐。聞者莫不以為太刻。而傷天和也。
閱二十年。忽遭賊劫。家道消滅。次子與人作廝役。孫
女賣與人為婢矣。

印造經文

箋註佛家道家俱有經方。傳世無非勸醒迷人。改邪歸正耳。每。阿也之人。延請經文若無力焉。任其篇章殘缺。字跡模糊。猶復勉強誦保。無有漏句悞字之愆乎。樂善君子。發願印造。隨處廣施。其功德與脩行。何以異耶。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印造經文

九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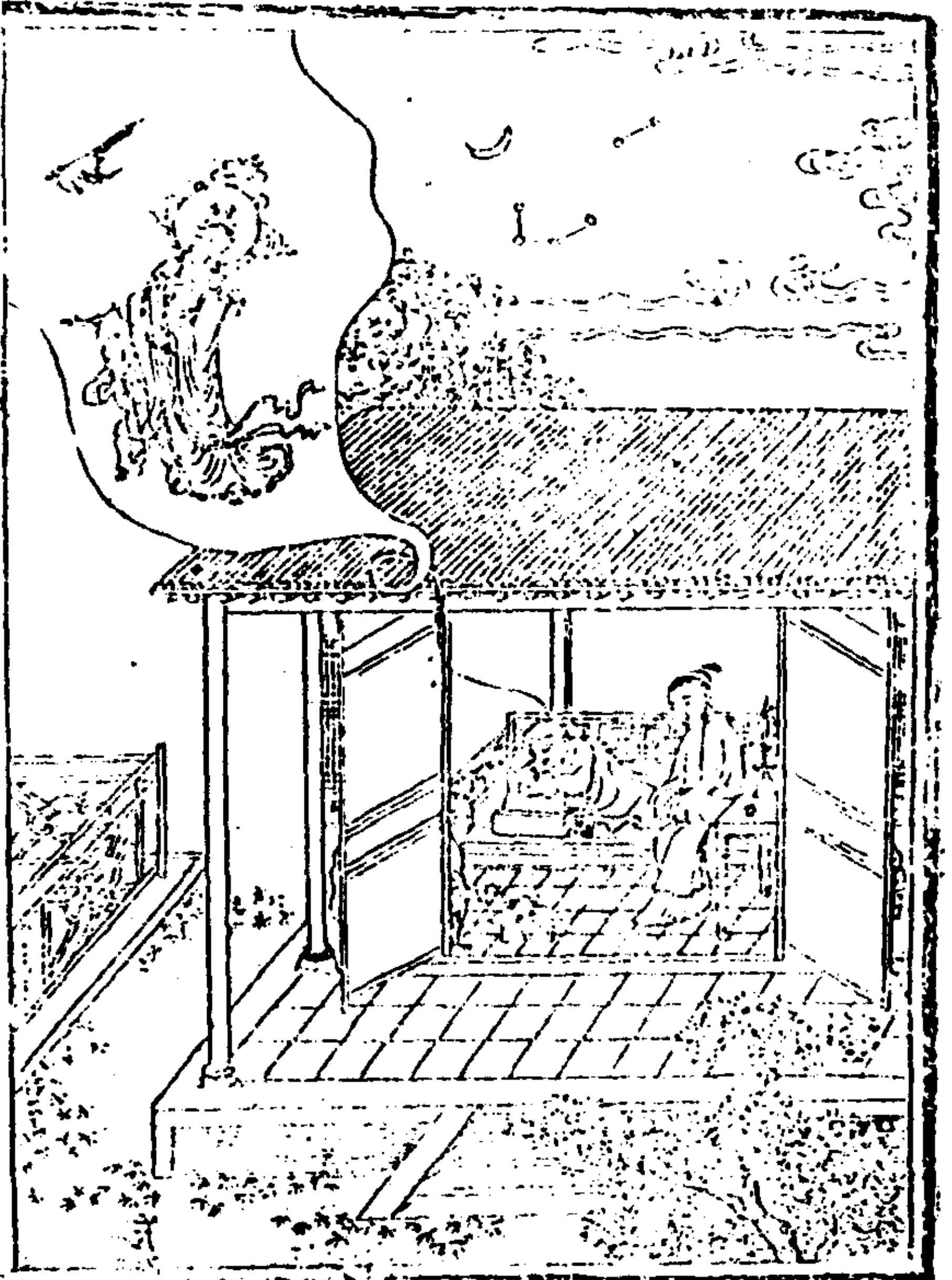
卷三

印造經文

十

黃發枝願天人家窮好施。一僧向彼募化金剛經十部。因無力辭。以待諸異日。後家道稍昌。不忘前願。隨印造二百卷。施於各廟中。後隣人失火。延燒殆及火中。忽有神厲聲曰。黃家施捨經文。斷不可犯。隨反風滅火。安然無恙。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印造經文

上

國朝程嘉猷太谷縣人刻感應篇文昌化書三官經
關聖賢經觀音經金剛經諸經雖已刻成尚未印送
於人忽染傷寒病二十餘日五日五夜不食一米惟
飲一水服藥無效正危急之際室人吳氏同子慶嗣
於家中聞音大士關聖賢文昌帝君像前一夕夢觀
音大士降雲端中光明朗耀諭曰汝年四十一陽壽
已盡因汝自幼虔奉刻太上感應篇文昌化書及諸
經雖刻完亦未印送今放汝回速急印送廣為流通
忽醒於是服藥甚效月餘病愈

創修寺院

箋註創與脩有別創者本無而自我創始也脩者
已壞而自我脩整也世人多不敢輕發此念恐工
程難就致已受累耳否則恐眾口難調疑已取利
耳不知從來做好事多魔如果容易人人會作何
待於我惟越難越有功德又三恤工程之浩大衆
口之紛紜也哉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創修寺院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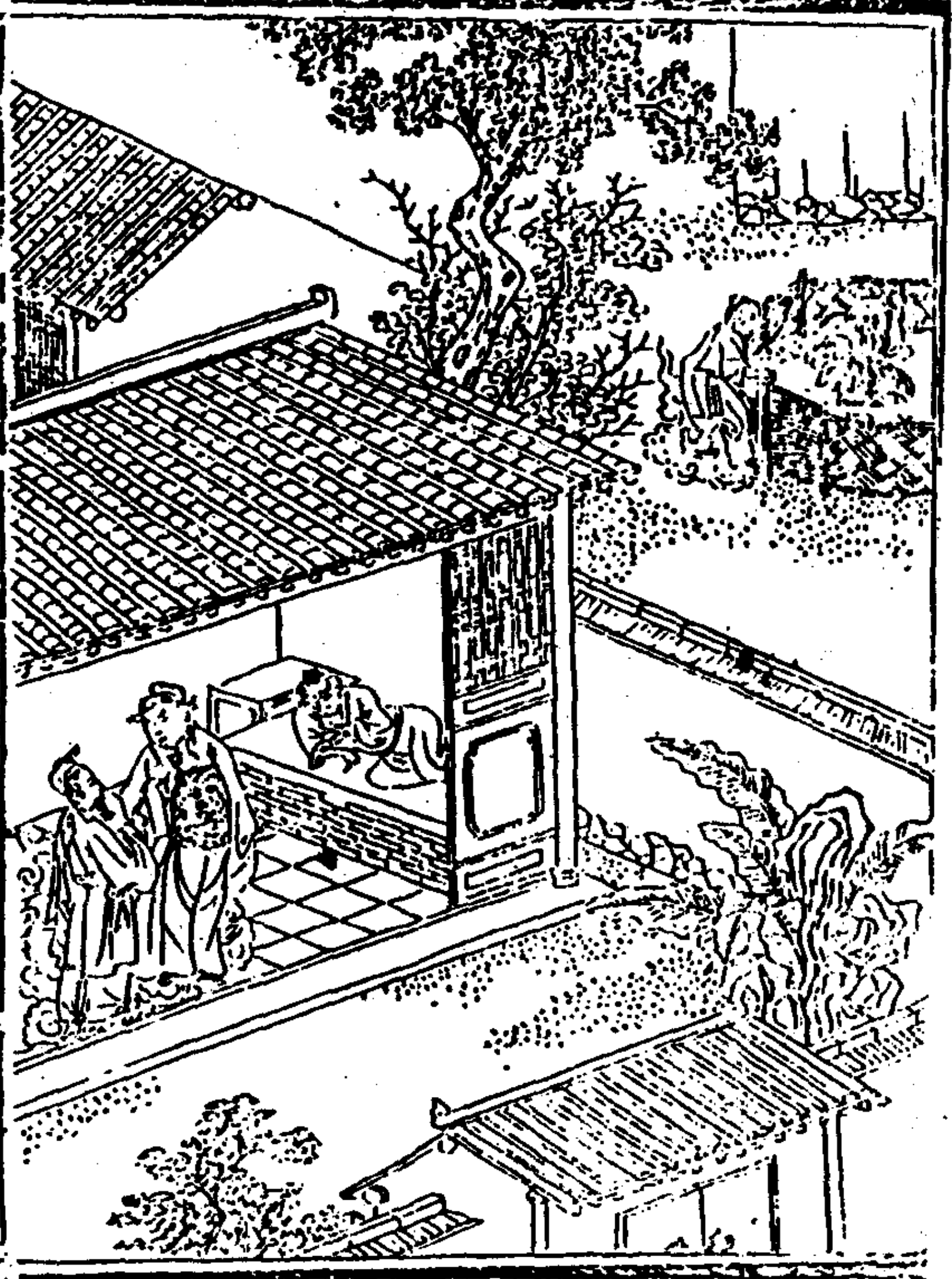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劉崎寺院

五

常蒞襄陽府人。平素敬奉皂君。每榜妻子曰。惟皂君人最親。易於得罪。須慶事之。又約村人。創建一皂君廟。香火甚盛。一夕山水陡發。波濤洶湧而來。村外見一白帽人。向水中擺手。水轉流奔去。伊時問白帽人爲誰。應聲答曰。與爾同屋。非爾親屬。昔附火中。今消水毒。言訖不見。有善解者曰。白帽皂字形也。四語皂神義也。次日採訪諸村。皆湮沒。獨此村無恙。乃知皂君救此一方人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劉崎寺院

西

陳益修齊寧州人。城內有開夫子廟。廟後爲開教清真寺。崇禎癸未。秋八月。益修方爲諸生。醮貨重新。開廟。回教楊生花等。計奪廟扣寺。糾黨數百。訟於官。指重修爲新建。益修義形於色。率兄弟諸友。訴之官。令速蓋。楊患之。夜持三百金餽陳。陳正色拒絕。計無復施。遂起害陳之心。夾時充郡新破。冬十月。生花等。乘變糾黨百餘。截陳交捷之。斃其鬚。焚其口。劈其面。體無完膚。其一曰。是日尚存。去月成廢人。終莫予毒。遂剝雙睛。擲於河。其一曰。未也。豈以灰。其一曰。拽歸陳家。即死猶疑案也。仍謀預買替者。詐稱劉回。回誘至。

陳家撲殺之。指陳實殺替。欲盡滅陳氏。陳家先避得。免。然室實抄掠盡矣。陳且斃。家人擿置坑上。灌以湯。夜半忽醒。見一大人。綠衣金釧。持卮酒曰。母畏我來。救子。飲此酒不死。強飲之。咽下喀喀有聲。神少定。傍一人藍衣唐巾。飄若仙流。曰。吾來醫子。腦中皆死血。傾出方可活。遂擊腦後。雙目噴血如注。而頭痛止。曰。是尙無目。綠衣者曰。陳家籬內有群羊。可取眼與之。即命從人。割羊眼二枚。捧至。納入陳眼眶中。陳雙目忽明。瞻視如初。州里詫異。楊亦驚服。謝罪。請自埋替者。陳置之不較也。明年甲申。生花等以亂故弄兵。一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創傷寺院

五

族十三人。俱戮於市。刺眼剖心。碎屍圖計。陳被害時。八閏月耳。乙酉陳售於鄉。關夫子先語之。夢未幾或投之書曰。東畔方生耳。草頭八血全。一夕三人卧門內。隱入天光。翁成羽化。黑犬右人牽耳。邊緣亂墜。禾斗亦相連。書投其人。忽失所在。閱書後解曰。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兩成登第。有順天王子發作傳記以垂世。

捨藥材以拯疾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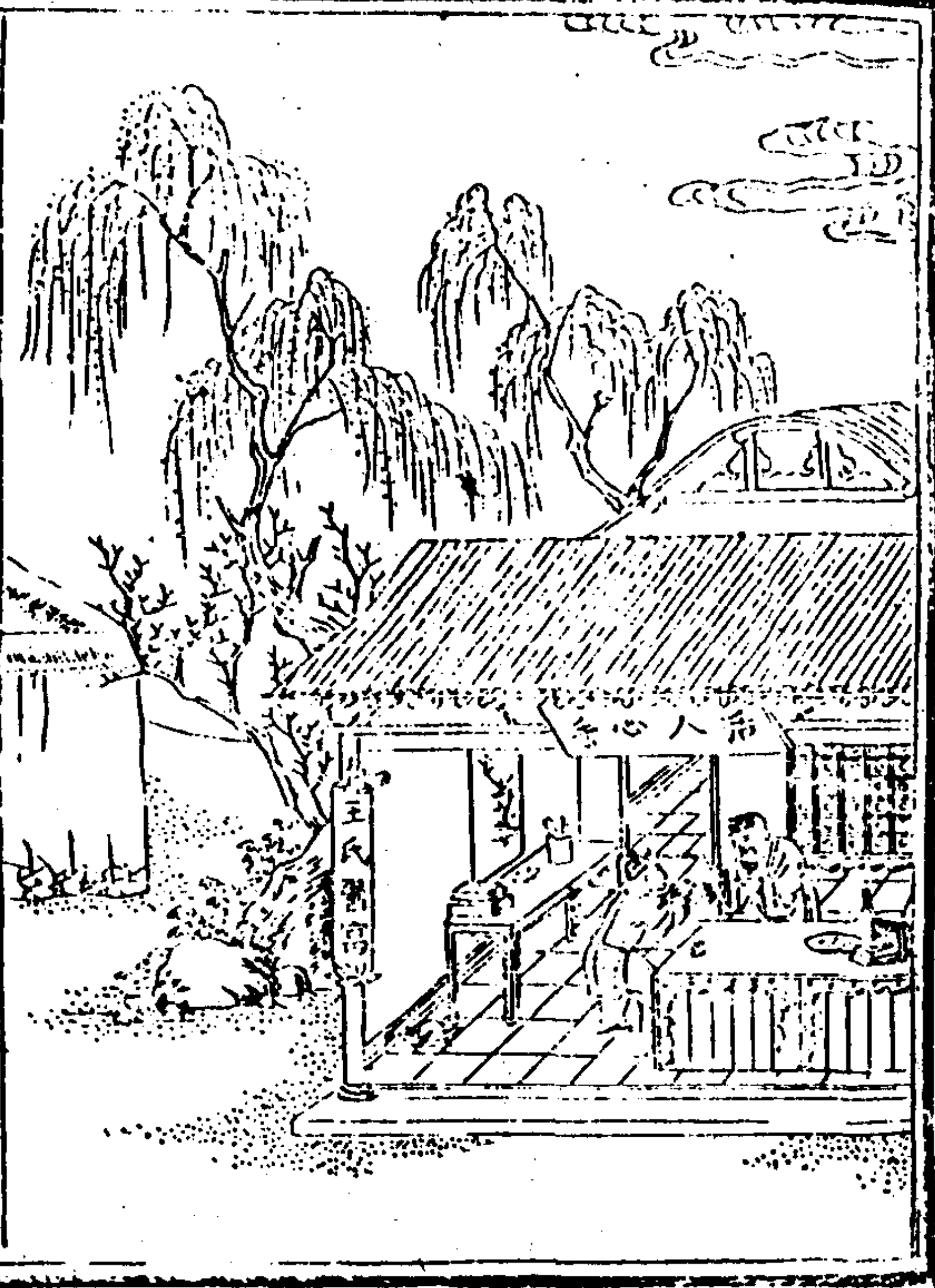
〔箋註〕疾苦非藥莫解。方其輾轉床褥。恨不一藥而愈。但無力可辦。遂令終年累月。纏綿不起。以致轉成痼疾。殘疾者。不知凡幾矣。仁者之人。製就咀片和就丸散。覓其疾苦之緩急。而捨之不吝。則所費無多。而所濟無窮矣。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捨藥材以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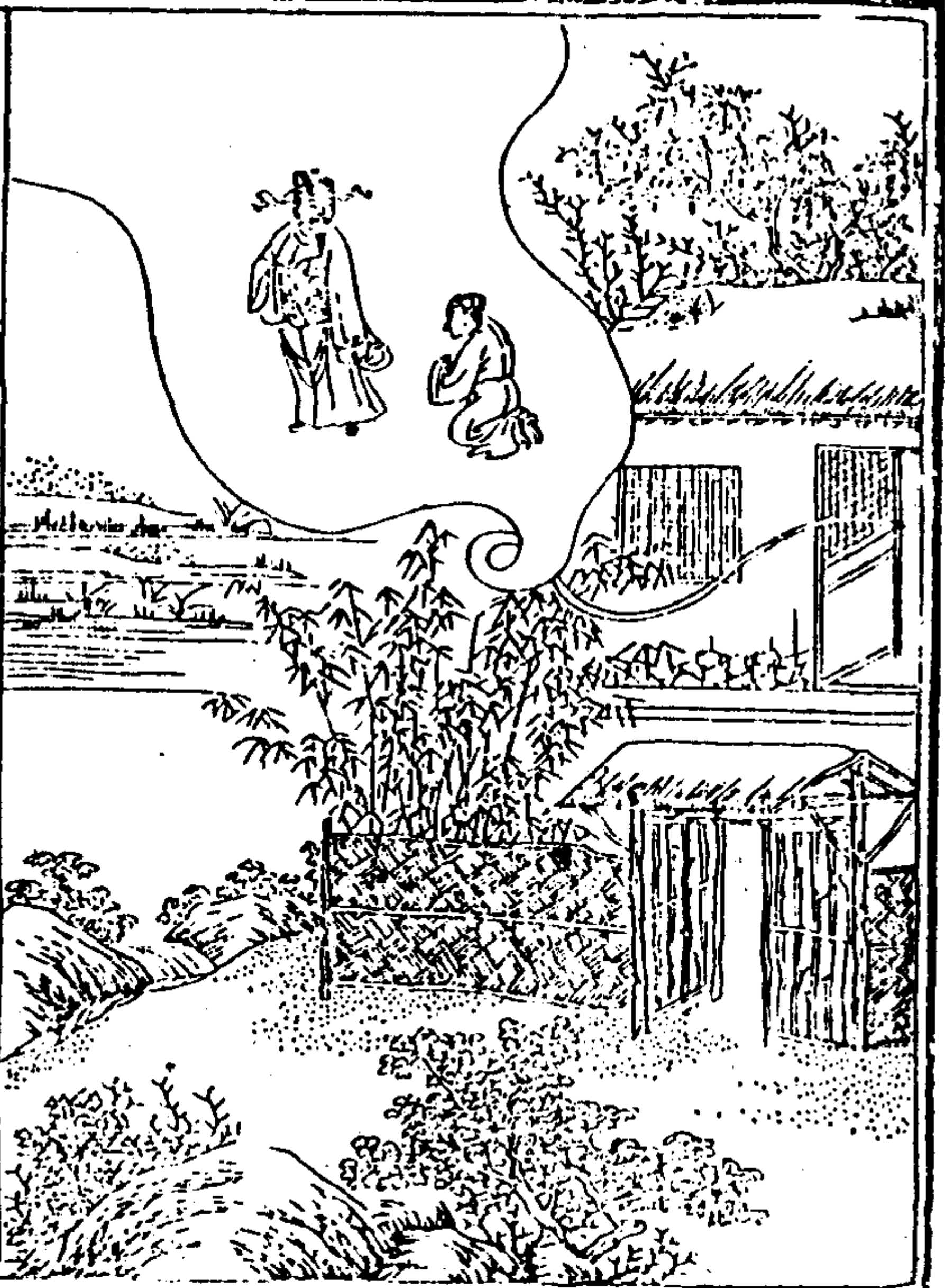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三

拾藥材以

七

金穰縣王叟以醫爲生。病家請即去。不以僮僕自隨。夏日再三往。不以爲倦。貧人不索錢。治藥最謹。泡洗稍不如法。不以與人。自少至老不改。後叟年八十一。媼八十。子四人。孫二十餘人。自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孫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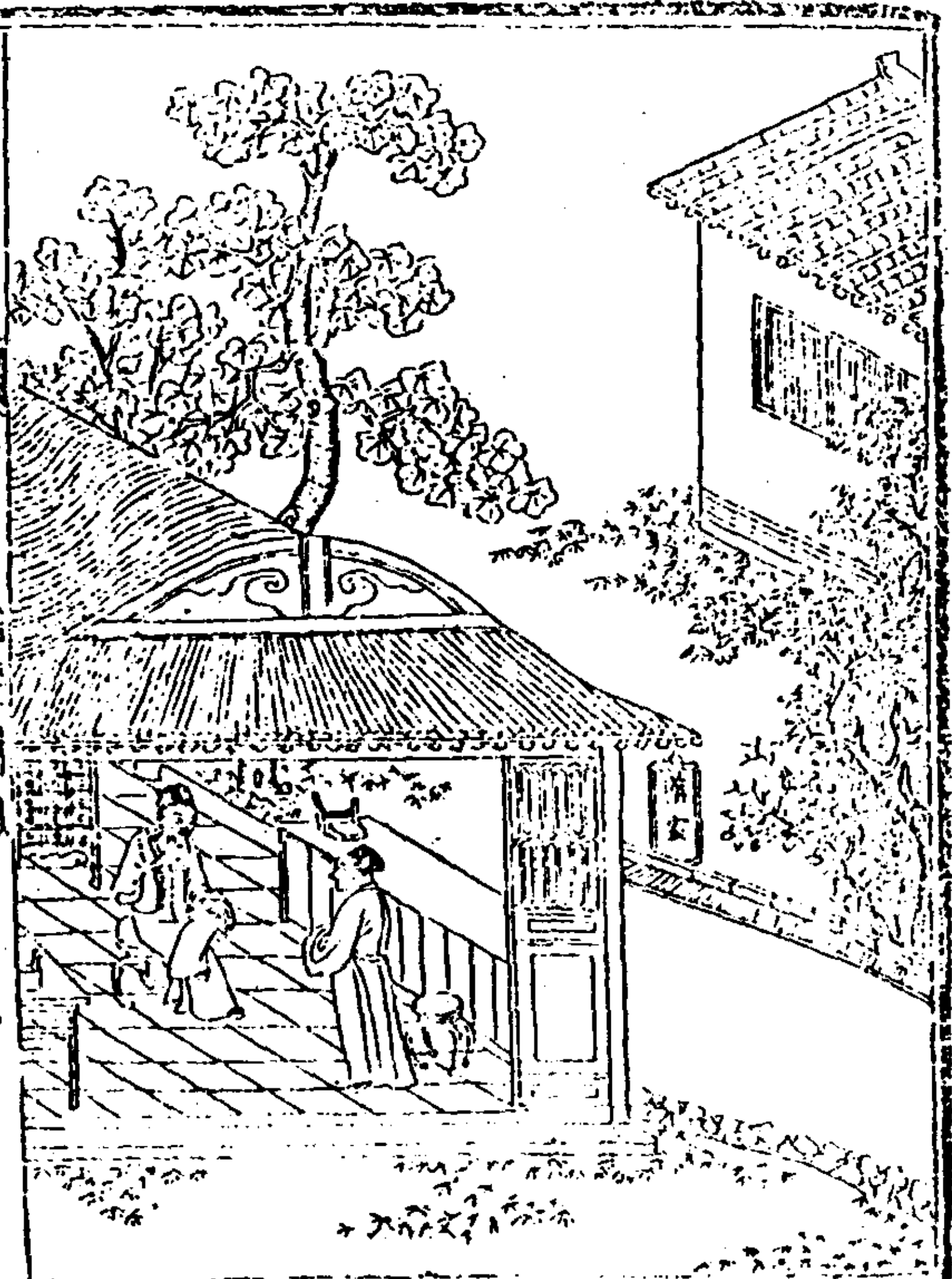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三

拾藥材以

六

許叔微嘗以登科爲禱。夢神告之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叔微念家貧無力。惟醫可爲。于是專精醫學。久而通妙。人無高下。皆急赴之。所活愈多。聲名益著。後夢神投偈曰。藥有陰功。陳婁間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第五名者死。改升第五。上則陳祖言。下則婁材。方知前夢不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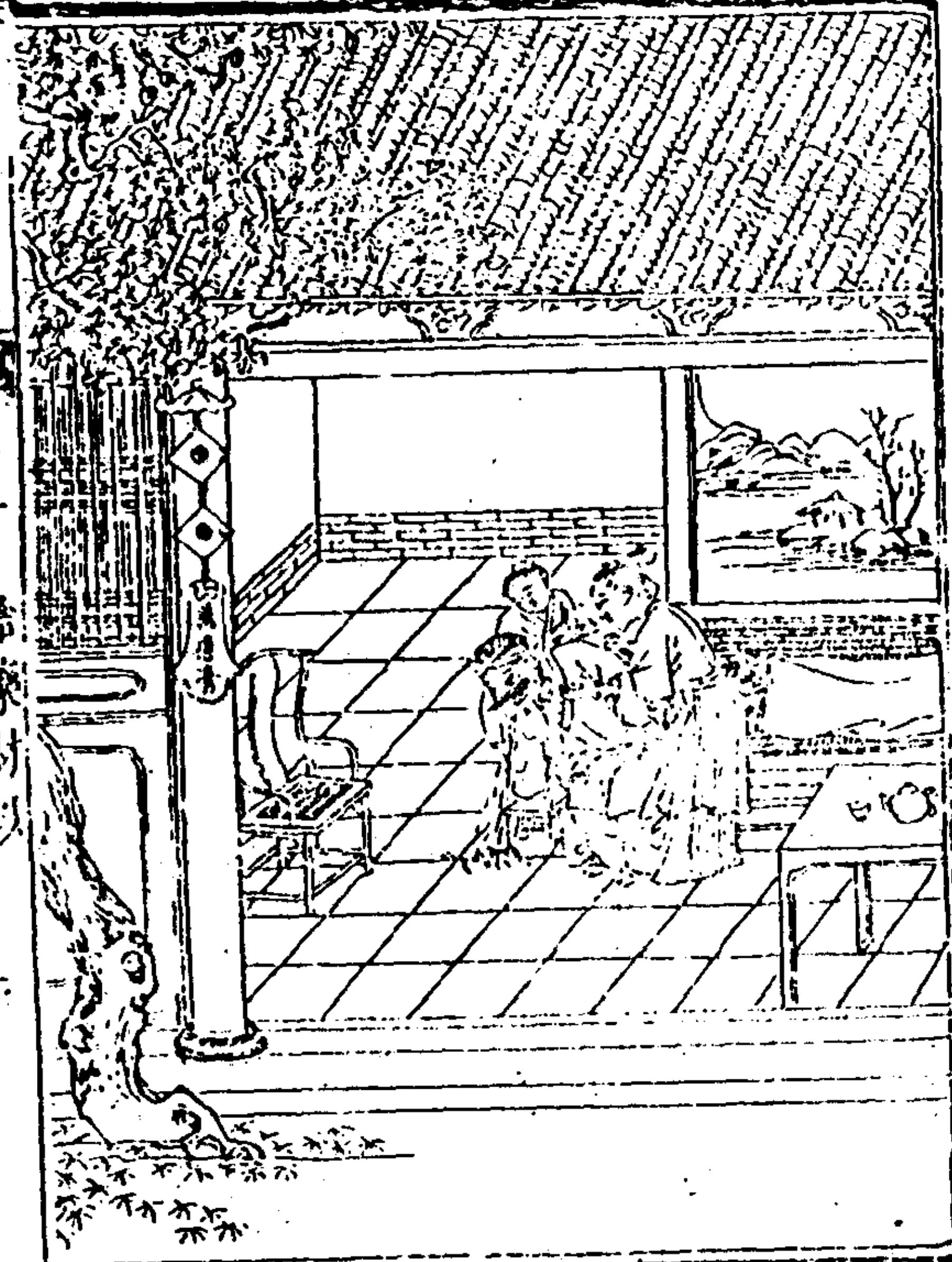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拾藥材以

九

許之門江寧府人。拜老醫學業。一日欲立招牌行道。其師訓之曰。汝醫未精。恐致害人。胃不聽。後治病。凡有請者。故作身分。延之再四方。到且診脉。疎忽。用藥不慎。多令人瀕於危。纏綿無已。仍責備藥資厚薄。恬不為耻。其師責之曰。庸醫殺人。陰譴難逃。我雖未見汝殺人。然嘗指勸病家。耽誤病症。恐有天殃也。胃曰。似我行醫者甚多。何至有罪。未半月。有大盜入室。細胃用火烙左臂。燒成焦肉。號呼數日而死。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拾藥材以

十

易州。胡外科。凡治瘡毒。必打聽人之家業。其家稍溫飽。即視為奇貨。先將瘡弄壞。待其疼痛難忍。預講重謝。方與整治。不則任其叫號。故意回。去不來。將謝禮到手。然後炮製膏藥九散。每療一瘡。必耽延半年。一載。始代為收口。緣此致富。識者知其設心不良。必有惡報。後溺於酒。吐血死。一子亦殤。妻盡帶家資嫁人。一時燈消火滅矣。

一一五

施茶水以解渴煩

（箋註）渴者之望飲，與饑者之望食，同一苦耳。方其喉內如烟，心內如火，若不遇茶水解之，則五臟受傷，變而為重病者，有焉。每見通衢大路，好善君子，架木為枱，列甕為坐，號曰捨茶棚，而往來行人，避寒暑者，躲風雨者，息勞倦者，皆陰受其福，厥功亦大矣哉。

陰陽交像註

卷三

施茶水以

三

陰陽交像註

卷三

施茶水以

三

喬凌雲，遼陽人，年二十八，足癢不能行。家居嫌悶，於大路上，建捨茶棚，坐卧其間，指人料理。如是者，念年。遇一道人吃茶，自言善針，一針即愈，欲延引至家中，酬謝。道人拱手曰：爾捨茶有功，不針亦當愈。言訖即去，追之不及。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施茶水以

三

平希漢山東人村十里外。有老僧捨茶。茶缺即停。化出再捨。漢曰。汝不必募化。無茶即來尋我。供給十餘年不輟。後僧死。漢又請人代捨。一夕見老僧從門外入。直穿堂進後去。正詫異間。有老嫗叩頭曰。主母產一公子矣。漢知為老僧所變。長教讀書。年十七登第。

或買物而放生

箋註物皆貪生怕死。一旦入於毒手。需於市中。難免斷喉。剥殼。剖腹。剝心之慘。買而放之。是物已在劫中。而我脫其難也。在我不過稍解囊橐之貲。稍減盤餐之味。而物類從死逃生。含胎育子。上帝以好生為心。仁人以不忍為念。人能仰體而果行也。陰陽正自不細。

蓮池大師放生文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幾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買物而

三

何乃網於山。罾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釣。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刑戮。憐兒之鹿。祇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泪。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槁以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棲身之鳥。賄鱗玉而得度。壽憐師之遺愛。猶存。救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

易短命爲長年。書生易早名爲上第一放龜也。毛
賓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
於元村。壽增一紀。精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
已溺之黿。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鯨。廚婢之
篤疾。瘳焉。買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
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縉徽之危。
卜筮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
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耳雨。曹溪守獵人
之網。道播神州。雀解脚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
至殘軀得命。垂白壁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
入素。施皆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
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慳財。行方便事。或思
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多
祉萃於今生。餘慶及乎他世。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買物而

美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買物而

美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
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
當差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
買之以克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親雀嘆曰。以吾
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乃開
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愈。初久不產。
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
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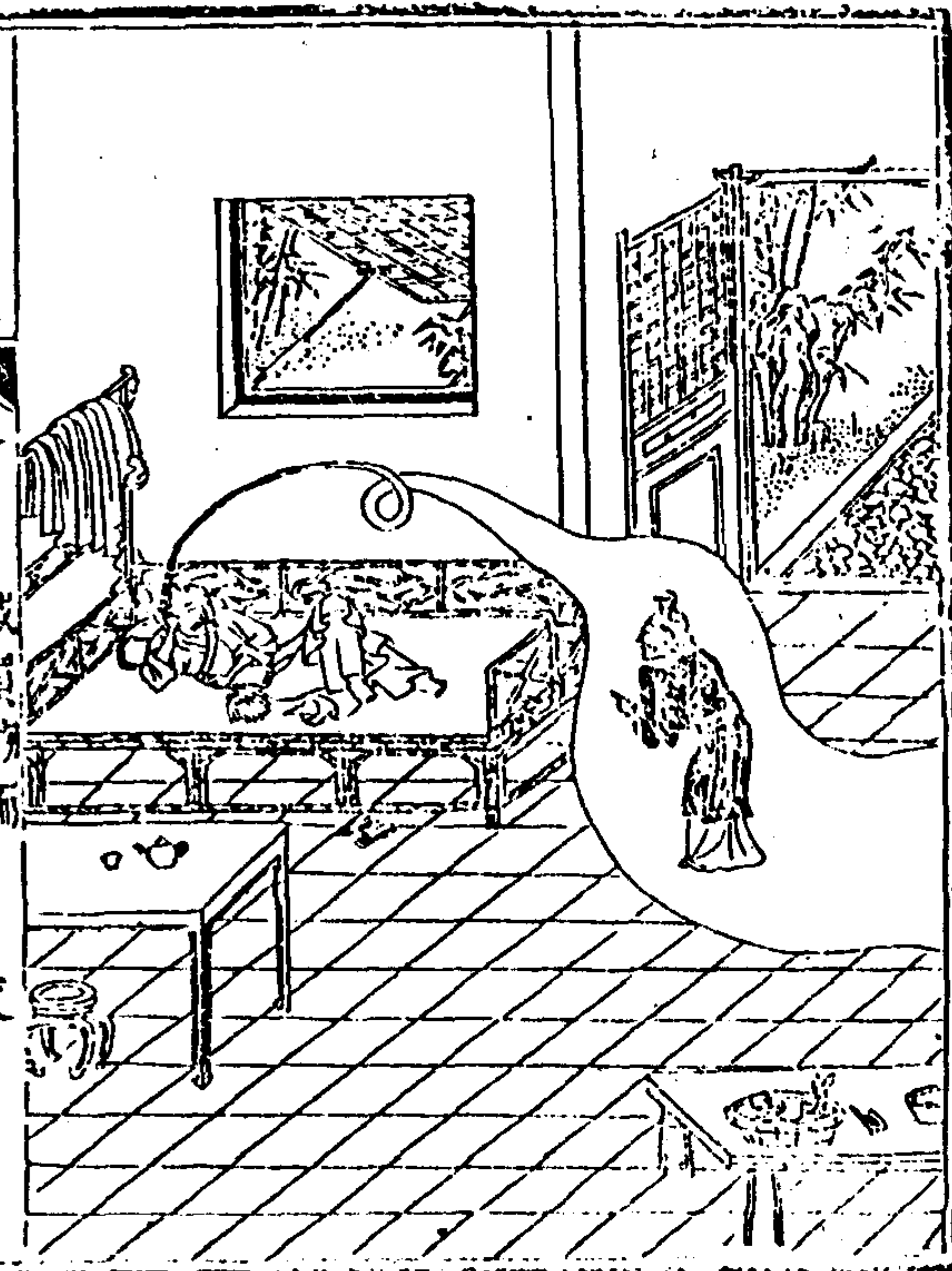
卷三

或買物而

毛

萬曆癸卯夏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鱔
魚萬頭石梁謂芝亭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
倡募衆爪之何如芝亭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奏成
入西貢訖遠城放之秋石梁夢神告云汝未該中緣
放生功大得占一科石梁杪而不語放榜果中乃笑
曰有是哉衆詰之始言其事且曰爾時我鉉發意實
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數日南京錄至芝
亭亦中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買物而

元

李坤元將破一魚先夢一皂衣嫗者曰妾腹中有五
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
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遂致
大富

一一一五九

或持齋而戒殺

箋註齋而曰持。凡以言其敬耳。而茹素不茹葷。又持齋第一關鍵。但茹素實難。世人不能勉其所難。則莫如戒殺。物之靈蠢大小。皆各有命。原無害於人。無仇於人。何故殺之哉。每見殺生之人。最能歸非拒諫。觀之。則曰。彼原可殺之物也。否則曰。今雖不殺。終亦不免於死也。嗟嗟。為一餐之享。一羹之用。而宰之割之。烹之煮之。煎之炒之。能忍下咽乎。仁人君子。無善不行。而於此尤痛戒焉。黃魯直頌曰。我肉衆生肉。各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陰陽交像註卷三 或持齋而 无

別形軀。苦惱從他受。其肥為我須。莫教閻老斷。自揣看何如。

蓮池大師戒殺文 有序

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克已口食。或利刀剖腹。或尖刀刺心。或剥皮刮鱗。或斷喉劈鼓。或滾湯活煮。驚鱗。或塩酒生醃。蟬蝦。可憐大痛莫伸。極苦難忍。造此彌天惡業。結成萬世深罣。一旦無常。即墮地獄。鑊湯爐炭。劍樹刀山。受罪畢時。仍作畜類。冤冤對報。命命填還。還畢為人。或病命夭。或死蛇虺。或死刀兵。或死刑囚。或死毒病。皆殺生

陰陽交像註

卷三

或持齋而

辛

所感也。我今泣血稽顙。哀告世人。未敢相強。持齋且先奉勸。戒殺勿為自身特殺。勿宴客殺。勿家無故殺。勿食聞聲殺。勿食見形殺。以至蜂蟻蛇蟻之類。或無害於已。勿一切妄殺。戒殺之家。福報種種。難可具陳。若更能隨力放生。遇物買救。不論微形細命。但能脫死全生。或向念佛數聲。為之加持化度。此程功德。更是難量。現前速獲富貴壽考之休。臨終併得淨土往生之報。斯言不謬。勉而行之。文曰。堪嗟人心如鐵。終日殺生造業。他身養你自身。心上如何忍得。為人若遭疾病。便去殺生造業。陰陽交像註卷三 或持齋而 辛

你願身體平安。他豈該數在劫。爹娘愛惜嬌兒。多將生靈損折。你子求命延長。他命不留一刻。父母生辰之日。宰殺猪羊等物。願親長命長生。他就該死該滅。飛禽鷹雀等鳥。走獸虎狼一切。世間只有人狠。射箭捕網打獵。水類田雞鰕鱒。黃鱔烏魚。鯢鯢。分明不害於人。何苦將他命絕。咬牙恨齒。一刀登時流下鮮血。燒起一鍋滾水。毛衣退得淨潔。開腸破肚。剗心。將他渾身碎切。鍋中烹煮。煎燒。五味調和。美香。喫下咽喉三寸。借問有何清素。忽然大限來到。一切珍饈拋擲。及至閻王殿前。但見許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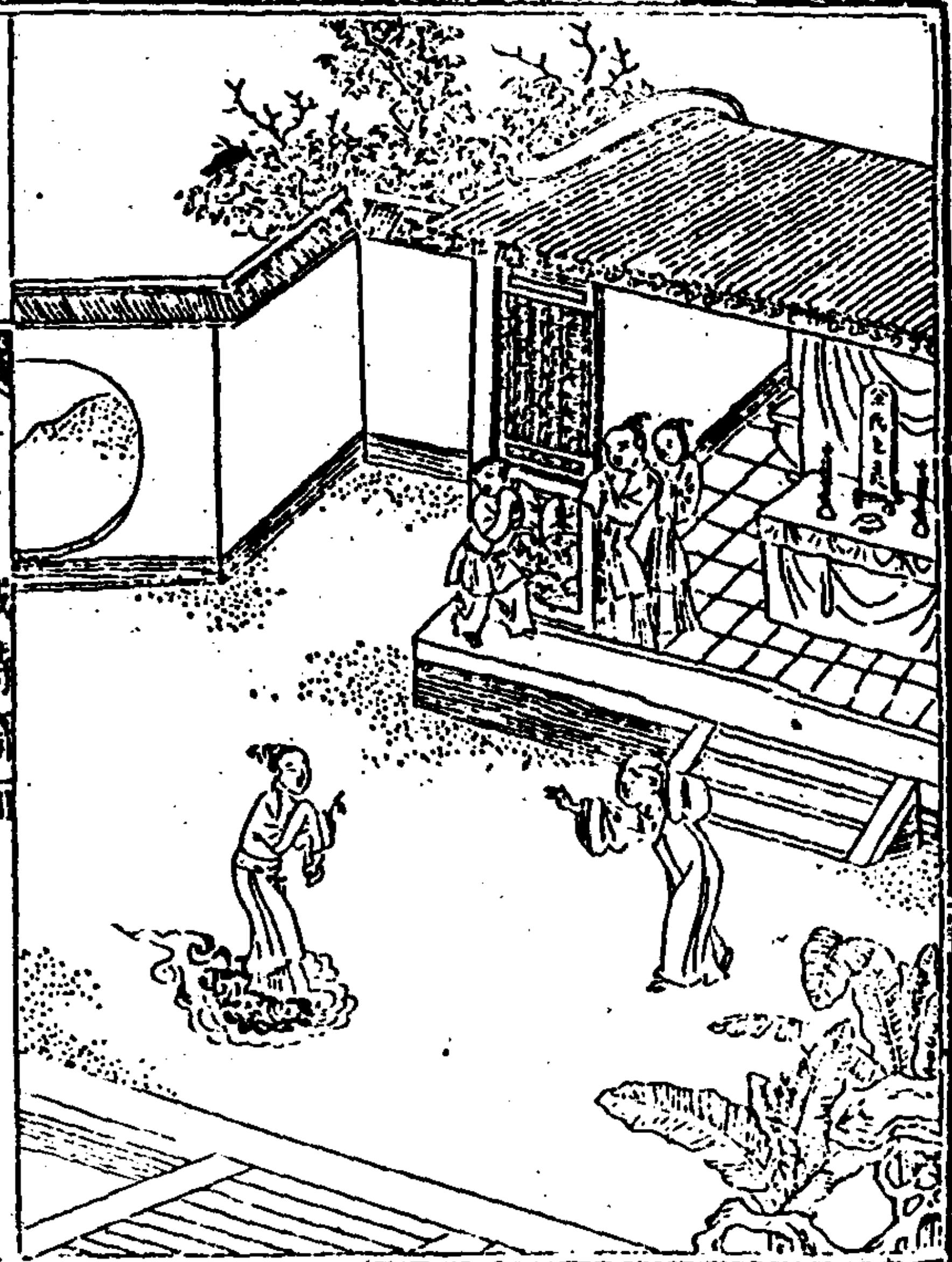
冤業前而拖拖扯扯。後頭推推拽拽。個個討命冤家。不歸悲悲切切。渾身戰戰兢兢。心中怛怛怯怯。判官來過冊簿。應當還他罪業。問君鐵面無情。銅錢打徹骨血。滾湯萬死千生。刀山千槍萬割。油煎鐵解火燒。又灌滾銅熱鐵。受盡地獄諸苦。再等閻君發帖。改頭換面出來。戴角披毛轉劫。生被刀鎗割斬。死遭湯火烹烈。又等別人嗔他。還他殺生罪業。變盡牛馬猪羊。生在蠻貊之國。身無蔽體衣裳。口無充饑穀麥。要喫羹口茶飯。不知何年何月。歷盡諸般苦楚。方轉天堂佛國。已得一個人身。還有許多罪業。不時生痛生瘡。晝夜濃濃瀟瀟。不知禮義綱常。不曉東西南北。更遭短命內亡。皆為殺心不絕。信心皈依三寶。常遇高僧傳說。聽得一言半語。伏此佛法功德。誠意精持五戒。發願修行懇切。話頭一念純真。彌勒親來迎接。往生淨土。西方免在人間造業。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持齋而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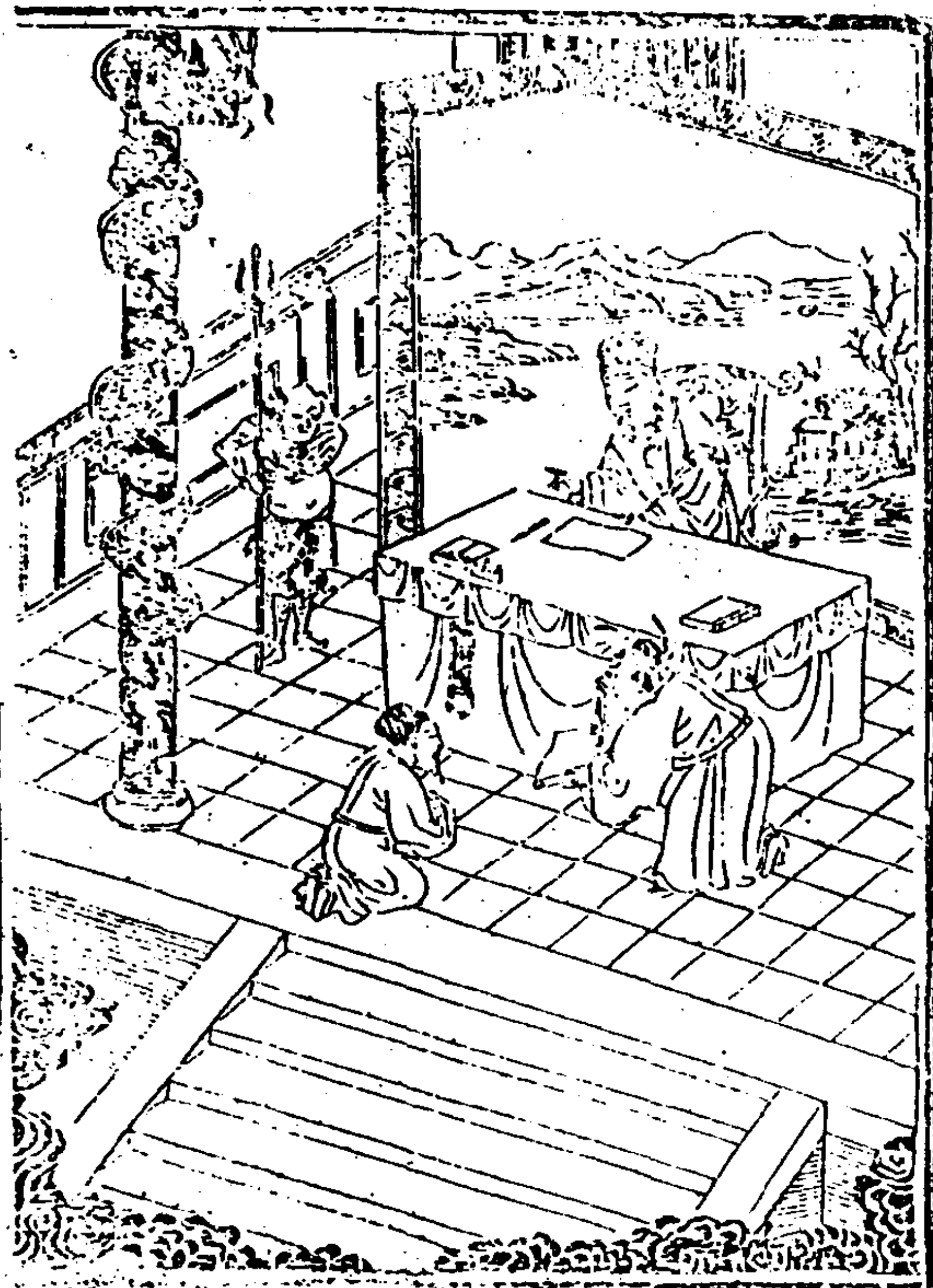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或持齋而

三

具林華武昌庠生妻余氏。持齋甚潔。華厭之。每詆其妻曰。心好何用茹素。即茹素亦不過積口福耳。與其來生享福。曷如今生享現在乎。後妻病死七日。魂至家中。語華曰。吾前世有夙孽。罰兩世作女身。冥王嘉我持齋歲久。且虔。俾令轉女為男。作貴人矣。汝應有科第。緣恣意吃葷。凡親友為汝殺生。見之從不勸阻。罪歸汝。祿已削盡。今秋命終矣。一時守喪親戚。併僕婦。無不嗟然。華大恐。即許愿吃長齋。凡遇殺生之家。苦心開導。率多從之。至秋病危旋愈。閱十年。竟中式。享壽七十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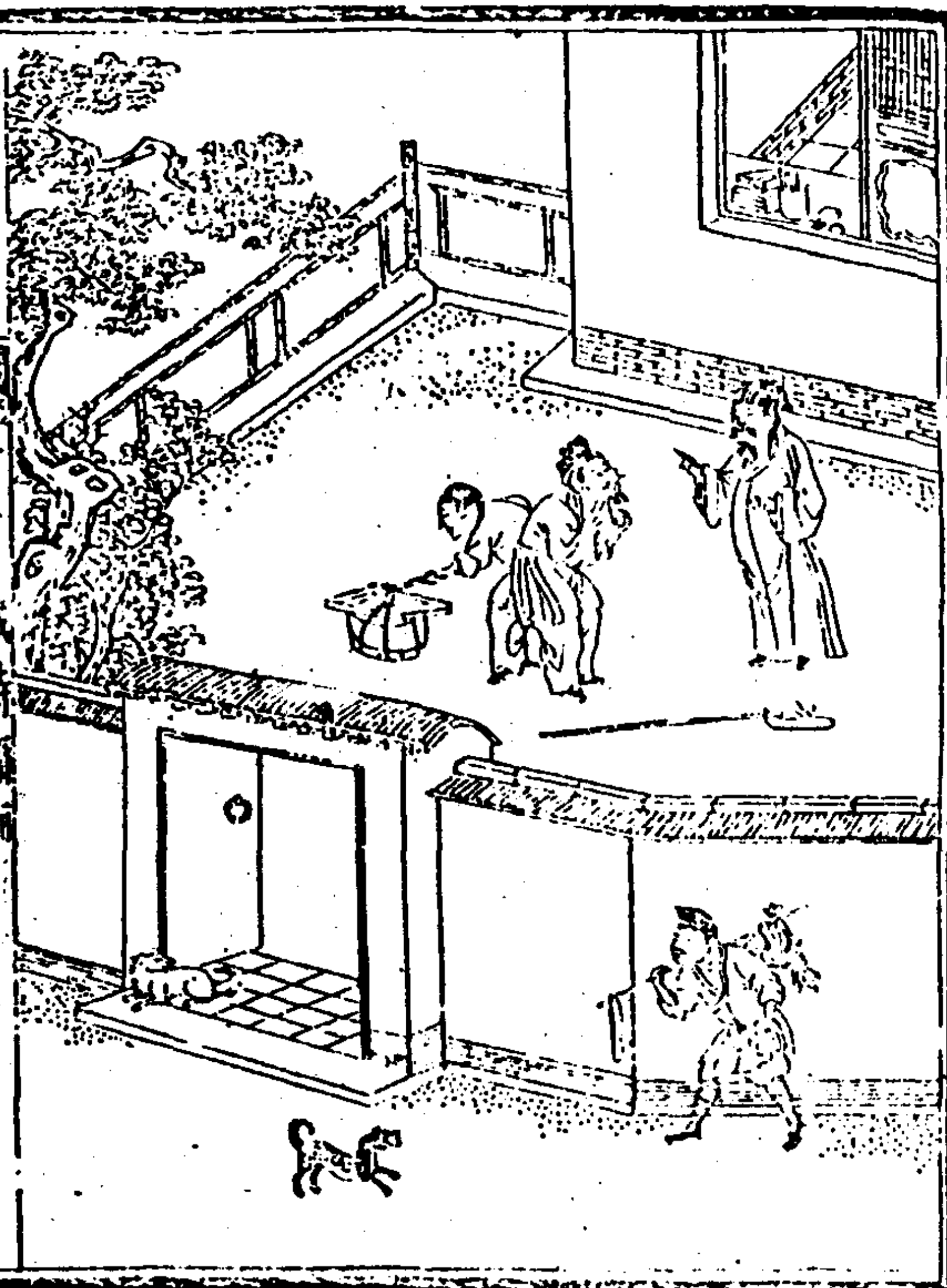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三

武持齋而

三

孟兆祥少多病。夢神語曰。戒殺生。即當愈。孟曰。吾家無故不殺生。但遇宴會。祭神。暫殺。似不為過。神曰。汝未總算細數耳。呼左右取簿來。上開載所殺數目。一分明。曰。人之作孽。獨此為甚。孟遂發願。終身不殺。并刊布勸人。病即全愈。



陰陽文像註

卷三

武持齋而

三

江浩山東富戶。俗好殺犬。浩雖未殺。買食不忌。年逾五旬。無嗣。同各寺廟。許願求子。夜夢神告之曰。冥中聞人食犬。即惡其不義。諸樣示罰。畧無愜意。汝不忌此。許願何益耶。浩醒後。同妻言。誓不食犬。且將此語。遍戒鄉人。次年即生一子。浩益勉力。凡殺犬十餘家。請至各與貲本。令其改業。費不逾百金。又生一子。長成。俱登鄉薦。

舉步常看蟲蟻

箋註 蟲蟻之行於地也。一堆一團。人皆知惜。獨是三三兩兩。人忽不經意。因而踐死者不少矣。獨不思一步而傷數命。日積月累。其造業爲何如耶。故必留心看之。不使誤踐其生。則惻然不忍之心。可謂無時無處而不存矣。

陰鳴文像註

卷三

舉步常看

三

陰鷲文像注



陰鷲文像註

卷三

舉步常看

三

金華寺有柏數株。忽生毛虫。色黃而長。近二寸。蠶食枝葉。莫知紀極。寺僧秀榮惡之。悉命掃除。埋瘞。或棄於柴積。其徒秀仁。又取柴積。晒於日中。俟虫死。方以供爨。數年秀榮卒。時寺內別有一僧。亦卒。既而得還。語秀仁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虫。緣迹啞噬。苦不可忍。秀仁聞而大懼。不數日。亦發背而卒。



陰陽文像註

卷三

舉步常看

三

大慈寺僧脩準新開一軒四面皆竹欄檻上多有猿
子緣逐脩準怒立伐其竹盡取鐵子棄於火中未幾
忽患癰瘡頭面尤甚命醫視之醫曰此名蟻漏瘡不
可療遂卒。

禁火莫燒山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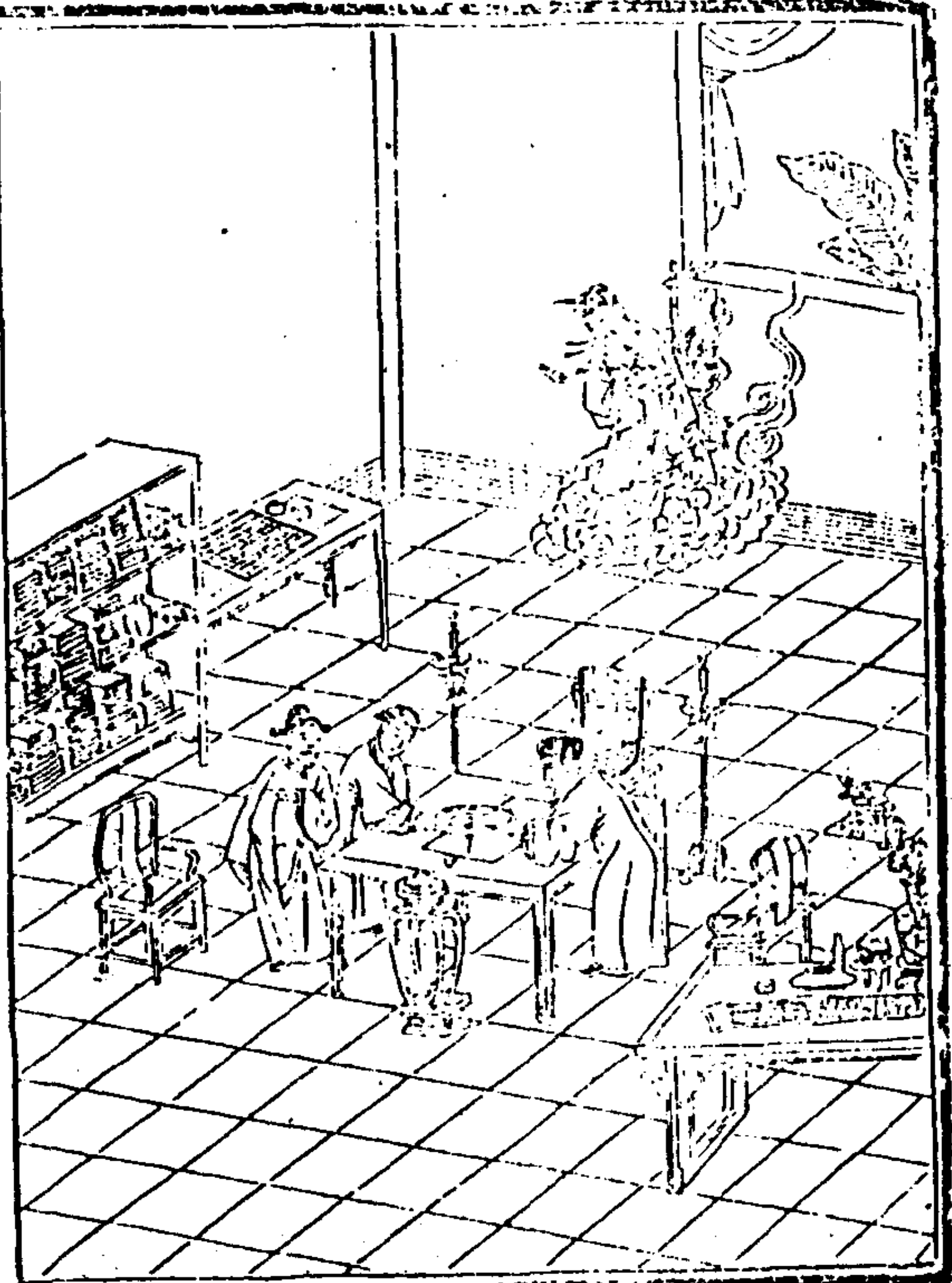
箋註山林爲虎狼所居火焚亦足以除民害但火
一起延燒必不能過凡鳥獸蟲蟻不知抗死幾千
萬也惟禁之而物命藉以保生矣功不在鮮網下

陰陽文像註

卷三

禁火莫燒

三



陰陽文像註 卷三

禁火莫燒

完

李恂山東進士爲浙江令。一夕請呂祖降筆問明日有何事。其乩詞曰。日光未出滿天紅。震地災臨百室空。莫怪南陽人脫難。陰功全在鐵爐中。次早東街失火。延燒百餘戶。居中有許家獨免。恂思東街震地也。南陽許姓也。傳來問彼有何鐵爐。能積陰功。許對曰。每墳前燒紙。盛鐵爐內。不在地上。春秋恐昆蟲燒死。冬月恐蟄虫炕死。行之甫十年。不謂神見佑也。恂嘆契之後邑人燒紙。皆知用爐。無復有然火在地者。



陰陽文像註 卷三

禁火莫燒

罕

耿常青州人有癰症無子。秋杪坐車往本莊養病。佃戶請其看野燒以散悶。燕云草灰入地。土脉壯。常力阻之。一夕夢其父曰。爾癰病當愈。勸阻野燒一事。蟲蟻全活多矣。後遇良醫。熬虎骨膏。服之愈。復生一子。以承宗祧焉。

點夜燈以照人行

（箋註）黑夜無光。不辨坑凹泥水。行人多苦。况焉。爲之點夜燈。則放膽前行矣。所以點燈之家。應有眼明之報。爲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帝視之。其光如電。故人遂名爲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人行耳。費小功大其剋而行諸。

陰陽文像註

卷三

點夜燈以

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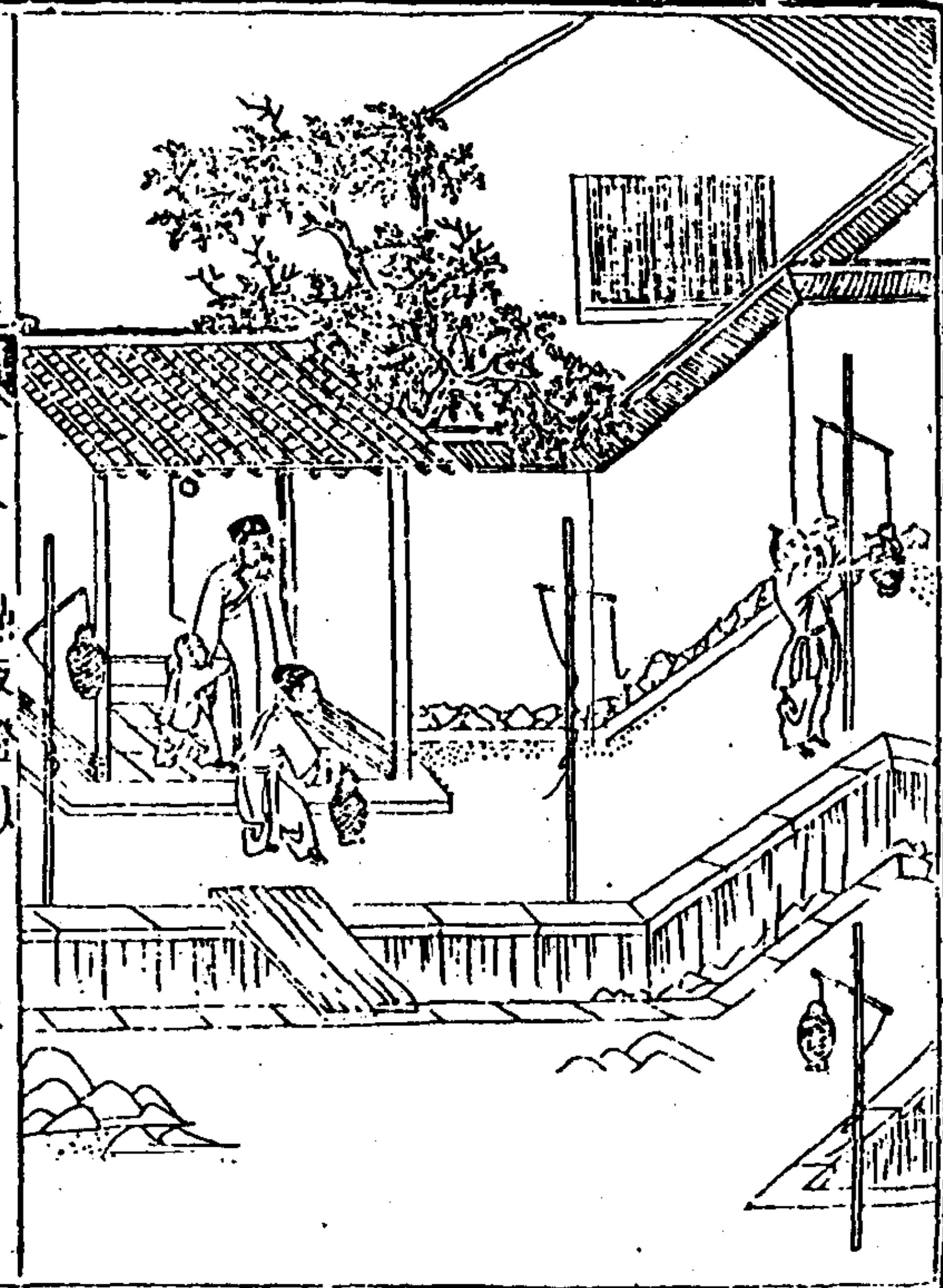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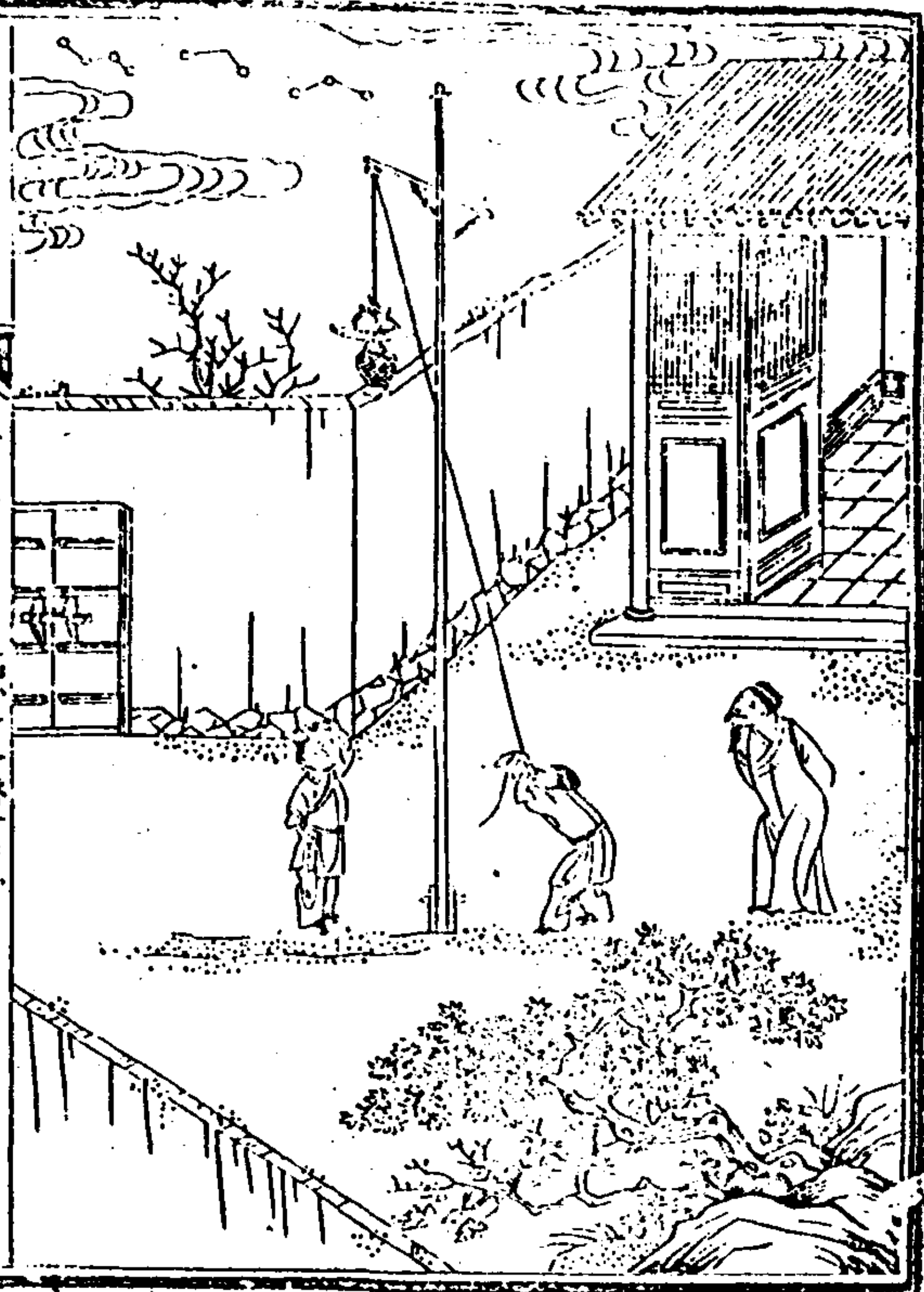
卷三

點夜燈以

望

王之佐。大興人。家住泡子河。門前有深溝。一帶每至春三月。淘溝時。佐插小燈籠數十處。行人無復有墜落者。生子二人。一中文舉。一中武進士。





陰陽文像註

卷三

點夜燈以

聖

馬大駁。廣平府庠生。三世眼近視。至駁尤甚。一道人勸以長供天燈。可佑目力。駁虔供之。又于各廟宇。遙朔望。徧捨油燈。十餘年不倦。嗣後目光炯炯。頓改近視。門風矣。

陰陽文像注

造河船以濟人渡

〔箋註〕濟渡在大人爲偏小之事。所謂惠而不知爲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舉。此一念能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爲政者。亦不可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涉之苦。大則除人懸沒之患。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力共造。福其未可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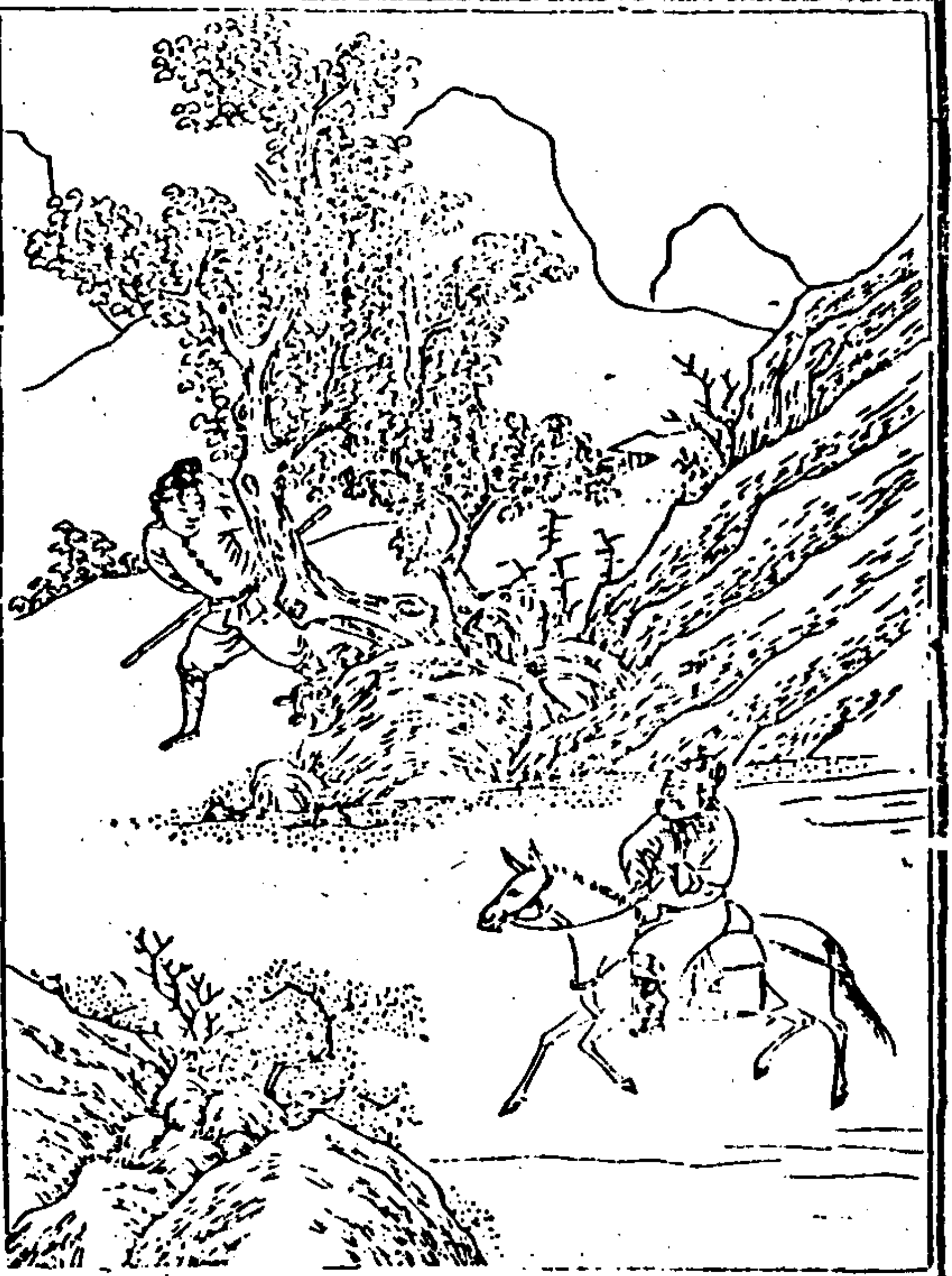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造河船以

聖

一二一五二七



陰陽文像註

卷三

造河船以

聖

劉翦子山西人貿易真定間過滹沱河見船小人多
擁擠不開捨造大船一隻價值百金後携千金回家
路遇盜問曰爾非捨船於滹沱者歟客曰何知之曰
今早林間有人曰前路劉翦子捨船功大劫之罪不
小言訖不見今見爾長鬚是以知之劉得免於難焉

勿登山而網禽鳥

〔箋註〕禽鳥之在山也。既清泉不與人爭飲。養草子
不與人爭食。占樹枝不與人爭居。而必網取焉。是
人而不仁矣。諺語云。勸君莫打春天鳥。兒在巢中
望母歸。句。俚而悲。當參看以為戒。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登山而

聖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登山而

聖

孟坦。涿郡武進士。好遊俠。挾彈飛鷹。以為樂。重陽入山登高。見鳥雀無數。近人不知驚避。坦取彈打落許多。餘鳥哀鳴散去。寺僧勸之不聽。到冬月。帶網上山。羅取數百。做京師賣鐵脚製法。煎炒下酒。竟以為常。隔三四日。便去一次。除夕前一日。又帶網上山。羅雀以卒歲。騎馬走嶺。突有群鴉飛噪。掠馬頭而過。馬驚墜地。折其右腿。坦泣悔曰。吾網鳥之報也。竟成跛人。終身不能作官。

勿臨水而毒魚蝦

箋註魚蝦生水中。並無觸犯人處。而人勾釣網捕。取而貨之。以致活活水煮。活活酒浸。活活刀割。活活煎醃。造孽已重矣。况藥而毒之耶。毒之則一池盡死。不留遺類。慘乎不慘。吾願世人。別求生理。勿造此彌天之罪也。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臨水而

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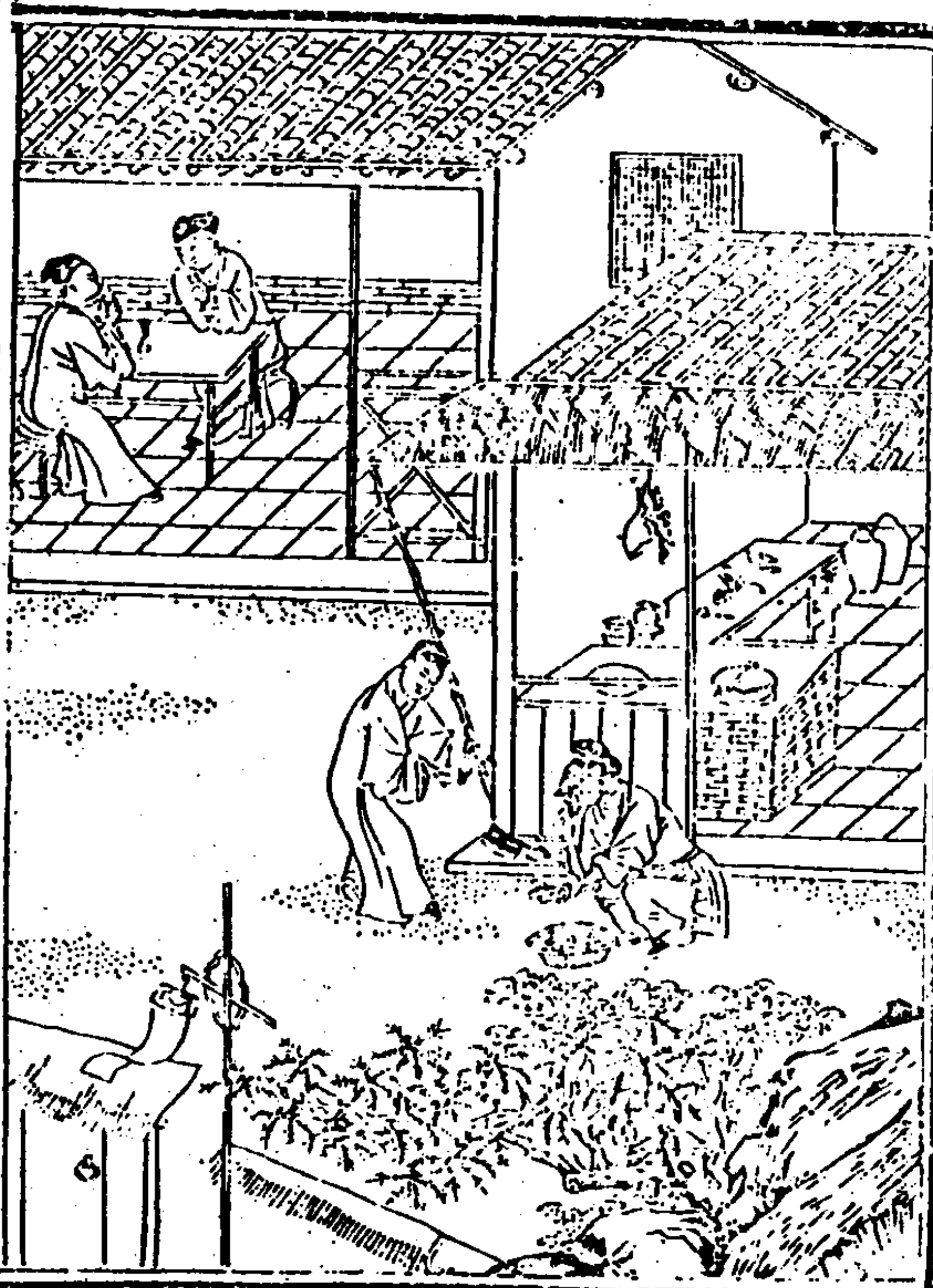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臨水面

平

天湖居民皆以捕魚爲業。獨沈文寶家合家好善。凡
隣人獲魚。用錢買放。人皆笑之。沈獨喜。行不倦。適
時疫盛行。其隣人夢疫鬼執旗一束。自相語曰。除放
生。沈家外。挨家可盡。神旗由是居民數百家皆染疫。
獨沈一家無恙。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臨水面

平

宣和間楊序夢神告曰。子踰旬當死。能活億萬命。乃
可免。序曰。大限已迫。物命有限。未易滿數。神曰。佛書
云。魚子不經塩漬。三年可活。子盍圖之。序大書神語
於通衢。由是見人救魚。即取子投之江中。月餘。復夢
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既而年果九十。

勿宰耕牛

箋註畜類之最苦而有功者莫牛若矣用以郊天上帝所欲用以耕田下民所賴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玉猶不敢輕殺則凡民可殺而食之乎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頗報可駭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與鬼怒戒之三日名書金錄永以為戒子孫百福。

呂祖戒牛歌

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勞又不見日當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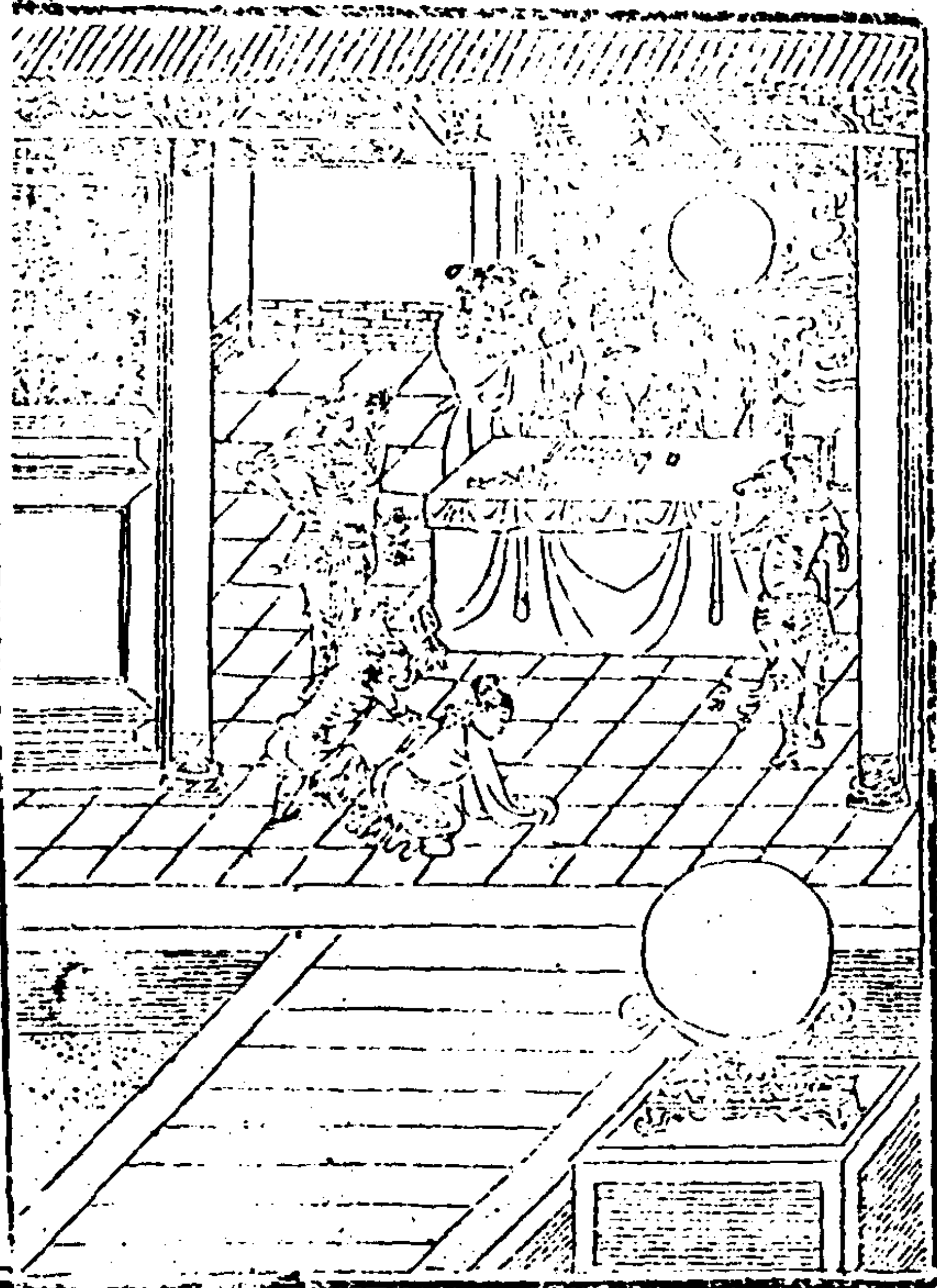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宰耕牛 至

血汗通身泥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恨貪財農心狠如狼虎見他筋力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開肚血塗鐘皮鞣鼓骨雞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雖不難今日粉身苦不苦冤魂泣訴閻羅王閻羅悲憫不能語但說宰牛夫受罪在地府或手刺樹莖或擲刀山嶠或灌滾銅汁或烙紅鐵柱永劫不翻身翻身世變沙又有食牛人不由人勸阻勸之起爭端阻之笑迂腐怕說牛有功強說牛能補一任罪通天不知何肺腑豈知一食牛立刻天神怒縱有奸心腸此條登惡簿應註禍來侵暗折

陰陽文像註

福無數貪天逮兇孫甚至戒門戶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親殺而食之喪心伍我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祖。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宰耕牛 至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宰耕牛

五

姜微。山東人。弱冠聯捷。生子屢殤。一夕病憤。有人拘至冥府。冥王責之曰。汝家累世不食牛。汝父尤好演說食牛報應。故賜汝少年登第也。自汝中後。僕役日衆。卒食牛。汝雖不知。罪應生汝。且汝鄉中人。俱肯食牛。汝爲一鄉之望。若輩素信汝言。汝明知不脞。瑣勸罪亦應坐。汝子剛壽終。今折盡矣。微求放回。改過。冥王許之。微醒後。嚴禁僕役。不許再食。凡見鄉人便問食牛否。食之即懇其永戒。甫依允。隨揖謝之。甚至叩首以堅其意。鄉人號爲護牛伽藍。後官至郡守。生二子俱貴。享壽七旬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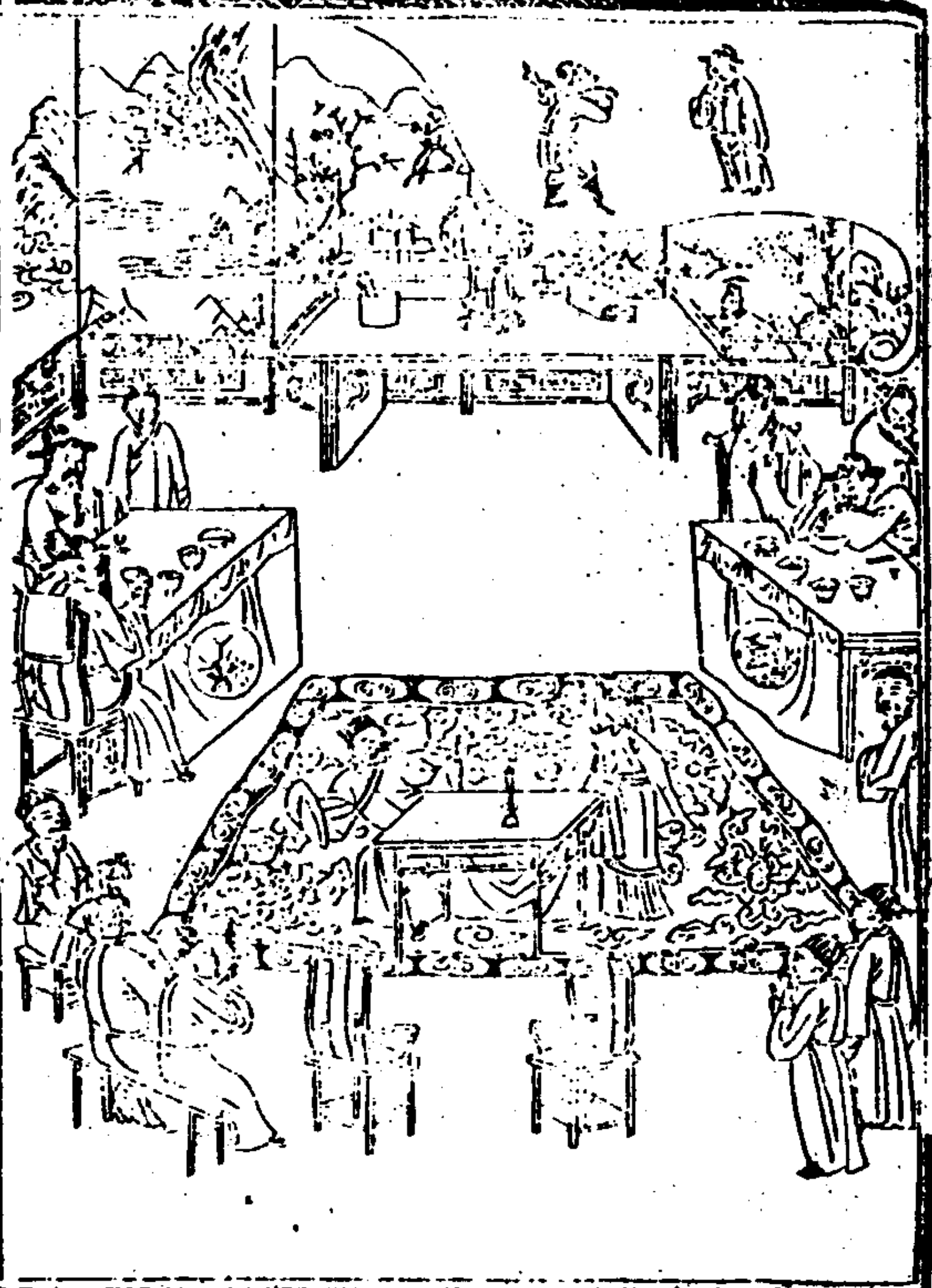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宰耕牛

五

某府司李。忽暴卒。一夜復甦。急請太守至床前。曰。某昨爲陰司攝去。余乞命甚哀。冥主不許。既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則可再生。限爾三日。今求諸公爲我徧勸百姓。以救我生。衆以爲妄語。佯諾之。不行。過三日。復報司李死矣。太守大驚。即召僚屬。立一簿於通衢。令願持戒者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李復生。太守往問之。云。復被陰司攝去。冥主怒于負約。予正哀泣。忽見黃衣人。空中持一簿至。云。是勸戒食牛人姓名。冥主閱之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司李後年至百餘歲。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宰耕牛

五

嘉祐初胡惲爲福建方伯。延尚書林俊宴會。俊忽昏寐。良久方甦。語坐客曰。異哉。適召至一官府。主者乃吾宗尚書也。云。閣君即朱范文正公。吾爲其屬。以爾昔爲縣官。不禁宰牛。賦壽一紀。予曰。爲縣時。曾有禁宰牛榜在。聽令縣神錄其禁榜。果有之。仍代申奏。還其壽。座客皆驚。成誓終身不食牛。後俊果十二年而終。

陰陽文像注

勿棄字締

〔箋註〕字締之當敬惜也。人亦知之。但忽焉不察。以致遺於道路。而踐踏焉。甚至落於坑廁。而污穢焉。皆棄之者之過耳。嗚呼。人不識字。有眼如盲矣。〔巨富〕奚益哉。每見貿易莊農家。溫飽有餘。詩書識。杳無文字之緣。難附士人之列。良可浩嘆。至若名門宦族。科甲頻興。書香不斷。由於敬字惜字之報居多也。然則字締顧可忽諸。

文昌帝君勸敬字締文

士之隸吾籍者。皆從敬重字締中來。如宋朝王沂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棄字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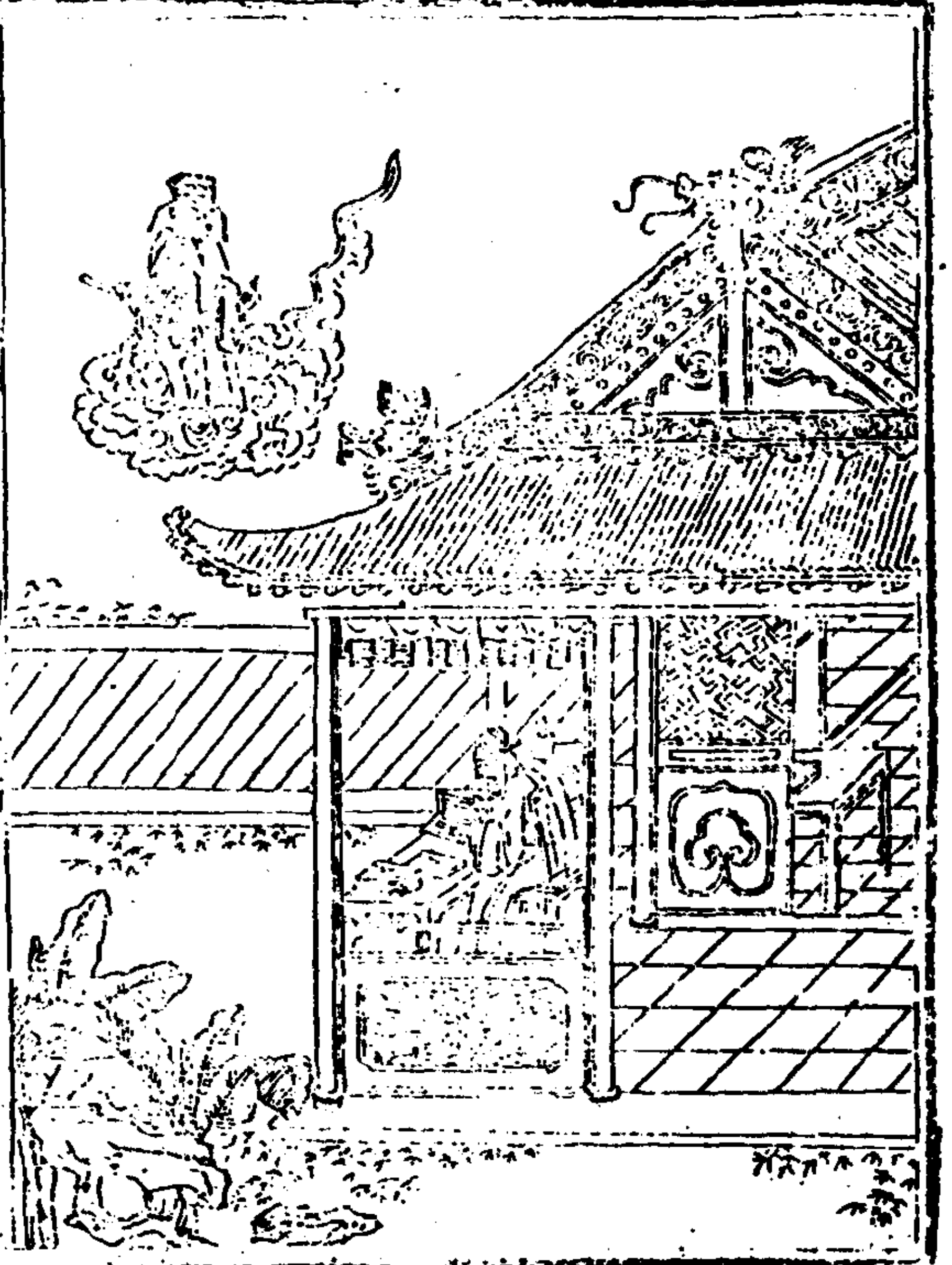
五

公。其父見字締遺墜。必撮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附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締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魯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魯。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爲証。余竊惟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彼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締而泥糊。或以指針。或以裹物。或以糊意。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立知三教本一。而欲強分別耶。况吾自有善惡二

一二一五三三

司拔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籍之類如平生苦學難
寬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所黜。不
能一挂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
籍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
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瞎者達則不足以爲
戒姑以近者言之且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
害癩且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戒亡果報昭昭
在人耳目楊金善亦百行之後埋字籍而五世登
科李才材墓字籍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豈
無非因老君降生之辰王帝御太極之殿脩文即
陰陽文像註卷三 勿棄字籍 五
顏公葛真入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籍爲
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相告諭相率諸家
始終不怠者即消災而降之福若知而不敬者即
奪其福而降之殃王帝旨下專委吾通行飛鸞甲
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
曾於漢中降鸞曉諭印施又今降於南安普行戒
諭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顧惜而敬重之此即諸
生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貢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
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以救士風之類庶幾夫子之
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即吾之

願望也信祈神者誰爲我發若世人見此示諭之
文即當逆相告戒使人人敬重字籍則獲福無量
若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棄字籍

五元

陳元善為諸生時與衣覓人廣拾字籍按片酬價每
逢朔望焚燒灰埋以土念年如一日焉後入場卷已
遺棄旁官耳中有人語曰此敬惜字籍人也宜細看
勿違天意遂獲中官至吏部郎中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棄字籍

本

何思振文名藉藉友人兩邀入惜字會辭曰我素敬
字何以會為其實不過偶見片籍隻字檢之不甚欽
重也後入場四次俱被貼出蹉跎四旬外悔曰得無
不入惜字會之罰歟隨買竹篋百餘凡書館中科房
中付篋貯字籍月終取焚如是三年入試竟完三場
聯中經魁

勿謀人之財產

〔箋註〕財產在人豈堪我謀耶。謀之者或乘其孤或乘其寡或乘其危急而無告或乘其愚情而可欺。陽謀之令其不敢不從陰謀之令其不知不覺及財產到手自以爲得計不知虧欠他人陰律甚嚴大則永墮地獄小則變畜償還可不畏歟。古詩云誰不愛多財無奈屬人有誰不願多產無奈屬人守人家豐足積福來如何弄心謀在手橫要橫霸勢難行姑用好言作好友故意放債將伊吞故意假借將伊負故意勾之貪賄博故意引之迷花陰陽文錄註卷三 勿謀人之 空

酒若草役謀各不同諸如此類十八九情君清夜自思量虧心致富焉能久帝鑒懷臆務有時後來惡報先知否。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謂人之

室

溫淑山西舉人。誣使同窓許生銀五兩。要之。支吾不與。許亦不復提起。後身死。許家產一黑驢駒。腹下有白毛。溫淑二字。許嘆息。其子聞知。訟於官。官令吏檢視。真溫淑二字。諭其子還銀。將驢駒牽去。驢雙目交。流走至山嶺。墜崖跌死。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謂人之

室

羅脩順天人。無恒產。好誘人子弟賭博。就中取利。以致人傾財蕩產。弗顧也。其姑夫勸伊勿墮此罪。脩曰。彼出自情願。有何罪耶。其姑夫曰。雖彼不肖。而爾設心不良。罪復奚解。未幾。脩生一子成啞。一女兩目忽瞽。自知為誘人賭博之報。遂削髮為僧。甫半載。生疽死。

勿知人之技能

【箋註】技能者。於世爲有用。於人爲有益也。我薦揚之。不惟彼身得通。即需之者亦大受其利矣。此固方便之行。而實陰陽之事也。奈何妬之耶。況技能在人。遇合有命。遲速有時。終無埋沒之理。而我空妬之。究竟於彼無碍。則亦何益哉。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知人之

本五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知人之

突

費經邦崇慶宦族。年五十。遭盜劫。家業蕩然。衣食不給。一僮人問之曰。公其有隱過歟。曰。吾平生見有技能者。人贊揚而我厭聽。或從中加一二貶語。以致人不信服。致彼窮且困也。今受此罰。懊悔無及矣。

勿淫人之女妻

錢註女妻之在人微嫌猶當避也。知淫之耶。天道最惡淫。犯此則立干天怒矣。昔有人被攝陰司。歷述閻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為首。百行孝居先。淫之罪大矣哉。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壽。淫報世人打破此間。過色不動。則真人品真德行矣。非聖賢孰能與於斯。

離仙祖戒淫歌

誰家少艾顏如玉。鍾情故意迎人目。多少賢豪善檢束。到此關頭便失足。可憐失足欺幽獨。妄謂罪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李

微猶可贖。豈知天將淫惡錄。載在簿中罰欲酷。折肱祖宗遺下福。削爾前生脣下祿。爾悠悠好壽。數斬爾綿綿。廣嗣續罰之不已。令變畜。甚至永使墮水族。看此慘報。我亦哭。嘆人何苦迷粉爾。今懇世人聽忠告。好色來前避欲速。他女原非爾花燭。他妻原非爾眷屬。他女勾爾入他屋。爾莫從他暗相逐。他妻誘爾同他宿。爾莫與他私相熟。爾若魂猶無把握。但想一誤入地獄。爾若慾火難降伏。但想一犯遺冥戮。想到此間身酸慄。自覺心灰如槁木。心加槁木純無欲。神鬼聞之皆敬服。

明曹狀元飛防淫篇

語云。天道禍淫。何舉世樂淫而不加防耶。若輩有恬不以為罪者。有明知為罪。不能自禁者。其間或以勢逼。或以利餌。或以情誘。只顧淫歡。不顧陰陽之立喪。良可悲已。至如僕婦之侍側。乳婢之近幃。往淫至便也。而喪厥陰陽。較尋常不減毫末。又如尼姑之素居寡婦之孤宿。勾淫至易也。而喪彼陰陽。較尋常更加三等。他如貪迷娼妓。狎弄狹童。染賤類之瘡毒。乖人道之常理。穢淫也。而敗德不淺。諸如喜談閨閫。好編豔詞。玷良家之門風。引穉子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李

之慾。實導淫也。而口業尤深。凡此淫行。皆天怒不可測者。可勿防歟。防之者何。視其面。應比我妹之梳粧。我妹之修飾。而淫心為之一消。接其語。應思我父之臨上。我母之來前。而淫心為之一息。就其身。應想龜神之申奏。三尸神之奔告。而淫心為之一盡。灰兼之邪徑弗由。褻語勿述。則不惟無罪。而陰陽無淫也。然此就未犯者言之耳。若素犯淫行。又有速悔之法在。昔賢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從此見色力拒。見善力行。久之而色惡抵牾。善量充滿。即可以轉禍為福也夫。

施恩山輯解曰。淫之作業甚矣。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掠妓姦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色。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已之子女。婦來至。或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回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已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塵宜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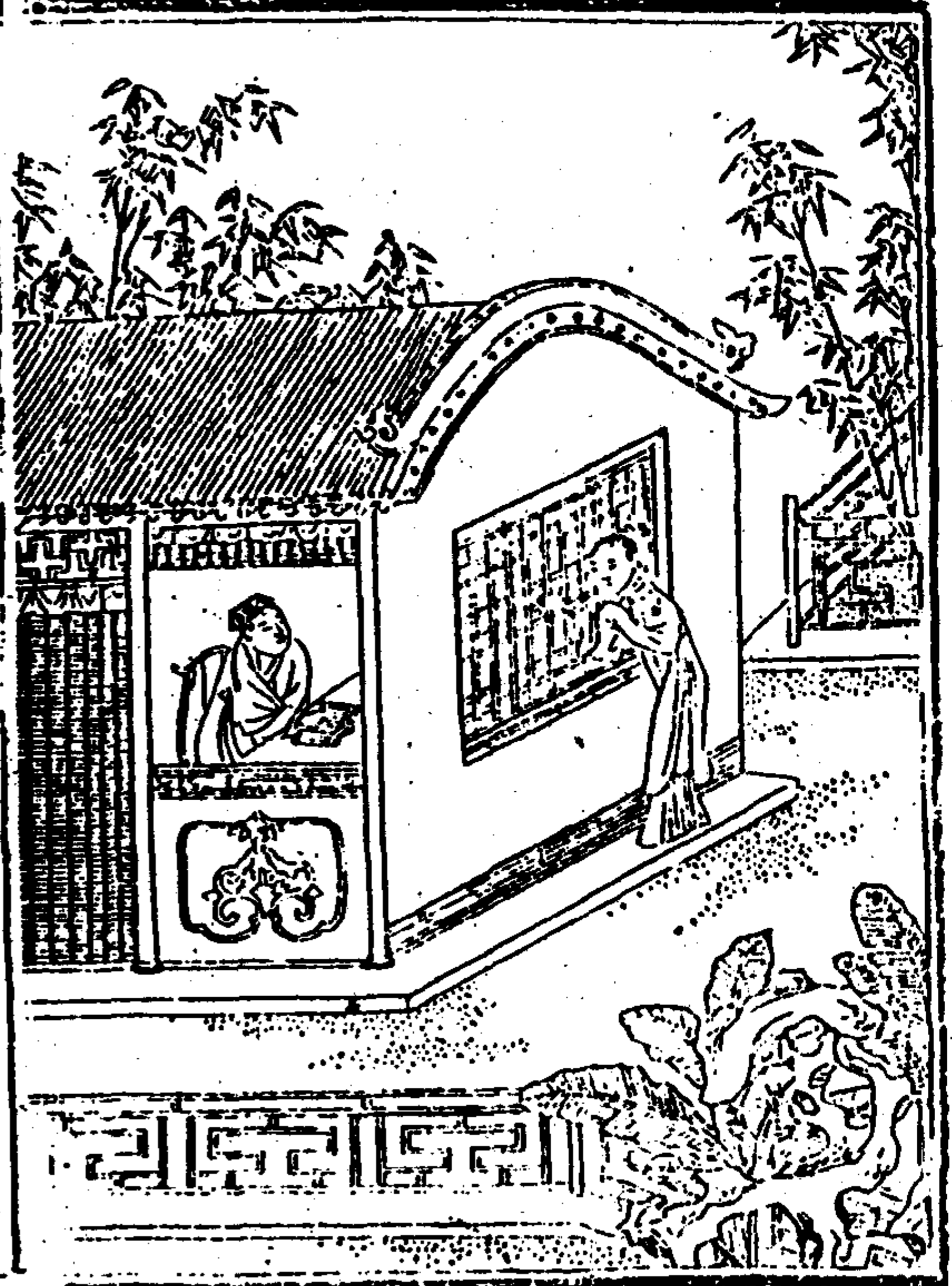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三九

廉耻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個優戚。獲者必拂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胤。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宴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况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狎比孩童。多致內亂。吾願後之人。刻骨警肌。共圖泐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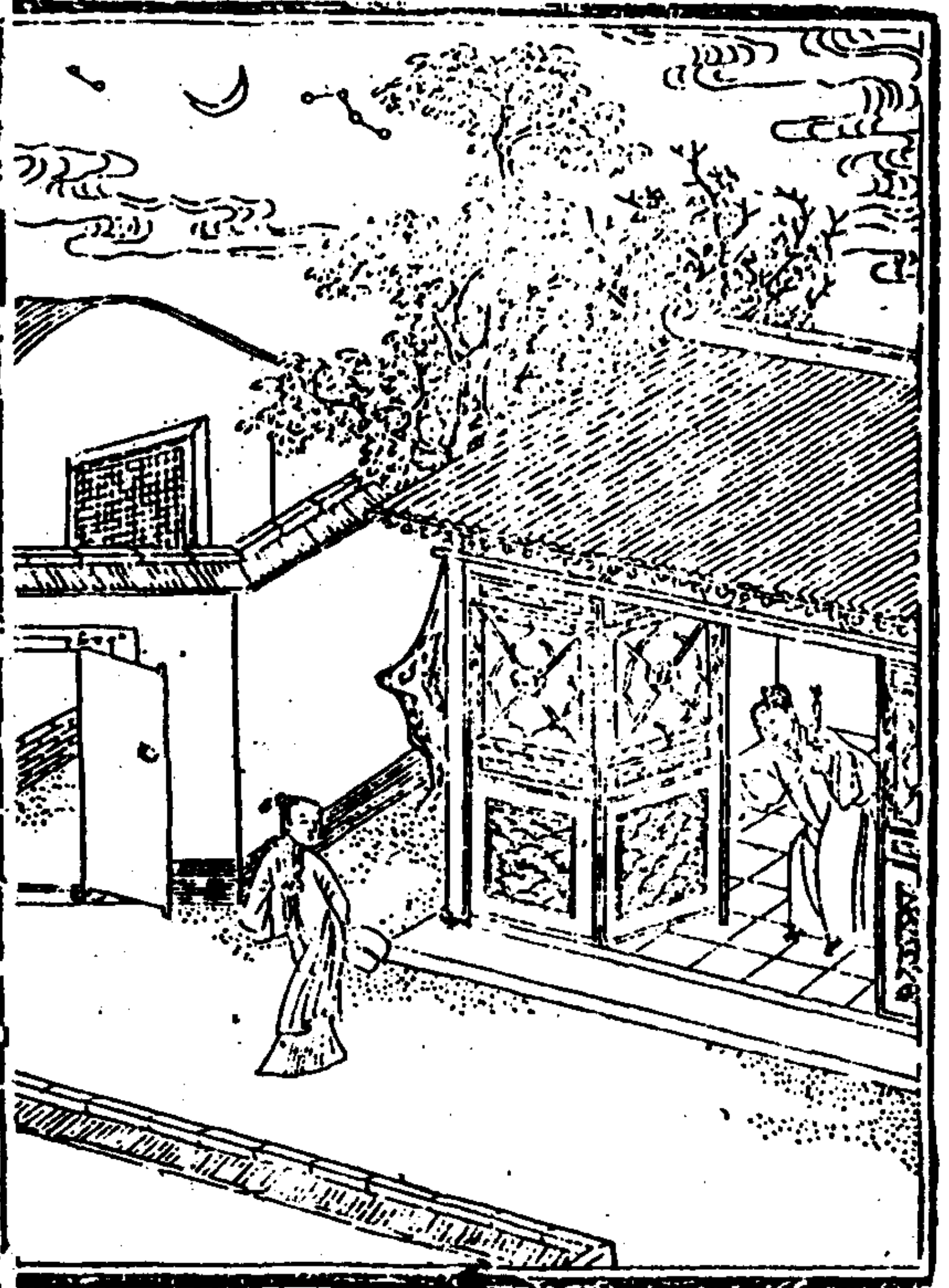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十

唐公臯少時讀書窓下。有女謂之。將稀窓損破。公補訖。題詩云。損破稀窓容易補。損人陰陽最難脩。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句。異而詰問。後果大魁天下。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進人之

子一

太倉陸容天順二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
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曰風清月
白夜窻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
前已薄相加遲明托故去是秋中式先期公父夢和
守送一圓題月白風清四字公成進士官奉政

陰陽文像註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進人之

主

如畢胃起宗為諸生時報莊誦感應篇戊午入闈病
甚昏憤中不知何處下筆及登鄉薦赴督學親供見
墨卷字端楷如常疑有神助已未下第歸於願增註
此經因念好色損德尤甚於兄他色羨二句下備列
報應以戒世人時塾師羅憲岳助寫後憲岳歸南昌
戊辰正月夢道服者三人一老翁中立二少年左右
侍老翁手持一冊左顧曰爾誦來羅竊聽愕然曰此
冒公感應篇見他色羨下註語也誦畢老人曰該中
後石顧曰爾咏詩即咏曰貪將折桂廣寒宮那信三
千色是空看破世人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羅

一一五四一

即作書併詩寄其子。及榜發。公果登第八。公歸其子呈羅書。惟詩中榜花二字。不可解。後偶閱一書。有云。唐時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乃知冒姓實應之。公官至憲副。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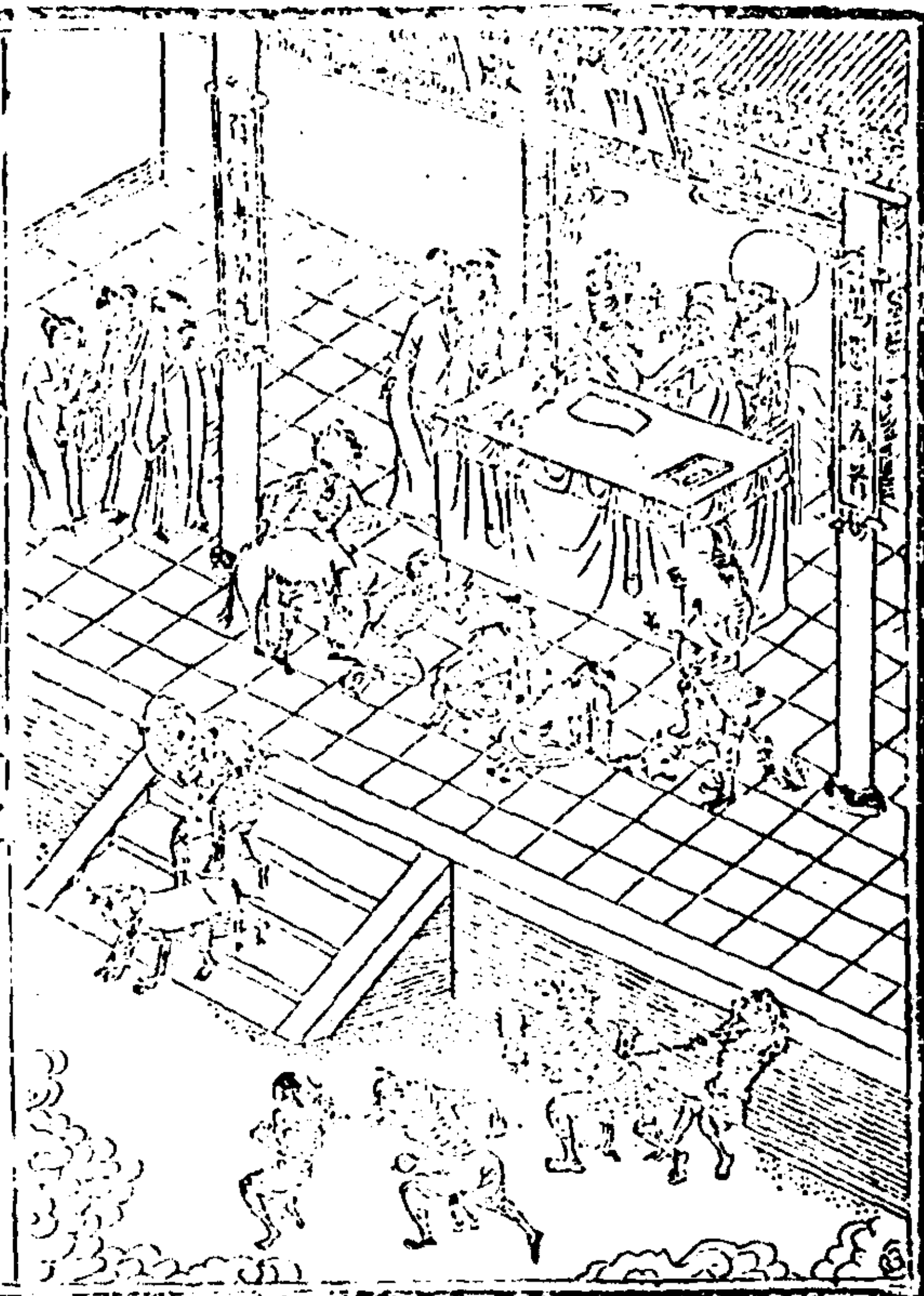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幸

唐李登。年十八。為鄉貢首。後年至五十四。屢不第。詣葉蒨法師。乞入冥勘之。師曰。蜀梓潼有神。掌文昌職。貢舉司祿。吾當為汝叩之一日。上章謁問。神命一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上帝賜王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得舉後。窺隣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繫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奪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城中。淫一良人婦鄭氏。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隣女王慶娘。已削其籍。師還告登。登愧恨死。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三五

崇禎間。福建呂清。號子介。太學生。好談閨闈。述淫褻事。每見婦女。便魂飛心蕩。偷視不已。幸邪緣未湊。尚無外遇。年三十。二子相繼夭。度日窘甚。一夕暴下。伊祖父之疾走。請問何往。其祖怒曰。我們兩世好客。易積的陰陽。到你身。應發巨萬財。成望族。誰料你心愛色。口造孽。次第將福折盡。終日報怨窮。豈知暗折去萬金乎。終日想二子哭。豈知自受罰折死乎。我們恐你慾心難制。再作出一件真淫行事。就斷送了後裔。不得已哀懇冥王。自己拘你到冥府一看。便曉得淫人妻女的利害了。清曰。聞淫人妻女。應絕嗣。我實

陰陽文像注

怕此。未嘗犯也。時冥吏在傍。叱曰。寧止絕嗣哉。如色來勾你。就之不辭。乃僅使絕嗣。若設心引誘。用勢逼。更有一犯屢犯。甚至恃倫者。亦有到手後。伊自戕其夫。自墮其胎者。此何等罪。寧止絕嗣哉。要知淫惡。陽律寬而陰律最嚴。凡衆生有淫惡一事。三尸神舉首。皂君賊臣申奏。隱漏即有大過。但報應有輕重遲速之異耳。如不信。今日發落淫惡人數起。你眼兒便知。少頃吏入府。冥王陞殿。鬼卒帶衆淫犯。荷枷跪下。冥王厲聲吩咐曰。某人變乞丐。瘋癲。某人變娼妓。眼瞎。某人兩世爲牛。某人十世爲猪。俱令鬼卒押出投胎。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淫人之

三五

吏隨後亦出。清毛骨悚然。吏曰。更有慘於此者。汝勿貪半刻歡娛。失却人身也。其祖父說。吏代稟冥王。放清還。清請教吏曰。我欲改過。恨遲。若要改。從何處脩起。吏曰。一息尚存。彌天之罪。俱可懺悔。汝今避色。當如避箭。口業更爲口德。子息不難育。家道不難興。此段話。傳播人間。遇人淫念。冥王亦不加譴也。押使去。清醒後。刻遊冥錄一篇。刊萬張。施警世。婦女再不一盼。淫褻再不一談。日將不淫善報。犯淫惡報。時刻逢人講論。因而相戒者衆。又恰遇治容來奔。峻拒縣去。年近四十。連生二子。貌與前亡子宛肖。家稍康。借族

一二一五四三

人貨本往來商販江浙間。每次獲厚利。不十年起家萬金。語其妻曰。祖父陰陽。今喜全復。我欲往南海朝菩薩。以完心願。去半載。寄書與妻曰。已入深山脩道。不復惹塵世孽緣也。有同里蔡青記。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唆人之

七七

勿唆人之爭訟

箋註爭禍端也。訟。市事也。唆之何怨。諺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又云。贏得貓兒輸個牛。而唆人之輩。非起於怨。即起於貪。誦人而自快其忿。愚而私利其財。小則費盡家產。大則坑死性命。惡孽莫逾於此。惟正人君子。見人負氣時。一言點破。苦言勸開。其造福為無窮矣夫。

慈道人息訟詞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唆人之

七八

衆生禍事推訟。發念皆由性縱。遇人憤氣欲鳴。勸之慎勿輕動。但云一絲入官。便受奸人愚弄。守候不能回家。耽延不能耕種。妻孥急得神昏。父母焦得腸痛。產業由此消亡。性命由此斷送。況且人壽無多。轉眼一場春夢。逞威逞智。奚為報怨報讐。何用說到入理入情。自然喚醒悽悽。俾伊轉意回頭。此際陰功可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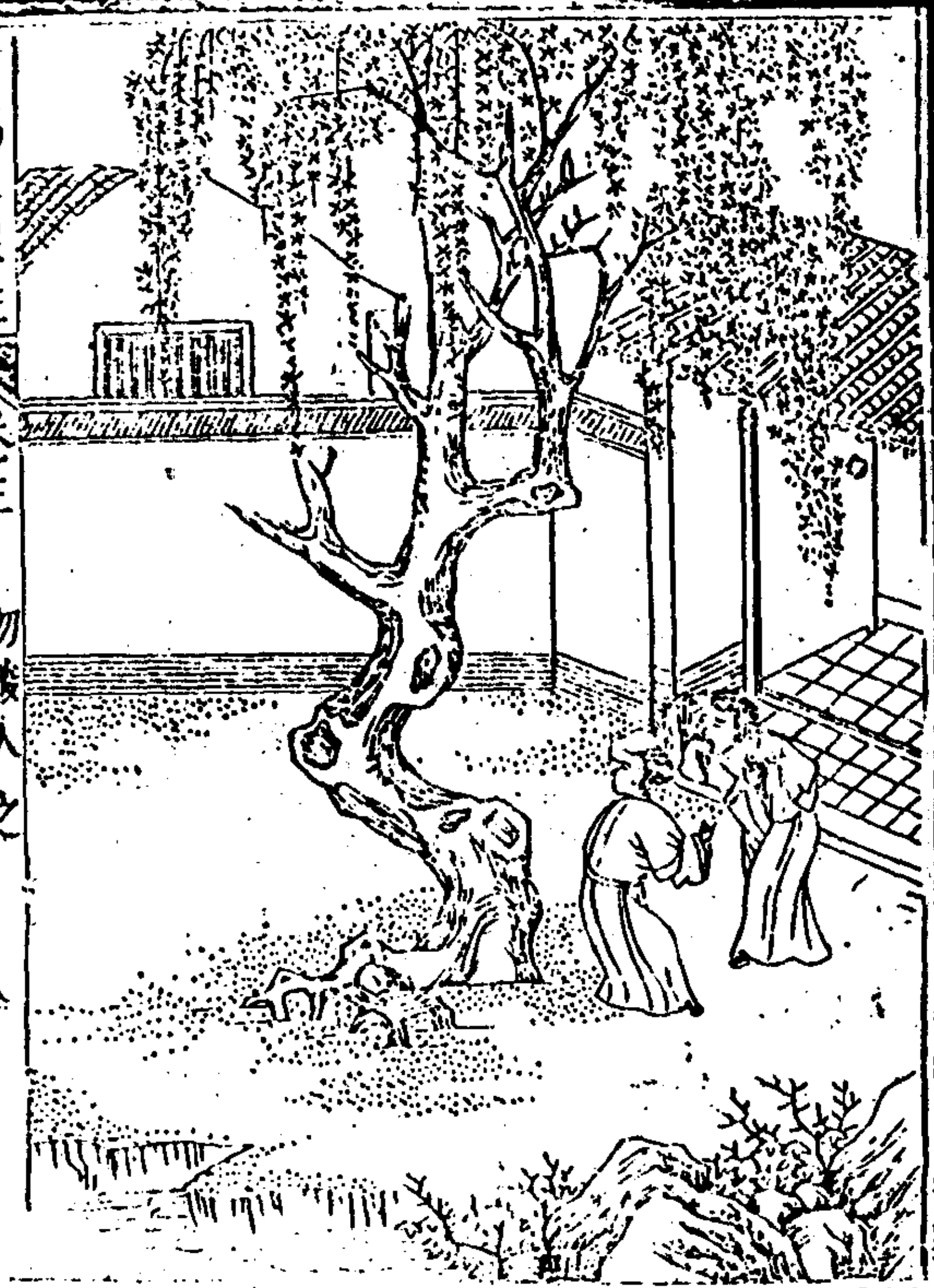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嘆人之

李九

永福縣。舊教工刀等。每代人寫詞狀。翻亂是非。由是積有中人產。一日請道士。鄭法林設醮。法林伏壇下。良久起。言表尾批云。家付火司。人付水司。不知何故。定旬月。室中無故失火。家財燒盡。教校巧筆。欲過江。中流桅折。擊身墜江而死。



陰陽文像註

卷三

勿嘆人之

李

戴若實。嘉興楓涇人。以唆訟致富。其婿孔揚名。習其術。而險過之。一日翁婿倚門前柳。以謀訟事。柳忽發牛吼聲。作人言曰。尚未可已乎。受爾害者幾百人矣。脩功且不足以補過。乃怙終而不知止乎。翁婿大恐。皆病。尋愈。又不悛。次年兵亂入境。君實傷斃。揚名妻被掠去。衆軍輪打。得揚名於樹。盡射殺之。

勿壞人之名利

錢莊爭名奪利。達人豈肯爲哉。然有實之名。應得之利。君子亦所弗辭。而我陰壞焉。是亦敗德之小人也。至若下等之人。要微名。希薄利。多因窮困已極。無以爲仰事俯育地。故不得已而爲之。壞之則所坑者大矣。清夜自思。能無懊恨。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壞人之

一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壞人之

二

何湛。汾陽人。村中里正。欲與一義學。建房五間。延塾師。每歲銀二十兩。湛素鄙吝。揚言曰。彼借以射利耳。將所賺分金已。自是債賸地。我們另行。不可墮其術中。衆譁然。事遂廢。里正詰之曰。爾不出錢。無利乃一言。喪邦。吾恐爾子日下流矣。後湛二子。日昧一丁。俱爲人傭工度日。



勿破人之婚姻

蓋世姻百世緣也。聞之便當極口撮合。推諉且不可。况破之耶。然破之有二。一在未成之先。或議其家世之微賤。或訾其人物之鄙陋。一在既成之後。或因及日而令其離。或為窮極而使其散。所謂傷天害理者。莫此為甚。縱無心犯之。陰曹中已列大罪案矣。可不慎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破人之

三

陰陽文像註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破人之

四

鄭叔通定夏氏女為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既啞棄之。豈理也哉。卒娶之。鄭登進士官。朝奉大夫。二十皆顯。

一一一五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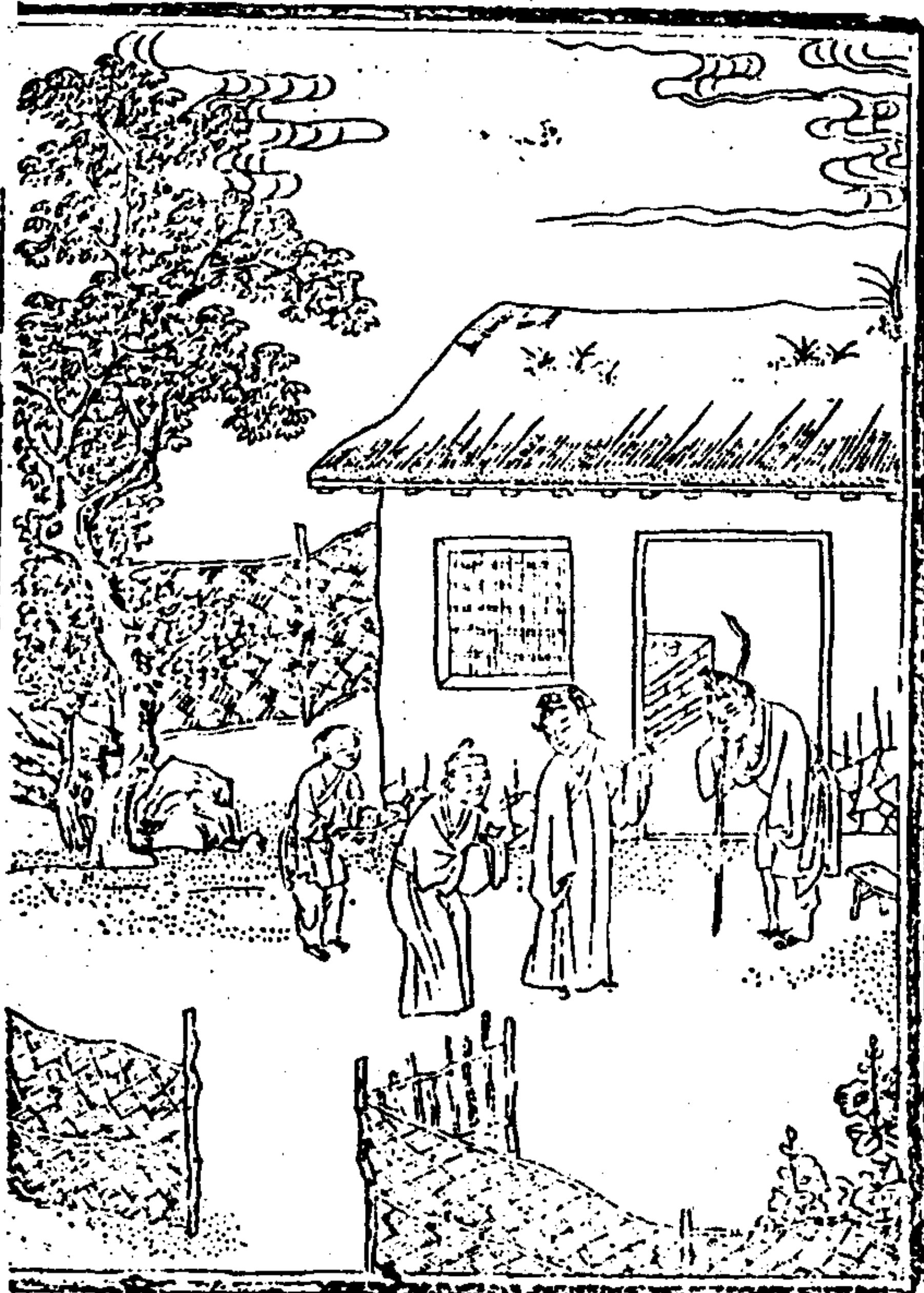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破人之

五

福清文紹祖與柴公行議親既同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侍禮傷義足為速禍即娶柴女歸風症亦痊後生三子皆為顯官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破人之

六

侍郎孫公洪少時與一同舍生遊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家書秘不示曰于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家書內伊父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錄汝與孫洪皆中但洪名下有殊字云某年月日寫某離書除名孫閱書愕然曰事果有之同過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乞余代寫離書輕應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乃爾及就試生果中而洪下第孫後訪其人夫婦俱未偶因述前事置酒令之孫後登第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破人之

七

四明葛門神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拱
神見夢於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必揖我
起立不安廟祝加言方鳩工神復見夢曰無庸葛生
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
能書竟葛代筆也葛聞悔過力爲完其夫婦止中鄉
榜官副使

陰陽文像注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箋註〕冤家宜解不宜結。雖有私讐釋之可耳。乃唆
彼兄弟致令不和。傷其手足之情。洩我些小之忿。
良心安在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弟言兄過。
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錯。於弟前釋兄之非。
方是仁人之心。天之賜福。斷乎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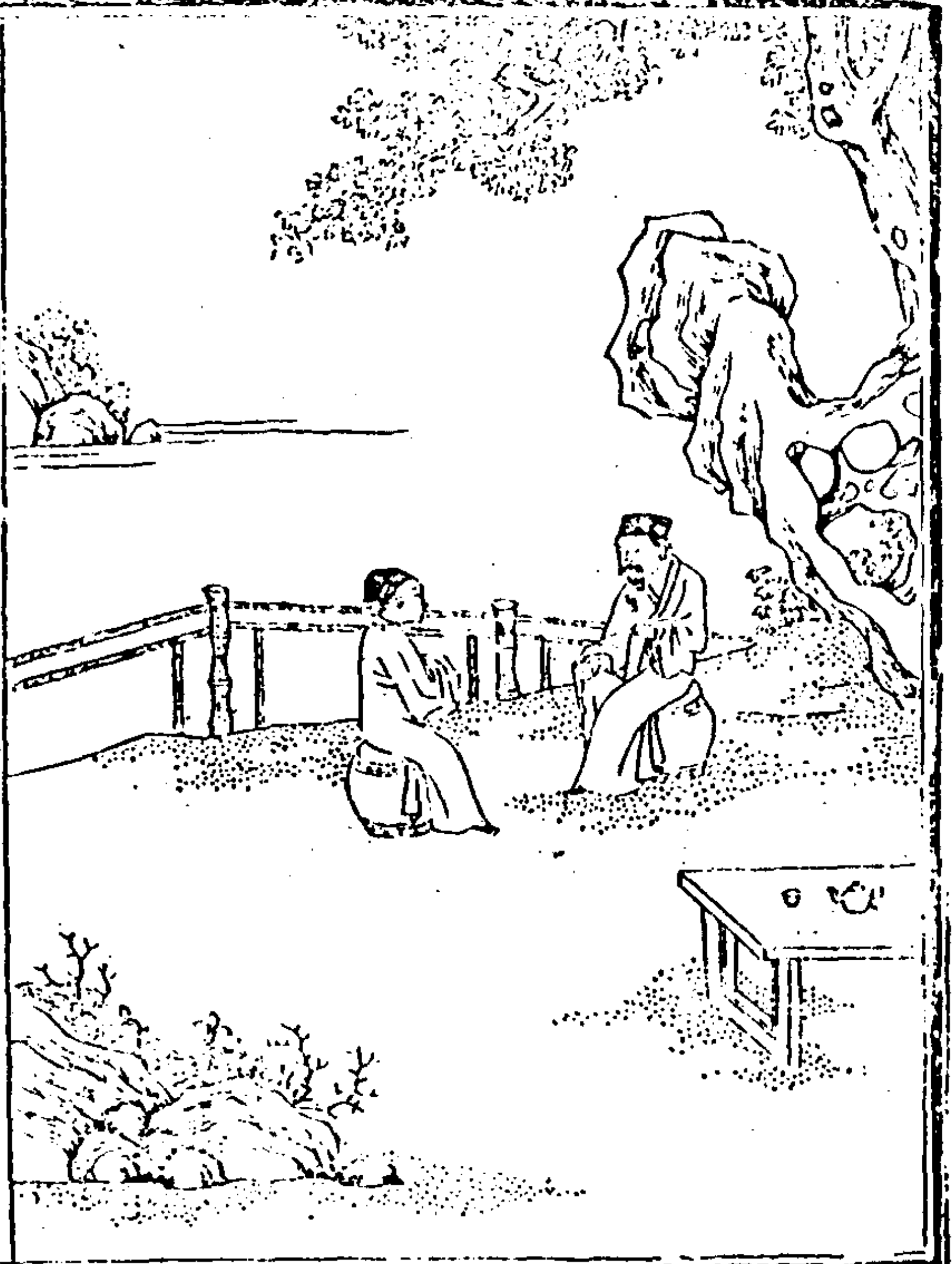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因私讐

八

一二一五四九



陸陽文像註

卷四

勿四私讐

九

東先覺順夫人與李華作布行生理華之二弟只疑兄有私藏時常吵嚷未幾覺與華算帳搆訟其二弟私問覺曰兄有銀放債是真否覺答曰我們夥計已無銀際豈肯叫護但他原無私藏何曾放債他閒時常念你等無出息甚是憂愁這一點心腸我實服他其二弟感悟敬兄逾昔後覺享年八十子孫繁衍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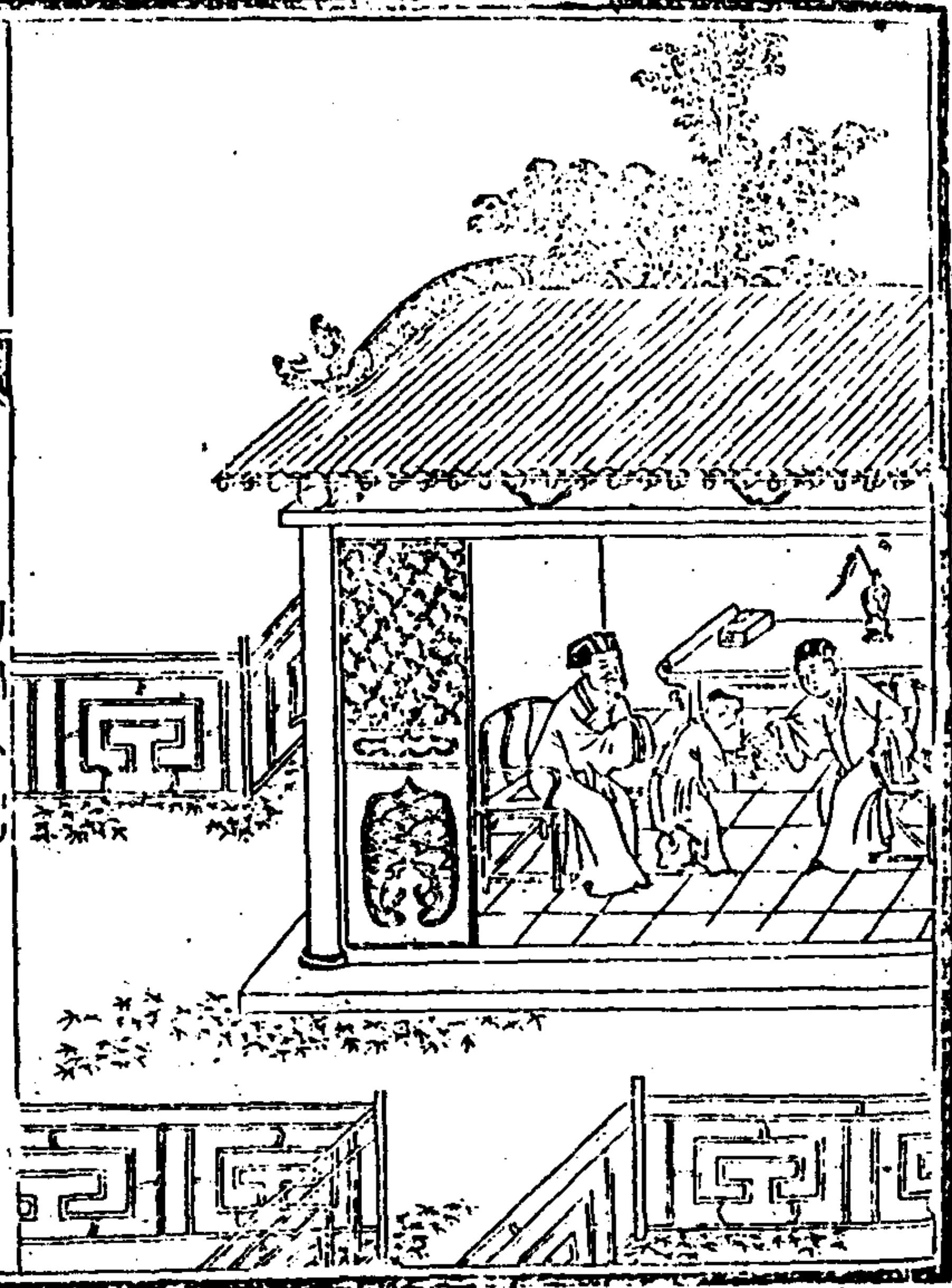
〔箋註〕小利不必計也。為小利而不平。已大可鄙。乃離間人父子。令其不睦。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猜疑。必勸辭之。感動之。化導之。復其天性。如是方為君子之道。而自廢於無疆矣。

陸陽文像註

卷四

勿因小利

十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因小利

士

孫卿涼州人作令河南伊父在家其淡泊有鄉親田
光往署中打抽豐所述僅足盤費快快而回伊父見
光問曰吾子不惟忘友且忘父年來並未多寄銀兩
我已稍書痛罵只當沒生此子光曰我此番抽豐徒
勞無益然亦不忍怨令郎緣伊守分作官手中原無
蓄積但座間提及封翁未免泣下伊父遂釋然無怒
隨稍書與子令其作好官不必顧家炳聞之將女與
光聯姻永篤世好

陰陽文像注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愛註權勢居何等哉行一善勝人百千萬善作一
惡勝人百千萬惡正所謂高源之水天下之大利
大害也語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越此時而扶危濟困倘虞不足反倚以辱人欺至
善良人與論榮之神明敬之而我倚目下之權勢
辱之不惟道路切齒抑亦天地寒心況日不常午
一朝失足而昔日受辱之善良其子孫又有繼之
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豈不愧死悔死吾願有
權勢者速作回頭想也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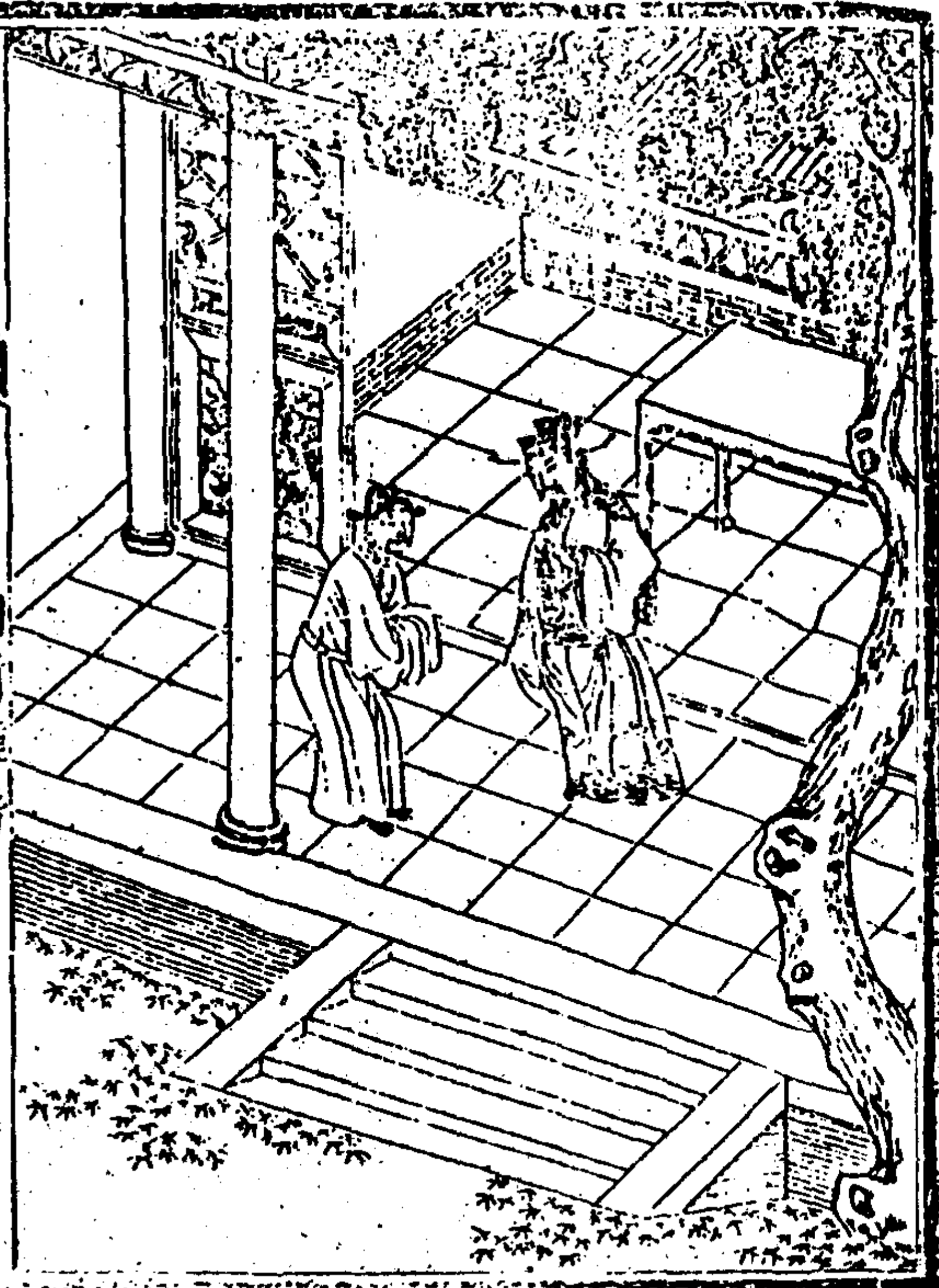
卷四

勿倚權勢

士

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
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能久秦時東陵
千戶侯華蟲被體腰若珍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
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
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
所無二千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樽扶未
必賢稽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儼
欲於君歸去來千仇萬恨付一杯

一一一五五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倚權勢

三

妻公師德為相寬厚清慎犯而不較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儔位宰相汝復為州牧寵榮過盛時人所歎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有人唾吾面但拭之而已師德愁曰人唾汝面怒汝也拭則逆其意而甚之怒如有唾當聽其自乾笑而受之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倚權勢

四

明劉善慶湖廣人官都御史每寄書戒其子弟族人曰諸事只要吃虧切勿與人爭競大凡有一分權勢即惹一分罪業我不能與鄉黨造福已自慚愧忍令汝等與人較短長耶後告假回籍杜門不預外事親友燕會來約必赴僅率一童子或徒行席間遇年高或輩數長者稱呼必以謙坐次必不偕毫無貴介意有舊相識者其人即至微賤亦拱手作揖話寒溫縷縷人咸悅之後享壽九十餘子孫貴顯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箋註〕富豪而可恃乎。恃之者。即量淺福薄。不能消受之小人耳。在聖天之機。以富豪正託以窮困。而令其扶持矣。富甲一族。即宜扶持一族之人。富甲一鄉。即宜扶持一鄉之人。胡爲恃此而忍欺之耶。惟遇此等人。言言遜讓。事事體原。時時周濟。處處提携。方可仰答皇天眷顧之意也。古詞云。積財勿漫誇。運去如拋風。捲沙吞財勿謂久。蕩子別花。貳更醒。莫嚇人。應恤貧。若欺窮困。甚欺神。多少富豪。甘刻薄。釀成慘禍。聞之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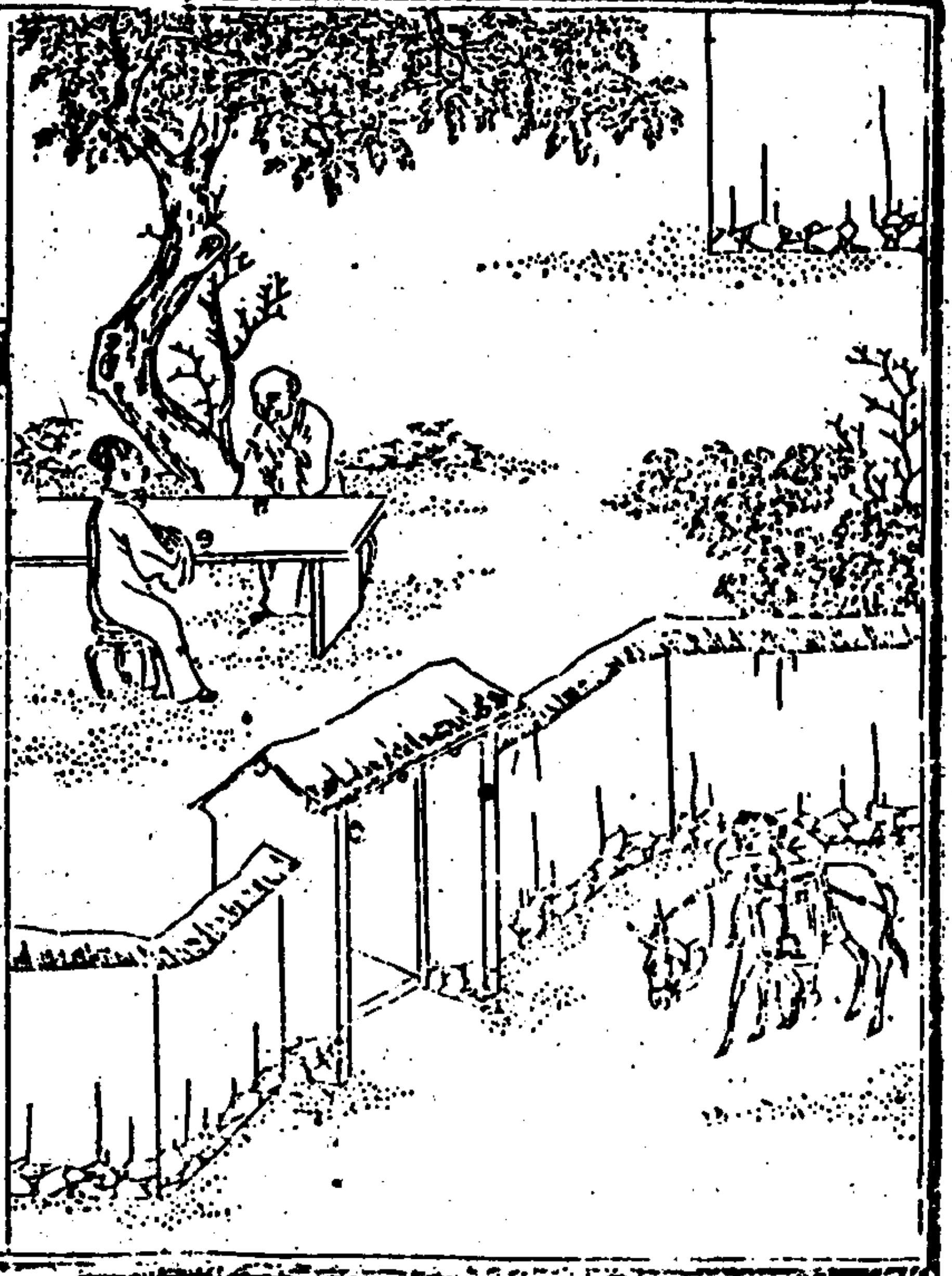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恃富豪

五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恃富豪

六

金立誠。泉州府富戶。恂恂守朴。不與人競。年五旬無子。一日晤淨雲大師。師謂之曰。君非作孽之人。但止守財自了。天心所不悅也。孽即伏其間矣。誠悚然請益。師曰。爾親友中。窮困人多。不爲幫助。豈能對天。誠拜受之。待窮困人甚謹。凡婚嫁喪殯等事。破格周旋。閱二年。師又見之曰。君今陰陽文現於面。特誕貴兒矣。果一胞生二子。長成先後登第。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勿恃富家

七

園爾達享富多年。凡窮困人不與往來。曰彼無益而
有損也。即至親骨肉。任其落魄。莫肯瞻顧。而好結交
權勢。或室家與彼相類者。一日談筵會酒。有先達謂
之曰。座上若無藍縷客。耳是喜聽奉承言。恐撥神怒
也。未幾爲人命牽扯。家業費盡。三子流落他鄉。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箋註善人者。即德行純粹之人耳。世俗每目之爲
迂。爲拙。爲無用。因而疎遠之。亦謂其不能爲我助
也。不知分我以財。幫我以力。所助幾何。若親近善
人。則德日隆。行日淑。迨久之。而習與善化。身無纖
過。心無點邪。其然助可名哉。袁了凡曰。凡人居
家。几案上須有勸善書。或先賢格言一冊。俾朝夕
翻閱。可以收攝身心。又教訓子姪輩。當在幼時。甫
垂髫。便與講論一切感應。則善根於心。及其成立。
必不至肆行無忌。而親正人。遠匪類。猶屬交道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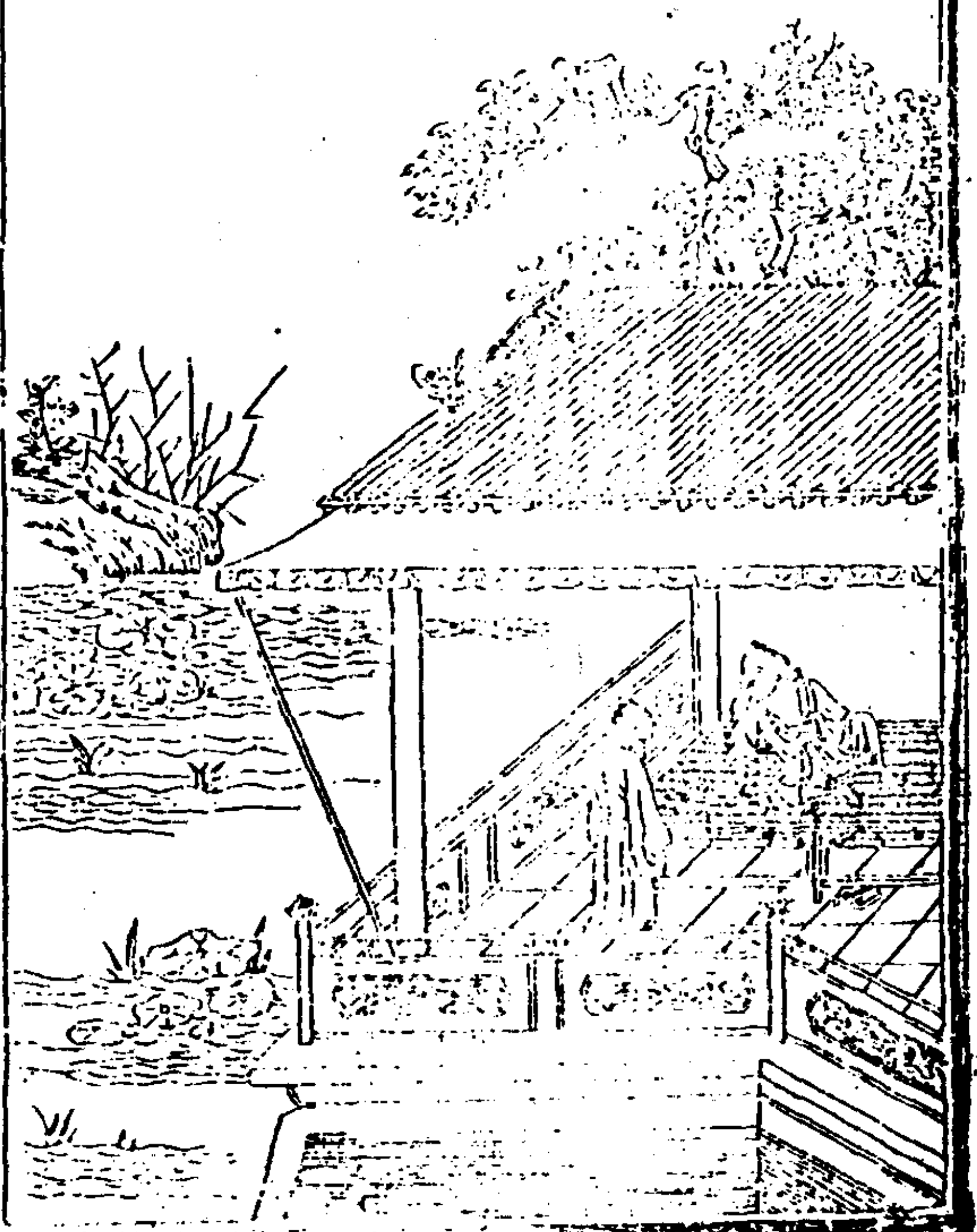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善人則親

六

箴銘云。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善人則親

九

郭士良常州人。每遇忠信之儒。廉節之士。便虛心禮之。不勝恭謹。常語其子曰。吾良師益友也。時常接見。便覺行事偶乖。不敢對彼。爾日後交際。當以我為法。後其子所親近。亦皆正人。崇儒重道。為一郡望族。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有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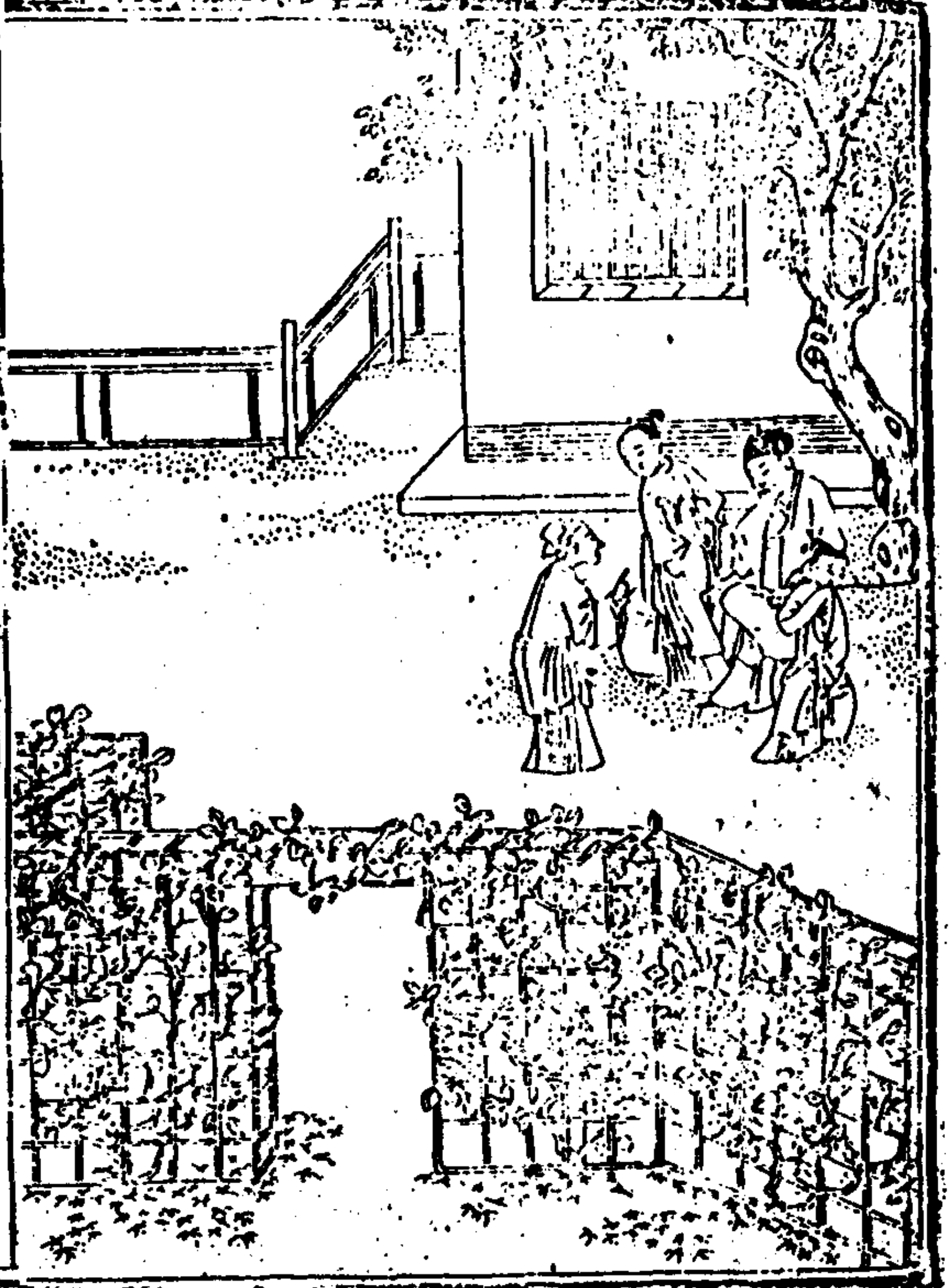
虞註。惡人者。在野之橫逆。在朝之權勢。在官之威。孤杜眾是也。惡人往往畏其威。入其黨。未幾同陷於惡。災殃及焉。善人見及此。敬而遠之。望而避之。不相為伍。災殃從何而起。孔子曰。不使不善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比之湯。然。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惡人則遠

十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惡人則遠

三

魏健登州府廩生同里例監李作舟申通胥吏包攬
詞訟人多畏之健有女例監欲求爲子媳健不允其
岳父謂李門正旺何與之絕健曰伊嚇詐民財必有
奇禍吾不入其黨也未幾例監爲巡按訪拿處死姻
親俱受苦累。

常須隱惡揚善

箋註善與惡相反也隱與揚相依也大凡天性刻
薄人專攻人之短不表人之長不知與爲刻薄不
如渾厚聞惡則隱而不宣即有人指摘者曰彼實
無此行所傳皆誤也見善則揚而不止即有人疑
忌者曰我知之最真自愧未能也常須如此不患
不到聖賢地位。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常須隱惡

三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常須隱惡

三

陳瓘字此錫性謙和與物無競對人議論多取人善
尤好契屬後輩一言一行皆讚歎之謂已不能後官
至宰相謚忠肅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常須隱惡

四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
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
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摘其陰
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已之右無可
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
工商也其妻家駟儉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
凡所知識皆不逃於貶駁之中中年忽病舌黃每作
必刺出血數升竟至舌枯而死

不可口是心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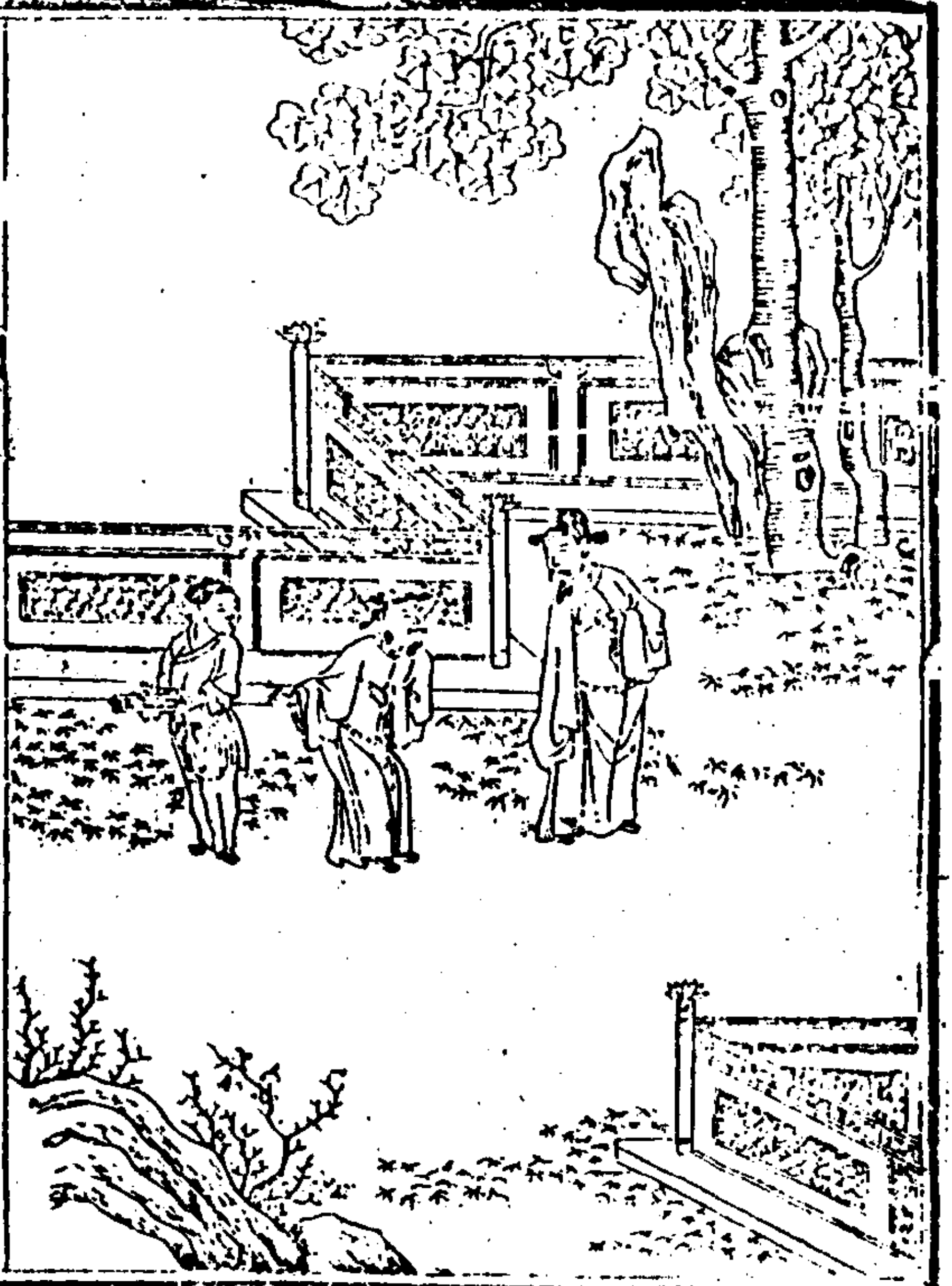
箋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偽君子矣。人烏得而知之。卽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此等心術。真乃至奸至邪。神明所深惡者。故戒之以爲不可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不可口是

五



陰陽文像註

卷四

不可口是

五

張錫山東拔貢立心以直有約必踐與人商一事背後不肯改口任勢威利誘堅執如初後爲邑令同寅槐上憲禮約定一樣內中暗添者數人吏勸其加增以博上悅錫曰彼不添者尙多吾不忍賣友耳有弊當除者與同寅見上憲公講衆人退縮獨反復開陳雖怒不改曰吾不忍負初心耳上憲反重其節曰此心口如一人也考績時竟列薦章陞刑部主事子亦登第。

剪破道之荆棘

箋註荆棘僅微刺耳。有何害而欲剪之耶。然當狹路僻徑。發生碍道。保無有牽扯衣襟。致傷手足者乎。從而剪之。則往來無阻。行人默受其利而不知為誰之力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剪破道之

三七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剪破道之

三八

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鉤衣。頓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碍行走。即負痛掙起。將荆條盡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致富。

除當塗之瓦石

當塗瓦石之在塗非若深溝巨澗。隔之令人濱於
危也。然老幼病弱。多遭傾跌之虞。風雨夜行。致有
磕絆之患。惟隨手除去。雖若小善小勞。而一片方
便之心。亞於脩橋補路之行矣。

陰陽文錄註

卷四

除當塗之

瓦

陰陽文錄註

卷四

除當塗之

三千

周德家貧好善。每以力施。凡路上穢滑諸物。有碍行
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絮塵。敗簪之人。
必撓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
與之曰。賜一貴子以酬汝勞。果生子弱冠登第。



脩數百年崎嶇之路

箋註路之崎嶇有二。一在平地。所謂狹徑危坡者。是。一在高山。所謂峻嶺陡崖者。是人畜至此難行。往來遇此。駭險為害。可勝言歟。且流傳數百年。相顧莫肯脩。相嘆莫能脩。而我發願。披脩之。擴其狹。隨者。削其突兀者。墊其低洼者。令人願行無阻。屢險如夷。其亦無窮之利也哉。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脩數百年

三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脩數百年

三

賀全。陝西米脂人。隸縣城南。山路崎嶇。雨傍潤深。無底人。走心眩目眩。時有跌死者。全裹糧。日往開除之。半載工竣。行人自此無慮。九月入山討田租。突遇一花豹。咆哮來撲。正應落問。一老人持杖逐之。跳崖而遁。老人忽不見。回家其母問曰。汝見豹乎。曰。傍午有老者告我曰。汝子今日應死於豹。因脩路有功。城隍遣我逐豹去。仍享末年矣。母子隨赴城隍廟拜謝。後壽至八旬。預知死日。與親族談別而逝。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脩數百年

三

宜興邵家山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名也乃盡發所積備備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爭受復皆賴全活而水陸均得利公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箋註橋無分於廣狹均以濟人也每見停流蓄水之處人病涉焉架丈木而爲橋則往來皆便矣至於河水湯湯波翻驚旅客之魂滿響墮征人之胆苦無橋而我造之則往來之便更何如所謂千萬人者亦言其衆耳究竟何止千萬人哉朝經暮過人難量德亦難量日久年長橋不朽功亦不朽陰陽下民未有若此之廣且大者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造千萬人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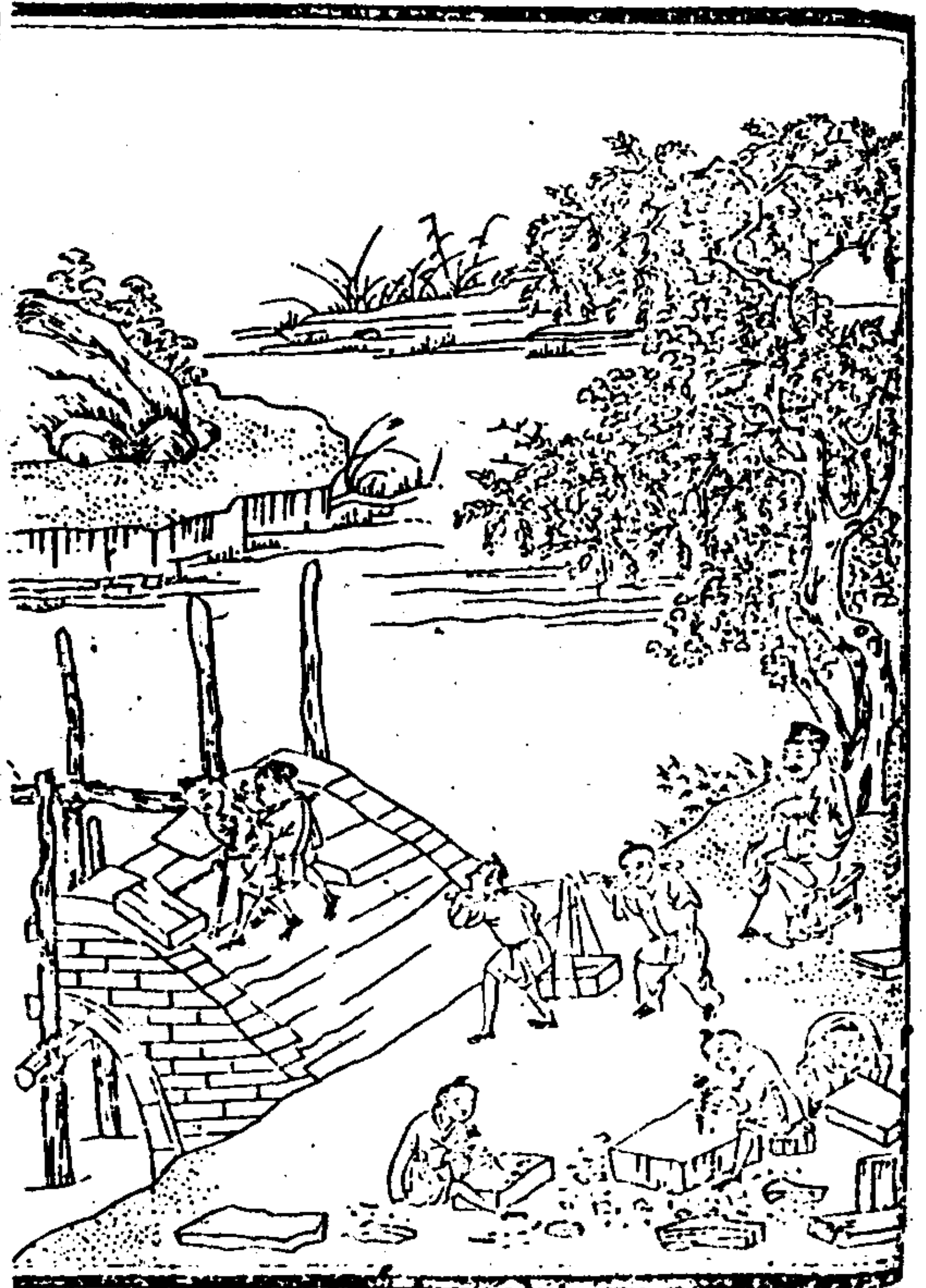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造于萬人

三

涼水西。且有孫三者。家貧好善。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每水涸時。即川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不懈。因病被攝至冥司。殿上紫袍神檢善簿曰。此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之壽。後八十外。無疾而逝。



陰陽文像註

卷四

造于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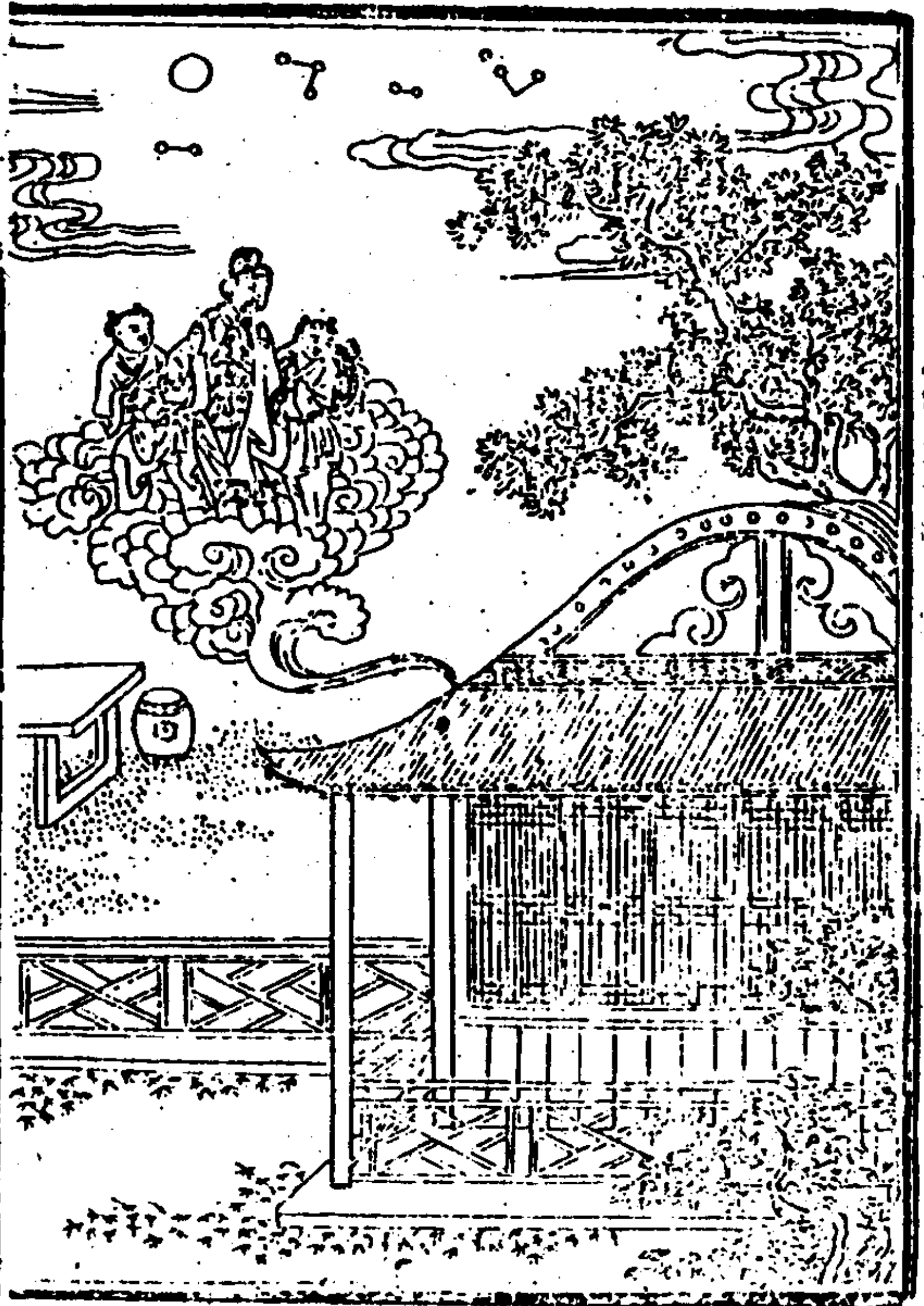
三

歙縣余永寧。以販木為業。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余立意獨任。而貲本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賣舉事。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成。其本如故。

垂訓以格人非

「箋註格非者令其悔悟自然面化之謂耳然世人多矣烏能過化哉不若垂之為訓用勸語川戒語編成聖學之文施千篇施萬篇喚醒愚頑之衆需費有限不過畧費錙銖造福無邊更可遠貽孫子無力行善者惟此舉之為上乘也袁了凡曰凡訓人者須要一隻明眼一腔苦心一段巧話何為明眼看世有順境之人與言輪迴厭惡造業之子與談報應生嗔必閒時提醒冷語點破而後吾訓可入也何為苦心大概教人以善勿太高當原其陰陽文像註卷四 垂訓以格 三

可從攻人之惡勿太嚴要思其堪受必次第引誘宛轉規戒而後吾訓有濟也何為巧話假若知其人曾作某好事譽之則滿而自足知其人曾作某壞事毀之則微以自棄必謂好事極多為貴壞事速改無妨而後吾訓可望其樂循也然此特就面晤者言之如欲家喻戶曉則有著為文詞刊布之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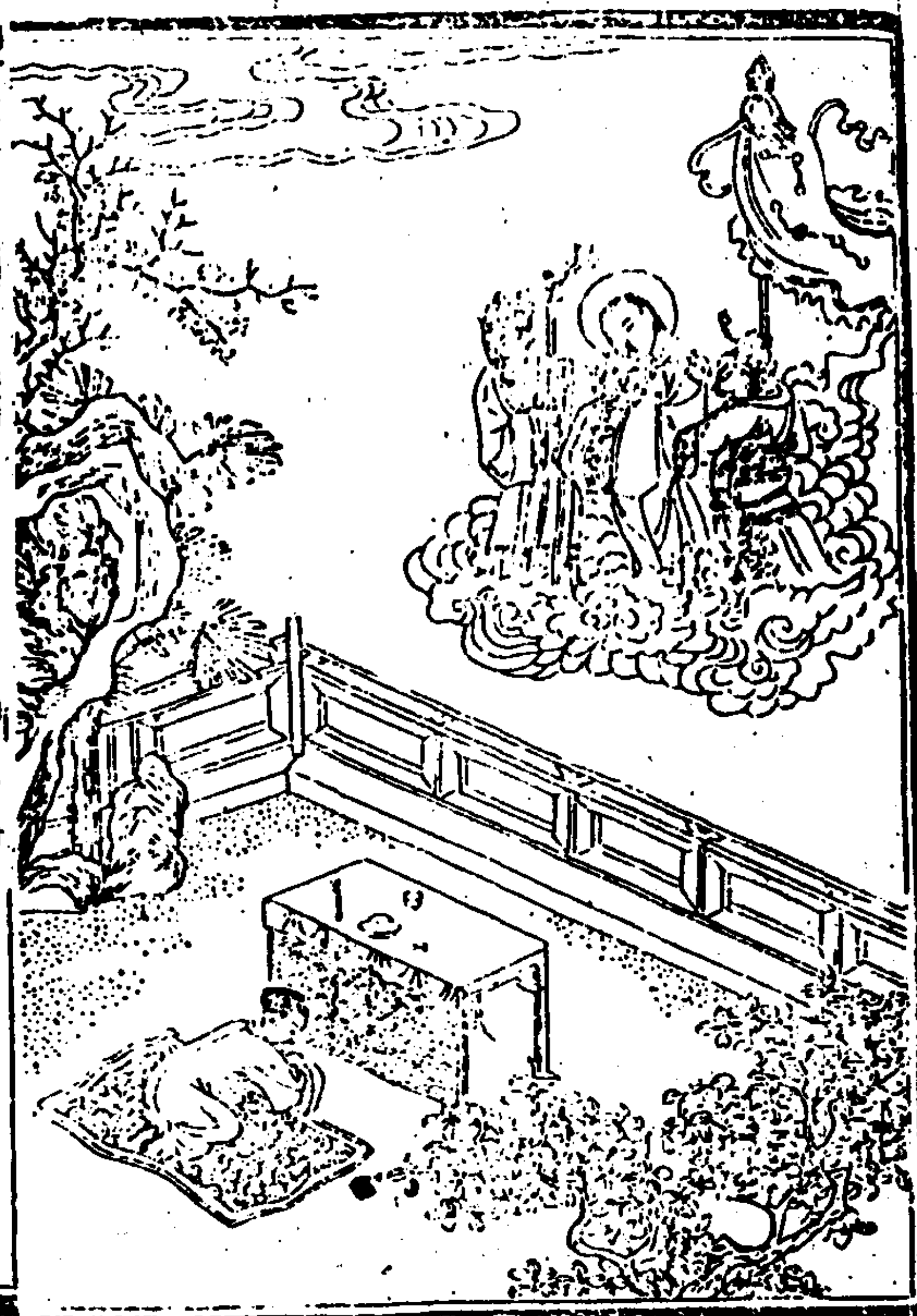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垂訓以格

三

宋時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善行輒刊刻施人使世警悟一夜夢梓潼帝君語曰汝有善念諸刻俱錄報天庭矣後子孫多少年高第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垂訓以格

手

程嗣昌在密州見膠西鎮人好食生命不肯行善於是夜起拜告星斗曰昌欲將家藏戒殺圖說一本覆刻印行管人改悔今日乃真武真君下降之辰願憑聖力俾殺流通其友人彭景請持歸看誦伊妻華氏大怒扯投穢處移時買魚欲作羹魚忽跳觸華眼流血化惡逃唯方喧傳聞鎮人郭向見一神立其前自言吾是真武察知此地有一大善程嗣昌印施戒殺圖說者不意華氏扯投穢處罪重當死其他不悔者亦當獲罪俟吾再降施行

陰陽文像注

捐貲以成人美

箋註美事在人誰不願速成耶但力有未贍不得已而轉望於衆焉而素有善緣之人聞有美舉第一思總包以成之次則任其半以成之再次則勸衆共施以成之並不必居功居名其爲陰德不小

周顛仙勸捐詞

善事該行不該寢半行半寢緣多窘窘到十分望衆擎衆仍坐視心何忍無奈有餘家摸後不慨允謬云般在伊與我沒要緊又云費幾何思我欲欺隱尤云富如某比我更不肯此種心腸殺亦蠢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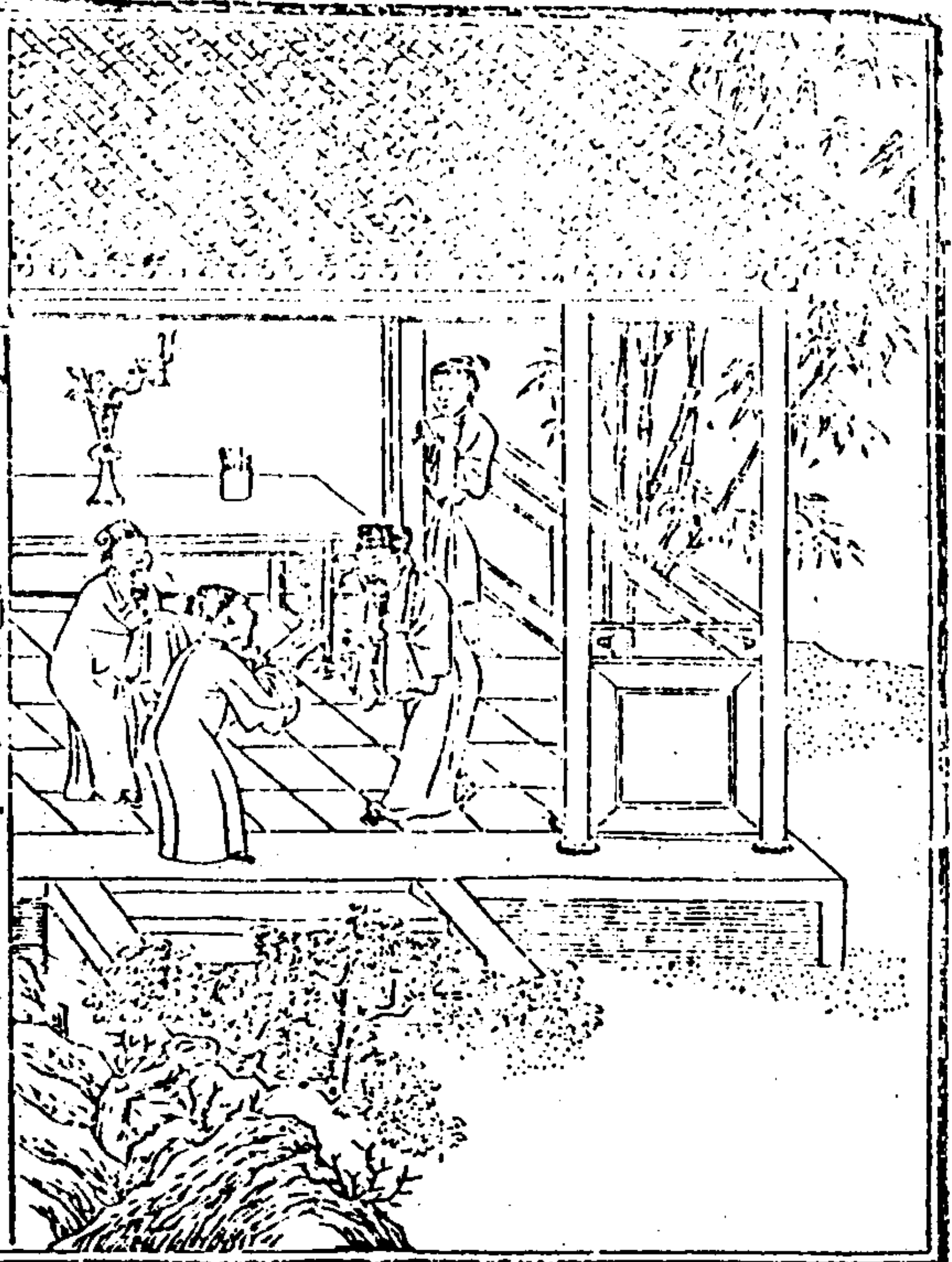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捐貲以成

罕

一輸金功不泯若使懷吝并懷疑令人發嘆令人哂况有神明憤不平禍一降兮無定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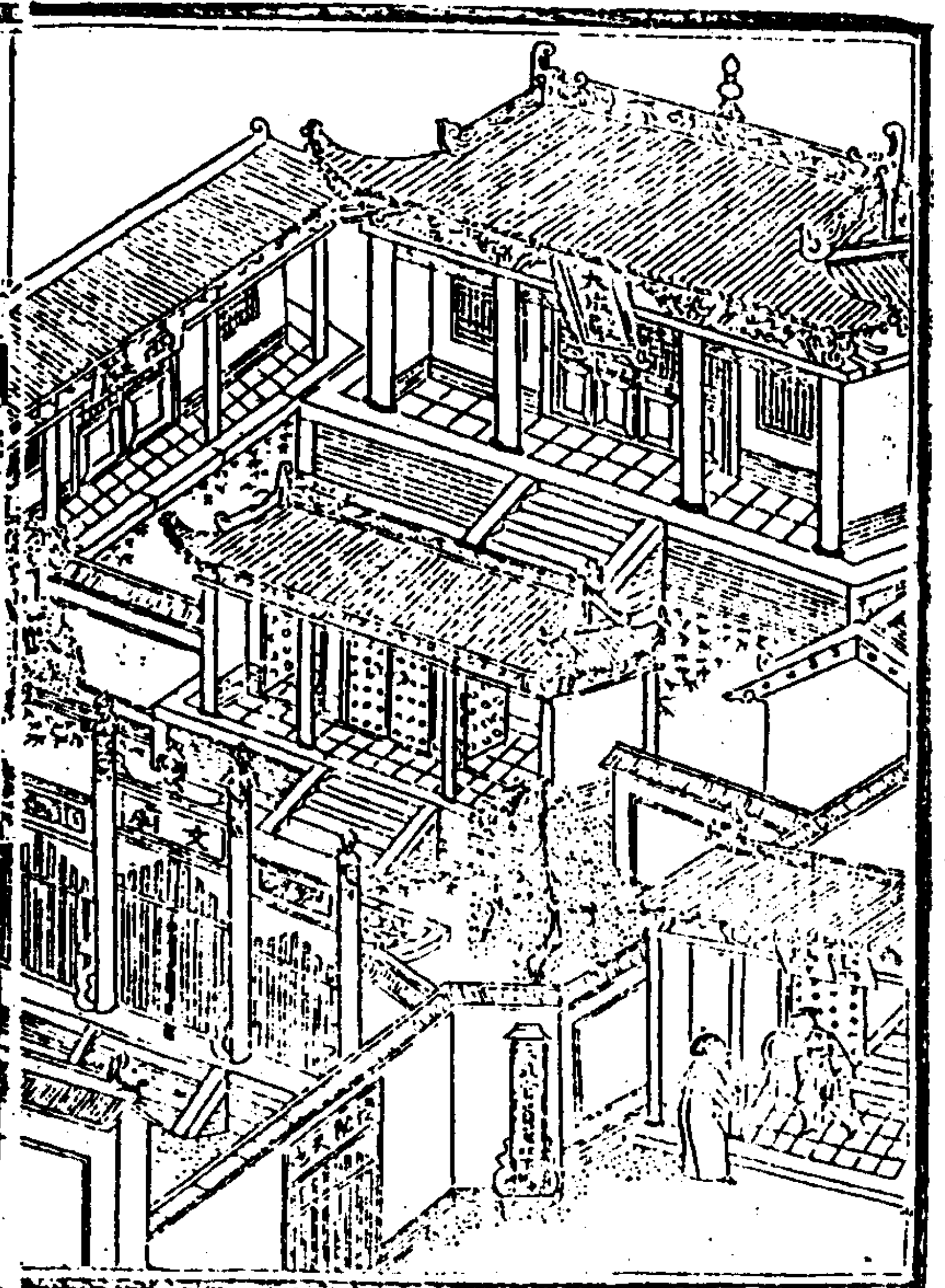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捐資以成

四七

賈世貴叙州人年五十無子妻年四十八每相對谷
 嗟忽有村人投一募化開山井疏綠山坡最難取水
 有井則亨利無窮貴與妻商議折變簪珥捐銀五十
 兩助成其事未及百日妻有孕次年生一子嗣續賴
 以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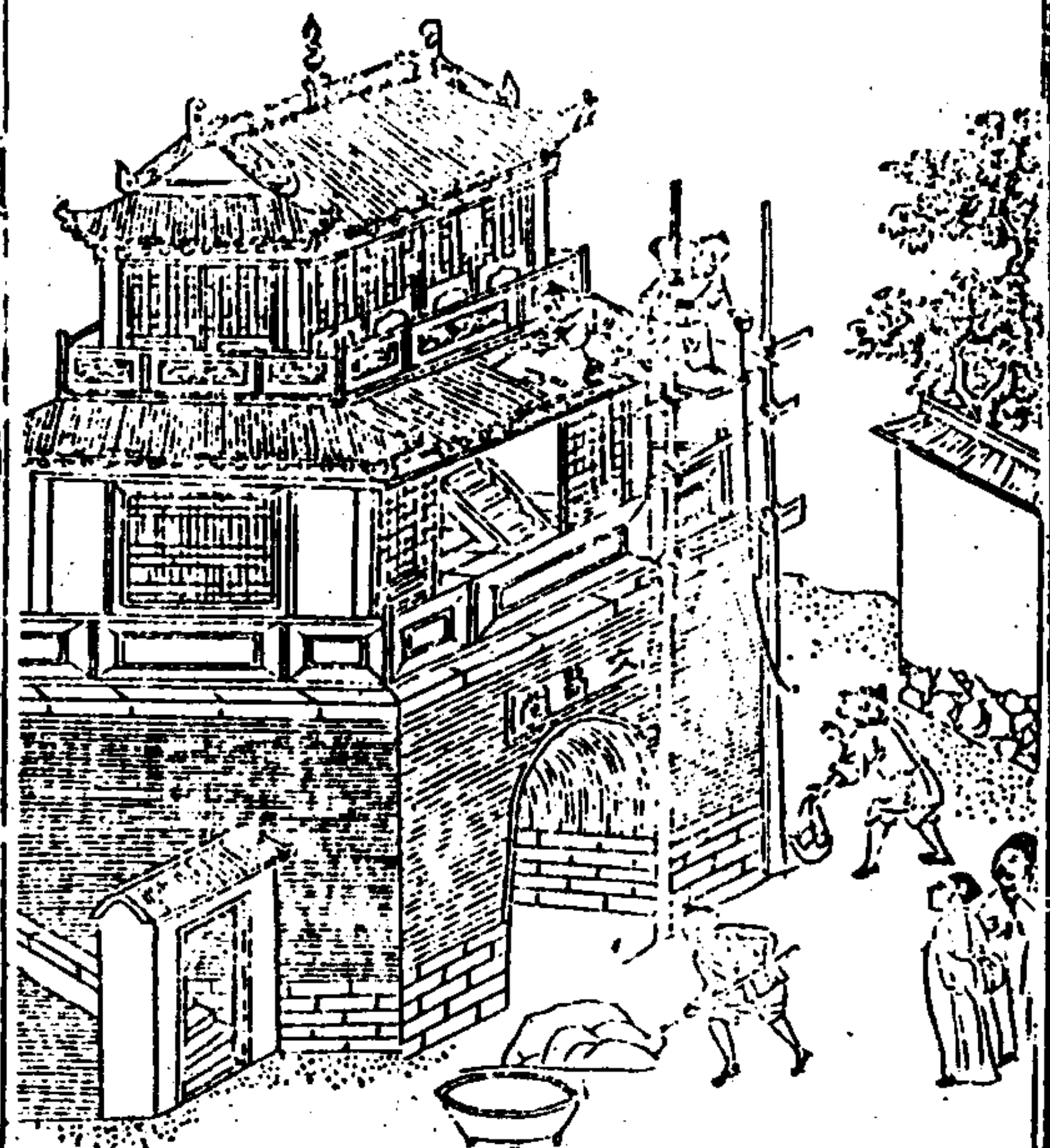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捐資以成

四三

朱孔陽閩中人見文廟倒壞不堪謁學博曰愚人未
 習詩書但知敬聖願首捐三百金重新之學博曰吾
 聞冷處留心爲人所不肯爲功尤倍况若此其多耶
 十年後伊孫入庠隨鄉試夢于路揖之曰汝敬聖心
 誠天賜汝孫貴顯今高捷矣榜發果中亞元由知縣
 行取御史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捐貲以成

聖三

張守禮延安府人家頗豐但累世莊農每以無書香
為耻適郡中有文昌閣折毀方脩木料磚瓦苦不足
禮目擊難成捐二百金助之工竣次年生一子年十
四入學二十登鄉薦

陰陽文像注

作事須循天理

箋註天理二字君子信之小人則否然小人所以
不信者以孳孳為利天理實不便於已也且惡事
太多自覺難於脩省故以為世無天理遷倚於日
前也豈知天理彰彰存之則吉逆之則凶乎作事
者當時時循此若趙抃每事必以告天司馬光無
事不可告人則庶幾矣古詩云仰首問天天何
喜天無私喜喜順理可知背理即違天老天暗怒
由斯起怒爾既為人如何恁奸究只顧已身肥不
怕人皆毀怒爾既為官如何恁貪鄙只要積金多
不恤人膏髓吁嗟乎若輩無良因無耻管財至死
而後已死後兇孫固斬亡魂仍受罪地獄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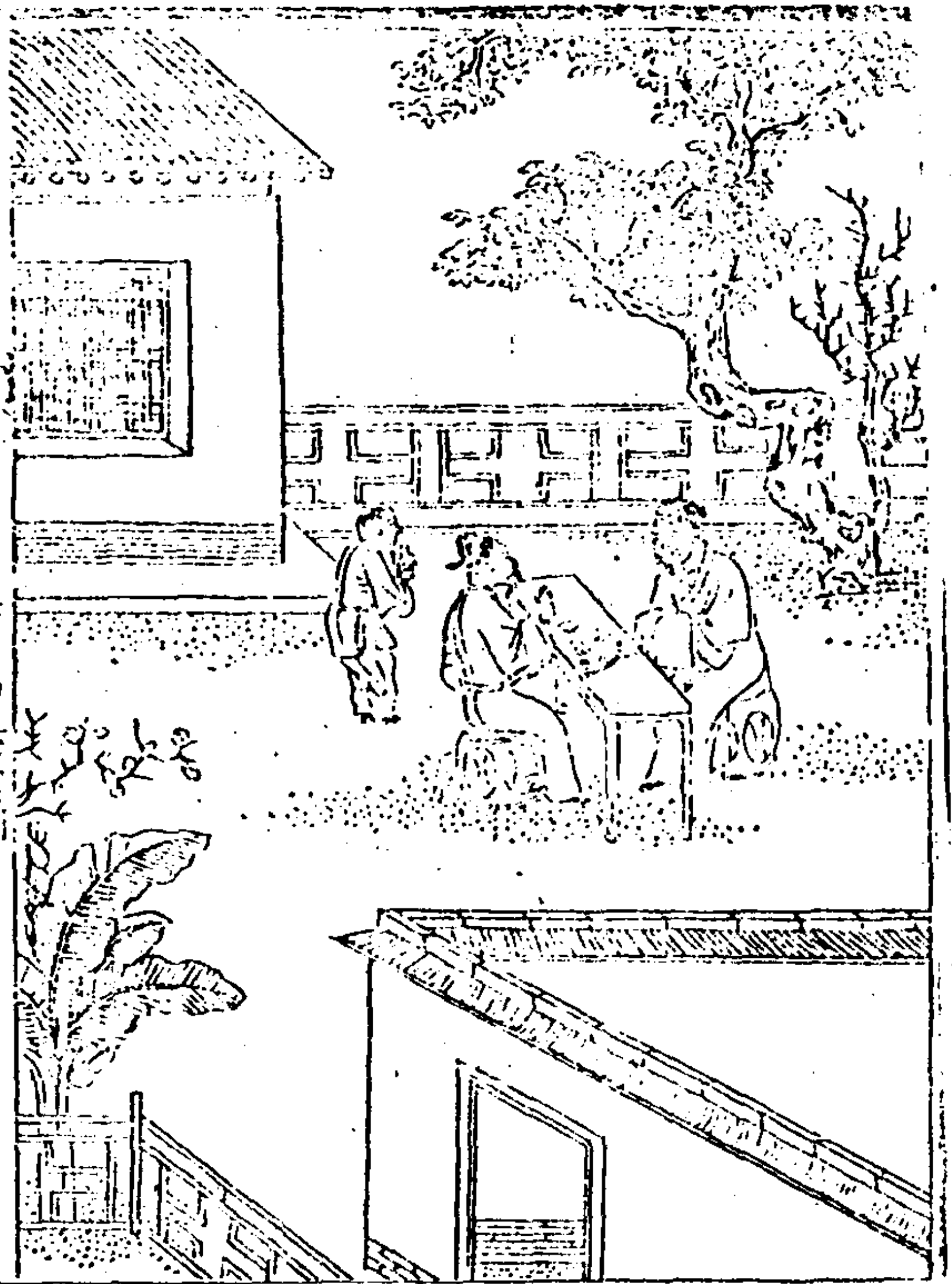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作事須循

聖

一一五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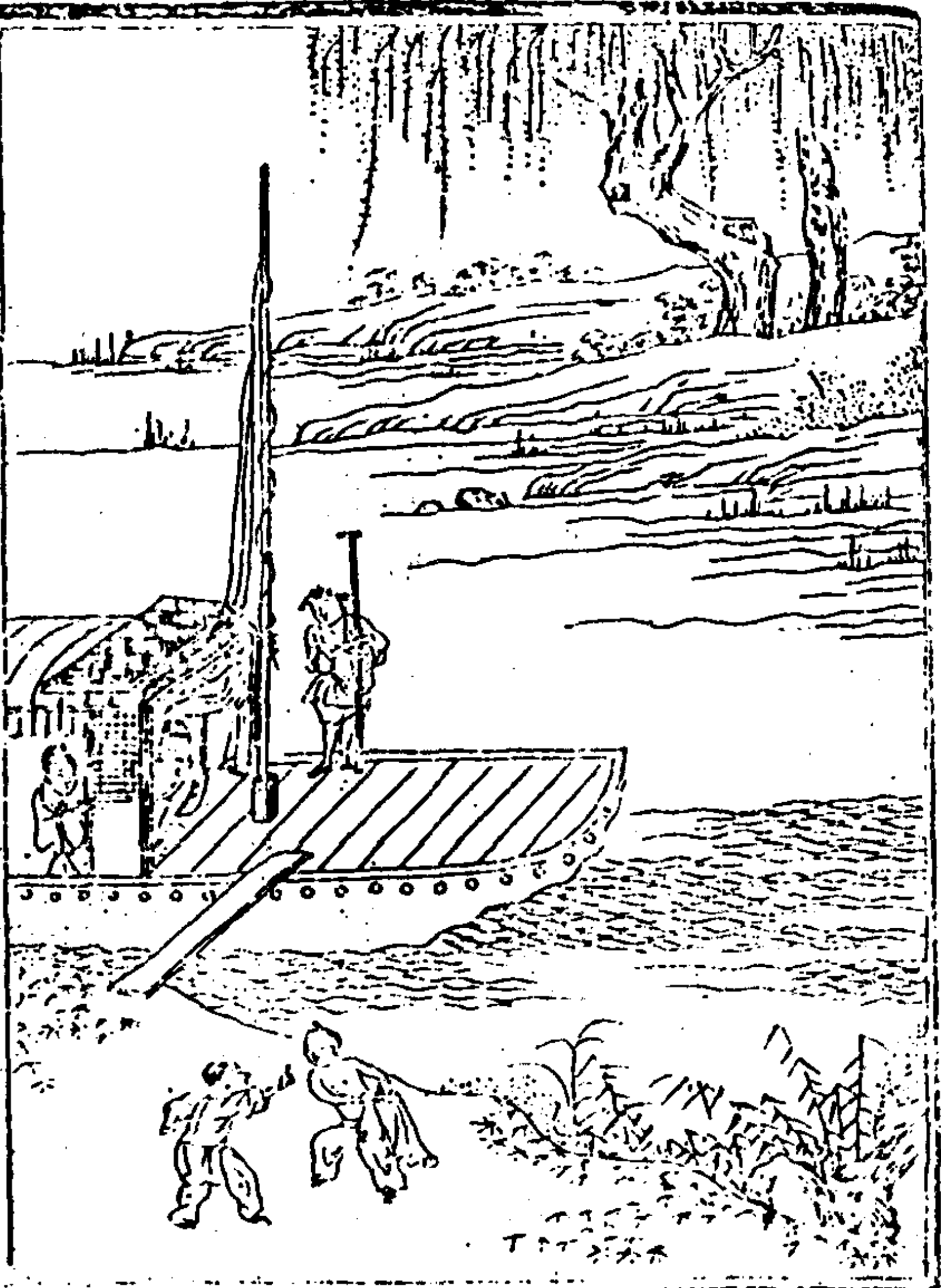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卷四

作事正術

聖

蕭鳴韶常德府副榜貢出教習選北直知縣其房師
為一幕賓楊懷忠韶曰作官不循天理雖一時榮顯
實入羅刹鬼國矣刑名煩刻刻留意忠曰聽訟清慎
是存天理第一關頭但恐到其間利誘勢迫君不能
自主陰謀並及於幕耳韶曰但兄看透我寧捨功名
斷不肯遷就忠深然之及蒞任凡行事依天理二字
竟至落職乞貸回籍忠亦無人請作幕後十年韶長
子中解元忠子亦中式會試時忠送子至都門相遇
發嘆曰天理二字尊公守之吃虧我贊助之無顏不
意後人俱登科第也



陰陽文像註卷四

作事正術

聖

陳良謀登第後正德己卯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舟
人與土人相毆呼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土人去
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嚇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上
我官舟行劫反誣我舟人毆耶令人縛而撻之令上
誣狀其人哀叩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噴噴稱其
才而某亦揚揚自矜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
智畧耳人心天理四字捉不起矣余撫然不答後其
人除紹興推官煅煉羅織含冤無數敗官疽發背洞
胸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大夫咸聲蹙不忍
言也吁人心失理四字詎可置哉

出言要順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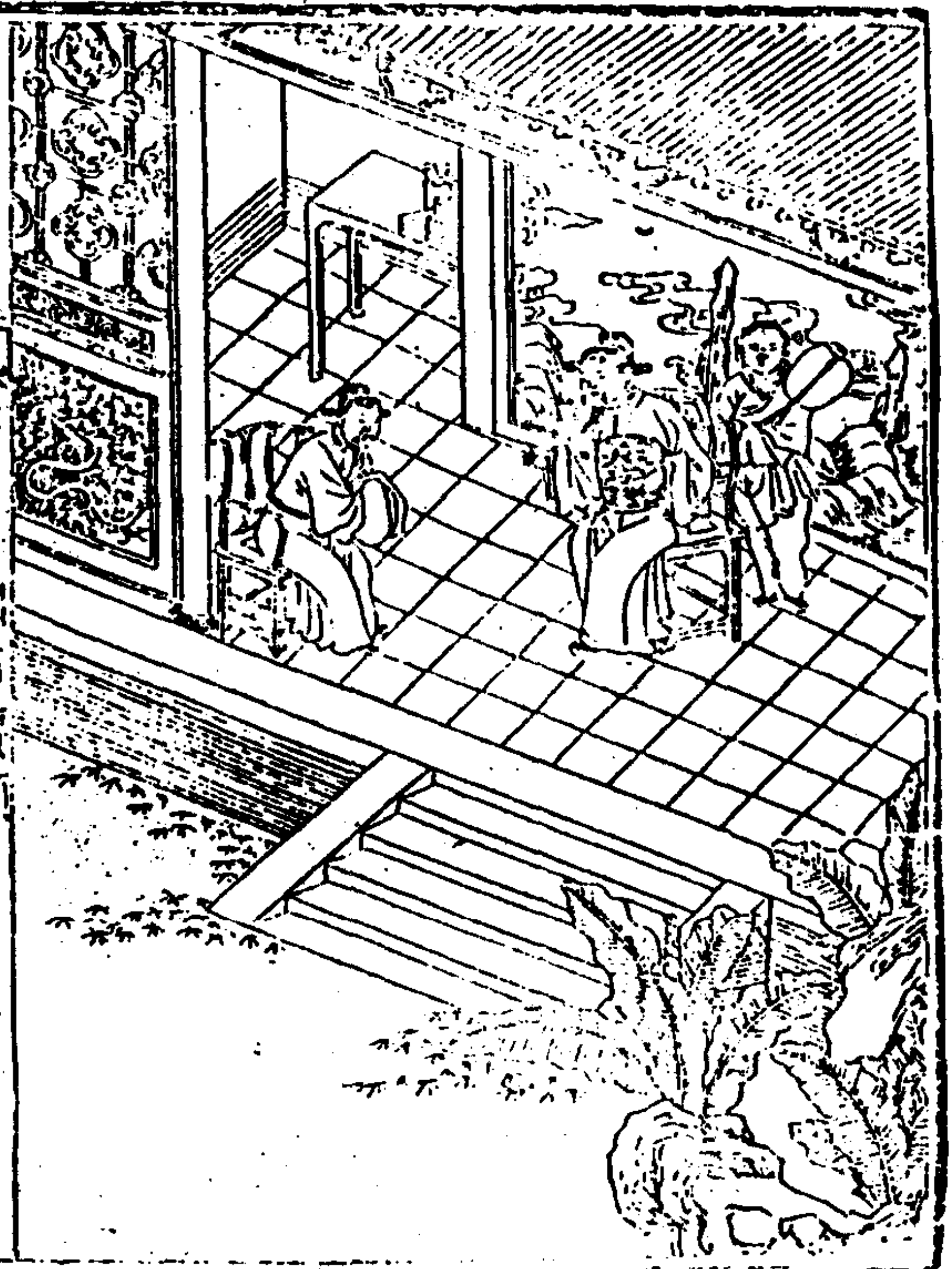
〔箋註〕人心謂衆人公心耳。好善而惡惡。喜正而怒邪。如違之不順。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故出言之際。必審人心之所向而順焉。勿徇喜怒之私。勿聽愛憎之口。勿任偏執之見。勿放虛僞之詞。所謂直道而行者。卽其人也。察之終身。則事事可以對上帝。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出言要順

哭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出言要順

哭

明張玉崑河南貢士。累任至廣東郡守。與屬員接談。必戒之曰。天鑒可畏。凡事勿私喜私怒。致拂乎人心也。每逢舉劾之年。屬員中有迂直忤其意者。多被薦揚。有乖巧悅其意者。多遭貶逐。曰。道路有言。吾惟合乎人心之公論耳。若徇徇己意。則官箴壞而一路哭矣。天豈容我耶。後公官至亞卿。二千貴顯。

見先哲於美牆

箋註先哲士人之典型也其昂端其行淑其風者
鮮不頌廉而儒立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
若人之謂歟惟願見之忱切茲牆之慕則亦趨
亦步是亦先哲之徒已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見先哲於

四九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見先哲於

五

張公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樞庵常
閉閣終日隣舍生從穴隙窺之則儼然欲廢危坐若
對神明然後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儒嘗曰余論嶺
南居無與遊自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
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
乃環列夫子左右晨夕瞻敬心志肅然其受益良多
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朝之捷矣



慎獨知於衾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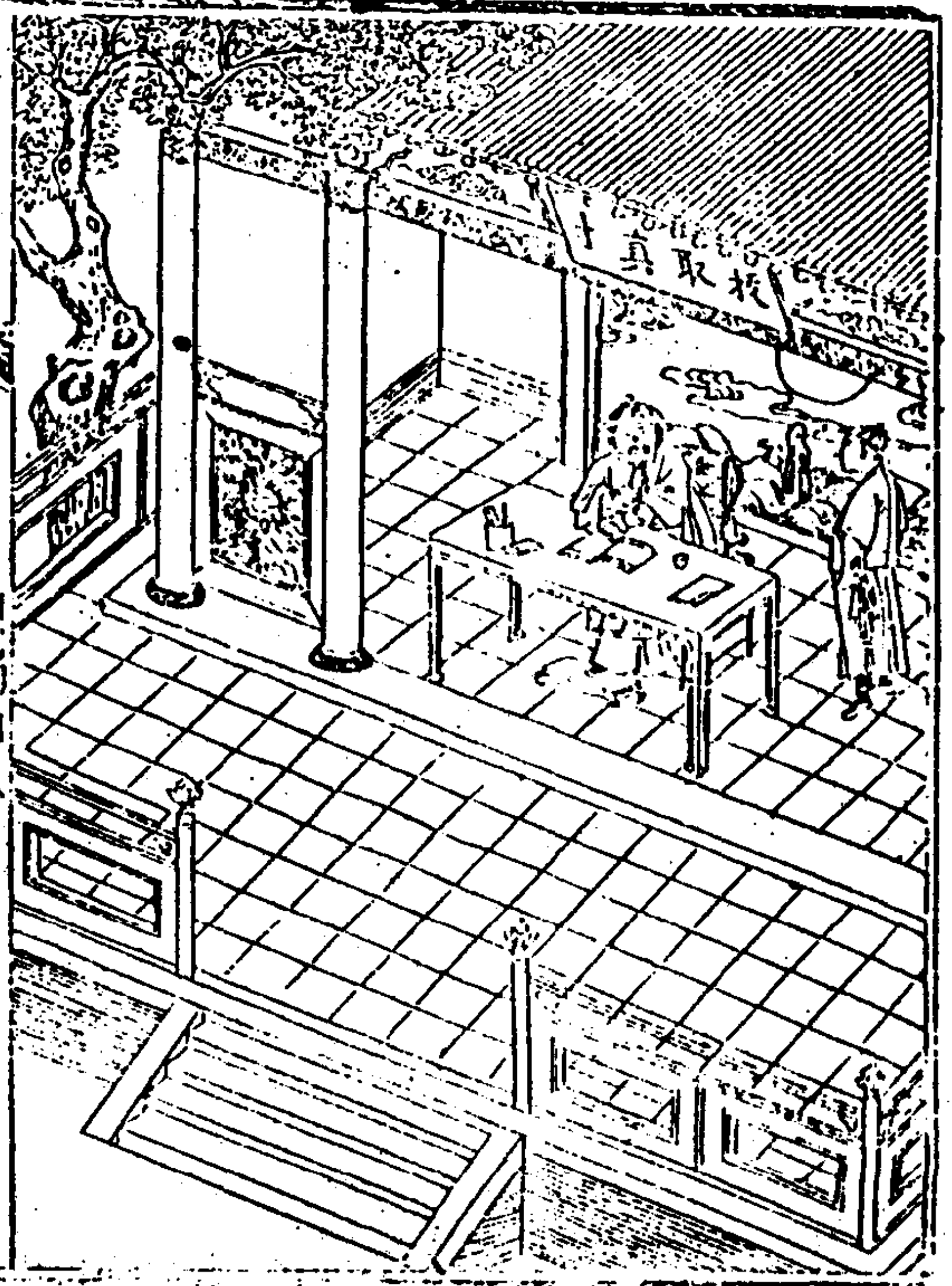
箋註獨知者何。謂已自知而人所不及知之地也。鬼神伺察正在此際。必慎之又慎。即衾影間亦不可忽焉。如曰罔知。是自欺以欺天耳。昔蔡元定遭貶。賄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至懈弛。可謂千古之格言矣。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慎獨知於

至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慎獨知於

至

國朝馮公標。金壇人。為諸生時。日以聖賢自勵。雖星漏亦不敢欺。成進士。累任陞廣東提學道。有賀之者。公悚然答曰。此豈美官哉。考較不公。恐屈人才。而撓天怒也。赴任後。杜絕私門。振興文教。任滿。兩袖清風。生子六人。漢燁。登進士。雲煥。初選邑令。餘皆列仕版。流慶涓涓。方來而未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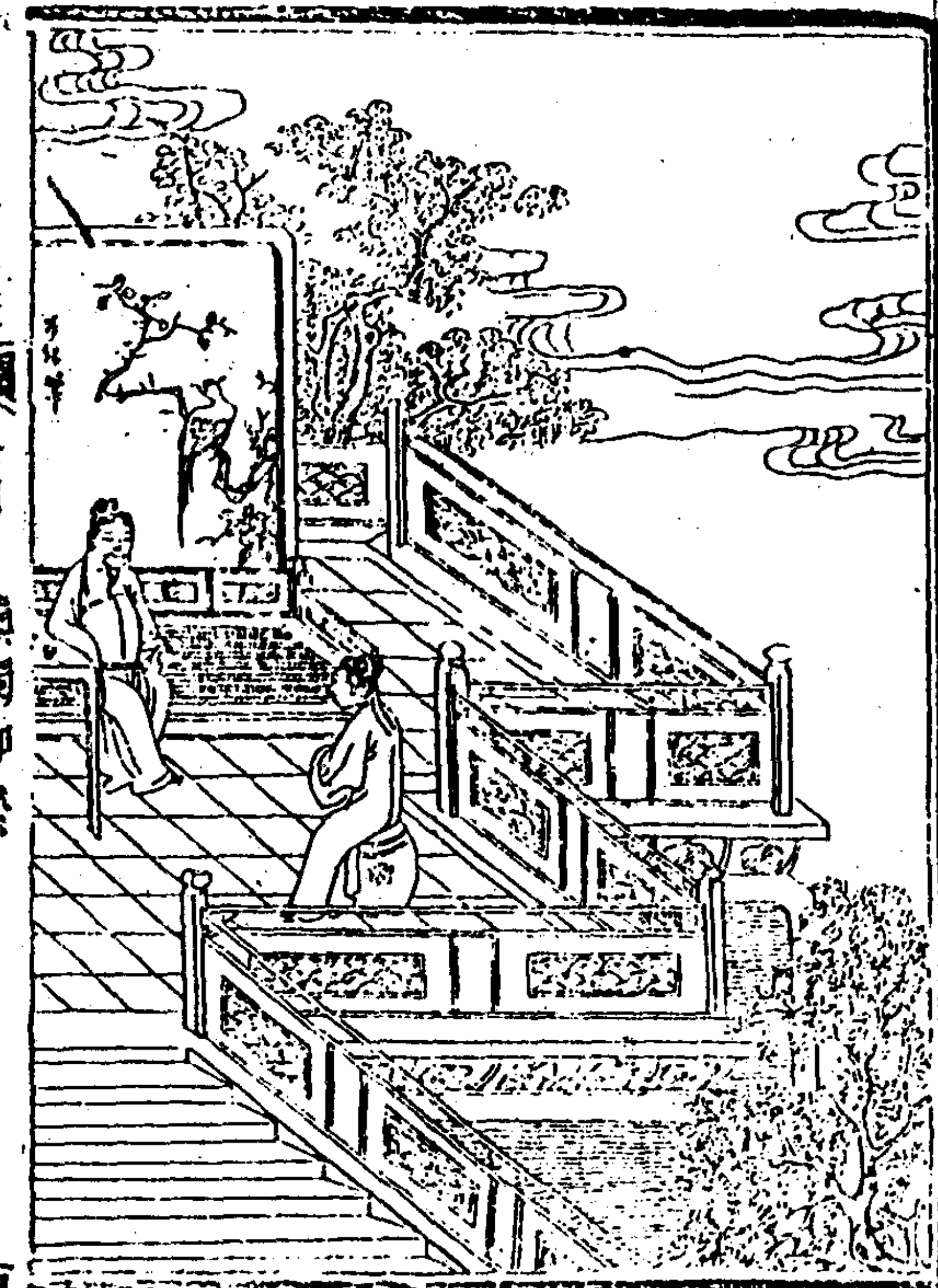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慎獨知於

至

楊公震性廉介為郡守人莫敢干以私暮夜間有槐
以兼金者震却之其人曰暮夜無有知者受之何妨
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終辭不受學者
相為問西夫子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慎獨知於

至

明高秀李芳俱江南監生兩人莫逆鄉試年秀通關
節約芳共為之芳問其父父曰得失有命此事欺人
欺天切不可為遂辭不就芳姑夫現作翰林聞其事
謂芳曰吾久在仕途見買關節者為造物所瞞暗中
折損難以悉數尊公辭之極是且存此勿欺心腸爾
遲早必中逮榜發高生捷音至甚得意未半年子虜
又半年妻死越二年選一壞缺蒞任未久革職問罪
矣芳兩科後竟中經魁由推官陞主政其姑夫見而
嘆曰此皆尊公不欺人欺天之報也若高生則中今
功名安在哉

諸惡莫作

愛過惡非小過比也。寧可作耶。然有陽惡。有陰惡。其在陽惡。性剛而躁。口直而厲。却是無毒。為害猶淺。若在陰惡。口蜜腹劍。笑裏藏刀。一味奸險。為害更深。所謂諸惡者。兩種足以該之。時時脩省。一概莫作。其亦可以告無罪於天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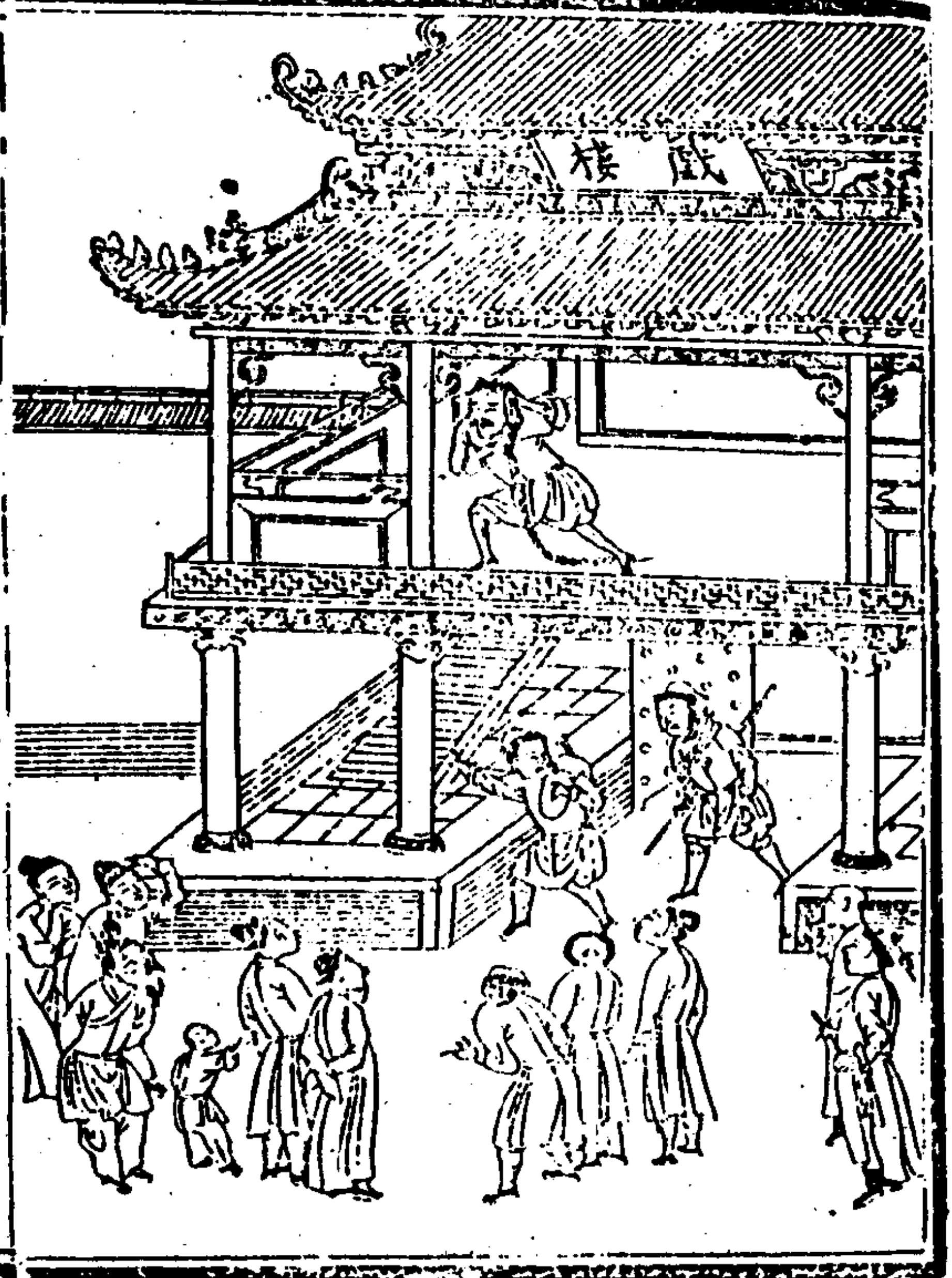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諸惡莫作

五五

陰陽文像注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諸惡莫作

五

國朝康熙五年。永年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李氏。次毒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獄過市中。忽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朵。即自割其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詐人錢財。令割去指。即去其左手兩指。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姦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即割腎囊。擲於樓下。隨昏迷。家人擡回。即死。事見即報。

衆善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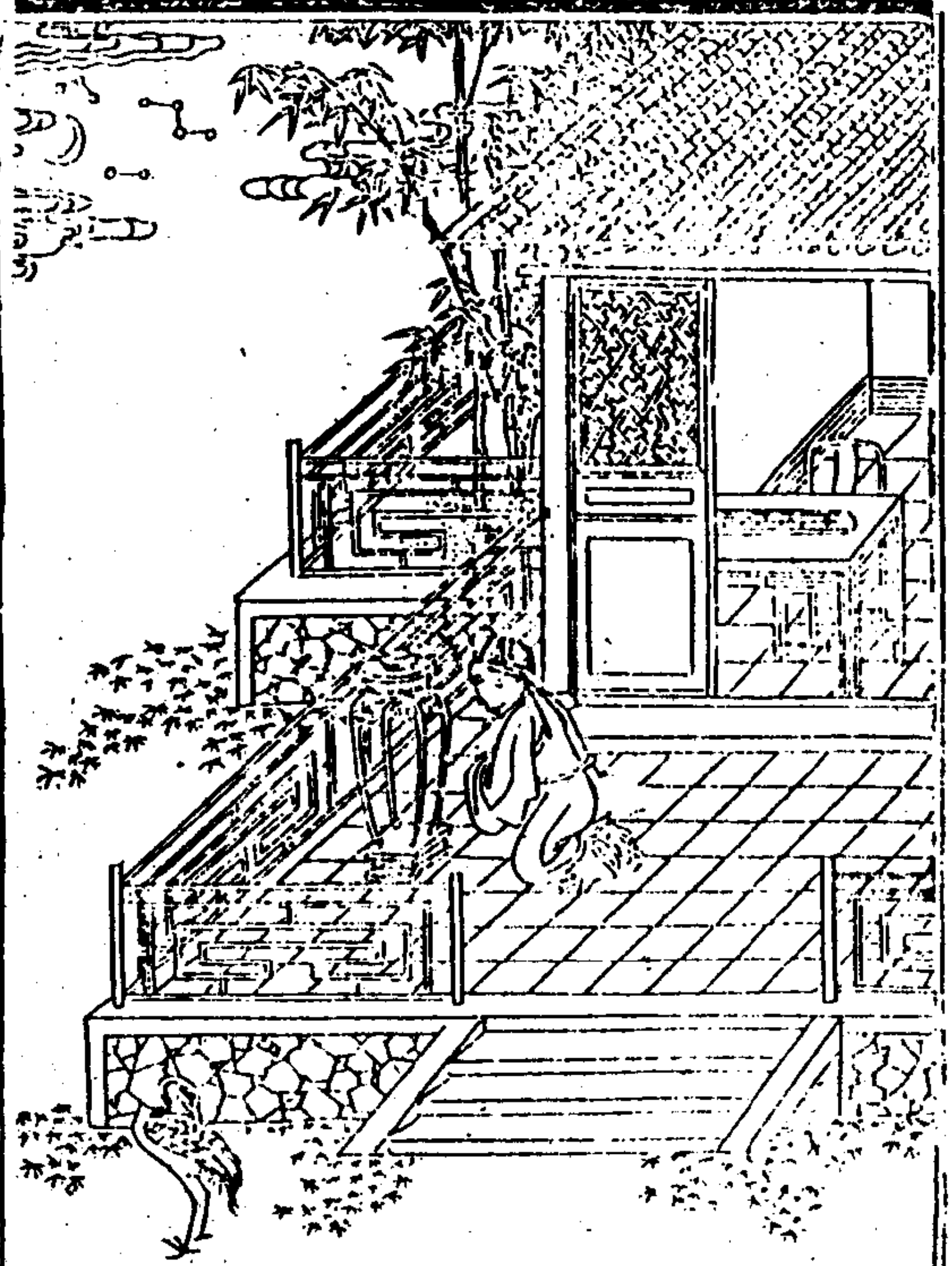
〔箋註〕言有勞天動地傳古超今者亦有微功寸美有心發念者統而言之皆善耳故曰衆善所謂奉行者言其漸也言其專也何言乎漸焉善如爲山積善如積貨初終勿倦巨細勿捐也何言乎專有善或無利寧行其善不顧其利有善或受害只行其善不避其害窮且益堅死而無悔也奉善若是天命自我造矣尙何定數之足拘哉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衆善奉行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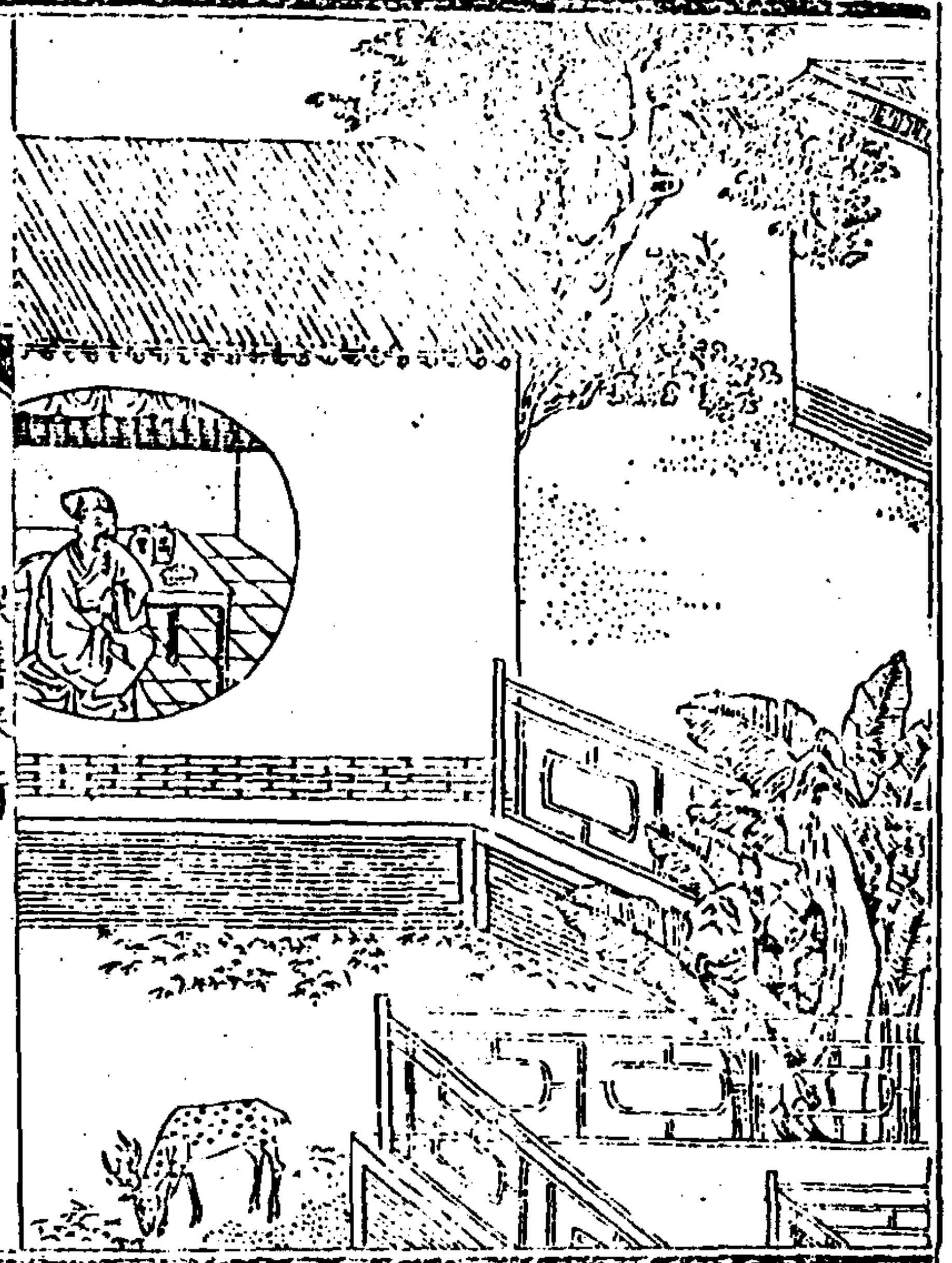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衆善奉行

五

趙清獻公抃每夜焚香若有所秘祝者人問之公曰吾自少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至見之行也公爲執政以壽終子孫有繼登揆席者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泉善奉行

五

徐文靖公鴻嘗學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其始黑多黃少繼則黃黑相半久之黃者乃多生平如是雖貴不輟

永無惡曜加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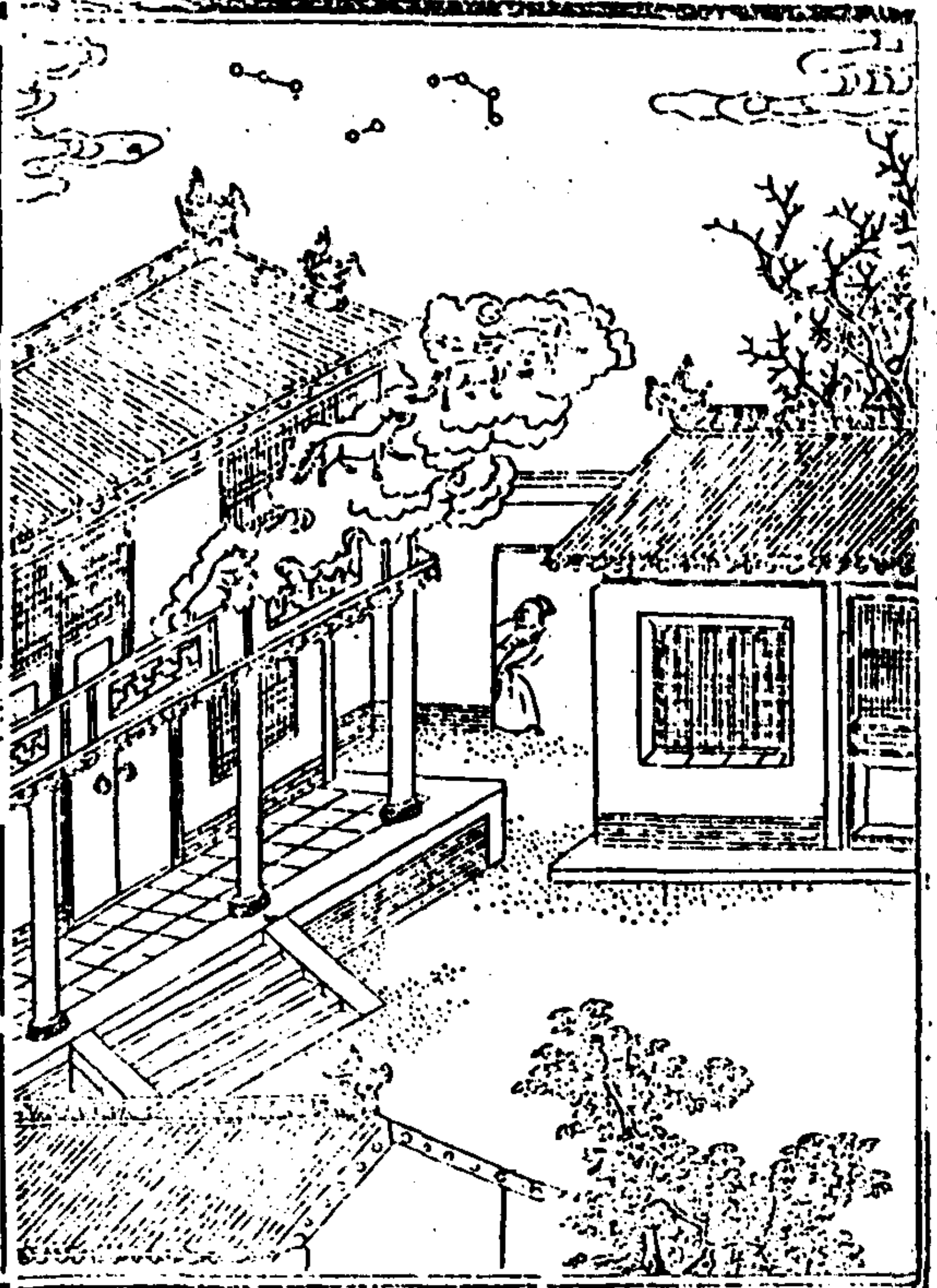
箋註惡曜災星也加於身臨於門為禍最烈令人幾無再生之望然不作惡之人從不暫至焉以其無惡可承斷不敢擅邀天意世人不知此下強為善每用方士祈禳之吾未見其有濟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永無惡曜

卒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永無惡曜

空

孫永江西人善風鑑仍占大六壬課邑中有御史田公在籍開住宅左別業高樓五間狐精無數百般爲祟人莫敢停宿御史公屢躬祝總不肯離一日延永占六壬課天晚寢其下令家人夜探之但聽樓上狐相私語曰口德相士神明所悅者今在此不可犯御史次日不言其故令永移眷寓廂房內又聽樓上狐相戒曰口德相士長住此我輩宜遠避兩兩三三散去御史因請永問有何口德永尋思移時曰吾習此術見人貌應窮天者勸其積善格天運值惡敗者勸其散財造福多有從予後來再相三十年如一日母亦

即此耶御史憬然曰公小術留心勸人能驅邪道非華因敬德不敬爵也百滋愧矣遂代永二子納監俱出仕爲官永享年七十八而卒

陰陽文像註

卷四

永無惡曜

空

常有吉神擁護

受此吉神叩福神耳。凡為善人。則暗中擁護。任憑水火盜賊疾病訟獄等事。都一一消滅無遺。甚至逢凶反化為吉。遇難轉變為祥。又破格之擁護也。不知者以為吾命原好。吾運原通。而不歸之為善。則惑之甚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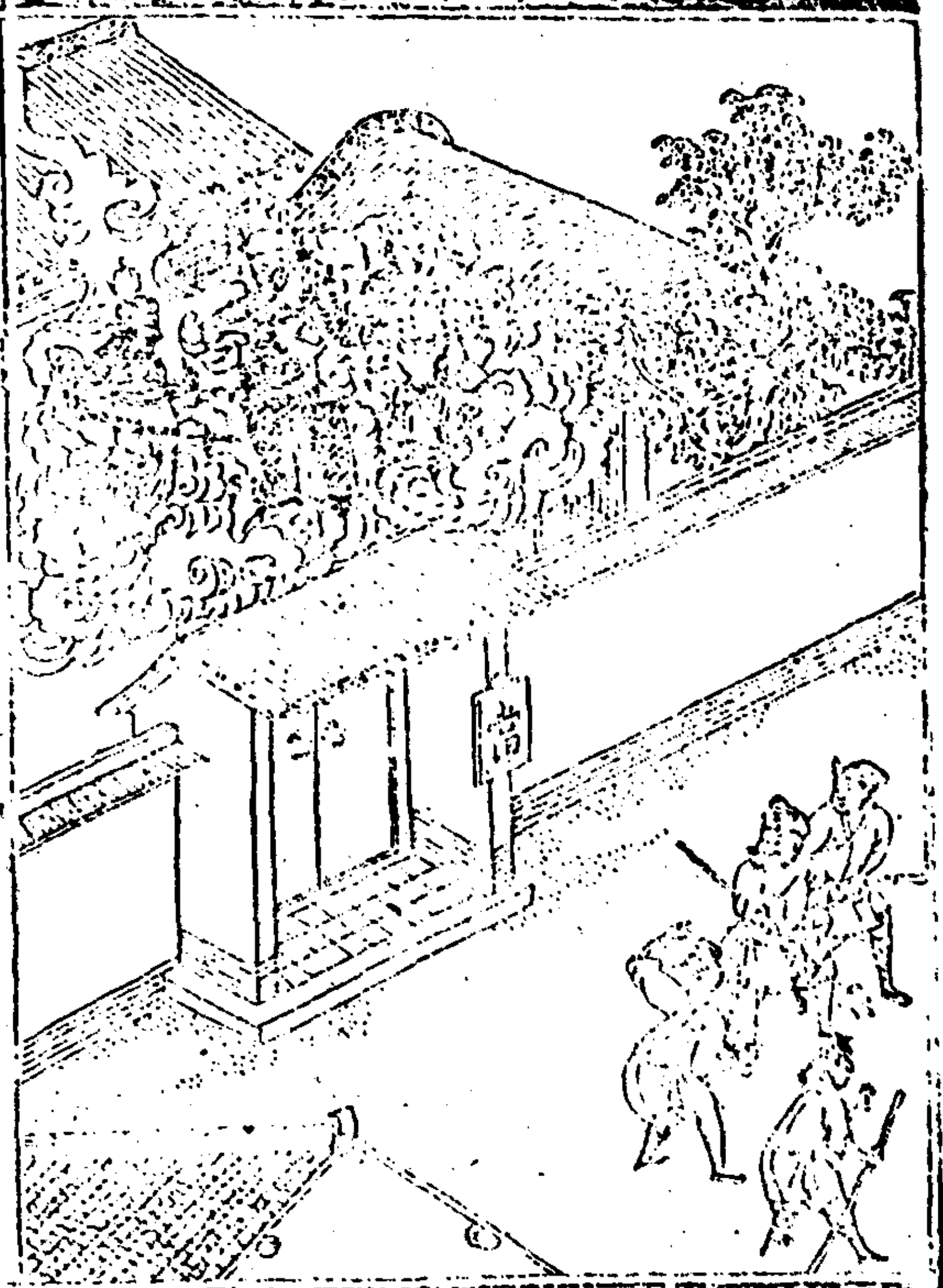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常有吉神

三

陰陽文像註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常有吉神

三

儀真縣金翁開興舖嘉靖初年江寇橫發掠富家殆盡獨金翁舖無恙有司疑其與盜通及寇被獲詰其何故不劫金翁云我次往規見屋上金甲神無數畏不敢犯官猶未信也呼地隣詢之皆曰金某實係積德各典出輕入重彼出入公平估物甚寬限期更遲且訪知親隣之老而貧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免暑衣之息歲以為常想天佑善人故命神擁護耳令大嘉獎為匾旌其門。

逆報則任自己

逆報則任自己。現在言也。有報在數月內者。有報在數年外者。或者在此事。而即檢與此事相類。以轉報者。或另尋他事。出人意。外以來報者。總之應在已身。不依久遠耳。更有且之所為報於暮暮之所為報於旦。所謂一念格天。一誠感帝。又報之如影隨形者。謂天道難知也哉。

陰陽文像註

卷四

逆報則在

奎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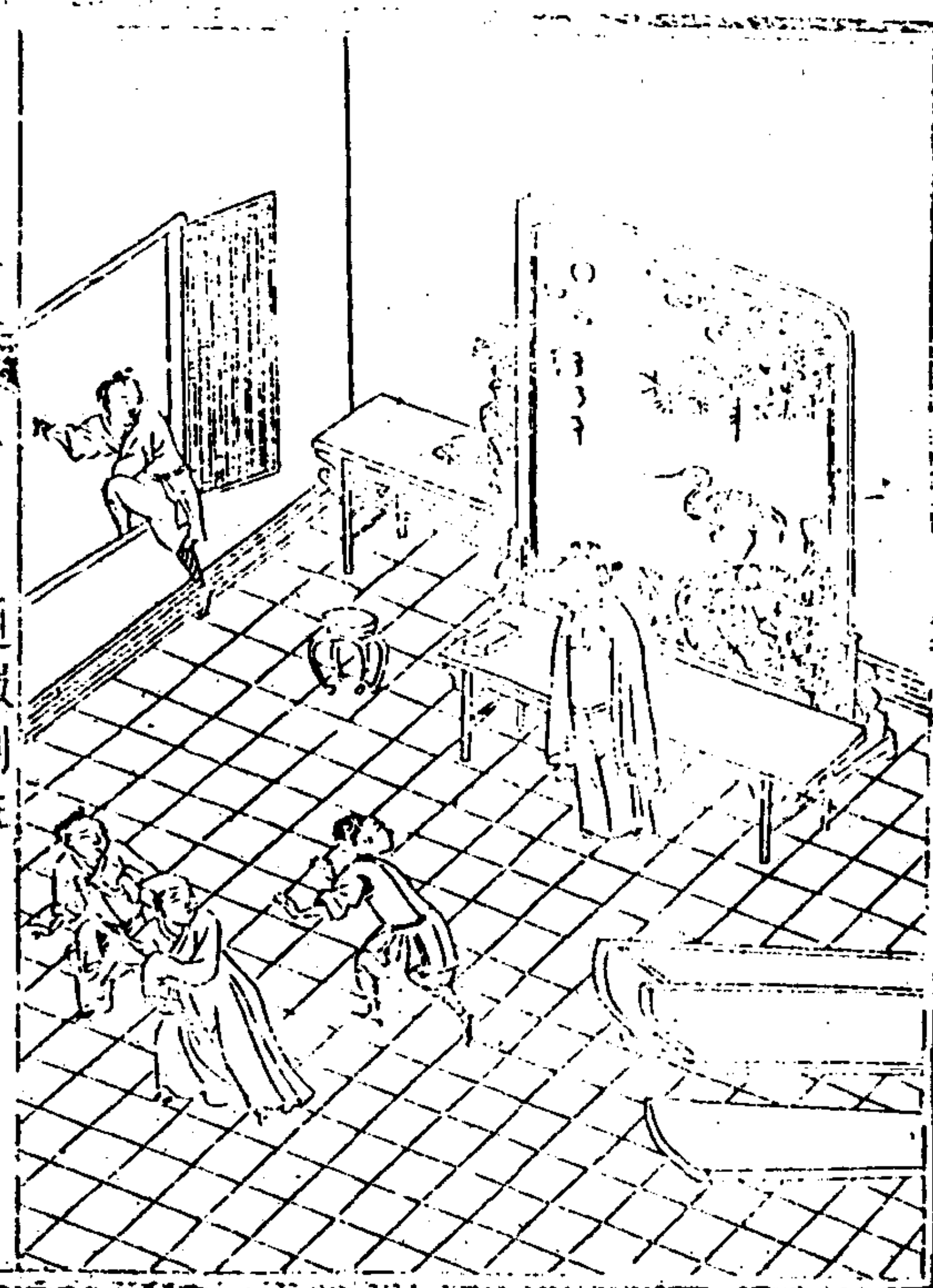
卷四

逆報則在

奎



于振海福州府人。騙人財為生。負欠不可枚舉。記其母勸曰。少人錢。應還他。不然來生變畜矣。海不復視母曰。再世填還都是謊。陰間報應總然無母不復言。次早海跑到至街心。作背綁狀。曰。吾司命神也。振海騙人財。昨夕疾視母。說再世填還都是謊。該打其嘴。即自手掌面。兩頰腫破。又曰。且說陰間報應總然無該契其舌。即自手抵舌。血肉拌地上。街人駭悚。其母執香叩懇。又含糊曰。汝于騙財罪業。自有閻君勘問。吾姑為現報以示眾耳。須臾海死。里人鄭來作皂君現報記。



陰陽文像註卷四

近報則在

宅

楊誠陝西人兩任郡守居心慈恕聽訟公明口中講
行陰陽到處皆以好官目之但令人不可解者獨於
銀錢上瑣瑣留神不肯看破若以此為無過者然除
夕亥神責之曰屬員之物力俱小民之脂膏地方之
出息俱百姓之瘡痍汝不於此留餘造下大罪他善
何能贖耶誠醒後泣告其子其子曰夢境不足信誠
然之越一年暴卒將入殮屍忽起曰聞君查我為官
諸樣都好獨於銀錢處太緊雖小善頗多折學不來
罰我兩世為娼今去投胎矣爾言夢境不足信必令
父陷於罪并奪爾壽其子半載後果暴卒

遠報則在光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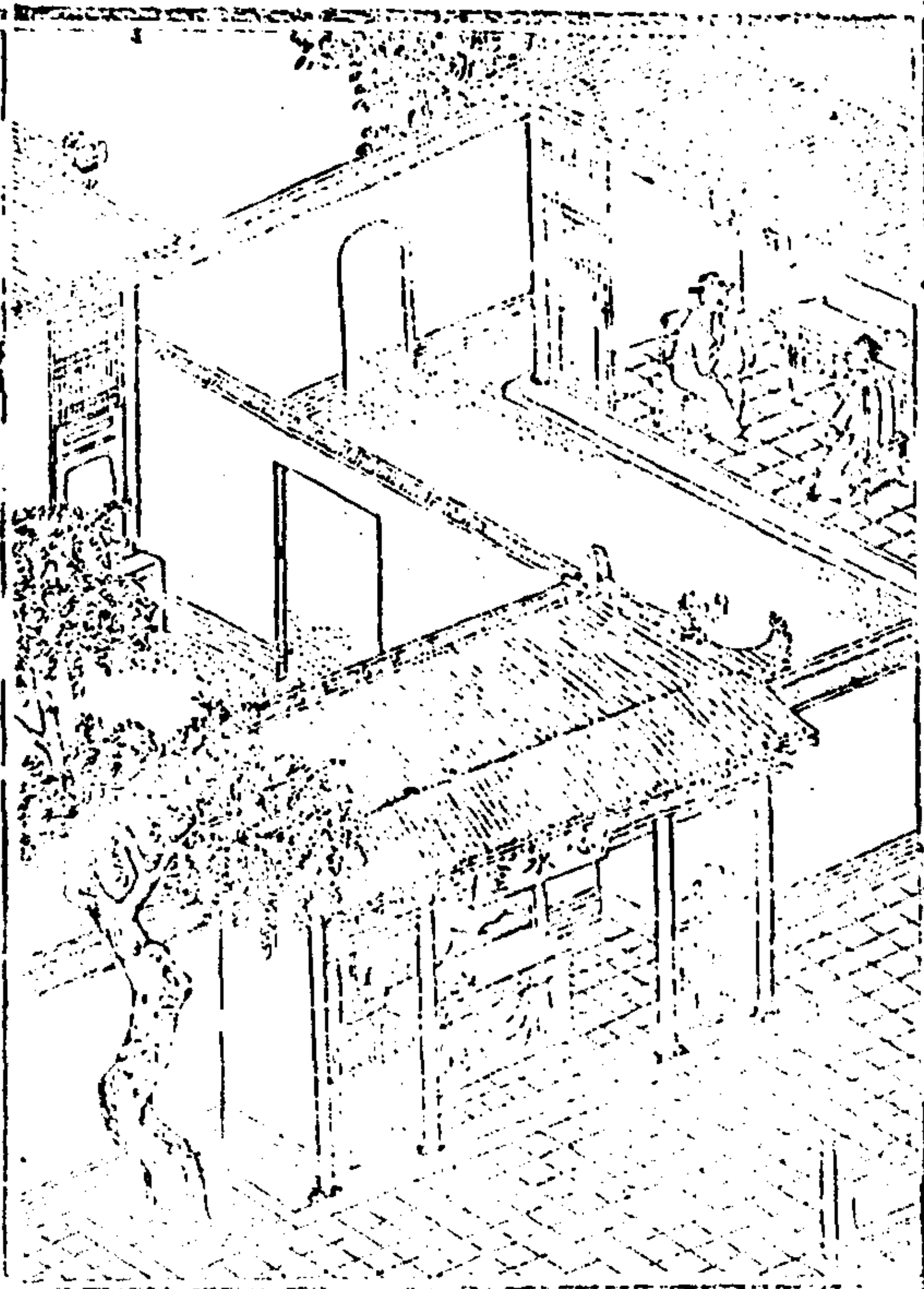
箋註為善報遲人疑以為無報矣不知天注意是
人欲觀其善念之純熟善量之圓滿也故有身未
享報而福備與其兒孫者有身已享報而福延及
其兒孫者古人謂善大多報遲報遲必息倍此其
所以為天也又謂在人視二三世為遠在天視之
直旦暮間耳夫何遠之有座右編云人每臨終
時愛子孫異口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
從祖宗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
己之事無所不為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

陰陽文像註卷四

遠報則在

究

至臨終則愛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愛之不惑之
甚哉



陸山文代註

卷四

建報則在

辛

明唐虞堯寧波府人一先達薦入東昌府幕中謂堯曰仕幕多無後程君宜爲子孫計從來官與幕功罪均任之凡動口動筆間有陰陽要緊堯曰諾後東家下車堯先勸之曰訟經判斷要公明案逢命盜尤詳慎守此二語庶幾民無冤抑又時勸之曰邑令與民最親宜寬彼使恤民不可迫彼使奉已如其苛令令日糾民財既爲公零取罪應向公總歸一朝老天清算禍降無已勿剝削屬員爲東家謝曰君昔苦口良言當旦暮營余莫令我府主殃及後人也後東家官主侍郎子孫皆貴堯子孫亦相繼登第



陸山文代註

卷四

建報則在

辛

馬健四川貢生作縣令甫四籍一孫生痘死一孫染疫死清明時兩孫陰魂附伊堂叔而言曰我兄弟原不該夭因祖有罪故促我輩壽耳其祖曰我作令凡事檢點罪從何來兩孫曰祖無過當處但不恤民艱不崇文教不訪華靈役不懲創豪強不禁宰耕牛罪即伏數事中難逃陰譴矣其祖曰何不竟追我命兩孫曰特留陽間受苦使祖看孫亡痛如剗心刺骨淚日流而未有已也語畢伊堂叔旋醒健泣告諸親曰有司官不可作我自謂謹飭誰知尙受此罰若無忌肆行者不知磨何惡報矣遂削髮爲僧



陰文像註

卷四

遠報則在

圭

李自清南屏生家貧嗜讀借古耕度日每考皆優等
數年逾五十不中其妻以讀書無效令子改儒負
易一先達謂之曰苦心人天不負郎一技一能曾費
心力肯將來定有遇合矧學問過人乎且君教書
盡心從不誤人子弟此間有隱德焉但感應之理彼
蒼多令三世論之不專在本身令郎還當業業貞從
其言仍訓子業備後子年弱冠登第

陰文像註



陰文像註

卷四

遠報則在

圭

齊旺金華府人年五旬無子有茅山道人善相謂之
曰汝惡氣隱於天庭必有虧心處旺曰少年常淫人
妻女道人愕然曰犯此五折兒孫矣但淫惡最難懺
悔非有大善不能回天汝今只管積善不妨頻來相
旺謂一如而依人爲善見人舉行善事樂輸無吝閱
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因而倡衆爲善凡遇難行善
事首捐過半閱一年道人相之曰未也又復獨力爲
善量已可以作來善事總任不肯讓人家貲已罄矣
閱一年道人相之曰吳哉陰陽紋已現何憂無嗣未
幾生一子旺享壽古稀猶及抱孫矣

一三一五八一

百福駢臻

幾世無福人。福薄人儘多。若百福寧敢望哉。然在積善之家。福享不盡。人以爲天之獨厚。若人而不知。若人之足以格天也。卽其人平平無奇。必其祖父積德。足爲天心之所悅也。駢臻者言其備。亦言其速云。

陸陶文像註

卷四

百福駢臻

七



陸陶文像註

卷四

百福駢臻

七

唐朝郭公子儀。出將入相。忠貫日月。以身任天下之安危者三十年。完名全節。壽八十而終。七子八婿。皆爲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但點頰焉。古之享全福者。此一人而已。

千祥雲集

箋註祥吉徵也。至於千集鮮不以爲誕。不知人能積善則隨步皆順境。隨時皆瑞兆。嘉祥之來如舉雲之重重。陰霧之漠漠。停而不移。聚而不散。興言至此。信乎爲善之最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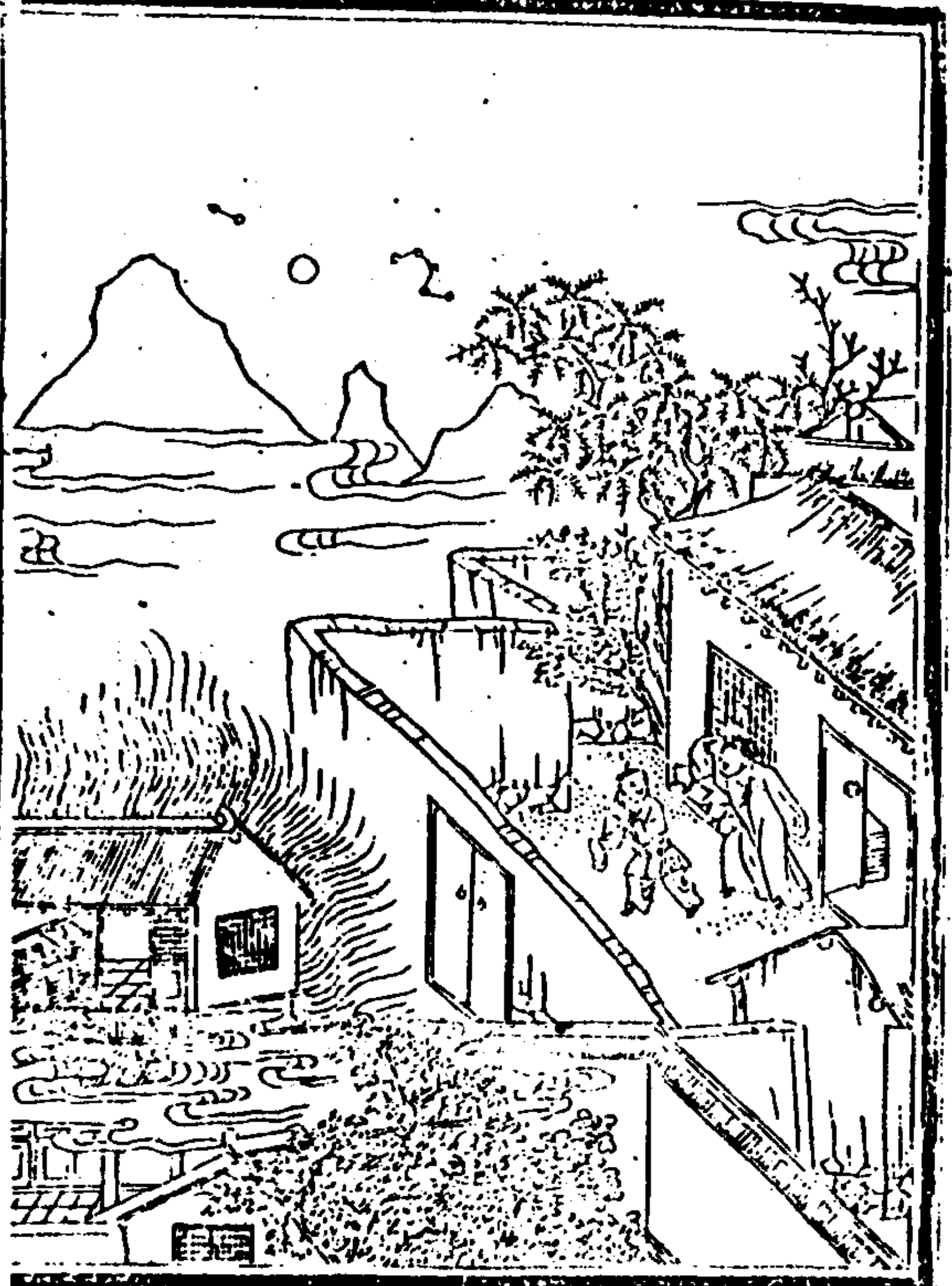
陸陽文像註

卷四

千祥雲集

七

陰陽文像注



陸陽文像註

卷四

千祥雲集

七

石中璞江西人刻感應篇一套八本印千套貯樓上。隣人常夜見紅雲疊繞。忽一夜見火光四射。隣人恐災及已。向璞言之。璞疑有精怪作祟。懇張真人書符鎮壓。真人命法官乘夜往視。曰非邪氣乃祥光也。爾家其大昌矣。但不知何脩至此。璞告以刻感應篇。現在樓中。法官勸其急散。後家道興數萬金。三子俱貴。

一一一五八三

豈不從陰陽中得來者哉

箋註人患不能積陰陽耳。何患所求之不得耶。如陰陽浩大。貧者可富。賤者可貴。疾病之必死者。可痊。兒女之將絕者。可育。耳目之聾聵有年者。可借。醫以治其壅障。壽數之短促已定者。可造命。以令其延長。俱從陰陽中得來。旨哉斯言。論之可當捧喝。

陰陽文像註

卷四

豈不從陰

七七

陰陽文像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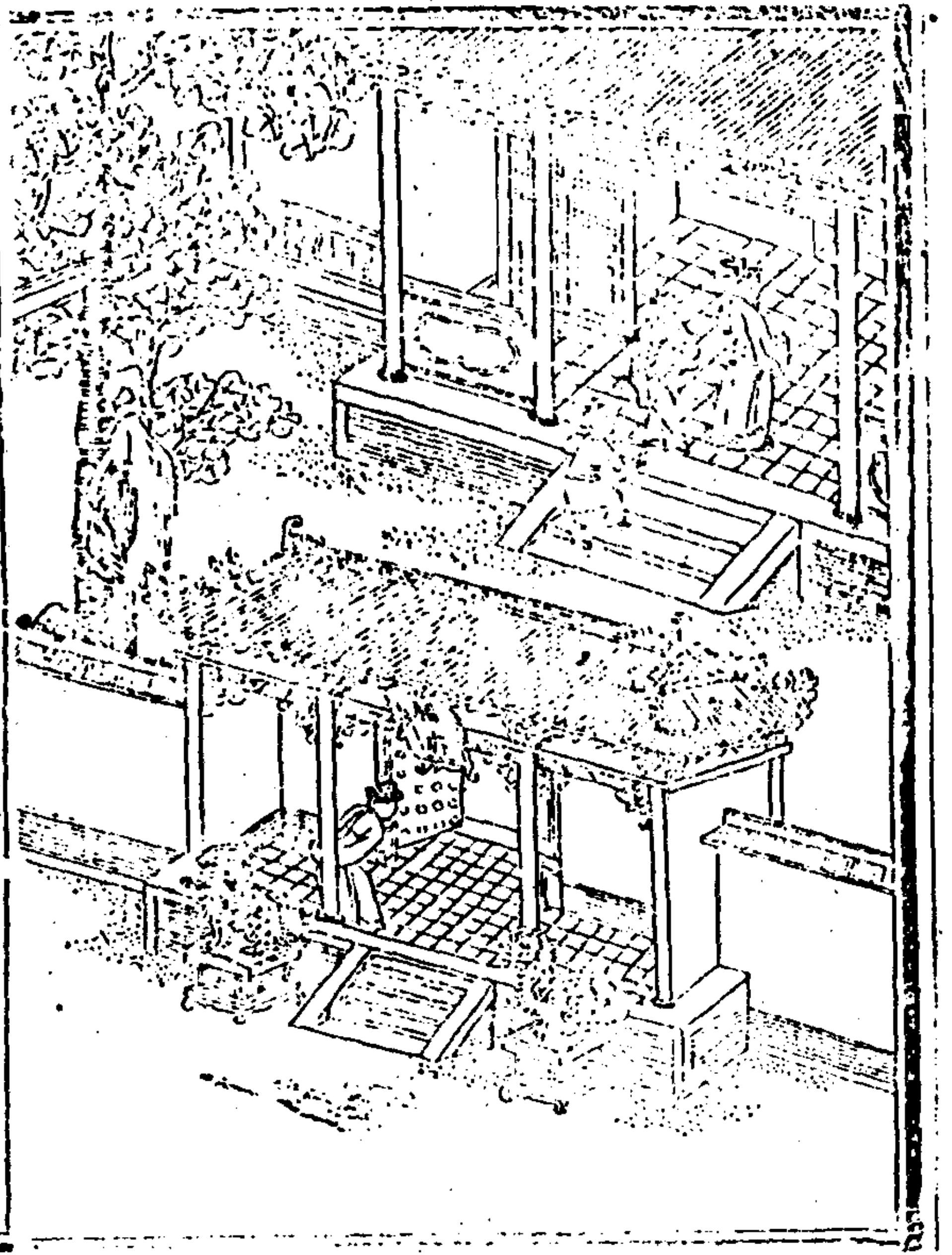
卷四

豈不從陰

天



顏公茂猷福建人生平以造萬世太平為念。隱德甚多。不可筆記。著施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光世太平。凡八卷。欲度盡天下人。批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百萬人。也。崇禎甲戌會試。作五經題。主考驚其才。疑違式。不敢拔放。榜後奏於朝。上大嘉。特賜進士。列冊甲前。遠近傳者。稱為天子門生。一道人間之曰。是陰陽進士也。



陰陽文像註

卷四

堯

費文憲公宏其封翁於會稽陶家得聖靈血君所傳
功過格內倘云不出門收萬命不費財行萬善不假
法渡萬人封翁授與專書寶而行之常夢此格化為
金字遂生宏狀元及第官至首相又夢此格化為銀
字復生采探花及第官至學士



陰陽文圖證

化書帝君於周武王乙巳歲生會稽山陰隱者張氏家名善勳其鄉剪髮文身乃尋冠屨自習禮文化者十七八有耆舊誦唐虞大訓數篇就習焉記授無遺邑人以為師後究脈理味藥性造其妙京周召為醫師遷司諫告老歸沒後天帝以為君山主宰又生河朔張氏名忠嗣字仲為保氏奉先人之職陞為大夫以諫死為雪山大仙蜀門行化為蜀北門山王降生為趙王如意為呂后所殺孝宣時生邛邑張子家受刑趙國為張禹之子名勳為清河令順帝永和間生世為張孝仲不登顯仕復生河朔大將軍鄧艾辟請為從事晉武帝太康八年二月初三日生於金馬山

張老家名亞字需美建興末作儒士稱謝父陳隋間生銅川家為文中子唐明皇幸蜀至萬里橋以儒生謁帝歸闕封為左丞相僖宗出鳳翔以儒服見帝居清涼寶山蜀苦水災及疾化里人為篤師拯溺又化太醫生為診候宋興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真之廬二聖北狩應化清河氏之家紹聖丁丑託化張浚隆興甲申死葬衡陽掌文昌之命於天奉玉音加秩金闕昊天太師

附證化書一十七世之盡孝盡忠又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勸戒士子文歷一十七世之艱慈悲不改命彭定求宣示第一條吾為士大夫一十七世未嘗不

陰陽文圖證

孝父母不忠君王又第二條吾為士大夫一十七世何嘗不以濟人利物為心又第三條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一念驕人一念欺人觀心齋語錄然余總司文教濟人利物自十七世以至今未嘗少懈又果能體余一十七世之慈自可優入聖賢之域

未嘗虐民酷吏



陰陽文圖證

三

化書為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誤者定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穢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詰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黑事千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為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謫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雨暘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為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為之歌曰吾有師師嚴

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義張君似之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殷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

附證救初經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

化書牛韓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怨左右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二百在邑逾年而胥吏無全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為常用飲食歲時衣乘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問曲直悉付之狂狴恣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為蜀郡丞

陰陽文圖證

四

長孫義行諸邑親風俗劾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予戒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咸以為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陰陽文圖證

五

化書予之居事畎澮忽於鉏下得一金像詢之故老或曰
 元始天尊像也昔夏禹理水冶金以為神物用鎮方嶽豈
 此像之類乎一日海風翻浪遠近奔駭非人力可支予謂
 衆曰家有金像得之僅來今為衆捨之以祈海若異其安
 息乃率衆乘高以像投狂瀾中俄而風止潮回一境獲免
 附證真武垂訓曰凡人在患難顛沛之中善用一言解
 救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化書夢所事金像語予曰大
 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見也出書示予拜而
 受之既覺書在枕前予以拯人一一金活予請究脈理
 活人衆矣驛召至都以為醫師



陰陽文圖證

六

化書張有數族居多貧窶予歸之後興起義莊貧困者周
 給之疾病者醫藥之男女成長者婚嫁之子弟俊秀者教
 養之他族聞風翕然相效義莊滋廣習俗漸美矣
 附證化書脫人之死濟人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若
 此三年必有善報



陰陽文圖證

七

化書師氏韋仲將與子為聯事無子惟女五人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既無卹典五女何依子為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高之量家俸其長也納為然明楹陽之婦

附證帝君降筆記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故能久證真位



陰陽文圖證

化書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尚剛介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溪如何予命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誰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抵於平陸如何予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以為妖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頃刻風雨頓止翼日留記於廟焉

附證王用子記帝君曰周吉祖父俱為士相沿三代並不形人一短暴人一惡且其祖曾作百忍說以訓人感

化者多取上陰德註昌三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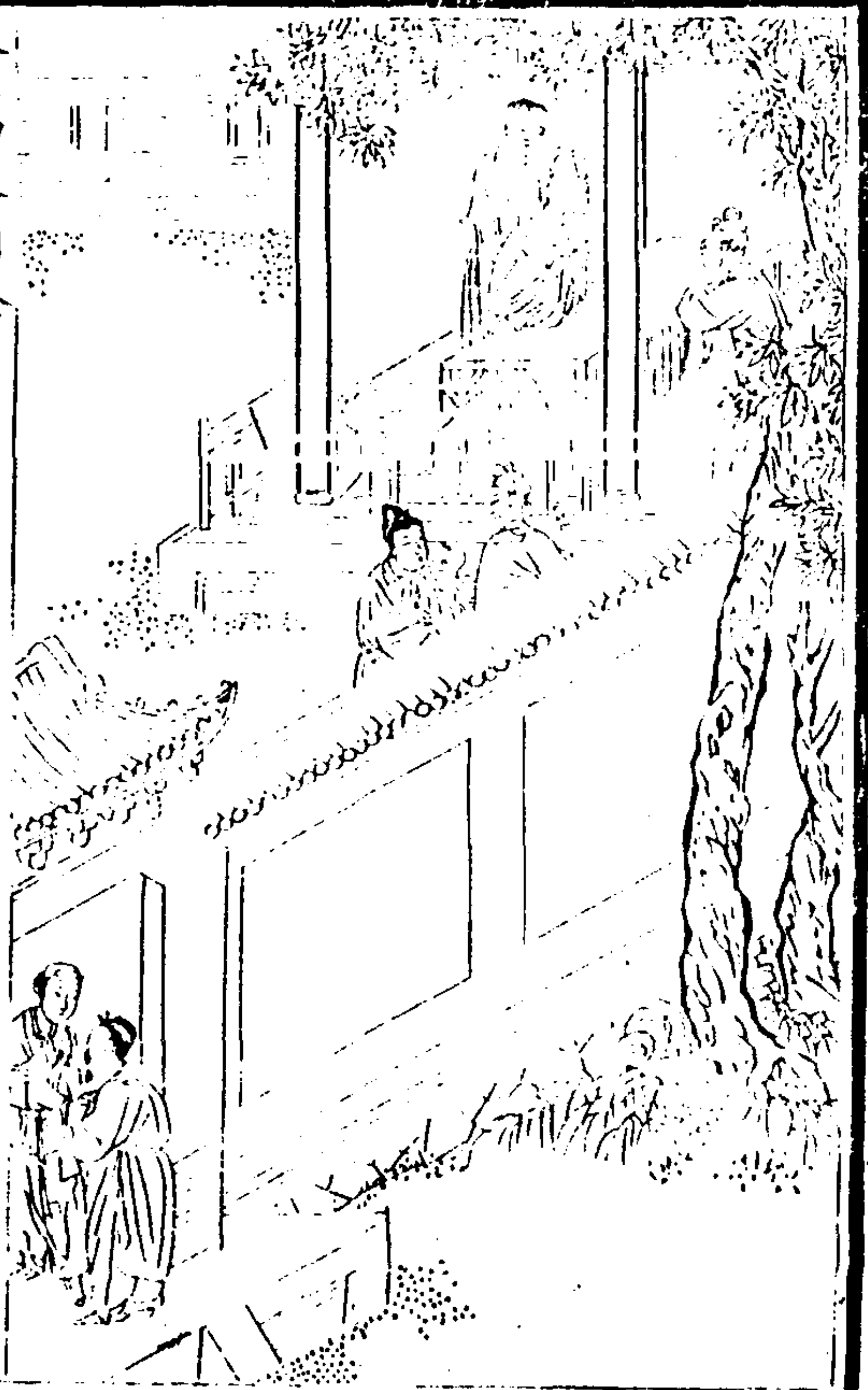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九

廣行陰陽

一二一五九〇

陰陽又圖證



十

化書予以法錄採人疾疫衆矣遠近之人踵門求治者不可數計其有染瘟病者著邪祟者受瘧厲者逢殃魂者遭鬼擊者犯凶神者遇惡氣者一一全活予講究脈理翫味藥性討論五行之勝復習熟五鍼之迎隨勤苦六年始造其妙自是天命未盡者無橫天矣

附證江暄弱冠虔奉文帝因姊病印施陰陽文祈姊愈姊隨起夢帝君召之曰汝女兄病愈矣蓋宜堅心力行陰陽慎勿有始無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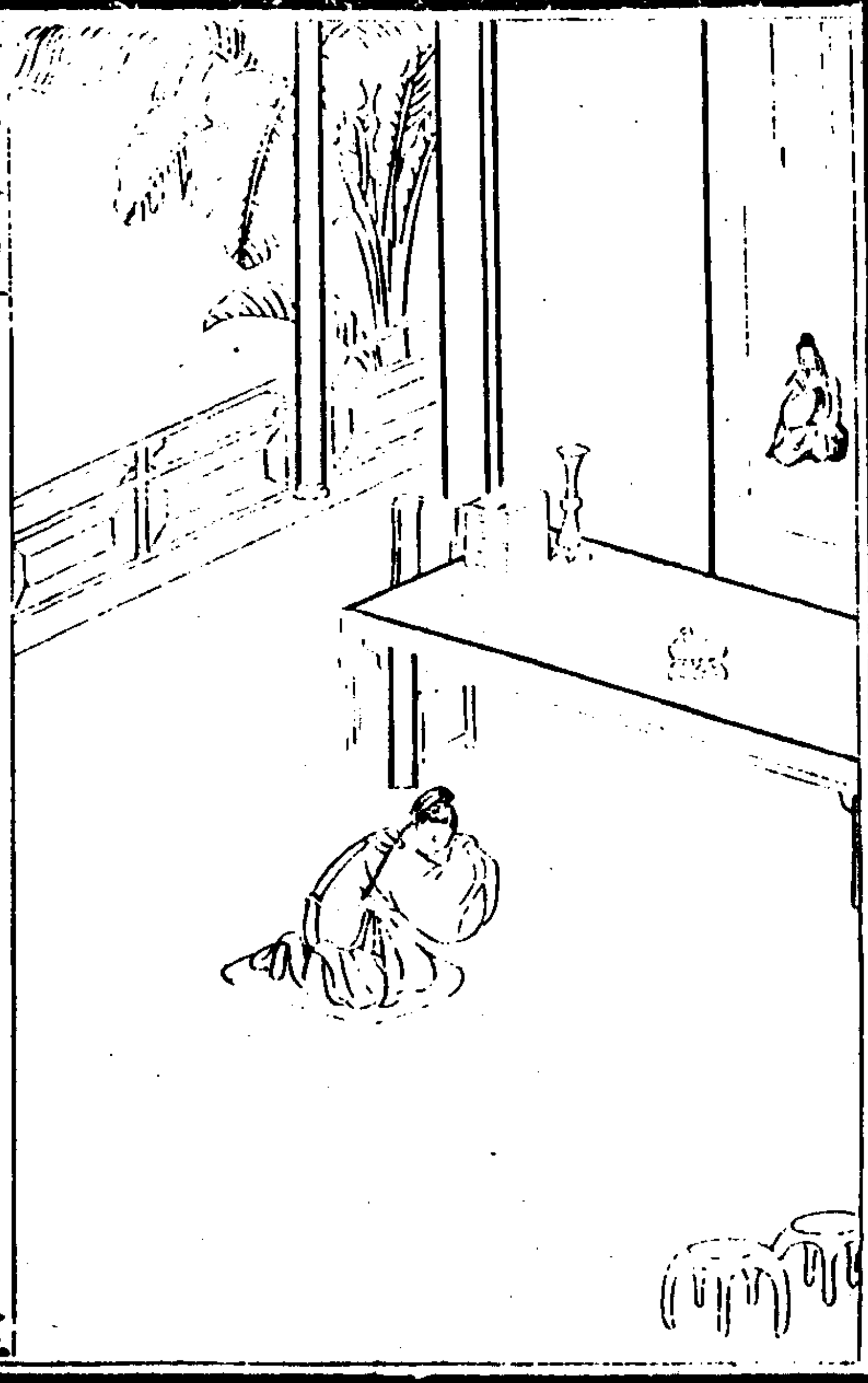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十一

化書西極一山盛暑積雪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大夫仙
風凜然盡留於此予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予為雪山
大仙

附證化書母氏羸瘵予剔股肉供之空中語曰上天以
汝純孝延爾母二紀之壽翼日勿藥果符神告



陰陽文圖證

十二

楊公起元自云少時受舉子業於先君嘗聽講至夜分不
寐待旦即發揮於文字呈之以歡先君又見先母多病每
夜深人靜出天街上叩禱願早登第及吾親見之此時念
念惟在愛親無他念也予鄉薦年二十有一後累赴春官
不第乃奮然曰得非吾念頗有差乎乃像文昌帝君朝夕
默禱曰有如志富貴不志道德為身家不為生民上負吾
君下負吾親神明鑒之至三年後竟登第

附證本願真經但願世人事親者當為心孝母為面孝
事君者當為心忠母為面忠家兄弟則當心友心敬母
面為友敬家夫婦當心和心順母面為和順待下者母

面似至情而心實不情臨事者毋面似至公而心實不公覺世真經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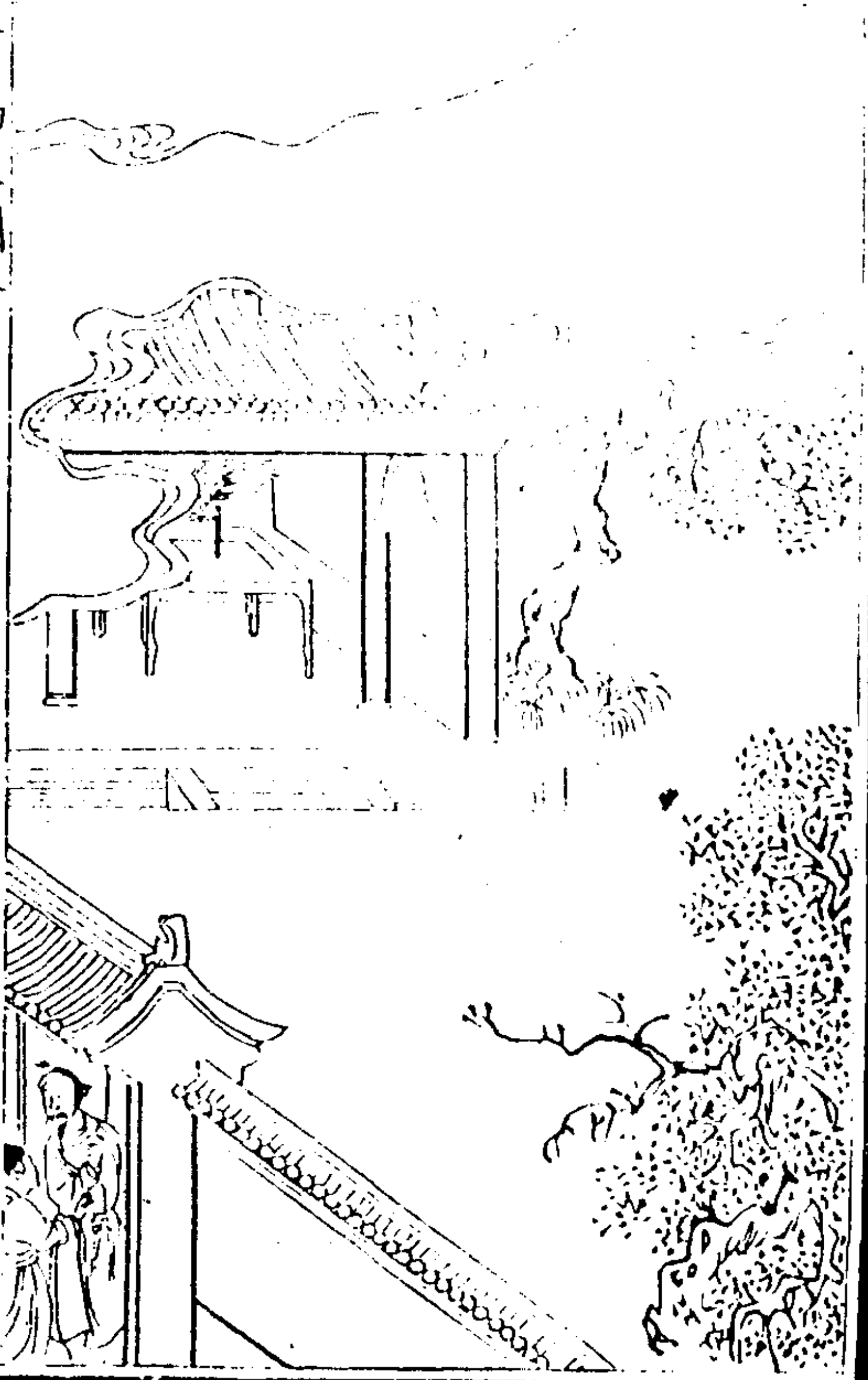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十三

于是訓於人曰

一一一五九二

陰陽文圖證



十四

帝君廟在梓潼縣東二十里其殿有降筆亭亭中以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筆用金花牋數百幅常留於筆下亭門本府差官封鎖甚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訖其亭內銅鐘自鳴廟吏聞於府府乃啓鑰取書其書多勸人以忠孝為本云

附證戒士子文故憑有感之精衷曲示無聲之教化咨爾有眾聽余格言又苟有負於我言斷不逃於天憲本願真經謹惟消除此劫先正人心為人子者訓使知孝為人臣者訓使知忠訓兄弟以友恭訓夫婦以和順訓居上者使侍下以情訓治事者使震心以公

A black and white woodblock illustration depicting a construction scene. In the foreground, two me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robes are engaged in conversation. The man on the left is gesturing with his hand.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building is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several men working on the roof and walls using long wooden poles and ladders. A large tree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uilding.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ing.

陰陽文圖證

十五

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東海有孝婦少寡姑欲嫁之終不肖姑謂鄰曰婦亡子守寡久黑丁壯奈何姑後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治誣服于公心知婦冤爭之弗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婦郡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請祭孝婦塚表其墓天立大雨時公問門壞父老共治之公曰少高大門閭使容駟馬高蓋車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子定國果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附證 呂對簡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打憐其血氣已衰幼不打憐其血氣未全病不打憐其血氣未平衣食不繼不打憐其不能將養人打我

陰騭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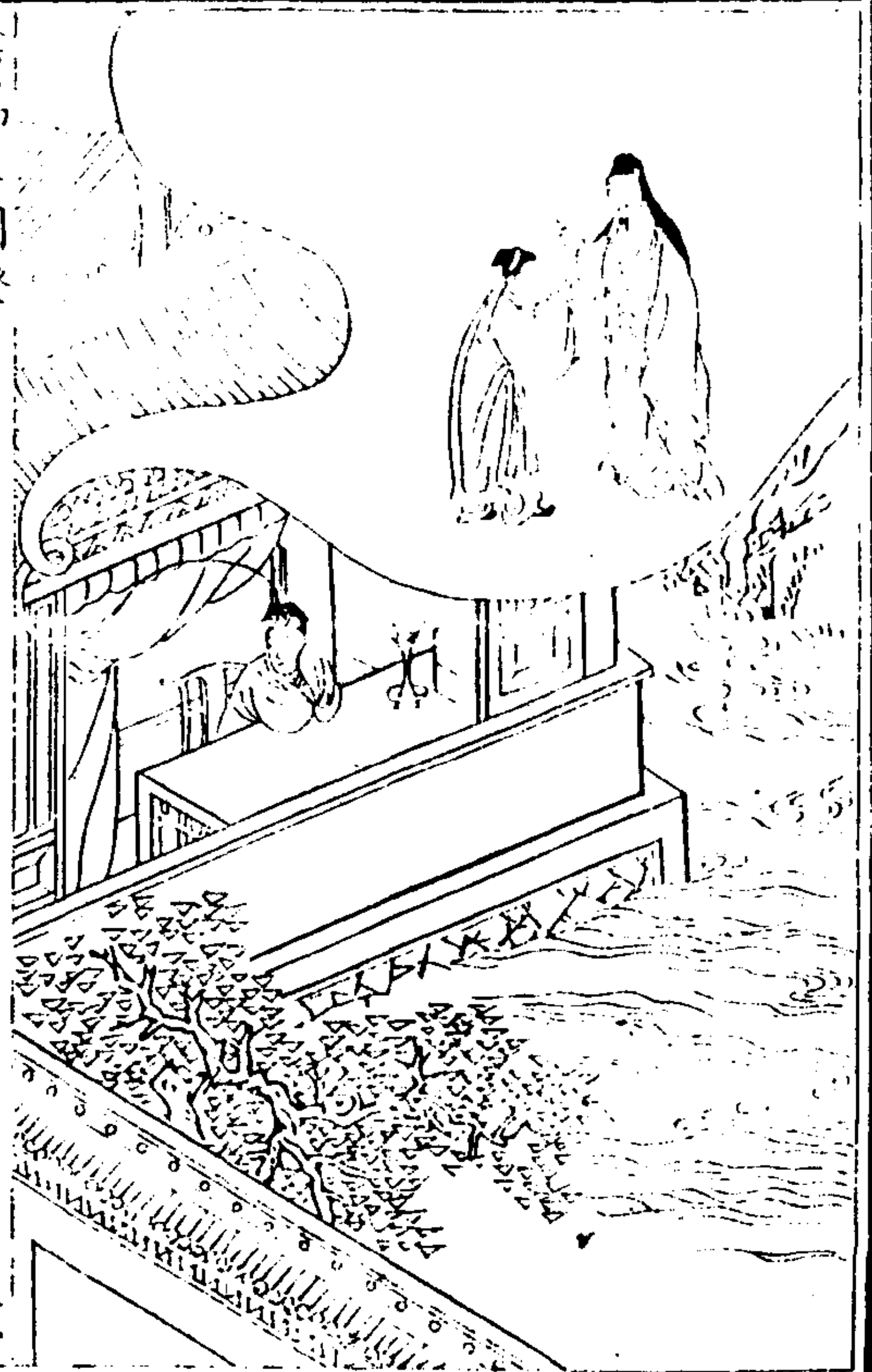
不打刑惡再加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豈系出天潢莫輕打一命之微亦不可輕責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龍變化莫上司差人莫輕打敬主及使有過婦人莫輕可測識其終身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迫打方急打名節干於性命速人急勿就打易於損命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死人急勿就打行遠路勿就打又無將息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奔騰用刑則血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刑威怒之時逆攻心致死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刑威怒之時待我氣平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怒病時多徐加責問我醉且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怒病時多不我見不真且緩打事未確審當我不能霧分且緩打事平我見不真且緩打事未確審當我不能霧分且緩打事難家必慮其終五曰三莫又打已稔莫又打人受稔之然加刑後必致悔五曰三莫又打已稔莫又打人受稔之陰陽文圖證

奔心人必致殞命已夾莫又打又加棍極刑人所難受要
慌血人必致殞命已夾莫又打又加棍極刑人所難受要
枷莫又打待放枷時責未晚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
暑憐不打順天之命佳晨令節憐不打與人方傷心
憐不打憐之苦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
不打明倫百姓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私也工役鋪行
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己也八曰三禁打
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禁從下打卑隸求索不遂每重
打在一塊多致人死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勢
貧人何辜受此冤苦禁佐貳官非刑打佐貳奉官趨勢
百姓定九曰三不枷老不枷伸手足屈幼不枷壯難支病
然受害九曰三不枷老不枷伸手足屈幼不枷壯難支病
不枷魔障易十曰四不久枷盛暑不久枷熱蒸毒嚴寒

不久加凍破肌孤客不久加非痛無衣食不給不久加
 親疾垂危不易加愁苦千狀遭凶喪事不易加口何耕種
 人有顏面不易加慚不欲生人懦弱不易加類經懲

陰陽文圖證

十七



陰陽文圖證

十六

燕山寶禹鈞三十無子慕祖語曰汝無子又不壽當早積
 善狀以挽天心公謹誌不忘適家奴盜錢二百千慮事覺
 有女十歲自寓券繫女臂上永賣此女於本宅以償欠公
 見而憐之即焚其券囑其妻善撫之及笄更以錢二百千
 擇良家配之又於元夕遊延慶寺拾遺金三十兩銀二錠
 俟之不至明旦又至寺候之見遺金者涕泣而至曰父犯
 大辟偏懇親知得金銀以贖罪昨以酒後失去公驗其實
 即還之復加贈以送之居恒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為
 出錢以葬之有女不能嫁者為出錢以嫁之有子不能從
 師者為出錢以使之學凡鄰里鄉黨待公舉火者更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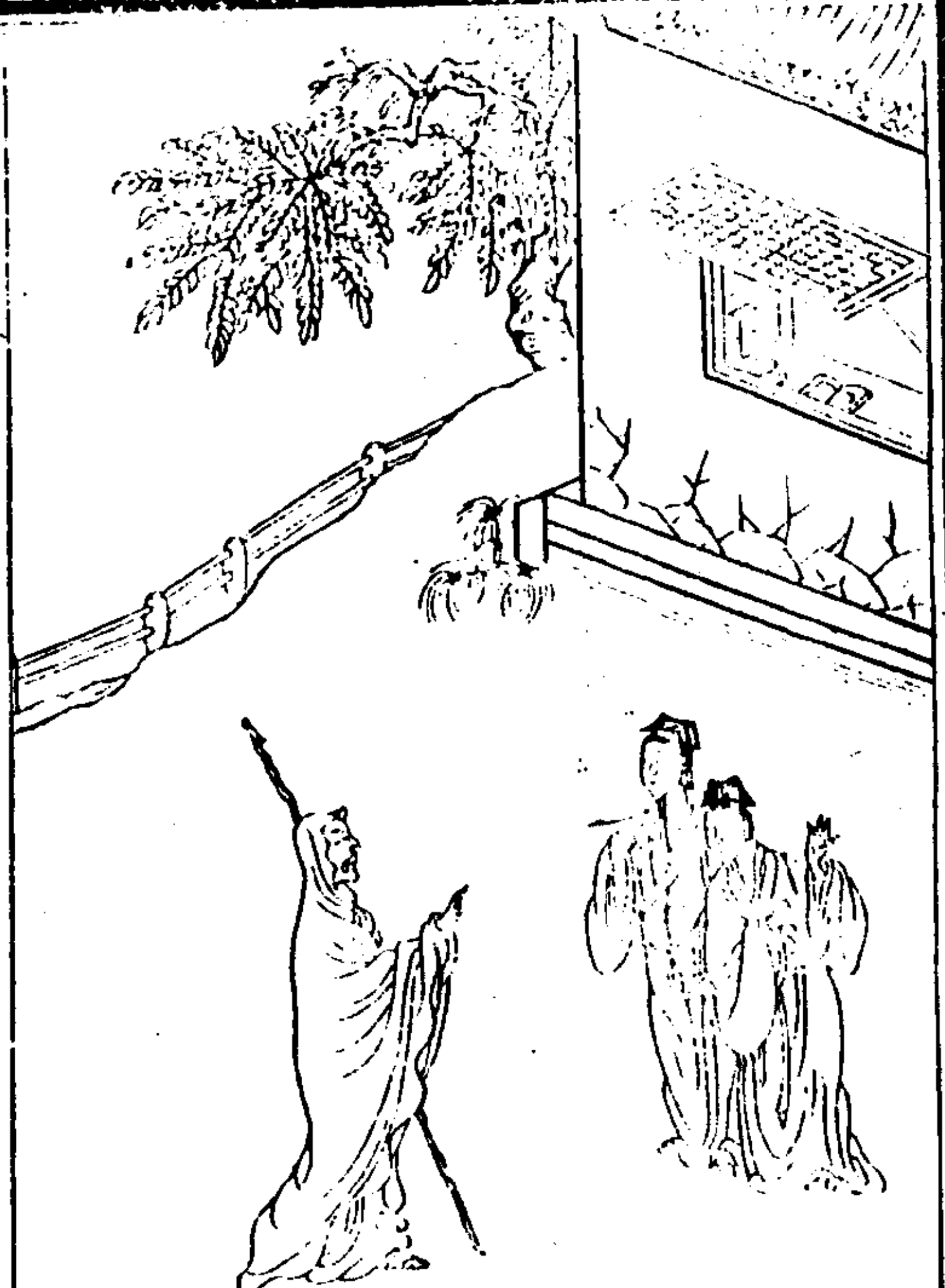
數後連生五子儀儼侃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贈以詩曰
燕山寶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附證吳公頤宜興人官學憲年五十無子留心房術有
李生告曰房術不如心術吾有種子方但須損公家業
之半公能行乎公曰能生曰方今歲祲正天假之年也
乃列數事一細民糧稅欠兩數以下者代納二在官小
罪折贖三兩以下者代完三各城門設廠施粥四族親
知故貧者不時餽遺五邨落貧民親履給粟六製藥療
疾七拾骸八造橋九修廟十置義莊果行此十事定然
天賜麒麟公拜謝曰真種子方也惜聞教晚次第舉行

陰陽文圖證

十九

所費不踰萬金連得三子鄉試中式公猶及見至今科
第不絕鼎甲宰輔皆其後裔



陰陽文圖證

二十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大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
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
舉手曰公丰神頗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
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
日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旁我戲編竹
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
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
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陰陽文圖證

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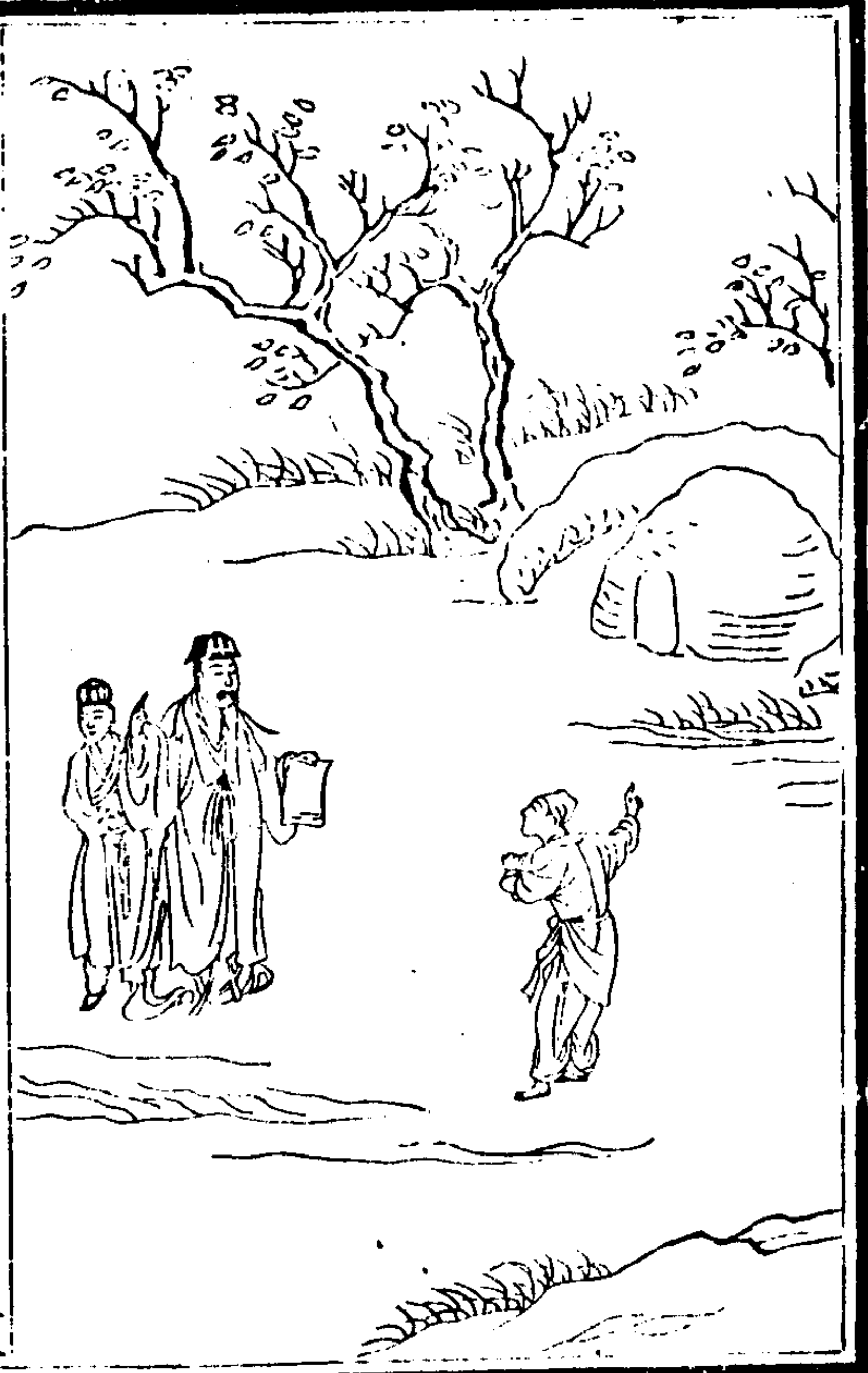
楚孫升教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比還憂而不
食母問其故泣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鄉也吾見之恐棄
母而死無日矣母曰蛇今安在答曰恐後人又見殺而埋
之矣母曰無憂汝不舛矣吾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
祥仁除百殃天震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為楚令尹
附證五代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
以鋤擊內姓余者勸阻之眾不聽竟斃蛇次日見白衣
女子攜一籃下嶺眾奪其籃余亦不與籃中皆香蕈光
嫩玉色女子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眾莫敢將
食余頭痛甚不可耐忽昏睡夢前女子云君意不害殊

懷感激蕈有毒弗可食也驚寤而眾食已畢皆嘔血死
感應篇云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不得藉口於孫叔
氏也

陰陽文圖證

廿二

欲廣福田憑心地



陰陽文國證

廿三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家吉達造偽券稱其父未歿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偽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令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閻家俱病死

附證一清道人積福歌曰歎人祇知今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繇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恣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勢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

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積福田願做兒孫積留了難帶財撒了易帶福臨時空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為世人悲叮嚀還再屬其為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脩此福

陰陽文國證

廿四

陰陽文圖證



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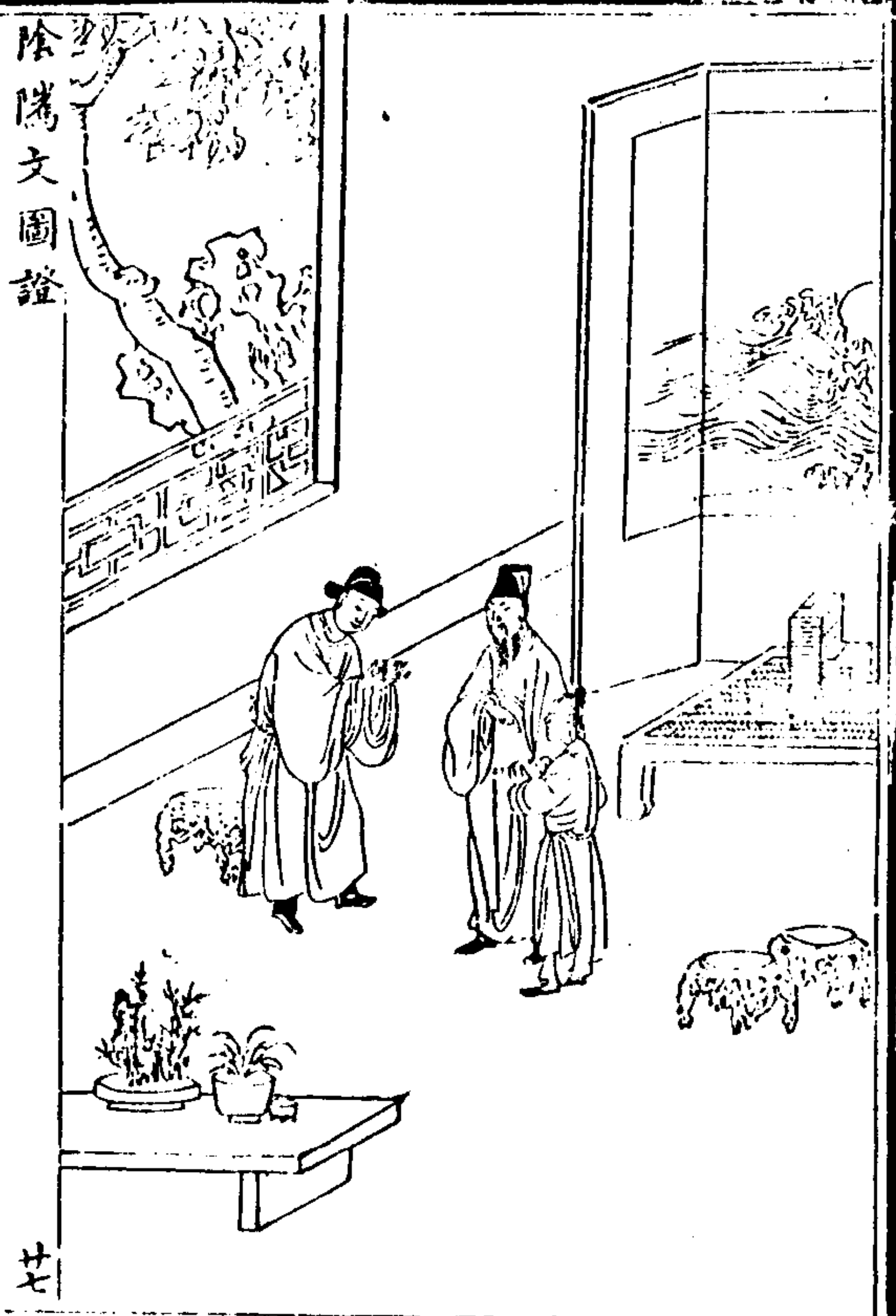
大觀中一士人其父久亡忽於京師靴鋪中見之父徑去
 士追數里疾呼曰吾父何忍無一言教我父回首屬曰爾
 做人當學葛繁問葛何人曰世間人為鎮江太守冥司敬
 重之但學此人足矣言訖不見其子因往謁繁請教繁曰
 某力行方便事日或四五條或一二十條今四十年無虛
 日士問如何為方便事乃指坐間椅子曰此物置之不正
 便礙人是某為正之亦方便事如人飢與飯渴與水幾微
 言語動作有可以方便與人者隨念隨時隨事皆為之後
 葛以高壽坐化子孫貴顯士遵行數年亦登第

附證太乙真人方便銘曰方便二字度世真經要積陰

陰陽文圖證

廿六

陽此為上乘刻刻勿忘多多益善細目雖繁大有須辨
 周全寔危提醒迷誤見惡歎阻見美贊助片言利人千
 金莫敵一語福世萬善已溢不費之惠人該樂作當面
 錯過即此為惡行之自矜善力便輕隱而不伐仙籍標
 名



陰陽文圖證

廿七

宋楊旬為夔州推官愛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章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名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何由至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囊有九十九文大錢第二箇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箇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胥吏入輕作重為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為流罪者即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為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編行十種利人

事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僱人看養俟年十五願識認者送歸父母二每冬十二月初三日為始收老幼乞丐貧人入本家收養至次年令其自便求食三普施應驗湯藥抹人疾苦四施棺木周給無力之人五女使長大不計身錢具給衣資聽其嫁人六專一戒殺買物放生七每遇荒年糴糴賤糴賑濟窮民八脩理寺觀聖像葺治橋梁道路九遠鄉士夫流落客旅者酌量遠近助其還鄉十居官辨明冤枉濟急拯危今日男奪大魁皆自平日奉公積善所致也

附證司馬溫公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若積陰德於冥冥之中子

陰陽文圖證

廿八

孫實受其福



陰陽文圖證

廿九

柏之損河南人慈心於物即禽虫亦蒙其澤每將食諸雀必飛鳴而前略無驚避至冬月下雪草子難尋恐鳥皆受餓乃掃出一片淨地洒碎米令諸鳥啄食以為樂後流寇破城入其門有群鳥十餘飛集滿階寇以為無人居皆散去男女二十口安然無恙

附證孫錦衣有僕蘇某一道士見之曰汝面何陰陽紋之多也僕曰貧人陰陽從何來道士強叩之曰我生平於蜂蟻牛馬之類有生氣者皆極力愛護之不殘其生不盡其力且某得食甚難每與婦分食稍足充飢即以其餘施丐者故平生未嘗得飽道士曰即是矣引之至

一歲絕非人境僕思家欲歸道士乃以扇一雙藥一粒予之著履行室如飛舍約經旬不餓夫婦皆壽百歲

陰陽文圖證

卅

利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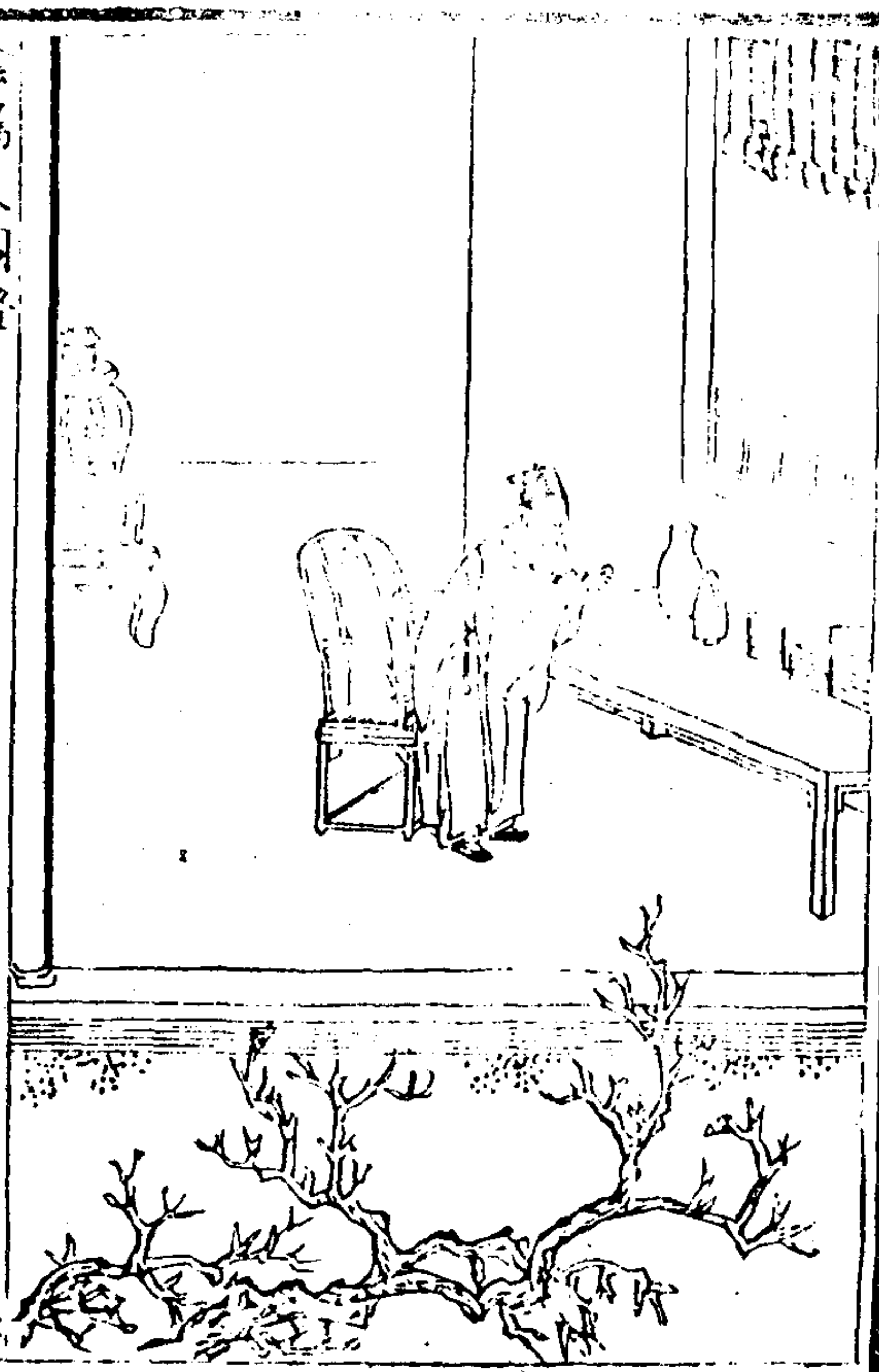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卅

宜興邵靈甫積穀數千石歲饑或勸之出糶曰是圖利也或勸之賑粥曰是好多名也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自縣至湖四十里復浚橫塘水道八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水陸均得利公壽九十餘子孫相繼登第

附證明汾州副貢鄧成美家小康凡親友妄希僥倖作事美看透必宛轉開導不令喫累默受其賜者甚多晚年約族人結一周利會以保闔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二斗有人借按三分行利歲歉散給族人享壽七十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都人見冥役聲言來迎某城隍者

簡善



陰陽文圖證

卅

宋趙原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

附證中峰祖師曰有益於人則毆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



陰陽文圖證

丁光昌廣西人家道巨富衣食甘淡薄婚嫁不奢侈其妻謂之曰爾不知享福要財何用昌曰吾看破世間苦人甚多衣食不給婚嫁不能者目下不知凡幾吾有何德安享自然之福乎但念現在之福能惜將來之福自長將所省儉之財先恤族親後施鄉黨強為善而已矣吾夜臥多至三鼓不寐者蓋為此也其妻醒悟後子孫繁衍竟成文武世家

附證張伺初云士大夫當為子孫造福不當為子孫求福謹家規從儉樸訓耕讀積陰功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鬻功名此求福也



陰陽文圖證

王烈字彥方為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耻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即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

附證漢陳寔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寧為刑罰所加無為陳君所短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寔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為一時名士孫羣仕魏為尚書世世顯達

慈祥為國救民



陰陽文圖證

三五

宋范忠宣公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常平粟賑之郡官以為奏之朝廷方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則死奏而後發豈能及事即日發粟以賑飢民謂郡官曰若有罪吾自坐之弗累諸君也竟登相位壽七十五

附證景泰時徐淮大饑死者相枕籍帝命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竑至竭盡揀荒之術既而河南山東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置屋安輯流民之病者死者給棺復為業塚葬之隨上民饑疏帝閱之驚曰奈百姓饑死何後得竑在倉賑濟疏乃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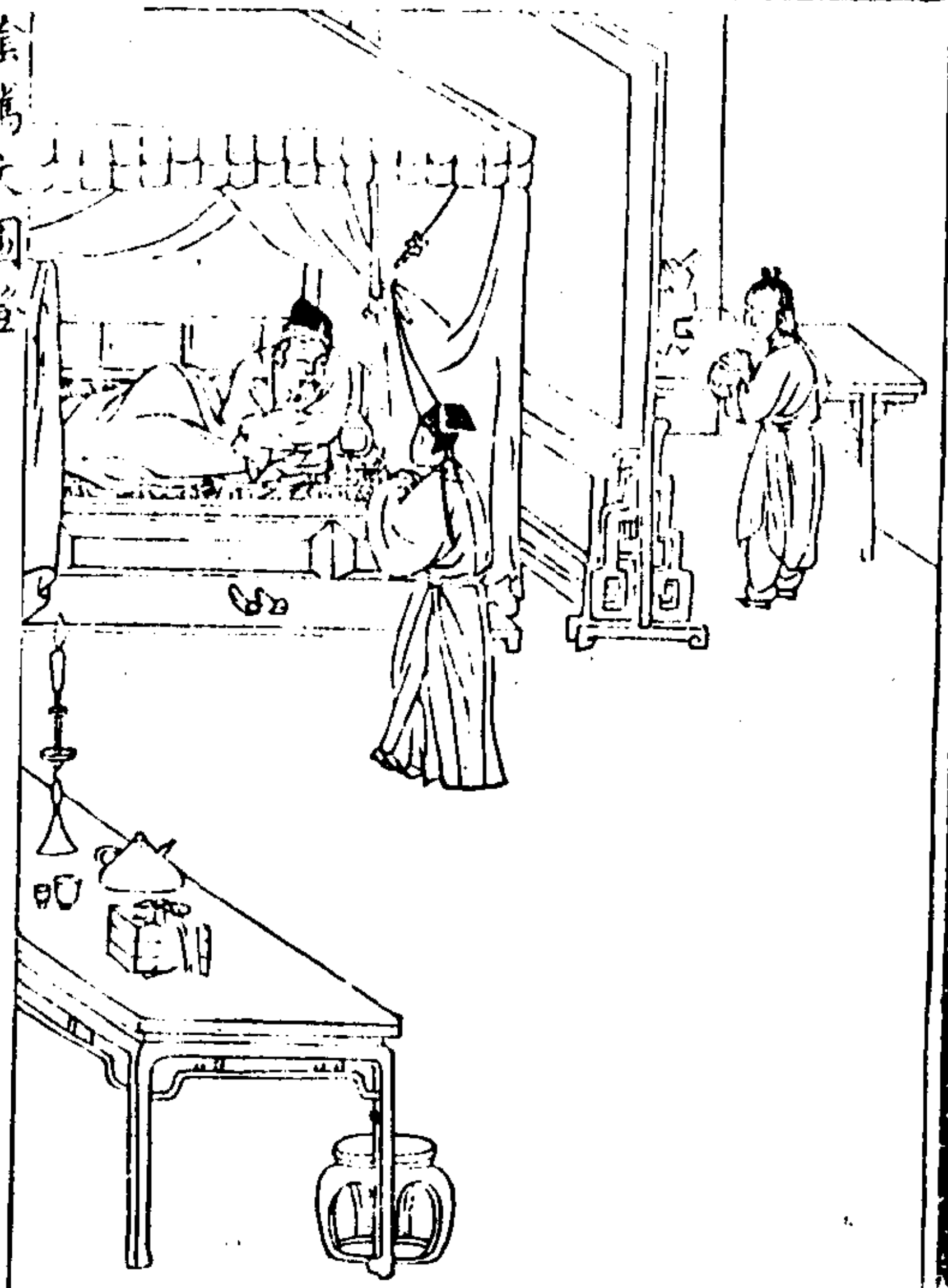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比干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臥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而門有老嫗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濡漬雨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曰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公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後子孫貴顯果如其言

陰陽文圖證

三十六

陰陽文圖證



廿七

司馬光為人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言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陝洛間人皆化其德居官盡心為國天下倚之為軍輔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勿生事開隙中國相司馬矣後病革不復自覺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京師哭者罷市四方人畫像以祀畫工有致富者

附證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入山親自乳哺乳乃自生計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

諸奴悉殺之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為太子舍人後遷善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即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

陰陽文圖證

廿八



陰騭文圖證

三

明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每日為之舌舐數十遍母一日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拯抱母號哭頃東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處隨流各附一木得達岸亦遇其母官舫郡守夜夢神告次日孝子附舟郡守泊舟待至日中一木沖岸視之則陳榮也郡守驚問何以孝遽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忘母而已

附證勸孝文帝君曰今日是元旦為人間第一日吾當說人間第一事何為第一事孝者百行之原精而極之可以恭贊化育故謂之第一事赤子離了母胎在孩抱

便知得故謂之第一事舍此一事並無學問舍此一事並無功業舍此而立言則為無本之言舍此而能功蓋天下到底不從性分中流出必作偽以欺國負本以滅身天地是孝德結成日月是孝光發亮孝之道言不可得而盡也為人子者事富貴之父母易事貧賤之父母難事康健之父母易事衰老之父母難事具慶之父母易事寡獨之父母難夫富貴之父母出有人扶持居止有人陪從其願常給其心常歡貧賤之父母捨却白髮夫妻誰為言笑離了青年子媳莫與追隨人子一日在外父母一日孤悽為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

陰騭文圖證

早

右也乎康健之父母行動可以自如取攜可以自便朝作暮息可以任意訪親問舊可以娛情衰老之父母兒子便是手足不在面前手足欲舉而不能媳婦便是腹心不在膝下腹心有求而不遂時而欣於內時而戚戚於懷為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具慶之父母日間有以作伴夜間有以相溫畫無所事相與說短論長夜不成眠互為知寒道冷寡獨之父母兒女雖有團圓之樂夫妻已成離別之悲家庭之內獨行踽踽涼涼形影之間惟有悽悽楚楚為人子者善體其情能頃刻離左右也乎嗚呼試問身從何來親為生我之

本孝為何事人所自有之心見我此章而不動心者非人也見我此章而不墮淚者非人也逆子忤媳見我此章而不化為孝子順媳者與禽獸何異人人得而誅之者也

陰陽文圖證

四十一



陰陽文圖證

四十二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二十年兄好逸游不事生業數諫不聽遂求分析後五年兄產蕩然又負人債欲逃亡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相飲曰向者原無分析之心見兄用度不節恐蕩盡同受飢寒不得已而分耳今幸留我一半請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即取分券焚之以鎖鑰倉庫悉付兄嫂並為代償其債兄慚節儉成家是年霄父子登第

附證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

作樣看

陰陽文圖證

四十三

陰陽文圖證

信友



陰陽文圖證

四十四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我子必敗我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慙不敢答德曰我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并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官至高書

附證孔融與王脩交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融初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惟王脩耳言訖而脩果至脩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至戚無相視者脩獨撫卹之直俟其病愈乃去

一一一六〇七

陰陽文圖證



常熟縣吳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火凡三日煨燼殆盡中有小樓三楹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寓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焰四迫二婦窘怖無措以平日素持斗齋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檐下舉袖一麾火光應時而散七人者忽不見姑婦拜起則四面絕無一椽矣

附證圓明斗姥勸世文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何謂心上之斗一曰孝養父母二曰尊事君王三曰敬奉師長四曰與人為善不恃己能不言人過五曰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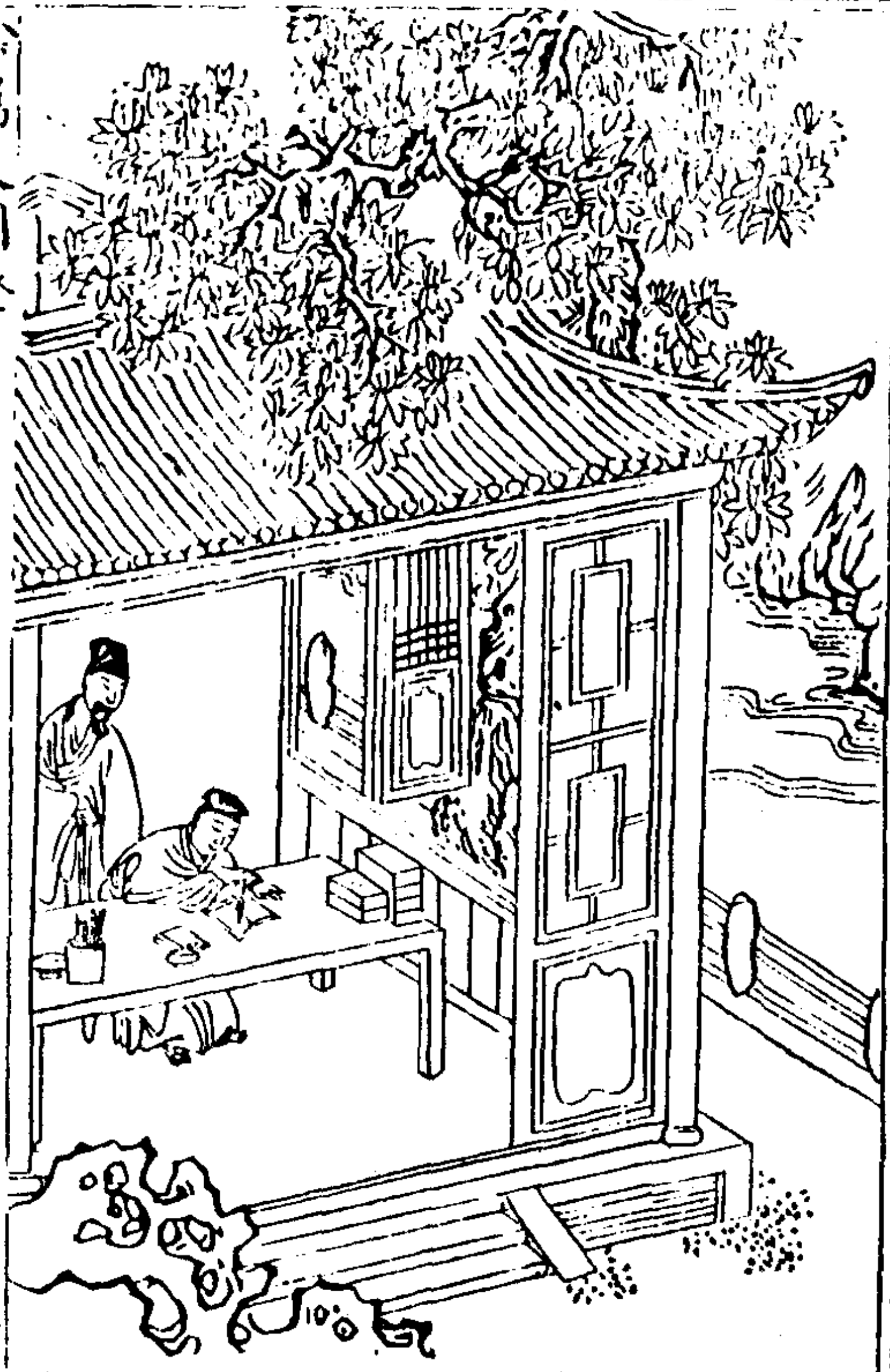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心和柔無恃性氣自付訶譏六曰無聽婦言惑感丈夫家為惡毒七曰無違聖教詩書禮樂日用常行八曰無狗名譽求朋結社招攬是非風俗浮夸人心喪失皆由此也九曰無貪財帛衣食有限富厚何益於身也十曰無縱奴僕居官作惡皆此輩竄竊狗盜令我名節掃地也十一曰無耽於色慾好淫者必亡也十二曰無貪於酒肉穢惡之氣腐腸喪胃也十三曰無謗毀僧道三教宗旨何嘗不一而乃是此非彼也十四曰無輕求功名功名者上天所以勸人也十五曰無妄希子嗣子嗣者上天所以報我德也十六曰無徒延己壽己壽者父母

之可從昇也十七曰毋遽信讒言小人反覆不常無非離間也十八曰毋淫人子女人之子女猶我之子女也十九曰毋輕棄字紙字紙聖賢之跡也二十曰毋徒溺於本生父母而不思承繼之父母也二十一曰毋取人不義之財財者喪身之本積怨之階也二十二曰毋惑於吏胥吏胥者喪盡良心之人無非敗爾公事也二十三曰毋往來匪人匪人奸計百出也二十四曰毋設心謀害心一動則事未成而報已至矣二十五曰毋諂事鬼神鬼神宜敬而遠之也二十六曰毋禱祀妖邪妖邪不能自保其身何能為人禍福也二十七日者斗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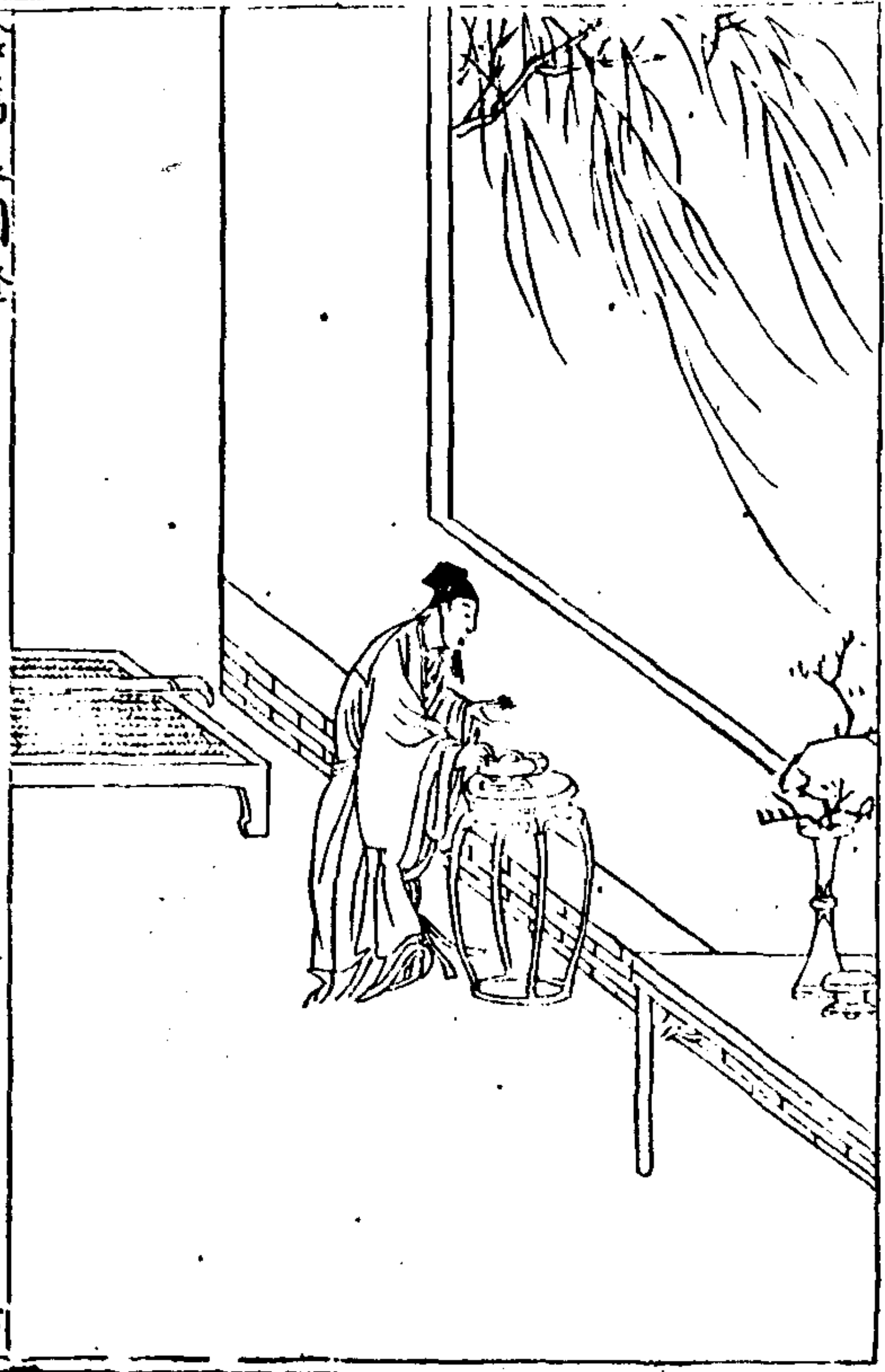
期也即心齋之期也二十七條者心齋之事也即斗齋之事也如此方可謂之拜斗母也如此方可謂之拜南斗六司星君也如此方可謂之拜北斗解厄星君也如此方可謂圓明道母天尊也如此方可謂西天竺國大智光中也如此方可謂大士尋聲來救苦也否則拜吾之像呼吾之名稱吾之號吾方惡之厭之而何能佑之祿之也吾方恨之笑之而何能應之通之也吾可謂之拜斗者盡心竭力於此言矣彭定求真拜斗者也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吾故降乩其家而書此以晉勸世之拜斗者也又曰拜斗宜拜父母也拜斗宜拜師長也拜斗宜拜吾心也不如此拜斗而乃日日拜吾像何謂也可惜有志學道人忘却本來面目徒作道士伎倆何謂也又曰世人拜斗不可但為己是生也不可但為己集福也不可但為己求嗣也天人感應只在為人不為己之心耳吾斗科中俗本增入許多祈福語氣俗事俗念我甚厭聽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非有所私於一人豈以其諛事我也而遂加之福乎可與世人再四言之為愚夫愚婦點破癡迷妄想也至於三教宗旨原無二也原無少異也原無一間未達也原無形迹不化也勿聽世人販釋謗道販道謗釋也甲

寅八月二十五日降乩書



崔本立奉天府庠生母有血證每舉發百藥罔效誓齋戒
寫法華經以祈母壽其業師責之曰我不意子從孔子之
教而亦知有經也本曰弟子為母寫經非求富貴利達先
生何忍諷責耶其業師悚然改口曰吾失言矣本虔心寫
經二部母病旋愈

附證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
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即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弥勒
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



邨康節先生有詩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
所求靈靈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
無逆子惱爹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

附證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
君親為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
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
飄若仙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
泆高大門牆後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
學士者三人登仕籍者濟濟



陰陽文圖證

五十二

羅崇義奉天舉子會試不中一夕夢其父曰我在陽世凡
釋道家化緣簿者我盡心代作警醒不知有幾因此註爾
聯捷令爾不敬二氏任意試三科不中矣義醒
後極力懺悔閱三年竟成進士

附證宋程一德廉知字義即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
美行不分三教捐資刻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
語曰汝有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
教典籍不學而能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也



陰陽文圖證

五十三

李穀家貧而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歿
產人皆不肖納妻臥草中哭泣甚哀親見之留入室曰人
孰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為忌
為風露所感則母子
俱不能生我寧留之而受不祥
忍死其母子後穀家非
惟無灾禍抑且百福駢臻蓋其報也宋濂太史為之傳

附證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
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
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
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

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與我無所
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若乃言此曾不如索我於枯
魚之肆

陰陽文圖證

季三



陰陽文圖證

五品

楊寶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鷂鴟所搏墜於樹
下為螻蛄所困寶取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羽毛成飛去其
夜夢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感君愛護持
獻白玉環四枚令君子孫潔白登三事如此環後寶生
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附證郇公章得象之祖仔鈞蒲城人也仕閩王審知守
建州領兵拒南唐遣邊錫王建封求掾二人失期當斬
章意未決夫人練氏曰既惜其才何不從寬密令遠遁
復使諸子遺之以金二人遂奔江南後南唐命查文徽
攻建州二人已貴從行城陷議屠之時仔鈞卒練氏猶

存二人入城厚遺練氏金帛且授一白旗曰植此於門
可保無虞練氏舉金帛并旗反之曰妾夫婦當死建民
何罪非盡赦建民妾不獨生二人請之一城皆免練氏
後封越國夫人子十五人親出者八孫六十人皆貴曾
元位卿相者相踵

陰陽文圖證

五十五

陰陽文圖證

矜孤

陰陽文圖證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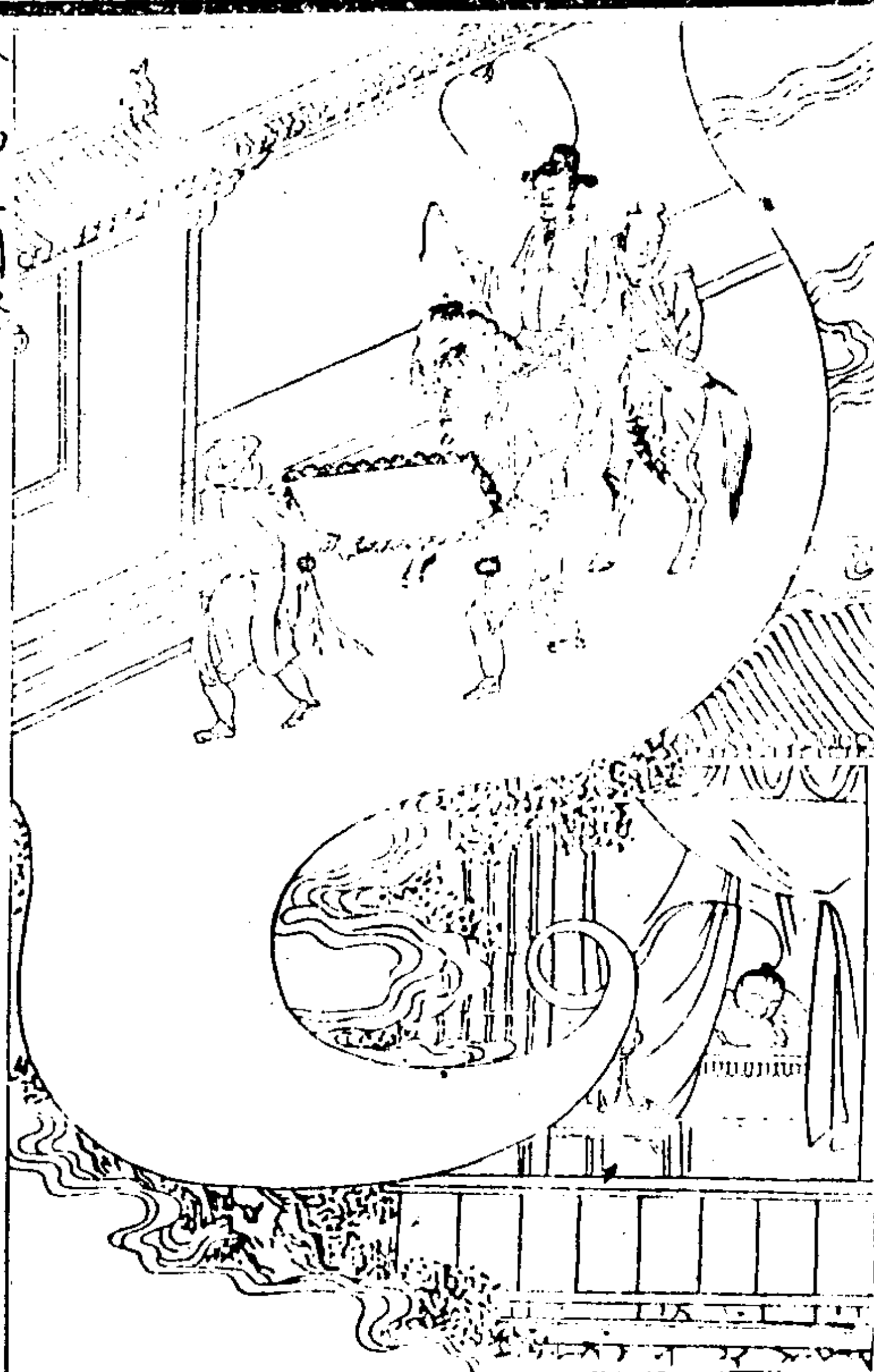
趙化林與同會友劉景相善一日景病危延林至臥榻泣
曰我妻年少聽其改嫁但子三歲女十歲託與兄照管林
曰吾舌耕不能自顧恐負所託勉為之而已景死林以嫂
事其妻勸其守節將所得束脩頻頻助擇一佳婿嫁其
女又盡心教其子未冠入泮一夕夢帝君曰汝為友存孤
可謂至難世人難得者科名今錫汝子矣後林子年十八
鄉會聯捷

附證周傑吉水灘人欺佔其孤姪寡嫂基地造樓孤寡
莫訴惟焚香籲天宏治三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雷風移
其樓於沙上出舊地不失尺寸傑跪基上七日忽曰今

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不一年惡疾而死

陰陽文圖證

五七



陰陽文圖證

五八

王克明兖州府例監族大戶繁不幸而有寡居者明即悲
泣聚族人告之曰某婦失所天矣守節聽其自然而日用
飲食須為計久遠各捐貲以成總數代謀利息按月送不
缺又年節間勸子弟輩先往拜叩之曰禮周情洽所以慰
其苦而堅其念也緣此伊族寡居數家率從一而終子鄉
試鄰人夢城隍親送華匾至伊家題恤寡首錄榜發果中
解元

附證呂祖詩曰勸人莫視寡偷覩何為者邪念有神嘆
罪緣空自惹勸人莫笑寡譏誚良心捨天網縱然疎此
條難漏下勸人莫誣實枉口舌當副折損一時亡再生

為乞啞勸人莫逼寡欺負雷應打退魂受輪迴永變牛與馬

陰陽文圖證

故

陰陽文圖證

敬老



陰陽文圖證

卒

黃煥實堪人年四十無子見老人則起敬老者賣菜蔬貨物必多償其值悅其意催匠役見短工內有老者不嫌其情時令歇息至親友間有言白駿則凡事信讓曰彼有老父老母也其僕向人言曰吾主人素性惜老煥聞而戒之曰惜之一字何忍出口直云敬耳後年至五旬生一子享年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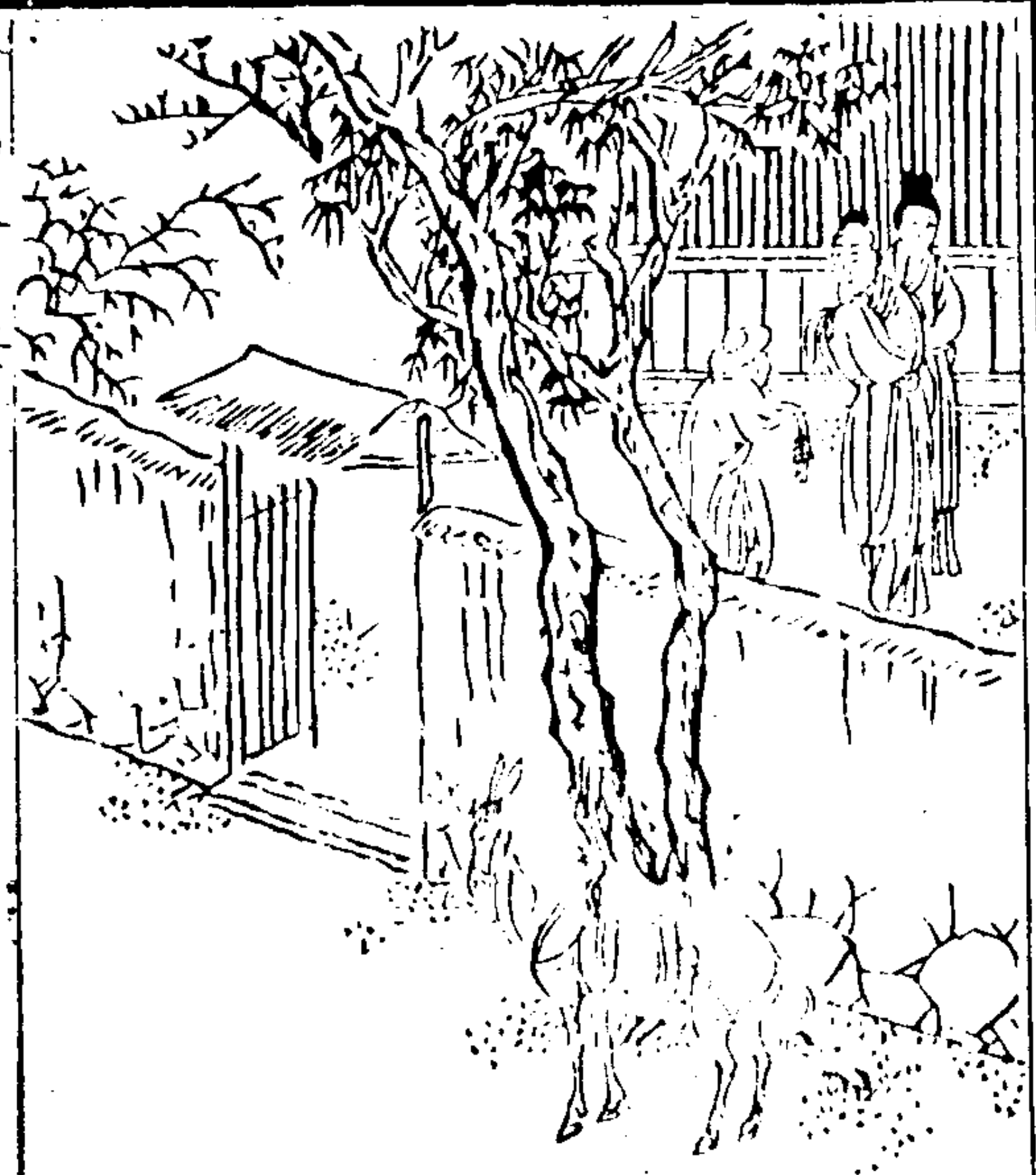
附證楊大年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周為好語謂之曰君莫侮吾老老終留到君楊搖手曰莫與莫與免為人侮楊果方壯而卒



陰陽文圖證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步月至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何故嫗言百年居址一旦訣別是以泣耳問其居正五百緡所得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既戀戀何為使之失所也即取券焚之令勿徙

附證嘉靖時陸待菴自幸家豐恐犯造物之忌每於貧人留心提攜使有營運遇寒士色益恭借端餽贈不令其感見乞丐必有所與不肖空過稱之曰窮朋友元旦忽有人書其門曰半生憐赤子三代賜黃封後子貴果封三世



陰陽文圖證

山西王客寓江右臘羊裘數領有儒生林某過之裴徊不去客呵問之林曰某家貧身無寸綿適見公晒裘於此以為誠得一領與老母拙妻少添胸背便可過此寒冬忽然癡想者久之實無他意不料為公所疑也客憫之解裘為贈後除夕客復途遇林生問何往林曰無米度歲向母舅求貸為舅所逐賴舅母仁賢潛與米五升故此刻歸家耳客曰我欲取帳能為我守寓乎林從之客去長久後返命林速歸歸則母妻告曰適有人騎驢至置錢五千而去問姓名不答林考其衣貌類客狀感之倍深後林登第仕至都堂報客千金并脫其子於辟

附證古詩云忽聞貧子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
豪華貪夜飲歡呼未肯暫停杯 徐天行好施捨每於
道路上見丐人凍餒不堪便自歎曰此前世富不恤貧
之報我其後生矣每出外令僕攜錢數百文及歸捨完
又預買舊衣百件於臘月間覘丐人無完衣者授之即
走不令知姓名後家有盜明火執杖入院行於樓上竊
看忽有一長人持斧亂趕頃刻散盡長人亦隱不復見
究不知為何神也

陰陽文圖證

六三

陰陽文圖證

施棺梓免屍骸之暴露



陰陽文圖證

六四

唐郭元振讀書太學家重貲錢四十萬至會有衰衣者叩
門以五疋未葬求助元振志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
書門下封代國公

附證浮梁寧從禮常造棺槨施人貧不能葬者贈以錢
米享壽八十沒後托夢與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
宅與人濟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孫子汝說與十四郎
謙光明年秋試必發解元自此科甲不絕矣果然

一一六二七



陰陽文圖證

六五

羅惟德位寧國時一日向劉寅喜動顏色曰今日一大快
 事實問何事曰近貧宗有十數人以饑荒遠來乞周庇積
 俸施散殆盡家大人以下及諸眷屬無一阻撓者為是暢
 然耳

附證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
 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匹嫁娶喪葬皆有周
 給謂子弟曰宗族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
 祖宗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何以見先人於
 地下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
 仁俸祿所入悉廣義莊



陰陽文圖證

六六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
 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
 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卻是今日死遂令濟之夜即夢
 神謂曰汝濟人無我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
 果得之

附證巴西大邑歲歉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
 產賑貧來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帝君
 奏上帝有旨取羅所蓄之穀雨之聚於郊衢一日而盡
 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
 容為邑佐密聞之自經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陰陽文圖證

卷七

信州周才美為子娶婦見婦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請去曰翁所為大傷天理妾他日生子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才美感悟曰此言是令但用一樣者婦問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附證化書蜀黎永正治斗斛權衡人有以溪斗重秤為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其欲減勺為升減合為斗省銖為兩省兩為斤者亦如之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拆底

隆梁之斗一日司察神糾奏乃使其目矇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亦盲指節零落行哭於市人無卹者飢寒三年使自暴其過而死二子相繼而殍

陰陽文圖證

卷八

奴僕待之寬恕宜備責苛求



陰陽文圖證

六十九

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寶之婢
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
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次索婢捷之無有
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
然赤痕

附證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厨躬
作粥一釜遍享奴僕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告曰天
寒何自苦如此曰奴僕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
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
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自愛不比在孃邊又曰哭盡

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心中師

陰陽文圖證

七十



陰騰文圖證

主

瑞安王鳳業醫好戒殺放生刻太上感應篇陰騰文等板
 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人立空中一
 黃衣者曰此王鳳也素刻經文廣布奉行不倦宜速放回
 二卒應命鳳醒備述其故益持行廣勸後為仙
 附證武功縣西有寺積經一大藏康對山與友讀書其
 中冬月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燒面水對山心非之不
 敢言一夕夢三官排衙燒炕者斷絕後燒面水者斷無
 前程顧對山云汝何不言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
 長者耳三官云姑恕汝驚覺後四生合門病疫死洗面
 生以教書老

陰騰文圖證



陰騰文圖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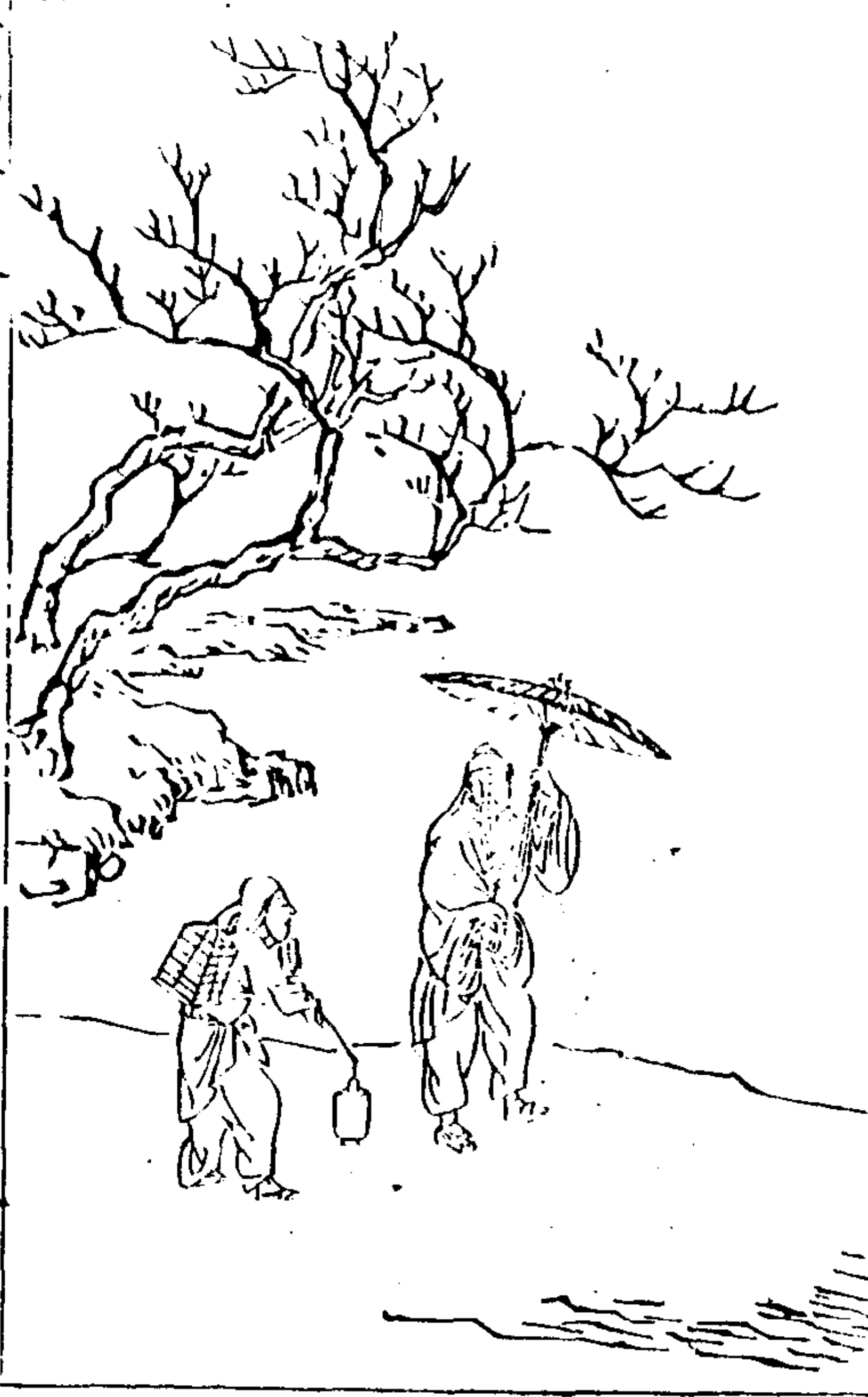
主

濟寧南關有殿向供文帝關帝及大士像歲久傾圮庠生
 陳益修等募貲重建因與真教寺相鄰回楊生花輩力
 阻之陳與急爭觸楊怒被毒毆并挖去雙目是夜夢綠袍
 偉人持酒飲之又一唐巾藍衫者手擊其腦後死血噴湧
 如泉至三夜有老嫗飼以杏李又以羊眼令吞之醒來兩
 目復生不數日而光瑩如故真神力也已因益脩兄弟及
 同事王宏王道新俱同捷而生花為流冠所戮剜目剖心
 慘莫比焉西河合集微有不同其略云濟寧關壯侯與
 禮拜議撤壯侯祠以益其地濟寧諸生陳君者約州民同
 詞揭開府力持不可回率眾詣陳君恐脅備至忽一人持
 前纂取去衆回爭從之至北城日已隆地衆回噪集將
 而下腦陷肌肉滴漉家人呼於官請救僅以屍運及將還

主者復則其兩腫始曉歸去主者殺屬見其屍相開
 府以下皆無可如何衆四歸而高集主者以屍還者什地已當
 大布若前有誅之者如石腦血毒死而陳君之屍以移者然後持
 有內兩匪其甚有肌如冰敷毒內訪佛見侯引甲卒負一後兩
 物日光溢于匪即其州內匪物也家見侯狀生是回衆亦悔懼願
 球如故申建大明司馬楊君鎮之陰陳曾損以舊記互異乃
 復日祠甲申進士除貴池令山陰陳曾損以舊記互異乃
 于鄉更記之進士除貴池令山陰陳曾損以舊記互異乃
 屬于更記之進士除貴池令山陰陳曾損以舊記互異乃

陰陽文圖證

訓



陰陽文圖證

以

張彥明善醫貧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有請者即
 往不論早晚遠近忙暇嘗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天雪
 夜冷明日往何如彥明曰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
 一夕城中火起周圍燒盡其居獨無恙後子孫皆顯貴

附證丁彥文以藥材起家五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
 採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
 之味極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
 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衆人
 見一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天應登
 第彥文親受誥封壽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施茶水以解渴煩



陰陽文圖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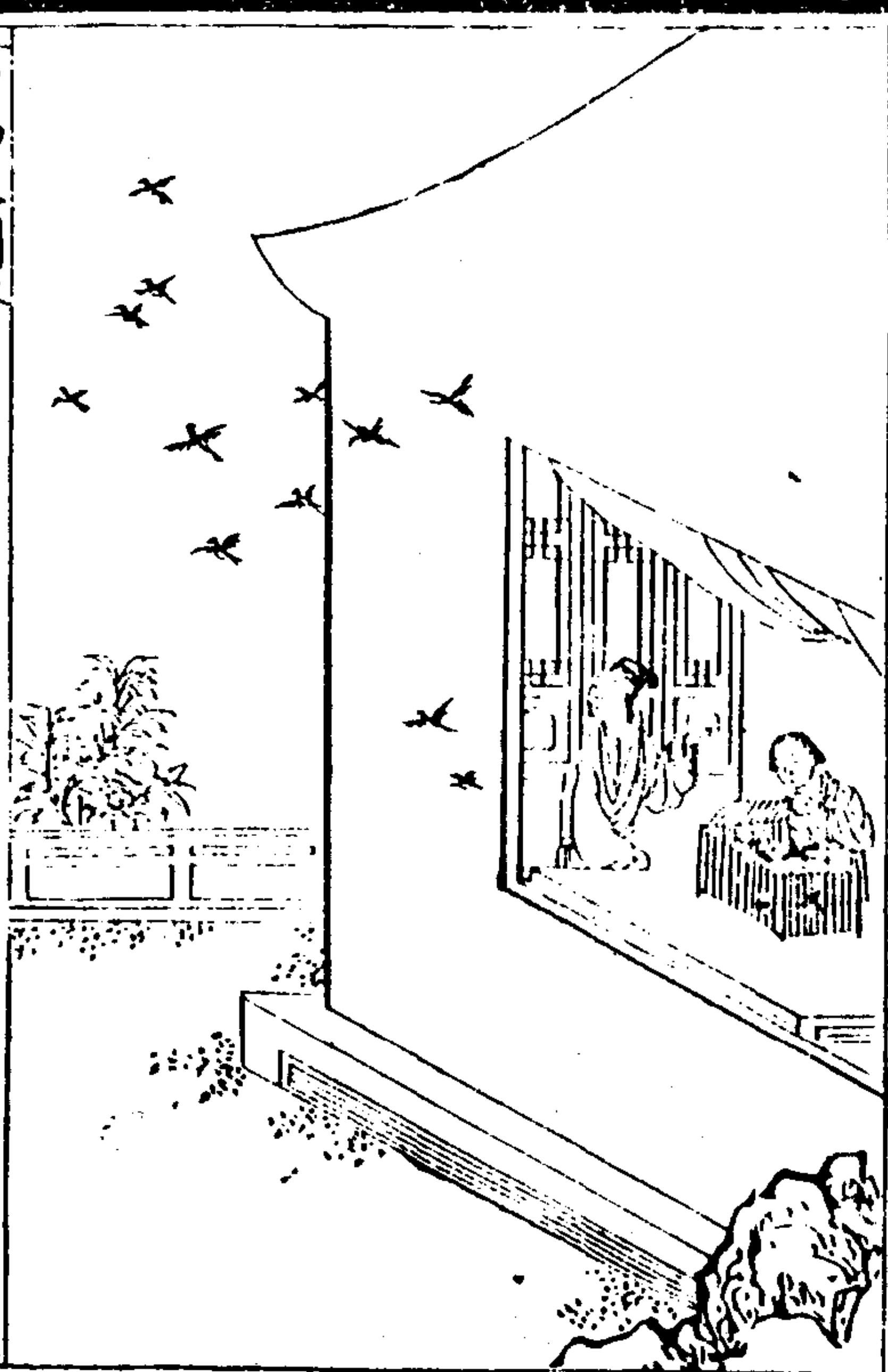
18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茶水以解道路之渴後遭兵困絕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舉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飢餓兵退家中少長俱無恙

附證陽雍伯性仁慈志存施濟而無力念所居之地水少每炎月行者苦之乃晨夕擔水作漿給人數年不少懈一日遇異人與石子升許命種之當生白璧且得美婦後求婚於富室富室見其年壯而貧故難之曰能以白璧為聘即予此女雍掘園中果得白璧十餘雙富室愕然遂諧伉儷

陰陽文圖證

或買物而放生



陰陽文圖證

19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歎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乃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愈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附證呂祖歌曰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已汝欲延生須放生此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採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一一一六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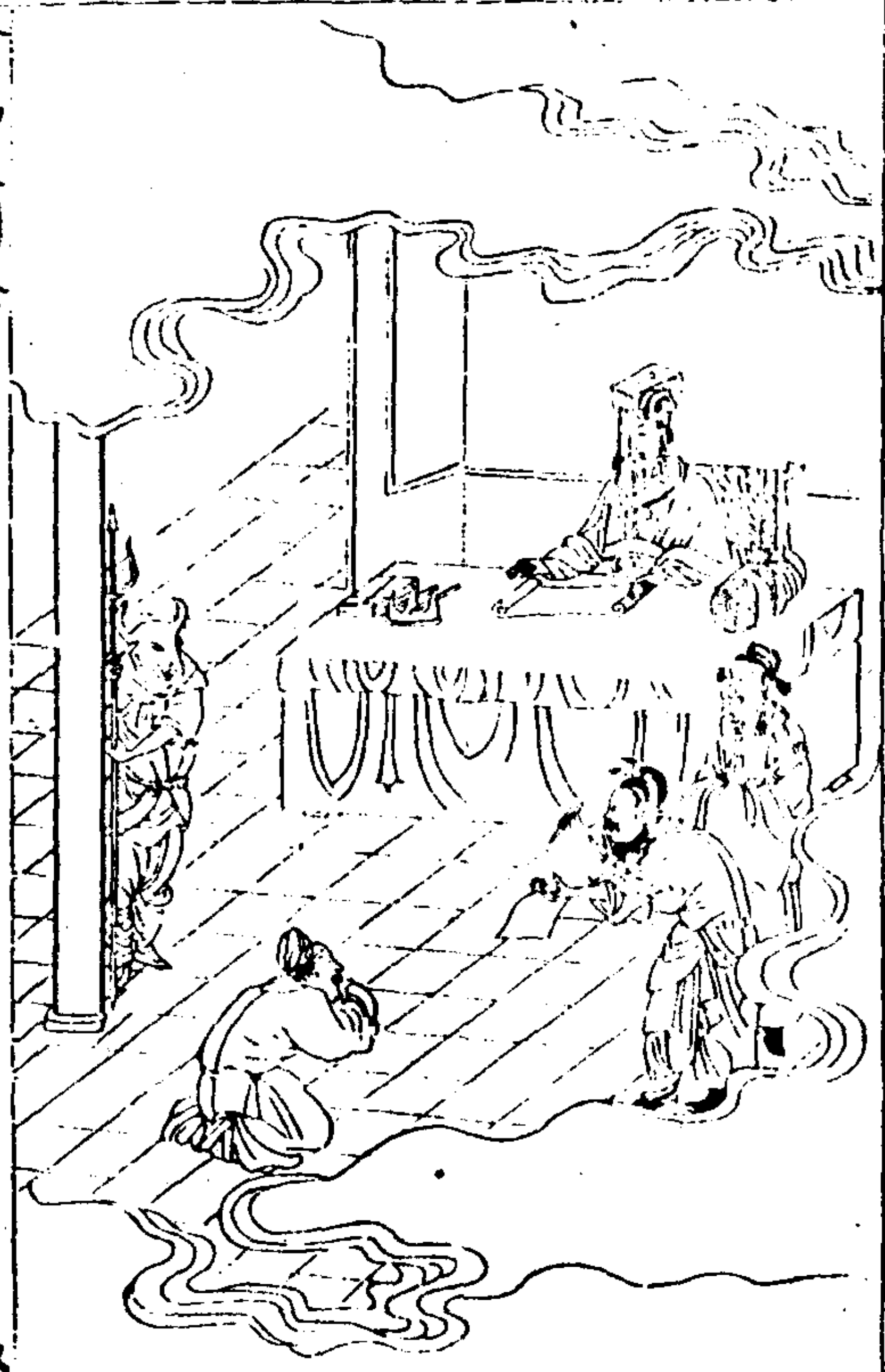
蓮池大師放生文蓋聞世間至重者性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蟻蠅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震囹圄若被刀砧則同臨刑戮憐兒之庶祇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凌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由是昊天垂憫古聖行仁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聖哉流水潤枯涸以囊泉悲矣釋迦代危亡而割肉天台智者鑿放生之池大樹仙人護栖身之鳥贖鱗虫而得度壽禪師陰陽文圖證

之遺愛猶存抹龍子而傳方孫真人之慈風未泯一活蟻也沙彌易短命為長年書生易卑名為上第一放龜也毛寶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鯉鯉於元邨壽增一紀隨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已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鼈厨婢之篤疾療焉貿死命於屠家張提刑魂超天界易餘生於釣艇李景文毒解丹砂孫良嗣解糟燉之危下葬而羽虫交助潘令尹誤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性祥符甘雨曹谿守獵人之網道播神洲雀解銜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髻以聞經難地求

生現黃衣而入夢施時有報事匪無徵載在簡編昭乎耳目普願隨所見物發慈悲心捐不吝財行方便事成恩周多命則大積陰功若惠及一蟲亦何非善事苟日增而月累自行廣而福崇慈泐人寰名通天府蕩空冤障多祉萃於今生培積善根餘慶及於他世倘或助稱佛號加諷經文使其回向西方令彼永離惡道則存心愈大植德彌深道業資之速成蓮臺生其勝品矣陳薦夫曰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射利之後因而網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為放也惟於途間市上遇輒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鑿池置苑人得伺之方脫豫且陰陽文圖證

之網又作校人之羹是以放為殺也惟於江邊林藪地利隨宜見生即放使其得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外放生物家中宰殺不除以致或壞垣而破壑或覆巢而毀卵棄糞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

或持齋而戒殺



陰騭文圖證

故

孟兆祥少多病夢神語曰戒殺生即當愈孟曰吾家無故
不殺生但遇宴會祭神暫殺似不為過神曰汝未總算細
數耳呼左右取簿來上開載所殺數目一一分明曰人之
作孽獨此為甚孟遂發願終身不殺并刊布勸人病即全
愈

附證婺州陳嶠租戶以一猪償債其姻家又餽一羊歲
除嶠欲拉殺之弟岨再三勸不從是夕夢神引入一府
見官案前置三簿一曰放生一曰殺生一曰掠生吏揭
簿示曰陳岨某日放生有功岨辭以雖勸卒不克救吏
曰汝立念誠篤無異於勸止者 宋蔡襄喜食鷄一夕

陰騭文圖證

夢褐衣老人告曰來日受害從公乞命襄問是誰即誦
詩云食君數粒粟充君羹中肉一羹斷數命下箸猶未
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
覺而異之詢厨中有黃鶉數十遂放之經夕復夢老人
曰從公得生謹為公禱上帝注公高爵矣襄遂舉進士
推知諫院歷端明殿學士贈吏部侍郎諡忠惠 朱璣
曰生我之日謂之母難親在固當齊心致敬親亡更宜
蔬食呼天乃忘口腹以殺衆類乎故生日不可殺生也
慶我子生令他子死且嬰兒始生不求長壽而反造孽
乎故生子不可殺生也喪以哀為主殺乃罪之魁徒飽

陰騭文圖證

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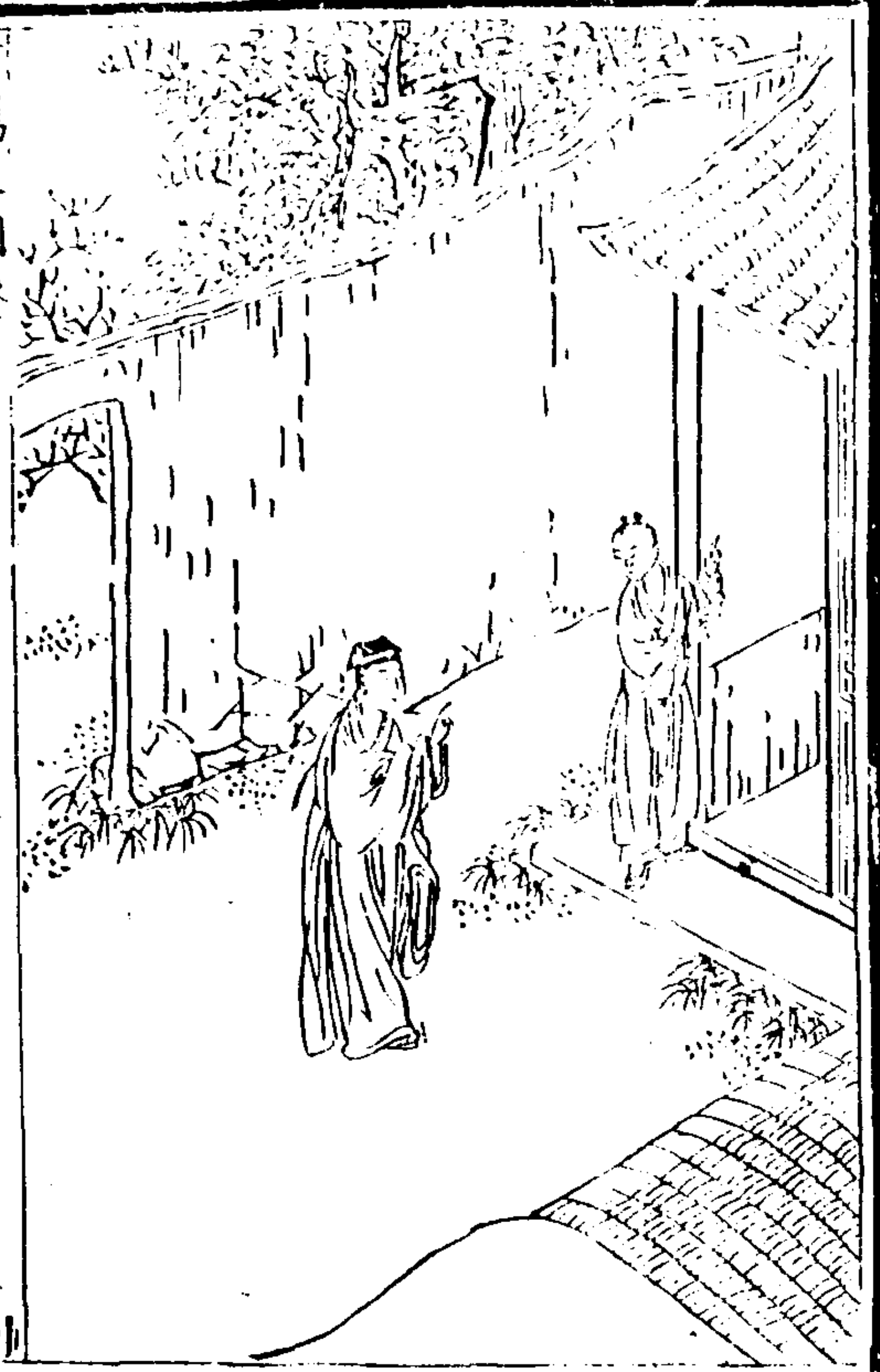
生人益增冤業故喪事不可殺生也祭祖薦先原以將
子孫之血誠耳但當解放以祛宿罪豈宜殺害以造新
殃故祭祀不可殺生也疾病殺生祀神不知我欲求生
反殺他命神來饗乎故祈禳不可殺生也神佛斷無因
賄降福之理告許宰殺此名惡願縱得遂心果報在後
故許願不可殺生也夫婦初婚萬世之嗣生生之源乃
極意剗宰是聚斂殺機矣故婚姻不可殺生也主賓酬
獻砧上氣號燕笑滿堂釜中苦楚古人二簋用享之意
可師故宴客不可殺生也天不生無祿之人苟有一技
一藝皆可得食得財何苦奏刀推刀乎故營生不可殺

生也割禽獸以肥己身靈蠢何分况脂膏易盡而冤業
仍存乎故奉養不可殺生也殺一命以活一命仁者不
為况死生分定乎故用藥不可殺生也病者求安亦如
物之惡殺故養病不可殺生也近俗除夜大則割羊蒸
豕次用雞魚抑知臘盡乃百神降鑒之時乎故除夜不
可殺生也功名發軔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日何忍使物
類夭亡乎故榮遇不可殺生也餽遺本為嘉禮肥鮮乃
動殺機在己為眾殺而獸受愆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
故餽遺不可殺生也飼金魚者蟻蝦之屬萬計飼白鶴
者細魚之屬百千怡悅耳目殺業存焉故玩好不可殺

陰陽文圖證

三

生也



陰陽文圖證

三

胡僖字伯安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
數十萬計童子篝火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
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拊三義思窘甚忽蟻集筆
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涌而出蟻遂不見主司謂其經義
始有神助公心知為蟻報官至觀察

附證武惠王曹彬所居堂屋敝壞子弟請修彬曰時方
冬月牆砌之間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待之後子孫奕
世貴顯

禁火莫燒山林

陰陽文圖證



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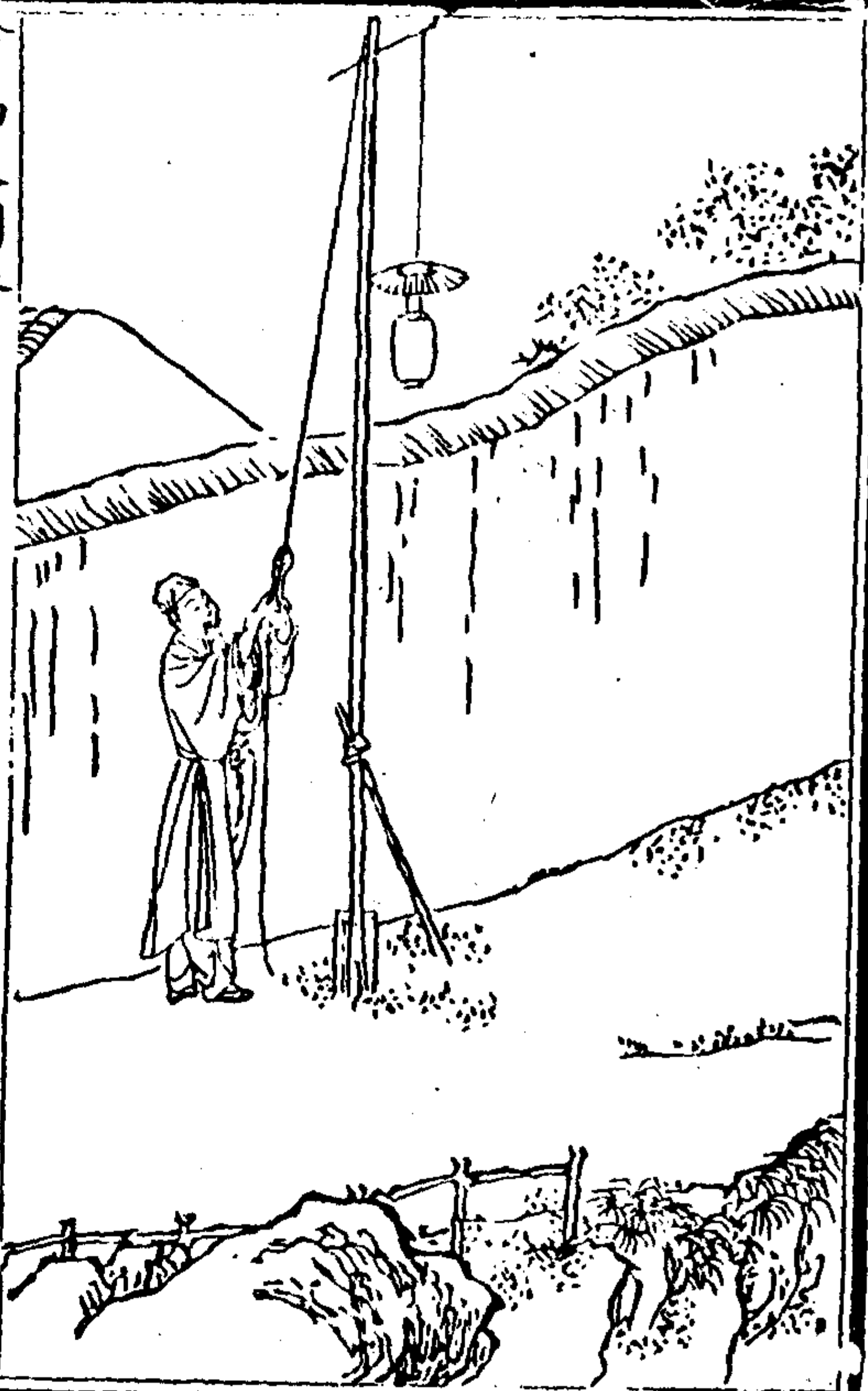
耿常青州人有癰疾無子秋杪坐車往本莊養病佃戶請其看野燒以散悶兼云草灰入地土脈壯常力阻之一夕夢其父曰爾病當愈勸阻野燒一事虫蟻全活多矣後遇良醫熬虎骨膏服之愈復生一子

附證唐汾州獵戶劉摩兒一日與男師保相繼死比鄰有祈隴威者病卒復醒言至冥司見摩兒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本形隴威問故對曰為專好火獵故受此罪

陰陽文圖證

點夜燈以照人行

陰陽文圖證



訓

馬大駿廣平府庠生三世眼近視至駿尤甚一道人勸以長供天燈可佑目力駿虔供之又於各廟宇逢朔望徧捨油燈十餘年不倦嗣後目光頓改近視矣

附證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又云痛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宋之丙一生好用智巧欺哄愚昧性復貪鄙每於黑夜見路燈即偷摘之以供己用後被燈杆宿蜂螫其兩目雙睛突出痛不可忍醫禱無效遂成廢人二子皆蠢不識一字人皆以為偷摘路燈之報云



陰陽文圖證

三

劉鬍子山西人貿易真定間過滹沱河見船小人多擁擠不開捨造大船一隻價值百金後攜千金回家路過盜問曰爾非捨船於滹沱者歟曰何知之曰今早林間有人曰前路劉鬍子捨船功大劫之罪不小言訖不見今見爾長鬚是以知之劉免難焉

附證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沈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為賊兵所追至一巨河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舟渡之問安得有船曰汝父所造至岸忽不見退兵不得渡而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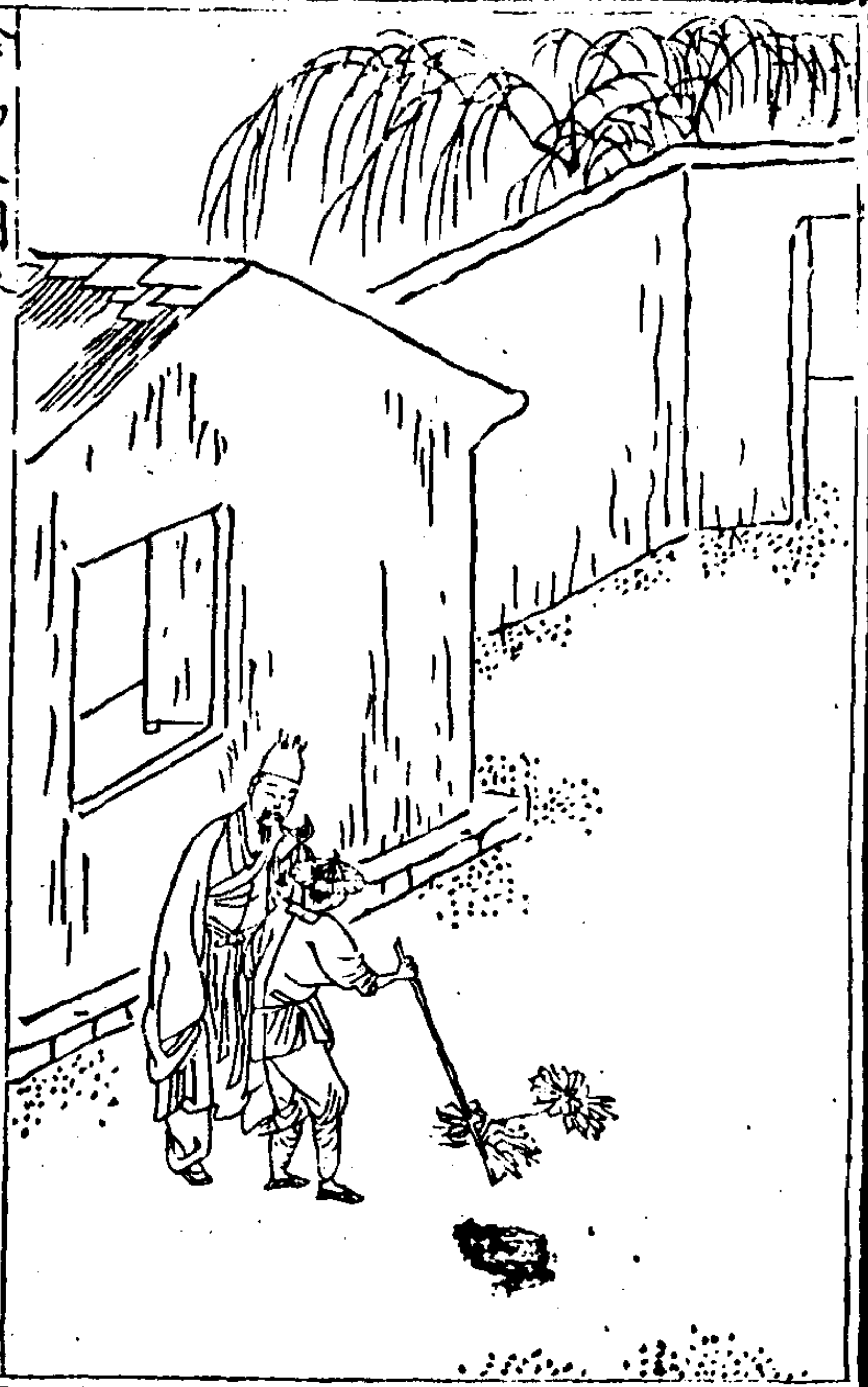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三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羣鴉觸網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為巨荆所傷死而復生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衆生與汝何負必欲殺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附證古詩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勿臨水而毒魚蝦



陰陽文圖證

三

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釣魚藥名雷公藤傾
 汁上流一二里許魚鼈蝦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
 之曰我力不能掠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
 壽九十子孫貴盛

附證佛經云魚子不經鹽漬三年猶可活取放淨瓦上
 日中略一照即投大水中或拌細泥撒淺灘畔勿為大
 魚食無不出者

陰陽文圖證

勿宰耕牛



陰陽文圖證

三

廣陵馬岳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母朱氏止之容戲
 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跪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
 日容為雷擊批一牛字於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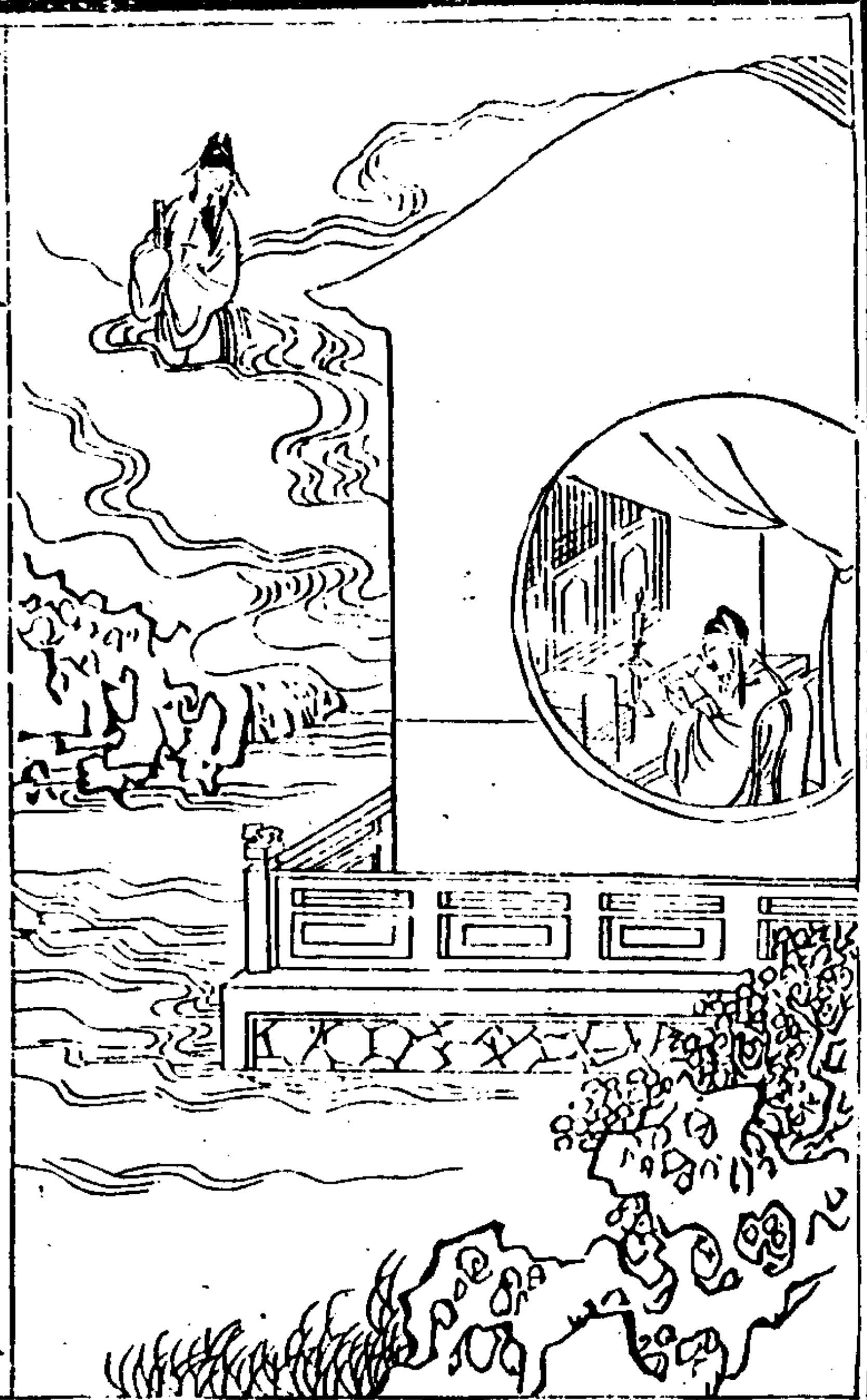
附證元帝歲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永免
 犬乙牢山俱有真形食之三日魔神攝精戒之三日名
 上玉清牛食百草與人何害人食百物牛犬可戒天
 律不食牛犬謂之半齋 宋桐鄉李華二子長時春好
 食牛肉病疫妻徐氏尋醫遇白髮翁曰疫病多尋喫牛
 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
 春死次年報夢於父曰祖修德有我國父孽罰我羅雀

多盲目屠牛必破家不誣也鄰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放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啓戶無人屋梁折竟斃其相陳得免既宋遂州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致算減祿絕汝豈不聞海州石鼓之記乎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旁有一吏謂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經太上感應篇汝若發心可得脫免姜依言求之冥王果令還陽姜再生書經持咒斷殺戒淫後遂登第位至學

陰陽文圖證

該

士吳郡司理暴卒一宿而醒急請太守羣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府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既而憫之謂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為我遍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為妄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復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即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畚云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啓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



陰陽文圖證

計

陳元善為諸生時典衣覓人廣拾字紙按斤酬價每逢朔望焚燒灰埋於土廿年如一日後公場舉已遺棄房官耳中有人語曰此敬惜字紙人也宜細看勿違天意遂獲中官至吏部侍郎

附證帝君勸敬字紙文士之隸吾籍者皆從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撮拾以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此事雖遠可以為證余竊恠今世之人名為知書而不能惜書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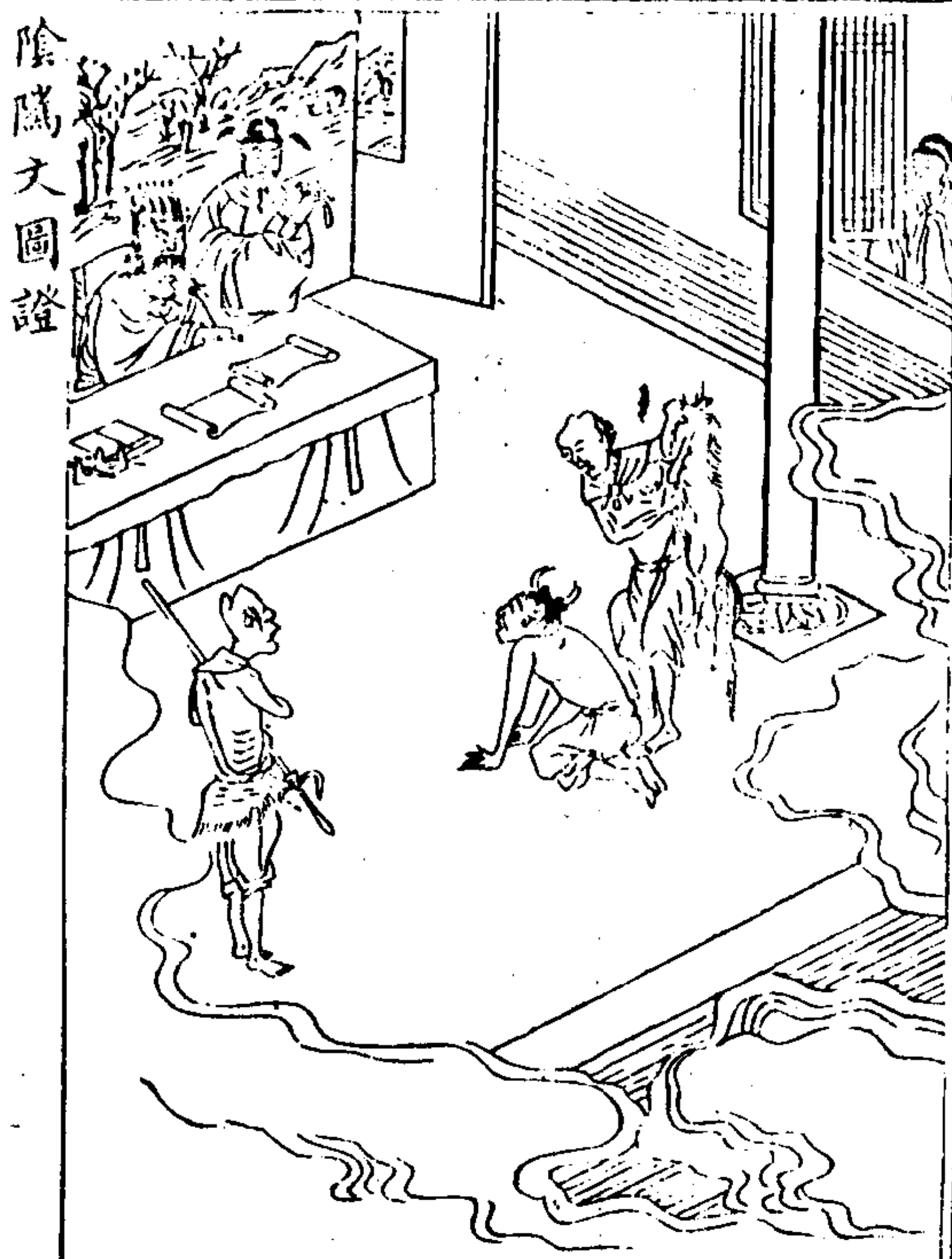
彼釋老之文非特萬鈞之重其於吾六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補屏或以果物或以糊牕踐踏脚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吾道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分別耶況吾自有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生苦學難牕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為有司所黜終不能一挂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鑒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甚至於子孫之不識字舉家因之而瞎者遠則不足以為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

如

知

級而父母責望之門路矣諸生一誠相感而吾可不盡言以拯士風之積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為敝屣此即吾之願望也信祈神者誰為我發若世人見此示諭之文即當遞相告戒使人人敬重字紙則獲福無量若揭而藏之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帝君惜字十八戒賣廢書與人包物覆靴脚下踐踏燃燈夜照拭几硯以書作枕刀剪裁破燒灰仍棄於地嚼爛吐地遺棄污穢中糊牕壁裱畫擦垢穢點火喫煙因怒扯碎與婦女夾鍼綫塞牆壁孔內周霖公先生惜字真詮云下筆有關人性命者關人名節者關人功名

者離間人骨肉者屬人閨閫陰事及離拆婚姻者謀人自肥傾人活計者凌老貧欺孤寡者挾私懷隙故賣直毀人成謀者唆人拊怨代人架詞者顛倒是非使人銜冤者作淫詞閨謠兼託詩譏訕人者刺人忌諱發人陰私令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



陰陽文圖證

如

明宗進朝西安貢生謁選入京寓閭王廟左廊下一夕閭王升殿朝往潛視見其妻舅戴牛角跪曰所謀某人財某家產俱已變牛償訖王曰汝亦有他善宜復人身吏又捧籍上王檢閱改色曰汝白使某某錢大小尚有四宗速變畜還完方有人身之望其妻舅泣曰勿為牛可耳王許之押令披馬皮出殿去朝心駭汗決回家延高僧超度

附證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為園囿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為鄭氏後身



陰陽文圖證

如

穆脩以詩著名嘗游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為誰左右以脩對上曰有才如此公卿何不薦來丁謂進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謂居心如此宜死無葬身之地也

附證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位皆隆



陰陽文圖證

唐公舉幼時讀書窓下有女調之將紙窗搗破公補訖題詩云搗破紙窓容易補損人陰陽最難脩一夕有僧過其門見一狀元匾左右懸二燈書所題二句異而詰問果大魁天下

附證帝君愆海迴瀾寶訓帝君曰業海茫茫首惡無如色慾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拔山舉鼎之雄坐此亡身喪國錦心繡口之士因茲敗節陳名始為一念偶差遂至畢生莫贖何乃淫風日熾天理論亡以當羞當恨之事反為得計而眾怒眾賤之行恬不知羞刊淫詞談麗色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聞正論疾若仇讎

好邪言甘如酒醴或貞節或淑德可敬可嘉乃計誘而使無完行若婢女若僕婦宜憐宜憫何勢逼而致玷終身既令親族含羞又使子孫蒙垢嗟嗟總由心昏氣濁賢遠佞親豈知天地難容神人共憤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絕嗣之墳墓固非好色狂徒妓女之祖宗盡是貪花浪子當富則玉樓前籍應貴則金榜除名管杖流徒大辟生遭五等之誅地獄餓鬼畜生沒受三途之苦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與其後悔以無從何不早思而弗犯謹勸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美豔紅妝迺是殺人利刃縱

陰陽文圖證

對如玉如花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未犯者宜防失足曾行者務早回頭更願展轉流通迭相化導要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帝君蕉窓十則首條戒淫行云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於震女寡婦尤宜慎化書李登十八為解元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叩帝君命吏持籍示之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良家女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女為惡

不悛已盡削其籍死期至矣尚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憤鬱而死 賈仁五十無子夜夢至一府第題曰生育祠仁因叩求子嗣主者取簿視之謂曰汝曾姦一良人妻欲求子嗣何可得也仁哀懇曰小民無知乞容贖罪神曰汝既悔過更勸十人不淫方可贖罪再勸化多人則有子矣仁醒痛自改悔因廣勸世人有感而化者甚衆後舉二子 陰律云凡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泆報 福建呂清好設閨闈述淫褻事每見婦女便魂搖心蕩偷視不已年三十二子相繼天日益窘一夕暴亡伊祖父曳之疾走請問何往其祖怒

陰陽文圖證

然

曰我們兩世好容易積的陰陽到你身應發巨萬財成望族誰料你心愛色口造孽次第將福折盡我恐你欲心難制再做出一件真淫行事就斷送了後裔不得已哀懇冥王拘你到冥府一看便曉得利害了清曰聞淫人妻女應絕嗣我怕此未嘗犯也時冥吏在傍叱曰寧止絕嗣我如色未白你就之不解乃僅絕嗣若設心引誘用勢逼迫寧止絕嗣哉少頃冥王陞殿鬼卒帶眾淫犯跪下冥王厲聲曰某變乞丐瘋啞某變娼妓服瞎某兩世為牛某十世為豬令鬼卒押出吏出曰更有慘於此者君勿貪半刻歡娛也王放清還清請教於吏曰我

欲改過恨遲若要改從何處脩起吏曰一息尚存彌天之罪可懺汝今避色常如避箭口業更為口德子息不難育家道不難興此段傳播人間過人淫念冥王亦不加譴也揮使去清醒後刻冥遊錄一篇日將不淫善報犯淫惡報逢人誦論因而相戒者衆年近四十連生二子不十年起家萬金

陰陽文圖證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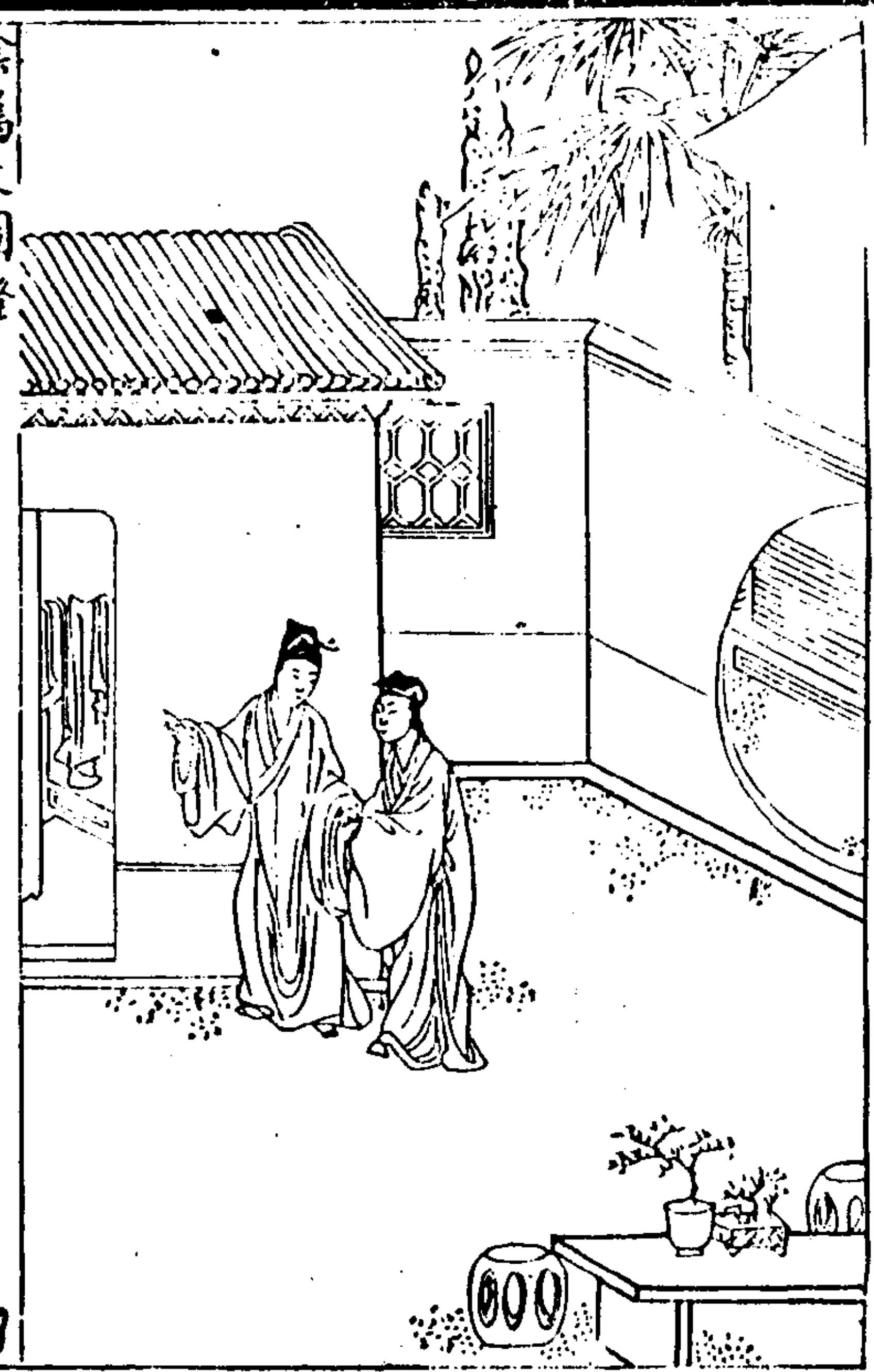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效

戴君實嘉興楓涇人以唆訟致富其婿孔揚名習其術而險過之一日翁婿倚門前柳以謀訟事柳忽發牛吼聲作人言曰尚未可已乎受爾害者幾百人矣脩功且不足以補過乃怙終而不知止乎翁婿大驚皆病尋愈又不悛次年兵亂入境君實傷鎗死揚名妻被掠去衆軍輪汙縛揚名於樹遞射殺之

附證張某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為暴雷擊死五臟如剝



陰陽文圖證

可

吉水羅循會試寓京失去糧褐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相類非我褐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為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即念庵也

附證有貧民鬻釜市人將付價矣旁人曰釜已破買者遂不果後貧民為盜事敗証言釜破者並坐辟問盜何仇曰吾以肩販無本急欲求售汝一言絕吾生計故為盜今日豈能相捨



陰陽文圖證

卯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遊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
生得父書秘不以示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
錄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
寫離書不准中孫愕然失色曰向在某州見夫婦相詬求
離某目為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
而孫下第生西歸訪其人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
酒合之馳書報孫孫後凡事謹飭復得中所至有離婚事
必宛轉調護竟以侍郎終焉

附證鄭林通聘夏氏女為妻及登第夏氏病啞眾議別
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既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

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陰陽文圖證

卯

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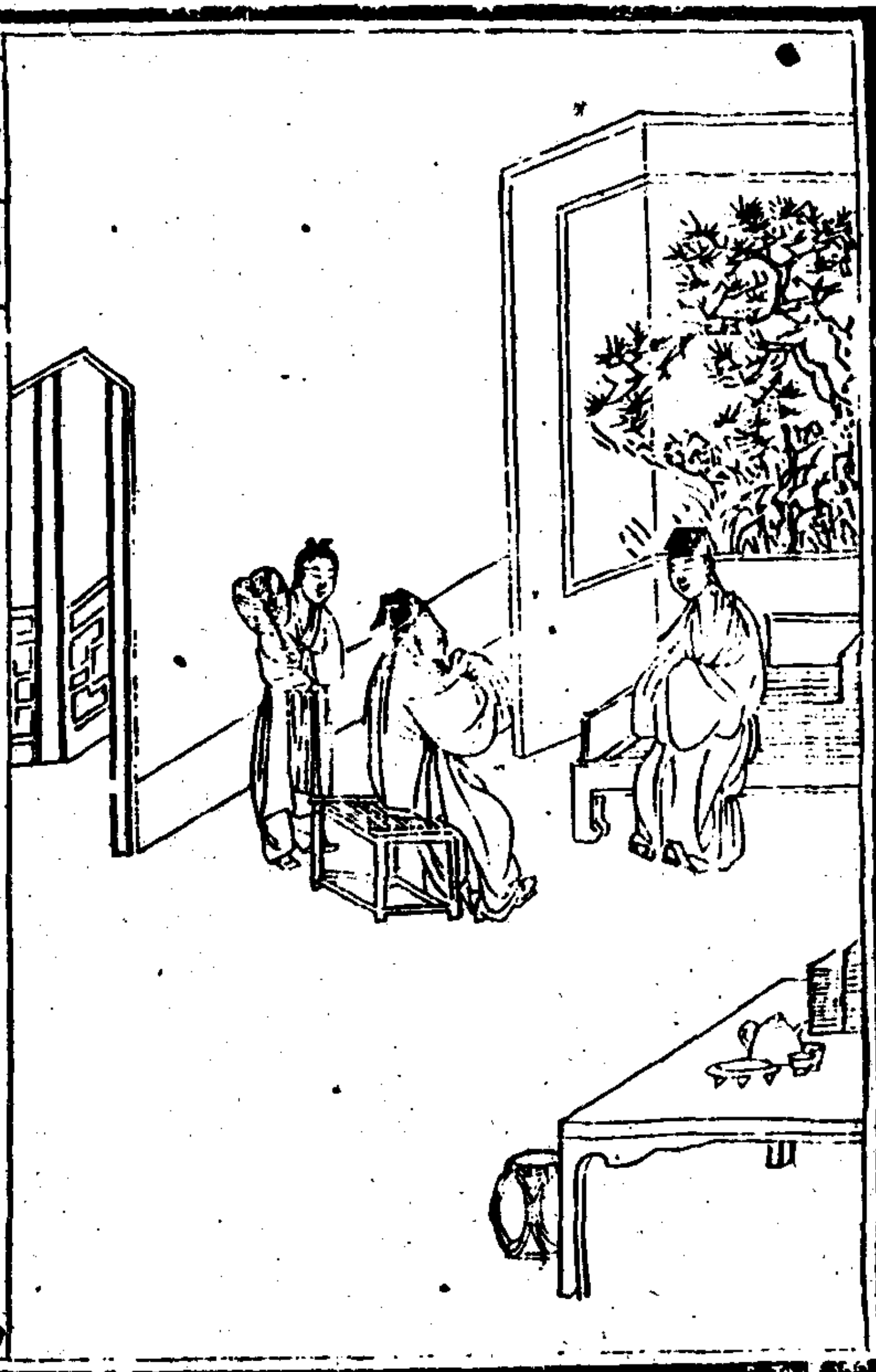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於

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曰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分析後雲諧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多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之汝可索焉於是兄弟有隙以家業不均爭鬪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乞於途雷擊死

附證元昌思誠尹景州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懇訟其弟盜羊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懇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陰陽文圖證

珍

孫炳涼州人作令河南伊父在家甘淡泊有鄉親田光往署中打抽豐所送僅足盤費快快而回伊父見光問曰吾子不惟忘友且忘父年來並未多寄銀兩我已移書痛罵只當沒生此子光曰我此番抽豐徒勞無益然亦不忍怨令郎緣伊守分作官中原無蓄積但座間提及封翁未免泣下伊父遂釋然無怒隨移書與子令其作好官不必顧家炳聞之將女與光聯姻永篤世好

附證江充為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達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譏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思太子會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於太子宮中得

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迫捕充
斬之太子自殺上遂族充

陰陽文圖證

三五



陰陽文圖證

四

崑山顧履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
無貴介氣一日戚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梗汚其衣家人
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忠厚
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附證顏竣既貴權傾一時父延之心惡之嘗謂曰吾平
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過竣見客盈門竣臥
未起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霄之上驕盈若此其能
久乎後為宋武帝所殺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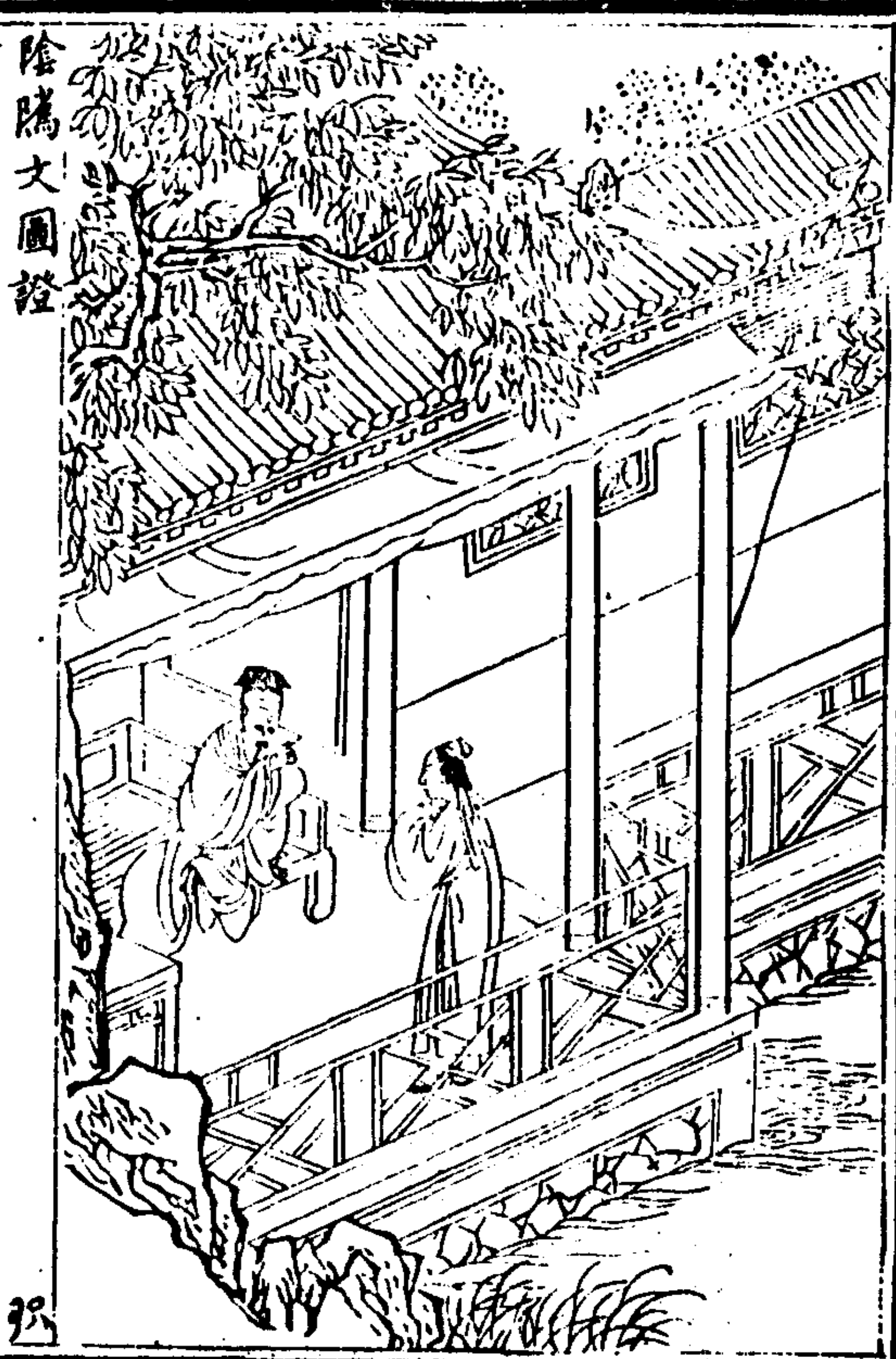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金立誠泉州府富戶恂恂守樸不與人競年五旬無子一日晤淨雲大師謂之曰君非作孽之人但止守財自了天心所不悅也孽即伏其間矣誠悚然請益師曰爾親友中窮困人多不為幫助豈能對天誠拜受之待窮困人甚謹凡婚嫁喪殯等事破格周旋閱二年師又見之曰君今陰陽文現於面將誕貴兒矣果一胞生二子長成先後登第

附證陶爾達享富多年凡窮人不與往來曰彼無益而有損也即至親骨肉任其落魄好結交權勢富家一日設酒有先達謂之曰座上皆無藍縷客耳邊喜聽奉承言恐攫神怒也未幾為人命牽扯家業費盡三子流落

陰陽文圖證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陰陽文圖證

郭士良常州人每遇忠信之儒廉節之士便虛心禮之不勝恭謹常語其子曰吾良師益友非時常接見便覺行事多乖不敢對彼爾日後交際當以我為法後其子所親近亦皆正人崇儒重道為一郡望族

附證童子魏照求師郭泰供給濕埽奉曰當精義講學何勞相近照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陰陽文圖證

况

臨安胡秘校與客對弈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也

附證魏傳嘏弱冠知名不輕與人交是時夏侯元何晏鄧颺各負重望咸欲求交於嘏嘏輒避之人問其故曰太初志過其量能沽虛譽而無實才何平仲言遠而情近好辨而無誠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而無關鑰三人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未幾三人相繼族滅親友連坐甚衆

常須隱惡揚善

三二一六四〇



陰陽文圖證

引

松江老儒薛河東與錢鶴灘同郡家貧謁無錫鄒氏自稱鶴灘之師託以他往便履一叩鄒信禮之張筵款款適有報錢狀元至薛起謂主曰我當謁其舟與之偕來主任其往即以真情告之錢公欣然應曰此何妨遂同往公執禮甚謹側坐談笑盡醉而罷略無可疑之色

附證明太祖嘗召宋文憲濂問廷臣臧否濂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為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不可口是心非



陰陽文圖證

壯

萬曆乙卯孝感民劉尚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筍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琰中已令張飲矣張預藏腰斧乘劉飲而砍之劉死張少頃亦以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附證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真君判曰庾道季生平為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剪道之荆棘



陰陽文圖證

壯

何慶病聾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設人短故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矣醒來聾啞俱痊

附證臨川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鉤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念同伴俱從此來即負痛掙起將荆條盡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致富



陰陽文圖證

其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盤磚塊必除去
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
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
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道路之瓦石已多應增
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壽九十一無病而
終子孫以賢良著

附證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路上穢滑諸物有碍行道者
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潔跛瞽之人必攬扶
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一
貴子以酬汝勞果生子弱冠登第



陰陽文圖證

其

宋辛仲甫知荊州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
依甫築為平坦課民栽柳其旁行人德之後召為左補闕
人因名為補闕柳

附證孫肇見一巖道坍塌已久有心脩築無力興工抱
歎而卒子承休由歲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
工成後夢父曰汝脩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
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
以簪纓接踵 泗州霍從禮家貲巨萬而慳吝鄉有老
儒倡脩臨水小路募至禮家一文不捨且曰爾等為此
徒作酒食計耳老儒受誣慙沮事遂不行越年餘從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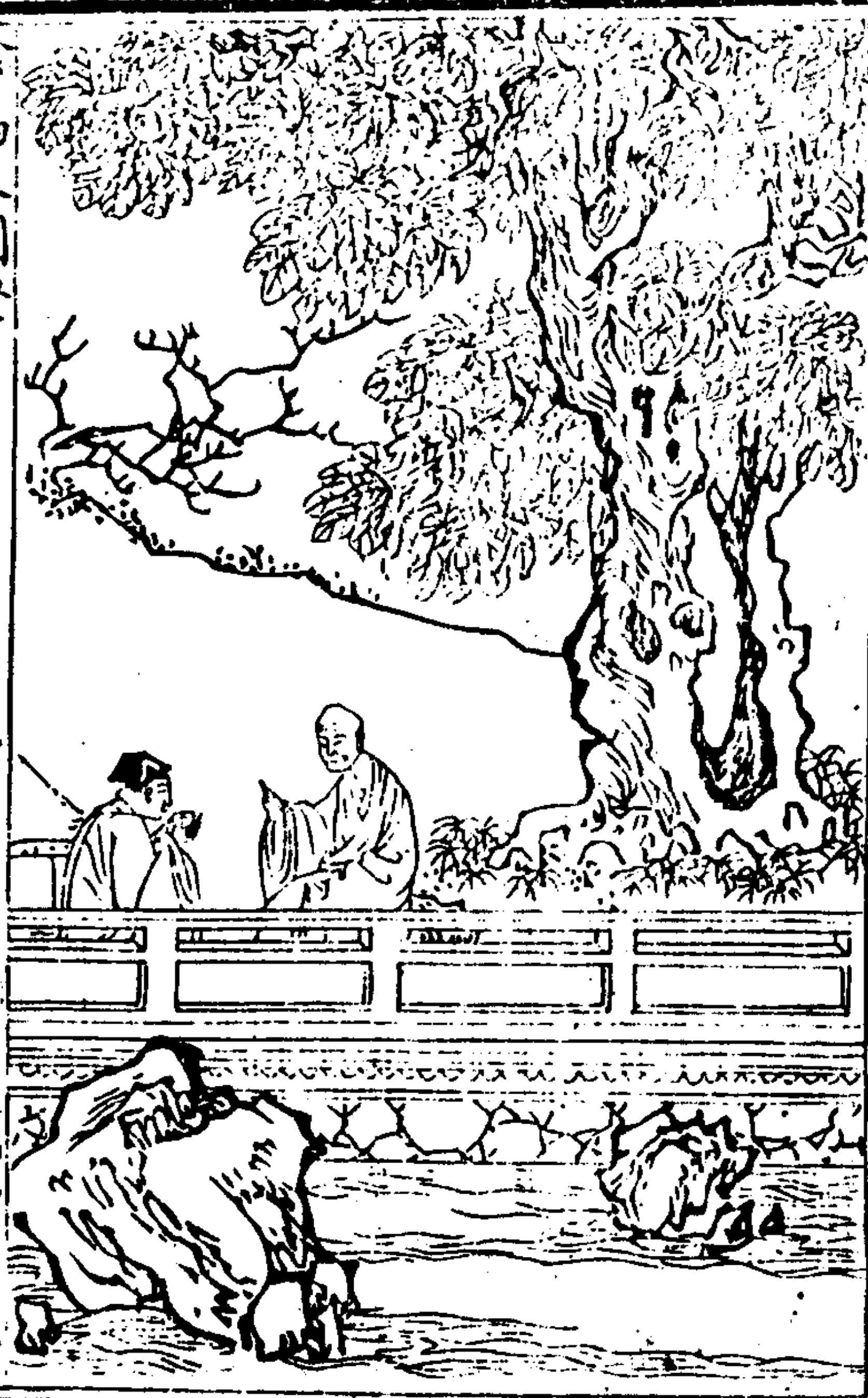
夜過其處失足溺水死

陰陽文圖證

時

陰陽文圖證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陰陽文圖證

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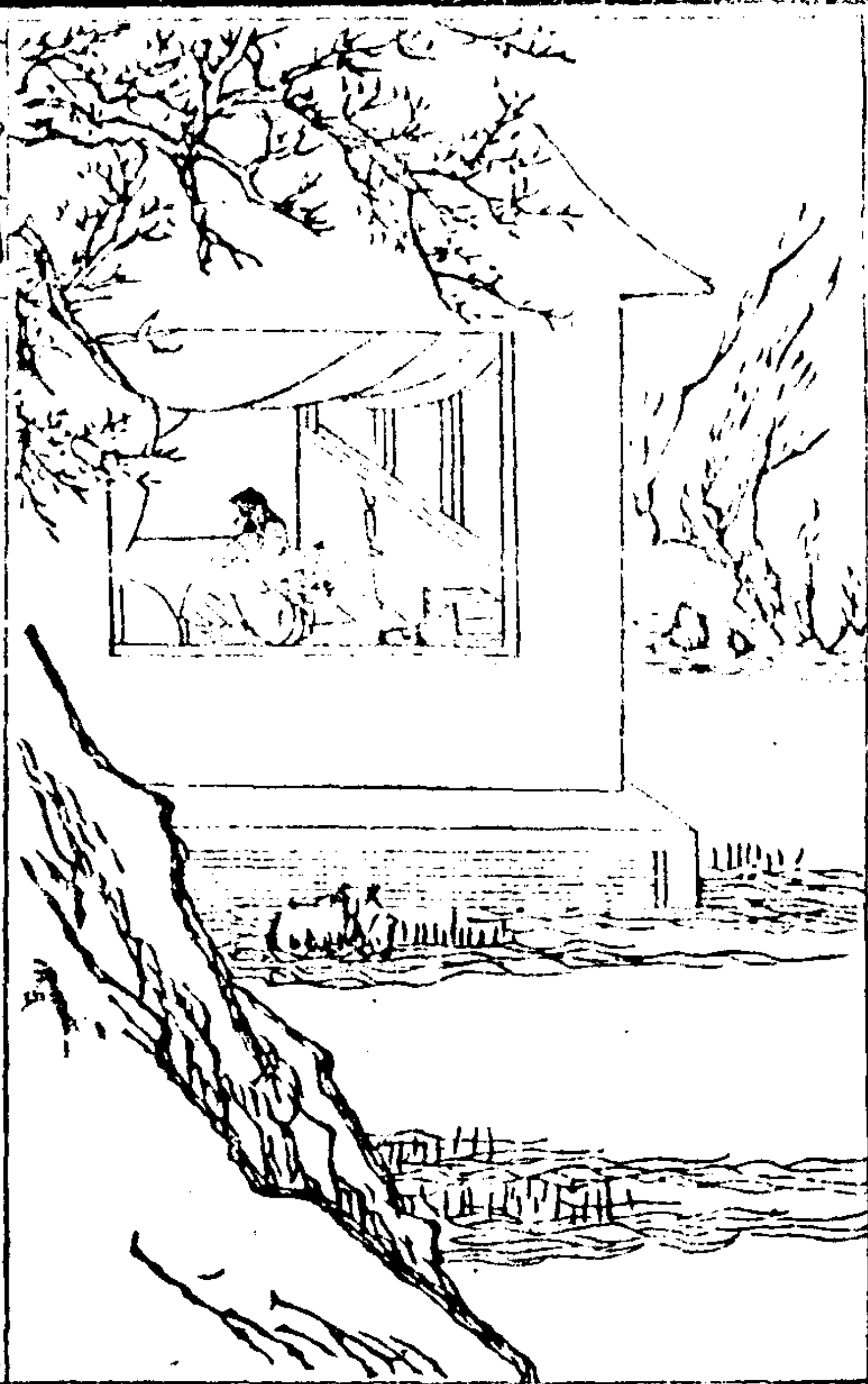
峽州程伯彝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和尚伯彝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懽悅右廊下枷鎖縲紲無任哀號旁有一人云左邊是脩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彝自是脩治橋路用功不倦及一切濟人利物事後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長子孫亦榮貴矣伯彝年九十四歷五世昌盛

附證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

址粉碎其舟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
病涉孫用板七片濟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主者曰此
人曾作七星橋當延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病卒

陰陽文圖證

狀



陰陽文圖證

狀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
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恩官御史中丞

附證帝君蕉牕十則末條廣教化云遇上等人說性理
遇平等人說因果多刻善書多誦善行尤當攻邪崇正
以衛我道 歛人胡師禹恃才狂放鄰某刊因果報應
之書勸世胡椰榆曰此腐儒捏說耳如今人情那裏講
得個善字生平大率損人利己後溺水死

捐貲以成人美

陰陽文圖證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令恐舉家飢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即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乃來張欣然去郭得辨悉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我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即取前婚券已二百金助郭到任泣拜而去

附證朱孔陽閩中人見文廟倒壞不堪謁學博曰愚人未習詩書但知敬聖願首捐三百金重新之學博曰吾聞冷震留心為人所不肖為功尤倍況若此其多耶十

陰陽文圖證

年後伊孫人庠隨鄉試夢子路揖之曰汝敬聖心誠天賜汝孫貴顯今高捷矣榜發果中亞元由知縣行取御史張芝亭與會稽陶石簣同過大善寺見鱸魚十數擔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薄兄為倡募眾成之何如張欣然曰諾遂首捐一兩糾金買放湖中至秋陶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揭曉果中乃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獨歸我及南京錄至張亦中

陰陽文圖證

卅



陰陽文圖證

陳良謨曰正德己卯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舟人與土人相毆呼至乃余家僮薄責之諭土人去坐中同年某者新喻人赫然怒罵曰咄爾何人敢上我官船行劫反誣我舟人毆爾耶令人縛而撻之令上誣狀其人哀叩移時乃叱去諸在坐者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自得語余曰兄何迂哉今之為官者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後其人除紹興推官煅煉羅織全憑胸臆敗官瘞背洞宵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大夫咸顰蹙感不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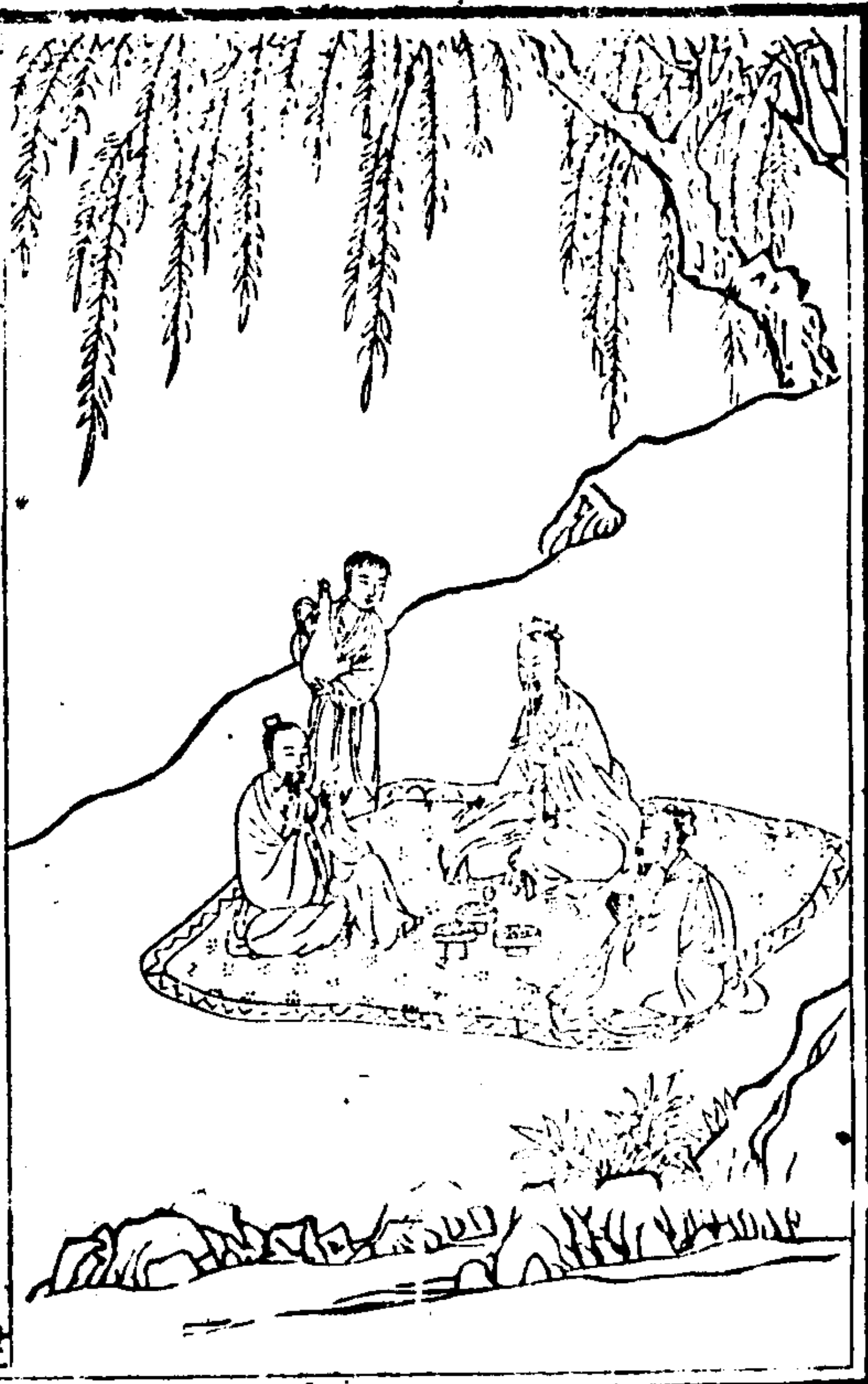
附證趙清獻公日有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曰上帝蒼蒼

冥冥吾安能必達但以潔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諸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後相神宗為一代名臣蕭鳴韶常德府副榜貢由教習選北直知縣其房師薦一幕賓楊懷忠韶曰作官不循天理雖一時榮顯實入羅剎鬼國矣刑名煩刻刻留意忠曰聽訟清慎是存天理第一關頭但恐到其間利誘勢迫君不能自主陰譴並及於幕耳韶曰但兄看透我寧捨功名斷不宜遷就忠信然之及莅任凡行事依天理二字竟至落職乞貸回籍忠亦無人請作幕後十年韶長子中解元忠子亦中式會試時忠送子至都門相遇發歎曰天理二字尊

陰陽文圖證

公守之喫虧我贊助之無顏不意後人俱登科第也

出言要順人心



陰陽文圖證

世

梁邵陵王綸鎮郢吳規客於王門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之
 規與座時纘驥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
 此燕規忍辱而歸其子聞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
 命時人語曰張纘一杯酒吳門殺三人纘尋被誅

附證江萬里自其父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
 知縣者嘗與璘言誇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谷歸語
 子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於我心有
 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璘子婦陳氏
 夢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
 萬里位至左丞相

陰陽文圖證

見先哲於美牆



陰陽文圖證

世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
 日鄰舍生從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若對神明然後
 舉進士第一為名臣大儒嘗曰余謫居嶺南居無與游自
 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
 有晉淵明及近代諸鉅公畫像乃環列夫子左右晨夕瞻
 敬心志肅然其受益良多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如市
 朝之捷矣

附證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
 則見堯於羹



陰陽文圖證

張

明楊尚書翁夢游園林誤食三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為之悔恨不食者累日

附證宋蔡元定坐朱文公黨被貶貽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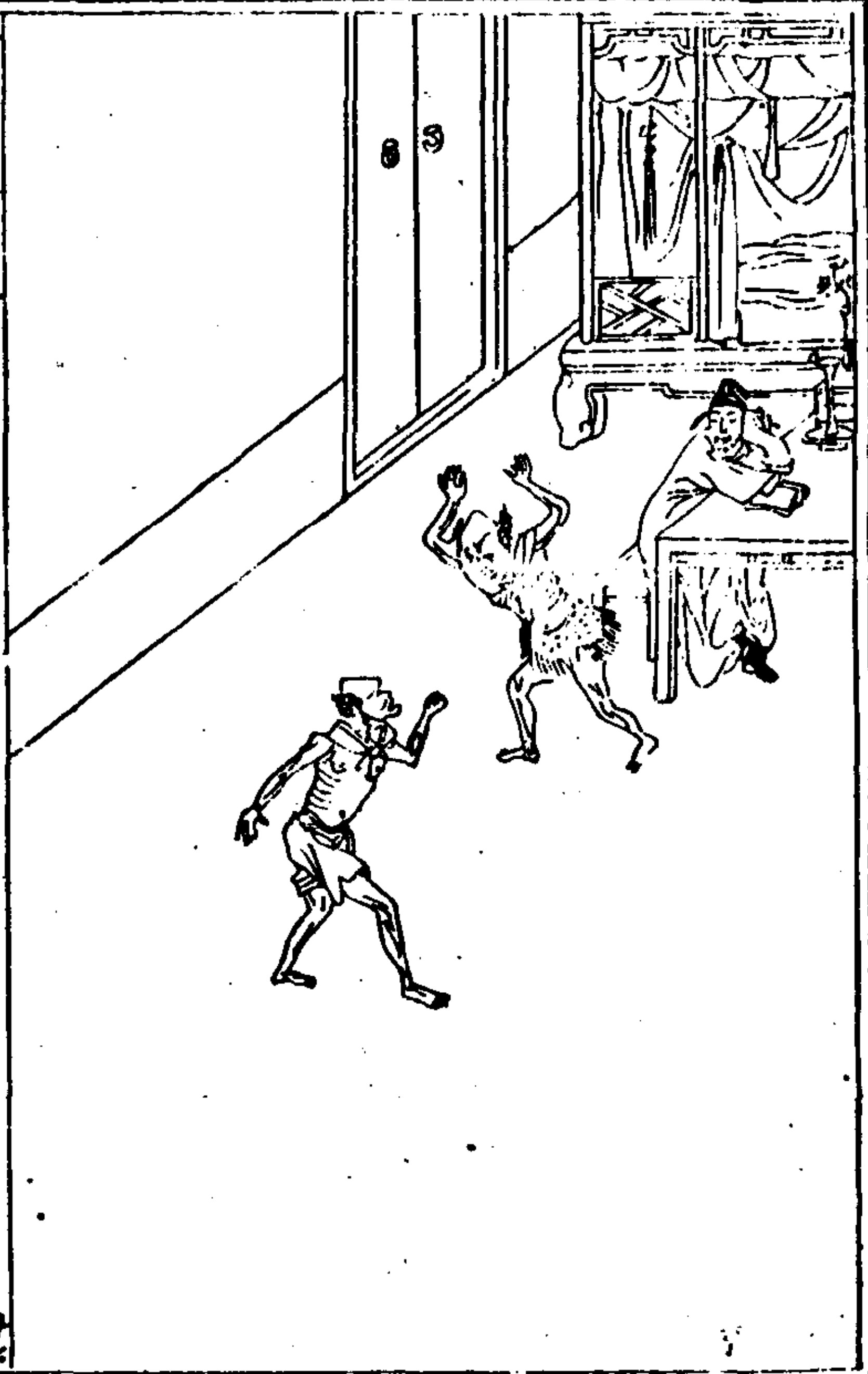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張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詈試官數其不明旁有一道士頤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聞作文貴心平氣和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小見善必為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附證白樂天見鵲巢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曉得師曰三歲孩兒曉得八十老人行不得

永無惡曜加臨



陰陽文圖證

我

標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因倦時見
二物如狼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
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灾耗者君
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

附證縉雲管師仁元旦五鼓出門遇大鬼數輩形狀猙
惡叱問之答曰我疫鬼也因歲首散疫人間耳仁曰我
家有之乎曰無仁問何故獨免曰不食牛肉耳太湖
居民皆業屠豕沈文寶一門好善見人獲禽魚輒買
放之衆笑其迂後時疫流行其居鄰夢瘟鬼執旗一束
相語曰除放生沈家外挨家盡掃之未幾一村三百餘

陰陽文圖證

陰陽文圖證

我

家染疫死者過半獨文寶舉家無恙 孫永江西人善
風鑑占大六壬課邑有御史田公在籍間住宅左別業
高樓五間狐精為祟人莫敢宿御史屢躬祝總不肖離
一日延永占六壬課天晚寢其下令家人夜探之但聽
樓上狐私語曰口德相士神明所悅者今在此不可犯
御史次日不言其故令永移眷寓廂房內又聽樓上狐
相戒曰口德相士常住此我輩宜遠避兩兩三三散去
御史因請永問有何口德永尋思移時曰吾習此術見
人貌應窮夭者勸其積善格天運值惡敗者勸其散財
造福多有從予復來再相三十年如一日毋亦即此耶

御史憬然曰公留心勸善能驅邪遁若輩固敬德不敬
爵也吾滋愧矣遂代永二子納監俱出仕為官永享年
七十八

陰陽文圖證



燒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寧於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死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為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即死不恨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云諸神俱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附證永嘉許及之五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知覺許夢一巨人持槍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開毫無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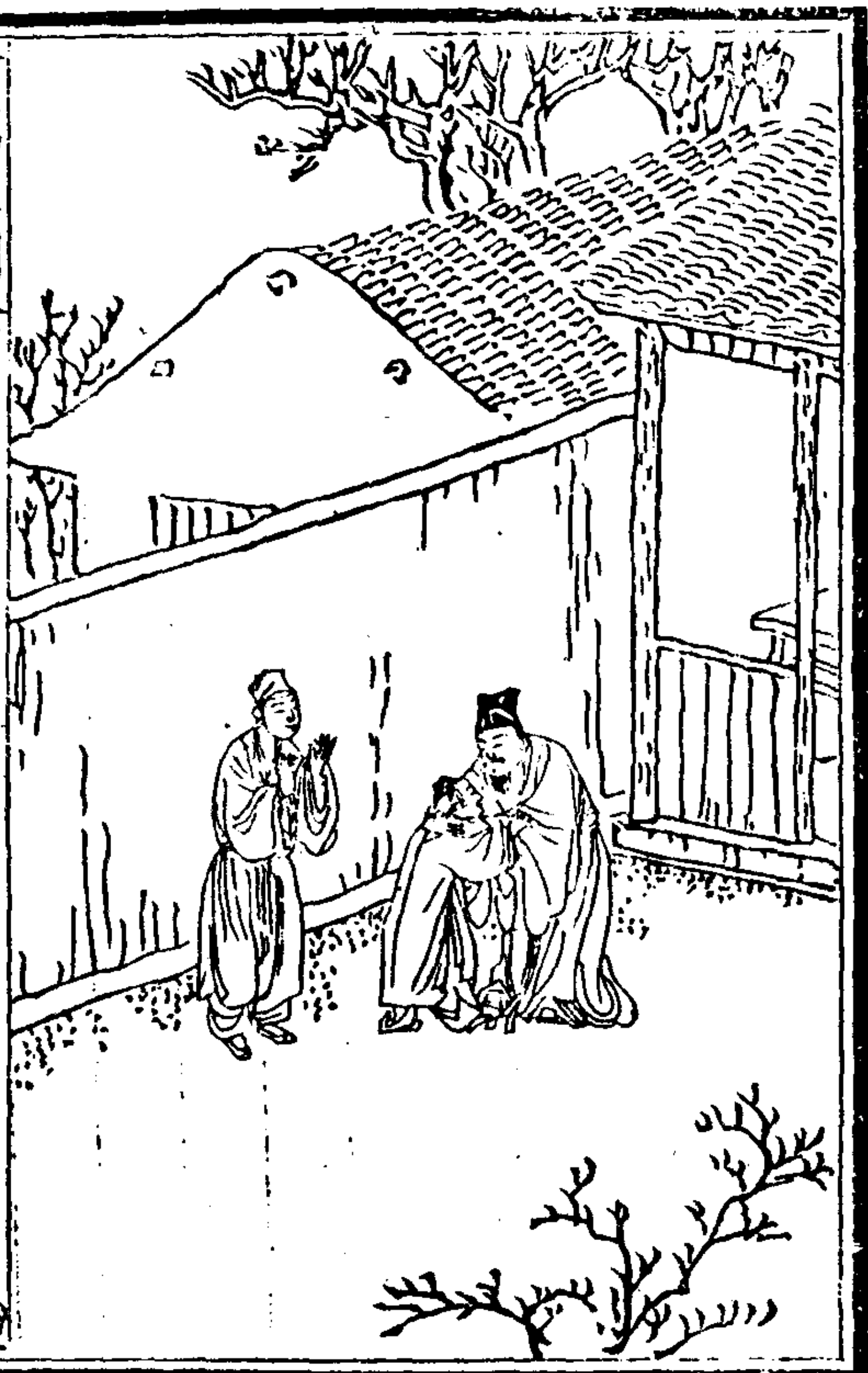
及明晨見一木槍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為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槍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實為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陰陽文圖證

神

這報則在自己

陰陽文圖證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關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為生
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
實以飢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
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
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即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
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
如此奈無以報當覓一閨女送之俾其生子一日其夫至
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曰我欲覓一幼女
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
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即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

陰陽文圖證

哭繼而大笑

附證長洲庠生某在友人家作文為同輩稱善作妾想
心我富貴娶鄰女作妾三鼓忘睡妻促之臥乃含茶大
罵夢寐批一行著於正月十七到松陵凍餓不期生赴
姻家看梅舟觸巡江使者客皆執生以青衿免縛至吳
江始釋之果凍餓焉

陰陽文圖證

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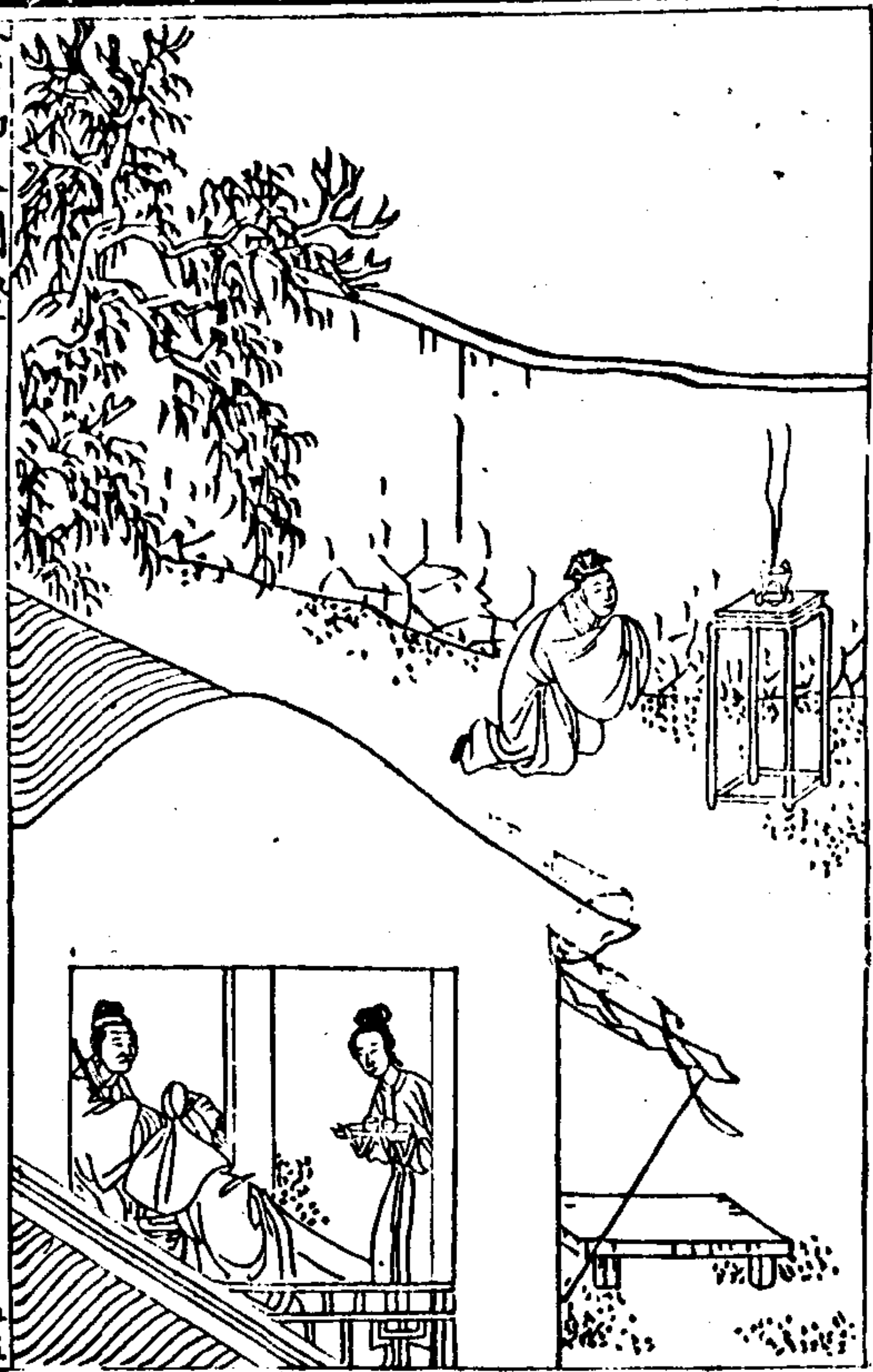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明賈文富巴縣人也有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不得其人密藏之妻子不令知雖極貧窘絲毫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冢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却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為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歸也後文富子珪以鄉薦令都陽孫顛由進士忝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為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啓甲戌進士人以為還金之報

附證馬健作令回一孫生疽死一孫染疫亡寒食時魂附堂牀言我兄弟不該天曰祖有罪故促壽健曰我作令凡事檢點罪從何來曰祖不惜民難不崇文教不訪革蠹役不懲創豪強不禁殺牛犬罪即伏數事中難逃陰譴曰何不竟追我命曰留陽間受苦使祖看孫亡痛如剜心淚流未已也健遂削髮為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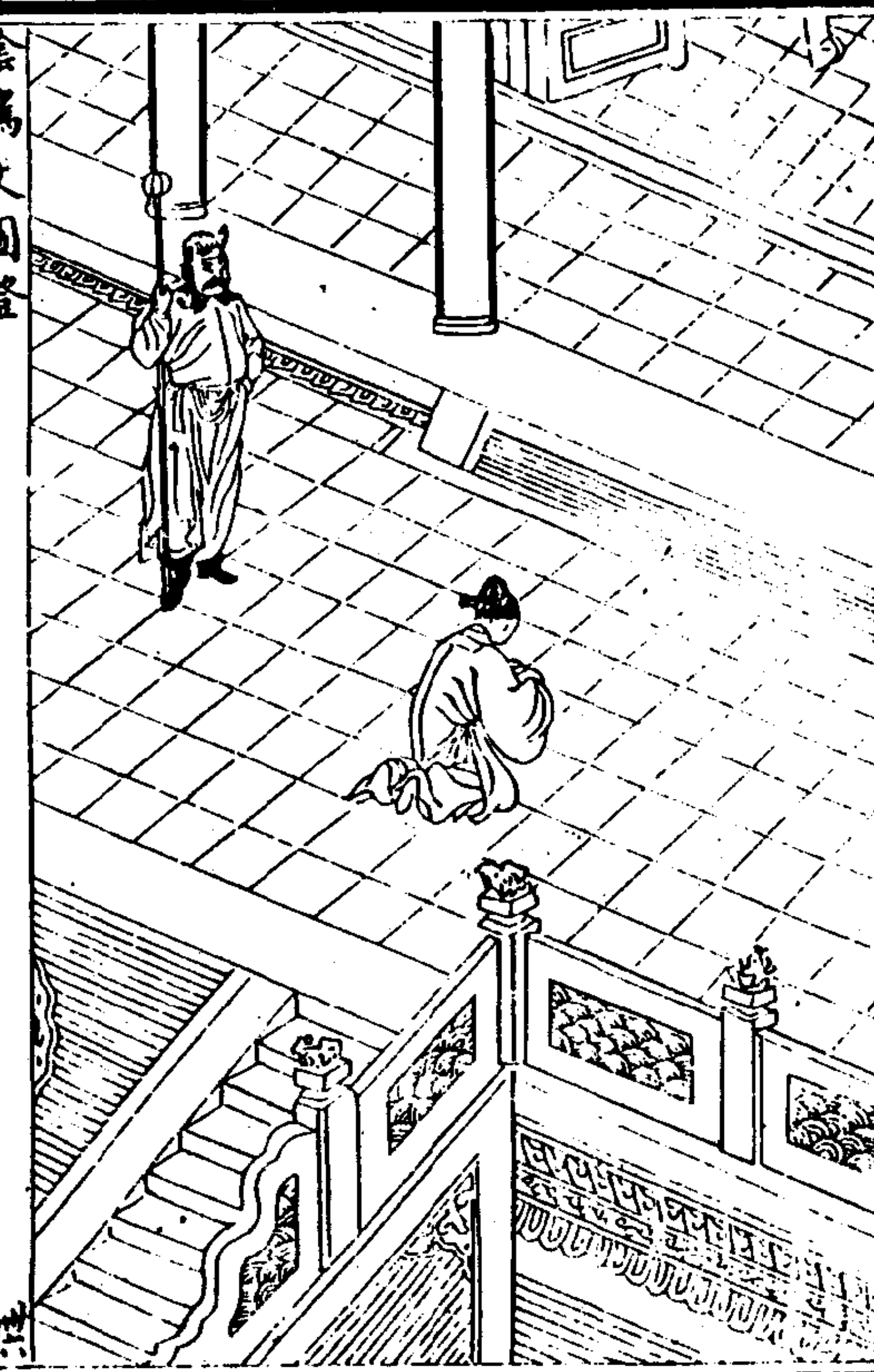
陰陽文圖證



陰陽文圖證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事勤謹朝夕焚香為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命居先父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婿俱列殊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附證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婿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陰陽文圖證

顏公茂猷福建人生平以造萬世太平為念隱德甚多不可筆記著迪吉錄編以一心普度兆世太平凡八卷欲度盡天下人挑剔危微助天闡教讀其書而悔過遷善學道成真者不知幾百萬人也崇禎甲戌會試作五經題主考驚其才疑違式不敢拔放榜後奏於朝上大喜特賜進士列鼎甲前遠近傳者稱為天子門生一道人聞之曰是陰陽進士也

附證諸宗弼嘗以賊侵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拯之全活頗多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信以出毘為左驗覺則領瘡甚晨興美髯勃

然壽果至八十餘

錢唐袁元輔敬書



陰陽文圖證

卅七

陰隲文圖證所在多有版亦屢易錢塘
項肖卿先生天性樂善又工書法精賞鑑
時同城瞿穎山曾刊一本乃吾鄉費曉樓
重繪為圖而裘子佛書說其後原本句或
數圖此則每句一圖并縮全頁為半頁
先生愛其精緻協力刷印多本分貽同好
蓋將供學士文人之展玩非徒為流俗勸

陰隲文圖證跋

善計也曉樓繪事秀絕品格與改七薌為
近顧以仕女得名聞其熏沐寫此頗寓懺
悔之意焉余曩時主講武林猶及見之粵
達之變版已遭燬今先生詰嗣書巢分
轉服官廣陵取初印本覓善手翻刻雖神
韻較減而大致尚未失真刊成屬跋其後
余惟感應篇見抱朴子惠定宇注之而藉

見漢學之津涯姚鏡塘注之而又見宋學
之精蘊近有合二注以刻之者蓋以供士
人案頭翻閱不嫌詞之奧而深也陰隲文
未詳所出自林文忠小楷石本行世推拓
摹寫幾徧士林此本先後流布其亦分據
書畫之勝耶若分轉承先之志好善之誠
則固無俟詳論已

陰隲文圖證跋

光緒四年仲冬之月歸安錢振倫跋



錢唐項晉蕃重刊
嘉興鮑昌熙謹校

蕉窗十則註解原序

余嘗誦文昌帝君陰騭寶訓輒慨然興曰士大夫居心涉世不當如是乎既而又誦帝君所垂蕉窗十則復於士人最易干犯最難全備之處一一標舉嗚呼人生而靜之初本皆有善而無惡泊習俗移人遂至有蕩閑踰檢而不可問者居恆之檢束不嚴又安望其代天行化爲國救民如寶訓所云者哉余當草茅砥志之時無刻不以此十則爲兢兢今幸承恩金殿竊願與海內人士共相砥礪以無負帝君諄諄誥誡之至意乃有閔子鼎玉爲晟溪宗伯公之裔孫其爲人也善根夙種英姿博學旣自於釋回增美之間無微不究而又慮十則之精義或未共曉因於每句詳加註解務令信奉者如對

蕉窗十則註解原序

明鏡如行玉山有不覺其竦然而知所懲油然而知所勸也然而斧斤旦晝難保枯亡若非稽諸前人善者何以獲報惡者何以羅譴歷歷響應則猶未足以堅人好修之志動人愧悔之心也閔子於是舉生平所睹記者悉依類引證刊以警世其用心深至良有與余不謀而合者世之人試於汗濁陷溺中驟而披之其翻然者奚似久而繹之其歉然猛然者又奚似然則是編也約之爲修身立命之直詮廣之爲輔世覺民之寶諦放浪浮游之子聞鐸聲而警切依違頑鈍之夫見鞭影而驅馳上孚天心下格眾志閔子之爲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康熙癸巳季冬朔日沈樹本撰

蕉窗十則註解上

茗溪閑 鉉鼎玉註解

文昌帝君曰感應一篇只三代而下之君子功過兩條乃三代而上之小人蓋人根行愈薄動輒多愆聖賢不得已而作此書猶佛老遇下根人說因果也然世不古處求其見性明心嗜仁慕義者指不多屈有能信行即屬殊妙但塵見未明肉眼多垢往往以望報心搖惑善念曰某也或以善而得貧得賤某也或以惡而得富得貴噫可甚歎哉善者得貧賤焉知不富貴於萬年惡者得富貴焉知不貧賤於千古且善者之先其孽或不獨貧賤其僅以貧賤也未必不因善故惡者之先其福或不獨富貴其僅以富貴也未必不因惡故甚至

蕉窗十則註解上

富貴者滿門誅戮婦子多污貧賤者一室安偕彝倫無愧古云富貴未必是福貧賤未必是禍良有以也惟聖賢菩薩眼有智珠胸藏明鏡見得真識得透自不以此動何物愚夫妄即拊心頓地搔首呼天自謂小兒造物神鬼無知噫可甚歎哉故欲爲此者必須開一幅大面孔辦兩隻大手腳眼要高腹要廣有好生之心而不作泥土佛守髮膚之愛而不做怕死鬼何妨殺殺一人以安千萬人何妨死死一身以顯千萬世必求忠必求孝不可身美其名而君父得不美之名也辨是也辨非不可身去其謗而天下有不白之謗聖人不可毀有時鄙夷惠於不道大人不可褻有時薄君相而不爲打破愁城跳出苦海方是大人明心了性功夫自不同腐儒計功

責效小見也諸子事吾有年吾示諸子無數乃落盡天花頭不一點豈以吾爲戲直以自己功名性命作戲耳至香前相謁首未頓地爲士者先問名爲商者先問利是猶卻步而前人不可得也今有蕉窗十則用以共勵必有一誠實心恆久心由勉而入安自下而達上不用希功但祈寡過不須求福但祈免災以是而造於功過盡泯仍歸太上之天固爲吾敬即不然望感應有靈自畏災殃之集亦受吾憐倘仍蹈舊時之轍但同聞霹靂之聲勉之望之

一戒淫行

萬惡淫爲首森羅殿前鐵案也故帝君必以此爲首戒蓋淫念一生諸念俱起邪緣未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

蕉窗十則註解上

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着心美人之有生妒毒心奪人之愛生殺害心廉恥喪盡倫理俱虧種種惡業從此而起種種善願從此而消陰律云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而身後不昌才士文人而終身潦倒者其病皆由於此古人云淫人者殺其三世蓋不特破一人之節使其父母翁姑丈夫子女恥懸眉頰之間痛纏心骨之內甚至因羞致死或夫殺其妻父繼其女子不認其母親戚難施面目良家莫與聯姻以俄頃偷歡造彌天大惡絕嗣之報不亦宜乎至於因奸被殺棄父母拋妻子慘更難言矣有一人患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曰有帷幄於此指謂汝此中有名娼

焉及褰帷乃汝妹汝女也汝此時一片淫心亦頓息否曰
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昔人垂戒曰
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去淫人婦人來淫我妻語錄
有云淫人妻女者試想人之淫我妻女我將何以自解如
是則可以忍乎再若心有所動意有所觸試念苟合之時
司過之神在我旁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腹竈
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怒視者有之欲搏擊
者有之如是則可以忍乎況邪淫之報亘古及今冥誅顯
戮罄竹難書而功名得失之間其感應更爲神速凡讀聖
賢之書負青雲之志者尤當深戒又曰片時之慾念易消
一生之功名爲重何苦以百年名節畢世前程祖宗之積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累子孫之福祿斷送於半刻之迷惑也衛生經云水之有
源其流必遠木之有根其葉必茂屋之有基其柱必正人
之有精其命必長任惠公晚年益康強或問養生之術公
曰讀文選有悟耳石蘊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是也二
語真可作座右銘矣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宜節慾蓋勞
心而不節慾必火動火動則腎水日耗水耗而火益熾則
肺金受害傳變爲癆瘵必至夭亡夫人精足則神足精神
足則智慮生何所爲而不成若少年斷喪髓枯力竭恐不
止曠一生之事而已

遇淫說曰凡人淫心一起便思邪緣湊合設計引誘鑽穴
踰牆殺機旋伏欺貧侮懦犯分滅倫萬種惡孽皆由此起

故曰萬惡淫爲首也第庸夫俗子固不知顧忌而讀書文
士乃妄擬風流侈談情種或以無心之顧盼視爲有意之
匿情賄餌保母潛通侍婢幸逢繾綣卽託夙因偶爾相遭
便爲天假不想月下花間爲樂能幾雲情雨意轉眼卽空
而惡因日積孽重難消顯則傾家蕩產敗行污名陰則天
刑鬼責削祿除年鄉里共鄙正人不齒顏面自慙置身無
地甚至敗露觸兇身命頓殞嗟乎一念之邪而禍患至此
尙忍言耶今人兩相詬詈若一語辱其妻則憤怒滋甚夫
以口辱人止於其身淫人妻者則辱其三世蓋穢行必彰
醜聲易播恥懸眉額恨纏心骨此豈尋常怨憤可以消釋
者乎至婢女僕婦原易狎昵人皆以此爲家常茶飯矣不

蕉窗十則註解上

四

知家政不肅家道不和莫不由此或妒妻鞭撻以傷生或
悍僕反脣以叛主或父子不知而聚麀或兄弟效尤而爭
寵若懷暗昧之胞胎還屬誰人之骨肉若夫貧婦村姑易
於利動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爲其夫者寧甘心而不憤
愧乎孀婦嫠居性本幽貞而百計鑽營俾其失節生者懷
慚死者含怨倘爲人指摘必至輕生是歡愛未終而冤孽
隨之矣又有假墮喜之行蹤誘空門之豔質污穢佛地破
壞清修此則不通懺悔與尋常淫行罪業更甚他如寄興
青樓自謂於德無損然其百種溫存無非誘財圖利一旦
囊空便同陌路或遇屍癆瘡毒默相傳染形軀臭爛性命
難存嗟何及哉更有偏嗜龍陽侵漁男色外託朋友之名

狂逞雞鶩之欲創天地未有之穢行蹈神人共怒之淫邪所謂顛倒陰陽陰律之所不赦等而下之狎優童昵俊僕防閑難謹內外不分我既引水入牆彼必乘風縱火蓋有不可知而不可言者歷觀古之賢達能堅忍于頃刻之間而登大魁致顯位富壽歸之子孫享之與攻苦青燈種種積善者竟事半功倍抑或失足迷津急登覺岸能改絃而易轍卽殃去而福隨上蔡先生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莫謂我已失德而終於自暴自棄也推之神靈顯赫之地嬉遊雜還之場翠袖蛾眉往來不避而年少狹邪追隨謔笑流目送情此皆輕薄無賴之所爲非修身勵行者所敢出也更可戒者常有談及閨情必妄爲懸揣一倡百和

焦窗十則註解上

五

豈知隱微之行關係終身片言偶播醜惡萬端使其生則含羞死猶遺臭況復含沙噴血吹影捕風必致上千天怒立顯神誅至于傳奇小說多屬子虛文人綺語造孽實多惑性迷情急宜屏絕所望朝斯夕斯刻刻提省庶幾當境不搖自求多福斯爲幸甚

邪緣外合滅德喪心固宜警戒至於夫婦之道人生所不能廢者亦有節度不當過縱董江都曰天地之氣不至盛滿不交陰陽是以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又月令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二至之月皆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止聲色禁嗜慾以是知遇風雨雷電朔晦寒暑二

分二至及遠行醉飽之餘皆當遠戒蓋修德所係非徒如養生家之說也

未見不可思

此三句言人之入於淫行皆由心地不正乃帝君清本澄源之論未見而思是靜時無存養工夫當見而亂既見而憶是動時無省察工夫細分之三句各有一境界思者思之於未來亂者亂之於現在憶者憶之於過去三境若除淫行更何處着腳故欲戒其事先戒其心平日燕居獨處必須收拾一箇乾乾淨淨念頭時時儆覺刻刻提撕天理既存人欲自遏凡淫穢邪辟之想不入光明正大之胸方是君子主敬學問若未見而思以意造象不虛而樓無海

焦窗十則註解上

六

而市幽昧之幻惡莫此爲甚是自鑿其混沌也不卽死者幸而免爾科名必覽曰寡慾最上丹頭在清淨念慮如其慾火焚燒精神易竭遂至窒其聰明短其思慮有用之人不數年廢爲無用而且漸成廢瘵而死蓋不必其常近女色只此獨居時一念邪淫已足喪其生而有餘也真空禪師曰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遂成宵寐之變謂之內生之欲二欲綢繆染着皆能消耗元精黃庭經曰緊守精室毋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道書曰人生慾念不興則精氣散於三焦榮華百脈及慾想一起慾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流溢並從命門輸洩而出可懼哉孫真人衛生歌曰莫教引動虛陽發精竭容

枯百病侵歷觀諸語當知未見之不可思明矣人即不必有志於事功孰有不愛及身命者乎

當見不可亂

謹玩一亂字即感應經內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之謂方其瞥遇嬌姿乍逢麗色一失檢點邪念頓生我行未虧我心已亂鬼神得以指摘之陰府得以籍記之去天堂而入地獄只此幾希間耳又何待宣淫無忌然後大千冥譴哉故能非禮勿視見如不見者上也本心難昧禮法難踰嚴禁強制者次也不然始苟亂於心終將亂於事一念之悞終身莫贖悲哉又或簾內投桃城隅贈管我雖無意彼實多情正念稍迷惡緣即起往往有百鍊堅心摧于俄頃一生

蘇窗十則註解上

二

大節敗於臨期此時決當猛省卓有定識佐以定力

施愚山曰余嘗書誡子弟曰淫之作孽甚矣哉淫寡婦及處子者罪與殺人等今舉世習不爲怪者則挾妓姦婢二事可爲心痛夫昵狎邪者謂風流雅事既酬以金淫不爲害且無論破家損德能保妓不孕乎孕而產則己之子女娼矣予在京師聞一孝廉狎張氏妓生子妓知爲孝廉種也人皆笑曰爲龜兒孝廉羞不肯認悔恨無及是父子相失也至臧獲婦女多被凌逼與主人薦枕席以爲分固應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鬻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又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生子則淪主爲僕使其男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

生女有色已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已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姊妹相姦也聚應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嗟乎今有人於此罵其子女爲娼優臧獲者必怫然怒攘臂而起矣以淫色故乃使祖父相承之血脈自我而亂或淪爲娼降爲僕隸晏然不自知也豈不傷哉又況淫爲禍首發將無已或主人狎比狡童多致閭閻內亂吾願後人之刻骨誓肌共圖湔濯也

既見不可憶

美色已往而此心輾轉不已謂之憶昔人云不思念起惟患覺遲若能照見其妄隨念斬斷何至耿耿於懷乃古今惡孽都因一見之後遂爾縈心反覆徬徨淫思益熾因而

蘇窗十則註解上

八

推測其燕私體求其情事彌天大孽盡在於茲不思憶之者情也情之一字天與我爲忠孝友悌仁民愛物用也正用之爲聖賢邪用之爲禽獸奈何廢寢忘餐神昏志失邪情空戀甘不人而獸乎盍細思之盍猛省之

於處女寡婦尤宜慎

尤宜慎三字言於諸淫戒中此則尤當謹慎不可稍忽也蓋閨中待字之年正一生名節攸始是以求婚配者必擇門方端風化者首揚貞烈關係不小乃或深房密院父母不及防閑或淺室窮廬奸宄易容窺伺多方引誘百計牽纏喪此良心壞其名節門風玷敗父母忍垢報顏閭里傳揚親族含羞削色卽或勉強于歸之後致其翁姑鄙薄丈

夫棄捐縱有婚期瞬過隱微常覺羞慙卽能日後成家大節已經虧損多端淫惡首重於茲凡有人心共先痛戒至於夫妻倡隨誰不欲百年偕老其如良緣易斷壽數難齊凡有先妻而逝者莫不涕泣叮嚀慘傷訣別總欲其爲我守節不墜門風以相慰於地下所以守節之婦上天最重必使子孫昌大以報之國家坊類以揚之蓋以丈夫之拋家剩產賴其支撐丈夫之背女遺孤賴其撫立翁姑若在復兼子道之承歡親戚雖遠亦有世情之贈答淒風苦雨血淚千行秋月春花冰心百結更有貧窮莫告能持不二之心故舊無援獨守從一之志孀居之處境各異孀居之苦節相同若貪其姿色計而誘之勢以迫之一時把持不

焦窗十則註解上

九

定誤入惡緣遂使冰霜之潔汚於須臾生死之盟淪於片刻不獨生者含羞陽世死者亦痛恨九泉返觀設想寧不寒心是以孤寡無依正宜委曲成就使之得全名節則樹德愈厚矣豈徒戒淫之尤宜慎哉

二戒意惡

意者心之所發也意發而惡則凡寡廉鮮恥傷化敗倫大損陰陽之事無不爲矣意發而善則凡植節全名種德造福感動天人之事無不成矣此正人禽關頭最爲喫緊是以天有三官五帝地有五嶽諸司日夜巡行察人過犯其中又有舉意司專察人意念之善惡以行賞罰夫舉意在一念之間而禍福判霄壤之別可不慎與

太乙真人曰子有經三部共六字一字經曰忍二字經曰方便三字經曰守本分三經不在大藏只在靈臺人能謹守此三經又何意之不善耶邵康節曰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事人得而知之若萌於心發於慮鬼神得而知之故君子於起念之際常切檢點檢點既純斯有善無惡矣昔趙康靖公每一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餅惡則投一黑豆於餅初黑豆甚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二念俱忘瓶豆亦無所用此真修意之善法也

勿藏險心

諸善之心本於平諸惡之心本於險且險而曰藏必使人不及防而不能辨也或一言而敗其生平或一語而錮其

焦窗十則註解上

十

仕進或一舉而傷其性命且其人由我而害而我復不任惡名此陰惡之尤山川不足喻其險也

世間一切壞事皆由心造險心一形卽不加之於人已是滿腔惡業矣況既形於心未有不見諸事者故佛經謂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心地既平一切皆平旨哉斯言日三復之

勿動妄念

誠則真實無妄所以爲善不誠卽妄妄卽無善而惡矣妄念二字所包甚廣要之皆貪得也貪得而不得惡斯起焉若時刻循依本分主善爲師倦勤不作由擇執以幾於誠尙何妄念之動哉今人稍有一善便思獲報少不如意卽

曰天道難知不知人但不饑不寒無災無害士得讀書農得耕桑時開笑口日少愁眉便是平安之福不然人欲無涯世途缺陷安得人人盡富貴利達耶

勿記讐不釋

君父之讐骨肉之恨自當直報外此不過私小之怨耳可以理遣可以情恕便當冰釋若記憶不休則冤冤之報將何已時且不獨自己讐怨宜釋也即遇兩邊銜恨或以善言釋之或以杯酒釋之息無已之爭端保太和之元氣皆在於此夫世界甚寬儘可容橫逆之禽獸吾心非隘自足證忍辱之菩提可以使我遊於世亦可使世遊於我昔史彌遠死已久其家一夕夢其枷鎖來家訊慰平生索紙筆

蕉窗十則註解上

十一

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勿見利而謀

利字從刀錢字從戈古人制字之義深矣是以罔利之人徒爲怨府終無善報青蚨果堪術致造化亦復何權吾願好利者儉以養廉勤以致富則不言利而利多矣人之財利約有三等一是生前惜福得來此可師而不可謀一是苦心勞力冒寒忍饑積漸饒裕此可憫而不可謀一是非義而得爲富不仁非耗國卽剝民此可畏而不可謀況謀心一起必至機深械密徒壞心術而利反爲害故欲求利者莫如先勤苦以惜福一清道人積福歌曰欺人只知今

世財那知財是前生福我今說與積福人勸世重財先重福有福自有財無福空勞碌若有一分財定有一分福德厚福自綿福厚財自郁何故奢靡人乃以積福資任意資淫慾何故驕縱人反以積福資倚恃欺窮獨何故癡迷人聚有積福資貪財無厭足何故慳吝人枉有積福資捨財如割肉不肯種福田願做兒孫債留了難帶財撇了易帶福臨時分手去徒向閻君哭吾爲世人悲叮嚀還再囑莫爲兒孫計自有兒孫福不如看破財及早修些福

南蘭黃含仲曰人一生財祿皆有定數服用之際豈宜過享譬如人有錢一千一日用盡則明日無一文若日用一百則可至十日日用五十又可至二十日凡人惜福當作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是觀

附陳成卿戒賭十則

一曰壞心地盜賊所以羅王法而不容貸者惟奪人財耳假手博奕以奪人財與盜賊何異蓋好賭者明知其人之財爲衣食所需或稱貸而得或棄產所致始也甘言媚色誘之投網不覺勝則借端託故迫之喪氣而歸非衣冠中之狼虎几筵前之賊寇乎且賭局純用詐弊有三人當局而朋謀一人者有幾人旁觀而交射一人者手眼口鼻無非劫人之利七弟兄叔姪亦如巧陷之陰機以致蕩產傾家飢不擇食傷天理犯王法之事亦悍然爲之使人辱罵門閭遺玷祖宗噫向使戒賭成家何至以方寸地爲牛羊

踐踏至此乎

二曰耗貨財夫雖聚易散者財也創業如登天之難敗家如燎毛之易彼賭者始爲貪得念重陷入阱中既因吝失情迷苦纏局內達者因偶失而小懲大戒受害猶淺若妄思求復日深一日則漸而囊資盡漸而恆產廢漸而稱貸積每見富貴之後因此無食無居爲親族笑甚有負債莫償結訟受辱者嗟乎覆家之速賭爲第一即使家有餘貲須念財爲至寶以周貧乏則頌聲載道以宴賓朋則禮意綢繆以修橋路敬神佛放魚鳥則種福無量以孝父母惠妻子厚婢僕則喜氣盈門卽以之市肥甘被錦繡玩花月亦取快一時奈何白白送人身不受樂而人又弗感乎嘗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見鄙吝者分文如同剜肉而一擲輒送多金豈不可笑
三曰誤正務士讀農耕工作商販一爲賭迷達旦連宵無論廢時失事流落下賤老大堪悲卽偶爾隨波逐浪此身一被牽纏必不容緩之事亦姑待明日以至坐失事機必應經手之事亦轉託他人不無覆敗乃事且慶弔因之失禮期會因之爽信若夫身值居官事尤繁劇每有遲留賭博使農工小人羣聚而歎守候之艱或遠方役隸子立而苦濡遲之久大失官箴亦非方便

四曰傷天倫象賢亢宗親所同願不幸生不肖子以賭爲樂不能不悲且怒也撻之流血慈心所迫奈昏愚不識親恩反生怨悵面目時乖語言多背又或已資耗而竊親財

親財竭而多重債使高堂日夜憤鬱可謂有人心者乎若夫婦母撫孤恩苦萬倍孝子更當謹身節用以供甘旨勵志勤讀以圖顯揚乃或比匪傾家致使嗟薄命者謂有子不如無子其罪惡尤甚矣不惟此也更傷兄弟蓋賭極貧窘強者侵欺弱者稱貸無理相戕骨肉成讐不惟此也更傷夫婦蓋婦人苦樂惟夫是從忠言規勸動遭反目因廢簪珥爭憤投繯又有子不能婚女不能嫁甚使衣食不給終身失所乃知好賭者皆無父母兄弟妻子人也傷滅天倫莫此爲甚

蕉窗十則註解上

四

或興高味美而過飽其傷在脾或夏月炎蒸暑侵不覺或冬宵凝凍寒冒可虞其傷在肺鬼蜮陰謀而被弄蝎蛇肆毒而難堪勝者思劫求緩須臾而不能敗後結算乞假分毫而不可情實可恨怒氣雖持其傷在肝況生人以財爲命非甚不肖誰不以廢敗爲悔者更有送急需之用手足無措失他人所託踟躕無償妻子愠而發言父母怒而切責則傷更入心醉飽倦悶而歸虛火上炎荒淫無度則傷并及腎種種戕生皆賭之故

六曰結怨毒大凡至親密友一入賭局頃刻翻顏且賭後常醉一言不合攘臂揮拳懷恨在心或明爲發難或陰爲下石近見某爲賭而報復傾家某爲賭而假命陷獄某爲

賭而同庠構禍名士被黜某爲賭而仕路相軌能吏掛冠嗟乎當其登場角勝時豈知種禍至此乎

七曰生事變紀律之家門戶啟閉有時交友往來必擇意外之變無自而生若賭者之相與浪子多而端士少奔走効勞之輩皆思鼠竊狗偷或伺主人之未歸乘虛以入或窺外戶之不閉投隙而來此盜賊之變也夜深人倦或竊火未熄而餘薪致焚或燭燼旁延而枯木燎毛此回祿之變也某生與宦裔善乘主夜戰方酣直入臥室滅燈苟合婦認爲夫事畢方知懼露隱忍久之卒敗某吏與庠士善窺其婦又假以賭本誘使遠出日則偕往夜則託歸密入通好習以爲常夫偶馳歸避於牀下竊聞私語不禁失笑

蕉窗十則註解上

五

乃致就擒此姦淫之變也崇禎時一人爲宦租所迫告貸五金半日賭輸婦卽縊死此性命之變也至若爭憤告訐緝紳之裔亦繫囹圄譽望之儒槩從黜革此身名之變也

歷觀諸變足爲寒心奈何不戒

八曰損品望士卽貧賤能以禮義持躬詩書奮志則人皆敬重若好賭者年雖少而識者料其無成家正殷而論者決其必敗生自厚德之家則共歎祖先之好善何乃種此頑裔出於濟惡之後則咸道造孽之良多自當報以狂嗣愛之者謂惜哉聰明之子昏迷不悟堪悲無藥可醫惜之者謂幸矣揮金如土亡可立待我其拭目俟之合宗損不與言同氣羞與爲伍如望納交人必曰若類弗可近如願

効勞人必曰若類弗可託如將議婚人必曰若類弗能養如將告貸人必曰若類弗能償噫好賭之人一錢不值信哉

九曰召侮辱開賭之羣心如盜賊行同乞丐非最下一流人乎每見其引誘人也奴顏婢膝無所不至一人其阱動加欺侮勝者敬過上賓輸者慢如奴隸貴饒者百態款留愛空者千方揮斥嗟乎士卽屈首蓬窗安心蔬食曠覽天光雲影品題往古來今亦甚恬適尊巍也乃以賭錢之故受下流之辱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於因賭舌戰辱及妻孥辱及父母更不肖之極矣

十曰失家教中人之性向上難而習下易尊長端謹自持

蕉窗十則註解上

六

日以義方垂訓猶恐少年流蕩況近來賭風日盛子孫七八歲時習見祖父角戰或分取勝錢爲快天性早已琢壞無怪長大而視爲固然無恥畏也卽有自好賭而禁子孫之賭者每云我尚邁無志上進汝青年須當好學或云我多才戰必勝汝蒙穉必喫虧不知令反其好斷斷無以服人況近墨者黑賭者所往來大都浪子淫朋子孫一與相習志氣必日卑言行必日壞不止以賭敗家也至僕隸下人亦須身帥以正如上行下效致爲盜犯刑非家長實爲之偷乎

以上十戒其爲喚醒癡迷不啻大聲疾呼痛哭流涕矣見此而不及早回頭嚴誓自戒者吾不知其有人心否

勿見才而嫉

人之才能皆非偶然或由夙世培植或由祖宗積德或由本人勤苦所致見之者正當追慕由來敬之師之而乃妬嫉於心不幾自生煩惱徒增罪業耶格言云爭名利者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易生嫉妒之心排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反露虛棚之醜

古來兩才相匹最易生嫌而正不必也分道揚鑣各呈其妙日月並運何害於明魏文帝以忌嫉欲殺陳思王隋煬帝以詩句而殺薛道衡李後主謂吹皺一池春水何預卿事此皆見才而嫉者也卒之三君皆短祚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子與氏豈欺我哉

焦窗十則注解上

七

以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佛經云修橋補路不如先平心地蓋心地隱其狠惡而外貌復假以慈和伏戈矛於談笑設陷阱於綢繆處處為殃令人不覺是其設心原是一腔惡機一撥即發故於上文險心妄念諸意惡尤宜內省而戒慎也

三戒口過

玄帝垂訓曰凡人在患難之中善用一言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又曰推人與扶人都是一般手陷人與讚人都是一般口靈使扶人于莫間陷人口若能依此言前程永固久

人生造孽口過居多即如感應篇所載誑諸無識謗諸同

焦窗十則注解

學攻訐宗親訕謗賢形人之醜訐人之私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怨天尤人呵風罵雨口是心非造作惡語謔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恨事咒詛求直每好矜誇自咒咒他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窻吟咏及哭對北惡罵如是等罪皆口過也噫嚴君平委曲論人以善立證仙階葛孝先與人好說好話而問道度世為善之功言語居多縱不能以之作福奈何徒以此造孽哉

勿談閨閫

世間快意之談固自不少若淫穢之行縱目擊情真亦宜

焦窗十則注解上

六

揜飾全彼聲名況事屬莫須有者尤當力為洗清如使不睹不聞之疑竟為共見共知之事夫妻因之離異家室為之頽靡以致終身飲恨過莫大焉蓋我之出言甚易使彼之穢行實難污厥介名損我陰德其關係豈淺鮮哉

曾子與豈解殺人陳曲逆何嘗有嫂東壁未曾窺宋高唐一賦不過諷主之微詞西廂何處來鶯會真一編實是陷人之巨阱縱使鴉奔有據在括囊仍貴包荒果其唯薄不修論忠厚還須隱惡切勿存心刻薄因而出口乖違庶免人怨神譴乃可修身養德衰了凡日凡一事而關人終身者縱實聞確見不可開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者縱間談酒謔亦慎勿言張繼孫戒人作淫詞云今世文字之禍往

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奪毀性迷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高明特達者少性情淫蕩者多彼見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縷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膽潑矣若夫幼男童女氣血未定見此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捨軀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上冠下履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害人心莫此爲甚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門賣賦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佳人

蕉窗十則註解上

五

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綺語爲殃虛言祈福不獨誤人且先自誤吾實爲作者惜之危之也統觀已上數條惟冀謹於語言庶存厚道更期嚴於視聽勿涉淫邪孔子曰人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況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萬一有之耳不忍聞口不忍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潔之恥口舌紛擾骨肉傷殘者多矣可不戒哉教家要略曰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蜚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閨門事所係尤重

勿計陰私

私者不公之謂私而陰尤暗昧不光之事我不應伺得之

窺之屋漏而播之大庭使其無容身之地斯人之恨終身不解矣況受金盜嫂又多莫須有之事哉老子曰聰明深察而好攻發人者近死者也程伊川云君子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勿揚人短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苟或揚之則彼之名從此敗而素守亦從此墮矣徒損於人無益於己何甘心輕薄傷我長厚之道哉羌澹菴曰見人不是諸惡之根見己不是萬善之門斬若根闕若門心氣和平解脫嫌憎可以成身可以順親可以庇子孫溫寶忠公曰凡說別人兒子不好還要照管伊父體面說別人婆子不好還要照管伊夫體面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勿設雌黃

敦行錄云不妄語不多語不言人隱事不摘人微過居鄉不談地方官短長立朝不私議政事得失若有有意品題任情毀譽能無悖出悖入之虞耶

勿造歌謠

造歌謠者於人體相不具及閨門風化等事刻意形容編成詞曲有聲有韻可歌可謠輕薄尖刻一倡百和損德敗行莫此爲甚又有忌人才能創作謠言如百升飛上天明月入長安之類陷人性命破人功名冥罰之慘定當加倍

勿毀聖賢

聖賢百世之師孰敢毀謗只緣輕薄者喜翻案爭奇而不

顧名義耳故毀謗約有二種一是愚癡無識一是才辨自雄愚癡者罪坐不知而才辨之士往往執所見以逞機鋒罪更甚於愚癡其誣毀二氏之罪報應從來不爽人或信而畏之惟儒家不說因果遂反有肆意識彈者究竟何嘗無報耶至於書籍字紙乃聖賢之遺作踐字紙故與謗毀聖賢同罪

於尊親已沒者尤宜慎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此聖賢家法也蓋緣君臣大義父子至情若尊親有過卽當反躬引咎深自刻責此際委曲周旋着不得一毫激烈用不得一點徑直正有無限苦衷何忍將尊親過失偶然矢口況已沒則凡屬臣子哀慕情深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君恩未報而天威如在親容莫卽而手澤猶新若將已往

之事重加指摘揆之於心安乎否乎

尊親所包者廣可以類推

四戒曠功

天下惟讀書一道最易作輟或爲命數所拘半途而止或爲貧窮所挫漸自灰心或爲奢華所引紛馳其志殊不知心堅力永用苦功者必有厚報蒲韭之姿朝種夕發松柏則不然困於蓬蒿厄於霜雪而後獲千萬年之用久矣夫造物之因材而篤也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日久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昔云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冬者歲之餘當此三餘人事稍

與疎闊吾可一意學問須知良宵夜坐篝燈養茗萬籟俱寂疎鐘時聞當此清景對簡編而忘疲微衾枕而不御一樂也至如風雨蔽途掩關卻掃絕人往還圖書滿前隨興抽檢潺湲在耳簷花拂硯如此幽寂二樂也又若空林歲晏微霰密雪枯條振風寒禽號野一室擁爐茗香酒熟陳編諷誦宛對良友顧此景象三樂也

勿早眠晏起

此總不外淫惰二字試看農耕於野商販於途工作於肆以及醫卜星相之流何一不曉夜劬勞以勤本業而書生之清福已多尙不知寸陰是惜甘居淫惰之罪而虛此有限之流光擲此難得之功名乎朱子曰陽氣發處金石爲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開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旨哉斯言吾願有志者共省之

勿舍己芸人

爲己乃君子之實功不勤勤於修身力學卽妄思用世而作身外之事營非分之爲則心志一味外馳精神盡爲人用皆舍己田芸人田之類也曠功不已多乎義理無窮須向靜中尋義理精神有限莫於閒處費精神此聯真舍己芸人者對症良藥

勿爲財奔馳

從來曠功之人大半起於爲財財也者求之則可鄙貪之則甚賤士君子本不屑言乃近世儒者往往利欲薰心專務奔馳而詩書一道時作時輟屢致曠功亦所不惜且藉

口於爲貧所累原非得已獨不思財果爲我之財卽不奔馳自在也財若非我之財卽日奔馳無益也則與其營營逐逐妄希非分之金錢何若汲汲皇皇專求無窮之學問哉

戒意惡內見利而謀恐欲念之潛萌此處爲財奔馳懼用功之不篤義各甚精故非重見復出

勿學爲無益

自古大有益事無如讀書蓋名教於此而立功業於此而基須是修德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乃見益耳若涉獵不急之務講貫不勑或爲臺池鳥獸之觀或爲奢華麗之飾或爲詞曲丹青之娛種種非爲皆足累志累身何益

蕉窗十則註解上

之有至於張燈演戲博奕會飲燒煉刀筆諸事非惟無益且有大害戒之戒之

勿見異思遷

厭故喜新貪多務得乃學者之大病抑知理必以浸淫而浹趣必以反覆而生乎如學者理未足識未精絕少根基不能自立問架自滿文采而徒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吾恐學日以雜神日以昏心愈無定而功終迄於無成也

以身在心馳者尤宜慎

心爲身之主身爲心之輔身是在是而心卽在是志專力副何事不就何功不成如身是在是而心不在是猶植樹而削其根播穀而棄其種也欲求事功之成就有是理乎故心

易馳者必時收其放心而於曠功諸條尤宜隨處省察而慎持也

五戒廢字○勿以舊書裏物糊窗勿以廢文燒茶拭桌勿塗抹好書勿濫寫門壁勿嚼詩稿勿擲文尾於途間穢中尤宜

慎原本凡例云此條本註明白易曉故不逐句箋引

粟從天雨爲造龍章鬼向宵啼亦因鳥跡迄今萬禩同此六書故治世不離文字而進身尤重詩書乃或斷編覆瓿殘經代枕浸淫風雨和舞絮以沾泥剝落窗櫺伴飛花而入陌或投炎火不比秦灰或付清流原非禍水最忌道旁之擲染牛溲馬渤之污尤憐稚子之頑受鼠嚼鴉塗之慘苟經目睹奚啻心驚所望戒同著蔡庶幾愛等珠璣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帝君勸敬惜字紙文略云宋王沂公拾遺字紙香湯洗曝燒之夢宜聖賜曾子爲嗣未幾生男遂名曾三元及第爲賢相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葬字紙而置身通顯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吉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彰彰古今炯鑒

三官大帝敕劉天君曰求祿求名求嗣功惟惜字爲先昔已職之文帝吾今復何贅焉但見世人擾擾貧窮困阨盈前大半非他過惡穢污字紙叢愆雖有訓文廣勸終無一士心堅小子矜持佻達老成狃習安閒敬奉未聞一二毀殘殆有萬千或以糊房襪裏或以裹物取便或以殘章委棄或以文字淪溷或以習書几案或以糊襯簾篋種種罪

深辜積一一上奏帝前罰令此曹受報疾厄禁錮相牽農
工俚鄙都滅士夫榮祿難延大則滅身滅嗣小則奪紀奪
年吾今下哀蠶爾特爲奉敕降罪普勸世間人士遵行須
要虔虔毋論經書子史毋論野史稗官毋論細而蘭大毋
論斷簡殘編毋論長編略牘毋論隻字片言務必盡加護
惜勿因俗論避嫌始則焚諸火內繼則送去流泉不可回
循苟且不可時日就延急急奉行一月寸心復舊光鮮急
急奉行一載本身科甲蟬聯急急奉行五歲時加紀算綿
綿急急奉行一世此生名列上仙實有如斯果報非吾虛
語取妍倘有蠢癡狼子敢爲誹謗憎嫌吾已奉旨專事立
時雷火熬煎今特廣爲傳示子其爲我布宣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張邑翼生平敬字戒紙劄雜亂書寫狼籍戒遇有不便心
知不可姑以字紙雜用戒坐處不置囊籠收廢紙待時焚
化致飄散穢處戒袖裏襪間猝然投納竟致遺失廢字之
戒多端而張君四戒尤所易犯人能於此深省之則於帝
君垂戒之意亦庶幾矣

附廣惜字說六則 近來惜字紙文刊布甚廣即膳僧取
拾無非啟迪善心羽翼聖教然人知惜字於有字之後不
知惜字於未有字之先因取其義而廣之使同人下筆時
倍加乾惕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則於世可以寬恕
尤於口可以杜虛枉於心可以全忠厚其延年之福豈有
量哉

一案煩如山爲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遭盤錯亦將迎
刃而解倘執已見深文推敲則冤抑必多獨孤及日一字
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慎歟凡下筆有顛倒是非使人
含冤者此字當惜

一幕客事參機務權屬文移一字未妥即成冤獄司事者
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深詞而殃及無辜
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自作聰明他人永無
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爲善纔一舉筆即關人命昔定國治獄而子
爲三公安民持平而子皆登第人知舞文以受賄孰知積
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入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蕉窗十則註解上

三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將成或離人於既合損德莫
甚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毀離券而仍復顯爵
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姻拆人夫婦者此字當
惜

一骨肉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筆舌
以離間也昔冒公政代償贖女副都之尊寵非常費無忌
譏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間人骨肉者此字
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每於往來文字中見有
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眉公曰好談人
閨闔與陰私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干人閨門

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主敬堂勸敬惜字紙例九則

一勸讀書有力之士糾集同心拾遺焚化所費不多植福甚大

二勸讀書無力之家凡遇廢文及道途遺棄字紙收付烈炬投灰清流是謂不費功德

三勸發達縉紳之家捐資收買殘書焚葬淨地或投清流勿令悞落愚人致遭損籍

四勸現任官長隨處嚴禁吏書衙役人等一切改抹草稿事畢即著付火不許片言隻字虛擲輕棄以致積久遭殃

五勸師長不許生徒間塗几硯并字紙拭桌塗扯嚼爛塞窗十則註解上

孔種種作踐

六勸父兄戒童年子弟勿以字紙經書作戲以致拋地踏踐

七勸戒閨閣女子勿以書文夾樣勿以字紙剪花并繡字鞋杭被帳等上

八勸典中店舖客戶諸家勿以當票書文包裹銀物燒造磁器裱糊等用

九勸刊刷經書等坊衣食以此仰賴文字更宜敬惜近見膳梓樣稿捐棄如遺割破差訛踐踏無忌印板久拋穢地

陳編朽腐何堪種種罪過各宜警省

蕉窗十則註解下

若溪閣 鉉鼎玉註解

六要敦人倫

人之所以得成爲人者全在五倫五倫缺一卽不可爲人所以大事業從五倫上做起正人品在五倫上看出此處得則小處不足非此處失則眾長不足錄大要倫紀之地所貴以誠不以僞以實不以文境當其順至足樂也不幸而當其逆亦當委曲周旋至誠相感不可徑情一往悻悻傷恩斯爲善敦人倫者

父子主恩

天下無無恩之親蓋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縱極富貴皆由父母懷抱長養衣之食之教之誨之而始得有今日卽極貧賤亦孰非父母生我長我養我教我費盡苦心而爲之婚娶期之成人者乎今弗問身從何來竟以此身已長

妻子是安全不念劬勞顧復之恩試觀古今盡孝者獲福降祥身榮名顯裕後光前有如許受用便宜忤逆者滅祿減算人害天災百殃及之受禍不淺故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無一日不當盡孝出一言必思當理毋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正道毋亂行致禍以禍親生前則體心體力愛日奉養勤求生理敬聽教言歿後則殯斂喪葬務儘心力必敬必誠此人子事親盡頭處所謂此時不用吾情惡手用吾情他如廬墓思親祭掃思親生誕亡忌思親

爲善上資其親戒惡無玷其親經懺作福以薦其親名利成就以揚其親則孝子之後自然常生孝子矣俞馭世先生云人之有恩於我我思報之獨至父母而不可言報蓋以身爲父母之身以父母之身爲父母用雖極古今之榮其親者亦父母所自有而我非有纖微之加所謂昊天罔極者此也

何龍圖戒溺女歌曰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難狀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呼嚶浴盆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吾因勸吾民慎勿殺其女

蕉窗十則註解下

二

無嫌貧先賢有樣子元夜看燈時婦女歸名士若愁無乳哺隨弱皆可飼有人斯有食撫養聽生死女性更和柔慈愛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拘女常順父母男子乍服事女常近父母女有孝順心往往救父母女有好夫子往往顯父母不觀緹縈女免父肉刑苦不觀唐香女救父而扼虎覃氏年十八能令八喪與曹娥年十四沉江覓父體叔先痛父溺抱屍浮於水袁氏世癰瘰火來不能起女泣不忍避甘與父同燬宋女號陳三父母貧如洗無錢供饘粥專靠采菱米親死不忍嫁廬墓沒其倚唐女王和子父兄皆戰死和子甫十七披跣走邊鄙乞丐扶骨歸營葬憑續縷剪髮毀容顏然後廬墓所古女賢孝

儔其多難筆記有司或贈金朝廷或欽賜也有爲貴妃也
有夫人類若能存他命報施應不悖奉勸世間人好還天
之道勿謂嬰女癡怨恨不知報女命親不憐安保憐親命
絕嗣滅壽年赫矣陰司律及至索命時噬臍莫能及胡不
全其生骨肉多祥慶

君臣主敬

此雖君臣互言究竟重臣一邊而臣之敬君不外於忠夫
人臣作忠其途不一卑夔忠也龍比亦忠忠不以其遇也
薇垣忠也疆場亦忠忠不以其地也輔弼忠也郡邑亦忠
忠不以其官也外而士大夫忠內而閭閻耆舊之官亦無
非忠忠不以其人也忠者心也自盡其心之謂忠卽自盡

蕉獨十則註解下

三

其心之謂敬然不必俟於廷獻之時而當先辨於家修之
日此又在讀書者之貴早自命也

顏光衷曰凡人居官經世大是非大利害處往往關著性
命暇時雖能經綸守正到患難時便嘔嘔不前依違首領
豈知古來幹世豪杰成大功名大人品俱從萬死一生中
來此中得個定力而後國家始受其用如諸葛公之鞠躬
盡瘁郭令公之單騎見虜李臨淮之置刀靴中韓蘄王之
十指存四劉順昌之積薪待盡彼出入萬軍中矢石交下
神氣不動默然制勝豈易易哉其身已早置爲國家有矣
然猶曰戰將也如徐有公狄梁公李藩俱陷大辟裴晉公
張魏公韓魏公委身劍俠然卒以不死勳滿天壤名懸日

月彼固於此捨得盡而後大用隨之耳乃知造物鬼神亦
輒以此勘人勘得過時神靈供其呵護宇宙屬其撐持勘
不過時身名俱敗如王衍殷浩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
仞街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
事變則嘶聲咋舌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人物之性
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對只好於濁亂世界或
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許太過到得曳腳
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爲天下笑故此處急宜打得清淨此
身付與天地萬物卽不幸而死如關壯穆張睢陽岳武穆
文丞相之死視李林甫楊國忠韓侂冑賈似道何如哉人
孰無死惟正直忠孝其死爲神朝廷顯贈崇祀赫奕子孫

蕉獨十則註解下

四

食蔭未見權奸之死有如此也毋論權奸卽如哥舒翰蕭
至忠王涯賈餗輩奄奄趨附圖保首領而當其大限到時
玉石無遺早知亦是這等橫死何不烈烈轟轟頂天立地
去乎又如漢武帝唐武后時乾坤何等其無事夷滅者無
數而當時持平之吏無一死也阿意醜虐者則未有不死
卽不敢以是盡繫禍福然命之爲命不益可自信哉又何
必惴惴焉爲肉爲羹惜其狗吠狐叢之性命而種毒當世
也

兄弟相愛

兄弟之多故者眾矣每重妻妾之言薄手足之愛爭貨財
之賤傷天性之和不思同胞共蒂何忍相煎卽有繼庶其

原自合薄待兄弟便是薄待父母是故彼即不是我正可以少容我既難堪彼又何能含忍況明攻者必兩敗俱傷陰計者必鬼神所怒可不戒哉溫節孝曰富家兄弟分門別戶最易生嫌勸邀杯酒時常見面亦遠譏間之法也嗚呼茫茫大造在世幾時渺渺人寰同胞幾許幼相歡愛老共扶持既翕興歎角弓無咏豈不怡怡洩洩和氣致祥寧忍煮豆燒其同根相逼耶

朋友以信

金少詩曰聖人之序五倫終之以朋友明乎朋友爲五倫之一而實輔之以全五倫之道者也朋友責善不過欲其無忝於人倫而已故事君得以全其忠事親得以全其孝

舊窗十則註解下

五

兄弟得以翁夫婦得以和是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得交盡其道而無悖者皆朋友力也故朋友之於五倫義若輕而實重分若疎而實親善交友者必當以信爲主主於信自然相知以心相依以命相託以妻子相贈以財帛相資以道德文章相成以功名事業相恤以疾病患難其關係豈淺鮮哉

夫婦相和

陰陽和而後萬物遂夫婦和而後家道昌和非狎昵之謂謂能和以事父母孝不衰於妻子和以宜兄弟悌不惑於婦言和以睦妯娌如鄭張氏之絲粟無私子姪均乳和以成夫子如樂羊婦之斷機勸學孟母之三遷推之勤中饋

教婢僕以及敦親睦族皆從夫婦相和上做來若一乖戾如何行得

尤當各喻以道各勉以正

喻道勉正似無淺深分別總期倫類之間補偏救弊相與有成方爲盡倫之至

七要淨心地

心本虛靈不昧一有所染即天良汨沒矣淨者洗滌之謂人心危道心微堯舜桀紂只爭此些子耳可見方寸之地原是虛靈特有習染之污必須時時洗滌純是濟世心無一毫媚世心純是愛人心無一毫憤世心純是敬人心無一毫玩世心純是退讓精進心無一毫怠惰自欺心則萬善從此發端不猶地爲萬物所生可以自種自收而絕無妄求乎

舊窗十則註解下

六

屠赤水曰一修持須向境上試得過方是即如平居微忿不知遇忿能不動否平居窒慾不知遇色能不動否若無事間然遇境輒亂則爲頑空靈明靜定萬物紛至至性如如乃爲真空是誠探原之論

玩古訓以懲心

心有不淨而可時時懲戒者惟古訓最爲明切試於披閱間將古人之訓詞自爲省察自爲克復如嚼橄欖回味自甘如對嚴師儀容自肅豈不足消妄念而遏邪思乎薛敬軒曰讀書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嘗

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又曰心每有妄發即以經書聖賢之言制之

坐靜室以收心

人心至活倏忽之間起滅萬狀未有所事事而能懸空守之者故初入靜時要將邪淫雜念一切屏去使心如止水身若冰壺返觀性體虛靈內省心君澄徹十日十手儼乎若臨爲聖爲凡只爭一間則一點靈明自然靜涵昭明豈有一毫私妄得以混淆而慮其放而不收乎朱子曰羅先生敬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吾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卽一覽無遺遠酒色以清心

焦窗十則註解下

七

心本清也所以不清者其故多端而大要則在酒與色蓋酒之爲害也能昏亂人心色之爲害也能蠱惑人心兩者交攻而天君之泰然者擾擾憧憧不知其所底止故君子之靜存也卻醴酒而勿進非曰吾以戒號呶已也屏麗色而勿親非曰吾以防淫佚已也良以心也者澄之最難清之至易必遠斯二者然後此心湛然虛而且靈耳夫聖如大禹猶疎儀狄賢若孔明尙娶醜婦況我輩欲清心地而可不酒色是遠哉

去私欲以養心

心卽天理也與私欲正相反天人之際勢不兩存惟去之絕乃養之醇此克復之貴乎明健也人能涵養本原沖和活潑不動浮氣遇親便能孝遇物便能仁遇善便能果遇辱便能忍有情無情有事無事都是一團生意森滿虛空其趣味當自喻也張南軒曰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利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盛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其胸次營營豈能須臾虛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惟當

焦窗十則註解下

八

以敬爲主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萌處痛加懲窒久久純熟自當見效

尤當悟至理以明心

非心無以藏理非理無以爲心欲明心必先悟理蓋於理確見其誠則於心自全其天此欲淨心地者尤當於至理而求悟也

八要立人品

格言云持身涉世不可隨境變遷須是大火流金而清風穆然嚴霜殺物而和氣藹然陰霾翳空而慧日朗然洪濤倒海而砥柱屹然方是宇宙內真人品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濟一毫之拂卽勃然怒一事

之遠即忿然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故曰覺人之詐不形於言有無限意味每見少年英露之士氣浮心躁眼前併無一切到底只是平常甚有困頓湮鬱而死者豈非品量淺薄無受享之地乎

溫節孝曰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數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立品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觀於此言則人有富貴貧賤之不同而品一立雖貧亦富雖賤亦貴矣豈尙有恥辱之來哉

敏事慎言

敏慎之功我夫子言之詳矣古今真人品都從言行上做

焦窗十則註解下

九

工夫見義卽爲汲汲惟日不足三緘其口凜凜無易由言庶幾可坊可表一生名節自此立定不然而事所當爲因循怠忽言所宜訥率意侈談終身一蕘爾漢耳何以植人品乎

志高身下

志高而身不下是志之傲也非高也身下而志不高是身之辱也非下也惟志氣凌雲而復謙以下人則士人之品乃可以立昔范文正做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而自奉儉薄接物謙和豈嘗詡於世曰吾終不爲人下哉真志高身下之先型也

膽大心小

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蓋膽不大則退讓而不振心不小則鹵莽而多誤惟以大膽定其局陣斯人所不敢爲者可以自我而負荷卽以小心詳其曲折斯事所至難爲者亦可善全而無弊

棄邪歸正

邪指至微易忽者言一事一念之邪皆是棄猶棄元惡大憝於市決不少寬之意先從心源上打點得堂堂正正雖一毫邪念斷斷不容一毫邪路斷斷不走然後一歸於正而誼無不正道無不明品自我立也晁文元曰邪自外至當如逢虎卽時退步勿恃格獸之勇邪自内生當如探湯卽時縮手勿縱染指之欲苟能如此則何邪不棄而自歸

焦窗十則註解下

十

於正矣

思君子之九思

此君子思誠之功言無時無處而不當省察也學者勿以耳目聰明爲氣質私欲所壅蔽可矣

畏聖人之三畏

畏非心中空畏全要從身體力行上看天命卽仁義禮智之天理大人行可法言可則聖人之言無非闡明理道之情微君子平時所嚴憚大約不外此三者而我儒可不戒謹恐懼時存此理於隱微耶

竹谷老人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外則畏師

友仰則畏天俯則畏人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忸怩兢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

尤當不恤人言

人言之毀譽必非無因但思我原有過何忽於毀我果有善何藉於譽我自立品於正大光明之地眾口紛紛初何暇計

朱子曰凡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只從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是非久自定時下則須在我者無歉仰不愧俯不忤別人道好道惡那管他九要慎交遊

蕉窗十則註解下

七

交道之薄至今日而極矣車笠之盟轉盼相忘子厚墓誌中所云指天誓日露出心肝已而下石者誠昌黎悲痛之詞也要之慎交者貴擇人貴端始無輕諾無渝盟擇可交而交交斯善矣嚴於始而始始可終矣諾所能而諾諾可踐矣盟於心而盟盟乃堅矣此慎交之謂也

擇交之道須嚴損益與正士相與自然循禮不爲惡習所染若交遊匪類爲害殊深蓋其居常講論既無義理之言造次過從率多放僻之行縱有十分聰明鮮不入其局內更若一團昏憤安能出彼圈中況昔之論交者或以氣節或以文字或以世誼相好今則士氣愈卑遇貴介便輕身結納見銅臭卽握手叮嚀而販夫牧豎亦皆結伴刊文恬

不知恥甚且一社之中甫相傾倒旋自參差門戶一分蕪菲無底雖則此輩釀成實係自開滲漏急宜屏絕勿復往來

朱子與長子受之書曰交遊之間能審別損益百無所失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疎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不可在苒漸習自起小人之域

元余忠宣公曰人若近賢良譬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譬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南窗清話云凶終隙末皆由始擇之不慎是以加諸膝下蕉窗十則註解下

三

者旋卽墜諸淵且因事而潛爲下石者比比也若慎之於初不致濫交蓋有此失又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泛交不如寡交明矣

始終不息

蘭言一訂金石不渝雖患難死生當全交好若凶終隙末皆怠心所致此久敬爲難我聖人獨推平仲也然而有終之道全在慎始如輕言結納而以利交者利盡而交自疎以勢交者勢失而交遂絕以患難交者安樂則棄予如遺以酒肉佚遊交者筵徹而風波遂作以文章技術交者轉眼而妒毀旋興豈有始終如一而爲道義真交哉

內外如一

心口皆是禮意俱隆純善之人也心口皆非禮意俱薄人猶得而防之若口誓山海心如吳越禮言周孔惡同桀紂者豈可與之語金蘭哉故必內外如一始可言交

貴賤不二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言良可念也苟富貴無相忘古人所戀戀者惟此同心之契乃爲道誼交耳古詩云富貴他人合賤貧親戚離又云花開蝶滿枝花落蝶還稀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交遊者果不以榮悴而改則古道可復矣

每見淺衷之輩驟享富貴便自驕恣非欺侮同類卽奴隸鄉鄰往往辱人而上之豈知富貴貧賤數實輪轉遞有事

焦憲十則註解下

三

也問問華裔式微而振緒無人卽同寒族草茅賤士崛起而繩武有後便作名家歷觀古今興替如輪古詩曰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箒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衣被體腰蒼瑱漢初市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初謁邵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亦偶爾搏扶未必賢槍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死儂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讀此詩勘破世情矣蝶夢蕉鹿癡人自認真耳

死生不異

焦憲十則註解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人之或死於貧或死於病或死於刑而所相與之人雖素稱莫逆此時往往避之若士君子之交當不其然所許者道誼所訂者終身豈以生死異路而遂離異其心耶不惟不忍抑且不敢

尤當功過相規親近上士

人生碌碌功過每不自知惟賴直諒之友相與誘掖之指摘之庶幾操修益勵攻錯有方若夫上士則品行端方學問淹雅於行誼固可勸善規過於文章亦能賞奇析疑苟不日相親近而思得朋之慶難矣

十要廣教化

鮑曼殊曰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多一功德若化得一人

焦憲十則註解下

四

爲善則世界遂多一善人若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上不惟少一惡人且又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世轉化自多若得筆之於書又可廣化千萬世如是善根寧有窮盡雖然教化有其本焉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嘵嘵焉竊先賢之緒論忝流輩之指南豈惟聽者掩耳而過正犯口是心非之戒耳古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

遇上等人說性理

上等之人其質高其學深與之闡性理之微奧洵有如時雨之化

遇下等人說因果

下等人質愚識暗須以善惡之因果報警之勸之至於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亦當告以爲惡而得富貴必前世爲善之報也使竟不爲惡富貴當不止是爲善而得貧賤必前世爲惡之報也使竟不爲善貧賤當不止是此不但爲下乘說法併可使惡而富貴者及早回頭善而貧賤者牢把腳跟立定也

廣述善行

善行大小不同除綱常已載外凡濟人澤物皆是或得之載籍或得之見聞不述之於口卽述之於書一句讚揚便是一句護持善根一念警動便是一念消弭罪業發揮愈朗神理愈現助天開敘其功大矣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王

以勸人爲惡之念惟欲人之入於善故每樂述人之善以引人爲善之誠

靈聖真君偈曰不出門救萬命不費財行萬功不假法度萬人蟲蟻隨在扶持教成子孫濟世是謂不出門救萬命孝友方便立地可做忍辱存心功德無量是謂不費財行萬功我自至愚至賤人皆至聖至神贊揚善類歡喜善事挑剔善書興起善念而樵夫牧豎亦自能之是謂不假法度萬人

翊聖真君頌曰可惜可惜今日明日大限到來有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筆十方諸聖點頭時此是學

人真箇得噫一切有爲皆是夢幻惟有業因長爲身累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多刻善書

善事所在卽善緣所在是上帝之真詮人間之寶筏也秘而不流必有天殃故能以善書傳一人者當十善傳十人者當百善傳大富貴大豪傑大力量人者當千善刻印傳流廣播無疆者當萬善時時稱說時時提掇令人耳而目之下及田夫村婦牧豎頑童無不變化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矣昔孫真人刊千金方書成平地仙去周篋爲人說感應篇脫飢餓死籍由此言之公善之德豈有涯哉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王少湖曰聖人之心惟恐人之入於惡故不欲言人之惡

王

聖人之道無非正道若好爲詭異以惑人者皆邪也邪之一字所指甚微不特師巫左道假託鬼神之謂邪凡他人一言一行似是而非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力皆足以害正而大爲吾道之深憂廣教化者明以察幾極研乎邪正之界健以致決力嚴乎邪正之防庶幾攻其邪行崇吾正教而聖人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皆衛之力也昔孟子生三聖後而汲汲於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且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斯真開先聖之道者哉

立人品內邪正爲一己言之也此處邪正爲天下言之也爲一己者若陷迷津急登覺岸故貴乎棄與歸爲天下者

如擊大敵而奏膚功故貴乎攻與崇義實相須不容偏廢
光緒庚子年五月儀徵有福讀書堂吳氏重刊

焦憲十則註解下

三

丹桂籍原序

丹桂籍者何文昌帝君陰騭文也不曰陰騭文而曰丹桂籍者何奉帝君之新命也顏子生愉兄事帝君甚虔一夕夢帝君授以書曰丹桂籍檢之則陰騭文故從所夢而名之也夢寐之事疑有疑無君子所不欲道然周禮六夢獻吉贈惡明著於篇而先聖亦曰夢見周公生愉之夢安在其不足徵也生愉爲元名臣苗裔六世祖廷表公以名御史立功黔蜀間政事之暇取陰騭文句加箋釋而生愉尊甫雲麓公復取見聞所及徵應不爽者爲之證康熙癸卯以後生愉復踵而誌之將謀刊刷而既於資藏諸篋衍者久矣生愉有子痘瘍內創諸醫束手禱於帝君而得夢事方取原文授梓施百

丹桂籍原序

篇而隱疹驟發藥餌奏功今已舞勺能讀父書矣生愉所獲徵應若此者甚夥乃節衣縮食以爲梨棗計四歷寒暑克成此書蓋表帝心揚祖烈繼父志而又以勸善懲惡一事而數善備焉夫果報之說固非獨二氏也六經所垂往往皆是儒生操三寸管揣摩主司情事間有得當者則以爲吾文合度如操左券矣甚者側足豪門卑諛巧佞以潘安仁宋延清爲師而名掛慈恩躍躋華要則又以爲吾術甚善造化無權而積功累行之言眞塵飯塗羹矣不知榮辱之數先後之期冥冥者實操之而假手於人以成其事人自勞而天自定也不然者棘闥敗莠席文工而摧於時術巧而阨於命者何可勝數於數十人之得則羨之於千萬人之失則忽之豈足與言

天人之際也哉然則禍福之理非有遠識者不能察其機非有定力者不能貞其守帝君之易陰騭文而曰丹桂籍也其憫天下之頑蔽而誘之以從善去惡也心亦苦矣子之生也亦嘗得夢於帝君矣有爲善之心而行之不勇顛毛半白瓠落無成每誦斯文輒爲悸悚而其交於賢士也幼則見生愉之相長則見生愉之父又知其忠孝相傳其言允而有據故於其書之成也樂得而序之片以自愧且自勉也康熙戊辰相月同里吳昌祺綏眉氏拜題

丹桂籍原序

福善禍淫之說吾儒竊嘗言之但其義約而該不言徵應而徵應自見若夫臚分條析昭然著幽明報驗之不爽俾智愚賢不肖可規繩而履蹈者則莫如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二書是二書者繁簡雖殊勸懲則一要之與孔孟言大德必得禍福自求之語炳若合符故吾儒恆敬之式之不敢以非六經四子之書而置之也雲間顏氏世有顯德自元憲今箕裘弗墜而廷表先生爲明名臣成化之時著直節於西臺靖蠻苗於巴蜀功勳垂竹帛矣而從政之暇嘗取陰騭文箋註之至其曾孫雲麓先生復採見聞善惡之報爲之案驗以附於篇自是勸成一書足傳不朽噫兩先生之表彰懿訓啟迪後人可謂至矣大誥有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甚言繼緒之爲難也兩先生一創於前一紹於後闢揚淑慝以警人心卽此一書觀之而好善不怠世濟其美槩可識矣予遊雲間與先生之裔生愉君交最善生愉君出是

書相示且欲創編以導斯人屬予爲序予三復其書所釋所
驗無不字勒著述文成屹石覽之者自當誠心動容烏庸予
序第予觀生倫君之爲人悃悃誠誠父子兄弟間孝友相尙
家室雍和則其於是書也實有躬行之樂而且於最年爲子
爲疾刊布陰陽文靈驗記神佑如響則其言微應也更非詭
誕之辭以茲而告天下天下之欠讀顏氏之書聞顏氏之風可以
蒸蒸於華矣康熙戊辰仲夏二十有八日錢塘後學王修玉
倩修氏拜撰

士君子爲善而欲邀福於天地責報於鬼神非吾儒修身立
命之學種因得果一切冥報之說其言易涉於二氏聖人所
以存而不論也雖然爲善者未嘗求福而福自隨之爲不善

丹桂籍原序

二

者未嘗不欲避禍而禍自隨之惡逆從逆捷於影響作善降
祥不善降殃已載之帝典王謨古人論其理後世徵其效其
義一也顏子生倫其先世桂史公箋釋文昌帝君陰陽文其
厚人雲龍先生復蒐討見聞以爲案驗生倫捐其館穀以壽
之棗梨已已之夏喪然成集表章先志啟迪後學同人莫不
歎美而悅服之蓋桂宮寶號非仙非佛在地爲聖賢在天爲
司命舉天下之農商工賈千百億億盡人皆裁成訓育之獨
於誦詩讀書之士尤顯化而品勉焉若曰凡此史遂披染柔
翰者皆宇宙間之聰明俊傑爲一善則澤及於閭里爲一不
善則害及於蒼生故於尋常侍伍之外詳其淑慝勸其造就
令名好爵以鼓舞之窮愁拂逆以砥礪之其以陰陽文爲丹

桂籍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今顏子視端行方省心望欲行
將胥一世而同躋善域其志大其願宏矣讀是編也爲之三
復而弁其首焉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仲夏淞南舊史許續曾
敬題

題詞

積善餘慶作善降祥六經之訓昭如日星故歐陽子云爲善
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丹桂籍一書成於雲間顏
氏余祖父力行有年余昆季後先入史館上玉堂懷庭訓服
習依之今督學江南家君命付梓行世並期多士勉焉因爲
歌泮水之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更爲歌有嘯之卒章
曰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督學使者昆明謝履厚敬題

丹桂籍題詞

四

後序

先儒之論爲學必先德行而後文章德行云何帝君曰行事
必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
惡莫作眾善奉行而已是知內而身心外而家國祇此數語
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余家世滇南祖父相承奉行感應篇陰
陽文甚力疊遭兵燹幸獲安全默有神助歲丙午有自雲間
到昆叨者授吾父以丹桂籍一書云近奉帝君新命其勸戒
士子尤切且愿有明驗時余年三十艱於嗣續吾父年五十
八連於望孫遂禱於帝君前願依籍中所載隨時隨事行之
果蒙神祐遞生三子科第聯翩無乃丹桂發祥之一驗歟余
不敢祇用登梨棗以彰帝君誦誦戒士之意並與斯世其勉

之康熙五十八年孟春月昆明謝璉薰沐拜書時年七十有

二

凡例

一文昌陰陽經文實與太上感應經相為表裏太上感應經註釋已多獨文昌經未有註釋此編得之先大夫從政之餘業已盡善而其中或稍有未盡之意章敬畧加增潤以俟後之君子再為光大

一原本案驗先大人曲盡苦心博採已備特痛章敬罪深孽重天不加年致有近日報應之甚速而其見其聞者未及編入章敬仰承親志復為補述篇末以昭福善禍淫之不爽

丹桂籍後序凡例

五

一經文慈悲廣大言約意該皆本聖賢中庸大道並無深奧難字僅可為賢智道者但學有淺深恐天下猶有字音未辨遂致聖意未明者特詳音釋以便雅俗共勉

一文係聖經誦法者不可輕忽致罪但身在塵俗不能人人無間斷工夫故特分為四卷以便誦覽力行

一案驗事實取之以垂法戒故僅照經文挨序先法後戒不及編次先達年代前後

一康熙丁巳秋章敬夢帝君授書一冊額曰丹桂籍啟視之乃陰陽文也因即檢先大人所輯者而參訂廣益之敬付梨棗今幸告成夢復不爽故敢即以帝君所示之額名其篇首曰丹桂籍顏章敬生倫氏謹識

奉行心法

周穀城曰讀感應篇陰陽文者須知六除五發之說一除自恃念凡人塵習紛擾自謂算過不知尋常舉動少一極點罪戾叢集豈可自恃終日乾乾自攻其惡此除之之法也二除畏避念學期主敬畏欲非畏理也畏難思退暴棄就甚焉勿憚檢察為煩勿視約束為苦力行既久自樂此不疲矣三除因循念語云勸人須下無情口學者除舊自新亦須下無情手如理亂絲綢刀立斷何煩猶豫乎四除好名念為善得名者增一名亦損一善俗稱善曰陰德言不使人知也可信節昭昭墮行冥冥乎五除微福念學者入道原當修身以俟命分心求效善力便減若有所求而為之將無所求而不為乎

丹桂籍奉行心法

六

故知因善求福善福皆虛六除間斷念善念不純與無善等古人云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斷未有中道而自畫者也六念既除五心斯發除自恃念則發謙心除畏避念則發信心除因循念則發勇心除好名邀福念則發誠心除間斷念則發不已心如此而不獲契於太上帝君者吾未之聞也勉行者宜知之

丹桂籍註案卷一

明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與孫六世孫章敬生倫校

文昌帝君陰騭文

註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真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迴敬禮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不謬陰騭二字見於尙書洪範騭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括全文之義於陰騭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騭定也在人爲德在天爲騭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騭

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註云帝君自言也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

丹桂籍註案卷一

假吾以爲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世歷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人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爲何如乎

案子羔爲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既而刪贖之亂子羔出走則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寶子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乃

入焉迫者不及子羔謂刑者曰吾親刑子子三逃我何也刑者曰刑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愀然不樂君子之心也君有不忍刑吾之心此今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卽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於德況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枵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填溝壑者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谷以通運載鎬奏罷之後鎬死至一朱門中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惡重善輕俄一豎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

丹桂籍註案卷一

乃諫罷役疏也卽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

宋鄭清臣爲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愧憤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眞宗曰爲政在得民民心如是爾政可知遂貶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雖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旦夕不保之類救如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鈇鉞之下呼之立應爲之恐後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字大抵帝君之救人有救於人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騭易知不可見之陰騭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案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利濟局局內失火火犯當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誣服各家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撰帝王贊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隄遙見小舟浮沈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筏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沈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沈此女及笥笥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哉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明維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資乏僕以拾金釧告倫大怒欲瘞還僕曰如此往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倘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倫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笞婢甚數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人即以鼎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鼎元

濟人之急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剝膚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沈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網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折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取直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思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過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繯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折且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修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眾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餓兩日矣連為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平婦曰借貸

丹桂籍註案卷一

四

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既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饑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既就寢方愁明晨又匿忽聞窗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婦避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宰輔翁生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為之念其饑寒扶其顛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案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眾逐之乃棄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眾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

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兒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尚存可望生育吾兄已死止此一綫存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鍾離瑾宰江州與鄱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於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熟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隸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惻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贖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

丹桂籍註卷一

五

別爲我女營區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於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

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己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凡人於己過則易恕於人過則往往苛求帝君度若治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尙不免過何況凡人帝

丹桂籍注案

君於容之之中有原過恕過並有望其改過從善之意案呂文穆蒙正拜參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辱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終不問罵者大慚公終獲善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巡謝曰俟歸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沆於馬上踉蹌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怒色

丹桂籍註案卷一

六

夏原吉爲戶部尙書更呈精微批迺風吹汚墨吏伏地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墨汚精微文書罪無可逭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公公畧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去

廣行陰騭

註維天陰騭下民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並不著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所可知之中至於身處士大夫之位凡經國家定社稷康

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陽若以陰陽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陽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緝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尙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真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潛賣田得銀四兩僞作其夫書寄銀還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不久夫歸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陽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陽後果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不絕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卽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

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此非見德也亦引人於同善耳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臂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人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廿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卽免於死天道昭昭可爲速報矣陰陽可不廣行乎

丹桂籍註案卷一

八

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適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耳德惻然卽以月牌所予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牌復診其脈曰汝脈今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牌曰汝陰德動天肺腑立變非吾術所能知也

上格蒼穹

註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帝君與天爲一刻刻以天之心爲心天之事爲事有大學願禋天之明命意而天又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張孝基爲富人婿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其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嚮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日織一絹贖其身產一子名仲繼女昇去後仲亦成仙

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寧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廣行陰陽豈有

難格之理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旦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既自言已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查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

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天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然天必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案鎮江太守葛繁時刻以濟人利物存心方便爲念日用之閒莫非陰陽之事天卽賜其名登仙籍子孫榮貴范元之素貧暑月沐於江得金一襖歸告子曰失此金者萬一死奈何且我失此金其情奈何明晨父子攜金至江濱俟之見一婦悲號而至問其故曰夫坐獄當死賣田救之今失去兩命不保矣元之卽還之婦泣謝而去天卽賜其父子同科十二世爲郡守卽此還金一事而天之報施如是況能如帝君之存心者乎

丹桂籍注案卷一

十

漢單于絕耿恭汲水之路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官吏將士渴疲恭向井拜禱忽水泉奔出揚水示敵敵以爲神明乃引兵而去

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既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勸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縷縷述爲善之效並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鼓舞勸動委曲誘人之意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

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永侶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陽者也賈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賈氏宋時賈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一

慶寺燒香於殿後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已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於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眾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尙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僊參知政事五曰僊起居郎公八十二

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陽者也救蟻中狀元之選

註晉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頗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此救蟻之陰陽也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二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晉楚孫叔敖爲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見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於楚及長果爲楚令尹執政此爲人除害之陰陽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上文帝君旣言爲善之獲福如此勸人以躬行實踐矣而又恐人之昧於所趨故指其爲善爲惡之主宰曰欲廣

福田須憑心地福田者種福之田憑藉也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本大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遺人心之廣其德於萬物亦當無一物之遺此帝君廣之之意也下文種種陰陽皆由心地上做起故於此先言之

〔案〕昔呂祖純陽學仙於鍾離離授丹於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三

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地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籍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僞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僞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閩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不知方便已處卽思方便人處則方便人處卽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己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是正方便也昔葛萊管謂人曰子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坐閒踏子曰且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無限陰功卽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四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

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玉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夫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爲府中阜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猪血於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猪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於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爲之勸解終身不倦後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五

生子爲參政孫爲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爲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卽予之以爲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薪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客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爲盜眾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年

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爲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爲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爲陰陰功之妙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爲大種種者無盡之詞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真心實意爲善者上帝鑒之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爲人所知則已獲其名名亦福也造物惡名故獲報淺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贓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

丹桂籍註案卷一

十六

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莊十助學田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三子俱登高第

薛玠字藩卿弘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考我們陰陽途開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榮顯吾兒當積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爲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爲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於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爲大兵衝散陸卽

裏糧送往時僱尸滿道直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於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並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科闕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先生爲雲間郡博親述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利物利人

註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爲利物功在於人爲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卽是利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閒爲之矣於利人之事往往吝嗇爲之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

丹桂籍註卷一

十七

庸言盡人性卽是利人處盡物性卽是利物處

案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上昇托桓閭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蟲蠹水蛭爲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本草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陽不特利益及人卽禽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於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衣人拱立曰君壽不踰四十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

事俱畢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開村民惟事屠豕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於人物者不爲時常買放魚鳥眾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並徧之未幾一村瘟疫死者過半惟沈閭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歲儒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歷死此損人利己之報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

丹桂籍註卷一

十八

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爲之不倦自強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真好修之人矣尚書之言福有五一日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修福者培其已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修善蘆橋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昔有儒生數輩問於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云天之報應靈有差也大凡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毀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

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爲真利己者
私私則爲假又根心實與跡者假又無爲而爲者真有
爲而爲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嘗置二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
念投一黑豆始而累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
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信其
言因急往蘇州收賬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
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
債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婦並楚且
不聊生故尋死志仁憐憫周之歸告其夫夫不信同婦至

丹桂籍註卷一

十九

志仁寓訊焉志仁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
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牆忽倒臥榻已壓粉碎矣夫婦驚
歎而去志仁歸復過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
且獲福連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
年不倦夜有鬼呼於門曰千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
舉人郎其子枋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於門曰千不
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枋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此則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正代天行化

註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比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
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得廣自有
而之無謂之化自無而之有亦謂之化此化字大抵主化
人之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所未及而人代
及之也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皆爲善
修福之條目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爲善隨人舉心動
念皆可以爲善不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
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
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
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

丹桂籍註卷一

二十

田而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實爲
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
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
本惡習與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
罪實復徐諭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
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
季方爲一時名士孫羣仕魏爲尚書世世顯達

漢延壽爲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爲郡
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皆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
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新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或至途而返或望廬而還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遐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

丹桂籍註卷一

三

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駟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筆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惟積陰德留得三個怪囊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曰每詳決罪囚有吏胥入輕作重某爲小心平反從死罪

減爲流罪者卽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爲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歷乙未進士陳毅軒爲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資爲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卽著爲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觀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事且示後報王戌文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爲國救民

註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以及物言之爲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爲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爲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爲國然不知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卽是不能爲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爲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爲國亦卽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爲國非爲國別有爲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眞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鬻衣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民卽爲國之大者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於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於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紘巡撫紘至曲盡救

丹桂籍註卷一

三

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紘不待奏請卽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帶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嘉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卽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以殺人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勦公膺敕命連戰連北遂默禱於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剿叛

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若社稷有靈斯民未喪祈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與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爲我本分所當爲之事人每於放生念佛沾沾爲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卽放生念佛亦甚無謂故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爲之不可不知況忠孝二字卽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爲明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之路故東廚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

丹桂籍註卷一

四

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謂惡德執言三教有異哉故尊卑不等爲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爲子者各竭其力

案晉顯宗時以厯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下壺爲尙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珍盱亦死於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卽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囚之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

宋呂公誨爲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上帝卽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果終時朱明復初登第過公於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上帝南遊不及歎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簡屢冒矢石元兵襲公於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率帝遷於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

丹桂籍註卷一

三

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掛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尙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謚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閏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我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既沒賊登堂

而拜下泣者不一

雲間吳嘉脣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剖心亭曰浩氣丹心養於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既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刺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

元時秦開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聞夫病篤以前妻之子託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於官連及開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於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因始得其情官歎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於朝赦之而旌表其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

丹桂籍註卷一

三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提奉之不異長君每出入問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

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彈厥心乎

漢杜孝已郡人母嗜魚鱸杜役於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鮓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二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舉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強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丹桂籍誌卷一

三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旣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公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恍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卽所焚表也未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

見之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縊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拭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刲時月尙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刲肝一葉當卽和羹進姑姑甫嘗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謊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辨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奇孝驚天集以傳其事

丹桂籍誌卷一

三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爲兵所害敬菴聞之號慟嘔血遂子身往尋父骸遡流而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毛十七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累累公呼號滴血方得父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歸家安葬順治辛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爲都御史巡撫山東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親親意頗愛弟悉以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

孝奉膳問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親筭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四五十年恆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訴姑不容今持此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侍幾一月矣復取刃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憊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

丹桂籍註卷一

美

也夫握刃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為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為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為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為婦之道表我母待汝之心而安受我刃也婦驚懼拜泣曰幸恕我死我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其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為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已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於野即露宿棺旁日

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尙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而上者可不勉乎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 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對語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居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為人子之法戒云

敬兄信友

註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疏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於

丹桂籍註卷一

三

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於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為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真朝斗等事皆為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閒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矣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 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況事親孝必忠於君事兄

敬必信於友故孝弟尤爲立身之本

案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

晉顧含字弘都兄畿客死視歸其父夢畿曰我爲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尙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尙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蚘蛇膽含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也童子卽化青鳥而去嫂目遂明含後出仕官至開府南齊劉琨夜呼弟璉不答至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怪其遲璉曰向因束帶未完故不敢應耳其敬兄如此後爲名臣

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乎舅大悅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米芾處友極信每將書束於友至頓首字必叩首者三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驕鄭不詔其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

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已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已子子亦不知孰爲已母家猶爲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謂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凡爲家長者不可不時以此宣揚化導之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政卽取分券焚之授兄筭鑰更出所蓄債兄逋負二千餘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三

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連歸萬厯丙午冬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首曰弟今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其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卽聞殿上曰汝果能改姑免杖放還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晉羊祜鎮襄陽務修德信以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於祜祜以丸藥于之抗卽服之不疑或以爲言抗曰豈有仇人羊叔子哉後祜卒襄陽人信服之以祜

好遊峴山遂建碑立廟於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

宋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其母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

明祭酒李時勉忤王振囚於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相託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頤問曰先人未聞

丹桂籍註卷一

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列以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

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並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富室後德生子仲遠登第官至尚書

或奉眞朝斗

註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帝君惟恐人不入於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眞

丹桂籍註卷一

朝斗或拜佛念經眞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樞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卽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天壽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帶犯者魁罡神責之奉眞朝斗古卽有之近世爲盛誠心所致其感神焉故有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往來則眞亦不必羣斗亦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意於此此亦願諷天之明命昭事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字亦是帝君推而言之之意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斗拜天上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拜心上之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凡二十有七條不能殫述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

事而已否則徒拜斗之像叫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佑而救之乎故曰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孔子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霧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開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救之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弈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奕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於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今已添之子

復何憂父子拜謝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一夕朝審為曹石所嗾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繫掠有貞隨行念誦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物如豕踴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煙焰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嘗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

丹桂籍註案卷一

五

存

荆溪北鄉周孝侯為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號其里為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何子南曰汝父獲罪於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叩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談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與夫禮北斗焚香祈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人誤鍼其脛久而不行夜

夢白髯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問疾以夢告道士曰度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甯古塔閭門朝禮斗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或拜佛念經

註孔子爲中國之聖人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並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並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而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心領神會徒誦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是否有

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拜無時不拜之爲拜不必念之爲念無時不念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眞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太宗命取

丹桂籍註案卷一

七

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形象教人也

吳太宰嚭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參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於中天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

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於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還歸關閉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里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護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

丹桂籍註卷一

五

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曰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即刀於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留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

宋符仲信自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思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更更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至開盡數人曰此皆小過更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寤因自述其說以告人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

昧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第八子揆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抑丁已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盃盛飯供佛後卽作盃飯有甯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化盃飯供眾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有年一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丹桂籍註卷一

四十

李八患大癩瘋三年百藥不效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九李受之不肯輕服夜夢惡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因汝平日以穢柴蒸作觸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九救苦丹綠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髮復生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媪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放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媪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益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閒

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並述見戴舉人桁楊桎梏質冤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真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冤者說他有此真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託生矣冤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真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丹桂籍注案卷一

早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亨爲顯官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父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父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閒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

卽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卽愈因卽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爲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於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爲戒

報答四恩

註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我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卽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爲國救民卽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信友卽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爲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蠟焚香結壇修懺爲事豈不謬哉

丹桂籍注案卷一

早

案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
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

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爲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凡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飄若仙至其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淫佚高大門牆後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三人登仕籍者濟濟
廣行三教

註三教卽儒釋道也儒以孔子爲宗釋以釋迦爲宗道以老子爲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真因各立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甚不知佛之爲教廣大慈仁道之爲教清淨無爲實非異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爲先儒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謂哉後代帝王從事於佛從事於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千古而從事於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一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誚之此誠三教之罪人也苟有真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窠臼乃是三教之真傳矣昔孔子爲儒而問禮於老聃稱

丹桂籍註卷一

聖

佛爲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爲三教之宗若今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教可以不分而爲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已及人推而遠之之意行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於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秦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經籍皆當敬重而修飾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卽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美行不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警醒一夕月晦夢帝君語曰汝有

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不學而曉廣布流行後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談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人舉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爲士而敢侮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叱之以侮慢先聖令杖三十醒遂癡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爲丐而絕

丹桂籍註卷一

聖

丹桂籍註案卷二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龍補
六世孫章敬生倫校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註上文以廣行三教一句收拾奉真朝斗拜佛念經兩途而此下又泛就濟急救危等縷縷言之教人隨在力行善事皆廣行陰陽之類也濟救也急如疾病則藥餌急死喪則後事急饑寒則衣食急刑獄則贖緩急婚嫁則妝奩急之類涸水竭也轍是車輪輾迹涸轍之魚極形容迫於待救不可稍緩時刻之狀彼泄泄成性我見人見未化者又安能知此哉

案范文正公知邠州偶與僚屬飲酒登樓甫舉觴見衰經者往來殊倉皇遺問之乃一流寓官暴卒棺殯不能具也

丹桂籍註案卷二

公爲罷宴厚周恤之

范忠宣知慶州歲大饑公請發倉賑濟郡守皆曰須奏請乃可公曰人不食七日即死今刻不待時矣奏豈能及乎諸君但勿憂有罪我當自坐當日即發賑之所活無數公享壽考子孫榮貴無比

張繡邯鄲人家貧無子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鄰人生三子俱幼犯徒擬賣其妻繡懼其妻去而子不能全活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兒送之遂生國彥歷官刑部尙書李凝家貧而好善時有平陽耿廉械送京師中途妻忽欲產人皆不肯納妻臥草中哭泣甚哀凝見之留入室日人

孰無緩急何必以入室爲忌哉倘產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我甯留之而受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後凝家非惟無有災禍抑且百福駢臻蓋其報也宋源太史高其行爲之傳備述其事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註救人於苦難之中曰救危是危迫如死生存亡之際危更有甚於急救更有大於濟者雀鳥名羅網罟也密是周密網罟張滿毫無遺漏鳥雖未死已無生路豈不危哉昔湯見人張四面網命解其三此所謂救密羅之雀帝君言此以喻救人之危當如是也人若能設身處地則不忠心之不切救之不力矣雲笈七籤云危難中救人一命延壽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一紀若救善人又當倍之眞武垂訓云凡人在顛沛危難之中善用一言而解釋上資祖考下蔭兒孫

案唐郭元振夜行見一大宅燈燭輝煌而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問之曰此地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金醉妾於此而去公大怒曰吾當殺之以救汝言未已果見車馬人從隨將軍入公將佩劍斫其腕及走視之一猪蹄也天明令鄉人躡跡尋之見大塚中一大猪無前蹄羣射殺之此女得生一方除害後元宗時公爲宰相

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靜心立聽至一處忽點頭曰

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此誠如救密羅之雀者

蘇軾知徐州河決城將敗公親入武衛營呼其卒長率其徒屬築長隄害不及城而大雨不止河勢益暴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一城生靈賴以保全後徵爲學士兼禮部尙書

金石皋在定州縣人王八謀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約數千人其黨持其籍發之皋主鞠治時冬月皋抱籍上廳佯爲頓仆覆其籍燼火中盡焚之姓名不可復得止坐爲首者後皋享高壽子孫世世貴顯

朱承逸居晉東門爲本州孔目慈心好施一日晨出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在焉叩其所以曰

丹桂籍註卷二

三

負勢家錢三百千督索無償將同死於此朱惻然遣僕護歸親自造其家見債家悍僕羣坐盈門朱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殺三命於汝安乎我爲代還亟取券來卽如數還之其人感泣願役終身不受復以二十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米五百石作粥救貧活人無算是年生孫股肱並登科第

吳楓山常遊江山見舟覆人溺急捨金覓救凡活二十餘人吳興火災又出金覓人竭力撲救叩頭願天風反火滅夢神告曰汝真心救人當令汝二子貴顯延壽一紀

矜孤恤寡

〔註〕無父曰孤子然孤立瞻依無賴矜之者惻然心傷養之

教之使其成材意無夫曰寡形單影隻觸目淒涼恤之者顧之周之成其美節意此二者是無告之民天道雖慈獨此遺憾王者施恩必先四者矜而恤之則克順天心不悖王道矣獲報豈淺鮮哉

秦蜀漢張裔成都人少與楊恭友善恭卒遺孤未及數歲裔迎恭母事之爲恭子娶婦買田宅與之人重其義後爲益州太守

陳喻言已度世爲眞武部下判官一日隨眞武下降忽聞哭聲乃其妻也懇眞君求通音信允命寫書差直符送下書中示其妻以始末且囑曰撫育諸孤保守門戶是矜孤恤寡不但植厚德於人間並可慰幽魂於地下關係陰陽

丹桂籍註卷二

四

更爲不小

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感疾遽因霖請所託尉託以老母少女及卒霖割俸送其母及函骨歸河東且嫁其女於士族一夕夢尉泣拜曰公命無子鑄感恩力請於帝今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每遇灘險見尉在岸隱約指呼將抵荆渚又夢尉曰明日當生府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公果以小合貽米爲糜粥之需呼之曰合名之曰穎及長深仁篤厚官至大理寺丞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珪攜家自仁興來依之無何士珪病卒擇之父子爲辦喪事厚遺其母與妻又命小吏趙汴護送其家吏反命士珪忽憑之曰某不善攝生壯年早逝荷

公父子周恤篤至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妻子皆得平達鄉
台無流離失所之苦陰君以此重公將福公矣後擇之果
陟顯位子孫昌大

杜環父友常允恭以宦沒九江其母年老無所歸冒雨至
環家環見大驚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至此母泣告以故
環亦泣扶坐拜之勅家人事如母母性褊急少不愜卽詬
怒環輒順之奉彌謹及有疾親爲侍藥卒環爲殯葬歲時
祭其墓人咸稱其高義

襄陽魏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號
哭截耳爲誓乃止所居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
其獨棲乃以縷繫脚爲識後歲此燕復來猶帶前縷女因

丹桂籍註卷二

五

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
飛寡婦之苦心如此仁厚君子所以必重憫也

張開妻孔氏生五子卒續娶李氏悍虐異常五子哭於母
之塚前夜夢母哭撫兒背取白巾題詩遺開曰新人閒舊
人暗涕幾盈襟同衾今已隔對面永無因有意憐遺子無
情亦任君欲知賜斷處明月照孤墳及覺墨猶未乾五子
呈於開開以告連帥聞於朝李氏特配嶺南

溧陽狄某爲雲南定遠縣令縣有富翁死其婦擁數萬金
叔垂涎而訟之私囑狄曰所追得者中分之狄因拘婦嚴
刑拷訊追四萬金叔與狄分有之婦抱恨以死後狄能歸
一日晝寢忽見此婦手持一小圓魚掛於牀上忽不見大

驚異未幾徧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
骨髓晝夜號呼而死五子七孫皆患團魚疽相繼而死
周傑吉水灘人欺占其孤姪寡嫂基地造樓孤寡莫訴惟
焚香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雷風移其樓於沙
上出樓舊地不失尺寸傑跪墓上不能言亦不能起如是
七日忽曰今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不一年惡疾
而死

敬老憐貧

孤寡固宜矜恤而又有當敬而憐者惟老與貧老凡父
兄叔伯以及他人之老皆是焉居五福之首苟非夙植善
根無由臻此此爲達尊不可不敬敬者致其誠申其愛盡

丹桂籍註卷二

六

其養貽其安非徒言貌之奉承也語云敬老得老殆非無
自若夫貧人既不足於衣食復不遂其謀爲人皆有父母
彼獨仰之不給皆有妻子彼獨撫之不周禮缺親友疾之
通負債主讎之如此情形實爲可憫憐者周其不足恕其
愆尤非徒口頭之歎息也但老與貧俱有而等老而富貴
者敬易盡老而貧賤者敬易弛二者俱不可忽貧而無告
者周恤猶易貧而學道者周恤實難無告者志在飽煖爲
上者惟在保赤存心周窮濟乏而已學道者志在節義厚
德者貴不言而心實憐之陰施其憐之惠陽隱其憐之色
周之無跡饋之有名此爲善行其陰德之君子也

案元周司敬前輩老人如父母一日過江風波大作舟幾

覆得濟及抵岸一漁翁云昨夜江邊有人言舟當覆內有周不同在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爾舟中果有其人否偏詢舟中無有解者曰司字缺左則不成同非賴周君乎於是眾皆謝之

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其苛察命穀作一輿送祖至別室穀泣諫不聽隨收輿歸父曰爾焉用此口留此以待父老耳父感悟即迎祖歸奉養卒成孝子

楊億以弱冠中殿元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皆老楊輕侮之翰曰君莫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搖手曰莫與莫與恐後人侮之億果方壯而卒

蘇長公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將徙居焉夜步月至

丹桂籍註卷二

七

一處聞老嫗哭甚哀公問何故嫗言百年居址一旦決別是以泣耳問其居正五百緡所得者公曰彼以貧故至此既戀戀何爲使之失所也即取券焚之令勿徙此敬老憐貧之大過人者

霍乾祐在世時以考召著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作法召諸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天師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子衣冠大袖慨然進詞曰觀君之意不過欲平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

裁之天師曰女之所慮非我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以此觀之則上帝之憐貧如此人何可不仰而體之

吳江徐孝祥隱居好學園中樹下土陷露一石鰲啟視皆白金也祥曰此造化根胡可輕取仍掩之人無知者逾二十年歲大饑民不聊生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啟視依然日取數錠糴米散貧全活甚多銀盡乃已及嫁女惟荆布遺之藏中之銀鏹銖無犯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

註措處置也布施也周濟也此似爲有餘之人言之然不

丹桂籍註卷二

八

言施而曰措卽有設法意故有餘者固當周給卽稍可勉力者亦要留心若夫作倡設法廣爲布施此其功德尤大人當常存此心隨時隨感而爲之與人爲善此類是也道路一室而外遠近皆是飽暖者恆不知饑寒之苦故帝君爲人提醒之曰道路則疏而弗親人所易忽然仁人君子不忍忘也亦不可忘也

案馮琦號瑒庵父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回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神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當令韓琦爲爾子後生公遂名琦少年穎發二十八入中祕三十陪點相位富弼鎮青州河決見八州流民無食勸民出粟十餘萬斛

以濟殍者又括閒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新米明年
麥熟各計遠近授糧使歸活者五十萬眾公位至宰相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團施人求者即與之
無倦色一仙化爲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圓母日日與之終
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
以報汝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
子依所點葬之累代簪纓甚盛至今福建有無林不開榜
之謠

蕭達漢陽人無子嘉靖甲辰楚大荒出粟濟饑粟盡復捐
千金易粟繼之一夕妻戴氏夢數百人牽裾而跪又一人
手攜兩孺子前曰請爲君嗣所以報凶歲活命恩也庚戌

丹桂籍註卷二

九

生長于夏有丙辰生仲子夏壽遠欲取人所借諸券付諸
火藏從容曰伯氏亦有貸於人如此不相形乎無索償足
矣萬曆庚辰夏有居第一夏壽亦高第達壽七十有五置
義莊贈族名曰景范二子復出俸增田楚人有漢陽雙鳳
之謠

施棺柳免屍骸之暴露

註柳是外棺古人葬有木柳暴露之於日露露之於夜屍
骸暴露慘傷莫甚能以棺柳施之上免三光照耀下免骸
骨分離功莫大焉此是文王掩骼埋胔之意事雖不常有
而見者必當惻然動之於心或自施或糾同志施之有惻
隱之心者應共然也或問力厚者施之不窮力薄者難乎

爲繼曰廣開匠鋪有錢者仍爲買易無錢者應其哀求永
以本爲施濟之本永以利作施濟之用則所費無多而積
德爲之不竭更有學道之士不受人憐者此中委曲尤富
善全而不露

案漢劉翊舞陰人途遇一士病亡翊以馬易棺脫衣治殮
又遇故知困乏遂賣所駕之牛以濟其急從者止之翊曰
視難不救非志士也後爲陳留太守

唐郭元震讀書太學家僅齋錢四十萬至會有衰衣者叩
門以五世未葬求助元震悉與之不復問姓名後官至中
書門下封代國公

宋趙清獻公居鄉時嘗葬暴骨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紛

丹桂籍註卷二

十

薪不知其數後位至執政享壽考

元豐中李純之三任成都漕司掩骼埋胔仁愛著稱小吏
徐熙頗樂爲善純之專任之熙不負所委曲成其美未幾
熙卒時金花街民王彬病入冥司見朱紫官召熙語曰適
天符下李純之葬骨有功更與知成都一任汝亦贊助有
力賜一子及第元祐三年純之加寶文閣學士仍知成都
徐熙子適果登高第

浮梁甯從禮常造棺柳施人貧不能葬者賻以錢米享壽
八十沒後託夢與家人丁貴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濟
人之急坐此陰功慶延孫子汝說與十四郎謙光明年秋
試必發解元自此接續科甲不絕矣次年謙光果首薦自

此後無虛榜濟人死喪之急其功如此

明郭敦洪武開陞衢州知府立義阡以葬貧不能葬及火葬者又為條約教民患難相恤民皆賴之後官至尙書羅循吉水人官副使宦遊見一寺有棺七具捐俸命僧瘞之得子洪先廷對第一

趙秋字子武好施捨鄰人李元度母死貧無以葬與二牛資葬焉他日秋夜行見一老母與金一瓶曰子能葬我是以相贈子五十後當富貴幸善視我子元度也秋後果獲顯官

進士李若愚施棺柳數十年孫昌祚中崇禎壬午鄉榜順治辛卯年昌祚一夕夢數吏執東請會登堂與朱衣官行

丹桂籍註卷二

十一

禮畢見丹輝跪數百人皆大言曰我等俱受伊祖深德者昌祚中壬辰進士累官大理正卿

家富提攜親戚

註提攜提挈也親戚親同姓異姓非一本枝苗即甥舅瓜葛力有不逮無惠可施稍有餘資即當扶助況家既稱富望澤必多不為提攜不特刻薄有減算之禍同舟皆敵客之兵矣提攜者或扶其成立或助其成家或代其葬埋或佐其嫁娶或益其資本或教其成名或廣其義莊或固其廬舍之類然提攜內實有二義有財者以財力提攜之無財者以心力提攜之

案北魏時舉鉅鹿人家多積粟值歲歉發糶止取時價之

半族人親故貧約者必周恤之一郡多賴以濟其子收儲閔帝時除太學博士官至尙書右僕射贈司空

范文正公既貴買良田數百畝為義莊於族之貧乏者每人日給米一升歲給絹一疋至嫁娶喪葬皆有周給嘗謂子弟曰我宗族甚眾於我雖有親疏自我祖視之均是子孫且自祖宗來積德百年始發於我若獨享富貴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今日何顏入家廟乎故其恩例俸賜必均及宗族子純仁克紹父志俸祿所入悉廣義莊子孫累累輔相此事人人當法而行之

袁了凡初無子後生假其母作襖將買絮公曰絲綿輕暖家中自有何必絮母曰絲綿貴絮賤我欲以貴易賤多買

丹桂籍註卷二

十二

絮衣服族中寒無衣者公曰誠如是此子壽矣後儼登進士居顯位

晉陵人梅麟生平重義慷慨好施中年無子嗜善益篤親戚有窘乏者輒周之里黨之中咸以仁人長者頌之後生二子長曰恆次曰鼎家業巨萬壽七十餘

成儉賑濟鄰朋

註鄰則相相助有緩急之誼朋則五倫之一有通財之義歲當饑饉豈可坐視不救仁人之心豈止鄰朋但惠之所施必及親厚帝君欲示人以切近易行之事故僅以鄰朋為訓若能廣行陰德立法濟人何可量乎

案漢韓韶字仲黃為長時盜賊羣起聞韶賢相戒不入

羸境鄰邑被寇患者相率依之詔擅開倉賑濟所活萬餘戶曰我活數十萬衆垂死之民卽以此伏罪含笑入地下矣太守知詔性不可屈政多愷悌竟不問後子舉明經官御史

宋尙書張詠守成都夢拜紫府眞君請到西門黃承事眞君降階接之其禮甚恭揖尙書坐承事之下夢覺命左右召之問生平如何陰德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之時隨力出錢收糴米糧待來年新陳未接之時糴與細民價不增分釐升斗如故尙書歎曰此宜居我之上也眉山蘇公仲杲遇荒歲買田以賑其鄉及冬年豐人償之蘇不受由是祖業敗迫於饑寒而心不悔生子洵孫軾轍

俱貴顯文章節義世稱不朽

揚州興化韓樂吾家素貧又遭歲饑典押俱盡一日止餘米二升五合有同社友絕糧欲分半贈之妻曰如明日何樂吾曰吾等是明日死彼卽是今日死遂分濟之夜卽夢神謂曰汝濟人無我上帝鑒之矣賜汝金一穴明日鋤地果得之

李士謙爲開封府參軍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饑人無以償公對衆焚券又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又饑復竭家資施粥活人萬計死者埋之無數或曰子陰德大矣謙曰陰德猶耳鳴惟已知之今子已知何足爲德後謙享壽百歲子孫皆顯官

延平府沙縣人祝染遇歲荒爲粥以施貧者後生一子聰明絕倫赴會試黃榜將開夢捷者馳報狀元手持大旗書曰施粥之報果中狀元

饒州段廿八積穀數十倉值歲大饑欲索高價官遣吏借賑許諾次早見饑民候集悔不肯發衆方喧噪乃與家人閉門拒之忽天雨晦冥雷火大作焚其所貯殆盡段亦震死

開封府一富民蓄穀數千石值歲荒家家絕糧閉糴不糴私謂所親曰數百金難買此儉歲俟穀價十分騰高乃出糴益富明年流賊破其家席捲一空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註斗秤似乎甚微而數皆本於黃鐘原於天地所以虞書同律度量衡夏書重關石和鈞有道之世必謹權量實爲此也蓋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今人不知其故惟利己心重往往輕出重入大入小出不知所益有限所損無窮無論未必致富卽致富必遭天譴則今日之利處正是他日之害處宜懇切爲世人言之言公則可告之神明官長言平則人己之見兩忘人之損陰德折子孫減壽算招奇禍不過私心欺心二字私心萌則欺心起欺心一起則入重出輕奇災慘變必至故帝君誦誦以訓曰須要公平輕重若止言秤而斗之大入小出在其中矣蓋善必由漸而大惡必由積而成所謂銖積寸累不見其形忽然而報則

尺度秤升之閒是也

案唐李珣廣陵人賑糴爲業斗秤公平人來糴者珣卽授以升斗使其自量不計時價每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而衣食豐給若有神助適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以犯諱因改名寬李相夢入洞府見金牌上首列李珣視之喜極有二仙童自石壁中出李相問此何處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乃相公江陽部民也李相至曉遍訪得之遂請至府中問有何功行致仙府題名寬辭不知李相拜問不已寬具以賑糴對李相嗟嘆不已寬壽百餘歲無疾而卒越三日棺忽輕視之如蟬蛻矣

宋三衢旱太守虔禱弗應夜夢城隍神告曰我非不請汝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五

無德以格上帝明日用陳自量請或雨昧爽請之則一老氓也曰某自有本名平日糴米使人自量因爲名耳用之以禱果立雨

信州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婦賢而有才令理家政付以斗秤各兩等諭以多入少出之法婦不悅請求去曰翁所爲大傷天理妾他日生于定不肖破家人謂是妾所生恐被玷累故不敢順翁以逆天才美爲之感悟曰汝言是今但用其一樣者婦問用此幾年矣翁曰約二十年婦曰今當以前之用出者用入前之用入者用出以酬昔日過取之數才美欣然許之後婦生三子皆少年登第

萬厯間揚州有一大南貨店其人臨死囑其子曰我生平

起家在此一秤子問其故父曰此秤乃烏木合成中空內藏水銀秤出則倒水銀於頭秤入則倒水銀於尾入重而出輕所以致富當善藏之子心以爲不然父死後子將秤燒燬之煙中化出一龍昇天未幾子之二子皆死因痛曰父在日用心不公反獲平安今出入公平反喪二子天道有知其如是乎歎畢憑几而寐夢至一衙門主者諭之曰汝之父富乃由前生種德所致若今生亦如是則子孫昌大無比矣奈輕秤欺人重秤肥己欺心造業獲罪於天故遣破耗二星使爲爾子卽日將爾父所掙產業盡行花費仍繼以火俾爾產盡嗣絕以示欺心之報今爾能焚改父秤力蓋前愆上帝鑒汝誠心因將破耗二星取回卽日降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六

福德二星以光爾後汝當益加勉力爲善毋得怨尤醒時一一記之爲善益力三年之內果生二子皆登進士子孫繁盛

江山縣祝大郎富而不仁其所用斗斛秤尺大小不一乾道八年有道人過其門戒之曰汝宜用心平等不可如是倘怙惡不悛必有來取此四物者災不免矣一夕夢三青衣來言汝家秤尺斛斗安在夢中與之既覺急尋已失之矣因憶道人語災者火也卽盡徙室中之藏於山中質庫地忽迸裂洪水湧出水奔屋中財物隨水而去所居頃刻爲潭家人盡死僅存一小兒至今呼爲祝家潭

武進東鄉顧家用夾底斗出則加底入則去之後雷火震

其居劈碎其牀震死二犬有神降於庭曰此夾底斗之警也姑以犬代死耳此隆慶三年五月初八日事觀此其人必有他善可贖不然犬亦何辜

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以欺陷人止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爲丐

瑞州李九不義而富一日雷電繞室失去斗秤後得之壘中衆怪其口小而斗秤入其中蓋出入不平故天警之耳卽如吳門金閭爲吳越之衝其間人之取利最巧握算最精起家亦易然一歲之中必遭回祿幾次往往蕩然無遺可知天道好還悖入悖出理固然也可不鑒哉世人萬勿貪小便宜遭大奇禍也戒之戒之

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註奴是奴婢僕是僕隸寬者輕其督責恕者原其愚拙備謂求其全責謂懲其過苛求謂過於刻責吹毛求疵之類此皆刻薄寡恩之事正與寬恕二字相反蓋命有貴賤而其爲人則一也世人不知往往刻於待奴僕若以身設處其地想及子孫之未必免則平心慈心自起矣古人云奴僕亦人子形體欲惡與我相同所少者錢耳時刻以此存心待之自然寬恕人宜勉之但寬恕非縱其逸樂怠惰之謂饑寒必顧勞逸必均欺凌必杜淫情必懲無心過犯必恕皆是看寬字有能容度量看寬二字正要人去自反自思昔有賣兒女詩曰養汝如雛鳳年荒值幾錢辛勤當

自愛不止在娘邊又曰哭盡眼中血灑汝身上衣業緣如未斷還望夢來歸觀此情形當爲淚下故幼者當憐其智短老者當念其力衰

案袁氏世範曰奴僕下人天性多愚作事差錯違背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戾易於抵觸不識規矩所以易遭錘楚然或失手致於不測者多矣可不戒哉故使令之際有不如意處當云小人天性愚故如此宜憐其不足而寬恕之多教誨則省嗔怒矣卽或過犯當懲萬不可遽施鞭打惟徐徐責問得解便已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狠急之性暴忍殘刻不知道理其責備下人尤非丈夫比爲家長者須平日時刻以

寬待奴僕之理論之化其苛求戒其打罵家中子弟尤不許擅行打罵有事當告家長奴僕既欲其出力不可不察其饑寒宿臥處當時刻留心看顧冬之風寒夏之蚊暑時須檢點至於勞逸須均欺凌須杜凡屬家長當書於座右漢劉寬盛服將朝婢以肉羹餉之失手污公衣公慰之曰羹熱得無爛汝手耶一無所責

唐韓愈爲袁州刺史州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悉令計傭得贖其應沒而歸之父母者七百餘人奏請天下著爲令後爲禮部侍郎

韓魏公嘗夜書令僕持燭於旁僕偶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作書如故不動顏色公歷相四朝爲宋社稷臣其

度量寬恕如此

戶部尚書馬森父年四十止生一子甫五歲夫婦質之婢偶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見之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太夫人驚慟幾絕撞倒封翁者數十次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日夜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遂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夫奴僕犯罪之大者莫如殺其子此事尙可恕其無心則何事不可寬恕乎

陰鏗涼州人官晉陵太守與賓僚宴集嘗以酒炙賜行觴者眾皆笑之鏗曰吾儕竟日酣飲執爵者不知其味豈人情乎及侯景亂被擒得一人救之即前行觴者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晨起詣厨躬作粥一

丹桂籍註案卷二

十九

金通給奴僕始令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告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僕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自詣厨則食粥無後先有無之弊且自家晨起則衆役畢起此謂之恩中有法洪州司馬王簡易得腹疾中有一塊隨氣上下既絕復甦謂其妻曰我到冥司爲小奴所訟不可解以我約束太嚴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崇妻曰小奴卑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有貴賤冥司則一也未幾果卒

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妒虐縛婢擊其腦婢呼號曰居下卑賤勢不自由娘子苦毒何甚婢竟死後李氏即病見婢索命頭面生疽晝夜哀號腦潰而死王某娶極悍有二婢虐使之晝夜不得休息每見其困睡

將阜角澤其目經日不能視人勸之不聽後王某死四子亦相繼死悍妻因病雙瞽凍餓十年而卒確修陳公曰此輩惟無智慧故爲奴僕若亦有智慧則不爲下賤矣以此存心自然不至苛求

印造經文

註當世經文大抵指三教聖賢仙佛訓典而言造者尙所未見未聞而爲之宣通向所已見已聞而爲之刊布印者寫之不盡刷印成編廣行天下也蓋一身之勸勉止足動一時一人之感悟而印造之廣布實可開天下萬世之昏迷陰功廣博食報無疆有力者刊施無力者書錄何可不爲奮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二十

案唐李長者諱通元欲著華嚴合論一日負經而行路逢一虎當途馴伏元撫之曰吾將著論釋經能爲擇棲止否虎負元囊鉢行三十餘里至一土龕蹲住元入龕虎便拖尾而去元著論時有二女容色絕世爲元汲水焚香供給紙筆卯辰之際輒具淨饌莫知去來如是五載著論畢便爾絕迹

宋趙壁應舉赴京妻亡壁及第歸將至家見亡妻在路旁哀告云在生殺害物命每以酒醉蟬食冥司罰我在蟹山羣蟹鉗咬晝夜受苦冥司深敬寫金剛經乞寫七卷便可拔我地獄之苦壁到家即爲寫經方了兩卷至妻墓所見一老翁自稱山神云汝妻承寫經功德已出地獄受生矣

杭州汪靜虛志欲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陽文廣施以薄宦未果其子汪源謹遵先志自己捐產刻成多方勸募善士各出貲財印至萬部施散於人汪源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超昇天堂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已名登善籍矣

瑞安王鳳業醫好戒殺放生刻太上感應篇文昌陰陽文等板印施一日病劇夢被二卒攝去至中途見三人立空中一黃衣者曰此王鳳也素刻經文廣布奉行不倦宜速放回二卒應命鳳醒備述其故益持行廣勸後爲仙

黃巖縣進士楊琛未中之時見鄉人刊刻經文布施思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號一板夜夢神謂曰已如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以此觀之刻經不論多寡以誠爲主楊之少實無力也

休甯方時可家貧多病遇一異人曰子貧而無子壽止三十六欲求清福須種善根時可歸勉力刻太上感應經文昌陰陽文印施刻半病即減半刻竣病頓愈生二子後皆貴竟壽考終

顏上高天佑同二生赴試金陵聞雞鳴山守源禪師有道行往謁之師曰三位皆當中惟高君不能矣以途中用楞嚴作枕故除名耳高愕然始悟經在匣中以匣作枕不知請出也及放榜果如所言高卒以明經官至州守夫以無心作枕遂至削名則知印造之功大矣

吳門陳松軒順治甲午冬間門大火城上人見松軒屋上有長人急救衆驚異未幾左右前後焚盡陳屋獨存叩其故蓋有所刻感應經板在內故也

武功縣西寺有藏經六生講讀其中寒夜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甚惡之不敢言即狀元康對山也一夕對山夢三官徘徊同五生伏殿前中坐者曰汝四人何敢取經燒炕皆合絕後復問燒洗面水者合去前程末顧對山曰汝何不言對曰某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曰一言勸止方可免罪今怨汝後得志可護法門驚覺遂書其事於簡數年四生皆絕戶燒洗面水生以訓書老獨對山高第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創修寺院

註創建也從來未有特爲創建修整也整舊如新令勿坍塌釋家爲寺道家爲院皆所以供養神明佛像者神佛虛靈何處不在但像法森嚴甚足動俗人見像生心之意故創修寺院亦有大功不得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概忽略也

案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寺偶掘地見金一窖急瘞之告主僧曰吾後日當修此寺及公爲西帥僧使其徒謁之公無所助但贈書一封啟觀之殿後有金一窖如言發之得銀四萬二千餘兩用此修寺餘銀復造范公橋後公入相所得俸銀適合四萬二千有餘

明弘治中冀司空弘嘉定人知兗州府府有獄廟素著靈異每夜聞鞭朴聲甚厲弘晨往謁初無所見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見弘如其言須臾門啟有袈裟如王者五人出迎敬禮如賓旁見一僧熾炭炙其背曰某寺僧也曾募貲不修楚寺院故受此罰問可解乎曰速悔可免弘辭歸使偵僧果疽發背幾死告之故僧懼傾資修建因得愈

嘉興包信之博學高才累舉不第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取囊中十金授寺僧速令修造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細布四疋新衣七件與之曰但得菩薩無恙吾即裸程何僧曰捨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何易得工完同父宿寺中父夢伽藍神來謝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日汝子當享世祿矣後生子沐孫程芳皆登第

泰州何存敬行商至揚州見一大寺殿宇破壞佛像暴露遂發心出銀五百兩並募同伴建造如新一夕夢神謂曰汝屋當毀以創修佛宇有功亦為汝更改如新矣視之見已屋有光彩如銀色越數日接家書知泰州大遭回祿延燒一二里存敬屋居中獨安然無恙洞庭西澗寺為鄉顯陸某奪作為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而顯者病痒至刮見骨而死

捨藥材以拯疾苦

註捨施也拯救也疾病最苦故曰疾苦天生草木一物治一疾之苦此天地拯人之疾苦也但物之生有多寡產之

地有遠近而藥材遂有貴賤之殊在富貴者何求不得哀此災黎安得以治其痛苦乎所賴有仁人長者廣行方便覓應驗奇方以修丸散販道地藥材以濟顛連藥不論貴賤求者必施病不論淺深知者必救則是天生藥材僅可以濟有錢之疾苦而廣為施捨實可以拯災獨之哀號豈非補天地生成之未逮而德同覆載耶特思求之者無窮施之者難繼則亦可廣開藥鋪取富者之財以供貧者之取亦生生不竭之道也醫家力能為此尤妙倘有未逮則醫不計利請不再邀不以風雨寒暑憚勞不以路遠夜深阻滯惟以在牀褥者之刻不待時為念其所積陰功亦不小矣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案張彥明善醫貧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有請者即往不論早晚遠近忙服常雪夜赴人請家人止之曰天雪夜冷明日往何如彥明日彼病人輾轉牀榻可緩須臾乎一夕城中火起周迴燒盡其居獨無恙後子孫皆顯貴醫官甄百里賦性真實凡治病不論貴賤貧富必盡心力不厭煩苦嘗以藥材施人一日上不豫或薦之一服即愈於是寵冠宮禁賜官爵金銀至二萬餘

許叔微嘗以登科為禱夢神告曰汝欲登科須憑陰德許自念貧乏無力於是精意學醫久乃通妙人無高下俱急赴之不受其直後夢神授以詩曰藥有陰功陳樓閣處堂上呼盧喝六作五是年中第六名進士因上名不祿升第

五上乃陳祖言下乃樓材也

丁彥文以藥材起家三十無子發心將藥材施捨救人三年遂得一子名天應自後益施捨無倦雖貴重之味拯人疾苦毫無吝色一日販藥渡海風波大作同行三十七舟無一不覆獨丁舟安然無恙將抵岸眾人見丁舟下有神龍擁護廣施二十餘年家益富後天應登第彥文親受誥封享壽八十有九無疾而卒

金穰縣王叟善醫病者求請立至不以童僕自隨貧家病雖極寒暑再三往不以爲難病可不資一錢治藥不如法不以授人至老不變夫婦年八十餘子四孫二十餘人曾孫亦娶婦自叟至曾凡三十六房夫婦皆結髮子孫俱有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五

貴者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金岑以假方授之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囊於道上吏拾得之乃眞方也

段承務精醫術一富人病段曰我能療之非五十緡不可病者許其半拂衣而去後如數酬之復以五十金爲藥資求益至二百金始爲治方數劑卽瘥載所獲而歸夢朱衣者曰上帝以爾貪取厚賂無濟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醒覺脊痛令人視之儼如捶痕歸家遂卒觀此則知捨藥材以救人者上帝之眷顧可知矣

醫者劉某爲薛司法妻醫病誤用藥死後數年晝有婦人

緋衣蒙首來稱薛司法妻求醫劉偶不在頃之劉歸路遇此婦數其用藥之誤劉驚駭回家卽死

施茶水以解渴煩

註煩煩悶勞熱也茶水之費無多而煩渴者得之如甘露費少而施多此亦濟人之一端也冬夏皆有益益人宜勉而行之蓋聖訓全篇不越方便二字方便實種德之原也一盃雖小方便之功甚大

案楊伯雍好施義漿一日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子孫皆大富貴伯雍享年九十無病而終

何一德存心仁厚慷慨好施奈家貧力乏不能遂志惟於冬月措薑湯夏月辦涼水以解道路之渴煩後遭兵困絕

丹桂籍註案卷二

五

糧一門無食勢不能生忽於庭中蕉上生一甘露畢家取之不竭經月無食不知饑餓兵退家中少長俱安然無恙裴延年兄弟三人家雖貧而好施一日有老人踵門乞漿兄弟待之盡敬越數年遭安史之亂遇老人引入一洞中得脫其難後兄弟皆美官子孫皆享壽考

杭州有一賣菜子事母頗孝一日途遇濟顛禪師師索其芥菜一擔歸告母母曰此行僧也可卽負去至山門師命其和乾泥打合爲丸曰今廣東痢疾甚多汝以此藥賣之每丸止許得銀一錢療一疾毋多取歸可不賣菜矣復歸告母母曰師言恆不謬汝姑往之及至廣東果痢疫延門服者卽愈不數日賣盡滿載而歸以此致富不復賣菜一

同伴亦負芥菜一擔求師師曰此子前生好施茶水濟路途煩渴沐其惠者今生俱以一錢報之故命其往收此果以養親汝前生從未施捨叫我命汝從何處收耶或買物而放生

註物指禽獸魚蟲凡有生命者俱是上帝好生卽昆蟲草木均不忍其死故傷生者恆多慘報夫人以前生之過致今生之饑寒奈何以口腹之微造彌天之惡孽豈不大謬人能隨遇生物徧買放生無論物類之報恩種種不一而上天之錫福歷歷無遺經云放生得生其理易曉又云放生戒殺必獲長壽報更須推此心而廣之由物而上及於人刻刻念念已饑已溺以聖人之心爲心其功德更大矣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愚嘗歎今世士大夫不惜民命而僅惜物命此亦未嘗權而度之也而放生必須隨所見聞而爲之若拘一放生之社定一放生之期恐放者有限而所殺者反無窮此尤不可不知更有不必費錢者如當官禁殺牛六禁無賴畜鷹犬漁人用細密網農人殺活物糞田及家中不畜雞鴨猪魚皆大功德

蓋立放生之社放生之期貧民欲因之而射利故曰所殺者反無窮

案黃魯直謂子瞻曰某適至市橋見生鷺繫足在地哀鳴不已得非哀祈於我耶買而放之子瞻曰某昨日買十鵝中有四活卽放之今日我家常購買魚數斤以水養之活者俱縱池中魯直曰善哉因作頌曰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原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

莫教間老斷自揣看何如子瞻聞之愀然歎息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鱖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成八兩買而繞城放之至秋陶夢神云汝未該中緣汝放生功大得早一科陶祕而不言後放榜果有名乃笑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德獨歸於我不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矣

長洲韓太史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每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緣岸而上者以入中流脫漁人之取有時枵腹掃及數里又途見擔網所遺螺螄等物必拾投水中丁卯年太史赴鄉試夢神告曰汝祖父功德大矣當令汝入翰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林官至一品後仕遷侍郎奉使朝鮮賜一品服凡人貧而無力買者當效此也

嚴泰爲賈廣陵逢一船載龜五百泰以錢五千買放江中賣者行未十里人舟俱覆是日泰父在家有烏衣客五百人詣門寄宿送錢五千曰令郎附歸後泰還家父問所由泰茫然不知對父因說客形狀及附錢月日始悟卽所放龜也後遂致富

青浦朱公字三泉順治庚寅至澱山見漁人賣一大龜買放之以小銀牌繫其尾爲誌丁酉歲孫諱袞字秩公入秀水泮歸由澱山道見一大龜尾有銀牌迎舟相向作踴躍狀歸告父漢雄公始知庚寅故事癸卯科秩公發鄉薦丙

辰捷南宮由中書爲樂平令偉績賢聲滿於江右

新安胡德昌諱應全休甯人也幼孤事母節婦鮑氏極孝素敬三寶好放生行賈於松江三團鎮年四十無子產五女人勸其溺不從癸巳仲春夢至城隍廟見神微服坐再拜神爲扶起命坐曰爾本無子以放生有功一心行善今陶姓第七子有善根爾當繼之夢覺正值朔旦隨至廟行香異神坐一如夢中初三昌妻程氏亦獲異兆丑時遂產一子卽名繼陶後昌移居青浦爲善益堅放生愈力施藥濟病刻感應篇陰騭文三千卷繼陶年十六痘疹危篤復刊高王觀世音經千卷神佑如響後娶媳金氏夫婦曲盡孝養奉侍湯藥與昌夫婦無異昌壽六十有九庚申五月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無疾豫知大限遺訓畢左手結真武印右持素珠慨然而逝繼陶諱萬績字懋攸痛親染病昌卽降靈自稱天庭考校言厥事豐歉子孫後事無不歷驗

康熙丙午無錫北關祝某家有一客偶出閒步過長安橋見賣犬肉者縛一大至客問其價買放之犬卽隨客不離數日後客雇船往江陰發賣棉花有銀三百兩爲主家一僕竊見卽與船戶合謀以酒醉客用蒲包扎緊投入水中而去此犬卽跳上岸跑入村家哀鳴不已若招人走狀村人隨犬至水邊犬跳入水中銜起蒲包村人解視客尙未死因救醒仍往祝家僕與船戶尙未歸也主家藏客僕僕與船戶歸獲住解縣立正典刑

康熙庚戌二月鎮江京口一徽商附漁船至瓜州見網一

巨魚遂開箱揀銀買放中有整銀不覺露眼漁人遂計誘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驚以大網裹商投之江中網順流而下至守汛地處汛兵忽見巨魚從空一擲竟來取網解出乃人也尙未氣絕向兵白其故立拘漁人解至將軍府戮之銀仍歸商毒禪師放生而證佛果孫真人全蛇而得仙方孫良嗣放雀有百鳥銜泥以助葬熊慎棄網由于魚念佛而獲金屈師活鯉於元村增壽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獲報雙珠酒匠救蠅判死刑而蠅來抱筆廚婢縱籠遺熱役而籠出敷泥李景文每就漁舟買放及服丹中毒魚吐沫以解之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寶偶買白龜放水及戰敗自溺龜承足以渡之放生之報不可勝述略舉大概歷歷不爽仁人君子宜勸勉之或持齋而戒殺

註持齋戒殺與上買物放生等皆是誘人爲善之術但買物放生功德甚大而貧者恐未能此則貧富皆可力行齋不論久暫是齋必須持持者一心不二堅守不移以心持之之謂也殺不論物命之大小是殺必須戒戒者永不再犯不但無殺孽並無殺心之謂也此二事人若能持戒得定便可立地明心見性要知畜生皆前生造孽所致無論彼此相殺冤報鑿鑿但回想其本來面目何苦我亦投於羅網經云若要延生只須戒殺洵不誣矣

秦胡廬山曰世儒語不殺生必斥曰此佛教不知禮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不殺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見殺聞殺不食則不出見聞者亦無幾矣孰謂聖人之教全不戒殺乎

東坡蘇子曰予少不喜殺生近始得斷有饒我蟹蛤者即放江中雖無活理庶幾萬一便不活亦愈於烹煎何忍以口腹故使衆生受無量怖苦

景泰閒臨清生員李清病卒間君問在世作何善事清對曰每逢四月初八釋迦聖誕持齋一日念佛萬聲間君稱善因問我十王生辰何無人持齋念佛清曰世閒不知聖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誕故間君曰今示汝降生之辰汝還世普告世人是日持齋念佛得除罪過生天道

謹附十王誕期於左

正月初八第四殿五官大王聖誕 二月初一第一殿泰

廣大王聖誕 二月廿七第六殿變化大王聖誕 二月

廿八第三殿宋帝大玉聖誕 三月初一第二殿楚江大

王聖誕 三月初七第七殿泰山大王聖誕 三月初八

第五殿閻羅天子聖誕 四月初一第八殿平等大王聖

誕 四月初七第九殿都市大王聖誕 四月廿二第十

殿轉輪大王聖誕

金陵楊章妻選一姬三十無子即與夫別居聽其娶妾惟

持長齋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令合家持準提咒及臨終之日家人見童子四人持香花及燭接生淨土婦乃合掌念佛而逝

青陽吳六房僕人吳毛平居持齋戒殺誠實修善後左兵渡江台家避去吳毛獨代主看家被賊七鎗而死主來毛復甦曰我有夙孽當受猪身七次因齋戒之力僅以七鎗散冤從此往西方矣台掌而逝

張從善年十五嘗持活魚刺指痛甚因自念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腮剖腹斷尾剖鱗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遂盡放溪中自是不復傷一物享壽九十有八

蕭寺丞震少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即持齋念佛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誓戒殺生力行善事已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功不但免夭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卒

宜興陳信素戒殺生正月初三日晨起見黃衣數人以物

分於人家信曰何我家不及黃衣者曰此瘟疫也信曰吾

家何故獨可不及黃衣者曰汝家三代不殺生故無瘟疫

報若永遠持戒獲福多矣言畢俱不見其年村中死者八

九陳獨安然後子孫俱登第

孟兆祥領鄉薦患脾疾夢至冥府冥王謂曰汝祿尚遠大

但殺生不戒遂折爾算今速宜戒殺持齋刻夢中語示人

庶可贖此罪孟許諾竟夕乃甦後會試畢有訂遊西山者

夜又夢主者厲聲叱曰吾貸汝命速將夢語廣布陽閒否

則立擊汝死孟倉卒遽還邸舍行李不及收封閉一室是
久棟折所臥榻爲齏粉因刻夢語篤行世

葵州陳岷有姻家送一羊租戶以一猪償債岷欲元旦待
客殺之其弟岷再三勸不從十三日夢人引入一衙門見
官府升堂案上有三簿一日放生一日殺生一日救生吏
揭簿示曰陳岷某日救一羊一猪令岷書字岷曰雖勸卒
殺不敢冒功傍有一黑衣一白衣者向岷拜曰當時荷蒙
援救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可忘書字畢乃醒以告兄因
而一門戒殺世世富貴

蕪湖第一酒家累資數千而所殺生命不可勝數人勸改
業弗聽其子年二十患肝疾頭不能仰痛楚呼號二載忽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一日見有無數雞鴨索命嘔血如注腎囊脹破手足搖搖
如雞鴨被殺之狀死時遍身血痕皆雞爪跡不一年家遭
回祿產業蕩然一門盡卒於瘟疫

泰州定安鎮姓韓者自幼屠猪一日忽自煎百沸湯傾滿
宰猪盆解衣就浴妻立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膚潰爛
不知痛楚且自拔其髮舉以示妻曰這猪頭還有毛人不
買也遂死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死時怒目視之旬
日金手股間忽生一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
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雲間顏章敬字生愉不嗜殺生而未能力戒康熙十五年

九月十五夜夢一羽士形似呂祖率敬遊於金臺之上復

見北向一臺五彩俱備羽士曰此仙家鍊丹臺也敬問鍊
丹之法曰日打百鳥爲度敬蹙然曰上帝好生惡殺此言
何謂也羽士遂不見忽有無常在側曰奉上帝命送長生
位與汝敬見龍邊綠地上書曰上帝好生惡殺長生位敬
因想位曰長生而屬無常者乃天命無常之意能好生惡
殺即可長生不能則否須臾俱不見臺上忽現出三尊大
佛金光燦爛滿地金沙敬赤身叩首愧赧無地又見三尊
佛從西方來敬即叩首曰弟子奉齋不謹奈何弟子欲心
未斷奈何第一尊不顧而去拜第二尊亦然拜第三尊佛
將右指點敬而言曰欲心易斷齋心易謹恐汝自不肯耳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敬復稽首曰予一念奉齋見輩腥便動念一念斷欲而欲
心復起何道而可以見輩腥不動念欲心自然不起佛將
左手向東北一指空中復現金蓮內佛一尊對敬曰向佛
拜汝念念是佛何怕欲心不斷念念是佛何怕齋心不謹
言畢而去敬即拜佛而醒因虔奉斗齋嚴持戒殺不特雞
鴨魚鼈不敢動即蟲蟻細命亦不敢傷猶恐家人不謹背
後犯戒特於龜神前誓於家人曰倘家人不謹背後殺生
即減敬年一歲於是家人畏謹凡屬魚蟲活者必放不敢
復傷如是三年至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次男光斗
即秉衡發熱出花十九日痘現復收已成反關發喘名醫
束手無救因虔禱於上帝與帝君之前求轉死回生至二

更時分男昏迷頓醒目見朱衣神拂其體復發熱出汗天明痘花復發要害全消更覺稀朗十八年正月十五夜夢率男拜謝帝君帝君曰此戒殺報也汝不殺衆生故不殺汝子因醒告家人曰永守勿忘天高聽卑敬現獲戒殺之報矣幸天下之仁人君子共勸勉之

客人吳兆興北京人也戒殺持準提齋咒十年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停船京口馬頭見岸上一家宰雞問其故云家常飯兆興力勸不從兆興登舟夜夢一三眼多手神曰汝能戒殺已脫十禍十死矣將來正有好處今日勸人戒殺彼雖不從功仍在汝但彼若從汝言尙有一年壽明日午刻喉疾而亡矣覺來驚駭及天明即去生理相忘其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五

夢至晚歸船聞其家哭聲大振詢其人曰即殺雞者問其病曰喉疾也兆興駭報應之速如此刊以勸人人何可以口腹之故自蹈於禍也

青浦東門內翁某父某以宰猪爲業老來兩手僵直晝夜並連不能伸屈如細細猪足狀時刻疼痛叫人以引線刺之其痛少減三年而卒其子不能改過復習父業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傍晚忽起天火攢燒一家四鄰無害逼鄰某樓房開壁紙窗已經遇火竟時不焚獨翁家忽成灰燼

松江東門外張塔橋張某者以宰鷄爲業一生積置房屋數間命田二三十畝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八日雷雨

大作忽滿室烟火將伊宰生器具並屋中田房戶契盡行震碎吸投河中鄰右驚駭越數日作雞鴨狀卒舉步常看蟲蟻

註此與下禁火句皆是戒殺內事言其易犯者且不可犯則其餘殺生之事安可不時刻存之於心蓋草木猶天之神命古人方長不折況此有形有性能飛能動者觀上救蟻獲狀元之選則蟲蟻何可忍之世人愚昧往往於草木蟲蟻視爲無知之物其違上帝好生之戒多矣常者是時刻照顧之謂時刻照顧尙有誤傷豈可隨足而蹈世上有等小兒以飛蝶爲玩物以殺蟲爲遊戲致大犯天折小犯瘡痕爲父兄者不可不爲痛戒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五

案梁植頭師戒律精進武帝崇信之一日上與師對弈欲下一殺著因大聲曰殺卻使者不詳遂出斬之後上復召師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悔憾因問師死何言使述之曰僧無罪卻是冤孽前劫我爲沙彌冬以剗地斬一白蚯蚓是帝前身故受此戮帝因作佛事懺之

宋仁宗在宮中凡便溺時必照顧蟲蟻慈心及物故享位最久帝王且然況庸人乎今人便溺隨地自肆濕生之類傷害無算積而計之獲罪非小更有人家奴僕不顧蟲蟻澆潑熱水蛭蟻之屬多被傷害尤宜戒之

胡億字伯安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羣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搗火將焚之億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

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迫入試構三義思窘甚忽蟻集筆端不可逐久之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蟻遂不見既得薦主司謂公經義殆有神助公知爲蟻報益好存活蟻蟲舉步不輕下足官至觀察

武惠王曹彬所居堂屋做壞子弟請修彬曰時方冬月牆砌之閒百蟲所蟄恐傷其生其待之後子孫亦世貴顯昔有比丘與一沙彌共處比丘入定中知沙彌七日當死因諭曰父母思汝汝可暫回過八日再來欲其死於家也沙彌既歸八日復來比丘異焉復入定觀之乃知沙彌歸於路巾兒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水不得入以此延壽一紀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七

杭州一婦某氏惡蟻循行廚竈輒燒之又常以石灰填蟻蝼穴後生一子方懷抱偶婦出外歸見牀間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羣蟲蟻與蚯蚓攢嚼無縫而死矣

有彭和尚者性惡蟻蟻火燒湯潑不可勝數及病篤蟻蟻滿牀上周匝其身因遷於別靜室將石灰周繞之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及死口眼耳鼻皆滿蟻者如市因而一方共以爲戒

某人者往松江東郊三角地開腐店有子勇力過人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天氣忽熱於水邊見大蛇一條入洞某執其尾倒拔斷鄰婦楊氏見之云打蛇不死必有餘害應掘得其上段亦殺之某即掘之不得又鄰人某曰

應打爛蛇之對河又鄰人周某曰應打爛而燬之某即將蛇尾打爛拋之對河初八日某即病下半身痛不可言諸名醫俱不識朝夕哀號不絕百禱不愈越數日鄰婦楊氏忽見此蛇暴死又數日鄰人某暴死又數日鄰人周某亦暴死目中俱見此蛇而某之痛苦日甚一日至二十三年三月忽起遍身腐爛出蟲成團至四月初八日自頂至踵寸膚落盡僅存白骨而死初十日將入棺其父夜於地上踐者一大團甚異舉火視之乃即前所斫之大蛇也驅之不動因拜而告曰我子殺汝我誠敬力禱汝不肯捨今四人俱死可以已矣我與汝無讎汝無驚我蛇忽疾行處於棺下俟蓋棺畢蛇即疾行而去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八

禁火莫燒山林

註禁者嚴戒之意火性猛烈物不可過山開林木之地皆飛禽野獸所棲草茅之內百蟲所集若縱火燒之則億萬生靈俱爲滅絕豈不大干天怒故焚林而獵與竭澤而漁填穴覆巢其罪相等帝君恐人無知而陷於無聞之罪故誦諸戒之嘗有小兒於荒地墳墓間戲放野火父兄家長不可不爲痛戒清明表墓易於誤犯亦須留心要知一時快意歷劫難逃也

案唐汾州獵戶摩兒一日與男師保相繼而死比鄰有祈隴威者病卒復甦曰於冥司見摩兒與師保父子在湯鑊中皮肉俱盡惟見白骨良久復還本形隴威問其故曰常

以火燒山林故受此罪

唐屈突仲任好焚林恐獵殺害無數一日暴卒復甦曰見一判官乃其姑天師司馬張安也謂仲任曰汝殺業無比何法可救任叩首哀求判問明法者明法者曰必得受殺者乃可蓋誘之曰任殺命無算今特割其肉無益於爾不如放回令寫經萬卷超度汝輩而諸類憤恨不許乃以袋裝仲任瀝其血一盆漏灑之諸類憤食其血乃姑許因得放還遂刺血寫經求脫惡罪如是數年乃卒唐內侍徐可範性好焚獵殺害甚多後從僖宗幸蜀得疾每睡見羣獸鳥雀啄食其肉痛苦萬狀命將盡惟存一束黑骨而已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九

高陽許憲為餘杭縣令其子獵於仇王廟側放火大獵忽有白鹿從屋後出命以火圍之風吹反覆其面焦頭爛額而斃憲繼以事免官

德興有程姓者世業弋獵常以火焚燒山林家道頗裕輪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為戲家畜獵犬數十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點夜燈以照人行

註月晦無光天恩有缺雨雪泥濘行人尤苦夜燈之點費少功多所以點燈之心生生應得明眼之報為其心不欲人陷於黑暗也經云人點夜燈上界視之其光如電故人

遂名天燈又云癘疫流行不入夜燈之室以其普照行人有功也又云天燈照水一里魚蝦可免網罟則不特濟人並可澤物若能勸里中之人五六家一點燈燭輪供火光連續即為不夜之天長明之月補天恩之未逮功德豈淺鮮哉

案宋王榮家頗厚因無子力行善事營建天燈於要路每月黑則點照行人又設小燈百枚遇黑夜遠歸者即給之天雨則捨草履雨傘如是數年連生二子聰明穎異皆成進士

吳郡邱繼周為邑庠廩膳生樂善好施凡宗族鄉黨姻戚知交無不沾其惠者每以昏夜施點燈燭以便人往來久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

而不倦後享遐齡崇祀鄉賢子近義孫士芳曾孫之蕃相繼登科克成其家

陳覺一年之內闔門盡遭雙臂醫藥兼行無效一日遇一異僧語之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故獲此報禱何可贖覺願改過自新以求醫治之法僧曰永點夜燈以照行人行人之目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覺即奉行不倦並勸里中共施點照三年之內始終如一日一門俱不藥而愈來年瘟疫徧及獨陳覺里中俱得安然

造河船以濟人渡

註濟渡在大人為偏小之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者也然士庶人能於不便之處力行方便之事此一念能感

格上蒼與功及萬姓者同況江浦巨津有不可以橋梁通者則爲政者亦不可概以偏小視之小則免人厲涉之苦大則除人飄沒之災此方便中最利益者有力獨造無方勦成皆有大功也經云作舟楫渡人者得隨意亨通永無險阻報又云得貴人提攜報自欲廣福田以下至此愿舉爲善之事諄諄以示勸

案宋蕭振溫州平陽縣人居浙江生平好獎善類見江濱過客有飄溺患因造巨舟募工以濟人人頌其德名其地曰蕭家渡後登第爲成都太守

海南倫公文叙父好造舟渡人施茶濟渴後生公狀元及第亦好善一日見里人顯紀將殺一子母牛牛銜刀以蹄踏入泥中公買放之神報夢曰汝父捨舟施茶貴積爾身爾又積德宜益昌爾後後三子果悉登甲第

楊少師榮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財物獨少師祖父惟以救人爲事財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高郵羅州判者賦性仁慈弘治初運河未開河中大風時遭漂溺羅每俟風作必率役人夫甲等集艇以爲救援之計他日一舟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之人皆死所救活者惟一少年至岸視之乃羅之子也自鄉來省親而附此舟父子感泣叩謝天地天之報施何速也

丹桂籍註案卷二

三

方世隆好造渡船以通斷路以濟浮沈後生一子名雲路任湖廣總兵戰敗爲賊兵所追至一巨河無渡仰天大哭忽有老人以一舟渡之路問此地安得有渡船老人曰汝父所造路疑之及至岸忽不見矣路因知此乃父造船渡人之報也遂對天拜謝追兵不得渡而返

蜀人徐宗仁鄉有兩石橋夾江水勢湍急渡者溺死甚多蓋因船小石觸之卽碎故也宗仁乃造巨舟兩頭裹以鐵葉命僕撐渡忽有道人叩門曰公壽止四十三今有陰德可延徐又夢至一府見濕衣鬼三四百執卷王前言徐宗仁濟生拯死功德莫大乞與夫婦壽考王呼左右以卷示曰汝陽數當盡因造船功大今延壽三紀及覺益樂善好

丹桂籍註案卷二

四

施果逾三紀而終

孫三居涑水西涯冬月水淺舟膠往來病涉孫每至冬月用板七片救人二十餘年因病到冥司主者曰此人曾作七星橋渡人當延壽一紀後享壽八十無病而逝

丹桂籍註案卷三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校
六世孫章敬生校

勿登山而網禽鳥

〔註〕自此至勿恃富豪而欺窮困歷言戒惡之條苦口以示

懲而帝君懲惡之深正誘善之切處勿者禁止之辭上言

蟲蟻且要看顧况禽鳥尤其大而有知覺者山爲林之所

聚則爲鳥之所棲故網禽鳥者往往登山而張之言勿登

山而網則平地可推矣禽獵殺生獲報最慘不可不戒也

〔案〕楊寶弘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

擊墮地又困於螻蟻取歸置梁上又爲蟲鼠所嚙移之巾

箱中采黃花飼之百餘日羽毛成忽有羣雀來哀鳴繞寶

室數日而去後一日見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迺王

丹桂籍註案卷三

母使也往蓬萊過此數遭劫厄感君救養今受使南海不

得奉侍泣辭以白玉環四枚貽寶曰令君子若孫位列三

公潔白如此環矣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

爲三公清白無比

夫一黃雀也何稱爲王母使而報應如是蓋仙家佛子常

變化於庶類之中亦遭劫難藏經中言之鑿鑿凡人豈能

識之所以人於魚鳥禽獸之微能救濟之往往獲大福報

爲此故也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太守王夢龍

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是

復銜巾來還竟攫探者之巾以去太守審得其情杖其卒

逐之不用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有羣雀銜一草衣

墮下爭鳴不已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

樹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答之

李紀善彈射其父知巴州紀設網於後園登樓伺之忽見

羣鴉觸網紀喜不及履跣足赴之爲巨荆所傷死而復生

謂家人曰我至陰司主者責我曰眾生與汝何負必欲殺

之汝本厚祿遐壽以殺生多今削盡矣

翁六錢塘松盛坊人以網鳥爲生每遇春夏木茂便取網

張弓登山入林獲鳥雀回作羹與鄰人共食後忽中風不

能語惟呬呬作禽鳥聲右臂拳曲如鳥作折翅狀如是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年作鳥鳴墮地而死

洪源董氏子好羅飛鳥燎其羽毛穿以竹而貨之後得奇

病徧體生瘡皮鱗皴如樹痂癢難忍取火以燎乃定又頭

痛必以竹片擊腦方緩如是三年乃死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姓氏善用鳥銃四十無子忽產

一兒頭角端正因此悔改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偶因膳

師乏饌復將鳥銃打鳥日復一日其子忽患痘疹徧身紫

泡醫者不解皮肉焦爛每一毛孔內有鐵珠一粒不計其

數哀號痛哭而死其父相繼病亦如之陸善長親見述

韓金射鳥爲生暑月乘涼坐廟門檻上因取箭簇刮耳中

垢風吹門轉正擊其簇箭貫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新塗人楊二以羅雀爲業一日見寒雀棲於樹上楊登枝網取枝折而墮頭刺竹尖腦穿而死

王遵慈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病驚悸而死驚之且不可況網以取之乎

雲間東門有錢姓者好養諸鳥康熙十三年十月忽得病竟自嚼其肉吐滿臥室自剗其腎舉以示人三日作百鳥之聲而卒鄰里駭之觀者如市

顧氏家僮吳某亦松郡東郊人也平日好以鳥銃打鳥一日與人戲偶傷一指忽然偏身毛孔內出血如鳥被打之狀而死此康熙十七年三月初八日事

勿臨水面毒魚鰕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註毒者用藥殺之也似不必拘定藥凡網釣捕捉皆謂之毒然網釣捕捉雖極惡孽猶有脫逃之處至於用藥則一池俱滅故毒指藥看爲是亦舉其甚者言之也若仰體上帝好生惡殺之德則凡網釣捕捉俱不可不戒釣弋在聖人亦所不免然無故則不可若以此爲業則悖甚矣

索郎暉性愛物地有惡少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傾汁上流一二十里魚隨蝦蛤大小俱斃公歷年買此藤焚之曰我力不能救物惟焚此亦可少全數百千生命耳享壽九十子孫貴盛

李景文好生凡魚鰕活者盡畜之池後文服丹砂煩燥幾死投浸池中魚鰕遍體如吮喙然須臾平復池水爲熱

丹桂籍註案

李冲元夢一皂衣嫗曰妾腹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俱生妾死五千子俱死幸貨一命及旦人饋一大鯉冲元曰入夢者此也即放之享高壽無疾而卒

佛經云魚子不經鹽三年猶可活人能戒殺極妙儼必不可得勿傷其子輕輕取出放淨瓦上日中略一照即投大水中至螺之生子九十有九味不甚美且傷人人何忍一箸而死億萬命也

宣和間商人楊序夜夢神告曰子逾旬日當死能活數萬命可免序曰大期已迫恐不及奈何神曰盍圖魚子放之序醒遂大書神語於通衢由是人皆知戒見人殺魚即求其子放之月餘復夢神曰億萬之數已滿壽可延矣果然

丹桂籍註案卷三

四

唐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以取魚爲業後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炙煮自云但見火車燒身萬魚攢食其肉經數日午死午生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尊合家奉齋寫經數百卷超度魚魂乃瘞

宋曹州西界有大陂陂左村人陳君徒從幼捕魚爲業後得病若爲眾魚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魚網蓋身其痛稍止後被村人盜去網數日間不勝痛而死

秀州人陳五善製乾鰕人爭買之後得病跳踰牀上痛旬日遍體潰爛其妻乃言夫存日製鰕之法甚慘今其病宛然如鰕死狀

勿宰耕牛

一一一七二七

註牛者上天元武之精下土太牢之氣非郊祀不敢用非天神不敢獻上列天星下興地利有功於世豈可宰戮況凡生皆不可宰殺而牛爲大畜禮記曰諸侯無故不殺牛雖君王猶不敢輕殺民間何可殺之食之故歷代皆有訓戒徧觀古今載籍殺牛者尤多顯報經云牢字從牛獄字從犬不食牛犬牢獄可免又云食之三日神嘖鬼逐戒之三曰名書金錄永以爲戒子孫百福帝君不徒言牛而加一耕字正欲人念其服耕之苦大有功於人何可不常存愛護之心乎

禁宰牛之禁

本朝設有令典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五

世祖章皇帝諭刻戒牛文遍賜羣臣頒行天下人能戒之不特陰功浩大抑且不悖王章矣

宋桐鄉人李華生二子長時春好食牛肉病疫妻徐氏尋醫途遇白髮翁曰疫病多尋喫牛人時春聞言悔過疫尋愈次遇春登科華復宰一牛遇春死次年報夢於父曰祖修德有我因父孽罰我羅雀多盲目屠牛必破家不誣也鄉人陳敬神其事聞殺牛輒買養之一胎二牛畜產無數一日夜歇旅中早有叩門呼敬索買牛錢者敬起身出啟戶無人屋梁折竟壓其榻陳得免禍

台州仙居人李田子國瑞夢一人推車過門滿載書卷瑞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姓名也揖而求觀遍覽無

己名獨有李遂夫三字車人指曰此非爾名乎李佯拜曰然車人曰此鄉皆食牛而汝家三世不食宜父子登科醒卽更名遂夫其年果父子相繼擢第

金陵朱之蕃未第時夢神語曰今年狀元已定鎮江徐希孟因彼私一婢女故黜之汝家世積陰德次當及汝但彼三代不食牛肉汝父獨未戒儻能永戒可屬汝矣父夢亦如是遂焚香告天誓不食牛肉是年果狀元及第徐止得二甲第三名

嘉靖二年胡公鐸任福建布政使侍郎林公俊忽昏睡久之覺語眾曰適童子召我至一殿侍衛甚嚴語俊曰此獄也食牛殺牛者皆囚此其獄中人手足皆穿大釘偶逢祖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六

尙書公聰出殿呼俊曰今閻羅天子宋范文正公也我爲屬官因爾殺牛五百故召汝俊曰未嘗殺牛祖曰以爾爲官不禁宰牛俊曰曾出榜禁牛祖喜曰得毋失檢乎急命檢卷土地呈俊禁牛榜俄而降諭增壽一紀

吳郡司理某暴卒一宿而醒急呼家人請太守及郡僚至牀上叩首曰某至陰司乞命甚哀初猶不許旣而憫之曰汝能勸千人不食牛肉乎限以三日今幸再生非諸公爲我通勸百姓不可得也眾以爲妄語佯許之過三日復報司理死郡守大驚召僚屬共持此戒遂立一簿於通衢令百姓皆書姓名一日得數千人卽望空焚之少頃報司理生矣往問之答曰復被使者攝去主者怒責余泣曰事屬

他人可奈何言未畢忽有黃衣人空中持門籍至云是戒食牛人姓名主者啟視大喜曰不但再生且延壽六紀太守與眾俱受福無量矣司理後享年至百歲

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榜榜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清大六字更畫一牛在傍至揭榜果與楊同登因叩其前代陰隲事楊曰我家惟三代不殺生不食牛

姜學士弱冠暴亡冥王責曰汝前生修善今世該八十二歲丁丑進士官至公卿不合殺牛食肉以至算減祿絕言甫畢傍一吏謂曰汝宜急求還魂改過否則判入地獄矣

姜曰願指示吏曰陰府最敬書寫受持妙法蓮花經金剛經感應篇陰隲文汝若發心可得免脫姜依言求之冥王

果令還陽姜遂書經持咒誓不食牛後登第位至翰林學士

秀州青龍鎮盛華好食牛肉一夕有叩門者肇啟視見青面人送一青簡內云六畜皆前業惟牛最苦辛君觀暴死者盡是食牛人誦畢人與簡俱失肇自此合家不食牛肉且以勸人勿宰食累世貴盛

楊立齋微時夢新城隍到任賞善罰惡見一囚即同里某人也自幼宰牛復數日楊讀書胥山中晨起忽見屠牛者父子陰魂俱戴鐵枷血肉淋漓一健卒驅行間之曰以宰牛罪押入無間地獄

蓋此地獄為苦刑無有休息故名無間
紹興初建州甌甯縣婦人湯七娘本屠家女亦善殺牛所

殺甚多後買一牛於野外去家稍遠乃跨之以歸擬至家屠殺忽覺臂膊如繫不可動蓋已聯牛背與皮合為一體竟不能脫人鞭牛婦體亦痛其家人牽往野中與人遍觀翼得減罪經數日而死于孫自是改業

廣陵馬世澤子容喜食黃牛所殺不一母朱氏止之容戲牛曰汝拜我饒汝牛果拜容曰畜也何曉人意仍殺之次日容為雷擊批一牛字於背一鄉自此俱不食牛

勿棄字紙

註自蒼頡作書闢天地之靈祕而文章流遍宇宙愚魯因之而睿智賤賤以之而富貴至於人情之嚙嚙世事之紛紛莫不由是而底定則片紙隻字實為上天所珍惜學人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八

君子不可不深加敬畏者也況散之為字集之成經以此推之一字一經也帝君有勉惜之諭大藏有勸惜之文咨嗟告戒痛切詳明奈世人昧昧不察穢褻輕棄甚至糊窗覆甕抹桌翦樣踐踏勿顧以聖賢書貯針線換錢物以之點火大半委地燭根餘紙棄於街衢寫詩句於爆竹列年號於盜器印記識於鞋襪種種罪愆不勝枚舉抑知文曲諸星奎光俯矚罪有攸歸報無或爽可不戒謹哉士君子或崛起青雲或奕世金紫不可忘其所由來故有志功名之士固當慎重點畫即無心利祿之子亦宜畏敬斯文不於其身必於子孫天道非遠隔也昔有丁生請仙呂祖降乩極言吳下除夕以石灰印門寫字踐踏大千天怒則知

惜字之功爲不小矣經云惜字一萬增壽一紀佑聖真君戒惜字文云世間字紙藏經同見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流埋淨土賜君福壽永無窮奉行者不費錢不費力獲福無涯莫此爲甚胡不勉而行之焚過字紙必以淨器取灰或埋淨土或投通流大水中蓋紙雖焚過其字仍有不可忽畧而踐踏之也

案帝君諭敬惜字紙文曰士之隸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紙中來如宋朝王沂公之父見字紙遺墮必掇拾以香湯洗曬燒之一夕夢宜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我字紙之勤也憾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狀元及第子稱怪今世之人名爲知書而不能惜書視釋老之文非特萬金之重於六

丹桂籍註卷三

九

經之字有如鴻毛之輕或以字紙而泥糊或以稍屏或以裏褥或以糊窗踐踏腳底或以拭穢如此之類不啻相倍蓰矣何釋老之重而儒教之輕耶是豈知三教本一而欲強茲分別爾況我自善惡二司按察施行以警不敬字紙之類如平日苦學雞窗一旦場屋或以失韻誤字例爲有司之黜終不能一掛名虎榜者皆神奪其鑑以示平日不敬字紙之果報也諸生甘受此報恬然不知覺悟甚至子孫不識字舉家因受其害者遠則不足以爲戒姑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經文而舉家患癩昌郡鮮于坤殘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埋字紙而五世登科李子材拾字紙而一身顯宦既能顧惜陰報

無差昨因老君降生之辰玉帝御太極殿修文郎顏公葛真人等三上表而言此事若能以字紙爲重或埋之於土或焚之於火更能告諭相率力行始終不怠卽消災而降之福知而不敬卽奪其福而降之殃玉帝旨下專委我徧行飛鸞申明此事已曾於成都就西南道院降榜曉諭矣又曾於瀨中降諭卽施今又降於南安戒諭普行若見而知之知而戒之願惜而敬重之此卽功名之梯級而父母責望之門也諸生一誠相感故吾盡言之以救士風之頹庶幾夫子之道重於泰山而六經之文不致爲敝屣此卽我之願望也世人見此卽當遞相告戒使人敬之重之則獲福無量若不知敬則殃流後代可不畏哉

丹桂籍註卷三

十

練川許潛壺諱自俊庚戌會魁先是癸酉科鄉試入闈因倦假寐夢號房前掛拾字竹筐一隻竹箱一柄筐內字紙光焰燁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中式

楊慧兒九歲善屬文於五經諸史過目成誦一夕在館索夜桶不得遂將殘紙藉於牀前便之誤投字紙在內次早翻閱故書卽茫然不省扣題構思胸中如有物礙不復成一字矣竟至廢業卒以病夭

何吉素不惜字紙嘗以之抹桌糊窗有人勸諭之反笑爲迂一日抹桌後卽投於地家童灑掃誤入廁中越七日忽雷火大作吉與家童皆震死廁前吉背上有不敬聖賢穢

褻字紙八字此崇禎十一年六月事也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村婦荷鋤往田忽爲震雷擊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及死脫其履粉碎擊之人爭視則以字紙其子之履也

康熙元年五月金陵牛市馬園子家有雷自地中起絃若火輪環遶庭除家方宴客數十人皆懼伏股慄旋飛入室震馬妾於樓上腹首俱碎抓其襪履之屬其中字紙片斷塵折蓋此婦平日常以字紙襯鞋底故受天誅如是

仁和舊馬頭沈姓者精堪輿術人亦謹厚但少養宦家不知敬惜字紙康熙八年間年五旬矣尙不知改忽一夜夢追攝至公府殿宇森嚴榜曰文昌殿由門陟階及堂見堂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二

上懸一牌大書四句曰成人在字字在成人人不敬字字不敬人忽一人喝曰知未遂驚覺方知悔過述夢勸人而已晚矣未幾卒無子

今人皆知敬惜字紙矣但恐徒結敬字之社以名不以實猶不免於包銀裹物甚至有旋汙旋焚之說不知全無敬心明知明犯其罪更甚嘉靖間俞淨意感遇龍神深以此事勸戒不可不警惕也而更有說焉昔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此又惜字之原也故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周霖公先生有惜字正誼十二則謹錄於後 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 下筆有誤人功名者此字

當惜 下筆有離間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下筆屬人閨

壺陰事及離拆婚姻者此字當惜 下筆謀人自肥傾人

活計者此字當惜 下筆陵老貧欺孤寡者此字當惜

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 下筆

唆人摘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 下筆顛倒是非使

人銜冤者此字當惜 下筆作淫詞閨語兼託詩譏誚人

者此字當惜 下筆刺人忌諱發人陰私終身飲憾者此

字當惜

勿謀人之財產

註財是錢財產如田房生業之類謀者非其所欲棄而設

計以圖之也貧富窮通前生分定奈人不察而或巧計圖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二

禁或心懷強佔或阻其便利以圖吞并或幸其禍災以圖

方員蠶食陰謀不一而足亦思人加於我我何以堪以此

推度心地自平況謀人財產天遂其願者萬不得一枉費

奸心反爲他所有者往往而見王法彰彰陰報鑿鑿殺身亡

家殃及子嗣禍豈止一身一世已哉故不特不當有是事

並萬不可萌此心也

案徽州知府鄧繼曾初仕時其親某御史告之曰君方初

仕切忌苟利昔子巡按雲南夜宿一處秉燭獨坐空有一

人前來叱之應曰我非人乃爲君守財神也待君已久于

日金何在神指曰座下是矣視之磚下果有白金一千兩

曰能爲我送歸否神曰要鄉貫票帖隨寫焚之忽不見

後將復命適同年某主事託予保舉一官受謝金五百兩以二百饋予後歸家備牲祭神其神復至出其金止八百兩予問何故少二百神曰前某主事所饋二百即此數內物也予悚然問之未嘗告人今因君至誠仕途方始特洩此告君以見定分有數不必圖謀此嘉靖戊戌年事

丁湜少英爽有一相士謂曰君氣色佳極即書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遂自負一日見二蜀士多貲湜遂延賭得六百元又遇相士驚曰君氣色大非前比得非設心謀利以負神明乎湜悚然以實告曰悉反之可乎曰既發心神必知之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然居五人之下矣湜亟還之是科徐鐸首魁湜居第六

丹桂籍註卷三

十三

海甯郭天生至杭州探親時天啟辛酉六月二十七日適杭城大火天生夜立於路忽見一婦同婢擡一皮箱驚慌中誤認郭爲親付其看管而去久不至次日郭仍至其處待之見婦與婢號哭而來郭問明其故即取箱還之時郭年十九歲歸思危症見有人持牌來攝至一大城見王者命吏查簿吏曰郭年止十九歲應雷殛死近六月內有還箱善事台延壽回陽一夜方甦郭果壽考

唐軍吏吳宗嗣有吏貸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更衣白來潛入廡中俄而馬生白駒問更正是日死也駒長買之適合所欠之數

宋澄海門外有專謀人產者家甚富乾道八年秋有道士

至門化齋吝不與道士出而笑曰我豈少於食哉主人罪深故來解之今若此不可救矣已而雲霧陡黑雷火燒其室一生蓄積頓成灰燼

宋鄭榮狡惡起家里中有一富翁子榮與結親百計謀其財產直至行乞而死榮既富行盟於江河者二十年紹定間遇寇江上中有一寇儼如富翁子縛榮父子淫其妻妾女媳盡掠其貲而去榮復大困貧苦十年而死後子亦乞丐

湖廣盛某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五間苦地窄浼人與鄰張姓言張不允盛密令大盜攀張張不能辨而死於獄妻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尙不能言一日

丹桂籍註卷三

十四

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向後一倒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身亦死

陸文淮上人也侵其鄰人鄭氏之產以爲園圃所存惟嘉樹一株陸晚年得一子而啞數歲遊於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啞及長荒淫戲傲盡破其家乃死人皆以此子爲鄭氏後身

蜀地年荒有客負米五斗過一村中投宿主人與妻忽起一念謀之子不知與客同宿更深客起如廁主人於黑中見一人熟睡遂殺之呼妻曰五斗米到手矣妻舉火照之

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而隱去天明聞官執夫婦伏法

江陰青陽鎮康熙十四年六月大旱一家素貧無力解救謂妻曰田荒租重不能生矣妻曰尚可救乎夫曰口食不給何以募工妻曰我每日煮飯必取出乾米一把積三年已滿兩大罇以此募工可乎夫視之喜極未至五更即出募工妻起煮飯而米已失去矣蓋其米藏於牀下鄰人聞其語已穿壁盜去妻恐夫歸責之遂投繯夫率眾歸叩門不應及入妻已懸梁矣夫不解尋飯尋米俱不得眾皆歎息而去越三日雷雨大作鄰人兩手執米頭戴米罇震死當街罇口鎖頸頭不能出遠近駭異其妻復生

丹桂籍註卷三

十五

康熙二十年六月青浦郊外有一人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途遺失一同行人姓金係青浦縣差見而拾之當即向金姓討苦求不得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毒毆其人而去其人以此銀一失闔家餬口無措無計歸家竟往城隍廟神座下哀號哭訴其夜金姓鄰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明晨金不敢門鄰人視之金已斃倒牀下死矣原銀猶在牀側也

勿妒人之技能

計技是技藝能是才能天之生才甚難世不易有遇一技一能之人皆已有之百計成就之顯揚之此天地公好公惡之心也彼不仁之心亦未嘗不知其善而我見人見

丹桂籍注案

一生橫起邪心惟恐其相形而不利於我或惟恐其得志而獨利於己媚嫉之心不覺從中勃發於是阻人才於方進敗人功於將成其始起於一念之微而其害至於妨賢病國禍世虐民殃及子嗣究竟徒傷心術徒取禍災何損於人不可不深自猛省

案杜正獻聞人之善喜若己出劉集賢聞人之善稱揚不已韓忠獻聞人一小善必斂手曰琦所不及三君子者名位皆隆

龐涓孫臏俱學兵法於鬼谷子涓仕魏自知才不及臏乃以計召臏削其足使成廢人齊威王即用臏爲軍師時涓伐趙勝之齊欲救趙臏計直走大梁致魏還師與戰大破

丹桂籍註卷三

十六

之後涓伐韓臏又伐魏以救韓度魏兵夜至馬陵書曰於樹曰龐涓死此涓果夜至火光燭樹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李斯韓非俱事荀卿斯自以才不如非一日秦王覽韓非說難書憾不獲見及韓王遣非如秦秦王與語大悅李斯懼分其寵譖之下獄又以藥酒遺之非欲自陳不得見而死後李斯爲趙高所譖亦欲自陳不得見而死識者以爲天道好還

穆修以詩著名嘗遊京洛題詩寺壁真宗見而歎賞之問爲誰左右以修對上曰公卿何無薦之者丁謂進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不復問謂之妒心如此宜其後死無葬身之地也

一一一七三三

郭尚書贊初作賦即有名同學李勉深忌其能潛加謗毀由是連上不中其後竟先登第及再知貢舉而勉方以明經充選詔下之日勉大悔而歸贊聞之亟命親厚者召還復就選得中第

江陰張畏暑積學工文嘉靖甲子南京鄉試落第大罵試官時一道士在旁微笑張遽移怒曰汝何笑我曰相公之文必不佳張益怒曰汝焉知不佳曰聞作文貴心平氣和今罵試官不和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由此感悟折節自持丁卯即中式

省士劉生與徐生給省課在棘闈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伴擠人叢中墮之於地給徐曰已失之矣徐泣而尋

丹桂籍註卷三

十七

之俄有一吏出之袖中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第

勿淫人之妻女

註已嫁曰妻未嫁曰女食色性也惟此二者不待教而能不待學而知才人傑士往往於此失足蓋平日讀書談道日不見色之時人人易守此真正之心一旦臨室屋漏邪心偶動或紅顏曼態目送眉挑不知不覺飄入羅利鬼國矣當此須認得清識得破要想壽算於此增除功名於此與奪毅然不動方立得腳根定故此一勿字要人立地起念即立地一刀割斷着不得一些游移容不得一毫情念天堂地獄一時立判此人字要看得廣不特戶外爲人即

僕隸使女俱是總之非我之夫婦卽是他人之妻女烏可稍存一點欺心諸惡業中惟淫最大昔有人被攝陰司醒述問君殿上對曰萬惡淫爲首百善孝居先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冥律云淫人女者得絕嗣報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凡人淫心起時不可不從發源處早自禁絕念慮一萌陰司已列罪案若見人妻女卽作自己妻女爲人引誘想則淫心頓釋矣更見人婦女無論親疏貴賤當避嫌疑吾之修身立行猶次彼之千係名節甚大使女名節尤不可以賤而忽之忠孝節義出於天性無分貴賤若以主勢汚之法干天譴閻閻之事不特不可犯並不可談及經云口過與淫惡等

丹桂籍註卷三

十六

案宋政和間吳公路被攝去冥司主者命公路勘斷囚徒皆美男子美婦人荷枷立庭下詢之皆姦事也公路惘然未知處決俄見一吏抱巨冊至公路展視之乃陰律也其詞曰凡姦人妻女者當得絕嗣報

羅誠使程元賓攻遂甯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美色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我女安敢相犯親封鎖於一室明日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蚤建節鉞元賓曰節鉞非所望但得死時無病足矣公官至觀察使年九十有七從容談笑別親友而逝詣子皆顯官簪纓不絕狀元周旋之父多子而貧鄰人富而無子令妻與之乞種夜招飲其夫伴醉而出妾出陪告以故旋父愕然遽起而

門已閉乃以手書空云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終面壁
不願正統乙卯旋中鄉榜太守夢迎新狀元卽旋也彩旗
上皆書欲傳種子術恐驚心上天二語守莫測其故丙辰
旋果狀元及第太守稱賀因述夢中語父曰此老夫二十
年前書空語也終不露其事

湖州歸安沈桐宇觀頤家貧族兄遜州有道望遠近信服
有一姻家婦孀子幼欲延一師因薦觀頤婦禮遇甚厚
忽一夜私奔焉頤峻拒之次日辭歸婦恐事泄備禮敦請
跪遜州促之數次不赴屢詰其故終不言次年觀頤同其
姪節甫舉於鄉又同登進士官至福建巡撫

冒起宗萬歷戊午科登鄉薦後增註太上感應篇因念好

丹桂籍註案卷三

十九

色損德尤甚故於見他色美一條備列報應當日佐之寫
者南昌羅憲獄也辛酉羅君歸越八年羅於正月初二夜
夢仙流三人一老翁蒼頭黃服二少年披紫衣左右侍老
者出一册左顧曰爾讀來左立者朗誦良久羅聽之愕然
曰此冒孝廉所註感應篇見他色美全註也讀畢老者曰
該中庭顧右立者曰爾誦一詩卽誦曰貪將折桂廣寒宮
赤信三千色是空看破世間迷眼相榜花一到滿城紅羅
隱卽作書詳述夢中詩於起宗子曰母公捷南宮無疑矣
但榜花二字難解當是誤聽耳其餘一字不差也是年冒
果高捷八月歸省兒出羅君書曰觀此則色之一關可
不愼哉十月望冒過舊友陳宗九齋頭閱卷見榜花二字

註云唐禮部放榜姓氏稀僻者號榜花冒姓實應之可見
淫之一事固爲萬惡之首有志青雲者尤不可不戒也
萬歷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嬰蔭指揮繫冤獄
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
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畢竟不從後其
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
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
神明之告爾也

雲間陸樹聲字平泉辛丑北上時郡守王公華夢見城隍
庭下眾保陸樹聲爲善士因召其外父李生問其平日作
何善事對曰他不及知惟於邪色不苟已而登會榜第一

丹桂籍註案卷三

二十

子彥章亦爲己丑進士
項希憲原名德榮夢己爲己卯鄉科以汚兩少婢被主科
名神削去遂誓戒邪淫力行善事後夢至一所見黃紙第
八名爲項姓中一字模糊下爲原字傍一人曰此汝天榜
名次也因易名夢原壬子中順天廿九名己未會試第二
名其疑夢中名次之爽及殿試爲二甲第五名方悟合鼎
甲數之恰是第八蓋鄉會榜俱用白紙殿榜獨用黃也
豫章有一乳共生者相貌聲音如一自襁褓以至三十些
微得失莫不相同三十一歲兄弟科舉至省鄰婦媚而麗
挑其兄兄正色拒之戒其弟曰我已堅拒恐爾貌同若挑
爾甚勿作損德事弟佯諾竟與婦通婦初不知其爲弟也

彼此情稔因與婦約曰我得科名必娶爾及放榜兄入發弟下第矣弟復誑曰我且赴春闈俟發甲後娶爾且以乏資斧爲言婦頗索付之春兄復登甲婦朝夕盼望音問杳然鬱鬱成疾陰以書貽兄而婦歿矣兄得書驚詰弟弟俛首輸情次年弟所舉子殤而兄子願無恙慟哭不已雙目頓盲未幾亦死其兄享祿壽多于孫稱全社焉

浙有指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子取被爲師發汗誤捲母鞋一隻墮師牀下師徒皆不知揮使見之疑其妻入問妻不服揮使遣婢詭以妻命邀師而已持刀伺其後俟其門啟卽殺之師聞叩門問何事婢曰主母相招師怒叱其婢不肯開門揮使復強其妻親往師復固拒之曰某蒙東翁相

丹桂籍註卷三

三

延豈以其冥墮行戲言不亂門終不敢揮使怒頓平明日師欲辭去揮使謝之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其事謝罪師是年卽登第後居顯爵

昔南京一生應試風儀甚美旅邸對門有宦宅女見之屬意焉試畢遣婢邀生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往同寓一生竊知之乃曰爲生赴約其婢因黑夜不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適女之父歸突入見之大怒俱殺之明日放榜不去生已登第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登鬼錄矣

順治甲午潭水湯聘就試省城病劇而逝覺魂自頂出思求觀音大士指引大士令謁宣聖繼謁文昌註名祿籍查某年月日湯某買舟詣舉舟人少女美姿善誦意欲就湯

湯正色拒之當前程遠大亟令還魂乃告曰見汝遇色不淫故來相救汝宜信心樂善今日人心險薄鬼神司察極嚴往昔功名富貴生來便定今之善惡冊籍一月一造無俟後日來生始有果報也諭畢卽甦至辛丑科卽中進士德清蔡狀元敗傳號崑陽初應鄉薦時尙無子夫人私畜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淚不止公問其故曰夫以負營債至此公乘夜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爲爾了此事我今不可歸歸則心蹟不白遂宿其家候營卒來謂曰我姑不汝較但繳券卽付金卒亦惶遽感動交券辭金公乃命轎昇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後夫人卽舉子康熙庚戌公遂及第

丹桂籍註卷三

三

李登年十八爲解元後五十不第詣葉靖法師問故師以叩文昌帝君帝君命更持籍示之李登生時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私窺鄰女事雖不諧而繫其父於獄以此遲十年降二甲又侵兄李豐屋基至形於訟又遲十年降三甲又於長安邸中淫一良婦鄭氏又遲十年今復盜鄰人室文爲惡不悛已盡削其籍今死期至矣尙望貴乎師以告登未幾登憤鬱而死

張安國有文學而無行檢淫一鄰女致女死於非命後應試主司奇其文欲取作元忽聞空中叱曰豈有淫人害人之入作榜首者耶主司忽撲地及甦起視其卷已裂爲粉

醉矣放榜後主司呼安國告其故安國慙憤而卒

京師人劉亮學父宦秀州隨父之任買舟就試悅舟人女
艾第二場出來半歸舟翁媼入市遂通其女是夕劉父母
同夢神告曰郎君今歲應發解因所爲不義上帝黜落矣
發榜果見

陸仲錫生有異少年十七隨師邱某居京對門一女甚美
二人相親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試往禱或當有合是
夜陸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迫大加詞責命查祿位吏檢簿
陸仲錫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曰陸某奏聞上帝
削其祿籍邱某抽腸方醒館童敲門報邱先生絞腸痧死
矣後仲錫終身貧賤夫淫心一動鬼神即行譴罰可謂爲

其事乎

江甯庠生郭某已卯入場未放榜時對門楊生謂曰我近
爲陰府判官知該中五十七名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
江北收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於家中淫一婢
故除君名反放榜果不中竟以貧賤老

錯山人某常悅鄰家婦挑之不從他其夫病天大雷雨乃
出而花衣躍入鄰家奮鐵椎殺之仍躍而出人皆以爲
雷擊也後遺媒求娶婦因貧改適伉儷甚篤一日婦簡箱
見有花衣雨翼者怪其異製夫笑而言其故婦伴爲言笑
俟其出即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震身首異處若肢
裂者

滁陽王勤政與鄰婦通好有偕奔之約而尙虞其夫之追
及未幾婦計殺其夫政聞大駭即獨身逃至江山縣相遠
七十里以爲可脫禍矣饑入飯店店主供具二人食政問
其故店主曰此披髮隨汝者非乎政驚知冤鬼相隨即赴
官自首男婦俱服上刑

宜興有染店婦極美木商見而貪之借染名戲餌百端終
不可犯因而造謀夜擲木數根於婦家明日以盜告官又
賄賂上下百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虔祀趙元壇乃哭訴
之夜夢神曰已命黑虎矣方十日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
出黑虎嚙商頭去

僧行蘊見佛前蓮花忽動淫想其夕有婦叩門蘊啟視見

丹桂籍注案卷三

二

一女子攜一婢自稱蓮花娘子容光照人蘊喜極與綢繆
敘語俄而燭滅侍者聞蘊叫苦女子厲聲曰汝離家雞髮
因何起妾心假令我與女子豈肯與汝苟合於是馳告寺
眾排闥直入所見乃兩夜叉蘊已身首異處矣是則一入
淫想即受奇禍者

順治間嘉興錢某未第時館於鄉民某家有一女年十七
因清明拜掃舉家皆往止留此女看家錢遂私焉仲冬假
館而女腹漸大父母詰之女以實告鄉民以錢尙未娶欲
將女贅之以掩其醜因詣錢備言所以錢故作色曰汝女
不才將欲污人耶鄉民含忿歸告其女女遂自縊錢後中
鄉榜夢女抱子立於前會試亦然越歲授江甯司理時以

鎮江之變將從逆諸人發錢會勘而錢以受賊論絞命下之日錢夢此女以紅巾搜其頸次日即正法

總之貞潔者必獲其福好色者必亡其身故不可之書能徹夜小典史早占熬頭不把琴心通一點薄相如遠顯科名豔妾亟還產龍頭之貴子侍鬢不納顯黃榜之高名拒奔女而動太清羅殿元夢占廷對獻羣姬而封一室程太尉終建旌旄秦君同舟不亂累代簪纓何澄療病不淫一時貴顯拒美婢之呼貓茅副使文章名世避深形之奔女陳九疇甲第聯芳錢長者不雜愛慾生子腰金徐吏員不淫罪婦身登二品聶志力辭奔女三世登科馮商暗室不欺四德顯報至於公孫爭室懸首周衛良夫肆淫祖裴就

丹桂籍註卷三

三

勿唆人之爭訟

註唆使唆也可以不至於爭不至於訟而爲挑唆贊成之激烈引道之爲唆爭者必訟訟者必爭故曰爭訟而爭爲訟之端訟又開爭之漸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人身有貪嗔癡三病而爭訟爲嗔癡之尤者人方惑時一言點破或平

心化導造福無窮使唆之人非起於怨即起於貪陷人而自快其忿愚人而自私其財小則破人之家大則害人之命造業於今積報於後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不特在公門爲訟師者當猛然回首凡遇忿爭俱當和解

案李無競至朱仙鎮見二丐爭鬪曰我終身乞丐得錢數百兩借去不還李見其猛擊以己錢代償一乃捨去一日君能爲我解爭真善人也吾居隆和曲他日相訪必當有報無競思此丐也而欲謝我豈異人乎一日乘暇訪之其人延至廬飲酒出棗曰食之可以長生復進以桃無競取數枚懷之至中途取看皆紫金也

丹桂籍註卷三

三

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丐食老嫗足蹶覆入酒甕被店家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曰一貫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他日遇於途曰蒙君解難我不敢忘吾善治瘡今有越井岡艾少許相贈若遇瘡一灼即愈即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立驗由是得名延之者眾遂致富或曰老嫗即鮑姑也

宋永福縣人薛敷以刀筆成家一日延道士鄭法林設醮進表伏壇良久起曰表尾批家付火司身付水司不知何故旬日無端失火家資立盡意欲渡江他往仍以刀筆餬口中流槁折掠數墮江而死餘人俱無恙

劉願質疽發背方術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質

令道士告斗是夜夢至一殿下見王者曰汝犯天律告斗
難免買對以無罪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與訟致兩家破
壞質曰此是我弟願立非質也王命吏覆核果然乃免之
質愈願立即瘡發背死

黃鑑蘇衛人其父憤教唆爭訟蕩人產業致人冤獄後鑑
弱冠登正統壬辰進士郡人皆歎天道無知天順在位鑑
應陞大理寺少卿一日上御內閣得鑑於景泰中有禁錮
天順疏立時族誅蘇人大快

張某者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窮取民
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
無雲忽爲暴雷擊死五臟如剝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文光讀父自少至老無歲無獄訟事析楊桎梏歲月不離
因以宿因問曇相禪師曰汝父生前本寫詞狀唆人爭
訟故今身受其報光讀求師救免師令自着桎梏三日爲
作懺悔矢心行善事稍解

康熙六年上海縣學生員朱用樸字鳴濟世居閔行鎮正
月初一晨起方拈香忽頭眩痛倒見差役四人攝至虎頭
城下同牌其拘十一人用樸居首城內有一人出依牌唱
名各付一竹箒令伺候少頃城上張掛一榜大呼各犯自
看一生善惡名下有一善事用一紅圈有一惡事用一黑
圈圈下先開某事後列始終顛末年月日時纖毫不爽用
樸名下黑圈十六首件爲代友娶妾事樸有友欲娶妾因

已貌醜倩樸往嘉定代看成之得一女甚美已收聘成券
矣一人私語曰可惜好女子嫁了海龍王女聞之大疑卽
欲與樸成親樸不允女誓死不嫁別姓友怒棄女而歸並
不取價父母無措因復強樸曰我代友而來安有自娶
理今友既不成吾家兄用相欲納偏房甚相得也遂作家
書女命伊兄同到閔行鎮看虛實及三過樸父立門首見
家信大怒詬罵伊兄歸述女慟哭而縊次件爲陷姦事閔
行鎮有木商年老喪子媳甚艾里中素欲染指無由乃誣
商以新臺之行樸一時誤聽亦與首焉商不能辨忿恚而
死媳憾冤莫申亦縊其餘各件皆屋漏疾心之事不及盡
述總之舉心動念絲毫不爽紅圈者止一件不過爲人解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釋一訟事而已生平行止森列如鏡更有已經忘記者無
不言之鑿鑿看畢惕然警省愧悔無及忽見城下另掛一
牌曰某人等幸有一二善事發還原籍遂離陰府得以復
生時已正月初三矣因此再生痛自追悔杜門不出齋戒
誦經以贖前愆朱用樸自述夫用樸止以釋訟一事而遂
獲再生合上觀之使唆者如彼勸釋者如此凡爲訟師及
使唆人者可不知所戒乎

勿壞人之名利

註名利二字人所同欲而患得患失之心勝則有出於壞
人以自成者豈知我壞人人亦壞我我成人人亦成我得
報往往不爽要知名利已屬身外乃以身外之故而自壞

其身心恐知者不爲也壞字該得廣如以私讎造謗以資緣傾位談婦女之閑閤說僧道之破戒絕人活路誘人嫖賭富人前說貧者行短官長前說賞資可除之類皆是案吉水羅循曾試寓京失去租榻同舍生不安密訪得之拉循過其舍舉示之曰此非君物耶循曰物偶同類非吾禍也遂趨歸謂同舍生曰我失物所損無幾彼若污名豈得爲士乎生謝不及後生子中狀元卽羅念菴也

劉留臺貧時於路中拾金一囊守候不去見一人號哭而來曰八年爲商積金一囊醉後於此失去劉卽還之商分其半以謝一無所受人皆笑其拙公曰我賦分台貧敢掩人物爲己有乎且商辛苦積之吾安坐享之不祥雖極貧

丹桂籍註卷三

三

終無悔憾既而登第官至西京留守

徐文貞公諱階歸里宴集親故一人取金杯匿於帽公適見之撤席主器者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醉酣潦倒杯帽俱墜公隱然納杯帽於其人袖中扶掖使歸終不洩

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試夢中第十一名洩言於同學其人訴於郡評蘇與試官有私及定榜時第十一名果習易郡守告試官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因於眾前以副卷首名易之既拆號則自副卷而爲正榜者大璋也從正榜而易爲副卷者卽訴璋同學也士民咸稱天道之公莫不大快明年蘇冠南宮

白居易與李德裕不協白有所寄文章李絳之一篋未嘗寓目或問之曰見便當愛之上欲相居易德裕言其衰病乃止後德裕失勢貶崖州卒於貶所

甯波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某李百計攫得之入京就選貢緣首相之門求順天府司訓許之未出榜前忽至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異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我數日當坐此鼠輩敢無狀耶齋夫羣譁於吏部門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怏怏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於任明年王錄應貢就選怡得順天司訓

昔有二生素相交好俱業春秋臨場同寓一生忌其才高而同經密取彼生筆嚙去其穎及入閣抽用已盡禿矣大驚慟哭欲出假寐間覺有促之寫者起視筆依然完好

丹桂籍註卷三

三

婚則仍禿穎也次日嚙筆生以違式貼出不得終場而禿穎生魁選聯第

勿破人之婚姻

註婚姻天定人豈能破或爲人破者畢竟非婚姻也然而造惡之人有時立地風波敗壞良緣卽使天不作合而我起此一念豈非徒傷陰德故無論婚姻之破與不破舉此一念陰司已列大罪案矣破有三等有破於將合而不得全於始者有破於既合而不得全於終者更有人所不可不慎者無心偶語時開人離別之端謔浪戲言頓阻人恩情之路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生平之福凡此之

類尤當警戒亦思完人夫婦何等功德破人婚姻何等罪孽天堂地獄只在一轉念間可不畏哉

〔案〕文紹祖福建福清縣人也聘柴公行女爲媳既問名柴女忽病瘋紹祖欲別聘其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長久悖理傷義是速之禍也苦勸仍娶爲媳次年其子登第媳病亦痊柴女連生三子皆登高第

徽州程孝廉臨溪而居有一女子探親過此失足溪中程還婦救之命妻與之烘衣留宿次日送歸母家女之舅姑聞而不悅曰女宿於外非完女矣令媒妁退婚孝廉親往力諭乃成婚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一子婦撫養之教之讀書燈下當流涕曰汝若成名無忘程孝廉先生之恩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也其子弱冠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義必朗誦叫絕文完忽放聲大哭適程孝廉與之同號返問之少年曰七篇皆極得意不料燈煤焚卷數行今無用矣程曰若肯與吾磨寫得中當圖厚報少年卽以卷與程遂中進士少年詣程寓曰公生平作何陰德而以我文成名程曰憶二十年前曾救一女子溺水其夫家議退婚我力爭其無咎復諧伉儷或者此一事差有陰德耶少年伏地拜曰先生卽我母之恩人也敢望報乎因以母燈前語告之事之師禮送通家往來不絕天道好還何報施之巧也

四明葛鼎卿號海門爲諸生時每赴學舍過一磚橋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爲我築屏於門葛狀元過此必

揖我起立不安廟祝如言將鳩工神復夢曰無庸葛生代人寫離書已盡削其科名矣蓋里人有棄妻者不能書浼葛代筆也葛聞而悔過力爲完其夫婦後止中鄉榜官副使

鄭叔通聘夏氏女爲妻及登第夏氏病啞眾議別娶叔通曰未啞而定姻旣啞而棄之豈理也哉遂娶之叔通官至朝奉大夫夏氏生二子皆顯官

孫洪少時與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信一日同舍生得父書祕不以示孫固索出書云昨夢至一官府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爲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中矣孫愕然失色日向在某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州適見某夫婦相詬求離某因爲寫離書不意上帝譴責乃爾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生日某爲合之何如因問其人姓名尋得之夫婦俱未有偶乃具道前事置酒合之馳書報孫孫甚感悅後孫亦爲顯官所至有離婚之事必宛轉調護

順治初年某宦聘某氏爲媳婦未婚爲大兵所擄後乃贖歸眾議別娶某宦曰不可我若不娶此女遂無所適矣娶之終白媳之貞潔而賢孝無似某宦感異夢享高壽

鄭和中少與王氏女結婚後和中父卒家貧女兄王固爲萬州推官有休親之意然迫於公論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遂隔絕之和中竟憤死兄乃以其妹改嫁濟川教授

陸嵩王氏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現送衢州東獄追勘越數日王固卒未幾陸嵩亦卒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初無背夫之意獨存後王固子娶徐氏亦爲外家所奪

順治丙申年浙江舉人鄭某有友窺某妻色美欲計得之鄭爲畫策飛語入某之耳謂其妻有所私也某因欲出妻而於鄭鄭卽爲作離書既脫稿某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塞管中越二年戊戌科會試攜筆入場忘其脫稿之在內也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賣革去舉人勿因私讎使人兄弟不和

註兄弟人之手足也那有不和之理而世間往往有自傷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其天性而不和者已爲不祥之甚若使人不和豈不大干天譴君子只記人之德不念人之怨烏可以一己之私讎遂離人之骨肉夫以私讎之故帝君尙且痛戒況可無故而輕爲離間哉故聞兄言弟過則責其兄兄弟言兄過則責其弟更於兄前原弟之過於弟前釋兄之非不以私讎而不爲調妥如此方爲君子之道天之報施善人歷歷不爽

案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復其天性實修眞要路也

宋呂陶令銅梁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直貧至傭工及又懇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謝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諭之曰三姊皆汝同氣與其捐半

供佛曷若遺姊弟又拜謝聽命姊與弟皆感德而去後陶位至中丞

元呂思誠尹景州嘗行部至劉智社民李恕訟其弟盜羊思誠叱之退有王青者兄弟友愛思誠造其家取酒勸酬歡如骨肉李恕兄弟皆悔過析居二十年復還同爨長安富室陳大乾生二子長曰孟容次曰仲達初則兄弟和好繼有一表親楊雲往來其間一日達與雲在酒肆口角雲遂懷忿心適大乾死二子分析後雲語達於容曰爾父在時溺愛幼子曾以白金百鎰珠玉衣飾等項預授於爾弟汝可索之於是兄弟有隙每以家業不均爭鬪成訟二子相繼凋落雲忽瞽雙目乞於途雷擊而死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浙西米信夫爲人奸狡里中有兄弟因父死爭財米素與其兄有隙因唆弟訟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俱抑鬱而死信夫由是致富二十年後遭反謀牽連結訟到縣見一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忿而訴於府見一府吏儼如其兄復抑令招承家產蕩盡信夫妻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註父子天性慈孝自然豈有不睦之事間有之者每爲利上起見不祥甚矣夫以利之故而父子不睦者已可大傷使人不睦者更當何罪故於人父子之際少有睽違必勸解之感動之化導之使復其天性如此方是仁人君子要

知利是天地間極惡之物譬如箭頭上毒藥着人必死故要除種種惡孽先須從利字根源打破倘以利之故而離人骨肉此真奸險之小人覆載難容鬼神譴責可不戒懼哉

蔡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行舟與一胡商舟機相次胡病邀約相見以一夜光遺約因以二女託皆絕色胡死財寶數萬約藉其數寄之於官爲二女擇佳配殮時以所遺夜光納胡口中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大夫莫不歎服公享福壽子孫榮貴無比

劉思文寓蜀中成都楊某納之爲婿既而謀歸竊見妻與女兄皆有不豫之色問其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嫁資邇來多事帶之幾盡今僅存其半適立券爲此不安也劉取券焚之曰豈有大丈夫爲人壻逼其家以妝奩而使母子兄妹有不睦者竟攜妻歸極其和好後登第官至侍郎

楚王使使爲太子建娶婦於秦使歸報平王曰秦女絕色王可自取王遂自納之更爲太子娶婦使恐王卒而太子立必殺己也因譏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稍自備也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殺伍奢太子奔宋後奢子員借吳兵伐楚滅使之家

江充爲直指使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使人謝充令勿以聞充不聽竟自奏心思太子

會巫蠱事起上以充治充曰於太子宮中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惶迫捕充斬之太子自殺上遂族充

富人徐池心涎徐八房屋而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賄蕩遂致傾家竟賣房於池因而徐八父子不睦憤懣而死後池三子五孫俱病甚夢其祖告曰此徐八爲祟也池懼向城隍廟祈禳見一丐者曰夜來宿殿上見有人呼訴徐池誘其子蕩產者而不意頃來祭禱者即徐池也池聞之益懼歸而一門盡卒

勿倚權勢而辱善良

謹倚恃也居權勢之人有權而若無權有勢而若無勢者

丹桂籍註案卷三

三

上也其次恂恂好禮能善處其權勢則亦賢士大夫矣若夫倚此得爲之資以恣其無所不爲之勢此必無賴子弟之所爲也而士大夫亦有蹈此而勿以爲恥者百年身盡富貴冰消回首一生如同草腐而昔日受侮之良善其子孫又有繼之而發達者甚至出爾反爾往往有之然則善良究竟何可辱也人徒自取辱耳帝君一片婆心諄諄爲人詰戒之人何可不時刻警省辱字須看得好不特行楊斥叱爲辱即遇之不以禮接之不以敬亦是蓋有權勢者其心易驕良善之人又剛直不如則辱端易見故居權勢者當時時敬謹而善良又不僅指賢人君子總之無罪之人皆善良也

案宋王沂公中狀元歸郡守命父老張樂郊迎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路入遽謁守守驚之遣人奉迎門司來報君至公曰不才謬叨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迎是重其過也故易姓名誑迎者與司門而上謁守歎曰君真所謂狀元也噫王沂公中三元尙且毫不知有權勢彼侈然自倚者豈不自愧耶

陶士行貧時冬日母子嘗嘗做葛及士行貴母恆縫做葛一塊於士行袖中曰汝當盡心爲國恤民保護良善勿以權勢遂忘著做葛時也

崑山顧隨方相國文康公長子性儉素謙和折節讀書全無貴介氣一日盛服拜客有鄉民攜糞斷梗汚其衣家人

丹桂籍註案卷三

手

怒罵之履方曰彼已驚矣豈可再嚇徑反更衣而往忠厚如此至今子孫稱盛

漢宜城郡守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之曰使君即去不復來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嚙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弘治間一令倚勢貪暴時獵者獲一虎有士人作詩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

宋邵陵王綸鎮郢吳規客於王門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之規與座時纘驕貴意氣自得舉杯屬規曰慶汝今日得與此燕規忍辱而歸其子聞之憤鬱而卒夫婦痛子相繼殞

命時人謠曰張纘一杯酒吳氏殺三人纘尋被誅

齊瑯琊王使愛妾治髭忽有鳥銜黃梅過庭而墜王疑妾有私期擲菓爲戲使奴出外覘視奴素怨妾誑云見一人向離窺探追之不及謂奴有用賞以千錢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堦笞殺妾解衣誓曰公賞罰不平今日之死實爲偏信若有天道當令官知耳俄出爲雍州刺史時見妾來索命無何爲長吏所殺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所居則在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立乃報數人送東城御史詢詰之對曰某等總被倪尙書誤問曰尙書若何對曰尙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眾或起立必使人諭止之曰與爾等

丹桂籍註案卷三

天

同鄉里我不能過里門下車乃煩爾曹起耶某等顧愚意史公猶倪公遂不爲起致逢彼之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

浙省府判王某素倚勢殘忍有一庫子侵官錙無以爲償王乃拘其妻妾子女於官不足抵完遂以小舟載入西湖令陪客以貲納官後府判子孫亦每爲娼天道如此可不鑒哉

康熙十六年青浦金澤鎮王望若子被盜溺水死縣令陳國祝捕獲四盜初鞫不卽招後以船戶沈敬沈慶父子直證羣盜俛首伏辜望若曰慶父子知情豈宜置之法外令曰慶若知情敢證盜而盜不一言及慶乎望若曰慶實賄

盜求免非刑不招令曰錘楚之下何求不得余據理而已
刑豈可輕加終從寬議府廳皆依原招而望若終不服控
上司覆訊慶知不免向父泣曰與其父子同死曷若我一
身當之遂曰慶知情父無與定案因以慶為罪首丁巳五
月慶同羣盜棄市慶謂用刑者曰速賜我一刀急赴冥司
理冤矣望若取羣盜首祭其子獨慶首面定不能動啟居
數月恍惚嘗見慶久之項生一疽延醫治之醫曰此鼻疽
也不可救醫宿其家陰風慘裂屋瓦皆鳴醫不能留翼日
望若疽潰頭顱爛落而死醫者某目見述之甚詳陳令因
刊之以勸世

附錄呂叔簡先生居官刑戒八章

丹桂籍註案卷三

元

凡居官乘權縱勢易於虐下故其一曰五不打老不打
血氣幼不打氣未全血病不打氣未平衣食不繼者不打
無人人打我不打恐其加

二曰五莫輕打宗室莫輕打豈出天潢官莫輕打微亦列

仕籍有過細生員莫輕打斯文一脈關係風化且上司差

人莫輕打當申明處分婦人莫輕打恥辱關其終身

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人急勿就打急氣

易於人醉勿就打醉則無知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行途辛

息將人跑來喘急勿就打遠行喘急六脈奔騰用

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待我氣平徐加責問我醉且

緩打酒醉心昏我病且緩打病時多怒我見不真且緩打

丹桂籍註案

事未確審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事難處必慮其終
不可驟刑我三莫又打已授莫又打受授之人血方奔心又復
夾莫又打又加刑責多致於死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放
枷時責之未晚

六曰三憐不打嚴寒酷暑時憐不打順天之時佳晨令節
憐不打之樂人方傷心憐不打之苦

七日三應打不打辱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明倫
該打為與衙役訟不打私也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
買辦自用物不打已也

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重杖傷人宜禁從下打卑職求索
打腿或受私託打在一塊多禁佐貳官非刑打官趨勢
致人死貧人何辜受此冤苦

丹桂籍註案卷三

四十

替人拷打出氣
百姓定然受害

以上八條願居官者慎之念之以重天民南皋鄒公曾將

此戒刻石於刑部人言刑官無後誠守此戒我知其後必

昌也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註上文權勢指貴者此則為富者言富者必豪俠必豪強

故曰富豪恃富豪而欺窮困之人與上倚權勢而辱善良

之人其罪同其愚癡同然而蹈此轍者俗人往往而然愚

見前人恃之不久而子孫即窮困矣後人又效之如轍之

相循若能勿驕侈而以覆轍為戒則善矣帝君曰勿恃欲

人知目下之富之不足恃也欲人知眼前窮困之人即我

前身卽我後身也且勿論到罪過而上天不免有滿則覆之譴責自勿登山而網禽鳥至此惡舉戒惡之條示人以此不可不戒意

案嘉興屠應坡康僑公子也存心仁厚有鄰人貧困負其子孟元銀不能償以屋基及小塾立契絕賣願除前負孟元不肯受曰當令酬汝直前負不追也及坡宦歸鄰人來候極言其子厚德坡驚曰房已賣爾今何居曰移某所坡取前券還之且爲築其墳墓其後子孫貴盛綿綿不絕梅侍郎衡湘公初爲固安縣令邑中多中宦爲梗一日有一中宦餽公豚蹄乞公追負公卽烹蹄召中宦飲並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富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見之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蹙額曰我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我爲汝父母何忍使爾骨肉驟離姑寬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恃富欺貧者特未念其嚙妻賣子哭別情形耳

畢和家富素欺窮困殘刻成家鄉鄰困乏者以產售之必陽拒曰我不欲也復使人陰鈎之及至又曰我實不欲也其人無奈只得減價以就及成券則曰銀未便約以他日及交時以色銀米物湊與之高其所值後長子以人命下獄次子以淫賭傾家乞食他方不知所之

太倉富民沈某性險惡鄰田與同坵者必欺占之有網畧車犁什物者必借而陰損之慮其侵己之利也舉債必倍息而後入其幼婦獨勸諫勿聽一日幼媳方歸甯行示一里忽雷雨風火大作一龍入其家震蕩席捲子然無遺一家老幼俱震死田歸舊畝器歸舊主報應之奇人心大快

丹桂籍註案卷四 明顏正廷表著 五世孫文瑞雲麓補
六世孫章敬生愉校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

註勸善戒惡之條上既言之歷歷矣而帝君一片提拔苦心猶不容已故至此復舉勸戒之所未盡者又丁寧而詳告之善人謂德行之人人與不善人居其始若甘醴其終必荼毒不至殺我之身心不止與善人居其始若布帛菽粟如嚴師畏友但見其難近不知久而芬芳沐人如芝蘭之襲體德不期其培而自培行不期其端而自端矣夫子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垂訓已久但好德未有如好色與人言未有不知而能陰收其助實得其益者有幾人哉帝君之勸戒欲人實體之於身心也看親近二字親則

丹桂籍註案卷四

情意浹洽近則時刻不離德以心言行以身言

案漢程普親近周瑜嘗歎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知不覺自然心醉

魏帝惡崔司徒浩撰史暴揚國惡欲誅崔及著作郎高允允曾授太子經太子欲免允死密言於帝云史皆崔所為不關於允及帝召問允不從太子言反言史筆多出其手魏帝震怒太子力為辨解帝曰信如太子所言乎允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太子哀臣欲乞其生耳魏帝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允他日太子問允何故不從我言反自認罪允曰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

丹桂籍注案

子稱歎益加親近

宋文正公李昉既致政上元張燈太宗命安車迎之賜坐御側手執御樽選菓核之珍者賜之曰卿真善人君子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此朕所以念卿也公歸語其子曰吾雖無奇績偉功然未嘗蔽人之善忌人之進不欺暗室度德守分於此四者自謂允蹈今蒙聖上於羣臣前以善人君子見稱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行我平日所踐四者之說庶幾無忝所生其子宗諤果能恪遵先訓修其德行為一時聞人簪纓累世夫太宗以天子之尊尚且親近善人以助德行況其下焉者乎

劉安世少慕司馬光德望從之學光教之以誠令自不妄

丹桂籍註案卷四

語始安世敬佩之愿官臺諫遇事敢言一時目之曰殿上虎生平以大節自勵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公於地下耳卒為名臣諡忠定

歐陽修為翰林時嘗以空頭門帖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善即問其所居書填名帖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為延譽

胡文定公見李文靖澹然無欲又濟之以學喜曰若此人者八九分地位人也見王沂公儼然不動加以篤學又曰若此人者亦八九分地位人也邵康節見司馬公忠厚友悌恭敬正直喜曰若此人者腳踏實地人也見傅欽之論事上前無所回避又曰若此人者可謂至清而不耀至直

一二一七四七

而不激至勇而能溫誠難能也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喜若己出文潞公見人有善惟恐勿及顏廷表公聞一善言善行必書紳不忘若數人者公忠體國薦賢澤民誠可謂親近善人者矣

明金洲陳州人生平惟師事鹿城魏恭簡公而友希布賢夏敦夫王純甫嘗曰寔無偶不可與匪人為緣既貴其塾師病奉侍百日無倦容仕知永康改國學助教

馮開之性謙和樂親正人李齊巖直諒益友時面攻其失必虛懷順受或告之曰子日親善士聞善言砥德礪行天必相之未有不發者丁丑會試遂升冠天下

趙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為嘉善令隨之任慕錢

丹桂籍註卷四

二

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心服而速改之學業大進明年遂登第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

註杜杜絕也睫目旁之毛也眉睫謂眉目之間言近而速也善者宜親則惡之該避不待言而可知矣但惡不專指間巷之小人言比如在朝之竊權弄勢作威作福者在官之城狐社鼠能禍福人者天下大奸大惡惡人往往畏其威竊其勢反有比暱之惟恐趨迎之不力者其究竟與之同陷於惡同罹於禍後雖悔之亦何及哉眉睫言其速只在轉眼之間耳人能忍此須臾守其在己則千古不朽之名義亦只此頃刻間成之故人甚勿忽此眉睫二字也遠

避之者遠之如荆棘惟恐其或刺避之若猛虎惟恐其或傷蓋惡人之禍易於及人遠避之則不特不義不能累我身心刑禍亦可以絕我顧慮孔子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又曰見不善如探湯其此之謂歟

案晉劉惔與王濛共行日盱未食有相識小人貽以饗甚盛惔卻之濛曰聊以充虛何峻拒耶惔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其方正如此遠禍如此

唐郭子儀病甚百官踵候姬妾滿前不避虛祀至于儀悉屏去之隱几以待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面藍貌極陋心機甚深左右見之必生訕笑他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明陳公敬宗以南京祭酒奏績之京時公望甚隆宦者王

丹桂籍註卷四

四

振柄國備綵綬羊酒求公書欲以致公公辭其餽為書程千四箴竟不往見振不能害也公為祭酒一十八年名壽俱高

臨安胡祕校與客對奕忽有村民出聲甚厲問之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徐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即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遺歸明日其人死矣蓋以計服藥來無可乘之隙而去

長洲尤翁開典鋪歲終有一人白手來取當物司典者不允遂大罵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為新年計耳事甚小何以爭為命檢原當得衣幘四五事翁指絮衣曰此禦寒具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拜年用他物無所急似可留也其

人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家資蕩盡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藥不獲詐尤翁則移他家耳翁因語人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有禍立至矣吾鄉贈太僕孫公父字敏甫性寬和與人無忤嘗薄暮雇一舟飲食之訂以明晨往吳門舟子忽至門辱冒僕以告公曰是必醉矣如是者三公卒不問明晨呼之行則舟子已於是夕死矣公生平行事類若此生子士美字公榮讀書坐花庵中夜有鬼至相謂曰此異日忠臣也不可犯後中天啟辛酉科第六名為深州守崇禎戊寅被兵城破題詩蕪婁亭遂從容盡節贈公亦不屈而死其孫芝秀擊登聞鼓陳父祖死難狀得贈恤芝秀又有陰德子孫蕃衍予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五

戚吳子綏眉爲子詳言之

由拳承德郎胡公諱昌穎字及皇賦性和緩度量寬弘排難解紛世稱仲連再見自本庠弟子員食餼至順治十八年輪選突有同庠生欲爭貢計無所出辭誣公賄保冒籍極其詆毀公從容和氣惟白所保無悞絕不言同庠生文行俱劣學政重之遂斥同庠生未幾同庠生不祿矣又表戚陸某恃無賴嘗以辱罵相加公每笑而受之有所求必應一日無端至公家惡罵求直公含笑曰想吾理曲耶容荆請復惠以斗粟其人不兩日暴卒眾異公爲前知公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人妄矣何足較哉公之度量如是則其享三多備五福宜矣

丹桂籍註案

劉甲凡與人交其人必有奇禍王建不信與之談論未及終日建遂失火人因目爲鴟鵂人遇諸途避之惟恐不速嘗須隱惡揚善

註隱是隱諱揚是表揚上言惡人則當遠避如此帝君又恐人疾惡太嚴不爲隱諱故又言此隱惡揚善不必論到陰陽大凡惡必該隱善必該揚視人之惡如己之惡雖欲勿隱不得不隱矣視人之善如己之善雖欲不揚久而自揚矣論到口業次之陰陽又次之昔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贈以言曰凡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論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漢馬援戒子姪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也況惟

丹桂籍註案卷四

六

口興戎陰報鑿鑿尤當慎爾出話味嘗須二字正帝君要人時刻留心意

案晉何隨素高尚微衣蔬食杜門著書鄰人從園中盜筍偶見之恐鄰人慚怖徐步而歸其雅度類如此子孫皆少年登科

董仲昭在文選汲汲以人才爲急嘗曰國之需才猶農之需粟粟積豐年乃可濟饑才儲平日乃可濟事故客至必訪有所得卽書於冊參之輿論薦而用之必當其才十五年始終如一日

明太祖嘗召宋文憲瀛問廷臣臧否瀛但言善者上復問否者爲誰對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待詔文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不令竟其說孫震孟中壬戌狀元名行俱隆

席匡初遇善相者示以縱理入口當餓死明年適運行其位奈何席甚以爲憂一日遇有談人閨門事者匡對之勃然作色談者心愧而止其事遂隱踰年竟無恙後復遇相者問曰子有陰德足以回天耶何相頓殊也後登台輔杜衍自歷官安撫未嘗壞一官有不慎者論以禍福使之自新有文學德行者雖不識面必力薦於朝人皆謂有器使之度由是子孫俱尊榮不絕

蘇州俞少保父開立門首有偷兒潛入竊一銅佛出家人

桂籍註案卷四

七

見而窘之少保父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做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也偷兒得免窘辱而去

彭季長有金釧數隻出以示客或匿其一於袖中公不言眾驚求之公曰只此數耳無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墜地公曰乃出我袖中耶眾服其德宜公之享高壽子孫俱顯貴

宋紹雲爲布衣時元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輩形貌猙獰叱問之曰我等乃疫鬼歲首散疫人間耳雲曰我家有之乎鬼曰君家三代隱惡揚善子孫當顯門戶子輩何敢入言訖俱不見

江陰修縣志兩生亦與纂輯見舊志所載節烈內有二婦

事平平無奇遂削去之已而歸過城隍廟見有兩婦人焉兩生異而尾之婦至神前跪訴曰某等一生苦節事載志書某生不訪氏行表揚反將氏名削去神曰兩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削其祿籍兩生聞之即跪訴曰一時誤筆願即改之兩婦忽不見矣

不可口是心非

註心口皆是君子也心口皆非小人也而人猶得知之至口是心非則偽君子也以之事君必不忠以之處友必不信所謂如鬼如蜮獸心人面者此矣然亦有兩說一則口裏說的是君子而心卻違悖與口不相應真可測度此是大奸大惡一則口裏不敢說他不是而心中卻道他非此似小過屬口業佛家所謂兩口是也二者皆爲君子所當戒然而口過畢竟尙小意業畢竟爲大人慎勿口頭君子而心藏小人也吾輩俱當省之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佛經所謂抽腸拔舌蓋已明戒之矣

桂籍註案卷四

八

案諸葛武侯軍祁山李平催督運事他天雨運糧不斷乃以計呼侯來還及侯退軍平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歸乎欲解已不辦之責顯侯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侯出其前後手書於是辭窮情竭侯上表効平免死廢爲民人咸謂口是心非之報

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必媚怡微笑然陰賊褊急少有忤意輒傷之人號爲李猫言其柔能害物也後貶死於

鳩

蔡元度對人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明吏部尙書某山東人各部屬賢能者未嘗不知又恆向人稱道及推舉時非濫要先容卽中官門下素所稱說者皆無一與朝士惡其口是心非撫其事款奏籍其家資之半賑濟山東饑民終身罷黜

萬厯乙卯孝感民劉尙賢張明時相友甚善誓同生死嘗云異日富貴無相忘偶同夜行見地有火光掘之則銀根如筍二人甚喜相約設牲祭禱然後鑿取及禱畢共飲劉置毒盞中已令張飲矣張豫藏腰斧乘劉飲而斫之劉死

丹桂籍註案卷四

九

張少頃亦死兩家妻子微聞其故掘其地終不得

庾道季久病設醮祈祐保命眞君判曰庾道季生平爲人心口不同罪惡已定死在旦夕佞神求免得乎數日卒

尹穡少有名譽及仕附湯恩退力詆張魏公遂得超擢後貶嶺南追悔前事曰一言之差名節掃地矣

剪礙道之荆榛

註剪剪除也荆榛皆有刺之木道旁有此不便人行爲剪除之亦方便之一事也此是些小之事然而舉足動念觸目菩提又不論事之大小矣蓋功之所及雖有大小之殊而心之所存不可有大小之別故仁人用心不以小者爲可忽不以大者爲可諉凡有濟於人有利於物者莫不儘

丹桂籍注案

力爲之此一舉手而斯人蒙其福者劉先主云勿以善小而勿爲經亦云布砌街道斬除荆棘以便行人其事甚小其功頗大

案臨川縣民周士元入山採茶被荆棘鈎衣傾跌於地刺入肉血流不止因念同伴俱欲從此路來有礙行走卽忍痛掙起將荆棘用力拔去根下灼爍有光視之乃黃金一錠持歸作本販賣三年遂成富室

何慶病聲啞不能自養居大寺中見道路有荆棘輒斬除之以便行人復於夏秋日必取鋤去狹路上草勿使雨露濕人衣足一夕夢一黃衣人謂曰汝以前生輕聽是非好談人短故在今生罰汝有此病今能方便人天亦方便汝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

矣醒來忽聲啞俱痊

除當塗之瓦石

註塗路也瓦石甚微在當塗則凡老幼病瞽風雨夜行有大不利於人者除去之此亦剪除荆棘之類也存心方便之人到手無一錯過爲之者不必定以此爲好事而爲之凡利己利他一體萬物之人遇此等事無不經心何以故爲其當塗也與前礙道二字同義

案元周德家貧好善凡見途間穢滑諸物有礙行道者必掃除之遇五穀在道必拾置潔處跛瞽之人必攙扶之種種方便力行不倦後夢老人折一桂花與之曰賜汝貴子以酬汝勞妻果生一子少穎異弱冠登科

一一一七五一

永嘉徐文自幼好行方便每見塗次瓦片磚塊去之惟恐不力如此四十餘年一夕夢神告曰爾壽不促以念切利人上帝錫爾期頤後至九十有九令子孫選地樹基無疾而逝

新安盛世澤立心忠厚見路上有瓦石碎碗磚塊必除去謂人曰老幼病瞽月黑夜暗遇之難堪勿以瓦石忽之也年六十有七病卒至一朱門中見判官查陽壽已絕一紫袍者曰此人舉步必存方便心除路途之瓦石已多應增壽二紀遂命還魂醒以告人益加勸勉後壽至九十有一無病而終子若孫多以賢良著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一

註山路之不平者曰崎嶇崎嶇之路已屬難行又歷數百年之久則斷壞必多往來人騎必有險阻之患那可不修但久無人修必是難修不易爲之事矣有大力者一舉而平之濟人實多功德無量倘或未能而募眾以成之眾擎易舉亦爲不朽功德言數百年崎嶇則難修者且要修之況平易之道人所易爲有坍塌者安可不隨過修理以副帝君一片婆心

案漢王母守東郡河決金隄尊投白馬祀水神親親主璧請以身填隄次吏民數千人叩頭救止因露宿河岸俟水稍卻因築長隄以善後民賴其惠

宋辛仲甫知彭州有要路險而難行且少蔭息暑無所

依甫築爲平坦課民栽柳其傍行人德之後召爲左補闕人因名爲補闕柳

范文正公在興化海水爲患田不可耕乃築隄於通泰海三州界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便行路歲享其利仁人之德大矣

明殷都嘉定人知夷陵楚蜀之界羣山插天徑纔容足而下臨不測之險壑行者魂怖乃鑿山爲道者九千丈開闢之險至是爲坦途又蜀之鹽禁嚴販者嘗以小舟乘風雨夜出峽少不戒人舟俱沒都示步擔易米律所不禁民遂無溺死者後爲職方郎中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故隸驚問之曰我充東嶽役夫承牒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二

拘七十二人汝亦與焉因與汝舊不忍相逼汝歸急幹家事我於他處攝人畢一月卽至矣琪歸告諸子且曰我有三事某五喪未舉某女二十未嫁某路歷年傾圯未修因出囊錢命子急營此三事治棺衾俱備至數月無他異諸子意其爲妄後除夕復遇前隸曰向在中途忽有牒云汝以三善事得免更益壽二十年

孫肇貧而好學處友忠信見一巖道坍塌已久有心修築無力與工不得遂志抱歎而卒後子承休由巖薦任廣文竭一生宦資以完父志工成後夢父謂曰汝修築巖道不特善承我志而方便功德甚大上帝賜汝三子俱登高第我亦因此得昇去矣後替纓接踵

金華張安仁積穀數千石歲大饑或勸之出糶張曰我豈圖利已者耶乃盡發所積僱傭除道修官塘一百八十里築隄四十餘里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而行旅居民又均得到後張享年九十有三子孫相繼登科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註橋所以濟渡千萬人來往之處那可少得人能於向所未有者而創建之或於向所坍塌者而復興之功豈淺鮮此與前之修路亦是一類皆是人所不易爲之事也有大願力之人造人之所不能造非積幾十年心苦不成然而有實心者必有實事存乎其人心力耳不必定讓有財之人始能爲之也蓋有心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心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三

今有力者當勉其所能爲有心者當倡其所欲爲或獨建或勸成及其成功獲報一耳經云造橋者得種種福德所求必遂報以一創建而百世賴其功也

案唐王仲舒捐資帶築橋滄臺湖長三十餘丈以濟行人名實帶補民德之後三子皆貴顯

宋蔡襄守泉州府城東北洛陽江海口渡風濤時作溺死人無算襄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遣檄海神遣吏往吏叩睡海屋得回文惟見一醋字遂以廿一日酉時起工至期潮果退費金錢一千四百萬橋跨洛陽江長三百六十丈廣六十五尺號萬安橋又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自後行人無患萬民頌德襄至執政子孫貴顯

興化某世德之家也常造橋修路布施放生一日家中失去珠環婢懼逃匿城隍廟夜聞九天元女娘娘至城隍間曰興化城將破奈何答曰天數也我來專欲保全三家一忠臣魏益公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一孝子關疑無以養親不寐親病不寐居喪不寐一世德某人造橋功大放生功大布施功大遂呼婢出喻曰速告汝主全家入仙遊縣可免婢歸遂全家避賊後賊入城告戒勿入忠孝兩家餘皆不免此嘉靖壬戌年事

峽州程伯彝年三十九夢父謂曰汝今歲當死可問覺海和尚伯彝竦然往候之僧善相乃謂曰君年促然可延取水一杯呵氣入水令飲之曰今夜當有吉夢夜夢至一官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四

府見左廊下男婦衣冠嚴整不勝懼說右廊下枷鎖縲紲無任哀號傍有一人云左邊是修造橋路者右邊是毀壞橋路者爾宜擇取伯彝自是修治橋路用功不倦並及一切濟人利物之事後會覺海曰汝數年以來所行濟人利物之事陰功甚大不特壽算綿綿子孫亦榮貴矣伯彝享年九十有四歷世昌盛

歙縣余永甯祖以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一石橋估價費四千金余意欲獨任而資本適止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急資歸而舉工及至彼木價騰湧獲利數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後余享康甯壽考子孫發祥者接踵氏陽翟京居湖州四安縣五十無子畫大士像虔禱妻金

氏夢一婦人以盤送一兒喜欲抱之一牛橫隔其中不得取及生一子不育解者曰豈爾好食牛肉耶京遂舉家戒牛即力建一橋橋成復夢前婦人送子抱得之生于遂名橋京享年九十有三及孫熙登黃甲京猶得見之

康熙二十三年青浦有某姓者倡首造一小橋私匿銀六兩自造一小舟致橋工不固一日舟從此過橋坍粉碎其舟

垂訓以格人非

註垂是垂戒之意訓訓辭也格非人爲之感格而去其非也凡人一身之作則只爲一世之儀型目耳之丁甯僅止一方之趨向何若垂訓之可以廣行天下澤及萬年也故

丹桂籍註卷四

十五

人有一言之善其爲功德無窮者如我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定禮樂而萬世綱常立垂訓與日月同運食報與天地同休所以爲善不必定論其財力人能垂一訓詞於世可使人悔過遷善改惡省愆其功尤大於財力之施案漢郭林宗好誘人善左原犯法林宗遇諸途設酒慰之曰昔顏豸豸梁父之巨奸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慎勿悲憾責躬而已原自是痛悔改行卒爲善士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訟其不孝覽諭曰守寡養孤奈何致子於法母感悟而去覽親至其家諭元以大義卒成孝子

宋李昌齡西蜀人光州太守平反冤獄首註太上感應經使人看誦持行格人過失經旨遂昭明於天下歷官御史中丞

薛瓊身致相位忌人得幸人失無一善狀後一子卒於獄餘皆盲瞽暗啞僂癡癱公明于舉見而憐之曰汝心行不良恐至滅門瓊懼求教于舉以赤松子中誠授之瓊矢志力行滌惡持善于舉過之見諸子疾漸瘳問曰得良醫耶瓊曰無有惟將日前賜經謹依行之耳

柳元祥患瘵疾百藥不效持病勉力書心命歌一千本散施忽夢朱衣仙官同一老人至曰我司命也上帝以汝寫心命歌勸人感格回心者眾特令天醫治汝惡疾汝之壽

丹桂籍註卷四

十六

本止四十今再延二紀矣言訖而去於是服藥頓瘳後果六十四歲而逝

明秀水包如賓孝廉也全家不殺生不食牛嘗刻耕牛苦偈徧傳勸世人多從之其子鴻達發解順天瑯陳萬言領解兩浙並登進士

冒起宗鄉薦後增註感應經每註一段即以稿焚之神前西席羅憲獄佐之繕寫後神以夢告羅而冒遂南宮高捷越幾年羅亦登第

昔有一人遠爲吏而妻私於人者夫將歸所私者憂之妻曰勿憂我已作藥酒待之矣越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明言恐天逐主母也欲不言恐其殺主父

也於是伴僮而棄酒於地主父大怒笞之後妻問妾曰汝何不進而棄於地耶妾伴曰妾聞空中有言汝進凌遲之罪在汝主母進凌遲之罪在主母故妾甯受笞而棄於地妻聞之立悟頓改前非後妾生三子皆貴顯受封誥此以一言而能格人之非者

捐資以成人美

註成人之美不必定假貲財而亦有必賴貲財以成之者如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此不必以貲財而成者也若夫婚喪祭葬患難相扶緩急相濟完人之夫婦聚人之骨肉全人之才學就人之名利等非貲財不能事不論大小能捐以成全之此中功德極大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七

案查道末第時嘗游湘漢間適有錢十萬途遇故人以嫁女事需錢甚急道即罄囊與之無吝色

范文正公嘗遺子堯夫姑蘇取麥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不得歸盡以麥五百石付之既歸未言及文正曰江東曾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喪未葬留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乎堯夫曰已付之矣文正聞而大喜父子好義成人如此宜其連登相位也

韓魏公在政府以三十萬錢買妾張氏張以券成隱泣不止公問故張曰妾本供職郎郭守義妻也前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奏敗官今恐舉家餓死京師故賣身以活之公卽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故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

乃來張欣然去郭得籍雪調淮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錢想已用盡卽取前婚券包二百金助郭到任張泣拜而去

劉岑守維揚有故人子以父未葬爲請請以所費幾何子愿愿具陳岑曰且留相伴密使幹吏齎金往辦之兩月吏回始與說曰喪已舉矣子可速歸人間其故岑曰此子意氣太爽得錢必不以親爲念不若留此而畢其事先友之志酬矣

真州一巨商至杭遇鬼眼者曰公大富翁也惜中秋前後三日必死商懼卽歸至楊子江見一婦大哭欲投水問之答曰妾夫作小經紀以五十緡作本度活今夫出妾偶遺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八

失非惟舉家待哺無措妾必被夫箠死故甯自沈商歎曰吾苦厄於數彼自天其生哀哉因贈錢百緡婦感謝去商至家具以鬼眼言告父母別親友待盡過期安然復之杭風阻舟於贈錢處見婦襁負兒拜謝曰自蒙恩救數日卽產此兒母子二人感恩沒齒商至杭復見鬼眼驚曰公在耶細視之曰公隱德所致必曾救一老陰少陽之命矣不特延年更有大福商異其術而厚酬之

作事須循天理

註事凡日用所爲之事循依也事無大小皆要依着天理上行凡人天理人欲之心未免夾雜故有一事天理轉念不必天理者有一時天理移時忽昧天理者帝君統而言

之曰作事須循天理正要人時時事事上循天理也中庸
註曰存天理遏人欲此六字人能刻刻存之心心無閒卽
此便是入聖之功而工夫不出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存心
不外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總之不愧屋漏處卽是無虧天
理處而天理不外人心人心之所安卽天理之所在循字
訓依依者如衣之於人一刻不離之謂味須字內有刻刻
冀望惟恐人不然意吾輩不可不爲仰體

案唐魏徵爲僕射假罪閣中參隨二吏簾外閒評一曰我
等官職悉由此翁一曰總由天微聞之卽作書付言此翁
者送銓部欲與一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
言由天者往投銓部問其姓名卽補爲近職徵怪而問之

丹桂籍註案卷四

十九

具以實告益信由天之說不妄

張莊簡公悅致仕家居有巡按門生造訪廳屋僅三間而
煙炊逼近入拜師母見布衣傲服親操烹飪止一老婢老
蒼頭使用巡按問曰老師左右止此或不足令役公曰食
指多則費用多費用多不能無求於人不能無求則爲所
不當爲者有之古人無爲所不爲無欲所不欲皆從省事
耐勞始巡按拜服其教

蘇黃門凡日中所爲之事夜必記之於紙人間其故曰總
之爲事必循天理不敢記者不敢爲也

查道出按部從者適路傍佳樹以獻道掛錢於樹而去此
事甚細而可知查公之無事不循天理矣

元許衡字魯齋過河南道有梨畧爭取噉衡獨不取或曰
世亂無主取之何傷衡曰我心獨無主乎卒不取而去
胡九韶家甚貧事無大小必循天理課兒力耕僅給衣食
每日必叩天感謝清福妻笑曰三釜菜粥清福安在九韶
曰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革又幸一家骨肉不致饑寒又
幸樹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女仙楊正見登真有其上帝禮其少時曾擇父母輸稅錢
二文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謫人間一年

龍西谿同年某行人一日來謀曰我欲註門籍幾日西谿
問其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欲避之西谿曰湖廣非險遠
況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豈不兩便行人曰聞吏部將選科

丹桂籍註案卷四

二十

道若承此差恐不豫選吾避之則楊子山當行遂稱病註
門籍不意繼數日吏部遽開選行人勢不可卽出楊遂得
吏科行人仍前差徒撫膺悵憾而已

仰思忠精堪與爲一顯者擇地甚佳方點穴俄驟雨下山
夜夢神戒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鬻三舉子逆天
悖理當有陰禍仰覺託以他故歸尋以爭地構訟未葬而
卒家遂貧落

海甯硤石鎮有一富家婦善作家凡在家傭工者歲終輒
與以米爲工錢每米一石雜以穀五升久之婦死託夢於
子孫曰我因生時以穀雜米與人人食穀不化皆入糞中
冥司罪我罰爲大蛇在某廟下食糞穢所遺甚苦汝輩速

來救我子孫如其言至某廟發之果一大蛇攜蛇歸作陰功爲之懺悔乃死子孫葬之至今硤石有蛇墳

出言要順人心

〔註〕人心卽公是公非之心不外天理二字聖賢之學不出言行上言作事行也而出言又恐人自適己意故又丁寧勸戒之言從心發大都本於私者其言必不公出於僞者其言必不誠今味要順人心四字此卽無我之心所發也言出於我而時時要體人心之所同以爲心卽順人心之所同以爲言此卽是忠恕道理此乃順天行道之順非曲意順人之順故眾是而眾順也有時眾是而獨非亦順也蓋順乎理非順乎欲也看要字是期必之詞亦決斷之意

丹桂籍註卷四

三

案趙清獻公每夜焚香若有所祕祝者人間之公曰我自幼來日有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上帝蒼蒼冥冥吾安能必達但默自防閑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於口者不至見之行事耳

尹師魯生平出言無所隱避惟窮盡道理乃己是是非非皆順人心將終際知時日先以手書別范文正公范至公已沐浴衣冠端坐瞑目文正哭之慟公復張目曰己與公別何用復來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乎言訖復逝

正德己卯陳良謨與同輩北上至王家渡俄聞舟人與土人毆梓至乃陳之良謨陳海賈家僮諭遣土人去坐中同學某者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我官船行劫反

丹桂籍注案

誣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首乞哀乃叱去在坐者皆噴噴稱其才能某亦揚揚自爲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人心天理四字用不着矣陳撫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推官惟憑胸臆竟以考察謫爲沔陽縣丞疽發背洞胸而卒

祝期生有口才顛倒是非好言人短晚年來忽病舌黃每作必須刀刺出血數升乃止一歲之間必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後竟以血枯而死

道士章齊一出言好嘲笑人後病見一神曰汝口孽重矣遂自嚼其舌唾盡而卒

張獻若好議人短長雖至戚亦不免正德乙卯行過南教

丹桂籍註卷四

三

場空中飛一石彈正中其額血流不止言訖而死

見先哲於墓牆

〔註〕先哲是明道之人卽先聖先賢其言可爲世法其事可爲世則者莫卽殺饌牆卽牆壁墓牆之間先哲本不具在念茲在茲則如或見之後漢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正此之謂人能刻刻以先聖先賢爲心則時時自見其心自見其心卽是見先聖先賢心處蓋先哲之心與我之本心一也人只爲此妄心執着所以本心不見若時時提醒此心則行立坐臥須臾不離此爲眞見先哲之人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孔子之所謂參前倚衡皆此意也

〔案〕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顏子心慕夫子之道而瞻前在後卓立欲從此誠見先哲於羹牆者也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常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穴隙窺之則儼然斂膝危坐對大編若與神明爲伍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狄懷英幼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眾爭辯懷英讀書不置吏讓之懷英曰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何暇偶俗吏語耶後爲相封梁公

宋尹和靖將赴經筵必沐浴端拱以明日所講書置案上朝衣再拜人間之公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誠敬後子孫世享榮名此則見君於羹牆者

顧悌得父書必拜跪而讀之每句應諸後子孫繁盛無比此則見父於羹牆者

山陰唐彤幼從曾稽章瑄學嘗作文瑄以其不經意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三至於擲地而容色自若瑄乃曰是子可教矣徐取葉點綴數字曰子文已佳未幾與瑄同登鄉會榜彤以御史歸而瑄猶未授官執子弟禮甚謹燕居坐臥之間嘗若與瑄相對此則見師於羹牆者先哲可類推矣

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遇真人爲憾一日尋幽訪道至山空人靜處忽聞基子聲舉頭視之見三人坐木杪對奕

退夫大喜亟欲致敬方問道間俄見有美婦在傍不覺反顧而奕者已失去矣觀此則人何可不時刻敬謹哉慎獨知於衾影

〔註〕謹慎不敢忽之意獨知謂念慮之間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衾被也影形影也人身五蘊四大皆不是獨的真面目獨是父母未生之前父母始生之際之真我也真我祇此一个極聰極明件件瞞他不得大學所謂致知致此知也中庸所謂慎獨慎此獨也今人個個曉得說此獨字卻不會識得此真我若曉得此真我時時與他作伴事與他商量他卻件件會教導你做到超凡入聖所以說衾影二字者正此真我發見之時也詩云不顯亦臨無射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亦保其此謂歟此蓋聖凡交界之地賢愚分別之時功罪由來之會天堂地獄之分不可不慎也慎則不以獨知者等於罔知不以既知者歸於不知上帝垂訓曰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此真獨之謂也

〔案〕漢楊震好學端方諸儒號爲關西孔子漢城中郎將鄧騰聞而辟之震有舉薦茂才王密半夜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卻之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現有四知何謂無知不受而去後子孫四世居三公之位

宋蔡元定坐朱文公黨被貶貶貶書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我得罪故遂自懈弛也

宋黃靖國爲儀州判官一夕被攝至冥司冥官曰儀州有

一美事卿知之乎令吏取簿示之乃醫士聶從志某年某月某日在華亭楊宅行醫楊妻李氏淫奔從志力拒上帝敕聶從志延壽二紀子孫三世登科靖國既還說與從志從志駭曰此我獨知之事妻子亦未嘗聞不意己書陰籍後從志果壽考子孫果皆登第

餘姚王華陽明先生父也館一宦家宦多妾而無子夜深一妾奔之公峻拒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帖示曰欲乞人問于公署其後曰恐驚天上神遂辭館去祕不洩一語次年宦家設醮道士拜章久而不起尋日適至天門見放來春狀元榜以此遲緩問記名姓否答曰未見名只有馬前彩旗上一偶聯欲乞人間子恐驚天上神二語明年華果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狀元及第生陽明先生伯爵世襲

太師楊博蒲州人父商於淮揚有一關中鹽商寄公千金三年不返公攜歸家藏於花盆中遣人尋鹽商已故止一子不知此事公呼至指盆曰此汝父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取公曰係爾家物何必辭因叩領而去後生太師博歷官吏部尚書爲一代名臣子俊民戶部尚書孫元祥翰林院檢討

董大參朴居家適按楚御史公門生也其秋主監臨先時密封所擬經旨寄公公發書即取焚之不以示子曰對衾影不安子固積學者後仍中式

明楊尚書齋夢遊園林誤食三李覺而痛自責曰是我

丹桂籍註案

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爲之悔憾不食者累日諸君子者真不愧於衾影者矣凡我同志當則而效之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註此二句結前許多說話說不盡處蓋善惡多端觸處皆是反覆丁寧恐難盡悉故總以諸之一字眾之一字盡之凡篇中所已及所未及俱在其內然人人曉得此諸字眾字卻不曾曉得此一字之難今世不知爲善過惡之人無論矣即有知之者做得一件過了九件甚而所行之善小所作之惡大爲善於人所見之處有限爲惡於人所不見之處無窮所以帝君說個諸字眾字要人曉得帝君一篇之中所說甚少所不及說處甚多人能刻刻念念以此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五

語存心則飲食起居一言一動之處何時不是爲善過惡時節昔有一大法語白居易云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正此二語也故做得盡此兩句工夫勝於一篇陰騭文矣漢昭烈云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爲之亦庶幾矣

案漢明帝問東平王蒼曰處家何等最樂蒼對曰惟爲善最樂

漢荀彧荀攸皆從曹操操嘗稱之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已苟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楊仲和爲許州推官以枉斷死刑懼遭天譴立棄刑官盡反生平惡業誓行百善贖罪每遇鰥寡孤獨死哀疾急無

不周恤家產爲之盡後遇土真教以養生之道遂證仙果
朝廷敕封爲悟本真人

江西俞良臣多才博學十八歲爲諸生以爲善不力七科
不中年四十潦倒益甚甚至骨肉飄流無可控告後遇龜
神明示所以因於大士前叩首流血敬發誓願痛改前非
實行善事凡一言一動一念一時皆如鬼神在旁不敢少
欺如是三年卽舉鄉薦連登進士團圓骨肉因作遇龜神
記以警世

元自實憾終君負德於雞鳴時礪刃殺之道過一小庵庵
主軒轅翁見有無數惡鬼持凶械隨之頃刻復回則見有
金冠玉佩數十人擎旛蓋相隨翁意其死矣天明往問無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恙因詰其去來之故曰始之往也憾極欲殺之旣而思其
妻子何尤更有老母安可殺害遂隱忍而還耳翁賀之曰
子必有後祿一念之間神明已鑒之矣

江陰張畏巖博學工文屢試見擯一日大嘗試官數其不
明傍有一道士顧而笑之張移怒曰子何笑我道士曰子
文必不佳張曰汝何知之道士曰我聞作文貴心平氣和
心氣如此其文可知張遂俯首求教道士曰諸惡莫作眾
善奉行接物謙和推己度人自可命中張如其言事無大
小見善必爲越兩年丁卯遂得高第

江陰門軍張旺憾一鄰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
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疑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

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且叩其故旺曰我憾
不能已始本欲焚其室旣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時已故
止不意卽有怪鬼相隨如此遂猛然回首棄家屬入山修
道遂證道果

秀水屠戶潘琪肆惡橫行無孽不作一日死而復甦呼妻
子告曰吾死在地獄問君曰善惡之報陰府顯然毫釐不
爽但死者受罪生者不知良由陰陽道隔故受者方苦作
者復熾報應之說疑而不信深爲可憫今潘琪罪孽已極
着令暫還陽間假此一人以警萬眾遂操刀自割其陰曰
此我宜淫之報自斫其手足曰此我屠宰殺生之報自割
腹刺心提出臍腑曰此我陰險殘賊之報遠近喧傳觀者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如市言訖而死

康熙五年永平縣舉人李司鑑首勒死妻王氏又打死妻
季氏次嚇死妻張氏自認抵償監候一日聽讞過市中忽
奪屠刀自詣城隍廟戲樓上口稱城隍罪罰你不該聽信
鄉黨是非令割去耳卽自割兩耳擲於樓下又責罰你不
該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卽斷其左手二指擲於樓下又責
罰你不該奸淫人婦女令割去腎囊卽自割擲於樓下當
卽昏迷家人擡回而死事見邸報

永無惡曜加臨

註以下數語乃是帝君鼓舞警惕人意思然人須知惡曜
吉神卽在我心之中下之報應亦卽我心所自爲百福千

祥亦是吾心所自造所以古有云我心有天堂即有天堂我心有地獄即有地獄若我心中無一惡則不但惡曜無處着脚並吉神亦不須下降何以故我心希求吉神惡曜即可覷此空隙乘之蓋人爲善而在求福念即不誠故有一念及惡曜之心即有吉不自保之念永無者總是自信無犯非憑空希冀之謂看下爲善之人常有吉神擁護惡曜那裏加臨得他着此是論理如此故曰永無太上曰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反是則惡念永無惡曜又烏從有哉

案齊有彗星景公坐柏寢而泣欲使人禳之晏子曰方今百姓怨苦者萬眾一人禳之安能勝萬口之怨乎公欲禳災莫如修德景公如晏子之言改過遷善勤政恤民彗星即隱

宋景公時災惑守心司星子韋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者也曰可移於民公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百姓必死子韋曰天高聽卑無誠不格君有至德之言三其必有動於天矣是夕災惑即不復見

張乖崖詠爲人正大無私一日與高士傅霖宴於郊外夜飲劇談是時一方大疫其夕病者皆愈人聞諸鬼相語曰且避二公去也

景清初爲舉子赴試時過涪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

其家是夜妖不敢至清去後妖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故耳既旦女以告父父追及清語其故清手書景清在此四字命歸粘於戶妖果絕

梓陽尉郭郭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疏斥每困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卻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由此觀之則爲善之人甯有惡曜加臨者乎常有吉神擁護

註吉神謂吉祥之神明星宿擁護者羣從護衛也言擁則不止一神照顧言護則非邪祟可親出入相隨陰佑默相蓋爲善之人名登金錄所以行住坐臥無時無處不有神明呵護也故曰常有太上曰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則爲善之人豈不時常擁護

案漢管甯自遼東歸海中遇大風忽起沈沒瞬息惟自反以一日科頭三晨晏起爲罪已而他舟俱沒惟甯舟安然時夜晦暝舟人莫知所泊遠視有火光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燈火人皆異焉以爲神光之所燭也

張建章奉使渤海中流遇大風自度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至曰仙官召君遂達岸仙官曰君生平不欺暗室實爲上帝所知波濤無慮登舟我遣人護君建章遂安然得還後棄官學道得證仙品

韓魏公移師山中將至沙河前驅報水暴至不可前公曰業已至此避之何益命運具舟既濟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後騎猶有未得渡者亦徐濟之民皆見公方渡時有神龍偃絕上流水爲之立淺

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德一夜有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一巨人持鎗逐盜驚寤起視外戶盡闢毫無所失及明晨見一木鎗立門外不知所從來深以爲異未幾入廟燒香見廟神手中正失一鎗

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婦失目棄官家居日夜禱謝忽有書生踵門曰我乃太白星官上帝以子誠心好道遣我下降爲子療疾乃於宅內鑿井取水滌之遂愈

桂籍註案卷四

三

順治甲午三月晉陵顧成媳錢氏歸甯於母家時瘟疫甚盛轉相傳染有一門盡斃者有巷不留數人者甚至一家得病親戚不敢過門成先得是疾諸子及婦凡八人俱伏枕待命媳錢氏聞之急欲趨視父母力阻不許錢氏曰夫之娶妻原爲翁姑生死大事今病俱危篤忍心不歸何異禽獸我必往卽死不憾遂孑然就道及至門聞鬼物相語云諸神皆護孝婦來矣我等若不速避當獲天譴於是成家一門俱獲立愈

道經曰人有一善百神俱泰人有十善司命儲算人有百善東華注名人有千善福及七祖萬善俱備白日登宸仙階之有差等在立善之有多寡也則爲善之人自然惡曜

不臨吉神擁護矣

近報則在自己

註上節言災退福生而未盡及身食報此下極言其報應之甚現獲福之無窮動人以勇於爲善意善有大小則報有遠近近報是及身之報如躬膺祿位全備五福庭除清吉遇難呈祥之類此皆本身所受故曰在自己善自我爲福卽我享故曰近

案裴晉公貧時遇一相者謂曰公形神少異不貴必饑死一日遊香山拾遺物追之不及待之不至攜以歸明晨復往候之見一婦大慟而至曰父以罪繫昨購得玉帶一犀帶二欲求津渡不幸祈禱匆忙亡失於此父無生理矣公

桂籍註案卷四

三

逮還之婦願留半以謝公不受後相者復見公大驚曰公陰陽文起前程萬里非我術所能知也公登進士官上柱國封晉國公享年七十有六五子皆貴

羅倫赴會試舟次姑蘇夜夢范文正公來訪曰來年狀元屬子矣倫謙不敢當公曰某年某樓之事誠動太清以此報子耳倫因憶昔年曾拒奔女於此樓夢當不妄及殿試果鼎甲

宣德間曹文忠公鼎以歲貢授代州學正不就改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於驛亭甚美文欲從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寫曹鼎不可四字燒之終夜不變念明晨召其母領回後大庭對策空中忽飄一紙墜於几前有

曹翊不可四字細視之乃其親筆也於是文思沛然遂中狀元及第

蕭寺丞震少時夢神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以茫昧強之至蜀蜀以主帥履任大宴震偶至庖見繫牛者叩其所以庖人曰酒行三例進玉筋羹法取牛符烙鐵鑽乳而出之乳凝筋上以爲饌亟走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震又白曰乞增一永字於上以後舉足動步凡事俱行方便後夢神復告曰汝有陰陽不但免天可望期頤享年九十餘而卒

陝西袁公止生一子值閩賊亂相失流寓江南白門爲生子計以三十金買一妾至夕妾背燈而泣甚哀公詰之曰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實以饑寒難忍夫欲自盡妾不得已賣身以活之今念平日伉儷情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傷心悲悼耳公惻然不忍犯遂與婦各處一室至天明即送還其夫不取原聘復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拜別而去乃私議曰袁公之厚恩如此奈無以報之當覓一閨女送其生子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攜一幼童求賣貌甚清秀夫曰我欲覓一幼女未得今先買此童服事袁公何不可遂出銀十二兩買之渡江送至袁家熟視之即袁公所失之子也父子抱頭大哭繼而大笑

遠報則在兒孫

註遠報謂源遠流長子子孫孫克光前業之謂若于公之

高大門閭賈氏之食報不竭俱是但遠亦有不同有我身爲善我身未即享報而福及其子若孫者有我身爲善我身獲福而又延及其子若孫者此善有大小則報有淺深此近報遠報二句論理該兼善惡言但看上下文則單指爲善者說而觀善報如是則惡報不言可知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則報之大小遠近視其德之厚薄輕重也帝君詩云妙藥難醫冤債病橫財不富命窮人虧心折盡平生福短行天教一世貧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嘆從來天地無差報遠在兒孫近在身

案宋曹武惠王彬爲大將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堅執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之一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室令密衛之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眾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後彬之子若孫皆富貴不絕

韓魏公琦追孝祖考謹奉塋域養育諸姪比於己子衣食宗人百口所得恩例悉及宗親教子以義方嚴肅不可犯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至周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故人子依以爲生者數百家活全民命數百萬公勳在社稷位極人臣有子五忠彥官僕射封康國公端彥贊善大夫粹彥吏部侍郎純彥徽猷直學士嘉彥駙馬都尉孫魯昌熾無比

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炊梳買鄰女以爲

夫妾翁歸妻置酒於房謂翁曰我老不能育此女頗良或可以延祖宗一脈之嗣翁俯首面赤妻出反扇其戶翁踰窗出口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我曾提抱之今不可尋遂謂鄰人還其女令自擇配次年夫人即生文信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

明買文富巴縣人也自德行任俠好義隱於市廛嘗於途拾遺金百兩久伺遺金處不得其人因密藏之妻子亦不令知雖極貧窮毫釐不動後數年見一人衣甚藍縷號歎於遺金之地因詰之得其實遂以原封還之客感泣願以半謝之文富力卻不受客拜謝去始知失金者乃江西人爲商在蜀因失金落魄不得歸至此始得治裝也後文富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

子珪以鄉薦令都陽縣由進士參藩江西按部東魯總制西秦文富以孫貴封右都御史四世孫鳳山鄉薦廣文信州五世孫仕賢以子貴贈戶部郎中六世孫應舉由經魁爲戶部郎中七世孫元勳中天啟甲戌進士屢世簪纓皆在江西人皆以爲還金之報學士王鏊有還金傳方伯桂紹龍有世德傳行世

揚州高尙書銓父販貨京口客寓中時聞安息香撲鼻一日忽見壁隙中伸進一枝公從隙窺之見一少女獨坐訪之即主人女也問何不字人主人曰擇婿難耳公曰我見高鄰某郎甚佳我爲令愛作伐何如曰我亦有此意但其家貧恐不堪作家計公曰此事不妨我當借與之是日即

爲說合隨贈數十金以完其美事公歸夢神語曰汝本無子今賜汝一子讀書可命名銓踰年果生一子後登進士官至尙書

餘千陳某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將危陳醫之得痊貧無以償藥陳亦不求報一日陳以避雨至貧士家士適他出其母與妻固留之其夜母謂其妻曰此大恩人也憾貧不能報請以身酬其德未幾夫入言亦如此至晚婦出就之陳力拒婦曰姑命也陳曰不可婦復曰夫命也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於案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甚難天明即去後陳有子應鄉試考官棄其文忽聞空中呼曰不可復閱其卷又欲去之空中連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六

呼曰不可不可因細詳其卷決意棄去空中復大聲呼曰不可二字甚難考官思其人必有陰德故錄之出榜後召問其故陳生亦不解歸告其父父曰此我壯年事也不意天之報我如此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

〔註〕福與祥雖同而略異福者祥之微祥者福之兆然祥亦即是福尙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孔子曰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餘慶即百福千祥也但尙書言五福此言百福尙書言百祥此言千祥總是極言無福不降無祥不集以鼓舞人勇於爲善意駢臻兼至也百福千祥不可強致而德之至者福祥自集有不期然而然

者詩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案鄧禹傳鄧氏種德累世寵貴凡封侯者二十九人公爵
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餘爵祿不可勝數

東京趙居先父母年老性甚嚴急居先夫婦奉侍勤謹朝
夕焚香爲親祈壽三尸神上奏孝感動天上帝命居先父
母各增壽一紀七子三壻俱列高科居先夫婦並證仙果
唐杜如晦有世德五世孫元穎元穎之姪審璿審璿之子
讓能讓能之子曉五代五人聯登相位

唐張嘉貞累世積德時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王每朝
軒蓋騶導盈間巷世號所居曰鳴珂里

唐郭子儀恢復兩京功蓋唐室以身係天下安危者三十

丹桂籍註卷四

三

年較中書考凡二十四七子八壻俱列顯秩富貴官爵始
終一轍子孫榮貴古今罕匹

徽州葉元贊媳李氏侍舅姑極孝家貧己雖饑寒凡遇飲
食不敢少嘗以奉舅姑舅姑病貧不能召醫虔禱天地願
以身代適三官巡察奏聞上帝增舅姑壽一紀賜錢八十
萬注名祿籍子孫俱賜顯官一日門未啟忽見廳上金玉
滿堂後果百福千祥子孫榮盛無比

豈不從陰陽中得來者哉

註此處又作一句反振語總結前篇使人自反自思見上
種種福慶何由而至皆陰陽格天之效也有志爲善祈福
者不可不於陰陽上做工夫蓋正言陰陽之足以獲福猶

恐人泄泄而不覺故帝君於此篇終復作反振語收之使

智者益勵愚者益醒提攜之德人何可自棄而忘之

案漢王賀字翁孺爲御史決獄魏都多所寬釋歎曰我聞
活千人者子孫封我所活萬餘矣後世其有興乎女孫爲
孝皇后歷漢四世子孫皆封侯

宋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
八節之日懇啟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
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
居有老嫗來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濕比干異之須臾雨止
老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陽又治獄平恕上帝賜
汝業出諸懷中凡九百餘葉授之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

丹桂籍註案卷四

三六

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一如
嫗所言

宋楊仲希新津人微時館成都有少婦出而調客仲希正
色拒之其妻是夕夢一人告曰汝夫獨處他鄉不欺暗室
神明知之當魁多士次年果擢第一

王曾字孝先咸平中鄉貢至京師聞女子二人哭甚哀問
之其鄰云少官通錢四萬止有一女將易以償且晚分離
故相持而泣曾謂其母曰盍以女與我往來時得相見不
比他鄉遠客也母然之曾遂以原價償客約三日後娶女
逾期不至母來問之曾之館虛無人矣是科禮部廷試皆
第一官至宰相封沂國公

沈少參寵宣城人卜一穴與師歎美不置及啟土內有舊葬遺棺與師欲棄之水寵曰不忍與師曰失此吉地豈可復得帝更擇地埋之寵又曰不忍急命掩之復懼後有發之者爲立碑以誌焉是夜夢我冠博帶者謝曰君施德於不報當送狀元爲嗣明年生懋學弱冠登科丁丑病不能應試將歸夢一人告曰君今當大發姑力疾入場得題若有神助果中式又以病不能赴廷試又夢前言君且大魁天下懋學謝曰屢蒙見教君是何人曰君不知我尊公當自知之果狀元及第

南陽李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棉花貨湖湘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金易花在邸舍適回祿無遺三商撫胸大慟欲

自盡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尙爲我貨物失價存我當

三元

丹桂籍註案卷四

還汝何必如是即持金盡與之垂棹而歸三商德公徧禱神廟是時公方在途家中即夢二緋衣神稱公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天性穎異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工詩文館於某氏有女恆窺之卞岸然不顧一日屢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即託他事辭去或以詩贊之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不受且答書力辨其無此事其子誥曾孫錫皆登高第卞享高壽俱得躬膺封誥

麻城劉仲輔自少仁恕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視之乃

素所識也公曰汝以貧至此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囑令改行從善誓以不言夫人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慟哭其人頗有善行或疑其爲昔日偷兒蓋愧而改行者也公享高壽子孫俱登顯秩封誥盈庭

明楊自懲爲縣吏守法公平廣行陰隲一日縣宰撻囚血流滿前怒猶未息楊跪而解之宰曰此人越法悖理不由人不怒楊叩頭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喜且不可而況怒乎宰爲霽顏後楊生二子長守陳次守陞俱爲吏部侍郎長孫刑部侍郎次孫四川憲長俱爲名臣

丹桂籍註案卷四

甲

丹桂籍註案卷四

劉廷式登第其所聘之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此女某若不娶將何所歸遂擇吉成禮夫妻相敬如賓生二子皆登進士

海門崔鑽以稅銀五百兩付銘工工欺其無證而負焉鑽變產以償之家遂破終不鳴於官後王端毅公爲守廉得其狀召鑽命曰盡訟工對曰鑽案已破若訟之是又破一家也銘工聞而愧感舉前金還之後鑽子潤孫崑曾孫桐相繼登第

諸宗彌嘗以賦役渡錢塘江見溺者竭力救之全活頗多夜夢神告曰汝命當天上帝以汝有陰德與汝長壽矣不信以出髀爲左驗覺則頤頤瘰癧甚晨興美髯勃然壽果至

八十餘

錢益其主謀人田不遂令錢以稗子撒彼田中錢謂妻曰撒則荒人之田不撒則逆主之命乃將稗子蒸熟而後撒之其主密覘見已撒矣而田卒不荒心雖疑而未知其故錢生子美登進士隨任受封榮歸壽亦甚高曾於召將時批出三十年前稊稗事故有此報

光緒己亥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序

李子以故乳母周艾氏餘貲若干石印玉磨
至寶鈔二千部施送遺志也書既成宗詰
李子曰子素不信鬼神陰陽之說今是編所
載如十殿閻羅諸名寒冰烈火刀山血池等
獄虛無荒誕真可稽挾摺紳先生難言之而

石印玉歷至寶鈔

序

子乃毅然崇奉其說精其剞劂公行於世意
則美矣何其愚也李子听然而笑曰子知余
不信鬼神抑知余未嘗不信陰陽乎子知余
不信陰陽抑知余未嘗不信果報乎蓋為善
之道論其理之是非不論其迹之真幻問其
心之誠偽不問其事之有無苟合於天理順

乎人心雖在聖人有所弗廢大易坤之文言
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
殃觀之彖辭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書之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由是言之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為善為惡
殃慶各以其類至古聖賢豈切示人三致意

石印玉歷至寶鈔

序

二

焉何嘗謂陰陽為不火行薄果報為無足據
哉宋司馬溫公有言曰無天堂則已有則君
子居之無地獄則已有則小人之
國初甯都魏尉子仁地獄論曰地獄者賢人
君子救世不得已之苦衷為平等人說法不
得不爾所以救聖教之窮而補王法之所不

及卓哉言乎予亦可憬然悟矣且余之所以
為此者竊余乳母之夙願也太夫人誕余患
無乳覓乳母代哺乳母母姓艾歸周氏江西
臨川東鄉人自來余家垂三十牟保抱扶持
訖於成元勤劬不少勉迨余生三子而乳母
始歿其子福臻年少有才由水師學堂學生

元管帶魚雷砲艇哨官大有為矣而遭暴疾
卒距乳母歿未逾年無子以堂兄子為嗣傷
已乳母性儉約善居積歲人所得除在家置
田舍外尚有贏餘適有貧乏急難求助者解
囊無吝色生時嘗告余曰吾平苦一生家有
薄田數畝兒輩能自立不愁無噉飯處此項

財帛當盡以施捨藉補來世不畱遺後人臨
終猶誼誼囑余代為善舉嗚呼俗所謂慷慨
好義者非耶夫以鄉曲一愚婦人而勇於白
善懇切奮發至於如此其信理篤宅心仁誠
有非搢紳先生所能逮者余方歎其愚不可
及而予乃咲我為愚亦適見其自居於不愚

而愚更甚也客無以對廢然而還因泚筆敘
其顛末所以表明印書之故而乳母好善之
誠亦可由此而得其梗概也夫

光緒十六年季秋下浣合肥李經述撰并書



石印玉歷至寶鈔目錄

太上感應篇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文昌帝君陰騭文

文昌帝君蕉窗聖訓

白衣觀世音菩薩神呪

佛母準提呪

無上菩提佛祖原序

孚佑帝君原序

韓祖師勸奉玉歷原序

柳真人勸奉玉歷原序

石印玉歷至寶鈔目錄

諸仙佛勸奉玉歷各詞

圖像說

玉歷鈔發凡

玉歷條款章句

勿迷道人受淡癡傳玉歷筆記并錄每月

玉歷可證儒書

玉歷可參仙旨

玉歷可括佛教

李宗敏攷核玉歷誌并附論

魯廷棟讀玉歷附記陽律十六條

崔夢麟記玉歷報應證案

徐升菴記玉歷地獄各案十則

求己堂集載信傳玉歷福報十一則

柯潤堂續載信傳玉歷福報三則

潘仰之不散信玉歷惡報

僧道如滅玉歷惡報

袁德初玉歷度母活妻奇驗

夏建謨玉歷夢示前程奇驗徐暄記

高葛氏玉歷禱救危疾奇驗

重刊玉歷印傳應驗

周雁宗記玉歷解釋冤仇事

玉歷近事應驗續記

石印玉歷至寶鈔目錄

津門楊國治述夢記

文海益壽里言

近時果報二則

唐恩裕印送玉歷鈔傳靈驗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人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迤。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

右印玉歷至寶鈔

感應篇

三

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為曲。以曲為直。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墮墮方術。訛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誓賭博。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

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為非。逞志作威。尋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庇陰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敗。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盡厥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

右印玉歷至寶鈔

感應篇

四

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閤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乘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織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為賤。謾罵惡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恃能。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心。自咒詛他。偏信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祀神。殺雞宰羊。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咒。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體。八節行刑。唾流。

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聞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石印玉歷至寶鈔

感應篇

五

關聖帝君覺世真經

人生在世。貴盡忠孝節義等事。方於人道無虧。可立身於天地之間。若不盡忠孝節義等事。身雖在世。其心已死。是謂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無愧心。無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故君子三畏。四知。以慎其獨。勿謂暗室可欺。屋漏可愧。一動一靜。神明鑒察。十目十手。理所必至。況報應昭昭。不爽毫髮。淫為諸惡首。孝為百行原。但有逆理。於心有愧者。勿謂有利而行之。凡有合理。於心無愧者。勿謂無利而不行。若負吾教。請試吾刀。敬天地。禮神明。奉祖先。孝雙親。守王法。重師尊。愛兄弟。信朋友。睦宗族。和鄉鄰。別夫婦。教子孫。時行方便。廣積陰功。救難濟急。恤孤憐貧。創修廟宇。印造經文。捨藥施茶。戒殺放生。造橋修路。矜寡拔

石印玉歷至寶鈔

覺世真經

六

因重粟惜福。排難解紛。捐貲成美。垂訓教人。冤讐解釋。斗秤公平。親近有德。遠避凶人。隱惡揚善。利物救民。回心向道。改過自新。滿腔仁慈。惡念不存。一切善事。信心奉行。人雖不見。神已早聞。加福增壽。添子益孫。災病咸減。禍患不侵。人物咸寧。吉星照臨。若存惡心。不行善事。淫人妻女。破人婚姻。壞人名節。妬人技能。謀人財產。唆人爭訟。損人利己。肥家潤身。恨天怨地。呵風罵雨。謗聖毀賢。滅像欺神。宰殺牛犬。穢溺字紙。恃勢辱善。倚富壓貧。離人骨肉。閒人兄弟。不信正道。姦盜邪淫。好尚奢詐。不重儉勤。輕棄五穀。不報有恩。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假立邪教。引誘愚人。託說昇天。飲物行淫。明瞞暗騙。橫言曲語。白日咒詛。背地謀害。不存天理。不順人心。不信報應。引入作惡。不修片善。行諸惡

事官詞口舌水火盜賊惡毒癘疫生敗產金銀身亡家男盜女淫近報在身遠報子孫神明鑒察毫髮不索善惡兩途禍福攸分行善福報作惡禍臨我作斯語願人奉行言雖淺近大益身心戲侮吾言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災聚慶求子得子求壽得壽富貴功名皆能有成人有所求如意而獲萬禍雪消千祥雲集諸如此福惟善可致吾本無私惟佑善人衆善奉行毋怠厥志

文昌帝君陰騭文

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蠟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祥為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惜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隣朋。斗科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責苛求。

印造經文。創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妻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磁道之荆棘。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於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

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陽中得來者哉。

石印玉歷至寶鈔

陰陽文

九

文昌帝君蕉窗聖訓

一戒淫行

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於處女寡

婦尤宜慎。

一戒意惡

勿藏險心。勿動妄念。勿記讐不釋。勿見利而謀。

勿見才而嫉。貌慈心狠者尤宜慎。

一戒口過

勿談閨閤。勿計陰私。勿揚人短。勿設雌黃。

勿造歌謠。勿毀聖賢。於尊親亡者尤宜慎。

一戒曠功

石印玉歷至寶鈔

蕉窗聖訓

十

勿早眠遲起。勿舍己耘人。勿為財奔馳。勿學為無

益。勿見異思遷。身在心馳者尤宜慎。

一戒廢字

勿以舊書裏物糊窗。勿以廢文燒茶拭桌。勿塗抹好

書。勿濫寫門壁。勿嚼草稿。勿擲文尾。於塗間穢

中尤宜慎。

一戒人倫

父子主恩。尤當諭之以義。君臣主敬。尤當引之以道。

兄弟相愛。尤當勉之以正。朋友有信。尤當勸以有成。

夫婦相和。尤當敬而有別。

一淨心地

玩古訓以懲心。坐靜室以收心。寡酒色以清心。

卻私欲以養心。尤當悟至理以明心。

一立人品。

敏事慎言。志高身下。胆大心小。殺今從古。棄邪

歸正。思君子之九思。畏聖人之三畏。尤當不恤人

言。

一慎交遊。

始終不急。內外如一。貴賤不二。死生不異。功過

相規。化夷惠而師孔子。絕姦狂而交中正。尤當立

身為萬世友。

一廣教化。

石印玉歷至寶鈔

素靈聖訓

十一

遇上等人說性理。遇平等人說因果。多刻善書。多講善行。尤當攻邪崇正以衛吾道。

白衣觀世音菩薩神咒

南無音納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白衣觀世音菩薩。訖

三聲後誦正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怛音徒質哆音多唵音庵伽音加囉音羅音

吒音吒伽音加囉音羅音吒音吒伽音加囉音羅音吒音吒伽音加囉音羅音

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南無摩訶般若波羅

密。

此係白衣神咒。有感皆通。無求不應。人苟虔誠持誦。久久自獲神佑。

石印玉歷至寶鈔

菩薩神咒

十二

佛母準提咒

稽首皈依音。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音。我今稱讚大準
提惟願慈悲垂加護。南無。納。颯。哆。音。多。喃。音。南。三藐三菩陀
俱胝。喃。但。音。捷。姪。他。唵。音。庵。折。戾。主。戾。準提婆娑訶
此咒能消一切罪障。成就一切功德。不拘在家出家。飲酒
食肉。但肯誠心持誦。久久自獲神佑。凡人持誦。以十萬八
千遍為度。方能所求如意。靈驗甚多。幸勿河漢斯言。

石印玉歷至寶鈔

準提咒

十三

無上菩提佛祖原序

聖賢救度眾生之心。與天地無終極。昔地藏王與十殿
閻君。憫地獄之慘。奏請天帝。傳玉歷以警世。捧誦之下。恍然
於鐵案之森羅。知輪迴之難免。其善惡兩報。勸戒昭然。實歷萬
劫而不變。合三教以同歸。則將來之恩。赦已往之罪。是編之出。
蓋有迥異於尋常善書萬善者。彼迂儒妄見。視為老佛常談。地
獄之設。正為此。人今鄙人氏。欲將是編重付梨棗。語云。刻善書
者。萬萬善。又曰。刻善書者。世世恩。況玉歷之為寶經者乎。大千
世界。善在人心。報在天地。余不知其功德之幾何。感應之幾何。
但覺善緣無邊。福緣亦無邊也。已。
咸豐乙卯秋序於晴川之陽臺古別。

石印玉歷至寶鈔

原序

十四

孚佑帝君原序

近時世人根行愈薄。動輒作惡。上天慈悲。準善薩諸神議。奏凡遵改悔者。格外加恩。抵免分發玉歷曉諭。欲使世人懺其前非。悔不再犯。省警之誦語。真詮而世人皆不知。現在天下都城隍處。每逢庚申。分派夜遊等神。專查人間。遵信玉歷。捐貲重刊廣傳者。上奏準世世榮顯。報遇災難。印傳者。逢凶化吉。病者印傳。愈痾疾而得長生。夫婦至戚。不相和睦。子孫不肖。肯印傳者。均能親愛改過。如作客能遠傳千百里之外者。免遭風波盜賊之險。害廣勸鄉僻入山分傳。則邪魅虎狼蟲毒。皆不敢犯。非僅超度亡靈。陰司減免自身罪過。且能獲福於陽世。得種種之善報。豈不安樂也哉。

石印玉歷至寶鈔

原序

十五

韓祖師勸奉玉歷原序

大竄之中。聖佛仙真。留筏度生者。華藏龍函。不啻汗牛充棟。然要不如玉歷一書。條分縷析。顯示陽世現造果報。窮究大小地獄之慘苦。一百三十八處。尤足使人惕然省悟。改悔自新。則是善之為功於世大矣。夫人類萬有不齊。上智之士。明善以復初。盡性以致命。洗心滌慮。洞達光明。照澈天淵。超出三界。此不必與言禍福。而福自克享者也。若中下之輩。以夢幻為真。以空華為實。情鎖真如。煙迷覺海。恣所欲為。罔有顧忌。豈知地獄果報。無論古今。將相始因一念之差。終受噬臍之慘。即如秦將白起。長平一怒。殺降兵四十萬。其報在陽間。為豕為蛇。為蜈蚣。皆遭雷殛。身書名姓。歷歷可考。在陰間則永浸地獄。冀涸之

石印玉歷至寶鈔

原序

十六

中唐相李林甫。家造偃月堂。設座構思。傾害同僚。稱為李貓。死後七世為娼。九世為牛。世世為水族。宋將曹翰。怒屠江城。死後示夢於人曰。吾逞一時之威。福唐民受孽。百轉為豕。苦滿後永入無間地獄。嗟乎。人間八百歲。地獄半宵長。經曰。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良可悲也。夫三教同塗。不外陰陽陶鑄之間。而克念罔念。狂聖攸分。故其悲願度世之心。同出一口。孔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迺返凡入賢之綱領。又曰。無意必固我。則超賢入聖之範圍。孟子曰。幾希。明人禽之界限。曰。苟為善。決後世之必興。佛氏之緣歸於盡。在內照而返觀。道祖之法守乎中。惟持循而勿放。蓋人欲之關頭。即生死之關頭。亦即禍福之關頭。人可不讀玉歷而深警惕哉。天帝好生為心。

特準 幽冥教主條奏宥罪恩款頒行下界許其自新改過共
登 天堂故加其顏曰慈恩玉歷一真范子得淡癡所傳原本
各殿檢校章句無訛吾師 孚佑帝君為釋字音降示以俟有
緣命吾條述所以俾廣布流傳為壽世寶箴云
嘉慶己巳一陽望日蓬萊上宮湘子韓道人序

石印玉歷寶鈔

原序

七

柳真人勸奉玉歷原序

世人根行淺薄動輒作惡 天帝慈悲準 菩薩諸神奏議凡
有災禍不加悔罪之人因頒發玉歷以曉諭現在天下都城隍
處每逢庚申日分派夜遊神等專查人間如有遵信玉歷奉行
刊傳者上奏準世世顯榮報以病疴而獲長生或遇窮而致富
貴或應絕嗣而子孫反昌或應命鰥而夫妻轉健在家廣傳可
消兵燹疫癘作客遠傳可免風波盜賊入山分傳不患熊虎豺
狼且並能超度父母亡靈不止滅滅自身孽過已也吾奉 孚
佑帝君諭哀憫男婦墮罪之苦諄諄告誡但願世人隨願隨力
於司命竈神前不拘朔望晦日發虔誠之心刊布流傳俾人人
知警人人獲福則謂是書為神經鬼錄也可謂是書為玉律金

石印玉歷寶鈔

原序

十一

科亦可

時

嘉慶庚午嘉平月望日酉刻降筆

諸仙佛勸奉玉歷各詞

可憐可憐作惡的天饒我不饒莫笑莫笑行善的天不報我報
善惡知多少到頭自曉判數難料尚喜回頭早天公應知道玉
歷真好喚醒人間夢欲倒關聖帝君

醉醉醉若問此醜類本來是掃除污穢菩提子不怖不怖孽障
兒難避難避前世今生一齊把算子計會想一除除非改過志
銳勤心將玉歷佩者就是護身寶貝萬清天使

離情回首隔天涯惆悵春殘遍落花大地無波成苦海朔風吹
夢到誰家瀛洲萬里神仙近玉歷千秋日月華寄語鳳凰池上
客佩來罪滅恒河沙八部真仙

明月清風不用錢醒來歌舞醉時眠上宮玉歷今猶在又度人

石印玉歷至寶鈔

各詞

十九

間五百年清風處士魏大仙

好將玉歷虔心誦飛鸞開化且詢衆淺深得失意如何一筆喚
醒今古夢汝川居士何大仙

誰是功過格誠心一炷香幾篇新玉歷誦罷轉思量李蒲仙

放眼青山過漢陽驢壇笑爾謫仙狂天心還是人心勝玉歷鈔
傳莫漫忘六如唐大仙

智慧皆由疾疾生只當孤孽每寒心果然玉歷真良藥達地通
天亘古今張桓侯

天眼恢恢分明若鏡人心曲曲弄巧如鈎惻舉世昏迷終歸陷
溺望衆生改悔切莫效尤動念積陰功可免刀兵水火隨時行
方便應無疹疾災憂與善類相因依天堂許步藉惡黨為朋比

玉歷至寶鈔

地獄必投十殿圖披堪警小數言棒喝且回頭恪遵斯旨永承
天休乎佑帝君

石印玉歷至寶鈔

各詞

二十

圖 像 說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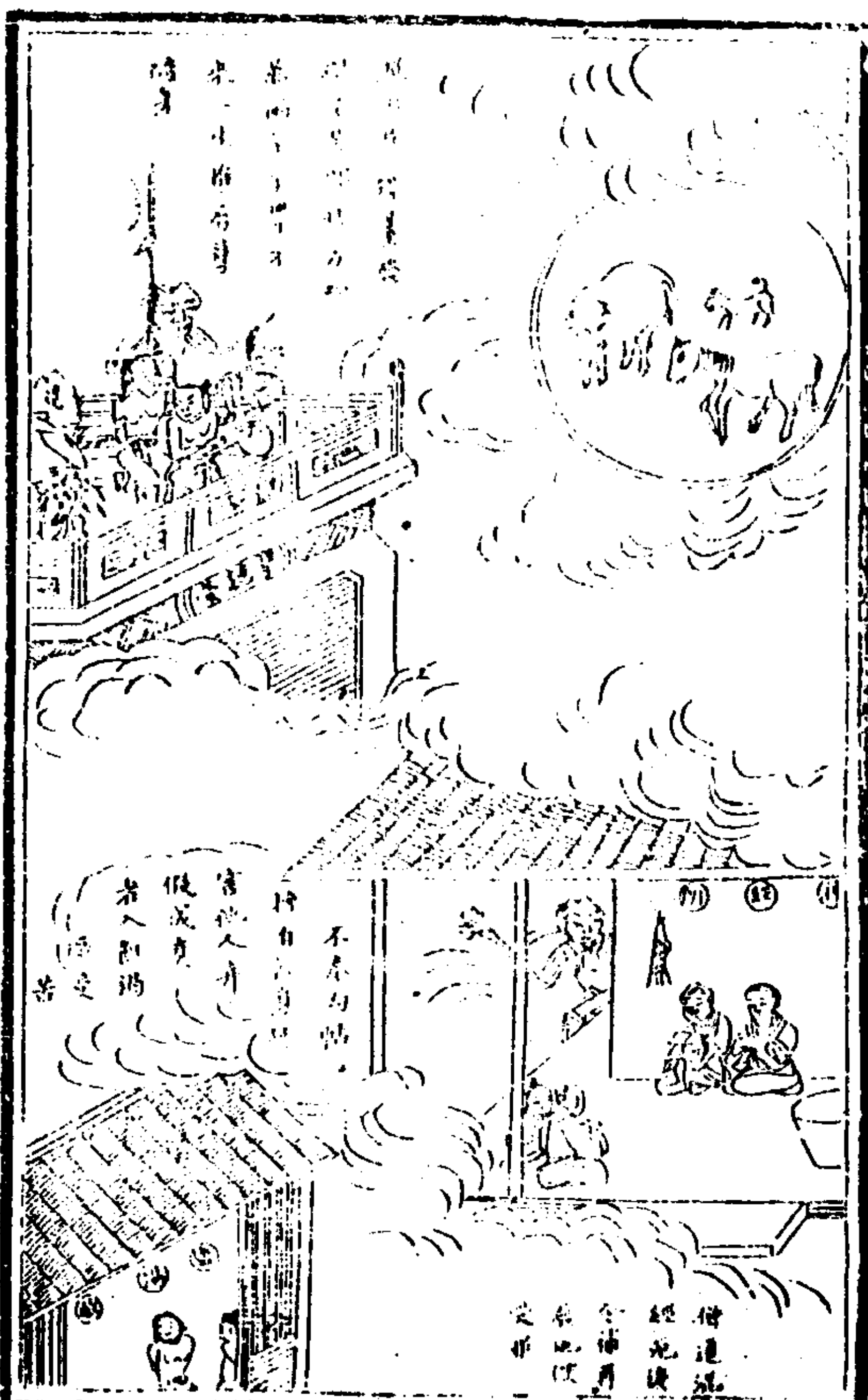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二二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二五



石印玉歷至寶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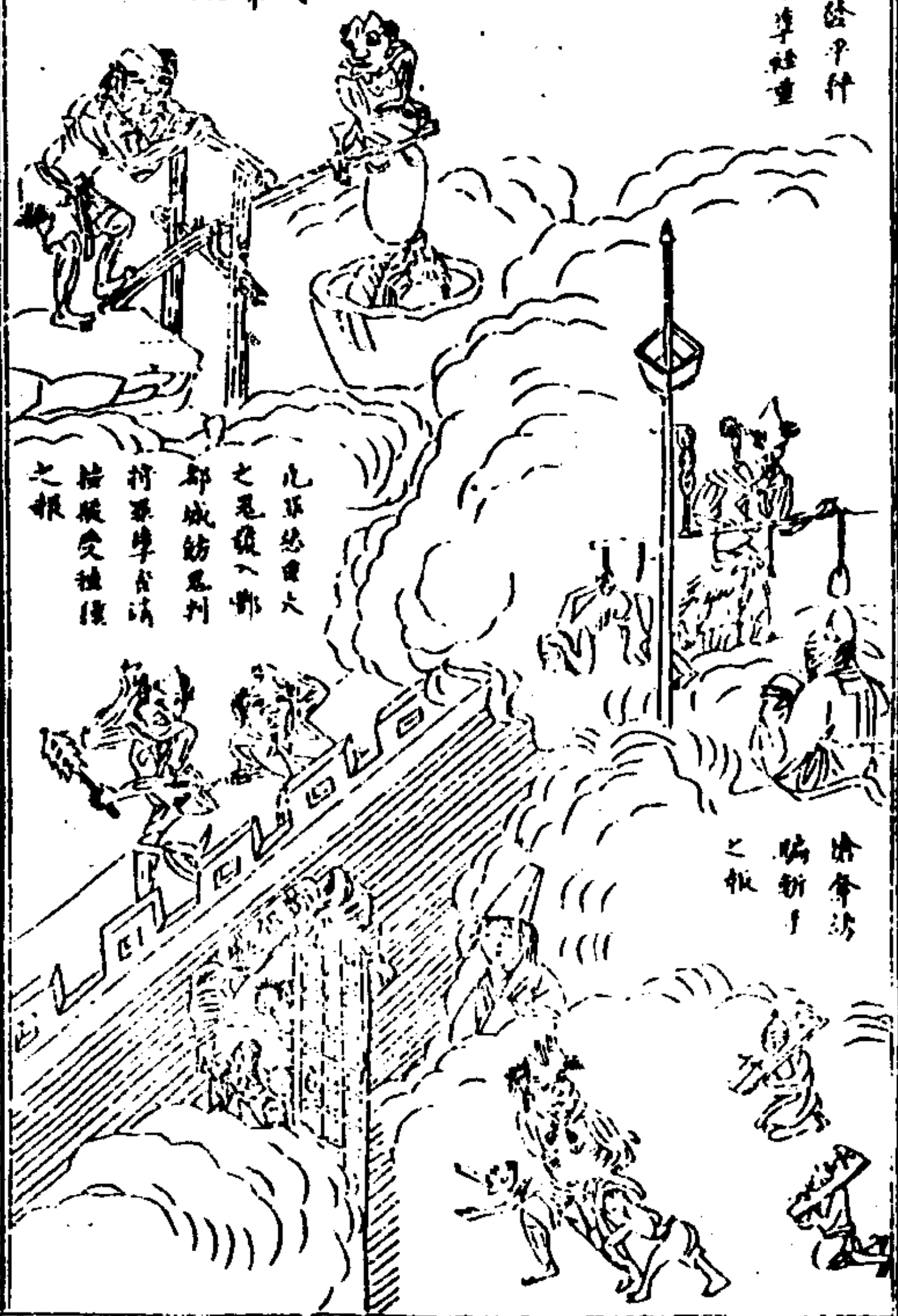
圖像

二六



此出重入餘平什
是謂三平準錢

此幣既不可
清規和鼎部
必有海佛地
自受此洋四
之世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二七



玉歷至寶鈔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二八一



二一七八三

[illegible]

圖
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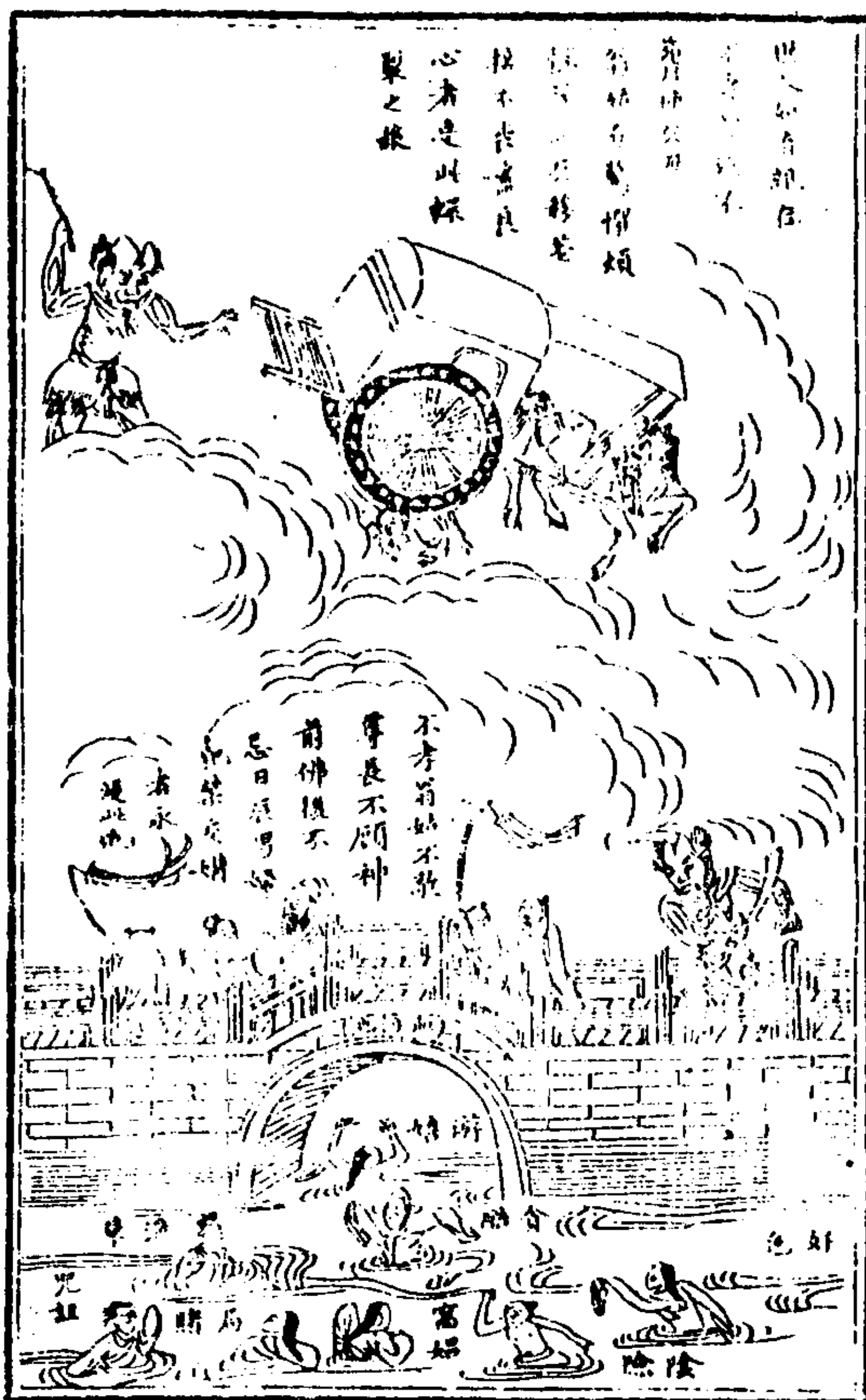


圖
象

三



一二七八五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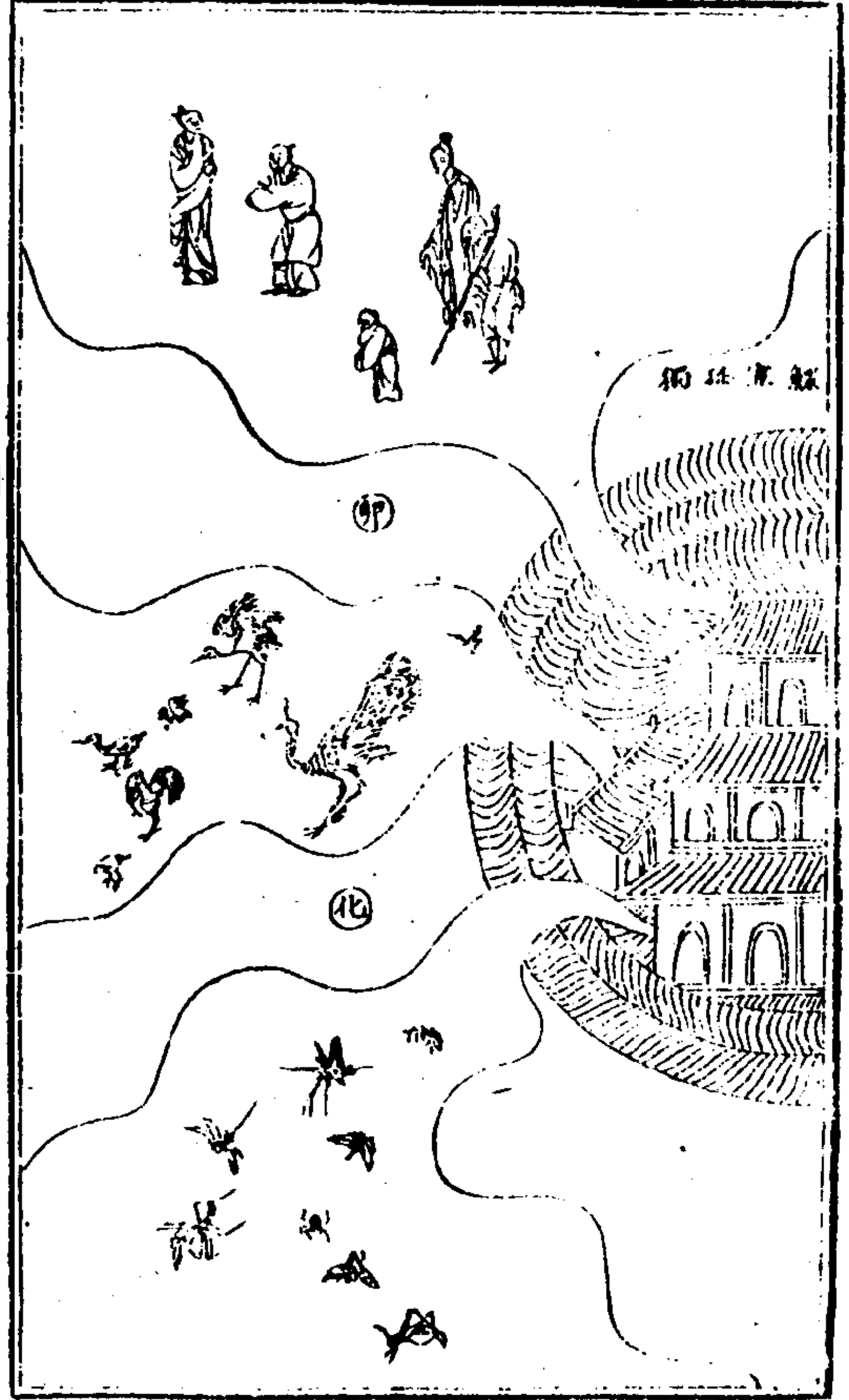
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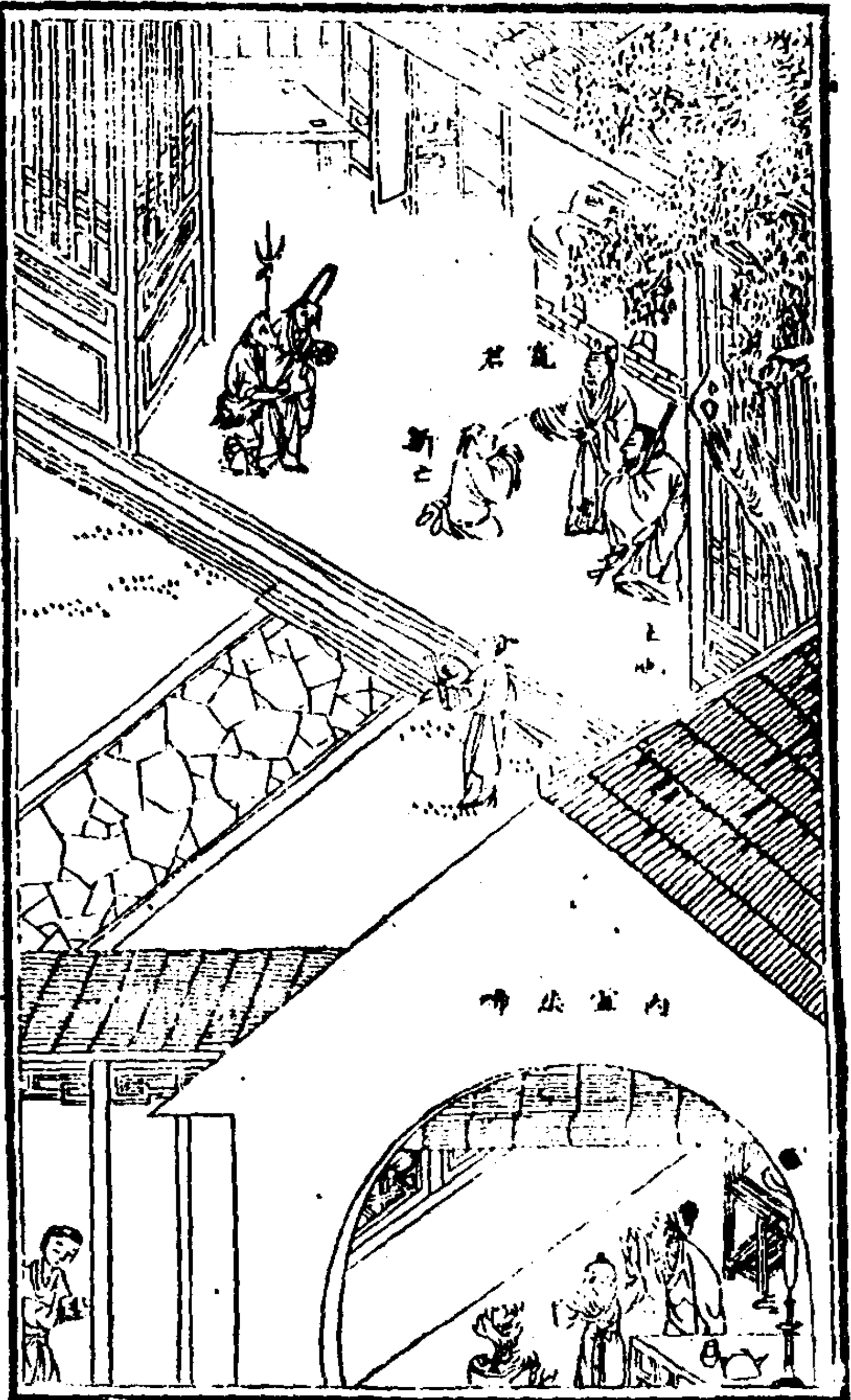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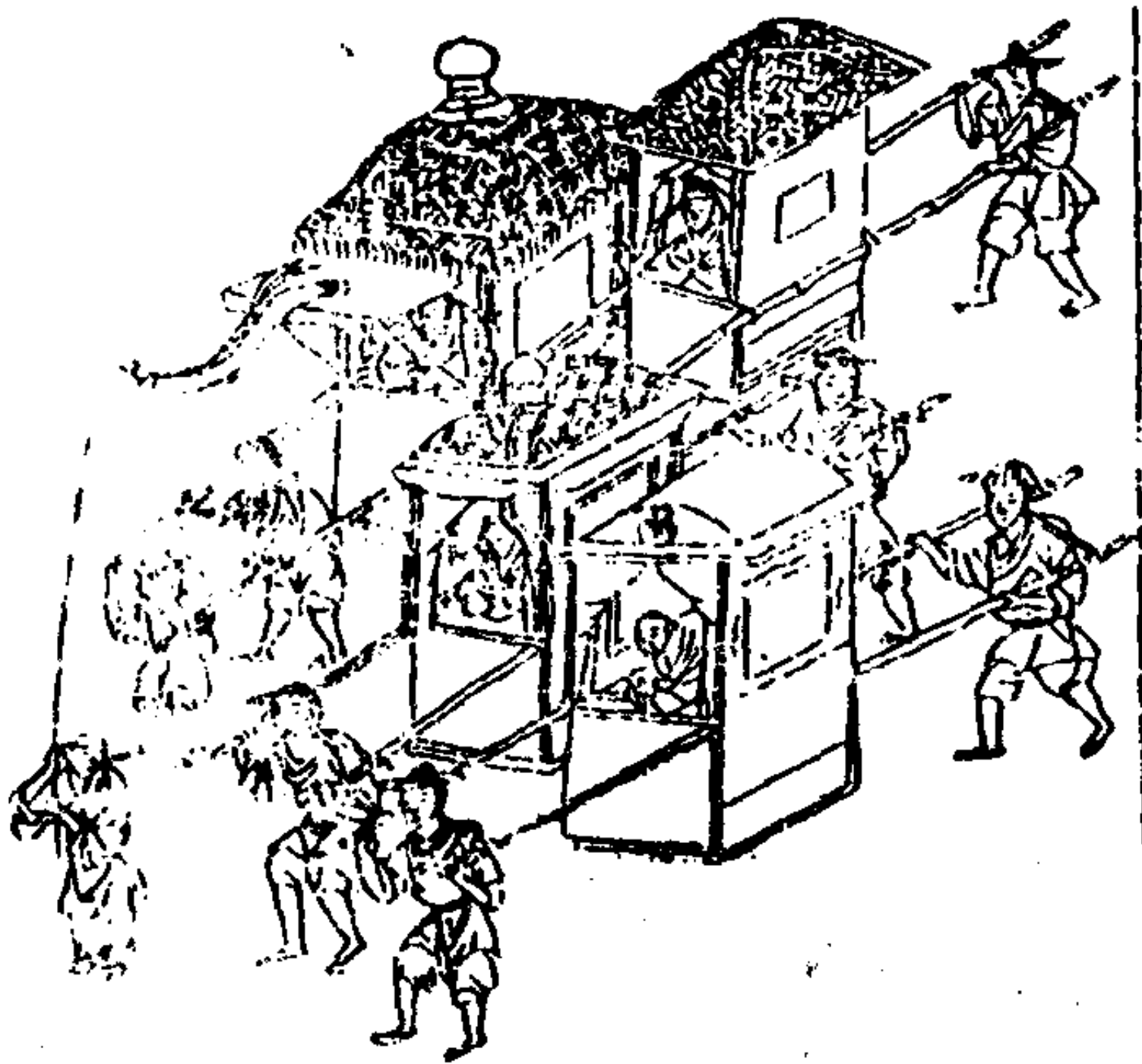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三五

此人所犯之罪
立願改惡不犯
違者其於額上
通明改或來行
字樣亦勿使
鬼使帶去一服
罪減其年號牌
八服九服

玉歷至寶鈔



石印玉歷至寶鈔

圖像

三六

死有分



一二一七八七



陰司之地獄。即人心之地獄也。人心果無地獄。然後陰司之地獄可空。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八

三七

下歷鈔發凡
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誕辰。諸神恭祝。
菩薩大發慈悲。曰。我欲超度衆生。將諸鬼犯各罪分別赦宥。或減等放。令往生六道。奈為善者少。作惡者多。陰司刑酷難逃。當另細細較核。如有犯過能悔。或於陽世曾轉勤作一二善事者。從寬量減抵免。是時。各殿閻君會議。凡人在陽世自幼存心行善者。壽終應得引登仙道。功過相抵。者命終免入三途受苦。即令託生人道。遂了恩義夙緣。善少惡多者。勾入諸獄受苦。仍令往生人道。貧賤壽夭。廣與不。再試。心此增善者。轉生福地。多孽者。復差厲鬼。攝入諸獄受苦。再令投身極貧極賤。極苦之處。生受災殃。死歸地獄。淪其不忠不孝。輕生好殺。多傷。

及不信因果。謬云。人死則精氣盡散。丟下皮囊。無身可苦。只有活人受罪。那見死鬼帶枷。執達故犯。百無一改。慈誤後世。遺害尤烈。豈知身落空亡。魂魄終。是以立法加嚴。添設刑罰。將此種鬼魂。永禁無間等獄。今

菩薩慧眼觀之。垂慈降諭。理合遵奉酌議。在在男婦。往昔作惡。如肯於聖神降生日期。齋戒洗心。立誓懺悔。或竭力作一善事。者。勾至陰司。準免受苦一重。除不忠不孝。陰謀詭譎。橫死害人。致奉雷殛。命喪水火。虎狼蛇毒者。分別加罪。該鬼魂所犯事項。應入何獄受刑。有無改過自新。可否量減。各苦刑數。註明願淺。男婦易知之言。彙集呈覽。俟有功德者。還陽善傳天下。菩薩觀之稱善。即於八月初三日。率同 諸神奏達。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八

三八

天帝奉旨。嗣後諸神檢察。如有世人。矢願向善。能悔改一事。不復再犯。準贖二罪。改悔後力行善事五件。餘罪概赦。男生福地。女轉男身。善事如過五件者。並準潛修冥福。超度眷屬亡靈。脫離苦惱。速將所奏各條。纂載玉冊。通行下界。城隍土地。門竈各神。鬼知悉。慎遵無違。

玉歷條款章句

一殿 秦廣王專司人間壽夭生死冊籍。統管冥司。冥吉凶鬼判。殿居大海沃焦石外。正西黃泉黑路。凡善人壽終之日。是有接引往生。若勾到功過兩平之男婦。送交第十殿發放。仍投人世。或男轉為女。或女轉為男。較量富貴貧賤。以了宿緣。相報至惡多善少者。使入殿右高臺。名曰孽鏡臺。高一丈。鏡大十圍。向東懸掛。上橫七字曰。孽鏡台前無好人。犯起多惡之魂。照見在世。自心之險。死赴地獄之慘。那時方知萬兩黃金帶不來。一身惟有孽相隨。入臺照過之後。批解第二殿。用刑發獄受苦。夫人。天地生之。父母養之。大德罔極。乃四恩未報。不奉勾帖。攬自輕生。除忠孝節義狗難為神之外。或因細故忿恨。或因

石印玉歷至寶鈔

一殿條款

三九

事累連及罪不至死。或欲延害他人。弄假成真。自刎自縊。服毒投水等類。尋死者。門竈諸神。即解本殿。收入飢渴各殿。每逢戌亥。悉如臨死痛苦。照樣現形。或七十日。或一二年後。押魂歸附尋死之處。毋許受享羹飯紙帛。俟其遺累人等。各無牽涉之日。諸神仍將犯魂。解到本殿。轉發第二殿查核功過。罪重者。遞交各殿發獄受苦。至輕生已死之後。若不飲形。或驚覺人者。罪滿日。發入阿鼻大地獄。永遠鎖帶。不許超生。僧道有得人錢物。代人拜誦經懺。遺失字句。頁卷者。至本殿發進補經所。各入黑暗斗室內。藏經懺。其遺失字句。頁卷之處。概皆簽明。勒令補誦。設有燈盞。貼油數十斤。用細線一根。燃火。或時明亮。或時昏晦。不能一氣。即速補足。但在家男婦。自

心自口。拜念一切經咒佛號。即有外錯遺失。只重誠心。不重字句。佛旨免補誦。且於每月初一。按名錄入善籍。如世人二月初一。持齋向北。能發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轉此一念。即免入地獄。能將此編普傳世間。勸男婦聽信。改悔。壽終即命青衣童子。送往西方極樂之所。

二殿 楚江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南沃焦石下。活大地獄。此重罪廣五百由旬。另設十六小獄。

- | | |
|----------|----------|
| 一名黑雲小地獄 | 二名糞尿泥小地獄 |
| 三名五叉小地獄 | 四名飢餓小地獄 |
| 五名焦渴小地獄 | 六名濃血小地獄 |
| 七名一銅釜小地獄 | 八名多銅釜小地獄 |

石印玉歷至寶鈔

二殿條款

四一

- | | |
|----------|----------|
| 九名錢鏰小地獄 | 十名蟲量小地獄 |
| 十一名雞小地獄 | 十二名灰河小地獄 |
| 十三名新裁小地獄 | 十四名劍葉小地獄 |
| 十五名狐狼小地獄 | 十六名寒冰小地獄 |
- 陽世騙誘少年男女。削髮入空門。或賣作婢僕。他入存寄字畫經書等物。暗中圖謀。捏稱遺失。損壞他人耳目。手足醫藥取重利。指下不明。誤投別藥。壯年婢女。不放贖。誘婚貪圖財勢。隱匿年歲。或於媒合未定之先。男女實有惡疾。盜盜等伴。含糊不以情告。誤人終身。查核罪犯多寡。年分深淺。有無延害變端。其孽重者。即令猙獰赤髮鬼。推入大獄。另發應到何處小獄受苦。期滿後。轉解第三殿。加刑發獄。

如能愛惜衆生不妄殺害訓勸兒童勿傷昆蟲或施錢施粥施藥施棺救濟多人及鈔傳玉歷說與世人知警痛改前非準照功過兩平之例交第十殿發放投生人道若於三月初一日能矢願戒殺放生者亦同免入諸獄

三殿 宋帝玉司掌大海之底東南沃燠石下黑繩大地獄此重縱廣亦五百由旬亦另設十六小獄

- 一名鹹鹵小地獄
- 二名麻縲枷紐小地獄
- 三名穿肋小地獄
- 四名銅鐵刮臉小地獄
- 五名刮指小地獄
- 六名鉗捺心小地獄
- 七名挖眼小地獄
- 八名鑊皮小地獄
- 九名剔足小地獄
- 十名拔手脚甲小地獄

石印玉歷至寶鈔 三殿條款

四一

十一名吸血小地獄
十二名倒吊小地獄
十三名分髑小地獄
十四名蛆蛀小地獄
十五名擊膝小地獄
十六名爬心小地獄
陽世膺位享祿不思君德不堅臣節士庶不報水土之恩妻妾負夫主奴僕負家主為人子洞曾受恩惠財產負良歸宗歸支書役兵隸負本管官長夥伴負財東業主囚犯越獄及軍流遁逃因管押求人具保負累官差親屬妄談風水阻止殯葬掘塚換穴盜骨移棺遺失祖宗墳塋抗納田畝租糧誘人犯法唆人興訟寫作匿名揭帖造捏契議書札套指花押圖記添改帳目字樣以及謬說對婚旋合旋退收回錢債不註不銷等件查該罪犯輕重罪重者使大力鬼推入大獄另

發應至何處小獄受苦期滿後轉解第四殿加刑發獄如能於二月初八日矢願不犯準免入諸獄
四殿 五官王司掌大海之底正東沃燠石下合大地獄此重亦廣五百由旬亦另有十六小獄

- 一名著池小地獄
- 二名發鍊竹籤小地獄
- 三名沸湯澆手小地獄
- 四名掌酢流液小地獄
- 五名斷筋剔骨小地獄
- 六名鋸肩削皮小地獄
- 七名鑊膚小地獄
- 八名蹲峯小地獄
- 九名鐵衣小地獄
- 十名水石土瓦壓小地獄
- 十一名戮眼小地獄
- 十二名飛灰塞口小地獄
- 十三名灌藥小地獄
- 十四名油豆滑跌小地獄
- 十五名利嘴小地獄
- 十六名碎石埋身小地獄

石印玉歷至寶鈔 四殿條款

四二

陽世用重秤合假藥用假銀賣發水米浸水柴入粉綾絀刮漿布匹路過雙廢老幼不讓行暗占民間肩販便宜受託寄帶家書不速交付竊取街路砌就磚石盜晚夜燈內油燭窮不安分守己富不恤老憐貧人告貸先允借至期空覆誤事見人有病家藏藥石吝不付給良方秘不傳授殘藥渣及碎磁碎瓦等器潑置街路無故畜養驢馬諸獸致屎糞撒地防礙行人故意荒蕪田地損壞他人牆壁咒詛魘魅造言驚嚇等事者查核事犯大小令鬼卒推入合大地獄受苦另再判發何處小獄行刑期滿日送解第五殿查核若能於二月十八日矢願不再犯或廣傳玉歷續錄古今因果報應事於

各殿章句之後化人為善遺留後世使觀者能悔改免入本殿諸獄且喜暗裏有功

五殿 閻羅天子原居第一殿因憐鬼犯屈死屢放還陽神雪降調司掌大海之底東北沃焦石下叫喚大地獄并管十六誅心小地獄小地獄內各埋木椿銅蛇為鍊鐵犬作墩網壓手脚刀割麻痕鉤出其心血滴慘魂心使蛇食腸給大吞

一名割取不敬鬼神猜疑有無因果報應等心小地獄

二名割取殺害生命等心小地獄

三名割取善願未完諸惡先行等心小地獄

四名割取邪術悖謬妄想長生等心小地獄

五名割取欺善怕惡如惡私等心小地獄

石印玉歷至寶鈔

五殿條款

四三

六名割取計較移禍等心小地獄

七名割取貪男強盜圖姦淫婦等心小地獄

八名割取損人利己等心小地獄

九名割取慳吝勿顧緩急生死等心小地獄

十名割取偷盜昧賴等心小地獄

十一名割取忘恩報怨等心小地獄

十二名割取狠毒殺唆已所未能害等心小地獄

十三名割取誘騙惑眾等心小地獄

十四名割取賭勝好鬪牽連延累等心小地獄

十五名割取嫉善謗賢等心小地獄

十六名割取執迷不改顛倒是非等心小地獄

玉歷至寶鈔

本殿外有望鄉臺面如弓背朝向東西南三方彎直八十一里後如弓弦坐北方朝為臺高四十九丈由高六十三級良善之人此臺不登功過兩平已發往生惟有罪鬼望眼時登臺四顧珠淚交繁忽聞笑語家裏分明遺囑不違教令不伴婦思再瞧子女強橫存下財物搬運交爭由誰抽由誰奪無情或因帳目貽累非輕死欠活的分文必清活欠死的奈失證憑一概糊亂萬事改更三堂親戚懷恨幾許客有幾人想念前蹤撫棺一哭冷笑三聲更有惡報男受官刑種遺不報閻守不貞更遭大劫水火刀兵何止寇虐酷報生平則見及此魄散魂驚陽世不信因果阻行善事燒燬善書糧斗食草論人短失火延害隣里縱火延燒山林剽掠他人墳塚滅跡勢佔官街

石印玉歷至寶鈔

五殿條款

四四

民地填井塞溝舉弓射箭放彈施槍提銃誤傷人誘逼瘦弱疾病人賭力隔牆壁拋擲瓦石害物毒蛇死蛛等物不深埋害世布籠陷鳥斷流藥魚有犯此等罪者發至本殿即押赴望鄉臺俟鬼犯各有所見所聞之後推入叫喚大地獄凡其心應該碎割者再發各層小獄受苦期滿日轉解第六殿查核如能於正月初八日齋戒沐浴矢願不再犯此項本殿各獄之刑可免并準咨第六殿輕減刑罰本殿閻羅天子嘗諭鬼犯云爾等皆說在世尚有未了善願或稱修蓋寺院橋梁街路開河淘井未竣集錄勸善書章未成或稱放生之數未滿或稱父母尊親生養死葬之事未畢或謂受恩未報營矢志而未修行種種等說哀求並求免此世罪前

二二一七九一

居第一殿勾爾等到果有此善願尚可刻日送爾還陽今經諸
缺已各按期七日到本殿雖用四服杏核無甚大過然屍身
至五七未有不朽腐者也昔時存念鬼神知船到江心補漏遲
爾照過孽鏡雖懷善緣原係惡類朕難深信彼以肉身進入冥
途幸得還陽以玉歷傳世度生者曾有幾人乎陰司無怨鬼人
間少怨人爾無多言其來生修善補缺免復臨大吐喚大地獄
可

六殿 卞城王司掌大海之底正北沃焦石下大吐喚大地獄
廣大五百由旬四圍復另設十六小地獄

一名常跪鐵沙小地獄
二名屎泥浸身小地獄
三名磨推流血小地獄
四名鉗嘴含針小地獄

石印玉歷至寶鈔

六殿條款

四庫

五名割腎鼠咬小地獄
六名棘網蝗鑽小地獄
七名碓搗肉菜小地獄
八名裂皮碎指小地獄
九名銜火閉喉小地獄
十名桑火煎烘小地獄
十一名糞淨小地獄
十二名牛馬嚼小地獄
十三名銼竅小地獄
十四名鉗頭脫齒小地獄
十五名膳斬小地獄
十六名剝皮掛草小地獄
陽世怨天尤地憎惡風雷冷熱晴雨對北溺便涕泣偷竊神
佛裝塑法身內臟剝取神佛金衣妄呼神聖諱藏賄悖謬淫
書不燃不敬惜字紙經書塗污勸善書章器皿臥牀椅桌一
切器用潰書字號遺記神像前潑穢物及供奉不潔不成
食牛犬肉併服龍鳳衣裙踐踏穀米等項有犯者俱發入大

吐喚大地獄查所犯事應歸何處小獄受苦期滿日轉發
第七殿再查核如能於三月初八日持齋矢願不敢再犯
并能逢五月十四十五八月初三十一月初十日戒不交媾展
轉勸諭使人信從者準免以上諸小獄受苦

七殿 泰山王司掌大海之底西北沃焦石下熱惱大地獄週
圍獄廣五百由旬並設十六小地獄

一名蝨蛆自吞小地獄
二名管腿火逼坑小地獄
三名割胸小地獄
四名杆杈抗鬚小地獄
五名犬咬脛骨小地獄
六名頂石蹲身小地獄
七名卸頂開額小地獄
八名燒痛狗咬小地獄
九名剝皮豬施小地獄
十名貓鴉上下啄咬小地獄

石印玉歷至寶鈔

七殿條款

四六

十一名吊筆小地獄
十二名拔舌穿腮小地獄
十三名抽腸小地獄
十四名驟踏權嚼小地獄
十五名烙手指小地獄
十六名油釜滾烹小地獄
陽世煉食紅鉛陰乘人胞取死屍骨髓為藥割人肉作饅頭
餽賣食盜取棺內人飾搶奪財物離散他人骨肉將養媳賣
與他人為婢妾任其溺女悶死私孩別贈溺酒無故飲酒費
用較過本身日常應用錢銀之數師長教導不嚴誤人子弟
不分輕重拷打門徒婢僕致令暗傷得病魚肉鄉里裝醉凌
虐尊長枉口嚼舌尖酸搬鬧變生事端者此等情罪分別查
明在於熱惱大地獄內提出發交何處小獄受苦期滿日轉
解第八殿收獄查治

本殿各判官及六獄使司會議奏奉

天帝將前項所犯最重三條。尤加嚴察。罪無寬貸。俾世人深自警惕。一云紅鉛陰索人胞等項。不潔莫甚。乃世人以之入藥。謂可延年卻病。不思此物皆從婦女陰戶得來。安然服之。則是口舌與陰戶無異。心術壞絕。口舌穢絕。若誦經咒。非獨無功。且有罪。一云死人骨灰及私孩全身皮肉配藥。並竊死屍骷髏。冒殯作具。或搗成粉燒壺。此等人雖在世行善有功。終難贖罪。發入各殿受苦滿後。若得轉生為人。當割去耳鼻手足眼目。嘴唇之屬。使殘缺一二事以報之。一云世有餓殍。氣尚未絕者。乃割其肉作饅頭餅之饈。賣與人食。狠心已極。將犯發各獄。治罪受苦加倍。轉歷至第十殿。即轉知第一殿冥主改註冊籍。

石印玉歷至寶鈔

七殿錄款

四七

其應歸人道者。便永入畜道。俾供人啖食以報之。以上三條。非有絕大功德。不能補救。此外若能於三月二十七日持齋。向北矢願懺悔。勸化人間。可消現在之難。難更增來生之福壽。八殿 都市王司掌大海之底。正西沃焦石下。大熱惱大地獄。獄縱廣五百由旬。另有十六小地獄。

一名車崩小地獄
三名碎剛小地獄
五名剪絲小地獄
七名斷肢小地獄
九名炙熱小地獄
十一名焚眼小地獄

二名悶鍋小地獄
四名掉孔小地獄
六名當園小地獄
八名煎腦小地獄
十名爬腸小地獄
十二名開腹小地獄

玉歷至寶鈔

十四名破頂出小地獄

十六名剛火小地獄

五名掘割小地獄。陽世親存不養。親死不葬。任性得罪父母翁姑。使之驚懼愁悶。煩惱不安。若不速悔。前非。情懷日久。竈神先將此等男婦。記明上奏。滅除衣祿。聽任邪鬼隨身作祟。死後歷受前殿各獄諸刑。解到本殿。即命鬼卒。倒拖該犯。擲入大獄。受苦再交各小獄分別加刑。盡極痛苦。復交第十殿轉判。所內改頭換面。永為畜類。如能於四月初一。改不犯。或不拘月日。早晚向竈神祈願。改過。臨終不犯。竈神分作三善。在額上或寫一遵字。或一順字。或一信字。交勾魂使者。帶至第一殿。起至第七殿。即犯他罪。可酌減。免解本殿受苦。再查有無放

石印玉歷至寶鈔

八殿錄款

四八

火陰毒等事。隨同分別。交九殿十殿。發生人道。九殿 平等王司掌大海之底。西南沃焦石下。阿鼻大地獄。闊密設鐵網。週廣八百由旬。另設十六小地獄。

一名鼓骨灼身小地獄
三名鴉食心肝小地獄
五名身熱熱油小地獄
七名取腦填填小地獄
九名羊摘成鹽小地獄
十一名磨心小地獄
十三名黃蜂小地獄
十五名蠟鈎小地獄

二名抽筋搗骨小地獄
四名狗食腸肺小地獄
六名腦竊拔舌拔齒小地獄
八名蒸頭割腦小地獄
十名木夾項頸小地獄
十二名沸湯淋身小地獄
十四名蟻絲繫體小地獄
十六名紫赤毒蛇鑽小地獄

一二一七九三

陽世所犯刑法律例極惡之罪應得凌遲斬絞處決死後於前各殿受過獄苦解到本殿以及放大焚燒房屋製蠱毒煉問香揉腹胎吸臍氣耗童精墮胎孕作淫書淫畫淫具造啞藥聾藥狂藥之人自聞玉歷章句尚執迷不悟改悔仍蹈前愆勾到後應自第二殿起受苦至本殿更添設極刑用空心銅柱練其手足相抱燭火焚燒燙盡心肝遍歷小獄諸刑後發入阿鼻大獄刀穿肺腑自口含心漸漸陷下獄底受痛無要那被害之人家家原業復舊箇箇轉投人身所存創肅作邪方展轉流布待此等物盡絕之後方準提出此獄解交第十殿發生人道如未犯此等惡端且肯於四月初八日或於朔望齋戒立願焚燬此等誨淫害理之邪書其身

石印玉歷至寶鈔

九殿條款

四九

居富貴者能懸賞嚴拿放火兇徒並將玉歷廣傳勸化準現世子孫科甲綿綿死後發往福地投生

十殿轉輪五殿居幽冥沃焦石外正東直對世界五濁之處設有金銀玉石木板奈何等橋六座專司各殿解到鬼魂分別核定發往四大部洲在何處壽夭富貴貧賤之家該為男為女我生者逐名詳細開載每日彙知第一殿注册送呈酆都其有入畜道者按陰律著分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無足二足四足多足等類死就為齋輪推磨轉或年季生死或朝生暮死翻覆變換為一定殺為不定殺之屬概令轉判所內查較過犯分發各方受報歲終仍彙奏酆都足知果報原纖毫不爽

陽世讀易儒士誦經僧道勾至陰司有念誦聖經咒語致諸

獄不能用刑使受苦報者解交本殿繪其本來面目各注姓名名曰墮落生冊即令孟婆神押至酈忘臺下灌以飲迷湯派投人胎或死於腹中或生一二日或百十日或一二年促其壽數使忘三教真言之後再勾到獄查察前惡補受苦報其有功過兩平及功少過多等魂已受苦滿酌定為男為女妍醜勞逸不等發往何方投生先於本殿酈忘臺下點名押赴生座之家轉世為人若罪孽深重者則發入畜道間有婦女等魂應投人道者供稱冤讐未報甘為幽鬼不願投生研厥情由或係素守貞潔誤被惡少計誘成姦或人貪圖財色誑以未有妻妾遣媒聘娶費恨以終或有良女甜騙為妾或有謊許養婦之父母或許撫養伊前夫之子女致令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

癡心曲從失節相贈久之見棄反出惡言揚其醜陋冤無可伸羞忿尋死或因約娶無期耽延誤己得鬱症而亡者聞知負心賊子應得科第此恨難消泣跪求準索命混入科場阻惑選式或該生陽壽未終祖父之餘德未滅姑今更換榜上之名再俟應絕之日準同勾使鬼進門索命仍在第一殿查核判斷若能於四月十七日誓心行善謹奉玉歷勸化世人前愆尚可補救且免來世官刑水火之災

孟婆神生於前漢幼讀儒書長誦佛經過去之事不思未來之事不想終身為處女日勸人戒殺放生年至八十一歲童顏鶴髮入山求道修真後漢時有人能知前世因者妄認前生眷屬泄露陰機是

上帝勅令孟婆為幽冥之神。造醺忘一臺。選擇鬼吏供役。採取俗世藥物。合成似酒非酒之湯。分為鹹酸苦辛甘五味。將十殿擬定發往何方轉世。為人諸魂。派飲此湯。使忘前生各事。出胎後。或流涎。或發汗。或涕泣。或驚恐。或睡不安。啼不止。每帶一分之病。皆由飲此湯迷悶所致也。但陽魂之為善者。其耳目口鼻四肢。較往昔尤為精明強健。易於養育。作惡者則意智消耗。神魂不守。漸成疲乏之軀。此蓋預為報知。隱令人因此益懺悔修行耳。

酈忘臺在十殿冥王殿前六橋之外。高大無匹。周圍廊房一百零八間。向東甬道一條。闊僅一尺四寸。廊房各設盞具。奉領到男婦等魂。即招飲此迷湯。喫多少不拘。如有刁狡鬼魂。不肯飲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一

此者。脚下即有鈎刀絆住。上以銅管刺喉。受痛灌吞飲畢。各使役卒攙扶。從甬道而出。擁至麻索苦竹浮橋下。紅水橫流之間。橋心一望對岸有赤石巖。上有斗大粉字四行。曰。為人容易做人難。再要為人恐更難。欲生福地無難處。口與心同却不難。時有長大二鬼。從對岸跳出。撲至水面。其一頭蓋烏紗。體服錦襖。手執紙筆。肩插利刀。腰掛刑具。圓撐兩目。哈哈大笑。名曰活無常。其一垢面流血。身穿淡衣。手捧算盤。肩背米袋。胸懸紙錠。愁感雙眉。聲聲長歎。名曰死有分。將男婦等魂。推墮紅水。不覺如醉如癡。紛紛暈倒。其根行淺薄者。自幸得轉人身。根行深厚者。輒自悲泣。恨在生未修出世功德。苦根難斷。到此陰陽更變。不能自由。雙足蹬破紫河車。奔出娘胎。一聲落地。遂自茫然。日久

玉歷至寶鈔

積漸漬於物欲。失却本真。不顧善終惡死。何樣結局。又復作拖屍之鬼矣。

轉劫所地。廣七百由旬。上下四旁。俱是鐵柵。內分八十一處。逐處各有亭臺。判吏設案記事。棚外另有羊腸細路。十萬八千條。盤曲環繞。四大部洲間。其內暗如煤漆。為彈道。死生進出路。外則望入亮若水晶。絲毫畢露。判派吏役輪班值守。進出此道者。均各照初生本來面目。分辨無差。該判吏悉係在世孝友戒殺放生之善人。送入此所。司辦輪迴轉劫等事。五載考績。如無舛錯。加級調陞。若有怠惰。或擅權更易。或失察漏檢。奏請降貶。凡鬼魂陽世極惡。經受諸獄苦後。發交所內者。將桃條抽死。為孽改換頭面。發進羊腸細路。為畜類。歷受萬千百十等劫。如胎生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二

各獸。卵生蛟龍龜蛇飛禽等。泯化相生。蜂蝶蛆蟲等。使其轉變輪迴。復投為胎生。俟判數已滿。果能三世不傷物命。可復使為人者。叙明冊籍。呈送第一殿批判。發往弗於逮罪耶尼間。淨提警單。越四大部洲之中。為男為女。視其根器之厚薄。為智愚靈鈍之分殊。

枉死城。圍繞本殿之右。世人誤以為凡受傷冤死者。悉歸此城之說。遍傳為實。須知屈死者。豈有再加以無辜之苦。其城內收禁諸魂。俱非被害遭屈之魂。但冤魂之在此間。欲其俟兇手到日。眼見該兇受苦。刑禁城中。使被害者消其忿恨。直至被害之魂。得有投生之日。方將該兇魂提出。解發諸殿。再受刑苦。若是忠孝節烈之人。乃捐軀報國。軍兵死即成神。或即完其膚骨。發

一一一七九五

往福地投生。不入此城之中。血汚池。在本殿後之左。世人誤聽僧尼之說。以為婦人生產有難。死後入此汚池。謬之甚矣。凡坤道生育。係屬應得之事。即難產暴亡。均不罪其汚穢。發入此池。若生產未過二十日。報身近井。寬洗滌穢衣。高處掛晒者。罪歸家長。三分本婦罪。坐七分應交汚池浴血。又陽世神前。佛後。不忌日辰。如五月十四十五日。夜八月初三十。十月初十等日。男婦犯禁交媾。除神降惡疾暴亡。遍受諸獄苦滿外。永浸此池。又男女好宰殺。血濺廚竈廟堂。及經書字紙。祭器之上者。亦令遍受諸獄苦滿外。永浸此池。如陽世親屬立願。代為戒殺放生。數足日。齋供神佛。禮拜血汚經鐵。方可超脫。

石印玉曆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年

寶藏神之名。世多尊稱。須知此多係男婦在生埋藏錢財。死後仍迷難捨。魂魄附守此處之故。處被起掘。輒見形驚。說但此等魂。因平生無甚罪過。故任其管守。所謂財癆鬼是也。直到菩提點化。身非我有。五蘊皆空。方始猛醒。身尚非我所有之物。況財帛乎。遂即棄捨。投生福地。或有久戀之鬼。至死為聲。不得已而捨之。以待有福者取之。世人若於其出現處所。立誓禱告。將十分之三。替作冥福。再將三分。化為買放生靈。一分歸貧。三分歸己。如是便有正神相助。可保受用無災。鄧都大帝曰。陽世男婦。有見衆生急難。力可能救。而不為受人之恩。而不報。怨必欲仇。而不已。雖苦煉自甘。冀得仙道。死後止免入諸獄受苦。罰為山妖木客。殭屍遊魂。或附性靈於異類。百

十年不等。如能修省返本。終投福地。若作祟災。罪惡滿盈之日。需殛為蜺。永世不能超生。鄧都大帝曰。陽世有食糧充軍兵者。自奉勦除。叛之日始。如果實心實力。及未犯姦縱火。有害民間。雖死於身首異處。碎骨零屍。所有往昔過犯。除司概免受苦。轉世發福。善終若闔城殺死。從賊斃命者。不在此例。仍照生前所犯諸罪。入獄受苦。鄧都大帝曰。陽世有野合懷娠者。未生投以毒藥。既生付之東流。此禽獸之行也。又或惡夫惡婦。每苦子女之多。慮艱衣食。或預先推落。或產而淹死。是與輕殺人命何異。況子女屬毛離裏。為骨肉至親。尚忍下此毒手。甘心自禍。違問其他。如果厭其苦累。何不節慾於未然。乃損墮於成胎成形之後。甚而葬於魚腹。

石印玉曆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四

豈知其罪孽深重。冤鬼早已俟於地下。必罹慘報。縱有他善。此條不赦。鄧都大帝曰。陽世稱說陰司。止有十八重地獄。非也。稱係八八重地獄。如二殿之活大地獄。三殿之黑繩大地獄。四殿之合大地獄。五殿之叫喚大地獄。六殿之大叫喚大地獄。七殿之熱惱大地獄。八殿之大熱惱大地獄。九殿之阿鼻大地獄。八重地獄之外。各另有十六小獄。及本殿之血汚池。枉死城。大小計共一百三十八獄。且又有銅柱火焚。各施刑罰處所。凡發至大獄處受苦。雖皮焦肉爛。筋斷骨碎。臟血毛髮皆無。解到別獄。用刑。悉照初死之魂。復完其披髮裸體之本身。再受痛苦。逐殿逐獄。受苦一般。豈止十八重地獄。容易歷過。近查鬼犯。有往昔在世曾

於街市叢雜中談說因果報應等事。本非有真情化導。或遇根器深厚者。聽聞警覺。勉行一二善事。應照勸人改悔為善之例。量減罪名。計得鬼魂合共五萬零四百八十名。經十王會議。派定八方極邊極苦作之家。分別為男為女。及貧賤孤零病歿。以彰重戒。即令判吏將此等示諭。分繕成冊。流布人間。俾各知警惕。切切。

以上慈恩玉歷條款章句。傳自淡癡尊者。此係原刻舊本。與各新本畧異。范一真子校正。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十殿條款

五五

勿迷道人受淡癡傳玉歷筆記

○淡癡尊者。吾師也。昔時天下太平。庚午秋九月。重陽戊辰日。吾師登高獨步。遊神於渺茫之中。瞥見一石碑。銘曰。無為失道。天知人情。無為窮冥。鬼見人形。心言意語。鬼聞人聲。地收人魂。犯禁滿盈。篆書凡三十二字。又有金釘朱戶。額懸出生入死四字。正在觀瞻。俄有青衣。將吾師扯進角門。參拜即退。立階下。

十殿冥君。從外帶各鬼判。直到殿廷。慶祝

鄴都大帝聖誕畢。帝曰。地藏王菩薩。欲超眾魂。將諸鬼在生過犯。曾有懺悔者。從寬抵免。受苦諸神。已彙集奏達。

天帝降旨。加恩纂修玉歷。通行下界。恪遵奉行。此歷頒發本殿。

以來未逢功行完滿之人。可付還陽曉諭。今階下淡癡。儘可託付傳世。各判吏速將玉歷及諸神語錄。繕寫成卷。前奉天帝鈞旨。所有各奏摺中之繁文。及地神之履歷姓名。概令刪去。止以某帝某菩薩某王某殿判吏所議各條款字句。逐細圈斷。毋庸裝飾。使男婦人人知曉。又朕嘗發言。另有辨明陽間事故。誤傳等條。於壬午年季春甲辰日上奏。天帝準並編入玉歷。今文武各判。可召齊諸鬼。將所繕玉歷。朗誦一遍。付與淡癡。是時彩霞滿地。

觀音菩薩下降。大帝率同十王。并各判吏。出殿恭迎。

菩薩現出焦面鬼王。丈六金身。莊嚴法相曰。

天帝加恩。頒發玉歷。準世間男婦各犯。改悔前非。贖罪減刑。免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九

五六

受獄苦。轉生人道。吾甚欣幸。開付淡癡曉諭。陽世願人人勸善。發菩提心。懇勤善傳。若使劍樹刀山。漸成坦途。地獄稍空。其人定成智慧。引善遠劫。佛。大帝十王諸神。合掌皈依曰。必定成佛。

菩薩又曰。世間如有三教中人。譯音闡義。集作經懺。超脫孽鬼。其人定成功德。仁恕法勝。佛判吏合掌皈依曰。必定成佛。

菩薩又曰。世間如有善男子善女人。見聞玉歷。行住坐卧。常念天恩。發般若波羅密心。勸化眾生。使知懺悔。廣度一切無主孤魂。地獄得清。其人定成救苦消難普惠佛。大眾合掌皈依曰。必定成佛。

菩薩語畢。復還慈悲原相。三灑甘露。駕雲上升。十殿冥君辭

歸。大帝退殿。判吏又於玉歷之後并錄。

菩薩金言。及諸神答語。統付吾師淡癡。謹囑毋忽。越三十餘年。戊申夏六月。貧道雲遊四川成都雙流縣路。遇淡癡師云。吾經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開而至汝。可傳知世人。陽間犯罪。老幼廢疾。及婦女。各皆準有折贖收贖之條。或逢皇恩大赦。可免可減。且有隱惡掩飾。非卸逃脫者。陰司則絲毫不能漏網。無赦無贖。止有悔過遷善。可以消抵。奈世人不思一念起滅。人獸分形。凡有從前過犯。在婦女百人之中。醒悟者尚有一二男子。則千無一悔。更有死在目前之輩。終不改過。甘自負罪。幸今菩薩慈悲。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記

五七

天帝加恩。準贖罪惡。大開幽冥方便之門。令吾曉諭世人。須知人身難得。當活著時。悔過遷善。方能保得現在。汝素有勸善之念。今轉授汝。將此玉歷速鈔傳世。毋負吾志。貧道接誦。師已飛升。即將是卷鈔錄刊印。每逢聖誕日期。矢志奉行。展轉廣布。如能化得一人。他能免過。已亦有功。惟願世間男婦。恪守是編。莫待墮入地獄。改悔無及。并錄。

諸聖誕辰於後。

彌勒佛聖誕	及天臘之辰	正月初一日	宜立敬
五殿閻羅天子聖誕		正月初八日	宜立敬
天帝玉皇聖誕		正月初九日	宜立敬

一殿秦廣王神誕
二殿宋帝王神誕
三殿五宮王神誕
四殿五宮王神誕
觀音菩薩降生之辰
二殿楚江王神誕
六殿下城王神誕
七殿泰山王神誕
八殿都市王神誕
九殿平等王神誕
釋迦如來佛降生之辰

二月初一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日	宜立敬
二月初八日	宜立敬
二月初九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一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二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三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四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五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六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七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八日	宜立敬
二月初十九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一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二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三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四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五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六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七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八日	宜立敬
二月初二十九日	宜立敬
二月初三十日	宜立敬

石印玉歷至寶鈔

聖神誕期

五八

十殿轉輪王神誕
天下都城隍神誕
觀音菩薩成道之辰
地藏王菩薩聖誕
竈君神誕
鄧都大帝聖誕
孟婆神聖誕
釋迦如來成佛之辰
司命竈神上奏之辰
另每月初一十五兩日。俱宜洗心滌慮。齋戒自持。
玉歷一書。前於戊寅夏六月。傳授東阜刊印。今庚戌貧道進

四月十七日	宜立敬
五月十一日	宜立敬
六月十九日	宜立敬
七月三十日	宜立敬
八月初三日	宜立敬
八月初九日	宜立敬
九月初三日	宜立敬
九月初九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一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二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三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四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五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六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七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八日	宜立敬
九月初十九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一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二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三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四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五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六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七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八日	宜立敬
九月初二十九日	宜立敬
九月初三十日	宜立敬

香三竺將此原刻全卷併諸聖誕辰復授與武林印傳惟願善男信女隨緣印施或萬或千或百或數十卷普傳各地功德無量

佛歡喜曰勿迷道人謹識

○謹按淡癡尊者宋時真宗朝人心存普救志切痼痼鐵杖芒鞋雲遊天下偶以肉身進入地府玉歷一書實其親受於冥王傳之人間勸化世俗後白日乘雲上升封洪濟真人常騎驢行江浙村市間人多見之其弟子勿迷亦復得悟真詮能攝元神不食烟火者十年無疾坐化載揚濟菴類書仙釋編內

石印玉歷至寶鈔

聖神誕期

五九

玉歷可證儒書

○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信斯言也則知人有此身不可以常保背善趨惡恐反終之後不免為異類

○昔有問程子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聖人一句斷盡了此意須自見得觀程子不能直指無輪迴之說孔聖有焉知死之言則死後不盡隕滅真確無疑矣

○周濂溪諱敦頤字茂叔春陵人也初叩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曰以消向爾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為何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參究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

玉歷至寶鈔

○張子論心說孔聖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是天堂地獄鐵案蓋君子循天理日進高明即善人天堂之登小人徇人欲日究污下即惡人地獄之墮古來聖狂之別卻在一心其心正大光明則陽和之氣自召吉神其心污濁暗昧則陰慘之氣必遭惡鬼

○司馬溫公曰上有天堂君子死後居之下有地獄小人死後居之斯言雖簡可賅一切

○南史梁武帝夢眇目僧執手燼入宮內覺而報後宮生子幼即病目醫療不效竟眇一目是為元帝則轉輪之說非謬隋史開皇中太常寺丞趙文昂死而復活云入幽見周武帝鉗鎖一房喚文昂云卿此還家為吾向隋皇帝說吾諸罪

石印玉歷至寶鈔

玉歷至寶鈔

六十

俱已辯白了惟滅佛法一罪未能得免為吾營功德俾離地獄及出又見糞坑中有人頭髮上露問是何人答云秦將白起

○宋史王荆公字堯所為不善凡荆公悖理傷道之事多出於堯所死後荆公彷彿見堯荷鐵枷立於門側由是捨宅建寺為堯追冥福脫其苦難

○范祖禹將生其母夢一偉丈夫立於側曰我漢將軍鄧禹也覺而生兒遂名祖禹以鄧禹內行醞備遂字之曰醞夫

○事文類聚等書載羊祜識環鮑靚記井向靖則女亡而再育珮帶猶知文潛則幻質以還生香囊尚認此皆儒家之說可

一二一七九九

證因果之言。至若玉歷首章所云。再試心性。不增善惡多孽。者。死復歸地獄。沉淪寶道。投生畜類。如李士謙所記。解化為熊。杜宇為鷓鴣。張君為龍。牛哀為虎。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鼈。宣武為鼯。郭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鳥。書生為蛇。其散見於儒書者。指不勝屈。然則投生異類之事。豈虛誕哉。

○先儒洪邁云。親見殺豬羊者。臨終臥地作豬羊鳴。且近世有死後投胎為豬。雲栖乞命者。又有產下之兒。或是牛頭。或蛟身。或產肉毬如蛋者。人尚生畜產卵。豈無死去投生異類次第填償。互受劫報。

石印玉歷寶鈔

玉歷寶鈔

六一

玉歷可參仙旨

○文昌帝君母妙惠真人語曰。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漸來漸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

○東嶽大帝回生寶訓曰。天地無私。神明鑒察。不為祭享而降福。不為失禮而降禍。凡人有勢。不可使盡。有福。不可享盡。貧窮。不可欺盡。此三者。乃天道循環。週而復始。故一日行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一日行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損人利己。切宜戒之。

○文昌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

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德。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又曰。欲廣福田。須憑心地。行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又曰。濟急如濟涸轍。之急。救危如救墜羅之雀。又曰。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於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於眉睫。又曰。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舉此數語。已足發明玉歷之旨。

○太上老君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真武帝君曰。矯妄求榮。名譽不揚。刻薄致富。子孫遭殃。行惠布德。福祿來降。寡欲淡味。命壽而康。毋欺暗室。毋昧三光。居心正直。神明俯傍。消危度厄。佑啟無疆。

○回道人曰。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起己。汝欲延生。須

石印玉歷寶鈔

玉歷寶鈔

六二

放生者是循環真道理。他若死時汝救他。汝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許真人曰。霹靂無私震。一聲世間善惡最分明。人能日用行方便。無難無災福自迎。

○回頭真人曰。回頭好。回頭好。世事將來一筆掃。紅塵隊裏任他忙。我心清淨無煩惱。終日會何時了。只恨家中財帛少。分明傀儡線牽提。線斷之時身跌倒。無常到。沒大小。不美金銀不要寶。不分貧賤與王侯。年年多少埋芳草。看看紅日落西山。不覺鷄鳴天報曉。急回頭。莫說早。小小孩童易得老。才高北斗富千箱。業障隨身原自造。勸世人回頭好。

又曰。大荒元氣鼓洪鍾。善惡之為任爾曹。二五真精成造化。

是非也不與纖毫

○李佑帝君曰吾觀玉歷知菩薩之行願世尊之廣教將以此為木鐸振聾人有善緣守此條例可造聖賢仙佛人有惡根悟此箴規當免輪迴劫報今以二十條修身立命之本為玉歷之精蘊藥世之良方勸條列左

- 一曰孝
 - 二曰敬
 - 三曰忠
 - 四曰義
 - 五曰守
 - 六曰忍
- 孝行之首天地所欽居處日用宜體親心敬則無肆每事兢兢如承大祭如履薄冰忠以報國炳著乾坤關侯武穆不朽精魂義無苟求貞正自處雁不重羣犬勿二主守身如城嗜慾勿攻素位而行有初有終忍辱為榮廉頗負荆淮陰胯下滅項功成

石印玉歷至寶鈔

玉歷參仙音

六三

- 七曰端
 - 八曰方
 - 九曰仁
 - 十曰厚
 - 十一曰不驕不詐
 - 十二曰不貪不嗔
 - 十三曰不欺不罔
 - 十四曰不邪不淫
 - 十五曰相親和睦
 - 十六曰同善同誠
- 端人取友不狎邪僻教訓正俗鄉黨矜式方先絮矩復礪廉隅不諧汚世落落自殊仁同天地愛物愛人先通後達始於親親厚德無疆坤道之成無為刻薄怒觸雷霆驕則無禮詐則無信禮信胥亡元良汨盡貪而無厭嗔而無歇非墮餓鬼即入蛇蝎十惡律云貪墮餓鬼嗔入蛇蝎不欺不罔欺由罔生心地難昭死父生君敢亂亂罵不邪不淫淫是邪緣見色勿迷粉白黛綠骷髏東西相親和睦親愛存心視無隔膜天下一家誰可疎薄同善同誠明善誠身聖訓誦誦同成正覺不別羣倫

玉歷至寶鈔

十七曰化己化人人已立達大化同歸煩惱消融靜者之機十八曰好道好義道義光明秉彝之性常念在茲所性堅定十九曰廣勸廣行功成惟志勸令修行廣大無私普度眾生二十曰無非無是是非盡起端由妄為聖哲無妄本體不虧以上李佑帝君增勸敬信懺悔二十條係李亮從悚然集錄出特登之

石印玉歷至寶鈔

玉歷參仙音

六四

玉歷可括佛教

- 楞嚴經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莫言不報時節未到
- 寶鑑編云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 因果錄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
- 涅槃經云業有三報一現報現作善惡之業現受苦報之報
- 二生報或前生作業今生受報或今生作業來生受報三速報眼前作業目下受報須知天地無私於人前生所作不同則今生之報亦人同
- 慧遠禪師云聰明不能蔽業富貴難免輪迴

一一一八〇一

○悚然僧云。人生孤苦貧賤。惡疾所纏。奇禍所逼。以及盲聾瘡。啞。跛。手足。五官不備等類。因其前生受享過分。或今生少時。不惜福。或少年奢侈。或多昧心之事。故至衰老無能。種種受苦。是即現報之一證。不然。彼命中或有應得福壽者。何以不旋踵而竟致貧促。相上或有應受災耗者。何以一轉盼而坐享豐饒。蓋轉移之機。在天心不在人力。人當自存其心。以體天心也可。

○燃燈佛云。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人莫作。衣食隨。樂自然快樂。算甚麼。命問甚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網恢恢。報應殊速。諦聽吾言。毋自傾覆。倘爾執迷。終墮六畜。

○晉菴祖師偈曰。畜生本是人來作。人畜輪迴古到今。不要披。

石印玉歷至寶鈔

王應括佛教

六五

毛並戴角。勸君休用畜生心。

○覺世長老云。地獄實果有之。蓋人性念於善。則屬陽明。故入於輕清。可登天堂。念於惡。則屬陰濁。故入於昏暗。使歸地獄。每見世人。病危。眼光落地。畏鬼魅。或耳聞銅叉鎖鍊聲。因囑家人。焚鐵帛。許願禮拜。或風燭勾使。忽到藏身無所。帶至冥府。鞠勘。遍受破。打。腰。烙。爐。湯。沸之苦。輪迴異道。此皆由人心之不善耳。若不及早猛省。事至而懼。所謂及時抱佛腿。無益也。

○覺世長老又云。世間有應無子女之人。雖多置妻妾。終無誕育。或有死於母腹。或有與母而亡。或有早夭。或有中年先死。皆因夙根淺薄。還報相阻。另掛別胎。如其父子母女。年老相。

依或順或逆之不等者。則又視其前生恩怨之如何。稱量相償。及有無積善之故。蓋積善乃能培植。培植必先省過。此最切要處。

○幽冥教主云。世人不教子弟讀書。昧理犯分。但知請佛老禮懺。以進香祈禱為善。不知此因非善也。夫善者。遵理而行。奉天為則。以己之善。化人之善。將天地亦報之以善。每見不善之人。以行善事為迂。而反以不善待其親親。死則曰入地獄矣。非和尚不能超生。非道士不能出世。於是為僧道者。騙煽多方。如破地獄。破血。污。寄庫。開天堂等事。不一而足。試問破地獄一事。地下獄門。竹竿子可搗得開乎。果如所言。則是富貴人作惡多端。死了拜幾卷經。叫幾聲佛。遂離苦楚。將苦壞。

石印玉歷至寶鈔

王應括佛教

六六

了沒錢作佛事之人。是造物亦災涼矣。即以佛論。佛坐蓮花。上何等快樂。彼作惡者求之。佛遂手援之乎。吾謂心曰。是佛心田。即是天堂。心田好。順天守理。則父母超生。心田不好。逆天違理。則父母永不超生。不然。日求佛援。佛雖欲援之。而無能援之也。我亦是佛中人。凡道理所在。佛非沒分曉的。善則不必求佛。而佛自祐之。不善則磕破了頭。亦無益處。吾願世人及早回頭。奉行功過格。莫作昧理犯分之事。流為狂妄。則我必佑之。不要和尚道士。拜懺禮頭也。

附錄

唐京都宏福寺元英法師自示藏回上表
太宗皇帝十二月分禮懺祈願日期

正月初一日○平明時○向南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二月初九日○雞鳴時○向南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三月初七日○人定時○向西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四月初八日○半夜時○向東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五月初三日○黃昏時○向東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六月初七日○半夜時○向南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七月初六日○黃昏時○向東方○四拜○發願行善○減罪一百劫
 八月初八日○中午時○向南方○九拜○發願行善○減罪三百劫
 九月初九日○中午時○向南方○九拜○發願行善○減罪一千劫
 十月初一日○中午時○向南方○九拜○發願行善○減罪一千劫
 十一月初三日○黃昏時○向西方○九拜○發願行善○減罪一千劫

石印玉歷至寶鈔

發願日期

六年

十二月初三日○黃昏時○向西方○九拜○發願行善○減罪一千劫
 以上日辰乃聖賢仙佛集會之期若能依此行禮懺悔
 終身順遂後裔繁昌由收刻四生經錄出

李宗敏攷核玉歷誌

○玉歷一書受自道人淡癡而勿迷弟子傳之者也乾隆辛巳
 敏容居江右見之係宋版舊本二十三張首行下皆時天下
 太平庚午秋九月重陽戊辰日淡癡登高獨步遊神於渺茫
 之中及二十四張末頁有貧道於戊申夏六月雲遊四川路
 遇吾師淡癡并有宋紹聖五年勿迷鈔錄勸世字樣與新
 本稍有參差新本稱遊西川而舊本則云四川舊本有紹聖
 五年而新本則失去此外則悉若合符節也世之見是書者
 非斥為語句庸常即指為聲稱怪僻甚有好為辯難者以為
 凡引年月與淡癡勿迷已屬無稽其他尚有何說敏因翻覆
 尋求在於乾隆甲寅春見釋典中有宋時淡癡會於陰司賜

石印玉歷至寶鈔

攷核

六年

傳冥事雖天機例嚴漏洩而陽間怙過不悛未必非
 天帝之所深憫也假使擬以授勿迷俾垂世戒夫豈事出不經
 至若年月查宋仁宗天聖八年係是庚午爾時遼邦太平十
 年也淡癡必遼邦人故稱時天下太平弟子勿迷或居中國
 其曰戊申雲遊四川按戊申乃宋神宗熙寧元年又曰前於
 戊寅夏東卓並今庚戌等語夫戊寅宋哲宗政元紹聖之五
 年正合舊本所載年分今庚戌諒在宋高宗建炎四年必非
 近時之庚戌從此互考已信而有徵矣舊本念三念四張中
 十王慶祝鄧都大帝帝曰朕另有辨明陽間事故誤傳
 等條於壬午季春甲辰上奏
 天帝時追溯必在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地藏王偕十五

神會議八月初三日奉奏

大帝其時必太平興國六年。敏以玉歷之警世。較過捧喝於禪門。爰不揣陋。愚謹稽姓名時代。附之編端。非敢誇確鑿。而無訛。庶不合荒唐。而罔據世間。不徒博雅君子。尚祈再為較正。俾凡聞見者。之確有信從焉。則幸何如矣。

乾隆甲寅清和月。錢江明山氏李宗敏記。

○釋道兩家好談因果。而業儒者。聞焉。吾以為擇術雖分。其引人於善。則一也。李君明山。幼與余同業。儒未嘗從事佛。老日者持玉歷一書。以示余。余伏而誦之。其垂訓與經傳同旨。而吉山之顯著。禍福之分明。尤據事直書。不雕不琢。士大夫固一覽而知。而婦女童稚。亦得耳聞而曉也。况兩

石印玉歷至寶鈔

攷證

六九

間智愚賢否。類有各分。與其告以修德行仁。全忠盡孝。未必人人能聽。何如玉歷之顯然報應。使之動魄而驚心。是書也。淺視之。為勸戒之文。深原之。即存養之道。牖民覺世。其功詎出儒書下哉。錢塘朱鼎附誌

○讀明山李氏記。因攷史傳。宋乾興元年壬戌。為契丹太平之二年。是年真宗崩。太子禎即位。是為仁宗。癸亥改元天聖。則契丹太平三年也。契丹即遼。邦其曰庚午。為天聖八年。即遼邦太平十年無疑。丁未。帝崩。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寧。則戊申。為熙寧元年。又無疑。而戊寅。為哲宗紹聖之五年。壬午。為太宗太平興國之七年。皆彰彰可考。是時代之不謬矣。又神仙通鑑。載天聖年間。有胡僧經吾者。號

癡和尚。精相術。時宋郊與弟祁同業太學。經吾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經吾復遇郊。驚曰。公丰神異昔。必曾活數百萬命。今利小宋。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蓋郊於日前。見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曾端竹以渡之。云。惟私念一歲。安得有二魁。頗疑之。及唱名。祁魁。郊第三。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為第一。易之。豈胡僧經吾。即淡癡其人歟。且淡癡授玉歷。謂弟子勿迷。曰。吾經輪迴生死。地人鬼去來。闕而至。或因吾經二字。易淡癡為經吾。歟。是又未可知也。姑錄之以待參考。黃馬馬亮附誌

石印玉歷至寶鈔

攷證

七十

魯廷棟讀玉歷附記。陽律十六條

○魯廷棟。會稽人。以進士歷中刑部。其自注云。敬觀玉歷鈔傳。地獄各條。令人心悚髮豎。第事涉果報。迂謬之徒。以為語出無稽。未足深信。抗不改悔。致蹈慘刑。殊負上天好生之心。余閱歷秋曹三十餘載。每當罪囚行刑。哀苦之情。不忍目覩。想見陰陽一理。實非誕妄。謹就現行陽律。擇錄十六條。附刊於後。俾世之執迷者。幡然覺悟。知縱逃陽律。難免陰誅。不敢以刑法之疎漏。而屢犯前失。則厚幸矣。一挫骨揚灰。粉身碎體。不留毫髮。此罪大惡極。天地不容。為刑之極者。

凌遲。剖肚。剝腸。支解。四體。寸磔其身。

一斬決

斬首分形名為大辟

一絞決

以繩繫頸而斃之其體雖全而死則一

以上死罪四條雖同一死而用刑各異痛楚之象

一遣戍

自數千里至萬里者發兵農之家為奴使之勞苦

一充軍

自二千里至四千里烟瘴地方安置充當苦差

一流徙

自二千里至三千里遠處地方安置充當苦差

遷於五百里外自一年起至五年充當苦差限滿

石印玉歷至寶鈔

條律

七一

折磨不使安居故里

一腦箍

以繩纏頭顱而勒之腦骨迸裂眼珠暴突

一夾棍

以三木為之夾其兩腳踝骨碎神昏生死係焉

一拶指

以短木五根穿夾十手指其苦與夾棍同

一跪練

以兩膝跪於盤練之上用大槓穿壓脚腕至於骨

一擗耳

碎肉爛將耳提於刑上擗之或更用木架橫縛兩臂不令

玉歷至寶鈔

以上凡十六條皆按罪之輕重分別投施與苦已

石印玉歷至寶鈔

條律

七二

崔夢麟記玉歷報應證案

○宛平崔夢麟筆記云有楊姓者名彩招直隸棗強縣人因歲歉進京謀食從事慶中堂宅其為人性直嗜酒嘉慶十四年春間在帽兒街衙門東真武廟前拾得錢票一張計京錢八千餘文行至黑芝蔴街見一人揪住一少年人推楚問其故乃因失錢票者月日錢數悉相符即慨然還之余聞此事深為嘆美然未晤識其人也至九月間彩招親到舍開欲證明因果一事余細詢之蓋彼於三月中旬因患寒疾昏眩中見其亡父將彼帶至一處宮殿巍我額題東嶽府三字旁有對聯曰陽世奸雄違天害理皆由己陰司報應古往今來放過誰其字金色輝煌大幾盈尺入內見吏是

彼已亡外父章某。原係河間廩生。自述生前註定陽壽五十。九歲因納一有夫之女為妾。減壽十年。又主張族婚再醮。又減壽十年。三十九歲死後。以無別項罪業。得掌陰曹文案。命鬼役帶彩招觀看陰曹刑法。至一處廊柱上反縛一婦人。開膛取心。哀嗥之聲震耳。認是慶宅某管事之婦。而不肯言其氏族。又至一處廊柱上伏縛一人。有一鬼卒在背後用火燒其脊背。認是慶宅更夫韓二。又見一人用兩根粗繩拴脊筋。繫於房樑頂。插一旗。書私漏國課。王一龍往來推拽。叫痛之聲慘不忍聞。亦係彩招所素識。河間販賣私酒私鹽者名王牛子。不知其又號王一龍也。又見林姓者。乃彩招之親戚。頸頸上帶雙鐵釘。又至一處。見一架大鐘。形甚鉅。鐘亭繞立樑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則

七

柱尚未覆瓦。彩招欲兩手合抱量鐘之大小。乃見鐘上人名甚多。有自己楊彩招助銀五錢字樣。旁書引善崔夢麟。又至一處。見一人騎牛背。鞭牛人即喊痛。自道生前酷嗜牛肉之報。又至一處。幢幡寶蓋上供金剛經心經各一本。無數善男女持珠誦經。又至後邊。見高山嵯峨。登山又見黑水滔天。驚懼之極。心中火熱不可忍。見一水缸。注清水半缸。水上有木瓢。因飲數口。不覺涼浸心脾。恍然而寤。開目視之。乃在牀榻上。已越十七晝夜矣。因問某管事之婦。今如何。云。已心痛死矣。問韓二如何。云。背發惡瘡。現在垂危。過數日竟死。又七月見本鄉人詢王牛子近況。云。已死矣。然其症甚怪。每日夜叫痛難忍。須用繩將腰拴住。繫於房樑。方覺稍安。其所見項結

雙釘之林姓。現在湖廣跟官。至八月來信。於春間因患雙對口瘰癧病故。以上數件。俱有證驗。獨不明鐘上姓名之事。病愈之後。思鐘上旁書有各名。料余必知。因特來訪余。問余是何因果。余初茫然也。既而憶及三年前。靈鷲巷寶有鐫鐘一事。余領募帖百張。轉化京錢二十千文。然此事余并未捐助分文。以此微善。陰曹即已注名。是亦可畏之。至今觀玉歷種種報應。實覺悚然。因捐貲敬刊。刊印施送。願我同人。勉修善果。切禱。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林夢麟記。

石印玉歷至寶鈔

附則

七

徐升菴記玉歷地獄各案十則

○江西吳湛七。業商。性貪。誦閻閼巨測。每歲在閩中市布。至山左貨之。必有樣布。以悅買者之目。後復更其劣者。布已盡而樣仍在。其替換之術百變。有西商使同行友市布。至為湛七所弄。商怒詈友。友恚曰。使自往。正復不免。商曰。豈有是假令負者。不復爾面。次日。商自往。得樣布一束。踞坐其上。湛七急則問道。出。具衣冠從門入。迎商一笑。長揖。若熟識者。商不得已。偃起答之。恩恩即進。初不知其為湛七也。而湛七已潛使人換其後矣。商自以為無異。挾布歸。語其友。友取細閱。殊寵薄。不稱。索視前布。如之。友乃還。謂商曰。自往何如。商既得劣布。又遭友誚笑。回思前言。憤甚。遂自縊。其陰詭取利而不

顧其後。大事如此。天啟中。周疾旅舍。時時見鬼。卒驅迫。歷諸刑獄。口中呼叱。晝夜不絕。嘗以黃間。大叫曰。救我。救我。縛我。著火牀上矣。旁觀無措。則亟呼其子曰。沃我水。子不得已。以水噴之。良久曰。釋矣。視其背。赤痕如烙。條條隱起。已又大呼曰。天乎。奈何。科我而釣我脊也。眾益怪。任其叫號。良久。又曰。釋矣。轉脊示眾。其中忽顛起。方寸許。若著鈎者。又呼渴。其子以藥進。不受。以茗以湯。皆不受。曰。非我食也。問何所欲。曰。戶外陰溝水。絕佳。子醜之。不應。則拍牀大詈。不孝。有輕薄子。戲取進之。則狂喜。張喉大啜。一飲而盡。曰。大香美。如是數日而死。死時。遍體焦爛。自言。諸獄楚毒狀。時謂之活地獄。

○弘治中。龔宏知兗州府。最信玉歷。治有嶽廟。素著靈異。每夜

聞鞭扑聲。一日宏晨往謁。寂無所覩。左右曰。虔誠夜往。當得一見。宏如其言。門啟。見鬼卒熾炭。炙一僧背。問之曰。此某寺僧也。募化金錢。供其酒食淫賭。不修寺院。故受此罰。宏歸。使人偵之。僧果疽發背死。

○吳縣戴舉人某。惡孽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間。病死數日。有鄰人死而復甦。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并述見戴舉人析楊極。枯男女質冤無數。冥司責之曰。汝惡當油鍋地獄。忽鬼卒扛一油鍋至。猛火沸煎。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真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解散。地化白蓮。冥司立起。謂質冤者云。他有此真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托生。

矣。冤鬼堅執。冥司曰。嘉興吳某為惡。近因求子為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真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起後至嘉興。吳家果生一子。

○進士蔣某。任山東分守道。有兄弟爭產。兄賄金二百兩求斷。弟賄金三百兩求斷。蔣具受之。因弟多金一百。乃斷與弟。兄氣鬱死。後蔣死。里有紳士。死三日復生。喚蔣子謂曰。我到陰司。見汝尊人已變成驢。托生某家。蔣子不信。紳士曰。尊人任山東時。受賄枉斷。着爾僕某過付。可問之。果然。紳士又曰。尊人託我寄語。喚汝退還此金。并印送玉歷鈔傳至寶書。以脫其罪。蔣子從之。即往買其驢。寄養於揚州放生菴。用二僕飼之。三年而斃。

○山陰平湖邵某者。康熙丁卯舉人也。嘗受人一百金。離間劉陸兩姓婚姻。致令劉女含冤投繯。陸子絕嗣。卒後。妻子同夢見云。我為劉陸一案。削盡祿壽。尚不赦辜。今在某屠家為豕。豕有五尾。半白者我也。次日其子訪之。豕與夢符。買而泰之僧寺。老嫗泄其事。觀者曰。如堵。嗚呼之曰。邵舉人。

○亳州蘇成字蘭亭。性頑狃。而多才謀。生平無惡不作。每見人述善言善行。必指為飾說。見人修善果。則笑排之。或從旁阻撓。年三十一。貧徹骨。身漸縮小。覓食村莊。頭忽變為犬。數日後。其身亦變。惟手足不變。經歲而死。

○莫治書。性乖戾。所為皆逆天背理之事。年四十外。偶病癰症。臥牀十載。便溺滿身。一日忽呼其子。索草數束。即命閉門。不

容人入其子聞內有嘆草聲啟門視之首已變為牛矣
○吳興王某勇悍強暴每用詐計誣買人田哄契到手上交半價便挾契管業餘皆拖騙其放帳則本利全還猶指帖不退分外多索人畏其勇莫敢與爭一日暴死鄰家生一牛主人往觀忽作人言曰我王某也陰司以我騙汝田價罰為牛以償之快喚我子來令其奉還主人驚異往呼其子子至高聲問曰牛何在牛應埋頭不應其子以主人謗父大怒揮拳欲打牛乃言曰汝勿逞強陰司報應甚嚴因歷數某田欠價若干某帳原帖未還藏在何處汝須一一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大哭曰我在陰司受苦甚慘今變為牛如何見人因以頭觸欄柱死

石印玉歷至寶鈔

案則

七

○元秀家財富有四十萬養子四人其餘諸妾所出不問子女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數十輩喧言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而起兩手兩足已為牛蹄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後四子俱犯刑家財沒入官府
○江陰俞生才名遠播乾隆間鄉試文未脫稿即裏具欲出顏色甚慘沮鄰號生力詰之答云先君宦遊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余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十金冤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俱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言訖而瞑後兄弟繼死獨余僅存余前鄉試二次悉污卷昨三更倏見先

君揭號簾責余曰汝不能積德上格穹蒼奈何背吾遺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因以手掩鼻燭而滅余登藍榜不足恨所恨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聞者咋舌同號陳扶青作錦山詩送之

石印玉歷至寶鈔

案則

七八

求己堂集載信傳玉歷福報十一則
○大興縣黃芳洲公任曲陽縣教諭與夫人俱好善公在任時捐資刊金剛感應陰騭各經文數千部夫人亦印傳玉歷千本廣為施送買魚鳥放生萬千數生有五子叔琳康熙辛未探花叔瓚康熙己丑科叔琳康熙乙酉科叔瓚康熙己丑科叔瓚康熙癸巳科並登高第
○膠國維公江蘇吳縣人也天啟時登進上家居不仕收買因果等書必鈔錄分送偶有缺誤無不黏補使全歲俱荒輪穀賑濟時值瘟疫合藥救濟子慧遠順治丁亥進士孫彤康熙丁未狀元景宣癸丑傳應繼讓戊辰進士彤之子日藻乙未榜眼叔子已雍正癸丑翰林日藻之子致仁乾隆己未翰

林敦義丙辰進士累世顯榮皆為善之報於維揚所傳玉歷編有吳門繆彤手鈔所載遵照原本一字不敢增減共一十八字

○長洲彭一菴公遇歉歲必賑濟見好書必印施于定求鈔傳玉歷百本定求及身會狀兩元公之曾孫啟豐亦會狀兩元迄今子孫繁衍簪纓不絕

○崑山徐竹亭公嚴文靖公之幕友也時江浙水災從惠請賑饑全活者無算子開濟於崇禎時寇擄婦女數百鎖閉徐家濟為看守乃悉贈資放去並焚燒已屋抱出玉歷書版挈家避寇於太倉生平印送無算生三子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位至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位至侍郎次元文狀元宰相乾

石印玉歷至寶鈔

福報

七九

學生五子俱登甲樹穀康熙乙丑科炯康熙壬戌科樹敏癸未科樹屏已丑科駿癸巳科

○湖州蔡佩蘭公居家孝友儉用樂施凡貧苦疾病者必施藥孤貧借貸者不取利路過婦女幼孩失守什物難歸見尊長者代為設法賠償見玉歷真可警世將錢倩善書者鈔傳勸世公享壽八十四歲無疾坐化隣近見有仙童仙女引公升車曾孫啟構康熙庚戌狀元元孫升元壬戌狀元

○杭郡徐文敬公身居台鼎道義自開好講三教聖賢事跡集刊敬信錄等書引人於善夫人日誦觀音聖號千聲喜談因果翻刻東阜玉歷鈔傳至寶全書願人改過為善歲荒必捐資賑卹親族子本官至內閣大學士祀官甘肅巡撫孫以

恒官侍郎景惠官鹽法道諸曾孫現又皆列科第焉

○張孟球公任河南臬司居官廉潔恩威並施最喜者刊印玉歷陰陽及蓮池大師戒殺等文最惡者淫畫春方賄具及墮胎絕孕等件造作者置重刑首獲者有厚賞遇有饑寒無論異地家鄉必多方營濟夫人聞公鈔印勸善書文亦典衣鬻飾相助生五子長學厚康熙已丑科次應造乙未科三紹賢亦已丑科四企齡戊子科五景昕雍正癸卯科並登高第○常熟蔣春圃公家雖富饒而一生勤儉如寒士見有勸善書文必命子孫鈔錄刊印獨不吝惜焉蓋天性純粹人也命子孫亦祖武克繩敦善不懈如玉歷感應戒殺放生等書積年鈔刊傳送無算孫榮登科曾孫伊康熙癸丑登科陳錫乙丑

石印玉歷至寶鈔

福報

八十一

登科廷錫癸未登科位至大學士連泗已丑同科溥雍正庚戌科亦位至中堂擢揅丙午同科櫟乾隆辛未科遵信善書其科甲顯貴若此

○嘉靖時江西南昌府熊兆鼎公幼習內外醫十九歲捧讀玉歷見第二殿章句內有指下不明醫藥取利應在本殿發入活大地獄受苦再另發小獄受苦又見有施藥救濟多人及鈔傳玉歷說與世人知警痛改前非等語從此陡發信心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遇有危症須用參而貧不能備者密將參未投入劑中以富家所酬金諒情周急如遇荒年步行不輟其內助亦賢靡不順從夫意冬服葛裙無怨言年八十誕辰忽見廳堂高懸紅綾報單一幅金字書云奉

天帝命熊兆鼎赴福建省城隍司任。三日後。異香繞室。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其子孫迄今。復昌復熾。科甲連綿。炫耀一郡云。

○陳姓為海寧巨族。每晚懸燈街巷。以便暮行。施藥棺以濟瘟疫。置義塚以便掩埋。印傳玉歷勸善諸文。天之報施陳姓者。不乏顯貴。中堂迭出焉。現今科甲踵起。名冠浙中。

○又浙杭之以富甲郡者。本朝開汪孫趙。為四大家焉。其存心無不利物濟人。孜孜不倦。關氏如關槐之太翁父子。當提報時。尚執筆增註丹桂籍。汪氏則施送紫霞丹等藥。歷久不衰。孫氏印送善書。近年又印送玉歷警世。趙氏遵信玉歷。施棺木以濟貧。拾棉衣以給寒。四姓之存心如此。非惟現在富

石印玉歷至寶鈔

福報

八一

厚且各貴顯迭起。積善降祥。可為確證。謹將耳目之所及。舉以為信從者之勸。已上供李氏求己堂集中所記

柯潤堂續載信傳玉歷福報三則

○柯潤堂筆載。吾鄉陳仲長先生。久慕玉歷。思是書近地無版。購覓良難。後客於蘇城古剎。幸獲一本。讀之不覺觸目警心。毛髮俱竦。因語僧人曰。世間善書。無如此種。此非特智者閱之。可以豁然省悟。即愚者聞之。亦莫不慷慨焉。悔昨日之非者。爰發願心。照原書舊式。付工刻版。以傳諸久遠。蓋欲海內人一歸於善耳。乃越三年。其子寶儉。應北閩蔡酉卿試。名登賢書。甲戌會試連捷。復掄會魁。榮直薇省。天道福善。斯非其尤大彰著者歟。

○又載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時。方批燈鈔錄玉歷。聞鬼語曰。某家之妻。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此婦不肯。明夜當縊死。我得代矣。公次早訪之。果然。歸館潛驚其祖遺名琴古硯。得銀四兩。復偽作某子手書。并銀寄送其家。父母得書。信其子無恙。媳因不嫁。得以不死。不久夫竟歸完聚。又聞鬼語曰。我例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帝鬼曰。何不禍之。曰。彼常鈔錄玉歷勸世。又存救人之心。上帝已命作陰陽尚書矣。我何敢禍。後公果官至尚書。

石印玉歷至寶鈔

福報

八一

盧州周質夫。積學不售。年四十矣。偶感殺牛之慘。又因玉歷六殿地獄有不戒食牛犬肉一條。遂舉家立誓。永遠不食其肉。并鈔傳以警世。是年遊泮。旋登第。今子孫亦顯貴云。

集內云。所紀三事。皆親見親聞。並非杜撰。足知人之榮貴。皆善念之感召。早以值其福基。特舉之以為當世之虔奉玉歷者勸。

潘仰之。不敬信玉歷惡報。潘仰之。桂東縣之儒士也。生平喜謗善書。於玉歷首張。那見死鬼帶枷一句。硃書旁批是之至三字。自第一殿起。墨塗章句。至第四殿。復用硃塗。又於第七殿飲酒費用。較過本身日常應用錢銀之數一句上。硃筆大書可笑兩字。又於第十殿章句內。癡心曲從四字之側。硃書婦女自己尋死。與男子何涉。又在轉劫所全張硃書。亂說兩大字。孟婆神章句中。用墨畧點數行。苦根難斷四字。硃筆圈上又圈。而又復作拖屍之

鬼矣。一句圈上九圈。以後章句。非义即塗。至是時彩霞遍地。觀音菩薩下降。忽見火燭天。仰之遂騰身破扉而出。雙手爬地。兩足齊。在櫃中。如被網縛者然。伊妻司氏夢中驚醒。裸體逃命。從仰之身上跨過。親見獻醜。伊子聞喊。捧出玉歷。遞與鄰翁。轉身入室。檢取財物。火炙斃命。時仰之已中火毒。嘆息對眾曰。世間人切莫像我。刻薄毀謗。玉歷招此現報。語訖而逝。逝時身肉糜爛。犬爭啖之。妻逃出後。因礙羞遠奔。路被乞丐姦留。年方三十三歲。饒有姿色。只因與乞丐相姦。親戚概不招認。改嫁復無承納。不久丐死。又同舊僕遠往麻地。後無聞矣。載東阜玉歷增刻後

僧道妒滅玉歷惡報

○有僧達遠。寓西鄉土穀社廟中。與純陽菴道士貫先善。因見第一殿玉歷章句內。有僧道得人錢財。代人拜誦經懺。遺失字句。頁卷者。至本殿發至補經所補誦。并不能即速。一氣補足。又見第十殿內。有誦經僧道。勾至陰司。念誦聖經咒致諸獄。不能用刑等語。遂攜以示貫先曰。爾我都有念熟的經咒。在肚裡。且到轉世自有商量。但現在爾我所靠。是誦經拜懺。若此書行世。爾我生意便疎。我雖燒了幾本。如何燒燬得盡。貫先答曰。我能造手法。為扶鸞戲。爾可向同道播說。得人來請鸞仙。我就弄出箇法兒來。使人不信此書。那怕生意不熟。聞達遠於是四處誑談。謂純陽菴道士大有法術。能請鸞仙。

問事。具極靈驗。今四月十四日。呂祖降壇。須送些香金叩問。便知人間事業休咎。是日晨早。貫先設壇燒香。預為裝點。黃昏後。僧俗男婦。魚貫擠入。跪拜檯外。貫先念咒焚符。頃報騷動了。喚門徒按住砂桌上。劃了幾劃。又喚如有識字的人。上壇來看。就此鈔寫。即有測字的上壇傳鈔。曰。看砂上有吾純陽真人至矣。七箇大字。又有要問事者。速速來問。八箇小字。檯外人等。聞測字的口說。都想要問禍福者。班僧道。那容他們先問。單讓達遠搶近壇邊。跪下禱說。人問到底最好的事。是那幾件。貫先稱說。鸞又動矣。諸人母喧嘩。靜候鈔寫。又令測字的下壇去洗手。添換香燭。眾人又見師徒上壇。不住手的亂劃。測字的復上檯。看見砂內無數端楷小字。云。第一

要敬道家。第二要重僧尼。道士能上疏進表。可保長生和尚能超度亡魂。可往西天。人間凡作惡。只怕的是吝惜錢財。不肯燒香布施。請符拜懺。致有橫逆災殃。今世間有一等扭捏之書。名喚玉歷鈔。傳警世說的。只要改過。一切重罪。就能加倍抵免。陰間那有此等便宜的事。近來并有人刊印。誤了多。少愚人。凡屬男女。有見此書。隨即燒燬。功德最大。測字的方鈔寫到者。一句忽見碧綠寶光。一道沖入者。貫先一箇寒噤。跌下壇來。眼斜嘴歪。而無人色。爬到達遠身旁。並肩跪着。測字的目定口呆。立在後閣。發聲曰。吾柳仙也。奉祖師傳諭。近時人不知修行。輒犯罪律。幸

天帝準菩薩諸神奏議。頒發玉歷曉諭。欲使世人遵改前非。

格外加恩抵免。詎今禿賊達達。鼠子貫先。妄加妒滅。假以扶
鸞。煽惑人心。應墮落轉生。復還本相。查校在何獄受苦。期滿
後。發入阿鼻地獄。永不超生。再有僧道。妒嫉此書者。仍照達
達貫先之報。語畢。眾見測字的。退下。煖閣叩首。男婦皆擠到
壇前。跪下。磕頭。要求大仙。賜箇却病丹方。兒只見砂桌上。其
鸞不扶。自動。人影。哀。鏗。燭。漸明。又有識字的上壇觀看。砂上
寫着。心病須將心藥醫。血肉帶腥少喫些。書中是有波羅密
能使冤愆漸脫離。吾柳仙去也。共三十三字。那測字的復叩
首畢。說我在先紙上鈔寫到功德最大者一句時。糊糊塗塗。
眼見碧綠山樣一座。滾上煖閣。在祖師法身左側。坐下一位
神仙。藍面朱唇。白眉金睛。赤髮黃鬚。身穿大袖綠袍。左手托

石印玉歷至寶鈔

四

八五

着玉瓶。右手提着銀塵。雙脚踏着蓮花。令我口傳祖師的話。
那時我就不知及見其起立欲行。我故退下。煖閣拜送。爾等
進求丹方。神仙已離煖閣了。言論間。更漏已深。男婦悉在巷
裡。丹墀待旦。天明查問。方知眾僧道。覺得沒趣。早將達達貫
先。拖出巷外。向土穀社廟而去。自此達達貫先。皆不能飲食。
狂叫三日。發脹而死。由是合鄉男婦。無不遵信玉歷。併將此
事。顛末。細詰叙明。增刻在此書之後。分播人間。俾知禍有由
招。功無可奪。為後之燬滅玉歷者。願作前車之鑑。東阜玉
歷。編增刻。

袁德初玉歷度母活妻奇驗

袁德初。四川酉陽州袁謹安之孤遺也。七齡喪父。家計殷饒。
母邵氏。以其形瘠多病。憂之。間食本載肥嫩雞湯。能養元補
氣。每食必殺雞一二。和羹與啖。因廣畜雞。雞搜尋蟲蛭。待雞
壯而後充庖。直至德初十五歲。邵氏忽患皮姓。遍身如蟲鑽
雞啄。痛苦臥牀不起。仍令婢僕照常烹殺。德初見母患病。知
其孽報。立為禁止。將舊時所存雞毛骨。腐積如山。引母睇視。
母病日久漸篤。悲啼七載。臨終作蟲叩雞鳴聲。自以手爬碎
其體膚。德初慘見。母死。泣思為我一身。以致多傷物命。遭此
荼毒。誓立戒殺。願年餘。有出嫁錢姓之從姊。甯姑。生產血崩
而亡。魂被攝至一殿。王閼婦籍過犯。應死產闕。命鬼卒押送

石印玉歷至寶鈔

夢驗

八六

第二殿受罪。俄有一官。檢簿代請曰。查錢袁氏。曾勸止翁姑
勿焚枯樹中蟲蟻。三次。又勸夫刊印妙華經戒殺文五千張。
捐助印送魚籃觀音放生經三千張。竈神上奏。天庭已準。
增壽三十年矣。王起立合掌曰。善。即命青衣。攜引送往還陽。
出殿。行至金釘朱戶外。聞喚甯姑救我。見一蓬頭裂皮流血
婦人。係是孀娘邵氏。哭云。我在陰間受報甚苦。回陽務囑我
兒。作些實在好事。贖我之罪。夢中相見。為驗言訖。有赤髮鬼
持鋼叉。將孀刺候拖去。甯姑驚懼。魂歸本體。翌晨復甦。遂以
前事傳與從弟德初知之。德初以為母作佛事。懇切肺腑。誠期
望必為拈香。十九年來。絕無一夢。妻施氏外家祖代原喜戒
殺。并印送經文。德初過其家。偶於書籍中得玉歷古本。悅之。

攜歸鈔寫。年餘得書一百二十餘卷。分傳至一百零八卷。乾隆庚午。元宵假寐。夢見母手撫其背曰。兒果孝也。我今出罪。全仗所傳玉歷。男婦見是書。知警者。得四十九人。今聞君許。我托夢與兒為驗。魂歸葬所。限在十八夜子時。發福地。投生兒亦加增壽算矣。德初哭問亡父母。答早投人身。為窮儒。自少註集因果善書。現已顯貴。問在何郡州縣。不答。一推跌醒。見妻在旁。因細述其夢。妻曰。此皆由爾終日鈔寫玉歷。看魔在心。故有是夢耳。天明。德初至母墓所。焚香祝之曰。兒昨夜夢母疑上添疑。若再得一夢。兒便信心。歸家是夜。睡去。見母復至。指媳施氏怒罵曰。汝嫌夫鈔寫玉歷。扯碎五卷。善事幾被汝壞。今禍報不遠。復敢以疑惑事唆夫。汝真不祥。德初驚

醒。詢妻有扯碎之事。否。答曰。爾又着魔。據我看來。竟有三款。不必信。一者我家戒殺。不買活物進廚。就像僧尼一般。二者今日燒香。明日又燒香。請和尚道士。誦經拜懺。浪費錢財。豈有人身歿後十餘年。尚在陰司裏受罪。倒是爾鈔寫者。幾卷書的功德。能救母。爾就像大悲菩薩了。三者說我扯碎爾書者。書都是爾親手鈔寫。爾親手分傳。剩下的。亦爾親手藏鎖笥中。我眼兒也未觀看。爾信爾娘來說的。分明是爾鈔寫玉歷。着魔。不是真夢。只恐爾早晚要瘋癲起來了。德初復又半疑半信。至十七夜。邵氏又托夢於媳婦母家。及寧姑處。言兒不確信。皆由媳婦又回家。從兒夢中。引施氏至。面責之曰。賤媳。汝舊年七月初六。與隣女周鳳姑。在我家共桌挑繡。將玉

歷一卷。夾放鞋樣針線。次晚乞巧。汝嫌夫不容鳳姑進門。抱恨扯碎玉歷五卷。初八早晨。汝弟施復來。我家察覺。暗將破卷包束掩飾。對兒說。捧云。分傳回家。黏補填寫。幸無漏簡。此施復之善也。幽冥已將施復紀錄大功。後因兒藏鎖嚴緊。不致又被燬碎。今尚糊賴。妄說三款之不必信。其罪彌重。本宅土地神。已準邪鬼進門作祟。禍在目前。吾不忍見。語畢。掀倒妝臺而出。夫妻俱驚醒。德初披衣下牀。剔燈復詢其妻。答曰。信者有。不信者無。忽眼見一大黑團。滾進牀內。不覺戰慄。發噤。向夫曰。將來爾就用心。多鈔寫幾百卷。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德初聞此言。明知妻損玉歷。竊喜母得投生。脫離苦海。持信愈篤。但妻身現懷孕。恐其目前禍報。歡愁並生。是夜

施氏遍體發熱。背痛難忍。急請產科醫。以非內症。辭。又接外科視之。按說患處紅腫。有血光。且臉白唇青。症屬陰險難治。況懷妊已久。不便服藥。攻託。德初正在躊躇。倏忽聞妻弟施復來家。從姊寧姑亦至。見此急症。無不悚惕。因述昨夢。又各各相同。施復并云。扯碎玉歷五卷之事。實有罪孽。酷大。宜乞宥於神靈。德初即奔入廚裏。向竈神矢願。代妻鈔傳百卷。以補前愆。施氏亦從昏迷中猛省。跪下。口稱今後永信。願出針繡所蓄及盥贈之物。盡贈倩人。廣鈔玉歷。自贖。遂見有元服星冠者。入內。向牀一拂。黑團即散。午後。身體退熱。背上硬塊潛消。無復痛苦。翌日臨盆。視所產。則男也。母子均無微恙。此事德初不敢隱諱。凡所自鈔之卷。及倩人助鈔之卷。均將此

事附錄卷末。蓋不啻現身說法。使人入知警。人人遵信。施氏本玉歷之罪人。而轉得為玉歷之功臣矣。我遊義縣。玉歷編後。季亮云。吾在貴州遵義縣內。見玉歷鈔本卷末有此一節。今遊幕過浙。所見刊本。卷末所載悉同。惟詳畧互異。因特誌之以徵所傳之不謬。

夏建謨玉歷夢示前程奇驗徐暉記

○夏建謨字有橋。錢塘之名孝廉也。其自記玉歷云。余戊寅歲。嘉慶三年。館於高氏之護壽廬。四月間。檢架上舊書。得玉歷鈔。傳一本。閱之。知理所固然。事竄烏有。且其詞語淺顯。雖愚夫愚婦。皆可與知。因立願施送百卷。越數日。復為披誦。覺其事涉虛誕。究非儒者所宜言。因此前願頓息。胸中了無是書矣。

石印玉歷至寶鈔

夢驗

八九

試期已迫。恩遽入場。胡能復計及此。三場畢後。歸家自錄經藝。中有二語未恆。恐因此被黜。心殊惴惴。憤然而睡。夢一古衣冠丈人。高幘長髯。有類東坡先生者。余亟以試卷及前程叩之。蒙示曰。子之為人。我所素悉。自今發軔。其中必矣。何多慮哉。但子前所見之玉歷鈔。傳何不及早廣勸分送。余斯時久忘是書。提命之下。愕然問曰。玉歷恐未必真。丈人曰。陰司之地獄。即人心之地獄也。人心果無地獄。然後陰司之地獄可空。明理人胡見不到此。速印送。無多疑。翼然而醒。未敢語諸人。及揭曉。果已倖中。因刷印百卷。并錄是夢以為證。

○玉歷之為書。世人果過之書也。吾祖文敬公曾刊印施送。廣勸善行。具獲福報。往秋同年夏。有橋得兆於夢。刷印百卷。贈

余一編。余見是書。心忤忤欲動。欲增印以廣厥施。苦無資本。今春幸提南宮。得親朋餽贈喜金。刷印五百卷。以了夙願。并附記數語於末。錢暉徐

高葛氏玉歷獲救危疾奇驗李氏柯氏

仁和高瀾自記云。余母舅夏有橋。去秋叨鄉薦。九月十一日。揭曉時。余往賀。舅述玉歷神驗。并舉所夢以示。心甚異之。是時余男顯曾適患痧。越三四日。不能透達。十五日。室人馮氏及女貞卿。又同日疹。而一徒一婢。相繼皆疹。余甚危焉。次夜乃焚香作疏。力求懺悔。并願印送玉歷三百卷。買放生靈三十萬。不十日而愈者四人。惟顯曾以體弱。痧毒不能遽淨。遲

石印玉歷至寶鈔

夢驗

九十

從左耳作膿而化。尤可異者。室人馮氏。疹點已在隱躍間。因勞瘁憂鬱之際。醫者甚懼其臨也。焚疏後。三發汗而疹竟潛消矣。仰叩神佑。舉宅平安。是玉歷之靈驗。竟有捷於影響者。而深信舅氏有橋之夢。為不誣也。

○蘇州葛雨田自記云。夏有橋。杭之名孝廉也。戊寅歲。過余家。贈余玉歷書一本。閱至陰司地獄。即人心地獄之句。不覺瞿然而悟。果報之理。乙卯歲。長孫病在危急。余朝天焚香禱救。願印送是書。孫病立見轉機。今年辛巳二月。長子寅亮患喉風症。勢甚危險。急切無計。得焚香之後。朝天禱救。願再印送。以求即愈。由此汗解。轉禍為福。因感神佑。故前托友在杭刷印三百卷。現已送完。今再往杭刷印三百卷。往外地分

送以廣流傳。用告好善君子。輾轉相勸。敬信是書。獲福無涯矣。

○李氏求己堂集載。山陰劉學湖。於乾隆丙申。挈眷赴京候選。白晝路途間。見一緋衣婦人。言我在生欲印玉歷百卷。爾言無益。硬阻害我死後。冥罪難逃。劉駭視之。是舊時僕婦鄭媽也。驚歸臥病。每見鄭來纏繞。劉妻姜氏。禱許加倍代印。分傳。劉作鄭媽之聲曰。主人之病。因陽壽將盡。我故來剖明此事。行且同往冥府。今既為我印傳玉歷。我仗冥福。當得超拔。可再為主入另印送如數。或可延齡。姜氏即捐資。刷印四百卷。分發四方傳勸。半月之後。夫婦同夢鄭媽來謝。并賀曰。藉此善書行世。幸有數人懺悔。已準僕婦往生。主人延壽。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一

七

即主母功德亦不淺。在後好報無窮矣。夫婦醒時。所述夢語相同。劉病果即痊愈。竹西記

○求己堂又載。南京裴復初。父母在時。奉養甚孝。妻早喪。子大榮。亦孝順。且好善。但復初不信有鬼有地獄。乾隆壬子。往蘇貿易。帶歸玉歷一本。父子同觀看。復初笑稱荒唐。遂置高閣。

大榮獨敬信。欲覓印傳。恐父見責。中止。癸丑。復初病篤。向子嘆曰。今觀面見奇形異相之鬼。叢集戶庭作祟。始知鬼實有之。其地獄亦必有。悔不敬信玉歷。子聞父語。遂立願印傳三百本。復初便聞鬼云。他雖將死。竈神在他額間。已寫順遵兩字。復又聞諸鬼自外呼云。玉旨即到。吾等可快各散。免受冥罰。病果即愈。裴大榮對林椿語

○柯氏潤堂集載。湖北竟陵劉特善。生子天裕。一日染疾。百藥罔效。醫云。雖扁鵲復生。弗能為也。舉家驚惶。莫可如何。特善誠心叩禱。許印玉歷百本。勸世轉瞬。聞病者神氣漸復。前醫云。何一朝一暮之不同也。用藥調治。旬日而愈。

○又載上元陳克寬。因感潘景翁病勢危篤。醫藥罔效。克寬勸印傳玉歷。而對已奄奄不語。魂遊冥府。遇家所奉觀音大士。諭以陽壽已盡。必得刊傳玉歷。印送萬卷。方可延壽。對心喜。遂復蘇。乃述大士所言。家人俱嘆神奇。遂向空立願。奈家貧。不能遽照數刊印。對雖日催。其妻固女流。子復幼稚。即欲鈔寫亦難。哀號靡措。彼蓋不知按年接續。分印分寫。亦可了願。延至十日。對忽歎曰。適大士諭云。冥府已待十日。未見一本。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二

九

鈔印。無能挽回矣。後克寬聞對訃音。詢知顛末。傳播金陵。年來病劇及遇難者。立願刊印。無不有求必應。克寬不敢妄談。乃據事直書。以為勸善之一證云。

○寶山宣煥章。久患痔漏。痛楚難行。嘉慶戊辰三月。偶誦玉歷全書。陡起敬信之心。即於司命神前許願。募刊玉歷。及惜字說敬竈篇等書。求除痼疾。默禱後。夢見一僧持劍來曰。為爾斬痔漏。驚覺。痼疾竟除。劉初對李亮言

○滁州魯兆熊。因母病篤。請醫調治。醫曰。病入膏肓矣。遂欲不藥。兆熊於是叩禱。慈悲佛前。發願印送玉歷二百本。祈母病痊。未及半月。母病愈。兆熊自對李亮言

○如陳鈞。年三十九歲。任望江縣教諭。於嘉慶庚辰六月十

一夜夢至如皋南門外。地藏王廟。有皂衣人引入。見殿上香烟繚繞。兩廊鬼卒森列。鈞旬伏階下。聞菩薩宣言曰。汝以家世忠厚。汝母節孝。及敬神禮佛之報。得由明經。選授學博。汝命中尚有一第。因汝生平有惡無善。早已削去。汝四十歲後。當受汝本身罪報。今者有人送汝玉歷一書。汝既不敬信。又將託汝轉送他人。者。匪不代送。阻人為善之路。其罪尤重。汝將以八月暴亡。不得免矣。鈞大懼。而寤。因憶去歲己卯。應試金陵。有宣城縣教諭黃榮曾之子。曾送玉歷書一卷。又二卷。託轉送與同寓二人。時試期恩迫。未即轉送。帶回望江。置書簾中。忘之已久。至是始憶之。而已無可如何。又以夢中幻事。疑信半參。至八月十六日辰刻。忽四肢厥冷。心神昏亂。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一

九

汗如雨下。昏憤中。乃信前夢之不謬也。然念罪惡雖重。改悔或可解免。一念之間。便覺心地稍清。因力疾具疏。痛自懲責。誓改前非。并許願印送玉歷陰陽等書。草成。就燈上焚之。是夜即夢一神引去。至一大宮殿門外。神遂入內。似代達改悔之意。少頃復出。命姑還。似暫遣其死者。且囑曰。矢願宜堅。慎之母忽。晨起精神頓爽。調治漸痊。記由陳鈞自

○休甯程春普跋陳鈞自記篇後云。有天地即有陰陽。即有鬼神。即有天堂地獄。放蕩者謂生死不懼。何懼鬼神。拘泥者謂人事可憑。鬼神難測。抑思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幽獨中皆鬼神也。善念一感。鬼神護之。惡念一觸。鬼神罪之。余讀書四十年。心頗自負。雖遵信玉歷。然貪嗔癡妄等念。尚

未盡除。出言或傷天地之和。行事或干鬼神之譴。致以明經終老。故五旬後。深加懺悔。今契友陳鈞。因夢改過。具錄以示人。恐離天堂而陷地獄。實與余同志焉。余因自述之。

重刊玉歷印傳應驗碧雲居士

○歲癸酉夏五月。余校訂玉歷寶編志在重刊。越月而告成。纔付梓人。次媳即分娩。喜獲弄璋。詎七日內。兒夜啼不止。口不食乳。眼角垂黃。鼻準額面色俱變。醫生診視。但云熱滯。不知其實為撮口。臍風症也。余檢閱羣書。忽見有小兒臍風治症一則。內云。凡小兒初生。臍上有青筋一條。上衝心口。眼角鼻準間變黃色。及吮乳口暴者。是為臍風。可急將艾絨一小團。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卷一

九

在臍上青筋頭燒之。青筋自然縮下寸許。復於縮下之青筋頭再燒。則青筋自滅。若青筋已至心口。即難救治。余速審視。兒身果有青筋上衝。將及心口。依法治之。筋果消滅。然撮口面黃如初。家人惶恐。因命次男其森禱於。電神許願印送玉歷三百本。保兒無恙。兒即面色變紫。適有田婦到門。用銀針劃兒牙齦數次。兒即吮乳。藥調立愈。忖念余之檢書得方。原出意外。田婦之過門針治。亦實非意中。乃其或使之。若或使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又兒將彌月。長孫忽患身熱。十日不退。蒸四肢遍起紅點。不異。遂漸平康。錄此以見。玉歷之感應如神。余確親身獲驗。不敢誑語云。

周滙淙記玉歷解釋冤仇事

○周滙淙道光所註敬信錄載有詹澤林釋冤事。其錄云。澤林徽州休寧人。年二十一歲。伊伯向在漢鎮蘇松茂硃店幫。明澤林亦隨伯來漢上習學生理。其伯祖住在公巷汪姓房。屋道光十四年身故。澤林每晚回家守臥。一夜陡爾發狂言。我乃王王氏名翠者附體。我生前丈夫姓王名元。乃浙江嘉興人。詹澤林前世為吳耀珍。乃江西南昌縣人。因吳為客至。漸與王元相好。王曾付吳銀一千兩。請吳代為貿易。數載後。王向吳索討本銀。詎吳瞞昧不認。致王忿極。操刀相向。吳接刀反傷王命。逃回南昌。我王翠控稟嘉興主。隨發票文至南昌。拘吳到案。訊實。定罪充軍。此乾隆五十九年事也。至嘉慶

石印玉歷至寶鈔

傳驗

九五

六年。吳逢恩赦放。回我王翠蕭條無依。聞吳赦回。在家只得奔至南昌。復向吳索欠。吳分文不與。更且閉門不納。我王翠孤身無着。氣忿自縊。吳門首。吳仍逃避在外。不二載身故。至嘉慶十九年。吳托生詹姓家。即今澤林。我王翠魂帶枉死城三十餘年。含冤莫白。欲雪前仇。徧我各省。未獲其人。今來漢上找着。定索詹命抵償。以消夙恨云云。每日夜之間。王氏必附詹體數次。使詹自奉其頭。或自咬手膀等處。血痕狼藉。頭頸損破。見者莫不駭然。時有同巷汪君朗亭。年踰七十。勸王氏云。聽爾所述。亦似確鑿有據。但冤可釋。不可結。冤冤相報。循環無已。至所云銀未曾償。魂無所歸。我等願請高道。代作冥福。一救詹之命。一起爾之生。豈不兩全其美。王氏勉強

玉歷至寶鈔

應允云。現在與夫王元同來。船泊朱家巷河下。既承解釋。送歸。須辦大船一隻。男女鞋襪二雙。冥銀十千。上船開行。另辦神福。給水手犒勞。汪乃照所囑。錢送竣事。不二日。王仍附詹體云。妾夫王元。已許托生。因尚羈滯冥途。待有陰曹文旨。乃得發放。今定索詹命。每日情形。較前更甚。適漢上姚耕心。聞知此事。即與汪朗亭相商。謂此項冤結。非印送玉歷一書。不可解救。姚前超度亡母周氏。印送五百卷。得夢已轉人世。又姚子文錦。為母鄭氏患病垂死。復印送五百卷。病即痊愈。是以決意施行云。詹力雖不能為我等共任之。即代詹作疏文一道。焚告。願印送玉歷五百卷。並設壇演送。救苦真經。餞口一臺。釋冤解結。旋六月二十八日夜分。王氏云。上帝回

石印玉歷至寶鈔

傳驗

九六

文已到。我可超生原省。而詹亦可解釋矣。至七月初一日。胡君善培為領袖。代詹延道誦經。初六日。經畢。詹睡後。魂同王王氏至東岳廟神前。詹受杖責三十。着王氏具結了案。詹醒後。對眾驗視。兩腿紅腫。杖痕猶存。自此王氏杳然無迹矣。○姚子耕心。勇於行善。不一而足。今又與胡君汪君等。解釋此案冤結。思欲更廣其傳。以為世人昧己貪謀者戒。袖稿示余。囑為訂正。余喜姚子之先得我心也。遂本其意。據實登記。一字無欺。并以見玉歷為書。應驗如響云。周滙淙。○楊誠齋云。余讀周滙淙記。因憶吾鄉一婦人。白日被鬼擊。吐血將死。自言前生為僧。偶姦一童。童畏羞自盡。今來索。恐不免矣。其夫願印送玉歷三百卷。代為超度。并設齋

一二一八一七

歷代念救苦真經三日而愈。其事實與此暗合。

玉歷近事應驗續記五則

○江夏縣鯉魚屯李詮泰自記云。余曩有咯血症。去冬復發。勢危甚。內兄江君懷清來診。向余述王歷之驗。並說歷中登澤林一案。聞之驚異。取友人所送。向之置而弗聞者。讀之。遂心許焉。覺滿口津生。血亦隨止。蓋一誠之感。觸有以召之也。於是發願印五十卷。備疏向竈神虔禱。病漸無所苦。余心計神之於人。原有相為依倚者。所謂即心即神也。若日內脫去諸苦。當印足百卷。不覺伏枕成寐。見一方士。諭余曰。汝須四物。湯日四服。覺後討之。神之所諭。殆即江君所開方也。遵諭服。不十日。而向之額赤氣喘。一概淨除。飲食已臻於舊矣。其

石印玉歷至寶鈔

詩

九七

感之速而應之捷也如此。

○漢陽縣黃陵磯劉祖泰自記云。余未冠時。忽得嘔血症。歲發三四次。凡三年。百方無效。因看善書。有戒食牛犬肉。可保百患。余隨禱願。戒食牛犬肉。不旬日。果愈。至二十八歲。未舉一子。誠心敬惜字紙。越二年。庚子。果生子。未及週歲。忽患病。醫藥無效。舉家驚惶。當夜禱叩竈神。願印玉歷十卷。許冬月初一日。施送。次日即愈。至冬月初一日。以資斧未備。因未印送。兒子病復發。余又向竈神中訴。許初四日即印送。次日又愈。至初四日早。天氣沉霾。擬往省購取印書。舟人以將有大風。雨告。余意決登舟。行至江心。陡然波湧。風烈雨淋。帆檣盡折。余心祝神佑。幸不致沉溺。旋而雨霽雲晴。薄暮到省。取印書。

分送。詎歸家。兒子已在門嬉笑矣。此足徵玉歷實可救劫拯危。逢凶化吉。錄之以為好善者證。

○又劉國棟自記云。余與劉祖泰同籍。聞其兒子出天花痘。不能圓漿。遂許印送玉歷。即轉危為安。歲庚戌。叔月。余姪兒亦患痘症。遍仰參桂諸藥。漿終不圓。加以氣喘不食。嗆水失音。家人莫知所措。王君心亭勸印送善書。因憶祖泰兒子事。如夢初醒。即禱之於神。許印送玉歷三十卷。另陰陽文注釋一書三十卷。甫及片時。而氣喘嗆水諸患俱無。竟能哺乳。又發出小痘一種。即方書所謂子救母者。蓋吉兆也。心亭因喜曰。當更兒名曰再生。今即以再生喚之。益信天心福善。其報施有如是之不爽也。

石印玉歷至寶鈔

詩

九八

○又漢陽縣秦林岡王廷光自記云。余少習周易。而知神鬼幽明之理。吉凶感應之機。茲復親玉歷一篇。專言果報。此雖事涉窈冥。而實理確鑿。微獨賞罰必明。無釐毫之爽。且禱求必應。無斯須之停。是又準易道之功。修而深人。以補過者矣。余有姪子。蓋繁。夙患足疾。疏焚竈神座右。許印送玉歷五百卷。先送一百卷。疾遂漸瘳。至數訖。而疾全愈。

○又劉德厚記云。余漢陽小兒。天花痘症。每當春即發。兒子梓仁。於同治壬戌臘月二十一日。猝染痘症。至癸亥元月初二。藥猶未圓。闔家驚恐。禱告於神。許印送玉歷二十卷。至初五日。午刻。病加沉重。漿泛白色。以為必無補救也。童君香圃復勸再禱於神。前添印二十卷。共成四十卷。至午未。漿水即變。

為黃色一時圓滿從此餌藥即痊愈後并無痂痕特紀之以顯神麻。

津門楊國治述夢記

○蓋聞人道通神道遠鬼神之為德雖盛而理微事渺儒者弗道予固深信鬼神而亦何敢妄談鬼神縱予素有奇聞向有異夢亦默識不語焉以其渺渺無憑也茲有友人潘竹波攜來玉歷一書俛予誤序予閱斯書所載專司各殿宮門橋河臺池等處及種種地獄件件刑條并罪犯與大鬼一切徵予所聞所夢固皆一一不爽而善惡報應遠近報應與陰陽報應又皆確實有據其載善報則成神登仙增福享壽富貴榮顯是也其載惡報則銅柱火焚而外統大小計云百三十八

石印玉歷至寶鈔

述夢記

九九

獄是也近報自身遠報子孫當陰報者死後方報當陽報者現世即報至公至明非惟將來之報必驗抑且已往之罪可晴玉歷一書可輕視哉無如人心險不可測有信玉歷者即有不信玉歷者有勸施玉歷者即有阻施玉歷者彼信而相勸驗之玉歷多居天堂彼不信而相阻驗之玉歷多陷地獄此玉歷不虛早有夢寐聞自陰曹見之者如有何宮殿有何區對何等刑罰且何人受罪凡人所見無不備載夫彼有夢不妨於此書記之而予有夢何妨於此書述之予於道光甲申年端節後三日夜夢城隍司召予書字自使門引進門內幽陰黑暗迥與陽間不同過有大鬼數個皆看素衣皆戴素冠其面惡其舌長手執票牌高有丈五向外行走此鬼見予

玉歷至寶鈔

恐予驚駭眾皆而牆而避予遂自其背後走入路過大堂堂設若干桌案極其矮小中間一張兩旁雁次每桌置有大簿簿上俱載人名名上各有朱點予過此處眾皆拱讓予心恐擾公務驟然奔趨而過又行至一處其房屋式樣兩暗一明中間過堂甚覺開闊上懸匾額題寓人倫昭著四字予伫立遙觀後院極深堂亦幽遠此時城隍司正審案卷書役人等站立堂事情形與陽間無別予觀望未已忽出一書吏引予來至右房窗外即將壁懸之牌提攜令予瞻視牌中書有曉諭屬吏對文兩行據書吏云城隍命予書識此文其文曰正直人來須說正直言語好善者至當存好善心田予識此文後又往前行見一窪下地而形如旱乾汗池此處光景視他

石印玉歷至寶鈔

述夢記

一百

處愈覺黑暗其中罪犯有鎖在大杠者有鎖在石魚者有鎖在木檟者罪如此等猶屬易見惟此地迤左別有一處其門謹開予欲啟戶視之彼竭力攔阻勿令瞻看並勸有速急送予等語如此情形想有不可以令人看者予因之而返歸舊路孰意又值一處其差役照應熱鬧異常予注目留心聚飲者多多時予渴甚亦欲小飲而眾差役等不但不許予飲且不容稍待隨即送予出諸宮門予回顧之宮門已閉此朱門外有子親朋與子嗣等候其門前地勢方有里餘直對宮門有一木橋橋下有河水色如墨波浪混混斯時予攜子嗣一同過橋凡送予者皆大聲呼之曰萬勿回顧及下此橋又見對橋有臺臺高約有二丈上有錠門往看者甚夥予往視之

衆皆勿許。將欲思歸。又不知何往。一經指示。忽然夢醒。子夢如是。較之斯書所載某某之夢。其事雖殊。而其理則一。信乎鬼神之德盛也。信乎玉歷之感深也。人能刷印廣施。逢人告誡。世子孫定獲善報。非子妄言。寔玉歷中早有此效驗也。是為序。道先甲辰年。新正月。津門楊國治述夢謹叙。玉歷原序。

石印玉歷至寶鈔

述夢也

百一

益壽里言

○夫嬰兒在胞胎中。以氣血呼吸為生。日見成形。十月胎滿。始離母腹。乃渾然一體。純靜無為。其象屬坤。一歲至三歲。長元氣三年。一增至十六歲。元氣長足。方稱純陽。其象屬乾。補腦成精。三元既鍾。五行全備。往往人在十六歲前。父母失於管束。被誘破身。大傷元氣。莫此為甚。一生多病。卒不能壽。古人十六歲。元氣長定。保守至三十歲。使精氣神充滿。渾成一氣。自然福厚壽長。體強無病。書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陰陽合而萬物生。然男女交媾一度。七日來復。生精一銖。至二十四歲。為坎卦。二七日來復。方生精一銖。逐卦加增。人到花甲。兩月來復。生精一銖。八卦已盡。年逾六旬。有四者。精

石印玉歷至寶鈔

益壽里言

百二

血不能再生。理應絕欲。古人以此為則。壽有千歲。及數百歲者。蓋因元氣純陽。毫無虧損。成婚後。愛惜守身。故多壽也。今人十六歲以前。元氣未足。任意損傷。未能於三十歲前。省養保養。俾精氣神充滿堅厚。況婚配又早。少年夫妻。誰能節慾。本身元氣已虧。完姻後。又加作喪。年復一年。月復一月。日復一日。時時虧損。未見增添。而本身元氣。銷磨淨盡。每多夭亡。雖苟延殘喘。必多疾病。即子亦必虛弱。其子先天不足。加以元氣未充。依然虧損。早亦必虛弱。其子亦必虛弱。其子亦必虛弱。氣血代不如前。又何能長享福壽於人間耶。此格物至理。世人易於忽畧耳。凡人自問。先天果能足乎。幼年能勿傷乎。成婚後能保守乎。於元配之外。能無侍妾。侍妾之外。能無婢女。

婢女之外。能無狎妓。挾優玩。畜嬰童等事乎。且無論其姦淫邪僻也。本係元氣大傷之身。加以層層剝削。旦旦鑿伐。人非金石之軀。何以當此。更無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再加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擾之。一事不遂。憂慮傷神。能久立於世間。享福澤壽考。子孫衍慶者鮮矣。近又於酒色財氣外。更有鴉片煙。日日耗散精神。將見數百年後。歲登五十者。可稱上壽。殊堪浩歎。子曰。人當自忖。有生以來。憂思傷心。氣惱傷肝。勞頓傷脾。酒食傷胃。色慾傷腎。曾將何術以補救之。人無精氣。猶燈之無油。豈能悠久。智者思之。能勿懼乎。竊思天地生我一身。必當忠君孝親。利人濟物。名垂千古。澤及萬民。方不負天覆地載之恩。如少年任意行樂。

石印玉歷至寶鈔

益壽里言

五

不知保守。迨時運昌順。本欲振刷精神。而元氣虧傷。筋力疲憊。救死猶恐不贖。奚能作大丈夫之事業。亦無非寄蜉蝣於天地耳。或因此損身喪命。則拋父母妻子於不顧。尚何言忠君報國。顯親揚名。夫妻偕老。教養子弟。樂敘天倫。一堂歡慶也哉。其不忠不孝不義不慈之咎。孽由自作。悔無及矣。尤可畏者。近世人情。莫測。子甫登齡。輒被人引誘。致傷元氣。完婚後。既不能保守。又不無剝削。元氣將盡。疾病纏身。所生子女。概多不育。惟此殘軀。尚存。今日者。全賴祖功宗德。垂蔭耳。迨年近三十。恍然有悟。冬藏之。餘萬物交冬。過藏。至春乃發。即蛟龍蟲蟻亦然。蓋非秋收冬藏。萬物之滅久矣。況多病之身乎。書云。冬不藏精。春必病瘟。又云。夜為一日之餘。有

玉歷至寶鈔

如人夜不能寐。壯者次日必倦。弱者一日不爽。其理相同。且節入深秋。草木盡落。古稱虛月秋收時也。是以子每年自九月起。保養百日。亦有養至二百日者。兼修靜坐休息之功。以獨居一房為法。至四十歲。舉一子。身體日見強壯。歲逾花甲。連得六子二女。生而皆育。行年六十六矣。兩目不需眼鏡。夜可書楷。牙齒如舊。耳能遠聞。精力猶可耐勞。此其遇冬保養之明証也。惜乎未能絕慾。故鬚髮皓白耳。修養之功。與夫壽考。在乎人力。自為然。須念念向善。事事克己。忠孝為懷。和平處世。寬厚馭下。愛惜蒼生。乃修身之本。久久行之。信有專恆必微實效。儻以鄙言可採。則凡父母真心愛子者。幼年時如養處女。時刻提防。務使元陽無損。即不能如古人三十而娶。

石印玉歷至寶鈔

益壽里言

五

亦必待十七歲元氣長足。始行完婚。使元氣充滿。再教以節慾守身之道。不惟却病延年。子孫蕃盛。而人之精神。乃事業之根本。精滿則氣足。神清讀書必聰慧。過人。出仕必振作。有為。其有益於人者。普矣。非敢云醒世之要言。此亦理之必然者。於是乎書。

道光己酉季春清明日。燕山文海鏡涵氏著。

近時果報二則

○咸豐五年孫翹江山西人以進士官肅寧縣令。履任後每遇坐堂理訟則云吾前生乃黃某嘉慶年曾任肅寧縣令有某村女因腹脹被婿家誣控彼時聽訟誤信門丁言以胎孕訊之致某女以刀自剖其腹而死每坐堂始終言其事退審後辦理公牘則清醒如常幕友疑異今書吏檢查此案果不屬實一老吏曰誠然此事在嘉慶年間某尚年幼已在刑房充當書辦曾眼見之檢牘查閱與孫某坐堂時所言烈女之事句句相符福制軍聞而異之憐其年少有才飭學官代為解和並准上疏旌表令孫某設位終身奉祀女鬼假孫某口對曰冥府首重節孝孫某三世皆應登進士慈右兩列桂籍後

石印玉歷至寶鈔

近時果報

百五

世仍擢高科因其此生最孝所以不奪其算僅削其福否則死於非命吾遵冥府之判不能解釋也學官無如之何後孫某以改教去任至今尚居鄉行善以修來世云嗚呼一烈女之冤而令三世進士無祿幸孫有孝行倖免索命設孫無孝行過此夙報尚可言哉其婿家誣控門丁受賄其報必更有甚焉者矣凡居官者可不以此為前鑒乎古云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孝能解孽貞可格天世之人宜勉力行之

○同治八年簡主政宗杰病篤服藥得汗而亡見二卒持票傳質遂衣冠坐車同往聞車後一婦語聲不絕頃至衙署見一問官坐堂上儀狀甚威嚴二卒跪報問官點名傳至案前訊其籍貫履歷簡某揖立對以某科進士雲南昆明人現任刑

部某司司官問官曰誤矣係湖南籍刑部司官某也令鬼卒速送回簡曰送吾還陽以何為憑問官曰閣下病時醫方所開麻黃三分鬼卒隨至藥舖混為三錢此其證也簡出署問卒堂上何人卒曰前刑部司員曹某因生前廉正帝命簡授此官須臾回至本宅見親友數人相與議身後事覺身體漸暖漸能言呼家人曰生矣速以熱湯進愈後令其夫人檢所煎藥中麻黃稱之果三錢校以醫方乃三分其夫人曰藥檢來時不暇細查遂一誤至此簡曰非也遂言其事後數日街鄰之湖南人某主事果卒又查前刑部司員果有廣東人曹某者簡某因刊書特著此事勸世好善不倦官至郎中其子允中後登進士

石印玉歷至寶鈔

近時果報

百六

印送玉歷鈔傳靈驗

○夫為善降祥不善降殃。報施不爽。皆人自召。予襲讀玉歷鈔傳警世一書。久銘肺腑。今次媳劉氏染患瘟疹。服藥罔效。日見沈重。至十二天。醫家皆云。疹毒歸心。脈氣將絕。危在旦夕。束手無策。予急切在。竈君前焚香叩禱。如次媳病痊。願送玉歷書一百本。並勸人收信此書。改過從善。至二更復在竈君前焚香叩求許久。四更同次子在臥室暗祝。若上帝垂慈。或有何警兆。或媳病即愈。則易勸世人遵信。五更家人在廚房睡去。夢有叩戶聲。啟視之。見一老人。手執棗大黑藥丸。言來與劉氏治病。隨進屋內。同次子將藥給次媳吃。下家人在房門外侍立。聞屋內云。要走動。即見女使手執淨

石印玉歷至寶鈔

印送靈驗

百七

桶走出。陡然失手。將藥潑在家人身上。驚醒。來至內院。聞次媳病已大減。天明延醫診視。絕脈復起。隨又服藥數劑。立愈。此真神靈默佑。有求必應。奉勸樂善君子。如見此書。務當虔心奉行。或鈔寫刷印送人。或口傳靈應。勸人改過從善。則獲福無量矣。

光緒三年四月穀旦。直隸天津府天津縣唐恩裕謹誌。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藏外道书 第十二册

作者 =

页数 = 8 2 3

S S 号 = 1 0 4 8 2 1 9 1

出版日期 =